儒藏



精華編二六〇册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六〇/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4

ISBN 978-7-301-11978-5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043499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六〇)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吴遠琴　沈瑩瑩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78-5/B·0664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 子 信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96.5印張　932千字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價:500.00元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〇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董　平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〇册

集部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明〕歐陽德 撰
王傳龍 校點

目録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　内集三……六六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四　内集四……九九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五　内集五……一三七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内集六……一七三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内集七……一八五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八　内集八……二一一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内集九……二二九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内集十……二四五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外集四……三一〇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外集五……三三二

官政……三四一

外夷……三四五

旌勸……三四八

行移……三五〇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外集六……三五五

奏疏　賀謝陳乞……三五五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別集二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別集三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別集四……四三四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別集五……四五九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別集六……四八四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別集七……五〇九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別集八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別集九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別集十……六〇五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別集十一……六二九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別集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別集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别集十四……六九五

附

校點説明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三十卷，明歐陽德撰。歐陽德（一四九六—一五五四），字崇一，號南野，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嘉靖二年（一五二三）癸未科二甲進士出身，授南直隸廬州府六安州知州。後朝廷選士大夫有文行者以置翰林，歐陽德因薦改授翰林院編修，任經筵展書。次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嘉靖十年秋，行人司司正薛侃上書請建皇儲，觸犯帝諱，歐陽德因事先與聞此事，被牽連逮繫詔獄，後獲釋。嘉靖十七年，轉太僕寺少卿，兩年後改南京鴻臚寺卿，值父喪歸。服除後，留養其母，不復出，與鄒守益、羅洪先等人聚講於青原梅陂之上。嘉靖二十八年，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充《大明會典》副總裁，教授庶吉士。三十一年召拜禮部尚書，議二王建儲、婚禮及康妃喪儀，持論中正，時忤上意。嘉靖三十三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歐陽德於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從學王阳明於贛州，時已中舉，而陽明猶呼之「小秀才」，歐陽德欣欣恭命。歐陽德當時在門人中年齒最少，而陽明深器之，凡語來學者必曰「先與崇一論之」。歐陽德終生服膺並宣講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説，初任六安州知州時，即建龍津書院廣開學風。任南京國子司業時，日進諸生誨以治心修身之學，聞風來者至不能容，乃闢齋宇延接環列以聽。居家又以講學爲事，日與鄒守益、聶豹、羅洪先等講論，從學者甚衆。京師靈濟宮之會，歐陽德與聶豹、徐階、程文德爲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其盛爲數百年所未有。《明儒學案》稱「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説，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足見其影響力之廣。

歐陽德的思想，大抵本陽明所教而立言，創新之功少，守成之功多，而宣揚、捍衛之力尤巨。歐陽德認爲，良知即本心之真誠惻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而人爲私意所蔽，不能念念皆此，故須用格致之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君子無時無物不致其知，

語默如是，動静如是，學問、思辨無不如是，故無時非行，無物非行，而無時無物非知矣，是故知行合一、體用無二。良知全體大用，並無動静、先後之殊。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静。格物所以致我之知，親民所以明我之德，於自己的本性並無内外之分。概言之，歐陽德之所謂良知，以知是、知非之獨知爲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别有未發之時。若人有嚮道之心，卻俗心熾盛，不能念念致其良知，其病源在於未有真志。志立則道不外求，種種毁譽利害、得失榮辱之事，一切可憂可懼、可驚可愕之變，皆能不蔽己心，然後可以任重道遠。

歐陽德生平之重要文獻，皆收入門人王宗沐彙編的《歐陽南野先生文集》中，其中内集十卷爲講學之文，外集六卷爲應制及章奏案牘之文，别集十四卷爲應俗之詩文。歐陽德以講學爲事，凡所與人往復書信、贈言、别序，無時無刻不忘弘揚陽明學説，故内集十卷是其一生學術精神所聚，黄宗羲《明儒學案》所選「南野論學書」即由内集而出。外集六卷，可睹歐陽德一生宦蹟沉浮，凡宗藩典禮、東宮儀注、祭祀盛典、妃嬪喪儀，均不卑不亢，持論中正，不屈從於上位者之喜怒。别集十四卷，雖爲應俗之詩文，亦復中正典雅，雍容端莊，有館閣才士之英氣。明清兩代延續歐陽德之學術血脈，此書居功甚偉；今日學者研究歐陽德之生平思想，此書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之價值。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的版本源流較爲複雜，自《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開始，所標注底本已有差錯，此後各大圖書館沿襲著録，承訛已久。筆者所考見《歐陽南野先生文集》之版本，約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爲嘉靖三十六年王宗沐、徐南金刻本，此爲今存最早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以下簡稱「北大甲本」），以後諸本皆由此本而出。

第二種爲嘉靖三十七年梁汝魁、馮惟訥關中刻本。此年梁汝魁正巡按陝西，因關中之士未能獲睹歐陽德文集，故邀陝西按察司僉事馮惟訥作後序，由商州知州張應時督刊，是爲梁汝魁、馮惟訥刻本（臺北「國圖」藏，以下簡稱「臺灣本」）。臺灣本實爲據北大甲本而重刊本，並非原版刷印，字體雖然非常相

似，但細考仍有差別。 如北大甲本目録卷三《寄劉晴川》一篇，臺灣本訛爲《寄劉晴用》； 北大甲本目録卷二十三《瑞雲樓記》處，臺灣版爲空白，無篇名。

因北大甲本刊行後，陸續發現有文字訛誤，故此後的幾次重新刷印，都以雙行小字挖補的方式，對原來的板片文字進行了修補，並增補及抽换了部分篇目。今所見亦有數種，皆與北大甲本同出一源。其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國家圖書館藏）將所用底本標注爲「嘉靖三十七年梁汝魁刻本」，誤。此本實爲北大甲本的原板後刷增訂本（北大圖書館亦藏有此本，以下簡稱「北大乙本」），不僅保留了北大甲本的板裂狀況（如卷二十五第一頁、卷二十九第十六頁之板裂），又增多了不少新的板裂，與臺灣本有明顯差異。 臺灣本篇目與北大甲本基本一致，而北大乙本則增多了《寄貢玄略》、《寄李子實》、《碧江劉氏譜序》、《通津橋記》、《胡祖母蔡氏孺人墓誌銘》、《梅軒羅翁墓誌銘》、《林背先塋碑》等篇，又將《瑞雲樓記》抽换爲《瑞金縣重脩城隍廟記》，將卷二十九的《贈吕和卿太史》移至全書最末，原位置補入《房母李氏挽詩》、《壽京兆戴公七十》、《廷尉石泉潘公北召》、《榮壽爲周正郎題》四篇。凡所增補皆爲新板刻印，字體風格與原刻有明顯差異。 北大乙本還對北大甲本正文中的錯誤多所釐正，而改用雙行小字訂補錯漏，類似的狀況全書頻見。

因《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帙繁多，王畿、李春芳等人還曾先後選刻歐陽德講學之文，題爲《歐陽南野先生文選》而單行，有明嘉靖刻本、隆慶三年（一五六九）周之屏刻本、隆慶六年宋儀望刻本、清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翻刻本、民國重印本等等。 此外，歐陽德的部分文章還散見於《皇明經世文編》、《廣理學備考》、《（萬曆）吉安府志》、《（嘉靖）池州府志》、《禮部志稿》等書中。

北大乙本雖然刷印時間較晚，但因與北大甲本使用同一板片，又訂正了原刻的若干訛誤，增補了不少篇目，因而在所有的版本中最爲完備。 故本次《歐陽南野先生文集》的校點，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即北大乙本）爲底本。 底本偶有殘缺、漫漶之處，校點者據北大甲本予以補足，並從其中輯得佚文

《瑞雲樓記》一篇，補在原卷之末。臺灣本之梁汝魁序、馮惟訥後序，較爲稀見，對於識别版刻源流有相當價值，今附録於全書之末。因諸文集、文選本皆從北大甲本而出，故多無校勘價值，惟隆慶三年文選本間有文字差異，故取爲參校本，將有所發明處列爲校記，以供讀者參考。因整理者水平所限，校點工作難免有錯漏之處，尚祈方家多批評指正。

校點者　王傳龍

序

書❶

嗚呼！先公之弱冠也，慨焉以聖人爲必可至，走虔臺，上書陽明公請學。發憤至忘寢食糜飲，終歲未嘗少懈，用是孳孳一生，卒克竟成其志。今彙次遺稿，首論學諸書，若序、記等作，無亦曰求先公之志者，庶幾於斯也云爾。書斷自己丑以下，蓋是時不肖與家兄始從侍宦遊，乃稍稍留意收拾。前是十數年間，篇翰頗多，皆爲門人持去，以故往往散失，訪求所得，僅序記一二篇耳。若所上陽明公書，尤膾炙人口，而當時在門諸徒，今溘焉淪謝，此稿遂無從問，爲可恨矣。然己丑後，行李南北，即不肖耳目所及覩記者，亦復十軼二三，則又豈止一書之恨已哉。嗚呼！學貴心悟，天道何言？顧兹謦欬既遠，即又不能無望於言之多傳也，尚俟博訪諸同好者。不肖男紹慶百拜謹識。

家書抄❷

嗚呼！先公與叔父家庭師友怡怡孜孜，具見此書也。叔父曰：「吾自少受學於兄，片語隻言，奉爲嚴師。」於是不肖輩因得傳抄，旦夕祗勖。乃今書抄空存，而卒莫之克由。視伯魯之簡，其去能幾？嗚呼！儻我來裔有能敬脩此道，而無若今兹二三不肖

❶ 此段序文原在目録卷一後。
❷ 此段序文原在目録卷六後。

者之荒墜先訓也，則猶足追家學之訾也已，則是書烏可無傳也！ 雖然，遵是脩焉，篤其近而可遠者在兹，將於斯文其庶幾哉，則又豈直足視我後之侗已耶？ 爰取寄竹山弟姪書，并付梓人。不肖男紹慶百拜謹識。

奏疏❶

傳稱：「禮防未然。」嗚呼！ 先公之在南宮也，矻矻夙夜，所以調紓將萌、防杜未然者，誠頃刻不忘於懷。蓋事在細微而慮存深遠，體關重大，而語不張皇，機難將順而直爲剸斷，與凡相時損益，灼微委曲，有心思殫竭而文之所不能推見者。今所存奏草、公移，蓋不肖蒐諸案牘，録藏于家，而當時衰疚昏瞶，行李倉皇，以今思之，其遺佚者益又多矣。嗟乎！ 意之所存，文不能宣，乃文又缺漏焉，不肖之罪也夫！ 不肖之罪也夫！ 兹姑梓其存者，不肖男紹慶百拜謹識。

❶ 此段序文原在目録卷十六後

南野先生文集序

明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江西提刑按察司奉敕
提督學校副使前刑部郎臨海門人王宗沐撰

先師歐陽南野先生没之二年，晉江中丞蔡公撫江右，丕崇正學，從其家彙先生遺言三十卷，檄沐校而刻焉。刻成有敘，敘曰：

道術之不明也，其起於立言者之過乎？夫心理流行，貫徹充盎，未嘗一日息於天地之間，則夫所謂學道者，亦即心而得之矣。然其間雜揉之質，厚薄之染，始於稍偏，積爲沉痼者，萬不能同。則夫聖人之所以爲教於當時，而著書以俟來世，亦不過使人從其途、去其病，以合於大中，而得其心爾。

孔子之教，莫詳於《論語》。其間問仁、問孝，圓活遷變，務合於問者之所當，不拘一法，即日用之近，而授以克治之方，雖其所謂幽遠深微者不外乎是，然俟其自得焉，聖人不遽道也。至於《中庸》，則凡天命鬼神之幽，鳶魚發育之神，以極於無聲無臭，莫不畢闡，此子貢之所不得聞者，比其孫子思而後其書始出。此豈有所愛哉？以學者之不能，而後有教，教必顧其安，而學要於久，二者相待而後成。故饜於糟粕，而後可通於神化，洽於象器，而後默識於意旨，此物之常然也。不俟其自得而投之，其穎者未及而懸於慮，則入於見解，鈍者不知而出於疑，則怯而無所守，而教以廢。孔子不倦，三千善問，闕《中庸》之幽遠深微以俟於後，而親執《論語》，去其病以合於大中。知道之不可分，而其言未嘗合，教固如是也。自孟子之没，論者始爲一説，以盡其旨。此其意亦寧盡叛於

聖人？然道之本體無所損益，而機緣化導未能盡。夫參差之見、不齊之悟，出其一說以齊天下之力，使之畢舉而不顧其安，盡道其幽遠深微而遺其日用，自奇其一時偶得之意象，而欲概天下之道，以故近或淪於訓詁，而玄或淫於老佛，增麗益贅，說未瑩而執之堅，是雖有張皇吾道之心，卒以榛蕪而已。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仁智之有見，而其鮮於君子之道，僅同於百姓，故曰：道之不明，立言者之過也。道患於無志，志矣，已嘗出其力以張之，而覆用爲病，道之難任也如此。

我朝陽明王先生得於挺生，悟於患難之後，盡脫俗陋之支離，而直指本體，明白簡切，所自爲教，錘爐變化，其歸使人自得其心，學者翕然向焉，可謂有功於聖門。然今既没三十年，而傳者已不能無疑於迂徑頓漸之際矣。南野先生固王氏高第，夙抱異質，從其師說而守之以信，本則自得，而非一時之意象。循循善誘，雖不出《中庸》之「慎獨」、《論語》之「改過」，流轉對治，量其人之力，而後投之以其當。間嘗道其幽遠深微，而未嘗遺其日用，繼往開來，囊括萬物。其言明白深粹，受之無不得力，而無一說自主之病見於展布。自一州之守，以比宗伯之大，其道無所不行，而皆足以垂於後世。予謂先生之教、之書，則固不貳孔子之家法。未喪斯文，其在兹也已！

嘉靖丁未，沐謁先生於司成。庚戌，遷官廣西，别去。丙辰，再移江右，則先生已没。追惟親炙，粗能道先生之意，以序其書，沐不敢辭。然實相是役者，則守臨江沈君科、南昌陸君九成、贛州王君春復、吉安黃君國卿、南安丘君玳，皆嘗及先生之門者也。

嘉靖丙辰七月。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序

昔陽明先生倡明聖學，以自性良知爲宗，悉破傳註支離之失。其言徑截簡易，直趨聖途，一時經生宿儒見詫爲異。然先生負才超軼，雄思焕發，爲文疏暢閎深，既足以追古作者，而經綸康濟之業，戡亂定難之功，又煒然震耀當世。故天下之人，於其學也，雖疑信者半，而莫不咸稱其豪傑之才。自陽明殁，而其學敝矣。學者假竊近似，騖爲玄虚，而遺棄物理，乖違行實，出之言，鬱而弗章，授之政，闇而弗達，判然名實不相副。於是師經質行之士，率視講學爲讐疾，而陽明之學漸失其真矣。

歐陽南野先生，自少聞陽明之論學，即慕悦而往師之，研窮剖析，盡得其藴，而體悟充廓，涵浸有年。既歸，而與學者質疑抉異，探幽索微，無非闡發良知之旨，不騖虚遠，而充然有當於人心，一時學士爲之靡然歸嚮。於是，向之疑者解、信者堅，而陽明之學益以大振於時，南野先生之力也。然先生賦質完厚，操履純固，尤通練時務，洞晰事幾。比爲大宗伯，每朝廷大禮下議，皆取具一時，故牒罔稽，先生則斟酌裁荅，悉合典章而默當宸慮。或大事下諮，公卿糾棼疑沮至不可決，則徐以一二言定其議，而鑿乎可從。至於事勢横流，政關大體，徇之則貶道，執之則忤時，先生乃於矻然不拔之中，有調劑爕和之用，卒之事行而人心以安。蓋先生之才，其大者如此。至於文章，雖未嘗見其屬意彫琢，然粹雅勁健，發明理奥，沖然足爲《大雅》之遺音，有非組繪剽剟所能至者。故嘗謂得陽明之學而兼有其才者，惟先生而已。

嗟夫！才豈出於學之外乎？伊尹、傅説、周公，備大聖之學，而翼戴有商，弼亮成周之業，燁然彪炳百世。《伊訓》、《説命》、《周書》、《雅》、《頌》之什，著辭爲經，後有作者莫尚焉。故必有聖人之學，而後有聖人之功業、文章，其出之固有本也。先生之學，固粹乎有得於道，其於著作、經濟，雖皆緒餘，然一本於心神之所流通，精華之所著見，亦皆足以媲休古人而傳後世。故學非徒言説之貴也。平居勦掇辨論，夫誰不能？惟夫行脩道立而於事濟，吐辭示訓而足開於人，則學始爲有用，乃可貴于天下。譬之金玉、圭璧、珠璣、象犀，惟其足以成器備用，故天下傳而寶之。彼其號爲知學矣，而考其行則乖，施之用則窒，索其言味雜而離，誕漫而淆於道，亦惡取夫學而稱之！故先生之學，於其用而知其大也。予獨惜其上方嚮意柄用先生，天下顒顒，亦相期入輔明聖，以興德禮之化，而先生不幸逝矣。其所經綸匡贊，雖厭衆心，猶爲未究其用。於戲！學者觀其書，其亦識先生之學之大乎！

集書、辭、記、序、碑銘、題、疏、詩，凡若干篇，刻置南昌郡齋。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春三月既望，門人豐城徐南金拜撰。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一　内集一

書始嘉靖己丑至甲午

答章介菴

教諭懇至，非深愛篤念，何以有此？今之君子，道義自命者，惟一身名檢事業之爲務，其於朋友故舊之善惡休戚，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憂喜於其心，而猶以爲自脩自道，而不知蔽於爲我之私。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豈所謂有不忍人之心者耶？吾兄切切偲偲，惟恐僕陷於不善，亟欲振而出之，仁人君子之道，固如此耳，感謝何可言！

所論：「今日學者之於道，非不能言之弊，不能行之弊也。」又云：「良心所發，何處無之？然發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充者多矣。」誠然，誠然！夫人之學，所以必致其獨知，無自欺而求其自慊，是以知行合一，言行相顧，意誠、心正、身脩，而明德明於天下矣。吾兄又引頰舌之感、好爲人師之患、舍田而芸人之田之病以爲戒，蓋深懲徒言之失，而恐講學者出乎此。此正不致其良知之弊，敬聞教矣，乃僕之底裡，抑有欲陳於左右者，敢不自竭！人之心，各有所明，各有所蔽。古之聖賢亦必親師取友，好問好察，然後能去其所蔽，以適於道。助我之憾，啓予之喜，孔子猶有望於其徒，而離索之久，子夏不自知其過，況吾輩乎？僕自問學以來，誠賴朋友講習切磋，而後此心之是非、義利、公私、邪正、取舍漸明，而克治漸密，故嘗自念，人不可一日而不求友。故凡士君子有意於僕者，

未嘗不相勉以學。其始往往因僕而感發，而其後反甚賴其相長之益。自謂不如是，豈惟鄙心有所不慊，而離索孤陋之損，亦又甚矣。雖其拒而不信，反從而笑且毀者，亦多有之。退自思孔門之學用力於仁，弟子始教，猶曰「汎愛」。故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孟子於齊王好樂好貨，皆與百姓同之。況人心同然之善，而曰人不足與言乎？相與未久，誠意未孚，遽望其翻然而悟且信，固有所未可。況趨而避之者，孔子猶欲與之言，而當時毀且沮者何限？終不以衰其汲汲之心。玆非吾輩所當學者哉？安得避毀譽利害之及，而潔己以自爲也？是以常不敢不盡以爲是，所以爲求仁之學者也。惟其泛然而交、猝然而遇者，則亦不敢强聒而力誘之，如來諭所云耳。若假借以資口說，獵取以濟奸私，則良知之明誠未忍自欺，而今天下讒妬勝忿之私交馳並作，即有言行相顧、知行合一、真誠惻怛、視天下爲一體者，猶未必遽能消其鄙詐之心，而動其公聽虚受之誠，況脩辭不立其誠，以言不言餂人者，而能有所濟耶？此則僕之決不敢也。僕非不量己而徒以狥人者，顧其心誠知取友之益，自用之損，同人之善，自私之非，故必如是而後自慊。而又思夫人之讒妬勝忿，而無有公聽虚受，非講明良知之學，亦不能使之自知其非，而舍之以歸於是。此鄙心所爲惓惓者也，愛念之及，竭盡其愚。仁爲己任，非高明孰與共此？固不可因狥人者之非，而并廢與人爲善之學也。如何如何？

典禮之疏，深愜輿論。逢怒遭譴，身困道亨，惜相去遼遠，未由親承來諭所謂明誠兩盡、敬義夾持之功耳。夫明致則誠復，敬立則義形，深造自得，必有可以見教者，無惜時誨，以策蹇劣，萬幸萬幸。

答陳盤谿

奉手教，兼誦高文，皆切實踐履之言，非泛爲論説者，受教多矣。中間所引孺子入井之惻隱，嘑蹴之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觳觫之牛之戚戚，發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後世之學，正坐信此不及，乃自生枝節，自作艱難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静語默、行止久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爲，而一毫之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是以動静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用智以鑿其天命耳矣。静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中，中非静也；動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和，和非動也。蓋良知妙用有常，而本體不息。不息故常動，有常故常静，常静常動，❶故動而無動，静而無静。故凡動而無静、静而無動者，物也。良知，心之神明，妙萬物者也，體用一原，動静無端者也。知此，則知致知之功矣。

來教謂「無將迎，無内外動静，功夫方成一片，無有間斷」者，切實懇到，無復餘藴，敬佩敬佩。然又謂：「未應止可謂之養知，已應方可謂之致知。」是猶未免少有動静之分，而未見神之無動静也。夫循良知而無所虧歉之謂致，致非有所推廣增益也；循良知而無所損害之謂養，養非無所充滿流動也。豈有二哉？

來教又謂：「若只説致知，而不説勿忘、勿助，則恐學者只在動處用功夫。」知忘、助者，良知也；勿忘、助者，致良知也。夫用功即用也，用即動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❶「常静常動」，隆慶三年文選本作「常動常静」。

亦動也，雖至於澄然無際，亦莫非動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静，非外動而別有静也。故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故君子慎動。來教所論動静，雖以所遇之時言，然而良知之全體大用，毫釐不察，則未免微有動静、先後之殊，而精一之旨未免微有差失。更願取《傳習録》中《答陸原静書》、《文録》中《答倫彦式書》一觀，庶動静合一之功不爽毫髮矣。

仙釋之辯，甚善甚善。今人徒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爲佛學之獨見超悟，而不知吾儒之學，正直指人心者也。惟夫致知在於格物，明德在於親民，不若佛氏之空虛漭蕩、遺棄人倫焉耳。《文録》中《山陰縣學記》、《親民堂記》辯別甚明，亦願一熟復之。風便不吝詳教荷荷。

臺章波及，自有公論。君子之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所不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顧。蓋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搔自摩，安得人人而喻之？聞欲勇於一決，此固執事之素心，更望從容裁酌，即此是學也。

二

某歸計無奈，披晤未期，程竹素來，辱翰教，恍如相接也。

承諭《象山語録》中詹子南所記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段，竊意此自是子南入頭處。慈湖集中所載「炳講師求訓」一段，今無其本，髣髴記得亦是此意。古人之學只在善利之間，後來學者不知分善利於其心，而計較揣量於形迹文爲之粗，紛紛擾擾，泛而無歸。故宋儒主静之論，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今既知得良知，更不須論動静矣。夫知者，心之神明，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君子恒真知其是非而不自欺，致知也。故無感

自虛，有感自直，所謂「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也，是之謂靜。若有意於靜，其流將有是內非外，喜靜厭擾，如横渠所謂「累於外物」者矣。夫人者，天地之心，故萬物皆我，天地一身，故格物所以致我之知，親民所以明我之德，合內外、動靜之道也。若愛憎取舍於其間，即是以己性爲有內外矣。

鄙劣所聞者如此，高明幸有以教之。

三

披讀翰教，確有定見，且皆得之真實踐履，而非揣摩想像之所及，敬服敬服。

道之不明，正惟學不知心之良知，而倀倀然求之於外。既聞良知之説矣，又或混於見聞知識之真妄錯雜者，誤認以爲良知，而疑其有所未盡，不知吾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本體，非見聞知識之可混，而見聞知識莫非妙用，非有真妄之可言。而真妄是非、輕重厚薄，莫不有自然之知也。故近世學者聞而不信，信而不盡，其蔽蓋在於此。能信其説者，又不知有格物之功，不能真實懇到，爲其善，不爲其不善，故或恣情縱意，而且晝所爲有以梏其知而亡之；或恬淡虛靜以爲圓融瑩徹，而人情事理偏枯缺漏，則亦不足以致其知。要皆良知本體見之未徹，而未免安於意之所習，道之所由以不行也。乃高明所見迥異於是，大道晦冥久矣，超脱積習，直造本真，百年僅見，豈惟菲劣者仰藉沾溉，無任慕望？惟弘毅體道，任重致遠，不枉爲此一大事故出現於世也。

新刻奉覽，蓋先師絶筆。便中更望垂教，幸甚。

答劉道夫

諭及「良知雖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能行，而致之則難，稍有一毫意、必、固、我之私，即

是良知之蔽。故致知之功，直是意、必、固、我消磨得盡始爲真切」，甚善甚善。但謂「三子不得爲聖之時，蓋其心未免有蔽，既有所蔽，則不得謂之精明，既不得謂之精明，則其知亦不得謂之良」，此則求良知似太深也。

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己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而況於三子者乎！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而施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而即此一念，可以不異於孔子，而況於三子者乎！三子之蔽，蓋其氣質之所重，然其萬物一體之心，未始與孔子異，昔人所謂四時之氣者也。四時之氣，不可不謂之元氣，三子之心，不可不謂之聖。惟其氣質之所重，消磨未盡，故不得謂之時也。況三子之蔽，三子之良知自知之，亦自克之。其所以爲聖者，在乎良知之能致，而不繫乎氣質之所重。故學者之希聖，亦惟在乎不欺吾之良知，而不必希高慕遠，謂必如何而後爲良知也。知即行，行即知，本體固如此。此二字本以功夫言，先師所謂「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又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細玩此語，尊意乃更親切也。

學力有覺，誠爲難得。從此日就自己知得善不善處，毫髮不肯自欺，遷善改過，懲忿窒慾，自然日進高明矣。顒望顒望。

答傅石山

諭及「知行合一，於日用應接之間恍若有得」，足見近來用功真切，忻慰忻慰。夫心之良知之謂道心，雜以私意之謂人心。知也者，致其良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不欺也。行也者，致知之功真實懇到，恒久而不已也，

孟子所謂「知而弗去」是也。「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言實致其知於人心、道心而不已焉，即所以爲行。苟不實致其知，則亦不足謂之知。此聖人致知之學，最爲緊切，所以異於後儒者也。後世棄其良知，從事於外，知之之功茫無下落，尚安有所謂行哉？

來諭謂「並進交脩之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則近之矣。然謂之並，謂之交，猶有二也，二則不能無先後也。若無物不實致其知，無時不實致其知，則一而已矣。孰爲知焉，孰爲行焉，而何先後之可言哉？

來諭謂「行先於知，心有未安」，誠未安也。夫知行合一者也，不可先也，不可後也。君子無時無物不致其知，語默如是，動静如是，學問、思辨無不如是，故無時非行，無物非行，而無時無物非知矣。若謂知行略有先後，而行不可以先知，則二之也，是其用功猶非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者也。

來諭謂：「日用應接，講求有不到處，便不能免於悔尤。其間亦無私意，亦無客氣，如何不能中道？」夫悔有二，有悔其心之不善者，有悔其行之不得者。悔其行之不得者又有二，有察見其非心者，有留情於順逆者。此人心、道心之分也。夫君子誠致其知而不已焉，則凡當講者，良知自不能不講也，講求未到者，良知自不能已也。凡當講而不講，當講求其至而不講求其至，即此一念已是怠意，已是忽心，是自是自足之蔽，其爲私意、客氣莫大焉。其可悔者，蓋在於此，而不在於行之不得也。凡此只是不真實致良知之故，實致其知，無此悔矣。若謂既無私意，既無客氣，而猶未能中道，竊以爲無是理也，是殆比擬於形迹也，是殆留情於順逆也。夫實致其知，而無私意、客氣，則中道矣。如是而行有不得，無可悔也。如是而悔，則將違良

知以干百姓之譽，此後世求可求成之私也。然未有致良知而行有不得，行有不得，要之良知未致耳。

答周陸田

來教示以所疑，足知別來用功精實，日有所就，月有所將矣。某罔所知識，姑就來教以請。

夫心無動静，動静其應迹也。來教所謂「動中求静，順應不擾」，殆有見於動中之静，求不擾於應酧之中，而未究夫無動無静之良知也。夫良知無動無静，故時動時静，而不倚於動静。君子之學循其良知，故雖疲形餓體而非勞也，精思熟慮而非煩也，問察辨説而非聒也，清浄虚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心逸？何往而不日休？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静兩忘，然後爲得。

來教所謂「興革一念，不能少置」，是未免倚於動矣。既倚於動，則非良知廓然大公之本體，如是而復求動中之静，復求順應不擾，則愈動愈亂，安得而静？安得而弗擾？又舍其動應而求之，則如來教所謂「欲求心逸，日休之美，而於熟思、審處之功覺有間斷者，又有所不能免。愛憎取舍，相尋無窮，非良知大公順應之學矣。宜其以順應爲大賢以上之事，而別有一段下學功夫，又別有一段上達本體」。此所以不免於想像太高，而日致疏漏。其原蓋始於動中求静，而未能動静兩忘，求良知於動静之間，而未能循良知之動静也。夫功夫本體，非有二也。良知者，孩提之初心，真實無妄，明覺自然，本自大公，本自大順。凡聞見思索、學問酧酢，無非妙用，不假私智。循而弗失，是謂性之；失而復循，是謂反之。反之之謂工夫，性之之謂本體，其爲循其良知則一而已，非判然二途也。夫循其良知，則其於爲政也，知利

之所當興，而思所以興之，弊之所當革，而思所以革之，皆良知之自然也，何必「興革一念，不容少置」？此念既息，則良知常動常靜，何必動中求靜？良知常思常逸，何必別求心逸？欲求不擾，反以爲擾，欲求日休，雖休非休。故循其良知之謂大公順應，之謂居敬行簡，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殊途百慮莫非一致，尚何疏漏隳窳之足患哉？執事但息其憧憧之念，得其孩提之心，隨事而辨其是非，因物而審其可否，則可見心之良知本然完具，如尺度盡天下之長短，權衡盡天下之輕重，規矩盡天下之方圓，自然事事見得，事事簡要，蓋莫非良知之流行變化。而良知之外，別無理之可見，別無簡之可執者。審如是，則中人以下者，雖愚必明，況執事之高明哉！舍是而求見理，則必爲非理；舍是而求行簡，則必爲居簡之簡。此後世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也。高明以爲何如？

寄京中諸友

別久未緣脩問，惟時聞諸兄切磋不懈，慰浣之極。

末習澆浮，吾徒耳濡目染久矣，所不可變者惟有獨知一念。循此而致之，方是去僞著誠，而論者顧疑其僞，則亦見之未審耳。雖然，吾徒果能自信其良知，而循之而無欺之者乎？然則世人之論，固導善之師、規過之友，而豈可惡哉！君子之志於道，猶之飲食。夫知饑而食，知渴而飲，皆吾心獨知所不容已者，不爲人信從而爲，而豈因人之疑議而沮？惟其念天下之同饑渴，而將與天下共飲食之，則不能無望其信吾之所謂飲食，真足以療饑渴耳。使吾徒飲甘食鑿，膚革充盈，信吾説者亦飲食之而充盈，則疑信半者必信吾説而飲食之，而疑者將亦不能堅其疑矣。然則吾徒欲與天下同歸於善，舍獨

知又焉所致其力乎？

某顧瞻時勢，未見可行之機。老親踰耋望耄，去秋迎至邸，今春復還，每有感觸，歸思戚然。惟念四方之士群聚南雍，覬少遂平生求友之志，萬一終無所發，則亦反歸林壑，進無補於時，退幾有益於道耳。

答王大酉

往在京師，過辱深愛，雖未得傾承教益，然親炙沉潛端重之德，所以矯輕警躁者亦已多矣。

近日同志君子，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説，然名利之私刮磨不浄。所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未有專心致志能如此者。則所謂良知者，亦其名焉耳，豈赤子純一之真體也？其弊蓋始於恐墮二氏之偏，而以中正之説自持，不知裡許盡是塵心世緣割截不斷，何緣見所謂大中至正者耶？

承委書院記，因善卷事，有以仰窺高明之志，輒述鄙見請正。文詞蕪陋，非所計也，惟執事有以教之。

答羅整菴先生寄《困知記》

披讀大篇，明暢痛快，温潤精密，使人起敬起慕，昏聵警發，鄙吝消融。有道者之言，其感人如此，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承翰教，拳拳引誘，使盡其所欲言，以求歸於是。某無似，先生長者不鄙其愚，俯就曲成，感幸何可云喻！顧嘗聞「學不躐等」，故古之學者有「聽而弗問」。某罔所知識，何足以承先生長者之教？然隱之於中，有未能涣然而無疑者，謹誦述所聞，惟執事裁教焉。

竊觀《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又舉《傳習録》中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

也」，謂此言亦以知覺爲性者。某嘗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别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致知云者，非增廣其見聞覺識之謂也。循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而擴充之以極其至，不使其蔽昧虧歉、有一念之不實者，所謂致曲以求誠，故知至則意誠矣。此與佛氏所謂「圓覺」、所謂「含藏識」者既已不同，而其功在於格物，益與佛氏異矣。

物者，事也，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酧酢之迹者也。上而天子之用人理財，下而農商之耕鑿貿易，近而家之事親事長，遠而天下之正民育物，小而童子之灑掃應對，大而成人之變化云爲，莫非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酧酢之迹，皆其日履之固然而不可易者，然而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格物者，爲善而不爲惡，從正而不從邪，隨其位分，脩其日履，循其良知之天理，而無所蔽昧虧歉者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積月累，日就月將，而自有弗能已者。不如是，則旦晝所爲梏其良心，而其違禽獸不遠矣。故格物者，聖門篤實真切用力之地，没身而已者也。彼佛氏以事爲障，以理爲障，既不知所謂格物，而其徑超頓悟，又焉有積累就將之實哉？某之所聞如此。竊考之於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質之《楞枷》、《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異同頗覺判别。然而尊教云云，是以不能涣然於中也，惟高明幸終誨之。

又觀《記》中有云：「厭夫學問之繁，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某嘗聞學問思辨，皆明善之功。善者，人心天命之本然，所謂良知者也。良知，至易至簡，而其用至博。若孝親敬長、仁民愛物之類，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而其實一良知而已。故簡者未嘗不繁，而繁即所以爲簡，非有二也。夫學者，學其所不能。良知之用至博，皆不學而能者也，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則必學而後能。是故本能愛親，蔽於私則有所不愛，學愛親而後能愛矣；本能敬兄，蔽於私則有所不敬，學敬兄而後能敬矣。故學也者，學其事而能之；脩其善而去其不善，格物之功也。然有蔽而後有學，則其真妄錯雜、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矣。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皆就所學之事，真妄善惡之間，講究研磨、察識辨别，求能其事而後已焉耳，學而能之則善得矣。「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故曰：「五者廢其一，非學。」果能此道，而後本然之善全體明浄，查滓渾化而無有蔽昧虧歉者。離本然之善，則别無可學、可問之事；舍學問之繁，則别無至易、至簡之功也。讀書，亦問辨之一端。書也者，紀人心善惡是非之迹者也。古人善惡是非之迹，亦吾心善惡是非之迹也。從事於學者，或取決於師友，或考正於《詩》、《書》，其要去吾之不善，脩吾之善，學而能之而已，故曰「學於古訓」，是故「道積厥躬」而「德脩罔覺」也。故古訓非外，身心非内也；讀書非先，脩身非後也。後世未免岐而二之，二則離，離則遠，其於「不遠人」以爲道之旨，似覺微有小異耳，惟高明幸終誨之。

某竊惟教學之興，蓋聖帝明王憂民之欲動情勝，喪其良心，五品失序，百行乖錯，相戕相賊，罔所底極，於是勞民勸相，匡直而輔翼之，使之自易其惡，自盡其性。當其時，教

無異學，學無異習，不但養於庠序者知實用其力，農賈罝兔之微，亦各安其業而敏於善，君卿大夫各循其職而盡其心，上下之間皆以實德實行爲學，而不騖於論説之繁、知見之多。「百僚師師」，「比屋可封」，非苟然也。世衰道微，諸子百家不知循其天性之真，而各以其意之所見者爲道，爲我、兼愛、縱横、術數、兵刑、名法、寂滅、虚無之習紛然雜出，然皆力行深造，斐然成章，故足以亂實學而溺人心。聖賢者作而拯人之溺，亦惟示天性之善，而道以日履之功，慎念慮之微，而決其蔽陷之端，使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各循其本心而已，非多爲論説，使人廣其知識於外也。厥後學諸子者，往往通其説以求獲，演其義以立言，其流爲訓詁、爲詞章，以諸子自名而浸失諸子之宗。爲聖人之學者，亦復博通道德仁義之意，貫穿諸子百家之旨，相與並駕其説於天下，以爲講之精、辨之悉、知之明，庶乎其學之不差，其設心未爲不善也。源遠末離，枝盛本披，爲説愈繁，爲道愈難，農賈罝兔有所不能及，天子諸侯有所不暇爲，雖學校之俊秀亦往往汩於論説，蕩其知識，依擬形似，矜飾功能，非復真切篤實致其良知於日履之間，以達之天下，是故知德者鮮矣。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固當有任其責者。仰惟先生大人正己以率物，明道以淑人，實德實行，嵬然後學山斗之瞻，自任之重宜不可得而辭。某寡陋無聞，固願日操几杖，親承無行不與之教，時勢牽縛，莫之能遂，而徒託之簡札。言不盡意，尚賴教思無窮，誨迪不倦，庶以成痿不忘起之志耳。臨風南向，無任耿耿。

又

今月十九日，拜領八月朔日教劄。反復

傾竭，惟恐後生小子學失其道，以陷於邪僻，誨之詳、愛之真，佩服感激何有窮已！ 某嘗莊誦前後書記，心性理氣之辨，其要欲學者識取本性，體認天理，而知所用力。 此子思原天命、孟子道性善之意，《大學》「止至善」之教也。 每祗奉至言，❶以爲聖人所以正三綱而敘九疇，其精神命脉端在於此，顧恐頑鈍蹇劣，未能服膺而弗失耳。 又嘗自念孟子論性善，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言，程門學者亦以「乍見入井，其心怵惕」爲天理之自然，所謂良知者也。 故竊意良知二字，正指示本性而使人知所用其力者。 其爲繁詞以瀆高聽，非如尊教所謂「枘鑿不入」，蓋恐千里之外，詞不達意，使長者無所施其裁成，則非請益之道，故意之所及，不懼瑣瑣，惟懼不盡耳。

伏讀教劄，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 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 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 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 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 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 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 先儒所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良字之義，❷竊意晦菴所謂本然之善者，正孟子性善之旨。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纔

❶ 「言」，隆慶三年文選本作「教」。
❷ 「字」，隆慶三年文選本作「知」。

説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爲體；知非良，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由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良心」。擴而充之以達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用。若《楞伽》所謂「真識」，則非孟子之所謂「良」者，其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乎何有？宜不得比而同之矣。

教劄引「知性」、「知天」等語，謂「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不可以用爲體」。某竊意字義固有兼虛實、體用言者，如「止至善」之「止」爲虛、爲用，「知止」、「敬止」之「止」爲實、爲體。知字以虛言者，如教劄所引「知性」、「知天」、「知此事，覺此理」，皆言其用者也。若良知之知，明道嘗言「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舊日習心未除，故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上云「良知」，下云「此心」，似指其實體言之。《大學》「致知」之「知」，與身、心、意、物爲類，似不得爲虛字，而與「知性」、「知天」之「知」同爲用也。然體用一原，體之知即用之知，則亦本無二知，殆立言各有所當耳。

教劄謂某前書「隨其位分，脩其日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安着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耳。」以某所聞，實異乎是。凡所謂日履者，吾心良知之發於視聽思慮，與天地人物相感應酧酢者也。夫人所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者，以其良知也。故隨其位分、日履，大之而觀天察地，通神明，育萬物，小之而用天因地，制節謹度，以養父母，莫非良知之用。離卻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感應酧酢之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不講，豈所謂隨其位分，脩其日履，以致

其良知者哉？惟是講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人或動於私，而良知有蔽昧焉。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矣。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爲窮理盡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其有私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處安着不得而置之度外者也。

教劄又謂某所論「學問思辨」：「但本領既別，則雖同此進爲之方，先後緩急自有不可得而同者。蓋以良知爲天理，則易簡在先，功夫居後，後則可緩；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功夫在先，先則當急。」又云：「始之開發聰明，終之磨礱入細，所賴者經書而已。善讀書者，莫非切己，易簡之妙於是乎存。豈可謂凡讀書者，皆遠人以爲道乎？」然某非以學問思辨爲後而可緩，但謂學問思辨者，學問思辨其良知耳。善讀書者，開發良知之聰明，而磨礱之日精日密，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大訓古典莫非切己，博識泛觀莫非易簡，非外讀書而別有尊奉其良知，以從事於易簡之道。然必真能於讀書之際，念念無自欺而求自慊，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乃可謂之開發磨礱，不遠人以爲道者，而無先後緩急之可言也。

教劄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有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聰明之德、孝慈之心，所謂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意奪其慈孝，是謂致良知於父子

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致知也。天理之則，民之秉彝，故不待安排而錙銖不爽。即凡多聞多見，其闕疑闕殆、擇善而從者，秉彝之知其則不遠，猶輕重長短之於尺度權衡，舍此則無所據，而不免於安排布置，非所謂不遠人以爲道者矣。

教劄謂某前書「所舉不及伊川、晦菴二先生，疑因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説有礙而然」，非敢然也。昔人謂：「天下萬世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一言不合，遽分彼此，是誠何心？況晦菴百世之師，後學之禀承聽受，宜如何也。以某所聞於晦菴所論格致之功，未嘗少有遺闕。其曰事事物物擴充其良知、無自欺求自慊、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者，雖非晦菴格致正訓，然皆古聖緒論而晦菴所祖述焉者，則亦未至於有礙也。惟是濂溪《通書》首數章及《聖學》章、明道《定性書》及「學者須先識仁」諸語，諄諄懇懇，指出本原，無異於《大學》知本之教。明道表章《大學》，雖頗有更定，未嘗補格致之傳，竊意其或以獨知爲知，以無自欺而求自慊爲致知，而別無可補之説者。故因論格物致知而以濂溪、明道爲言，非以伊川、晦菴爲可外也。使二先生如在，尚恐受教無地，不足以從弟子之列。然而異同之論，則雖面承教授，親爲弟子，亦豈可不盡其愚？蓋二程亦時異於濂溪，而游、楊諸子亦時異於二程。古之聖人，亦未嘗有都俞而無吁咈，不如是則何取於講學？何貴于親師取友？此某之志也。銘感厚德，極欲勉承鐫諭，庶或寸進，誠知無已之愛、不倦之教，必不以其愚而遂棄之。顧塵鞅驅馳，又文詞蕪穢，不能宣悉，萬惟推見至隱，啓蔀發蒙，不勝幸甚。

三

閒坐空齋，静撫蒼檜，追思手植之勤，若

德容之在望也。披誦手翰，兼承精力清健，且感且慰。載道之作，竚竢垂教。嘗聞古之學者友天下之善士，尚以爲未足，而三人同行，猶能得師。矧某之寡陋，辱獎借接引，恒惴惴焉，以學問不博不足以成德爲懼。苟有益於救失長善，則莫非我師，而況有道者之言乎？擇於同異乖合以爲取舍，豈惟負長者獎引之意，亦非某之所受於師者也。尊諭所及，輒布胸臆，惟終教之幸甚。

答陶鏡峰

比承翰教，兼聞會友取善，切磋不懈，甚幸甚幸。

來教：「知爲心之本體，格物無間動静。從事格致，而誠正功夫合下俱了，此易簡之理，俟聖無惑。然誠敬存之，勿助勿忘，而物來順應，無所用智，則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正戒懼、慎獨、有事焉者。其間必有體認漸次，廣大精微，而卒未可以一言一時籠罩者也。」此皆真實踐履之語，而非想像揣摩之所及，敬佩敬佩。然細究尊意，似未免疑良知過於簡易，致知涉於籠統，須有所裨補增益，然後足以盡其全。此則殆非所以論良知也。良知者，性之昭明靈覺者也。天下無性外之事，無性外之學，凡百慮殊途，無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學問、思辨，皆所以致良知，然而知學問、思辨者，亦良知也。良知者，學問、思辨之本體；學問、思辨者，良知之功用。學問、思辨之功，雖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無非循其本體之功用，亦無非用功於本體，非有二也。然人各有見，則亦有不可不察者。孔子言「敬以直内」，而程子云「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夫「敬以直内」與「以敬直内」相去豈遠哉？而其相反乃如此。故用功於本體，與用功以求本體，亦微有毫釐之異。所以必曰致良知者，貴有辨

也。「誠敬存之」之言，亦須善看。不然，則亦有「以敬直内」之病矣。故君子之學，念念致其良知，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而非徒以一言籠罩，以取一時之捷也。夫念念循其良知則無忘，念念循其良知而無毫末之加焉，則無助。勿忘、勿助云者，欲學者惟良知之循，必有事焉而不墮於忘助之病耳。非致知之功，猶有待於勿忘、勿助以裨補增益之也。有所裨補增益則爲助，助與忘等，而其害甚之矣。夫「物來順應，無所用智」者，事事順其良知之應之，而不用其私智。良知之所是則爲之，良知之所非則去之，良知之所不能則學之，良知之所疑則問辨之，是謂廓然大公之學。其體段本至廣，其功用本至精，其積累自有漸。來論所謂「體認漸次，廣大精微」，此皆良知之所固然而不容已者，故致知焉盡之矣，不待裨補增加之也。裨補增加，則未免於用智安排，非良知本體功用之全矣。道遠未由親承，因尊諭所及，聊盡臆見，非謂能有以當執事之意，少效切磋之義云耳。倘有未安，千萬傾示。

答徐少湖

承惠《學則》、《蒙訓》諸書，所論「尊德性而道問學」，真聖門一以貫之之旨；至所謂「君子終身踐行，無往非學」，尤足以砭近時空言無當之膏肓，而詞旨燦然，讀之者皆知入門下手，無所疑惑。蓋本諸深造自得，而立言其入人自别也。良知二字，未見數數提掇，豈尚有疑於此，殆亦言各有當，而偶未之及耳。此二字是吾人精神命脉。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放其良心者，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舜居深山之中，其所以異於野人者幾希」，蓋其端甚微，人多忽而不察，而致與不致之間，聖愚懸絶矣。《大學》、《中庸》必以慎其獨知爲言，蓋必毋自欺

而能自慊，然後爲能極其至。外此，則無以見其所謂德性者，而亦無所施其學問之功矣。近與諸生講此，愈見的實，所愧功夫未能精純，尚賴吾兄切琢，庶克有濟。身任師道，以覺來學，繄兄是望。

二

兩浙學政，好音日聞。今之志於學者，往往多談繁説，而於真心實地上未能着實磨礲煅煉，去偏祛蔽，故施爲往往乖戾，反啓人疑學道之無益。如吾兄所至，使人欣服，真所謂以身爲訓，而言教之行有日矣。區區之私，豈但爲年家慶幸也哉！某道不加脩，旁無强輔，明昏起什，日負初心。儻有便使不吝規誨，古人所謂「三益」，非吾兄其誰望也？

三

承諭「致良知則自無不誠，不必更別求誠」，足知吾兄用功真切，洞見頭腦明白。大抵後世之學，只緣不自知其獨知之良，不自信其獨知之良，以爲此外別有一種功夫。雖其所論用功處，亦不容不用着良知，然終是求諸良知之外。夫良知，心之本體也。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以爲良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良知。故良知無外，而有外之學非真致其良知者也。吾兄洞見及此，須有須臾不離之功，自然道明而德立矣。道遠，無任相期之意，望之悵然。

四

使至，知三函並徹記室，爲慰。伏承寵答，詞旨暢達，如獲面承，期於斯道千里同心，斷金如蘭，永矢弗諼。惟吾兄不鄙愚謬，

使終受直、諒、多聞之益，區區之望。

良知二字，近日有志之士似頗厭苦其説，以爲數言近聒，專言近泥，不若隨方設教使人易曉。然孔子稱「求仁」，子思道「中庸」，孟子道「性善」，彼豈不知隨方設教者耶？其亦良工苦心也已。且將使學者曉暢經術乎，依文闡説可也；如欲其切近精實，知所用力，而外此以爲説，是誣之矣，即如來教所謂「認意見爲良知，以任意所適即爲合道，入於空虛，便於偷惰」者。此等學徒依傍語言，附託門牆，滋功利之心，長虛浮之見，雖親承孔孟，貫穿經訓，終成墮落。然其不得真實，師友問辨、講學不明，淪胥至此，亦可閔也。夫《大學》之道，要之於誠意，亦既切且盡矣。然而必曰「致知」云者，蓋意與知有辨。意者，心之意念；良知者，心之明覺。意有妄意、有私意、有意見，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不睹不聞，莫見莫顯，純粹無疵，所謂「誠無爲」者也。學者但從意念認取，或未免善惡混淆，浸淫失真。誠知所謂良知而致之，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真妄、公私昭昭不昧，何至於誤認意見，任意所適也哉？故凡誤認意見、任意所適，皆是見良知未真。當此之時，其中固隱然有自疑自沮，而未能自信自慊者，此正不睹不聞之中，莫見莫顯之幾誠之不可掩也。惟其平日所學，不知此爲精神命脉，苟於動念處認取，補塞罅漏，是以或作或輟，乍昏乍明，終無可據。蓋良知二字講之不明，其弊至此，是以不得不厭其聒且泥也。

來教謂：「欲令學者且絶談論，且勿揣摩，一味於心地上着實體認，先識取良知面目，庶不錯下功夫。」此真實懇到對病之藥。然學者必問於師，必辨於友，談論亦未可廢。顧恐未必學之於己，思之於心，而徒嘵嘵問辨，空言無益。誠學而思之，則凡所疑所悟

而不能自安者，良知自不容已於問辨，而不問不辨，亦非所以致其良知矣。「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孔子以爲「何有於我」，而學者所視以爲的，不外乎此。然默而識之，則學而不厭；學而不厭，則誨人不倦矣。默識、誨人，初無二致，而吾兄宗主斯文，尤未可因噎而廢食也。如何？

寄黄久菴

新擢，蓋聖眷所注，喜慰何可言。但今日事勢，有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轉移而闔闢之者。要在執事誠心實意，乘機遘會，操舍急緩隨乎時，利鈍成敗付之天，而無一毫求可求成、見小欲速之心，則凡百施爲拍拍中節，天下可幾而理矣。用人之道，不必人人如己。苟任之當其才，率之以其道，鼓之得其機，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向蒙垂諭，謂「必須一一分曉，不可放過」，此自君子取友輔仁之方，恐未可以爲因才器使之則也。如何？

正億弟遠來，諒自有處分。既在彼中，更須周慎，無使女醫之徒得以出入，無使游偵因而有所媒孽。此是第一義。諸僕久無紀綱，須時借威重根究警察，庶幾不至日後不可收拾耳。王明谷須留在彼中，即以此事託之，俟洛村至，更代乃善。餘，來者能悉。

答周良卿

所問良知明誠之説，周知天下之務之説，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説，蓋以周知庶務爲良知，而不知是非之心之爲良知也。

是非之心，自一念之是非，以至於庶務之是非，古今萬變之是非，無不能知。然非必周知庶務，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若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則赤子焉得而有之也？猶之明能察色，非必盡察天下之色而

後謂之明；聰能聽聲，非必盡聽天下之聲而後謂之聰。此聰明自赤子時已有，離婁、師曠者，不失其赤子之聰明者也；是非之心自赤子時已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所疑大人與赤子之心，果若是同乎？試觀離婁、師曠之聰明，與其爲赤子時同與不同，則可知矣。知離婁、師曠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聰明，能勿失焉耳矣，則知大人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心，能勿失焉耳矣。勿失之功，先儒所論種種色色皆是，惟其不知以赤子之心爲主，故支離決裂，泛濫無實。苟知以赤子之心爲主，則皆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是非之心無所蔽之謂明，無所欺之謂誠，故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吾人平生安身立命，只此是非之心是個根源。此心一蔽，則顛倒錯亂莫知所極；此心不欺，則千變萬化無不在道。誠知此理，雖今之世俗人情，亦莫非實學，而況先儒之所論種種色色者乎？

寄柯雙華

居鄉理家，此物最難格。非物之難，不欺其獨知而能自慊之爲難也。吾兄於此磨鍊精切，功力百倍矣。好善不擇小，惡惡不擇大。凡世態紛紛，不可人意，非惟不掛諸口，亦且不掛諸心，然後處之無不宜。此非自貶以媚俗，聖賢高明廣大之心固如此也。吾兄以爲何如？

答問五條

私意一齊放下，則良心流行不息矣。學與思，即是一齊放下的功夫。「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説，若善用之，即是「情順萬事而無情」。「情順萬事而無情」之説，苟不善用，即流於猖狂自恣。故君子之學，要其所以用力

者何如，言語不足泥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是睹、聞、思、爲一循其良知，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即是「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用功精密自見，非言説之所能盡。

動而無静，静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静而無静，神也。良知是心之神明，貫乎動静者也。良知上用功，則動静自一。若動静上用功，則見良知爲二，不能合一矣。宜體驗之。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卻只守得箇虚静，習得箇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地懸隔。

好惡是心之所有，作好惡是心之所無。所謂如鏡之照，研媸者得之。鏡照物必有影，影着在鏡上，則鏡不明矣。用功克治，即是行其所無事。

吾人只是爲道之志不切。若爲道之志如取科第之志，則拈起筆來，無非以明道爲心矣。此學者深痼之病，宜實體察。

答友人

向承翰教，知與諸友切磋不懈，甚慰。今世學不明於天下，人人以爲閒談異論。苟有志於此者，雖其所見所言未必盡同，但能於心上用功，終當一致。譬之泛江、河、淮、濟者，苟沿流不止，終歸於海，蓋海本無外，水無異歸也。

正聽弟避今上嫌名，改名正億。向承諭，蓋傳聞者過，今想漸知其詳矣。此事實有不得不然者，俟相見盡之。

答胡仰齋

來教真切痛快，乃知於吏事倥傯之中，而能實用其力，此格物致知之實學，與億想談説者迥不侔矣。慰羨。

所諭：「比來同志但講良知，而遺卻『致』的意思，是蓋億想談說，而未嘗實用其力者，正恐良知亦未能知得耳。」夫知良知，而後知所以致良知。良知與知識有辨，知識是良知之用，而不可以知識爲良知，猶聞見者聰明之用，而不可以聞見爲聰明。此毫釐千里之分，比來同志恐亦只講箇知識耳。夫知識必待學而能，必待慮而知，良知乃本心之真誠惻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而人爲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良知之真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有虧欠云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真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夫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則念念真誠惻怛矣。念念真誠惻怛，即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即不是致知矣。此千聖傳心之學，先師喫緊之意。執事於此當已洞然，承教輒及之，亦欲執事致謹於毫釐之辨也。

答柯雙華

讀翰教，至「誓將與此生俱斃」之語，爲之惕然，若沉冥之頓拔也。道不遠人，然志之者多，而得之者寡，良由未有與生俱斃之志，而種種外好，所以斃此一生者無限，道之所以不明也。心之本體猶之太虛，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染污。苟太虛染污一物，則非復太虛之本體，而不能爲無物不有者矣。故凡富貴利達、文章事業、忻戚苦樂，一切愛憎取舍皆足以爲心體之累，而失其富貴利達、文章事業之本然，凡以志之弗專耳。誠志於斯道，斃而後已，則無復富貴利達、文章事業之愛憎取舍於吾心，所謂「欲仁而仁」者矣。

四海之內，同志寥寥。吾兄之所志如

是，所造如是，陟山必巔，窮水必源。非兄，復誰望也？

答聶雙江

久不奉教，然聞朋輩翕聚，磨礪日精，光輝潤澤，所被多矣。青原之會，一時風動，然欲篤實切磋，須彼此神思精專，乃能有益。群則難聚，泛則難入，其勢有不得不然者。鄙意執事與東廓諸公，時尋勝境一遊，居止旬日，諸友之深造者先後繼至，相與真切砥礪，既則各於其鄉隨機接引，自然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矣。

良知二字，就人命根上指出本體，功夫直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與焉者，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而無所加損，然後爲能致其良知。《大學》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已，曷嘗致纖毫之力？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原無艱難蹊徑，此誠意之旨也。傳聞朋友議論往往不一，殆一時激勵頹惰之言，未必其深造自得之道也。高明以爲何如？

二

聞欲與東廓爲青原之會，甚善甚善。道之不明，大率朋友離索之故。二公會於青原，四方同志必聞風而來，豈惟自成自道，將其所及者亦廣矣。但須常常提掇良知頭腦，使諸友日就平易簡實，無浮泛論議、曲折蹊徑，乃爲有益。惟執事圖之。

答歐夢舉

伏承翰教，謙虛下問，僕罔所知識，而賢者不見棄如此，慰感何可當也！雖然，執事豈真有所疑，殆欲以發區區詞之所未達者耳。僕前書謂「良知與知識有辨」，執事不以

爲非，獨未能釋然於其體用無二之說。凡今疑此者寔多，而未察夫言之各有所當也。請以水喻：皆水也，其源一，而其流清濁異。清者不失其本源，濁者失其本源。雖失其本源，然不可以濁者爲別一源。雖則清濁未始異源，然不可不知其源之本清也。是故不可混也，亦不可二也。良知與知識，何以異於是？良知，至善者也，知識則有善有惡。不知所辨，則認知識爲良知，而善惡混矣。岐而二之，則外知識以求良知，良知何從而見哉？此源流清濁之論也。

來書云：「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不慮而知，繼之者善，而此知已具，由於義理之性者也；知識者，喻利喻義，隨念而起，成之者性，而此知方萌，由於氣質之性者也。」又云：「喻義者根於良知，體用同也；喻利者滯於氣稟，體用異也。」夫既以喻義爲知識，而又根於良知，則非二知矣，獨其所謂「滯於氣稟，體用異」者，語意頗覺未瑩。若以喻利爲非良知之本體則可，若以爲別一體用，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繼之者善，善即性之體；成之者性，性即善之成。道一而已，豈容有二？故先儒論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二之則不是」。人但於其中要識其善端，而擴充之耳。

來書謂僕於致知之要，有引而不發之機。殆執事好學不倦，惟恐言之有未盡耳，豈固以爲然哉？夫《大學》論學之道，自天下、國家而歸之正心，又舉正心之功而歸之誠意，舉誠意之功歸之致知，已是發露無餘。故致知者學之要，不容更復有要，而別有可發者也。今姑就《大學》所言以復。夫所謂誠其意者，在慎其獨知。獨知也者，良知也；慎之者，致知也。凡人意念之善惡，無有不自知者，善則慊，不善則不慊。雖小人之爲不善，無所不至，而其消沮愧悔，自有不

能慊於心者。此良知之不容自欺，所謂誠不可掩者也。小人猶然，況衆人乎！夫良知不可欺也，而顧欺之，欺之則有所不慊，有所不慊則有所不致矣；良知不可欺也，而不欺之，不欺則無所不慊，無所不慊則無所不致矣。程子云：「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此堯舜之所以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者也。致知在格物，格物是致知之所在，非外致知而復有格物之功。物者，良知之感應酧酢，實有其事，如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待人接物皆是也。良知感應酧酢，皆有其事，而人未必皆循其良知。不循其良知，則知善或不爲，知惡或爲之，甚者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而事事不善矣。循其良知，則知善必爲，知惡必不爲，而事事善矣。爲善、不爲不善者，格物也。事事善，則物格矣。事事善，則無所不慊於心，而知致矣。昔者孔子告顔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仲弓以「主敬行恕」，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與其告諸弟子者不一而足。蓋皆格物致知之實學，即精一之傳也。來書所論格物致知之功，蓋僕未盡其説，而執事以舊聞通之，故中間微有隔礙。執事誠於事事物物無自欺而求自慊，以致其良知，則孔子之本旨，衆説之紛紜，皆不待辨析而自明矣。

來書云：「考聖賢之經傳，參事物之散殊，不過以資吾心之知識，豈藉此以收致知之全功哉？」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以資知識而已也。學者誠能於事事物物之間，念念毋自欺而求自慊，則凡考經傳、參事物，莫非畜德之學，致知之全功。苟以資吾心之知識，則亦不得謂之致知矣。

二

承下問，欲僕揭示要領。僕，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執事非真有深疑而不可

解也，亦知今之學者未能無疑，而求相與講明之耳，則僕亦何敢不盡其愚？

夫致知格物之學，先須體認良知明白，而後有所用其力。良知與知識有辨。知識者，良知之用，而不可遂以知識爲良知；良知者，知識之本體，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故孩提之童，莫不知愛親敬兄，而見孺子入井者，不待安排，皆有怵惕之心。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見君子而自厭然，而行道之人皆不屑蹴蹴之食，此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蓋其心所獨知，自上智以至於下愚，其體一者也，然而有聖愚之分者，致與不致之間耳。

致之云者，充之而極其至之謂。充之而極其至者，實爲其良知所欲爲之事，而不爲其良知所不欲爲之事。如知愛知敬，而達之天下無弗愛且敬焉；怵惕入井，而不以内交要譽雜之焉；見君子厭然，而因以盡改其不善，而不許善以掩惡焉；不屑嘑蹴，而不以宫室妻妾之奉喪失其心焉。蓋即吾心感應酧酢之事，而循吾良知之是是非非者而格之，以充其本體之善，非若後世懸空擬議於形迹之粗，以爲格致者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伊尹、孔子之取予、久速，非決擇於其良知，則將何所取正？非即禪受、放伐、取予、久速之事，而實循其良知而爲之，則亦何以致其知耶？阿意曲從、割股以爲孝者，果嘗精察其心之是非公私之間，於良知毫髮無所欺也耶？故知良知之所以爲良知，則知所以致知；知所以致知，則知所以格物；知所以格物，則致知之功切近精實、知行合一，非若後世之廣其知識見聞，使初學之士泛濫而無所歸者比也。

執事於此固已實用其力，僕何敢贅？聊因虛懷所及，而陳其所見以請正耳。

寄夏東巖

王順渠示執事所惠書云：「近世講學者，好舉良知作話頭，第轉脚處頗與先儒異。」某讀之，未知尊意所在，敢具以請。

良知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夫自念慮之微，❶以至於喜怒好惡、視聽言動之發，綱常倫理、禮樂刑政之達，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散殊，出是則入非，出非則入是，而人心是是非非之良知有耿然不可昧者。凡愚、不肖之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蓋欺其是非之心而不致。聖人正心、脩身以明明德於天下，蓋致其是非之心而無所蔽。學者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其功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亦惟不欺其是非之心，以充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講學常舉良知爲言者，正欲學者知學問之所用力，如示農夫以穀種而使之栽培灌溉。不然，則彼將焉所種？焉所培溉？縱復培而溉之，焉知非稂莠荑稗，何以成收獲利養之功也？

某之所聞者如此，嘗以爲循此而脩，下焉者可使由之，上焉者可使知之，庶幾徹上徹下之道。自顧用功不精，又無緣親炙大賢，受鞭策、滋灌之益耳。良便不惜鐫誨，至望至望。

寄何益之

比聞益之丁大故，想孝心純切，創甚痛鉅。卜葬之暇，不可廢朋友講習，此與忘哀營私者不同。蓋心體一差，哀痛未必中節，凡所以用其情者必多所缺漏，古人所以居喪而讀禮也。誠者，聖人之本，故聖學以誠意爲要。意之善惡，雖小人無有不自知者。慎其獨知，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知至而意誠。

❶「微」，隆慶三年文選本作「間」。

故良知二字，是聖學命脉，外此即無可着力處，想益之近日體貼愈親切矣。

寄王鯉塘

去歲因差吏便奉書，吏方渡淮，而執事已出京矣。顧道長來，承翰教，志益真切，學益懇篤，敬服敬服。

良知二字，吾輩終日講之不盡，似是贅説。然凡運用應酬，善惡紛紜，正惟良知昭然，確然不可欺昧，乃有依據。凡良知之所欲爲者必善，其所不欲爲者必惡，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近日朋輩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爲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善惡」者也，善惡錯雜，則無以用其致之之功；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能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以意念、知識爲良知。孟子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正以其不離於知、能而不學、不慮者，乃可謂之良知、良能耳。

高明於此，固已洞然，便中尚幸賜教。聞彼中有陽明公祠，諒有作新，亦振起之一機也。

答王克齋

承翰教，反覆曉譬，惟恐學失其道，以陷於邪僻，而欲求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今之君子，愛人以德，有過於執事者乎？而其惘念不肖，欲振勵而匡翼之，有過於執事者乎？感刻感刻。然鄙見本不異於執事，而其説小異，惟執事微察其意耳。

執事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隨感而應，則自然有親疏、内外之分。動於意，乃始不得其理而紊其本然之分者，故君子慎動。」僕則曰：「人心本與天地萬物爲一體，隨感而見，則親疏、内外各有條理。動於意，乃始

有親疏、内外之分而失其本然之理。」鄙見以理者，天之理；分者，有意於分之也。不動於意而循天之理，則寬裕温柔足以有容，文理密察足以有别。有意於分之，則所謂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者。學者之學，莫先於天理、人欲之辨。雖困勉之極，其學問思辨之功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亦莫非所以循天之理，而不可雜以人之意。然其幾乃在毫釐之間，故人不可不用其精明果確之力也。僕蓋有志於此而未能，伏承盛愛，因欲求箴切砥礪，以幸有造焉。而執事果不鄙其愚，開其誠而教之，僕乃今益有望矣。甚幸甚幸。

執事又引第五倫事，以爲「欲忘親疏、一内外，意反動而不得其故」者。夫人心親疏、内外本有條理，而欲忘之，是忘天之理也。天理非人之可忘，而亦不待人之分之。蓋皆未免於有己，克己則復禮矣。

「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語亦須善看。蓋循天之理，而不雜以人之意，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豈人所得析且合者？亦不待先析之而後合之也。

文詞拙訥，不能達意，又匆遽不盡所懷，惟執事裁教。

二

執事貴而能貧，習俗紛靡而能不淆其所自立，每私竊敬服。非中有所主，胡能至是？顧合併無常，未緣承教，恒以爲歉。向者鄙説聊以求正，代面質耳。比承開示，慰幸何如。

來教謂：「此道理一分殊，渾融之中，燦然者在。親疏、内外，皆具於與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有親疏、内外之分，恐即本體之條理。天理之流行，謂之意動，或者非歟？」此

數語，精明的確，執事蓋實體諸心而自得之。誠若是，則雖有親疏、内外，然莫非同體，而吾心實未嘗有親疏、内外之分。雖則吾心不生親疏、内外之分，而等殺又未嘗不行其中。蓋無所分别者，然後能全其同體之心，而親疏、内外各得其理。苟分别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故一念分别，百種病痛皆依以生。此念不作，亦何至混親爲疏、混外爲内？蓋天理流行，條理自然有不容昧，而後之分親、分疏者，皆未免爲蔽耳。

區區之愚，詞不達意，倘不棄孤陋，推誠見教，感激無任。

三

歲中，故舊、書問一切疏闊，實是求歸不得，慰親無計，心緒常自惘惘，益增懶漫耳。執事寧以爲疏乎？

諭及「明道術以正士趨」，誠是急務，仰賴高明率作，駑者十駕以追，不敢自廢。唯是用志不一，精神心術未有轉移變化之實，而徒脩語言、飾文貌，未足動人，載胥及溺，近方悔艾，甚幸匡救。無謂不足以承鐫誨，而姑循誘之也。前書奉答尊教，詞不達意，然卻是學問中一段疑義。心有等殺者，天之理；意生分别者，人之欲。人欲凈盡，然後天理流行；寂然不動，然後能通天下之故。

某自覺日用酬酢率由意想，未契本心，因以就正有道，庶幾學必講而後明耳。

寄周崦山

久不奉教言，想將迎煩冗，政事倥偬，執事臨之，恢恢乎遊刃有餘地者。以義制事，古人格物之實學，然必本諸良知之所慊，而不以一毫自欺，然後可以言義。想近日學力益造精純，良便幸有以發我。胡東衢遭無根

之議，見間幸寬譬之，毋以此動心。

答曾龍江

來教：「舊染未得潔浄，種種應酧未免作好作惡，未能大公順應。」又謂：「工夫賴人幫扶，非是自家立定脚根。」此數語，足見體察精密矣。

夫作好作惡，未得其平，只是浮氣妄動。志者，氣之帥也。古人自持其志，終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故志定而氣從之。中有主，而夾持自易爲力。吾輩爲氣勝習奪，只可責志而已。依違夾雜，有物足以尚之，即不可以言志。如三軍之帥，并心一力，鼓勇衝鋒，求全於死生之際，乃足以言志。志定欲忘，廓然大公，然後物來順應。

僕蓋愧此而未能者，敢竭其愚，以求是正。惟俯賜鐫誨，幸甚。

寄徐芝南

澄清之政，威而不猛，甚盛甚盛。世季俗薄，吏或詭遇，民或巧持，二者皆足以亂常。三吴民俗，監司猶或難之。河流趨下，恐未可專非吏道之頽也。如何如何？

學莫大乎志。志不精純，則生理息滅，乍斷乍續，乍昏乍明，茫乎未知所際。僕近乃深識此病，時與諸友下榻道院，就實料理。説到精專純一，人人酸澁難受，乃知自己亦是放過，未曾酸澁中討滋味也。聲聞非遠，惟時賜警策，鐫我頑鄙。

寄沈石山

仕途如風江潮海，吾兄今小泊洲渚矣。自此整理舟楫堅牢，自濟濟人，幸甚幸甚。金陵去嘉禾非遠，拉伴微行，爲牛首、燕磯之遊，僕當携榻相就，領教旬日。但不入城，諸

公自不相聞，自無許多紛擾。千萬一來。

扞格外物，亦是聖學別派，但恐爲此說者尚多意見想像。果能如其所說，實落用功，亦自有疑有悟，自然覺得先師所教愈更精一，不若彼說籠統闕漏，終不足以盡性也。朋友好立論者，且可默然相與，薰蒸磨礪，切其內省之心。若與一一解駁，秪恐成口說耳。如何？

二

去歲，小僮賫《請告疏》北上，謂當過貴治，附書奉訊，未達而返。

奏疏諸公持不肯覆，不知執事何以能得請也？吾輩幸賴師訓知學之方，然此事須從冷澹寂寞中磨煉蕩滌一番，俗情欲根消拔都盡，乃有真意發動，乃有生生不已之機。仕途擾擾，欠此一着，執事先登于岸矣。朋友中器足以任重，志足以道遠，鮮有如執事者，自此精詣深造，又焉可涯哉？

瞻望山林清致，益增飄泊之感。今京中無一人可託，欲俟黃洛村會試之便，專以託之。第恐渠不能了此，則明年夏間給由徑歸矣。浮雲外物，枉卻爲此一大事故出見於世，豈僕之志耶？因風附告，想所欲知。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　内集二

書始嘉靖乙未至丁酉

答王鯉塘

承諭：「日用間舉足啓口莫非良知，一不檢點，便有差失。不能檢點之時，不識此知汩没在何處？」夫良知雖不待檢點而有，而檢點即良知之用。一不檢點，即不用其良知矣，然而良知未嘗息也。所謂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然而明未嘗亡也。《大學》言「致知」，正欲學者時時檢點，毋自欺而求自慊，則舉足啓口莫非良知。此顔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吾輩今日不能如顔子之知，正坐因循將就、不能檢點耳。執事高明，斷斷無此，即如來教亦可謂檢點極精者矣。承問，漫及之。

答陳明水

屢辱翰教，知雖流離顛沛、哀痛荒迷之中，而功夫日進，其所以鞭策駑鈍者多矣。

讀吾兄與緒山别紙，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認氣習爲本性者」，誠然誠然。吾兄謂，「須有以救之，不若説致知功夫不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卻恐其以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岐而二之，不得入門内也。

好善惡惡，亦是徹上徹下語。循其本體之謂善，背其本體之謂惡。故好善惡惡，亦只是本體功夫；本體流行，亦只是好善惡惡耳。故在今日，良知二字，尤須緊要提掇也。如何？

答馬問菴

屢辱翰教，慰浣良劇。示及異同之説，要之不足深論。此心此知，萬古所同；殊塗百慮，莫非一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説，紛紛緒言，譬之吴、楚、閩、粤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别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趍色色近似，而去之則遠矣。吾兄以爲如何？

慈湖論學，往往指出本體，使人於此實落用功，積累深厚乃能有得，與近世或忽其易、或疑其徑者正自不同，俟他日更盡之。承下問，草草奉復。

答鄒東廓

來教所論數端，皆學者實病，因之省發多矣。象山先生云：「千虚不博一實。」有真實志念，得真實朋友切磋，虚見自着不得。摠是學未靠實，悠悠可愧耳。鄉中向學者，鶴鳴子和之機，皆盛德所薰。此中諸生，雖日進講，終是勢利塲中，真實切磋者寡。南嚮馳神，若在天上，不得插翅相從耳。

又

近閲邸報，吾兄得返初服，士或以爲戚，而同志莫不爲兄喜。戚者，未忘世俗之念，喜者可知也。童冠浴沂，無適非學。誠使此學日明，是身退而道亨，豈非吾儕之願哉！

聞吾兄以「懲忿窒慾爲聖門第二義」之語爲非，某竊以爲存乎其人耳。學誠得第一

義，則懲忿窒慾皆第一義也；苟落第二義，則雖無思無爲，猶不免爲第二義耳。如何？

又

吾鄉同志，得兄爲之宗盟，又得松谿極意鼓舞，疇昔無聞者皆翕然向風，誠爲大快。乃今松谿内擢，豈非好事多乖耶？然在今日，非聞風嚮慕之爲難，必得真實篤切、身明斯道者乃有靠託。此須二三君子精誠孚格，不徒在風聲意氣之間，所謂「寸鐵不掛，斷咽絶吭」者也。若群趨隊習，恐秪成知解宗徒，究竟無益耳。

某昨遣家僮具疏請告，杜門兩月矣。聞部中持之未覆，旦晚當再疏。倘遂所請，得相從於青山緑水之間，傾承至教，甚幸。先師文録《序》，發明精到，有益來學，甚善甚善，但辯疑解謗，似略費詞。儻未入刻，得稍删去，如何？

答郭中洲

承諭：「良知之學，同志講得甚明，但覺致字全無下落。」某竊謂致字無下落，即是良知講得未明。良知果明，致字即不容無下落矣。聞近日同志往往以「爲善去惡」、「無聲無臭」二語各執所見，以爲捷徑、積累之别。鄙意人心着不得一毫意必，惟念念爲善去惡而已矣。雖念念爲善去惡，然本無意必之可着也。何嘗不徑捷？何嘗不積累？來教亦是有感於二者之説，細玩答龍溪、東泓諸書，《别鈞州》諸作，警發同志良多，然而捷徑、積累之非二，稍覺未曾拈出，不知如何？

答林子仁

辱手教，諭以「比擬知識之病，此後世學術所以自作障蔽者也」。透此一關，則如來諭所謂「綿綿密密，平平坦坦，不着纖毫氣

力，是真實着力者矣」。夫一念不起，則正念長存；萬緣皆空，則萬事皆實。此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學，良知之本體也。就此靠實磨礲，毋自欺而常自慊，易簡久大，可馴致矣。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惟子仁留意焉。

答高公敬

昨承翰教，過自謙抑，謂「常以去病爲心而未能」，又謂「覺時則無病可去，不知何以爲砭劑，而使之永不萌」者。僕何知，何以仰承垂問？雖然，執事固言之矣，夫覺則無病可去，然則患在於不覺耳。常覺則常無病，常存無病之心，是真能常以去病之心爲心者矣。然覺有徹底者，有不徹底者。立志精切，凡天下可忿可慾之類，見聞不染，知識不萌，紛紜交錯於吾前，而吾心昭然坦然，纖毫無所動於其中，此徹底者也。外染聞見，內萌知識，習以成心，潛混真志，雖警惕嘗存而無掃蕩廓清之力，此不徹底者也。真覺徹底，則心常無病。雖習氣間乘，忿慾或作，懲之窒之，如烈火燎毛、太陽消冰。蓋不覩不聞，而莫見莫顯，尚何斯須之能忘，而亦安待於把持而死守者也？苟立志之始有所未徹，則雖時時懲忿窒慾，而惡根未拔，徒刈其苗，所以生東滅西，乍縱乍緊，竟墮意見，終非實際矣。

中離第二義之説，亦是爲志未徹底，徒用力於忿慾者而發。人心無聲無臭，一且不可得而見，豈有二義、三義也？執事所見，已非中離所謂「到此正好着實用功」。吾輩德不日進，正坐始志不精，後功不繼，拖泥帶水，悠悠玩日，徒憑一知半解，依傍聞見以自附益。古人所謂「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吾輩殊未見此等作用，尚何望化氣質之偏，而成中和之德哉？

細讀來教，固將進僕於是矣。謹當服

膺，以求無負。

答楊方洲

承罹禍後手書，氣益壯，志益堅，真所謂弘毅之器，任重致遠者也，幸甚幸甚。

良知二字是千古精神命脈。聖人之學，莫要於慎獨。獨知也者，良知也；慎之也者，不欺其知，以致乎其至也。學者莫不講此，而反觀内省，未能澄瑩融釋，自慊於中，則亦不免於自欺而已矣。誠不自欺，則知至意誠，而無所不慊，孟子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學至於誠且樂，而凡榮辱得喪之繫乎外者，舉不足以嬰其心。反覆來翰，其殆進於是矣。伏惟日新又新，區區之望。

二

自吾兄罹患以來，屢得翰教，確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志，警發良多。誠如是，則凡利害得喪交錯於前，而此心略無沾帶，如浮雲往來於太虛，倏聚忽散，而不能爲太虛之障礙也；誠如是，則凡應事接物種種作用，莫非根心生色，不假智慮安排，不待意氣激作，所謂君子所性之學，誠有不言而喻者矣。想吾兄數載所造，當已達此，惜無緣飲河，充鼴鼠之腹耳！

答張卿理

承手翰，貶損刻責，惟懼學之日退，足占卿理之日進矣。君子用力於學，仕途之視平居，其難百倍，然而未肯百倍其功者，非自怠則自足，其病皆始於自欺。卿理不自欺且不自足矣，其能自怠乎？

世情險巇可畏，凡浮沉俯仰與縱誕抵觸者固不足論，有志於學者，往往操心勵行，以求免於人。夫操心勵行則是矣，而求免於

人，則大端已失，大本已蹶。縱使深造實詣，卒歸於作僞而已矣。蓋學者當使此心如石不可轉、席不可卷，利害得喪之途其幾矣乎！

二

古人居喪讀《禮》，又立之相，正恐悲痛哀苦之情或流於太過、不及，而失其本心，則未免事親不以其道，故爲此扶植培養之計，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卿理煢然在疚，其所以扶植培養者何如？求友納誨，想不容緩矣，便中幸示所以處此者。

區區近約王龍溪相與箴切砥礪，始知向來滲漏錯悞，大抵嗜欲割截不盡，真機無由活潑也。

答王士官

執事理此劇邑，繁雜倥偬，而初志不替，日見其進，真可謂「造次必於是」者矣。

人情物理，變化無窮。惟不失其初心，因時因地斟酌變通，日煉月磨，自然文理密察。今之俗情世態，雖未必盡是，然究其本亦人道之常。即如事上接下、送往迎來，於官政最爲末務，然道亦不外乎是。諺云：「獅子捉兔用全力，捉象用全力。」獅子之力，不擇於兔象；君子之心，無間於事之大小。一盡百盡，一虧百虧。洒掃應對，上便到聖人事。化民善俗，古人以百年必世爲期，其間弛張損益，省方觀民，月異而日不同。今守令三歲而已遷，然寬猛操縱之宜，所當隨時變易，亦不可定於初政，而有所意必乎其中。大率蒞衆之道，多所縱舍，使人得舒肆游衍，則上下之情浹洽而可久也。

二

來教謂：「人心自靜自明，自能變化，自

有條理，原非可商量者，不待着一毫力。」又謂：「百姓日用，不起一念，不作一善，何嘗鶻突無道理來？」又謂：「今世爲學用功者，苟非得見真體，要皆助長。必不得已，不如萬緣放下，隨緣順應。」又謂：「人志苟真，必不至爲惡，不勞過爲猜防。」此數語者，足知執事舊學日新。緣平時以猜測、意必爲學，勞心竭慮，未有得力，乃今既悟其非，若披雲霧而見青天矣。然須實有得手用力處，競競業業，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乃爲實際。若以意見承當，恐未免認賊作子，漸流入縱恣怠緩去也。執事未有此，聊以相警耳。

夫志真，則不但不至爲惡，而猜防之念亦無自起，然真未易言也。夫萬緣放下，乃可隨緣順應，然平日愛憎取舍習染成性，放下未易言也。要須從血脉骨髓透出，乃能契合此語。不然，恐未得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自慊於心，猶未免爲意之也。昔孔子十五志學，此志從血脉骨髓透出，謂之真志，亦即是真體，積累之久，至七十而後不踰矩。今百姓日用，不起不作，亦未嘗鶻突，亦即是真體，就此積累，日精日熟，亦能立、能不惑，馴致知命、從心否？吾儕爲學，只如百姓日用，不起不作，亦即是血脉骨髓否？凡此皆不可不辨也。

承諭，輒復以請，惟高明裁教。

答項甌東

諭以「横逆突來，初間甚覺費力，惟以古人自處，乃知真能動心忍性，真是法家拂士」，幸甚幸甚。是天所以玉執事於成，而執事可謂善承天意者矣。然既費力而後覺，而後以古人自處，猶是執事前此功夫，想今造淵入微，見在一念，可以配天地、質鬼神，可以考三王、俟後聖，無古無今，無覺無不覺。縱有千妖百怪，猶之薄冰見日、飛蛾撲燈已

耳，何足介無我之懷也？

夫賢愚之辨，野有公論，朝有公論，天下後世自有公論。君子固有舉世不見是，而曠懷以待於百世者，況一夫愛憎之口，而四方清議自昭然乎？來教謂「量不足容，誠不能動所致」，反己自脩，固當如此，然亦不必以此繫累，反使心地不坦蕩也。

答王心齋

承諭：「友朋中有志向者，往往有討求之苦。」僕所見誠亦有之。君子之心，毋自欺、求自慊而已。誠求自慊，則雖困心衡慮，勉强其所不逮，究極其所未至，莫非自慊，而何至於苦？學而至於苦，只是認良知不真，非毋自欺而求自慊之功。誠非自慊之功，則雖樂其所樂，亦非良知之所以爲樂者矣。

彼中友朋切磋如何？得吾兄點掇提省，宜各有得力處也。

寄魏水洲

久不聞起居，想侍養日歡，且得求友於青山綠水之間，慰幸何如。

近日當路稍稍加意於講學諸人，議者輒以爲釁造於連年諸疏。夫釁之所起則誠有之矣，然道之廢興，自有天命。君子得其志則行，不得其志則止。若脂韋俛仰，媚世以爲容，而曰吾將以行道，則所喪多矣。惟是吾儕接人處事，有多少不盡分處，則可因之以自省，學問之功亦緣是而日進矣。先師嘗教云，「惟有允恭克讓是自己本領功夫，不問朝市山林，不可一日而離焉」者也。若緣此有所驚動悔改，以爲隨時變易之道，固常如是。縱足以自信自安，終歸於私而已耳。

末由披晤，良懷耿耿。行且投袂振轡，❶

❶「袂」，當作「袂」。

望雲壑而依歸，當相從以聽春鳥之鳴也。

答裘魯岡

論及告子之學，所以警發某者至矣。即其言曰「性無善無不善」，而其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亦以爲可，則告子豈冥悍自用者？冥悍自用，而能不動其心，則後世孰非不動其心者哉？

愚意告子蓋有見於性之無善無不善，吾惟得其性而已。凡求諸心、求諸氣以爲義者，皆不得爲善學也。此其見豈不高明超脱，而何物足以動其心耶？然有見於無善無不善，而不知善不善之莫非性也；有見於後世求諸心、求諸氣者之未爲善學，而不知性之未始外乎此也。其自信以爲自得其性，而不自知其陷於意見，不免於正助之欲矣。以告子之高明超脱，猶未免於意見之病，然則吾輩之所以自陷溺者，可不思所以自拔哉？幸有以教之。

答李古原

承翰教，諭以知行合一之説。此固今之君子向所共疑，而近乃釋然者也，敢述以請。

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之謂知，心之良能之謂行，良知、良能，一也。故行也者，知之真切運用；而知也者，行之明覺精察，本合一者也。知而不真切運用，是謂「億度」，非本心之知；行而不明覺精察，是謂「冥罔」，非本心之行矣。故學以不失其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然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故事親而知行合一，則得其本心之孝；事兄而知行合一，則得其本心之友；讀書講論而知行合一，則畜其本心之德。以至事物細微，無往而不知行合一，則無往而不盡其本心之條理曲折。此合一之學，所以異於後世之知而不行，行而不知，

終入於億度，冥罔而不得其本心者也。心之精微，言不能宣。何時披晤，傾竭所懷。

又

向承翰教，論知行之義，雖微覺小異，不害其爲相發。然鄙意以爲心之所同者，是是非非之知；學之所同者，致其是是非非之知。致知之功，一念不欺，微疵不存，則雖制行殊方，立言異説，庸何害其爲同？雖然，誠致其是是非非之知，則知行固合一以進，而不容頃刻先後之矣。夫辨別精明之謂知，作用真切之謂行，故孟子以巧力譬之。然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張弓而射，巧、力俱到，非力則巧無所着，非巧則力無所運。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命中。此合一之説也，微有先後，則兩無着落矣。高明以爲何如？

答高維藎

比承教劄，諭以立志尚行之説，非獨今世學者對病之藥，實進道之要也。書中詞意懇到，尤見近日深造之實。披讀數四，益我良多。

人心純粹至善，本無許多偏邪回曲。學者必纖欲不留，得其本心，種種榮辱得喪、欣戚喜懼、世俗情態無能干撓此心，直是其介如石，一切應酧皆是真心作用，方可以言尚行。此念篤切，方可以言立志。朋友講習，所貴觀省覺察，謙虚受益，究極病源，痛自刮磨，庶幾所謂麗澤兑者。不如是，則所志所行皆爲苟道，而凡嘵嘵想度、争較於異同之辨，皆不免爲自暴自棄者也。

僕悠悠歲月，學道無成，病正坐此。仰承傾教，輒以所自悔恨者奉復，庶幾相與共勉此學，不負初志耳。

答萬五溪

比奉書，知前此短牘已徹尊覽，且有取於鄙說，而獎誘其進。某無似，豈敢望執事之訓哉？每自念古人之學，以自慊爲至，以毋自欺爲功，然反而求之，未能圓融澄徹，快足於心，只是爲知識聞見以後習染迷蔽。雖覺其非，只在迷蔽中刮磨洗濯，如何會得潔淨？若能反本窮源，覺悟初心，不涉聲臭，不屬思爲，競競業業，自强不息，方是一塵不染、萬化從出之門。而力不逮心，終未知所濟。高明以爲如何？

答霍渭厓

承示復湛甘泉先生書，謂「《春秋》書『春王正月』，實創制垂憲，前古無此書法，蓋孔子作之也。聖人力量與衆不同，堯舜禪讓，湯武放伐，孔子立教垂憲，皆常事也」。盥手莊誦，無任悚惕。自學術不明，人多依違苟且於俗情世態之間，詭詞飾行，曲遂其私，既非聖人心術，又焉知聖人力量？仰承來教，真所謂震雷驚霆，警世聾聵，非但依經闡義而已。所引證周人改子月爲歲首，而不以子月爲正月，《春秋》書王正爲寅正，而非以夏時冠周月，反復詳盡，覺我未悟。然徐而思之，猶有未盡領略者。

經書「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冰」、「僖公十年冬大雨雪」、「成公十年二月無冰」，皆紀異也。周不改月，則冬之雨雪、春之無冰固其常候矣，而何足爲異？《元史》授時曆法，上推往古，下驗方來。考《左傳》所載日南至者三：獻公十五年，僖公五年，昭公二十年。皆正月朔，則皆改月也。以曆法推之，皆合經書。日食三十六，以改月推之，合者十七，先一月者六，失閏也，先兩月者二，再失閏也。若不改月，則

惟再失閏者兩月可合，而其餘皆不合矣，豈曆法盡繆乎？古今制度，雖時異世殊，然朝會大事必於歲首。經書公即位者八，其七皆在元年正月，周不改月，而以子月首歲，❶則即位當在冬十有一月。孔子書「王正」爲「寅正」，豈取子月之事而繫之寅月乎？凡此數端，嘗稽訂紬繹，竟未融會。

某又別有疑義，并附請教。今傳經者，發褒貶之説，立正變之例，竊惟聖人作經以立教，其所褒必其可以爲後世訓者，其所貶必其大本足觀而小節未盡者。《春秋》載五伯之事，莫盛於桓文。桓文蓋無父無君之尤，亂臣賊子之魁，其行事之可稱者，猶不免假仁濟私，爲三王之罪人，而何足褒之以爲訓？夫亂臣賊子、無君無父，則大本已失，亦奚待事事而貶之？今考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晉文之命，秦穆之誓，衛武《抑戒》、《賓筵》之詩，皆可以爲訓者，則筆之於《書》，取之於《雅》，而葵丘五命、首止盟辭皆削而不録，聖人之情殆可見矣。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凡今之所詳，皆孔子之所不欲道而傳者也。孔子不欲傳之，懼滋亂賊之惡，後人顧繁衍增益，以爲《春秋》之義如是，或者其未然乎？夫亂臣賊子之所爲，泯而不傳；猶懼其傳，直斥其無足道，不足置褒貶於其間；猶懼人之喜談而樂道之，若不正其本，而徒取其彼善於此者，而是非曲直加焉，亂臣賊子將有所藉口矣！故某竊以爲詳載其事爲萬世訓者，《書》、《詩》之旨；盡削其迹示萬世戒者，《春秋》之義也。高明以爲如何？

某不敏，竊有志師友講習之益，而荏苒歲月，未諧素心，仰惟高明振斯文以覺來學。伏惟不鄙，俯賜啓迪，幸甚幸甚。

❶「首歲」，隆慶三年文選本作「爲歲首」。

寄羅念菴

久缺脩候，殊歉。《大學》言致知之功，毋自欺而已矣，吾輩皆知此義，然而未能不傅於意見也。當其意見所及，雖古訓格言，或反以附成其蔽。惟有親師取友，日琢月磨，庶幾蔽徹而疑亡耳。然無緣促席，奈何！欽之諸友，想時相聚，講習之益，便中不吝見教，幸甚。

寄沈石山

久不奉瞻色笑，然能知執事進德無已者，真根必發，真源必達，不可遏也。學之大患，在立志不真，凡心洗滌不浄，卻將一種道義見解脩補破漏，彌縫缺失，心體真善真惡忽而不察，卻莽莽蕩蕩，揣料談説，以自附於慎思、明辨者。此等學問，縱是日積月累，終不能凝結聖胎，到得堅定成熟，亦只是光飾凡夫而已。比來深覺前非，方圖改悔，更望石山有以教之。

答確齋兄軾

曰諧姪齎至手教，體認真切，進脩不懈，甚感甚幸。所惜隔遠，無緣披對耳。

去惡爲善，自是格物致知真實功夫，《大學》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毋自欺」而恒「自慊」者也。然而惡惡臭、好好色，豈有意乎其中，而曰好色必好、惡臭必惡？惟有感乎外，而好惡自應之，蓋良知之靈如此。去惡爲善者，亦若是而已矣，其要只在慎獨，非意之也。諸兄言「去惡爲善者，滯於有心」，殆亦爲滯於有心者而發，非必謂去惡爲善者皆滯於有心也。滯於有心，則與惡惡臭、好好色者異，不得謂之良知，亦不謂之誠矣。孩提之愛親者，良知也，而亦有惡怒其親者，則不可謂之良。孟子之言，蓋謂良知

自孩提而已有，以見知之本良，非謂孩提所發無非良知而無復不良者也。良知自孩提而已有，故人皆可用其致知之功；然自孩提所發，已有不良者矣，故人不可不用致知之功。此聖賢教學之意也。曾點之狂，蓋其心無私累，不爲利害毁譽所局，不爲信果適莫所繫，庶乎得其本心矣，然無聖人戰競惕勵之功，故未免少失之肆，所謂「罔念作狂」者也。若其克念，則作聖矣。故狂者，聖之基。若今之學者，則未免以蕩爲肆，而所謂戰競惕勵者，又未免局於利害毁譽，繫於信果適莫，亦非廓然大公之學也。

匆遽占復，不盡欲言，惟實用其力，久當得之。

寄王龍溪

頃聞訪道吴門，遠想仙踪飄然，自恨宿無靈骨，不得陪奉言笑。浮漚身世，閃電光陰，眼中色色種種，豈有一毫干涉？凡情不能割舍，真是自愚自累。即今斷塞多岐，蹉踏實地，深思猛省，縝密精專，庶幾不負尊教耳。

程松溪到數日矣，約遲遲迎心齋、荆川枉教，弟恐心齋有老親，荆川不肯入鬧塲耳。南玄亦約相過，然世緣未盡，但能作倏忽遊。駑馬淖地，幸兄徹骨一鞭也。

二

中離此來，且得與諸兄翺翔台蕩，收拾精神，完養性命，了此一大事。此日不再，此會難得，蓋僕今而後悔之晚矣。十月間想同過金陵，附近同志諸兄期於牛首、燕磯，弟恐不能久居。中離來時，當别作期會也。

老師《年譜》，宜乘時脩集。然前輩脩譜自有法度，須相倣效，不可自出意見。譜無法，言無文，其傳必不遠。成稿幸商訂入刻，

未可草草也。

　廬陵作宰數月，真可使民無訟，昨略節序入未盡事情。江西之變，獻俘北上，蓋恐西北撤備，東南耗財，倘患出意外，幾不可測，直欲止親征，爲社稷計。逆知上意必怒，諸奸黨必讒，而不暇顧也。親行以當之，又先題知以杜諸奸之口，中間遣回旗牌，不奉大將軍鈞帖，皆有曲折。得宸濠賂餽要津簿籍，立命焚之。江彬欲假此有所羅織，以大將軍牌遣中貴十數輩來詰，遇諸鎮江，氣勢洶洶，諭以禍福，曉之義理，其人羅拜而去。竟以此爲諸奸所沮，不得見上。初欲乘機遘會，撥亂反正，竟亦不得行矣。此二事，諸兄當有能聽其詳者，以無可憑証，未及序入，幸商確何如也。

　紀講學一事，所貴簡要包括。《孟子》七篇有發明宗旨處，有辨析異端處，❶即此便可爲法。向見《象山譜》亦略得之，猶有未盡。諸兄細加裁教，當不爲苟作也。

答方三河

　政、學本非二事。學以求盡其心，故真誠惻怛充周徧滿。其臨民也，生養安全，非以市恩；懲責督罰，非以示威。其與人也，遠而不携，邇而不褻，非以用知；恭而有禮，非以納交；嚴而不怒，非以寡怨；毀譽不驚，利害不怵，非以作氣，無所不盡其心而已矣。

　執事之高明，茲固不俟瑣贅，然平日相與規切之義，舍是無所自盡者。高明以爲何如？

二

　執事謙光下問，雖邂逅傾蓋者猶感盛意，況素辱相信、相愛如鄙人者乎？

❶「析」，隆慶三年文選本作「折」。

嘗聞古之君子視民如傷，故能愛；用財如己出，故能節；見不善而内自省，故能恕；心如太虚，利害毁譽如浮雲，故能應。常應常定，故動罔不當，此非戒懼謹獨、精一之至者未易言也。疇昔相與切磋此道，今執事對局臨境，正受用得力之地，千萬慎重，千萬慎重！百凡惟稽故事，順民情，大度長才，遊刃其間自有餘地。

承愛念之厚，恨未即傾倒，然皆執事素諳熟習，復瀆言之，譬之勸加餐者不能别具異品。惟俯鑒，幸甚。

三

手翰諄諄問道於盲，摸索之見，敢不自盡？

夫人本有真誠惻怛之心，故能脩愷弟之政，而民受其福。心有不誠，則雖文章數度周詳縝密，猶未免爲徒法，而況未必能周詳縝密者也？故君子之學，莫大於立誠。凡榮辱得喪之交錯乎外而感乎其中者，如冰入湯，如雲過虚，堅凝静定，無所妄動，然後爲能誠。是故根心生色，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否則，種種作爲，或生於榮名功利、較計論量之私，心勞日拙，無以結民心而終成善治矣。

纖息幾微之間，執事蓋已洞察，惟日精日一，區區之望。

寄聶雙江

近日知學者頗多，但未見有志向精專，若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然者。種種世緣割舍不斷，假饒玄覽超見，終成虚想。《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功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緣得定、静、安固？便將見前酬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此某之所深悔而痛懲者，惟執事有以教之。

答王在菴

承翰貺，慰浣之劇。所示莊子語，足知吾兄簿書倥偬，而好學不懈若此。莊子雖未能無蔽，要從自己實踐中立言。吾輩因其言以求入，種種嗜欲不全放下，終難湊泊，直須胸中打疊潔浄，不著古人一語而心心相契，乃是吾輩真實命根。此孔子所以欲無言者也。近覺學之不進，皆由談説想像，縻費實踐功夫，每一思之，真是耳熱汗下。良朋日遠，何以教我？

寄季彭山

敝府多有志之士，然講習既久，似頗有以見解爲實際者。尋常談説道理，非不了了，至於當機對境，猶未免一轉兩折，不得覿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稍作障礙也哉？東廓諸兄相與切磋於下，執事倡之於上，多士之幸，吾道之慶也。

二

頃承翰教，有未了然者，不能一一，姑俟面請。執事意惟恐學者淪虛墮空，甚盛心也。然救人之偏，而自己栽根立命處未免微有繫著，則亦將有浸潰滋蔓而不自覺者。細讀尊教，語意中已微似有之。執事功夫日精，當不俟贅。

吾輩今日之學，直當如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己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浄心地上專精畢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明當還南，浣承傾沃。

寄唐荆川

執事才識、節操卓然足以名世，乃盡棄

所有，從事於道，舍世之所謂醇醲炫耀，而樂其所謂淡泊寂寞者，誠古之大勇，末代英豪不足言矣。日來匆匆爲别，自後與龍溪聚處，未嘗不念，未嘗不慨然也。

孔子之德，皜皜難尚，然而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其洗滌、煅煉豈一朝一夕之故？雖其精一之功非夷所及，然而助發精采、取諸人者亦多矣。吾輩以中人之資，仰賴高賢匡弼，而音容疏遠，無緣取善受益，若之何其能盡削浮華、長養真機也？夏秋間能惠然命駕，竚聞至教，虚懷以俟。

二

頃承手翰，真意藹然。中間下問數語，皆毫釐千里之辯，警發良多。僕近始深覺億想穎悟爲道之障，非痛自洗刮，欲求真心實智終不可得。《大學》言「知止而後能定、静、安、慮」，「止」之一字，須是真心承當乃有根基。方猛省痛懲，旁求夾輔，而龍溪忽又别去。如荆川不鄙其愚，時惠教言以振頽墮，千萬之祝。

寄何善山、黄洛村

近得與龍溪同宿數時，頓覺舊習之非。大抵此心未到澄瑩精純，便起種種作用、言説，認爲真機活潑，不知裏許盡是安排布置，種種作用皆爲粉飾，種種言説皆爲戲論。今須直下了徹，始有進步處也。龍溪直是學問透徹，直是善煅煉人，相與切磋，直是心心相契，更無許多逢迎遷就、門面搯數，誠吾輩所不及。然亦不敢自諉，而不自盡也。

寄徐少湖

士夫自浙來，領面談者，知吾兄職事所繫，亦煞有難處。道之不明，人人蔽於所私，是非愛憎靡有所定，病目眩蒼黄，俚耳混雅

鄭，何足怪也？故君子立身於毀譽利害之外，而寂然無所用其心，種種施爲，如身之飽煖寒燠，必求自慊而後已。故獨立而不懼，競趨而不狗，群而訕之而不自信，群而讙之而不自廢，所望於吾兄者如此，吾兄之所以自待者亦如此，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堅志熟仁爲大受遠到之地，千萬自愛！

寄呂涇野

近於邸報中獲覩奏略。末世守官君子，多依違於簡陋之政，縱人自便，以苟寬大之譽。法度且無所持循，而況善教之入人乎？六館諸生改觀易聽，此其漸矣。昔陽城先生一言而多士興孝，信在言前之效大率如此，欣忭欣忭。

經筵勸講，近復何如？「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念之悚然。微執事，復誰望也？

答戚南玄

虛懷之教，非某所及，然不敢不自勉也。古之人富貴利達、名勢紛華淡然不入於其心，其學之所至，至於見善則遷，聞過則喜。然孟子以爲猶有大焉者，謂其遷善改過，猶未免以己與之也。夫遷善改過，以己與之，猶未足以爲大，況如某者？富貴利達，雖未如世之沉溺，而幾微隱約，猶有未能忘情者。其遷善改過，所謂泥裏洗土塊，何足以與於古人之虛懷者耶？近得與龍溪切磋，而後知猛省欲根，澄潔心源。仰冀惠然枉教，庶幾有寸進耳。

答敖純之

承純之手書，慨然欲脱去舊習，期於斯道一日千里，甚幸甚幸。中間推許太甚，殆過於相信愛而不知其惡，然敢不自勉以副盛

意？所惜往時相聚，未嘗直從心地真切砥礪，拔去私邪，而徒口吻談説，未有定静安慮之實，則區區自誑、誑人，負諸君多矣，雖悔何及？

來書謂：「天下事理，本諸吾心而自足。君子之學，求其放心而已。」此數語者，真聖學要旨。又謂：「素性喜静，人事、職業兩并，殊覺此心未有脱然之時。」此殆用功未精，未得真静故也。人心本静，只緣名利兩端，變出種種得喪利害、榮辱毁譽、貪愛憎嫌、詘迫苦惱之私。君子學以致道，誠有「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志，一切情欲真如解枷脱鎖，此心真是其介如石。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百端作用，皆是真心發見，不染私邪，方是求其放心，方是真静。故灑掃應對，莫非實學；造次顛沛，莫非樂境。人事、職業，自能坦蕩蕩矣。不然，未免徒爲戚戚，流浪光陰。願純之努力自愛，無若僕之時過而悔也。

寄横溪弟

前答渭厓書，曾爲轉致否？意雖直致，而詞亦婉曲，但恐高見已定，舍己從人爲難耳。近與王龍溪信宿山寺，頓覺舊習之非。私意不浄，種種作用雖未必苟同流俗，然毁譽利害、得喪窮通，終未免沾帶不了。譬之煎銀，不起金花，終非足色也。諸友書來，皆道賢弟不替初志，甚慰甚慰。俗緣易染，光陰不待，萬萬努力，萬萬自愛！

寄錢緒山

近得與龍溪兄聚處，盡覺舊習之非。此心未到精瑩澄徹，種種識鑒運用，總是自私用智，總是浮飾，始信静專動直，静翕動闢，心體本是如此。未能充實，必無光輝，分毫假借不得。自今勉力，儻有進步處，幸吾兄

惠教之。

答歐夢舉

泉翁三言之教，執事推衍其義累數百言，體究精詳，發明透徹，深服才識超邁。然區區之私，不欲以是爲有道者頌也。聖門之學，以德行爲務，纔涉訓詁便落第二義。德行者，根心生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謂實體。學者於此心善利之間，毋自欺而常自慊，以致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實，是謂實功。自古聖賢反復闡明，無非此事。然自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猶爲影響，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執事之學，已得其大者，然此等處更願詳察，庶幾精專瑩潔耳。

二

來書惓惓下問以先儒居敬窮理、克己反躬之言，《中庸》學、問、思、辨、篤行之訓，足知執事謙虚受益，而所以啓教僕者亦不淺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孔子傳《易》之説。窮理者，盡性至命之功也。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命者，性之原；性者，理之體；理者，性之理。離性，則無從求所謂理者。但不知窮之之功，將何如作用，便可以盡性至命？若如後世所謂先窮理而後盡性，恐非惟與聖門窮理之功作用不同，而所謂理字恐亦未有着落也。學、問、思、辨、行，皆誠之者，所以明善。善者，人心天命之本然，即所謂性，即所謂理，而非博學則無以明之，故君子「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學者，學其所不能，學而能之而後已也。聖

人所能者安在，吾輩所不能者安在，如何可以學而能之？ 讀書、考古，皆問辨之事。知學，則問、辨、思始有根據，不至於泛問遠思、勞而無功者矣。孔門以不求安飽、敏事慎言爲好學。門人之好學，莫如顔子「不遷怒、貳過」。「非禮勿視、聽、言、動」，其功也，是故可以時時習之。若後世所謂學，與聖門時習之旨卻恐未相脗合。凡此皆僕所疑，而欲以請教者。

使旋，適倦且病，草略不暇脩辭，惟執事求之言意之外。有以見教，幸甚。

寄劉晴川

某近來始覺從前學力疏繆，種種作用盡非精實，一切私邪往往弄奇作怪。視世之不學者，雖發念有粗細，轉念有遲疾，其爲未得真根、真種則一而已。向時以爲功夫未熟所致，自今觀之，根種不真，縱糞多力勤，終爲莠稗，直須洗骨滌髓，庶復天元一氣耳。吾兄此行，得與中離諸兄真切砥礪，幸推新得以沃鄙吝，千萬之望。

答薛中離

久別，稀聞教言，忽承手翰，喜可知也。某近來始覺師友離索，工夫疏繆。私邪削剥不盡，便起種種作用，總非真體；精神活潑，盡是浮心習氣依附知見，自謂圓通順應，而不知所喪多矣。今當盡削知解，再復渾淪，庶幾可望充實耳。

新録見教，多所警發，意既精真，詞亦明達，殆所謂有德、有言者耶！ 間覺有未圓融處，恐是鈍根省悟不及。然梅子黄熟，中邊皆甜，間有酸澁，終不失爲真梅也。龍溪有天真之約，專望一來。某非久圖南還，當相從以卒歲耳。

二

承手教，鑿鑿精確，皆從實際裡地説法，非可以虛見領受也，敬服膺矣。天之真精，聚而成人；人之真精，變化而出萬事。此中豈容攙和得？乃今種種攙和，種種虛假，天真日以斲剥。夫積習之污，非積習莫之能去。所望交相警發，交相薰染，隔壁交談固不如覿面真參也。承有意枉教，敬遣奉迓。塵網羈絡，不能擺脱，相就牛首、燕磯之間，坐待傾沃耳。

三

奉别且十年，真朋離索，所與講習者，彼此根脚不實，精神虛泛，意氣浮動，漫濫相扇，淪胥以溺。去歲龍溪相處逾月，始覺舊習之非。新春移居道院，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實。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生産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蔽，種種談仁説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真志真功，不容以虛見虛説湊合此語也。諸友相與者，亦有數輩漸造真實。悔舊啚新，乃知成己成物實是一事，從前誤己誤人，悔之已晚，惟兄不棄而教之。承文旆抵浙，即遣書到天真，尋訪不得，復以書還。此會可謂樂事無涯，所願諸兄不護己私，不執己是，虛心開懷，相薰相摩，不枉此百年勝事也。

《年譜》當及時成稿，須用考亭、象山二譜作樣，大書分註各有法度。略摘書疏中語，須文簡意盡，於道有足發明，使人不必求全文而大端已自可見乃善。門生似不必附入，前輩無此譜例，且恐同志或生諍論，無益有損。種種神異，似亦可删，無已，則别爲《紀異録》乎？然聖人所不語者，何爲割捨

不得也？譜中已稍附鄙見，隨處批註，尚俟尊裁。

答聶子安

聞邇來上下相信，足見明善誠身之實政，自此順而易矣。然君子之心不爲順遷，不爲逆移，不爲難沮，不爲易肆，惟自己真誠惻怛之心，未充滿處日求充滿，未精純處日求精純。少有順逆難易之見，即未免流入彌縫粉飾。子安於此幾微之際想已洞察，辱素愛，聊致無虞之警耳。

答甘泉先生

近日士夫論致良知之學，往往補良能一語，以爲良知猶有未盡，某竊疑之，乃不知本先生云爾也。然《大學》只言致知，不言致能；孟子亦只言知愛、知敬，而不言能。鄙意能知愛、知敬，即是能致此知，即是成能，即此是學。而問、思、辨者，問、思、辨此學而已；勿忘、勿助者，勿忘、勿助於此學而已。不知先生尊意以爲何如？

二

倏忽間，蒼狗白衣之變如此。太虛無體，豈以絪緼蕩汩於外者爲損益哉？聞暫住維揚，疏且再上。士夫之論，或謂因人言引決，疑於激，未奉温旨，疑於望，或謂鳳山之決，衆所高也。然某以爲聖賢求無疑於其心而已矣。道非高，世亦豈以爲高者？樂行憂違，公固有確乎不拔者在，淺學不足與知也。

唯是數歲間，公在兩都，一時志道之士，如偏裨士卒，望大將旗鼓邁往直前，其氣百倍。公得歸計，衆人能無失望乎？然道之不明，正爲勢利塲中，學者植根不固，搖奪種種，未有深造自得之實。公歸卧煙霞，四方

來學，不見異物而遷於斯道，豈曰小補之者？西樵大科之麓，築堵支茆，隨地皆可。某不能負畚先行，然而荷蕢從公，固所願也。

答友人

昨承教，未便裁答，謂當面悉，竟以冗奪未遂參承，奈何？

近日朋儕中，莫不知有致良知之學，然須識取良知着落，則致知功夫始更精切。不然，未免攙和兼搭，只到門外不到門内也。孟子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又引孩提之童作箇樣子，已是大段分曉了，而學者往往識取未真，則亦不可不察其蔽之所在。

來教謂：「致便是本體，本體果時時存，即是致。學者只致，不必理會本體。」反復此語，良知二字似未見着落。孟子言：「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若識取赤子之心，而曰此心時時存即是不失，則可矣。若曰不失即是赤子之心，卻恐別有説也。如何如何？

答洪峻之

往歲京師之會，峻之志懇意篤，警發僕者不少，愧未有以相益也。比來方覺少進，冀峻之亦更精明，而彼此相違，無緣頃刻披對，少効切磋，徒耿耿耳。

致知之説，近來講論益詳，然見解不可以爲真知，揣料不可以爲實際，一切俗情斬截不浄，良知未到圓融瑩徹，未能自快自足，而徒於一事之間、一隙之明，以爲物格知至，其爲自欺大矣！朋友中幸以此意默相規勉，亦輔仁之道也。

鹽法想既有次第。其大者僕所未知，第聞掣放貴有時，貴有定数，節量遲速使不至壅滯斷絶，自然無甚賤甚貴之患，商民兩便而趨者衆矣。此唐劉晏之意，而前輩行之亦有明驗者。尊意以爲何如？

二

來諭「今日之學，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更無別法」，誠然誠然。蓋昔者曾子之戒懼也，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真是生死所關，一步蹉跌便喪身失命。故不待强其心以戒懼，而自有不容已者，志切故也。今學者視其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則其從事於戒懼，亦未免或作或輟，乍斷乍續，就其作而能續之時，亦未必能如臨深、履薄之真，則志不切故也。凡今從事於學而不能日新，只可責志。志微且眇，而分奪之者甚大且衆，蓋有浸漬攙和而不自知者。峻之特立之志，僕所不及，第未知戒懼之功猶有作輟斷續否？儻未免焉，則所謂未能如臨深、履薄之真者，隱微之際不可不深察也。

答蔡可泉

企望日久，知執事拳拳於僕，猶僕之拳拳於執事也。正喜密邇，而濫叨新除，又將北趨。行且啚南，第恐執事復北召也。相求之殷，而相遇之疏，能無慨耶？朋友薰陶之益，卒未易得。公餘且可稍親簡册，亦足以發，更望時時進庠校諸生一講，匡輔他人，亦以自輔。然須彼此俱有忠信進德之心，乃能有益。不然，談道説理，只是時文套子也。

二

僧寺之别，忽忽餘年。近來無大長益，惟是志益加切，身心病痛一一檢點，不肯放過。大抵學不知病，則洗濯無由，妙詣玄談總來無益，故曰：「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强。」執事何以教之？

寄曾宗堯

聞尊翁之訃時，方請告，謂必歸山撫棺一哭，以泄深哀，而竟不果。欲作書相慰，憒悶不能爲言。比承手翰，有淚潸然。同輩零落如此，縱得歸，誰與優游？況康强者且不得其壽，孱弱者又可望悠長哉？葬宅固須佳山，然不可用計、用數。强所難求，取非其有，非惟損德，抑且速禍。侍旁善自怡愉以悦慈顔，諸弟慎擇師友，毋使狎比匪人，啓家門將來之釁。

學問一事，吾輩今日至切至要。然致知之説，口耳流傳以爲常談，求立志果確，真能毋自欺而求自慊，亦鮮矣！所以精神心術未見轉移，但於外面事爲上彌縫補綴，把捉不定，遂以墮落，反借説以文之，其爲自欺也，亦甚矣！相知中幸默以此意相規，然須含蓄優柔，不可責人太備。若自處，則絲毫不可放過也。

還山非久，諸遲面既。

答谷龍崖

來諭奬借過甚，非所敢當，殆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耶？則不敢不勉矣。

爲學爲官，本非二事。子夏事文學，故有仕優、學優之説。孔門學求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終始典學而造次不違，此豈非執事所反求而自得之者耶？人情世故固有難處者，然君子「匹夫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不愛其身而求躋斯民於安養生全。一切勞逸、安危、毁譽、利害皆不暇顧，而何人情世故之爲慮也？凡以人情世故難處爲慮者，恐不忍之心尚未能真切懇至而然。苟真切懇至，則凡危懼毁辱皆所以自盡其心，固未有安心快意，而能躋斯民於生養安全者也。執事以爲何如？

寄孫蒙泉

徐德深行，曾致書并附棲溪手卷，想已覽存。家兄按部還，知曾相接，初頗動意，徐遂釋然矣。事上官，固不必趨媚以爲恭，然孔子誾誾侃侃，自有其度，色勃足躩，亦非苟焉而已。蒙泉以爲何如？

舍親劉掌教書，報知蒙泉鋭意興學，斯文之幸也。僕近覺人心良知誠不可昧，鼓舞作興亦不在急，惟出之以誠，直從精神心術斡旋轉移，優游涵泳，久自得益。因思前此虚談泛説，自己未有道學、自脩、恂慄、威儀之實，而徒以意氣語言動人，使有志者習高談而騖外，無志者疑實行而生厭，誤己誤人，罪不可逭。近方深悔痛艾，日征月邁，但有懍然。蒙泉何以教之？

寄汪道甫

去歲聞遭變，士夫莫不懷忿含懟。小醜逞凶，毒辱衣冠至此，人人欲得而甘心焉。徐觀事勢，爲道甫深遠慮，乃皆自解化，謂「迫困獸而激之鬬，反致自戕」，此皆愛道甫厚者乃有是言。其他休戚不相關者，則皆漫然洶洶忿懟而已。

有苗負固，益贊禹以謙受，而道舜之事。夫舜何罪可引？何慝可負？以爲毫髮有所未盡，猶可自致其力，不必責之人也。父子兄弟免后世喋血禁庭之慘，蓋謙損之益、仁義之利如此。道甫憂不如舜而已矣，彼罪惡貫盈，天誅固不能逃，道甫何患焉？人惟不見未形之禍，故亢而有悔，故智者不窮忿以及身，仁者不固敵以危己。道甫鑒古達今，區區之言，或有合乎？

寄江尚賓

石玉溪、蔡可泉以公事寓此，因與松溪兄數下榻鹿亭、翠菴諸處。諸公猛進虚受，皆不可及，但不殺慚負爲多耳。大抵精神滲漏，意氣發揚，則不得歸一沉著，有欲罷不能之勢。千頃之水，漫流滿地，則悠揚散渙；歸之一渠，可以轉石，此致一之驗也。想尚賓于此，必有獨覺其進者矣。

答項甌東

披讀條約，躍然以喜，喜故人有善政，舊民得所庇也。中間數端，往往鄙意所及，殆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耶？ 鋭意興學，尤是切務。道不遠人，童子可喻而知，然須學者立志真實，真從精神心術轉移變動，乃能深造自得。某從前空談漫説，未有至誠動人，兩下虚負，念之惘然。根心生色，大畏民志，非執事，吾誰望也？

承諭相國之云，某豈足以辱執事之薦？豈足以辱相國之知？ 執事蔽于所愛，不知其惡。某雖欲欺人，寧能自欺也耶？ 君子之學得其本心，寂無聲臭，若赤子之初；種種毁譽利害，若無所聞；一切可憂可懼、可驚可愕之變，若寒暑晦明之固然，無所怵于其中，然後庶幾古人膽大心小之云，然後可以任重致遠。如某者，何足以辱執事之薦、相國之知也？ 第恐相國之意，異乎某所以自期，執事愛深望切，遂謂其果如所期，而不察其所至者也。感荷盛德，莫知所云，惟日俛焉以求其至，抑亦期執事共至乎是，庶以爲報而已矣！

答劉生

堯舜之學，只是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孔孟求仁、養性，同此道也。當時雖有多識

立言之士，上焉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其次猶知有本原，以此事爲傍門。漢唐以來，豎起作正門正路，而精一之學遂衍爲講説矣。今日迷蔽良知，妨廢格物之實，莫此爲甚。辭而闢之，而後可以適道。每與友朋談此，往往安於所習，惑而不信，亦其未有真造於道之志然也。

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　内集三

書始嘉靖戊戌至乙巳

答季彭山

承示惕龍諸説，僅讀一二過，諸生轉相傳觀，併其本亡之。尊意慮今之爲學者淪於空寂，甚盛惠也。夫良知常寂常感、無爲而無不爲，淪空執有要皆失真，慮之誠是也。第未知執事蓋常淪於泱漭虚蕩，識其病而亟反之，故爲是誡耶？抑亦逆料其必至於是，而預誡之也？今之學士，僕未見其能盡除情欲之累，而入於空寂者也。若其誕蕩不羈，則是志未篤切，縱恣自是，恐未可以此爲淪虚之似。至於執有而不化者，則居然可見矣，執事其何以救之？

二

往歲，朋友喜聽吾丈敷析經義，然亦有以是病吾丈者。僕竊意喜者固未爲得，而病者亦復失之。

吾丈講經，本是發明此學，使人知所用力，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日進於道，非但爲經書添註脚、立新論，以資學者談説、助其文詞已也。而學者乃以爲談説、文詞之資，如是而喜，則已舛矣。有志實踐者，所貴問辨討論，明是非善惡之實，無狥偏見，無蔽曲説，然後可以造道。以講經爲病，則將任胸臆之所裁，幾何不狥於所蔽，而去道愈遠耶？此僕所謂喜者固未爲得，而病者亦復失之者也。然吾丈於經義，自童年時已能深思默悟，有出於舉業之外者。既知學脉，引

仲觸長，精研妙詣，所自得者益多。然則精神之所流注，恐未免習心根據其中，將有潛滋密蔓，爲廓然大公之累而不自覺者，亦未可以爲小小疵病而不之察也。吾丈臨政處事，光明磊落，自是學力所到，至於時以才氣智識攙和，未能純是性靈作用，或亦緣此。

堂下之言，不足以仰契高明，聊效芹曝之私，亦渴欲聞教，庶以來吾丈之盡言云耳。

答張紹中

僕之學，何足以爲人師？而紹中撝謙執下，僕亦冒然當之不辭，以紹中真切懇到之意，不可虛且不可逆也。夫學莫大於真切懇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真切懇到故也。「朝聞道，夕死可矣」，真切懇到故也。悠悠虛度，言行不相顧，表裏不如一，則不能真切懇到之爲病耳。紹中寬裕溫柔，仁者之度，而或者謂宜濟之以發强剛毅，鄙意以爲只真切懇到致其良知，則自然弘毅，足以勝重任而遠到矣。惟紹中念之。

答嚴節推

先儒論人之不幸，以無耻與不聞過爲大。夫過未易聞，雖有告者，未必能盡。古之聖人設誹謗之木，欲盡聞過而已。故謗者，聖賢之所幸。至於聞譽則惕然如負芒坐針，以爲未能無一毫之不稱也，知耻故也。僕每當毀譽之際亦自動心，但提起此意，便覺有進步處。此未足爲執事道，聊效進脩之助耳。

今人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寮寀之間，欲求一德一心，傾竭肺腑，豈可多得？但在我者，坦然蕩蕩，如天包海涵，使皆囿于其中，則莫不樂爲我盡。凡易之道，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亦其常也。

二

來書「恣喜怒、播威福」之說，足知哀矜惻怛，異乎深文巧詆者也。斯民何幸，斯民何幸！萬事皆本於心，凡法官心刻則法刻，心恕則法恕，心精法精，心粗法粗。推之，又不但用法爲然，故心學不可斯須離也。然今世有志者少，志純潔凝定者尤少。執事之志卓立如是，更加純潔，更加凝定。前書所謂「未發以前氣象」，有不思而得，不言而信者矣。

答王仁仲

往時承面談，似謂政事繁冗，不得專意於學。此恐講之未明，或泥於後世之説耶？《大學》之教，只在格物。物者，事也，意之所用爲事。事得其當爲格，不得其當爲不格。當與不當，在獨知欺與不欺之間。故無政非學，無學非政，顧恐志不專確，時或出入。此在仁仲内自鞭策而已，顒望顒望。

二

心無動静，學亦無動静。惟是志向堅定真實，則雖紛紜膠擾，如有柂之舟，縱遇風波摇蕩，一捩便轉矣。用力與静時難易固有不同，然官職既脱謝不得，且須隨分如此。若待静而學，則虚靡歲月多矣。高明以爲如何？各以事牽，未及款承，然此事不在多言，但辨得徹底真心，即無適非道，惟仁仲念之。

寄沈石山

目病尚未愈，幸不加劇耳，然視物猶若隔煙霧，或謂須服硝黄之劑。今屏居寺中，避遠人事，少待病勢如何。静中殊覺滋味深長，乃知從前疏漏多矣。古稱「朝聞、夕死」，

聞道直是抵得一生，拚得一死。吾儕於種種外物，可欲有輕於生者，猶自貪慕，可惡有輕於死者，猶自割捨不得，豈能扎定脚根、立得命脉耶？

寄聶雙江

數年間，吾鄉賴諸公率作，文風大振。今東廓不免一出青原主盟，執事與念菴諸兄有不得辭，而亦吾鄉諸同志之所屬望者也。

親民是心之本體，本體如此，功夫亦合如此。常善救人則無棄人，常善救物則無棄物，所以親之也。棄而不救，救而不善，是亦自棄而已。某每覺與人猶自別擇同異，以此欠真誠惻怛，未能親得在，雖往往自訟，終未造實際。乃知聖凡只差毫釐之間，而相去天壤矣。

周崦山卓然自樹，又能虛己從善，朋儕中所不可及，此來必有相長之益，便間示知之。

二

兩奉書，皆謂兄之謗可以無辨。讀罪案始末，則真有不待辨而明者。君子能以身死天下之事，而後足以成天下之事。設身死天下之事矣，而是非未明，朋讒紛議，又當誰爲辨者？某每當謗議之來，念此輒自悟。來教所謂「氣定乃見本來」，則又有進於此者矣。凡今之謗議者，亦其未見本來而動於氣者耳。氣久自定，則雲開日見，萬象各復其常，有不待一一剖剥者矣。然辨案一出，將使同志之士，知謗議自外，誠有所不可避而亦不必避，益以堅其行法俟命之志。又知好惡不平，能使白黑混淆、是非顛倒如此，益以消其作好作惡之私，則辨案之有益於同志爲不小矣。面承有期，不贅及。

寄吴伯升

書院想已結期，近日諸友精進何如？朋友群居，貴開心相告，虚心相授，乃能有益。古人脩身，如今人業舉。業舉者，欲其中選；脩身者，欲其中道。欲舉業之中選，則必出其所業與朋友商之，一字一句務求極純無疵，而後爲有志於中選者；欲身之中道，則必吐露真心與朋友商之，一念一言務求極純無疵，而後爲有志於道者。近世學者，於舉業亦不肯傾心商量，少被指摘便赧然、憤然，不能堪受，故人亦曲意阿承，相與爲諛而已。至於心之病痛，逾加遮飾掩護，不肯吐露，故見人之過，亦姑與之遮飾掩護，如所謂「恕己量主」者。蓋其心惟恐人之報之以忠告，而自己無所躲避也。此正切要之病，幸相與共戒之。

答戚南玄

賤體外强中乾，老親又久羈宦邸，日切鄉思，《請告疏》儻蒙諸公見亮，是天所以憐不肖者深矣。君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然後爲龍。德未至乎此，遽可自欺自誑，以爲能見能躍者耶？

昨心齋過此，極承砥礪之益，亦恨不得南玄同會，約待僕行時復來。南玄不能過金陵，不妨同遊於金、焦之間，款承傾竭，庶愜夙心耳。龍溪歸自白馬，備言南玄愈加平實沉默，真能退藏於密者。此外又更有密意乎？

答林子仁

承諭「本性自然，合下便是，不容人力，直指真際」，啓我多矣。古人所以兢兢業業，終日對越在天，文理密察，絲毫不肯放過，正

是此體。所愧僕未有深造自得之實，恐於尊教未免認指爲月，要不敢不自勉耳。亦望執事日精日一，非久合并，沃枯焦而潤之，幸甚幸甚。

答張維時

書至，知得與波石諸君常聚，甚慰。「一真一切真」，此雖佛氏語，然聖學亦不能外也。志向真僞，毫釐之際。精一不二，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不在我。種種外慕，只是不真，一真則萬僞消除矣。惟及時自强不懈，因風有以助我，區區之祝。

答陳盤溪

良知二字，朋友講説日精，求其真實擴充，盡釋塵累，真得赤子未有學問、思索、見解、知識以前純一無僞之心，亦未見有承當得起者。静思厥由，則如某漫談無實，徒以意氣爲諸友倡，欲人務實而反道之虚，過惡滋大矣。乃今循省知懼，入路日見明白，第氣習纏繞，不得了手耳。聞公德學日進，斯文主盟，非公其誰？無由縮地，但有悵仰，幸有以教之。

答友人

明日東行，今日促裝方遽，忽拜翰教，喜慰無量。來教「無自欺」三字，是心學真訣，吾輩正坐自欺耳。人心，赤子之初本自澄静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脱之理。要得脱盡，不如不縛。孟子言良知，是指赤子之心；《大學》言致知，亦是完全赤子之心。吾輩旦晝所爲，多是牿亡，而徒想像心體，展轉話言，自欺莫甚歟！某歸來應俗，始知學力未至，嗣此當别求實地穩步，惟兄教之。

寄王遵巖

過杭，讀執事《天真祭文》，棄故如蜕，向道若趨，非振古豪傑，何以有此？過省，適旌旆東巡，無緣披對以卒所請，歉歉何如？同仁諸友，賴數公相與匡輔振作，精采一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説爲問辨，以億度爲思睿，以把捉爲躬行，與真志作用尚隔一層。執事道義先覺，幸有以警發之也。

答魏莊渠

向承示《六書精藴》，首卷數十字發明古學，皆平日所嘗聞教，意思精到渾成，不假安排，嘉惠多矣。第其他未緣遍觀盡識。竊意古人制字本少，後來增廣日多，作者未必皆有至德，所作未必皆根至理，今欲一一發明，以意逆志，恐未能盡如首卷數十字之渾成無瑕也，故鄙意以爲此書不必盡備。執事推自得之實以淑諸人，莫如别爲論著，如《體仁説》等，指示學脉，開闢路徑，使人實踐而深造之。要之，此心此理，自可俟後聖於百世。縱使前聖之精，制字以示後聖之藴，不必因字以發，亦未爲不可。尊意如何？

某困學無聞，唯是粗浮病痛，日漸體察明白，乃知真根真命之學，誠不容鹵莽滅裂、聲音笑貌爲也。執事不棄愚陋，有以教之。

寄横溪弟

常州不得會荆川，乃緒山亦先過二日矣。王龍溪信宿而别，從前過失更煅煉一番。大抵學不必過求精微，但粗重私意斷除不浄，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脚可劄定得，安望其有成也？願與賢弟共相鞭策，時光不待人矣！

答王湛塘

近來學者心口相違，固多有之，然教衰道微，苟有一念相尋，已是難得。其間賢、不肖固當有辨，然亦須并包兼容，有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之意，所謂「常善救人，則無棄人」。不然，則自戕自賊，未如之何。雖惡絶之，亦無益耳。執事以爲如何？

奉甘泉先生

數年間，雖未得朝夕領教，然沾溉所被亦既多矣。郭外之餞，水次之語，且感且佩，誓當無負也。聖門惟顏子不違，曾子一唯，自餘諸子，於夫子皆不能無異同。然則師友之間，固不可以同聲相和爲貴，非分彼我也。而人遂因之有他説，豈所謂癡人前不得説夢耶？某嘗謂朋輩不得因異同生彼我，不得因彼我起異同，然後此道可明。因尊教輒及之，知雲卧之志日切，儻可得遂，某當於白鹿、青原之間，奉迓歸棹也。

答朱芝山

伏承手翰，謂「此學卻是失真，卻難得真實意思」，訓詞精切，感激佩服。但謂「良知無下手得力處，稍得萌芽又被摧折，而況果是萌芽否耶」，此卻恐求良知太深，是以自信而復自疑也。良知即是獨知，顯淺易知，簡易易從。蓋雖童穉愚蒙，獨知未嘗不明；雖放僻邪侈，獨知未嘗不良；雖昏迷蔽昧，獨知未嘗可以自欺。孩提知愛敬，乞人不屑蹴之食，小人見君子而厭然，況學者乎？慎其獨知，日精日明，五常百行皆由此出。苟自欺自迷，則旦晝所爲，牿之反覆，雖其事親從兄，亦「義襲」而已矣。故學問之道，惟此知最真最近，不假强爲，不待遠取，上智下愚皆可持循。吾兄猶謂「無下手得力處」，

何耶？

「夜氣」之説，是爲已斲喪良知者指點端倪，使旦晝有用力處，故曰「好惡與人相近」，言羞惡、是非之知不容泯滅，佳章所謂「非待夜始清」者也。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卻恐茫然無着落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自是老氏宗旨。老氏致虛守静，窈冥玄默。夫杳冥玄默則不可言，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若聖人之學，曰「脩辭立其誠」而已，曰「言顧行，行顧言」而已，曰「言不盡意，不言而信」而已，豈若老氏所得者耶？老氏所得在此，所蔽亦在此，其流爲爲我、爲自私，亦不可不察也。

答陳履賢

履賢資質甚美，志向甚正，惟是求之急迫，是以欲速不達。急迫與立志真切不同，急迫只是私己，反爲不誠。來書所謂：「憤激病重者既自知矣。惟憤激，故不能慮以下人；不能慮以下人，故種種拂亂而矯僞狂妄之譏皆所不免。」夫譏者固不能亮履賢之志，然志既未誠，則固有僞妄在。到此不痛懲僞妄，盡檢點平生大欲，洗濯蕩滌，使德盛禮恭，可以養人於善，而徒委之魔業，付之無可奈何，則終於不誠而已矣！誠則動静合一，細微曲折，心無不到，而亦自脱洒磊落，又焉有牽纏架漏之病？誠則常精常明，又焉有當局則迷、事往則悔之病？履賢欲求深根固本，只在立誠。來書所謂「將虛興認作堅志」，正是以賊爲子。此憤激所從生，而百種病痛所由出也。消此一病，則無適非道，然非師友夾持，恐不能以離索之力消磨得也。

寄徐少湖

頃得聞北江書，知已過浙，想今綵侍歡娱之日久矣，喜與東廓、念菴、荆川諸兄，先

後彙征朝家之慶。第南都失友，江右失所師資，然豈敢以偏而不咸之情，致私憾於盡取也？

功利之習，入人已深。居養於人，猶能潛移默奪，而況群衆相扇成風。以吾兄精明之志、堅定之力，周旋其間，必且化人而不受化。第無虞之戒，諒亦未能忘者。養晦所以順時，然養之云者，養力而使之足，養氣而使之充，養心而使之壯。此中作爲，固未可泰然、晏然而已也。謙虛自牧與獨立不懼，二者固並行不悖，惟兄念之。

寄劉三峰

書院中朋友聚散何如？道學志切，則會友自不容已。然數聚數散，而於身心病痛包藏掩覆，不肯指點洗刷，責善之言不肯虛受，則猶之無會而已矣。古之人去不善，真如惡臭之著鼻，如疾病之在身。志不如是，則亦只是改換念頭，病根依然俱在。如此悠悠蕩蕩，而欲心體瑩徹，是拂浮塵、存積垢，而望鏡之明也。朋友會聚，幸爲致此意。相去千里，無任拳拳。

答曾雙溪

執事與商甫同官于浙，皆有政聲，學問之力不可誣也。然精神須用完固，功夫須是嚴密。近日有志之士，亦有於世情上調停得無病痛，時調上補湊得無缺漏，亦能有益於民。然只是調停世情、補湊時調的心，亦即是調停、補湊的學問。此中多少漏泄，多少放過？須是以真誠惻怛之心，行真誠惻怛之政，然後能内省不疚。想執事正如此，因論輒及之。

答友人問

善者，人心所同好；惡者，人心所同惡。

學者誠能於日用踐履間，著實爲善去惡，改衆人之所同惡，脩衆人之所同好，鄉人將薰其德而良焉，何一齊衆楚之慮？苟未能着實爲善去惡，徒以空談拂俗，則於忠信、篤敬之道既有愧矣，而欲望州里可行乎哉？因問略及之。

答李古原

來教謂「儒者專以著述爲務，其教人又專以存心爲言，不知已馳心於言語文字之末，其所著述非其所急務」，誠然誠然。

著述所以明道，豈足以害道？然專以爲務，則務外矣。存心是聖賢第一義。君子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者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而孩提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大人者，不以貨色名利、自私用智斵喪其赤子之心者也。如是而學，是謂身教。徒以爲言，則非教矣。夫道，由之而後知，知之而後言。億而知之，億而言之，則於己於人皆不足以達道。故好學則無物非學，言語文字亦學也；身教則無行非教，言語文字亦教也。來教所謂「即行以明理，❶因心以爲學」，僕何足以及此？而亦安敢不自勉哉！

甘泉先生諸著述，亦各發其所蘊。吾輩治身心之病，諸書皆如藥方，取其對證者服之，則邇言莫非精妙。不然，則五經四書未必爲功也。何如？

答孫蒙泉

近日江陰之政，上下交贊，甚慰。然而謙虛下人，猶若未盡以與執事。雖世俗溺於所見，然吾輩反躬之學，亦不可不自省也。來教「絲毫假，即全體假，無此絲毫，即本體直達」，警發多矣。說到此，須造到此，

❶「理」，隆慶三年文選本作「心」。

始是脩辭立誠。不然，總是虚見虚談，無益於學。

《朱子抄》未曾詳觀，大意與先師采刻《定論》同意，而序中發明卻似未盡。末後引朱子新得數語，其命意發端猶是舊學，以此爲定見，恐未足破疑解惑，而反助之波也。以「合之盡其大」爲存心，朱子意本不如此，異時恐有援此爲辨者。「省去文字，休養静觀」，亦起人疑。學得其道，多識前言往行，亦是畜德；苟失其道，雖休養静觀，省去文字，亦未有入手處也。尊意如何？「以通其故」一語，上下不相承，「註述」二字，古不並用，此猶是小疵。凡此等論學傳世之文，前輩往往反復商確，不肯輕出，今即入刻，猶可及改否？然語意雍容，氣象寬大，殊無矜逸猛隘之態，足知近來學力所進，而觀者之所感必深矣。中間數覺有局縮處，卻恐是氣習消磨未盡，而用意收斂調停，簡擇不得，矢口而發故爾。以此益見得學尚有可進步處，須精義乃入神也。

道遠無由面承，語多直致，諒不以爲罪。

答王鯉塘

來教謂「千病萬痾，皆軀殼生出」，誠然誠然。夫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今脩身學道者，要得自家種種皆好，似是爲己，而究極根源，未免猶是務外好勝，裏許盡軀殼之私。須是善與人同，方能脱離軀殼。不然，卻恐七重鐵城内，天君出頭不得也。如何如何？

答李克齋

執事到任未及兩月，而四境之民歡若更生，士大夫皆以爲數十年僅見，皆有愛莫助之之意。此雖飢渴易爲飲食，亦誠之所感

然也。

昨奉告：「韜閟光采，愛養精神，自是積誠之道，而調停世情亦在其中矣。」末世學術不明，人心憤妬成性，尊貴者至與下賤争能，而況比肩齊驅者乎？況法行豪家，必多所不便，萬一乘嫉妬者之釁，指摘其中一二峻切處，相與騰播，反使良法美意因而阻閣。故僕以爲，才人志士雖深自韜晦，頭面已不可掩。苟非盛德若虛，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此在克齋，固可以意會也。

諸生固當兼收並畜，雖牽纏文義者，亦須假以詞色，不可峻拒。舍文義，則諸生無學可講，法堂前草深一丈矣。然亦須擇其中可與者，於血脉骨髓處提掇一番。此意久不拈動，恐自已亦日漸生澁，亦漸漸流入文義科臼中而不自覺，不可不察也。萬萬慎自愛重！

答楊子大、魯伯慎諸友

諸友手狀至，中間悔恨真切，足知志不少替。然只如此数数悔恨，亦未必有益。須真見得良知是自已性命，真實自致將去，種種富貴利達真如浮雲，種種凡情俗態真如毒藥，自然陷溺不得，自然無祇悔。不知諸友於此，卻何如也？相去遠，徒以筆札論心，不欲爲浮泛之説，故語多直致，知能諒者。

答補之、玄略、純甫、思畏

得書，知補之病痢初愈，玄略遭大故，兼承保嗇之諭，極荷眷念。大抵喪中亦須常得朋友提撕，不然或哀傷大甚，或牽泥浮文，皆足以耗斁精神，而所謂必誠必信者反有所不盡，勢則然也。古人居喪讀《禮》，亦是涵養孝誠，玄略於此想自分曉。補之諸友，卻須時常相過，無使玄略寂寥也。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純甫、思畏書中所謂「習心乘間竊發而不自知，覺而悔之則已無及」者，恐亦只是欠真實之故，不可謂有真心而舊習猶爾也。不自慊即是自欺，此中容分毫解説不得。

區區草土餘生，無復他志。襄事後，即爲深林長谷之計。儻不即死，爲諸友作異日匡廬主人也。

答王龍溪

遭喪以來，精神大覺耗損。静居點檢半生種種作用，與所謂「静專動直，静翕動闢」者，寔相背馳。如之何其能有諸己？如之何其能充實輝光？夫志，專之本也；慾忿，翕之賊也。一放過，則無學可講；一透過，則亦無學可講。要須真實朋友夾持，乃不虚浪。往在南雍，兄拳拳拯我、藥我，當時自是心勝，未有以承之。乃今又不得朝夕繼見，念之悵然。儻便差南來，索我於浩溪，幸甚。

二

久聞衡山之遊，連書奉促，兼請因過匡廬、青原之間，披對一兩月，遂了先師《年譜》，不知俱曾達否？夏間還自青原，棲息南明，日與諸生從脚根下檢點，將從前種種世味濃處冷淡一番，始覺吾人赤子時心地本自平易真實，種種障蔽盡是自起自作，徒自受累，目今警惕頗深，日望枉教。倘遂能發山陰之舟，甚幸甚幸。

答友人

自先師提掇孔門「致知」二字，士大夫始諄諄然良知之學。相傳浸久，習其説不既其實，知字或未有的確，若之何致之？

蓋孟子良知徵諸孩提，言「赤子之心」

也。吾人爲赤子時，意慮不作，慾習未染，愛敬中出，是非内明，不由學問，匪涉思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博學學此，力行行此，問此辨此，思此得此，聖功也。而或意必内萌，功利熾然，離真起僞，日迷以遠。覺而脩之，所貴息黥補劓，復歸其真。而顧憑其意必不浄之體，輔以聞見思索之知，展轉混惑，各安其習，語上達者淪虚，語實踐者逐物，雖復邁往篤切，要爲假借近似，歸于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今之真見良知者或寡矣！故或失則忽，或失則滯，或失則無忌憚，或失則多顧慮，皆起於功利，蔽於意必，根基穢雜，知見緣飾，迷似爲真，離本愈遠。既居之不疑，則欲反無由，誠可懼也！

答劉晴川

邇來深悔昨非，與諸生憇南明，痛懲宿習，頗覺心地日有發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吾輩赤子時，心念何如？因何失卻？今如何不失？得非頓息諸愛，從前種種起作一切忘卻，恐去此日遠也。先師云：「致知存乎心悟。」某以爲了此即轉盻可了，不了即是拖泥帶水，縱饒勤勤懇懇，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亦終未有了期。兄以爲何如？幸數教之。

寄黄久菴

某去冬闋服後，新春會東廓、念菴諸兄於青原，尋同遊石屋、玄潭，夏初始歸，與諸生栖息南明。静專切磨，頗覺心地日有發明，第違遠無緣就正，殊切悵望耳。彼中從遊爲誰？渴欲知之。道有本，德有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基本不立，種種脩爲盡是勝心浮氣、私智小慧。講習之餘，頗覺昨非，而未能亟反也，幸有以教之。

答友人

近與友朋講習，始覺吾儕大患在未有真志。獨知耿耿，誠不可欺。然志不立，則亦因循鹵莽，言行背馳，亦勢所必至者。執事作興文教，此處更須提掇。志立，則道不外求。君子愛人，小人易使，所以成政者也。惟執事念之。

寄羅念菴

歸來承諸友相尋，日相與切己點檢。從前只於嗜欲上轉换粉飾，不曾徹底息滅，於世間種種淡然無復滋味，所以合下不是赤子之心。種種講説持行，只成畫餅炊沙耳。九月三日爲先君忌辰，須忌祭後乃可啚合并，共究此懷。風便先有以教之。

答人問學經

承下問孔顔之學，幸甚幸甚。蓋堯舜相傳曰：「人心道心，惟精惟一。」孔子得其道以教當世，其答顔子之問曰：「克己復禮爲仁。」仁，道心也。夫道心之微也，而充周不可窮，故行之而千變萬化不可勝用，言之而五經四書不可勝載。

五經之言，言其行也，教人行之，非教人言之也。由漢以來，講五經四書、精研其義者爲不少矣，然而如孔顔之自得者，或未之見，何也？求之書，不求之心；言其言，不行其行。蓋孔子之學《易》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夫居安乎《易》之序，而後能樂玩乎爻之辭矣。世之學經者，能如孔子之學《易》者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今之學經者，其果求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學之

不講，數百年於茲矣！今世通患，太患無志。有志矣，患無師友講明，安於所習，自以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不自知其違道遠矣。

凡執事所以致力於孔顔之學者何如？所得於經者何如？能一來講求其志，幸甚幸甚。

答王蒙泉太守

來諭有「提掇大端大本」之説。夫學，正患大端不明耳。良知之靈，於義利、公私、誠僞，分毫不可欺蔽。某嘗謂：無功利之心，則通體是義，出義則入利矣；一體萬物，則通體是公，出公則入私矣；不失赤子之心，則通體是誠，稍有起作即入於僞矣。大端既明，則禍福利害莫之能二。二則間，不二則無間。

來諭謂：「中間遭值不偶，吉凶、禍福、死生、利害以之，此殆大端既明之效耶？」又謂：「志不篤，行不力，而間斷居多。」則恐所謂明者，尚未能澄瑩精一，抑執事望道未見之心也。良便尤望惠教，幸甚。

答何善山

得書，知上下相信，可以觀政矣。高蹈之志，且未宜動。古人内度諸己，外觀諸人，得則行，不得則止。若人無所忤，己可以自盡，即不必屑去也。有此一念，亦足以累心病政。如何如何？

君子隨其所至，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故弦歌、簿書、催科、鞭朴，只是一心，只是一事。若判爲兩途，便未免涉於意必。故或失則愛，或失則忍，或失則疏，或失則迂，皆意必爲之蔽也。來教以幾微作用不能潔浄精純爲懼，足知用功精一，意必不能爲蔽，宜其無不達者矣！

答曾思極

來書皆從身心踐履體貼發問，非苟爲浮辭飾説，足知爲學不鹵莽也，喜慰何如。所謂「中無定主，馳騖紛革」，學脉病源已曉然明白，僕何言哉！

夫良知本靈，良知本誠，千變萬化，中主常定，非强作之也。毁譽榮辱、得喪禍福牽誘於外，心生愛憎，情存取舍，自蔽其靈，自賊其誠，故主宰摇奪而内多疑沮，如來書所謂「心有所不屑爲，而事不得不爲；有所欲爲，而勢不容以爲」。此正是良知本靈，是非本明，而未免爲毁譽得喪、愛憎取舍牽制摇動。凡此只緣志不真切之故，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死生大矣，欲惡不存，而況毁譽榮辱、得喪禍福之小者，果孰爲可愛，孰爲可憎者耶？無可愛，故無可取；無可憎，故無可舍。愛憎取舍兩忘，故心同太虚，常明常定，千變萬化，真實無妄。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又何疑沮之有？

來書述僕嘗言「心有不善，事無不善」。夫事之不善皆生於心，心善則自無不善之事，故曰事無不善，非謂心既善矣，則百無所擇，而可以無所不爲也。若一心有所不爲，一心爲事不得已曲爲之，即此曲爲，已是毁譽榮辱、得喪禍福所牽，已失其有所不爲之心矣。心曲事曲，事曲心曲，未有隨俗習非而良心昭然獨存者。故《大學》言身、心、意、知、物，一是都是，一錯都錯；所言格、致、誠、正、脩，一了都了，一不了都不了，合外内之道者也。

大抵學莫大於立志。孔子言「志學」、「志仁」、「志道」、「匹夫不可奪志」，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陽明先生言「志者，人之命，命不續則人死」。病源學脉，端的不外乎

此。千里拳拳，言不盡意，願思極無忽乎其志而已。

二

立志之說，雖淺近語，卻是吾人劄定脚跟實着。志即良知精明堅確之體，立志即致知精明堅確之功。學問、思辨，己百、己千，只在此毫釐間精純。於此有立，自然神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上達。不然，則種種講究，種種脩飾，參往稽來，準今酌古，只成得曉了時務、調停世故底人，不可與入道也。

答魏水洲

來教知同此懷，慰浣之劇。示以：「痛處知痛，非是未發功夫，功夫只在已發處用。已發似爲成男成女，非無極太極混然之體。」又云：「一一論篤知，已不免義外之論。」又云：「接引固盛德事，然舍己從人，何時得超彼岸、臻實際？」足知兄所悟入不淺淺也。第根尋語意，猶未免以動靜、內外、人己相待爲二，猶未能澄然兩忘，如來教所謂「常一而止」者。雖與事外者病證不同，其爲未得良知本體則一而已。然來教卻已入微，當是靜養中得之，惟是毫釐之間不精察明辨，則未免一塵之蔽爾。幸更垂教。

二

往歲令親以兄所作行狀來索鄙文，知兄文學大進，想心學亦如此矣。兼聞從事玄牝之學，此與吾儒功稍同而志迥異，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可不察也。

數歲不得一會，良以爲念。青原、螺渚之間，幸數與東廓、念菴諸丈求切磋之益，望兄不至，未嘗不增慨也。吾輩開山法主，豈可使木魚絕響如此其久？先師如綫之脈，將誰續耶？悵念悵念。

答戚補之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補之日侍東廓、龍溪，計於此當有掃除廓清之功。無緣面承，附致區區。

二

初聞海鹽之除，頗訝補之乃不得府倅、縣令，而顧得丞。既又思，此念猶是計校崇卑，習氣所發。孔子乘田、委吏，丞不猶愈乎？則又爲補之喜。官愈卑，則所事愈多，佐令以治一邑，則民之求望者亦不少。所事者多，則容有難事易説者參乎其間，不容不思其難，而徒伺投其所易；求望者不少，則親之不親、治之不治、立之不立、道之不從，不容置之弗問，而漫焉以尸乎其上。然則所以誠之於身，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何如？必不容以虛見虛説謬悠苟且，而可以獲上治民者也。僕所以爲補之喜者如此，想補之之心亦無異於僕所云也。

梅純甫推台州，劉虞讓令慈谿，周良卿教平湖，得相聞否？緒山、龍溪、石山、荊川，時相過否？學無朋友之助，則平日凡心習氣消磨未盡者，不免潛滋暗長，以是行乎毀譽、利害、得喪之途，將有陰移密陷、日戕賊而不自覺，不可不警也。千萬自愛！

三

來書謂：「涉歷得喪、死生之際，外面雖若整暇，而透裏檢察，終有不妥貼者在。」足見補之用功細密，不苟且放過也。凡私意甚微處卻甚真，卻是聖凡大界限，然須從根本

究竟始得。❶ 昔人謂「齊得喪、一死生」者，言得喪、死生皆循其良知耳。良知本體，生亦自愛，死亦自惡，得亦自喜，失亦自憂，皆其虚靈之因應變化，如太空浮雲，起滅無礙，即是死生、得喪處之一也。今俗人以死生、得喪爲心，固有所著；然以齊死生、得喪爲心者，亦是從死生、得喪上發心，亦有所著。有著即是作好作惡，即是凡情。惟循其良知，無所倚著，即是真好真惡，即是王道，即是天則。此須立心之始，有著、無著一一分曉，則凡情自别，天則自見。若只於不妥貼處洗滌，卻恐是支流辨濁清也。

來書又謂：「官極小，精神力量須極大。」此是補之仁爲己任之志，然就中亦須檢察。若從官大官小處發此心，則猶是凡情俗根也。此根不拔，宜其於叢脞之中，利害、安危倉皇躲閃。如來書所云者，皆枝葉之發生，有不容自已者耳。到此更不可於倉皇躲閃處着力，揚湯止沸不如火滅而沸自息矣。

相别之後，相念益深。來書「脱樊籠，就陶冶，以了平生」，幸甚幸甚。然亦不必以此累心，即當官有種種不誠處矣。乞休之舉，恐亦未便，得間則脱屣而往耳。用志精一，則無地非陶冶；自作障礙，則無地非樊籠。此亦不可不知也。

寄敖純之

别純之甚久，數從洛村諸兄知京中相與講學之詳。騏驥奔軼，駑駘望風長嘶矣。

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知良知，不足以適道。尤爲大患者，志不精一，而遂以意見爲良知，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吾輩講習日久，豈不各見大意？然於世俗富貴勢利之習，雖未嘗沉溺根著，而隱微之間要亦未

❶「竟」，隆慶三年文選本作「意」。

能盡忘，則亦豈得爲精一之志？而意見之爲蔽，亦不可不察也。自謂寬裕温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强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辨，離真愈遠，居之不疑，則欲反無由矣！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辨之者？

純之志道篤切，又得良友之輔，行著習察，深造自得，幸有以助我。

寄蕭文奎

移舟言別，擬夜泊荒濆，對榻論心，而事勢左阻，惘然分袂。兹承手書，謂：「離合忻戚，有主張之者，非惟不當容心，抑亦不必容心。此聖神所以樂天，哲人所貴知命者也。」又謂：「吾輩受用，只是此學，更無分毫可疑。」幸甚幸甚。

夫學以性命爲宗。然性也有命，君子不謂性；命也有性，君子不謂命。何則？天人一體，性命無二。謂性者，以强力必致爲功，故不足以知天而盡性；謂命者，以縱任無作爲賢，故不足以知人而至命。凡此各有所倚，未免二之，意見爲蔽，迷本喪真矣。昔子思語盡性，而察鳶魚、推鬼神、闡隱微之旨，蓋言命也；孟子語知命，而遠巖牆、避桎梏、立順受之教，蓋言性也。道不可以用智求，理不可以無心得。故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而未嘗有所容心，所以順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豈容毫釐倚著，將遂千里謬迷矣？

把玩來教，因徧示朋儕，莫不矇發醒解，深省惕然。第稍疑執事「不容心」一語，似有所倚，得無深信乎「性之有命」，而微忽乎「命之有性」耶？知容心爲病，遂并與盡心爲疑耶？夫强力必致，非所以言學。懲此不爲，將入於縱任無作。蓋有懲而輕，將有激而

重，其勢必然，其究且疏脱缺漏，因循玩弛，故兩忘則無事矣。然豈易言哉？今執事種種酧酢，視文理密察、强毅齋莊者如何？反省精思，則百尺竿頭，豈更無步可進耶？蓋孔子四十而後不惑，然猶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况吾儕乎？便中千萬裁教。

書末「閔時艱危，至欲流賈生之涕」，此亦在吾輩藏器待時，總怨天尤人不得也。如何如何？

寄張仁伯

別來相念甚切，每朋友胥會，未嘗不歎仁伯之相遠也。中間得一書，甚慰。然無便裁答，計仁伯自此遂入仕途，則後會益未可期矣。立志雖淺近語，卻是真實根脚。稻種結稻，稗種結稗，假托不得也。來書所謂「友朋喪敗」，亦只是此處欠分曉耳。敝府士夫，如曾思極、周賢象，皆志學懇切，而敝邑新舊諸舉，亦皆可與同學者。幸相與商之，無徒塵埃中滚過，幸甚。

答劉虞讓

邑劇政繁，而敏贍之才何施不可？想平日講學，亦當大有得力處。箕子言：「無作好惡。」《大學》言：「有所忿懥、好樂、恐懼、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言：「易發難制，惟怒爲甚。」第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古人格物致知真訣也。病泄，草草不盡。

答吴蘇山

僕自歸來，友朋時集，得數數商量舊學。但真實有志者固少，而徹悟良知者尤少。中間世情遮迷猶易警發，意識襯貼卒難破除。因思吾儕雖與後來諸友精粗、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其爲不徹悟良知則一

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功夫，終是影響。蘇山以爲如何？登壇開講，雖非巡按事，然時從講論，及考校中略發端緒，爲汴中諸生種後來善根，鄙人至望。諒蘇山廣教之志，於此當加之意矣。

答周良卿

兩得書及啚説，知進學不懈，爲慰。士之學，教官之教，猶農之耕田，畯之勸相不力，則民失其所以爲生。然世之人去農而業商，舍五穀而事荑稗，誤已久矣。今欲盡去其所誤以歸於正，非大勇不能。所幸良知在人，無有提而不悟、呼而不醒者。然須真有爲聖人之志，直截將有識以來種種習氣徹底勘破，全體放下，則赤子之心本自光明瑩徹，本自充拓變化，如日中天，如水行地，真不假知識湊泊、意氣幇助者。想良卿久已洞然於此。比來磨礲煅煉，新得如何？千萬寫示。

答陳明水

去夏承面教，兹復辱手翰，深造自得，真意盈溢，讀之躍然，受益多矣。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當體即真，纖塵不染，不由解悟，不待思惟，真如赤子之初，然後種種色色莫非真覺，莫非實用。卻愧從前浮想，認假爲真，往在太學，徒以口吻動人，畢竟無益。始知知見談説，非成己、成物之實也。

二

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故古聖有精一之訓。若認意念上知識爲良知，正是粗看了，未見其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即知未發之

中矣。

格物二字，先師以謂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學苟知本，但當於日用實履處蕩滌習氣，盡其本心，居處必於是，執事必於是，與人必於是，自然上達天德矣。兄謂如何？

答徐波石

別來十年，殊無進長，愛根未斷，凡情不除，俛思聖訓，良用慨然。青原、玄潭小聚，亦不能久。大抵哲人既遠，微言湮晦，人各以質之所近、意之所見者爲學，煎融習心一着，皆不敢自謂能瑩徹也。執事何以教之？書末「險僻機阱」之云已領，惟虛心應之而已。

答張維時、曾思極

兩得書，知雖在仕途，能奮拔自立，慰甚慰甚。

人自有生以來，心識浮動，加之事物牽引繫累，天真不胥而泯滅者，幾希矣。君子洗心退藏，反之未發之前，以得吾赤子之初，而真見夫良知之體，如太虛之沖漠無朕，種種事物如萬象往來於太虛之中，初無所礙。則凡世俗所貪好慕戀者，何啻流霞浮彩，過目而不可留？情欲染汙，何啻穢臭之涴體？其戕賊吾心，何啻鴆毒之害命？所宜大愧大懼、務絶遠之爲安，然後爲匹夫不奪之志，然後爲「見大心泰」之學，想二君反觀默識，當已洞然於此矣。情欲之溺人也甚於水，仕途，水之海也。漬足不已，遂至揭厲，

揭厲不已，滅頂爲凶矣。可不懼哉？

答程松谿

自頃奉手翰并二疏之教，嗣後邈不相聞矣。每念哲人云遠，微言日晦，朋舊四方星散，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見者爲學，無緣聚首以砭偏去蔽，雖同志如吾兄，自金陵下榻之後，不奉色笑者五六年矣。南鴻北鴈，悵望何如？凡有教言，幸附東匡便使，當不滯也。

答聶子安

承貴治諸友拳拳，極深感念，别後能數相見否？沉密謙虛，最學者對病之藥。致知固是大頭腦，然常提省此意，尤覺得力。朋友互相規切，須是信在言前，一點便化，始爲善道。如僕資質駁雜，子安卻不妨痛加箴砭，無所忌避，自度頗能堪受得也。

二

玄潭之會，過承虛聽，第愧無能爲益耳。子安天性豪邁，自是任道之器，又學有師承，知作意矜持之爲病，不至墮落第二義者。第未知旦晝脩習，果如古人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與否？亦不可不自省也。子安若只作後世豪邁人，則更無可說；必欲追踪往哲，則百尺竿頭，豈無步可進也？亮之亮之。

答唐荆川

往歲兩奉書問，不知達未？憶南都領教，嘗談及慈湖先生之學，兄直謂曉解不得。某嘗聞諸師友，慈湖有受病處，亦有得力處。想比來精思妙詣，必得其所謂受病者何如與得力者何如，幸不惜遠示。

近日友朋中有謂：「古今學術與我相牴

悟、大疑難處，須將較訂一番，彼已端緒畢見，庶不至於自用。」某嘗以其言爲然，兄謂如何？

寄萬鹿原

不奉教札，忽忽兩年，馳仰何如？聞西遊還，造詣益精，惜無由請教耳。往承率真之論，敬佩至言，但人自有知以來，動習於妄，非致精一之功，則認習爲性者有之。此某近日所自覺者，執事以爲何如？便風不惜遠教，至望至望。

答彭雲根

某於執事未嘗瞻奉顏色，而相聞有日，殊切馳嚮。遠勤翰教，獎借過情，非所敢當，然頽惰因之警發，不啻拜百朋之賜矣。

致知之學，傳自孔門，而後世求之聞見知識，以影爲形。先師陽明公闡慎獨之訓，而爲之言曰：「獨知也者，良知也。戒慎恐懼，毋自欺而求自慊，所以致之也。」於是學者怳然，知明物察倫、精義妙用，不遠於心而得之。然邇來亦未免求之講說想像，亦歸於聞見知識而已矣。人心虛靈，雖小人閒居爲不善者與聖人同，然涵養擴充，不以欲蔽，使虛靈之用火燃泉達，足以保四海，則君子之所以「克念作聖」者也。

擁爐諸作，皆執事精詣之見，既聞教矣。更願靜觀默識，姑置古人種種論議，如生在未有文字以前，直從自心虛靈獨知，涵養擴充，以得其炯然不可欺、勃然不可已者。則凡荀、程、歐子之言，其精純者皆發吾心所自有，而其疵駁者亦足以知其受病之所自，以爲内省之助。此固古人「多識畜德」之道，計執事用力於此既深，當有以教我也。迫冗占復，須面承盡所欲言。

寄蔡可泉

南都別後，忽忽數載，訊牘且復疏闊，況望促膝款承？念之殊惘然也。頃聞督學潊省，私心願見如渴，顧執事有公期，而僕又不能遠造，馳切何如！昨辱馮午山使翰，僕復之書云：「漓俗莫挽，志士寔同此慨，然須自世人心髓入微處撥轉，亦須自自己心髓入微處精神透出。此天德王道之所以貴慎獨也。」所欲與可泉相砥爲益者，亦不出此。便間尚幸有以教之。

答周以介

東廣藩臬諸公相會者，能道以介政聲甚嘉，良慰遠懷。方特之操，在宦途愈礪，雖居今之世不無矯拂，其視隨俗浮沉者，相去遠矣。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着處。於此有得，則融化痕迹，削磨觚稜，內不失己，外足以同人，庶幾「矜而不争、群而不黨」者矣。如何如何？

寄李汝貞

儒、佛異同之辯，不必急急於此。而彼之言説近吾儒者，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强不息，到得精義入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彷彿如見黑白矣。不然，流入意見想像，終無自得也。治心病如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苦口服藥，❶則邇言俚語無不爲益，況其近道者乎？方非對治，藥不猛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況其不出于聖人者乎？

來書所謂「時時内照，惺惺不昧」，果能如此致其良知，喜如此，怒如此，哀樂如此，目于色，耳于聲，口鼻、四肢于臭味、安逸莫

❶「口」，隆慶三年文選本作「心」。

不如此，則五賊不能爲盜，七蔀不能爲翳，莫非吾良知之用矣。

來書謂「敬字不如覺字喫緊」，此恐是泥文着相，意見所蔽。心常惺惺，即覺即敬，不敬則亦不得謂之覺。此亦不可不察也。

答張士儀

來書極是懇切，讀之警策多矣。虛浮傲物，是人生障道因緣。然傲非必以輕忽爲心，肆陵侮之行，而後謂之傲也。見己之是，而不自見其過；見人之不若己，而不見其勝己；不能善與人同，而樂取諸人，皆傲惰之心也。故虛浮之氣，日隨知識以長而不自覺。今士儀自覺其傲，則傲不能爲士儀病可知矣。然僕豈敢謂吾輩精神志意，果無纖微之近乎傲與虛浮，而謂士儀之言爲無病認病，刻責過甚者耶？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故知之未嘗復行。今吾輩誠能于己之不善，知之者則不復行，如是而致其知，則凡幾微隱伏必不可得而欺，亦如顏子之未嘗不知。故非謙則不足以復，而非深自刻責則不能謙，願士儀益勉之。

甚冗，草草作復。諸友相見，出此見意。久不得玄略書，殊縣念，便中亦望道此。

寄柯少海

意外之厄，君子所不免，惟不易其志，則反身内省，莫非進德之地。《傳》稱「困而不失其所亨」，亨非自外也，處險而説者也。説非有假於物，吾心不自欺，而獨知常慊焉，所謂「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往歲固常與少海切磋此學，别雖久，知少海用功加密矣，豈以外至者爲輕重哉？

世道日降，爲治者不務於遏惡揚善之實，而行其苟且驩虞之私，有志之士又往往加以憤世嫉邪之心，而少哀矜勿喜之意。是

二者均之不得爲中道，然皆學之不講、道之不明之故。少海山林優游，力明此學，自當有聞風而起者，蕩蕩平平之化，且將身親見之矣。少海幸自愛，身雖遭抑，名無所損。異時士大夫想望風采，且將爲少海伸屈，況區區素愛者乎？脩身以俟，無任拳切。

答希冉

來書謂：「欲因事勉强、收拾放心，何爲事至之時，將欲勉强者又不能自致，而此心茫然不知所之？」足見别後省察不懈，然亦是學問頭腦不甚分明，所以有此。夫心者，仁義之心。放其良心者，不仁不義之心。收其放心者，去其不仁不義，以復其心之仁義，蓋己所自有而自得之者也。夫學道莫先於立志，志苟真切，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欲仁斯仁，欲義斯義矣。凡欲勉强而不能自致者，志不真切故也。希冉去吾千里之遠，然志欲通書，便能通書，豈有自己仁義之心，不假外求，顧欲勉强而不能自致耶？於此可以責志矣。

明德者，明其明德於天下國家；親民者，親其天下國家之民。民非對君而言，如「務民之義」、「民可使由之」，民即人也。如必對君言，民則庶人，豈復有親民者哉？夫言「親親、仁民、愛物」，則民與親對，物與民對。若專言民，則親與物皆舉之矣。若專言物，則如「厚德載物」、「成己成物」之類，親與民皆舉之矣。豈亦以人爲禽獸草木耶？

小試暫屈，且可脩己待時。菽水可以盡懽，禄養不如善養，古之孝事其親者如此，千萬努力。薄遽草草。

寄袁督學

别後静養功夫何如？督學校文，未免勤勞，夙夜求静，恐不可得。周子以無欲爲

静，程子亦謂「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故聖人之學，要在慎其獨知。静亦知，動亦知，静亦慎，動亦慎，所謂「動而無動、静而無静」者也。幸體驗之。

答劉成卿

來書足見爲學真切，然尚有可論者。謂「良知之學無間動静」，則誠然矣。謂「隨事精察，觸處皆理，暇則静坐，更覺此心靈瑩不昧」，卻似微有動静之分也。夫意念之知覺爲感，知覺之感應爲事。覺接人，即意在接人，是爲接人之事；覺静坐，即意在静坐，是爲静坐之事。故事者非他，意念知覺之感應者也。静坐非暇，接人非擾，静坐非無事，接人非始有事也。意有善惡，故事有格、不格。格物致知者，良知文理密察，知善必爲，知不善必改，是謂各得其理，是謂靈瑩，非有二也。今往往二言之，恐是語病。然毫釐不察，則接人與静坐有兩種境界，各得其理，與此心靈瑩有兩種功夫，其於精一之旨將不免於千里之謬矣！

來書又謂「學者所以疑良知之説，皆習見口耳之知，遂以爲外，初不知達天德之知」，誠然誠然。然口耳在外而知，即天德之知也。無天德之知，則口耳無知；離卻口耳之知，亦無從而見其所謂天德之知者。故知一而已矣，無内外也，無自欺以自慊，其知者亦一而已矣，亦無内外也。今之疑者，恐未嘗有正心誠意之志，尚何内外之能辨哉！

來書又謂：「浮氣横生，遇事過於慷慨，峭而不裕，益無柔克之道。」知峭而不裕爲浮氣，即是良知。既知之，即警惕懲艾，氣自不浮，即是柔克，即是致知。然浮氣亦只是好勝與功利之私根着於心，故感觸則勃然而動。能蕩滌好勝與功利之私，浮氣自無由生，所謂「持志以養氣」者也。若不知於志上

着力，而別求柔克之道，恐未免如扶醉漢，扶起一邊，倒着一邊矣。

先塋工方嚴，作復草草。

寄貢玄略

二生來，得手書，兼悉尊堂高壽，不能遠出。前周仲含行，曾附數字相期，今乃知不可來也，悵念悵念。

致知之學，本自簡易明切，但吾黨未能毋自欺，未能恒自慊耳。事事慊於知之謂格，是謂知本；念念不欺其知之謂誠，即是無念。人己、本末、主宰流行，本非二事。近日言人人殊，只是牽於意見文句，未能身心實體，徒多言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自無此病矣。諸友每會，望以此意警之。

敝邑諸友亦不時來會。東廓諸丈以暑暫止，秋涼當往南明小舘，其時敝邑諸友當有久住此舘者矣，想欲知之。

答郭平川

武功勝會，欲從無由。示以講習所疑，警發良多，感服感服。

性有七情，欲居一焉。欲也者，性之情，天之理也。循天之理，是謂「道心惟微」；動於意必，至於不節而縱，是謂「人心惟危」。危、微之幾，如水湧爲波，波平爲水，間不容髮。窒慾者，警省戒懼，窒其意必之萌，以不至於縱而無節，致知之學也。知之本體，本自文理密察，本自齋莊中正，本自發强剛毅。警省戒懼者，密察、莊毅之本心也。此心晝夜不舍，至於終月、三月，無終食而不於是，則良知常致，而意必無由萌，欲無由縱，如是而曰「欲本無根，當下即是，不必外取，不假遠求」，是謂切近精一，善學者也。如其乍警乍怠、乍省乍忽、乍戒乍肆、乍懼乍逸，意動而心覺，覺動而意止，止者忽復動，動者忽復

止，如是而以暫止、暫覺之間謂爲無根，謂爲即是，則足以滋怠忽肆逸之私，而非所以藥外取遠求之病，孰切近精一之功矣。

夫精切懇到，乃又以目前爲不足，而求之或遠，與警忽無恒，乃遽安之，而謂不可更事他求，二者之失其本心則一，而病則有間。聖賢立言，如良醫立方，要在因病投藥，若不察病症，執一而用，則未免因藥生病矣。

來教諄諄切實，祇領佩服，聊述所聞以求嗣教。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四　内集四

書始嘉靖丙午至辛亥

答敖純之

友朋間亟稱純之之學識其大者，喜慰無任。嘗聞白沙先生云：「分殊處更須理會。」蓋謂識其大者，發盡精微而道中庸，君子之所以致廣大而極高明者也。純之深造自得，便間有以示我，因此得各盡所懷商之。

寄唐荆川

違遠不得時承動定，尊體想頤養完固。龍溪金、焦之期，曾一踐約否？

自入京，益覺善與人同之難。平居所與遊處，志同氣合，相敬相愛，自謂有根心生色之實，至遇齟齬拂逆，未免憎嫌，又自以爲好善惡惡之本心，而不知黨同伐異、是己非人固已潛滋暗長。乃知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真大舜之所以爲大。然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亦未易以深造乎此也。

日月于邁，白髮披鬓，主盟斯文，在二三君子。向見思齋寄書，念菴鋭然於此道，過從間爲道瞻企。

答曾思極

仰齋還，承手翰，諭及近功，足見冗不廢學，甚慰遠懷。兹撿查原書，偶不見，略記憶大意，似謂「處俗事多生厭慄，所與共事者非吾黨，易動客氣」。夫厭慄非必因俗事而後生也，要之，有厭事之心，故遇事輒發耳。客

氣亦非必非吾黨而後動也，吾心客氣本未消除，故拂意斯萌耳。苟心不厭煩，則無事非道，安有可厭之事？客氣消盡，則衆寡小大處之如一，又安有動氣之時？故曰：「與人忠，執事敬，此仁者之事，蠻貊可行。」思極試驗之此心，以爲如何？風便更希往復。

答陳豹谷

唐照磨來，承教翰貺貺，感慰無任。

良知之學，來諭所謂「篤志用功，死生一念」者，既盡之矣。審如是，自能毋自欺而常自慊，自能見過内訟，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自能精義利用，窮神知化。今之學者，卑之則泥于粗淺形迹之末，而不足以致精；高之則玄悟妙詣，未免流于意想知識，而無補于實用。要皆未嘗「篤志用功，死生一念」之致然也。如是而欲格物致知，以明明德於天下，猶之卻步而求前也。

夫明其惻隱羞惡之德于天下，而仁義不可勝用；明其恭敬是非之德于天下，而禮智不可勝用。故近之爲愛親敬兄，遠之爲仁民愛物，本皆實事，莫非躬行，非志篤而不以忿欲二其心者，不足以與此。執事師帥一郡，身教言教，當與諸共學者立志處警省提掇，使之自成自道。正恐志之一字未有著落，則所謂篤而不二者俱成閒談，而凡識見之所到、思索之所及，俱爲捕風捉影，竟無着實跟脚也。僕近日所身親試驗者如此，惟高明念之。

先師倡絶學之緒，所賴以承傳不墜翳，二三同志是望，惟高明念之。鄧仲質不及作書，幸出此見意。

二

黄生來，展手翰，鈍峰、龜峰諸作，子游、子羽之誼，於斯見之，喜甚慰甚。諭及：「盡

力民事，稍稍就緒，而士民安靖，講習舊業漸漸開明，而入聖有徑。」又云：「良知二字，非既竭心力，下死工夫，終不易得。」足徵新得日益，吾道幸甚！古之人有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故時時盡力民事，即時時是良知妙用，根心生色，如斯而已者也。外此無所謂政，亦無所謂學矣。執事深造自得，惜無緣面請入聖之徑，爲耿耿耳，尚希教之。苦志用功，近日同志正少此，吾以此知鄧子、駱子進矣。相見爲祝無懈，不及另書。

三

執事仁民一念悠久不息，自然政善事理，德博而化，所願優游寬裕，毋以欲速之心乘之。欲速之心生，則優游寬裕反而爲怠緩不振，然精竭神疲，則倏忽之間易流於苟且而不自覺。其妨政害事，視所謂怠緩者反有甚焉矣。

承委記文，正欲因之發明此學。第平素拙於文詞，又繕治寢室，獨勞心力，坐此無暇豫紆餘之思，其中義理不明、詞氣不暢者，幸不惜批抹，更煩一使見教。所貴啓今覺後，改定而後入刻，未爲晚也。

某嘗以爲君子之學，貴不自足而受盡言。不自足，則日知其非；受盡言，則直諒者至。願與執事共進此道，倘不以爲非情乎。

答王堣齋

兩承手教，謂「良知之體未能洒然」，謂「心不專一，爲事所亂」，足知執事學以致道、內省精密如此，幸甚慰甚。

夫良知至虛至靈，是是非非本無方體、本自洒然者也。忽而不戒，私意時作，於是拘牽攣繫而有不得洒然者。是非之心，一而

不二，雖事物紛擾而是非常定，所謂道心也。戒而不精，人事時雜，殆有不能專一、物交而引而爲物所亂者。孟子言：「思則得之。」思也者，戒慎密察之謂，精之功也。故能得其本心，而物莫能奪，一之用也；物莫能奪，故是是非非圓神不滯，無往而不洒然者，精一之極也，故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戒懼慎獨之外，別無巧法矣，然非真有志於大人之學，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不足以語此。故莫先於辨志，志精斯精，志一斯一。夫用志精一，而氣習意見消融不盡、力不逮志者有矣，未有志不精一而能精義入神者也。執事天常甚厚，往歲傾嚮誠切而欵會不數，未卒所請，至今常以爲憾。連發兩緘，良切得朋之喜，輒此奉答，尚竢來教。

二

示以續《疑》數十章，反復潛玩，知皆體驗所得，而非若世之入耳出口者也。然其中亦有沿習舊聞、察之未精者，鄙見所及，不敢不盡，輒因良便，粗陳梗概。

> 《疑》云：「意者，心之發。未發之時，本體常明，非意也。以意爲心，則心常有意，有意則有所。意之發以時，是常無意也，常無所也。」又云：「心者，知之體，而寂感有時。意者，感之始，而變動不一。」

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意之動；忽焉而專一者，意之靜。靜非無意，而動非始有。蓋紛紜專一，相形而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之不礙於私。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別爲未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兢業中存，即懼意也，即發也；雖憂患不作而恬靜自如，即樂意也，即發也。「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聰明豈與視聽爲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是常有意而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遲留重滯，故無所。「伊尹任的意思在」，是所重在救民，故不得爲聖之時，蓋異乎無所重滯而時出之者耳。故有所者，意有所重，非謂常有意爲有所。必有時未發，有時而發，然後爲發之以時而無意無所也。

《疑》云：「世之言正心、格物異者，格物之説紛然而不得其本。既知其本，而又過於合一，不言先後，其於格物之際猶未喻也。」又云：「心與萬物同行，而感居其中。聖人患人之不能常寂，有感累之，故獨致意於感，曰『先誠其意』。意既有所累，非由心之本體，則不誠矣。故誠亦正也。又患人以其出於心者爲誠，而有我之心非心也，必其本體之常明，至虚至明，而後謂之心，此誠之所自出。本體常累，意不可得而誠也，故曰『先致其知』。致亦正也。誠意者，正心之中舉其尤要者言，互爲先後，體用一原之道也。」

《大學》言先後，蓋秩然有序，而不可少有交互者。今夫心之不正，由其意念有妄，非但邪妄俗情也。凡遲留重滯而有所着，與隳墮斷滅而無所在，皆妄也。心無妄念則得其正。誠者，念念不妄，正心之功也，故「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則念念無妄，誠之極矣，故「意誠而後心正」。此正秩然先後之序，有不可亂者也。知也者，夫人各正性命，誠立而神發者也，故莫神於知，亦莫誠於知。雖小人習爲不善，而其厭然之意誠中形外，自不能已。故意本誠，其不誠者，自知而自

欺之耳。致其自知之不可欺者，而一毫必無所欺，誠之功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如是則内省自慊，獨知之明無少虧歉，而意無不誠，致知之極矣，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又秩然先後之序，有不可亂者也。今曰：「聖人患夫欲正心者，不知意感之始心體易累，尤爲切要，故示之以誠意，而意非心體則不誠，誠亦正也；又患夫欲誠意者，誤認有我之心，不知常寂而至虚至明者乃爲本心，故示之以致知，致亦正也。」如此，則是就正心工夫中提掇兩種救病之要，其於先後可以交互爲用，未見其秩然不可亂者。此恐是泥舊聞之辭。若經文，卻是就身心上遞遞上遞遞指出得效處，以証其必在所先，簡易明白，無牽纏繳繞、艱難險阻之態。夫人皆指出用功切實處，以見其所當先；又從用功可用力，而所以救兩種之病者，亦未嘗不在其中也。

《疑》云：「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牿於形體，則不能相通。故時静而存，時動而察。誦詩讀書，考其道於古；講習討論，質其道於人，無非欲使其心與天地萬物同流貫徹而毫髮無間。是謂真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不惑』是也；真見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知命』是也。如是則不以物爲外，以心爲内，合一不二，至於物也。至於物，然後無往而非寂矣。格物，學者事也；知至而意誠，盛德事也。故各有先後。」

格物雖未嘗離卻天地萬物，然卻是身心上踐履立誠功夫，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强恕而行」以至於誠者也。夫人神發爲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不中節。苟密察其心之不可欺者，則莫不自知

之。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格也者，循獨知自然之則，視聽格之，喜怒格之，以至於曲折細微莫不格之，改非禮以復禮，改過、不及以就中，然後能慊其獨知而無不誠。事親從兄如此，即是格事親從兄之物；親師取友如此，即是格親師取友之物；讀書學文如此，即是格讀書學文之物；事神治民如此，即是格事神治民之物。自家以至於天下，自天下以至於庶人，自始學以至於成德，不可須臾離者。故格物之功，於身心則切近精實，於事爲則周徧詳悉，於天地之間則備矣。今以天地萬物爲物，以静存、動察、考古、質人，真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而不惑、知命，内外合一，然後爲格至於物，然則農、工、商、賈必有所不能爲，而何以誠其意？何以脩其身？況不惑、知命，豈初學所及？又焉有不惑、知命者尚未誠意，而意誠德盛者乃遂無格物之功乎？若意誠、心正者，格物之功猶不可廢，則所謂先後者，特未定也。《大學》心、意、知、物四字，正爲後人差認，謂動有意而静無意，故外意以求心，而正心之功幾流於禪寂；謂見識爲知而外物爲物，故即物以求知，而格物之功不得以着己。格、致、誠、正，其功既異，則如適遠者，水陸山途，舟車輴轝之用，雖道歸於同，而或交互相爲，非必秩然有序者矣。或者謂：道同功同，則惡有先後，何必序言？夫得天下，在得其民；得其民，在得其心；得其心，在聚其所欲，違其所惡。《大學》之所謂先，亦若此矣。君子深造以道則居安，居安則資深，資深則左右逢原。《大學》之所謂後，亦若此矣。豈聚欲、違惡之外，别有得心、得民之道，而深造以道，然後用居安、資深之功耶？亦可以知《大學》本末、始終、先後之序矣。

答何益之

頃承翰教，恍如面對。數年間，四方學者益衆，講説益詳。然究其爲功，乃非反身切己，相與磨礲粗厲、蕩滌邪穢；而其爲説，亦非汲汲於志行、公私、義利、誠僞之辨，而騖於廣大微眇之論。自以爲超詣獨得、理明義精，而於忠信進德之道日益以遠，則豈非吾徒爲之倡者躬行不逮所致然耶？近聞京師文會，頗不如往者之密，乃今有望於執事矣。甘棄林壑，實以八旬老親菽水繫念耳。乃承知舊諸公猥眷，欲汲之同升，第恐才不適用，終負知己。執事其何以教之？

寄聶雙江

昨承枉教，正憂懷無緒，倉卒舉所聞中和之説、知是知非之説，以請正於左右，而執事以爲或失則太精，或失則太粗，未蒙首肯。忖測尊意，必以知是知非者，心之用也，感物而動，莫顯莫見者也。心體貞静隱微，所謂未發之中，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體立用行，静虚動直，而是是非非各中其節。不得其體而從事於用，則末矣。執事蓋操存涵養，實見此義，非得之口耳想像者，故參稽證據，自信而無疑。某之所聞，無以異此，然亦微有未盡協者。

夫隱顯動静，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二，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應感之節，爲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貞静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貞静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程子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言

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道。至其答蘇季明之問，謂：「知即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又謂：「既有知覺，卻是動，怎生言静者？」蓋爲季明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反其詞以詰之，使驗諸其心未有絶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爲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其所謂中者也？既而季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静否？」程子始是其説，而猶未深然之，正恐其端倪微差，而毫釐之間猶未免於二之也。夫體立用行、静虚動直者，蓋聖人内外兩忘、一以貫之之學，而端倪微差，未免於二之，則雖與後世是内非外及内外交養者不同，然其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

秋涼，期造雲門水閣，清風一榻，幸公傾竭以教。三陽開泰，壽膺多祉，牽阻未緣躬慶，先遣薄儀，東望馳遡。公進於化，我愧知非，耿耿此心，將以俟後聖於百世者。蹉跎積歲，念之悵然。近作二篇奉覽，千萬批教。

二

王生手得抵舍佳報，令姪至，備悉水雲起居，喜慰無任。來書乾乾惕厲，謹聞教矣。天佑斯文，置公於背水陣，使盡察其平生招讒致嗔之所未盡者，而益進其格物之功，以自得其亨困貞屯之道。種種世情，乘危幸禍，若古人所憾，溺復然之灰、書羅雀之門者，一切勘破，不能作纖埃於太虚之中，此其爲堅志熟仁之助，良非小小。豈將以公爲虚舟載道，而泛於無涯以待後之學者乎？寶惜寸陰，與二三朋輩了此大事，知公所惓惓也。

向承諭未發之中，昨來未得卒請。程子

謂：「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心如赤子，乃能漸近，方有更進步處；未能如赤子之初，則雖有契悟，終涉意見安排，去實際益遠，反作良知障礙矣。高明究竟何如？幸有以教我。後進中有志向者，幸循循引誘，養之以善。古人着誘字、養字，直是意味深長。從此玩省，進德仁知，將不兼盡矣乎！

三

誨諭諄切，皆深造自得之言。其中有小異於某所聞者，於吾輩學問頗緊要關係，執事皆援據先師訓語而推極其蘊，然或未盡先師之意也，敢具以請。來教云：「先師謂良知是未發之中，此是骨髓入微處。若從此致之，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便自能』三字，先師提省人，免得臨事揣摩，賺入義襲科臼。」誠然誠然。「便自能」之說，其義有二，如曰視能明，便自能察五色；聽能聰，便自能別五聲，體用之義也。先師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未嘗別有未發者存」，「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如曰能食便自能飽，能飲便自能醉，是執事所主功夫效驗之義，蓋微有先後之差，而異乎體用一源者矣。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蓋即喜怒哀樂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以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功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夫念念有事，毋自欺而恒自慊，即是集義，即是致和，即是致中。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一也。二之，則所謂未發者，或近於二氏之虛静；其發而臨事，或

未免以揣摩、義襲爲感通、順應而不自覺，亦勢有必至者矣。

來教云：「虛靈、知覺，自全體不得岐而二，自功夫又不可混而一。要之，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又必虛而後靈也。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正法眼藏，可容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也耶？」夫知、覺一而已，常虛常靈，不動於欲，欲動而知覺始失其虛靈者。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無知覺之虛靈，而不虛不靈亦未足以言覺，故不可岐而二。然此皆爲後儒有此四字，而爲之分疏云耳。若求其實，而質以古聖之説，則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一字足矣，不必言靈言知，而靈與知在其中。蓋心惟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內外，本無彼此，焉有虛而後靈與夫能知、所知種種分別也？凡種種分別者，蓋未免因數字之義，依文生解，展轉附會，非從一念之知徹底直透，而不見有所謂體用先後者。以執事之高明，未必有此，然毫釐之間亦不可不精察也。周子立無欲之旨，動靜皆無欲也。程子所謂無事，蓋情順萬事而無情，內外兩忘而澄然無事者也。有動靜內外之分，則用功未免有取舍、有先後，雖未必是內非外，然要之未能兩忘則一而已。

來教又謂：「以能知覺爲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所知覺爲良，是宜以格物爲功夫。」此執事自謂推見先師之意，而不盡同其説者，然恐未然也。夫知以事爲體，事以知爲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然後爲全功。後世以格物爲功者，既入於揣摩、義襲，而不知有致知之物；以致知爲功者，又近於圓覺、真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及其宛轉

湊補，斐然成章，愈習愈熟，去道愈遠矣。故格物致知之學，既不失於揣摩，而亦不墮於空虛。此先師所以發千聖之秘者也，而尊意則稍異矣。雖反復究竟，自以爲説異而意同，無乃意有所主，可以推而同之，而非必自然契合也耶？惟濯去舊意，姑無自信以爲同也，姑自疑以爲或未能無異也，則千聖之秘昭然矣！

執事力行卓識，非某所及，而某必竭其愚，若無所讓焉者，望執事爲吾黨宗盟，不敢自外，姑聽其小異而遂已也。東廓、念菴諸兄，望傳示，相與裁訂見教，幸甚。

答萬安徐司訓

頃聞諸生亟稱盛德，殊切企慕。兹承遠使長箋，拳拳問學，謂「學者，學爲人而已矣」，切要切要。又書中反覆惟踐履之爲務，口耳談説之爲戒，與世之空言無實者天淵懸絶，敬服敬服。但謂「六經、四書皆爲人之法度，學爲人者按其迹而學之」，卻恐未及深考六經論學宗趣，未盡古人爲學之道，此則僕之所願聞教者也。

夫堯舜精一於人心、道心，《大學》定、静、安、慮以止至善，《中庸》戒懼、謹獨以致中和，至善得、中和致，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古人近裏切己、須臾不離之學，而學之弗能、辨之弗明，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不能自已者。不知執事所謂學爲人者，其亦若此也乎？則不當徒按其迹而已也。即如來教謂：「《論語》中『弟子入則孝』一章甚明甚近，只一二時講之便了，而未有能盡行之者。」又謂：「孝弟中如冬温夏凊、昏定晨省、出告反面之類，易知易行，而未有能盡行之者矣。」夫甚明甚近、易知易行，又孩提之所固有，而卒未之能行，亦可以深思其故矣。此豈非少艾、妻子種種外慕，有以奪其根心

之愛耶？夫人子非深愛根心，則於温、清、定、省之類，雖一一擬古迹而行之，猶未足言孝，而況外慕既奪其心，則雖欲擬迹古人必不可得。譬之風寒痰湿戕賊元氣，筋節痿痺，支體本强，則揖讓拜起、周旋進退，雖欲學無病之人，勢不能矣。故道有本，學有源，古人踐履之學，養性以達道，根心而生色。其親師取友，如病就醫；審問明辨，如飢求食，如渴求飲，彼誠有不能自已者也。故堯舜君臣之間，都俞吁咈自相師資，如恐不逮。孔子憂學之不講，喜起予之益，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子路、顔淵，親老、家貧，從師於患難之中，幾遭死亡而不舍。此非用力於仁，既竭吾才，真見道之無窮，真知己之不足者，未易以矯强爲此也。

兄來教中，僕所疑而欲請者尚多，第以踐履二字，世所常言，然往往未究其義，未盡其道，且又來教中所拳拳者，故即此奉問：以爲與古人所謂踐履者何如？

夫爲學如樹藝，知田之所在，種之所宜，然後耕播皆有實物，培壅灌溉皆爲實事。日事耕播、灌溉，而田與種之不辨，雖與談禾説稻者不同，亦無益於得食。然未有真事耕播，而田與種之不辨者。田與種之不辨，則亦意在耕播而未嘗真事耕播，終亦無所耕播而已矣。

意所欲盡，言不能宣，尚需面承，得遂傾竭，惟高明亮之。

答應儆菴

承手書，教以學問之道，幸甚幸甚。且復拳拳以不得相與講明爲憾，鄙心更切也。謹略具請教，惟高明裁焉。

來教謂：「陽明公道學自脩之功未嘗有缺。」又謂：「孔子教顔子以博文約禮，其他如問仁、問孝之類，皆因材而篤，未嘗輒語以

高遠之事。」誠然。至謂「陽明公教人，略下學而語上達，及門之士，能者從之，然不能者則多矣」，此殆承傳之誤，未盡公立教之旨也。公之教，本之《大學》，其言曰：「學莫要於致知。」知也者，己所獨知，誠不可掩，不慮而知者也。應物處事，慎其獨而毋敢自欺，格物以致之也，至於事事物物能循其知而自慊焉，則物格知致而意誠矣。小人見君子而厭然，若人之見其肺肝，其獨知之明誠中形外，至微而顯，苟由此而慎乎其獨，改不善而遷於善，則亦可以爲君子。蓋古之所謂下學者如此，而陽明述之，雖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亦可使與能焉。執事乃病其略下學語上達，而及門之士有能與不能，殆狃於後世以心學爲上達，而專謂讀書考古者爲下學歟？審若是，則凡所謂道學自脩、博文約禮，或亦未盡先聖之旨矣，敢并述所聞以請。

夫學者，學其所未能；脩者，脩其所已學。良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人皆有之，不學而能之也，欲動私勝而後有所未能。故學焉以求能，而學之弗能則弗措焉。處事應物，慎其獨知而不自欺者，學之功也。讀書考古，則所以問辨其所學，而亦博學之一事。問生於有所不知，辨生於有所不明。有時乎爲之學，則無時無事而不習焉者也。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非獨《詩》、《書》、六藝已也。「物相雜，故曰文。」若視、聽、言、動之類，燦然有文者也。於視、聽、言、動，物物而學之，其要克己復禮而已。故博學者，博學其禮，禮一也，故曰約；約禮者，學禮於文，文不可窮也，故曰博。其實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本非二事，非有先後。孔子之言可考也，謂先博文而後約禮，孔子無是言也。謂通古今、達事變爲博文，尊所聞、行所知爲約禮；謂格物致知爲博文，克己復禮爲約禮，孔子

無是言也，皆後儒以己意附益之也。今之學者習於附益之説，牽聖訓以就之者不少矣。其爲教，謂必求文字，索講論以明其知，而後慎獨知以誠其意，若秩然有條，然獨知無間可息，不可得而後也；文字講論，莫非良知之用，而亦莫非慎獨之所在，不可得而二也。其流以知識爲良知，知識甚廣而良知之蔽日深；以詞説先踐履，踐履日衰而詞説之文日盛。執事所謂兢華忘實者，亦嘗深察其端，識其重而亟反之乎？

來教又謂：「宜使人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庶幾士有實用，而淳厚之治可復。」嗟乎！執事及此言也，斯民之幸也。然自三代而下，亦居可觀矣。要之，格物致知之道不明，而浸淫以至於今。先講説以廣知識，漢人之蔽也，而今則以爲聖學之宗；務踐履以充良知，孔孟之教也，而今則以爲近日之特倡。二者孰實孰虛？孰淳孰漓？宜若黑白之易辨者，其在高明當既有定見矣。惟無惜諄誨，區區之祝。

答間啓明

使至得書，知抵家及入陝消息，爲慰。承諭：「客況頗足，頤静淵默中，覺有春意。遇事叢遝，亦順應得去，不至動意念。今益決志守師訓，以此學時時覺照，更有滋味。不識此意流通既久，便可語廓然大公，便可語良知否？」又云：「關中無可語此者，間與儒學師生一論，意頗懇切，思欲鼓舞數人以共此學，然亦不過唯唯，未見其出而辨論者。」反覆披誦，知別後進學不懈，内以成己，外以成物，使朋輩皆能若是，善人不浸多乎？幸甚幸甚。其間功夫有當商量者，輒因來諭及之。

良知未嘗不静，然不可專求頤静。凡感應酬酢紛紜轇轕，良知昭然不動於邪妄，莫

非静也。淵默中固有恬愉春意，然七情感發，喜怒憂懼各有所當，得其當，良知之所自慊，莫非春意也。順應固不至大動意念，然事有當熟思審處者，雖至於困心衡慮、夜以繼日，亦良知所不容已。非自私而用智，莫非順應也。要之，良知一念覺照，即一念大公順應；念念覺照，即時時大公順應，在志之決與不決何如耳。啓明既決志，則其深造自得、安居資深非難矣。

良知人所同有，孩提之童皆知愛敬，見孺子入井皆知怵惕，後長皆知徐行，嘑蹴之食乞人猶知不屑，放僻邪侈者見君子猶知慚悔，相師以及階及席，即瞽子爲之，無以異於聖人。凡告人而唯唯無辨，安知非至易至近之道，有以感其同然之心也耶？然亦有蔽於舊習之久，而茫然不知所謂，如醉迷强奔，忘返其家，雖告之諄諄而聽之藐藐者。惟先覺者真誠惻怛，誨語不倦，既其醒然以悟，則問途求導、自有所不容已，而精神之所風動日遠，將不但師生數人而已。即如來書所謂「省刑薄賦，與民休息，荒餒作急處賑，番夷内寇，常費議處，未敢安枕而卧」，即此是良知怵惕惻隱、敬事好謀之念。循此知而充之，實爲其事，即是格物致知之學。與有司事此，即是與有司共學；與將校事此，即是與將校共學。推而達之，將無不可與語此者矣。

承啓明遠問，不覺縷縷，然心之惓惓，猶有非言語所能盡者，惟啓明亮之。

二

曩承差還，嘗附答來教，兹領華翰，知尚未達。同儕中好學篤信如啓明者，誠不易得。每一接書，輒用增快。

來書云：「立志向學，期以此生。」志乃作聖根本，孔子由立以至於不踰，只是志到

極真純處。顏子「欲罷不能」，亦是志不罷。孔子稱顏子「未見其止」，亦是志不能止。惟益厲此志，日加精專，如「三軍不可奪帥」，即學、問、思、辨種種功夫，此自有不容已者矣。風便不惜時示新得，幸甚。

三

地方饑饉，想發賑之後民瘵漸蘇。衄血之病，多因過勞，惟少加節息是祝。僕去秋偶患胃痛，兩旬始安，承遠念，輒此附謝。

承示賑濟及墩堡諸議，委曲詳明，救時急務，經國遠猷，爲之有序，成之以漸，足徵明德新民之實學，幸甚慰甚。

君子隨其所居之位，事事物物循其是非之知，毋自欺而求自慊，所是必爲，所非必不爲，果斷縝密，無所不盡，故物格而知至。此知是心之明德，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知常不欺，即是天理常流行；知致於事事物物以達之天下，即是明德明於天下。

啓明謂「日用動静，先明諸心，以致良知本體，務使念念覺照、天理流行」，既得之矣。又謂「有未能豁然處，還須指點，方得通快」，無乃自生疑貳，自作滯礙乎？凡人心疑貳滯礙，未能自快，皆未免功利之私牽制顧慮，雖與顯顯自欺者不同，然亦未得爲無自欺也。啓明於此更加斬截，當無不豁然者矣。

「先明諸心，然後力行」，伊川先生此語意亦未瑩。明道先生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然則不力行者，豈得謂明諸心乎？啓明引用此語，意思何如？毫釐千里，亦不可不察也。

心之精微，言莫能宣，加以縈疚之餘，語無倫次，萬萬心照。白崖道長，儻出此商之。

答陸主政子翼

昨者竟日淹留，然鄙懷尚未盡也。格物

致知，是吾人日用間身心上著實踐履功夫。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物。物也者，知之感應酧酢，若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知也者，自知之明，視聽言動之非禮，喜怒哀樂之不中節，一切善與不善，誠密察而不自欺，則莫不知之，所謂物之則也。格如「格其非心」之格，是正其不正以歸于正。凡感應酧酢，察其自知之不可欺者，物物格之，視聽言動去非禮以復於禮，喜怒哀樂去過、不及以中其節，一切事爲必不肯掩不善而著善，使吾自知之明常自快足，極乎其至而無有厭然不滿之處。於身如此，是謂脩身；於事親從兄、宜其家人如此，便是齊家；於事上臨民、錢穀甲兵、用人立政莫不如此，便是治國、平天下。吾人舍此一段工夫，更無安身立命處，然非真有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亦只是空談。

子翼明敏特達，僕所望於子翼者，不但爲一代名世偉人。然名世偉人事業，亦不能舍此格物致知別有著力處也。先師《大學》古本，提掇此事頗明，今往一册觀之，請於日用間切己體驗，必有所得，亦必有所疑。更能迂程過我，信宿而別，則後會雖未可期，亦庶幾不負子翼拳拳之愛矣。

答王新甫督學

王節推來，領手書、講義及《祭陽明先師》文，知別後新功精進，且啓迪諸生，大有發明。夫如是，德安得而不日崇，業安得而不日廣也？喜幸之餘，聊因來書所及，少效區區，以助進脩。

來書謂「官不得暇，未能以心照事，纔煩輒有静想。静想既生，惡外之心益甚，病痛自覺，然終不能强。」夫自覺則不待强，不能强則覺未必真切也。蓋猶是厭煩想静之心，覺厭煩想静之病，譬之夢中輕醒，與寤後尚

有間耳。夫厭煩殆起於以心照事乎？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内外、動静，而渾然一體者也。以心照事，則未免有内外、動静之分，必以爲非静則不能照，非暇則不能静，事煩則不得暇，而愛憎取舍展轉相尋爲病矣。夫官不可以求暇也，民未遂其生，與未復其本心，何啻水火之焚溺？治民者，將以救焚拯溺也，焉得厭煩？厭煩求静，得非救焚拯溺之心有所未切乎？新甫誠體察此心之或未切，與以心照事，或未能無内外動静之分。於此得力，則厭煩想静之病自當釋然，無有自覺而不能强矣。

來書謂「此心本體，原自與天地上下同流，一着念起，旋爲障礙，而本來分量有未能盡」，誠然誠然。心之良知，本自真誠惻怛，於親本自能親，於民本自能仁，於物本自能愛。此真誠惻怛，周流於親親、仁民、愛物之中，而變動不居，皆其本體之自然，而不容一毫意必著於其間，真如天地之覆載而與之同流，稍着意必，便不能周流變通而充塞天地矣，所謂「上下同流而着念旋生障礙」者如此。近時朋友乃欲於自心體認個上下同流體段，而應用隨作，應語隨答，任運騰騰，無作無住，以是爲見本體，爲無障礙，恐駸駸流入玄虚漭蕩。此固非新甫所云，然亦不可不知此蔽也。

來書謂：「孔孟所謂致知，所謂盡心，工夫只是去私，如磨出鏡之本體，則萬物靡不停當。此是合下自得自悟，決非湊泊襲取。如是下手，則本體原自高明廣大，功夫亦自切實。」此論極精當，然須知得良知是個真誠惻怛、温恭退讓的心，五倫、百行皆此一念，故致者致此，盡者盡此。而所謂自得自悟、高明廣大者，原無毫髮不切實也。

來書謂：「後進甚聰明，但卑弱不敢承

當之病深入骨髓。近聚百餘人於省下教之，必拔去其根，方有可進。」凡不可承當者，必以爲高遠不可幾及故耳。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語人以堯舜、孔子，或不敢當；若語人以愛親敬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何不敢當之有？故夫子循循善誘，而善救則無棄人，新甫念之。

來書謂：「誠未能動，任性往往枘鑿，甚至有已行而思之，久而自慚者。」足見體察之密。夫性無不善，故其發無不惻隱，無不恭敬，所謂良知者也。念念任其良知而無不致，則愛人而人恒愛，敬人而人恒敬，故凡牴牾枘鑿者，或未嘗念念致其良知者也。誠念念致其良知，又焉有已行而後思、既久而後慚乎？此可以知未能動物之故矣。

講義直寫自心所見，於學者極有益。首篇言聲色之非，禮自外來，此殆亦相沿之誤。蓋孔子所謂非禮勿視、聽者，乃視、聽之非禮，己之私也。如聽法語而弗從弗改，聽巽言而弗悅弗繹，即是己私，即是聽不由禮。視之非禮，亦如此類。勿者勿此，非在外也。他篇亦有欲論者，且未能一一，姑俟後便。

新除殊出意外，辭疏發已月餘，倘更有嚴命，則服闋後戒行遂不敢緩。相見未期，凡可益我者寄書示知，幸甚幸甚。

答朱鎮山督學

鎮山以作人爲職，「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在鼓舞之者何如。此世道治忽生民休戚所關，故僕嘗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其本在於督學，鎮山諒亦謂然也。官各有體，末世飾以世情，而自信以爲達道。惟世情絲毫不染，則本體自見矣。倘因便見示作新之方，幸甚。

答楊汝容

抵家凡兩承手翰，知貴恙已平，甚慰。第念別久不得一會耳。

世路難處，自古已然。孔孟所以處難處之時者，禮行遜出，甚有委曲，然以義爲質，信以成之。蓋利害、毁譽不入其心，則本心自有妙用。雖至於舍生取義，非期於立名；至於安身存位，非期於爲利。故未嘗違心以從人，亦未嘗咈人以從己。毫釐善利之間，更願體察精一，有以往復，甚幸。所諭時事，足徵留心，自此將有不能委者，幸珍重啚之。

答王武陽

得書知近況，爲慰。且聞彼中士友向學者衆，雖大邦自宜有此，亦吾兄有以感之也。近日東廓、晴川諸公枉會南明小舘，留十餘日，兩邑士友聚者數十人，卓然者不少，反復講習，甚受麗澤之益。

昨有患私意不能消盡者，僕告之曰：「志不真，則放逸而爲私意；志真，則不放逸，私意無由生矣。」其友乃自敘：「立志未嘗不真，即今親師取友與凡應事接物，莫不專心致志，而放逸竟不能無，宜別有消除之方。」則喻之曰：「今人行康莊坦途，固未嘗不專心致志，然而行欹仄險徑者，則心又加嚴矣。若夫羊腸鳥道，左右深淵，全生殞命係於慎肆之間，則其專心致志，比之欹仄險徑者已自不同。回視康莊坦途，則幾於無所用心者矣。今諸君亦嘗以心之存亡爲軀命死生乎？則其專心致志恐未必如行羊腸鳥道者之戒嚴，而凡所以放其心者，間隙未嘗窒塞，其與所謂『無以尚』、『不可奪』者相去何如？恐未得遂謂之志真。聖人言戒懼、毋自欺，言見賓承祭、臨深履薄，已是進脩要訣，外此別無方法可設也。」其友曰：「心體

平易如此，卻似意必。」則告之曰：「君子必誠其意、必慎其獨，亦是意必乎？ 以此爲意必，卻恐以怠緩縱弛爲平易，則終於放逸而已矣。」時諸友皆惕然有省。

令郎在會中告行，輒書奉聞，或可爲彼中切磋之助也。諸友向學得力者爲誰？ 便中幸示知。馬獅山兄、朱損巖年兄，見間幸致萬一意。

答周以介

頃承枉顧，以迫歲除不能久留，鄙心殊未盡也。

來書謂：「主宰流行，真念起念，心意、志氣本是一物而二視之，日用變化，似不相合。」夫性一而已，惡得有二？ 然危者爲人心，微者爲道心，危微之幾，如水湧爲波、波平爲水，間不容髮，則亦不可以其本一，而不精察其所以二者而致之一也。

吾黨爲學，須要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切篤實，而日就身心感應處物物格之，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以不欺其自知之明而求至於自慊，然後能止於至善。後進喜脱略而惡拘檢，只是未嘗實有此志，或粗有志，而攙以意氣認爲真志。志既不實，則其以妄念爲真，乃是自迷自悮，恐未如來書所謂「異端啓之」也。

答湯繼寅

陶新岑、鄒東廓相過，亟稱愛民之政，知繼寅之所以獲於上下者如此。今人動稱作縣之難，殊以爲苦，然古聖兢業克艱，何敢以易心乘之，而未見其苦者，何也？ 蓋其所以不敢易者，精密於人心、道心之幾，知好生之德有未易盡，而功利在所不計。乃今之所以難者，則皆功利之私，而於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或忽而不察。是古人難

今人之所易，而今人易古人之所難也。僕於繼寅，蓋不徒以今之能吏、循吏相望，輒效此致愛助之忱。

答項甌東

頃者陶新岑遣使以尊教至，立候占復，既卒卒附短狀矣。所示地方事宜，皆切民隱，《私録》警發尤多。第二條謂：「能知能行方是學。」又歷舉諸書，如「學於古訓」之類，皆兼知行；如「學問思辨」、「好學近智」之類，皆單主讀書屬知而言。鄙心切有未安者。

夫學何爲者也？人性本善，故其知本良，自親長之愛敬以達之天下，皆良知本然之用，不學而能者也。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必學焉以求能。學焉以求能者，去其蔽以復其良知之本能者也。故學者學其所不能，必無時、無處、無事不用其力，其用至博，而學之弗能則弗措焉。學而有所不知則問，問而不得於心則思，思而不明則辨。誦詩讀書者，問辨於古人；親師取友者，問辨於今人。篤行，則學問思辨而不已焉者也。問辨者，學之一事；讀書者，又問辨之一事。而曰學問、思辨單主讀書，竊所未安者此也。

孔子稱：「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又曰：「知及之，仁守之。」而其論智則曰「不惑」，其論惑則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論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曰「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然則無纖毫忿慾惑乎其心，而後可以言智；必不以纖毫忿慾惑其心，而後可謂好學，而後爲知之功。讀書，則就正之事，問辨之謂也；力行，則學之不已，篤行之謂也；仁，則智之不息，及則守之之謂也。知及而仁不能守，則雖得之，必失之。然則必得之，而後可以言及矣。夫道豈有未

行而能得者？未有所得，則亦安所守也？則孔門之所謂知行，所謂知仁，斷可識矣。而專以讀書爲好學近智，竊所未安者此也。

學古訓之説，始於傅説。昔者高宗恐德弗類，恭默思道，蓋師事甘盤，既知脩道、脩德之學，知思道之功，受師友之益矣。其命説曰「納誨輔德」，曰「爾訓朕志，予邁乃訓」，蓋以甘盤望説也，故説稱「學於古訓」以對訓志、邁訓之命，若曰「維古有訓」、「匪説能訓」，蓋不敢以甘盤自居云耳，然必如古人之訓而學焉。自脩其道，自脩其德，孫志時敏，終始典於是而不已，然後「道積厥躬，德脩罔覺」。故曰「古訓是式」，則説之所謂學古訓者然也，與孔子學《詩》、學《禮》、學《易》之説一也。夫學《詩》則可以言，是故必有興也；學《禮》則可以立，是故必有立也；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是故必居而安乎《易》之序也。不然，則三百之《詩》不達於政，不能專對，蓋知誦而不知學，雖多而無益。如此則古之所謂讀書，亦不輕矣。而後之所謂讀書，則通其詁文、識其意義而已矣。以是爲知，不亦輕乎？於是以存心讀書，分先後内外，而不知其非二也。不知其非二，則將二之，二之則失其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夫存心猶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飲食也。養生、飲食，果可二乎？果有先後内外乎？飲食以養生，或失其道，毋寧反以喪生乎？此不可不察也。

「道學自脩，博學反約」諸説，及吾兄向時答李三洲格物之説，僕皆欲別有所請，而使人行迫，不能一一。又，答三洲書檢尋未得，更煩寫示一通，幸甚幸甚。蓋僕所欲請者，皆身心功夫幾微之辨，而非徒文義訓詁之末，正吾輩講習麗澤之道也，千萬垂教。

《録》中所載敝縣楊東里公女必嫁解公編置之男，本無此事，不知兄何所聞？又王

忠肅公卒於成化丁亥，未嘗爲弘治間宰相。公以景泰壬申召入吏部贊助，敝縣王文端公同爲冢宰。天順丁丑文端致仕，公始獨爲冢宰，是時王三原由庶吉士爲大理評事已十年，未幾陞楊州知府，未嘗遇忠肅公考察。蓋考察京官，正統以來皆屬之本堂，至天順甲申始屬吏部，其時三原外補久矣，且三原亦未嘗爲户部主事。況謂念菴得之曾公，不知曾公何所據也？故僕素不敢輕信傳聞，《録》中恐須删此二事，或别寫一條明其誤聞。何如何如？

答湯懋昭

頃當路諸公過我，亟稱懋昭政事有條，而尤切望其有終。苫塊中聞之，亦爲解顔。蓋古人之論齊家，曰「宜兄宜弟」；論治國，亦曰「宜民宜人」；其論人情，曰「虐我則仇」；其論虐，則曰「剛而無虐」，曰「善戲謔而不爲虐」。然則必以處家人之心處國人，而後能得其宜之之道；必不過用其剛，雖辭色之間，如戲謔之可以傷人者，亦在所必察，然後爲能無虐。此僕所學焉而未能，願與懋昭共勉之也。

往時貴同年諸君問僕以爲政寬嚴之宜，僕舉成王之誥君陳者告之，其曰「狃于姦宄、敗常亂俗者不宥」，則未狃與未至於敗亂者猶在所可宥；曰「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則不容不足以言德，而不忍不足以濟事。故辟宥必求厥中，而作威以削必在所戒，此寬嚴之宜也。諸君往往以爲然。今所致愛助於懋昭者，固不能有以易此。懋昭其亦亮之乎？

答孫宗禹

來書謂：「終日百爲，此心少有蔽翳，便有可悔。真覺志學之密，不可以造次顛沛或

離。」又謂：「毀譽一念，尤爲大病，聲負其實，輒不免於動心。」此皆近裡著己實語，但不知宗禹所謂志，是何等志？志既辨，則學無蔽病，所覺自別。蓋古人之志，欲明其明德於天下。明其明德於天下者，欲發揮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德於天下也。故隨時、隨處、隨事無非學，盡其親親仁民、真誠惻怛之本心，雖造次顛沛，念念必於是而不離。少有私意間之，即中心耿耿，真如塵沙之翳目，如楔石之蔽塞口鼻，必去之而後爲快。蓋終日兢兢業業、臨深履薄者，以本心之存亡爲生死，惟恐私意微動，即陷溺以死而不復可救也。故凡毀譽之來，皆益以感動其心，曰「是告我以過，而導我於善者」，用益省其所未至，而不敢足乎其所已能。「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學，「正己而不求諸人」者如此。諒宗禹既已昭徹懇到，聊因問及，述所嘗與諸友切磋者云爾。

答毛伯祥、沈惟順

二君書中謂「斯道聖凡無所加損，而愚夫愚婦可以與能」，謂「處身勵行，當磊落軒豁」，皆慨然自任，甚幸甚慰。人之身心，自朝至暮，視聽言動之感應，喜怒好惡之酧酢，或作或止，無非事物。然念有善、不善，故事物有格、不格，而獨知昭然不可欺也。君子身心之學，於凡事事物物，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改過遷善，懲忿窒慾，做得恰好到極處，以自慊於其獨知，方是格物致知，方是誠意。如此，則事上使民、錢穀訟獄，無非實學，而二君慨然之志始不孤矣。

答鄭元健

曩者榮上未幾，聞爲政尚嚴，頗有病之者。僕以爲豐城之縱弛久矣，非加之繩檢，雖有惠政終不得行。古之人以不教而殺、不

戒視成、慢令致期爲嚴之過，至如信賞必罰，雖堯舜舍此難以致治。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嚴與寬皆仁之用，想元徙固有得乎此也。比聞上下交孚，知政體必久而後定，化理必恒而後成。「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聖人不我欺也。凡百惟敬慎啚之，以永終譽，區區之祝。

答陳履旋

來書謂：「應酬過多，輒自厭煩，既覺不免降心順俗，愈覺不静。」是蓋有意求静，故厭應酬之多。厭之而不能去，故降心以應，而静意未嘗忘也，故愈覺不静。周子云：「無欲故静。」今有意求静，欲也；厭煩，又欲也；勉强順俗，又欲也。心惡得而静哉？

又云：「不知未感之前還須用功，抑仍在事上磨練，使之慣熟，以至自無煩惱而後已？」如此，則是別有無事之時，而所謂事上磨鍊者，只作得半截功夫，非《大學》格物致知宗旨也。夫身必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事。若有無事之時，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知、物，未始須臾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須臾離，又焉有未感之前？又焉有還須用功之疑耶？夫格物致知者，就身、心、意、知感應之事，精一於有過無過、善與不善之幾，無過則已，知過則改，無不善則已，知善則遷，於以自慊其獨知，而未嘗有意、必、固、我於其間。夫改過遷善以慊其獨知，則物格而知至，未嘗有意、必、固、我於其間，則意誠心正而身脩，此古人「孳孳爲善，必有事焉」之功也。故雖紛紜勞擾，而不以爲苦；雖淵默澄静，而不以爲樂。蓋此心之知無間於紛紜勞擾與淵默澄静，不可得而厭，不可得而貪，故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不容以意之所便爲取舍也。承問學拳切，輒述鄙見以復。

答馮州守

來書云：「心齋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此其不由文字而頓悟者，有天資之高則然。其次，聞見亦不可無。某以天德之知與聞見之知初無二理。聞見之知，即所以致天德之知。」

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爲聰明，而惡視聽矣。

吾契又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見。是耳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視聽矣。」夫良知者，見聞之良知；見聞者，良知之見聞。致其良知之見聞，故非良知勿視，非良知勿聽，而一毫不以自蔽；致其見聞之良知，故見善則遷，聞過則改，而一毫不以自欺。是致知不能離卻聞見，以良知、聞見本不可得而二也。然「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則以聞見爲主而意在多識，是二之矣。二之，則非良知第一義，蓋已著在聞見，落在第二義，而爲知之次矣。今謂天德之知，與聞見之知初無二理，謂聞見之知即所以致天德之知，是知其本無二，然於所謂第二義者或未深察，而語意之間猶有彼此，則於所謂本無二者，亦未免察焉不精。至謂天資高者頓悟不由聞見，其次必由聞見，則已居然二之。而究其實，則有大不然者。

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耻嘑蹴，皆不由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耶？先師云：「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吾契但於居處執事與人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念念慎其獨知，無自欺而

求自慊，則良知一以貫之，有不假言説而自明者矣。

來書云：「諸生讀書作文，不可謂之非學，不可謂之非良知。」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爲本，故皆以格物致知爲本，而隨其位分各有其物。物者，事也。讀書作文者，諸生之事，猶知人安民爲天子之事，耕田鑿井爲農夫之事，制器通貨爲工商之事，洒掃應對爲弟子之事，皆其意之所用者。而意有善、不善，故事有正、不正，惟慎其獨知而格之，必盡其本然之善，而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幾微之間，一毫不以自欺，則洒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而況於讀書作文？苟自欺其獨知，不盡其本然之善，則雖一匡天下、民受其賜，猶不得謂之仁義，不得謂之學，而況若今之讀書作文以功利爲心者乎？明道寫字時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其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及上蔡舉史書成誦，又戒之曰「玩物喪志」。吾契試以此二事，令諸生於自心精察，如何謂之學、謂之喪志，則讀書作文便可到聖人事矣。

《良知解》云：「陽明不宗於堯舜，而宗乎孟子，蓋以孟子殁而聖人之道不傳，故從孟子説起，以明聖人之道。」又云：「陽明言良知，而不言良能，此知行合一之説。言良知，而良能在其中矣。」

陽明先師本《大學》格物致知爲教，因後世學者以知識爲知，以凡有聲色貌象於天地間者爲物，失卻《大學》本旨，故爲之説曰：「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獨知之知，孟子所謂良知是也。物是身心上意之所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諸事，慎其獨知而格之，必循其本然之則，至於其極，以自慊於

其知，如《書》言「格其非心」之格是也。蓋先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而引孟子以正後世之誤。近時乃又有不及良能之疑，又失卻先師言良知之旨矣。舉良知，則良能固在其中，然非別有所謂良能而故以良知該括之也。能者，知覺之運動；知者，運動之知覺。舉良能，則良知亦在其中。如孟子言「降才爾殊，不盡其才」，則又言能而不及知。蓋身心工夫，一真俱真，一得俱得。若不於功夫上求實際，而於文義上求分曉，則將有無窮可疑，而辨之雖明，亦無分毫于己者矣。近日學者固已皆知有知行合一之說，然皆未嘗用知行合一之功，故精一之旨終亦未明。

夫人惟一心，心惟一念。一念之中，明覺精察之謂知，真切懇到之謂行。知不能真切懇到，是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即是病，即不得謂之知；行不能明覺精察，是行而不知，行而不知即是病，即不得謂之行。故心之知行本一，而人之不能一者，失其本心者也。故學之道，必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懇到，然後爲道心精一之功。讀書如此，即是讀書知行合一；應事接人如此，即是應事接人知行合一。蓋心體本如此，學亦如此，非若後世以讀書考古爲知，應事接物爲行，判然二事而欲合之一也。惟慎其獨知，念念毋自欺而恒自慊，則知行無不合一者矣。

《同志約》中云：「靜中觀良知本體，如何驗諸天理動處？果從良知發見，便是自然天理，有物有則，至易至簡。若有造作安排，則是自私用智，支離駁雜，非良知也。」

良知即是獨知，獨知非閒居獨處之謂也。靜亦此知，動亦此知。雖稠人廣衆中，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紛交錯應，而此知之明，是是非非毫髮不能自欺。即此是獨，即此是良知本體。從慎獨不自欺處發用，即是良知

發用，即是天理物則，雖至於勉强困衡，亦不爲造作安排。若專於静中觀察本體，又於天理動處驗其果爲良知與造作安排與否，卻恐認虚静爲良知，以動念爲天理，以不費心力爲無所造作。此或語意未瑩，然亦或良知有未徹處，幸更察之。

答沈思畏

來書謂「區區常言格物之功，不問時之順逆、事之煩簡、地之險夷、人之難處易處，皆可以用其力」，是真實不誑語，足見思畏體驗所得。然必立心之始，不見有所謂順逆難易可以取舍，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之如不及，去之如探湯者，然後爲能與於此。苟分别種種順逆、種種險夷、種種難易如彼如此，則既有所擇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矣。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則雖有時而主宰不亂，精神亦凝，猶不足謂之格物。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況遇逆且難，支吾牽强，意興沮撓，尚何格物之可言乎？譬如惡筍穿地，不務去其竹根，則堅實之土，雖筍不能穿，不得謂之無筍。而虚疏之土，必且茁然有萌，顧以磚石軋之，尚得謂之能去竹筍使不穿地者哉？來書「欲脱泥淖以就清泠」，此是順逆、難易之心分别去取。此意熾然，則雖不肯甘過惡，如身處溷穢，罪犯刑戮，汲汲焉不敢自欺，無乃磚石軋筍之類乎？故學不可不慎其主，然非底裏洞徹，則不能得其所主。

來書謂「同志中講學者，謂必得心之本體」，此是至論。顧恐吾輩所執爲本體者，或非其本體耳。人心本自寬裕温柔，本自發强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而後爲得心之本體。然非底裏洞徹，而徒以意見傅會，則或失於矜持，或流於緩弛，歸失其本體而已矣。草草布復，所不能盡言者，思畏以意會

之可也。

二

來書檢察病痛精切，足知進學不懈。知病是藥，但不得輕放過，即此是毋自欺矣。所云「潔身尚志有所不能，隨世逐塵有所不忍，而取譬籠鳥，左羈右絆，不得振羽雲霄」，凡此兩念相牽，即是自欺根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矣。不若兩忘之，亦不必羨慕高潔，亦不必卑鄙塵俗，只不欺獨知，是是非非處直而行之，即身未嘗不潔，而世亦未嘗不諧矣。

三

來書推究立心之始、受病之原與功夫未能真切之實，此正思畏虛心體察，不自滿足，故能自覺自脩如此。學者大病，只緣自是，故有病而不覺，故進脩不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是顏子已復後自覺功夫，然未復者履以爲基，謙以爲柄，亦未有不自覺而能履、能謙以進於不遠之復者也。思畏既覺，吾是以知其必日進矣。

時勢之難，僕已知之。惟是至誠動物、無意必固我，尚未能如來書所期者，然亦安敢不自勉以副思畏之惓惓也？聞有論劾之疏，而部中不以爲然。此間只見報略，未見疏草之詳，便中尚幸寄示。此亦來諭所謂時勢之難者矣。

瓜期想不遠，相見可跂俟，諸遲面既。

答王汝學

別久，渴思一會。去夏得榮擢之報，甚以爲幸，而叨轉北來，又甚悵然。

成己成物，原是一事。學於己者不厭，即是不倦之誨，故孔子云「無行不與」。良知彼此完具，欺慊之幾，人所易知、易能。精專

在我，則人自應之，將有不言而信者，此謂以身教者從也。

聞與三溪諸君常尋鷄鳴之會，茲幸渠復南，朝夕切蹉，於此當深造而自得之矣。迫除多冗，聊此布謝。

答翁東崖

曩邊圉孔棘，恃公爲長城，豐功慶譽，簡在帝心，嘗叩之當塗、稽之輿論，無不敬公者。坦懷展布，罔失法度，天休將自至，近事無足介介也。

所論莊生「齊物」，要亦近吾儒「見大心泰」之旨，惟其縱恣脱略，不知致知格物之實，故未免於有蔽。而後之用其説者，或生于憤激而假以自寬，或取諸見解而非其自得，故亦未足以窺莊生之至。如公學有本源，功有實地，「見大心泰」于己取之，「齊物」未足論也。使還，草草布復，佇俟來教。

寄張浮峰

僕往歲家食，則浮峰在諫垣；比出山，而浮峰正分守湫邦。南北相避如此，嘉會信難諧耶，但有悵望南都。

接去春翰教，謂：「數年涉事對境，覺意見想像毫髮不得力，日用酬酢，只是是非非兩端感應無窮。自知自覺，自省自改，極是直截，極有精微，所患只恐欲不能割，纖微苟安，俄頃變換，平直之中便多窒礙。乃假玄虛粉飾暗昧，日進退于意見之中，積歲累時，總無日新之益，此其病甚于自畫者矣。」誠然誠然。僕以爲欲不能割，更別無可解説，只是志不果確。志確則止，止則感應酬酢湛然虛靈，寂無所動，於世間種種色色澹泊無味，不見可欲，又焉有欲不能割者？

近時有謂「見本體則欲自消」，但不知見

本體之功如何作用？又有謂「有所作用即非本體」者，此語雖未爲無見，第恐茫無可入，誤己誤人不淺也。浮峰倘得其意，幸有以教我。

答柯雙華

別來忽十五年，殊用飢渴，展翰如面，爲一浣矣。宦轍所至得友，知執事學日益進，何時一遂傾竭耶？學無頓漸，慎獨爲要；根無上下，善反爲良。而遭變故、罹誹詈，正辨于困之時，然非復以自知，鮮有不欺其獨者。執事定見、定力，猶云收之桑榆，無亦昔人五十而知昨非、進學不已之心耶？願示我新得，幸甚幸甚。

外疏知有所感，既反復籌之，可以勿行。當路果不相信，即疏行亦無益，徒增猜忌而已。如已稍釋，則先舉反動人心，而部中又添一疑，不若泯其迹，而以無心處之。君子行法俟命之道，固如此也。千萬珍重。

答雷古和

暌違兩月，無任悵念，忽奉手書，恍如面即。

書中所稱：「天地逆旅，升沉浮陰，榮名委蜕，好毁幻刼，而人以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争光者，此心而已。」此古和超然之見，非世俗所可企及者也。夫人未有不見其大而可與共學，未有不實致其知而能立乎其大者。心之良知，本自虚靈，本自高明廣大，不自欺而常自慊，則虚靈之用充周而不窮。故於其身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而未嘗有所激作也。其於人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而未嘗有所忿嫉也。其於得喪毁譽，若浮雲之聚散於太虚，而不能爲碍；若鳥音之過耳，別擇分明，而未嘗有所留滯也。其撫世酬物，是是非非、隱微之幾

莫見莫顯，如權衡之推移，而輕重各得其平也。古和於此庶幾近之矣。

劉元城所善「秤停」之説，殆亦有見於虚靈之用如權衡之於輕重者，然而未易言也。故學莫大於無欲，聲色貨利，常情之所溺，而志士所不屑。然志士之志，直欲行高一世，名垂不朽，則亦未免於意必之累，而激作忿嫉交鬪於中，亦足以汩其虚靈之用。以古和之高明，世俗嗜好自不足以干之，然而志士意必之累，則亦不可不察也。

庠士談經之暇，有可以助我者，無惜遠示，庶因之效其一得，以相切磋耳。

答劉華峰

一别甚久，展翰教如對面談，浣慰可知。漸脩、頓悟，理本無二，而悟非可以曉解言也。譬如人在夢中，諸景見前，紛紜雜擾。既覺，即景相盡滅，湛然澄寂，如是而後可以言悟。徒事曉解，未有不涉於想像者矣。簿書期會，即此是學。古人立斯立而道斯行，亦不外乎法制禁令之間，故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顧恐道心未能精一，則無往而非俗矣。來書「脱去時俗，效法道化」之説，亦恐外俗以求道，未得爲一貫之學也。海門土地坍没，人民逃移，生養撫輯，正賢者别利器于盤錯之秋，其要在愛民之心真切懇到而已。

來書文法拘繫，亦恐是此心未能真切懇到之故。今人誠于求名、誠于趨利者，雖有文法，莫之能拘，曾謂愛民誠切，而文法又能拘繫之也？

相見未期，輒因使還，少效區區。

答顧日巖

金陵數承切磋之益，方以爲快，遽爾遯隔，俛仰增慨。

使至，領教翰，謂「蔽習深痼，明晦不常，存亡互勝」，在執事未必有此，聊以自警耳。然古之人云「惟聖罔念」，以聖人或未能無罔念，則執事所云，殆亦自覺其有近似而非，故爲泛詞，可不謂「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歟！

夫見其過者，知也。内自訟，則若兩造之求勝，而不容有所掩匿覆蓋，故改過必力，遷善必勇，慎獨致知之功也。夫良知未嘗不明也，忽而不察，則有時而或晦耳；亦未嘗不存也，舍而不操，則有時而或亡耳。雖有時或晦，而未嘗不知其晦也，察之斯復明矣；雖有時或亡，而未嘗不知其亡也，操之斯復存矣。僕以是知執事之決非明晦不常、存亡互勝者也，決非蔽習深痼者也，殆亦以是不忘其臨深履薄之心耳。當以尊教偏告諸同志，庶幾各有警焉，以不負執事之遠念。

答章希文

別來十餘年，音耗都不聞。頃者小兒與令弟爲文會，始知希文已入仕知濮矣，然無緣一通尺牘，爲耿耿也。

來書謂「良知於事上磨錬」，頗見端緒，足徵邇來切實功夫。所謂磨錬者，若磨鏡錬金，去其塵垢查滓，而求其明瑩精純者也。人在仕途，毀譽、利害、窮通、得喪之念，皆足以惑其心，則凡應事接物，其趨避取舍未嘗不精且明，而實則良心昏雜，卒以速毀召害，則志之不一故也。故士必有真明德、親民之志，而後能盡磨錬之實。此固昔日相與諄諄言之者，希文今有所試矣。

努力自樹，三軍莫奪，區區之祝。

答徐波石

披誦手書，如奉面對。所諭「淑人者，忘

己爲先，能自得師，則可以師天下」，望之厚而教之至，知感知感。夫人莫病於自見其善，莫善於自見其不善。自見其善，則謂人莫能己；若自見其不善，則與人莫非我師。然見過内訟，孔子發「已矣」之嘆，以爲能此者或鮮，則豈非真志未易立，而勝心之易爲蔽歟？

此中會友，拳拳以真志勝心爲言，僕誠賴諸友交警互惕，相與各自見其不善而自勉焉。所恨會聚不能數，講習不能繼，故未能大有所發耳。來教謂：「相逢莫非友，相觀莫非道。」僕以爲勝心除而真志立，則於斯其殆庶幾。雖未之能，亦安敢不自力也？

披晤未期，有懷耿耿，何時合并，慰此傾渴。

答貢玄略

耿生至，得手書，知玄略進學不懈，又知連得侍龍溪之教，受益不淺，喜慰喜慰。書中所論功夫病痛，皆朴實真切，非想像語，足徵近功。

學問功夫，唯當於知上理會，此一點靈明，即性命之理，萬化之原。此處不欺，即種種皆真；此處一欺，即種種皆假。邇來想於此有得力矣。

初望玄略、士儀得第後爲京師聚會，乃復不偶。相見未期，珍重是祝。諸同志相見間，皆爲道勉學。

答陳明水

出山來，不覺三春矣。塵緣冗冗，與日作息，又復不逢臨川之便，遂不及一通音問，徒有馳嚮耳。詹生來，領手教，兼承惠寄大作，三復，無任喜慰。

來教謂：「覺妄滅妄，不論遲速，已與先師無照無妄宗旨尚隔幾塵。」此吾兄省察至

密處，教我多矣。然既知得無妄無照之良知，則覺妄滅妄亦即是無照無妄。古之人知過即改，知非即復，從兢兢業業、不顯亦臨中來，是良知本體如此，則亦常常是個兢兢業業、不顯亦臨底良知，亦即是無過無非、無改無復。本體、功夫，原無有二。後之不知良知，而覺妄滅妄者意見所蔽，自不能不二之耳。

吾兄學日益精，未緣面承，尚賴嗣教，助我着鞭也。顒望顒望。

寄李子實

初聞子實得第，既甚喜，比得及第報，又甚喜。非爲子實喜得美官也，此官清閑，無他責任，惟有預養天德，自成其才，以爲大受之地。想子實所以自慶、自許者亦如此。此境難得，慎勿蹉過也。喜仁伯同登，而趙大洲、敖純之、王子難諸君皆爲同官，旦夕切磋，日就月將，當於此學益精益密矣。

第區區之私，所望削盡見解、聞識，直從心地上改過遷善，此君子慎獨之學，天德王道之要也。然須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語此。今初入仕途，種種意氣，種種激作、感憤，未可便認爲真志，更須静思而精察之。若根本既立，百凡培擁灌溉之功庶有實用。若但從富貴中感發意氣，轉換念頭，此與真志大有逕庭，譬之植桂枝於棘稍，其葉蓁蓁而枯槁隨之，不足恃也。子實舊學既有得力，此等處諒不待贅，所願常以此意與諸君相砥礪，彼此當日進無疆矣。拳切之望。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五　内集五

書始嘉靖辛亥至甲寅

寄王龍溪

聞鬱攸之變，先師遺稿并作煨燼，良可慨也。洛村匡廬之期，久候不至，何耶？昨過此住數日，期七月復來。匡廬之興未已，兄能不孤夙期否？東廓去冬來會南明，直是功夫縝密，須臾不離。朋友中往往起發，然求其真辨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未可多得。嘗思譬之行路，吾輩直須穩步疾走，作後來人引導。此實切望於兄，而弟亦不敢不竭力撐持也。良便布此，不多及。

答殷時訓

得書，知近況，極慰。所云：「比年以來，惟知天地間止有此學，一生止有此事。」又云：「不全放下，終難湊泊。」可謂用志不分，必欲纖塵浄盡、一疵不存者矣，甚善甚善。又云：「世間一切無益可省之務盡欲屏捐，而矯枉之過，漸成迂陋。」此則有可論者。

夫一切世務，知其無益而可省者，則省之誠是也，此正格物致知之學，不得謂之矯枉。若以矯爲心，則於事物之應，雖有益而不可省者，將爲矯之一念所蔽，或一概屏而不自覺，或覺其過而又不肯勇改。此則於物爲不格，於知爲不致，未免有喜静厭動之偏矣。夫「萬物皆備於我」，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非他也，良知是是非非，「其則不遠」，不待「睨而視之」彼者也。事事物物

循是非本然之則，而處之必得其正，爲之必用其極，則貧賤、富貴、夷狄、患難、出處、進退皆有實，而不容以任意爲之。此僕所願與朋輩共勉焉而不舍者。因便附致區區，幸與諸同志商訂如何，便中還示知之。

答梅純甫

純甫外補後，選部傳來一二誹謗，僕爲之愕然。夫多言爲躁，而簡默則又以爲厚貌；雷同爲比，而謇諤則又以爲好高。士大夫誠難於今之世乎！然在吾黨，聞謗則喜，正可因之爲切己受益之地，想純甫亦真能如此矣。

來書謂：「民風士習，朝夕疚心。」知風之自，內省不疚，則化民有出於聲色之外者矣。純甫乃欿然自謂：「師正無本，僅惟守法信度，節用愛人，與斯民享和平之福、安静之休。」夫守法信度、節用愛人，必小心翼翼，而後能與斯民和平、安静，非自致其喜怒哀樂之中和，不足以及此。此正格物致知之實學，而純甫猶謂之無本，然則外此而別有所謂本耶？

道不可須臾離，學不可須臾離，龍溪諸兄諒相與切磋不懈，萬萬自愛！

答陳督學

比聞鋭意興學，士子翕然向風。得書，知創建書院，選士而教之，誠可謂拳拳於此矣。近時士大夫，雖名爲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以爲但當潛脩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裏許盡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脩而亦何所進也？故僕嘗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小人；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君子。如來書所云，可謂直行不忌者矣。近日王新甫督學廣西，其邁往亦如此。誠得督學

如二君者十數輩，又何患此學之不明、善人之不多也？

科舉仕宦，猶之舟棹，將以載濟人之物而布之四方者。故舉業之學，脩之於身則濟人之體立，達之於政則濟人之用行，顧恐學之者未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耳。如即舉業之物，循其獨知而格之，必蘊之爲德行而發之爲文辭，必以行吾之志而非以爲榮身肥家之計，則亦所謂洒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顔、孟、周、程復生，其道必不易此。由此而推之，凡爲官者簿書期會、税斂刑罰，亦莫非格物致知之功。蓋善惡邪正不必應物，其要只在定志，志邪而物邪，志正而物正矣。

凡此諒已曉然明析，啟迪諸士之餘因以自考，幸甚幸甚。

答沈思畏侍御

《傳習録》得廣布之，甚幸。序文發揮明白，且平正通達，非苟作者矣。朋友中欲易「投戈」二字，亦知思畏本諸「操戈」而反用之，不易亦無害，第以其疑於投戈息馬之云，未刷者得易之，尤善也。所論「日每悠悠，亦若無大惡者，然德不神明，則知齋戒功夫尚未能耳」，誠然誠然。夫警惕是良知，悠悠即非良知。非良知即是昏昧，昏昧即是惡。今既云悠悠矣，豈得謂無大惡耶？

又云：「費盡氣力，病痛愈多，卻不如侍師側時，雖若不甚費力，意思反覺妥帖。」此似是厭困勉而樂順易，以能無病爲心體，而不以能覺多病爲功夫，即是一念亦是悠悠。縱令時時妥帖，未必真洒然無累之本心也。然費力亦是病，蓋古之欲明其明德者，其志意誠切，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故雖用力困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皆心之所自慊，未嘗費力。故凡費力撐支，只是此志未能誠切之故。費力撐支，其病小；所以費力，由未

能誠切，其病大，最宜精察也。

書末所云當時傳聞之誤，或亦疑似億度之詞耳，然其人亦云，失不在思畏。但鄙意卻恐思畏自反無失，未免少動，故以消除客氣，致無虞之儆耳。閩士向未知學，今得思畏道之，朱憲副督之，但數與提掇良知，工夫自當有進進不懈者。承欲此中擇一人往彼主會，思之不甚穩便，且亦未有可往之人。鄙意思畏當身任此事，方便説法，其二司及太守中往年嘗與共學者，時一叩其操志、用力，視舊何如，因托之分教一方，未必無一倡群和之助也。

二

來翰自見己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功夫。果若是，將駸駸不貳過矣。中間有箇意思爲主，是「學利困勉」工夫與「生知安行」不同處，然卻是良知覺得必須如此。如睡者欲醒，眼自不容不睁；扶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撑拄。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强亦即是自然。若只以不費力爲自然，卻恐流入恣情縱意去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脩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然？今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無一毫門面客氣見之詞色間，則至誠未有不動。❶聞諸公於此等處甚服思畏德厚，幸更勉之。

《傳習録》後附以《或問》及《定論》，於學者極有益，甚好甚好。承欲擇一人，往彼中登壇説法，恐須東廓一行，他人不能任此也。

❶「至誠」至下第三則「何以致吾力也」，原脱，據北大甲本補。

三

得書，知政事匆冗中，用工略不少懈，誠如是，德安得而不日進？業安得而不日脩？四方同志皆能真切如是，此學將不待講說而自明於天下矣！所疑數條，皆從自心上體貼出來，非想像談說者，然致知功夫進進不懈，自當渙然冰釋矣。適得新除之報，冗且偶病，書不能詳，聊發其端。

來書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人所必有者，但爲私欲間隔，不能常常流行。然當事之時，自反此心，亦無別念，卻不甚懇到真切，不知何故？且如寵爲兒童時，一時不侍母側，遑遑若無所歸。今離老母一年餘矣，雖有感觸，不無思念，平居則又淡然，非兒童時油然之愛。於此欲求懇到，則又自生枝節；若只任其本然，又非真愛本體。至如臨親故之喪不盡哀傷，覺隱微之過不甚羞耻，凡此之類，不知何以致吾力也？」

四端七情之發，其輕重厚薄，良知各有自然之則。致其良知，一毫不以自欺，則隨其輕重厚薄，莫非真切，莫非懇到，不必皆厚且重者而後爲真切懇到也。即如父母之喪，自初喪而既葬，而小祥，而大祥，哀以漸殺，而未嘗不真。若必以厚且重者爲真愛，則小祥、大祥之哀，皆不得爲真愛乎？孺子入井，自父母而旁親、而路人，莫不怵惕，然輕重則有間。若必以厚且重者爲真切，則旁觀、路人皆不得爲真切者耶？隱微之過不甚耻，固非勇改之心；然形顯之過甚耻，亦非務實之志。務實之志薄，則勇改之心微；耻形顯之過，則隱過必不甚耻，其病一也。惟致其獨知而不欺，則諸病皆去矣。致其獨知而不欺，便是自反。來書謂「當事之時，自反此心，卻似別起一念，此念起則念念係縛，

四端七情不能曲暢旁通以盡其本然之則，不免自生疑惑」，或者由於此乎？

來書云：「『敬者，主一無適，只主一箇天理，非是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作文則一心在作文』，是矣。然凡如讀書、作文之類，不專心致志則不可得，然專心致志幹此一事，又似逐物。若曰只在此間去其欲速爲人一切雜念，則此心亦不免着於其上。竊日間所行之事，夜夢仍復來擾，則此心不能無着於此。專心致志，又能無着，不知何如而後可也？」

天理即是良知，良知即是獨知。獨知不欺，心常惺惺之謂敬；獨知惺惺，私欲不雜之謂一。凡讀書作文，專心致志，獨知惺惺，更無私欲之雜，是爲格物致知。稍不惺惺，私意萌動，乃是逐物，乃是有所着而蔽其知，非專心致志便爲逐物也。程子云「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正是此意。夜夢煩擾，固是心有所着，然亦不盡是日間所行之事，但日間惺惺工夫不曾真切，故心常浮動，則夜間愈益浮動矣。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處事之尺度規矩，達之天下，更古今而不易者也。竊於日用間，亦只憑此作主。然其所爲之事，有昨以爲是，今則覺其爲非，已以爲是，因人講論則又以爲非者。若謂或爲毁譽得失之念所蔽，則如迎送賓客、發落事務、細行小事，其得失毁譽亦無上念，然亦有見得前後不同者，何也？又如一事自見未當，必須考証講求，然後停妥，則良知猶有不足，乃待於外面幫補耶？且伯夷、伊尹、柳下惠已造聖人之域，良知豈不能全？卻各見一偏者，何也？若謂其禀賦未得中和，則三子尚不能變化氣質，何以謂之聖人？」

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

是而今覺其非，有已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証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己、内外之分也。今朋輩中致知之功未甚透徹者，正緣不知良知變動不居，而以爲有方體，有人己、内外之分，故聞良知之説者，亦遂疑其專持己見、不復講求，而以致知爲未盡也。聖人只是良知通明，不雜於欲，其氣質偏勝處，卻有化得盡與未盡其深盡者。所謂未純乎天道，如夷、惠諸聖是也，雖未純乎天道，然不害其爲聖；雖不害爲聖，然不得爲純乎天道之聖。假之以年，功深力到，則亦純乎天道矣。

來書云：「『克己工夫，必拔去欲根方爲實學』，是矣。然自有此身，則有此根，故佛、老之學因其根之難拔，將一切人事俱從斷滅。今聖賢之學，正要人事上用功，則飲食男女俱不可去者。既爲此事，欲拔此根，則實不能也。如何則可？」

要去此欲之根，便將此事斷滅，然則要拔去好生惡死之根，亦須從性命斷滅耶？佛、老恐未必如此。欲亦是七情之一，循良知則爲性之欲，不循良知則爲私欲。如飢欲食、渴欲飲，良知之本然也。甘食甘飲，則動於氣而不循其良知矣。故拔去欲根，在致其良知；而不動於氣，其要只在慎獨。

來書云：「『致知工夫，不論有事無事、造次顛沛，只是一箇天理爲主』，是矣。然無事之時，則覺此心精明靈爽；事物紛擾，不免撓亂。縱使用心省察，亦不能虚明平妥，且如臨深蹈險或意外變故，心即不免驚動，必是强制。雖則强制，亦難安穩，况强制又非致知之學耶？若曰：死生得喪，俱有定命，何必如此？則又自爲解説，自生枝節，非良

知本體。不知何如而後可也？」

良知有不思不慮時，亦自有千思萬慮時。但千思萬慮，而此心是是非非文理密察，則紛擾亦即是精明靈爽，亦即是虛明平妥。今以紛擾爲撓亂而惡之，此是好靜厭動，乃又用心省察以求所謂虛明者，卻似捏目生花，而又搖頭以避之也。臨險而驚與臨事而懼，皆是良知本體，但恐吾子之臨險而驚，或動於氣而失其本體，未必如孔子臨事之懼耳。謂臨險驚動爲非，而强制以止之，則非致知之學。惟念念致其良知，則氣不能動，而得其驚懼之本然，亦即是虛明平妥矣。

來書云：「師云：『學問費力，亦不是工夫。且如好好色、惡惡臭，何曾費力？亦即是志不真切。』是矣。然好色、惡臭一到面前，自然好惡。今好善、惡惡之心汩没既久，自覺不甚懇切，不能自然。如寵之不肖，一有過惡，必須痛自尅責，以爲如是則生，不如是則死，如是則可以爲人，不如是便是禽獸，費多少周折。若不如此，又是悠悠，不知好善、惡惡如何能如好好色、惡惡臭之不費力也？」

用力與費力，懇切與迫切，相去只毫釐之間。同一開眼也，平時平開，困時睁開，睁開亦是困時。開眼之道不得不如此者。故費力亦即是自然，但不可太迫切耳。困時眼以睁開，而遂謂睁眼爲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困眼必須睁，而謂睁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此等處良知一一明白，則自了然矣。

來書云：「知、行本體原是一箇，陽明先生以飲食痛癢發揮已甚明白矣。但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王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又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夫曰『始、終』則不免有先後，曰『巧、力』則不免爲二事，不知孟子

之意何如？抑别有説耶？」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二心也。金以始玉之振，玉以終金之聲，無二條理也。巧者，力之運用；力者，巧之充拓。引弓發矢，巧力俱到，而後可以中的；應事接物，知行合一，而後可以中道。然必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篤實，乃爲合一。始以此始，終以此終，無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孔子『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先儒謂『聖人深見《易》道無窮，言人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是矣。然聖人心與造化爲一，其無過固不待學《易》而後能。然學者欲寡其過，不在此心天理人欲上用功，如何學《易》便能寡得？若曰學《易》便是存天理、去人欲，便是趨吉避凶，則功夫何如着力？若只看其文字，自爲警省，則又不止學《易》便能如此。且伏羲畫卦取陰陽奇偶，文王重卦是加一倍法，不知如何本於圖書？若謂不過只是陰陽，則人心一呼一吸、一動一静，已即是矣，何必仰觀俯察？圖書之理，雖不外於陰陽，然其交錯變代之妙則不能知。吾人學《易》，不知亦當究竟否也？」

易，變易也。良知消息盈虛，變易無方。聖人先得良知之所同然者，於是立象以盡意，係辭以盡言，皆所以發明良知消息盈虛、變化無方之妙，故象辭亦謂之《易》。致其良知，循其消息盈虛之理，盡其變化無方之用，是謂居而安乎《易》之序。如此，則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自不能已，是謂樂而玩乎爻之辭。此君子學《易》之道也。良知本無過，而人之消息盈虛，則雖上聖未必能盡循良知變化無方之妙，非獨孔子爲然也。故孔子發憤

忘食，齋戒神明，而於象、變、辭、占韋編三絕。其學《易》之功，須臾不離，以求免於大過。如此，知孔子學《易》之功，則凡觀天察地、遠求近取與夫則圖書、極蓍數，其功皆可得而推矣。

答陸汝成秋官

往在京師，相與究格物致知之説，愧未能盡，然知汝成真能用心於内，不徒以鄙言爲足悦而已也，鄙人亦安能不拳拳於汝成乎？夫格物者，即日用踐履之事物而格之，必循其獨知，務極其當，而不雜以私意之謂也。致知者，致吾獨知於踐履之間，必自慊而不自欺之謂也。即以簡刑言之，動於賤惡忿疾之意，則有當宥不宥；動於親愛哀矜之意，則有不當宥而宥；動於憂患恐懼之意，則或宥或不宥，皆不得其當。此惟吾心自知之，故必循其獨知，務求其當，而不雜以私意，然後爲能格簡刑之物。各極其當，而無私意之雜，則獨知始快然滿足而簡刑之知致，夫然後仁愛之德克明於簡刑之中矣。由此而推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其道誠無以易此。所望汝成加意體念，終身由之。誠有不能盡者，沈思畏道長談間亦曾商之乎？

答黎本静僉憲

曩得外補之報，心頗疑之，曾二守轉致手書，始知爲高堂計。此區區疇昔縈念，故知本静情所汲汲，必如此而後慊，而其他非所計者。別來許時，每念不得與諸君朝夕論心，輒抱耿耿，乃今幸本静官此近地，猶得書問相聞也。

象山先生謂：「爲學在人情事變上用功。」自事親以至治民，皆事變也。愛親信友，與夫忠君仁民之心，皆良知之發、至善之情也。如本静今日即事親之事而格之，千思

百慮，無所不用其情，則事親之良知始慊而無少虧歉，愛親之善明諸身而無不誠矣。推之信友、獲上、治民，無不皆然。則物無不格，知無不致，而善明於天下，此正仕學切實功夫。而今人或視爲長物，故别求當官之法，當官之法豈有更要於此者哉？向與本静拳拳言此，想今亦自覺果有實用。

人便適病倦，草草裁答。有新得不吝遠示，得因效切磋也。

答朱子和

來書謂「蒞任以來，未嘗得一日休暇，以從事於問學」，足知子和好學之志念念不忘。然猶講之未明，未免如子夏所謂仕優則學云者。夫子夏以文學爲學，故必如來書所謂「得休暇以從事」。若孔子之學，所告顔冉諸賢者可見矣。居處執事、出門使民、州里蠻貊、造次顛沛，無時無處不用其力，此豈有待於休暇哉？來書所謂「體察此心以求無負」，正是孔門求仁宗旨。既知此意，便當時習而説，又何至以案牘之事爲蒿目薰心者乎？僕幸賴先覺啓迪，真見此學是萬事根本，是生人命脉，真有不可須臾離者。正欲與子和諸賢時復商訂，顧未緣面晤，有耿耿耳。儻公程之便，一枉敝廬，庶幾盡所欲言。

答錢緒山

先師格物之學，真是如古人切磋琢磨、瑟僩赫喧，精粗表裏密切周遍，然皆良知本來如此，未嘗於良知上增添得些。海内同志，如兄與龍溪數公，直是如此用功，近來朋友卻是看得忽易。某嘗謂舜格事親一物，[1]千變萬化，夔夔齋栗以終其身，若聖人能忽

[1] 「物」至「答周以介」條「故念不能無」之「故」字，原缺，據北大甲本補。

易得，即是罔念作狂矣。如何如何？

未緣親就，企望教音。彼中同志會聚，幸道此，少見區區愛助之情。

答周以介

以介尋繹鄙言，復枉書問，甚善甚善。聊就所及，少效區區。

來書謂：「水湧爲波，波平爲水，以此狀心，誠有如明訓者。第水本無波，而心則有念，謂無波爲止水，則謂無念爲本心，可乎？」夫水一也，湧則爲波，不湧而平，則爲止水；念一也，危則爲人心，不危而微則爲道心，危微之幾，間不容髮。知念之常有，而不知有之易以危，知念之本微，而不知微而未嘗無，則皆未免失其本心。此正不可以不精察者也。

來書又謂：「此念有着物時，有不着物時。妄念固爲人心，而着處未必皆妄；察之固所當精，而去之似非心體。」夫心必有念，念必有事，如鏡必明，明必有照；耳必聰，聰必有聞。無照則焉有所謂明？無聞則焉有所謂聰？無事則焉有所謂念？無念則焉有所謂心照？鏡之明，照色照空，而無非色非空之時，惟着色與空則昏矣；耳之聰，聞喧聞寂，而無非喧非寂之時，惟着喧與寂則聵矣；心之念，靜專動直，而無非靜非動之時，雖着靜與動則妄矣。故念不能無，而着不可有，此亦毫釐之間，不可不精察者也。

書末所論虛玄易惑而忠信難入，此最近來好尚空談、不務實行之深病。然高明、中庸本無二致，則吾黨實學全功，亦不可認忠信、虛玄爲二，或倚於一偏也。

與鄭篁溪

執事主盟斯文，固將以文進多士而教之。僕竊覩近日敝邦之文，殊切疚心，而未

知所救，固知執事之疚心有甚於僕，而必思所以救之者也。

夫脩德於身而吐之爲辭，如居燕而談京華之壯麗，居越而談湖山之明秀，莫非實履，親切有味。所謂善言德行，其與善爲説辭者固皆不可易及，而實學文之準則也。若程試之文，前輩工爲之者，其學亦自可見。蓋猶欲往燕越或慕説奇勝，日從其嘗往返者，參稽圖誌，問辨而思索之，必審必熟，如是而立言，亦往往得其近似。乃近日則直取近似之言，剽其緒餘，以爲圖誌所載京華之壯麗、湖山之明秀盡於是矣，則惡能有萬一得其彷彿者乎？

象山先生嘗自笑「只闢得時文」，然象山蓋闢其挾功利之心而工於文藝以濟之者也。若志欲自明其明德於天下，而以舉業進，如陽明所謂「脩見君之贄」者，則孔孟之所貴，又惡得而闢之？故僕以爲救時文之弊，必使士子脩德而講學。蓋導之實往燕越，則其稽圖考誌、審問熟思自不敢苟，而其言之似與不似，亦將自求而自知之。若徒咎其文之繆由於經之不明，而不率之以脩德之學，則終將各以其意治經，而未必經之明；各以其意作文，而未必文之則也，弊滋甚矣。高明以爲何如？

二

使還，領手札，知諸生奉白鹿之教，幸甚幸甚。

諭以「良知自無不能」，誠然誠然。自無不能者，乃其本體；擴而充之，以增益其所不能，而弗能則弗措者，乃其功夫。《大學》所謂「毋自欺而求自慊」，《中庸》所謂「己所不欲者勿施於人」，《孟子》所謂「推不忍以達于所忍，推不爲以達於所爲」，則擴而充之之功也。蓋孩提能知愛親敬兄，而堯舜之道不

外乎孝弟，夫子之忠恕亦惟推所求乎子與弟者以事父兄耳。及其至，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豈非至近而至遠者哉？

執事天常甚厚，誠于此體驗擴充，則深造自得，左右逢原，有不假外求者矣！

答葛子才

來書謂：「前書憂懼之説，非爲毁譽利害而然，蓋懼其事之有未當，而憂其心之有未盡。」夫如是，則即戒懼謹獨之功、格物致知之學矣。然亦有疑似之微，不可以不察者。

夫懼其事之有未當，則求當其事而已；憂其心之有未盡，則求盡其心而已。求當其事之謂懼，而未嘗有所懼也；求盡其心之謂憂，而未嘗有所憂也。故其心常如臨深履薄，亦嘗如鑑空衡平，故戒慎恐懼亦即是不憂不懼。不如是，則未免爲有所憂懼，失其大公順應之體，而涉于自私用智之蔽，雖其屈伸往來之常，而毫釐倏忽猶不免於利害毁譽之雜矣。子才誠於此益加精密，如古之所謂「切磋、琢磨」者，固區區之所深望也。

相見未期，有懷耿耿。

答項甌東

來書：「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在所當格；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豈能盡格之也？惟或爲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便不可以不格。如『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曰仰觀，則天文是吾意知中一物矣，觀之而必上律天時焉。或躔次之失其度，惟戚戚焉脩省，而無一毫怨天之意，此即格吾意中天文之物也。曰俯察，則地理是吾意知中一物矣，察之而必下襲水土焉。或崩騰之失其常，亦惟戚戚焉脩省，而無一

毫咎地之意，此即格吾意中地理之物也。格者，格吾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之一歸於正，非是格天地鬼神、鳥獸草木之不正以歸於正也。」

程門論格物，有謂「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勢以厚德，來教正亦相似。然物在彼而格在我，猶有彼此之分也。夫意用於仰觀，則仰觀爲一物；意用於俯察，則俯察爲一物。同一觀察也，而用心不同，有鹵莽滅裂者，有沉溺倚着者，有以盡職業者，有以謀功利者，有以爲暴者，有以禦暴者，有如來教反身以脩德者。蓋敬怠、善惡異，而格與不格由分。其心之獨知，有昭然不可揜者，即觀察之事而格之，主敬勝怠，改惡從善，正其不正以盡其當然之則，然後知至而意誠。是觀天察地，亦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學。蓋意即觀察之意，知即觀察之知，觀察即是知之事。來教所謂「格者，格吾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之一歸於正，非格天地鬼神鳥獸草木之不正以歸於正」者得之，但上文語意尚未瑩耳。

來教云：「朱子解格字已不同，而又謂必欲盡格天下之物。如今年雷從何處起，吾聽其起處起可也，又何必格之？況一草一木，其榮瘁開落、始終本末之故，吾又何能盡格之？格之又何用哉？是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不求諸心而求諸物，此陽明所以有『格者，正也，正意知中之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

意用於播穀種樹、芟草斬木，則播穀種樹、芟草斬木爲一物。即播種芟斬之物而格之，則於草木之榮瘁開落、始終本末一一用心講究，以盡吾播種、芟斬當然之則，然後吾之知始自慊而意無不誠。如此，則講究草木亦是誠意正心之功，非不求於內而求於外、

不求諸心而求諸物者。蓋所主不同，作用自別。推而至於士之讀書作文，商之通功易事，仕者之事君治民，童子之洒掃應對，莫不皆然，程子云「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正此意也。故播種、芟斬，亦即精義之地。蓋凡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莫非吾良知之事。格吾盡人、盡物之事，以致吾良知、仁知之用，合內外之道也。又，陽明所謂格物者，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意、知、物爲一。今云「正意知中之物」，着一中字，似未免爲二，幸更察之。

來教云：「若指物字爲視聽言動，便屬身字；指爲喜怒哀樂，便屬意字；指爲身之所以接乎天下國家者，便屬知字矣。」

身、心、意、知、物，雖各有所指，其實一好惡而已矣。好惡根之心，著之身，而達之家國天下。知即好惡之知，物即好惡之事，格好惡之事以致其好惡之知，而後好惡之意誠。故逆推功夫，則自脩身而本之格物，其用力於好惡一也；順推功效，則自物格而達之身脩，其收功於好惡一也。名言雖殊，實體無二。若泥名執言，則無由得其實矣。

來教云：「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正以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其理皆備於我也。如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爲聖人之道，以『鳶飛魚躍、察于上下』爲君子之道，則何一物而不備於我者耶？若反身而誠，便是聖人窮理之學；强恕而行，便是君子格物之學。所謂格者，非止講究思索之謂；所謂物者，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謂也。」

天地鬼神、鳥獸草木，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學。前觀天察地一段，既略言之，兹

不必復論矣。夫道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爲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而知又萬事之所取正焉者，故曰「有物有則」。知也者，神之所爲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

來教謂「反身而誠便是窮理，强恕而行便是格物」，又謂「格非止講究思索」者，皆得之。至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卻恐未然。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來教謂：「知行合一，先因陽明之言，而僭爲之論，自謂愚者之一得。先後二字，如志至、氣次二字之意，非今日知之，明日而後行之也。若謂君子隨時、隨處、隨事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懇到，纔是知行合一，此與陽明所謂『知是行之明察處，行是知之真切處』、『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終』等說，亦似不同。蓋學問宗旨在先德行而後文藝，學問工夫必先講學而後自脩。」

尊意似主先儒所說，以講論文藝爲學問、爲知，以執事與人爲自脩、爲行，以講論、

自脩先後相資爲知行合一。此説之蔽久矣！而後世心學不明，有志者方汲汲於讀書，以廣其知識爲首務，不知讀書乃問辨之一事，問辨乃學之一事，而學之全功固有所在也，故其蔽不能以遽解。夫聖人之學，精一於人心、道心而已矣，故必一念之中發强剛毅足以有執，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乃爲知行合一之功。夫執事與人，必有講論，必有文藝；講論文藝，亦必與人。蓋莫非吾心視聽言動之用，而豈有知行之分哉？惟講論文藝時，吾之用心或純乎道，或雜以人，必於二者之間致其發强剛毅、文理密察、知行合一之功，然後講論之物格，講論文藝之知致，然後念念精而不雜，一而不二，意誠、心正而身脩。如此，則文藝亦即是德行，講論亦即是自脩。不然，則未免於二之，非精一之學矣。

來教謂：「聖人論學，如曰『學而時習之』，是便專言之，而包力行在。既以自脩對道學，以力行對好學，以篤行對博學，以尊德性對道問學，則所指便不只倒一邊矣。今曰始學之謂學，加功精密謂之脩，然則《中庸》『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力行固可謂加功矣，好學亦可謂始學乎？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只是好學，其於門弟，只許顔回爲好學，然則孔、顔亦爲始學而未及於力行乎？雖其所謂好學者，皆專言之學，非如《學》、《庸》所舉，皆偏言之學。然若以好學爲始學，不宜聖人立言如此之不倫也。且學便是行，則好便是力，如何卻舉好學而歸之智，舉力行而歸之仁也？」

《中庸》言「博學之」，而「學之弗能弗措」；「審問之」，而「問之弗知弗措」。《孟子》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皆以學屬能，以問辨、思索屬知。蓋良知本能愛親敬兄，本能忠君信友，汩於私意始有所不能，必學焉而後能。夫學所以求能其事，而人未有不行其事而遽能者。夫不行不可以求能，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矣。讀書考古、親師取友，皆問辨、思索之功，學中之一事，廢其一則非學。故學偏言則對問與思，如《論語》「學而不思」、《中庸》「道問學」、《孟子》「學問之道」之類是也；專言則兼辨問與思，如《大學》「道學自脩」、《論語》「學而時習」及「好學力行」之類是也。偏言、專言雖異，而皆未有不以篤實踐履爲學者。今謂專言則包力行，殆以學屬知而不屬能，沿後儒之悞，而非先聖之旨也。

夫始學謂之學，加功精密謂之脩，有味乎學謂之好，悦親信友、事上治民無所不學謂之博，學而時習謂之力行。有味乎學，則得其本心，是謂知及。及之者，得之者也。學而時習，則無復私意之雜而本心不息，是謂仁守。守之者，拳拳服膺而弗失者也。故「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雖得之，必失之」。夫謂之得，則行而有得；謂之守，則守其行之所得。然則知及豈未見於行，仁守非始見於行矣。知仁始終之義，知行合一之功，豈不昭然矣乎！

來教謂：「孔子三知三行之説，其先後固昭如也。」

三知三行，孔子常言之，先知後行未嘗言也。若謂序知在先、序行在後，遂分爲兩事，而以爲功夫有先後。然則經傳所載「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言忠信，行篤敬」、「義質、禮行、孫出、信成」之類，先後序言，不一而足，其功夫亦將有先後耶？細詳尊意，切切於知行先後之辨，似疑恐缺卻讀書一段功夫。然不必疑也，讀書考古、親師取友，皆博學者問辨之一事。讀

書考古是問辨於古人，親師取友是問辨於今人，誠學之，斯問辨之矣。故學作詩，則自然誦讀古詩與質之善作詩者；學作文，則誦讀古文與質之善作文者。況誠有欲明其明德於天下之志，而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學，則其讀書考古，其容以自已乎？惟讀書考古，亦必如前所謂格觀天察地之物、格播穀種樹之物、格講論文藝之物者，而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必念念發强剛毅、文理密察，盡其知行合一之功，乃爲讀書考古之學。蓋孔子所謂知及、仁守者如此，而非若後世之知行；所謂學詩以言、學禮以立、學易以無大過者如此，而非若後世之讀書者也。

答聶雙江

伏承翰教，反覆諄切，惟恐吾黨迷繆，失卻先師宗旨，幸甚幸甚。然鄙見尚有欲請者，敢粗陳其略。

來教謂：「立本之學，《傳習録》中自有的確公案，不可以其論統體、景象、效驗、感應、變化處俱作功夫看。以此作功夫看，未有不着在支節而脱卻本原者。」又云：「以知覺爲良知，是以已發作未發；以推行爲致知，是以安排爲涵養。其於公案，不但隔幾重而已也。」竊意本體、功夫、效驗，誠不可混，然本體是功夫樣子，效驗是功夫証應。良知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自欺而恒自慊，功夫亦須戒慎、恐懼，無自欺而恒自慊。果能戒慎、恐懼，無自欺而恒自慊，即是效驗矣。良知本文理密察、物物各有其則，功夫亦須文理密察、物物各有其則。果能文理密察、物物各有其則，即是效驗矣。良知本無少偏倚乖戾，無内外、動静、先後而渾然一體，功夫亦須無偏倚乖戾，無内外、動静、先後而渾然一體。果能無偏倚乖戾，無内外、動静、先後而渾然一體，即是效驗矣。故不

用功夫，即是不循本體；功夫不合本體，即不是本體功夫；用功不能得效，亦即是不曾用功。故用功以本體作樣子，以效驗作証應，而不可遂以本體、效驗作功夫。以本體、效驗作功夫，是謂知能自致也。感應、變化，固皆良知之物，而不可遂以感應、變化作功夫。以感應、變化作功夫，是謂物本自格也。則是道能弘人，非人弘道也。此豈惟「着在支節」，脱卻本原」而已耶？

夫良知之感應變化，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無良知，則感應變化何所從出？然非感應變化，則亦無以見其所謂良知者。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化之知也。致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而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以懲其忿、窒其慾，遷其善、改其過，如孟子所謂「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然後爲涵養本原之功，然後良知無少虧歉、無不快足，而能極乎其至。故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然皆循其明覺之自然，而非以意見安排布置者也。

先師《大學古本序》中謂：「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其動也；物，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不事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務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此正來教所謂「多少體驗、多少涵畜、多少積累、多少寧耐」。若謂「知覺所發即是良知，推而行之即是致知」，此豈但不得爲涵養，設知覺發爲縱恣，亦因其所發而推行之，必且爲無忌憚之小人，亦惡有所謂安排者哉？知覺固是發，然非別有未發，固未必皆良，然良知亦不外於知覺。知覺之無欲者，良知也，未發之中也。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

生、安閑恬静、虚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時。《傳習録》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静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而過焉、不及焉，其獨知必不慊矣；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有之中，所謂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静分者也。《傳習録》云「格物無間動静」，静亦物也；《孟子》言「必有事焉」，是動静皆有事，此之謂也。以知覺爲已發，以良知爲未發，以發上用功爲安排，以未發用功爲涵養，卻似微分動静，幸更察之。

來教引考亭晚年有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數語雖似是，然卻自是考亭之意。蓋考亭分心與理爲二，以主敬爲静養、爲存心，以講究思索爲格物致知、爲窮理，以誠意、正心、脩身爲反躬實踐、爲力行，其本原功夫已自不同。則其所謂以心爲已發者，既未察識其未發之體，如晚年之所自悔；而其所謂涵養者，又或以發與未發爲二，亦非所謂一原無間者也。蓋先師之所默契往聖而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此，宜不得比而同之矣。

來教舉考亭引程子云：「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又舉考亭言：「延平先生每令於静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存此則無不中。」又舉先師謂：「位育只從未發之中養出來。」此言誠是矣，但不知所謂敬持、所謂存、所謂養，作

用當何如耳？存養二字，本於孟子，存對喪而言，養對害而言。人之所以喪其良心者，旦晝所爲多欲牿之；所以害其良心者，行有不慊，自反不直故也。則夫所以存且養之者，亦惟反其所以喪且害之者耳。蓋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格物以致知，此正存養之功無間於動静者也。

來教謂「復生於坤，震出乎艮，巽辨於井」，蓋以爲動根於静之證。然坤六二之傳言「直内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艮象傳言「時止時行，動静不失其時」，九卦之序，履以和行，謙以制禮，而後能復、能恒，能居其所，則主静之功，果專在於静耶？後儒所謂静而存養者，果孟子之所謂存養者耶？夫程、李二先生所言未發之中，亦只是二先生之意，未必子思旨也。子思以率性脩道爲宗，獨知，其本體也；慎獨，其功夫也；中和，則其效驗也。慎獨之功念念無間，則良知念念精明。其未發之體無少偏倚，故謂之中；發用之節無少乖戾，故謂之和。稱名雖異，其實一獨知也。言良知，則中和在其中，而不可遂以中和爲良知。程子所謂，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遂以方圓爲天地者也。故觀乎天地則方圓可見，致其良知則中和在我矣。乃二先生獨提出未發之中，使人反觀内省，蓋亦有爲言之，然自此辨説紛紛，又添出已字以對未字，遂破碎分裂。謂致中於未發以立大本，致和於已發以行達道，既以遠於子思之旨，其後又或以未發字對中節字，而深求其義，以爲未發不可淺言也，必若所謂「寂然不動，無聲無臭」云者，而後謂之未發。夫無聲無臭，蓋贊嘆上天之事；寂然不動，蓋贊嘆至神之變化。不離變化與事，而聲臭俱寂，猶之曰「大而化之」，化不離大也。辭若

玄，而義亦不甚深也。乃若未發之云，則本無深義，而又鑿之使深乎，遂使聖門明白平易之學，反成晦僻難曉。故先師於答問中發其義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正欲人知致知即是致中，破前此深求之蔽，易爲通曉，庶幾念念慎其獨知，文理密察，無自欺而求自慊。縱令精詣深造，亦只是於獨知精詣深造。静時此密察，動時此密察，静時此不欺，動時此不欺，即静亦此知，動亦此知，涵養養此，體驗驗此，擴充充此，窮神知化窮此。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而聖人所不能盡者矣。若謂未發之中是良知常存，未發氣象是致良知，會得大意，即順説、反説無不可者，然比之慎獨，卻似反更深奧。何如何如？

來教疑心無定體與有定體之説。竊意形生之後，神發爲知，所謂心也。此知因應變化，故謂之易；其變化不動於欲、不礙於私，故謂之寂然，謂之感通。夫有變有化、有感有通，則固有用矣，有用則必有體，有體則必有定。然其體，神也；其用，易也。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其定體也；私欲渾化、常寂常通，其定體也。定體無動静，故精義入神以致用，隨時變易以從道，其功夫亦無動静。來教謂「定體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是涵養所得，非若空想虚談者。乃略不言及感通，卻是專主静養，鄙意微有未協耳。然體得未發氣象炯然在中，恐亦未可遽謂之中。如前所陳，敬持存養卻自是致中要道，到得動静無心，内外兩忘，不見有炯然之體，則真炯然矣，允執厥中矣。《大學或問》引延平先生言：「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脱落，然後循序少進，别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其云「且當存心、勿爲事勝」，殆所謂静中體取未發者耶？「遇事

究理」，殆先生格物致知之功耶？ 此雖與《大學》本旨未盡脗合，然其就日用事爲上磨礲煅煉，循序積累，消化氣習，破除意見，以求融釋脱落，胸中洒然，亦可見其不以静存未發氣象遂爲立天下之大本、盡性學之全功矣。居處、執事、與人，何處無視聽言動？ 何處無喜怒哀樂？ 何處非格物致知？ 何處非存養未發之中也？ 如何如何？

來教謂明水駁辨甚嚴，未蒙寄示，無由得知其説。近讀前輩一二辨駁之書，往往執己非人，殊甚不安。嘗謂人之爲學，但當各自立個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各以脩身爲本，各務親師取友求啓助之益。凡有問辨，各務相下相師，見善思齊，聞過則改。其於他人所見苟有未協，則陳述所疑，忠告善道，而不敢遂以爲非；己之所見，苟有自得，則傾吐底裏，就人求正，而不敢執以爲是。非故爲是不情也，自大賢以下，學固未必盡是，不善固未必盡知，過固未必能盡見而内自訟，所資於問辨者正惟在此，非必以己爲權度，而一天下之長短輕重也。況至於詆讁辨詰、如訟如仇，此中不無亦有心病。故嘗疑魯論「攻乎異端」一語，恐非謂專治異端之道者。蓋雖同志同學，而端倪必不能無小異，惟取以相輔，則皆得益，苟執以相攻，則將增勝心而長己見，爲害不小。且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使天下之人，無志者得藉口以自委，有志者亦皇惑而莫知所從，此其害又有不可言者。當時孔門諸賢，恐亦不免有此，故聖人言此以警之。其在吾黨，則朱、陸以來，爲鑒固不遠也。此雖鄙淺之見，然或愚慮一得，公以爲可采，幸爲告諸同志。倘蒭言得借重以取信，杞憂將因之而頓釋，豈非幸歟！

二

翰教反覆諄切，展玩至再，乃知前書尚有未盡尊意者。然而翰教云云，則又未盡劣者之意矣。朋友輔仁，有相同而相助者，有相異而相發者。凡某所聞，其偶同於公者，既皆默而識之，聊述其小異者，以待公之發我。公或反求而得其所未盡，則亦足以相發，庶幾不失輔仁之道。然尊教皆是從隱微處伐毛洗髓、奪胎換骨功夫，是先師所拳拳於我後人者。大本既同，小異自當歸一矣。

來教云：「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心主乎內，應乎外而後有外，不可以其外應者爲心，而遂逐外以求心。故學問之道，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譬之鑑縣於此，而物來自照，此謂無內外、動靜、先後而一之者也。是非愚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又云：『祛除思慮，令此心光光地，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寂然不動。』」

謂良知本寂，又謂感於物而後有知，則寂無乃爲無知耶？夫神發爲知，主於身爲心，自生至死無間可息，無知則無心，無心則無寂之可名，又焉有所謂感也？又謂「心主乎內，應乎外，不可以外應爲心，而逐外以求心」，其以所應者爲外耶？以能應者爲外耶？譬之親親長長，親長在外，親親長長之心有內外乎？心之良知，無間可息，惟動於欲而後不良。不良者爲不寂不通、不虛不靈、不中不和。精一其知，不動於欲，斯復其良。良者爲寂爲通、爲虛爲靈、爲中爲和。故寡欲養知，是爲無動靜、內外而渾然一體

之功。來教卻似以静爲功，而動爲效，功在内而效在外，兼功夫效驗而渾然一體，尚覺小異也。

所引師説，意旨似亦未協。蓋師以思慮無邪，光光是心之本體，爲中、爲寂、爲公。尊教以祛除思慮，心光光地爲中、爲寂、爲公。然既曰心光光地，則有光光地之心，有心必有知，則中、寂不得爲無知，知非感物而後有矣。師嘗云：「無有作好作惡，方是心之本體。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裏面體當心體，鑑空衡平，便是未發之中。」夫本體只是好惡無作、鑑空衡平，只是誠意裏面，則中不當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矣。師《答汪石潭書》謂：「君子之學，因用以求其體」，謂「非别有寂然不動、静而存養之時」，謂「且於動上加功，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静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此可見致中功夫不離乎喜怒哀樂，而所謂中立和出者，體用一原，非若標本源委，有彼此之可言也。

來教謂某良知感應變化之説，「似以原泉爲江、淮、河、漢之所出，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其所謂原泉者」。此非鄙人意也。夫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尾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知之感應變化，體用無間，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化之知；致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而致之，猶之曰達其流之水，則必於其水之流而達之。若曰濬水之源，必於其委而濬之，寧有可通者乎？

來教云：「人固有時乎不喜，亦有時乎

不怒，感物而動，與化俱徂，安得遽無未發之時哉？今曰『未發，非時也，言乎心之體也』，猶云喜怒哀樂之本體謂之中也。誠若是，則致中焉止矣。乃謂『中，非體也，致中非功也』，而於致中之外別提出一箇獨知爲頭腦，而於子思之意微有不協。『樂是心之本體』，先師嘗有是言，言雖喜怒哀樂而心之本體脱然無所累，至誠惻怛動以天，而不雜之以人，非對喜怒哀樂而言之樂也。父母之喪，赫然之怒，尚能閑静虛融哉？執閑静虛融以爲體，未有不流而爲佛學之無情也。」

鄙意謂性之七情，更互而發，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閒静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閒静虛融不得爲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閒静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此知無形無聲，故謂之不睹不聞。非他人所與，而各各自知，故謂之獨。此知體無偏倚，用無乖戾，常存戒懼，則念念精明，復其本然之體用，謂之中和。中和者，獨知無偏倚乖戾之名；知者，中和之實。舍知，則無從求其所謂中和者，故慎其獨知爲致中和之功，精一於危微之間爲執中之功也。其於子思之意本無不協，尊意不以獨爲知，則見其有所未協耳。慎獨之説，始於《大學》，謂誠意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所謂自欺者，欺其知；自慊者，慊其知也。欺爲自欺，慊爲自慊，而知爲自知。自知而謂之獨者，對共指、共視而言。獨不可以訓知，而實以言知也。

來教云：「歸寂之功，本無間於動静，而動静一以歸寂爲主。寂以感應，自有以通天下之故，應非吾所能與其力也。與力於應感者，憧憧之思，而後過與不及

生焉。是過與不及生於不寂之感，寂而感者是從規矩出方員也，安有所謂過與不及哉？而不免於過與不及者，規矩之爽其則也。今不求天則於規矩，而即方員以求之，宜其傳愈訛而失愈遠也。何如？」

鄙意亦大同小異，聊一述之。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静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静虛融者知之静，蓋感於静境而静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爲動之物；静則五官不用，是爲静之物。動、静皆物也。閒静虛融，五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減於紛紜交錯之時也；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静虛融之時也。動、静皆知也。此知精明不欺，而偏倚無從生矣。或乘間生焉，而精明不欺者自知之，則去其偏倚以復於無偏倚。此知精明不欺，而乖戾無從作矣。或乘間作焉，而精明不欺者自知之，則去其乖戾以復於無乖戾，致知以致中和也。精明不欺於五官不用之時，是爲格静之物，《大學》所謂「瑟僩恂慄」、《中庸》所謂「齊明」者也；精明不欺於五官並用之時，是爲格動之物，《大學》所謂「赫喧威儀」、《中庸》所謂「非禮不動」者也。蓋動静皆有事，皆即此知之感應變化，而用其精明不欺之功，格物以致知也。

規矩方員之喻，誠然，然規矩出方員者，心之本體；方員不踰規矩者，聖人之得其本體。即方員以求規矩者，棄内逐外之學；離方員而得規矩者，虛寂遺物之學；求得規矩由之以出方員者，内外二本之學；不離爲方、爲員之際而員必不違規、方必不踰矩者，内外動静一貫之學。然此喻猶未也。規矩方員，有彼此者也。方員有時乎不爲，規矩有時乎不用也。若知之感應變化，如水之

流，澄之而不使其沾泥帶沙，平之而不使其觸石起波，導之而不使其泛濫横溢，無彼無此，無時不然者也。然此喻猶二也。流者，水也；澄之、平之、導之者，人也。若知之感應變化，則自得自失，自知自脩，一念精明，萬物皆備。假喻以明，未必切當，知道者默而識之可也。

夜來具此數條，後曉起復有他事，家僮行期已迫，復欲作他書，故來教中所欲請者遂不能一一。然鄙意本欲述所聞以就正，聊藉來教啓端耳。則雖不必一一，而鄙見亦略可推矣。仰俟裁教。

答陳華山

承翰諭：「簿書之間，庶務叢委，無非實學。惟洗滌舊知舊聞，種種向外精神打疊一處，直自獨知一念根實理會，即物致知，循吾本心以往，立見真體，期無負於門牆而未能也。」幸甚幸甚。

夫人心獨知，萬物皆備，是是非非應感而通，各有自然之則。惟旦晝所爲，計功謀利，向外馳求，即自作欺蔽而不能自慊，故無以致其極，而陷於不誠。此亦只緣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未能真切，以致如此。今能以真志真知於事事物物，打疊種種向外功利之私，而一意於正義明道，信乎簿書叢委無非實學，一切舊知舊聞自不致流爲虚見虚説，又焉有期無負而未能之慮也？惟是志難立而易奪，難精而易疏，良心難純一而私僞易以攙和，此僕所深病，而願與同志共勉之者。千萬毋忽！

答朱鎮山

鎮山與沈思畏同時按閩，亦是斯文一大機會。鎮山又官爲督學，開場演法正是職業。但不求近功速效，直從自己獨知精實不

欺處隨才接引，因機開導，則良知人人固有，當有勃然興起、莫之能禦者。

近時學子大患，未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明德，吾心之良知，是是非非虛靈不昧，衆理具、萬事出者也。誠欲其昭明暢達於天下，則必隨其所出之事，循其所具之理，一切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居處、執事、與人，皆不敢苟焉自欺以昏放其良知，夫然後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變化云爲達之天下者，莫非良知之發見，而明德無處不昭著明察者矣。此古人格物致知之學，蓋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爲之主宰也。苟無主宰，則物誰與格，知誰與致？而種種講説總是聲音，種種事爲有同笑貌矣。故今日接引開導，須就學子真志提醒，所謂殺人從咽喉着刀也。承欲躬行有氣魄者，大聲詔告，開示蘊奧，此正今日鎮山所能自任者，尚可諉之何人乎？

僕早歲頗躭静養，一意省事，便覺事事非我所能。及作州，思得無所退避，只就自己力量所及，忠信篤敬，不敢苟且，亦自勾當得辦。乃知爲仁由己，未必不係乎志。此未足爲鎮山道，因問聊一及之，以爲任重之助耳。

答楊武東

頃嘗寓書，自林縣丞轉寄，不識曾到否？仕路誠易溺人，承來翰所謂「不敢渝」者，心知武東於此有着力處，幸甚自愛。危微之幾，不能以髮，君子所以必慎其獨知也。維時、思極諸君商量何如？便中不惜示教，顒企無任。

所諭事機，要亦在得人以乘之。治不由道，則將驅人而納之苟且趨避、矯僞文飾，雖機之可乘者未免當面蹉過，所從來久矣。轉移變化，豈一二人之力、一朝夕之故哉？所願同志如武東諸君，俱真實辦個欲明明德於

天下底心，從格物致知上真實用力，則轉移自我，變化及物。佛氏所謂一身清淨，百身清淨，一世界清淨，百世界清淨，苦惱境翻爲極樂國矣。如此，則僕得養拙一丘，所蒙已厚，豈復更有他望？然武東所期於僕者，亦安敢不自勉也？

答賀龍岡

來教皆切近精實，體驗所得，受益多矣，幸甚。抑其中有欲請者，敢布其略。

良知本虛，致知即是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故格物致知，則至虛至靈皆我固有。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卻事物，安排一個虛的本體，以爲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成蔽障。程子謂：「横渠言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此亦不可不精察也。凡事求討格子，固是舍本逐末，然心之良知怵惕必於入井，慚愤必於嘑蹴，恭敬必於賓祭，雖屢變而不亂，至於凡事莫不皆然，謂之有格子可也，所謂「有物有則」者也。然變易無常，惻然而怵惕矣，忽赧然而慚憤，又忽肅然而恭敬，雖不亂而屢變，至於動静、有無莫不皆然，謂之無定格子可也，所謂「無方無體」者也。夫動静、有無，亦是良知變易之名。紛然而錯擾者，良知之動而有，然未嘗增也；凝然而專一者，良知之静而無，然未嘗減也。動極而静，未嘗有静，有静則不復能動矣；静極而動，未嘗有動，有動則不復能静矣。故有見於動静，則動時無静、静時無動，物則不通者也；有悟於良知，則常動常静而無動無静，神妙萬物者也。周子言有無、動静，本誠神以爲言，猶夫《易》言神，而不言有無。若諸子執動静、有無以求神，《易》則失大易之旨，宜横渠以爲陋矣。來教

謂「無動無静爲虚，虚故静無而動有，有無二者循環於一虚之中，故虚能通有無、貫動静而神」，語意似未甚瑩，幸更察之。

來教舉近時同志「元來渾成，不用功夫」之説，而闢之以「聖賢非性生，必寡欲致之」之説，甚善甚善。然又謂「堯舜以後，渾成之聖賢爲誰」，卻似未盡。夫良知本自知愛，本自知敬，然必擴而充之，然後能火燃泉達。故自本體而言，則平旦之好惡、小人之厭然，何嘗不渾成？自擴充而言，則堯之兢兢、舜之業業，何嘗無功夫？不用功夫，即昏即放，所謂渾成者安在？然離卻渾成，則亦何從而用其功也？

吾兄好學不倦，每得一書，輒用警發。承下問，不覺喋喋。青原夏會，未能領教，蓋府縣諸公俱未謁謝，然不可以麻枲入公門也。

答曾雙溪

頃辱枉教，匆遽未得欵承，殊抱歉歉。學者勝心與真志相爲消長。志真，則自能見過内訟，真見良知之無窮、無體、無二、無我，自不至求勝，亦自無勝可求，第真志未易言耳。《大學》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吾黨但當念念在此，此外别無巧法捷徑矣。如何如何？」

苗事甚欲備聞，少釋杞憂。有書見教，幸付張綏、寧炫寄來。舍姪在彼訓其子，當有人還往也。

二

别久，曷勝馳企。尊教數條，皆切實語，見兄體認功到也。僕每欲有請，而多冗未遑，輒因來誨，附請數語，幸與王新甫同商之何如。

來教謂：「嘗讀先師《惜陰會序》有云：『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也。』愚初意運動之氣，恐未可以語良知本體，及後體驗日久，乃知理氣原不相離，直是真切混一。故自氣之條理而言，謂之理；自理之運行而言，謂之氣。氣即理，理即氣，匪有二也。故孔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如此，則知吾心運動之氣精精明明、條條理理，即所謂理也。何者？天以輕清之氣運浮於上，即所謂天道；人得天輕清之氣以爲吾靈明之氣，是氣即天之氣，非有二也。直是與生俱生，其生生不息之機，化化不已之妙，有難以顯言者，是『謂之「亦」者則猶二之也』其旨始明矣。」

天人、理氣本一，尊見甚是。然不必如此一一分疏，卻未免泥着文句。學只要念念皆知、刻刻皆知，即此心精一無二矣。

來教謂：「嘗聞先師有云：『不覩不聞是良知的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功夫。學者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則功夫始有着落。』門人有執此爲問者，則曰：『須要信得本體原是不覩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覩不聞上加得些子。若見得真，便謂戒慎恐懼爲本體，不覩不聞爲功夫，亦得。』蓋『亦得』云者，良以道理本是活潑潑地，見得明時，橫説豎説皆得。近時遂舉此以教人，乃云『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功夫』，頓令用功淺者驟聞駭異，致生疑惑，無所依據，無處下手。又云『戒慎恐懼二句，與視之而不見二句語意相類，其中各有轉語二三

字』，則明以戒懼爲功夫，尤爲易知、易從也。」

合本體方是功夫，用功夫即是本體。良知本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用功亦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初學如此，深造亦如此，本無二也，生熟之間而已矣。

來教謂：「嘗聞先師有云『本體要虛，功夫要實』，茲言不知何爲而發也？但以本文推之，亦只謂良知本體原無一物，何等虛明，但致良知功夫須得懇切篤至，使吾良知本體無有夾雜，方是實落，此乃一連説下來也。近時同志有謂『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似以良知、格物、天則分爲三事，合并相助乃爲協一也，是良知尤須格物幫補而天則始見，將以本體原無格物、天則之説，須待參入乃始有耶？恐非一貫之道。究竟其意，亦因先師前言而分析太過耳。俾學者驟聞駭異，以爲良知本體尚有缺漏，殊不知萬物皆備，何嘗有偏耶？蓋良知本虛、本實，一虛百虛，一實百實，初非有待於外物相參而后全也。若云良知是虛，致良知以格物卻是實，則亦不啓人之疑矣。其下二句，旨意稍殊，固未敢以爲確論也。」

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皆知之用，所謂物也。知無體，以物爲體，無體者虛，有體者實，虛實一原，顯微無間。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也。「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語雖未瑩，然其意本謂用格物致知功夫則良知日精日瑩，似未嘗分爲三事。如何？

來教謂：「致良知以格物，則於事宜無不盡心矣。但事當冗劇，亦容有照管未到處。惟於静時體驗，則見良知本體烱然明白，固已識得本來面目。須得常常如此，無有夾雜，乃成片段。但默坐久

之，亦有纖毫浮念隱隱飛過，覺得不相染着。後來良久，雖有善念萌動，而雜念亦有來參入者，覺察克去，又得明浄。昔延平有云：『人於惡念易爲驅治，只是一種閑思雜念未易掃除耳。』觀此，則知病根未盡拔去，有時露出端倪，蓋由功夫不能常用，是以良知未得純一耳。若能養得此心如明鏡止水，然則動靜皆定、內外協一矣。」

冗劇照管不到，只是不照管，未有照管而不到者。念念能照，即是念念皆知；念念皆知，即是本體炯然。此功夫無間動靜，非靜時體驗得成片段了，冗劇自然得用也。浮念即是染着，若謂「浮念飛過，覺得不相染着」，是二物矣。又謂「良久有善念萌動，而雜念亦有來參入者，覺察克去，又得明浄」，卻似有個明浄的本體，又起善念，又參雜念，是三物矣。此雖語意未瑩、小疵，然於精一之旨，未免有毫釐未徹，不可不察也。「功夫未能常用，是以良知未得純一」，此真實不誑語，敬聞教矣。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内集六

家書抄

一壬辰正月二十九日

二子姻事，須仔細斟酌。可來則來，不可則止，早遣書至，可定歸計也。田租所入，約可供三十許人，則吾歸無衣食之慮矣。不然，亦當散遣人口，節縮費用，但免凍餓，即可終身。安能舍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樂，以奔走於風塵之中，使進不得行道於時、退不能明道於身，擔閣此生，辜負壯志，竟何益哉？吾弟啚之。

二壬辰十二月十一日

來書援溺之説，吾豈溺而不援者？吾其豺乎？若其播弄風濤、死而無悔者，固將百計而登之岸，固忍成之哉？吾恐淪胥以溺，而莫我拯者矣！夫恤人之貧、解人之鬪，謂之援溺可也，其他則胥溺而已耳，無謂爲迂。

老親平安，時談二姪事，令人不覺忻慰。無道之以機械，無教之以紛争，至望至望。晶兄未得奉書，然亦無可言，惟願諸兄勤生節用，相親相睦耳。望以此告之，并告早、昇諸兄也。

三癸巳五月晦日

處家庭鄉黨，只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情實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

無許多蹊徑、議論、曲折也。處家事直須平實，然須有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心，乃不爲飲食之人。此須心中實實體認，懸空想像、論説皆無益也。曰動尚在衙，欲爲覓生計，猶未有處，可報老伯父慰之。

四癸巳八月朔日

吾弟今來，所與切磋者爲誰？進學如下棋，不遇國手，對壘終無高着，此最不可不察。君子之道，欲行高遠，先自卑近。然知微之顯，然後可以入德，非精一之至，不足以與此。凡事奇特不足貴，惟此心平實有恒爲難能也。不知近日所見如何？此中諸生，勃勃有生意，爲之一喜。

五癸巳九月望日

身心須實用其力，習染既深，克治倍難矣。程子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吾弟試體驗，如何乃能廓然？苟非大公順應之心，縱用智用數十分周密，無罅可窺，與君子作用天地懸隔也。某處紛紛若此，殊足爲戒。所惜此輩不知持盈，刁風日長，恐向後善人難立脚耳。

六（缺）[1]

七甲午閏二月五日

當柄之臣，初甚重陽明公，已而漸生釁端。蓋始而薛中離，繼而唐子忠、朱子禮、魏水洲諸人，皆不利於柄臣。黄致齋、王定齋又嘗爲水洲解怨於柄臣，而水洲竟有論劾，遂併疑二公相黨以相害。諸公皆陽明之徒也，忌疾競進者因而進讒，將以抑人之進而伸己，而有怨者又復醖釀其間，故諸公皆落

[1] 「六缺」，原無，今補。

職。近日爲鄒東郭告病擅自回籍，吏部忽然查奏，併及南禮部行勘不報，追罪黄久菴、季明德皆外補。久菴乃柄臣之最厚者，以其所甚厚之人而排之至此，此非有所激於中而又有醞釀之者耶？况鄒、季二公又皆吾黨，奏中又以學爲言，其意居可知矣。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恨無間可乘，苟有間，吾即爲投簪之計。若吾弟得捷，則吾去益有名矣。努力努力。即不得捷，歸計亦未可緩。君子得其志則行，不得其志則止，况吾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向時徒以仰事俯育牽制，乃今則可以無累矣。復何所係哉！對江海智寺傍近，不妨買一莊，吾將於寺中杜門謝客，須有所資賴乃可，宜早啚之。

八 甲午閏二月七日

老親漸就休閒，不理家事，甚喜甚喜。吾弟尤宜善爲將順。嘗見王文正公有傲弟不可馴，一日公歸自外，適其弟盡碎酒缸於庭，酒流滿地，公攝衣循無酒處徐步而入，竟不復言。韓忠獻公與歐、曾諸公同在政府，每議事，二公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事亦無不濟。此最可爲處昆弟、鄉族之道。若嘵嘵揭揭，辨己之是，折人之非，所謂以善服人，人未有能服者。然非真實從事於誠意、正心之學，則客氣妄動，倉卒自主張不得。致力於學，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然其發端，則順父母尤爲切要，和妻子、翕昆弟、睦鄉族，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勉之勉之！

聞家中疑某，其説云云，亦未必盡然。宋景文公論治民云：「吾與之生，故能爲吾死；吾與之樂，故能爲吾憂。」吾常謂御僮僕、處鄉鄰莫不皆然，不足疑也。四鄰皆火，

不及吾家，誠可堅爲善之志。睦宗恤鄰，亦不可後矣。念之！

九甲午五月十九日

連得書，甚慰。如此處事，庶幾平實精練者矣。然鄉族中未肯遽以此四字歸吾弟者，豈舊習未盡除耶？不可不自盡也。言語便捷，折人之非，談人之短，伸己之見，自是學者病痛。惟聖人爲能好問、好察，隱惡揚善，恂恂似不能言者。

石江兄可時相親，雖吾弟明敏，然一人之見，鄉俗薰炙，人情物理未必能盡，宦達者歷練更多，虛心聽之可也。差徭既有新例，但當從衆。龍瑞之業苟善，消息之。此外節嗇家用，常如平時，差亦不能累矣。二姪及早教之，使稍知人道，久則習而安焉，不至爲浪蕩者。老伯父近日安好何如？諸昆弟、叔姪友于之情何如？便中示知。

十甲午八月十三日

舉業二篇俱佳。讀首篇，竦然動心，其所以規切我者亦至矣，豈但文義之工？敬佩敬佩。吾弟誠如此用心，使吾不出家庭而有尚友之益，程氏昆弟獨不可追及也哉？

答某書甚是。老親誠休休若是，爲子者可幸免於罪乎！老伯父安否何如？聞晶兄近亦多疾，念之悵然，爲一道善自保養也。

十一甲午十一月十二日

得失但當付之命。來書雖頗能自遣，然皆以怨憤之意而爲和平之詞。凡事當自察其志，志於富貴而處之以道，終不若以道爲志而處乎得失之間者也。此最宜猛省。

府縣及鄉士夫一切慶問之禮，皆不可廢，此非以爲媚。府縣，吾父母官也；鄉士夫，吾斯文骨肉也。於此不用其情，惡乎用

其情？但近世欲以此爲干求之資，故不事干求者遂并其禮而廢之。夫我不加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於我，我心若之何哉？此强恕而行之道，不但府縣，過往士夫不相聞則已，相聞亦不可不自盡。處人之道，最宜有情有禮，更要精實，不可一毫虛飾。凡怪人、怨人、防人、慢人之意，一毫不可萌之於心；他人過失、醜惡，一切不可形之於口，即此便是天下歸仁氣象。

畜臣妾之道，規矩貴嚴，情愛貴厚，檢責貴薄，任使貴稱才。來書所謂能盡力、能幹事，有一於此足矣，不宜求備也。

十二同前月日

用人不必其才之備，可任耕種雜役，可當門差，可使商販，各節取其長。惟總領提督者更難得其僕，此時不免吾弟身自總之。異時子弟長大，隨擇一人，不惟其長，惟其賢，但量其資不能讀書，即可使治家。合衆人之中而擇一賢，合衆人之力而理一家，雖使之世世可也，然規模須自今爲之。若求備，則不能皆得其人；用不當其才，則不能皆理其事；而提督非人，則不免有一國三公之患。此一僕誠不可不擇，其餘但器使之可矣。

姊家零落，念之悵然。家中須時時濟之，遠不能爲力也。

十三乙未正月二十四日

星岡叔平生孝友之行，敬長上以禮，訓子弟以義，今不復可見。吾欲作一墓表，以寫予哀，且使後輩子弟知前輩有此風也。葬在何所，寫來。

聞家中於某頗有芥蒂，此大不可。凡有情於我者，當記善忘過，可以全交。或一言不合，一事不稱意，而遽相違忤，此豈有忍有

容之道？家中歲用有常者，定擬於何項取辦，不測之用以何項待之，皆須酌爲定規。更取義門鄭氏家範，觀其量入爲出及分職課功之道，稍與斟酌損益，使後有驕怠陵蕩者不得自肆，亦所以納之於善也。二姪宜漸使知禮義矣。

十四乙未二月初九日

吾家於府縣官事之殊簡略。豈惟官爲然，雖吏卒亦不可忽之。鄉里士夫朋友，以愛憎爲毁譽，雖非所當計而待之，亦不可草草。大抵不簡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簡我，不怪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怪我。孟子云：「反求諸身而天下歸之。」君子雖不期天下之歸，而反身之功不可緩。然天下歸之，亦君子之所喜者。吾願從事於此而未能，吾弟勉之。到得精力所不及，則無可奈何。古人所謂人倫之至者，其實在此。非此心精一、無自欺而求自慊者，未易言此也。

十五乙未七月二十三日

伯父喪葬，賴吾弟周旋，聞鄉人以爲榮幸，豈知吾之悲哉？十三日午後，聞伯父訃臨，三日始設祭。中元之薦，以有喪移之仲月之吉，蓋權宜也。

鄉間水患異常，鄰近諸省旱蝗相屬，今南都米價踊貴，後此恐更可憂。民貧盜起，雖富足之家其能獨利？吾家今歲租入，須稍減時價糶之，以惠鄉族，貸者可輕其息。佛經以得遇貧乞爲幸，謂舍此無由種福田，亦善喻也。

凡處人處事，去盡輕率玩戲之習，則真實義理自見。然苟以富貴爲心，則全體先蔽，所處未必中節，但得爲俗人之巧於趨避者耳，不可不察也。

十六乙未九月望日

吾弟今歲共講者爲誰？文須語贍意明，骨肉匀稱爲上，諸家文字宜從容諷詠，到讀得多後，下筆又長一格。凡接人處事，亦因見得多後別有會意處。乃知古人學與年進，真不可誣也。吾弟勉之！得付屬家事，一味理會學問，又有勝己之友，自然日進無疆矣。

十七乙未十月十六日

某書至，甚稱吾弟撝謙，此固某德進，亦足以驗弟之進德矣。謙與諂，相似而不同。謙以進德爲心，諂以希合爲心。因謙獻諂，固是假公濟私；惡諂忘謙，不亦因饐廢食乎？如某避匿不見，殆亦惡諂忘謙者矣。此公性雖不常，而雅好禮名士。大抵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吾弟年已三十，正當洗濯澡雪，順爾成德，無若兄四十無聞也。

前書云云，此等事只隨時應酧，不必營營。無百年不死之人，無數世不貧之家，但據見在，盡其有事，使後人有所賴而爲善耳。

十八丙申二月二十七日

近來深思猛省，頓覺舊習之非。原平日此心定静之力，未到澄瑩精純、纖欲不留，便起種種作用、言説，以爲真機本自活潑，不知裏許盡是粉飾鋪排，未有根心生色之實，可謂四十無聞。半生精力陪奉種種情欲，究竟無益。自今須當下了徹，始有根基可培植也。吾弟勉之！了得真心，自能處己處人無不當可，自能須臾不離，前後書詞所論事體皆可以不言而喻。家業漸殷，須痛戒種種

熱鬧，甘忍恬淡寂寞。非必强爲於外，直從心體洗濯，得恬淡滋味，乃能有常。不然，則自謂高賢，猶不免爲俗人。古之稱聖人，必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必曰「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得此滋味，則雖袗衣鼓琴、榮華顯盛，有之而不與，居之而不染，亦不失其爲恬淡寂寞者也。吾歸興已動，蓋不免今是昨非之感。家中內外大小，浸淫薰蒸，頂踵骨髓，莫非富貴氣習。吾輩耳濡目染，漸亦漸習其中。泥淖中拔起脚根，亦須就平地頓放。幸早整葺廬舍，不必華美，但求牆垣堅實，免鼠輩覬覦耳。

十九 丙申四月二十五日

老親歸計，當在冬春間，其勢須自侍行。吾亦自覺外强中乾，欲因此暫息肩耳。傍寺之業宜早計，陂垓上花廳可拆來，樹在新買從學基地上，賓朋至可以停頓。此屋留之彼則無用，此地新造則不能，移來則兩有益，幸無牽繫葛藤不斷也。

恩童仔，吾初意以昇兄當有所濟，欲假此爲名，今既如此，但可遣還親戚。骨肉之間，彼有惡不怨，此有功不德，然後能彼我一體，共享和平之福。不然，則一榻之外皆胡越，自家亦不得安枕而卧矣。君子之學，喜怒憂樂發必中節，然非此心如止水介石，則意動情勝不能行於妻子。此賢者之事，愚者不足責也。

二十 丙申六月初五日

細觀前後書，到心平氣和，言語自別。此所謂通人之過，今想洞然矣。凡處事不可作好作惡，且不必論聖賢，就鄉中作尊長能鎮服得人者，亦自凝重端詳，不因人而遽喜，因人而遽怒，然後心定而慮事精。否則，未免因一時相與之厚薄以作好惡。所謂眼花

則五色眩，非定論也。如某末後乃幾於相誑而不自覺，何耶？此可見用智未必知人，立誠乃能不惑，學之爲益大矣！

擇友須勝己，古人耻爲鄉人。吾弟居鄉，所與真實切磋者爲誰？恐未有能知切磋人者與弟遊處，而凡相與朝夕遊處者皆鄉人，不己若者也。東郭、水洲、洛村諸君，吾所願從遊，吾弟亦不得數承欬教，外此，又孰爲勝己者耶？然勝己之友亦自難親。吾在此，每遇諸兄真實箴砭，始知取善之難，非反身脩德之志切，未易言也。到得志切處，同行莫非我師，雖與鄉人處，告善規過者亦不少矣。勉之勉之！

二十一丙申八月十六日

老父近日兩足遞痛，老堂亦腰痛許時，雖不甚重，然長笻蹣跚，老態畢見。如此，吾尚忍一日離侍傍，使獨往來江湖耶？家事吾弟夫婦自能料理，吾更不究心，但操心行己之道，得則無施而不可。刊落浮華，真實乃見；消融客氣，良心自妙。此語不可忽也。

每書來，不見問及自己身上事，雖尋究語意，頗見端倪，然不敢懸斷，便着一針。通人之病，要之當自悟耳。

二十二丙申九月二十五日

鄉族諸人須寬着心、忍着忿，乃能全姻睦之義。此古人明德、親民之道，直須以爲己任，未可草草。於世俗中支撐補湊，粉飾得過，便謂作得箇人，試仰頭一看，前輩多少豪傑，豈是吾輩這般樣子？千古之後，多少豪傑，豈不將吾輩作唾核相待？尋思到此，今日所作種種氣概，無纖毫着實，便知自家安身立命下落矣。此不可以意氣激作，須貼底真心、蹉踏實地，乃有出頭處。不然，終身

包裹在流俗裡，無由得世緣浄潔也。

杜門三月，前日始出。酧應人事，辰出酉歸，甚勞倦。

二十三丙申九月

再疏請告，諸公見教尚未行，俟兆元歸議之。今幸石江兄復起爲操江，待渠到畫策耳。石江此擢，非但門户之光然，衙中長幼無不懽然相賀，豈非一體之感然耶？

老親自身欲歸，又不欲吾棄官，昨始徐徐進説：「親年八十，子年四十，萬無親南子北之理，且衰態歷歷可見，兒何所恃以安心，而能久官於外？所恃者朝夕不離目前耳。自此以後，出處視親之衰健何如，豈當復遠離膝下？」老親聞吾此言懇切，雖陽若麾之，而其中惕然曰動。今歲商販頗得利，人情事變亦大長進，但得渠欿然不自滿、退然若無能，則大幸矣。曰：「尊尚有童心，奈何其婦頗知事。」蓋貧家曾經淡薄，此一舉亦甚費財費心，有難盡言者。但念全體安樂，而一指獨痛亦徹心肝，雖有種種可惡、可怒，念之輒化爲悲憐矣。

二十四（缺）❶

二十五丙申閏月三日

吾家畜僮僕，病在不寬。夫强奴悍僕張威福以恣叱咤者可責，惰奴盗僕不足責也。「不盡人之力，然後能得人之力；不盡人之情，然後能得人之情。」此語真實可行，非虚文也。又，苛察以爲明，亦非美事。人君有此，則群臣百僚不得宣其職；家主有此，則諸僮群僕不得效其能。惟其假借威福者不

❶「二十四缺」，原無，今補。

可不知耳。如玄閏者，屢爲舘駬諸猾所用，過客畏吾家而不敢言，而吾家實未之知，此正張威福以恣叱咤。寧有盜臣，無寧有此僕！凡過客，雖承差軍舍，其勢甚微，亦不可易之。要之，舘駬事，雖親戚亦不可使之依勢，此事最宜留心。

凡養人須寬腸大肚，半痴半啞，乃得其力。若銖銖而秤之，寸寸而量之，賢者且不堪，況愚人乎？惟使之各稱其才，則愚可使、貪可使、詐可使，不必皆賢；與之各以其誠，則怨可使、叛可使，不必皆親。此須自作主宰，豈婦人之見足以及之？親戚骨肉，須是不藏怒、不宿怨，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始得，浮文虛禮不足用也。念之念之！吾言無倫次，而心無不盡、慮無不周，亦是學問就實，經歷世事所得，與一種高談闊論迥異，無易聽之也。

寄竹山諸弟姪

近聞諸弟姪頗因小忿彼此不協，甚乖區區之望。家在遠鄉，正宜相友相助以共扶門户，豈可蹈自侮自毁之覆轍耶？

夫人但知争之利，而不知讓之利；但知使詐、使術之爲巧，而不知誠心、直道之有益。試舉往事觀之，其利害昭然可見。蓋争者非惟不得利，而搆結所損，未有不至於大失利者；使詐、使術非惟不得爲巧，而人以機詐報之，未有不至於反害己者，但未之思耳。故相帥以仁讓，相與以至誠，則省事息争，守分遠禍，其得利反多。而和睦所感，不但可相助以禦外侮，而外侮亦自少矣。然所以不能仁讓者，惟自恃其智能足以自立，視至親若無足倚賴，但有怨忿，輒成秦越，遂至幸灾樂禍，或坐視不相救援，或反陰圖潛算，唆人而與爲敵。及其計行，欣然自以爲得，

至于唇亡齒寒，則雖悔無及矣。今願吾諸弟姪惟相勖於仁讓敦睦之行，平日或尚氣好勝，即自克以恭讓；或好用智術，即自反以真實；或骨肉之念少緩，即務篤於友愛。誠如此，則百人一心可以當千，雖在遠鄉，無異聚族而居。不然，則舟中敵國，不但異鄉得侮之矣。

聞科舉與者八人，此良可喜。然鄙心所大喜者，尤在前所期耳。昔冉求爲宰，未嘗曠職，獨以得罪夫子之教，遂鳴鼓攻之，故在此不在彼。今諸弟姪慎無墜前人之遺德，庶不致鳴鼓之絶也矣。所欲傾吐者盈懷，恨不得聚諸弟姪出肝膈相示。不得已，諄諄于紙筆之間如此，惟深體此意，使鄉里咸稱頌前人慶澤有延，豈不快哉！　念之念之。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内集七

序

送許廷陳歸省序 己丑

許子廷陳蚤有志于道，經傳子史必探其賾，必鈎其玄，古今治忽興替之故、政教兵刑弛張損益之宜必覈其實，性命、道德、仁義、禮樂必窮其原而究其用。異日，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説，若契焉，若疑焉，曰：「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良知豈足以盡之？」已而聞史某嘗學于陽明，則就而告所疑。史某曰：「夫人能外良知而有知、有能矣乎？雖然多知、多能，非所以語良知。今夫目不眩於朱紫曰明，無不見矣，天下之色固有不及見者；耳不爽於雅鄭曰聰，無不聞矣，天下之聲固有不及聞者；良知不惑於是非公私曰聖，無不通矣，天下之故固有所不知、不能者。堯舜不精曆象，稷不審八音，夔不明五種。孔子於禮不如老聃，於官不如郯子，射御、軍旅、詞命、稼圃不如當時之名能者。諸侯喪禮，孟子不如國之祝史。其所以大過於人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後世以必不可偏物之力，窮必不可偏窮之物，皇皇然欲以大知先天下，其亦厚自蔽矣。」

許子曰：「聖不遠觀，奚以制器？智不博綜，奚以應變？」史某曰：「聖希天，智希聖，天之生物，其聲色象貌皆有所取諸而肖之耶？其無所取而肖之，則物遂易其常耶？故天道静專動直，五氣布而百物生；良知静無動有，四端見而萬事成。道不遠人，心非外鑠，致知焉盡矣，此謂知本。」

許子曰：「古訓之稽前言往行之識也，其謂之何？」史某曰：「良知、宇宙，一者也。覺之所及，匪古匪今；心之所安，孰彼孰我？故古訓也、前言往行也、稽也、識也，莫非良知之用，一以貫之者也。夢説而審象，象，象説也，得説忘象可矣。謂所夢、所象與説三也，則人孰謂之知者乎？今天下之不二三説者寡矣。不爾，則執象以爲説者也。」許子豁然釋，躍然喜，惓惓然相與切磋而不舍。居久之，許子歸省，告行於史某，因請書以爲贈，曰：「庶無忘其相契之初也。」

呂巖野別言己丑

巖野呂子往令泰和，泰和人士寓京師者相謂曰：「邑其治乎？吾未見剛而不武、能而不恃、明而好問、辨而罔給，有令如此，而不達於政者也。」巖野聞之，告史某曰：「噫！政固易歟？夫善政惟德，孰德之弗脩而政有成？雖然，其敢弗學？」某曰：「休哉！古之人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士大夫弗講於學久矣！夫學，學盡其心也。人心無不惻隱，無不是非。盡其惻隱而無不仁，故民親；盡其是非而無不知，故民治。是謂大學，是謂王政。吾未見典學而政弗臧者也。」

巖野曰：「雖然，士異俗，民異志，禮異齊，道異宜，君子難焉。」某曰：「其難乎？東鄰之子、西鄰之子嘻嘆號泣，莫測其端也。保赤子者曰：心誠求之。使赤子而非人也，慈母無所用其誠；固人也，豈其性獨爾殊耶？抑耳目、口鼻、手足、筋骸種種異適，而愚夫愚婦畢力圖之，無不自得者。君子患愛民弗如其身耳，彼慈母者以子爲身者也。故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將天下之情，取之吾身而得之，況一邑乎？傳稱生財有大道，曰：『生之者衆，

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茲農商謀生之策也，而聖人固大之，譬之摩痛搔癢，豈有秘計哉？是故可以知政。後之仕者，矜智負能，衒奇侈譽，夫速化之術，非愛民之誠也。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齊人有事作業者，種稻田以花果，樹桑地以椅桐，雞豚之食以食鹿馬，其室人進耕桑之説而弗聞也。既而嘉卉在庭，琴瑟在几，良馬在廄，鄰里華之而其子凍餒以斃。今天下華齊人之作業者多矣，曷其忘耕桑之説？」巖野曰：「休哉！吾乃益信興學之訓，其何敢不盡其忠信？」

于時，吾邑諸君皆有言以贈巖野，遂書以終之。巖野名調羹，字夢卿，蓋有志于傅巖之野之道者，是故非説之學不敢陳也。

贈鄭窒甫序 庚寅

致知之學不明，學者舍其良知，求道於外，外襲愈精，去道愈遠。夫道不遠人，遠人不可以爲道。執柯伐柯者，彼此之間耳，猶以爲遠，況彼柯之長短未必足法者乎？於戲，蔽也久矣！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非由外鑠。」故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道豈遠乎哉？雖然，以言餂人，猶爲未充其類，矧曰尚同以爲中、潔身以爲正、崇勝以爲强、逆億以爲明、刻責以爲公、徼以爲知、訐以爲直，習俗潛移人心，密陷良知之致，豈鹵莽滅裂所能也？切磋琢磨，日精日一，須臾不可離，而終身不能盡，故曰任重而道遠。

某也有志于道，無助爲懼，乃得吾幼淳、窒甫諸君子者，日翼之進誠，相與講習而未能，而窒甫又請告以去，吾何賴哉？夫至道難聞，而舊習易牿；獨知難慎，而半途易畫。故窒甫之别，不容無言，然道一而已，亦不容

外良知而有言也。

徐子別言 辛卯

心之良知之謂性，循其良知之謂道。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故君子慎獨。獨知也者，良知也，視之無覩，聽之無聞，而體物不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君子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勿之有昏昧放逸焉耳。故己所不欲者，勿施於人；所求乎人者，反求諸其身；無所昏昧放逸者，以之而明則誠矣。是故君子慥慥，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自得者，自慊於其良知者也。夫是之謂遵道而行，是之謂依乎中庸。

予蹇劣，志於道而未能。頃入史館，得二三君子者，相與期於深造，而少湖徐子子升復別予以去。徐子與予志相屬也，言相發也，思相啓、行相翼也。君子以友輔仁，徐子行，吾無所取爲輔矣，能無戚乎？徐子之行也，謫也，言不用也。徐子未始戚戚於謫，然而孝子欲得其親，忠臣欲得其君，徐子則拂其所欲矣。而又憂予之失其所輔，而且自憂其憂也，亦能無戚乎？徐子艤舟潞河，以待冰泮。李子正之於予二人友也，而戚予二人之戚者也，省徐子信宿焉，相與倡和者數十篇，皆期致乎其道，且悔其覺之晚，又恨其時之邁而別之遽，皆發予之所欲言者。

雖然，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苦其心志，拂亂其所爲，奪其所欲而投之以其所悔恨。蓋動心忍性，憂患之所以生也。夫人之所遇，凡其可驚、可愕、可憂、可懼、可喜、可恨者，其果有可驚、愕、憂、喜者乎？其果生於吾心之驚之、愕之、憂懼之、喜恨之，而後見其有可驚、愕、憂、喜者乎？凡驚、愕、憂、喜之生於吾心也，其能若太虛之浮雲，倏而有、忽而無者乎？夫視驚、愕、憂、喜若浮雲之

聚散於太虚，而後無所昏昧放逸於其心，是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皆良知本體之自然，而非待於外者也。

夫良知本體之自然，塞四海，亘古今，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故先覺非早，後覺非晚也；聚樂非聚，索居非離也。何後時之足悔，無補之足懼？雖然，習心難消而流俗易溺，故離群之患，君子患之；損友益友，孔子惓惓焉。夫今溺人者，莫大於美文詞、崇機變以失其本心。昔者舜之温恭允塞，不異深山之野人；文王之所以爲文，純亦不已，故君子貴乎道也。知所貴者，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取友。今日之言，尚無忘之哉！

贈麥元實序 壬辰

某與麥子元實同舉進士且十年，然未嘗一日欵也，而其謀道之志不謀而同。歲壬辰春二月，元實被簡命，督貴州學政，某承乏南司業，兩人者聯舟而南，而后得朝夕見也。相與論教，某曰：「其學不厭乎？」論學，曰：「其教不倦乎？」論教學之要，曰：「其致其良知已乎？」

夫學，學爲仁也。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於人之善也，開導誘掖，惟恐其或失之也；人之不善也，誨諭勸率，惟恐其弗遷於善也，故學不厭而教行矣。夫人之善而教之弗失，人之不善而教之遷於善，乃所以盡其立人、達人之心，是謂求仁之學，故教不倦而學恒矣。夫學非强習，教非外設也。良知本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見善之在人，猶飽煖安逸之在吾身也；不善之在人，猶疾痛痾癢之在吾身也。蓋其明覺之自然，有不待學而能、慮而知者。學不厭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教不倦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體用一原，教學無二，無非致其明覺之

自然，而不蔽於有我之私己耳。故曰默而識之，識知也。良知不假言說，而自得之也。夫自得其良知，而教學備矣。

元實曰：「夫三言者，孔子以爲何有於我，而學者顧易言之乎？」夫道即之至近，而充之不可窮。故愚夫愚婦之可能，而聖人之所不能盡者，固夫婦之可以與能者也。故良知通聖愚而一體，致知合安勉而同功，夫是之謂一貫之道。元實曰：「吾子之言豈獨裨益孤蒙，將惠貽荒服，亦吾子之澤流矣！」

蔡道卿贈言 癸巳

晉江蔡君道卿始舉進士，授户部主事，大司徒而下皆賢之。未幾，乞便水土，改南京刑部，大司寇而下又皆賢之。癸巳秋九月，復調官於北，僚友交惜其去，謁予贈言，相與稱不容口，曰端、曰慎密、曰謙、曰老成典則、曰篤厚、曰不事矯設，凡皆君子之德也。夫便儇皎厲者難與適道，若道卿，所謂任重致遠之器，其志又卓爾不群，雖未吾與，猶將因諸君之請而進吾說，況與之久而信之深耶？顧吾與道卿言屢矣，兹復何言？道卿常謂「静以成學」，請言静之道，可乎？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相授，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學之源也。孔子言「克己復禮爲仁」，孟子稱「仁，人心也」，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學問之道，求無放其良心而已」，精一之功也。濂溪承先聖，而有主静之論。夫心無動静，動静，時也。時動時静，而無動無静，是謂主静。主静者，無欲也，故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静虚動直，明通公溥，人極之所以立也。主静之學不明，故遺外累、泯思慮以求静於内者，其蔽也自私，非所以立感通之本；以心觀物，即事求理，以矯静之失者，其蔽也用智，非所以達順應之用；静

中有動，動上求静，以爲克協於中者，其蔽也二本，非所以爲内外兩忘之道。是皆不知動静之體精一不二，而意所謂動静者而學之，故其端微失，其流靡極，學不可不慎也。

道卿之學既識其大者，吾已無所容言。然端必辨而後明，學必講而後精，則亦不容於無言也。嗚呼！吾豈但爲道卿言之而已乎？

醯鷄見序 甲午

述史五十四篇，始天皇紀，迄周敬王之朝。剖疑訂舛，必析其微；贊善絀惡，必放於義。蓋歐君夢舉述其讀史之所得者，而名之曰《醯鷄見》，致書予曰：「願辱一言之教，使有聞也。」予雜學罔知，君所述論啓予多矣，尚何言哉？

自書契作而紀載悉，追述或罔徵，博綜或罔訓，其甚者疑耳目、蕩心志矣。孔子刪脩之，以納民於軌，則謂結繩以往冥遠難言。抑其時如童真稚齒，倥侗顓愨，雖靡所戕賊，而典要疏矣。東周以降，雅頌不作，王者迹息，齊桓、晉文，亂賊奸宄之魁，其事無足道者，無寧使後世傳焉以滋口實？是故稽唐、虞，述《詩》、《書》，鴻荒削而不録，《春秋》録而不詳。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如此，學之者約情和行，迪德正志，罔淫於荒誕機詐，則其所薰者然也。今所傳百家史，其善者附益經訓，而或駁焉；其他聖人所削與其所不欲道，而傳者則備矣。予以爲君子正義立教，明孔子之道以道之，百家在所存乎，在所廢乎？雖然，苟資於辨惑脩慝以畜其德，亦聖人之所善者。百人入市，各以貨還，而精粗、美惡、貴賤，或相十、百、千、萬，資於市者異，而所獲隨之矣，故君子必慎其所志。

君好學，致書下問者數矣。其詞旨視述史諸篇，尤見其近裏著己之志焉，其剛健、篤

實、輝光者耶？充其志，極其所求，日新其德也，孰能禦之？

贈茅稚卿擢刑部主事序甲午

性也者，沖漠無朕，而變化行焉。百慮殊途，其致一也。誠者盡性，誠之者脩其性而復之，故知性而後學問有所措，茲孔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之道，曾子爲得其宗，故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性之德也。子貢多學而識，蓋蔽於所見者，至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嘆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於是群疑亡矣。故予嘗謂道之不明，非明之難也，意見易滋而習心難覺，枝詞易淆而微言難擇。君子取友，貴乎直、諒、多聞者，能相警發，有相之道存焉耳。

予頃在京師，得從大夫君子遊，皆益我者也，而茅君稚卿最契。予來南雍，君爲六合，數見於金陵，若有數焉。君之學識其大者，故漸進而數變，逾久而彌精。比歲蓋確乎若得所操，汲汲乎若趣所歸，坦乎若履康莊而不踐岐徑。予寡陋罔知，得良朋彊輔，賴以無恐，而君擢刑部主事以去，予能無介然于懷耶？夫學苟有見於性，克覯厥一，雖變化萬端寔同其歸。惟默而成之，自强不息，則四海相違，千載相望，心志恒融通焉，何愛於一别？惟夫任重道遠，未知所際，乃奪予所輔而遠之，是故不能以無懼焉耳。

諸生金鴻、史銓輩皆承君指授、知所向方者，率厥同學來徵贈言。夫贈者，增益之也。性一而已，豈復有奥義、他道以相增益？而予望君之助，則有甚於諸生者。嗟乎！君其何以裨我？

刻薛先生約言序甲午

《約言》者，薛西原先生所著，其曰約，惡夫言之侈也。夫言有屢出錯陳不病其多，而

一詞以爲贅者，譬之笑歌悲啼，鬱於中斯泄於外，出之也不妄，斯聽之者不厭。若夫狥人而不由其誠，縱意而不循其則，是邪淫之道也，言之無物者似之。夫言始諸嬰孩啞啞呪呪，相命以聲，兹性情之端，言之祖也。宣之詞以相酬，書之簡以相告，而言有章矣。闡難顯之情，開未達之意，近加一時，遠播百代，及其至動天地而感鬼神，惟不失其赤子之初者能之，故曰「有德有言」，而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初，先生爲考功郎，以儒術知名當世。既移病歸亳，杜門謝紛，大肆力於學。其學以志意、威儀之美爲疏節，以知其性而養之、退藏於密者爲至德，綜六藝，覈百家，卒會於所歸。嘗集解《老子》，推無爲無欲、見素抱樸之旨，以爲不繆於聖人，蓋其深造之道如此。夫學一其志，竭其才，研磨剔濯以適於道，而年富力贍，作之不止，其可涯也哉？其可涯也哉？先生病世儒託聖言而疑真，競浮文而無實用，是以正學微而世道降，以爲賢人君子宜道而反之本，故約言以見志。嗟乎！兹其有所鬱而泄之者耶？

沱濱賈子，東陽先生門下士也，隆師重道，尊其所聞，故刻以傳焉。

南江子贈言 乙未　南江今改號遵巖

南江王子思道，蚤以文學知名當時。嘗爲司封郎，直行不忌，坐調常州別駕攝守，未朞而政令大和，稍遷南主客郎，擢山東督學僉事，人謂南江子。非但文學之精，其節操、政事無不可師者。

南江子曰：「噫！是世之所務者也，非聖哲之所崇。吾闇於大道，師聖哲而未能，而能爲人師乎？」某曰：「南江子可以爲師也已矣！夫文學、節操、政事脩之而未至，猶有翹然自多而好爲人師者，南江子既竭其

才、精其能矣，而慨然以爲未達於道，欲改途易轍以遵聖哲之軌。夫爲而不執，成而不居，世所共寶而視若土苴，廓然太虚而形色、貌象聚散往來於其中無能爲礙，距逸馬而障奔湍不足喻其勇矣，其於作聖也，不既幾乎？然猶曰『師聖哲而未能』，古所謂自知不足者，南江子哉！抑予聞至道未嘗外世之所務，而世務亦莫非道德之用，惟狥世者脩之以成能，狥道者脩之以成德，志有不同焉耳。成能故可與名世，成德故可與遯世。可與遯世者，非世所囿者也，然後能範圍天地，裁成萬化。孔顏所以爲百世師者，忘名世之心、成遯世之德而已矣。世務豈足病哉？」

南江子行，龍溪子曰：「山東，孔顏之鄉也。南江子將身孔顏之道，以師其鄉之人，子何以贈諸？」某曰：「身孔顏之道，以師其鄉之人，若是足矣，又何言之爲贈？雖然，志易惑而難定，習易溺而難拔，狥世易群而嘐嘐然曰古之人者難獨立也，然則交儆相翼，予於南江子有深望焉，又惡能無贈乎？『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嗟乎！南江子其亦無愛於瓊瑤也耶！」

壽槐軒易翁七十序 戊戌

蘄水易子文訓汝式偕計罷還，卒業南雍，見南野子，問事親之道。

南野子曰：「不辱其身，可以事親矣。」汝式退而思其身，肢體髮膚也，受之父母者也，弗可傷也；性情道德也，父母全而生之者也，弗可虧也；令聞廣譽也，以顯父母者也，弗可損也。蓋惴焉以濱於危戮爲懼，乃見南野子，問治身之道。

南野子曰：「不辱其親，可以治身矣。」汝式退而思其親，睦婣慈讓，惇族恤鄰，仁可宗也；扶顛拯難，有功而不德，義可由也；軒

岐倉扁以成其業，瘳厲虐而全夭枉，術可擇也；典謨訓誥以名諸子，尊帝德而崇王道，志可則也。蓋俛焉以忝於繼述爲憂，乃又見南野子，問事親脩身之要。

南野子曰：「要在致知。」汝式退而省其獨知，微而顯，隱而不可欺，至虛而萬物備，至静而百行出，泯其私智以全天真，皇皇焉惟日不足。蓋去親遠遊且餘半歲，未皇歸省，曰：「吾乃今知至德之奥，乃今知仁親之爲學、敬身之爲孝，乃今知師友之益，庶以是養志乎？」於是尊甫槐軒翁七月二十八日七衮届誕，告歸爲壽，且曰：「向也，猶將假外物以爲懽，今而後知其果無待於外也，然將若鄉人之情何？」南野子曰：「壽者，天之所篤也。孝子壽親以爲樂，樂天者也。故君子樂親有三，而富貴不與焉。廓乎其無累，澹乎其無營，心融神泰，視與之化，一樂也。妻孥晏如，昆弟翕如，家庭穆穆而親以無憂，二樂也。施愛人愛，施敬人敬，鄉黨歸德，宗族稱仁，尊榮逮親而菑害不至，三樂也。此三者，君子之所以樂親者也。得其樂，斯得其壽，人道盡而天道從之矣。」

汝式歸也，賓筵有秩，籩豆旅陳，親戚伊邇，州里具在，人人所慕望以爲悦者，匪勢伊榮。汝式所志，謂何忍胥溺也與哉？其亦以君子所以樂親者，與人同之乎？則庶幾爲能錫類，而槐軒爲有孝子矣！

贈鄒東廓召宫洗序 己亥

是歲春二月，上行幸承天，册立皇太子監國，詔慎選宫僚，於是東廓先生自南考功召爲太子洗馬。將行，門人程原静輩進曰：「言贈，古也，而二三子未知所言，願敬從先生，悉聞其說。」予於東廓有回、由贈處之義，兹之别固將乞言，可無先乎？而況二三子之請也！

夫宗社生靈所係，夫人知之，故曰「養太子不可不豫」，然而未易言也。入蘭室者與香化，傅齊語者引而置諸莊嶽，非貴乎薰習之多且久歟？宮中、府中，内外相隔，進講有時，情曲不浹，頑鄙雜侍，奇衺靡禁，若之何其能薰？薰不可得，則將晏然而已乎？或曰：君子者，固求諸己。古之至人，目擊而道存，不言而飲人以和，物被若風。是故以身薰身，以人薰人，邇相薰，浸而遠；醜夷相薰，淫及其上。王豹善謳變河西，綿駒善歌變高唐，藝猶若是，而況至德者乎？夫莊嶽者，一齊之倡也，東廓之所以自致，其亦可知也已矣。

抑予乃有大患。學之爲自致，以致德也。孩稚之年於愛愛致，於敬敬致，其諸應感情生，靡所不致，而今也真純不逮其初。嘗試思之，曰志弗勤歟？然而罔敢弛矣。思弗精歟？然而罔敢疏矣。知弗辨歟？然而罔敢淆矣。行弗力歟？然而罔敢晝矣。則何爲其然耶？功利之習淪浹肌骨，其穢濁滑亂，微密沉隱，神汩氣移，匪直意念知識顯顯疵戾已也。虞廷養冑子之德，教以詩樂，其用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其究也，精神血脉流通動盪，然後爲至。故學貴深造，道在自得，而嘗惡夫似之賊真也。中酒者之期醒也，意識不迷，視聽罔眩，則足以自信自安矣，而榮衛經絡，餘酲浸漬，卒用重困似之，不可不察也。如此辨志之真，志乃可寧；知智之似，智乃不賊。志寧智明，無思思精，神應仁行，至德真純。予病茲久矣，固欲庶幾焉而未知所進。

二三子其以前所陳者爲予致贈，以予後所患者請之東廓，其亦何以處我？而冑子之教亦在其中，又予所以贈東廓之大者也。

送劉晴川北上序 壬寅

陽明先生倡學虔臺之歲，某從晴川子日受業焉。當是時，默坐澄心，游衍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備，若春風被物，生植而不自知，《詩》所謂「遐不作人」者歟？去今餘二十年，山頹梁壞，朋侶離索，晴川子既卓然有立矣，而某猶故吾也。

自孔孟闡致知之教，濂洛諸儒衍之，周子「主静立極」，程子「寡欲養知」，途逕洞達，旋復榛塞。先生不避艱險，斬艾蓬藋，固將與天下後世共由斯道，以立天地之心，造萬民之命，豈謂及門之子遽碌碌若是？夫事有所先、有所繼，先者不極，斯繼者不力。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某之罪固無所逭矣，晴川子亦有概於中乎？

先民有言：「學莫病於畫。」人雖至愚，豈其曰畫以爲志？或陷焉而弗覺，則有蔽之者。爾今夫鏡蒙翳晦蝕，刮之汲汲，磨之勤勤，斑垢稍除，光彩漸發，雖與瑩徹者相遠，然且以爲明矣。中酒者委弛眩瞀，亟沃面濡首，吸清冷之漿，酒力既微，動作復故，餘酲浹肌淪髓，然且以爲醒矣。凡情世累之昏酣人心也，不滅不忘，不足以致道。然用力之既有足以自信自安，❶而浸淫以入於惰，亦何以異此？乃從爲之辭曰：「情不可滅，世不可忘。」滅情忘世，斯墮於禪寂，其亦似矣。夫不能滅者，其性也，非存之也；不可忘者，惻隱根心，莫之能禦，非意之也。無不滅，以至於無所滅，而後不能滅者存；無不忘，以至於無所忘，而後不能忘者真。苟以滓穢之心而冒其似，將謂塵翳之照爲鏡貞明，而餘酣薰浹爲血氣之常耶？將禪寂之

❶「力之」至文題「諸儒理學語要序」，原缺，據北大甲本補。

爲避，而遺餘染習，亦歸於晝而已矣。此其深痼之痾。診候既得，而莫知所瘳者，晴川其何以藥我？

晴川擢虞部郎北上，諸友徵予贈言。夫贈之言增也，增益其所未至。晴川篤志力行，訥言敏事，孝友乎於家，忠信行於鄉，廉惠達於政，祿頒三黨，家不蘄羸，直躬事人，宦不蘄達，其於情累薄矣。今之病講學者，曰多談不掩，高虛無據，矜己非人，黨同伐異，是數者晴川固切切病之，其必不由也審矣，奚所未至而待增益之也？言無乃贅乎？惟是疾之望瘳，如前所陳者云爾，是以不能無言，京師同志類聚，爲某問焉。凡今飲餞諸友，皆有志於斯者也，其所望於晴川者，其亦有以異乎？

諸儒理學語要序 乙巳

性者，生之理；知者，性之靈也。親知愛，兄知敬，入井怵惕，爾汝慚忿，以至親疏貴賤、厚薄知殺，聲色臭味、嗜欲知節，五常百行千變萬化，皆吾心自然之明覺，而燦乎其有倫理，故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純粹至善，不學而能者也。動于欲而後有不善，則雖愛親敬兄之理，孩提所不學而能者，成人秀士或有所不盡能，故君子有窮理之學。學者，學其所不能，然非增益其所本無者也。窮之也者，盡之也。慎其獨知，孳孳於善，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慎思以通之，審問、明辨以精之。親師取友、讀書考古，皆問辨之事，致精之方也。惟精惟一，盡吾心之所不學而能者，而天下之理得，學之能事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良知其要乎？佛氏以覺爲至，然謂空爲真，諸相爲妄，圓明寂照而非吾心燦然倫理之知；世儒以物理爲功，然謂物爲外，謂理在物，毫分縷析而非吾性自然明覺之理。

故佛氏卒淪於寂滅，而儒者之論則未免博而寡要。六經、四子「一以貫之」之道，或幾乎息矣！

予友曾明卿氏，采有宋以至本朝諸大儒語，爲《理學語要》一編，將以順性命之理，明精一之學也。夫濂溪、明道之言見於《通書》、《遺書》者，純粹精矣。某嘗以爲，士有志乎窮理而從事於學問者，六經、四子之外，如二先生語固宜樂玩深造，身體心會而沛然自得，然後旁觀諸子百氏，則精粗、淺深昭然自別。其醇者固同道足以相發，其未醇者亦足以考見吾心疵駁偏蔽之微，以致其精，固不必去彼取此，莫非畜德之益。是編於諸先生語皆有所擇而取之，殆以其語入德之門者，於始學爲尤要歟？粵人適燕，導之者即其發軔所在，而示以瞻極望斗北向之途，使之決意邁往，千里必至。而中途之旁曲岐徑、五通九達之辨，與夫京都百官宗廟、宏偉佳麗之觀，俟其自行自見、自疑自求、自至自得，有不必概而語之者。所貴言約指近，而陟遐自邇，索之易獲，斯善導也，茲固采編摘取之意歟？

然爲卷如干，爲語如干，亦既繁矣。蓋《詩》三百，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曲禮三千，蔽之以一言，曰「毋不敬」；某於是編，亦請誦濂溪一語，曰「無欲爲要」。嗟乎！同志之士，誠能寡欲以至於無，致吾心天理之知，以窮吾心良知之理，則是編也，可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苟未志伊之志，學顔之學，而徒以講究研磨爲益，則雖「無欲」一語，猶未免爲泛遠而不得其要者矣。

繆子入覲贈言丙午

政與學有二乎哉？良知酬酢變化而萬事出。事者，知之事；知者，事之知。學也者，致其事之知以廣業；政也者，致其知於

事以崇德。其知一也，致其事之知，所以致其知於事也。今分地建官，或百數十里以爲縣，而名其令長曰知縣，若曰縣之事無巨細遠邇，令無不知之，而後足以長乎縣之人。夫以百數十里，合遠邇，總巨細，皆令所職，令居乎其位，固不容不知乎其事。而良知明覺密察，周徧庶務，如目周視，如耳周聽，皆其體之固然，非有待於外者，雖衆人亦無以異於聖人。然必兢兢業業，慎獨而不欺，故事無不慊其知，知無不盡其用，然後爲能通乎遠邇巨細而知之者。故致知者，天德之學，知致而王道達矣。

道術不明，爲吏者狃功利之習，以行其巧宦之私，謂學爲無益於政。爲學者又或以多聞博識，滋其意見之惑，謂良知不足以盡學。東洲繆子時化之遊南雍也，予與言良知之學，繆子不以爲未足。舉進士，來知予泰和，予與言致知之政，繆子不以爲闊遠而非益。夫繆子豈好予而遂信其言乎？抑自信其良知，而無所疑於學也？夫道必徵之不爽，然後行之益力，試與繆子徵之。繆子令吾邑垂二年，凡先之而民樂趨，被之而民懽戴。爲德者，非心所自慊者乎？自不能慊，顧能欺民而强之懽樂者寡矣，是故可以知政。今從諸司長貳朝正京師，以治民者告之君，無所愧於詞，以告君者聞之友，無所怍於色，非心所不欺者乎？自不能無欺，顧能內慊而無愧怍者寡矣，是故可以知學。知愧、知慊，根心而生，充周不窮，是故可以知知。謂良知不足以盡學，謂學無益於政者，自繆子觀之，信以爲何如也？

繆子行丞金子清，亦予門人也，與邑簿張子某以寮友有相贈處之義，來徵予言。予曩與繆子常言之，今不能有加也，爲致其丁寧之意以復。抑繆子所以處二子者，宜亦無以易斯矣。

題椿萱並茂圖序丁未

銅仁陳子珊奉其母王孺人寓金陵，是歲上春官，罷歸。其友翰林編脩張子春，以書爲容，問學於南野子。南野子曰：「夫學，孝焉而已矣。」問孝，曰：「夫孝，學焉而已矣。」敢問何謂，曰：「孩提知愛其親，斯長也，知敬其兄。學之爲大人也，德加百姓，教刑四海，其本則愛敬盡於事親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知孝，斯可與言學矣。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凡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皆不得爲孝，而脩身行道、成名以顯親，斯爲孝之大者。故知學，斯可與言孝矣。」

于時，珊尊甫碧溪翁罷景陵丞家食，以某月某日届誕辰，王孺人之誕則某月某日，蓋並躋六袠矣。陳子將奉其母歸銅仁並尊甫爲壽，問所以悦其親者於南野子，南野子曰：「安子之分，順親之志而已矣。蓋吾嘗求之聖門，得四人焉。百里之外爲親負米，子路氏之所以爲悦者也；禄不薄三釜，養必有酒肉，徹必請所與，子輿氏之所以爲悦者也；簞瓢僅足而從師遠征，畏匡厄陳而不愠，子淵氏之所以爲悦者也；老母躬機織而遊學不返者七年，孟軻氏之所以爲悦者也。數子者之於養，或仕或不仕；其於親，或離或不離；其安分以順志，則一而已。吾子曷擇而從之？」陳子俛而思，作而對曰：「命珊矣。」

既乃持「椿萱並茂圖」來請，曰：「願徼惠一言，將以爲高堂歡。」「夫孝子知所以悦親，故親樂，樂故忘憂，忘老之將至。夫自悦親而達之，而仁不可勝用，故德成而名立。能使其親樂以忘憂，忘老之將至，故親之德成而名立。名立斯傳，傳斯永，八千歲爲春秋未足云也，是之謂椿萱並茂之道。」陳子復

俛而思，作而對曰：「命珊矣。」遂書以貽之，俾歸爲壽。

別楊季卿序 戊申

脩德以志爲本，而持志莫如謙。謙之於人大矣，然豈易言哉？夫與人相傴僂罄折爲禮，側足隨行，蹜蹜不敢前，怡色柔聲，語若不出口，即有辨詰，逡巡而不敢質，蓋亦似矣，然而其文焉耳。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謙之實也。然學者未得其本，則亦未足以盡謙。夫曾子爲其友言之也，士之自脩者，若曰：「吾將以能問於不能，則既自以爲能，自居其有矣。如是而悃悃欵欵，若無若虛，無乃爲僞乎？」蓋君子之志於道也，接人應物無不自盡其心，故常慎其獨知而不敢欺也。夫心，夫婦之愚可以自盡，而及其至，聖人有所不能。惟慎其獨知而不敢欺，則自知其所不盡，而常求所以自盡。故自視不足而取人無厭，由他人觀之，則以爲己能而好問、己有而若無焉耳。故自視不足、取人無厭，自謙之實也；慎其獨知而不敢欺，自謙之本也。其志自不能已，而其德日進無疆矣。

昔者舜，大聖人，至孝也，子職無不共矣，而猶自以爲未也，故能負罪引慝，夔夔祇載以見於瞽瞍。雖象之傲，苟以愛兄之道來，輒誠信而喜，喜象之可以誠動，而反己未足以動之也。故德必如舜，而後爲能謙，然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嗟乎！豈易言哉？人情各有所蔽，而其大者，莫如勝心之爲累。勝心忘，則雖一善可稱，一言之幾乎道，皆足以爲我師，樂取諸人，而常以人不吾與爲憂。勝心生，則忌賢棄不足，而常以獨居寡與爲快。故凡自用而不能群，大率勝心持之爾。非將日長德，惡乎其能進謙也者？勝心之藥，君子之所以有終也。

楊子季卿將使江南，便道還蜀，謁予言別，因以平日所告共學諸友者爲贈，且因季卿以告其從父明之。明之亦嘗問予學者也，投桃報李，其將有以復我。

贈陳司訓之常熟序 戊申

永豐陳君廷言選授訓導常熟學，將行，踵予言別，且曰：「官以教爲職，綸將奚用爲教矣？」嗟，予何足以知教？然君之意誠不可虛也，請誦所聞而賢者裁焉。夫教者，導士於學，使各尚志惇德，脩其仁讓、忠信、廉潔之行，行成德立，布諸庶位以行其道於天下者。夫仁行則民相親，讓行則民相睦，忠信行則民無僞，廉潔行則民不貪。去貪僞之習，興仁讓之風，教其本矣。教得則師道立而天下治，玆豈易言哉？夫師之言，帥也。帥之也者，身之也。故王豹能以河西善謳，綿駒能以齊右善歌，身之者也。況道得志行，非有諸其身而能帥諸人者乎？故爲師者愛士有恩，休戚胥共，可以教仁；恭敬撙節，先彼後己，可以教廉。夫人神智交物，斯感而動，動斯變，變斯化。聞鍾鼓管籥而幽鬱生懽，見干戈劍戟而懦夫作氣，動也。況仁讓、忠信、廉潔之道，言於斯，行於斯，故聞之莫不信之，見之莫不悅之。其感動變化，奚啻樂律解慍、威武起懦然者？故知學，斯知所以教；知脩身，斯知所以爲師矣。陳君躍然曰：「綸乃今益知身之爲本，請書諸軸，日懸之堂壁，以代座右之銘。」

使汴贈言

行人徐子克敬奉使汴藩，將行，謁南野子而請曰：「承嗣旦暮侍師，聞良知之教，心戚戚若有萌焉。玆使事南行，便歸于蜀，期而後返於京，去師遠且久，誠懼夫暴之時少而寒之日多，暢達無幾而摧萎可待也。」

南野子曰：「子奚懼爲？夫暴與寒，莫不在子。子無自寒焉已矣，而又何求焉？夫子之良知，果待師友而後有耶？果有須臾之離、頃刻之息，微師友則莫能續之而使之不舍晝夜耶？抑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造次顛沛、終食之頃，本不可離而無待於外也？子慎其良知而不欺，則視聽言動，知也；喜怒哀樂，知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知也。知善知遷，知過知改，無須臾不慊於其心，而其爲暴也有恒，雖有寒焉者寡矣。子欺其良知而不慎，則視聽言動，欺也；喜怒哀樂，欺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欺也。善欺而不遷，不善欺而不改，無須臾慊於其心，而其爲寒不可極，雖有暴焉者寡矣。良知非他人所能與，而豈師友能爲子慎而慊之哉？

昔者堯、舜身作君師，朝夕與其子居，而未能以朱、均賢。孟子去孔子百餘歲，私淑諸人，而親炙者或未之及也。故師不在近，亦不在遠，在學者自得而已矣。子自京而汴，而蜀，而返於京，凡所事、所與、所使無慮數千百人，其善、不善無慮數千百狀。苟見人之善，因以知己之善而知遷焉，見人之不善，因以知己之不善而知改焉，是子一行而得數千百師也。縱吾與子接膝而居，携手而語，亦無以踰此矣。吾聞天道布氣，期而寒暑温涼成焉；地道産物，期而枝葉花實成焉；人道媾精，期而男女形氣成焉。子行矣，繼今以自汴、自蜀來者，吾願聞子之得師。期而見，吾且遹觀厥成，將具體而微，不異矣。」

送李子督學山東序 己酉

學校所以明倫，故建師設教必申之孝弟之義。蓋愛親敬兄，孩提所不慮而知者。温之斯日新，敦之斯日厚，愛敬四達故孩提之

知致，而明德光天之下，仁至義盡，人倫各詣其極，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兹政治之本，教學之實也。六經、四子爲説雖不一，然精一於心，以達天德而脩人紀，其實則不容有二。學經者居其實而樂玩其説，上也；循其説以深造其實，次也；其流爲訓詁詞章，實未至而説已詳，甚者徒以其實爲説，或并失其實，斯爲下矣。

國家建學，以經術造士，督以憲臣，因課第其文，而升之以布諸位。蓋其養之也，將使篤其實以暢於文；而其取之也，將因其文以考其經之能通，而信其實之能脩，非徒以訓詁詞章爲也。降本流末，浸淫趨下，然學之堂曰「明倫」，其齋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類，猶不失乎古。士出而材諸位者，其爲用必綱常倫理、道德仁義之實，而詞章訓詁無所用之。顧其所自養或日非，而督之者又揚其波而助之瀾，則大悖矣。

李子汝承以按察僉事督學山東。山東，孔孟之鄉也，六經、四子蓋自此而播之四方。當孔孟時，聖王不作，道術分裂，以區區布衣尋先聖墜緒，設空言以誘來學，猶能使弟子遠至，通六藝而肖其德者日衆，功加當年而澤流後代，則身作之教然也。今天子統一聖真，師無異術，憲臣奉璽書、秉政權，簡脩進良，黜其不率，以恢張孔孟未墜之教，而幸惠其鄉之士，謂宜力半功倍，顧所以身之者何如耳？李子以文學魁關中，舉進士上第，其所操端嚴而恭靖。其爲主客郎，寮友稱其能讓，交游稱其能信，所賓接夷蠻戎貉朝貢之使，畏且懷之。其能立愛、立敬，篤六經、四子之實以施於政，而非徒善於其説、以美其文詞而已者耶？蓋孔子之學，經也，曰：「學《詩》可以興，學《禮》可以立，學《易》可以無大過。」今鄉之後進，必有能履其實而知所

養者，李子爲之師而督之，率之自身而動之以風，其能以山東爲古鄒魯無異矣！

古者邦教典于司徒。道德弗一而彝倫弗明，風俗弗美而善人弗多，則司徒爲曠官。乃今掌之禮部，而予忝從鍾石公以率屬爲職，故於李子之行有厚望焉。子部諸賢義重官聯，將公之命曰：「宜有贈也。」嗟夫，督學之職重矣！世所稱善於其職者，曰明，曰公，曰寬嚴當可，故文優者拔而業墮者警。果若是，不亦善乎？然吾黨所以厚望李子者，如是而已乎？抑予豈徒厚望於李子而已乎？

贈葛子序 己酉

初，葛子子才往令儀封，過予言別，問所以爲政。予曰：「政不可以徒成也，其學哉！夫道體事而無不在，君子敬事而無不學。是故政貴威，威生於廉，學廉而民罔不畏矣；貴惠，惠生於恕，學恕而民罔不懷矣；貴達，達生於斷，學斷而上下罔不任矣。」葛子曰：「之奇奉以周旋，罔敢失墜。雖然，學則博矣、廣矣，願聞所以守約。」予曰：「學不可以徒約也，其致知哉！夫事能慊其獨知，而各極其至之謂道；事不欺其獨知，而必至於極之謂學。是故知外慕之欲而窒之，斯良知清淨淡泊，無或汩焉，斯廉矣；知作惡之過而節之，斯良知寬裕温柔，無或賊焉，斯恕矣；知利害毁譽不足動而立命以俟之，斯良知發强剛毅，無或撓焉，斯斷矣。」葛子曰：「之奇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惟先生時其可語而時教之，無我遐棄也。」

既而數月，則聞儀封有牧馬之議，有治河之議，有賦税、徭役、荒政、軍政、教化、禮制、讀法、鄉約諸議，上官咸韙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卓識如儀封者何鮮也？」咸報以温詞，而責其實効。又數月，則聞儀封

馬政有條，河功有成，太僕丞若河道御史中丞咸嘉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言不踰行、事不違言如儀封者何鮮也？」咸獎以羊酒綵幣，令校官弟子導送用樂，於是撫按藩臬亦知葛令不徒侈於其言，而占其能慎終如始。儀封士民亦皆懽然，謂葛侯能父母，我百十年所未見，恨其來暮，而懼其遷擢之速。或告予曰：「葛子乃使人畏且懷，而任之若此也哉！」

他日，葛子以書詣予曰：「某敬奉教言，幸不獲戾，大懼聲聞之過情也，而嗣音久不聞，其無乃以爲不率而遽棄之？」嗟！葛子誠所謂志士非耶？雖然，子無求言於人，求行之於身而已矣；無憂名浮，求實之可繼而已矣。今夫有告我以善，非必吾師也，朝聞而朝遷之；有告我以過，非必吾友也，夕聞而夕改之，斯諛佞不至而規箴日來。茲其於言也，不徒以辭求之，於身求之也已。有稱我者，曰「非義雖千駟弗視，非道雖一介弗取」，則曰：「伊尹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不如伊尹者，成其如伊尹者。有稱我者，曰「民飢猶己飢之，民溺猶己溺之」，則曰：「禹稷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禹稷者，成其如禹稷者。故志以名厲，行以志篤。茲其於名也，無往非實也已。

邑庠王生在，予同年中川司馬之子也，述士民之情，謁予文以賀葛子，則書其所欲語者復之。蓋孔子之論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人未有不忠而能無倦者。曩予告子曰「慎其獨知，而不欺忠之道也」，子無棄斯語也，則知予未嘗敢棄子也。

贈青厓胡子督學江西序 己酉

聖人之學，不喪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性也。性不可須臾離，可離非性，而奚喪乎？目之喪明也，瞙翳之，刮之浄而明復

矣。翳有生滅，明非得喪，良知亦若此耳。然翳之與明猶二也，而刮膜者有待於外，心無二者也，虛靈變化一以貫之。故惻隱、恭敬、羞惡、是非流動而不可息，惟慎弗慎異焉耳。弗慎而有所著，斯或過或不及，而姑息隱忍，卑謟、畏忌、忿戾、猜疑參和雜出矣。覺而慎之，動而無著，斯精純而不雜，猶水之流也，汩之而渾，澄之而清，此豈有二而有待於外乎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良知虛靈感動而萬變出，故「萬物皆備於我」，物非外也。是非善惡，自然之明昭不可欺，故「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則非外也。審是而行，慮善以動，似是必辨而不善必改，順民彝，循物則，以極其虛靈之變，而自慊乎其獨知，格致非外也。明明德於天下者，致良知虛靈之用於天下，而萬物各得其理，有外也歟哉？

世之學者，顧疑良知爲不足而求之外，有知其無外而不假他求者，又或未有必爲聖人之志，以必明明德於天下爲心，故未嘗實致其知於感應酬酢之間，以改惡而從善、審非而成是。踐履未至，論說已詳，故不能深造自得，而疑也滋甚。傳稱「君子約言」，約言者，檢約其言，先行而後從之，求諸己者也。夫誠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後能反求諸己，孳孳反求而後能不自欺，不欺而後能知周萬物、行著習察以不喪其本心，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可不慎歟？

青厓胡子仲望督學江西。夫學之不明，督之者或非其道爾，胡子蓋有道矣。胡子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也，而行稱其志，文稱其行，其督人于學，將必有出於法制禁令之外者。夫帥之以希聖之志，道之以反己之行，開之以先行之言，守之以訥，出之以時，敷之以寬裕，成之以忠信，而勸相以拔擢黜辱之法，吾知士之必有造矣。胡子行哉！朞月、

三年之間，士之篤志慎行者比肩于鄉，接踵于朝，人皆稱之曰「此胡先生弟子也」。將四方聞風者興，而善人不愈多乎！

送王新甫督學廣西序 庚戌

王子新甫督學廣西，士大夫喜新甫得英才而教育之，且爲南野子喜曰：「子嘗患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新甫學于子，今以其學及遐方矣。」新甫顧悵焉，憂師友日遠，猶懼未知所教也。南野子曰：官以督學名，故知學斯知所以教。心爲嚴師，焉往而不得師？是故可以爲師矣。

夫學所以致道，道非外也。心無私累而明達無碍，變化無方，是謂道心。「道心惟微」，不動於欲之謂也。欲動斯危，人自危耳，故曰「人心惟危」。夫危徹之幾，猶水湧爲波，波澄爲水，動不動之間耳。新甫既知精一其心，可與共學而適道，勉勉不已，其進於立與權也，孰禦？其立人達人，亦取諸己而已矣。人之言曰：「立未易言，權尤未易言。」然非立與權之未易也，欲未易忘耳。欲之大端曰名曰利，其變無窮，細入於杪忽，人莫不知其爲心之病，而未有不爲其所病者。試語人曰：利足好乎？必奮然以爲不足好矣。名可好乎？必確然以爲不可好矣，則其心之明然也。苟反而自察其微，果能以名與利爲不足好，而確然弗之好乎？或弗能矣。豈惟弗能，蓋有陰蔽默奪，弗自知其弗能，而顧以爲未嘗有好焉者矣。

夫自知、自欺，相出入者也。然則士志於道者，雖未必恣意爲僞，然志或未切，察或未精，潛流密陷或入於自欺而罔覺，固亦有未免焉者歟？孔子稱「見過而內自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自欺者也。故曰：「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既復且恒，而後能巽以行權。蓋得其精純之心

而盡其通變之用，非自外也。此義不明，求道於迹者，或迂而不達。故建功廣業之士，以爲不足學，始用其知慧圜轉給捷，以爲非此不足以達權而濟事，不知其心非道矣，而惡足與語聖人之權？求權於術者既譎而不正，故奉法循理之士，以權爲不可學，始執其意見方格重滯，以爲非此不足以立德而通變，不知其道非心矣，而惡足與語聖人之立？故精一之學由之大敝。

新甫勉哉！由前之欺，必也深察其微；由後之敝，必也深究其端，則學與教兩得焉矣。凡今爲新甫喜者，若曰「精一之學行於遐方，斯師道立而善人多」，誠若是，則豈但足爲新甫喜焉而已哉！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八　內集八

記

復儒林書院記乙丑

嘉靖己丑夏四月，鈞州復儒林書院，元州人楊可道建者也。孰復之？知州事劉君焕吾，用元郡守門信麗澤堂址也，而堂并復焉。始，堂廢爲道宮，其前楹祠，所謂三官者，道士屏聚奸法，君還諸編氓，撤神像，祠二程，配以魯齋。鈞邇伊洛，魯齋，鈞密產也，有闢邪之功焉。

初，君爲州，布其紀綱，和其法禁，示民寧戢。既而曰：「多禁多慝，弗循本也。人心弗正，法乃滋弊。」是故復書院，進諸士於學。夫儒學失真，猶之曰儒居之爲淫祠矣，諸士亦思其所當復者乎？

心之良知之謂性，率而達之之謂道。是故孩提知愛知敬，乞人不屑嘑蹴之食，是是非非，行道之人皆有擇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慎其獨知，弗蔽弗鑿，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以順父子、正君臣、和夫婦、敦親睦，以經綸上下、長幼、貴賤、親疏，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先王之世，政教學術、百姓日用莫不由此，故曰「升於大猷」。王迹熄而霸功興，儒學晦而詖行作，聖人作經以明道，撥人心而反之正也。學之者，淪於漸習而失其本真，下焉者必信必果，硜硜然小之爲道，不足以光輔聖業；上焉者假道德之末，襲仁義之迹，皇皇然思以易天下，反以浚功利之流而助之瀾。詁訓之徒，又多識爲賢，泥文

爲精，枝詞蔓説，寡要而無功。浸淫爲詞章，徼榮干利，崇私積嫉，視四民相濟以生，何啻五穀稊稗？然猶自附於儒，誣也甚矣！

今學校遍天下，明倫爲教，書院之立，其惟曰「古者有正業必有居學」，亦曰「教弗教，學弗學」矣。新耳目，作氣志，庶有興乎？是故祠正學，示所興也。魯齋淑諸程門，二程受之濂溪，其曰「静虚動直，無欲爲要」，其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大人之學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故有「正蒙社學」。蒙養而禮義出，故曰「義路」，曰「禮門」。禮義不可以無友，故次之「麗澤堂」，朋友講習，麗澤兌也。其凡以直内方外致其良知已矣，故齋曰「敬義」，曰「格致」。知致焉至矣，故終之曰「會心處」。合而名之曰「儒林書院」，儒學備矣，諸士慎哉！孔子曰：「女爲君子儒。」君子脩道以仁，不可以不知天。良知，天德也，諸士慎哉！

是舉也，劉君以請巡按胡君汝愚、提學楊君達甫胥率作之，藩臬諸君亦罔不省成。孟子曰：「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矧上之教化勸迪若是，鈞之士其興也勃矣！

壽州學藏書記 癸巳

書之所載，人心醇疵、貞僻之迹具焉。貞僻作於心，動於言，行而載之書。讀之者感乎其心，隨所薰而化矣，故善學者博觀而慎取，精研而自得。雖然，未易言也。洙泗群賢，親承夫子而炙之，然惟顔氏終日不違，曾氏唯一貫之旨，自餘諸子，或疑而未達，或不悦於其所爲，至以爲迂，及其涵養深厚，而後各有所聞，況未見聖而得之書，其果真知默契者乎？楊氏、墨氏、子莫、許行固學於神農、堯、舜之言，而自許以爲不畔者，其意見所及，未嘗不傅於大訓，其於所謂自得者何如也？夫人之心未至於化，其聰明各有

所蔽。其蔽有淺深，其用力於袪蔽有精粗，其聞見同，其契悟異矣。傳曰：「視斯明，聽斯聰。」聰、明者，人心之靈也，惟精惟一，不以私意自蔽，而凡耳目覩記、方策紀載、醇疵貞僻莫不有決擇取舍、浸灌磨礱之益，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嗚呼！非剛健、篤實、輝光者，其孰能與於此？

國家以經術造士，使各致其聰明以利於用。學而不知所自致，致知而不能精，求於書者悖，而得之者淺，士之咎也。知致其精，而所謂經史百家所以爲浸灌磨礱之具，有所未備，造士者之事也。壽州學舊有尊經閣，閣頒降經籍，而諸史缺焉。御史李君仲謙按壽，以爲是諸士畜德之資也，發贖金令摹之。南雍州守王君某，雅意興學，曰「是不可後」，使魏生圻董其成事，謁予請記。未成，而王君遷去，李君得代，代者御史何君道充。始成之時，督學御史聞人君邦正，方汲汲以興賢育才爲己責。諸君者，皆予友也，皆篤志古學，而以訓迪諸士。凡聰明之通蔽、致精之功、畜德之道，蓋嘗爲諸士言之矣。諸士其愼思之，其無求之悖、得之淺也，庶不負藏書之意矣乎！

大酉洞書院記 癸巳

大酉山華妙洞，在辰陽西北，道書所謂二十六洞天者。相傳洞中石室，穆天子藏書處；山巔水壑，張果煉丹池也。今居民斸地，往往得丹砂滿缶，而書不可見。或云，往有樵夫取書出洞口，見風輒應手成灰矣。《莊子・讓王篇》：「舜讓天下於善卷，卷辭曰：『吾冬皮夏葛，春種秋斂，出作入息，逍遥天地之中，心志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逃之枉山。」枉山即玆山也。莊子蓋寓言以明其志，非必實事，然可見玆山爲至人高士慕寂凝神者之所羈棲，其來

遠矣。

予友山西僉憲王君晉叔，辰陽人也，未仕時搆書院玆山，與遠近來學講業其中。其堂曰「讓王」、曰「逍遥」，本莊子善卷事而名之。君爲孔氏學者也，孔、老不相爲用，學孔氏則斥老莊，君顧取其説而題之堂，豈非以其解内膠、釋外累、絶欲無營、泊然而往以全其性命之真，聖人所不能違耶？故老莊不可以名斥，而宗孔氏者不可不既其實。傳稱：「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志也者，學之實也。孔子之言志，曰「志仁則無惡」、「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則未足與議」。夫耻，非必深懷慚憤，若無所容，蓋緼袍、狐貉並立而美惡之念或未能忘耳。其於道心，若杯酒而投涓滴之鴆，全體皆毒矣。志可不慎歟？

昔者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有天下而不與，廓然兩忘，而無所累乎其中，道心精一如此。學之爲志，求如舜而已矣。苟以有累之心，而自附於孔氏，吾恐其名則似，而其實不爲老莊之所誚者幾希。故予嘗謂士不求其志云爾，苟求其志，則不暇訾老莊而且自訾，不暇病其忘世絶物之偏，而且自反其役役於物，未能遯世無悶，以爲心病，將苦口於對證之藥，而豈以知見意説彌縫文飾，自詭於中道哉？

予無似，恒懼夫志未精專，僕僕焉繫世累以決真性，思所以自立而未之有得。因君屬記，而推其所求乎志者以質焉，且使登斯堂者，知君不以名斥老莊，所以既孔氏之實也。

九華山陽明書院記 乙未

九華山，東去池陽且百里，殿青陽南境，巒嶂迴複，奇秀盤鬱，稱江南名勝。先師陽明王公每躡履玆山，幽探遐覽，動彌旬月，欲結精舍化城寺西偏，與諸生講業其中。前御

史柯君喬始從鄉賦，告諸縣令祝君，即其處成講堂三間，堂後闢荆榛莽，夷阜爲原，搆亭曰「仰止」。公薨，巡按御史虞君守愚、督學御史聞人君詮奉木主於亭，庳隘弗稱，虔恭弗展，乃檄同知池州府任君柱改作爲祠，其間架視講堂而閎麗有加，廡序門垣罔不完美，唐陳堦戺罔不廉飭，瞻祭有田，奠獻有儀，以爲公所卜地神或眷兹，且使受學於公若感而興者藏焉脩焉，庶幾嚴奉遺矩，罔有失墜，甚盛厚也。

公倡道南服，本良知爲教，所謂是非之心不由外鑠者，蓋自善繼而性成，誠立而神發。知也者，神之所爲，性命之靈，德行之則也，雖淫邪無忌之尤者，其掩惡飾善，若或見其肺肝而無所容，神明内融、潛伏、孔昭若此。精一執中，造端於兹矣，而五性感動，牿之反復，迷真喪本，淪胥以溺，匪知弗良，弗能致其知者也。在昔孔門傳心之要，必慎其獨。迨夫孟子，示乍見之怵惕、蹲蹴之慚忿、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達之足以保四海，亡之不遠於禽獸。周子稱「静虚動直，明通公溥」，程子論「明覺自然，大公順應」，其揆一也。公之教，原人心天命之真，足以質往聖，俟來學，然予猶懼其闇鬱弗章而無以消天下之疑沮者。

夫良農之子，鹵莽滅裂，田卒汙萊，而父受其訾。大賈有寶，貧傭櫝而沽諸市，則日號而不售。凡吾黨道揚師訓，罔有深造自得之實，則有以異於是者乎？故講學以崇德，或謂立異；尊師以廣教，或謂樹私。孔、孟、周、程相傳之學，因拒而弗信，無怪也。故某以爲脩公堂宇，貴脩其道；依公宫牆，貴依其教。闡之以言，貴先之以身，慎自欺、自慊之幾，默而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後德孚於人而師訓益尊。瞻堂起敬，聞風知慕，學者益篤，興者益衆，豈曰小補之哉！嗟

乎！由前之說誠可懼，由後之說，吾黨其可爲也。

講堂成於嘉靖戊子秋，改亭爲祠成於甲午夏，先後相協者，池州守侯君緘、陸君岡、通守徐君子宜、聞人君、柯君、任君，皆公門人。明年乙未冬十月，門人南京尚寶司卿泰和歐陽某記，祭田祭器識諸碑陰。

維揚書院記 乙未

嘉靖乙未夏，御史芝南徐子理鹺兩淮，成維揚書院，聚校官弟子講業其中，示之規約，時臨誨之，贍之廩，既置田畝以爲可繼。六月初吉釋奠，告始事于先師，於是馳書幣徵記，而予適道維揚，徐子賓諸資賢堂，曰：「堂固有待也，而會逢照臨，神殆聽之，庶幾信宿，徼惠一言以迪茲多士。」

予惟國家設學育才，其漸磨訓習、勸相程督之道備矣，書院豈有加焉？而異之爲教者，嘗試思之。士窮經爲業，旁羅深抉，曉暢義趣，其發爲文章，彪炳淵博，不詭於經，世所謂精於其業者如此。然或不免焉遺本事末，稿中而澤外，其規進媒利未論矣，沿習之久，以爲道固如是，莫省其惑。是故作人者通其變，異其名物，新其觀聽，以竦其志意，辨惑解蔽，不易其業而成教焉。今夫人心天性之良，譬諸嘉穀；其仁義忠信達於百爲，猶苗之秀，秀之實；師友詩書之益，則其芟柞而培溉之者，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嘉穀不播，惡草芽蘖，則糞多力勤者豈惟無益，毒之滋也。文詞，心之精華，惟有德者能篤其實而美於文。其次思之所至，辭亦至焉。其下有其辭，而行違矣。故脩辭立誠所以居業，躬之不逮，君子恥之。嗟乎！善利誠僞之幾，學者察而決之，無蔽於所惑以戕其天性，徐子爲不徒勤矣乎！

維揚書院自前侍御覺軒雷子廢東嶽觀，

因之草略未備，繼漸荒頹。巽峰陳子稍稍加葺，徐子始新其故殿，設先師木主，配以四賢。殿前之閣，以閣六經。搆兩堂，東曰「資賢」，賓至舘之左右翼室，燕寢在北；西曰「志道」，學舍旁列，講業者廬焉。各有門塗，會歸於一。重垣周繚，綽楔外標，規制完美，教學始待而興矣。徐子病夫不能兼收並廩，恒以爲歉。雖然，樹之風聲，則教行而作者衆；建旄伐鼓，選鋒先登，而三軍之氣自倍，豈必人賈之勇哉？

是舉也，協相經始則揚州府通判譚君某、推官徐君某，其程功慮材、贊督厥成，同知今主客郎中周君延實終始之。徐子名九皋，字遠卿，浙江餘姚人。

英山縣重脩儒學記 丙申

英山縣儒學，舊在縣治西北隅，地勢僻仄，風氣涣漫，不足以孕靈毓秀，令數患之。葉君邦榮爲縣，進吏民語曰：「令以阜民興賢爲職也，而儲賢之地若是。夫尼丘毓聖，崧嶽降神，沃壤敏靈苗，斥土萎佳木，地道也，不徙不可。」乃相得稍東寬平環會之區，勾稽得積逋餘千金，請諸當道而成之。閱數月，廟廡、堂齋、廨舍、門垣巍然秩然，既完且美，山擁川迴，獻祉發祥。士學於兹，意氣勃如，咸相謂言：「侯甚盛厚德，育我於成，思周慮遠，靡所不至，宜有紀載以志事始，且俾休嘉後可考見。」於是學生程謨、陳偉輩，奉學諭簡君宗儀狀謁記，予諾之。而縣令某增脩加葺，與訓導某輩申予舊諾，咸請有言以訓諸士。

予惟人生而善，天之性；神發而靈，性之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地氣所鍾，清濁、昏明相十百千萬，而良知不容有二，由致與不致。而善端通塞，彝倫敘斁，聖愚、賢不肖，非天地所制，而致其良知者所以輔相

乎天地。良知致，而天地之道立，人之能事畢矣。藝文宦業，莫匪良知之用，然必根諸心，得乎其實，而不徒習爲其説、襲取其故，則未有積而不光者。本之不務而末是圖，其成焉幸也，其無成焉分也，而諉諸土地之興廢，然則申傒、孔子不世出，豈崧嶽、尼丘遽失其靈也耶？孔子之好學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夫軀命莫切於食，情莫甚於憂，而老者死生之際，三者能忘，則無所弗忘。用志精一如是，是以德成，道充周不器之用，然而曰地之靈爲之也，無乃誣聖人且自誣矣乎？雖有沃土，種之嘉穀，然培壅灌溉之不繼，而以天澤地利爲足賴，人未有不誚其惑者。土之沃也，而嘉穀不播，日規規而望之曰「粒食産乎是」，則其爲惑也滋甚。

嗟乎！入斯學者，務脩其身以成德；嗣爲斯縣者，務脩其教以成人之德。上下交脩，庶幾勿壞前人之績，不負兹山之靈也歟！

學徒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嘉靖十五年八月朔記。

六安州龍津精舍宗賢莊記己亥

龍津精舍，在六安城北龍潭之上。宗賢莊去龍潭里所而近，不易之田可百畝，歲任上農，而入其租精舍云。

初，尚書郎林子華謫倅六安，成精舍，集諸生講業其中。考郡之故，程伊川先生長子端中嘗知六安軍，以死勤事，於是祠二程子爲先師，所宗也；以知軍從祀焉，所因也。買田一區，以供粢盛，而學徒廪既若吉凶補助，咸於羨取之。歲推擇諸生佐鄉士夫參主出納，州大夫與知焉而不主，義不制於官也。知州事姚子璋實贊厥成，相與取《定性書》，雜諸格言，揭之壁曰：「性學充塞久矣，良知

虛明靈覺，常應常定，用智自私乃汩厥靈。故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茲二程子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吾將與斯民宗二程子之道，庶無負於居斯、食斯也與！」乃顏其祠曰「宗賢」，而莊之名從祠焉。凡以志精舍所有事者云爾。

精舍自嘉靖丁亥某備員六安時改淫祠爲之，會遷官，功未及竟，已而督學御史聞人君銓檄知州韓子某完葺之，名「懋中書院」，載在鐵志。至是姚子、林子交倡協作，撤舊創新，乃以地名，而鄉宦給舍潘子子正、進士丘子玳暨文武庶士，捐貲出謀，翕然胥和。舍基中高，厥趾四頹，斸頹而夷之，基若加崇，趾若加廣。齋寢門垣，亭臺翼室，增故所無，又斥其餘財以置斯莊，而後大備。斸土得斷碑，蓋宋神霄玉清萬壽宮址，而莊則道士齋糧田也。衆愕且喜，自有茲地，幾世幾年而淪入異教，又幾世幾年而田歸農民，宮毀爲祠，卒復於儒，鬼神蓋有待以遺其人乎？乃咸曰：「曩舍之復也，俄頃耳。歷十有餘歲以逮今茲，志同力并而規制始成，而田始復。茲田之復也，俄頃耳。茫茫宇宙，所望於後來者，其詎有涯？言其可已乎？」於是州學師生謂某與聞始事，必也終之，而周生傑、章生宗堯寔來。

嗟夫！地之復，人猶胥快焉，況所復有重於地者耶？良知在人，如明在目，瞑而張之，晦顯頓殊矣，復果難乎？雖然，去眩眊羞澁之積，還清朗瑩徹、精鑒洞矚之常，非一旦夕、一醫藥之所致也，復果易乎？功利瞑心，神知眩瞀，省己覺非，馴致於蕩釋昭融亦若此矣。故志貴專篤，道在積久，忽易者輕，憚難者惰，警惰矯輕者激而鋭進，或速達之爲快而小成之爲安，是故居之不弘。不弘者自用而狹人，則寡助而罔功。有志於道者，觀斯舍斯莊之復，可以鑒矣！

泰興縣重脩儒學記 己亥

泰興縣儒學，在隆興橋之東，蓋自宋紹興間縣徙今治，學與俱徙。徙所從，莫可考矣。元季兵燹蕩盡，明興，復創建，嗣而葺之，規制猶湫隘。正德丁丑，知縣鄭君浙撤而新之，稍移易位置，宏敞矣。嘉靖癸巳，朱君篪復闢地爲講業、肄射之所，增故所無。顧地勢下，或斸之多窪，三面環渠，潮汐日再至，嚙岸，岸故善崩。丙申夏，大雨雹，屋瓦毀落，柱欹牆剥日甚。越四年，己亥春正月壬午，有事重脩，秋八月既望告成。大率用鄭之舊學，門稍東移，夷高堙窪，培甃以當潮衝，築土爲岡，樹木其上，殿厥後。於是學基周正，負山臨流，陂陁起伏之勢，視舊規爲偉。師生歡然，適厥攸居，若工有肄矣。

夫肄以成藝，學以成學。藝弗脩，肄爲虛；學弗講，學爲虛；士無學，國家爲虛。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學，大夫、士莫不曰：「予學博誦廣演，探賾鈎玄，道稱堯禹，文規周秦。」談政之經，若鑿鑿可績，曰「學於古訓」云爾，而其志或異然矣。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者，仁也，親親爲大，親親至矣。親親之至，匹夫不獲，若痌厥躬。古之人所以格於皇天，由此其志也，古訓訓之者也。利狥私謀，式賊厥志，將父子寡恩，矧有能念於邦？人胥慼格言閎論，則足以自文而已矣，故志不可不慎也。《說命》曰：「爾惟訓于朕志，予惟克邁乃訓。」是故匪志曷訓？匪克邁，雖訓無訓，曷云能學？訓無乃爲言說，學舍無乃爲談塲，矧曰其以敉終？

是役也，御史覺山洪君垣允學諭陳九逵之請，出贖金百兩爲費。御史疏山吴君悌來代，允知縣高策之請，使任人而督之成。高子殫厥心，視如其家之塾，費不啻再倍，皆出

高子畫。凡諸君惓惓，其亦曰：爲國興賢育才，譬爲百工肆，將取器乎是。而督學御史午山馮君天馭，身迪諸士，成其器，時而出之。嗟乎！多士念諸，其以是學爲談場，使繼今者謂無益而弗之省也；厥惟多士，其以爲藏器之肆，使求利用者必之焉，相與時葺而不忍壞也。厥亦惟多士志哉，可不慎歟！

從予學者蔡生勣券，將高子命曰：「願有詔策，將率師生允蹈之。」予曷敢多言？惟是令誠能率師生，誠能蹈志若是，古訓不啻足矣。

集義堂記

義者，性之德，非自外也。心之良知之謂性，成性存存之謂德，動不拂性，慊於其心之謂義。精義入神，協於克一，百慮殊塗，充周不窮之謂集義。聖人所以盡性至命，集義其至矣。

告子之徒，離義言性，而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離心言義，而曰「義，外也，非內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其學直主於不動其心，而以義爲不必屑屑者，若曰心不動而性定，長長白白，以至於善善惡惡與物因應，吾何庸心焉？蓋告子自以其道爲至，將以易天下，謂聖人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老安少懷、物各付物者亦若此耳，而孟子不與也。

夫聖人之盡性也，離義無心，離心無義，內外動靜、有無隱顯通一無二，而告子則未免於二之。大本既乖，其究是內非外，「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二之爲蔽。而其心之不動，自聖人視之，乃所謂無所事事、正焉而助之長者。其說之近似，惡足以蓋其實之毫釐千里者哉？當是時，佛未入於中國，然其言真性空寂、非善不善、諸相無性、緣生爲幻、不假脩證、頓契真

如者，與告子實相表裏。故予嘗謂中國之佛學，自告子既萌之芽，而集義之訓，孟子所以直告子者，苟得其實，則儒佛端倪之異根極無餘矣。然後之言集義者，以心行義，以義慊心，未免彼此之間。其與孟氏內外、隱顯通一無二之旨，不能不差之毫釐，則惡得以其似是而正他道之非也？

夫告子之學，蓋究心性命，志於深造自得，非若耽耽於富貴爵禄、見利忘義、以性命爲無益者也。意見之蔽，卒叛儒歸佛，而其流之禍，儒者以爲烈於洪水猛獸。則道術小差，惡可以爲細故而莫之辨者？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況狗利棄義，謂性無益，謂身不能，謂不學無傷，禍將何所不至耶？

吉安舊有講學之地，曰白鷺洲書院，在洲之上。自宋逮今，興而廢，廢而復。今郡守何白坡先生始移置郡城西，因廢寺基材爲之閣，爲中堂，爲東西堂，皆東向。各有退息之室，有左右學舍，門塗午錯，會歸於一，繚以周垣，前爲都門，集九邑士講學其中。堂各有名，其西堂之名曰「集義」，來屬予言。

先生之意，無亦以佛宇廢爲儒宮，則將祛佛學以崇儒術，則莫若孟氏之訓爲深切著明矣乎？抑以後世集義之學少異於孟氏，而狗利者又昏瞀迷惑、棄義而弗由，揭其名使反求其實乎？嗟夫！吾黨之士，誠知學之不講、道術不明，其禍尤烈於洪水猛獸，必無耽耽於富貴爵禄，而以性命爲無益、不學爲無傷也，庶其不負先生嘉惠之惓惓乎！

樂昌縣遷復舊學記 丙午

性者，心之生理也，其虛靈明覺，酬酢變化而愛敬隆殺之等、是非好惡取舍之分有條而不紊，所謂良知也。孩提之童未嘗學問思慮，而親親長長有觸斯動，若宿火之必燃。小人習爲放僻，欺己罔人，然往往慚沮內作，

若人之見其肺肝然者，良知誠不可掩、明不可息如此。學之爲盡性也，致其知焉已矣。上焉者，孩提不失其養，無所誘於外以動其欲，圓神方知、藏往知來而不窮，是謂生知之學。其次有所染污，而洗濯澡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沓迷未遠而清明靈瑩完復其初，是謂學知之學。又其次，則窒深蔽重，困心衡慮，百倍其功，窒通而復虛，蔽徹而復靈，是謂困知之學。其用力有難易而其知不二，其致之之道同，其於盡性一也。

先王立教，群士於庠序學校，和之以歌咏、舞蹈、弦誦之節，肅之以升降、俯仰、揖讓、進退之儀，觀之以憲老、鄉射、飲賓、獻馘、獻囚之禮，習之以干戈、羽籥、琴瑟、弧矢、俎豆之器，游之以文字、訓詁、算數、詞章之藝，迪之以師，輔之以友，漸磨之以古訓，皆所以發其志意、暢其精神、閑其邪僻、蕩其穢濁，其要不失其良知而已。及其至也，自親長之愛敬，而功加百姓、恩及殊類，無不洽比自身之是非取舍，而人倫物態、天地鬼神之情、古今往來之變無不明察，是謂德立道達，教學之成也。

今學校之教，雖不盡古若，然隆師親友、誦習古訓，猶夫古也，顧士所資於古訓者異耳。博誦詳説、曉暢義趣，以美其文詞，則往往矣；學之身心，考正其踐履之實，以自得其虛靈變化之理，服之膺而弗失，蓋亦有之乎？附益己見，輔行意説，亦豈少哉！蓋高朗者之言知性也，曰真性無體，真情無所，故有作爲妄，而無妄爲真。沉潛者之言明理也，曰理散於物，知涵諸心，故真静立本，而聞見發知。凡皆依良知以爲功，祖古訓以爲言，然各因其質之所近，或失則内，或失則外，或淪於空寂而無用，或流於知識而迷真。非精一其心者，惡能明辨似是於毫釐之間哉？

嘉靖丙午，韶州府樂昌縣學成，知府陳君某使來請記，且曰：「願有以進諸士。」

學初創自宋，東去縣治千武而近，山水迴復，武溪横亘，龜峰扼其下流，桂山後峙，文峰前聳，足稱勝地。國朝洪武間始城樂昌，而學在東城之外。正德間峒猺騷動，士弗寧厥宇，徙學於北城之内，湫隘宣囂，恒病弗稱。數十年來文風湮鬱，數欲從之舊，弗果。陳君始至，縣教諭陳某輩率諸生以請。君與其僚相地度役，請於撫巡若督學諸君，僉議胥協復舊爲宜。乃以夏六月甲子經始，爲大成殿，爲兩廡，爲戟門，爲櫺星門，爲啓聖祠，爲明倫堂，爲兩齋，爲道義之門，爲敬一亭，爲諸生學舍，爲教官居室，焕然更新而無侈於故。費取諸羨，役取諸傭，踰月而工次第告成。是歲當大比，比士於新學。秋八月上丁，秩祭於新廟，咸欣欣色喜，謂風氣宣暢，人文將爲昭焉。

夫學宫徙非其地，則知病之，不憚勞力費財擇所宜處，而亟復之舊。學失其宗，性失其真，擇善而遷之，以反乎其初，財力無所勞費，顧置之弗思，猶有待於人也與哉？遷學之説，曰「嵩嶽降申，尼丘毓孔」，固也。然孔子十五志學，忘食、忘憂、忘老之將至，稱無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爲好學，其達於知命、耳順、從心不踰者，蓋在此而不專在於彼也。天地真精，人鍾其秀；智水仁山，不遠於心。良知至靈，萬物皆備；師友道立，古訓具在。某不佞，願聞諸君子所以教，諸士子所以學。

益菴記 戊申

益菴，虞部郎芷江鄧子名其尊甫崇仁翁燕處之亭也。

初，翁搆亭居室之左，日游息偃仰其中，而未有名。居常念殖貨而不能用，徒以爲身

累，非智；昆弟親戚胥遠，而有無不能相通，非義；見人之急，漠焉不加欣戚於其心，非仁。以告語子姓，日諄諄焉。其治生不席世資，不苟非分之得，勤劬嗇縮，身致贏裕，然舉以濟物，殊無難意。宗族貧而負官租者，代爲之輸；先世堂室廛肆，悉讓諸弟之孤，以善其後。歲大侵，發粟助賑，不待徵令；小飢，則折券已責，曰：「度吾力可及者爲之。」

虞部承考用德，篤志求仁之學，念翁志意行業，思章往詔來，乃以益菴名亭。因追稱翁益菴，來謁記，曰：「先人生平所爲損道也，然其志殆肫肫焉益人爲悦，故見人之可益，而莫計其所損。苟有見於損，則將重自爲而輕爲人，或莫之能益矣。名也，舍曰損而曰益，我後之侗務焉，庶無墜先烈云爾。」

嗟！益之時用大矣，而出之有本，益道乃行。夫人者，天地之心。心之虛靈，其真誠惻怛與物同體，始於親長，達之天下。無弗愛焉，而非以爲德；無弗敬焉，而非以爲恭。故分人以財，非以爲惠；教人以善，非以爲忠。推有餘而不知其損己，補不足而不知其益人。誠感神應，若血氣周流於四體百骸，而渾然無間者也。忿慾萌孽，仁義充塞，徵之窒之，以全其虛靈之體，極其真誠惻怛之用，而明德旁達，光被四海，其益無方矣。故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己德之立，人德之達也。弗脩弗裕，弗立弗達。

翁所自脩與其所既立，予不得而見之，得從虞部聞其髣髴者如此，故述焉以記其亭。陟降斯亭者，於翁志意行業常若有見焉，以動其心而深明乎損益之義，廓然人己之間，將斯亭也，其不爲天下之廣居矣乎！

汀州府崇正書院記 壬子

汀州府城外靳山，奠于巽隅，書院翼然

臨於其上，負離向坎，枕岡面原，爽塏高明，於附郭稱勝。其地舊爲東禪寺，僧徒零落，寺就圮。知府陳君洪範還殘僧於農，請改爲講學之所，選府縣九學俊士聚而教之。時提督都御史張公烜、巡按御史曾君佩暨藩臬諸君咸重興學、急育才，合詞報可，而曾君行部至汀，適觀厥成，名之曰「崇正書院」，嘉闢邪也。督學副使朱君衡謂：「諸生始學，宜如古者釋菜先師。」移書考求前哲，得郡人楊澹軒方爲朱晦菴高第弟子，文丞相文山嘗開督府於汀，並祠三賢，用示標的。祠及講堂及號舍，皆陳君撙節區畫，飭故增新，費省而民不勞。

山之東麓有洞呀然，峭壁奇石錯峙環立，是爲蒼玉洞。洞之上築映溪臺，皆覆以亭。洞與講堂之前，皆跨衢爲坊，由洞前直衢橫折而西，又斜折而南，則歷階以登堂。徑洞左登臺，則磴道逶迤，西歷三賢祠，西達于堂。凡諸生講習遊憇與夫迪之仰止者，亦既略備。

夫儒佛邪正，犁然辨矣，而儒有所謂小人者，何哉？夫豈放僻無忌，胥淫於邪，而正道大悖者耶？無亦所務者小，不能志乎大人之學，而見乎其大者耳！昔者子夏名能文學，乃其爲人篤信謹守、必信必果，而第孔門諸賢者以爲僅得聖人之一體，況文非游、夏，又未嘗脩諸言行，而規規焉執以爲學，其於大人之道不逾遠乎？雖然，浮屠之宮，地與廬無改於舊，旦易其人而暮即反之儒，儒之爲大人也，豈必改廢舊業哉？亦志意轉移，旦暮之間而已耳。

夫讀書纂文，儒者所以應舉，蓋將明其明德於天下，道固如是也，而或情存榮肥、見局近小，則陋乎其爲志，於道悖矣。儒，名也；道，實也。設科求儒，豈其曰惟名是圖，而不期乎其實？必不然者。今儒之求仕，

殆急於上之求儒，然或未知所以反求也。誠自辨其志，以明德、親民爲道，其讀書以誠諸身，以興以立，以寡其過，其爲文必根諸心，可學可教，可適於用，則雖三月遑遑，未爲己急。兹三賢所以震耀百代，而曷嘗不自科舉進耶？故志不可不辨也。晦翁嘗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言則廣矣大矣，而豈遠人以爲道者？人者，天地之心，仁則人之心也。以仁存心，則天地賴以立本，生民恃以立命，此古聖所以開來學而施太平於萬世。蓋雖耕稼陶漁者可學而至，而況讀書纂文者哉？

於是御史君移府遺教諭郭文達來請予記。夫知體仁而後知天地之心，知天地之心而後知崇正之義。嗚呼！教於斯、學於斯者，誠知崇正之義，斯知書院所係之重矣！

嘉定縣重脩儒學記 壬子

嘉靖壬子夏，嘉定縣重脩儒學，知縣事萬子思謙請於督學御史黄君洪毗、巡按御史徐君洛而成之者也。學之建，莫考其始，國朝百八十年間屢壞屢脩，而頃歲乃復大壞。歲庚戌，萬子來爲縣，諸所振頽舉敝，而於學尤加之意。屬連歲大歉，萬子欲阜其民而後用之。民既欣欣然樂生矣，乃進諸生相與脩其學業，而後程工慮材，飾厥宫宇。時公帑不盈，民財猶匱，會有僧以富干法，而刑疑宜贖。萬子執而諭之，行其義罰，使損財爲費，工成得釋。於是自先師廟以及兩廡，若櫺星門，若啓聖祠，自明倫堂以及東西二齋，若尊經閣，若敬一亭，自教諭、訓導宅舍以及應奎、興賢、育材諸坊，凡材木之杇蠹者，瓴甓之毁裂者，砌礒之隤陁者，圬墁之漫漶者，欹者、圮者、缺漏不葺者，咸易而新之。祠若宅

今學之堂，以明倫名，廟祀孔子以及其徒，祠申不先父食之義，閣尊六經，亭揭皇上敬一之訓，匡直輔翼之具亦云備矣。親師於斯，取友於斯，必反諸其獨知，求其所以爲賢爲才，上應奎壁，而無愧於出入道義之門者。蓋其用至遠而功至近，其道甚大而其端甚微，不假勞力費財，而其深造也由己。其自得也，無待於外，顧係其立志何如耳。顔淵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夫是之謂志，兹固萬子之所經始，而將與諸君遹觀厥成者耶？

於時黄君遷秩，趙子鏜來代。趙子蓋志於學而有得焉者，固將振起南畿諸郡縣士，脩正學之廢壞，以復其初。師道立而彝倫明，豈獨嘉定有足望乎？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內集九

雜著

從叔格菴先生別言 己丑

從叔格菴先生懋之試松陽學教諭，時石江兄崇道以少常遷光禄卿而南，暨乾沙兄崇亨、横溪弟崇儒胥以別言屬某。某曰：何言哉！至愛無文。文之盛，情之衰也。敬述平日所請於先生者，以志不忘云。

格菴之學，日見其進，試春官不偶，不以爲困，而以學弗明爲懼，志亦篤矣。夫孔子之志學也，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故學必無以尚之，而後可以言志；親師友，惟日不足，而後可以言志。志哉，學之樞也。

學以明人倫。聖人，人倫之至者也。後世學失其實，而堂名「明倫」，猶餼羊之存焉，挈名索實可矣。夫倫非外也，良知於父子兄弟、師生朋友、親疏上下感應酧酢燦然也，是謂天敘。或欺以私，或蔽以僞，倫弗倫矣。雖然，弗慊於中，顧安之乎？抑其所求乎人者，則如何？是故所不安弗爲也，所求人以自求也，而人倫庶物備於我矣，是謂善學，是故聖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彼未學而自謂其能，不學而自謂不能者，未之思也。今之學，曰讀書考古而已矣，然未探其本也。嘗聞學《詩》之道於孔子矣，曰「可以興」，興其良知也；「可以觀」，觀其良知也。是以能群、能怨、能事君父，是謂讀書。孟子曰：諸侯之禮未之學，班爵之制聞其略，而在我者皆古

之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其仁天下之心若飢渴之不容已者，是謂考古。故致其良知，則無適而非學。不然，非周公、孔、孟之學也。

有德者必有業，脩業以脩德也。舉業，業也，良知出言而有章者也。是故知孝言孝，知弟言弟，雖然，亦嘗試之矣乎？夫誠立而辭達，辭不盡意者有矣，未有意弗誠而其辭美以愛者，故脩辭立其誠，是謂致知。是故善學舉業，大人之事備矣。

良知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見人之善，若得其所欲，而愛護之也；人之不善，若疾痛在躬，而撫摩之也。有善必以及人，若解衣推食於其昆弟也；不能，必以問人，若足之行而取決於目也，豈有妬善嫉惡、矜能耻負之意哉？故學者必視天下無物非我，無人不可入於善，然後爲致其知。是故師友之聚，日進無疆。

良知，是是非非不容已也。君子是其是，非其非，學而不已，達之天下，是謂致知。惟致知者爲真知，彼聞而省焉、見而覺焉、思索而明焉，罔有真切懇到不能自已之實而曰知也，然則見君子而厭然者，亦謂之知乎？善乎，程子曰「知道必如知虎」！故見善則遷，聞過則改，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功，是故知行合一。

人弗道，夫人耻之，然而言道學，則退然遜。夫道者，性也，人之良知也。率之而喜怒哀樂達，故曰達道，是故易知也，易從也。遠良知以爲道則難，難斯畏，畏斯弗學，弗學弗道，耻曷已諸？故君子致其良知以致道也，是謂易簡之學。

贈徐遠卿 庚寅

徐子遠卿知信陽縣，二三君子過予曰：「贈言，道歟？」曰：「道也。雖然，議不達於

事，文不根於情，如無贈耳。予惡夫僞也，乃類平日相與講學之言以贈遠卿，其無忘於學。」

大學，明明德而已；明明德，親民而已。親也者，身親之也。《書》曰「恫瘝乃身」，是故止至善而已。至善，良知也，一體萬物，莫非己也。致良知，而民乃罔不親，是謂明明德於天下。致知，治之樞也。

言政者，必曰才智。才智，末也。致其良知，故民一身，天下一家。是故痛思摩，痒思搔，疾思藥，饑寒思食衣，勞思逸，憂思釋，樂思達，淫思節，田疇思易，垣牆思固，外侮寇攘思禦，是故才智罔不周。彼以才智而已者，多見其爲僞，何以親民？

人有恒言，曰「末世滋僞」。夫良知之於情僞、險阻也，如目於色、耳於聲，是故無庸逆也，無庸億也。逆億故憧憧，憧憧靡定，不足以燭物，視眩者色迷，聽亂者心訛矣。日中天，不懼屏伏，不索幽隱，敬業者趨，作慝者息。彼以逆億爲先覺，何啻千里？

民之多僻，非其性也。氣蔽習狃，迫勢而動，弗得已焉耳。人之言曰「惡惡若有疾」，是故求其標本緩急，而理之生道也。不然，剛愎褊隘，視民之不善若不欲其生，夫投之無所往，而欲民不忍於爲惡，難矣。《書》曰：「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

久於其道，天下化成，天道也。天道四時而成歲功，易田疇者，播耰耘溉，日至乃熟。孩提之童，撫摩抑搔，飲食衣服之，既而總角，既而弁矣。欲速助長，未有能濟者。孟子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政貴宜民，痛痒之摩搔，饑寒之衣食，慊焉止矣，是謂達道。違道以干譽者，泥古以咈民，奚其宜？奚其宜？故周公志兼三王，有不合者，日夜以思，思合民情也。民情土俗，聖人不能豫待。「事豫則立」，立誠而已。「入野問禁，入

國問俗」，有所誠然者耳。是故立誠者爲能宜民，故君子慎其獨知。

民習於故而否臧淆，政乃弗達。然良知弗可息也，覺之則明。士者，民之耳目，覺民其自士始矣。故善政者明教以達政，善教者因政而寓教。教哉，政之機也。

守官者曰「苟無過焉而已」，其上者曰「有述焉而已」，利害耳，毀譽耳。夫人者，天地之心；萬物，其身也。心不體天地，不足以爲人。利害毀譽以爲趨避，牿也甚矣！夫趨不可就、避不可免者，命也，矧萬物云云，各歸於自利，是耳目手足不相爲用，能獨存乎？是故知命者安，知勢者全，知天者樂，致知焉盡矣。

今之人，稱之功名之士，弗樂也；曰富貴之徒，艴然矣，良知也。然而非知之艱，致知爲艱，故曰「功崇惟志」。志者，自致者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孟子曰：「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此之謂失其本心。」是故必「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後可以言志；必「不以三公易其介」，而後可以言志。志定而知至矣，此謂知本。

書柯行可卷 癸巳

長樂柯行可，求見南野子而問學，南野子與之言致良知之道，行可唯唯。明日又言之加密焉，又唯唯。明日又言之加密焉，又唯唯。居頃之，辭歸省，出卷請書教言，以爲別後之警。

南野子曰：「子遽歸乎？吾數爲子言致良知之道，子以爲奚若？」行可曰：「時偕已知之，已信之。」南野子曰：「子自信其知致良知之道而信之也，然吾未能知子誠信其良知而知所以致之也。盍試爲我言之？」行可於是自述其視聽言動之能由於禮也，富貴

貧賤之能安其素也，得喪榮辱之能不累也，聞善見善之能樂從也。

南野子默然良久，曰：「子之言，固自信其可以造於聖人之道者也。然古之聖人見其所未能，而不見其有所能。見其德之未成、業之未廣，而汲汲焉求以進德而脩業。今子之言，蓋德之成也，而未及夫所以進其德者也；蓋業之廣也，而未及夫所以脩其業者也。無乃與聖人之心異乎？吾子志於學聖人之道，而乃異於聖人之心，則無乃與聖人之學異乎？然則子之所自信者，無乃所當自疑者乎？」行可憮然曰：「先生則何以教時偕？」南野子曰：「子自信其心，則無所用其學矣，而人何所施其教？子蓋自疑其有所未能也，而後知學者有以爲學，而後人有以爲教矣。雖然，庸詎知斯言之非教子也耶？」行可再拜而言曰：「時偕今乃知非矣。」曰：「知非者，良知也。格其非以復於是者，致良知也。誠致其良知，則凡是非善惡，細微曲折無不自見自脩，而況其顯顯者乎？」

遂書以復行可，以爲別後之警。

答董兆時問 癸巳

良知即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中正。故學者能依着見成良知，即無過中失正。苟過中失正，即是不曾依着見成良知，若謂依着見成良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有是理乎？大杖則走，可以施於必欲殺子之父，而不必施於愛子之親；可以施於父盛怒之際，而不必施於親微怒之時。此等因應變化，良知自能知得。「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飛鳥猶然，而況人乎？此心所謂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者也，只是人不能一一依着耳。

曾參本可愛之子，曾晳本愛子之親，而

誤斬瓜根亦非可以盛怒之事，曾晳建杖而擊，曾參想亦薄示譴戒，其斃之者，誤過於重耳。若非誤過於重，則頃刻之間不復能甦矣。此等情態，曾參當時良知自是知得明白。若知其可以不走而不走，正是依着見成良知，雖誤而斃之，不失爲中正也。若其父建大杖，含盛怒以行重譴，良知亦自能知得，然而不走，則正是不曾依着見成良知，而不得謂之中正矣。孔子所以責之，蓋亦意其或出於此。若必以大杖則走爲中正，而不依着良知因應變化，則今之蔽其良知，不受父譴而走者，皆可以謂之中正乎？申生之事，可以類推矣。

良知固能知古今事變，然非必知古今事變而後謂之良知。孔子曰：「或生而知之。」生而知之者，非能生而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夫生知者，以其生而無私意，而不蔽其良知。則學知者亦惟學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困知者亦惟困心困力，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非謂其學而知古今事變，困而知古今事變者也。蓋不蔽於私者，復良知之體，知古今事變則良知自然之用。良知誠不蔽於私，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今不憂私意蔽其良知之體，而憂良知無通達事變之用，亦舛矣。故君子之學，惟務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

夫學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則於公私理欲疑似未明、不得於心者，自然知問、知思、知辨，自有不容已者。故學問思辨，莫非良知之用，而亦莫非求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之本體而已。不然，則所學、所問、所思、所辨者，果何事耶？夫學問之功，求以不蔽其良知，則雖未純乎良知，然蔽漸去而知漸復矣，故曰「好學近乎智」。由是而力行

不已，則良知無復私意之蔽矣，故曰「力行近乎仁」。今之學者汲汲於知古今事變，而不學致其良知，卒至於泛濫無歸，乃是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不可以不察也。

贈陶仲良 癸巳

誠者，性之者也。其次致曲，復其性者也。性具於心，其達於綱常倫理之間，無一念不真，無一事不實，無一物不體，無一處不到，細微曲折充周徧滿。蓋其本體如此，故盡性者則曲無不致，而致曲者必性無不盡，安勉之間而已矣。是故念念必真，事事必實，物物必體，處處必到，細微曲折必充周徧滿，然後爲能致曲而有誠。誠則具體而微，故形；形則微而顯，故著；明則渾融脱落、無方無體，故動、變、化。積累之漸，雖非朝夕所致，然其造端立基，非全體真實不足以言具體，而亦無所用其積累者矣。後之學者，鹵莽滅裂，斷續作輟，種種疏漏缺失，而瑣瑣於一端一節，以爲致曲之功如是，其於盡性也，不亦遠乎？而況徒求之聞見知識之末者也？

陶子仲良，蓋不以聞見知識爲悟而以真實懇到爲功者，遊太學歸，請予教言。其友趙性甫定、林德温文瓊、徐孔霖霈、劉一舒陽、孟伯生源伯、通津楊子大宇、施邦大偉、魯伯慎機、楊維起鵬、湯應天夢鯨出軸請書，遂書以贈之。

書朱、徐二生卷 甲午

永豐朱生效忠、徐生源達來南雍問學於予，臨別出此卷，請書教言。生之志亦既知所向方矣，請於人亦已屢矣，人之教之亦已詳矣，予復何言？

道者，人之本心，坦夷平直，無所回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然世固有求之而不得者，旁蹊曲徑亂之也。夫旁蹊曲徑之於大路，其險夷迂直、通塞廣狹則有辨矣。行路者苟足目俱到，問聽必審，蹊徑豈得而亂之？故凡爲蹊徑所亂者，皆未嘗實用其力者也。生勉哉！

至德至道根諸心性，聖賢經訓具在方册，「三人同行，必有我師」，顧生自求之者何如耳。生勉哉！吾亦何以教生矣？

書贈蕭子羽甲午

蕭君子羽有志進取而折節爲掾，以干於有司。君涉獵群籍，學爲古詩文，蔚然有章。數從名士大夫游，故士大夫亦多知君。秋試連不捷，論者惜其數奇，而君恬如也。予以爲名位繫乎天道，德存諸我，學古人之文，必規規焉而擬之；學古人之心，無待於外，不失吾赤子之心而已。君如得其道，則可以遯世無悶，而世之榮名豈足道哉！索予贈言，書此答之。

徐任夫贈言甲午三條

學莫大於主静，非虚静之謂也。無欲之謂真静，聲色臭味、富貴聲利、種種世情不作於意，故其止也，廓然無體；其出之也，根心生色，如草木之暢茂，如機緘之發，不假造作，是謂動静無心。凡動静未能無心者，猶是聲色臭味、富貴聲利爲之礙也，正當洗濯蕩滌，得所謂真静，而無静之可得，方是真實安身立命處矣。

仁者萬物一體，與人無智愚、賢不肖、是非、美惡、同不同，相薰相磨，相取相受，同歸於善。是非同異之意作，則物我立，故擇可而同，而不能大同；以善服人，而不能取人爲善，賊仁莫大焉。仁者，人也；不仁，則不人。其端甚微，可不慎乎！

道體無盡，心體無盡，故無所得，故學問

無盡。古人親師取友，磨礲煅煉，毫期不厭，有以也。覺有得力處，則不見無盡，足以懈精進之志，滿虛受之心，道之害也。目翳微膜，則與重盲者等。重盲者知懼，能充養元氣，忍受金篦之刮，微膜者或忽焉。嗚呼！茲其可忽哉？

書劉子卷 乙未

劉子提孩失恃，鞠於祖母，以長以立，以既有室，而祖母字之猶孩稚也。晨出必問，夕歸必勞，旦日而不見，必使人覘之，雖偏慈諸孫，而莫劉子若者。劉子於祖母，雖有室，猶孺子慕，出必告行，恐相問也；歸必告寧，恐相勞也；間日必使還報，恐覘者之不時也。諸孫罔不眷眷，而亦莫劉子若者。

夫至情不可加損者也，然亦有激焉而過其常者。客鄉加密，艱險加親，疏遠者且然，況骨肉患苦之際乎？李令伯於其祖母，韓退之於其嫂，情有所鍾者，獨劉子然哉？劉子遊太學，離祖母且再朞，問勞省候之使交往數還，朋游聞而歌之，積成卷帙，而告於南野子，曰：「某辱於先生久，先生則何以教？」

夫歌以道人志，而勸之勿壞者也。祖孫至情，又結於患苦之相激，宜有加無損，而何事於勸者？然君子以爲父子之不可解也，而移於妻孥、奪於仕宦，能終身慕者何少耶？故德未有不以交脩成者，宜諸君之歌之也。劉子念哉！無祖母，誠無以至今日，而諸父、諸昆孝友藹如祖母，所待以卒餘年者，則有所分矣。子獨孺子慕，爲常也與哉？

夫幼而待鞠，長而自鞠，待鞠者慈於人，自鞠者自慈以慈人。是故慎其身，至於細行必矜，終身不違，而其爲鞠也大矣；存其心，至於斬一樹、割一獸必以其時，而其爲慈也

廣矣。是謂以自成爲悦，是之謂大人之道。膝下繫戀者，小子之事，未足爲劉子言也。

贈鍾生貴丙申

鍾生貴業南雍，歸，請予致知之説。予告生而勉之學且三十年矣，復何説哉？

夫致知者，誠意之功，其在《大學》曰「必慎其獨」。獨知也者，良知也；慎之也者，毋自欺，求自慊，以致乎其至者也。雖小人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其掩惡飾善若無所容，良知之不可已者如此。故小人而能慎其獨知，則知至意誠，可以進於聖賢；君子不慎其獨知，則牿之反復，將不遠於禽獸。

生行矣，以獨知爲嚴師，遷善改過，不顯亦臨，庶乎其可也，其無求之言説之間哉！

書贈張生寅丙申

張生寅業南雍，將歸，因之論責善之説，曰：「親戚不責善，全恩也；朋友相責，以善行義也。然古之責善者，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於善；今之責善者，是己而非人，故與人俱陷於惡。」生竦然，以爲當服膺吾言。臨別請教言，書此以贈之。

耐軒卷丙申

耐者，忍也，勤勞困苦、拂亂湮鬱，無不能忍者也。耐之品有二，其義亦有二。志於功利者，忍人所難，然後才通慮精，可以成其私；志於道者，忍人所難，然後志堅仁熟，可以成其德，是謂二品。以志耐者，有動於外，必剛制其中，境隨事遷，吾志不撓焉；以道耐者，物無所好，中不爲之動，境隨事遷，吾心無與焉，是謂二義。

州倅鍾君某，以耐名軒，其子太學生貴請言於予。予欲貴知所擇也，爲是説，使質之君，君其以爲如何？

樊存智明卿字説丙申

西安鄭子粹來遊南雍，其徒樊生存智從。子粹日聞南野子言致知之學，退語樊生，生怳然若有覺也。異日，以生見南野子，南野子曰：「吾無以益其説，惟生實致其知，無漫談焉。」生竦然，又若聞所未聞也。生將歸，子粹申生之意，請命之字而教之。乃字生曰「明卿」，而申其説曰：

智者，是非之心，所謂良知也。良知，人所固有，是故莫不好仁而惡賊、貴義而賤利、榮忠信而鄙詐佞、崇恭敬而耻傲惰、尚孝慈而羞狠戾。其見之行事，得其所好，而所惡者不加乎其身，則其心泰然矣。失其所好，而所惡者躬自蹈之，則其心歉然、厭然矣。夫良知本明也，而至於躬蹈其所惡，欲蔽之耳。然未免於歉且厭者，則其明曷嘗遽息？而凡昏塞之極、恣爲邪僻者，人苟以其所惡加諸，其責人亦曷嘗不明？然則雖小人之良知，亦未嘗不存，惟有以蔽之，而無以致其明，雖有存焉者，寡矣；雖君子之良知，亦不能無蔽，惟有以明之，而不受其蔽，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愼其獨知而罔有所欺，充其所惡而勿施於人，改其所歉而求快於己，明之之功也。及其至，查滓渾化，而明著動變，我固有之，豈待於外哉？

夫卿者，古之尊稱，又六官之長曰卿，所謂大人者也。命生以明卿，蓋尊其字，嘉其有成，期其爲大人之事也。生勉乎！吾所以告生者，亦無所益於平日之説，惟生實致其知，無漫談焉而已。於是子粹顧生拜教，且起拜曰：「先生之言，有志於進德脩業者其胥聞焉，豈獨以訓樊生？」

吴伯敘卷丙申

先師陽明夫子講學于虔，發明静專動直

之旨，然聞其教者，或各以其意爲學，而未究見夫所謂真静真動者。

人有本心，渾然天成。功利之欲不萌，得喪毁譽、利害成敗之見不作，好樂憂患、忿懥恐懼之私不熾，其止如水，其介如石，其應物也，行止疾徐如鼓荅桴。親疏厚薄、情態曲折，如孩提之語笑，非由經營，非由慕羡，是謂真静、真動，是謂天德。君子終日乾乾乎此，是以廣大生焉。

吴子伯敘，昔在師門最稱篤志，時或凝然端坐，若澄神内顧然者，朋友疑其偏静。比歲會諸南雍，則吴子已改其舊轍，非復是内非外、喜静厭動者矣。夫真静、真動之學，吴子其誠能終日乾乾矣乎？欲根不斷，則種種活潑莫非私智，其亦警懼於此矣乎？

吴子歸，書此贈之，因問訊同志諸友，信以爲何如也？

教思無窮卷引 丙申

《教思無窮卷》者，甘泉山書院諸士贈鶴阿高子公敬者也。鶴阿教授維揚，諸士受學焉。既遷爲刑部，咸惜其別，謀贈以言，以申師弟子之義。

予惟學術謬而師道廢，士習爲文詞，百家習爲技藝，相訓相督，則立之師，而明道解惑、稱師弟子云者，或駭然怪其所爲，其亦悖矣。百工衆技，其志將以謀食。士，事道者也，弗志於道，則其文干禄之藝已耳。師之設，獨爲謀食干禄者耶？道之不明，惑之不解，文未有能至焉者。導其流，顧窒其源，求其華實，不溉其根，吾未見其爲善教與善學也。而以明道解惑稱者，文詞進取之心或未能忘，則默成自得、遯世無悶之實虧，其爲悖也滋甚。

有如鶴阿之爲師弟子者，斯其無愧焉爾

矣。鶴阿學于甘泉先生，其於諸士未嘗外文詞以爲教，而非教人以文詞；未嘗不欲其進取，而非以進取爲悦者。夫古之人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其畜也厚，其發也時，其敷納以言也根於心，可試於功者也，是故學非以爲文而詞無不達，文非以覔舉而舉賢者求之。茲鶴阿之與諸士所以教學相長、涣然其相得者歟？

在《易》，澤上有地，其卦曰臨，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澤漸漬而能入，地疏通而能受其入也，匪思爲其受也，匪知識、性神相契混融而無間者。夫如是，又奚屑屑於離合遠邇之間哉！雖然，凡以物相酧者，必書之質劑，將徵信焉。師友交脩以道，其爲物也大矣。臨别之言，重質劑也。予不敏，辱諸君命，何敢愛言？然竊懼夫徒言之，而未能無愧焉。嗟乎！鶴阿其亦無忘脩我也哉！

書蒙汝化卷丁酉

盛玉華公、吕涇野公嘉蒙汝化之能慕其親也，勉之以曾參、孟軻之學。

夫子之慕親，非以報德，非以飭行，而人之貴之，亦非以其能報德、飭行爲孝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生性曰愛，匪愛弗慕，生之性息矣。桃杏之核之仁，其性息則根幹枝葉無從生，棄爲空殼。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具而枵然空殼也，則如勿生而已矣。故君子察此，養以弗二，弗二斯一，一以貫之，浩然塞乎天地。斯固曾子之所唯，而孟子之所爲難言者也。

汝化請益於南野子，南野子無以益之，爲申玉華、涇野之意。

書感慕椿萱卷壬寅

予讀周君所爲《感慕椿萱》詩，蓋傷其禄

足以養而親不逮也，豈不悲哉！ 夫父母之愛，天性也，幼而純，長而遷以雜，甚或邈焉忘之矣。 然及其身都富貴，則莫不悽然感於其心，而或無以繼之，亦終於泯滅而已矣。周君之詩，其亦思所以繼之者歟？ 來請予，願聞一言之教。

往歲，門人有以是問予者，則問之曰：「父有別子乎？」曰：「有。」「有昆弟乎？」曰：「有。」「有別子若昆弟之子乎？」曰：「有。」「母有諸舅乎？」「有。」「從母乎？」「有。」「從母若諸舅之子乎？」皆曰：「有。」則告之曰：「父母雖不逮也，而以養父母者及其所親，則猶之逮也已矣。」曰：「雖然，終無以盡吾心。」則告之曰：「子謂親沒而無以自盡，則萬物收藏，而天地之心遂息乎？ 夫親親始於孩提，達之足以保四海，故曾子以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斬伐草木不以時爲非孝，而孔子稱不毀髮膚、立身行道、貽父母令名者以爲孝。 故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立身； 知所以立身，則焉往而非自盡哉？」是時門人唯而退。

今於周君之請，不復能有易說也。 輒具以告周君，其亦有唯於斯言乎？

聽鶴對 壬寅

聽鶴先生過南野子講德，既退，客有問者曰：「王君何規規焉惟鶴之聽？ 以其鳴陰而和、鳴皐而聞也耶？ 聲萬不同，豈獨無加於鶴者？」南野子曰：「客何王君之訝也？ 昔者孔子歎逝川，子思子詠鳶魚，豈規規於川與魚？ 道匪外至，學貴神悟，感於所遇，會心焉耳矣。 故觸目皆川，觸目皆鳶魚，然則謂王君所聽無非鶴也，不可乎？」客曰：「有心哉，聽也已固。」南野子曰：「心不可有也，而亦弗淪於無。 予謂孩提之愛親敬長，爲有心者耶，無心者耶？ 知此，則知聽

鶴之心。」

平易解 壬寅

張子奇之令南海也，石江家兄詮五難爲贈。子奇嘗學於予，告行，而申其說曰：

夫五難，人情事變略備矣，其難，豈其難乎？人惟自難，故無往弗難。致平易之道，無弗易焉者矣。人有恒言曰「平天下」，平者，平之者也，未有己不平而能平人、心不平而能平政者。夫心本靜而易搖，得喪、稱譏交搆而勃鬪，喜怒、憂懼中炎而外熾，故施用乖戾，其於人也，斂怨作仇。蒙莊有言：「平者，若停水，內不搖而外不蕩。」思靡側邪，行無險陂，爲上易事，爲下易知，臨之者不疑，事之者不怨，上下交與而政治四達矣。皇極之敷言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言平心也；「王道蕩蕩，王道平平」，言平政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天下平也。五難其難乎？

曰：「今之以平易爲政者，事不亟集，而民多玩之。《傳》戒『水弱』，《易》善『威如』，奚取爲平易者？」夫道匪平不立，匪易不行，達之人心而同，放諸四海而準，施諸後世而無弊者。竊似以冒真，蔑實而蒙名，鮮不隳矣，而顧以病道。夫古之平也，清省以直內，而今則頹靡不振而已矣；古之易也，簡直以宜民，而今則縱弛無備而已矣；古之威也，靜而正，不惡而嚴，而今則苛猛殘刻而已矣。論官，方曰「廉斯生威」。夫廉匪直，不貪得已也。精淑慝之分，嚴趨舍之辨，意不苟思，事不苟爲，故神凝而完，志定而恒，氣純而守，故好惡不汩而公生，是非不惑而明生，賞罰不撓而易生，勢利不奪而威生。平者，公之至也；威者，易之極也。致平易之道，而人情事變有難焉者，鮮矣，事不亟集而民玩之，吾未之見也。

甘泉先生與先師陽明公友也，講平易之學，以淑諸人者。子奇日造而問焉，其於仕也優乎！

書贈鄒氏昆季 丁未

多文足以喪志，多財足以損志，二者德之害也。君子質直以養，心志乃寧；澹泊以養，神智乃明；養而無害，德乃大。人之言曰：「文無溺焉而已矣，財無貪焉而已矣。」志道之士皆曰：「貪與溺，我無是也。」夫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明道自謂無田獵之好，所以十二年而猶未忘也，可不慎歟！

右敬甫

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良心，人所固有，孰爲無諸己者耶？本有也，動於欲而亡之，若無矣。亡非實亡也，水動爲波，而水體失焉耳。既亡矣，不動於欲，而復存焉，若有矣。存非始存也，波澄爲水，而水體復焉耳。感物者，爲耳目口鼻；物之感者，爲聲色臭味。動者以此，不動者以此，動不動之間，志其樞乎？故學莫先於定志。

右信甫

天地之道，不一則不能繼，不繼則不足以成性；人心之善不一，則亦不能繼，不繼則不足以盡性。故君子定志以致一，時敏以持久。二三其志，或作或輟，欲與天地合德，難哉！爲大人之學者，棄童子之習；有四方之志者，無房闥之戀。繼甫勉之！

右繼甫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内集十

雜著

林平泉贈言 戊申[1]

平泉林子之志於學也，邁往篤行，弗極弗已。予駑劣，得林子而益壯。兹奉使而南，索予言别。嗟，予何言哉！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良知無言，而四端充焉，萬善達焉。故致知所以希天，知至而與天同德矣。林子其將求之言哉？雖然，相要以言而徵諸悠久，亦君子之道也。予惡能默於林子，然亦惡能有加於疇昔相與常言者乎？

夫學，學爲大人而已矣。大人以萬物爲一體，非本二而故欲一之也。天性虚靈，應感無心，何人何我，何者非一？意動而我立，人已始相形爲二。蓋生於有心之私，而非其虚靈之本然矣。致其虚，弗汩其靈，則視人休戚無不在己，故於身未嘗自有其善，於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然非悻悻焉以己先人，若將驅而納之也。脩善於身，相養以成而已。是故脩吾之愛以愛人，而人莫不勸於愛；脩吾之敬以敬人，而人莫不勸於敬。愛敬出乎身，而仁義達之天下。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脩其身，是之謂志尹之志、學顔之學。

脩身之要，致知而已矣；致知之實，格物而已矣。致知非增廣其知識之謂也，不欺

[1] 此篇，原有錯版重複，且下篇《王汝文贈言》亦有文字混入此篇，今據北大甲本移正。

其獨知，而内省常自慊焉，慊斯致矣；格物非泛觀已往、懸擬將來而講説思索之者也，吾心視聽言動、喜怒哀樂、感應酧酢之物，一循其良知之不可欺者，改非禮以復禮，節過中以就中，而無不各得其正焉，正斯格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格物以致知者也，故曰「不遠之復」。小人既厭然自知其非，然日昏日放，卒淪於迷復，非其知有異然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其所爲未免於自欺而不足以自慊，梏之昏迷焉耳。故知非格物不致，物非躬行不格。

知愛知敬，自赤子已然。大人者，達其赤子之愛敬於天下者也，故仁義不可勝用。今見人溺於不善而不思援之，是忍而弗之愛也，弗愛賊仁；謂人不足與爲善，是慢而弗之敬也，弗敬賊義。故善與人同者，然後爲愛敬之至，而盡仁義之道。不如是，而曰我能愛人、我能敬人者，色焉而已，貌焉而已，豈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哉？

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寒衣饑食，道也，免死而已者也。然情存免死，猶爲悖道而從欲，況擇美耻惡，悖益甚矣！小人貪富貴，厭貧賤，日放於邪僻而喪心賊性，此其根也。故古之立命遂志者，不以殀壽二其心。殀壽猶忘之，而況衣食之美惡乎？

獨知，一也。小人不慎，故有待而發；君子戒慎，故無時而不知。今于學知所用力矣，然親師友則惕，離則或少弛焉，無乃猶有所待而異於慎獨者乎？古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不以出門使民而少忽，不以大賓大祭而加嚴，是之謂無待於外。不如是而能致其知者，鮮矣。

王汝文贈言 戊申

曩王子汝文家食，問齊家於予。予與言

致知之學，曰「事事致其良知，而家齊矣」。兹往推池州府刑獄，問政於予。予復與言致知之學，曰「事事致其良知，而政理矣」。蓋當官之道，曰清、慎、勤；理刑之要，曰中正、明達、果斷。凡人有不致其良知，而能清、能慎、能勤者乎？有致其良知，而不中正、不明達、不果斷者乎？汝文往哉！其以學爲政，予且因政以覲子之學。於是，申平日所與汝文語者爲贈，願夙夜無忘之也。池陽爲先師陽明公過化之地，九華山有祠在焉。士之被教者，遺風猶未泯也。汝文時拜瞻祠下，進被教諸士，述予贈言商之，常若今之握手面談也，於政萬一其有助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者，人心之虚靈明瑩，性之德也。親民，其藴也。以親民之心，行親民之事，自家而國，放乎天下，無弗仁且愛焉。而明德昭著，無遠弗被，大人之所以爲大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志乎其大而脩之自身，斯能充實而光輝。小之爲志者，脩身則同，而其所脩者異，小人儒也已矣。

志，其學之幹乎？果確無二，悠久不息，學乃有成。今以欣羡激作之氣，未有果確、悠久之實，而自謂有志，然則説巽言而從法語者，皆得稱志士矣。而孔子猶以爲未如之何者，何哉？故非知耻發憤、學之不厭者，不足以言志。

性之靈明爲知，知之聞見爲識。執識爲知者，誤影爲形；舍踐履而言致知者，迷夢爲寤，於明德也遠哉！然而言踐履者，或亦未離於識，則豈非志之弗篤而虚浮積習之爲深痼也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而能致，顏子「不遠之復」也。小人既厭然自知其非，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故梏亡其知，而終迷於復。然則知過弗改、知善弗遷者，迷

復之道，猶之乎弗知也已。

有情則有所，故滯而失其常；無情則無在，故蕩而淪於空。良知者，情順萬事而無情，無所而無不在者也。然不務格物以求深造自得，而談玄索隱，居之不疑，歸失其良知而已矣。

知好知惡者，性之靈，而作好作惡反以爲蔽。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有作而汩，汩而蔽者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無作而虛，虛而靈者也。知好知惡與作好作惡，猶之水湧爲波，波平爲水。危微有無之間，非物物格之以致乎其精者莫之能明，而聞見思索豈足以了此？

己所不欲者，知之明；勿施於人者，知之致。知，其物之矩乎？格物以致知，其絜矩之道乎？物格知至而明德明於天下，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學於古訓者，從古人之訓，而脩其道德於身也。故學詩斯可以言，學禮斯可以立，學易斯可以無大過。道積厥躬，德脩罔覺，學之獲也。以講説爲學者，以知識爲獲，其於道德乎何有？

善性存存，愛敬四達，明瑩光顯，不學而能，誠明之道也；脩善於身，弗能弗措，形著昭明，美大而化，明誠之學也。親師取友，讀書考古，問辨其所學者也。外明誠而言博學，所學何事？學失其道，而問辨思索孜孜不厭，雖依於謨訓，然於身爲已遠，謂之切己近裏，得乎？

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致知而學問思辨時出焉，一以貫之矣。謂學問思辨以開吾之知，多學而識者之所以二之也。一斯無外，二斯外。故謂多學而識爲求之於外者，言乎未知致一之道，二而外之也，非良知之

有內外也。

載籍者，已往之師友；師友者，見在之載籍，其用一也。然人往往樂獨學於載籍，而不樂共學於朋友，可不察其故哉？朋友規切則人己相形，情僞將無所容，而勝心爲之柢牾。載籍則其人已往，或得緣附意見，而勝心無所拂逆，故凡學載籍而無朋友之助，鮮不錮於勝心而流於自用。多識以畜德者，其無以取友爲末也哉！

二子贈言 己酉

陰子子寅令餘干，高子以達令海寧，問政於南野子。南野子曰：「愛斯民附，廉斯民畏，任斯民任焉。雖然，未有不愛人而能廉且任者，亦未有不學道而能愛人者。曩予嘗語子以學矣，茲其爲爲政之本也已。」二子者曰：「二三子受先生之教，誠願學而時習之，茲懼其遠而或斁也。曩王子嗚臣倅池，熊子琦守滁，先生有訓辭二子者，書之册以自隨。願請所以訓二子者，揭之以觀省焉，庶幾若先生之臨之也。」南野子曰：「聖人之學，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子懼其或斁，欲聞予言而若臨之，其卒以無斁也已。」遂書所嘗語二子者貽之。

贈張德卿守雅州

政與學有二乎哉？學也者，盡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心者也；政也者，行其親親、仁民、愛物之事者也。未有無其心而有其事，亦未有不行其政而能盡其心者。而後之言政與學者二之，殆未得其道矣。人心良知，虛靈明瑩，知愛知敬，匪學而能，務自慊而毋自欺，斯愛敬四達，充周不窮，故致其良知而明德明於天下，學政、人己兼致矣。

贈畢介卿己酉

畢介卿將奔其繼母之喪還楚，何國珍、高以達爲之請曰：「介卿以聞教未久而别之遽也，誠懼夫日就頽惰而不自知，願奉一言以朝夕警發，常若師之或臨之者，二三子將亦與有聞焉。」嗟！數子者，可謂篤信好學者矣，因書以贈之。

古之明明德者，非徒飭躬正行已也，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充實光輝，明於天下，是之謂大人之事；古之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非徒意念及之已也，廓焉通天下爲一身，孳孳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悦，是之謂大人之志。夫志乎其大而務誠諸其身，則所以格物致知者，莫非廣大精微之實功矣。獨知也者，良知也，而感應酧酢，萬物皆備矣。視聽言動，感應之物也，而是是非非，良知其則矣。物循其知而不自欺，故各得其則；知周於物而無所欺，故各極其至。夫物循其則而無不格，斯知周於物而無不致，脩身之要也。然必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後可以與此。志之不弘，則其從事於脩身者，或未免爲硜硜、信、果者也，其究爲小人儒也已矣。

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悦，則不私有己而心公矣；以不欺其獨知爲慊，則無所作僞而意誠矣。公以誠，舜之徒也。出於公，必入於私；出於誠，必入於僞。私以僞，蹠之徒也。舜蹠之分，毫釐倏忽，間不容髮，故志不可須臾不辨，而獨知不可須臾不慎，蓋不忍以其身須臾而爲蹠也。

心不專，志不致，雖小數不能有成，矧曰其克成於大人之學？昔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則無所不忘矣。孔子既没，其徒依冢塲而居者，蓋三年、六年而後歸。嗟夫！非用志不分，而其他或有所未能忘，亦安能學而不厭若此也？介卿

居父母之喪，前後廬墓者六年，推此於學，則專心致志之道得，而誠立、明通可馴致矣。

道無窮盡，無方體。即以居喪論之，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皆隨其力之所能，以即乎其心之所安，變動不居，果有方耶？然自七十以往，以至於未斃之年，隨其力之所能，以即乎其心之所安，皆有足以自致者，果有窮耶？君子於道，知無方，則形迹、度數莫之能礙；知無窮，則謙虚受益，惟日不足，有非勉强以狥外而爲人者矣。

送魯伯慎令招遠 庚戌四條

學以志爲本，而志不可不辨也。古之人，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志。明德者，親親、仁民、愛物之德，不忍人之心也。充其不忍人之心，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以保乎四海，光輝昭著，無遠弗達，是謂明明德於天下。志乎此，則凡貪忿忮忌、驕吝鄙詐之私，可以戕賊吾心者，必洗濯蕩滌，纖毫不留，念念如是，而後可以言志。故心無精純、果確、悠久之實，則雖有憤發激昂之氣，未足謂之志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貪忿忮忌、驕吝鄙詐之私萌，而善心始賊，近之且不能，而況能仁民愛物乎？然方其狥私長惡，其獨知之微厭然不自慊者，固昭然而不可欺也。君子之學，慎其獨知，滅私去惡，以長其本然之善，而學其所不能。故凡詩書研摩，師友講論，皆所以辨別其公私善惡之端，蓋省察克治之心所不能自已者，如療病而問藥，行者而問途，莫非實事，而非徒空言也。故篤志好學，則問無不切，思無不近；不學而問且思焉者，雖即其身心之事，猶爲泛遠，而況其遠於身心者乎？故問之切不切，思之近不近，當於其志之篤不篤者辨之。

學者於人之是非得失、義利公私，雖其疑似難明者猶能辨之，至於吾身，雖昭著可知者或莫之辨焉，自欺耳矣；於人之隱過微惡，猶憤然惡之，至於吾身，雖大且顯者或未嘗惡也，自欺耳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察己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己者也；察人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人者也。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可不慎哉！

人之病，莫大於自是而好勝。自是，則不能見己之非而內自訟；好勝，則不能見人之是而反己以自盡。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不自是者也；犯而不校，不好勝者也。」是蓋孔門諸賢之所從事，而曾子稱之，以警其門人弟子。後世顧謂惟顏子足以當之，無乃以爲成德之驗，而未知其爲入德之功歟？今學者自是好勝之病，雖精粗深淺不同，未必能脱然而無有也。苟自諉曰「惟德成乃能脱然無病」，則立心之始既已容留潛伏，而未有拔本塞源之志，將不終爲自是好勝而已耶？

宜生橋義塾警語 庚戌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弟子之職，孝弟先於學文。庠序設教，尤必申以斯義。其極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昔孔子，大聖也，猶自謂事父事兄有所未能，然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則又豈有甚高難行者？故聖人者，惟不失其孩提之心，而童蒙養正，則作聖之功，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潘子闢義塾，蓋將使斯民爲堯舜之民，教於斯、學於斯者，舍堯舜之道，奚以哉？道不遠人，童蒙之良知與堯舜同，無以欲勝義，無以文先行，惟在所養何如耳。

洗心箴 庚戌

心本虛靈，寧有方體？無體奚污？無污奚洗？污之所由，意必潛起。滯而不化，太空雲翳。洗之伊何，惺惺獨知。好惡靡作，自慊罔欺。喜怒憂懼，與物推移。天高地下，萬象無爲。執方狗象，以心洗心。瞠目而視，欲見其睛。睛不可見，目失其常。遂令懲噎，餐廢卒狂。聖訓孔昭，繆迷厥指。齋戒神明，敬哉勿二。

易說 癸巳

乾、坤、坎、離，上經之主，故重卦居上經；兑、震、巽、艮，下經之主，故重卦居下經。乾、坤，六子之本，交於上經；六子，乾坤之用，交於下經。乾、坤交六子者，各十二卦，惟兑居上體、巽居下體者居下經。兑、巽皆陰卦，兑主上，巽主下也。坤、離重陰之合，亦在下經。乾與艮、震，重陽合也，而乾上艮下則陰在內，象巽；乾下震上則陰在外，象兑，亦在下經。其餘皆在上經。震、艮皆陽卦，震主下，艮主上，故震居下體，艮居上體，順也，除重卦及反對卦，餘皆在上經。艮居下體，震居上體，陽失其所，主逆也，皆在下經。巽、兑皆陰卦，故兑、巽交六子者皆在下經，惟巽風居下，山澤之氣上騰；兑澤居上，雷風之氣下降，陰陽之交也，則在上經。坎、離惟重卦及交震、艮二陽卦者居上經，交震則爲上體，交艮則爲下體，震主下，艮主上也。其餘皆在下經。此二經卦之分也。

乾、坤純爲上經之始，乾、坤交爲上經之中。兑、艮、震、巽初交爲下經之始，再交爲下經之中。坎、離純爲上經之終，坎、離交爲下經之終。上經首乾、坤，繼坎，坎陽中也。坎合震、艮爲三陽始交，震主下，故居下；艮

主上，故居上。坎合乾爲男，從父；合坤爲母，從子。皆自内而外，從之之道也。次乾與四陰卦合，合巽則居内，合兑則居外，五陽包陰；兑外巽内，則不包也。合坤則三陽、三陰迭爲内外。合離則五陽包陰，自外而内，包之之道也。次艮、震合四陰卦，合坤則艮下震上，五陰從陽，自下而上也。次震合兑居下，艮合巽居上，震主下，艮主上也。震、艮既合坤、兑、巽，而三陰復合爲震、艮，故兑居坤下，象震；巽居坤上，象艮也。次震、艮合離，震下艮上，外陽包陰；艮下震上，則不包也。次艮合坤居上，陰載陽也。震合坤居下，陽主陰也。次震、艮合乾，震下艮上，四陽包陰；震上艮下，則不包也。次艮、震自交，兑、巽對，而坎、離終焉。下經兑、艮、震、巽初交，繼以乾、坤、離、坎。乾合艮則艮下，陰在下，且象艮也；合震則震上，陰在上，且象震也。坤合離爲母率女，自内而外，率之之道也。離合巽、兑，巽上兑下，從長女，則爲之下；率少女，則爲之上也。坎合艮則艮下，合震則震上，外陰包陽，艮上震下，則不包也。次艮、兑、震、巽再交。次乾、坤、坎、離交於兑、巽，兑主上，故皆居上；巽主下，故皆居下。次六子用事而二老不用，始震、艮，長、少二男也。次震、艮合巽，兑，艮下巽，長女，上也；震上兑，少女，下也。次震、艮合離，震上艮下，離爲中女，處長、少男之間也。次巽、兑、長、少二女也。次巽、兑合坎，巽上兑下，坎爲中男，長女上之、少女下之也。次巽、兑自交，震、艮對，而坎、離爲既、未濟終焉。此二經卦之序也。

九卦説贈蔡衡州 戊申

白石蔡子子木守衡州，將行，過南野子，論九卦之義。

南野子曰：「夫德非踐履不進，而履必

謙以持之。履也者，非徒正行檢、立事功，脩飾於形器之末已也。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性之德也。慎其獨以致之，立愛立敬，達之天下，斯用利而德日崇。故踐履之於崇德，如堂之有基矣。夫謙，非徒恂恂煦煦於容貌色詞已也。以行檢、事功爲學者，日積而加多，故自視常有餘而其進易以怠。致知之學，謹其精神心術之微，日新而無窮，故自視常不足，而其脩益以密，故謙所以持踐履之志於不墜而爲之柄者也。謙以持志，志以正履，而良知始復矣。

「天地之復也，一陽初動，浸浸而長，充而至於六陽，其機莫之能禦，誠故也；人心之復也，善端初動，生生而不能已，充而至於五常百行，其變化莫之能窮，誠故也，是謂天下之大本。本立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固，而後能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蓋良知既復，則凡忿慾之萌、過失之遷，如湯消冰，如陽明之破陰翳，巽乎未復者之懲窒、遷改矣，是故可與處困。困，剛揜也。良知天德至剛，順逆通塞無所著於中，雖頓挫拂鬱而不見其有所謂頓挫拂鬱者，故心不失其所亨，非若中有所著者。困鬱之來，內懷憤懣，而奮志以勝之，抑意以待之者也，故困可以辨德，德立而後能達。養人不窮，如井勿幕，良知之達也。達而無執，過而不留，旁行曲暢，周於萬變。無所擇也，而無不各盡其精微；無所不入也，而無不各得其至善。故曰：巽，德之制，復之極功也。

「良知未復，意必未融，而隨事以求可、因時而處宜，多見其爲機變之巧而已矣。大哉，復乎！天地之心見矣，顏氏之子所以其殆庶幾者也。非履而能謙，惡足以與此？夫履如足之踐踏，自趾至踵，無寸膚不著於地；夫謙如谷之虛而容，如海之下而受。故一念不實，非履也；不虛不下，非謙也。自

賢，非下也；自是，非虛也。昔者孔子自謂『道有未能』，而『庸德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故發憤至於忘食，自賢乎哉？《書》稱舜之謙，謂『負罪引慝，夔夔齋慄，祇載以見瞽瞍』，自是乎哉？舜與孔子猶若是，而況困知勉行者，履不必如孔，謙不必如舜，乃欲復其天地之心以造於巽制而不流，其將能乎？」

蔡子曰：「善哉！履如孔，謙如舜，而良知不復者，寡矣。良知未復，而能巽以制事，不入於機變者，亦寡矣。吾安敢不勉且戒，以無忘先生之言？」於是蔡子行，遂書以贈。

策問南雍諸生 癸巳

昔者，孟子息邪說以正人心，其所以闢告子者尤爲費辭，豈非近似亂真而有未易辨者耶？

夫學必有所主，而後能有所造。告子學至於不動心，可謂深造而自得者，故能與楊、墨之徒並駕其說以鼓天下。楊主爲我，墨主兼愛，許行主無爲，鄉原主媚世，其端易明，惟告子則有難言者。今其言曰「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不得於心，勿求諸氣」，就其言而推之，其所主者安在？其於所謂「性無善無不善」，所謂「以人性爲仁義」，似若各出而互異」，然則無乃二三其主者耶？夫二三其主，而何能至於不動其心？

先儒論告子曰：「冥然無覺，悍然不顧。」夫冥悍自用而無所主，則不足以惑世而鼓之從。而世之稍知自立者，苟不至於冥悍自用，則其過告子遠矣，而學道者豈至於爲其所惑，而孟子顧屑屑而闢之，不亦舛乎？夫辨異端而不得其所主，則將惑焉而不自知。不自知，則亦異端而已矣。諸生有志於孟子之道，則於孟子之所闢者，不可弗之

講也。

聖人之心無窮論 庚戌會試程文

聖人仁覆天下，而未嘗足乎其已能，故自視常未盡。自視未盡，斯其爲盡仁者乎？夫仁，天地之大德，而性於人人，所以體萬物而爲天地之心者也。其爲道，至大而至近，至微而至神，并包兼濟，被於天下也，莫得其極；而溥博淵泉，出於人心也，莫竟其所際。是故於物有濟，可以爲仁，而有一物之不濟，未足以言全；一念公溥，可以體仁，而有一念之或間，未足以言純。聖人安仁，無違者也，而天下之大，未必能兼濟而無不及，故常以其所不及爲未全，而未嘗以其無違爲已純。茲堯舜所以上下同流，而猶以脩己安百姓爲病也，故曰「聖人之心無窮」。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于此？

人之言曰，凡人所孳孳而不敢苟止者，蓋事可能而已有未能，雖未之能而必不可不能者也。脩己之道，其事爲視聽言動，其情爲喜怒好惡，皆於身取之。夫人可以與能者，聖人豈猶有所未能耶？天下之大，百姓至衆也，欲盡舉而安之，勢有所必不能，豈聖人顧汲汲焉必能之也？噫！聖人之於百姓，豈敢曰勢不能盡安，遂委之於不必能耶？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其安百姓，蓋安其四體也。委四體於不必盡安，惟不仁其身者能之，仁者之心，固宜有汲汲不懈者矣。則夫脩之己者，亦豈敢曰吾已盡己能，而不復有所進邪？

夫人以脩己爲易能易盡也，蓋以身爲己，而未嘗於其感應者觀之也。今夫視聽言動之用，喜怒好惡之情，凡接物而應焉者己也，而莫非物也。微物，則惡所視聽而好惡喜怒之哉？親疏遠邇，智愚貴賤，與夫貧窮煢獨，凡對己而感焉者物也，而莫非己也。

微己，則惡覩其爲親疏與煢獨者哉？故聖人之於天下，視惟明，聽惟聰，而休戚誠僞之隱靡所不周；言忠信，行篤敬，而順逆睽合之志靡所不通；喜怒不遷，好惡無作，而愛憎取舍之情靡所不同。兹其脩之己也，皆加乎民而安之者也。其於百姓，惇親及疏，篤近舉遠，皆在所懷，而各得其敘；貴貴下賤，尊賢容衆，皆在所愛，而各得其辨；老老幼幼，恤不幸，矜無告，皆在所慈，而各得其所。兹其安之也，皆出乎身而脩焉者也。故脩己者，脩安民之道於己，百姓安而後己之分盡，自脩之事畢矣。聖人有見於感應之一也，以爲己之分無時而可盡，自脩之事無時而可畢，何也？百姓之衆，惡能盡舉而安全之也？夫天地之大也，而萬物有未生未育，人不能無憾於天地。聖人之大也，而百姓有未安，人不能無望於聖人，而聖人豈能自安於其心哉？

昔者堯舜，大聖人也，其明德以親民者，蓋至於萬邦協和而四方風動矣，然其訓迪庶官，勸之勿壞，與其所以慎脩思永者，孳孳爾也。蓋舜之稱堯也，謂「舍己稽衆，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能之」，則知人安民之道矣。而禹又以爲「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雖帝亦難能焉」。豈非道未易盡，而堯之所能者，堯亦有難焉者哉？則舜之所以孳孳如堯，又可知也矣。故當時之戒群臣也，曰弼違，曰無面從，曰汝爲汝翼、汝明汝聽；群臣之進戒也，亦曰怠，曰傲，曰違道干譽、咈人從己，喜起交脩，時幾交勑，昌言交拜，惴惴焉若勉，脩其德而未能，若經綸屯否而未底其績者。此豈不見天下理亂之形，而故以爲未理，不見己心危微之幾，而故以爲未盡哉？心同天運，無有止足。其視天下之大也，阻饑之民豈盡康食？五品豈盡遜？五刑豈盡措？典禮豈盡敘？神人豈盡和？蠻夷

之猶夏者豈盡率服？鳥獸草木、上下之物豈盡樂生？則吾之所以明峻德於天下者猶有未至，而豈能泰然忘戒也？夫堯舜聖神，與天合德，其必不至如禹益諸臣所戒也，夫人知之矣，然未能泰然忘戒也，則惟諸臣知之。諸臣之克艱，與君同心，其不以無虞而忘自儆也，堯舜信之矣，因而致儆其君之所或未儆也，亦惟堯舜能行之。推堯舜之心，即庶績盡凝、萬物咸若矣，然所以制未亂之治者，猶未可以已也，況天下之大，有必不能盡慊其志者耶？推諸臣之心，非不知帝德廣運、萬邦作乂矣，然所以致無斁之保者，猶未可以已也，況人心靡常，有未能必其無動於罔念者耶？故唐虞之德，光被上下，真如天地之化，雖未能無一物之未生未育，然不害其爲無不生育，而其屈伸往來、闔闢變化，則未嘗因物而有所加損，蓋穆然常運而不已也，是聖人之心也。

聖人豈有特異於人者哉？亦曰純乎仁而已。仁者，心之德也。人心虛靈，天地合德，其真誠惻怛，明昭不昧。一夫不獲，惕焉恫瘝於厥躬，而一念必謹，戰戰焉若冰淵之臨。是心體本然，聖人無以異乎衆人者也。衆人之異於聖人，則自雜之也。是故物我相形，私利相奪，忿疾暴慢、猜疑刻忌紛然交作，故不自見其過，而常自覺其所能，則其於人也，寖見其可惡，而不盡見其可愛，見我之愛人者無不至，而人之不蒙吾愛者爲自絶，而不知愛人之心久矣其窮也矣。然其始，蓋亦善端之動而過焉者，意有所向，忽而未察其究也。浸淫固滯，日入於頗側而罔覺爾。聖人，純乎仁而不蔽於我者也。無蔽故常覺，無我故常愛，故不待熾然之過，而能密察其意向之萌，兢兢業業，日乾夕惕，若有迫乎其中以追及乎其前，雖欲已之而不得者。蓋不徒以己之未易盡、百姓之不能盡安而始汲

汲若是也，其常覺而常愛者，無待於外也。故聖人之心，非警之使無窮，仁本無窮也，脩己以敬之極也。

仁道不明，外安民以脩己者，是内非外，而不知萬物之備於我；外敬以安民者，狥外遺内，而不知强恕之本諸心，是皆未得夫精一不二之道。縱使作之不怠，然有所舉者必有所廢，有所作者必未能常而無輟，即斃而後已，猶未足以語聖人無窮之心，未仁故也。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事親者，安民之始；知人者，知仁者也。雖然，仁亦惡可易言者。何也？仁者，性之生理，非有聲臭方體可求而執之者也。無體故無盡，無可執故無爲，而成人之道也，實天之命也。《詩》有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緝熙敬止」者也。故知天斯知性，知性斯知仁，知仁斯知道，斯知所以脩。故戒慎不覩，而常若有覩；恐懼不聞，而未嘗有所恐懼。此篤敬之奥，脩己以安百姓之要，聖人之心所以純乎仁而無窮者也。

策 庚戌會試程文

問：「性者，德行之本。知性而後不謬於學，知學而後可以成德，則性之實誠不可不明辨也。然孔子而上，性説甚略，而士多才賢，民亦渾樸；孟子而下，言性善者寖詳寖明，蓋皆左右孟氏之説，昭然而行之矣，然人才、民俗寖不逮古。豈性説之明，固無損益於世道之隆污邪？然則惡在其能有功於聖門也？其他紛紛駕説者各有所見，其用歸之從善背惡，於民行良非小補，乃不得與孟子同功。顧辭而闢之，無乃執其説之

異，而未既其用之同邪？諸子之學，所習各異，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者，豈無見於性之善而能然乎？乃無救於其習之偏者，何也？夫言必稽諸致用，而後可以審其是。實用不究而概之空言，則雖性善之説折諸所謂不論氣者，得無有所未備，而何以異於紛紛者歟？故願與諸士深究其實也。」

性貴盡也，非貴言也。其言之者，示人盡之之功也；言貴行也，不貴辨也，其辨之者，欲人行之無惑也。蓋人性本善，而或牿之，聖人有憂焉，於是言其所深造自得者，牖人心而反之善。故其言非使人通曉辨説已也，欲其好學力行，得之深而居之安，故言必可教，教必可學，學必可以成己成物，而徒言非所貴也。蓋嘗觀古之言性矣，言乎若性而有恒焉，言乎節性而日邁焉，言乎率性以爲道焉，言乎誠善以盡性焉，凡以教力行也，教慎習也。蓋聖人恒其性之中矣，欲夫人若焉而無敢戾；致其性之和矣，欲夫人節焉而無敢縱；盡其性之善矣，欲夫人率焉而無敢賊；全其性之誠明矣，欲夫人思誠而無敢妄。不戾、不縱、不賊、不妄，而聲色臭味得其正，喜怒哀樂中其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盡其分，習與性成，教之極功也。

道與時降，勢以時異。堯舜、文武之時，教立於上而君師之道一，道德齊禮而人莫不敬應，故行有枝葉，言略而功倍；孔子、孟軻之時，教立於下而君師之道二，百家殊方而人各爲異説，故辭有枝葉，言詳而功半。蓋至於言詳而德行之教衰，意見之習盛，於是人才風俗寖不逮古矣。

嗟乎！三代而下，何其紛紛也？孟子道性善，而群喙競起，衆言淆亂，曰性惡者，曰善惡混者，曰善惡各有定者，曰無善無惡者，各是其是，互相評譏。其意則皆欲人爲

善易惡者也，而孟子闢之不遺餘力，豈好爲嘵嘵者？ 自今觀之，孟子之言善也，本之天命，徵之正情，若曰能率其性，斯無不善，不可反其性而爲惡也；諸子則或離情以爲言，或雜習以爲言，若曰人當治其性以爲善，不可以其性入於不善也。 故孟子之學，順理而無爲也，若決江河以注之海而無汎溢焉，雖困勉之功至於人十己千，皆無爲而爲，性也，非意也；諸子之學，刻意而有作也，若堤江河而鑿之道使無汎溢焉，即功力之熟至於不待思勉，皆有作而成，意也，非性也。

夫一陰一陽之道，在天曰命，命之流行曰氣，氣之凝聚曰質，質之虛靈曰心，心之生理曰性，性之發動曰情，情之作止反復曰習，本末一原者也。 性者，習之體；習者，性之用。 性習而善惡分，習與性成而善惡不移，始同終異者也。 故無不善者，性之常；習而後有不善，則逆其常者也。 然爲善斯慊，不善斯不慊，蓋根諸心而不可欺者，未始易乎其常。 孔子言「性近習遠」，以至於上智下愚，此本末始終之别也。 孟子承之，謂「善端爲固有」，謂「得之失之出於求舍」，謂之「倍蓰而無算，非才之罪」，此明其順逆常變者也。 諸子則迷其本始，故混其順逆而以爲皆其常然者，以是爲教而道人於善，其究也反害之矣。 何也？ 意見作而天性賊也。

夫楊朱無見於性之義，則取爲我以爲義；墨翟無見於性之仁，則兼愛以爲仁；子莫無見於性之中，則執一以爲中。 告子之不動心、鄉愿之德、許行之無爲，皆無見於性之本，故以其意見者爲學，而思以易天下。 使天下皆能爲爲我之義、兼愛之仁、執一之中，猶未免爲矯情鑿真，况必不能爲也。 必不能爲，而又不知所爲，則恣情迷真者仁義充塞、中庸晦蝕，而天下日入於亂。 譬諸養生然，黍稷稻粱，其常也，而必熊蹯猩唇以充膳，豈

惟自伐天和，將世之不能皆得者，有坐而甘餓，或相食以斃耳。至是而後知諸説之紛紛，不啻驅人於溺，而率之左衽。而孟子之論，所以距詖行、正人心者，其爲實用，真足以比功禹周，非無益之空言也矣。

後人又推所未備，將以輔行其説，乃以善歸性，以不善歸氣質，則信辨矣。然氣之沖和偏勝也，質之剛柔明暗也，本天命之流行凝聚，繼善而成性者也。故曰「性相近」，言其成性小異而皆善也。有不善，則判然如寒暑晝夜，不待習而已相遠矣。故不善者，習之所成，非氣質之本然，孟子所謂「弗思弗求」者也，故又不可不慎其所習。習於善，雖柔且暗，善也；習爲不善，雖剛且明，不善也。故困而不學者，然後爲下。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未嘗不可使由之也。

後世徒見自幼而惡者，疑非習所成，而又不可以污性，則推之於性習之間，曰「此氣質也」云爾。蓋徒知視聽言動之習，而未知不視聽言動之習也；知有心之習，而未知無心之習也。居養之移氣體，胎有教而子多才，此其漸習，豈以心思耳目哉？知胎之教與居養之移、漸染之習，則自幼而惡者皆成於習，而非天賦之一定，故無不可反而之善者。士之自成自道，無所可諉矣。若曰氣質所成也，則言非禮義，與自謂不能者，且諉於天之困，而堅其自暴自棄之心，又何教之立哉？

今孔孟之教如日中天，而紛紛者不得行矣。明問猶反復辯詰，豈非示承學以不謬所從且使慎乎？其所習以見諸實用，而不爲徒言矣乎？愚也，何敢以自賊也！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外集一

奏　疏翰苑應制

郊祀議

嘉靖九年二月十一日，欽奉勅諭議郊祀大禮，令臣等各陳所見者。臣淺陋庸愚，何以對揚？

竊惟二儀定位，天高而地下；先王制禮，天尊而地親。故我太祖皇帝兆圜丘於鍾山之陽，兆方丘於鍾山之陰，用《周禮》也。行之十年，乃更爲大祀之殿，定合祀之儀，又行之二十餘年，而太宗皇帝承之。百十年來，論者類疑其非古，然以太祖非無爲而變，太宗非無據而承，況土木一興，財費不貲，事干國典，不敢易言耳。兹遇陛下博稽古典，先定睿志，大小臣工何容異議？雖然，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參之酌之，與時宜之，在陛下聖明而已。況《周禮》固有不可知者，臣請先舉其略而後效其愚。

謹按《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可以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於南郊歟？抑南北二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血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天，黄琮禮地，圭璋琥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其闕略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比古無北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

故武王伐商，類于上帝，即宜于冢土；成王遷洛，用牲于郊，即社于新邑。《周禮》蓋言地即不言社，言社即不言地耳，信斯言也。則既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内除地爲澤，而築丘祭社，如古者壇墠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爲丘，不必於門内歟？是又未可考也。臣故曰：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得其意不踐其迹，時之爲貴可也。臣請備言之。

臣按圜丘、方丘，《周禮》之文也；南郊、北郊則漢儒之説也；不屋而壇，虞夏之禮也；明堂祀帝，則周人之制也。周人不能盡用夏殷之故，漢儒不能盡明周禮之義，後世又安可盡以爲據也哉？臣惟地配天而無疆者也，上下陰陽之辨耳，故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天無往而不在者也，惟精禋馨香之格耳，故于丘可也，于屋亦可也。况大祀殿蓋取諸明堂，且又聖祖已成之制也。

陛下孝子慈孫之心，宜未忍有他議。聖意惓惓者，獨以合祀非古，亦非聖祖之初耳。雖然，古者茅茨土階，掃地而祭，簡朴之道尚難盡復矣，而聖祖更定古制，固將求爲可繼也，臣愚何足以知之？無已，則請仍大祀殿以祀天，而日月等天神各爲壇以從；改山川壇以祀地，而山川等地祇各爲壇以從。至於各有廟食者，各歸其廟；不在祀典者，不秩其祀。庶幾事簡易從，古禮不悖而聖祖之制亦不廢矣。

議者以爲「祭於屋，親之也，人道也，於帝則可，於天則不可」。臣竊謂天、帝一也。《書》言「類于上帝」，《詩》言「上帝居歆」，皆天之稱也。其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蓋周人報本之祭則於郊，因事而祭則於明堂，異其名號以爲識别耳。况籩豆璧帛，莫非人道矣，屋何爲其不可？且明堂乃國門之内聽政之所，猶可以祀帝，今殿

以專祀，不以聽政，而且遠在郊外，亦何害其爲尊？臣伏覩聖祖有云：「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大哉言也！臣願陛下率聖祖斟酌損益之道，垂百世可繼之統耳。

議者又以爲「仍大祀殿以祀帝，而別兆圜丘以祀天」，臣以爲嫌二壇也。夫祭莫尊於天，莫親於祖。親者之祭尚不欲數，而況於尊者乎？祀祖不可以原廟，祀天可以二壇乎？周之明堂，王者之堂也，而因用以祀，猶之國學以教也，而養國老於是，釋奠於是，獻馘於是，故無二壇之嫌耳。臣伏覩洪武二年翰林院學士朱升議齋戒之期，聖祖諭之曰：「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於臨祭齋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大哉言也！七日尚恐其久而易怠，二壇不慮其黷而不精乎？臣願陛下法聖祖防怠致精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

議者又以爲「冬至祀圜丘，季秋享明堂，周禮也。今從其明堂之享，則用冬至也何居？」臣竊謂大祀殿非明堂也，稽明堂用屋之義耳，況冬至亦據一時言之也。《記》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夫周始用至，則古者各從其始，不必皆用至矣。《記》又有「卜郊作龜」之禮，《春秋》有「卜郊不從」之文，蓋周人始用至而遇辛，其後則用辛而卜吉，然則繼周者卜日而祀可也。抑周之用至也，十一月爲歲首也，敬事也，然則繼周者卜歲首之吉可也。況今祭器、祭服、祭樂皆非周禮，獨至日從周乎哉？臣伏覩聖祖有云：「祭於歲首，正三陽交泰之時。」大哉言也！臣願陛下法聖祖通變從時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

議者又謂「山川之有壇，古也，今改以祀地，則遂廢矣。」臣竊謂山川從祀於地，有專壇焉，惡得謂之廢？ 日月山川，一也。 我聖祖初有朝日夕月之禮，後以既從祀矣，遂皆罷祭，則亦謂之廢乎？ 且山川之專祀，臣固疑之矣，疑古者社以祭地也，而在國內山川不得望也，故別爲壇也。今既望矣，而復專祀，不已繁乎？《書》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我聖祖亦云：「自洪武十年更定社稷於闕右，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大哉言也！ 臣願陛下法聖祖去繁就簡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

臣又聞，時損則二簋可享，時絀則舉贏非宜。 陛下視今爲絀耶？ 贏耶？ 損耶？ 益耶？ 夫敬天莫大於勤民，崇禮莫要於脩政，仰惟陛下究心民瘼，恫瘝在身，皇天享德，勿問可知。 惟願陛下益脩勤民之政，上克當於天心；深致舉贏之戒，下不傷於民財。 則成周之儀文不必備，而三代之治功可復見矣。 臣愚不勝惓切恐懼之至。

敬天監以昭聖德疏

臣伏覩陛下以雪澤愆期，齋戒躬禱，曾未浹辰，靈應沛答。 陛下昭格之誠，天地祖宗仁愛之至，誠宜紀述休徵，以詔無窮。 顧臣愚陋，何能少贊其萬一？

臣竊惟天人感通，捷於影響，蓋神氣充塞兩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人爲心，人君一心，天地、鬼神、民物之主也。 幽獨動念，神明效靈。 桑枯於朝，雉雊於鼎，其端甚微，其應至著，故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不顯而人莫之見，然鬼神聽之，不可忽也。 古先哲王兢兢業業，顧諟明命以承上下。 神祇其弗率者，或慢神而廢享，或黷祀以徼福，理亂所由分矣。 臣又觀古之陳説於君、告成功

於神明者，如《書・無逸》之篇，《詩・七月》之風，《楚茨》、《大田》、《雲漢》之雅，《臣工》、《載芟》、《良耜》之頌，皆言天子、公卿、大夫憫農重稼，以不懈於位。蓋民爲邦本，食惟民命，民食足而驅之善，則將有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鈇鉞者矣。

仰惟陛下敬天恤祀，勤民重農，雖善頌善禱者無能對揚，況臣庸謭萬萬者乎？敬撰古詩一篇十章，上塵聖覽，雖詞慚大雅，而志效微誠。伏願陛下勿替欽若之心，懋昭勤恤之德，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漢儒董仲舒有云：「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植，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臣愚，不勝惓惓。

奉聖旨：詩留覽，禮部知道。

靈雪詩有序

明明，敬天監也。聖德昭升，靈雪應禱，天人之際，感通之幾，可不敬歟？謹稽首、頓首，陳明明十章，明哲王之道焉。詩曰：

明明在上，天監不忒。保兹天子，永綏四國。綏之維何？稼穡如茨。保兹維何？庶徵曰時。

歲云暮矣，雪愆其候。嗟此田功，皇心如疚。曰予無良，無以萬方。以齊以稷，以對於穹蒼。

避殿徹縣，膳夫不舉。省觀于微，陟降帝所。昊天上帝，庶無悔怒。豈曰予躬？下土之故。

乃詔司空，馳道勿除。乃詔僕臣，勿輅勿旗。匪安匪舒，業業兢兢。庶士烝烝，丕命其承。

月離參井，翌軫將中。肇稱禋祀，自

郊徂宮。籩豆亶時，禮儀卒崇。心之惕矣，無俾民恫。

維皇時邁，有嘒其星。于邁于壇，載陽載陰。我將我享，于豆于登。載拜載興，玄雲既凝。

雲之同矣，雨雪瀌瀌。下土是眘，如瓊如瑶。雨雪其雱，農夫之慶。四國歌謳，天子降康。

群工稱慶，皇讓弗有。曰予弗類，天維純佑。籥舞笙鼓，以答高厚。咨爾無狃。

昊天曰明，皇德惟馨。皇德之馨，匪今斯今。飢饉瘨民，皇曰予飢。寇攘弗靖，予政之貽。

臣拜稽首，惟天輔德。惟謙受益，惟皇作極。臣拜稽首，敬天之佑。粒我烝民，天子萬壽。

明明十章，章八句。

進昭格賦疏

今月初九日，欽蒙出鄭府所貢白鵲於左順門，令百官環覩者。臣獲覩奇瑞，欣歎盛美，仰惟皇上純誠敬天，精白不緇，帝心悦豫，瑞應疊至。「惟德動天」，昔聞斯語，不謂今日親覩殊徵。皇上恭承靈貺，仰思配答，必無所不用其極。群臣眇昧，何以對揚？

臣竊惟皇上事天，猶群臣之事皇上也。皇上眷恤庶僚，恩禮浹洽，凡百有位，豈不思靡身殞首不足爲報？苟不昭厥德，徒思無益，終不能爲篤棐之純臣，然則皇上敬答天休，迓之無疆者，匪昭德亦何以哉？

古之聖君，堯舜性之，而精一於人心、道心之幾。成湯反之，而顧諟明命，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無非内省不疚，自昭明德。是以好惡不忒，庶正惟和，皇天降格，申命用休也。

臣叨塵侍從，日親明哲之光，愧不能有所獻納以贊皇猷，敬撰《昭格賦》一篇，陳昭德格天之道。文詞蕪陋，不足以鋪張閎休，而區區之心，無任悃欵。伏願皇上存堯兢兢，法湯栗栗，無爲而治，誕保滋至之祥不易，惟王光昭可繼之統。謹繕寫賦詞，隨本親賫奏聞。

昭格賦

聖皇迪哲兮，誕思道而恭默。精白秉心兮，莫予覯而翼翼。約情以歸性兮，遵王路而作極。淵衷洞其炳烺兮，契往聖之懿則。惟古祀事孔明兮，肆式禮而莫愆。穹昊蕩其難名兮，肇圜丘以報天地。順承而資生兮，乃瘞埋以致虔。日月運行歲功兮，壇坎共其豆籩。紛叔代之無稽兮，視古朔而弗類。躋后土並昊天兮，奚取夫幽明上下之義。羅百神而列六宗兮，曾弗思其瀆易。重華邈以遠兮，棼罔中而焉視。帝眷皇明兮，闢千載之鴻荒。兆四郊兮，啓嘉績于高皇。神孫亶聰明兮，稽逸緒而用張。謂恤祀爲大兮，詎莽鹵其敢康。相古典之昭昭兮，矧高皇之初迹。作龜策于祖禰兮，播朕志于百辟。卜吉土爲丘兮，因下濕以爲澤。二曜貞明兮，壇壝有奕。離坎震兑兮，位奠陰陽。數度比類兮，高下圓方。物色區分兮，赤白蒼黄。尊天親地兮，禮隆殺而卒度。宸謨廣運兮，咸飭新而靡故。允離照而乾斷兮，雖僉謀其奚助。乃耀靈南至兮，氣潛萌于黄宫。穆端玄以齊潔兮，耿精誠其上通。法駕邁于南郊兮，舞雲門而奏圜鍾。肅顯相以將享兮，帝儼雅而雍容。皇若時以克配兮，育初陽之沖融。既日纏于北陸兮，姤一陰之肇滋。乃時邁于方澤兮，奏函鍾而出陰祇。崇厚德以載物兮，戒冰堅而陽疑。攝提貞于卯酉兮，春秋茲其中分。春朝日於東郊兮，秋夕月於西

門。剛祡祀之歲周兮，儼乎顒之存存。旁作德以迓衡兮，協大道於典墳。肆親藩之貢珍兮，雙鵲翯翯而褵褷。宗伯按圖考占兮，偉古昔之稀奇。惟約己而弗侈兮，敬宗廟而尊耈耆。誕至和之宜感兮，肆休徵之在兹。古姒氏之克艱兮，孝鬼神而卑宫室。文無淫而即康功兮，皇懋德而作匹。彼鳳儀九成之庭兮，白雉來于重譯。亶嘉瑞不虚生兮，洵昭德之攸格。惟圜丘兆報兮，零寶露于禰陵。乃靈鵲騈祉兮，六龍初駕乎夕月之乘。信天道弗遠兮，古聖慄其履冰。矧鵲匪思而知來章，大智之弗鑒也；色不涜而應乾表，天珍之弗琢也。超乎世類，昭純德之首出也；産于中土，徵中和之洋溢也。帝懷明德兮，特敷錫此休祥。皇謙沖而弗假兮，企遺軌于明王。憶旅獒之貞度兮，勤一簣以無荒。詠鳳鳴之遂歌兮，逝豈弟以爲綱。定基命于永孚兮，纘祖考而有光。

講　章

文皇后内訓

逮下章第十九凡四條

逮是及，下是衆妾。后妃不得專其室寵，令衆妾與己一般進御於君，這便是逮下。這《内訓》第十九章，都是説這逮下的道理，故用逮下做總名。

君子爲宗廟之主，奉神靈之統，宜蕃衍似續，傳序無窮。故夫婦之道，世祀爲大。古之哲后賢妃，皆推德逮下，薦達貞淑，不獨任己。是以茂衍來裔，長流慶澤。

這是説后妃當逮下的意思。君子指天子，説宗廟是祭祖宗的太廟，神靈是祖宗的神靈，蕃衍是衆多的意思，似續是

繼續自家的子孫。說傳序是代代相傳的次序，哲是曉道理的，薦達是引進的意思。貞是正，淑是善，都是說衆妾德性純良的。茂衍也是衆多的意思。來裔也是指後來的子孫，說慶澤是福澤。文皇后說道，君子有天下之大，爲宗廟的祭主，奉祖宗神靈的統緒，關係這等重大，正當廣立宮嬪世婦之類，蕃衍子孫，次序相傳，沒有窮盡，纔是大孝。故夫婦之道爲要多子多孫，世守祖宗祭祀，是第一的大事。上古哲后賢妃都明曉這箇道理，沒妬忌的心，推恩愛與衆妾，引進那德性純良的，使他承事君子，沾被恩澤，不專專任我的情、固我的寵。所以後來生的子孫衆多，流的福澤綿遠，都是這后妃的德行。漢朝明帝的明德皇后，憂嘆皇子未廣，引進左右衆妾，惟恐有不到處。後宮有進見的，便慰安容納他，正與我文皇后一般，繼哲后的賢德。今有望於中宮。

周之太姒有逮下之德，故《樛木》形福履之詠，《螽斯》揚振振之美，終能昌大本支，綿固宗社。三王之隆，莫此爲盛矣。

這是取古賢后能逮下的來做法則。周是國號，太姒是周文王的妃。樛木是樹枝屈曲向下的，福履是福禄。螽斯是蟲名，這蟲成群和集，一生九十九子。振振是盛的意思。《樛木》、《螽斯》都是《詩》篇名，都是文王的衆妾頌太姒的詩。一篇說樹枝屈曲向下，葛藤便都纏着他；太姒小心逮下，福履便都綏着他。一篇說螽斯和集成群，便這等滋生蕃盛；太姒寬和逮下，便這等子孫衆多。本是嫡子，支是庶子，宗是宗廟，社是社稷。三王，夏、商、周三代之王。隆即是盛。

這説道上古哲后賢妃，如周的太姒，貞静寬惠，心不妬忌，衆妾皆進御於君，有這逮下的恩德，所以衆妾和樂，作《樛木》詩歌詠他，願他有福有禄；作《螽斯》詩稱揚他，願他多子多孫。一家這等和氣，故文王十有六子，似績蕃衍。嫡子世世爲天子，庶子世世爲諸侯，宗廟社稷綿遠鞏固至八百年之久。夏、商、周三王雖都有賢妃以致興隆，然莫有過於太姒的。文皇后明曉這道理，配我太宗皇帝，無愧太姒，所以譔這説話，教訓后人，今日慶澤長流，傳序無窮。中宫正當取法。

故婦人之行，貴於寬惠，賤於妬忌。月星並麗，豈掩於末光？松蘭同畝，不嫌於俱秀。

寬是寬大，惠是慈惠，妬是嫉妬，忌是忌刻。月比妻，星比妾，並麗是月星都依於天象，妻妾都依於夫。掩是遮掩，末光是星的微光。松比妻，蘭比妾，同畝是松蘭共一畝地，象妻妾共處一家。嫌是嫌疑，有相妨着意思。秀是顔色新鮮。

這説道婦人的德行，可貴重的在寬大慈惠，可賤惡的在嫉妬忌刻。且如月與星並麗於天，月這等大明也，不遮掩那星的微光；又如松與蘭同栽於地，蘭那等小草，自不妨着這松的秀色。這等看來，妻與妾雖同依於夫，共處一家，然妻不掩着妾，妾也不能比並着妻。爲妻的正當寬惠，取人的貴重，何苦妬忌，取人的賤惡？

自后妃以至士、庶人之妻，誠能貞静寬和，明大孝之端，廣至仁之意，不專一己之欲，不蔽衆下之美，務廣君子之澤，斯上安下順，和氣蒸融。善慶源源，實肇於此矣！

士是如今官人每，庶人是百姓每。大孝之

端，指承繼宗祀。説君子指夫主。説上是夫主，下是衆妾。蒸如火氣薰蒸，融是蒸得透的意思。源源是相繼的意思。肇是始。

這説道上自后妃，下至官人每與百姓每的妻，若果能貞正幽静，寬大温和，這等好心没些妬忌，知道子孫承宗祀是大孝的端，推廣恩愛下逮群妾，不專狗一己的欲，不隱蔽衆妾的美，使他每皆得進御，使君子的恩澤所被者廣。這等賢德婦人，夫主自安他，衆妾自順他，一家的人和氣薰蒸的融透，没有間隔，似續定是蕃昌，福祚定是綿遠。慶澤這因婦人賢德所致，所以説善慶源源，實肇此。一婦賢，一家和。中宮帥天下以婦道，則天下太和矣。

章聖太后女訓

慎静第十一 凡四條

居安寧也，戰戰乎如蹈虎尾，兢兢然若履春冰。奉巵於手，若將傾焉；擇地而旋，若將陷焉，所以慎之至也。

這是《章聖慈仁皇太后女訓》第十一章，教婦人慎静内道的道理。

安寧是平安的時節，戰戰是恐懼，就象如今説害怕一般。蹈虎尾是蹈着虎的尾，兢兢是戒謹，就象如今説小心一般。履春冰是踏着春月的冰。巵是酒盃，傾是覆，擇是揀擇，旋是脚步旋轉，陷是墜下去。

這説道婦人之德，要緊的是小心謹慎，便是平安没事的時節也。要謹慎，謹慎怎的樣？心裏戰戰兢兢的，象如踏虎尾，怕虎傷了一般；踏春冰，怕冰融了一般。奉巵怕酒傾了，旋轉怕地陷了。這都是心裏極謹慎的模樣，所以説慎之至也。婦道關係一家，中宮關係天下，

尤當加謹。

是故不惰於冥冥，不驕於昭昭，行之以誠，持之以敬。念慮有常，動則無失，思患預防則無禍。此則良婦之静德，貞女之幽行也。

惰是懶散，冥冥是暗處，驕是粧大樣的意思。昭昭是明處，誠是誠實，持是持守，敬是恭敬。念慮有常，是以裏念頭没雜亂。動是舉動。

這説道人多在暗處懶散，明處卻粧大樣。謹慎的人，隨處一般行的真實，没些子虚假；持守的恭敬，没些子放肆念頭。定定的没雜亂，舉動便没差失。思量有禍患，預先防備着，便没禍患。這等謹慎，纔是良婦的静德，貞女的幽行。大凡女子婦人，最要心裏幽静，所以説静德幽行。若一念躁動，便是不謹慎的。

苟或一息不慎，災害攸萃，少有一失，損德終身。雖至静之中，若十手之所指；至幽之處，若十目之所視。《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誠能慎之如此，則百福來臻矣。

一息是鼻裏一呼一吸時，萃是聚將來的意思。終身如今人説一生。《中庸》是前代賢人子思做的書，不睹、不聞是指心地説。心地是眼看不着、耳聽不着的處所。來臻是來到。

説道婦人要常常謹慎，若是一息的時節不能謹慎，便惹着灾害，都聚將來了；一事少有差失，便損着德行，一生補不過了。因此，雖至静之中，便没有指着我的，我心裏常警覺，象如十手指着一般；至幽之處，便没有看着我的，我心裏常警覺，象如十眼看着一般。又如《中庸》説，自家心地眼看不着也要戒慎，象看着的一般；耳聽不着也要恐

懼，象聽着的一般。這等謹慎，便事事合理，百福來到自家身上，那有災害？那有損傷的事？

凡發一言，行一善，爲一事，皆要和平，使夫婦、子妾、大小、上下相安。如有不和，則調順之。夫主之怒，則勸解之。若群小之微過，則隱藏之，使内外、大小相安。此爲賢德之婦與？

和是和氣，没忤逆的意思。平是心平，没計較的意思。群小是衆服事的人。這説道做婦人的，凡發一言語，做一善事，都要氣和心平，没些忤逆，没些計較，纔是家和。如有不和順的，便要調他和順。若夫主有發怒時，便與他勸解，免他忿忿不平。若衆服事的人有小過時，便與他遮掩，待他暗地自改。婦人這等小心，使内外、大小都没有忤逆，没有計較，大家安好，這纔是善理家的賢德之婦。這説話句句都是婦人做得的，句句都是家道有益的。中宮爲天下母儀，正當以身率先。

内訓詩 四首

地道無成，婦德惟順。欽哉二女，畎畝事舜。帝子弗驕，同居無釁。克諧在茲，協和啓軔。

長舌厲階，婦言勿易。思齊大任，克敬克忌。敖無出口，道必正事。文德不瑕，徽音可嗣。

執禮莫忒，婦容斯臧。穆穆姜后，不狎有常。永巷請過，威儀靡忘。周室中興，内相孔章。

婦無公事，婦功斯寅。懿彼太姒，夙夜惟勤。爲絺爲綌，采蘩采蘋。南國烝化，王業肇新。

樂　章 七首

萬寳告成，惟神敷祐。式陳明禋，無德不酬。再拜稽首，庶幾來覯。祥風颸颸，雲輿弗驟。

百卿就列，華樂在庭。寒泉既洌，嘉茗惟馨。酌言薦之，以通仙靈。明神陟降，光景熒熒。

神既寧止，穆穆皇皇。酒醴維醹，藹藹令芳。紛羃既舉，初酌用觴。若聞其聲，或見其嘗。

旨酒思柔，三爵既羞。願扳鸞馭，於焉夷猶。神之聽之，澹兮若留。綏我百禄，以嗣春秋。

奉觴再進，清酒既旨。笙鼓悠悠，將將其儀。辰良日吉，嘉事孔時。眷言胥顧，神豫以嬉。

靈寳是享，于殽于饎。禮成無斁，庶徹不二。樂舞祈祈，威儀遂遂。言餕之餘，以沛大惠。

無來弗往，無迎弗將。旌麾冉冉，天際其翔。金石在懸，籩豆載藏。嗣歲匪懈，報賜有常。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外集二

奏　疏

二王禁中成婚

查得《大明會典》親王婚禮：洪武年間，成婚在皇城内。妃家於親迎前，擇日將房奩、牀帳等物至王府鋪房，禮部預先奏知。至日，妃家備鼓樂迎引，從午門東角門入，鼓樂止於闕西，妃母或親戚入内陳設。弘治年間，諸王先期移出皇城外府第，妃家鋪房各於其府。前項禮制，先後不一。

臣等看得親王婚禮關係大典，而先後異同如此者，蓋緣我太祖高皇帝以父皇婚子，是以就禁中成禮。將之國，而後出就外府。我孝宗敬皇帝以兄皇婚弟，是以移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仰惟皇上德配皇祖，天錫純佑，二王睿質夙成，選婚協吉。皇上以父皇爲子納妃，蓋自太祖、成祖之後百八十餘年所僅見者，比之宣德以至弘治年間皆以兄皇爲弟納妃，事體既殊，禮制自異。臣等竊惟今日二王婚禮，似當從皇祖之制，鋪房合巹皆就禁中成禮，臨當之國乃出外府。伏乞聖明裁定，庶臣等開擬儀注不至錯誤。

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聖旨：着於各府行禮。

二府職官不必概設

照得親王成婚，先設置王府文武職官，例應本部欽奉勅諭，轉行各衙門銓選，及照裕王、景王，節該工部。奉有聖諭：「朕二子將舉婚禮，一王留京，一王封國。欽此。」仰

惟聖諭明析，二王事體既别，臣等竊惟王府官僚，蓋建國奉藩，則拜進表奏、開讀詔赦及廟社祭祀、官員朝賀、刑名聽斷等項，必須專官職掌，而長史、典寶、典儀、奉祀、審理、儀衛等員，皆有不可缺者。若留在京師，則一應禮儀、護衛等事統於朝廷，自有本部及鴻臚寺、錦衣衛等衙門分掌。比之建國奉藩須備官以行者，事體不同。況聖諭所稱留京，蓋待以繼體之重，比之暫留京師後復就國者，尤爲有間。前項府僚似不必一概設置。仰惟聖謨淵宏，籌慮至熟，見今婚禮將舉，勅諭將頒，臣等職司典禮，不敢不預以請，伏乞留神裁定，庶臣等欽奉之日不至急遽煩瀆。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聖旨：這執事官役，且着各衙門取用。

册二王妃并授妃父官

照得二王成婚，先應册封二妃，及授妃父官職，以便行禮。查得先該本部欽奉勅諭選婚，選得錦衣衛百户李銘女李氏應配裕王，太醫院醫籍王相女王氏應配景王。今照該例，李氏封爲裕王妃，王氏封爲景王妃。用金册、冠服、册文、儀仗等件，通行各衙門，撰造完備，至期遣官册封。行禮所據，妃父李銘既見任錦衣衛百户，似難擬授别官，合無移咨兵部，題請量加副千户，於原衛帶俸。王相合照例授以兵馬指揮職銜，移咨吏部銓註衙門。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聖旨：是。

請醮戒詞

照得二王婚禮已行，欽天監選擇各項大吉日時去後，所有儀注例該開具上請。及查累朝婚禮，數有改定，今日所當參酌者更有數事。如親迎醮戒詞當有擇，廟見先後不

同，朝見盥饋時殊事異，回門未有定期，俱合議擬。

臣等查得《大明會典》所載醮戒之詞有二：其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爲承宗者言也；其一云「往迎爾相，用承厥家」，爲承家者言也。前奉聖諭「一王留京，一王封國」，是留京將以承宗，封國所以承家。戒命之詞，伏乞聖明裁定。

廟見古以三月，後世以三日。蓋首日告祖考而親迎合巹，成其爲妻，明日夫率以見舅姑，又明日盥饋於舅姑，成其爲婦，又明日始率以見祖考。先後之序如此。累朝率與合巹同日，至成化二十三年東宮納妃，儀始改從古禮。今宜以改定者爲正。

朝見盥饋，先朝有太皇太后，有皇太后，有中宮，儀文各異。今二王率二妃詣皇上前行禮之後，宜於各母妃前行禮，以章婦順。又《會典》開載，「東宮不回門，親王回門」，然亦未定日期。今宜待之國時前一月，擇日而行。已上數事，皆臣等參酌古典遵行，未敢擅便。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二日奉聖旨：既曰王禮，便當依典制行，又何不同之有？今不必欺擾君上，如五臣奏議，急速擇日降勅命官。奏告、祭告、册立太子、分别成婚、舉事御殿等項，勿煩朕躬，一切該行造辦，即日各各具奏便行。

請册立東宮儀注

該本部題爲婚禮事，奉聖旨：「既曰王禮，便當依典制行，又何不同之有？今不必欺擾君上，如五臣奏議，急速擇日降勅命官。奏告、祭告、册立太子、分别成婚、舉事御殿等項，勿煩朕躬，一切該行造辦，即日各各具奏便行。欽此。」欽遵，即行欽天監選擇吉日徑自題請，外其册立、頒詔等項儀注，恭候降

勅之日具題。今將一切該行造辦開坐，謹題請旨。

計開：一、皇太子金册、金寶、冠服，皇太子妃金册、冠服等件，并各合用儀仗，行内府各該衙門成造。一、奏告、祭告南郊、北郊、大明、夜明、天神、地祇、太廟、太社稷、帝社稷祭品通用酒果脯醢，南郊、北郊加一牛，行太常寺辦，告文行翰林院撰。一、皇太子、皇太子妃册文，行翰林院撰。一、詔告天下并報知各王府、諭朝鮮國用詔書、御書，行翰林院撰。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三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二王應行禮儀

仰惟皇上茂膺天眷，慶流胤祚，兹者二王殿下既成冠婚之禮，當備成人之道，一切應行禮儀，臣等謹按舊典議擬開坐上請，伏乞聖明裁定，勅下遵行。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一日奉聖旨：遵批條行。

計開：一、講讀，先該本部題奉欽依，於奉天門西廡、右順門之北及照二王府，各有書堂三間，但不得在一處。今春和時候，正當講讀之期，合無仍於舊所，惟復於各王府書堂，乞命内監官整理，早請二王務學。奉御批：着各府書堂於三月中旬行。

一、《會典》開載，凡各王大朝行八拜禮，常朝一拜叩頭禮。及查得正旦、冬至，東宫、親王及妃俱于乾清宫朝賀，則親王常朝亦當在乾清宫。兹者恭遇免朝，二王殿下宫中每日常朝之禮，似應暫免。惟聖節、正旦、冬至及每月朔望，雖當免朝之期，合於乾清宫前如儀行禮。畢退，詣母妃宫中行禮。其母妃及二王殿下生日禮儀，臨期奏請。奉御批：大朝、常朝都暫免，只於朔望入宫拜見生母。生母并王及妃之生日也，入宫於生母前行

禮，未可冕，須重父前着具皮弁。

一、《會典》開載，凡進賀表箋，皇太子、親王於天子前稱曰「長子某」、「第幾子某王某」，今照二王殿下宮中朝賀，似不必更具表箋。奉御批：此不用。

一、《會典》開載，凡上郊祀，皇太子留宮中居守，親王戎服侍從，雖不陪祀，一體齋戒。今照各項祭祀，齋戒歲有定日，太常寺合行内監啓知，一體齋戒。奉御批：依典禮。

一、《會典》開載，洪武二年詔，太廟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今照二王殿下，或遣代祀，亦合稱第幾子某，勿稱某王。奉御批：還查親王遣例來看。

一、《會典》開載，永樂間命皇太子躬代郊祀，禮畢，遣本部尚書復命。今照得彼時因是兩京隔遠，所以遣官復命。今二王殿下或命代祀，應合面復。如遇免朝，具本差内官齎赴御前投進。奉御批：依典禮，如今擬。

一、正旦、冬至次日，百官具常服於奉天門東廡朝賀親王，今二王殿下既出府第，合於各府行禮。奉御批：朕御殿受賀，此禮行遇暫免，都不可行。

太廟遣代祀查例疏

先該臣等議擬二王殿下應行禮儀，開坐題請，奉聖旨：「遵批條行，欽此。」恭覩御筆批條，内太廟遣代祀一條，奉御批：「還查親王遣例來看，欽此。」謹欽遵，查得《會典》所載，止有洪武間太廟遣皇太子行禮，永樂間勅皇太子攝祭宗廟、社稷等神，而未見親王遣攝之文。緣當時親王雖皆皇子，然其分不當越皇太子以承遣攝。至宣德以後，則親王又皆冠婚於兄皇之朝，未幾即遣之國，不得久在京師，故亦未有承遣攝者。臣等竊惟二

王殿下今日事體，似與累朝不同，一應禮儀仰煩皇上聖裁，即著爲令，所謂「可以義起，而不必相沿」者。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四日奉聖旨：太廟、奉先殿遣代，俱候命下遵行，祝稱未可用皇太子例比，仍用分封之爵稱之。

二王講讀

看得二王殿下講讀，合於五月初旬輟講，但今春有閏三月，立夏在閏月中旬。今歲四月，即是常年五月，入夏浸深，天氣浸炎，合無不爲常規，暫於四月初十日輟講。内侍書官，每日啓二王殿下，將讀過、講過舊書，次第尋温，仍照常或用影本、或對法帖，日寫百字送内閣圈注，及照業精於能勤、學進於有勸。今二王殿下荷蒙皇上慈教，又睿智夙成，宜不待程督，自能勤學。但講讀、侍書等官數月不接，似非日益之道，合無行各官每半月恭詣各府，啓請誦書有無精熟，講義有無浹洽，及影本應否更換，因致勸學之意。如王欲別授新書，別進講章，及質問疑義、字法等項，各官亦因得以自效，其於進學不爲無補。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具題，初四日奉聖旨：是。

聖節乞許二王慶賀

該本部題二王殿下遇聖節、正旦、冬至，雖當免朝之期，合於乾清宮如儀行八拜禮節，奉御批：「大朝、常朝都且暫免，欽此。」今照萬壽聖節在邇，臣等仰惟萬壽聖節，大小臣工莫不懽呼慶忭，祝延萬壽與天無極。每歲雖遇暫免朝賀，猶懇請皇上容令於奉天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少盡愛君微誠。及照二王殿下祝誦父皇之誠不能自已，宜有切於

群臣者，今乾清宮大朝既蒙暫免，合無容令就宮前行四拜禮，庶俾愛親至情得以少伸。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具題，初四日

奉聖旨：二王非群臣比，但茲歲初次，且未

奉廟殿之遺，權免，明秋行。

裕王暫免出講

題爲傳奉事。

臣等看得講讀例於二月初旬，即今正及其時，但裕王殿下主生母饋奠尚未百日，講讀日期似應別請。合無行講讀官每十日一赴府起居，仍撰講章一篇，進王睿覽，少寓納勸之意。

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具題，十一日

奉聖旨：暫免出講。

元旦日食次日賀正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正旦令節，例該文武百官各具朝服，先於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俱赴朝天宮習儀，至日早行慶賀禮。案照先該欽天監手本開稱，是日申時日食。查得本朝永樂、宣德至正德等年，凡遇正旦日食，俱免朝賀，百官具服於本部救護，及照來歲元旦，天下諸司官員入覲，比與常年不同。除救護如常外，所有慶賀禮儀應否照常，題請案呈到部。

臣等仰惟皇上敬天致誠，凡遇災眚，寅畏警戒，不寧夙夜，矧茲歲朝日食，正皇上避殿徹樂、申飭百工省愆脩政之時。伏乞勅下本部，通示諸司，是日免行朝賀，俱赴本部救護，仍各齋沐省躬，釐正蠹弊，以仰贊皇上警畏天戒至意。及照一歲伊始，臣子感戴聖恩，各欲少效覲祝微忱，天下諸司來朝，布政使、按察使等官至自數千里外，尤有不容已者，合無容臣等於正月初二日，比照上年題准事例，文武官及來朝司、府、州、縣官，各具

朝服，是日早恭詣奉天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則皇上警畏天戒之誠既仰伸於上，而臣子覲祝君父之忠亦少盡於下，内外、大小臣工，不勝惓惓至望。

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具題，十一日奉聖旨：上天示戒，百官免朝賀，各赴救護，依擬次日詣門行禮。

康妃杜氏喪禮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該左順門遞出揭帖，奉聖旨：「康妃杜氏今日申時薨逝，着查照例，行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查得先朝及近日薨逝諸妃，其葬祭儀節無大隆殺，然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就國，或子立爲東宮而先薨，俱與今日不同。又查成化十一年六月，内淑妃紀氏薨逝，所生皇子倫序居長，正與康妃事體相類，但彼時皇子年幼，而今裕王既已成婚，應成服主喪，送葬出城，禮節亦不甚同。臣等謹查照諸妃薨逝事例，略加議擬，除葬所及發引、啓土、安葬、掩壙日期另行題請外，所有一應應行儀節開坐上請，伏乞聖裁等因。奉聖旨：輟朝五日不合，一切擬的俱非禮正，再遵旨酌議來看。

再上康妃喪禮

先該本部題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該左順門遞出揭帖，奉聖旨：「康妃杜氏今日申時薨逝，着查照例，行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查得先朝及近日薨逝諸妃，其葬祭儀節無大隆殺，但事體不甚相同，謹查照諸妃薨逝儀節，略加議擬開坐，題奉聖旨：「輟朝五日不合，一切擬的俱非禮正，再遵旨酌議來看。欽此。」又節奉聖諭：「該斟酌賢妃鄭氏例行，欽此。」

臣等謹欽遵，備查賢妃舊儀，再加斟酌，

增以裕王祭奠、送葬等儀，開坐上請，伏乞聖明裁定，勅下遵行，謹題請旨。

奉聖旨：「且都依擬行，輟朝着十七日始。焚黄是制命，非王可行，仍用常例。謚字如例擬請。」

康妃賜謚焚黄儀注

先該臣等議奏康妃焚黄儀注，裕王詣靈前行禮，節奉聖旨：「焚黄是制命，非王可行，仍用常例，欽此。」臣等因思皇妃焚黄禮節一向錯誤，蓋自先朝或所生皇子及親王行禮，或司禮監官行禮，皆拜而獻酒，跪而讀祝，乃參用上尊謚之儀，而未思賜謚爲制命，其祭文稱皇帝遣諭，與上尊謚不同也。今既奉前項明旨，其行禮儀節亦當更正。臣等議得賜謚當如賜祭，上香、奠酒、讀祝、宣册者皆立，乃於禮制爲得。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奉聖旨：是。着著爲令，若非賜謚，則臨期另擬。

康妃墳園

照得康妃葬所應合預定，先該臣等議奏喪禮，節奉聖諭：「斟酌賢妃鄭氏例行。欽此。」查得賢妃葬孝潔皇后陵寢左近，其神主祔于后之享殿。今康妃塋葬，合照例本部及工部各堂上官一員，帶領欽天監官，前往孝潔皇后陵寢左右相看風氣，完聚吉地，奏請欽定。其祔主一節，臣等看得諸妃無子者，歲時一體御祭，則并祔爲宜。其有子者，每御祭外，其子俱别祭一壇，或有事親詣墳所告祭，以申其私。若祔主一處，恐於行禮不便。今康妃墳園合無照常蓋造享殿，奉安神主，所貴裕王便於行禮，得盡子情。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外集三

奏　疏宗藩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

竊惟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今日江西宗室之争，大要始於名分不正。若復處失其當，將來争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臣等有不得辭其罪者，故敢冒昧爲皇上陳之。

照得管理府事之名，蓋郡王故絶，而其府各枝宗室不得獨以其官稱，如將軍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將軍，如中尉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中尉。其府之名不可革，其府之印不可毁，乃推將軍、中尉一人，授以管理府事名目，一切名封等項得行使該府印信，啓請親王轉奏，其署銜則稱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某，此臣等所謂名正而言順，於事理宜然者也。

且各枝宗室悉受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承行啓奏，其分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覬覦之争，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既以謀反伏誅，其國應除，其寶已毁，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反者干涉各有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蒙皇上赦除其罪，復其爵禄，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達於朝，非若將軍、中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者。當時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不敢復冠某府二字於上，亦以爲得權宜之道

矣。但既云管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爲何府之事？是顯除其國而陰存其名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鈐束郡王，事體幾與親王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此臣等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

夫陰存其名，焉知不有循名以責實者？顯與其實，焉知不有據實以求名者？今纔一易世，遂競起而争，雖以管理爲説，竊恐意不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恐此之久據，而多方以摇之；此則恐彼之傾奪，而多方以持之。此臣等所謂將來争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者也。夫始議成於倉卒，其失猶有可諉，今事勢已定，事機又可測知，且郡王既得以其爵自達於朝，而爵同者欲其承受鈐束，勢必難久，又事理之顯然者。臣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辭矣，伏望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三司等官翁溥、蕭端蒙等勘報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比照交城、襄垣、慶成等府事例，將建安、樂安、弋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儀人等各聽該府管束，及奏請名封等項。其冠帶，石城王未奉明旨復爵，難遽比照郡王行事，當與瑞昌等四府一體，照支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其宗派，則鍾陵與建安爲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安、弋陽爲近，合無將鍾陵一府分附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附樂安，臨川、宜春二府分附弋陽，一應該奏請事務附府轉奏，拜進表箋、慶賀、救護隨府行禮，其三麻迎接詔勅則輪遞從尊。庶覬覦之漸可杜，大競之端可息矣。

及照獻、惠二王大宗廟祀，本非小宗支子所得專主，合無每一易世，請奏欽定一王奉祀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自君，既不得專管，亦不許專擅，輪遞庶於事體爲順。再照各該府并分附府，分各宗室儀賓，仍乞降勅

一道，俱照嘉靖十五年題准事例，朔望赴各府畫押，聽各郡王鈐束關防。其樂安、建安二府，止照原降印信行事。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繳進，另行具奏鑄造。弋陽王印，候册封之日頒給。中間尚有未盡事宜，仍令撫按官逐一議處停當，作速回奏，以憑題請施行。臣等再三參詳各官陳奏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以易此，但事干宗室，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

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聖旨：是。這事情你每既議擬停當，着各府分管，不許再來擾奏。

鄭府管理府事

竊惟朝廷睦親之恩以明倫爲重，而世及之義以與子爲先，故親王有罪，自非謀反大逆，必不遂因其父而并廢其子；世子既封，自非不才無道，必不遽棄其人而復議其他。今據撫按官所議，鄭世子載堉於其父本無干連，而世務又頗諳習，在聖心或未忍遽廢。廬江王祐橺，賢能雖亦可取，而倫序既已稍疏，則輿情或未必盡歸。先該本部備查，岷庶人罪廢，其府事以世子譽榮管理；慶庶人罪廢，其府事以鞏昌王寘鉶代理。然管理者終自有其國，而代理者國終歸於人，事體既異，則己之所以自待與人之所以待之，亦自不同。故慶府後以互相攻訐，竟歸其世子鼒櫃管理而後已，人情事勢亦自可見。今撫按官保奏，雖以載堉、祐橺並舉，而參詳語意，則皆歸重於載堉，似亦有監於此。但事干宗室，予奪出自朝廷，所據鄭王府事，或用世子載堉管理，或用廬江王祐橺代理，伏乞欽定一人。恭候命下之日，本部請勅一道前去，令其脩舉一應事務，鈐束闔府宗儀，庶國事不廢而争端可杜。

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具題，初十日奉聖旨：載堉雖與厚烷無干，乃係父子，不許管事，府事着祐棉管，寫勅與他。敢有争辯奏瀆者，罪之。

饒陽王訐奏代王

看得饒陽王充𤫙所奏入本，除今奏及乞賚書籍二本外，其餘六本内，二本係與代王及各宗室争辨禄糧，又三本係奏訐代王罪過，及辨明代王所奏伊不忠不孝等項事情，又一本引祖訓親王來朝爲例，奏要詣闕面君，内稱代王訐臣細務，臣亦當分理以明心迹。前後情詞俱爲代王而發，奏内開稱差人奏聞不獲明旨，誠恐代王差人中途謀害，或於鴻臚寺買截等語，則其用意甚深。行據該寺查無前項月日該府所差校尉王鎮等投遞奏本，其情亦自可見。蓋欲爲詆訐張本，雖涉於欺罔而不顧矣。及照賜書係出特恩，原無郡王奏討事例其奏要面君一節。臣等伏讀祖訓，既無郡王來朝之文，況欲假此辨誣，又豈臣子尊君之禮？所據充𤫙本當重行參究，但因代王參劾，中懷憤激，急不擇詞，情出有因，除今奏并乞赴闕及賜書籍，俱該本部查無事例相應立案，其餘奏詞係户、刑二部掌行者，俱粘抄移咨各該衙門，徑自參詳事情應否施行。外伏乞皇上俯念親親，寬貸充𤫙，姑戒令安分守禮以保爵禄，無得冒干憲典自取重罪，傷朝廷惇睦之恩。代王亦乞諭令包容荒穢，以全大體，毋得忿疾已甚，致相攻訐，失上下維持之分等因。

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聖旨：是。充𤫙屢次訐奏，有失大體，姑且不究。事干違法的，着撫按官從實勘明來説。

睦桊男越關

看得周府汝陽王府已故鎮國中尉睦桊嫡長男先次違例越關，蒙恩寬宥，伴送回府，奏詞備行巡按御史查勘。蓋以本男奏稱年已二十餘歲，而玉牒册内睦桊位下並無娶妾高氏及生有本男名位，必係姦生或花生之子，故須行勘明白，而後可以照例參題。今已二年，尚未回覆，在本男止宜於撫按衙門告催勘報，以聽題請處分，乃敢仍違明例，復來奏擾，且捏稱二十九年十月已經回文，尤屬欺妄，本當重究。然玉牒既無名字，則不得謂之宗室，難以引用送發高牆之例，合無再賜姑宥，差官伴回，啓王嚴加戒責，所奏仍行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立限勘報。如果爲寒窘失誤起結是實，則情猶可原，若係姦生、花生之子，則照依山陰王府輔國將軍成鍬庶長男事例，徑自參奏，編發當差。再照該府長史及教授等官，既奉有本部明文，自當作速勘報，乃遷延二載，以致本男仍行越關，上累光禄寺之支應，下不免於有司驛遞之需索，玩法長奸，莫此爲甚，宜併行令巡按衙門，將經該查勘人員從重參究罰治，以爲怠慢不職之戒。其彼處該日守門人員，從沿途軍衛有司，各失盤詰，本屬有罪，但本男既非宗室，則覺察爲難，似合一體姑宥。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二日奉聖旨：是。

安潶男越關

看得「周府汝陽王府奉國將軍安潶第六男越關奏乞賜名」一節，爲照宗室子女奏報名封，各有定制，中間往往年歲未足、那僭冒請、希圖早封者有之，未有無故踰時而不請者。今本男據奏則生已二十五年，按册則方纔八歲，既大相矛盾。長男乃嘉靖十二年

生，而第六男反稱在七年生，尤爲悖妄。況奏内止云「家口衆大，用度不給」，是安潶既無死喪革罰違碍之，故而該府亦無抑勒稽遲之由，何故坐視其子之窮困而不爲陳情耶？不特違禁犯法，揆之事理，似非安潶之男。所據越關情罪，難以照常參題，合候命下本男劄送順天府，嚴差的當人役遞回該府交割監候，一面將奏詞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衙門作速備查，安潶第六男的於何年月日何母所生？越訴之人是否安潶之子？緣何奏詞與册背戾？逐一勘報。若止係姦生、花生之子，追究明白，比照隰川王府輔國將軍成鍬庶長男浩淵事例，着落有司收管當差。如係棍徒詐冒宗支名色，即行從重問擬，奏請發落。

及照安潶所生七子，據册則第一子係嫡生，見年二十一歲，尚未名封；第二子係庶出，反得受封鎮國中尉；第三、第四子異母而同年同月同日生，已二十歲，俱未請名。中間非母之來歷不明，必子之生育有碍，亦要備行該府教授，拘集親鄰知證人等，嚴審各男有無見在，的實具由回奏。再照該府輔導等官失於防阻，彼處該日守門人員、沿途經過各該衙門失於盤詰，均屬有罪，合候本男勘明之日，一併參來處治。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六日奉聖旨：是。

安淚女越關

看得周王奏稱「據胙城王勤熥啓，奉國將軍安淚聽信起滅詞訟，生員秦釗等捏寫虛詞，撥置有奸刁婦馬氏引領伊女越關赴京，及鎮國中尉睦樒原犯持刀砍毆嫡母、生母，打毁父柩，該府拘問，抗拒逃避，攔截問官，捏詞越關煩奏等情」各一節，爲照安淚始既逃罪越關，有違祖訓，蒙恩姑宥，奏詞行巡按

御史查勘，繼復阻撓會問，毀辱親王，長惡不悛，該周王參奏前來，本部題奉欽依，先將安淚革爵，參詞併勘去後，未經回報，乃敢又令幼女赴京奏擾；及照睦樒先次越關擾奏，該本部照例參送高牆，荷蒙聖慈，止罰禄米半年，差官伴回，正宜感恩悔罪，乃以朝廷寬宥之仁，益肆欺玩，持刀砍毆嫡母、生母，毀父屍棺，既該周王據啓查勘，亦合聽候處分，乃敢仍將原奏改换硃語、添捏虚詞，希飾己罪，再犯越關，肆行瀆擾，俱屬故違訓例。參照將軍安淚、中尉睦樒幸出宗藩，叨膺厚禄，不知安分守法，卻乃恣習頑兇，即其抗違明命、蔑棄法紀，則周王所參敗倫傷化、致死人命等情可據非誣，若不重加究治，無以警戒將來。伏乞聖明，特賜乾斷，先將睦樒送發高牆居住；安淚事情，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作速查勘，參奏送發，奏内撥置之人務要嚴提問遣。其安淚幼女，係父使令，難以加罪，本部查有公差内官伴回。其沿途經過軍衛有司等衙門，各失盤詰，俱各有罪，再照輔導官既會律檢舉，相應免究。轉行巡按御史照例提問發落。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睦樒罪惡深重，大違祖訓，着送發高牆居住。安淚事情，巡按御史作速查勘具奏。

都昌王風顛行撫按勘奏

看得巡撫湖廣都御史屠大山會同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胡宗憲題稱「荆府都昌王因忿喪心，風顛不已，各官勸阻弗聽，又非法紀所繩，欲乞皇上天語，叮嚀荆王善加約束勸諭，務要都昌王載塎省悟回府。若本王有别項抑鬱，及欲有所陳、不能自達等情，聽親王照例轉奏」各一節，爲照宗室私出禁城，國有明例，郡王將軍而下聽親王約束，祖宗定制。

今都昌王屢肆出城，本應重究，但稱因忿風顛，情有可原。先該巡按御史胡宗憲題稱輔國將軍厚熔訐告擄財僭産，致生心疾，合行經該官司作速從公勘處。及照荆王有鈐束之責，平時既不能約諭，事後又不復奏聞，輔導等官俱應治罪。合候命下行移彼處撫按衙門，將長史、承奉等官提問發落，仍乞皇上天語，叮嚀切責荆王，務令善加約束，及省諭都昌王即行改悔，毋蹈前愆。如果事不獲已，抱鬱無伸，即將實情代其轉奏，以憑題請處分。其都昌王若再怙終不悛，或聽信撥置，故作風顛，違訓玩法，亦要窮詰明白，奏請究治。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初八日具題，初十日奉聖旨：是。

晉府奇濠等女封參勘

看得輔國將軍奇濠第三女，節年册俱開夭亡，今乃以死作生；奇濞第八女，册開第五妾亢氏所生，今乃冒奏第一妾劉氏所生，顯是該府輔導等官徇私納賄，通同奏請，希圖冒濫恩典，法屬有違，相應參究。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該府輔導官等，并節年造册經手人員，行提到官，逐一查勘。奇濠第三女節年册俱開夭亡，緣何復稱見存？奇濞第八女册既開第五妾亢氏所生，緣何今奏稱第一妾劉氏生？中間受賄扶同情弊，審究明白，參奏定奪。其將軍奇濞始既縱恣私情，濫收妾媵，終又故違憲典，冒請婚封，亦應照會山西布政司，轉行該府教授具啓西河王，嚴加戒飭。其庶第八女，止該給與婚嫁之資。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初十日奉聖旨：這開報所生女前後不同，該府輔導官并造册人員着巡按御史提了，究問明白來説，干碍奇濠、奇濞，一併參治。

安浛請名查勘

照得宗室所生之子，三日後即當奏報，五歲請名，十五歲請封、選婚，此累朝之明例，而宗室所共遵守者。今安浛第五男既在嘉靖十年所生，乃至二十三歲方與請名，及行駁查，又復遷延至今。若非其來歷不明，遽難抵飾，必出於保勘人員索賄留滯，應行參究。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河南巡按御史，即行彼處分巡道嚴加查覈。其始之稽誤奏請與今之遲違勘報，中間情弊，詳審根究，務見真的。如果無碍，而該府長史、教授等官故行抑勒，躭滯名封，經該人員固爲有罪，合行照例提問，作速回奏，以憑題請施行。若本男原因來歷不明，係花生、乞養等項，而納賄行私，通同作弊，即將前後遷延回護事迹從實追究，如律應發遣者，徑自發遣，應罷黜者，參奏罷黜。仍將安浛參究前來，以憑覆請罰治，以爲玩法肆欺者之戒。伏乞聖裁。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初九日具題，十一日奉聖旨：是。

將軍規眩私出全州

看得靖江王參奏「奉國將軍規眩等私出全州等處遊蕩，經攄等不行畫押，俱抗違勅命，乞要究治」一節，爲照宗室、將軍、中尉各聽本王鈐束，祖訓甚嚴，明例尤悉，正所以防縱恣之漸，杜凌僭之階。今規眩等乃不守禄位，夥衆私出鎮城，規眩倡率，尤難輕貸。經賷等各恣情宴安，不赴朝賀畫押，各於訓例有違。既該靖江王參奏前來，委應究治。伏乞聖明，先將規眩爲首者革去爵秩，降爲庶人。約謂、經譎等九人，各罰住禄米，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作速差人分投尋訪，追獲回府監禁，具由參究，以

憑題請處分。如越關至京之日，不拘事情輕重，俱聽本部參送高牆居住，以爲將來之戒。其餘抗違勑旨、不赴畫押，如經攄等，至糾衆五十餘人，群黨習非，其漸尤不可長，合行撫按官查究省諭。如果恃頑撓法，蔑視本王，明白具奏前來，通行降革，重加懲罰。如經攄等有能悔禍思過、聽受鈐束，則朝廷有宥罪之恩，靖江王亦宜洗心包容，毋偏忿疾，以全國家敦睦之義。不然，則相怨一方，猜嫌兩積，其於人情、國體所關不細。伏望聖明裁斷，不惟少杜奏訐之端，亦所以保全各宗之禄位矣。再照該府輔導等官并守門人役及沿途經過所司，防守欠嚴，各失盤詰，均屬有罪，合候得獲之日另行照例參奏發落。

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題，奉聖旨：規眩革去爵秩，降爲庶人。約謂、經鏑等各罰住禄米一年，其餘依擬。

旭柱子女不准封

看得刑部咨稱「韓府襄陵王府奉國將軍旭柱收買媵妾陶氏，係長安縣流移民人陶春妹，冒作平涼縣人陶梅之女；劉氏，係邠州流移失記名姓劉人女，冒作縣民劉千里之女。及行該縣申結，並無陶梅、劉千里姓名，陶氏所生子融㸁、劉氏所生女及子融炕應否请封食禄，查例奏請定奪」一節，爲照宗室越境選婚，禁例甚嚴。旭柱既違例收買流移民女爲妾，又敢欺隱朦朧，捏報户籍，已經刑部題奉欽依，將旭柱革去禄米三分之二，長史錢錫問罪，教授史官革職爲民，似難再究。其陶氏、劉氏既冒籍是實，例該革退，但成婚年久，似應免革。及查冒籍選婚事例，止罪營求撥置保勘人員。所生子女未經議擬題請，今據融㸁等，欲照不良婦女所生，削去玉牒屬籍，則似非其倫；欲照例内妾媵所生，

仍准請授官職，則違例冒籍之人無以懲戒。合無比照擅婚事例，將旭柱庶第一子融爍革去濫請中尉官職，給與庶人婚資口糧三分之二，其誥命、冠服、房屋、從人等項，盡行追奪，并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其庶第二子融炌并庶第一女，以後止許照擅婚子女請給口糧婚嫁之資，不許朦朧請授官封。及照劉氏父失記姓名，無從究治。其陶氏兄陶春，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監察御史嚴提查勘。果有營求撥置情弊，照例問擬發落，以警將來。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具題，十六日奉聖旨：是。

周府安涏男名封

看得周王奏稱「胙城王府鎮國將軍安涏，弘治二年授封，正德元年選配郭氏，起結間安涏風疾，正德十二年成婚。嘉靖十三年生長男，十五年安涏病故，乞要賜給名封」一節，爲照宗室子女名封、婚配各有定期，俱合奏請，豈容擅冒？今安涏婚配郭氏於正德十二年，並無奏報申結到部，已屬擅婚；又稱久患風疾，本無生子之理，乃於嘉靖十三年遽生一子，計時安涏年已六十歲矣。卻於生子之後，又不及時奏報造入册内，縱令所生長男果出安涏，已難免於擅婚之罪，況又來歷不明，顯有奸生情弊。今乃妄捏侍奉湯藥并前疾稍可浮詞，希冒名封，混亂宗支，情法難容。若復據奏行查，則縱長奸欺，何所不至！及照周王不審虛實，據啓轉奏，顯是長史等官受賄扶同，朦朧奏擾，事屬違法，亦應究治。合候命下將安涏長男照成鍬奸生男浩淵事例，行令有司收籍當差，其長史等官合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提究有無受賄扶同等情，問擬應得罪名，照例發落，庶奸欺知警，天潢不亂。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聖旨：是。

周府安治等奏給口糧

看得巡撫河南都御史謝存儒咨稱「議定宗室例前花生例後傳生口糧，題請遵守」一節，爲照花生乃樂女并不良之婦所生，而傳生則花生者所傳子孫也。正德四年禮部始請嚴花生之禁，五年復會議，題准自本年以後違例所娶樂女等項花生子女者，例不請名，不許造入玉牒，悉聽生理自便。其花生於五年以前而傳生於五年以後者，止許請給名糧，不許請封，自此遂爲定例。至嘉靖二十七等年，禮部覆給事中李珊之奏，蓋專指例後花生例不請名者而言，故不許其朦朧比例，奏討名糧。三十一年，户部覆鎮國中尉睦㮮長男勤𡼏之請乞，則指例前花生例後傳生例許請名者而言，故許其口糧得減庶人之半也。及查口糧之給，據各省造報糧册，往往多寡任情，事體互異，誠不可不及今定議者。

臣等查據節年原議，凡傳生者則減庶人之半，擅婚者則減庶人三分之一，皆以庶人爲降殺之則，今庶人口糧之議先後相懸，奏擾未定，故傳生者無所據以爲準。查得各王府奉國中尉每年該禄米二百石，本折相兼，實該支米一百石。今庶人口糧，若據成化十三年户部題准庶人及妻妾每月各支米三石事例，則一歲所支，多至二百餘石，少亦不下一百四十餘石，比之中尉禄米乃反過多。若據嘉靖四年及三十一年户部題准庶人及妻妾每月總支米三石事例，則一歲僅支米麥三十六石，似乎減損太驟。臣等竊以爲，庶人口糧當準中尉應支本色以爲等差。在中尉，歲支本色米一百石，而安人、媵妾及所生子女未出幼者，衣食皆在其中，未嘗計口别給。

在庶人，相應減中尉三分之一，歲實給米七十石，亦通連妻妾、子女及使女名口，衣食皆在其中，亦不必計口支給。庶人口糧既有定則，則擅婚者減庶人三分之一，歲實給米五十石；傳生者減庶人之半，歲實給米三十五石。降殺有等，損增適中，無容再議矣。

但妾媵之制，若不爲之處裁，則其弊又有不可言者。查得嘉靖三十年該禮科給事中王鳴臣題，禮部議准郡王年三十無子者，方許其奏，娶足四妾；將軍、中尉年三十五歲無子者，方許其奏，將軍娶足三妾，中尉娶足二妾。又查得《大明律》一欵：「庶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許娶妾。欽此。」今庶人出幼之日即許一妾，於分於律俱爲未可。臣等竊謂，庶人年四十以上正妻無子者，方許查照律例，具啓親王轉奏，准娶一妾；其正妻有子者不許娶妾，乃爲得宜。然議者又謂，限其妾媵不如限其子女，乃不至以花生捏作妾生，以抱養捏作親養，息冒濫口糧之奸，免瀆亂天潢之弊。

臣等又查得嘉靖九年該豐林王台瀚奏「要限定宗室子女以杜詐冒，其多寡以爵爲差，數内者照舊授封，其餘止給冠帶榮身，隨其農商自便」，又該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題稱「豐林王所請當行，但其中須更加寬厚，稍增所限之數。多餘者雖無爵禄，仍各月給食米二石」。該本部覆請會議，奉聖旨：「是。這事情且待朕從容審處，欽此。」臣等竊詳二臣所奏未必得中，然其意亦見宗室蕃衍而土地財賦未有加益，其勢必不可繼，故不得已而爲此言。但欲限及親王、郡王子女，義則未安；若在庶人及花生等項，則似有可議者。然限其人數，不若限其口糧，合無備查見在庶人、傳生等項食糧名數，自今爲始，除子女未出幼者從父養育及女將出嫁者給與嫁資、從夫自贍外，其子已出幼成婚、應請口

糧者，查其父生子多寡，三子以上者則不分長子、衆子，各與減半支給；若止一子、二子，俱給口糧全分。傳世以後，原係減半者即照原減半之數支給，原係全給者仍查其父生子多寡，照前定擬，庶幾下有一定之志，上無難繼之恩。

如蒙聖明俯從今議，容臣等恭候命下行各王府欽遵。此後敢有違例奏請名糧、奏買妾媵等項，即將該府輔導等官坐贓重論，其各該庶人并擅婚、花生、傳生子女名數，各府務要查攷明白，分別條欵，備造文册，一樣五本：一本送宗人府，二本解户、禮二部，一本存留該府，一本送布政司收貯，各備查考。如該府仍將花生、傳生子女概作庶人，該布政司仍將擅婚、傳生子女概同庶人支給者，查出聽臣等從重參究。禮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有王府地方撫按衙門，行令各布政司轉行各王府長史司及教授等官，遵照題准事例，啓王知會，仍嚴加約束各庶人等，俾各安分守法，毋得妄希恩澤。如有仍前不遵禁約、越關違奏者，至京之日，通政司、鴻臚寺連人開送禮部，比照山陰王府成鍬第八男姦生之子事例，徑送順天府嚴切遞回，奏詞照例立案。其在各省敢有故違告擾、妄生事端者，布政司具呈該省撫按官參奏前來，以憑題請處治。

及照安治等奏稱「一向俱照庶人事例，月給口糧三石，被布政使曾鈞無故停革」，今據該省造報該府糧册，自嘉靖十五年以來，傳生子女本身并妻俱止照庶人減半支給，嘉靖二十九年以後亦開有安治等名數。乃敢妄肆援引，越關奏擾，本應重究，但已奉欽依，姑宥伴回，難以再擬，亦合嚴加禁諭，庶法制嚴明，人心知畏。

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聖旨：是。

覆給事徐綱遷代府議

看得禮科給事中徐綱題稱「將代府所屬十三郡府，量移一、二府於別地，方聽其自便」一節，爲照宗支蕃衍，地方狹隘，代府尤甚。今徐綱所奏，量遷二三郡府建置別地，不但預爲遠慮，實是切防近憂。但本部於二十四年，因代王及總督官之請，已經會議，題奉欽依，行移彼處鎮、巡等官，及令該府長史啓王查勘相應改遷宗支，并堪建府第，地方尚未回報。查與今奏事體相同，別無議擬相應查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山西大同撫按衙門，仍行代府長史啓王知會，各查照先今奏内事理，作速查勘回奏。撫按官仍將各項事宜，參酌人情時勢，委無窒碍，一一區處停當，議擬明白，具由奏請定奪，毋得仍前遲延。

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聖旨：是。

表櫬越關

竊惟宗室來京，不論事情輕重，俱送發高牆，奏詞立案，此本部節年議奉欽依也。立法未免於過嚴，故其後或不能盡法。抄奏到部，酌量行勘，然後請旨罰治及送發高牆，此因該科之奏而覆議也。行法漸至於過寬，故宗室之越關日衆，甚者樂於遊蕩，聽信撥置之人掇拾浮詞，假此出城。然事當查勘，姑宥伴回，出京之後無賴棍徒投充跟隨，傳行牌面，所至地方有司，驛遞衙門奉承稍緩，極其凌辱。夫馬、酒席、廪給、鋪陳俱需索折乾，每處不下數十餘兩，已而復將馬匹、鋪陳强挾而去，驛遞無可奈何，有司不敢聲言。及撫按行勘，事每寬假，縱有罰治，又從末減。計其道路需索所得，比之一年禄米反爲加倍，此宗室之所以無所畏憚越關而至，如

表櫬者絡繹而不已也。至於因此縱恣，必貽將來大患，猶有不能言者。臣等以爲事貴執要，法當用中。自今以後，各宗室有越關來京者，已是悖違祖訓、不遵明旨，合先革爲庶人，差人伴回，然後將所奏事情應行查者，轉行巡按衙門查勘。如果情出迫切，事非得已，曾啓親王轉奏而輔導官刁難，曾具告守巡等衙門而各衙門阻抑，則罪當歸於刁難、阻抑之人，而出城越關之罪猶有可原，合與題請恩宥，敘復爵秩，仍行沿途巡按備查經過府、州、縣驛遞衙門，若有需索折乾，挾去馬匹、鋪陳等情，爵秩雖復，禄米仍須減革，以示懲戒，則法行而恩亦篤。如或情非迫切，事本得已，既不啓王轉奏，又不曾具告撫按、守巡，輒便聽信撥置，驀越赴京，或犯有别項情罪，應合革降、送發高牆等項，悉照節年題准事例施行，則仁至而義亦盡。

及照表櫬所奏，明是擅婚所生之子，既不啓親王轉奏，又不具告撫按會奏，妄引事例，冒請名封，據法即當送發高牆。但據奏稱：「始因知皃誣捏，及暗差伴當拽車詐娶，以致逼迫成婚。後經按察司勘明，呈詳察院，及經撫按行布政司，行查一十三次，俱稱明實，又被知皃阻撓刼脅。」若果有此事，則雖不能免於擅婚之法，猶可少諒其赴京奏擾之情。未委虛的，相應行勘，合候命下將表櫬姑依今擬革爲庶人，差官伴回。待查勘明白，應否敘復及送發高牆等項，悉依節年事例，奏請定奪。該府輔導等官，與彼處該日守門人員，及沿途經過軍衛有司等衙門，各失覺察，均屬有罪，相應併行各該巡按御史通行提問，照例發落，以警將來。臣等自擊諸宗室縱恣紛擾，若不申嚴禁例，非惟目前多事，實恐後患難言，伏乞聖明俯賜裁允。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具題，初四日奉聖旨：是。表櫬革爲庶人，各官役人等，

都着巡按御史提了問。欽此。

襄垣府子女名封過期

看得宗室子女名封婚期，法制明備，今襄垣等王府將軍聰瀕等請各子女名封，卻乃過期太久。臣等竊詳其故，必是宗室貧難，而經該人員索財不遂，任意刁措，或係宗室子女有花生、姦生、抱養等項，又或其生母來歷不明，有碍啓請，一向遷延停閣，今方用賄彌縫，意圖冒濫。此等情弊，相應查究，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山西巡按衙門，將襄垣等王府輔導官，行委該道守巡，行提到官查勘。果有前項索財刁措及受賄彌縫等弊，即便從實參奏；如無違碍，即與明白聲説過期之故，取各府縣并各地方兩鄰人等并宗支五位結狀，作速回報，以憑題請。

及照此弊不但襄垣、西河等府爲然，合通行天下有王府去處，今後宗室子女年歲及期，應請名封者，除照常啓奏外，仍各差人呈告撫、按衙門。巡撫先咨本部知會，仍行布政司案候巡按，遵照先年題奉欽依，即行按察司，轉行該道守巡官督同府縣官查勘，各子女果無花生、姦生、抱養等弊，取具各官并收生、媒證、地方兩鄰人等并宗支五位無碍，甘結在官，按季類奏本部備查題覆。如巡撫知會文移已到，而王府題奏延久不至，必是長史、教授等官需索刁措；如王府題奏已到，而巡按御史勘奏未至，必是長史、教授等官彌縫冒濫。本部查明，轉行巡按衙門勘實參問，果被刁措者，即與奏請名封；冒濫者，即照花生、姦生等項事例施行，庶宗室無鰥曠之人，天潢免瀆亂之弊。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具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襄垣王長子諭祭乞遣官

看得各王府喪禮遣官致祭，其親王世子以布政司官，郡王長子與親王同城居住者以王府長史官，隆殺有體，上下俱安。今襄垣王與親王另城居住，其長子聰溵祭禮，不得遣長史，而以本潘陪臣掌行，是以本王再行奏瀆，蓋王與其教授之心，必交有不安者。但分守乃布政司官所據奏，要遣祭長子於分非宜，合無止遣蒲州掌印官致祭，以後分封另城郡王長子病故遣祭者，准此爲例。其同城居住郡王長子，原有長史行禮者，不得妄行援比奏擾。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聖旨：是。

周府朝壇等越關

看得革職送發高牆庶人子女，例不准封；其未革以前所生者，例應開具伊父罪犯，奏請上裁。如朝廷憐准，授以官封，則自有本等禄米；若罪重延罰，從父革爲庶人，則子得歲給庶人口糧，而女得及時招選庶婿。今朝壇兄弟，本部先因周王請封太蚤，伊父方纔送發，難遽題請；及其越關齎奏前來，去伊父受罪之時已及五年，當即題行該府長史司查勘。蓋以恩威予奪，朝廷自有定裁；而子女婚封，本部須當覈實。該府官卻乃淹久不報，以致男長女成，不得其所，冒犯明禁，奔走道路，殊失朝廷所以優恤宗室至意。所據朝壇等情既迫切，又無官職可革，合差官伴回，啓王戒飭。所奏事情，合咨都察院行彼處巡按御史備查，紀善張誼。有無刁勒索財情弊？朝壇等男女四人，是否伊父未經革職之前所生？查明奏來，以憑題覆。仍行各該巡按御史備查朝壇等沿途經過府、州、縣驛遞衙門，曾否需索折乾等項，

具奏前來，題請定奪。其輔導官與彼處該日守門人員及經過軍衛有司衙門，俱失覺察，均屬有罪，相應通行提問，照例發落。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聖旨：是。

崇陽王子英熞不准襲爵

該禮科參看得宗室罪犯深重，降革爵秩者，郡王、將軍不得冒亂請封，所以嚴遏惡之義也。鎮國將軍英熞生雖在于例前，但經該部法司會議，降封擬斷合乎衆論，褫奪取自上裁，法從重典，理難輕議，宜從抄出查處施行等因。又查得奏内所比仕壏、鍾鈵、彦汰、當沍事例，内彦汰係詔書復爵，難引爲例；仕壏賜死，本支子孫不得承襲；鍾鈵、當沍子孫承襲者，原係送發高牆，不係賜死。況鍾鈵受罪，奉有孝宗皇帝聖旨：「鍾鈵打死人命數多，革去冠帶、禄米，着戴頭巾閑住。欽此。」當沍受罪，奉有武宗皇帝勅諭：「罪止當沍一人，並不及於子女。欽此。」今顯休前項罪逆賜死，正與仕壏子孫不得承襲者相同，與鍾鈵、當沍前例不合。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崇陽王子降封鎮國將軍英熞要襲祖爵一節，既經該科參出前因，該司查出前例，且係十惡者子孫，曾經法司會題，明旨降革，別難再議，伏乞勅下楚王戒諭英熞，不許再行妄奏。如再瀆擾，聽本部從重參革。再照祖訓、累朝政令，郡王無嫡子者，許令庶子襲封；絶嗣者，其宗支止許以本等官職奉祀管理府事，遵行已久。及至襄垣王仕壏，其父襄垣恭簡王係太祖高皇帝之孫，又係分藩蒲州始封之王，仕壏既以罪死，子孫削籍，若恭簡王之爵不繼，則將軍、中尉、儀賓無所統束。故本部題請聖裁，比郡王無嫡子事例，許令恭簡王第五子仕坯襲封。又有交城、懷仁二王故絶，其宗枝亦得襲封。蓋交城分藩

平陽，懷仁分藩霍州，皆與親王另城居住，事體不得不然。若郡王與親王同城居住，故絶者其宗枝自奉親王約束，故止許以本等官職奉祀。惟河清王嘗朦朧奏准襲封，既而會議查革，雖蒙特旨宥免，而此後並未有准令比照承襲者。蓋宗儀有親王管束，郡爵不須復繼，亦事理當然者也。

近來往往妄行瀆奏，率比襄垣等王爲例，如英燚者不止一人。蓋緣不知例本不合，或明知不合而意圖僥倖，又或本府投托之人希求齎奏赴京指稱打點，得肆誆騙，而長史、教授等官貪圖賄賂，曲爲啓奏。事雖不行而紛紛不已，若不申明禁止，無以杜絶將來。合候命下行移天下各王府，今後凡郡王故絶，與親王同城居住者，仍遵累朝政令，止許宗枝以本等官職奉祀管理府事，不許奏請承襲，違者聽本部該科參題。投托誆騙及貪圖賄賂等項人員，從重究治。若分封別城而故絶，其宗枝奏請承襲者，仍行撫按官，查果宗儀人等別無統束，備奏前來。本部查見故郡王果係帝孫，或去帝系已遠，止係王孫，酌量親疏，或准繼爵，或世授嫡長或庶長一人爲鎮國將軍，頒降勅書，令其管理府事，約束宗儀。其次子止授以世次本等官職，不得夤緣遞陞。前項親疏隆殺，俱臨期議擬，備開題請，取自上裁。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具題，初三日奉聖旨：是。英燚着楚王嚴加戒飭，再不許瀆奏。今後郡王故絶，與親王同城居住的，不許承襲分封，別城的奏請定奪。欽此。

安置都昌王

看得荆王奏稱，都昌王狂行狂言，已極悖戾，但奏内所稱，據其行已爲喪心，察其辨又似佯狂。及備先奉欽依，載塔父死不顧，婚利是圖，事母逼索囊橐，打死閽使，抉人眼

目，好生有違祖訓。又稱本王殺人敗倫，神天共憤，不敢顯言其過，以傷親情。則本王素行原是未易誨化之人。

臣等切思王果風病，則雖諭之以禮，非巽言之所能入。若是佯狂，則當制之以法，使邪念不得自逞。且前此解慰省諭至再，而及今悖戾愈甚，又似非盡出風病，今不禁制，誠恐後來禍出不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湖廣撫按衙門，行令都、布、按三司會同荊王府承奉、長史等官，前去宣諭載埨，無得悖違祖訓，佯狂自恣，其第一子亦無得藉父風狂，相助爲非。就於本府内擇嚴密宮院一所，安置本王，令妃妾宮人伴守，外鎖宮門，使不得放縱；内去其傷人器械，使不得逞兇。其府第大門，荊王府差内外官校關閉護守，無得縱容奏内所稱買刀等人私自出入。其一應護守事宜及傳通内外言語、接遞本王服膳，俱要處置得宜，務令安便，無致窘迫，所貴足以制本王狂悖之行，而亦不失朝廷親睦之恩。其該府教授官，宜令加意輔導長子飭躬勵行，用蓋父愆。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奉聖旨：是。

晉王表榴互奏行勘

看得巡按監察御史李一瀚題稱「晉王與中尉表榴互奏情詞，干連人衆，欲得專官勘問」，及晉王奏稱「表榴蒸淫故兄表檄妻妾，打死媵妾」，并中尉表榴奏稱「承奉張堂與已薨端和王宮人尚氏私通，事干宮闈，乞差内官并法司官各一員前去勘處」，又該晉王奏稱「乞先將表榴照例送發，或移置別所，仍行巡按御史作速勘明處治」各一節，爲照宗室訐奏，必宮闈大變、人証俱存、事有左驗者，方得請差内臣；又必犯在大逆、干連地方、非撫按所能勘問者，方得請差法司。今表榴

所奏尚氏私通承奉張堂之事，理所必無；晉王所奏表榴奸淫兄嫂之事，則迹屬指姦，且證人已死，俱不必查勘。其餘情節，則俱非撫按所不能勘者，已經本部題奉明旨，着巡按御史從公勘明具奏。使承問官員果能秉心公直，不畏强禦，則是非曲直推極至當，下可以得各犯之情，上可以服宗室之心，復何俟於專官勘問爲哉？

但據稱表榴手持利刃，挾制勘官，抗違勑旨，毁駡親王，占悋人犯，不容問理；又且家産耗蕩，居無定止，内無妻室，輕生犯法，每不惜死，則表榴之素行兇悖，有非勘官遽能追究問斷可知。今該晉王參奏前來，俱應議處，合候命下先將表榴革去官秩，咨行都察院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即行守巡等官將表榴安置嚴密處所，委官防守，仍查照本部先今題奉欽依事理，吊提人卷，於隔别府分親自勘問。如果是實，併將越關情罪參奏前來，以憑題請處治，仍將撥置之人嚴拏究問，從重發遣。如或仍前占悋有名人犯，及挾制勘官等項，許據實申呈巡按御史奏請送發。

再照朝廷之於宗藩恩禮至厚，而宗藩之於國法奉行當謹。然有等無賴棍徒投托跟隨，教唆撥置無所不爲，而宗室之中亦有縱惡逞兇、蔑棄法紀、敗倫傷化、樂於誘引者。一被親王鈐束，遂至揑奏親王；一被撫按查究，遂至揑奏撫按。已而題奉欽依委官勘問，乃復逆探問官意向，多方羅織，挾持摇撼，或親自出名，或左使他人，掇拾危言，設計誣奏，務令勘官畏縮牽制，不敢追問，得以恣行兇惡、無所忌憚而後已也。前項刁風，實不可長，仍乞勑下法司及都察院等衙門，今後凡各宗室有互相訐奏，行勘未結，而輒誣奏勘官，及以不干己事揑奏撫按者，不論事情輕重，一概立案不行，仍將賫奏人員從重究問。庶宗室之僭陵可杜，朝廷之體統益

尊矣。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聖旨：是。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外集四

奏　疏宗藩

覆御史蔡朴請勑代王

看得兵部咨稱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蔡朴題稱「代府宗室驕縱不檢，聽信撥置，濫放錢債，非刑逼取，致傷民命，乞勑代王鈐束參究」一節，爲照代王分封歲久，宗室繁衍，其恪守祖訓、樂善好禮乃其自求多福，卻乃驕淫縱肆，蔑棄禮法，多收投充之棍徒，深聽撥置之巧語，廣放私債，收息違例，逼取無償，輒用酷刑，甚將有隙之家，無故扳引、准折肆行，致鬻男女，慘毒不可勝言，民命深爲可惜。而被告法司，復爾窩占拒捕，法守不振，士民含冤，誠有如御史蔡朴之所奏者。竊惟大同密邇强胡，居民多占軍伍，特封親王於此地者，蓋欲鈐束宗室，爲國家建屏翰也。宗室之中不知自愛者，親王當訓教而嚴束之，教之不從，當據實而參究之，必使其畏法守分，乃於祖訓無違。若因强宗肆拒、逞刁捍奏之故，遂并其當爲防檢者一概寬縱，萬一民不堪命，因而別有疏虞，其爲國家之害當何如哉？

所據御史蔡朴具題前因，無非保愛宗室、以全國體之意，委應議處。合候命下行移翰林院請勑一道，齎赴代王，令其戒諭各該郡王宗室儀賓，今後務要仰體聖心，恪遵祖訓，追訟既往之愆，以求自新之實。如有仍前濫收私債、酷刑逼追、准折子女、扳引傍人等項，許被害之人具告按察司，一面啓王從實參奏處治，不得狥情故縱；一面呈撫按

官，咨呈都察院查究。其撥置之人，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嚴加拿問，照例發遣。各該宗室，敢復有窩藏、占悋，即是抗違國法，許撫按官指名參究，將本爵、本職禄米停革，俟罪人既得之後，果與宗室無干，奏請關支。庶幾國法嚴明，而宗室亦各知所保全矣。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聖旨：是。

中尉女授宗女宗婿名號

切惟國家大事，祖宗之制所當申明，時勢之窮所當變通，二者議政之大經也。

照得郡王孫男，祖訓有「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之文；孫女，則縣君、鄉君之號止於曾玄，而五世不復及焉。夫祖訓於起居飲食之宜、宫室器用之制纖悉曲盡，豈獨缺略於此？蓋孫女至於五世，親屬疏遠，若一概授以封號，給以禄秩，非惟勢有所不能及，而恩亦有所不能溥者，此祖訓之所以不載也。今觀郡王之女，其禄米比曾孫，孫女禄米僅比六世孫，聖祖深遠之慮可推而知矣。況女既有歸，則其夫家生業足以自贍，朝廷稍加光寵，即足爲恩，固不必强勢之所不能而盡授以封號、禄秩，此則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

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通計百二十七位，未爲多也，而當時禄米已不能全給。瀋府纔本色六千石，秦府、魯府、唐府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伊府各二千石，岷府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千五百石，而郡王又嘗於數内分撥，俱不滿萬石之數。蓋天派日衍，税糧有限，祖宗預計其必然而遠爲之慮者如此。今各

親、郡王、將軍、中尉計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計九千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其位數多國初一百五十倍，其來者尚無紀極。而親王本色禄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處禄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師之數不啻倍之，皆國初所未會計者，且民間税糧有減無增，豈惟將來莫知所處，即今在在已無措矣。即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麥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禄米該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一省，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一百九十二萬石。是二省之糧，即無水旱蠲免，升合俱完，猶不足以供禄米之半，況官吏俸廩、軍士月糧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

前此豐林王台瀚奏：「要限定郡王、將軍、中尉子女，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夫台瀚亦郡王也，豈其獨不欲富而爲此言哉？蓋以宗室禄糧雖有定額，而有司不能全供，必數懷觖望；有司缺乏未能辦給，而宗室勢欲全得，必數受侵侮。政令因之阻格，國計無由充足。不若使各受冠帶月糧，從其自便，各治生業，爲兩利也。夫祖訓所載者，祖宗時亦不盡足其數，而豐林王尚欲爲裁限；況中尉之女，在祖訓所不載，乃當禄米無措之日，而欲於祖制之外盡授封號、徧給廩禄，臣等實未見其可。此則時勢之窮，所當變通者也。

又查得靖江王府鎮國等中尉之女，俱遵奉祖訓，例不授封。今秦、晉等府，其初則與靖江府親疏少異，既傳至中尉，則其女同爲皇家祖免以下親之女矣。伏乞皇上推廣聖祖之意，裁成昭代之制，凡各王府中尉女，及選配子弟，合無聽本部題請聖恩，授以宗女、宗婿名色，仍給與冠服婚資。其冠服，宗婿視文職，宗女視命婦。出鎮國位下者，冠服七品，并婚資共給銀百兩，猪羊各十隻；出

輔國位下者，冠服八品，并婚資共給銀九十兩，猪羊各八隻；出奉國位下者，冠服九品，并婚資共給銀八十兩，猪羊各六隻。俱行各該布政司關領，其宗婿就各該王府冠帶謝恩，不必赴京。仍聽其自便，不必在府隨衆朝參，有司以禮相待，照品官例免其雜泛差役。如有志科舉者，聽提學官比照教官科舉例考選進場。蓋郡王子孫，祖訓猶許其出仕，則宗婿可以類推矣。擴祖宗有限之制，而溥皇上無窮之恩；酌時勢之窮，而盡變通之道。臣等愚昧，不勝拳拳。其秦府奏請鎮國等中尉秉楃等各女婚選，如蒙皇上允臣前議，裁爲定制，容臣欽遵題請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聖旨：准議行。

經茜等越關請建閒宅安置

看得魏國公徐鵬舉奏稱「靖江王府今革禄奉國中尉經茜私赴南京，欲照知疚事例，差官送回廣西識認」一節，爲照國家之待宗室極其優厚，然各該宗室聽信撥置，往往不思祖宗創業之難，蔑棄典法，不體皇上好生之德，虐害小民，捏奏赴京，絡繹道路，規利賦物，無所不爲。前此本部欲請送發高牆，但念廣西七八千里之外，差官取押，往復騷擾，民甚不堪，況鳳陽守臣又數告高牆供給缺乏，以此數次止請革爲庶人，使圖省改。不意其稔惡不悛，以爲朝廷之法止於如此，益加恣肆，重爲民毒。廣西委係獞猺出没之地，恐將來事出不測，如代府充灼、俊桐等之謀投虜，趙府載璒等之謀從賊者，亦難保其必無，又不但如巡按御史陳善治之所參者也。合候命下行移南京兵部，將經茜查照知疚事例，差人押送廣西，并咨都察院備行撫按衙門，轉行該府輔導官，啓王知會，識認果是經茜，即查照本部題准出城越京近例，革

爲庶人，仍遵奉嘉靖十五年欽奉勑諭内事理，將經茜、經排、經賚、邦蔿先行拘禁。

及行三司官會議，於該省城内擇空閒、寬廠地方一處，蓋造閒宅一區，其中多分院落，多造房室，及備一應合用井灶家火，四周繚以高垣，外設總門，嚴爲扃鑰，啓王將經茜及經賚、經排、邦蔿移家安住其中。王府差委内官校尉、有司差委的當官員防禁，仍封閉宅門，伍日一啓，巡風人役晝夜守護，不許其私自出入，交通外人。日用飲食，查照本部題准庶人口糧事例支給，毋令失所。若能悔罪省愆，改過自新，輔導官啓王及呈撫按衙門，備行守巡府縣官審問，果能去惡從善，事有証驗，會本奏請釋放。此外，如有不服鈐束，或刼掠財物、打搶平民，假借奏事越關私行等項，一應背違祖訓，罪犯頗重，如經茜所爲者，聽王及撫按官參題前來，本部覆請照經茜等例送住閒宅。都察院通行有王府去處撫按官，行各輔導官啓王，一體欽遵會議，蓋造施行。南京守備衙門，此後如有盤獲自稱王府名色來京者，一面具題，一面送兵部，差人伴押回府交割，并行該省撫按官，查明參奏，照例處治。庶幾宗室曲全，而民不受擾，事不阻於難行，而法可垂於求久矣。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具題，奉聖旨：是。

靈丘王奏充㷈行勘

查得嘉靖十五年八月内，該本部題「各王府宗室不守禮法，肆意遊蕩、不服鈐束者，親王及管理府事郡王拘收本府監禁，一面參奏處治」，奉聖旨：「依擬，欽此。」及查得充㷈等係皇家袒免以下親，俊㭬係充㷈等小功尊屬，臣等伏覩《大明律》，「八議」條一曰「議親」，謂皇家袒免以上親；「十惡」條七曰「不孝」，謂居父母喪身自嫁娶，八曰「不睦」，謂

毆小功尊屬。八議者犯罪條，犯十惡者不用此律。今充烯等既非應議之人，乃敢蔑棄禮法，恣惡逞兇，將堂伯採頭毒毆，搶去金冠，居親喪包姦樂婦，開場賭博，又犯十惡之科，況其占奪嚇詐，違法多端，情尤可惡。即今宗室日繁，恣肆日甚，若不重加懲治，切恐倣傚成風，既該靈丘王聰㴵參奏前來，委應查究。伏乞勑下本部移咨刑部，轉咨都察院，備行山西巡按御史，行靈丘王府教授啓王遵奉嘉靖十五年勑諭內事理，將充烯、充燋、充熡先行拘禁，巡按官仍將儀賓李栻等家人李芳等查提到官，將奏內所開各項事情取具衆證，究問議擬，應發落者先行發落，應參奏者參奏定奪。其充烯等及李栻等應得祿米，即日住支，候取旨另議。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具題，十五日奉聖旨：是。

慶王請復父爵給卹典

看得慶王奏「父冠帶閒住台浤病故，乞要賜復原爵及祭葬、謚號」一節，爲照台浤先饋寘鐇銀幣以助其逆繼，欲謀殺撫鎮以成其私，又復溺愛少子，賤辱長男，節經多官會議，請旨革爵，降爲庶人，遷置省城居住，其後回府冠帶閒住。蓋詔書曠蕩之恩，非以其能改過而宥之也。先年本部因弘農王台泙等奏保復爵，題請革罰祿米，提問輔導官員，蓋以台浤所犯，若非朝廷俯念宗室，則律令照然，妻子或不免於緣坐，安能保有其身，況又請復其爵乎？今台浤病故，止合撥地一方，循安葬革爵庶人之例。但先年賜葬伊妃王氏，已曾併造夫壙，既予之恩，今難追奪，似應容令合葬，不廢朝廷已成之命。若其夫匠、料價，不許煩動有司。其掌行喪禮，不當差遣行人，止令布政司委屬官一員，會同該

府官，扣支慶王禄米，買辦雇倩，整理開壙。命自上頒，得蒙恩於君；財自己出，以致孝於父，慶王亦可無憾矣。

其奏内援引岷王彦汰等復爵、賜謚爲詞，雖事體間或稍同，但賞善罰惡，予奪自上，若比例陳乞，是朝廷之恩可以循例而得也。所據慶王輕率陳奏，輔導官不能以理匡正，俱應參究。但念子爲父乞，急不擇詞，況身蒙聖恩，得襲祖爵爲王，而父罪未釋，仍稱庶人，書寫銘旌與題主入廟俱有未便，則其不得已之情似亦有可察者。但台浤生前未有改過之實，身後豈得蒙赦罪之褒？及照慶王鼒枋，襲封伊始，雅意爲善，如蒙皇上俯賜矜察，姑用父以子貴恩典，追贈台浤封號，以伸人子不容已之情，仍申勅慶王益加勉勵，用承恩命。若善名靡終，父愆罔蓋，則國法可畏，天寵無常。

再照朝廷睦親之恩，固不可以不隆；而罰罪之義，亦不可以不嚴。查得魯王檀、伊王㰘，俱太祖高皇帝之子，生前素行不飭，薨逝之後，高皇帝賜謚魯王曰「荒」，文皇帝賜謚伊王曰「厲」，二祖創業垂統，不以父子、兄弟之親而廢法者如此。伏乞皇上仰體二祖賜謚之意，勅翰林院查謚法字義與台浤素行相應者，擇取數字奏請，欽定一字賜與台浤爲謚，庶幾祖宗之法不以恩廢，而國人之論不以情奪矣。惟復止許開壙合葬，其謚號一切報罷。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具題，十六日奉聖旨：是。台浤准追贈并開壙合葬，謚號所司定擬字義來看。

永新王長子乞贈母妃

看得永新王選配黄氏，先以不係本土人氏，不准封妃，今其所生子女既已授封，而長子載壕他日又當承襲王爵，黄氏縱係妾媵，

亦有母以子貴之義，況原係奉旨選配，又非妾媵之比。其不係本土人氏之禁，所以約束宗室無得選婚他境，不致擾害多方，今黄氏本是選者之罪，卻與婦德無干。所據生前不准封妃，以正婚娶違例之罰，身後似應追贈，以伸人子孝思之情。祭葬不宜濫與，而名號猶可假借，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便，伏乞聖裁。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崇府懷安王内助不准繼封

看得崇王奏稱，懷安王厚爊内助周氏生有二女，今周氏病故，乞要比照襄府棗陽王妃單氏例，委於事理不順、祖制有違。既經該科參出，所據懷安王厚爊應合戒飭罰治，該府長史教授等官應合查提究問，但緣祖制久未申明畫一，以致率意瀆請。伏乞皇上姑宥其罪，聽臣等再加議擬，以塞將來煩瀆。

竊惟親王妾媵有所出者得稱夫人，乃我高皇帝稽古定制，萬世所當遵守者也。其後親王生母，得請封次妃，郡王子將軍生母，遂得請封夫人，夤緣倖恩，寔從兹始。如單氏子爲將軍，而得請封繼妃，已是大踰典制，乃至生女之妾亦遂援比爲例，以圖僥倖，則益甚矣。今不申明，後將無紀。合無今後親王之妾，有子者許請封夫人，其子襲封親王而嫡妃不存者，許請封爲次妃；郡王之妾，其子襲封郡王而嫡妃不存者，許請封爲夫人。仍照例請勑知會，不給誥命冠服，及裁減身後祭葬。此外不許妄意濫請，違者聽該科參出，本部覆請從重究治，庶名分正而恩典益重矣。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具題，初八日奉聖旨：是。

江西王府廟祀

看得禮有常變，因事而制，有不可以執一論者。江西寧府親王以謀反伏誅，而大宗祖廟已毀，然郡王、將軍等蒙恩昭雪，而小宗支屬猶存其始封之王，不可無祭，而已毀之廟不當復建，此所謂禮之變而當議處者也。

先該本部題奉欽依，行撫按官勘議，獻、惠二廟，每一易世，欽定一王奉祀，蓋即本有之廟而定其祭祀之禮，以息覬覦争競之私耳。今撫按勘議未報，而諸宗室各執一説，紛紜奏擾，雖其言各有據，然皆不知毀廟無復建之理，而郡王有不可踰之分。蓋溺於情而蔽於私，不可不斷之以義者也。

臣等竊惟獻、惠二王墳所各有享殿，而樂安、弋陽、建安諸府各有家廟，合無每歲正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等節，諸府總遺儀賓一員，就享殿致祭。其祭品各府輪流供辦，而祝文序列諸王之名，則祭既不黷而追遠之孝各伸。惟獻王則每歲立春用古者祭先祖之義，諸府各設位於家廟致祭，而以始封郡王配食，其祭儀當用生者爵禄，不得僭用親王禮樂，則情既得盡，而郡王之分不踰。其原設齋郎、鋪排、屠户、厨役及添撥校尉等項，俱各裁革。每年撫按官行所屬於均徭内編銀一百五十兩，解布政司，行三府教授分領回府，供辦祭祀。其樂工共撥一十二户，每府分管四户，以供各府私祭及冠婚等項諸役。至迎接詔赦、進賀表箋之時，則一十二户通行供事，各府不得縱容下人凌害以致逃竄，再無撥補。其禮生照各郡王府例，有司臨期撥用，事畢即回，不得占留。如蒙准奏，合候命下行撫按官轉行知會，一切未盡事情，仍聽撫按遵前奉欽依議奏，庶禮制曲盡而争端永息矣。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題，三十

日奉聖旨：是，欽此。

韓王襄陵王奏争樂户

查得正統元年英宗睿皇帝復襄陵王書内一欵欲添校尉云：「比年旱灾，流民未復，兼以邊境多務，民無暇者。安府原有典仗王隆校尉一百名，及女户七名，見在平凉衛帶管。今令於韓府長史司帶管食糧，仍供惠園祭祀及洒掃墳園，閑暇則聽叔祖使令。欽此。」又查得嘉靖十八等年，該韓王、襄陵王各節次奏訐，至三十二年四月，欽差内官張朝會同陝西撫按官勘報，刑部覆題奉欽依，將韓王侵占及受人投獻地土各退給業主，各僧人創建寺院各拆毁入官，有罪人犯各分别發遣，及請勑省諭韓王正身循理，勿蹈往轍；切責襄陵王并戒諭諸宗室改過守法，聽王約束。

又查得近該韓王奏稱襄陵王慆淫侈縱等情，該本部議得各處絶嗣親王墳所並無郡王奉祀，及照彼時莊穆王以文皇親弟韓王之子奉文皇帝親弟安王之祀，情理順當。今既族屬疏遠，而校尉出一時特恩，且召釁起争，合將惠園比照各處絶嗣王墳事體，不以郡王奉祀，仍行陝西巡按御史將惠園供祀樂户、看守校尉一併議擬具奏，題奉欽依去後。今該前因，臣等看得襄陵王融焚所奏，參詳前後年月，安惠王以永樂十五年薨逝，王府官屬盡行搬取回京，存留典仗王隆并旗校女户看守惠園，供辦祭祀，附籍平凉衛帶管，此舊章也。其後二十年爲正統元年，襄陵莊穆王始奏奉勑諭，將王隆并旗校女户改入韓府長史司帶管，仍供安惠王祭祀洒掃墳園，閒暇則聽其使令。驕縱之端，寔自此始。後四十二年爲景泰五年，莊穆王始奏准督辦祭祀。後一百餘年爲正德十二年，襄陵王徵鈐始奏查撥樂户，又奏准原蒙欽降與安王旗校巾帶

爛壞，自備工價脩補。夫巾帶既經百年，豈有存者？名爲脩舊，實則新製。況守墳辦祭，何用巾帶？假借僭踰，其所從來有漸。日淫月侈，非復祖宗舊章矣。

先該本部查例題准惠王墳園不用郡王祭祀，今據該司查得先年英宗皇帝復莊穆王書內惠園供祀校尉一欵，止云「閑暇則聽叔祖使令」，蓋優待叔祖特恩，原未奉有永遠該府供役聖語，則莊穆王子孫自不當世世僭用，況可因而製造巾帶、擺列儀仗，僭踰禮制乎？前後事情既明，合就議擬上請，伏候命下備行彼處撫按衙門，將惠園前項校尉查照永樂、宣德年間舊規，附平涼衛帶管食糧，就委武職官一員專督，令其看守墳園、供辦祭祀。莊穆王以文皇帝親姪、睿皇帝親叔祖一時特恩聽其使令，非爲常典。子孫自有郡王體貌，不許借名僭用。其惠園四時例祭，韓王每次遣儀賓一員行禮，及撥樂工一十二户作樂，原設樂户各回原籍當差，不許占留隱蔽。布政司仍轉啓襄陵王，欽此前後題奉欽依，恪守郡王禮制，宫居簡出，無得僭踰，有違祖訓。

及照萬壽聖節，襄陵王執稱避害，不赴韓府一同朝賀，但韓王止與襄陵王相搆，未必有謀害闔府宗室之意，而襄陵王約束闔府宗室輒於該府行禮，似有自專威柄之情。再照韓王既奉勑省諭，自合洗心省愆，若果如襄陵王所奏，則於勿蹈往轍之諭有違，身既未正，何以率人？襄陵王既奉勑切責，自當畏罪安分，若仍如韓王所參，則於聽王約束之諭大悖，法既不守，何名改過？使天下親王郡王接踵效尤，則祖宗典制、朝廷紀綱蕩然陵蔑，誠非細故也。合行巡按御史查韓王前奏及襄陵王今奏內事情，逐一勘問，將主謀撥置之人從重擬罪，干礙韓王、襄陵王，一併奏請定奪。各奏內稱有打點人員在京潛

住，合行緝事衙門嚴加緝訪，得獲栲訊下落，請旨究治，以正國法。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日具題，奉聖旨：是。

紹興王奏母妃祔葬

看得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蕭端蒙奏稱「紹興王妃周氏不得祔葬於莊王之墓，係是淮王過信祖妃傅氏之言，别無撥置離間，合令於莊王墳右隙地祔葬。及參各府長史、教授等官鄒楊、潘佐等不能匡正，俱合提問。及乞天語戒諭淮王、紹興王」一節，爲照厚爀之訐奏淮王，蓋緣情切爲母，而不知事由於祖妃；厚燾之聽周氏别葬，止因命由祖母，而不知有違於明旨。今該御史蕭端蒙勘稱，莊王墳右尚有隙地，可以啓遷周氏祔葬，並無撥置離間等情，具題前來，參之情理，委爲詳盡，别難議擬。及照長史鄒楊、承奉張淮職叨匡輔，不能諫阻；典膳正等官余梧等，既知奉有欽依，乃敢承順故違，雖無撥置之情，亦有啓釁之罪。紹興王府教授潘佐、典膳俞道中、火者夏琳俱有輔導之責，全無諫正之言。兵馬指揮周文獻不能以理勸諫，又不行啓王實奏，妄引已結之事情，致王攻訐之過甚，原情固無離間，論罪亦失救正。以上各官俱屬有罪，相應究治。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照依原擬轉行該府長史啓王知會，將繼妃周氏行令改遷祔葬於淮莊王墓右，長史等官鄒楊等行提問擬應得罪名，照例發落。仍乞天語叮嚀戒諭淮王、紹興王，自今以後各宜捐棄小忿以全大體，毋得忿疾攻訐，殘傷骨肉，重干憲典，則朝廷敦睦之恩、兄弟孝友之情均得之矣。

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具題，日奉聖旨：是。周氏着改遷祔葬。厚燾、厚爀各要親睦，不許再行爭擾。鄒楊等，巡按御史提

了問。欽此。

樂昌王奏遷蔚州

看得朝廷議分徙宗室於寬鄉，計慮甚遠，而宗室之願徙者，或未免規圖便利，人各有心，若非區畫詳悉，安敢遽議遷移？今樂昌王府一遷九十七位，雖稱搬移營建自備諸費，不勞民力，但府第及各將軍等官堂宅基址，蔚州城内曾否相有空地九十七區？若官爲處給，勢必不能；若自行價買，中間或礙民居。官舍應否聽其擇取，另行撥住改建？又，營建之際，各管事人役收買諸種物料，應否差何項官員，監臨鈐束，禁革奸弊？搬移之日，脚力雖各自備，自大同至蔚州三百餘里，宫眷人等晝行夜止，作何頓宿防護？各宗儀九十七位，即今應否一時同遷？或且先遷郡王及將軍等三五位，其餘待此諸位安居之後，隨年豐稔，陸續遷移？本部前奏，行令撫按官參酌人情事勢，區處停當，正要一一明白。奉旨之後，不得別生事端，致有窒礙。今據巡撫都御史侯鉞所奏、兵備守巡等道所議，一切事宜尚未詳盡。及照宗室房屋，係隸工部掌行，合候命下本部咨行該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撫按官，務須酌量事勢，參會人情，委曲計畫，區處詳明，具由奏請定奪。

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初五日具題，奉聖旨：是。

勤⿰火其等越關

准鴻臚寺主簿廳手本送到，勤⿰火其等五位前來，已經送赴會同館，安插光禄寺支應外，看得所奏開稱被布政司各官辱罵鎖禁，各郡王具啓周王轉奏訖，又稱各官恐其申奏，預先妄捏參誣。今查得先該周府汝陽王府奉國將軍安灣等奏行法司，與勤⿰火其等事干一

連。該周府奏爲檢舉宗室出郭事，内稱「安灣等先因禄糧具啓，宜當守候代奏。今乃私自出郭，於例有違，乞要戒諭，及將輔導等官寬宥」，並未奏有司官毁辱等情。又查得巡撫河南都御史楊宜奏爲歲存税糧不敷禄糧歲支，乞亟賜議處等事，内稱「欠少宗室各季禄糧，因連歲灾傷，庫藏空虚，稍待處補。雖宗室不時擁門遮道，亦不能神運鬼輸以速副其意，備行長史司啓王知會戒諭訖，仍乞户部會官議處」，亦未曾指名參奏。顯是勤烘等遮擁人衆，未免紊亂過甚，既而自知其非，内懷疑懼，抑或利於沿途需索，借此爲詞。

及查得見行條例，凡郡王、將軍、中尉故違祖訓，親身赴京奏擾者，原詞立案不行，長史等官通行參究。又查得本部議准，各宗室越關來京者，已是悖違祖訓、不遵明旨，合先革爲庶人，差官伴回，然後將所奏事情應行查者轉行巡按御史查勘。若果情出迫切，事非得已，合與題請恩宥，敘復爵秩。如或情非迫切，事本得已，聽信撥置，驀越赴京，或犯有别情，應合降革，送回高牆等項，悉照節年題准事例施行。

今該前因，看得周府、鄢陵等王府輔國等將軍勤烘等，止因兵荒之後欠缺一季禄糧，自宜稍待處補。果有應奏事情，亦須啓王代奏，聽候處分。今乃結黨成群，赴京擾瀆，則周王且不得約束，又何有於撫按有司也哉？周王一府，宗室、儀賓四千九百餘位，去京僅十二三日之程，若相率效尤，則縣驛騷擾無已，司府政令難行，非細故也。所據勤烘等本當送發高牆以爲衆警，但念荒年歉缺，情或可矜，伏乞俯賜寬宥，容本部查照近年題准事例，將勤烘等革去官職，移咨吏部，取差辦事官二員送至前途府分交割，遞相接送，回本府收管，取文回繳。一面移咨

户部，轉行巡撫官，將拖欠禄糧作速處補，其巡撫楊宜奏請議處事理另行議奏。一面咨刑部，將勤熑等今奏同安灣前奏移咨都察院，轉行河南巡按御史查勘。中間若果有迫切不得已之情，應與題請復職者，即徑自題請。若有别項情罪應合參問者，徑自參劾。若别無應請、應參事情，止應立案不行者，徑自立案，具由回報。再照該府輔導等官，既與周王先奏檢舉事干一連，亦應免究。其彼處該日守門人員及沿途經過衙門，各失覺察，均屬有罪，并今勤熑等回府，沿途有無需索等弊，亦合通行各該巡按御史照例提問發落及查勘回報。謹題請旨。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具題，初十日奉聖旨：是。勤熑等着革去官職。該府輔導官既檢舉，免究。該日守門併沿途經過人員都提了問。

襄垣府婚配過期

看得襄垣王府輔國將軍聰范等、陶莊鄉君等，已該本部題請選婚，今乃有過七八年而猶不得配者，良由軍民之家將子女避匿，不肯報選，而宗室又棄貧慕富，選擇過嚴，以致嫁娶失時，怨曠年久，委應急處。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嚴督蒲州及縣所掌印官作速選取。如有將子女隱匿，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參奏者指名參奏。仍轉啓襄垣王戒諭各宗室，毋得貪慕富室，揀棄貧家，以致失時難處。及照民間避匿子女、不願與王府結婚者，一則以仕宦不得選除京職，如襄垣王所奏；一則宗室於結婚之後，往往恣意求索，至或盡其家産而奪之，故民間相戒以不婚王府爲幸，而不以連姻帝室爲榮也。合無通行天下有王府去處，今後宗室虐害婚姻之家及吞騙其資産，許呈告撫按

及具啓親、郡王參奏前來。先將撥置之人問擬充軍，其宗室聽本部會法司酌量所犯事情輕重，奏請罰住禄米，或降革官職，庶幾人不畏避而樂與爲婚。其王親不許選除京職一節，容臣等另行議奏。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聖旨：是。

襄垣王奏庶人成鋭花生子女冒封

照得宗室違例濫娶樂女花生子女，不許冒請名封，節有明禁。今革職庶人成鋭，違例擅娶樂婦吕石姐女張美兒爲妾，所生子女孫一十五人，已朦朧冒封七人，歲支禄米三千二百石；未封八人，將來冒封歲支禄米二千石，共歲支五千二百石。以歲計，支禄米幾十萬石。今日冒封一人，將來繁衍不知幾千百矣，天潢之泒，豈容紊亂？既該襄垣王成鍈遵例舉奏前來，委應查革。合無將聰湲、聰瀑、聰沱、俊楸、俊樣并商縣縣君等及儀賓王良載等，俱照例革去名封職事，聰湲弟二子等未封者，俱不得朦朧冒請名封。及照革職庶人成鋭違例濫收樂女，例應革罰，但係庶人，原無職禄可革，相應免究。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山西御史，即行該府教授再查成鋭違例娶張美兒，果係樂人張諒妻吕石姐所生女是實，即將聰湲等削去名籍，有司收掌當差，以杜將來。及照各王府管理親、郡王、將軍，俱如襄垣王遵例查舉，則冒濫可杜，而天潢之泒不敢瀆亂。合無通行天下王府長史、教授具啓管理親、郡王、將軍，如有濫收妾媵并乞養過房、來歷不明樂婦花生、傳生子女揑作嫡庶所出，冒請名封，查出從實具奏，以憑題革。長史、教授知而隱匿不舉，本部查出及被人奏告事發，定行參究罷黜。庶法禁嚴明，冒濫寢革，而宗藩之泒得全尊貴之體矣。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聖旨：是。

祀　典

黄河祭告諸神

看得黄河舊稱神河，以其或淤或決，倏忽有神。往歲興工疏淤塞決，必遣大臣祭告，仰祈神明默相。今次大工，尤須仰藉聖誠感孚，庶幾神效其靈，人宣其力。所據大河之神、東岳泰山之神、東鎮沂山之神，徐州洪金龍廟及吕梁洪神廟、清河天仙水母廟、邳州河神廟俱應祭告。臣等恭候命下行移翰林院撰告文，太常寺備辦香燭帛，選差該寺屬官齎捧前去。本部移文漕運都御史連鑛、管河都御史曾鈞、山東巡撫都御史沈應龍，轉行各該有司，動支官錢買辦牲醴祭品，各該都御史務要齋戒擇日，各隨所近地方分詣竭誠致祭。其徐、邳沿河一帶靈感應祀諸神，仍聽各官備奉欽依，分委府、州、縣正官一體竭虔祭告，仍將祭告過神祇各另具奏。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具題，十八日奉聖旨：是。

城工告廟

題爲欽奉聖諭事。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十五日，伏蒙召臣某等至迎和門，該司禮監太監王利傳奉聖諭：「朕惟城工之建，其工非常，必告聞祖考，遣元臣公希忠行禮。欽此。」仰惟皇上建重誠而設險，保兆民以安邦。四面周羅，協聖祖之初制；百世宏遠，樹神孫之丕基。上良日以啚功，遣元臣而告廟。萬邦永賴，列聖咸懽。臣等恭捧聖諭，無任忻戴，謹此欽遵，即行翰林院撰告文，太常寺辦祭品，及行

公希忠於是月十九日卯刻恭詣行禮外，原有聖諭一道，理合進繳，謹具題知。

柳將軍建廟

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曾鈞奏「柳將軍之神原無廟宇祀奉，相應建立以便供祀，仍乞勑賜廟額」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看得奏内未見明開柳將軍之神生前原係何代人氏，向於地方曾否著有靈應，見於河道有何利賴，有碍題覆。咨行查報，行准本官。咨報「柳將軍之神查係姓柳名匡，原籍山東人，宋時因從軍陣亡，以故英勇之氣未散。父老相傳從來血食，沿河地方自許建廟供祀之後，愈加顯應。如六七月間天雨大作，河流暴漲，勢衝新築缺口，堤壩幾潰，本院晝夜督夫捲埽堵護，不住焚香，竭誠懇祈護佑，果獲天雨稍霽，湍流少息，夫力可施，幸保無虞。且近日往來糧運商販船隻，經行到彼，有感必通，實於河運有賴，煩爲查照題覆」等因。

看得柳將軍之神，該都御史曾鈞查有前項名籍，況係宋朝從軍陣亡，英氣未散，既合以死勤事之義，今又能效靈著應，使河道安流而往來舟楫經行無滯，又有禦菑捍患之功，委應祀典。所據建廟奉祀并請賜廟額，似應俯從。合候命下行移翰林院撰擬額名上請欽定，仍行工部轉行本官，如擬於新安鎮適中處所建立廟宇，如儀致祭。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具題，初三日奉聖旨：是。

祥異

類奏灾異

仰惟皇上饗帝事親，曲盡仁孝，愛養黎

元，惟恐失所，一切召和致祥之道，固已無所不至，而臣等内外臣工，不能致身竭力爲皇上分猷任事，以仰贊聖神功化之萬一。兹者一歲之間，四方所奏地一日而動者數處，一處而動者數次，至若颶風、雷雨、流火之異，其焚燒漂溺，爲害尤烈。此皆臣等内外臣工奉職無狀，干天地陰陽之紀，以貽皇上宵旰之憂，夫復何辭？惟人君事天，即子事親，以祥見爲親喜，災至爲親怒。誠喜矣，不敢謂喜自己致，猶深察其德之未稱；苟怒矣，不敢以怒或難回，惟痛省其職之未脩。皆所以仰承天意，而不敢有一之或忽者。

所據前項災異，合無容臣等恭候命下，通示内外大小臣工，各齋沐脩省，深思微隱之慝，詳察明顯之非。凡邇年以來官爵濫而吏道淆、財貨耗而民膏竭、威愛倒行而武備弗振、情法混施而刑罰弗清、工役失調度之宜、商賈乏懷來之道、官邪狥而不糾、讜論懷而不盡，凡可以致灾召變者，一切猛省痛革，無或因循苟且，益重前非。如臣等職司典禮，不能寅清夙夜，以致神人弗治、上下弗和，尤當矢心澡慮，脩慝格非。仰體皇上敬畏天戒之實，而不可徒恃彌文者，尤望皇上以唐堯儆予之心，脩商湯責己之政，德已至而益求其全，功已盛而益責其備，則天心仁愛，鬼神效靈，自然灾異日弭，瑞應迭臻。昔武丁枯桑穀於七日，齊景退熒惑於一言，矧皇上聖德格天，其感應尤當甚速，而臣等内外臣工奉職無狀之罪，亦仰賴聖神功化，庶幾得以少逭矣。

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具題，十六日奉聖旨：上天示警，各處灾異屢見，朕切祇懼，着通行内外衙門官員，痛加脩省，盡心職業，共圖治理，不許徒恃虚文。

王喬齡奏鴉瑞

該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王喬齡奏云云，臣等仰惟皇考獻皇帝至德得天，皇上纘承益茂，用集大命，遂能紹隆祖烈，追古帝王之盛。《傳》稱五百年而聖人出，誠非偶然也。一時禎祥迭應，蓋先儒所謂理之先見，信有不可誣者。前此史官紀載如黄河清之類，適當皇上肇生，且曾經奏報者則書於實録；如靈芝産之類，適在皇考藩國，且奉有訓詞者則備於寶訓。其餘或在皇上未生以前，或非皇考封藩之地，且未經奏報，未奉訓詞，則略而未録，如王喬齡所奏者宜不少矣。夫鴉鳴固是常事，然龍江乃聖祖肇基所在，又當皇考泊舟之際，萬餘來集，向舟鳴噪，禽鳥得氣之先，不可謂無所感者。本官以比之玄鳥、白魚，奏要宣付史舘昭示無窮。蓋感仰君德而推原天命，乃臣子忠愛之心，似應俯從所請。合候命下本部備行翰林院存記，以備編纂，仍行本官益殫忠赤，觸類而長，凡關吏治、民隱諸事，遇便次第疏陳，以罄愛君愛國之忠。本部仍照會江西布政使司，轉行知會，仰悉皇上優奬至意。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聖旨：是。

科　舉

增進士名額

爲照國家求賢惟進士之途尤重，而牧民則州縣之官尤親。近因邊圉有警，内地多災，財貨匱乏，民生困蹙，而進士所治州縣，緣其自待不輕，而上官下民視之加重，志氣不慴，法令易行，故其政事猶多可觀，於是中外臣工皆謂宜多取進士，以備守令之選。今

尚書萬鏜等，取給事中賀涇、御史樊獻科、吉澄、趙宸、朱綱等先後論奏，爲之反復申說，無非欲奉宣德意，軫恤民艱，誠爲救時急務。況會試取士，原係臨時請旨，用之多則取宜加多，非若鄉試有一定之額者。伏望皇上俯採尚書萬鏜等所議，今科取士合無查照永樂二年或嘉靖二年名數以備選用，庶邊方緊要及腹裏疲敝州縣舊選科貢者，今亦得間選進士，宜於治理有補，民生多賴。及照奏内要將所增之數以十分爲率，北卷取五，中卷取二，南卷取三，蓋爲邊方守令須得籍貫相近者爲之，庶風氣相宜，土俗易諳，誠亦劑量通融之道。但額數原無預定，今日取自上裁，難以定擬若干名外爲所增之數，其南、北、中分數，合無仍遵舊制，不必增減。均乞聖明裁定，勅下遵奉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具題，十八日奉聖旨：照嘉靖二年取四百名，南、北、中分數如舊例行。

進士姜雲鴻乞復名子羔

看得進士姜雲鴻奏稱「原係紹興府餘姚縣人，幼名子羔，先年曾與伊同高祖伯父姜立爲養子，今思伊伯已有一子二孫，乞要復名，及於《登科録》内開寫本生父祖名氏」一節，爲照《禮經》立後之文，爲其無嗣；朝廷養子之律，許其還宗。今姜立既有親男，壯而抱子，況雲鴻上有老母，貧而寡居，於律於禮，雲鴻自不當曲狥姜立而不歸侍其母，姜立亦不得强留雲鴻以啚必遂其私。況雲鴻十八歲時乃養於杭城，而三四年間即薦於浙省，比與自幼抱養長育成就者尤爲不同。雲鴻自謂德不敢忘，蓋禮義出由賢者，所以從厚；姜立如或心有所蔽，則法令守在有司，豈可狥情？所據雲鴻具奏前因，又該同鄉官保結並無别項違碍，相應准行，合候命下

行令雲鴻復其幼名子羔，及將原貫本生祖父名氏開報本部，以憑登録。仍咨吏部及照會浙江布政司改正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具題，十三日奉聖旨：是。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外集五

奏疏　卹典

指揮黄世勳乞假祭掃

該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黄世勳奏稱「乞要比例回籍祭掃」等因，查得本部節年事例，皇親等官祖父母、父母病故者，准其給假安葬。祖父母、父母先日藁葬淺土及舊塋被水衝滂等項，係出情不得已者，准其給假遷葬，並無給假祭掃事例。又查得嘉靖二十六年，該黄世勳奏稱「祖黄約在籍病故，奏乞給假安葬」，已經本部題奉欽依，准給去後。今該前因，看得黄世勳奏要給假回籍祭掃，既經該司查無事例，况本官曾經給假安葬一次，今復奏要祭掃，其奏内又有争競訴訟之情，不無乘此妄生事端，難以准允。合候命下行令本官知會，不得再行奏瀆。

嘉靖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八日奉聖旨：是。

侍郎衛道祭葬

題爲懇乞天恩，照例俯賜祭葬，以光泉壤事。

看得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衛道致仕在家病故，伊男知縣衛東吴陳乞祭葬一節，本部查有《會典》事例，合無照例與祭一壇，翰林院撰祭文，河南布政司轉行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及照本官行已無玷，從征有勞，所據葬價例應半給，別無議擬。合行工部如例施行。

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聖旨：准照例與祭葬。

侍郎嚴時泰祭葬

題爲比例陳情，懇乞天恩俯賜䘏典，以光泉壤，以啚補報事。

看得南京工部右侍郎今故嚴時泰，歷俸三品，未經考滿，該減半造葬。雖經論劾，止論其衰老過恭，别無他疵。跡其平生清謹，且有白草番都蠻功次，所據伊男嚴祥陳乞應得䘏典，似難别議革減。除録麔移咨吏部參詳外，合無照例與祭一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行工部減半造葬。

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聖旨：准照例與祭葬。

府尹孫懋祭葬

題爲比例陳情，懇乞天恩賜給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

看得原任應天府府尹今病故孫懋，伊男孫炤陳乞祭葬贈謚一節，除謚不敢輕擬及贈官隷屬吏部掌行外，所據本官歷俸三品，後以引年致仕，未經考滿，例應賜祭，減半造葬。及照本官剛介有稱，進退無議，例所應得者别無議擬。合無照例與祭一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員致祭，及行工部照例減半造葬。

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孫懋准照例與祭葬，謚罷。

尚書唐龍祭葬謚

看得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後爲民病

故唐龍，既蒙聖恩察其真病不欺，又曾有邊功，准復原職，正與楊一清事體相同。及照本官雖兩經論劾，止云處置未善、防範不周，而官箴士行未有訾議。所據伊男脩撰唐汝楫奏乞卹典，於例别無違礙，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另行具題外，合無照依楊一清前例，與祭九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應付棺木等項，造墳安葬。再照本官學有師承，志存經濟，功著邊圉，望重中朝，易名之典似亦相應。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五日奉聖旨：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

右都御史端廷赦祭葬

題爲比例陳情，懇乞天恩賜給祭葬、贈謚、録廕，以光泉壤，以畐補報事。

案呈到部，除謚號本部奉有孝宗皇帝聖旨不敢輕擬，及贈官録廕係隸吏部掌行外，看得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端廷赦在任病故，伊男端鈇陳乞卹典一節，爲本官曾經論劾，但已奉旨勘明無碍及准推用，累官二品，又一年有餘，是前之心迹既明，且後之勞勩可録。所據應得卹典，似難減殺，合候命下查照盛應期事例，與祭二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直隸太平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府堂上官致祭，及行工部造墳安葬。但恩典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聖旨：准照例與祭葬。

副都御史張愚祭葬

題爲邊臣死事，乞恩優恤，以慰泉壤，以

勵忠勤事。

看得巡撫延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愚在任病故，係兩京文職三品官員，合照例與祭一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直隸河間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遣本府堂上官致祭，其葬價未經考滿，例該減半。但查有前項邊功，該總督尚書王以旂具奏前來，兵部查覈是實，比與趙載事例相同，且又以死勤事，尤宜厚加優卹，激勸邊臣。雖先經該科論其原任僉事時督理錢糧不嚴，然於行檢無干，況又勳勞已著，一應卹典難議減半，合無俯從所請，查照趙載事例，給與全葬。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四日奉聖旨：張愚准與全葬并祭。

大學士楊士奇祠額

看得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蕭端蒙題稱「已故大學士楊士奇，建祠崇祀已被褒恩，而名額、祭文未膺備典，乞要比照劉珝等事例，議賜祠額、祭文」一節，爲照已故大學士楊士奇，學行名德照耀當時，其在永樂年間，所以佐佑文皇、經綸草昧、輔導儲貳、調攝危疑者，世皆得而知之。至正統初年，承平法弛，主幼權移，其陰翊密贊，維持國是，猶有簡册之所未得載者。巡按御史蕭端蒙稱其勛存社稷，委非溢美。先該本部覆題，奉欽依建祠致祭，而祠額祭文未曾請給，實是缺典。既該巡按御史論奏前因，似應俯從所請，合無恭候命下，行移翰林院撰擬祠額、祭文，仰候聖明裁定，勅下本部，行令江西布政司轉行吉安府泰和縣查照遵行。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具題，十七日

奉聖旨：是。

尚書翁萬達祭葬謚

看得已故兵部尚書翁萬達奉旨復職，即同見任，原係二品文官，雖未如王憲等加有太子太保職銜，然已經考滿，並無論劾，又非趙載之比，其應得二品卹典，似難別議。合候命下與祭二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廣東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照本官籌邊著禦虜之績，體國蒙盡心之褒，賜謚易名似亦相應，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具題，奉聖旨：准照例與祭葬。

大理寺卿葛浩祭葬

題爲比例陳情，懇乞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

看得大理寺卿葛浩持己有恒，守官無議，所據伊男葛臯陳乞卹典，難議減革。及照本官自嘉靖六年十一月起，至嘉靖十年六月止，由南京太僕寺卿從三品，歷兩京大理寺卿正三品，緣正從不得通理爲滿，而實歷三品之俸將及四年，似與其他未經考滿者稍異，而與陶諧事體相同。合無照例與祭一壇，行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其造葬合無行移工部，比照陶諧全給，惟復減半給與祭葬。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聖旨：准給與全葬。

尚書王以旂祭葬謚

題爲比例懇乞天恩，俯賜祭葬、贈謚、録廕，以光泉壤事。

看得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王以旂在任病故，除贈官、録廕移咨吏、兵二部施行外，合就照例與祭九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轉行應天府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府堂上官致祭，工部應付棺木，差官造墳安葬。再照本官飭行有恒，守官無缺，勳勞著於督府，威望重於邊疆，體國悉心，殞身勤事，所據賜謚易名似亦相應。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具題，初四日奉聖旨：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

孫堪母夫人祭葬

題爲比例懇乞天恩，俯賜䘏典，以泉光壤事。

看得署都督僉事孫堪奏稱「母夫人楊氏病故，停柩在邸，乞查例賜葬，並祭伊父，併給驛還鄉」，除給驛移咨兵部查覆外，其乞要賜葬一節，既經該司查得楊氏當賜葬伊夫之時，止封宜人，不應祭葬，未曾行令并造妻壙。今已授封夫人，查有節年題准二品文官妻、三品文官母已授本等封者祭葬事例，似應俯從所請。合無恭候命下，楊氏照例與祭一壇，伊夫孫燧列名並祭，行移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及行工部查照葬例，於伊夫塋内造壙合葬。以後文官之妻，若例應造壙安葬而夫故之時已曾併造，及雖未曾造壙而例不應祭葬者，俱不許妄行比援陳乞，以重恩典。

嘉靖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奉聖旨：是。

伏羌伯毛漢祭葬

查得《大明會典》，凡公、侯、伯爵承襲病故者，祭二壇。若管府事有功績，加太子太

保以上，及守備南京者，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伯年幼襲爵不久而故者，祭一壇，葬禮照依定制。爲事病故者，祭葬等項恩典俱無。凡公、侯、伯，母、妻俱祭二壇。看得洪武年間公、侯祭葬之典，蓋以待開國功臣，故其數甚隆。至永樂年間，始令承襲而年幼襲爵未久者猶與祭一壇，病故者與祭二壇，所以貴其爵也。若管府事有功，加太子太保以上者，各有加祭，則所以勸功。而爲事病故者，祭葬恩典俱無，則所以罰罪。罪功兼録，勸懲有辨，《會典》所載已經詳備，惟爲事二字，臣等反覆參詳，不得其説。若以被劾閒住爲爲事，則都督例與祭六壇，後閒住者與祭二壇，而侯伯乃祭葬俱無，輕重似若不倫。又本以才能可用推舉管事，既經論劾，其爵禄未嘗革，朝請未嘗絶，乃不惟革其管事所加之祭，遂并其本爵應得恩典而盡削之，反不與無才可推不得管事及年幼襲爵未久者爲比，論罰似若太嚴。若以犯罪參提爲爲事，則犯有輕重，勘有虚實，恩典一概削奪，論罪似若太混。及爲事者之妻，若并革其祭，則罪非身造，命未追奪；不革其祭，則本從夫貴而妻獨蒙恩情，理似若未安。且《會典》原未開載，亦應并議。

竊惟恩施當乎人情，乃可守爲常典。合無今後公、侯、伯管府事有功，被劾閒住者，止削其管事有功所加之祭，仍與本爵應得例葬，并例祭二壇。若參提罪重，勘問得實，果於倫理有碍、行檢有干者，并本爵應得祭葬一概盡削。如其罪狀頗輕、勘問無實者，當與閒住同論。若未經勘實病故，減其半葬，止與祭一壇。其夫人命未追奪者，似應不當并革其祭，而祭文内亦應許并及其夫，以示恩從夫得，庶幾祖宗貴爵之義與罰罪之法並行不悖矣。

及照伏羌伯毛漢雖被參提，未經勘實，

如蒙皇上俯允臣等前議，裁爲定制，則本爵應得減半恩典，合從今擬施行。臣等未敢擅便。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具題，奉聖旨：准議行。

都督僉事孫堪祭葬

該署都督僉事孫堪男孫鈺奏「乞俯賜卹典，及容令給假歸葬，以盡子情」一節，查得《會典》并見行事例，署都督僉事病故，祭一壇，無葬。又查得先該錦衣衛都指揮使王佐病故，該兵部題稱「本官禦侮以勇，折獄惟公，懋著勤勞，極圖報稱」，奉欽依准贈。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移咨前來，該本部議得「本官才職敏練，謀慮深沉，漕渠之績効既多，禁衛之忠勤尤著，受知聖明，切圖報稱，其身後卹典似應優厚」等因，覆題奉聖旨：「祭葬照右都督例給與。欽此。」又查得錦衣衛管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陸松病故，該本部照例題奉欽依，與祭五壇，造墳安葬去後。今該前因，除贈官、給假移咨兵部施行外，爲照致仕署都督僉事孫堪，孝友篤於家居，廉勤著於官守，誠武臣中之難得者。今伊男孫鈺奏乞比照王佐、陸松事例給與祭葬，但陸松係都督僉事，原非署職，王佐乃以勞勳蒙特恩照贈官給與祭葬，本部不敢援比爲例。所據本官今照《會典》事例，與祭一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但本官先荷皇上俯念伊父忠烈，其敘廕之時即蒙特旨優厚，准令見任管事，不比尋常敘廕，今其病故，合無量與加祭一壇，以示始終優厚之恩。臣等未敢擅便。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聖旨：准與祭二壇。

尚書張潤祭葬謚

題爲比例陳情，懇乞天恩，俯賜贈謚、祭葬，以光泉壤事。

看得已故户部尚書、督理西苑農事張潤，係二品文官致仕在家病故，合照例與祭二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山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照本官屢乞身而未俞，參論殊非其實，後蒙恩而得謝。聖明既諒其誠，況素履廉正有稱，而邊陲功勞尤茂，所據乞要賜謚，似亦相應。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謹題請旨。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題，奉聖旨：准照例祭葬，還與他謚。

董綸、陳聞詩建祠

該巡撫河南、都御史楊宜題稱「逆賊師尚詔率領賊衆擁入歸德府，檢校董綸督令家丁對敵，力屈被執，駡不絶口，與伊妻賈氏、姪男董逵、家人董路俱被殺死，乞要贈官、廕子、建祠以慰忠魂」，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本官題稱「歸德府柘城縣舉人陳聞詩亦被虜脅從行，旋即縊死，被師尚詔用火燒屍，乞要將陳聞詩量贈一官，立祠歲祀，仍優免雜泛差役」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題覆間續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爲查勘失事地方官員，分别功罪，以昭國法，以勵人心事，内開「檢校董綸素懷滅賊之志，竟成死事之忠，被執而駡不絶口，致身而禍及一家；舉人陳聞詩被脅不屈，慘至焚屍，俱應褒恤。恭候命下將檢校董綸照先年大城縣知縣張汝舟事例，贈官、賜祭、廕子，仍照例入祠，將舉人陳聞詩量贈官職，與之同祀，以勵人心」等因，具題，節奉聖旨：「董綸贈本府同知，照例廕子、立

祠、賜祭。陳聞詩贈鳳陽府同知,並祀。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檢校董綸、舉人陳聞詩,身家之慘,良可憫恤,而節烈之高委應褒尚。既經奉有欽依,追贈官職,立祠、賜祭、並祀,合行翰林院撰擬祠額、祭文,備行河南撫按衙門轉行該府動支無碍官錢建立祠宇,歲時並祭。其合用羊豕品物俱令該府出辦,就遣掌印官行禮。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具題,奉聖旨:是。

官政

山東巡撫請減徵藥材

題爲地方異常饑荒,議處糧賦,以安生民事。

爲照額辦藥材,係備內府供應之物,本難缺乏,但據巡撫、都御史沈應龍所奏,前項地方灾傷,比之往年尤爲重大,相應議處。合候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將兖、東二府所屬沂、費等州縣,嘉靖三十一年分歲辦并三十年以前拖欠各項藥材,俱暫免徵解,姑候豐年照數帶徵,庶灾傷之民力可紓,而供用亦不致缺乏矣。

三十二年閏三月初十日奉聖旨:是。

再覆山東巡撫請停徵藥材

照得藥材係內府供用,難以缺乏,兖州、東昌二府,近該都御史沈應龍奏,已經本部議覆,將嘉靖三十一年分歲辦并三十年分以前拖欠,暫免徵解。所據今次本難再議,但據奏二府灾傷計至八分之上,民且無以自存,豈能有力辦納? 合無將三十二年分藥

材仍行暫免，連前通候豐年照數徵補。其濟、青等四府損熟相半地方，難以一概停免，致使藥餌之供有缺。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聖旨：是。

覆府尹雷禮條陳

該順天府府尹雷禮條陳八事，奉聖旨：「這所條陳各該衙門看了，議處來說。欽此。」查得八事内與本部有干者，有蠲歲派、省雜徭二事。除省雜徭近該兵部覆題，將不係欽差取用皂隸即行減革，奉聖旨：「是。欽此。」欽遵，無容别議。其蠲歲派，内開「乞勅各部以後一切額外加派，止行各省外府，不及順天府所屬，使得休息」。案查本部所派該府，除御用女轎夫、太常寺告祭兔隻，俱難定數，亦難分派外省。光禄寺麫料、麥穩、蓼芽，欽天監燈油、木炭、曆日版片，太常寺餧猪、糠麫、蘆蓆、葦火把，國子監紙劄、白麫、香油，俱經先年題准定額，各無加派，難以查減。惟光禄寺俱應牲口、銀兩，近准户部咨，於原額外加派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七兩七錢五分，以補供應不敷之數。

看得加派錢糧，合因正派原數酌量增加，但順天府所屬，虜寇殘破之後繼以水患，委的災重，合無將嘉靖三十二年分加派牲口、銀兩，暫行分派各省并直隸府州，免派該府，少紓目前之困。以後仍與各省一體通融加派，亦庶乎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具題，八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菜户額辦

看得菜户吕文等所奏及該寺所查報，一則謂取菜過多，辦納不及；一則恐納菜減少，供應不敷。本部便欲議覆，但不知各民

儘足地畝所産果蔬辦納，而該寺未經題請所取應否酌裁，合劄本寺會同巡視科道及上林苑監掌印官從公議處，據實斟酌，務要計日所需與民所堪，議爲中制，使供需不致有缺，而辦納不致稱難，開報前來以憑題請遵奉。

又據各菜户口稱，種菜地土見有妨占，納菜雜費又多濫泛，儻因釐正其宿弊所積，自可取盈於惟正之供。行據該寺備將與上林苑監反覆駁辦，及會科道巡視官酌議緣由，開呈前來，大要謂各菜户實在承種當差地九十二頃五畝有零，每畝辦納各樣菜一百四十六斤八兩，各樣瓜五個，總較前項地畝所産菜蔬斤重，除供應外該署尚有餘剩，本寺各處解到俱係牲口、果品、雜糧等項，原無買辦菜蔬、銀兩等因。隨審據各菜户又稱，地有肥瘠，歲有旱潦，況進菜雜費甚多，委果艱難，以致人户逃亡。嘉靖十二年因是不堪虧苦，奏准日減二伯斤。後該寺又題准日進青菜九伯斤，先進六伯斤，次進三百斤。此雖加添，止復舊額。至嘉靖二十六年又加添青菜四百斤，原爲一時權便，今遂沿爲常例，委的辦納不前等因。

看得光禄寺取菜以供上用，用如可省，則掌醢之官豈敢濫取？上林苑辦菜以納地租，租果蔬納，則種地之人豈至逃亡？是取菜者誠非得已，而納菜者亦非易辦也。及照原取之菜本有規則，而一旦增加，則未免煩言；然添取之數各有事由，而一旦裁革，則何從補湊？是菜户之難固所當恤，而掌醢之用亦不可不議者也。合候命下之日，備行光禄寺將因事添取菜斤，遇事止，即便住取，無得執爲常額。又於數外加添，仍行上林苑監令菜户添辦菜斤，待住取方許免辦，無得藉口舊額，輒欲於數内告減。各項進菜雜費，合行巡視科道官加意查革，以蘇菜户之困。

嘉靖三十二年月日題，奉聖旨：是。

申明會議建言民情

該通政使司題，湖廣等布政使司、武昌等府、大冶等縣民盧俊傑等各奏緣由，看係建言民情事理，合着禮部會官議處等因，奉聖旨：「是。欽此。」查得《大明會典》一欵，凡天下官吏軍民人等建言民情，每歲本部會官議定可否，俱赴御前奏過，其間可行者，移各衙門施行，若泛言不切，立案不行。又一欵，洪武二十四年，令在京衙門奉旨爲格爲例，及重事須會多官計議，然後施行。又一欵，景泰四年，令建言者該衙門詳細參看，果有利國利民，可行則行；有假以言事報復讐怨者，具奏治罪，欽此。參詳例意，前後互發，蓋凡事體重大及應該議擬裁斷、著爲格例施行者，然後多官集議。凡建言民情，亦須各衙門參詳應該會議之事，然後本部會官定議，非不論小事一概會議及未經各衙門詳看而輒會議也。近來各處建言，有稱撫按見行，要得久遠遵守者，則不待議；有須行撫按勘報乃知的確，則不能遽議；有累經題奉欽依，著之令甲，難以變更者，則不當復議。若概行會議，似涉泛濫，與先後例意不合。

及照洪武年間，有直陳得失、無事繁文之式，永樂年間，有驀越合干上司、徑赴朝廷干冒之禁，通合申明。合無今後凡有建言民情，本部即行各衙門參詳，係撫按見行、小民稱便者，徑行查照遵守；應該撫按查勘，不能遽議者，徑行勘覆；累經題著令格，不當更改，或中間稍有損益者，徑自題覆；違式違禁，挾讐報怨者，徑參治罪；其事體重大，應該議擬裁爲格例，而一向未經題定，或雖曾題定，而時異勢殊，應更革者，然後回報本部，年終會議，取自上裁。其各該衙門參詳過徑行、徑覆、徑參等項事件，亦隨報本部，

年終俱節略開坐題知，庶幾會議不濫，事體可久。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具題，十八日奉聖旨：是。

外　夷

朝鮮王請收買律管

准朝鮮國王李峘咨，稱「議政府狀啓，該禮曹呈備奉常寺申，本寺原貯律管俱各損舊，致使編鍾等器不相和應，又兼本寺該用各樂，原習於中國，近來訛誤居多，無從校定。查得洪武三年二月内，該高麗恭愍王移咨都省，乞於中國樂工内擇取精通衆音者二人發送傳習。當准回咨，着將合用樂章，令習學人親齎，赴京習學。永樂三年四月内，又該本國爲因宗廟社稷樂器損舊，咨請禮部齎價。當蒙本部奏，奉太宗皇帝聖旨：『樂器與他。欽此。』將樂器給賜，外竊蒙屢朝皇恩，實出尋常。即今原用律管歲月既多，所差益甚，兼該寺訛傳已久，漸失其真，合無差委樂官前赴京師校定等因，爲此今差樂官一員、樂師三名，齎帶價布，跟隨賀至陪臣前赴京師，煩爲轉達，特許收買，及行太常寺選取樂工校定，以同聖朝律度量衡之制」等因，備咨到部。

看得朝鮮國王李峘咨，稱律管損舊、音樂訛誤，乞要收買及校習各一節，爲照朝鮮之事，朝廷職貢甚謹。朝廷之待朝鮮恩禮素優，其所稱洪武、永樂年間事例，蓋備述我太祖、成祖恩遇之隆，以深致其慶望之意。於今日且正朔所及，量衡必同，而況管籥音律爲禮樂之大者，豈敢不請聖朝，擅自制作？所據陳請，似應俯從。合無恭候命下本部，行移太常寺選取精通音律、樂舞生二名，與

差來樂官、樂師逐一校正，其律管合無俯從收買，惟復特恩頒賜，以示優禮。

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奉聖旨：律管着賜與。

勑諭倭夷

臣等看議得聖王馭夷，因時制便，各有攸宜。日本於國家雖非請封、受册、頒曆、朝正之國，然自永樂以來，許令十年一次入貢，至則豐其賞賚，通其互市，蒙恩甚厚。乃今納我逋逃王五峰潛藏彼國，糾引夷醜入寇沿海州縣，大肆焚掠。所據巡視浙江右僉都御史王忬、南京吏科給事中張承憲各奏請勑旨責諭，一則欲因其懷恩，曉以大義，使縛送叛華之賊；一則欲絶其封貢，震以天威，使殄殲猾夏之夷。蓋目覩事勢急迫，多方消引，足見諸臣悉心籌慮。但要責付朝鮮、琉球傳諭，須待二國使至，令通事譯審，果與日本原無仇隙，舊通往來，然後請給，庶幾付而必受，受而必達。及查祖宗朝，未有勑付鄰國宣諭之事，防微慮遠，蓋有深意。又日本素稱貪狡，習爲悖驁，先朝數因事頒降勑旨曉諭，俱未見輸誠悔謝之奏。至嘉靖初年，貢使宗設搆亂，擄我職官宋璉等以去，聖怒赫然，阻絶其貢。既而鎮巡官爲之懇請，荷蒙天度優容，不追既往，而彼王亦未曾將宗設等縛解，宋璉等送還，止據夷使呈稱「諸人俱已遭風亡没」，竟亦莫究的確。跡其平素如此，恐未可徒以言語化誨而震懾之者。夷情叵測，國體攸關，臣等參詳各官所請，本欲紓急目前，今倭寇既退，似可且停。合候命下備行巡視都御史王忬深察。此夷譎詐反復，即今但申嚴祖宗備倭之法，其勑旨宣諭一節，付與琉球、朝鮮既無舊例，合待日本貢使至日，酌量時勢緩急，另行奏請。臣等奉命查議，不敢不竭其愚。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聖旨：是。

朝鮮擒獲倭犯

該朝鮮國王李峘奏，奉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謹欽遵。

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內，該欽差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右僉都御史王忬題稱「倭寇流刼閩浙沿海地方」，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薦奏報「山東靖海衛地方，倭寇登岸放火殺人」等因，節該兵部題奉欽依，通行沿海地方嚴加隄備去後。又查得嘉靖二十年十一月內，該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奴打攪上國，仰仗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倭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差刑曹參判成洗昌賫領前來」等因，奉聖旨：「倭賊搆亂，懼罪奔逸，朝鮮國邊臣擒賊幾盡，又搜獲被搶人口，國王李懌差官押解伴送前來，具見忠順，寫勅褒諭。奏內事情，該部看了來說。欽此。」

該兵部議擬「國王并領兵官俱應賞賚，其齎本押解官員人等宴賞之外，比照各邊報捷人員事例加賞」等因，節該題奉聖旨：「是。朝鮮國王李懌忠順可嘉，照前旨寫勅賜銀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差來陪臣成洗昌及領兵官蘇洗讓、李繼長、鄭永謙、吳堡、黄琛、孫仲暾各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就着成洗昌賫去。其餘從人、押解等項人員，着禮部查例加賞。中林等二名，都察院擬罪來說。欽此。」又該禮部查無外國獻俘賞例，止查照本國進貢賞例議擬，題奉欽依，各陪臣於賀至欽賞外，刑曹參判賞織金紵絲衣一套，綵段四表裏，折鈔絹五疋；書狀、通事并押解官，俱每人賞素紵絲衣一套，綵段二表裏，折鈔絹布各二疋；從人每人賞絹衣一套，折鈔布各二疋，俱與靴韈各一雙。

今該前因，行據禮部主客清吏司提督會

同舘主事張東周呈稱，譯審得朝鮮國差來陪臣二起，内一起刑曹參判李澤，書狀官成義國，通事安自命、崔洗協、高彦名、金希緒、吴洗良，軍官洪守讓、吕門望、唐彦弼、睦諄、鄭壽聃、李碾、權士禮，從人朴孝欽、李福齡、末享、石伊、莫同、李漢芿、孫李、原宗，共二十二員，名係慶賀冬至令節，順押捉獲倭犯人員。據此，臣等會看得倭奴無道，寇我海濱，朝鮮國王李峘一聞賀節陪臣傳説，即令沿海地方整點嚴備，預防奔逸。既擒獲倭犯及銅銃、木牌等器，即差賀至陪臣管押解獻，仰候朝廷處斷，具見本王恪慎守藩，忠誠效職。伏乞皇上降勅褒諭，仍特加賜賚，用旌奉藩之忠。領兵等官南致勤、金中烈、金景賜、金贇、金鎔、李善源、金仍、慎之祥，或指授方略，或奮勇接戰，俱各有功，與管押功曹參判李澤，相應比照嘉靖二年例，給賞銀兩、紵絲、靴韈。書狀官成義國等，通事安自命等，軍官洪守讓等，從人朴孝欽等，俱各押解有勞，亦應比照前例加賞段絹、靴韈。合候命下，禮部開赴内府該衙門關出銀段等項，先將李澤等委官，於賞房前唱名給散，其欽賜國王并欽降勅書，俱付陪臣李澤賫捧回國，啓王祇領。其賞賚領兵官者，亦付李澤順帶，啓王頒給。仍備云會議緣由，一咨法司，將望古三夫羅等犯，并銅銃、木牌等器，究問審驗明白，徑自奏請定奪；一咨都察院，轉行巡視海道都御史王忬，益嚴姦民私通倭奴防禁；一咨行本王知會，一體欽遵。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聖旨：是。

旌　勸

旌節婦以勵風俗疏 六安州上

臣伏覩嘉靖三年四月十九日詔書内一

欵：「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開具實跡奏聞，以憑旌表，不許里書人等勒指刁難，致令展轉，無由上達。若守節年久，果有貞節實跡，例應旌表而身故者，一體奏聞舉行。其已旌表，年及六十，孝子冠帶榮身，節婦照八十以上例，給賜絹帛、米肉。欽此。」欽遵外，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奉本府帖文，該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東批，據本府經歷司呈，蒙批：仰該州徑自奏聞，至日本院據此覈實查覆施行。

此繳案照先據本州儒學申，據興詩等齋廩增附武生員黄牧等呈，切見本州南隅居住、已故六安衛軍餘何珊妻冷氏，係本州故民冷福次女，成化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憑媒慕蓮行娶過門，恪守婦道。成化二十三年何珊隨伊叔何瀾任山東臨邑縣儒學教諭，次年五月内何珊回至途中病故，遺冷氏在家，時年二十四歲，懷孕六個月。後生一子，衣食不充，惟以針工紡績織紝終養。舅姑親族鄰里憐其少而執義、貧乏難以自存，諷令奪志，本婦抱孤大慟，哀毁骨立、絶而復甦者數次，斷髮閉户，誓不再醮。遂撫遺孤，漸長，立名何金，嚴訓不怠。伶仃孤苦，貞白愈堅，每言及夫，哀慟迫切，路人聞之莫不嗟泣。迄今守節三十九年，閨門清潔，人無間言。見年六十三歲，始終一致，士夫善之，贈有永節孝思詩文。先該本州前任知州姚嵩體勘是實，備辦節義牌匾、羊酒、花紅，督率僚屬師生先行奬勸，及該本衛奉例纂脩《實録》，亦將本婦節義緣由造册賫府，類報外緣，本婦委的志行卓異，堪以旌舉等因，呈學申州。行據本州儒學師生及該衛官吏旗甲并鄰佑人等，各勘得冷氏夫故之後，委的志堅冰蘗以勵婦操，善撫遺孤以續夫嗣，家貧而清德愈彰，年老而初心不懈，志行卓異，無玷鄉間，實堪旌表等因，各另結報前來，由府駁查

無異，回呈定奪去後。

今奉前因，合行遵依具奏。臣竊惟節不必異，惟其堅；賞不必徧，惟其當。今何珊妻冷氏不貳其德，從一而終，方其夫死而孕，安知其必得男也？及其子生而孤，安知其必成人也？成人而貧，安知其必可賴以終身也？苦其心于呴嫗之勞，忍其性於貧窘之迫，而忘其前後左右之無可顧藉，以有今日，其節不可謂不堅。夫堅而不渝可以勸忠，死者不悖可以勸義，託孤而有成可以勸仁，有勸之行可以承賞，興行之賞可以光化。伏乞皇上察操持之不易，念風化之所關，特勑該部將冷氏照例旌表。豈惟勵女流自立之節，亦以作凡民維新之志，而凡無文猶興、不賞而勸者，益將精脩於風移俗易之中矣。

行　移

大學士楊士奇祠額祭文

爲乞全褒祀名臣恩典以彰激勸事，該本部題云云等因，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歐陽等具題，十七日奉聖旨：「是。欽此。」續該翰林院具擬祠額，一名崇功，一名褒德，奉御批：「可褒功。欽此。」通將欽賜祠額、祭文一併抄捧前來等因，案呈到部。

照得祠宇係先朝勑建，而祠額又欽奉皇上御批，聖意至隆，非同常典，禮儀貴備，乃稱殊恩。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江西布政司轉行本府縣，欽遵明旨，仰體聖心，製扁務求渾堅，書額須極端楷。仍行分守該道親詣懸掛，就舉秋祭。所貴朝命初頒，而方

面大臣躬執祼將，庶足以彰我皇上褒功盛典。以後春秋歲祀，本縣掌印官按時舉祭如儀，則加隆以重始，而簡便以居常，其於典禮斯爲得宜。仍將舉行過緣由回報查考。計開一祠額，名褒功。一祭文：

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某月某朔某日，某某官某欽奉朝命，致祭于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公曰：惟公先朝碩輔，名世偉人。學裕經綸，功茂社稷。表範具存，禋祀宜舉。時當仲春（秋），爰薦常儀。公其來歆，以風永世。尚饗！

宗聖孫乞增祠祭

看得臨川縣儒學生員曾傳奏稱「系出宗聖，欲要比照孔氏、朱熹兩地，增建祠官」一節，本部查得宣聖祠衢，本宗子扈蹕所寓；文公祠建安，乃生前遷徙之鄉，比之曾傳所奏，事體不同。今宗聖山東祠墓，已經設授五經博士主守，其臨川係子孫避地所居，似難再行題請設官祠祭。但據奏稱「不煩官財創建祠宇，而本生冠帶主祭，以明曾氏之有後」，此則撫按所宜酌量作興而不煩題奏者，似可俯從。爲此合咨前去，煩爲轉行江西撫按衙門酌量作興，以廣朝廷崇重儒先之意。

交城王奏討樂户

看得交城王奏稱「該府分封另城居住，獨無樂人應用」，及稱「各樂雖解府應用，原非管束，以致隨奏隨逃，要奏討管束」一節，該司查據節年事例，慶成等一十一府俱另城居住，俱是遇有公務暫撥樂人應用，則不特交城一府獨無撥與樂人。又本府自正統二年分封，至今二百一十餘年，未見缺少樂人、廢失典禮。又，樂户郭義等素隸有司管束，亦且不免逃亡，豈有王府管束，便能使之不

逃？及照各王府設有樂户去處，往往致各宗室縱恣淫慾，甚者花生子女，瀆亂天潢，以至奏革名封，本部方欲題請議處，用圖保全宗室。兼恐有等無籍樂人，利於投入王府，公行影蔽他人，躲避有司繁雜差徭，又或各王府下人借此招引無賴，增樹爪牙，張勢生事，甚則窩隱盜竊、賭博之徒，有司不能禁捕，俱屬不便。以故本部每遇奏討樂户，未敢輕易題覆。今本王又有此奏，必是府縣有司肆意慢忽，凡遇本府行禮之期，不以樂户人等依期撥送，以致奏請不已，抑恐或有前項躲差及招引等情弊，俱合查究。爲此合咨貴院，煩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即查各樂人，如有營求投入、影蔽避差情弊，徑自究治。或是本府下人意圖招引無賴，就行本府教授啓王嚴加禁約。如是府縣有司不行依期撥送，亦要着落守巡該道督責，不許怠忽取罪。仍查西河、陽曲二府與交城同分封平陽府地方，見今二府迎接詔勅、拜賀節令及冠婚喪祭等禮，合用樂人，府縣作何應付，應否與交城府事同一體？希將查過緣由回報，以憑施行。一咨都察院。

太監李向等姪請給田房

爲懇乞天恩、比例供奉香火、以圖補報事。祠祭司等官案呈湖廣承天府原任太監等官李向等下姪孫李節等奏，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該顯陵祠祭署故官舍人張泰等奏稱：「先帝憫給田房，養贍隨任家口。各官在任陸續病故，正德十六年四月内，恭遇皇上嗣登大寶，推恩群下，將故官張良等賜祭、追贈，令臣等以舍人名目衛護顯陵，侍奉香火。續奉特旨，給臣等每名地五十畝、房一間住種。乞要侍奉隆慶殿香火。」該本部題奉欽依：「依擬送府内供役。欽此。」案呈到部。

看得張良等係先帝憫給田房，及奉皇上賜祭、追贈，其張泰等給與地畝、房屋住種，係出特旨。今李節、陳貴、馬喜、李完、李經等，未審是否原任太監李向、馬俊、李文學、何富等下姪孫？其李向等隨侍先帝之國，曾否效有微勞？先帝有無憫給田房？皇上御極之後，曾否追贈李節等？應否張泰等事體相同？見今有何空閒田房堪以撥給？本部漫無可據，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湖廣布政司轉行守備衙門，逐一查勘明白，議處停當，具由回報，以憑施行。

陝西番僧乞撥軍匠護勅寺

該陝西都司岷州衛大崇教寺番僧令占惡竹奏「先於宣德二年，奉欽命差太監王錦、羅玉、杜馬林等起調陝西都、布二司軍民人夫勅建寺院一所，給與護勅二道，賜額大崇教寺。奉兵、工二部勘合，本衛撥發軍匠劉友弟五十名，專一在寺看守。後成化三年，有寺前、中殿被火燒燬三十餘間，後遺鑾駕等項，殿宇二百餘間見存，將軍匠劉友弟三十名各調城操。成化十三年七月内，奉兵部職方清吏司勘合，本衛仍撥原額軍匠郭玉、徐來保等二十名，在寺看守鑾駕、供器等項。本衛亦不係調用人數，俱係木、鐵等匠，至今一百三十餘年，見有勘合本衛印信帖文存照。近年以來，被本衛千户張德、軍吏孫大經、于文周、官羅四、張鈔二等，不遵朝廷勅諭，勘合朦朧，往往攬差軍伴到寺，將原撥軍匠郭玉等二十名内調去朱友亮、楊保兒、原保、曾義、姚李、加狗等六名，俱發各項當差。本寺止遺郭玉、徐來保等一十四名，又不時差發占用。今本寺年久坍塌數多，缺乏人匠，無人脩補殿宇，有壞鑾駕等物。是令占惡竹等衆僧，倘蒙各邊調遣撫化番夷，後遺鑾駕、勅書等項無人看守，係是邊境，一時有

失難辨。伏望皇上恩念太祖舊制鑾駕等項，乞行禮部轉行鞏昌府巡按御史，照舊免撥差役，撥補二十名看守脩理勅建寺院。臣等僧衆祝延聖壽，「撫化番夷」等因，看得大崇教寺遠在邊圉，其僧素能撫化番夷，宣德、成化年間欽賜護勅併給軍匠者，無非所以優示柔服之意。所據令占惡竹奏免軍匠差役一節，事在彼中，本部無憑查處，爲此合咨貴院，轉行彼處巡按衙門，即查該寺原撥軍匠若干，是否專爲看守？其千户張德等應否差用？如無他碍，徑自酌處，或照舊額二十名追給補完，或據見在十四名准免差撥。期在處置得宜，不失軍衛之體，而又有以服番僧之心，庶争端可息，而地方亦有攸賴矣。仍將查處過緣由轉咨本部，以憑查照施行。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外集六

奏疏　賀謝陳乞

賀九廟成疏

伏以聖人有作，道允協於三王；清廟時成，法可傳於萬世。幽明畢洽，謨烈重光。恭惟皇帝陛下，好問用中，典學遜志。事必師古，耻後代之因循；禮有貴多，及是時而釐正。乃稽九廟都宮之制，聿變同堂異室之規。定聖志而斷以必行，同人謀而成之勿亟。廟祧式序，昭穆有倫。高皇正太祖之尊，丕戴鴻烈；文皇奠太宗之位，永綏燕詒。獻考啓祥於中興，新宮作卜於吉壤。祖宗異區而相望，子孫奕葉以同瞻。文必稱情，祀無豐昵，誠倫制曲盡而尊親兼隆者也。乃者鼕鼓戒嚴於東堧，裳衣暫設於内殿。虹流電繞，屬當聖壽之辰；華祝嵩呼，峻卻明堂之賀。是以士不戒而競勸，功未朞而有成。

臣某職繫留都，躬逢盛典。旅楹梴桷，氣象宛瞻乎翬飛；執豆奉璋，班列莫陪於獸舞。伏願肅肅在廟，湯敬日躋；濯濯厥靈，周邦咸喜。神明感格，惟至治之馨香；世德作求，俾緝熙於純嘏。

皇第一子薨逝奉慰疏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太監張欽傳奉聖旨：「朕第一子十月初十日夜丑時以疾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於内閣抄捧聖諭：「前日朕速親作旨，曰『初十日夜丑時』，今思十日之夜四鼓，已合曰十一日丑時，令禮部改正。欽此。」

臣等駭聞驚怛，忽如昏聵，捐身莫贖，隕涕無從。仰惟陛下軫元良之不淑，念慈聖之嬰懷，宸衷鬱悼，倍萬常情，臣等瞻望闕廷，兢惕曷已？竊惟皇天眷於有德，聖人壽而多男，載徵前古，如持左券。陛下道冠群倫，仁懷庶類，至誠動天，純孝格祖，景命有待，天道固然。臣等以爲熊羆占筦簟之夢，麟趾衍弓韣之祥，聖德之致，可指期而俟者。伏望仰察泰來之祉，俯鑒師錫之忱，寬聖心以怡聖母之情，寧聖躬以保神靈之統。臣等不勝犬馬至願。

上兩宮徽號賀疏

伏以奉先禮，隆曠典，紹休於千載；尊親道，達徽稱，崇極於兩宮。萬邦維懷，一人有慶。欽惟皇帝陛下安安堯智，日照月臨；夔夔舜心，天明地察。典惇自我，得萬國之懽心；立愛惟親，究百王之理本。商廟七世，禮既洽於湯孫；周寢三朝，敬益隆於文母。載崇慈號，式表徽音。惟昭聖恭安康惠，保皇躬以嗣帝圖；惟章聖貞靜慈仁，生聖人而作民主。永綏燕喜，並集鴻禧。吉日上儀，寶册交輝乎蘭殿；清時盛事，泥書遥下於鳳墀。尊尊親親，恩推有等；樂樂利利，福錫無疆。臣某瞻望楓宸，恭攄葵悃。戴文武之德，達乎卿士、庶人；仰姙姒之風，行於閨門、萬國。祝慈壽後天不老，頌王猷與日俱升。

皇太子册立賀三宮疏

毓胄春宮，奉皇圖而作之貳；荷休慈極，承帝祉而施于孫。盛美丕昭，慶由親始；詢謀僉協，善則尊歸。玆蓋伏遇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秉茂含章，保純履素。蚤承乾道，播母儀於四方；晚翕坤貞，斂皇極之五福。歷年高而慮彌遠，涉事多而

智益明。重念先朝，恒虛守祧之位；忻逢令旦，蚤正主鬯之名。是以因人望之攸歸，贊聖志之先定。爲民立命，匪夷所思。臣等瞻佳氣鬱鬱葱葱，五百年聖人之瑞；想慈顔融融洩洩，億千倍恒品之情。樂與昆虫共際洽，賀同燕雀争噪呼。伏願優游爾休，等岡陵而朋壽；柔嘉維則，齊日月以流輝。天子萬年，孝養殫九有之貢；聖孫千禩，共歌衍四重之章。

伏以禮秩東闈，元良奠四方之本；祥開中禁，文母奉萬年之懽。凡厥恒情，孰不樂乎有後；雖甚微物，猶將遺於厥昆。矧秀挺金枝，寅承寶歷，道貞萬國，貺協三靈。兹蓋伏遇章聖慈仁康静貞壽皇太后陛下，儀慎温恭，問流聖善，和順中積，輝光日新。輔佐先皇，鶴鳴臯而聞野；擁翼今上，龍躍淵以飛天。履盛彌謙，政不制於房闥；持盈是懼，慶聿集於宗祧。用啓有道之孫曾，長初陽而出震；爰受介福於王母，麗重明以繼離。臣等敬仰娍娥，肇殷武詒孫之緒；永惟莘姒，衍周成纘祖之休。萬里尊宸，瞻褘褕而生色；九天慈極，馳函錦以攄誠。伏願長樂晝開，勤問豎之栗栗；承華春煖，觀齒胄之雍雍。陋彼含飴之娱，惟事姑息；稽古虧膳之教，以相義方。

伏以青殿儲英，紫庭凝秀。鼎器必歸於震長，坤貞克贊乎乾剛。喜溢長秋，藹椒塗而並馥澤；覃函夏逮，藿食以同懽敬。惟中宫皇后殿下，敦篤思謙，含弘體順。教先穜稑，淑問川流；敬始紘綖，小心冰履。衍螽斯之繩蟄，則百斯男；比鳲鳩之均平，弗二其德。勗率宫壼，從王事而無成；端處禁闈，知邦本之攸重。仰參宸斷，俯協師虞。元良萬國以貞，宗社億年之慶。

臣等遥瞻璇極，如拜玉除。兩曜重光，戴照臨之罔極；萬物並育，資博厚於無疆。

庸展蟻忱，式申燕賀。有子爲樂，與四方陳芣苢之風；生民厥初，願奕葉綿瓜瓞之頌。

賀皇太子册立疏

伏以弓韣啓祥，誕啓神明之胄；匕鬯承重，靈承天地之心。震一索而得男，名尊六子；離重明以麗正，光被四方。華夏懽騰，臣民抃蹈。敬惟皇太子殿下睿資天挺，淑度幼彰，岐嶷邁倫，覃訏載路。玉質謝江漢之洗濯，龍種凝造化之絪緼。元德足以有臨，宸衷眷於克類。仰遵慈諭，曰受祉而施孫；俯察輿情，咸懷忠而徯后。庸建元子，用弼丕基。臣册鐫金，紫誥炳丹書之訓；高牓題碧，青坊依皇極之尊。惟高祖創業傳家，符三代夏、商、周后；惟獻考詒謀燕翼，萃一門文、武、成王。是以天紀敘而人倫明，邦本定而民心一，誠休明之景運、聖哲之令猷者也。臣等心戀東華，職縻南服。鸞旌雲擁，莫陪鶵篷之雍雍；函錦星馳，遥瞻鶴駕之翼翼。伏願年所多歷，哲命自貽。敏學惟時，春夏誦絃而不怠；懌成厥德，禮樂内外之交脩。

皇太子加冠禮成賀疏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恭遇皇上勅舉皇太子加冠禮成，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

伏以景協昌辰，春先四序；禮隆元嗣，服備三加。賴一人之燕貽，光九廟之鴻烈。萬方歌重海之潤，二聖慰在天之靈。恭惟皇帝陛下稽謀自天，敬德作所。膏澤漸濡於下土，馨香昭格於上玄。長發其祥，克昌厥後。仙源羨錫，奇表顒瞻。屬當齒胄之年，誕備成人之禮。文謨丕顯，飭仁義而戒怠驕；啓賢敬承，謹令儀以順成德。神人于焉嘉樂，天日爲之清明。

臣等職忝儲闈，躬逢熙典。冠裳蹌濟，叨陪小相之班；弁冕巍峩，快覩大君之子。羡賁文之中節，喜倍鵷行；懽震邕之得人，抃先獸舞。伏願聖敬日躋，天休滋至。光華旦而復旦，德業新以又新。鶴禁春熙，茂衍百世之胤；龍樓晝永，長奉萬年之觴。

賀皇太子加冠疏

碧鏤青宮，宿隆元冑之望；朱纓玉藻，誕備成人之儀。服允稱身，禮正及候。仰惟皇太子殿下，温姿天挺，淑質神扶。日未動於扶桑，已蒸雲而成五色；鳳尚潛於丹穴，即舒翅而揚九苞。屬此茂齡，顯膺元服。皇州春滿，太史贊時月之良；幄次香清，元宰勤奉將之節。袞葳蕤而暎日，冕嵳峨以切雲。顒顒昂昂，居然帝子；皇皇穆穆，允矣邦基。千官儼瞻視之尊，九重釋顧復之念。臣等職忝宮屬，喜倍廷工。往切傾心，徒聞若干尺之服；今諧快覩，允卜千萬世之基。歡忭實深，揄揚莫既。伏願棄幼志以從規矩，出大廷以就師資。日有就而月有將，繼承千聖之統；威可畏而儀可象，敬慎萬福之符。

賀靈雨疏 己酉五月

邇者時入首夏，雨澤少降。皇上懇祈玄潤，遂獲霑濡。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

聖德昭升，上帝鑒精明之悃；神功溥博，下民荷優渥之恩。仰一人之焦勞，康四海於粒食。澤流遠邇，懽溢寰區。恭惟皇上道洽神人，德參覆載。視民猶子，爰迪知其所依；事天如親，靡誠感而弗屆。乃者自春徂夏，甘雨愆期。惕皇衷而靡寧，謂民命之攸繫。旱非湯代，憂勤已切於桑林；民匪周黎，憫惻獨深於雲漢。天聽不遠，靈貺孔時。

皇上念膏澤之未周，期蘊隆之畢殄。旰食宵衣，虔脩匪懈；連旬踰月，冥感既通。油然作雲，覩絪緼之倏忽；沛然下雨，忻霑足於須臾。榮生稿荄，潤回枯壤。彼雨珠雨玉，曾無益於衣食；即遊鳳遊麟，何足語於禎祥？信天佑勤民之誠而皇敷建極之福者也。

臣等慚莫助於昭格，幸竊沐於生成。和上苑之鶯聲，同矜帝力；與中原之草色，並育皇仁。伏願堯德競競於儆予，文心翼翼於臨女。時暘時雨，省惟歲之庶徵；多黍多稌，歌屢年之大有。

又賀靈雨疏 壬子

恭遇皇上以旱霾虔禱，甘霖隨降，臣等謹稽首頓首稱賀者。

伏以聖德升聞，允隆格天之實；皇穹降鑒，聿昭時雨之徵。慶實賴於一人，懽已騰於六合。恭惟皇上道高邃古，神游太初。德洽好生，矜匹夫之不獲；仁垂惻下，與萬方而同憂。協氣暢宣，屢兆嘉祥之應；淳風汮穆，長迎豐樂之休。乃者逾春未雪，啓蟄無雷。禱已竭於桑林，憂彌深於雲漢。爰廑聖諭，罔事虛文。既奔走以徧百神，特齋戒而事上帝。祗祈明貺，敷錫蒸黎。日秉虔恭，雲切層霄之望；天回昭應，風生少女之占。膏酥普垂，誠旋乾而致福；旱霾如掃，即轉沴以爲祥。入夜滋生，正值向榮之候；無聲潤物，共慶甘澤之時。萋萋有渰於堯天，祁祁盡沾於舜畝。三農滿慰，已占大有之秋；五穀咸登，因識太平之象。

臣等無功深慚於飽食，際時竊幸於豐年。均動植以涵恩，囿乾坤而戴德。伏願道洽致治，雨暘徵若敘之常；天清民寧，海宇蒙乂安之祜。聖壽綿於有永，皇澤被之無疆。

賀瑞雪疏壬子

仰惟皇上以雪祥應念，但尺瑞猶慳，籲帝抒誠，爲民請命，玆者靈澤大降，四郊盈積，天從聖願，人感神功。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

伏以皇穹錫祐，鑒一人昭事之誠；嘉瑞應祈，啓四海豐登之兆。信無高而不格，蓋有願而必從。慶溢堯衢，懽騰禹甸。恭惟皇上神通玄極，道濟蒼生。念稼穡之艱難，冀雨暘之時若。禱祈孔夙，兢業無忘。頃占嗣歲之豐，預卜隆冬之雪。將求昊賜，日軫宸衷。屬聖意之方萌，荷祥霙而徧灑。連霑寸積，未覩尺盈。惟帝命之不違，在至誠之無息。寅諏良日，式罄初忱。既躬叩於殿壇，復徧告於宮廟。精禋斯徹，靈貺大來。始雰霏以彌空，倏堆積而匝地。飄颻琪樹，恍上苑之飛花；焕映瑶臺，儼清宵之朗月。大寒節後，增凛冽之威以滅蝗；嘉臘旬中，助潤滋之澤而消沴。式顯太平之象，允彰豐稔之徵。百物咸嘉，萬民交喜。自非聖德潛孚之素，曷致天心響應之神？

臣等幸際昌辰，叨塵近列。均霑瑞澤，慶忻寔倍於尋常；普戴皇仁，贊頌無能於萬一。伏願帝眷永隆，天庥滋至。玄機默運，四時行而百物生；大化旁流，萬國寧而九夷服。永迓無疆之慶，益綿有道之長。

賀聖節疏己酉八月

伏以盛德在秋，太和保合之候；陳常時夏，聖人震育之辰。鞮譯來同，衣冠忭舞。恭惟皇上文明濬哲，中正齋莊。神穆穆以淵潛，與道爲體；心乾乾而夕惕，事天如親。化日舒長，方中照天之下；皇風清穆，無爲象帝之先。敷五典於蒸黎，開八荒之壽域。春秋鼎盛，天地泰來。頃大火之既流，玉律

應於南宮；屬新涼之初動，珠斗建於大梁。吉日維丁，遐齡伊始。箕疇福斂，康寧壽考之徵；禹會儀隆，玉帛梯航之貢。粵自黃流澄徹，河伯效靈於西津；乃者朱曜晶熒，老人薦瑞於南極。寧羨電虹之異，將觀龍馬之圖。蓋神勞豈弟以作人、天佑君師之建極者也。臣某樂熙皞於堯年，瞻光華於舜旦。金鏡唐臣之録，莫助熙明；玉巵漢殿之懽，恭陳頌禱。伏願鴻禧天保，龍德日新。四海永清，億萬年如日月；百禄是總，八千歲爲春秋。

賀長至疏 己酉十一月

伏以黃鍾應律，元氣潛萌於地中；紫極迎祥，帝德光昭於天下。道逢來復之候，物對起元之初。萬邦咸和，一人有慶。恭惟皇上溥博堯仁，愼徽舜典。齋戒以神明其德，兢業見天地之心。御六龍以乘乾，静專動直；撫五辰而履泰，小往大來。戒冰堅於霜凝，嘘陽和於陰沍。聖文廣運，動康衢擊壤之歌；神武布昭，鼓邊圉抱桴之勇。嘉禾呈兩岐之瑞，甘霖應三日之祈。五行賴以財成，二氣在乎掌握。時維冬仲，運際天開。斗柄貞於玄枵，歲功伊始；日躔極於南陸，陽德方亨。閉關以養微萌，掃地而崇大報。播皇風之浩蕩，迎化日之舒遲。閶闔九天，玉帛冠裳之會；梯航重譯，元龜象齒之琛。臣等猥以凡愚，叨塵禁近。芸芳荔挺，忻萬物之昭蘇；獸舞鳳儀，快四方之來賀。心懷補衮，況逢添線之辰；情切垂衣，恭申獻履之頌。伏願王道與天同大，四海一腔；聖壽如日方長，千春寸晷。君子道長，多士爲姬周之楨；皇極福綏，萬年寶軒轅之鼎。

賀加冠啓皇太子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臣歐陽等，謹啓爲禮儀事。該臣等奏該禮部題稱，本年三月十五日皇太子加冠，次日文武百官於奉天門前稱賀，行禮畢，就詣文華殿行賀皇太子禮。奉聖旨：「是。都准擬行。欽此。」查得舊制，凡遇行慶賀禮拜、進曆、進春等事，本府例該啓皇太子知，必先奏聞，俟得旨方啓本進。

今照前因，臣等應合啓皇太子知等因，奏奉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職忝輔導，理合具本啓知。

謝　疏

賜大狩龍飛録謝疏

嘉靖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南京禮部轉賫到御著《大狩龍飛録》，頒賜臣一部者，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竊聞王者省方，必觀民而設教；聖人垂裕，爰作命以爲經。蓋惟有德而有言，是以可法而可則。恭惟皇帝陛下，王道登三，帝德咸五。仁及民而愛及物，誠饗帝而孝饗親。乃者奠二聖之玄宫，戒群工而星駕。惟承天舊邸，龍飛虎變之鄉；而純德名山，鳳舞鸞翔所萃。肇基元后，寔眷先皇。自京爰徂，涉漢于邁。庸怏争覩，永綏孝思。告報祇脩，先上帝而徧群祀；訓錫迭至，自宗藩以逮蒸黎。樂作明堂，舉周室配天之禮；詩成大雅，陋沛臺歌風之章。地察天明，於昭舜德；乾經坤緯，有焕堯文。固將徵諸庶民，必先由乃在位。用播中興之丕烈，以垂後嗣之嘉猷。帝典祇承，俯愧臯謨之贊；王言莊誦，仰歌文德之純。以身率先，與庶民式敷皇極之訓；服膺弗失，願奕世同覲天子之光。

遣祭三皇謝胙疏丁未十一月

伏以禮嚴醫祖，牲牷申特薦之誠；恩重秩宗，賑膰兼庶品之賚。臣欽承綸命，叨將事以爲榮；肅拜匪頒，慚荐恩之多辱。仰惟皇上道參上聖，心契高玄。大德難名，奄八荒而開壽域；神功不宰，撫五辰以凝天和。凡厥有生，均臻勿藥。臣與萬物而並育，荷三錫以難勝。贊禮無能，夙夜敢忘乎清直？引年勿替，日月永祝於升恒。

春祈遣祭都城隍廟謝疏戊申二月

恭遇皇上軫念黎元，躬舉春祈吉典，伏蒙遣臣於都城隍廟告祭，謹欽遵，候初九日子刻具服行事。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謝者。

伏以惟辟奉天而司牧，厚下土萬姓之生；惟皇斂福以錫民，嚴上帝百神之祀。濫叨分遣，感懼交并；誤荷殊恩，捐糜莫報。恭惟皇上智周八極，道洽三靈。物與民胞，唐帝仁深於覆幬；服卑食菲，周王功即於康田。時維仲春，念東作之伊始；所其無逸，祈西成之有初。昊天孔昭，籲穹窿而請命；靡神不舉，飭臣庶以同寅。臣盥手孚顒，敢對揚於匪懈；秉心淵塞，庶奏格於無言。伏願聖德日升，幽谷猶蒙其光被；天休川至，槁壤恒漸於潤餘。時和歲登，四海忘帝力而謠耕鑿；民安國泰，萬年作神主以潔粢盛。

遣祭三皇謝胙疏戊申二月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初八日，祭三皇于景惠殿，欽蒙遣臣行禮。禮成，以收回牲、醴、脯、果祭品頒賜到臣，臣稽首頓首祇領者。

伏以三皇與天無極，開養性延命之方；五禮自我有庸，脩崇德報功之典。盥薦侈榮於再命，賑膰祇荷於疊頒。稱塞惟艱，省循

彌厲。恭惟皇上道追隆古，爰邁五而登三；德洽好生，允得一而康兆。念醫之濟物甚博，老與安而少與懷；原聖者先天弗違，前有作斯後有述。式陳禋祀，孔惠孔時；飭遣儒臣，有嚴有翼。臣尸官多懼，贊邦禮以無能；受命滋恭，紆皇眷而莫報。筐承爵奠，在廟儼古聖之臨；腥薦熟嘗，闔門榮大君之賜。伏願仁風廣被，庶徵敘而百草蕃；壽域弘開，一人慶而兆民賴。

春祈遣祭都城隍廟謝賜表裏疏 戊申二月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恭遇皇上躬舉春祈吉典，伏蒙遣臣於都城隍廟行禮。禮成，欽蒙聖恩，頒賜彩段一表裏、鈔五十錠及臣。臣謹稽首頓首祗領者。

伏以文織發玉府之藏，于焉章德；寶鏹拜金門之賜，所以勸功。兼茲寵頒，實惟殊遇；無功可録，何德能勝？此蓋伏遇皇上仁急惠鮮，心存懷保。祈年孔夙，粒食重萬姓之天；感神至誠，齋心徧群神之祀。無文咸秩，奉綸遣以將虔；有事爲榮，承匪頒而滋懼。感逾庶馬，裁而服之以昭恩；珍比朋龜，襲而篋之以待賈。伏願峻德克明于四表，海宇同春；鴻禧永集于一人，俻和有夏。桑麻徧野，天降康而人皆煖衣；貨貝流泉，民藏富而家有餘鏹。

地震遣祭延福宮謝胙疏 戊申七月

茲者恭遇皇上以京師地震，帝心仁愛，於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寅刻，欽蒙遣臣宷于顯靈宮、臣德于延福宮，各祭告行禮。禮成，伏蒙聖恩以收回祭品頒賜，謹稽首頓首祗領者。

仰惟皇上禮隆秩祀，德懋應天。萬靈默佑，天地爲之清寧；五福用敷，海宇于焉康乂。臣等肅將懼忝於綸命，寵貺祗荷於神

饉。省災所由，知奉職之無狀；洗心自效，承誤恩而若驚。臣不勝感幸惶悚之至。

帝社稷陪祀謝欽遣疏戊申八月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初七日，致祭帝社、帝稷，合用陪祀大臣。該太常寺題奉聖旨：「遣公朱希忠代祭，張溶、侯崔元、伯陳鏸、王墐、焦棟、輔臣嚴嵩、尚書聞淵、費寀、夏邦謨、孫承恩、侍郎徐階、歐陽德陪祀。欽此。」臣謹遵恭候行禮外，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謝者。

伏以舉鴻儀於禁苑，報祀隆土穀之司；效駿奔於壇壝，寵光祇綸綍之重。榮叨有事，感極誤恩。恭惟皇上德配上玄，仁覆下土。周王無逸其康事，夏后克勤於田功。東作西成，欽若昊天之道；六府三事，爰知小民之依。御廩御田，耕斂時省；帝社帝稷，祈報有常。頃者雙穗之禾，垂及百本；允矣一人之慶，施于萬邦。臣德忝貳秩宗，愧直清惟寅之職；快瞻殷禮，陪肅雍顯相之班。庶奏假於明神，用對揚於休命。伏願庶徵惟敘，遂及於私田；嗣歲以興，恒裕乎公廩。千萬斯祀，典神天而潔粢盛；億兆有民，忘帝力而謡耕鑿。

歷代帝王分奠謝欽遣疏戊申八月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祭歷代帝王，該太常寺題節奉聖旨：「遣侍郎歐陽德分奠。欽此。」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謝者。

伏以鴻儀孔時，崇百代帝王之祀；駿奔在列，荷九天綸綍之温。戴德難勝，省躬多懼。粤自書契以來，神聖代作；咸垂衣裳而治，德業日升。肆皇祖繼天，肇開殷祭之典；凡宗臣翊運，亦載咸秩之文。皇上禮法地卑，行同天健。宗軒祖昊，道隆五帝之

先；越宋超唐，治追三王而上。眷惟古聖，佑啓後人。爰率彝章，作清廟於京邑；申嚴夷夏，黜穢德之胡君。盥薦式陳，春秋不忒；禮樂明備，觀聽維新。臣肅雍秉文，慚顯相之濟濟；祼將分命，仰聖謨之洋洋。敢不齋祓一心，儼衣冠以執事；虔恭群辟，于俎豆而得師？伏願帝德光天，皇躬作極。天地治、神明至，用咸五而登三；府事脩、功敘歌，允得一而康兆。

遣祭三皇謝疏 戊申十一月

仰惟皇上道契聖神，明禋式陳於冬仲；禮隆飭遣，賑播遍及於春曹。臣奔走祼將，忝王言之已重；拜登寵錫，叨神惠之且多。荷優渥之荐恩，自天有隕；循眇綿而滋懼，蹐地難勝。品嘗以頒魯論不宿之義，腥熟而薦周雅既醉之懷。仰皇心上協於三王，萬年心法未墜；祝帝壽高出於五帝，八荒壽域弘開。

謝兼學士掌詹事府疏 己酉二月

該大學士嚴題爲印信事，奉聖旨：「歐陽德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欽此。」除赴鴻臚寺報名、廷謝外，臣謹稽首頓首稱謝者。

伏以邦禮清曹，愧隆恩之未報；儲端重寄，荷簡命之復臨。責任倍逾於前，地望迥崇於舊。寵將榮至，感與懼并。仰惟皇上乾坤爲度，日月同明。深觀治忽之原，永念宗社之本。宜資廷彥，用長宮僚。蓋惟脩正通方之人，庶裨恭敬温文之德。如臣者，文墨徒持，章句自守。駑駘下乘，徒能飽秣於豆蒭；樗櫟散材，何足沾濡於雨露？皇上特加剪拂，班諸天廄龍種之間；曲賜裁成，置諸斤斧繩墨之末。然馳驟豈能追驥？雖礱斲未必中楹。官貳天卿，循名難於稱實；秩

兼翰長，揣己愧於先人。而況將脩齒胄之儀，待啓橫經之幄，豈庸虛之克贊，詎優渥之能承？敢不畢力酬恩，矢心竭節。期於一物斯行，而三善皆得；嘉與二坊同寅，而百辟咸懽。伏願駿德光天，虞帝尊富而多壽；燕謀翼子，周文作述以無憂。海宇蒙熙皞之休，國家賴靈長之慶。

皇太子加冠謁奉先殿頒賜祭胙謝疏 己酉二月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皇太子加冠禮畢，謁奉先殿。收回猪羊祭胙，奉聖旨：「三臣每一卓，內閣、禮部、詹事、春坊共四卓。」分賜到臣，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者。

章服咸加，神孫脩謁祖之典；籩豆有楚，聖皇廣逮下之仁。慶宗社之靈長，幸瞻禮儀之備；蒙天地之高厚，叨餕神嗜之餘。在列無能，戴恩有靦。先嘗以飽，祝鴻烈之彌光；既醉而歌，頌燕謀之益遠。

祭都城隍謝頒素饈疏 己酉九月

本年九月十八日，恭遇皇上欽舉秋報大典，蒙遣臣於都城隍廟致祭行禮。禮成，伏蒙聖恩，以收回素饈頒賜到臣。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者。

丹悃宵嚴，肅奉綠綸之重；素饈晝錫，祇承籩豆之餘。豈神惠之是珍，惟聖恩之罔極。先嘗知味，頒親舊以分甘；徒飽懷慚，敬君事而後食。祝天地之長久，民乃粒于萬年；沐雨露之沾濡，心敢忘于一飯？臣無任感戴天恩之至。

遣祭都城隍謝賜彩段疏

伏遇皇上欽舉秋報大典，蒙遣臣於都城隍廟行禮。禮成，伏蒙聖恩，頒賜臣彩段一表裏、鈔五十錠。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者。

文綺輝煌，色奪丹霞之彩；寶鏹綿麗，

光耀蒼龍之紋。晝錫自天，冰兢無地。恭惟皇上乾行廣運，離照文明。唐帝敬乎人時，周王重者民食。爰毖祀于上下，恒匪懈于春秋。雨暘寒燠以時，庶徵來備；鳥獸草木咸若，六府孔脩。乃者内苑呈祥，外田多稼。皇上奉若天貺，對揚神休。無德弗酬，恭脩報崇之典；靡神不舉，分將謁告之虔。臣夙夜在公，薰沐從事。方懼絲綸之忝，遽叨筐篚之頒。惶汗浹淪，豈直溫逾于挾纊？傴躬負載，奚啻重倍于兼金？服以文身，彌切解衣之感；推而濟物，敢存懷寶之私？伏願帝鑒有嚴，神聽不忒。萬年佑于一德，彌壽而康五福。錫厥庶民，既富方穀。

永明後殿代拜先聖先師復命疏 己酉二月

題爲復命事。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該内閣遞出揭帖，二月十五日望日，永明後殿先聖先師堂用果酒，上尚黄袍行禮，奉聖旨：「着侍郎德代拜。欽此。」臣謹欽遵恭詣行禮畢，理合復命，謹具題知。

永明殿代拜謝欽遣疏 己酉二月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永明後殿先聖先師堂上香，伏蒙欽命臣德代拜，臣欽遵恭詣行禮外，謹稽首頓首稱謝者。

伏以尊道崇師，肇脩曠典；因時隆禮，祗奉溫綸。戴德難勝，省躬滋厲。仰惟皇上制心以禮，執中惟精。嘉孔樂周，浸遡三王而上；宗軒祖昊，直追二帝之先。睠惟書契聿興，聖神代作；暨乎刪述斯定，啓佑攸存。往行前言，默承師資之益；禁庭秘殿，虔脩瞻奉之儀。臣忝貳春曹，惟寅夙夜。宫牆怏覩，企清霄以無從；俎豆榮趨，荷鴻恩而有惕。焚香拜起，仰古聖之洋洋；退食思存，慕秉文之濟濟。伏願古訓有獲，相上帝以作

明至。彝倫厚而禮樂興；九敘功歌，天地治而神師；大猷允升，本皇躬而建極。六經教衍，

先聖先師堂代拜謝欽遣疏 壬子

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永明後殿先聖先師堂上香，伏蒙欽命臣德代拜。臣謹欽遵恭詣行禮，具本復命。

仰惟皇上德運聖神，紹前王而立極；教闡精一，相上帝以作師。肇先聖寅奉之儀，舉曠古闕遺之典。臣曩承人乏，幸瞻望於宫牆；兹荷眷私，復肅將於綸綍。進思由聖之訓，退惏致主之心。祝聖壽兼總於羲黄，作人有造；願臣工效法於周孔，事君勿欺。

辭免陞禮部尚書疏 壬子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接到吏部咨文，該本部題爲缺官事，奉聖旨：「歐陽陞禮部尚書，守制滿日，作速赴京供職。欽此。」

寵命遥臨，驚悸莫措。伏念臣一介草茅，粗通章句，幸際飛龍之期，叨承臨軒之問，既又超越常調，簡列侍從，長養培植，凡三十年於兹。頃者備員卿佐，四歷歲年，皇上頻有使令，優示眷遇。每自循省，草木至微，能欣欣於陽春之澤；犬馬何知，猶戀戀於豢養之恩。而臣虚縻廪禄，荏苒歲月，未嘗少效尺寸，仰答鴻恩，乃今復叨寵渥，晉職邦禮，而又俯察其烏鳥之私，仍令終制供職，誠踰涯分之常，特出意望之外。聖恩天高地厚，臣何功何能，荷蒙曲成如此？竭力以報，糜隕爲期，臣之分也，亦臣之心也。

顧惟今之禮部，古宗伯之職，天工時亮，寔難其選。矧恭遇我皇上德兼堯舜，敬脩人紀。禮樂明備，率斷自宸衷而默契於往聖；文思淵微，皆根諸聖學而垂範於後王。所謂

神聖之君，其臣莫及；雖有博達之士，對揚尤難。而臣才識淺陋，學術迂疏，豈足以堪任使？夫人臣之義，力能任重，則委身致命，而不敢以避難；才不稱官，則推賢讓能，而不敢以冒寵。臣雖愚昧，自量已審，伏望皇上念官必得人而後可以熙績，察臣本量才而非故爲飾詞，收回成命，簡畀賢能，容臣終制之日仍以舊官俟命，則於臣愚分庶幾獲安，臣不勝受恩感激、隕越祈籲之至。

禮部尚書到任謝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

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恩辭免重任事，奉聖旨：「卿學行兼優，秩宗重任，特兹簡用，着照前旨來京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欽遵兼程前來，於九月二十九日到京，十月初二日朝見訖，謹稽首頓首稱謝者。

中和建極，六官際喜起之朝；上下承休，三禮重寅清之選。詎期甄録，誤及凡庸。榮極愧增，恩深懼集。仰惟皇上峻德克明，光被乎四表；神功廣運，賴及於萬方。明物察倫，追虞帝而獨盛；制禮作樂，紹皇祖而有光。競業萬幾，用咸凝於庶績；翕敷九德，以允釐於百工。惟春卿掌治神人，稱職非易；乃宵旰旁求俊乂，授任不輕。臣博學未能，躬行弗逮，徒持文墨，無益事功。幸當五百年見聖之期，荐蒙三十載作人之澤。涓埃未效，通顯躐躋。遂於詢岳之辰，濫膺咨伯之命。俯垂慈軫，曲全烏鳥之私；仰奉嚴程，祇戴絲綸之重。懷淵冰而中切，敷悃臆以上聞。荷奬答之彌温，豈綿薄之能副？天威赫其孔邇，敢俟駕以遲回；帝載期於惟熙，念負乘而戰栗。誓當效十駕而策蹇，竭千慮以攄愚。宣清穆之皇風，用移民俗；贊馨香之至德，以格神明。伏願聖壽無疆，皇

圖孔固。萬年禮樂，節民性而和民心；百世本支，崇天道以凝天命。臣無任瞻戴感激之至。

禮部交代謝恩疏

臣某謹題臣猥以凡材，誤蒙聖明，即家召拜今職，仍命大學士徐階署掌部事以待。伏惟天地之恩，超逾涯分之外，捐糜百軀，豈足爲報？臣下情無任感戴激切之至。除具本廷謝外，恭詣迎和門叩頭謝恩，謹具題以聞。

謝仍兼翰林學士疏

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初二日，該吏部題爲到任事，奉聖旨：「歐陽德着到任管事，仍兼翰林院學士。欽此。」欽遵。臣謹稽首頓首稱謝者。

伏以蘭省清華之司，繆膺特簡；玉堂侍從之職，復荷殊榮。感渥恩之荐加，揣涯分而逾望。仰惟皇上道同上聖，德配重玄，合庶類以兼容，念中材而曲貸，遂令凡品累被恩私。臣識闇會通，繆忝春曹之選；文慚經緯，虛叨翰苑之名。徒比夭喬，並育乾坤之覆載；詎云爝火，能裨日月之光華？誓當攄千一之愚，庶幾圖尺寸之績。皇猷期秋毫之或補，聖壽祝朝旭之方昇。

裕王率妃謁奉先殿頒祭設謝疏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伏蒙皇上以裕王率妃謁奉先殿，收回祭設，頒賜到臣，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者。

廟見禮成，神孫重人道之始；胙頒恩渥，聖主優秩宗之司。嘗饈品之苾芬，拜牲體之肥腯。臣霑賜單厚，相禮無能。徒懷後食之心，彌切素餐之耻。天休滋至，祝聖壽於萬年；胤祚彌昌，綿本支於百世。臣

無任。

遣祭先師孔子謝疏

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祭先師孔子，該太常寺題奉聖旨：「遣尚書歐陽行禮。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謹稽首頓首稱謝者。

伏以聖主隆師，興上丁之秩節；禮臣承帝，舉令甲之鴻儀。温綸夙拜於明堂，文旌宵將於禮殿。顧慚弗稱，感激良深。仰惟皇上德奉三無，功參二極，恢弘化理，經緯人文。天載無聲，斡神機於不測；道心惟一，入聖域而獨優。壽考作人，庠校日新於吉士；齋莊恭己，羹牆時見於先師。文華肇朔望之曠規，大學謹春秋之盛典。臣繆緣邦禮，祗奉王言。學俎豆而未能，豈堪小相；儼冠裳而有翼，恐負殊恩。念生民以來，六經垂憲莫盛於孔；由列祖而上，五禮和衷莫備於今。惟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惟皇上冠百王而首出。神乎曠代，明薦亶時。顧大人興禮樂之期，宜辨賢而序事；矧天子建中和之極，多顯相而秉文。將命爲榮，詎意凡庸之忝竊；得門或寡，仰瞻高美以凌兢。趨進不遑，省循增懼。臣敢不嚴惟寵命，懷見聖克由之心；欽若休光，勵事君勿欺之訓？伏願帝懷明德，天保聖躬。作君作師，五典弘敷於四海；遵義遵道，兆民永賴於萬年。

頒告東岳廟祭設謝疏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伏蒙聖恩，遣臣某告祭東岳廟。禮成，賜臣收回祭設，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者。

岱宗有赫，瞻庭廟以伸虔；報典惟時，執豆籩而趨事。方懼綸言之辱，遽叨俎實之頒。祖考薦嘗，昭天寵之既渥；妻孥厭飫，頌帝德於無疆。願山川之效靈，庶徵時序；祝泰華而等壽，萬福來同。臣無任。

遣告東岳廟賜鈔幣謝疏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伏蒙聖恩，遣臣告祭東岳廟。禮成，頒賜綵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謹稽首頓首祇領者。

服勤乃職，將命爲榮。神惠先沾，已慚素飽；天休滋至，益荷洪仁。鏹出寶源十朋，踰龜貝之重；幣頒玉府七襄，絢雲霞之章。裁以爲衣，拜天庭祝延於萬壽；推之濟物，願聖世藏富於兆民。臣無任。

歲祫告廟頒賜祭設謝疏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蒙聖恩，以歲祫先期告廟。收回祭設，頒賜臣等一卓，臣等謹稽首頓首祇領訖。

馨香分神饌之餘，優渥荷皇慈之被。烹腥以薦，正席而嘗。祝神孫受歲祫之釐，而綏和於萬壽；承聖祖致時雍之治，以覆育於九圍。臣等無任。

謝賜大紅獅服

禁庭儤直，瞻儀鳳之餘光；絺繡榮頒，捧威猊之異綵。懽生拭目，感極銘心。恭惟皇上至德憲天，覆萬方而育物；至誠享帝，斂五福以錫民。澤及饑寒，靡匹夫匹婦之不獲；道尊慈儉，愛一笑一顰而罔輕。臣謬膺三禮之司，忝預五臣之召。如聞獅吼，每撫躬以若驚；載詠鵜濡，慚其服之不稱。詎意解衣之賚，荐蒙出紵之温。藻麗煒煌，機杼自天孫之素手；毛群辟易，金緋絢絕域之殊姿。豈有功能，輒冒寵渥？兹蓋伏遇我皇上人文經緯乎天下，施五彩於九章；帝德覆被乎域中，視群臣猶四體。遂使周行之末品，濫叨殷笥之奇珍。身若弗勝，既曳婁而多懼；力之不逮，秪傴僂以滋恭。雖慚搏象之能，無以報德；苟効辟蠅之助，敢或愛

身？伏願廣運皇仁，嫗民生於挾纊；永延聖壽，昭治象於垂裳。貢通重譯之琛，道洽百獸之舞。

謝遣中官賚賜問疾疏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伏蒙皇上遣内侍官郭宦賚賜臣鮮羊一羫、酒十瓶、白米二石、甜醬瓜茄一罈，臣謹伏枕叩頭祇領訖。

切念臣遭際聖明，叨承眷遇。每期委身以自效，不意福過而灾生。上廑宸衷，特垂憐念，珍品蕃錫，充溢私庭。視勳輔之寵數，顧何功以克堪？高厚之恩，實兼覆載；體恤之慈，不啻父母。

臣感極涕零，身雖在恙而心戀左右，思捐糜未足爲報也。臣昨初十日，幸得遍體大汗，傷寒之疾得汗即可保生全，此皆荷蒙皇上恩庇，非人力可致者。醫謂自今調理更須加慎，每日止可啜米飲數口，不敢過多，又數日乃可用粥，亦不敢過多，恐傷胃氣。而臣神氣奄奄，尚不思食，惟當益加慎調，早冀痊復，速出供事，仰寬聖懷。此臣區區不敢恣逸之愚，所以上答洪造者也。臣無任。

陳　乞

患病乞復原職放回調理疏

臣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嘉靖二年進士授直隸廬州府六安州知州。嘉靖六年陞南京刑部廣西司員外郎，調刑部廣西司，便道歸省。七年正月内，領到吏部劄付，奉欽依：「在京在外各衙門，有堪任翰林官的，吏部便會禮部、都察院從公選取，具名奏請簡用，務要衆議協服，勿得苟且充數。欽此。」會同推舉，題奉欽依：「既會同選舉停當，吏部還酌量各官年資歷履，定擬改除職事來

說。欽此。」該吏部擬改臣前職，俸給、服色俱照原品，題奉欽依：「黄綰等都依擬。改授在外的，行文催取，着上緊前來供職。欽此。」欽遵備劄到臣。臣量才不稱，慚懼實深。素患羸病，輒欲疏乞休養，誠恐皇上未察臣才之不逮，而謂故違新命；大夫、士不諒臣心之不安，而目臣立異好奇。扶病前進，沿途醫治，以四月到京謝恩供職。靦顔在列，黽勉追隨，延至今春，咳喘大作，卧病兩月。旋幸小愈，隨該大學士楊一清題准臣經筵展書及纂脩《大明會典》，力疾供事。不意八月初旬偶感風寒，助發火邪，胸膈熱結，連吐血塊、血絲。給假調理間，該言官以改選翰林事體未便及甄别欠精奏，蒙陛下下吏部查奏，謂臣學識可觀，伏荷優容，令臣照舊辦事。臣病伏床枕，感恩不勝。竊思兼收而不遺者，聖主之仁；自量而不欺者，人臣之義。敢以心所不安者爲陛下陳之。

切惟性各有近，資各有能。翰林編脩等官，號稱儲養，養其學以資啓沃，養其識以達政體，養其才以代王言、以任史事，必其資性近似乃克有成。臣自試已久，自知甚明，任之史事或可自强，如曰儲養備用，譬之局藝之工，雖日立工輸之門，終不可以代大匠斲。臣之不安於心者，一也。

資格用人，聞見已習。陛下舉祖宗立賢無方之典，正宜其難其慎，不及匪人，則上不累美政，下不啓私議，進者無愧，群工競勸。今同臣改官者，皆極一時之選，獨臣名實未孚，負乘爲羞，況不在選者，清才遠識數倍於臣。臣之不安於心者，二也。

服采用章，食禄有差。翰林院大學士、學士，俸給、服色僅止五品，皆積累數十年而得之。臣七年甲第，初任館職，俸給、服色亦冒五品。無所事事，居然享此，況資望既深，猶有未得者乎？臣之不安於心者，三也。

人臣事君，必信於朋友。臣與致仕尚書桂蕚，皆江西人也，既同鄉里，即涉親舊。素無雅望，忽進清階，臣心不能自信，何以見信於人？臣之不安於心者，四也。

臣懷此不安之心，而又抱未能即愈之疾，重念父母年皆七十，展轉病困，必須回籍就醫，方可獲痊。但非分之官，外慚朝士，歸愧親朋，輒敢昧死陳請，伏乞皇上察臣之心、憫臣之病，特勑該部仍復臣部官職銜，放回醫治。草木虫魚猶泳聖化，臣固愚昧，敢忘曲成之恩？病痊之日，即當趨赴闕庭，啚效涓埃。臣不勝感激祈懇之至。奉聖旨：歐陽德係纂脩官，着照舊供職，不准養病。

乞罷不職以弭災變疏

頃者，南京太廟火。臣某已附部院諸司疏，聞群臣退自戰兢。仰思皇上仁聖之德，內檢百司弛慢之政，正惟有君而無臣，足以召災而致變者也。顧臣品秩雖卑，而官居太學，職聯祭酒，凡士習罔中、學政弗舉，祭酒提其綱，固不若臣理其繁者之尤爲瘝曠也。陛下惕中脩政，則汰邪黜濫實爲首務。臣某奉職無狀，伏乞寬其誅隕，賜之褫罷，下以懲怠廢之愆，上以裨脩弭之實。臣無任顛越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奏爲懇乞天恩，調理危疾，保延殘喘，以圖補報事。

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嘉靖二年進士授直隸廬州府六安州知州，陞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調刑部廣西司，改翰林院編脩，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嘉靖十四年五月陞授前職。臣粗知章句，素乏才能，遭逢聖明，洊叨侍從，進貳璧雍，冒榮符省。十餘年間，徒尸官禄，曾無涓埃可以裨補，惟自

甘糜殞以答鴻造，臣之分，亦臣之心也。

顧臣於去歲勞傷過度，致有怔忡眩暈之疾，日增月劇，元氣虛弱。醫者謂臣宜解官静居，壹意完養療理，否者且有後憂。臣玩忽其説，謂未必然，以致病患浸深。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忽兩眼黑花，昏跌仆地，喘息斷續，久乃醒覺，如死復蘇。自後眩瞀恍惚，往往失後忘前，不知所爲。又左足痰濕，遇天陰久雨，即麻木縱緩，寸步難移，摩熨踰時，稍知痛癢，旋復痿痺。臣竊惟人臣效忠國家，所恃以奔走運用者，外之筋力，内之心神。而臣内外俱傷，狼狽不支如此，及今不亟投閒静，調養平復，將來氣血愈傷，醫藥益難，殆死亡之無期，寧生全之可望？雖欲捐軀報國，其道無由。臣二親年且八十，叨竊俸廪，得遂迎養，每戒臣致身明主，無以鄉園爲念。今見臣病勢，亦復憂嗟羸瘠，催臣乞身圖報將來，情事迫切，甚非得已。如蒙勅下吏部，容臣回籍調理，苟未填溝壑，是陛下賜之餘生。誓效犬馬以畢初志，死無所恨。臣不勝戀恩感激、懇迫祈望之至。

比例送親還鄉疏

奏爲懇乞天恩，俯矜下情，比例送親還鄉事。

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嘉靖二年進士歷陞今職。猥以凡材，誤蒙器使，職思效力，詎忍圖閒？不意今年五月内，舊患痰火、眩暈、濕痺之疾復作，内外俱傷，狼狽不支。臣父封六安州知州庸，臣母封宜人蕭氏，久從迎養，已動鄉心，忽感憂危，益切歸思，寤言夢想，無日能忘。伏念臣父年七十有七，臣母年七十有五，扶筇緩步，衰容倦態。臣今朝夕侍養，稍足自慰，而父母久客懷鄉，志不願留。夫志所不欲而固强之，非所以爲悦。南京去家可二千里，非老人所能

獨行。且親念子病，子念親衰，而親南子北，不相扶携，亦遠於人情甚矣！

查得近年光禄寺寺丞彭黯、行人司行人魏尚純，俱奏乞送親，荷蒙矜允，臣情悰懇迫過於二臣，如蒙皇上憐察，大布興孝之化，曲全戀親之私，特勅吏部容臣比例給假，依限供職，臣二親衰暮，幸保餘歡於丘園；百身捐糜，莫酧鴻造於天地。臣無任迫切控籲之至。

再乞比例送親還鄉疏

奏爲懇乞天恩，比例送親還鄉事。

臣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進士先任南京國子監司業。臣父庸、母蕭氏去鄉未遠，因得迎養前來。及轉南京尚寶司卿，朝夕相依凡六年于兹。陛下孝理之賜天高地厚，不可以名言者也。頃蒙欽陞前職，臣父母上感隆恩，亟命促裝偕行，懽然忘其鄉土之思，而益勵臣犬馬之志。不意入夏以來，臣父忽嘔痰數升，加以泄瀉，頭目眩暈，左腿麻木，調理踰月，未獲痊可。竊念臣父今年七十有九，比于少壯之人不同，欲奉侍偕行，則老病侵尋已是可畏；欲就寓留養，則方寸糾棼不能自解。

查得翰林院編脩鄭一統具奏送親還鄉，蒙恩俞允，臣之衷情寔與相同。伏望皇上憐臣父母年老，察臣兩難之情，乞勅吏部寬臣赴任期限，容臣就便送父母還鄉。儻未即顛隕，臣尚當兼程赴闕效用。臣不勝祈望控籲之至。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別集一

序

送大宗伯嚴公赴任留都

介溪嚴公之爲大宗伯南都也，自少宰遷焉。陟六列，典三禮，厥惟重矣。始，天子咨諸大夫以南宗伯，諸大夫僉推擇可者上聞，凡再上，再弗可。天子若曰：「宗伯重任，其罔曰南都，其惟資望并者慎以聞。」諸大夫僉乃頓首：「群臣愚，誠如聖諭，莫臣嵩、臣若水宜者。」上乃詔吏部左侍郎嵩可南京禮部尚書。上方興禮樂，蓋重禮也，而公前爲國子祭酒，數進講經筵，遷侍郎，禮部典禮，多所與議者。進吏部，會吏部缺尚書，公署篆，數典選，諸所蓋有當上心者。上所簡注，云乃朝士則顧胥嘖嘖：「如嚴公爲冢卿、爲相，詎不可者而陟之南耶？」

夫禮達之國，國理；於天下，天下均。南京，南國紀也，大夫、士於焉聚，民所瞻也。而嚴公前以翰林侍讀綰院章南京，當是時，植身者法其端，與物者樂其弘，持論者尚其大，履事者服其縝，雖未顯陟，人業以慕望嚴公。夫慕者，興於德者也；興者，感於入者也。惟德茂者能入。周之隆，周公爲政，召公敷化於南，卒禮樂旁達，黎庶敏迪，則召公入之也。天子蓋命公以召公之事矣。

夫禮者，體也。惇情著文，順時理事，猶其有四體也。文匪情根，事靡時宜，枝指贅疣者也。夏質殷忠，有周監之損益，惟時出之以情，情衷而弗二。文儉而弗浮，事時而臧，簡而易從。逮其季，文郁郁乎彌矣。文

彌罔情，罔情罔事。當年不能殫其禮，累世不能究其學，故夫子夏殷思焉。而秦漢以降，日毁裂趨之苟且，則亦彌文敝之，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君子敦厚以崇禮，乃介溪公秉心仁厚，事必由衷，不矯飭爲文貌，而隆殺卒度，所謂古之達禮者非耶？是故乃克欽天子命矣。

夫計要散、量遐邇，恒品之慮也。無散弗要，惟其職；無遐弗邇，惟其共，貞臣之義也。遠而弗忘，可以觀忠；孚而達，可以觀德。故欲近其人，試之遠；欲尚其德，艱大焉投。驗之孚達，天子之明也，乃介溪公則可以南矣。

鄉大夫、士聞之僉曰：「公可以南矣。」相與餞公于郊，再拜而道之。

送周君南喬判太倉州

嘉靖戊子冬十有一月，周君南喬選拜給事中，尋以言事忤旨，詔補外，得判太倉州。人謂某：「南喬愠乎哉？」或曰：「無之也。志士撫壯棄穢，耻脩名之不立。默以爲容，穢莫大與，苟其有述，又何愛焉？抑君父也，天也，水火浮沉之惟命，曷其曰容有弗敬？矧曰其有適然者，善巧不能爲之所，奚敢意必於其間哉？」抑人之言曰：「君子耻爲之而無成，故日月以告君，覬達也；齋戒以告鬼神，覬格也。孚而弗達，心其謂何？」某曰：「其愠乎？其弗愠乎？其愠而弗愠、弗愠而愠乎？夫棄穢可與立名矣，敬令可與行義矣，順適可與知命矣，要成可與圖功矣，抑亦南喬之心乎哉？」

夫君子之事君，其愛之若愛其元也，故其憂國，若股肱腹膂者也；其論議國事，若疾痛之號呼；其宣力，若撫而摩之也；其敬以承也，若耳目臂指之相聽；其安于所遇，若暮即枕而早作也，無非慊其不能自欺之心

焉耳。夫心，欺之，逆也；慊之，順也。是故君子無適不順，善學者也。天子聖明，納天下於皇極，維兹誕告有衆，庸詎不曰「勿欺乃心」？南喬之志，固宜終有所遇乎？

行矣！天無絶物，父無棄子。任重道遠，士之職；有孚光亨，需之貞。惟弘毅者能之。某不能自盡於師，以自盡於君，所謂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者，有靦視人。南喬則實貺之，匪躬之脩而猶騰口説焉。誠懼夫弗盡於友，抑亦以爲報也。

送胡子南遷

嘉靖己丑冬十有一月壬子，調兵科給事中胡君子中補外，以言譴也。

上初即位，聽言無忤，即未可，猶答之温語。大禮大獄之議，上意言官有所希合，數黜謫之，乃曰：「自今無黨無忌，無事浮泛。」是秋，用言者策免二相，論議遂紛紜。上惡之，會有白二相者，遽罷首相，復二相，因詰責言官。未幾，以軍變罷雲南撫臣，六科合詞請，不許，皆奪俸。尋相繼言事不稱旨者，亦奪俸。而御史劉君汝勉又上言用明、用察之異，上以爲市直，付詔獄。時子中爲兵科僅一月，上疏論救，略曰：「古者聖王有誹謗奚取焉，以來天下之善耳。昔禹以儆虐戒舜，説以從諫訓武丁，豈二君瑕德？無虞不忘儆也。人臣事君，如子事父，安之心，誠有不得已焉者耳。」疏入，會勑誡言官，遂併逮治。人曰：「是婉切可省，殆薄震之，將與御史並宥乎？」竟坐貶。汝勉典史餘干，子中簿攸縣。

或曰：「子中無乃舛乎？智士先務爲急，誠貶秩而已矣，有大焉者，即指畫索言之不可乎？繫御史奚論焉？抑機會以順成也，寧未見顏色耶而又戾之？」或曰：「子中慍乎？父母具存，貤封可覬矣。」或曰：「此

大資也，可以得志，先聲達矣，其誰不與？魚可舍也，惡用愠！」某曰：「子中何可舛也？夫言適弗用耳。如用之，主心悟、士氣作，其細故哉？仁人之志，豈其不貴悟主，而徒以爲直？夫順成，言乎其利耳。如以利，何所不至？忠告善道，順莫大歟！且榮親是覬而枉道爲容，三年之辱，亦以久矣夫！是故孝子成親也夫，子中寧愠於致孝？抑君子立其道，不市其資；正其志，不求其得。慮以下人，不患其與；篤其實，不侈于聲。奚所取舍焉？語曰『慎厥終，惟厥初』，是行也，既基之矣。

「夫大道既隱，人各以其私，君臣上下之志弗交，大夫、卿士弗既厥心，群黎百姓弗軌於則，志士皇皇，莫之救也。故孔孟急於明道，而二三子者相與切磋，不舍終身，誠知本乎哉！夫道不明於天下，欲捄其邪詖而正之，猶治洪水者不事決排，而徒堤堙焉，弗可得矣。身不行道，欲人之明也，猶越人于貨以禁其逐利，弗可得矣。志不一也，欲道積厥躬，猶之左畫方而右畫圓，弗可得矣。夫君子所欲、所樂、所性不存，是故根于心，不願乎外，致一也。致一而後志精，志精而後道凝，道凝而後化神，化神而後性盡。

「於戲，敬哉！善利之道，晦明通塞之幾，子中知之。知而弗去之謂一，體物不遺之謂精，故曰格物致知，言精一也。古之人燕冀其極而齊魯爲歸，五穀不熟而稊稗爲食者，吾聞之矣，豈其志不欲以易天下？玩物者喪，得言者迷，潔己者賊，用智者鑿，二之爾。

「於戲，子中敬哉！一致焉百慮，大公而順應。」

涇野呂先生考績序

君子博學以畜德。其施未行，則厭飫優

柔，含弘深厚，而資之者不匱。山下出泉，停而爲泓，瀦而爲澤，放之四注，川澮皆盈，灌溉洋溢，萬民以利，久畜之效也，是以君子貴之。

涇野吕先生始舉進士第一人及第，爲翰林脩撰，充經筵講官，上書陛下，言「政事闕違，臣職在勸講，不能以道悟主，罪當黜」。坐落職，判解州，遷南京考功郎中、尚寶司卿。居三年，循例考績，人謂先生昔在講筵，以正心誠意之學陳説納誨，婉切明暢，有足感悟人者。當是時，百僚動色稱嘆：「今乃知論道之功，非作事者所及。」先生亦慨然以格君行道爲志。逮今十年，尚在散地，謂宜旦夕召還禁近，庶以行先生之志、答大夫士之所望者。

予姪曰「大受教于先生」，偕同門諸友問其説於予。予應之曰：「先生之志，則焉往而不得矣？今夫澤匯則旁浸，决則遠播，其致一也。先生充養完實，緼藉閎深，而好學不倦。往在解，解之士薰其德而興，並近郡縣聞風來學，隨材啓迪，皆能有所開明。比至南郡，四方就學者日益衆，僚友朋儔相與考德而問業，上公鉅卿時就而咨謀焉。源泉混混，隄而陂之，演迤汪濊，其决彌遲則其畜彌大，其浸彌廣而其播彌遠，固不必以速决爲快也。」

憶予會試禮部，今國子司業西玄馬公得予試卷，謀於先生，先生謂：「是子蓋有志於學者，宜置上第。」竟以對策未狥主司意，格不果。然先生所以期予者，意已獨至。故因諸君之請，述澤之説，以爲先生賀，且欲諸君知滌源瀦流之道，而無快於决之速也，則先生之施益不可窮矣！

送從姪仁註選南還

予隨計北上，予兄浙川掌教先生送予江

滸，握而酌之酒，誨之欵欵，望之惓惓。洎予授官還，則聞兄疾革，時或報予成進士矣，便欲强起爲賀，家君固止之，乃止。嗚呼！此豈可以貌爲哉？

予召直史館，先生仲子仁應貢，來自竹山。予別仁餘十年矣，思先生而不見，見仁如吾兄見焉。仁循謹，知大義。進與語，依於孝友，愼長幼之節，明義利之辯，視其他橫決浮蕩、敗禮陵德者不相爲謀，予心重之。仁去予，卒業南雍，註選吏部，將歸省坵隴，需次於家。而予適承乏南雍，思吾兄喜予之有成，而不及見其子之成，而予乃見吾兄之子之成，爲之惘然，慨然而告仁以君子之道。

夫道根諸心，心立而道達。競利尚勝，乃賊厥真。君子操其良心，勿之有賊，故出有惠政，居有仁聲，達之徵也。捨而弗操，所以賊其心者滋焉，讐斂敵召，州里不可行矣。仁念之。

我祖觀瀾先生當元之季，累善植德，惇信明義，遠邇著聞。我松坡先生革除間殫謀畫策，忠於所事，得罪靖難之朝。今吾宗蕃，碩人胥謂：「君子之後，其積慶食德，如持券取償，固當如是。」此仁所聞也。《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吾與仁均有責焉耳矣。

仁歸，見吾宗子姪，其遂以是諗之。

兩浙南關志序

予同年薛君尚遷，既成《兩浙南關志》，馳使示予。關始成化間，主榷徽、嚴、金、衢之材木貨于杭者，以及清江、衛河二塲漕艘之費，若宮府百器之需，事領之都水使者。而兼督兩浙造艘之役，則自近歲始。

始，漕艘分造于二塲，民運賦粟以入淮、徐諸倉，卒受之艘，而轉輸于京師。其後，漕卒以艘就民，兑其粟而漕焉，而大江以南始

逐便置場矣。艘之賦，民十七，軍十三。已乃議取於榷，惟逐便造者賦如故。然或輸將后時，又役無稽責，久乃滋弊。故浙之艘，監榷使兼督之，立之程限，嚴其出納，察其堅窳，誅其不用命者，功始有績。君子是以知事之難。故餘十年間，集衆思，通時變，而漕政始得其理。其可苟哉？其可苟哉？

予聞榷之説，曰：「取諸農不若取諸商而苛者，民以籍口。」夫榷課重則物價昂，用物者獨非農耶？吾未見農之獨益也。艘之法禁，日詳以密，然獨不聞執事者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乎？故予嘗謂天下之事成於相資，善於相利。民出粟，漕卒出力，商出材木，匠出技，凡事事者出勤勞，皆有所利于官，而官以其所利利之，故相濟而不匱。苟偏厲焉，則潰以敗。如是而繩之以灋，譬折鼎之足，從而綴之，而維以徽纆，鮮不覆矣。非察於民之故者，其孰能與于此？故志不可以已也，將使後人循其故，求其所以利敗而變通之，可無稽乎？薛君當監榷倥偬之餘，而留心于志。嗚呼！可謂遠慮者矣！

敍羅半窻先生別

予髫時得文一帙，讀之雄深雅健，力追秦漢，予意浮文熟爛之餘而有好古博雅若此者，想見其爲人。或曰：「羅半窻先生作也。」先生是時官省署，已乃出守，歷袁、贛、南昌、南康四郡，遷江西副按察使，飭饒州戎備。諸郡士民，往往道先生才識天授，每訟牒滿前，披剖詰折若不經意，頃之庭無留迹。公移獄牘，下筆立就，黠吏竊睨之，縮首吐舌，相戒不敢舞文。縣都賦役，幾其高下而約爲中制，民便其法，乞久久不變。與上官論議，獨持侃侃，可否是非堅不可奪，坐是多齟齬。而先生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章乞侍養。未報，揖上官，徑東歸，人莫能留。故士

大夫知先生者，率稱其文章、政事、節義、氣概以爲賢。

予官南雍，謁先生於家，則見其淵懿曠遠，即之粹如，而慷慨磊砢，若將抗埃壒而孤厲者。視所與游，久菴黄公、涇野吕公、鶴田王子、九峰胡子，皆志于道者也。金陵萃四方之彦，豪於詞章、昌於氣節、勇於勳名者何限？而先生日與數公者輸肝膈焉。夫躭貨近賈，躭伎近工，予是以知稱先生者，或未盡其藴也。予聞五臟之氣偏盛則色見於面，故肺盛者白，肝盛者青，心盛者赤，復其天和，沖然無可象之色。然則稱者之云，殆未見其沖然者耶！宜其知先生與予異也。

先生除太夫人服，復除山東。山東，孔孟之鄉也，山有太岳，水有溟海。登泰山者小天下，觀于海者難爲水，而况見孔孟之大者耶？孔孟遠矣，而心之所同然者實備于我。反身而誠，則高明矚無外，廣大涵無際，小德川流，成章而達。先生行也，登泰嶽而觀溟海，無負於仕孔孟之鄉，在此行矣！

送吴君東原節推鄖陽序

君子内畜厥德而外慎于行，非求爲可用也，盡己而已矣。而脩日詳，日見其不足，是故宅心弘而習事熟，其動也罔括，其酬物也不滯。故君子之盡己也，而用在其中矣。於予觀天下凡建奇樹偉、垂無窮之聞者，率欿然若無，退然若拙，兢兢然若不能集事，恐恐然若將隳之。而凡用壯、用罔，自視有餘，忽易世事以爲無難焉者，鮮有能濟者也。故良賈若虚，良士若愚。

東原吴君之爲南臺幕也，於兹三年矣。上自御史大夫，下至諸道監察，日相與周旋，罔不亟奬交贊，而無有訾病之者。君淵夷恭慎，不事表暴，美辭翰、富才術而未嘗掛諸其口，非與之久，不知其有所負挾也。遇事可

以立剖，然嘗周回顧慮，懼有所不盡。幕中諸務，雖米鹽瑣屑，一經綜理罔有疏漏。其縝密性成，凡勉爲之者，皆自以弗及也。是歲冬，君擢爲鄖陽府節推。鄖號難理，而節推推鞫爲尤難。昔賢有情僞微晻之懼，然知君者以爲必能善於其職，譬諸花不待蓓蕾灼爍，觀之根荄、枝葉而其品可知矣。

君去南臺，予兄石江先生來爲中丞，不得與君共事，而吾宗徙居于鄖者縣有之，父兄子弟得君爲司牧，以有所庇覆。予既以失之於此爲憾，而又以得之於彼爲喜，因監察諸君來徵贈言，而述情之所屬者如此，以爲諸君之憾且喜，宜有甚焉者也。於戲！君其念哉！

香泉志序

香泉山北去和州一舍，而遥下有香淋湯泉，迸珠沸鼎，隆冬可浴，相傳梁昭明太子嘗浴乎是，因名「太子湯」。其後甃池，引泉稍區別之，以便浴者。泉傍有香社寺，有書院，有堂，有亭，歷代創搆增飾，浴斯憩斯，題詠篇章日富，而未有編載以傳者。和州去南都百里，縉紳大夫或不知有此泉，無論遐域。巔泉胡君曰：「文惡可已也？自古天下大故，文籍缺略而湮微弗顯，若此泉者豈少哉？」巔泉篤志古學，自司寇郎謫倅和州，將崇文立教，接邦人於道也，則姑與脩《香泉志》以爲之端，而士未知其誰與也。訪於屬邑，得太學生劉子良習，則姑以脩志爲羅。羅而致之，又將因以爲媒，以盡致其他可與者與講業焉。劉子慕賢使君，學道興化，日幾其成也，則躬示率作，以濟賢使君嘉惠邦人之心。志成，來謁予序。

夫湯泉，或水性有固然者。後世鬼物之論怪誕不經，獨所謂其下有硫黃、丹砂者，宜若近之，然亦揣摩想度。如日中之烏、月影

山河，渺茫冥昧，莫得其真，乃必欲究極其故而爲之説，然則火井、鹽池、黑水、弱流，將有無窮可説者耶？予以爲雖聖人有所不知，殆此類矣。

凡浴泉而詠者，莫不爲説心澡德之言。夫詠以宣志，言以表行，不可苟者也。蓋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與日俱新，觸物滋警，於是有盤銘。銘豈徒焉已哉？學之患，大率索隱以爲之，脩詞不立其誠，故曰「悖於道」。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兹致道之要、聖功之本也。誦説忘義，詭經判訓，其文存，其實則湮微而弗顯，其可患乃有大於文籍缺略者。巔泉其亦有感於斯夫？

夫將與邦人共學而適道，既發其端，固且有以繼之。予言其萬一有取焉，則兹志也，非但使兹山、兹泉有聞於人人而已矣！

送吴梅山地官考績序

謙，其至矣乎！夫謙，君子所以厚德載物者也。地附山澤而載之，天包地而載之，謙也者，下也，人道所以配乎天地者也。物之情，下體博以大，樹之根、山之麓、百谷之海，皆大者也。地之於山澤，天之於地，愈下斯愈大。謙也者，豈非德之至大至大者歟？

夫人而能謙也，豈不謂之大人者歟？雖然，未易言也。昔者孔子蓋無所不能，而曰「我未能一也」；無所不有，而曰「於我何有也」。由他人觀之，孔子謙而弗居也，然孔子之心，誠以爲無能、無有也。夫誠以爲無能、無有者，而後能謙。曾子之論曰：「能而問於不能，有而若無，犯而不校，爲他人言也。君子之心，苟自謂云爾也，則其滿也甚矣。」故君子者，不自能、不自有者也。夫不自能、不自有者，而後能謙。嗟乎！豈易言

哉！豈易言哉！

頃歲，傅石淵爲御史，按南畿，爲予言宿松吴令賢也，曰：「其政渾渾，實惠其民，而廉於取譽。」已而，吴子入爲南司徒郎，寮采咸曰：「梅山子，故厚德人也。既其實，不耀其文；循乎内，不炫乎外。」予心識之。於是吴子考績，其寮吕君輩來徵贈言，予請問吴子之政之績，則皆曰：「宿松之聲，諸大夫罔不聞，然吴子常欿然以爲何足道云爾。吴子爲郎三年，廉勤公慎，諸大夫罔不聞，然而常赧然曰：『拱辰何以免於尸禄、尸官者也？』」予乃言曰：「兹吴子所以底績也。」

夫吴子所謂不自能，不自有者，夫是故視己常不若人，而視人無不己若者也。反己常若不盡，而視人之不盡，皆己之不盡也，兹吴子所以能下下而厚載之也歟。易卦六十有四，謙最善，其繇曰「不富以其鄰」，曰「利涉大川」，曰「可用行師」。夫德孚於鄰，而涉川、行師時乃罔不利，況其他乎？吴子行也！慎斯以往，吾將見其君子之終矣。

送東塘茅君守平陽序

山之西，平陽爲上府，地廣千里，州縣三十有五，其屬知州以下大吏數十，小吏數百，編户十餘萬，丁中任職無慮百萬餘，庠校俊秀幾千百人，郡守臨其上，而君長之重矣，然亦難乎。東塘茅君新之自南户部郎中擢守平陽，其僚安君子静輩謁予，曰：「重若是，難若是，又堯、舜、禹故都也，民風猶有虞夏之遺，治將若何？」

予曰：「堯、舜、禹故都，而民風猶有虞夏之遺，治之則固不遠矣，而又何求？鄉有善士化去千百年，而入其野者必問，過其閭者必式，覽其遺迹必思其儀刑，如親見之，而況大聖人乎？蓋孟子言必稱堯、舜，而事君不如舜、治民不如堯者，以爲上慢而下賊，況

官其國都、感其流風者乎？ 今人謂聖人不可幾及，亦未既其實耳。 典謨所稱，曰『欽明恭讓』，曰『温恭允塞』，曰『勤儉不伐』，皆世所謂經德庸行，豈有絶智異能、非民彝所秉者耶？ 其授時秩事，任土作貢，制器利用，敷教慎刑，官授之職而屢省其成，兹百世所因而今之郡縣率爲章程，卒未有異焉者。 至於失法度，淫佚樂，違道干譽，咈民從欲，聽言罔稽，用謀弗詢，怠荒傲虐，從逆興戎，其心未嘗以爲無復可戒，則亦猶夫人耳，而顧視欿焉，若將絶望。 使賢聖、衆庶如水火各一其性，而古今異政，若冬夏裘葛不相襲也，則何如其可也？ 無乃自諉不能，畏難折枝而坐嘆脩途者耶？ 故君子志大心小，期於高遠而行自卑近，故德立而政無不達。

「君嘗語人曰：『某何知？ 惟是先大父檢菴翁、先父南畦翁之訓，奉以周旋，罔敢墜也。 自入官，所事所友，下逮所臨，禮之罔弗答，法之罔弗從，以幸不大獲戾，惟先訓是賴。 今位任益進，然其道豈異哉？ 夫檢者，約也，以約鮮失也。 畦也者，稼圃之外罔敢知也。 先人之志也，約心無放，約身無佚，耻素餐而息外慕，某所以繼先志者，如是而已矣！』

「嗟乎！ 士所以希賢聖者，亦不過如是而已矣。 而凡務外自高者，身都貴顯，其祖父隱約，輒自賢自用，狹小前聞以爲不足。 君稱引不出家庭，而遠大之期於是乎存充是心，所謂徐行後長而可以入堯舜之道者非歟？

「往也！ 平陽之民且以爲父母，且以爲師保，而政不足成矣！」

送吴蓀塘守襄陽序

是歲春三月，上行幸承天，襄陽守坐不恪罷，吏部奏以南京儀部郎中吴君仲敬往補

其缺。承天，上潛邸、皇考妣陵寢在焉，襄壤地接，又水陸道所由出。上孝思篤至，其視襄重固當異他郡。君名上，即報可，是必有當聖意者。

人情樂暇逸而惡勤瘁，一不適則懼，懼則罔。或謂：「君如居震屋下，將無索索矍矍者歟？」君顧曰：「人不知懼，故計慮不周，以墜於不恪。誠不恪，微襄，豈有免乎？吾今知懼矣。雖然，臣子事君，獨奔走爲能也與哉？吾亟欲聞襄之故，其孰以告我？」於是同寮曾君某輩使余言之。

夫襄亦多故矣，君不以奔走爲能，則所當懼者宜進於是，而予何足以知之？蓋嘗有感於羊叔子之事矣。晉、吳交爭，叔子厲兵贏糧，驅罷敝之民以控强敵，折柳樊狼，一不戒，即風霆雷雨在几席下，豈非至危事哉？而叔子乃輕裘緩帶，登山陟巘，置酒高會，無異平時，又何暇也？人之生，利害得喪其伏也，若符而判；其至，若約而期，無所逃焉。有動其中，必搖其神，神蕩而失守，則萎薾疏脱，足以僨事速戾而已。故罹患而怯者，與禍爲招；無怵於物者，臨事而能戒。兹叔子所以爲善道者。今之與叔子，蓋不同日語也。

上給復全楚當歲租五之二，凡以園邑故爾，其視吏亦有以異乎哉？雖然，天下事弗懼罔戒，弗戒罔濟，而君子嘗恐其過而怯也。君知懼，故廣之以叔子之事，其以此思暇矣。

同年履歷録序

江西正德丙子同年舊有録，越十餘年，而出處存亡、東西南北日疏逖矣。

嘉靖己丑春，試禮部者、入覲者、官朝著者胥會於京師，俛仰興嘆：昔之日，大同以爲志，世講以爲信，而至於出處存亡，或不相知也何居。乃議刻履歷録，命某爲序。是

歲，李邦吉、胡思貞第進士。思貞以其暇采集之，而序未及作，弗果刻。

壬辰春復會時，會者餘二十人，而以覲至者三之二：李可受自閩，李應元、陳德徵自浙，聶鳴卿、傅天祥、甘夢徵自楚，胡立之自廣，黄文韜自河内，李本陽、夏廷乂、王如悔自畿輔，陳佩之、黄元静、程文純、思貞自南畿。同年同覲之盛，前此未有，胥顧愕以爲奇，且胥責序不亟、録不能以時成爲某罪，遂各捐金爲梓費。而某適承南雍乏，且因以梓事見委。時徐九達爲學正，黄正之來卒業，胥在南雍，乃屬二君集所未備，屬湯鳴和刻諸繁昌，以成諸君之志。

夫諸君之志則善矣，然某竊有望焉。自昔爲同年者，其所自許，孰不曰大同？孰不曰世講？其既也，或人各有行，或躬自爲簿，未有績實以要之悠久，凡以未知其本也。夫人之所同者良心，如目同明，如耳同聰，故五色異而天下一視，五聲異而天下一聽，其聰明不待强之然也。故得其良心，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爲行不同，然其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后聖，有不可得而異者。失其良心，則私僞交錯，情態紛糾，室分户牖，工專枘鑿，有不可得而同者。得其良心，則始於家邦，施及蠻貊，被諸草木禽獸，罔不並生並育，引養引恬，況其情義相紝者？失其良心，則氣通呼吸，情均休戚猶胥戕胥虐，不相爲謀，況其以義合者？故良心其本也。

凡我同年，撫録而興思，慨往而創今，慎終以酢初，必自良心始。無侈意氣，無滕口説，無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兹録也，不但爲吾輩講好之資而已矣！

松岡詩序

松爲木，黛色，參天而結根，失所則拳蹩而不遂，故於平岡廣阜爲宜。岡雜植凡卉，

則穢翳榛塞、無足適者，故亦以松勝。灌溪尹君儲用，負岡而宅，宛延數里植松成林，日考槃其間，栖遲偃仰，自適也，因號松岡居士。

或曰：「君奚取此名？無亦以自況耶？尹，茂族也，先宮允公以詩書發家，以忠孝飭身，禮義之澤百年，十世鄉人猶襲餘休，矧曰託於厥宗？茲其爲岡也，將萋梧雝鳳于彼朝陽者耶？抑松有君子之德六：柯葉貫四時；樛密之蔭酷陽，暑、雨可依而芘也；微風過之，聲音和切律呂；凝脂零露，餌之者引年；僊禽相而栖焉；其才大可棟，小可榱。君貌古而莊，語簡而和，瞻之威如，匪其人，莫之能即。然良夫、端士狎而聆其論説，有味乎其言之也。身自植立，蔭芘及遠。施始諸昆，捐發無所愛。居常若從風婀娜，至其矜重然諾，庶幾凜凜有雪霜之姿。或違衆持議而卒以立事，雖有巧慧，莫之能奪。人曰：『如君謂棟隆不撓，可矣！』夫仁者於山，知者於水，惟其似之，是以樂之。君之於松，亦名其所似者耶？」君聞之曰：「松若是，予何敢比德？抑予猶未免爲凡植，依倚長養已矣，於岡無乃爲辱？」既又曰：「松哉！松哉！徂徠之巔，曳萬牛而求之，乃區區一隅，混蓁穢之間爲？」或告以蒙莊樗櫟引年之説，笑而不對。

君以子妻吾兒。紹慶癸巳春，過予南雍邸第，諸從君遊者，贈之詩歌詞賦如干篇，其言松岡之適備矣。君間謂吾兒：「尊公能無訓乎？傳稱百仞之松，其下必深入厚壤，盤屈糾結，言綿密其枝葉，在本根先植也。既培既溉，枝且爲柯，蘖且爲幹，須材者且相尋而至，茲岡且埒美於徂徠不異矣！蔦蘿之施，尚亦永有賴哉！」

送廷尉周公北上序

慷慨激烈，直色正詞，苟可以利國家，弗恤其患者，節之厲也；炳幾矚遠，剖紛理劇，苟可以濟民生，弗憚其難者，才之達也。節以立義，才以行智，出之以遜，成之以信，而其用不窒，德之裕也。吾觀士君子砥廉隅、矜氣概，蹇蹇而不失其正，自愛者猶將能之，至於明敏疏豁、隨試而輒效者，何寥寥也？備有之而能將之以德，尤鮮矣哉！

厚山周公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恤刑閩中，已隱隱名動京朝。武皇南巡，令群臣敢言者罪無赦，公率僚輩上書留駕，詔獄械繫，廷杖之幾斃，謫丞永嘉，禁終身。於是直聲震海内，然而懷抱磊魂，未有所試也。今上録用忠諫，超拜韶州守，居三年，韶民惟恐旦夕去公，走當路上狀，乞勿以公考績，竟留弗得行，而人望益有所屬矣。尋遷憲副，憲使陟左右，轄歷巴、蜀、晉、秦，治行顯於西土，廷臣交薦公，謂可屬大事。當邊圉重寄，遂以副都御史撫遼東，布德宣威，軍將死令，蕃戎死要，東部寧焉。公堅貞挺特，然恢廓坦于，不爲瑣細、嵬崖、樹奇、設巧以自表揭，宜其投之所如，罔不有濟，蓋所謂遜出信成、不窒於用者歟？

癸巳秋，進佐南院，督江洋操備。衆方仰公先事制防，建宏大久遠之規，而公被命入爲理卿。

理卿，古廷尉，正執法典以聽獄成，下與士官相可否，上與天子相重輕者也。廷尉首稱張釋之。釋之事漢文帝，帝納其言，止不拜上林嗇夫，即召驂乘，徐徐行，問秦敝，其受知既深矣。及其當犯蹕、盜環者罪，帝大怒，釋之反覆陳對，至免冠頓首謝，帝猶持之，良久，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以帝之寬仁，當其意有所怒，雖深知篤信者反之，若是

其難，然則廷尉天下之平，可易易言哉！釋之對辭，今具可誦説，慎斯術以動主聽，其能必有濟乎？未可知也。嘗觀釋之稱絳侯、東陽侯長者，言秦俗急疾苛察，亡惻隱之實；公卿廷會，善黄老言者王生顧謂釋之結襪，輒跪而結之，意其爲人，必也剛塞而能愛，朴直而能恭，其悟主以濟幾事，固有出於言語之外者耶？

公行矣！德盛者其光遠，誠積者其動速。天子仁聖，知公非一朝夕也矣，艱大豈足道哉？某不佞，惡能贈公以言？北湖侯公曁其同鄉諸公固以屬某也，故不敢辭。

送湯洞西序

洞西湯君鳴和，令繁昌二年，將入覲。繁昌士民相與言曰：「湯侯，吾父母、師保者也。侯於民，賦之若恐匱其財，役之若恐竭其力，刑罰若恐戕其生，聽斷獄訟若慰諭同室之鬬，於士禮之恩意、訓之行藝，若養其子弟之才賢，吾儕誠不能以旦暮違吾所父母、師保者。侯今入覲，其往以六月反者也，反又將奏績於朝，孰能使侯今弗行者？吾與之！」邑幕何君經世、大學生徐渡、汪儒具以告予。予與湯君同舉於鄉，喜君能善其政以得民心，而又惜夫士民之情無以達於上也。

述職、考績，皆帝王馭臣之柄，然用其一，足以綜核功能、黜陟幽明，而兩行之，以煩動群衆乎？嘗稽《虞典》、《周禮》所載，參稽其制意，古者考績以廢置朝廷之卿士，述職以誅賞邦國之侯牧，其用各有所當，豈後世循習而一施之乎？當時諸侯世守其國，聖人猶恐其道路弗息、曠廢民事；而使方數千里數易之守宰，三歲再如京師，往復數數，政未及成，化未及洽，而會期已嚴，奚取於張官爲民者也？

然竊觀聖祖創定經制，列聖潤色祖烈，

其初令百司歲朝，凡考績者必注代、親上狀，考功部覈遷調焉。後更三歲一朝，長吏任淺者勿親朝，滇僰邊遠特免其朝。凡朝還而當考績，或踰其期者，若滇南五品以下一考、再考者，俱勿如京師，所司受其功狀，以殿最聞，蓋亦漸變之簡，以追古帝王之道，如前所稱，殆有意焉而未之及，將使後有作者善繼其志乎？有如因人情事勢，稍酌地里遠邇、品從上下、歲月久近，以制其疏數，其於舊章、古道宜亦無悖，而如前所稱者庶幾免矣。予是以惜士民之情未達於上也。

雖然，湯君亦寧爲徒行者？自金陵至京師，幾郡縣百司長貳集銓部者幾百千人。民情休戚、吏治臧否歷覽合聽，則知見博而政理益精，所以對士民之望者，其在兹矣。士民亦何憾於君之勤動也哉？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別集二

序

贈琴溪陳公致仕序

始，琴溪陳公以南司業在告，用薦起，改官于北。予聞公久，至是始識。公坦坦于于，不見崖畛，不矯爲文貌，其出詞傾竭底裏，略無停畜、遲顧以揣迎、希合。予意公蓋率真任質，無所設飾者耶？視世之顯示寬博、淵藏阱毒，語笑詭秘、不可測識，相去何遠矣？然而俛仰故吾恐其未能有所遇也。

居久之，公簡擢大司成，予亦承乏司業，相從而南。未踰年，公竟致其事而去。公居常有飄然脱屣方外之想，論者以謂公率真任質之所近，而今乃有獲，公亦自喜，以爲不忝其素云。

初，予且南來，人謂予必將導諸生以道，進之講而教之學，琴溪公將不相悦。予聞而疑焉。道者，人之良心，非外鑠也。率良心而之焉，而後人倫無不盡，庶物無不理。欲動私勝，而良心賊矣。夫理欲、公私之間，其能幾何？是惡可以不學？學惡可以不講？兹孔子所爲憂也。聞琴溪家食時，厲貞介之行，樹孝友之聲。此其人，豈其悦孔子之所憂？必不然矣。已而，日侍公訓迪諸生，啓以經訓文詞，而未嘗不依於道德、心性、忠孝、廉節之義。予日集諸生而申告焉，公亦不予非也，乃益訝人言之未悉。徐而究之，公非不悦學也，惡夫高虚而無事實、好勝以張門户、立異説以詆先儒者也。

夫君子之學，以存其良心，根諸性而非

高，徵之事業而非虛。剖藩籬，破形骸，取天下以爲善，率天下同歸于善，而無門户之可分。上之神聖，下之蒭蕘，善惡同異，無弗愛且敬焉，而無一人之可詆。不若是，違心孰甚歟！夫違心者亦違人，違人者人亦違之。然則琴溪所惡，固予所同惡；予所好者，未必非琴溪所同好。而何其知琴溪者淺也？豈率真任質者，求遇於世，卒亦未易哉？

雖然，物之不齊，亦物之情。以一説而欲定天下之同異，以一端而欲一天下之從違，聖人弗爲也，此予所欲盡於公而未盡者。而公行矣，惡所用予情？吴門號山水之奥，煙霞泉石，真樂融融。有道者惡能以彼易此，而有所慕戀？然以予不能已於公，而知公亦或有不能忘情於我者，書以贈公，以繫遐思。異時從公爲荷衣竹杖之遊，當畢其説。

沈南山調任北上

南山沈子明仲，其器渾渾爾，其容温温爾，其與人恂恂爾、欵欵爾。從沈子遊者，遠而彌親，久而彌愛，莫不曰沈子君子云。

沈子幼從所生命，爲叔氏後。歲癸未，會試禮部，中甲科。時所生親在攢，命舟亟歸，人胥謂沈子：「即奉廷對，歸未晚，何遽也？」止沈子，沈子必不可。人曰：「孝哉！沈子篤恩義而薄仕宦。」

沈子令豐城。豐城故劇邑，上官、過客水陸並奏，視厨傳爲好惡，令往往皇遽無狀。邑民習爲椽起家，椽無慮數十百輩，善以文法摇制人，令畏其口語，則屈己下之。沈子爲之三年，潔身執禮，愛人奉法，卒無所撓。人曰：「貞哉！沈子守道以守官。」

沈子入爲南京刑部主事，小大之獄，必極其情，求生於死，致哀矜於不可不殺。廷

尉評所讞，罔有冤稱。人曰：「恕哉！沈子不以法爲虐。」

歐陽子曰：「夫孝，道之本也；夫貞，事之幹也；夫恕，仁之方也，凡皆心之德也。君子孝以達道，貞以幹事，恕以行仁，凡皆心之用也。夫心本一而不雜，動於欲則雜而不一。方其未雜，德不學而能，用不習而利。既其雜也，學以一其心，而後能達於用。故君子致心之學，則無往而弗臧。」

是歲秋九月，沈子自南刑部遷武庫於北，同官諸君子問予贈言，則以予所常言者復之。異日，沈子過予辭，問何以爲武庫，則又以復諸君子者復之。

予，鄙人也；予言，邇言也。尚無曰「有是哉？迂也！問贈言則曰心學，問所以爲武庫則曰心學」而遂置之，而姑聽之，而姑察之，而可矣。予，鄙人也，誠知夫心弗學弗立，心弗一弗達。弗立弗達，弗利於用，是故不能外心學而有言也。

南陵尹張君考績序

進士張君顯父，爲南陵三年而政成，將上之太宰，以告于天。王乃請諸當道，當道曰：「政如南陵，盡心焉爾矣。」俱報可。

先是，綉衣使者行部交薦南陵令，或曰豈弟，或曰恭儉，曰誠，曰公，曰有執，曰輕徭，曰堪劇，曰卻金之心、如水之譽。予聞之，曰：「嘻！未有令如此而政不達者也。」

南陵廖丞惟學，予鄉也。予問焉，丞曰：「思不知其他。令始至，百姓懔懔，公庾無宿粒，今儲粟以石計者五萬有奇，即歲有不虞，吏民恃以無恐。令始至，民故嚚悍，今訟鮮譎狙，鬬罕凶獷，犴獄爲之一清。令始至，庶民遊冶，今畊織相尚，工賈脩業，鮮以燕辟于度者。令始至，進諸生于講，課而教之，今彬彬嚮風，講誦之聲相聞。令始至，躬

先儉約，今篋笥不增於其舊，家無衣帛之僮。」予曰：「嘻！ 未有政如此而民不懷者也。」

至是行李既戒，士民相與謀曰：「侯善治，我民曷告天子？ 天子念閭閻，將復畀我侯。」或曰：「天子側席求賢，如侯者，朝奏績而暮超拜者也。侯故慈我，固留侯，侯將無舍去。」或曰：「奏績，典也，用人道也。我民不得遮留侯，侯不得爲民遮留留。」乃相與請于廖丞。丞既諭止之，而以書詣予，求文以贈。予曰：「嘻！ 未有民懷如此而令聞不上逮者也。」

夫大道之世，君以民爲心，其仕者亦莫不以君之心爲心，視民所好惡，若赤子之飢飽寒燠，心誠求之而不忍拂。民悅其上，誠以爲安養生全之所從，而舍之則無以爲命。上官視庶僚猶其克家之子弟，獎訓勵翼，惟恐弗成其美以不能肥其家，是之謂一德一心。後世人滋僞習，仕慕速化，煦煦以結百姓之驩，皦皦以苟一時之譽。雖僅而有獲，然隱諸其心，有耿耿不能安者，況人之心而能要之久乎？

吾觀南陵，其士民之懷、僚友之孚，若出於其中心之不可渝，夫是以顯名而獲上，是故有不苟然者。蓋孔子論治，必本諸誠身，故思誠之學，不可一日而不講也。張君蓋思誠者，繼自今位且顯陟，志且大行。因已試之效，期無窮之休，必能信予言之非謬矣。

侍御仰山宋君考績序

嘉靖甲午春二月，仰山宋君獻可爲御史且四年矣，始上其績於朝。先是，君言事忤旨，詔獄逮繫數月而後釋。無何，有巡江之命，朞而代，復於天子，還而後奏績，以是緩。臺長輿浦王公察君飭躬脩職、振綱貞度，書其覈曰端，曰恪，曰肅，曰公平，考最吏部，覆

實以聞。

初，天子用廷議，重江洋之防，令南京御史巡上下江者，簡其人無泥資次，賜璽書出居所按地，無狥故常。下江御史奉璽書居鎮江府，自君始。吏民聞君至，相戒曰：「是嘗巡京城，劾罷貪横中使、天子嘉納者也，不可犯。」時方嚴番漢互市，而民有貨暹羅諸國，道海歷閩、浙以入江者，巡徼守禦諸司弗何也。君廉得捕繫，繩以法，上章曰：「利重，人所趨。今弗戢，後鼓衆啓釁，蔓難啚矣。而沿海諸臣略無所省，請一切按治之。」於是風聲震動，海道、江郡肅然知戒備焉。及代，條上四事，皆經遠啚久，先幾制防，識者知君通達大計。至是，聞臺評，罔不稱允，而僚友猶嘖嘖嘆。

君被逮時，卧病已數月。人栗栗爲君危，而君入慰大孺人，出對詔使，無幾微見於顔面。已而奪俸一年，囊篋蕭索，未嘗有窘急，意能堪人所難者以爲賢。

予觀自古哲人貞士，其器度才識凝然廓然，足以樹業垂休、播之無窮者，往往困鬱拂亂，震驚脩省，定其志而義精，挫其鋭而氣沖，深其慮而智遠，堅其忍而量宏，而後投之所向，無不中節，天若有意乎其間者。

君幼孤，母太孺人尚少，大父代府長史公既老，君勤身績學于茹荼集蓼之餘，何所仰賴以覬成立？其操心慮患，亦既危矣。逮成進士，授大行人主事，驅馳周爰，諏度險阻，更嘗益練益裕，而後進之臺憲。人徒見君施張建白轟訇燁燿，而不知憂患相嬰、艱大相投，去之孤煢之迹，其與幾何？是天之所以玉君於成，宜其器識才猷有以度越等夷，而其進未有艾也。夫驅千里者慎發軔，三載考績，仕之發軔也。車堅馬良，則積載可任，遠道可致，吾於君有望焉耳矣。因其僚友之請，序以爲贈。

同年操慎齋僉憲廣西

同年，仕同地，志同方，相滋以學，相切以義，其倡也相和，其規也相繹，其惑也相析以解，相勸於檢心制行、脩職不怠，罔有猜嫌、垂異奸乎其間，故聚則恒樂，久而彌篤。此人情所同欲也，而時數有不可期者。

曩予自史局承乏南雍，時慎齋操君廷節爲水部郎，石淵傅君朝晉爲巡行繡衣使者，先予來南。繼之者，水部梁定齋方静、臺察朱南泉朝章、比部高苔堦弘望、王脩齋如悔，而石淵還朝，復擢光禄以來。數人皆正德丙子同舉也，時時舉酒相屬，以敦夙好，未嘗不述前所稱者，以爲庶無媿乎，則交儆而退。蓋往往自許自幸，而他人亦罔不許且幸之。今年冬，慎齋擢廣西按察僉事以去。同舉九十五人，二十年間得爲按察者才三人，其擢自南曹者，自慎齋始，蓋美遷也。而相顧不能無少望者，合離遠邇之感，於疇昔相許之意爲可慨耳。

僉事以廉訪激揚、紀綱百度爲職，隱奸宿慝必詰而禁之，大殘巨蠹必擊而去之，況夷獠盤結之地，鼠伏狼跳以畜毒扇虐者。其捍禦乃在呼吸雷風之間，謂宜敏給多智乃能善於其職。然君子以爲藩臬重任，當方面爲重臣，非以躬自集事爲能。開誠布公，和合衆志，不大聲色，而斡旋闔闢有餘地焉，此道之所貴也。

慎齋精練以藝，廓達有容，蓋能務所貴而不失其所重者。其行也，南泉諸君不忘疇昔相滋相切之義，請贈以言，謂予齒差後，使執筆而書之。

同年李前岡知辰州府

政治之不逮古昔也，豈時勢異然哉？古者政立而教行焉，後世則徒政而已矣。民

禀天性，蘊靈含粹，或蔽於所習以失其真，故有淑慝貞僻，而彝倫、紀綱、風俗之斁敘臧否繇之。先王殷阜其民，帥之鄉州、黨族之長，育之塾校、庠序之師，習之冠婚、喪祭、飲射之禮，擾之觀象、讀法、狥鐸之事，閑之儀文、度數之節，勞來誨化，勤且至如此。是以其政不肅而成，上易知、下易使也。後世長民者，賦稅、獄訟、追胥、期會之務非異於古，然所以道民於德，術已疏矣。民之回遹，傲上從康，相效成俗，於是治有所不行，而綜核、刻責、操切之法起。法窮則頑鄙其民，謂不可治。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顧謂迂遠不切，棄而任法以至於此，惑矣！

漢之文翁，非有殊絶藝能，其爲蜀郡，蓋僻陋之邦。文翁欲誘變其俗，擇遣蜀生受學京師，躬自飭厲，勸相不怠，蜀生競相淬濯，比於齊魯。然文翁所教，蓋文學、律令已耳。其所擇遣，又必開敏有材者，習之數歲而後成。惟其識達緩急，而難易久近不計，竟以浹仁聲，樹嘉績，名循吏於後世。蓋古之爲政者，其遠覽訏謨率若此已。

辰州，楚南郡，《志》稱地連溪峒，俗近巴渝。然予嘗接其仕者，往往好古敦行，聞其民多質直開爽，可與興善。前岡李君仲復擢守於茲。始，君自東莞令累遷南京户部郎中，中外敭歷，民情、吏治周練洞知，所先務者也如是，而爲民師，帥隆古之治，其庸可冀乎？

君行，或言用君於遠郡，非所宜。嗟夫！苟有志於興道致治而已矣，辰州豈遠於蜀也？於是，諸同年僉謂予曰：「善乎子之言，請遂書以爲贈。」

同年喬君擢陝西參議

國家乘邊塞要害，樹堡列屯以控制戎虜，轉内郡粟給餽餉，專官督之。而陝西、甘

肅莊浪衛，設分守參議涖焉。甘肅，古河西五郡地，橫貫虜中，離其交合，所謂斷匈奴右臂者，內通蘭、靖、洮、河諸州，莊浪爲之咽喉。夾莊浪肘腋間，皆番戎巢窟。參議職餉，亦陰贊武略。

異時，簡廷紳忠果才猷者往踐厥任，蓋重之也。予同年喬君伯藏，擢自南道御史以往。君在南道且十年，老成之譽，隱然動臺省。巡江洋，數樹奇功；監內藏，中貴斂戢；考課百司，臧否必當。前後舉刺建請，率愜輿論，而驕縱者尤多所彈壓。中間忤旨逮繫詔獄，然不少挫衄，最後匡時政四事，天子嘉納焉。迹君所爲，其於大受遠猷，有餘地者矣。然則善其職以光簡擢，其果無足異乎？於是，同年仕南都者屬予贈言。

予惟勾稽節量之政，苟有心計焉而可矣，然君子恒病夫會之大悉，且懼非制勝之全也。蓋李牧帥鴈門，幕府贏羨恣費無忌，故能結士心而激作之。趙充國戍金城，使糧穀茭藁，可恃以持久，用揚威於諸羌，卒之單于遠塞、羌虜坐降。今邊餉歲取僅足耳，日屑屑校斗斛、計銖兩，猶懼弗繼。持此以作士氣、威敵情，其將能乎？然則審聽熟慮、畫建永利以亮采熙績者，將若之何？若曰正出內、時盈縮而已矣，他非所敢知，茲固守職者之常，而世亦莫之異者，其於經國之猷何如也？於戲！君奚擇而處此？

費子北召

少湖費子，將赴職方之調，鄉人仕南都者，崇酒殽而餞之，相謂曰：「盍贈以言？」

或曰：「贈者，增也，增其所不足者也。費子無庸增焉耳矣。費子多學而能擇，文思敏贍溢出，英年巍科，首中秘之選，四方名俊瞠乎其後，乃退然自牧，若無所介恃者。自敵己以下，敬承謙受，猶恐不至。爲郎南省，

歲餘始北調，非所宜居，一不以屑意。其疏暢明達、夷衍浩博不可涯者如此。方今庶常在官，群士師師。尊人少師公秉迪哲之道，宅表正之位，百僚嚮風承休，竊溉餘潤。往也，稽德於朝，式訓於庭，吾儕淺聞，其何言之爲贈？」

予曰：「不然。荆榛盈握而梗柟，豫章大數圍而未已。銖金一錢，無益於貧富，而良賈積累不厭。夫材有所縱，器有所不易盈，元夫碩人所以蘊藉深厚、樹立閎偉者也。如費子者，吾見其尚往未艾、深藏若虛，苟一言之幾乎道，其能舍諸？夫朝者，士之聚。傳曰：『入治朝則德日進，磨濯薰陶之者衆也。』君子求多益必於所聚，然猶懼夫忠告鮮聞而諛佞繁至，法語難合而巽言未易繹。此德業消長之幾也。常談習聞，未足爲益，然鄉黨貴情，以土物相爲問遺，而不寶異國之琛。苟有取焉，其於土物也或幾矣乎？」

於時諸君胥然予言，謂宜書以爲贈，遂書之。

太宰介谿嚴公奏績

文之道，豈易言乎？纂言紀事，闡發幽微，剔抉要領，區分義類，窮極情態，所以昭信辨惑，惇德行而秩典禮，美政俗而隆氣化，故曰載道之器也。六經，孔孟之言至矣。自屈、賈、馬、班下逮歐、曾諸子，各以所長立言名家，其於道淺深、精粗殊致，亦焕乎一代之文哉。明興百有餘年，摛藻鑄詞者彪炳浩博，郁郁乎盛矣。

比歲，某始讀介谿嚴公之文，如從冠冕巨人聽其法語，如覩卿雲輪囷，倏忽千狀，不可象物。其簡健縝密，紓餘贍蔚，大抵章程古學而各極其趣。其於彝倫政化之敘戮臧否，其稽經揆道，不詭於聖者矣。

公生稟殊絶，爲兒童，出語已驚其長老。

舉進士，首中秘之選，日從名公大儒，與之上下。其論六藝之宗、諸子百家之賾，鈎玄索粹，擇之犁如，畜之廓如，故其出之也，躍如沛如，探囊倒篋，上規古之作者，有餘力焉。儒之論文曰：「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嗟乎！孰能信斯語之非誣者，可與從公矣。某嘗以爲文猶百穀之實，心爲之種，道爲之精。精氣弗充，是秕稃也；種實弗食，是荑稗也。得其嘉種，樹之沃壤，天時、人力兼至交濟，既秀既栗，而利養、厚生賴之。然則公於斯道，其果有濟於斯世矣乎！公自少宰陟南京宗伯太宰，歷卿二曹，敷政三禩，奏其績于朝，進而莞樞機密勿，親見其道之行有日矣。

鄉後進諸士，罷試春闈，卒業南雍者來徵贈言。昔蘇子稱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後世往往病昌黎之道而疑蘇子之言。雖然，君子豈誠以爲邈然不可幾及也哉？某不佞，敬述爲贈，蓋諸士所慕望於公，亦公所以自待者也。

地官林硯山北召

古者聖王，厚民生而正其德，禮樂、兵刑、曆數、土穀咸分職課功，使各盡其經緯條畫之能。任其職者，蚤夜孜孜操諸心、藝諸事，更嘗練習，審處熟慮，以各極其理。當是時，道揆法守，一德同風，上下師師，而無有異政、異學雜其間者，其所務者實也，六經之說可見矣。德衰道廢，百家並起，競馳論說，互相異議。秦人盡滅先王之迹，以苟且之政同天下，使學者師秦吏、習法令，師師非度。至漢始表章經學以承先王，然其流爲詁訓文詞。後世談儒學者弗達於政，談吏治者不本於學，則秦漢之習雜之爾，故學不可不講也。得其所操，能精一而不雜者，寡矣，而況未知所操者也？

予同年林君大和，始舉進士京師，予望見儔人中，恂恂雅飭，不苟爲訾笑，意其中蓋有所操者。已而令西安，果能善於其政，政成而民親之，遷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員外郎。是時吕涇野先生在符臺，君北面執經請業，日精其能。宦達而事師，吏治而資經訓，吾見亦罕矣，君蓋有志於先生之道者乎？

君遷户部郎中於北，蓋下大夫之秩。古者四十强仕，德足以長人，始命爲大夫，猶日宣日嚴，學而不厭，磨以歲月，涵浸淬礪之久，德與官俱懋進，而經邦弘化、燮理寅亮。其道不窮，其積學致然也。《書》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予不敏，願請事斯語而未能，因君寮寀之請，述以爲贈，且因以自勵云。

顧左山僉憲山東

今仕宦爲大吏，揭揭自樹，流燀赫之聲，然而惠懷孚達，或不能無愧，其何故也？自三物之教廢，而士薄鄉行，平居或弛肆無檢，及其宦達，始皎厲外脩，於是有過焉而遠於人情者。豈非誠之不立，而意氣激作之爲疵耶？夫子論獲上治民，必誠身信友以爲之本。夫士之脩於家者，其可苟哉？

左山顧君伯從，松江華亭人也，予往從少湖徐子聞其闓爽樂易，内無崖畛，居家孝友，恭儉不苟；謁有司，有司者見其恂恂侃侃，無所挾以自大，無所阿以自屈，雅敬憚之。予竊慕其人，殆所謂貴德而好脩者歟？比承乏南雍，識君於儀曹，而益信所聞於徐子者非妄也。

今年冬，君擢爲山東按察僉事。山東，夫子闕里，其士民多忠信質直、可與好義，而揭揭然者，非所以臨大聖人之鄉。僉事貞肅百度，弼成五教，使奸慝望而銷阻，柔良恃以安全，民命休戚、風俗美惡之所繫，非細故

也。然則固宜如左山者爲之矣乎？人之言曰：「按察惟聽訟爲難。」謂情僞微曖，未易窮詰。然夫子欲使民無訟，所貴興道正德、格心而歸極也。

夫視民道德而納之極，豈不欲自其鄉始？左山脩夫子之道，誠諸其身，信諸其友，其舉而措之也，其自夫子之鄉始矣。於是，山東諸士夫宦南都者徵言贈君，期之治行。予慨時之敝，推君素履，以爲外脩者無益，前定者不窮，欲君敦本尚實，無忘其初焉。

樊九岡知漢陽府

士之仕，其猶農乎？受地同，樹藝又同，然獲有盈約，食人有多寡，蓋視其糞與力以爲上下。故農與其地廣也，寧以力浮？惟仕亦然。任不滿其才，謀不盡其智，是故整暇而有條，寬綽而不困。

予同年九岡樊君季仁，敦慎温塞，周練敏達，以其才投之艱大，雖賈其餘可也。然自始仕爲舞陽，則二千室之邑，遷車駕、屯田主事、郎中，皆在南京。南曹號簡静，又執其要會，以聽於卿貳，無所出謀發慮。中間奉璽書清屯地牧塲，又與御史參決，不專其成。凡君所至，罔不茂著名蹟，然君子考德程能，皆謂未足以盡其用。日遲君專方岳、復巖劇，庶幾觀其揚厲閎偉者焉。今年春，擢守漢陽。漢陽，湖藩輔府，枕帶江漢，控引梁蜀，異時稱荆豫間要地，不同僻左。然所轄二邑，邑之編户視舞陽蓋相伯仲。至於賦艱役疲，務繁獄滋，吏民險健，舟車旁午，弊智竭才，日不暇給，今之所謂碞且劇者如此，而漢陽不與焉。然則平政清刑，安民阜物，致承宣之道，君其果有餘地也哉。雖然，守亦重矣，有以承乎上，有以令乎下。上焉者畫而後裁，下焉者決而後行，無問郡劇易，皆然

也。當其所易，出之以優裕之才，譬以一夫之力受餘夫之田，事不勞而功倍。然君子常懼夫狃於其足以勝之，而罔思其重且難，或弛張之失其道。《易》曰：「夬履貞厲。」傷於所恃者如此。蓋良農不薄其力之所勝者爲不足治，善其所以耕者而已矣。

於戲！君豈以漢陽爲可易也哉？同年諸君屬予贈言，遂以所望於君者書之。

白氏世恩圖詩序

君子履平若登危，處盈若涉冰，非故爲懼也。業成於積慎，志怠於功崇，衆庶所狎，獨見其微，故遠計深思而弗敢以肆。蓋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予每讀至「小民勤勞稼穡，而其子孫縱佚，侮厥父母，以爲罔知」，未嘗不嘆。夫豫不期荒，豐不期驕，服田之子宜知所戒，而況貴顯尊榮之家乎？

予同年南京刑部郎白君應衡氏謚，家世晉人，其高祖楚府審理公舉孝廉，顯洪武間，委祉禪休，代有令人。御史君侃、文選君思明、給舍君思誠暨君，先後以進士顯，而父母皆以子貴，或封或贈，咸膺誥勑。於是，君曾祖、考妣而下，稱命夫、命婦者凡三世，而皆自孝廉啓之。其祥發裕垂，毓秀産彦，尚未有艾。噫，盛矣！

蓋《無逸》之訓，周公惕盛滿也，其曰「卑服」，曰「不遑暇食」，曰「無淫於觀逸」，曰「小人怨詈，無敢含怒」，諄諄乎勤儉、謙抑之節，而於富貴、崇高之勢忽如忘之，何其畏也？而又作《七月》之詩，以備朝廷工瞽誦訓之箴。其詠邠民衣食耕桑、寒暑作息，勸勸警惰、先公後私之情態，若身歷而自言之者，又何備也？後世或因詩而繪之圖，小民起其勤業向善之心，以不即於慆淫；君子作其思艱圖易之志，以不溺於躭樂，實有賴焉者。其忽而不察，則覆僇隨之，然後知聖人之善

道而爲慮遠矣。白氏自國初至今，餘百六十年，貴顯尊榮，勿替益茂。夫其或爲之前，或爲之後，樹德種善以衍其慶，懋學飭行以顯於庸，殫智攄忠以能其官，秉謙履順以宜乎人。自今觀之，猶秋田之稼，人見其與與翼翼，而安知夫耕芸芟柞、糞擁溉灌者之終歲勤動也？

應衡繪累世衣冠爲圖，題曰「白氏世恩」，若曰此天之休、上之賜也，將使後人思得之之難、保之之不易者。於是告士大夫而屬之言。予媿不足以發，然大篇累帙，必有能曲盡其服勤之蹟、持盈之心者，異時固將有圖而傳者乎？則豈但白氏之訓，抑邦家之光已矣。夫勸舉重者呼「邪許」，八音將合，柷先擊焉，故簡首之詞，予不敢辭。

劉忠愍公年譜序

國初吾鄉儒碩輩出，好古敏學，爭相濯磨，用能明義立德，贊嘉謨於昌明，抗直志於否塞。若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兩谿先生，亦其人也。公筮仕爲禮部主事，已鬱有聲望，大宗伯胡公薦之，英廟詔入直秘閣勸講經筵，尋拜翰林侍讀，日見親寵。公攄素所蘊，敷經納誨，又數建白政事，剴切治道，慨然致主匡時爲急。閹人竊弄威福，首犯所忌，折其奸萌，遂構慼凶，至今聞者罔不嘆憤激昂，慕公之烈。公平生雖邇言細行，施之家庭、鄉黨，罔非厚倫美俗，耿耿足述，不但立朝磊落大節而已。茲豈聲音笑貌爲之者哉？

公曾孫督府經歷持善，編公年譜，示某序之。某浣閱，三致思焉。公自二十舉于鄉，三十第進士，四十而後入官。家食之歲，往往闢室聚徒，羅百籍其中，相與甘寂味淡、講學明道，如是者餘二十年。嘗作書室，箴謂「書，吾道器，不極不止」，此其志也。自古

踔厲邁往、致志以致遠者，吾聞其人矣。由公觀之，又惡知其所後先哉？

夫學道譬之琢璞，利其器以善其事，縝密精專而光彩宣著。雖藏之蔀屋，毁之汙瀆，其騰漢徹霄者終不可掩。某不敏，竊謂觀公之大，當因其學，因復持善，并致高山景行之意如此。於戲！世道升降、人紀脩廢之幾，聞風而興者可以深長思矣。

定遠令池南唐君考績序

理劇邑爲難，劇而敝，又其難者也。力疲財匱矣，而事有所不可已，用有所不可缺，非夫深仁弘智、誠與才合，孰能兼濟而兩得哉？定遠舊爲中都富庶邑，南北車馬四交之地，自頃流寇充斥，兵旅繹騷，歲仍飢疲，民多莩徙，畝畝汙萊，蓄藏空竭。令拊循之不暇，而凡壇廟、置郵、學舍、公府，又皆剥落頹毁，神祀弗嚴，講肄弗肅，亭卒僦居，賓至無舘，日顧瞻咨嗟，莫能措手，而定遠稱難爲矣。

池南唐君子薦來令定遠，適當其難，至則罷行利病，疆本節用。異時，民惰於農，渠堰慢廢弗脩，擇建其長，躬行勸督而責之成。民有訴訟，或使持其牒往，呼與俱來，即剖析而罷遣之，無令廢業。邑之百需，賦民供辦者，爲之均融斂散，十損其舊七八。已而流移四歸，生事競勸，積歲頹廢次第脩舉，還復舊觀。倉庾儲峙，新陳充實，足支凶歲，而民莫知財用之所從者。暇日，誨誘諸生以興文學，開亭舘以待賓客、賢士之游從而欵洽之，觀德義焉。入其境者，忘其爲劇邑且當大敝之後也。君之於民，能姁嫗而覆育之，阜其財力而用其餘，故其政不勞而成如此。於是，上官行部先後薦君宜簡擢者七人，而君亦當奏績于朝矣。予姻家定遠司訓梁君方模，狀君治行，走南都。定遠仕南都者地官

郎張君崇禮，業南雍者葉生欽、俞生倫，咸來謁予言爲贈。

予觀唐虞之理天下，堯若昊天以授人時，東作西成，咸在平秩；舜命九官，播時百穀，而後敷教明刑，工虞疇咨，先禮樂納言之選；禹脩六府，惟服食器用，九功惟敍，勸用九歌，故聖王之政可知也。而今世爲吏，慕奇節者，卑生養之道；獵名高者，亟文物之脩；卑卑於刀筆筐篋者，諸皆謙讓未遑，而民罔所恃賴。故凡敝日以甚而劇益不可理，豈盡時勢之難哉？有如唐君，而後可以無憾矣。或曰君嘗禱雨者再、禱雪者一，貶損悔艾，卒獲其應，民間相傳以爲異績。嗟夫！君之異乎人者，民豈盡知之也？觀其小試，徵之大受，必有同予之言者夫！

勵齋劉君判長沙府

安成劉君孟純，自南光禄簿擢判長沙，過予，言曰：「先恭襄公撫湖藩也，賦稅惟長沙之爲慮。湖藩凡府、州十八，賦額餘百萬，長沙不啻半之。或曰：『國初因仍僞漢，無所降。』或曰：『今田有未墾而爲賜田，皆昔之則壤也。』長沙雖得歲徵科、時而理，賦入恒後，逋負日滋，然民已不遺餘力矣，况有出於常賦之外者乎？而小子待罪催科，當先公之所難，何以戡之？」予曰：「先公難固宜，君則易，力可爲矣。夫擬議興革、創定經制以利民行遠者，其勢由乎上；均融調劑、相事所敝、趨民所宜、輔經制之所未及者，其勢由乎下。賦法行百六十餘年，重輕緩急，誰能異議？先公之所難也。均融之術，顧有司何如，君有志焉，而才智足以濟之，故曰易。」

於是，同鄉諸君來徵言贈。予惟先王之制，民財、民力十一上供，十九自贍，譬之泉灌溉、餴饎，皆用之不可缺者。後世取盈於

漑，而又花畦竹徑溝行渠達，奪漑所急以資浮泛，饎之用或幾乎涸矣。至於防畛穿潰，竅穴滲泄，則漑與饎俱無資焉，或浚井而求之數，鮮不病者。

劉君以名卿子入官，能清苦刻厲同寒士。在光禄六年，不以家隨，祁寒暑雨，不廢在公。民輸將力役於官者，恤之百方。光禄故多靡費，且關通中貴，有法所不能維者。予見石江先生爲卿，稍稍裁節，大者驛聞，小者簿正。而君敏練堅悍，其始謀卒議贊畫居多。而凡側目張喙者，無所窺覘以爲憒懟，則君能自檢飭，無漏失之所致也。

君往矣！慎飭躬之道，存浚泉之戒，相時趨勢，行均融調劑之術，將必能善於其職，不負恭襄之所慮者矣。

王節婦劉氏旌表序

王者旌別之政，表宅里以樹風聲，而於貞節獨數數然者，豈不以閨中之妹，非有詩書師友、榮名清議漸習維持之力，而能從一弗二，或慨然引決，畢命自全，或從容寂寞幽獨之中，金堅石確，之死靡悔，此非根諸心而無所待於外，丈夫猶或難之者耶？

嘉靖甲午，詔旌表王岐鳳妻劉氏貞節之門。劉，故大參公黄石翁之子，今刑部郎中範東先生，其弟也。十六適王氏，六閱月而夫見背。矢志從姑，捐膏沐，毀容飾，仰事重闈，俯慈立子，集蓼茹荼，辛苦安之。姻戚憐其如此，衆口啧啧，時相慰問，退未嘗不潸然也，然敬憚風操，無敢以改適諷之。至是年踰五十，有司以聞，臺察覈實，旌門給復如制。

嗟乎！人生百年爲期，十五童孺，十六成人之始也。由十六而視百年，其日之始旦、千里之跬步矣乎？婦恃夫爲命，以終其身。授綏未幾，而遽背之，旦而絶其終日之

資，適國而喪朋於門，此不皇皇而求，則索索而靡耳。固守以待晡、獨往而不疑者，不亦難哉？而況堅持屹立，姑息之愛無自施，惑志之言無自入，如火斯烈而冰雪不能近之者，此其志操何如也？

黄石翁遭凶豎播威，範東爲御史忤時，皆能安義命孤危之迹，而不肯詘道以信身、狗人以失己，所以使節婦篤孝慈、惇貞義而忘其爲寡。家庭世德濟美，有相之道焉。古人劓鼻、割耳、斷指、剪髮以免於逼奪，至於行全而形殘，節成而身毁。節婦視之固有餘憾，兹豈非天畀其完也耶？使世之爲士者，樹不拔之節，而莫敢浼以非義，惇同體之愛，而相養以日進於善，有如節婦，父子、昆弟間也，則雖比屋可封可矣。予固有感於兹，因範東屬言，而述其可以勵世者爲旌節序。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別集三

序

都督慎齋李公總戎貴州

四方無虞，上下習於恬嬉，熊羆之士、干城之將，折節爲雍容儒雅，而相尚以文詞藻繪，加之慳賞而苛法。策大勳者，或摘其微疵；負一眚者，或掩其衆美，使人重自奮而偷自全。嗚呼！兵始難言矣！

慎齋李公之爲將也，武而不張，閒雅而不弛，讀書有文，而不刻意翰墨之娱。平居輕裘緩帶，投壺散帙，清致溢發；及赴危蹈難，身先行伍，冒矢石鋒鏑，慷慨引義，不恤其他。結髮爲偏裨，荐陟元戎，歷湖廣、廣西、貴州諸鎮，所至屢樹奇功，號稱良將。於是，擢僉南京大都督府，督水軍，備江洋，人謂蓋將重慎齋於兹矣。未幾，都匀土夷叛，復命公總戎貴州討平之。南京根本地，水軍重務，江洋要害；邊夷之携來，膚革疾耳。取之此而錯之彼，豈以威名素乎，抑醫家所謂酌緩急而治標本之意歟？

夷性安於其俗，不可以中土之治治之。治之以中土之治，秖速其叛。譬麋鹿野禽，檻而畜之，有觸柱而殞；放之几案尊俎間，必跳躑狼籍，駭焉而不靖，其常也。至於縶命吏以要君，則已甚矣。甚而不問，效尤不忌，如豢虎於庭，違忤其欲，使怒而攫人，又不格而磔之，是遺患長毒也，後雖欲羈縻馴狎，豈可得乎？雖然，大勇無力，大智無名，法無驟正，慮貴及遠。非忠勇惇朴、忘己狥公、展布文法之外，惡能動中窾卻、不遺餘算

也哉？

愼齋行，督府諸公徵予贈言。予慨夫治兵御夷之難，知愼齋之將不負簡命也，書以期之。

周峴峰考績序

考績，古也，後世無改焉。然古者上下協心，同底於治，下不欺於其上，上無疑於其下。後世則上以名求，下以文應，歸於彌飾而已矣。惟學職殿最黜陟，視選士多寡爲課，綜核名實，獨稱近古。然而人猶有所憾者，不視其所作，視其所成。視其所作，故德行道藝，誨化勸率，懲不恪而簡不變，曰教者之勞也，賢能賓興而功歸焉。視其所成，則教無所聞，直以選士爲績而已矣。其核實也，乃所謂求其名也耶？

南京武學，群武臣子弟而育之，有將材舉，有進士舉。進士業經史，將材業韜鈴騎射，庫部郎督之，朔望省月試，大司馬春秋閲，三歲大比如制。學官朝夕訓練磨濯，豫以待事。學校之政有實，不徒建空名也，此爲最近者歟。

然君子謂才藝，末事也。文武之士，康濟一世，智勇以爲用，立誠以爲本。今夫勉而負重，壯士若弗勝；奪其所愛，則懦夫奮氣。誠斯勇矣。爲人謀，哲夫多缺晝；拯子於溺，愚婦有奇計。誠斯智矣。勇斯力，智斯巧，故誠者，才藝所出，而教學弗及焉。其實也，乃所謂其文也耶。

予嘗深求其故，教人者必以己所學，不以其所未學；教於人者必從師所能，不從其所不能。學校之師，學而得其本者或寡矣，又何疑於其教？峴峰周君鳳鳴訓導武學，九載考績。君嘗聞陽明先生之風而興者，其學思誠爲要，日有孜孜，弗得弗舍者也，故其爲教，習之才藝而立之誠。諸生出其門而仕

者，往往也，固勞於爲教之所成乎？予是以知君之績，務本者也，有實者也，不飾文爲欺者也，慎斯以往，有譽於天下者也。

教授王君率諸生徵贈言，書以復之。

祝峋嶁興學序

太平府重建儒學明倫堂，若齋舍既成，師生合口言曰：「學有茲堂，百七十餘年，卑隘逼塞。而一旦改高明廣大之觀，維我郡侯祝公攄謀竭智，以贊巡按宋公之議，至於景方攻位，慮才程庸，細大兼綜，不遺餘力。蓋侯自蒞任，未嘗一日忘斯，乃今克成厥志，而又不有其功。吾輩不知所歸德，是自昧也。」於是教授前進士鄭君富，率學生何銑輩謁予序。

予惟堂齋之建，侯豈徒厭舊之隘塞而欲新之，諸君亦嘗試探其志乎？自儒學化爲詞章利祿之區，明倫之學久輟不講，而堂猶存其名。人日由三綱五品之中，豈皆昏然無所自盡？然忠信之心、彝倫之本匪忠匪信，邪暗塞也。孔子脩道盡倫，猶以慥慥爲未能，今之人果皆能充實而無所歉乎？無亦其名焉耳。郡守將率士民學乎其實，而講學之堂未厭瞻望，譬欲善工商之事而不完美其肆，豈所以説民志而鼓之？是故撤舊搆，徙新基，卑增爲高，隘闢爲廣，迫塞擴爲閎敞豁達，將使教者、學者知人心廣狹、通塞存乎善變，有如此堂。故隘塞變爲廣居，而出入升降焉者，莫不令儀；私蔽變爲大公，而五常百行出焉者，莫不至正明達。此豈非侯之志而諸君所感念者乎？

夫感人則思其報，知所感之實，則其爲報也不虛。侯愛人以德，諸君爭相濯磨而承之以德，亦其志也。然道心微密，其機乃在有無之間。匪覺弗悟，匪迪弗從，匪侯將誰賴焉？昔者先王既設市肆，又布其治教，明

其政刑，平其量度，一其禁令，下至斂賒質劑，皆曲爲之制，而後工商信度不奸厥職。侯既作堂齋以奠，師生則將闡明倫之學，敷振德之教，匡直輔翼，使人知所從事，而後堂不爲徒建。此豈非師生之望而欲達於侯者乎？

夫興學以造士者，郡守之德；志學以有造者，諸士之事；承上德而致之，下以正士習者，校官之職。上下交盡，然後人倫明而小民親。予不佞，宣徽猷以贊嘉績，義不得而辭焉。

侯名詠，字鳴盛，號岣嶁山人。

文選吴愼齋侍養還姑蘇

孝莫大於養，養莫善於養志。孔子稱「父在觀其志」，言人子觀察父志而善承之也。然堯舜不得於子，禹不得於父，能成者不亦難乎？

夏四月，南京文選主事愼齋吴君仁叔，以尊甫大宰白樓公高年家食，疏乞侍養，詔許之。臺省寺監耆碩、俊髦，咸嘖嘖嘆羨，謂公山林晚節，聰明輕健，而有子如君，侍几杖於風晨，奉笑歌於月夕，泮渙優游，足以自老。愼齋英年亨路，横鶱高翔，而能遺榮急親，怡曾氏之甘旨，戲萊子之斑斕，左右先後，靡所不至。凡今爲親者得如太宰，爲子者得如愼齋，庶其無遺憾矣乎！於是，蘇之士大夫榮君兹行，來徵贈言。

維太宰公所以休享恬佚，固無待於子，而其憂存王室、恫切生民，豈不欲其子經營四方而晨昏煦煦之爲悦？韓子謂「有離憂而樂，無離憂而不樂」，相去千萬里且然。南京密邇姑蘇，寒暄色笑之候，視膝下幾何？愼齋豈不能承父以德而汲汲於細娱？殆不然矣。

予意太宰公惇大簡重，顒然台輔之望，

荀行其志，謂宜坐銷浮劘躁競、紛紜屑騷，天下陰受墨墨之福。乃年未七十而遽謝歸，不於其躬，斯期於其子。而慎齋早以英才知名當世，簡諸館閣，盤旋外郡，晉陟南省，平生踔厲迅發，視天下事若反手掉臂，不足廑吾力。既而閱歷更嘗，慨然以崇德廣業爲憂懼。龍泉太阿，百鍊百淬，斂鍔藏鋒以養其斷蛟剸犀之鋭，待一朝而出之。《傳》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茲固太宰公所期，而慎齋所以善成之者歟？

吾聞孔子十五志學，其專且篤至於忘食忘憂，積月累歲，而立且不惑。其言曰：「志於道者，必據德依仁，藝乃可游。而耻惡衣惡食，則未足以議。」懼玩物之喪之也。篤於己，無喪於物，志乃可貞，故曰「匹夫不可奪志」。慎齋所以自求其志者，亦若是矣。予不佞，述孔子之道，以致莫助之意，慎齋其將有合乎哉？

大司馬鳳山秦公七十

國有良工，明藏竅色脉之變，察砭熨攻療之宜，則上下懽然胥慶，永保綏之，以相恃爲命。航海而濟，必求其習風水者爲之導，師歷年愈多，則得之愈重。彼誠存亡安危之所繫，非苟然者。惟仁賢之於國也亦然。任重圖大之器，更嘗閱歷，造理精而居德弘，然後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而人望之不啻海導、國醫，至爲祝遐福而祈永年，懼失其所賴，無以圖存全也。

歲丙申秋九月十二日，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秦公鳳山先生壽躋七袠。公早負異才，文學、政理咸精其能，徊翔省署藩臬間，已顯然公輔之望。擢御史大夫，鎮撫湖南，歷兩京四部尚書而留鑰重務，以懋簡師錫，凡再涖焉。歷仕且五十年，晉陟九列餘二十載，中間山棲林卧亦且十稔。

物情時態、得失之故、理亂之端，批卻導窾，迎刃曲中。故凡考德問業、蒙休希庇，其疇昔倚重如海得導，如逢續命之醫。至是，南都卿士自府部之長，下逮庶寮，咸忻慰贊賀，齊民衛卒亦罔不舉手加額，願公眉壽。而公方引年，求釋重負。同留務鎮遠侯顧公，偕督、府、衛、尉諸僚徵文，致卿士、庶民瞻望頌禱之意。

某竊聞昔者漢營平侯年七十餘矣，先零背畔，宣帝問可將者，輒自言無踰老臣。宋富鄭公未耄之年，雖蹈危機，猶不去其位；且耄矣，始力辭使相，歸臥西都，疏陳利害，知無不言。是時文潞公留守西都，與鄭公年相差次，並稱耆英，然猶黽勉在官，以繫屬時望。士庶飽德，尸而祝之，竚瞻之堂，輝映今昔。古之大臣，不嫌自薦，不求自全，安民爲悅，憂國靡忘，進退出處一惟其時若此。

公精勤未倦，進德彌邵，天子采輿論以膺簡畀，營平之志、潞國之勳，今非所謂其時也耶？若夫鄭公之道，豈惟非今日所望於公？遲公耄期，杖而立朝，且將詠《淇澳》、歌《有臺》，以致國人之惓惓。公其以爲佞乎？

吴雲泉知興化府

古所謂善於其職者，非必有奇能異智、霆擊飈馳者也。人自盡其心以左右民，視民無高卑幽顯、富强貧懦、柔良桀黠，咸若父兄子弟之親，戚民之戚而保惠綏輯，若理其身之飢寒，而勤勞瑣屑於耕鑿蠶績之務。誠中形外，庶績用熙，豈有擇於贊毀諧忤，若便利之圖也？而后之稱善宦者異焉，成其名而後動，安其身而後作。政蠹於國，罷之而弗利於躬，弗罷也；事宜於人，舉之而弗利於名，弗舉也。可以全軀，則狥俗尚同不爲污，違衆立異不爲乖也；可以延譽，則抗議高明

乃爲直，震威豪右乃爲公也。於是有苟安之政，有矯激之事，有詭隨之行，有深刻之法。誠以不忍人爲心，而能若是乎哉？

雲泉吴君近光歷仕兩京，皆爲兵部屬。時承久安，法守滋弊，吏或有所偏主，要未免焉四者之失。君稽據典章，往往原本反始，深究弊端，相時勢所宜、民所利病，以贊大司馬經邦之治。或訹而撓之，卒莫能奪，然未嘗激而作之求以自異也。如君，所謂子視其民而恫瘝乃身者耶？盡心職守，無意乎毁譽利害者耶？於是大司馬浚川王公、紫巖劉公、鳳山秦公咸委重君，寮友亦多諮君以行，而吾鄉稱任重致遠者胥屬望焉。丙申秋，自駕部郎擢爲興化郡守。駕部主事林君，郡人也，悵君之别靡所諮決，而又喜郡人得其所庇，乃與同郡仕南都者謀，必得知君深望之切者一言爲贈，而以委予。

予惟天下之治所以日趨於壞，依違苟且者庸庸以保身，其敝頹廢不振；懲而振之者又揭揭以干譽，亟疾操切，不勝其苛；乃有號爲老成持重者起而捄之以渾厚，卒歸於依違苟且而已矣。張弛非度，慢殘相尋，民亦何賴於此？故世所謂難得者，敏贍明決、疏通强忍之才。既得之，所患無志。得之且有志矣，本之以仁，出之以誠，日磨月練，然後德成才達，道洽政治，而民實受其福。君更嘗練習有素矣，自兹以往，愈練而益精，久大之德業，其肇基於兹乎？予非能知君，然而屬望之切誠有之。

君行也！郡蒙良牧之澤，則鄉增多賢之光，予惡得無言以孤諸君之請？雖然，予豈徒幸鄉不乏賢、郡不失良牧而已乎？

胡西村考績

問政所宜，皆曰「莫若寬」，然有以嚴得民者，無他，公於其用而已矣；問民所懷，皆

曰「莫若惠」，然有匪惠而懷者，無他，公於其情而已矣。夫公者，物我一體者也。君民上下如股肱、腹心，虧盈損益，要趨於平。故上之人雖誅鋤搏擊，非毒乎其下；下之人雖困踣沮鬱，不以懟乎其上，一體故爾。大道既隱，人濟其私，下挾之以爲恩怨，上狥之以爲威惠，於是有煦煦之政，有眤眤之感。直道以正法者，不謂刻薄，則曰乖異。嗟乎！豈非升降隆汙之機而不可忽者歟？

若西村胡君之於常熟也，其有足以起予者歟？君去常熟五、六年而爲刑部郎，爲郎又三年矣，常熟懷之不替也。問其爲縣，威嚴無所私於富强，擊斷無所假於豪右，請謁無所狥於貴勢，皆敢於任怨之爲，受其濡沫者貧弱耳矣。而君考績北上，湖湘士夫徵予贈言，曰「吾鄉也」；常熟士夫亦徵予贈言，曰「嘗豈弟我者也」。問其人，非向者貴富之族，則亦其婚友相聯，皆濡沫所不及者。然則煦煦果不足慕，而直道正法豈盡見惡於人哉？用是可以知爲政。而常熟士習民心，他郡邑或未之能先者耶？抑士所樹立，鋭於壯或頓於晚，無待而興或有待而阻，君子以素履往，繩墨不攻廢焉，是謂厚終。兹豈足爲君誦？然愛人以德，固諸君報賢使君意也。

又

刑，所以禁暴者也，而刑淫反以爲暴。先生塞刑之源，故制民生業，申以禮教，窒其欲而息之争，牖其性而道之親睦。弗率則有常刑，而入刑者寡矣。後世生業不制，教化未備，以法御民，如衘如轡。其源莫之能塞，則不濫其流以趨於平而已矣。而慘覈少恩者蒐摘隱情，加峻於法外，以爲懲奸宜然也，而深文已甚。嗟乎！流之不濫，亦既末矣，況又深之，民安得不思古之人耶？

胡君西村爲南京刑部郎，凡所讞決，虚而聽之，若未盡也；曲而當之，猶懼過峻。民上服下服，帖帖而退，罔有怨言。廷尉受牒，得君所署，不待覆劾，知其必不冤也。夫刑之毒也，能塞其源而措之乎則無復論矣，塞之不得，而求平也。巧抵非賢，温良惟賢，如君其猶有古人之意。夫何世人趨舍之異也？

君初令常熟，以憂去，起復爲溧水。常熟之政，主擊斷以行撫綏，其於法也必信；溧水之政，主撫綏以行擊斷，其於法也不必盡。其爲南曹，則棄其故，而一以哀矜行之，道有宜、時有適，歸不忍毒民而已矣。

君三載考績，同鄉龔君、王君輩徵予言以道其行。予往在太學，與常熟琴溪陳公爲僚，琴溪每憤惋守令無良，人未易當其意者，獨稱君不置。是時君在溧水，石淵傅子以御史按畿輔，持風裁，舉劾不輕，特薦君畿縣之良。予知君於令久矣，於南曹又數有徵焉，樂誦其事以告典獄，而文不足以張之，姑以塞諸君愛鄉人之情云爾。

俞湯和考績

予年十五六時，好惡未省所狥，獨竊鄙夫馴愿而尚同者，以爲近媚；孤特忿戾、不能爲容者，心竊慕之。及見踽踽揭揭、寡合而鮮成也，而人率謂之乖方，顧不若愿且馴者多與而有濟、徽懿之譽日至焉，因以爲未若用柔之爲得矣。徐而究之，彼踽踽揭揭、寡合鮮成則誠足病矣，然能自拔於得喪利害之途，不失乎其貞。世之所譽以謂徽懿者，臨小患害僅如毛髮，往往隕穫詘辱，靡然無所持，歸於苟焉而已矣。予是以益信初心之可貴，而世之贊毁未足據也。嘗自念剛中者不可得而見，得見孤特忿戾者，猶愈於柔乎？

比歲承乏符臺，留守五衛、九門千户所吏目，以典司宿衛職事相屬，察其才皆可人也，嘗稱之廣坐中，以爲使遇趙文子，宜有如筦庫之舉者出其間乎？ 顧獨疑其過柔。大司空石菴蔣公稱所知姻家子俞生曰：「護也剛，予禮而進之，其言侃侃可聽。」問其世，曾大父由武庫郎擢守衡州，大父令曲江，尊人爲九江府幕，儒門之裔也。蚤業儒，中歲以從事發家，事太宰白樓公。大司馬紫巖、鳳山二公咸子弟畜之，有所委用，善能綜理，克稱公意，不失儒之舊焉。未幾，其衛之長相與有所争持不決，欲以危懼動之，冀萬一少假借，竟不爲詘。會當考績，坐稽延數月，而後得行。論者因謂此小節，不足爲意，何矯矯自困如此？ 相訾以過激。

門人凌生啓，俞出也；施生偉，有姻好焉，相率問予，請一言以贈。予慨夫道日趨下，煦煦昵昵，俛首脅肩，詭心以媚世。事小者謂不足執，其艱且大又不敢執，然則何所不至耶？ 故凡紀綱淪替而莫之能振，則煦煦昵昵者所使爲之，「過激」何足訾也？ 五金，鐵最頑鈍，錫稱柔美矣，練可爲鋼、化可爲金，惟鐵之求，而錫不與焉。古所謂可與裁成者，非激之徒歟？ 雖然，人恃以立者，正氣也，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猶水也，有所養而不涸，有所御而不溢，然後能有功而可大。可不慎歟！

書以復二三子，使知用剛之道，且因以自厲云爾。

馬石渚守汀

閩東南奥壤汀，閩邃區也，崇岡複嶺，崖谷斗絶，蠻獠潛孽出没椎剽，健民狡卒往往竄入其中，蓄毒以逞。故凡言治汀者，必曰軍旅之謀、干戈之習，以爲時勢所急，而予竊病其未知本也。民情苟無憾於養生爲已足

矣，雖至頑冥，豈其樂蹈危亡以作奸利？必不然也。政刑不脩，衣食不殖，賦繁役重，强暴不禁，生不足樂，趨亡爲幸，於是始背上忘親，行險以徼萬一。故寇不繫於氣習，在政；威不專於殺伐，在德。政和德洽，百姓親附。犬羊豺虎之徒綏其能來，驅其逆命，率錢鏄俎豆之人而已矣。仇民而速之叛，滋寇而助之旅，猶頷頷然欲以軍旅干戈張威而已亂，不亦舛乎？

同年馬君石渚先生，自南京刑部郎中擢爲汀守，人曰：石渚其無難於爲汀矣。夫石渚仁且才、多識而練，石渚之宅心也易，其於人篤情隆禮、巽詞愉色、坦坦于于、豈樂可親，人罔不悦而與之，以是知其仁也。石渚嘗爲司馬屬，左遷府倅，晉南司寇屬，中外敭歷，所至善於其官，以是知其練也。是故曉暢兵端，知武之所偃；明達獄情，知訟之所息；疏通民事，知民之所定。志寧仁熟、識遠才裕，以是知其必能布德和政，而綏輯之易也。

汀贛壤接，予吉郡當贛下流，二郡弗靖，吉受之；其寧輯，則亦與有庇焉。汀有賢使君，予將與郡人偕樂其樂也已。因同年諸君之屬贈言，遂以是書之。

劉愛山知登州

國家承熙洽之運，休養長育，物阜民殷，宜也；然四方郡邑率多蕭索困踣、凋疲無聊之狀，此其故何也？賓旅供饋、賦役調發、獄訟耗蠹、浮侈糜費、貪暴掊斂以致然乎？數者有一焉而民受其痛，矧或兼之，宜乎匱矣！

登州，古嵎夷地，東北薄海，乘傳之賓無故不入其境，朝廷賦斂仰東南出海邦者無幾，民利魚鹽，俗尚儉朴，朘削、剽敚、貪暴之殘亦不數數也，他邦之民慕爲樂土。然嘗宦

遊其地者，往往顰顣而憐其民，此又何也？

劉君愛山先生，被命往爲司牧。夫握章綰綬，而千里之内奔走後先，若崩厥角，非苟尊媚使君已也，望其能拯而生之也。朝廷重方面大吏，豐之禄秩，隆其體貌，非苟優異之也，懼民無所存濟而分之憂勞焉者也。位高貴重，目擊民痛，泠者漫焉不省，闇者省而弗達，惰者苟安，黠者巧避，其善者補罅塞漏以糜歲月、矯飾表暴以求速化，而民亦何賴焉？ 君嘗爲鄞縣，善於其政，縣之民至今思之。爲御史，建白舉錯，犂然當乎人心，恬進取，不肯苟事趨謁。人或問之，曰：「非不欲也，蓋嘗爲之，而慚不能行。行就道矣，慚僕夫而返。復往就次，又慚其閽人而返。自念天賦之質，多慚如此，然則豈但得之不得爲有命，雖求與不求，亦命之所使爲之，吾敢違天逆命乎？」予敬服其言，以爲類有道者。其不爲外飾以徼時譽，篤其志必盡其才，求民之瘼而善爲之，其可知也矣。然則郡人之積困而始得君，其亦有命也夫，苟安巧避者亦可以愧哉！

君行，臺端諸僚徵予贈言，愧無能爲役，而義不可辭也，遂書。

周虚菴守思州

天子將有事於南夷，博選群才，豫以待事，乃添設雲貴、廣西藩臬佐各一人。異時，邊郡守或僅取充位，令推擇其人稍更置之。於是，思州守得謝，周虚菴先生擢自南主客郎往代焉。蓋先生爲御史嘗按貴陽，所部轄郡也。貴陽夷叛，御史獎率諸士，昭布威信，奏戡定之績。江西己卯之變，凶逆甫平，軍旅繹騷，閭井蕭索，御史遷少參，藩鎮撫綏、輯流、惠懷之澤，其所嘗試而輒效者，亦略可覩矣。

夫師未易言也。《易》地中有水，師，六

五，柔中容民；九二，剛應而懷萬邦，故利執田禽。地中有山，謙，六五，不富以其鄰；九三，勞謙而民服，故利用侵伐。無保邦之志，罔容民之政，乏以衆之德，鮮下人之恭，甾其民而吊人之民，携邇而務來遠，國何賴於兹？先生自蚤歲志剛氣邁，謂豐功大業猶反手也，壹時聲光赫奕，不自韜閟。猜忌擠斥，蹶而復振，頓挫堅忍，持養磨淬垂二十年。今觀其欿然之容，沖然之色，廓然之度，蓋目擊道存，所謂保邦而下人者耶？而先生豈遽以爲至也？昔者禹征苗，益贊之，道瞽瞍之事。夫瞽弗字厥子無所不至矣，舜致孝無所不至矣，卒以負罪引慝。允若頑嚚，而苗民不恭，自賢以至於人棄天怒者也。弗與舜同德，斯與苗同事，間不容髮，可不慎歟！

先生行，過明山書院，異時與汪雷峰、周玉巖講學於兹。俛仰之間，浮生有涯而感慨繫之矣。故君子之於學，如薄夕陽而馳千里，奔走喘汗猶懼其弗及也；其求友也，若履畏途而相援以濟，惟恐其弗廣也；其受益也，若絶糧而或餽之漿，無微弗納也。

某不佞，自辛巳春獲奉言笑，别十有七歲始一會都下，再會金陵。乃未幾而復有兹别，情隘意蹙，不能爲寬博、樂易之談，亦惡夫繆悠緩漫、欵於無實者也，先生其有以諒我矣。於戲！其亦何以處我？

大中丞訒菴吴公巡撫四川

蜀，西南雄藩也，控西戎，襟南詔，蔽荆襄，屏關陝，地方數千里。三司使所聽治郡、邑、衛、所百數，軍民府、宣慰、安撫諸司、蠻僚所部亦不下百數，地大民雜，化有所難及，令有所不可齊。

吴訒菴公簡擢僉都御史，往撫其地。巡撫總制三司諸所事，三司弗敢決，具爲書白

巡撫。所可者，敬承約束，行惟謹；所不可，即禁不得施。而巡撫實不親事事，正其要會，程其功能，以第舉刺，以詔誅賞廢置，其任重且尊。政行而致之下，其當，則基福也；其弗當，則肇殃也。殃肇則友民離心，福基則頑獠懷德。人不曰三司使，曰巡撫，其責大且艱。而吴公昔歲以副都御史撫河南，道洽政治，厥有成績，今往也，舉而措之爾矣。初，公在河南，以法糾正宗室，當路借爲名排擯異己，因并斥公，公坦然不爲意也。凡四閲歲，歷浙江參議、江西参政、應天府丞，復進九列，撫蜀一方，然品秩高下、地方遠邇有間矣。

吾觀善宦者巧逢密結，歲月無何而飛騰變化莫測矣，而公留滯若此，是以知公不希苟合、不取速化，見其履而政可知者也。而人之言曰：「守身，小節也；濟世，大猷。方不可執，經不必狥。智之所貴者，非圓乎？道之所貴者，非通乎？」是則然也，不曰行欲方乎？不曰大亨利貞乎？夫詘己者不可與信道，謀身者不可與利物，務進取者不可與圖康濟，可與有爲者有不爲者也。故直躬非小物，曲成非詭道。伊尹一介不苟取予，故能任天下之重，拯民於水火；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能事秦穆，三置晉君，一救荆禍，顯名於諸侯。而功利之徒，猶呶呶然以爲割烹要、以爲食牛進，假道自文，誣聖賢以濟私，獨孟子闢之曰「鄉黨，自好者不爲」，「聖人者，歸潔其身者也」。嗟乎！吾乃今知戰國所以危亂，孔、孟所以匡救，躁進恬退、世道隆污升降之幾決矣。

公行，府學學官諸生言曰：「盍以贈公乎？庶幾公亦有以處我。」乃相率謁予。予掇公大節諸可訓式者著於篇，公以是仕，學官諸生尚以是學。

地官馬三湖考績

南都大夫士考績京師，則僚友若親厚者爲請贈言，循以爲故，莫之改也。予竊疑夫請者曰「故而已矣」，贈者亦曰「故而已矣」，聽者亦曰「故而已矣」，無乃未足損益而徒爲冗長也耶？故於三湖馬君之行，陳古之義，以復其同鄉諸君之請。

夫贈者，增也，相益以道，相輔以德，而增之高大者也。馬君前爲嘉定令，惜費而敦愛，懲奸以惠良，庶政用熙，民用寧輯。遷南部爲司徒屬，監督倉場、榷務出納，惟平公無虧，責私無苛怨，三歲有成績焉。大受遠到，譬室有基，譬垣有址。楚士夫咸喜曰：「吾鄉可謂不乏賢也。」乃予何所增益於君，以謝楚諸君子？

蓋予觀於出納，而知致理之原焉；觀於鄉情，而知大公之道焉。凡賦於官者不欲重，而藏吏惟恐其不重；受於官者不欲輕，而藏吏惟恐其不輕。人各有心，弗可狥也，故立之監而爲之權量之制，爲之多寡贏縮之數，以平其欲，而不得恣。權量之制謹，多寡贏縮之數同，而人可持循已矣。然不使藏吏，若賦者、受者自執而用之，必監之爲聽。彼放利而專之己，此導利而均之人。專利誨爭，均利誨讓，惟讓可以已爭，惟不自利者爲能以義制利，故此致理之原也。

夫鄉人非若父子、昆弟血氣之屬，亦曰同爲吴人、同爲越人耳。然非天生之爲吴人、生之爲越人也，畫壤分民，而命之曰吴、越云爾。其國之南裔，去北裔何啻千里？其人邈不相聞，然或逆旅邂逅，則相慶相恤，綢繆如宿好，心無別異故也。吴越之交，民巷陌相比，言語相通，耳目相屬，而猜防嫌忌惟恐不深，別異之意爲之也。志睽則邇人作敵，情通則遠人爲黨，故此公私之幾也。

學絶道喪，民賊厥衷，乖違隱懽笑之間，利害較毫末之微，是以士鮮成德，世無善治，非有道者不能識其重而反之正。馬君其亦有意於兹乎？ 君嘗監出納而平之，脩諸身，絶私利之萌；措諸天下，息攘奪之端，舉此而已矣。鄉曲之情，夫人所同，亦曰充之而通乎四海，何必楚也？ 君其念之！ 諸君子愛人以德，而君毅直温恭，可與適道，予故效切偲之義，竊比於成人之美者。

朱芝山考績序

嘉靖丁酉秋，廣德守芝山朱子三載考績，州耆宿秀民走撫巡當道，持牒伏庭下無慮數百千人，合口言曰：「自州有使君，而民不病於賦役，不殘於刑，不困於贖。使君約己裕人，庭不聞絃歌之宴，鄉不聞追呼之騷，市不聞鼙鼓之音，爲使君僚者罔不崇儉惇愛以成使君之德，我等小人厚生樂業，惟使君之賜。願留使君無行，以卒惠我民乎？」不可，則又歸而愬州倅諸君，諸君謂曰：「此國章也。吾輩樂有賢長官，願留不得，況能爲若等留耶？」或以告歐陽子。問朱子，朱子曰：「吾於民，非能有以利之，能勿擾而已；於寮，非能有以率之，能勿欺而已；賦役有典，非能省也，均之而已；刑罰有常，非能廢也，矜之而已；興作不可以已也，節量緩急之而已。愧未有體民之政，猶不免爲拂人從己者也。民不見讐，而顧以爲德，愧不已甚乎？」

歐陽子曰：「嗟！ 吾未或見從政者體民爲悦，而拂人爲懽者也。吾未或見知所不足，而内愧焉者也。人有常言：『理官如家。』然而子代父事，家固其家也，視父之自理猶有間焉。甥代舅而委之家，興替休戚相關也，而弗若厥子矣。甚者煦煦以結懽，皎皎以干譽，狥其文不既其實，其究外飾自利，

庸有之矣。名實之際，義利之間，今之君子何居焉？芝山子之爲州也，民懷之而猶愧焉，盡安養之實，而世所誇詡矜重以爲能者無所成名，可不謂知所擇也已乎？將去此，而民之思之未有窮也，寧獨今兹芝山子？」

同年蔡子道卿，以刑部郎謫爲州倅，率其寮徵予贈言。夫勿欺之謂誠，勿擾之謂易簡，聖人所以無爲而理者也。道一而已，得有淺深精粗，而政從之。芝山子進而所理者愈大矣，深造自得，日新而未已者，吾願與二三君子樂觀其成焉。

芝山呂翁六袠

道德之意微，而勢利之習日新月熾，騖而不止。士能詁訓詞章，輒沾沾自喜，挾以干時，如抱荆璞，取必於所遇，如責右契。出而仕，則睨視通顯，可以躐躋，鋭進捷取，猶恐身自淹縻。而人或先之，乃有不暇内顧，而薄其父母之慕者。故夫尊德義之致，樹出處之節，吾見亦罕矣，而浙新昌乃有芝山人呂翁中遂父子云。

翁記誦兼人，悟性亦頴脱，早歲務涉獵該博，讀史書或夜分乃罷。晚獨好《易》，旦旦浣取蓍草，左右揲扐，視其數，畫之壁間。久之，壁間乃盡列上下篇卦爻矣。每默坐諦視，若有所思，子弟趨問所以，笑不答，第揮之使去。時携壺榼山間，觴詠竟日，遇夜輒旅宿，不期所如。所作古今詩，若樂府、雜文無慮千餘篇，皆藻麗有思致，獨不喜爲時文覔舉。人謂翁殆遺世獨往，時務無所省知者，至其子信卿服官，數舉所聞庭訓云云，乃訝翁通曉不窮如此，竟莫識其意焉。

信卿爲溧陽，予數聞當路，往往稱溧陽令，意其爲時能吏。已而交於信卿，乃慨然以學古爲志，以聞道爲憂，數誦述乃翁恬淡沖漠之趣，自愧其不類其心，若無所樂乎爲

吏，獨揚名顯親有不能忘者。予用是知翁所以遺其子甚遠，信卿所以仕，其亦未易窺也。

翁以戊戌正月二十九日六衰初度，信卿方入覲，不得歸爲壽，謁予養養，若大有所失者，徐乃逡巡語故，願徼惠一言，曰：「吾翁所嗜，鄉人視以重也。」吾惟藏器斂才，不屑與時競逐，豈待於外以爲重？信卿守義達道，有以樂親，亦奚藉夫文言？然猶僕僕焉以爲親所嗜者必致之，若信卿則可謂養志矣。嗟乎！事親若信卿者可也，道德之意，其不中微乎！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別集四

序

冢宰整菴羅公八十壽

往歲整菴羅公躋七袠時，某承乏南司業，踐公舊職，奉先人於公迎養之邸，蓋相後餘三十年，而公所植檜當邸閤者拱矣，葱蘢蓊蔚，霜雪凝冱不能改其色，因賦詩壽公，有「蒼檜禁寒」之語。明年，得讀公所著《困知記》，奉書請學。公還答，諄悉誨諭，奬掖備至，私心感幸，庶幾眉壽未艾，時從考德問業，以卒有聞。會上采廷議，即家徵拜冢宰，公引疾固辭，上不能强，詔有司致月廩歲隷，昭異數焉。

卿大夫乃咸曰：「冢宰紀綱百僚，翕敷九德，典司八柄，微公，誰與奮熙帝載者？且知分者蚤止，量德者逡遜，成功者遄往，見幾者勇決。四者，公何當焉！公學足以弼主違，文足以緯邦典，議足以定國是，節足以鎮浮競，然自官翰苑，貳南雍奉常，晉陟九列，大半居散地，曾未得盡攄素抱，懋著對揚之績。上方薄鋭進、籲耆俊，虚心嚮用，行且參密勿、掌綸綍，坐而論道，當調爕寅亮之重，顧遲遲坐令天下失望爲？」於是數奉詔求遺逸，必推爲舉首，章前後數十上，而公年至矣，猶相與問精神、氣貌、飲食、步趨，交薦不置，期公必行，曰：「大享上玄酒而貴體薦，舍是則奚用爲享者？」乃吾鄉人士則又相謂曰：「夫完人亦難矣。秉心不塞者，華其言無取於其行，飾之官莫掩於其家；執德不弘者，飾於躬或滯於用，故局於受大，泥於

致遠；而元夫碩人，操勢日久，秉權過隆，則其措事揆物必不能盡厭衆欲、默當上意，故或以乖時隕望，或以忤主行譴，竟亦無大補於世，故曰『自周有終』。」

公少靡子弟之過，長隆鄉曲之譽，其立朝温良能斷，强毅不矯，數上書關國家至計、生人大經，侃侃無所隱狥。遭權閹之禍，既斥復振，竟屹立守義，不少貶挫。晚歲終養家食，日杜門讀書，沉潛聖業，闡性情要奥，嘉惠共學之士。敦身教以訓家，申鄉約以淑俗，至使閭門子弟，下逮童僕，罔有以侈靡相先、狠傲相加、貪饕相殘、恣躝轢行、請寄於郡縣里閭之間，此豈聲音笑貌爲者？故今鄉邑以達朝廷，仰公如祥麟威鳳，爲邪者憚義問而自沮，脩正者託風聲以自壯。

天子春秋日盛，方將厭煩動亟疾之務，脩恭儉玄默之化，眷老成之典刑，思黄髪之靡愆，即不煩公以職，而凡大政典、大疑議，必且下書索對，或遣使即問。國之讜言谹論，將援倚爲重。則公雖不立朝，著然以其脩名雅望輔世致理，愈於身都宰輔而乖時、忤主者遠矣。私心喜，幸公優游閒曠，保啬天和，庶幾永綏難老，德音靡瑕，上以寧王國，而下以儀吾鄉。

是歲爲嘉靖甲辰冬十二月八日，公壽八袠，學諸生白縣令、郡守，上狀撫、按官以聞。時仲氏憲長先生白首相歡，叔子太守珝得請歸養，閭里嘖嘖，以爲吉人繁祉。邑後進數十百輩，蓋所謂幸私淑而藉以自壯者，相率登堂稱壽，謂某侑之以辭。前期十日，日南至，天子大報成禮，錫命在庭，與共履長之慶，言「長日方至，來慶與日浸長」云爾。某不佞，惟古之頌禱者必曰日升、松茂、松檜類也，疇昔之言既云徵矣。公眷在帝衷，而鄉邦祝延之情蓋未有已，爰本帝眷，申之以方長之日。

袁氏譜序

袁氏居鍾步者，與襪塘、横岡同出邑後街，四宗聲望相埒也。舊嘗合譜，其後子姓蕃碩，各譜其宗，而皆推原所自，以爲漢司徒安之後。隋左衛大將軍温五世孫滋相唐憲宗朝，累封淮陽郡公。淮陽家蔡州朗山，其子邯用廕敘刺史吉州，時淮蔡阻兵，因留家泰和後街，其肇基也。子孫相便分徙，所在成族，徙鍾步者曰震，於刺史爲曾孫。嗚呼，遠矣！

予讀唐宰相世系表，左衛出漢司徒滂，滂與司徒安同祖，淮陽蓋安族裔云。淮陽之子炯，江陵户曹參軍；寔，河中功曹參軍；均，太子典膳郎；都，右拾遺；郊，虢州刺史；而邯獨不表見。或曰：「郊與邯字相似，虢州殆吉州之訛。」或曰：「淮陽公嘗貶吉州刺史，寓家於吉者，公耶？當其徙義成節度時耶？」淮陽本傳載：子均，右拾遺；郊，爲翰林學士；而無所謂炯與寔與都者。表、傳並作一時，乖訛乃若此，故家譜爲足徵也。譜所繫，豈細故哉？

夫譜之爲教二：章德善、表休烈、弘纘述之緒者，取諸史法，其道尚賢，故遠者不遺；明本支、别昭穆、敦雍睦之風者，取諸宗法，其道尚親，故近者致詳。鍾步之譜，遠之標淮陽以泝司徒，近之祖刺史而宗震，詳本宗而繫諸宗，其教可知也。司徒行誼勳烈照耀當世，百代而下，遐方殊類聞風慕德，況親爲族裔者乎？淮陽寛惠簡静，所去民思，至有尸祝之者；與人喜愠不形而洞見肝膈，叛賊至感服恩信，可不謂厚德長人者歟？是故作善之祥，遠延厥世，天之道也。鄰有嘉樹，借餘廕者尚加培護，況永依庇覆者乎？二公遥遥千載之上，尚追想企慕，不忘所自；四宗親盡服窮，猶曰同根共氣，牽引以

相屬，而況里居族處、合祠共祀、休戚相聞、慶吊相及者乎？ 夫賢賢而民興行矣，親親而民興仁矣。 兹古之道，而諸君所爲脩譜之志也歟？

於是，袁君泮暨其弟澤、其從子桓來謁予序，蓋倡其事者二三君也，因推其志之所存如此，庶幾以倡其族人云爾。

横塘張氏族譜序

往予偕朋從游衍，入萬安之境，陟巘東望，群岡疊阜宛委頓息，其下堂搆矗簇簷牙交錯，喬林茂樹蓊鬱雲蒸。 人曰：「横塘張氏之宅也，宋迄今餘五百年矣。 遭時宣力，代有偉人，談經講德，騰聲實於庠序、國學者相望。 入其門，父兄翼以訓，動稱古昔子弟，廩廩胥飭，恪恭乃事，罔有習爲偷窳者。 既蕃既富，卒澤於詩書，藹如也。」予習知其然，心竊異之，山川炳靈不虛哉！

乃予觀張氏之譜，張之先，潭産也。 馬氏之亂，參政公去楚仕南唐，罷居金陵。 其子吉州公國亡無歸，留州城西街，再世播越，弗寧於厥宇。 及曾玄之代，萬安作邑，始相徙西湅，而卒奠於横塘。 日衍月暢，式昌厥胤，浸而豐阜，浸而昭融高朗，乃罔不嘖嘖曰：「地有待而靈。」由君子觀之，根溉實食，或司其契，而平陂往復之數有適會者矣。 是故封植非寶，令德以爲寶。 艱虞基泰，康食思危，循而脩之，世以永存可也。 人心靡恒危，未嘗不兢兢，玩夷弗戒，乃逸乃誕，務多於前人，賤恪勤、鄙渾樸，弱靖共，惟儻蕩之爲賢德，是以淫。 淫斯傲，傲斯忿、斯愎，一蔽其性靈，而天親非親，氣脉弗屬，放利濟私，邈不相收恤，德是以賊。 賊德而淫，天所棄也。 人伐其澤，地閟其靈，而族將隨之矣。 故君子敬德敬宗，脩洽比媚睦之行，敦仁厚禮讓之化，以有辭於世，世則有所標樹昭訓，

譜是用作。

張氏譜當元之季作，則興尉廷瑞公。明初立雪公愼藏之，奔走行役，必挾以隨，得不毁。百八十年來，生齒日蕃，親屬日遠，諸所顯著之跡，日幾於湮矣。静軒公採摭參訂，纘厥休緒。公績學喜吟，書不釋手，究心兹編餘三十年矣。於是，公年踰八十，伯兄潛夫翁垂九十，皆巍然以耆碩望於鄉族。潛夫之孫雨舉進士，歸省，謀諸宗人，幸及二老刻之。雨將有事於四方，是舉也，其曰陟遐自邇，庶相勗帥，以保大持盈矣乎？

工垂畢，奉二老書來徵序。民有秉彝，胥克念於作德，俄而曰倡予和女、作予翼女，則有待之辭也。其咸曰「是誠在我」，則幾矣。雨嘗就予學，與吾兒紹慶締子女之好。翰也稚，其終能不辱門倩乎？ 蔦蘿弱，樂得所施。予幾松之日茂也，是以云。

清溪蔣氏重脩族譜序

清溪邑西地，庶姓錯居相望，蔣最繁。民以氏繫地，誦爲恒言。諸蔣異所自出，出茶陵守公輔者最著。邑昏媾擇閥，媒蔣氏，必曰：「茶陵公後蔣耶？」非此莫稱焉。

予從女兄夫王君仁鰲得其譜系，茶陵之先，蜀漢録尚書事琬，爲湘鄉人。至隋萊州司户啓，肇開萊族。唐吏部侍郎欽緒之子沇觀察湖南，開湖南族。五代末，茶陵公避亂清溪，開清溪族。公一子，七承事澄；二孫，朝東、朝南。朝南之胤宅於淮南，惟朝東號海翁者世家清溪，日蕃阜華腴昌熾矣，爰爲譜，祖茶陵、宗海翁，自别於諸蔣，禮也。馬氏之亂，湖南飈扇波蕩，士大夫虬潛鳥竄、不殄喙息爲已足矣，乃至延若是蕃，若是殷阜，若是才俊文物，若是曰委祉紹休，世篤弗忘，火燎斯爇，泉濬斯湧，有不期然者爾。夫燎

之揚，繼乃灼誕；固厥防，盈乃弗涸，可不念歟！

夫屬蓄愈疏，疏防睽，睽賊恩；財阜滋侈，侈防僭，僭敗度；蓄阜强力，相倚爲驕，驕防暴，暴殘民；多俊彌文，華乃渝質，質渝防僞，僞爽德。德爽原華，故惇之以朴；民殘原驕，故訓之以謙；度敗原侈，故約之以儉；恩賊原疏，故睦之以親。親睦睽防，儉約僭防，謙訓暴防，朴惇僞防，故能保豐萃涣，式弘厥慶，由此其道也。

夫國有政，必作之君；家有教，必宗之長。崇長明宗，立教收族，莫辨乎譜。時而收之，存乎其人。蔣氏譜凡四脩：元季，則賢可教授、成可長者、與才學録、與明照磨經厥始。國朝永樂中，則焕章、尚信。景泰中，則廣德知州鐸寔纘厥緒。今脩，則文遂、文訓、廷脩爲之倡。盈不易持，防不可緩，蔣氏世有人哉！凡同斯譜者，無誕無驁，無自作愎，無驁於⿰黹盧⿰黹虘，日相輯以恩，漸之忠信，允迪禮義。茲惟善持善防，譜是用脩。

莪田朱氏續譜序

同年南屏朱君懋章捧南寧之檄，訪予浩溪里第，出其家譜，言曰：「我朱氏所自也遠。今安成城南，蓋先受文公徙自前塘。前塘寔先明德翁徙自廬陵莪田。《莪田譜圖》曰：『孟可者，祖也。章甫，父也。』翁徙前塘，當元成宗大德二年，至我明正德間，蓋二百餘歲。殊地異邑，危亂不相收，慶吊不相爲，代遠彌疏矣。今上嘉靖初，族叔庠生罕利來訪城南，比歲黼謁祖莪田，而昭穆復通。爰本譜圖，參訂續編，敢徼惠一言以幸我族人。」

予讀元圭齋承旨序，莪田世系祖廬陵參佐銓，而宗樞密使元圭。參佐蓋徽國文公

孫，樞使其曾孫也。語曰：「孰不思垂民，鮮克述之。」徽國之業可知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道也，蓋終其身孳孳焉。後之人將戕性賊情，矯爲仁讓而弗能，則不可幾矣。如曰愛敬根心，達之自孩提，則崇德廣業，祇遹前聞，其孰能禦之？今夫百畝汙萊，咸讙爲敗子，隳所受也；梓匠不能世其藝，不齒於厥黨，惡辱先也，而況其大者？今問其人，曰「我祖也」，問其業，「我弗知也」。若是者，弗念厥紹，其名曰罔之生。

夫譜，原本始、奠世系、敘昭穆、聯戚疏、敬祖睦族，其究仁覆天下，是故宗遠以統同，樹表以章訓。南寧由御史出綰郡，章方且脩仁覆之業，而汲汲於譜，觀其所表，足以知其訓之所存矣。《詩》有之：「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楊氏世澤序

龍陽金牛楊子，受《易》武陵冀闇齋先生。先生之學於陽明夫子也，篤志力行，以聖人爲必可至，謂驕侈逸遊蕩情牿性，務自刻苦，離寒暑，荷蓑笠，親耕牧之事。其與人均休戚，通有無，相視一體，故遊其門者往往勤勵抑畏，飭己而愛人。楊子訓導泰和學，予數從游衍講習，竦然如闇齋見也。

楊之先故豐城人，其始徙龍陽圩堤者曰大有公。自大有至仁智，其間代次、名諱無考，莫知所爲徙。或曰：「徙必商，非商且安土重徙矣。」然圩堤土壤衍沃，亶宜農，里中老長者言：「仁智生義崇翁，翁之配宋媪也，外內協德，輯睦鄰比。歲時茗飲酒漿，與田叟饁嫗勞苦如家人。」故知楊氏徙圩堤，世藝農，蓋厭末業，適樂土、重本務者耶？

義崇子，如皋縣丞春，以三考掾選扈從

都官。文皇朝其始推擇爲掾，避不肯就，隸跡之田牧所，疆攝之去，蓋用農民起。至其孫成都衛知事昇、曾孫鄰水知縣儀，始稍稍用儒進矣。如臯督賦廉平，秩滿輒奏留，留十有八年，致其事歸。知事浮湛戎幕，從儕輩給事撫鎮府，獨不群。嘗承鎮守逮富人，富人故罪薄，畏中官輕榜掠人死，匿不就逮。前承符數輩，往輒受金，詭爲地怒，益激。知事諭富人與來，械入見，卒慷慨引義，營解百説，脱富人。富人幸完身家，厚賂餽，一無所受，由此知名上官。然雅不能趨時，會鄰水公鄉薦，遂解職。上官知不可奪，津遣以還。而鄰水公爲縣數歲，念父春秋高，亦懇告還侍矣。

楊子曰：「先祖父世農，以故不樂久宦，竟棄去明農，乃一中身靡廪禄，心未嘗不在畎畝也。」南野子曰：「孔子稱齊魯變而之道有難易，言政俗淳澆異習，所由來漸矣。楊氏棄商而農，浸而爲士，仕宦不大顯，然皆矜節概，不失行義。至楊子，乃慨然有志於道。《傳》稱『積善、餘慶』，言漸染薰習、日以滋甚，不虛哉！夫農非力不食，故知勤；知稼穡之艱難，故知儉；不靡不蕩，故率質弗渝。其秀者爲士，文之以禮樂，必足賴也。古者適南畝烝髦，士有以也夫！夫士起自農，故其爲官也如爲農，是故勞己以養人者，其於人將無所不至矣。後世經生學子，賤農而慕高貴，故其爲官也幸免爲農，是故貪位以逸己者，其自爲亦將無所不至矣。」

予從楊子游，考知其世，究闇齋之志，作《楊氏世澤序》，通古今之變者得以覽觀焉。

沙里張氏重脩族譜序

沙里張氏，以蕃阜文物著聞鄉邑，里中語曰「沙里四叔」。四叔者，宗武公仲子之子，四以叔字者也。蓋自其上世貲産甲厥

區，洪武間爲區長，坐督賦後期，謫戍，没入其産。宗武收殘拾燼，復造有家。四叔昌而大之，再傳而臨安同知君焕，舉進士入官。經術、文學士踵武起，聲華日彬彬，大抵皆四叔裔也，而以其族顯，故里人語如是。

乃予觀沙里譜，張之先，青産也。後唐時德廣以清遠節推鎮永新，彭玕之亂，回家鎮所，名碩嗣興，蔚爲慶門。曰鋼，仕宋淳熙、慶元間，累官知郴州，所至有惠政，脱民於死。曰坦，翰林檢閲文字，從文信國起兵勤王，城陷，闔門逢禍，獨伯子鎰身免，間關南走，開沙里之族。夫仁人義士，天道固將百世佑者耶？顛木之由櫱，冰霜復瘁之，根荄不斷，天篤其培浸，而拱把扶疏，殆英食實，日至固有時也與哉！

樹德務滋，福不期至；承休務德，慶不期集。譜首載慶源圖，末附周益國、章兵侍所爲郴州府君銘、表，其於標往揭訓備矣。圖傳自鎰，泝節推，十四世。宗武公因之爲譜，泝鎰，十世。臨安君與其從弟庠生旅郇參訂續編，舉凡立例盡譜法，其從父義官佐伯實協贊之。臨安之言曰：「前乎沙里，爲永新東門左官山族，爲永寧新屋定里族，爲安成書岡茶陵月岡族；後乎沙里，爲麻陂族，爲南安、南康族，爲湖廣沔陽、咸寧、監利諸族。敦敘無遠，譜必合。」未就而臨安謝世，其姪庠生元亮、元壽、元芳、元恩、元溥、元棟、元良、元楠謁予以告。

夫志則廣矣、大矣，雖然，仁義根諸心而愛敬四達，將異類蒙煦，矧曰近而厥宗？殘賊作諸意而仁義充塞，將昆弟爲仇，矧曰遠而厥宗？故因文興情，攄涣賁物者存乎譜；敦本出衷，睦遠自近者存乎其人。

贈陶滙溪擢户部序

今上方興禮樂，弘制度，脩廢舉遺，功役

序作。水衡無見儲，輒取給度支。度支所領，其大者，軍儲歲給。諸邊鎮有常，頻年虜數深入寇掠，數召募餉饋，征戍無常，營繕復取給，歲入且不支，故守其官者稱尤難。何則？不量而賦，民或不克供，將靡然騷動；稍節量，則見以爲沮格怠廢，不奉職矣，如是者難。耗蠹多門，卒有邊鎮告乏，或彊圉不靖，兵興不解，饋餉不續，將見謂乖調度，以債事誅矣，如是者難。十餘年來，尚書户部獨稱梁儉菴公。公躬行廉儉，欲以施於國，章程品式稽據有恒，莫之能奪也。上初惡其固，罷之，尋追念不置，特召復其官。公執德無渝，上亦寵任不衰，士大夫以是知固者非必明主所棄，而竟亦未易爲固焉。當梁公時，太倉之儲可數十百萬，他司財物充牣，庶邦猶惟正之供，即稍恣何害？而梁公拘拘乃爾，以爲不若是則從己狥人者，何所紀極？故公之慮遠矣。子部諸郎，贊襄以法，不怵不疚，可不謂精白同心者歟？

滙溪陶君之擢爲户部郎也，其尚書則蒲灣王公，王公以道事君者也。今公私峙積日匱，賦外徵調日淫，公豈能或忘於隱憂？滙溪藴藉縝密，温良能斷，内察而外晦其明。往，梁公固多賢屬，由滙溪觀之，其才智奚所不逮也？然則稽諏典章，致廉儉之道，贊精白之政，義立孫行以恭承休德，詎出梁公諸子屬後、上負王公耶？今巧宦者顧相戒不利爲固，固誠足病，然掊克逢迎，不猶愈乎？財掊民離，君誰爲守？身且與危，矧禄之能持？士大夫亦何利於此者？鄙語曰：「何知忠義？公家幸甚休我，厭菽粟而已矣。」君子謂小人不可使無聊也，其窮斯靡所不至。

滙溪由省郎調蜀郡司理，移倅吾吉，今奉檄還滇南，拜家慶，走楚、韓、趙、魏之郊以上京師，徘徊梓里，轍跡半天下。聽之乎君

子曰詳，察之乎小人日親，進而贊斂財以邦經，贊制用以邦式，然而萬有一病，梁公爲已固者乎？ 請爲言所見聞閭閻情狀若此。郡二三大夫顧畏民喦，以申贈滙溪僚誼也，謂予抱痾林卧近民，屬予信其説。

壽節婦蕭氏七十

蕭婦節，萬安藍田巨族子也，年十四，嫁爲泰和逢原尹君朝吉妻。尹君辟書掾，邑居也，妻留家侍姑，則善侍姑。姑所欲，先之；所愛敬，厚遇之，細巨靡不當姑意者。年二十有九，寡矣，又殤其仲子諒。無何，伯子詔夭折，獨保持遺腹季兒誕，與相守。時夫從祖祖父少保澄江公憲副南原先生得謝，族人席門蔭徼榮利，燀赫焜煌，妻孥生色，而節婦家鮮丁男，僮僕四叛，田園蕪不理，生事日蕭索。旁舍嘖嘖，謂將不可堪，然視之色愉，察之意適，屏飾茹糲，錙銖纖嗇以羸。他日別搆廬，引兒出居之。諸女公姒婦等相過勞問：「何用棄彼擇此，必取寥寂爲快耶？」於是澄江公勅門户諸役，無得闗通寡婦，用相寵慰。乃節婦矢志自初，匪有待而堅矣。

誕既成立，日諳練振迅，規恢有家。節婦白髮，種種綜理弗衰。誕率其婦子，先後相協，甚懽也。時從老長者追談往昔，則又慘戚嗟悼母氏劬勞，不謂猶有今日。於是誕語人曰：「藐爾孤遺，何所恃賴？猶得比數於人，得守先人故廬，以養以祀。乃今或淪胥，謂他人父，依倚門庭，而弗能有也。伶俜贅寓，悽霜露之感，彼獨何人耶？而誕寧非幸歟？乃碌碌靡自樹，罔克見於時，母苦心立節，孰爲章之哉？」是歲秋七月二十五日，節婦躋七袠。誕從子良桂，予内子之姪之婿也，介誕以其從叔父朝華狀來謁爲言，欲得予文爲壽，其情如此。

人之言曰：「婦節非必矯矯撓不可折，

即選懦愿愨，苟無變意易慮而已矣，此孰與抗志畢命難？」夫易遷者情，難持者志。歲月悠長，憂畏感迫，君子向道而行，尚或中廢，謂何容易？司馬氏傳巴寡婦清，列之《貨殖》，謂以財自衛，不見侵犯。彼誠有激，然時勢亦可覩也。蕭節婦，獨抱區區，立蕃黯盛麗之間，縞綦蔬水，母子相弔，至相徙厥居，將絶遠紛華，内寧其志。其自爲閑衛，雖古之剺面髡髮者，堅決豈大異哉？子孫詵詵，永綏難老，天道不章章較著矣乎？夫女德常，故丈夫正位；婦節明，故士人知耻；勸相有道，故禮義勃興，故風行而俗美矣。

予推澄江公寵慰之意，祝節婦黄耇無彊，德音是茂。然予聞逢原今蓋有三節婦，蕭與兩郭氏三也。郭氏其一思弘妻，蓋澄江公曾孫婦，年十九寡，其孤今受室，婦年垂四十矣。一大智妻，初撫其子，以長子夭，即又撫其孫，今年八十，寡時才念有三云。二婦子若孫，知揚顯自身，飭厲靡怠，誕亦無忘勸率以類，永錫不匱也，於母不彌有光哉！

大中丞虞公巡撫江西

慶禱頌贈，情之不可已者也，施於上官，則或以爲嫌。嗟！古之人固嫌乎？又焉取開誠布公也與哉！

大中丞東厓虞公之簡擢撫江西也，自提督四省軍務遷焉，汀、漳、潮、惠諸府爲已別矣，南贛猶屬也。乃贛令俞子大本、瑞金令趙子勳，相率請言以贈，曰：「二三子之辱於公也，舊亦矢心效力，終不敢有愧官箴以苟負公愛，自以爲於公無可嫌者爾。」夫二三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夫公所以感之者深矣。惟贈者，增益之也，蕢土以增嶽，杯水以增河，則吾豈敢？

曩予與公同舉進士，相磨於古學，而求友索朋，莫知所擇。公於輩行中，示予可與

不可與者數人。從後驗之，凡振勵策勳名，則公所稱可與者也；其喪敗，則所稱不可與者也。予數語趙子輩，謂公知人，蓋有所試之者。乃予得免於匪人，緊公之教，公實益我，而我何以益公乎？

公之令萬安，予家比壤，藹然子牧之澤，河潤九里不啻也。公當去，邑中數百千人走當道，乞留不得，則又相與走送數百里外，依依牽戀以別，至今猶追慕尸祝，示子孫無忘焉。人曰：「東厓公蓋古之惠人也。」乃予數從南畿八閩士大夫遊問，知公以御史按兩地時，綏良剪奸，獎能汰冗，植廉善，黜貪暴，剔民蠹而布之利，大者驛聞，小者立斷。蓋前後監司，稱嚴重不可犯者，必曰東厓公。故官各有方，政各有體，公豈專於惠者耶？公以提督來過我林丘，曰：「提督之績，陽明公爲不可尚矣，必也脩公之政。然異時盜根蟠藪萃，故不得不草薙而禽獮之。乃今樸遺燼，無俾延爇；札餘蘖，使不至尋斧柯，此固於時爲少異者。」於是日蒐卒伍，簡軍實，謹方略，緝逋誅，已乃城黃鄉堡、羊角水，脩復長沙屯營，三年而四履大靖，居民樂業，則公審時布政、推心任人之效也。

夫治，知體則不繆，知時則不窮，知人器使、委任而責之成則勸功。愼斯以往可矣，而予又奚用爲益也？然二三子之意不可以虛，曰無亦以慶乎？夫世之不理，豈盡積蠱叢蠹使然哉？上之人，識不足以盡臧否則疑人，察不足以盡利害則疑事。上積疑以待下，下設詐以應上，猶豫嫌疑之間，沒情實而存形迹，政是用隳。吾觀公能使上下情交而孚攣，豈獨於二三子爲然？夫明則不疑，公道爲昭，故賢者攄心，才者宣力，不能者愧畏以勸，將十有三郡之吏協恭同寅，指隨臂使，可知矣。由今徵後，慶容有既乎？然而時艱體大，抑地廣吏衆，人苦未易盡知，公其能

忘於遠慮而遽以自慶者？予方從二三子探公之志，以樂相厥成，故不宜以慶，宜自附於贈言之義。

常溪歐陽氏譜序

予歐陽氏，渤海、長沙之世遠矣。唐天寶間，琮刺史吉州，始開吉州之族，故居吉者咸祖刺史，而支分派衍，所宗各異。文忠公譜沙溪，宗安福縣令萬。常溪，予蜀江所自出，宗工部尚書彤。按譜，刺史七子家吉，至尚書三世，世居郡城西。尚書同産兄彪遷廣，子澤澐始徙城南永和鎮。居二世，潭州守勳復依宗人家長沙。又三世，當宋之初，太尉梁國公忠與其弟恿復居永和，而太尉尋徙常溪。太尉上泝尚書，凡六世，不常厥居者百六七十年；下逮今，餘二十世，居常溪者垂六百年矣。

世稱故家大族，非以其久且蕃衍富强，以代有哲人載令德而垂休聞；非寡與貧之爲患，患德之不立。夫積厚享薄，皇皇求益、惴惴恐匱乏，不如食力而施施衎衎者之爲裕也；千人千心，不如二人同心之爲衆也。故富不以財而以安，强不以衆而以和。夫務厚積，則不憚削人以自封。削人以自封者，其心貪以忍，甚者德色於父、誶語於母、兄弟之不如踣人者無幾，況宗族疏遠者乎？樂食其力，則務善其身，無求於外，無忮於人，故比閭相恤，鄰里相友，喜相慶，憂相唁，離散相收，病相扶而難相救，疏遠且然，而況其親戚者乎？故譜昭先烈以勸好，脩明一本以勸敦睦。然脩弗脩、睦弗睦，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蓋忿争生於貪戾，貪戾生於慕富强而鄙貧寡。慕富强而鄙貧寡者，自脩之蠹、争奪之源也。反之，則恭儉淳朴之習長，忿戾暴悖之氣消，愛敬和睦之風成，是家之寶也，譜之實也。

常溪譜，蓋先太尉自宋初傳之長沙，而宣和間，太尉六世孫提舉毅與愣、六世孫監丞珣續脩者。譜載刺史入官時代，下逮彪世，數與沙溪譜不合。先德祖府君於提舉爲從兄弟，南渡間徙蜀江，録副以來。傳至國初，有塾師閲譜，謂不當與文忠異，改竄以從沙溪。而初本存常溪者，賴繼明長者保之、大尹思文先生續之，不失其舊，先憲副雲莊先生賡哲脩蜀江譜，得有所據以復舊，因考證沙溪之誤，而釋先輩之所疑於文忠者。蜀江譜梓行，而常溪猶爲寫本，寬克先生桂謝興安尹歸，始率宗人續所未備，梓之。

某慨世之慕富强而鄙貧寡者，馴至於乖争凌奪而不自知，失譜之實，徒存虚器，以矜高門地而反爲門地之辱，故舉所謂昭先烈、明一本者以告宗人，相勸於好脩惇睦，而幸其不至於彼也。

嘉靖丙午秋九月吉，太尉二十世孫某敬書。

任宫坊集序

始，任子舉進士，奉大對，敷陳政務，憂時悼俗，憤頑嫉邪，剴切數千言。今上嘉其忠，親擢置高第，始釋褐，一旦名隱動京師。羅子達夫、程子舜敷、楊子實卿、唐子應德，與任子友也，予因數子者得佐下風，數觀其詩文，疇昔所憂憤熟數上前者，往往見之乎辭。予每讀一篇，未嘗不慷慨三嘆也。

任子操持砥礪，其交遊必類己者。其於浮沉巧宦，削觚而圓轉，坦外而深中，阿隨人意，頡頏以取世資者，相疾視如讐。於是，自考功主事用薦補太子司直國史檢討官，上駸駸大用之矣，而竟不能安其位。所交數子，亦先後以言譴。予抱痾林卧，爲憮然，莫知所爲。比一二歲，予從蜀中人士聞任子杜門讀書，家之有無無所問，部使者至不得見其

面。時從幽人文士徜徉山水，摛藻鑄辭，益工益富，憂憤之情，浸爲恬夷。

或曰：「任子殆與世抹摋而翫之以文耶？將寡與俗搆，無所迫鬬其中，故氣得其養，平停而不形者耶？」言，心聲也。心以御氣，氣以昌詞，詞以宣志，志以制行，而功德因之立焉。是故媚世之士，其志群，故其行隨，其詞靡，可與諧衆，不可與入德。翫世之士，其志達，故行靡檢柙，詞無涯涘，可與樂性，不可與濟物。憤世之士，其志矯，故其行狷，其詞隘，可與震俗，不可與興化。仁以爲志，道以爲體，渾然同物，廓爾天遊，和而不從，介而不乖，好惡忘己，因應無常，故其詞肆而不蕩，貞而不偪，厲而不猛，優柔而不弛，用志精一之致然也。

君子曰：夫志，與其群也，寧矯。矯而反之，宜可以基德。既其達矣，於道也幾乎！任子之始志，既基之矣，而況日有造焉。其德立功崇，將莫之能禦，其詩文必傳今行遠，匪直以其詞足愛者。於是，其甥李子刻之，首大廷之對，蓋本乎其始，若曰深造自得由此其基也。

任子名某字某，西充人。李子名某字某，時少參江藩，同任子之志者。

贈郡侯白坡何公序

今天下歲漕粟數百萬給京師，於國計非細故也。吏催科或不惟大計，藉口政拙爲賢，便其弛惰。朝廷歲遣度支郎奉璽書行督，因課盈虧，第殿最以詔慶讓。其讓者至於貶秩奪俸，其慶者下尚書省，移御史臺，檄所司具儀，校官弟子導送用樂視古增秩，賜金寵異，惟均矣。吏或以其故，不用德，而務操切以取盈，民覆毒之。嗟乎！非仁且明、廉公有威者，惡可與治賦哉？

是歲，吾吉郡守白坡何公，用部使者課

最被慶典，吾泰和令繆子某謁予文稱賀，曰：「休命弗揚，盛美莫章。夫功懋、懋賞不虚哉！」予默焉久之，謂繆子曰：「功者，末也。天子寵異優勞，匪功斯懋，惟用德斯勸。蓋予觀於鄉而知賦之難也。貧民一歲耕，不足一歲之食，或甫畢銍艾而蓋藏半罄矣。不及此時徵之，逮食費且盡，官符始下，甚者無田而負虚賦，故輸者病。民貧不能輸，又頑抗抵冒、奸詭影漏，乃皆責之徵者，故徵者病。徵者既困，正賦官又問其賦之羨，史胥旁緣，朘削百出，又催符交下，承符人視賄爲操縱，耗蠹半正賦，則徵者益病。於是，徵輸未七八而公期已嚴，則出空牒趣運者赴嚴期，運者不能支。又諸所耗費無藝，則有稽逋而已矣，故難也。治賦有道，時其緩急，惟正之供。廉奸頑而正之罰，法貪殘以祛之蠹，滌除煩苛，諸旁緣漁獵者無所得行，斯賦集而民不毒。是故非明罔察，非仁罔恩，非廉罔威，故德者，本也。

「今何公蒙被上賞，天子若曰：征不失節，故期會靡後；民不病征，故賦入無虧。是其政緩急有程者也，是其耗蠹必祛、奸頑必懲、倚法侵削者必不得逞也，是能以己格物、威加於所制、與我共理者也，故曰昭德之賞也。諸君子承式何公，無徒操切之務，唯德以爲訓。是故居身廉，則下不敢貨；文法簡，則漁獵者無所緣；藉明以行斷，則幽隱達而奸慝不得容；威以布仁，則殘蠹者遠。慎此以往，將庶政咸和，何賦之足治？」

於是繆子悚然有間，曰：「兹固天子寵異，何公之大也歟哉！」予曰：「未也。夫賦不易盈，故主計者準式以制用；功不徒立，故經邦者敬德以作人，是道行而後天下可幾而理矣。

「朝廷表郡守治行高等者，往往荐陟顯階。何公爲吾郡三年於兹，兹表之必且陟之

藩臬、晉之朝著，必且贊天子理財用人之議。爲我謝公無忘賦之難，無替德之用，式克對揚休命，夫是之謂大有慶者。」

永豐聶氏族譜序

聶之先，自衛大夫奭食邑於聶，以邑爲氏，故晉陽霍州地。其後昭爲代王大傅，良爲漢潁川太守，友爲吴丹陽太守，皆居晉陽。晉太寧中，達義尹新淦，棄官居笒埠，聶氏始有族江南，浸散徙清江、永豐諸縣，南族益蕃。永豐始祖曰四十四郎，亦稱四十四評事。傳數世爲奇甫、文甫，世居磊源，而恭甫、衡甫自其父徙家下市。磊源、下市諸宗，舊各有譜，載評事以下名諱、世數，參錯互異，而上世源委率多闕略，蓋後人追譜，其先代懸文缺，各本其家之所傳聞者。憲副雙江先生文蔚始考訂合之，以爲永豐聶氏譜。

初，雙江未仕時，先大夫水雲翁授譜一編，三致意焉。譜蓋宋時寫本，載受姓所始及新淦以上十有七世，視諸譜獨爲詳備。雙江於是據宋本、述譜原，以卒翁志；告始祖、啓視壙誌，以正諸譜名諱之誤。其諸錯異莫可考訂，並著之篇以傳疑，而譜圖則直以四甫爲一世，若曰：聶居永豐，其來遠，然其可次序爲圖者，此其一世云爾。參酌歐、蘇而不盡用其法，其書字、書名，分註生卒、嫁娶、行略，各有義例以示軌則，終之以外紀以譜戒。其於奠世系、序宗法、明一本、昭先烈，或幾於備矣。

夫譜之爲教，興孝以纘祖，興讓以睦族，振德勵行、引宗人於道，此其大致也。然人之良心，非時警屢省、日漸月磨，則不能惕勵而彌新，故譜必有以繼之，而後足以盡其用。老泉譜亭，若將有意焉，然歲旦一會，訓誡爲已疏矣。蓋先王文人情、節禮樂，使民日周

旋游泳其中，故敏德而不自知。後世禮法廢殘，然往往知尊祠而重祭，雖有傲惰侈肆者，即其位莫不肅然以敬；既徹而燕，雖有暴誖强悍者，獻酬交錯莫不雍然以和。肅敬、雍和之心生，則視精聽審，示之事而易警，曉之言而易入。如制其月祀、時享、歲祫疏數之節，儀簡而燕親。因以所謂明一本、昭先烈、睦族纘祖、振德勵行之道，著爲詩章、訓辭、工歌、祝誦，乘其機而入之，習見飫聞，久而不違譜之教，其將可幾乎？

嗟乎！非博覆兼容，善誘而不求備，見人之可與而不見其未易誨化，惡能復而不厭，勤而不倦若此？雙江固將以道化天下，其拳拳於譜，戒之諄諄，以爲陟遐自邇而造端於斯也。繼之禮教，以風化四方，固雙江不厭不倦之志，予因序其所以而樂觀其成焉。

族父飭菴先生八十

嘉靖乙巳，族弟崇儒尹應天且朞矣，數念父飭菴公春秋高，欲歸。會考察京朝官，上疏乞罷，不許。是歲秋七月二日，上以廟建功成，沛恩宇內兩京文臣，予誥敕貤封有差。府尹秩正三品，得封贈祖父母、父母，於是飭菴公以前山東都轉運使封通議大夫、應天府尹如子。命下，會公届八袠，其壽期九月六日也，吾宗人將進爲壽，謂某有言。某惟今之頌公者，咸曰：「飭菴公可謂備福已矣！父子世進士，身致通顯，轉運使禄秩視外臺憲長，乃今眉壽崇封，雖秩與使等，然京尹班列及諸所恩禮，視六卿之貳。凡以子貴者同資拜，蓋身爲憲長者猶不得望焉，矧降詔適會誕辰，若預爲期以榮公之壽者。又筋骸清健，子姓蕃碩，遠古弗論，明興百數十年，大江以西不僅僅見哉！公之樂此者何

如也？」是則然矣，然公所以樂與其所以榮者，其亦知之乎？

公二十舉於鄉，其志尚已競競不群。掌教應城學，檢身迪士，勸德陳藝，不啻家塾之師，士由此多顯達有聞，一時論教學能舉其官者，用爲稱首。兩聘典文衡，皆以學行見推，並稱得士。尋舉進士，歷南京工部、吏部主事郎中，所建白今皆著令甲。擢知金華府，調漢陽，而遷山東，所至有聲。其居官臨政，大率秉心明達，主之以沉靖；飭躬端謹，行之以平易；慮事精密，出之以仁恕。其爲民推害致利，休戚若己。其狀貌固肫肫長厚人也，至抗折權璫，辭遜而厲，色莊而和，使不能僭禮擅威，平日剛勁自命者顧跼蹐退讓焉。凡公不怵於外以得行其志者，此類矣。乃予聞漢陽大別湖今有歐陽公堤，蓋民被全活者識公所築，以示易世無忘。金華民樹碑紀遺愛，當公解組時矣。此其結之於心，豈可以聲音笑貌爲者？

家食二十年，日維繙經史，檢古醫方。歲節，集子姓茶會，雜用雅俗語，説古今嘉言善行，鑿鑿皆事實。割腴田數十畝以資義贍，疏戚咸利賴之。夫辱莫大於身處穢，憂乃叢集；樂莫甚於内自慊，榮在其中矣。以公所爲，又奚所疚而弗慊者？公子孫鼎鼎，其不仕者猶能敦信明義，樹風聲於鄉閭；仲臺、季壂，强學以待用；府尹方撫時宣力，繼公未究之志。夫進則澤民，退則淑俗，爲善之緒，垂諸其後。公之樂乎其心，豈以外至者爲榮觀哉？

故公之壽，天也；其榮且樂，則自有而自成之，非天也。然心泰，故神和而氣暢；居易，故人與而天助。雖謂壽爲公自致，亦奚不可者？惟先大夫同高祖兄弟若而人，獨與公相得甚親，然氣質高朗、沉潛殊異也，亦概之德義有契合者耶？某與府尹並官南

都時，數舉二父相勗，蓋心所信慕者如此。故茲賀公之壽，不能有加，舉昔所交勗者，與宗人胥慶焉。若曰：老成典刑，巋然在望矣。

贈何白坡之官山東

何白坡先生守吉安垂五年，有傳擢廣東副憲使者，或曰參藩也，既而皆不信。人謂白坡以御史謫，四遷至今官，理劇郡支歉，歲奏最課焉。其遲之擢也，固將有待，謂憲副、參藩爲未足耶？居久之，則聞陟山東都轉運鹽使，檄且至矣。子瞿然訝之，以爲殆道聽塗説者也。推府橋西劉君攝署萬安，來徵贈言，曰：「信矣。」

或曰：白坡公殆有訾之者歟？公爲政，吏不得竊弄文法，與奸爲市；豪右不得以請寄苟免，跼蹐不敢肆。其行己恥自卑屈，即口語可畏，人所謟事者不能降意交懽，士論以是高之，然何以不免於訾也？嗟夫！焉知士論所高，非公所以不免者耶？

人之言曰：「事得於親覲，論定於兼聽。」言毀譽之難既也。蓋昔者予聽於官，謂訊鞠稽留，故民積悁忿，獄訟彌滋；聽於鄉，則謂府公詳讞緩議，務盡獄情，使險徤者無所伺隙而巧脱之。二者予將焉所聽而定哉？乃予宿鷺洲書院，聞講誦洋洋，而喜士興於學；降自府堂，出其儀門，訪府倅諸君新署，而喜其分曹勤政，請事者各有所歸，門禁爲之肅静；行於城，警舖、柵門、火具、戎器畢飭，而喜禦患有備。亦既覯之，而以爲規畫繕脩有功矣，及聞之白坡，則有以是爲之罪者。好惡殊情而美惡易位，然旦暮倏忽，何足計也？

人無問智愚，未有舉世是之而莫之非，亦未有舉世非之而莫之是者。紛騰交勝，得勢者行，然驥不可爲駑，鶡不可冒鸞，伏之而

鹽車垂耳，飇之而雲逵振翼，卒無損益乎其間。故君子之道足乎己，無所待於外；慊於心，不必悦於人。不榮右職，不卑冗官，合詞讚之不加揚，衆口誹之不加沮，誠視如陰晴晦明，旦暮反覆而已矣。夫有以自重，而后無所不輕；有以自立，而後物莫之能奪。茲非志士仁人所以垂休百世者耶？

予始交白坡京師，別十餘年，來守吾郡，而予得承奉色笑者無幾。乃今又遷官告別，予惡得無言，況重以橋西之請也？故舉所期遠大者，申久要焉。若夫論遷拜之久近，校階秩之優亞，非予所以聞於白坡者。

南雄守胡嶺泉入覲

嘗稽古考績、述職之法，意考績以馭畿甸，述職以馭侯國，内外遠邇，疏數異宜，而後世一施之，傷煩複矣。吏三歲再如京師，一歲在官，一歲在道路。雖有循良，不能以朞月下渥澤，成久大之治。有如稍通其變，酌地里，議品秩，差次疏數，吏民幸甚，而相沿莫問也。今嶺泉胡君之入覲也，予重有感矣。

太守於所部，統御維約有君道，訓誨程督有師道，長育惠鮮有父母之道。法不正，不稱其爲君；德不尊，不稱其爲師；惠不孚，不稱其爲父母。若是者在郡，民奚以忻？去郡，民奚以戚？泛焉爾矣。嶺泉廉以律身，公以勅法，德藝以造士，禮教以淑俗，恭儉以率僚，勞來勸相以成化。除民之害而致之利，若藥其躬之疾，而求孺子之乳哺也，至或忤豪勢、拂上官，危辱逮身無所顧。南雄之民洵以爲嚴師，洵以爲慈母，一朝而離之，皇皇焉，決其所恃以爲命者，能無瞻乎？雖然，天子惟吏道冗雜無狀，三歲大覲群牧，令吏部、都察院核名實黜陟，事至重。州縣吏㝡親民，闗閭閻休戚切甚，而太守近，簡察

臧否爲詳，故州縣吏賢不肖進退聽之太守。太守爲天子沙汰失職，袪民之蠹，雖遠去所部，不得覆嫗，其德澤甚大；坐與民相守煦煦，利濟恩惠，反小民不思其大，區區慕戀無爲也。

於是嵿泉將行，保昌文學璩世鳴，將別駕張君命，來索贈言。予惟古之陟明也，致慎其始；後之黜幽也，致精其末。末之難圖，久矣。農夫穫不擇種，耨不盡稗，稼登於塲，粒納於廩，始簸除惡雜，用力重則美粒俱棄，輕則雜粒俱存，雖有巧慧莫之能善也。語曰「棄穀寧存稗」，傷嘉種之不食也。蓋予學稼老農，而聞其説云爾，然得無近苟道乎？嵿泉則將何以善此？

浩溪羅氏重脩族譜序

往先大夫言，先百歲翁，晚以齒德重閭族，昏嫁必請。一時崛起貴盛之家，翁所弗可者，弗敢婚也，然數婚浩溪羅氏。羅氏仕者，官才爲學諭，非有崇階穹爵可以傾動鄉閭；其諸力田服賈者，亦未有鉅貲如所謂等千户侯，而能與崛起貴盛者埒也。然先翁所可，在此不在彼，非以世族爲足貴耶？

乃予觀羅氏譜，其先自楚徙豫章，以豫章爲望。諮議參軍企生，忠義顯晉。唐武德間，諮議十一世孫使持節韶州諸軍事，守韶州。刺史思榮秩滿，過泰和，相潮山家焉。刺史十世孫士明，劍南西川押衛兵馬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太和中徙居羅團，生太子贊善載道。贊善孫萬里，沅州判官，其第三子桂林録參懋術，皇佑中始徙浩溪。再傳爲豐城尉晦生，父欽州巡檢大肅。巡檢生均儀、均書，始析上下二宅，歷宋迄今，垂如千祀矣。

源遠派分，族屬日蕃，譜故數脩。宋寶慶間脩，則茂慶、茂淮。元至正間脩，則迪吉

與其姪仲和、德慧。國朝成化間脩，則本端與其姪孟倫，本端子通城學諭寧、學諭子碩、孟倫子亨暨貴讓、孟安輩，先後胥贊。今脩則以惠、以念、一躍也。譜法參用歐、蘇，而均儀之裔有無嗣立後者，代遠傳訛，文缺無稽，故疑於其昭穆而闕之以俟，其他則備矣。譜成，謁予序。

夫譜以教親，親以教賢。賢自鄉重世族，而崛起者率附冒往哲，以列名宗，殆起於勝心之相激，然世族亦未免相矜以譜，曰「此吾所以異於崛起者也」，非譜意矣。邃古生民，中古受氏，曷嘗有二本？惟元夫代作，能以其族顯子孫，雖沈晦，猶慨焉思紹人，曰斯其所從來者古，故曰世族。乃其人功德靡立，卑鄙罔羞，浸遠浸微，忘所自出。晦闇彌久，而後有顯人者出，則狃於習見者，目之崛起自今。先民有言：「以前則古爲古，以後則今亦古矣。」誠使顯人者父事子述，祖武孫繩，昭德以世，令聞延遠，則將自我作古，焉知後起者不有欲附以爲重者乎？乃世族支裔，或蔑棄先烈，摧毀前聞，淪墜卑鄙，弗念厥紹，安知浸頹浸夷，不有欲附冒人而不可得者乎？

故古今者運，顯晦者時，貴賤者人，明貴賤之分、知趨舍之途者學。蓋孟子所賤者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謂之人役；其稱人有貴於己者，曰飽仁義而廣聞譽。故曰莫富於畜德，莫貴於立名，莫賤於不知耻。故尊仁上義，於人無弗愛且敬，而能以身下賤者，脩可貴之德者也；貴貨尊爵，勝人以爲能，下人以爲愞者，蹈可賤之行者也。故自貴其身者，貴以其身由於禮義；自貴其族者，貴以其族興於禮義。充賤之實，處貴之名，殆辱及之矣！

凡有謁於予者，輒以是告之，於羅氏不能有加辭焉。二三子不予迂也，播諸其族

人，使知所自貴，則遠之於刺史、光禄，近之於録參、巡檢，將無忝有光，是之謂譜之善物。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別集五

序

東厓虞公擢廷尉北上

君子未能一日以位爲樂而忘其憂畏，豈欲遠於人情哉？位愈高，天下之望愈重，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曩東厓虞公以右僉都御史提兵符於贛，居二年，進左副都、巡撫江西。公廣博明恕，所轄吏悉鑒其才鄙勇怯，而兼容并包，咸懷以恩，佑賢獎能，振怠起懦，董其不恪，教其不逮。吏莫不感激思奮，宣力效謀，以底有成績。贛地連四省之陲，環五嶺，府州山藪盤亘，異時負險爲暴者不得芽蘖其間；江西連旱暵，赤地相望，歲災而不害，則公作人有道之致然也。

人情好善惡惡，各有所重。篤於好者，其心愛，其惡惡也恕，故不能者容；嚴於惡者，其分明，其求善也備，故賢者猶未易稱。養士道廢，吏道雜而多端。巡撫坐殿一方，文武吏無慮數百，非所自辟置，賢不肖淆亂，御之不得其道，則無足指使，乃孤立而莫與爲理。東厓公以豁達之度，鼓舞衆職，咸樂於見容，而無弗稱之。懼財匱兵弛，還爲富强，然自公視之，猶以爲補敝興滯收效於末，非本志也。

天子公卿明精一之道，立教興行，養士而材諸位，則人無倖進，俊乂在官。由是脩恭儉之德，以表廉静之風，則百辟承休，庶民樂業，公私饒足。由是率樂生之民，敵王所愾，則不令而從，不怒而威。此所謂端本理

要，力省功倍，然有非撫臣所得爲者矣。

於是公被簡擢爲大理卿，人謂公鎮撫一方，功立名達，天子召置四鄰，清光密邇，公宜有樂乎此者。予以爲大理蓋古廷尉，正職參掌邦禁，聽讞獄成，糾其不允。自昔稱善於其職者，非惟沉悍陰鷙，吏不得巧文周内，雖人主亦不得以喜怒爲辟宥，故曰天下之平，而邦治、邦教、邦政皆得與職其事者。圖可否，繹庶言，贊廢興，且將進而專掌焉。疇昔所謂端本理要、非所得爲者，乃今得言之，將得行之。

公往也！爲天下深憂長慮，方自此始。蓋君子志在濟時，故樂得其位以行其志。予是以知公樂以其身憂天下，而非徒以位爲足樂也。

封翁王醒菴八十

王醒菴翁之就其伯子養於潯邸也，居二年，念欲東歸。仲子海陽令言上官曰：「父老矣，兄貞吉守潯，潯方有師旅，海陽幸無事，貞善請解官，奉父歸養。」叔子亟止之：「貞譽獨不能養耶？」海陽竟行其請，上官許之，曰：「孝哉！令仕不忘親。」

又明年，嘉靖乙巳，翁年八十，潯守請得以考績便還爲壽，因留侍。上官不許，曰：「諸郡守治行，潯第一。今民安其政，山猺、峒獠畏且懷，俛首就約束，願列編氓。請事摇猺獠而拂民心，不可。今列狀上，守最績矣，守必無行。」翁聞，亦遣使諭止之，曰：「吾安爾弟養，獨不聞禄歸于親、身歸于君乎？」上官乃咸曰：「賢哉！翁隱不忘君。」

使還，而翁誕期已届，秋八月四日也。仲子、叔子率季子若孫稱觴爲壽，而宗族子姓來屬予文。

初，翁之少也，治《尚書》，爲博士弟子。舉不第，棄官，日杜門授諸子《尚書》大義，然

窘約，顧弟肫肫課子，無他營。人曰：「得無戚乎？」翁聞之曰：「君子戚不學，不戚無營；有子戚不能教，不戚莫遺之金，乃今我何戚矣？」既二子先後仕宦，用貤封，有官名階秩，冠服有煒。叔子幹蠱用裕，諸孫或名邑校，或薦鄉書，而翁南北迎養，倦遊來歸，則幼子童孫皆能就傅學經、紹業箕裘矣。人曰：「醒菴樂乎？」翁聞之曰：「君子不求足欲，不羡多捷。夫榮弗能稱，謂之辱；子孫蕃，弗克若德，謂之獨；富弗能濟、貴弗能下，謂之溢；安樂靡戒、多行可悔，謂之天奪。若是者，慚憾内生，愆尤外至，氣用弗愉，志用弗寧。故曰：樂自己求，累由心作。我乃今滋懼矣。」於是族子姓咸曰：「翁壯能擇所憂，而賤貧不與焉；老能得其樂，而貴富不與焉。」具以告某。

某惟先王之敬老也，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立朝則杖，有罪不刑從，鄉飲則坐之而薦五豆。九十者，天子就而問焉，以珍從。此其故何也？德以積故成智，以練故達。與出謀，謀則臧；與軌俗，俗則淑。故在國國重，居鄉鄉重，故愛之而逸厥躬，敬之而隆其禮，凡以致重也。如翁，豈徒於宗族鄉黨爲足重者？夫行砥於躬，好脩者勸焉；教成於子，垂裕者慕焉。慕斯傚，傚斯風，吾鄉故尚德貴士。王氏故多英才，而況自翁風之，異時軌鄉淑俗、謀王楨國代有其人，是翁以其宗重重國也，上壽爲不徒矣。

某與伯子同舉、仲子同學，來屬予文者，思弼，子薦、子序、子敏輩，皆有志當世，故兹特舉其大者爲祝，不獨通家之情也。

少司馬劉艮所公考績

國家徙都燕薊，議法頒紀自北，南都諸部寺釐務號爲簡矣。兵部職留後張皇戎略，所理要且劇，其政脩則先聲燀赫，足以彈壓

奸萌，南服倚以爲安，其所賴至重。

嘉靖丁未夏，艮所劉公爲兵部侍郎於南，三朞月矣。部之政，其要尚書掌之，其凡則所屬職方諸郎分曹承式，公貳掌率屬，其間上之諮議參決，以弗爽於謀；下之勞來綜核，以弗曠於事。其休有成績，殿是南邦，其致此非易也。於是，公以五月甲子奏績北上。

公始舉進士試，補館職。今上嘉靖初，以太子中允論經講幄。上脩祖宗之舊，侍從諸臣稍稍補外，歷試諸難，須其德美有徵，而與之任重圖大。一時諸賢翩翩出禁署、布藩臬，然或違其才之所習與其意之所便，輒飄然棄去。其就職者又或弛然自廢，或矯然思欲自異，顧拂經違衆，卒以僨事，上心弗克當矣。公自湖廣右參政，歷河南左、右布政使，所至黽勉，在官飾吏以儒，祛民病而致之利，夙夕不敢懈，政是以乂，民是以和。用屢薦，召拜光禄卿，尋改太常，擢貳六列，儲之南省。積日累月，以有名實於上下。士大夫由此知儒者之學，非徒議論文墨，要在利於用。士之策勳垂聞者，非必禁近侍從，要在能其官。天子由此知才貴器使，道在交脩，上不以能順爲賢。蓋公之績，其陰移士習，默牖帝衷，遠識者所知之。凡今治狀可指陳者，非必其至者也。

天子眷公舊學，嘉乃丕績，必且留置左右，任之重而遺之大。諸部院、寺監同官於南者，瞻望弗及，議有贈言。宫保南山胡公謂某嘗踵公爲館職，使以屬某。某何足以申諸大夫高義？請粗陳職事所及者。

公底績詰戎，而某承乏典祀，二者皆國之大事，語曰：「能足民，然後能足兵。」故安攘之道，恭儉爲本，能事人，然後能事鬼。故鬼神之本，民義爲急，是道也，某與諸夫夫固願身親見之。公行矣，明堂報政，宣室待問，

某不佞，願從公竊聞其緒餘，庶以答諸大夫之惓惓者。

大廷尉魏公淺齋考績

大理寺，古廷尉，正職覆讞，刑部、都察院獄成，正其故失，糾其繆違。非所評允，雖笞杖至末，不得輒加諸民。蓋本以相濟也，而其後覆以相病。曩予貳南雍，數聞南寺之屬往往詫曰：「某獄疏，吾糾之密；某獄繆，吾糾之正。疏容奸，繆播虐。不爾，奸虐無乃滋乎？」已又憾曰：「某也，固屢駁，而後竟予從也。」部院之屬則憾曰：「某好異，而駁所宜允。」已又詫曰：「吾守法不頗，駁至再三，而竟莫予能奪也。」持論棘棘，若相爲讎。問諸其所讞之人，則莫知其所是，蓋兩病之。夫風始於相激，成於相扇，然而率屬者布公開誠，固亦有所未盡歟？

予家食數歲，復承乏容臺，而淺齋魏公爲卿大理。時部寺之屬，有嘗學於予者，意其風猶曩也，固將有以告之，間過予言，則與曩異矣。爲寺屬者曰：「吾虛心以聽部議，議得則從之，有失而駁焉，求其是焉已耳。人豈必獨非也？」爲部屬者曰：「吾虛心以聽寺議，駁而當則改之，非所宜駁而復焉，歸於當焉已耳。是豈必在我也？」事睽志通，若翼若啓。問諸其所讞之人，則莫知其所非，蓋兩是之矣。予於是知部寺多賢，由公率作以身，故能以其屬適於道若此。

初，公由行人選補御史，擢丞大理，累御史中丞，撫汴督儲，晉長九列。所歷率憲職法曹，嚴而能恕，明而用晦，長厚博大而不務爲亟疾苛察，故所至寮屬向休，罔有以詭激相高者。然則謂公在南都，民鮮冤苦失職，豈不諒乎？夫惡莫大於求勝，善莫大於交愛。勝斯違，違斯争，争斯訟。故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言違爲訟始

也。愛斯下，下斯和，和斯同。故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言同以異合也。訟始於相違，而聽訟者顧求勝以違其類，以訟助訟，訟且日繁；反其道，下人以廣愛，公立而和，達異而弗違，訟乃無端。

於是，魏公爲大理三年，將奏績於上。君子曰：「公之績也，其近也，獄得平也，民鮮冤也；其遠也，和相薰也，公道溥而訟端絶也。其嘗觀天下之勢，大率勝心熾然，和德衰薄，故險健相傾，不獨在民，嘗自惟『滌除有我，廓乎大同』，有位者當身其責，而學之未能也。」於公之行，因其僚鳳岡沈子之請，申大司馬諸公之意，以某所願學者爲贈，本諸其近而要之於遠。

趙益齋文選赴任

語有之，「德積斯孚」，言誠不可不至也，豈不諒哉？宋濂溪先生司理南安軍，轉運使欲文致大辟，棘棘持不可，至以從違決去就，卒悟其意。或讒之其使趙清獻公，公臨之甚威，既同官於贛，熟視所爲，乃執手喟嘆，以謂幾失茂叔。凡此，非積誠之感然歟？而要速契於旦暮之間，窒則阻，達則志得以怠，何譾譾也？

益齋趙子德光爲推官贛州也，政以廉成，三年於兹矣。所摧擊豪勢人、煦植其寡弱者，前後直誣逮、得不濫戕者，若而人。賕脱幸免者，摘發誅之。榷兩關，無横征督傍，郡積逋盈數巨萬。凡操縱舒縮，不主故常，上嘉下悦，莫或齟齬其間者。異時，我師桀鶩衛卒憑籍漁獵，今一切法之，皆俛眉抑首，帖帖不敢怨。當路舉才，僉議推良士，擢爲選部郎於南。由遇合觀之，志乃大得已矣。夫趙子豈一朝一夕之積？其亦有不能自怠者耶？

濂溪之學，乾乾不息於誠，故其德優柔

平中，其政精密嚴恕，其所務知本也。淳氣日漓，士習爲彌文，緣飾私智，各是其非，莫知自訟。而趙子率真任質，當事不苟規避，日惕焉懼陷於邪，惟過之欲聞。語曰：「何知志士？氣習不能移。」茲其於立本也幾乎！南都佳山水地，四方士咸集，文選清曹主事，職易稱，日有餘閑者。往矣！親賢而取善，游衍以樂性，研幾以存誠。古今人神識一也，豈其用力而有不至？

于時，贛士夫問予贈言。贛，故濂溪過化之邦也，祠在鬱孤麓。趙子耳目所逮，以興以觀且久。故予不復遠舉，舉近爲的，以成尚友之志。

劉又洲之承天府

承天，故安陸州地，頃歲以皇上潛邸，升州爲府，割隸旁近諸縣，表以嘉名，與順天、應天京府並稱。皇考妣陵寢在其域内，歲節乘傳侍祠有故，謁告往來相屬，將迎、勞贈諸費視他府尤劇。而中貴奉璽書守備，若皇陵、皇莊諸使皆有長有貳，役服之屬寔繁有徒，各得任其威權，行其胸臆，民用重困。太守將蘇息其民，然位有所不能令，禁有所不能加，勢將不行，又震撼擊撞，紛至錯投，處失其道，將身阽危辱，竟瞠視民患莫能爲之，所以故號稱難爲。

然予嘗念之，逆順者勢也，通塞者人也。蓋古之君子，恭儉惟德，於法，不苟失尺寸以從己；於民，不苟拔一毛以傷廉害義。此其危行，既足以樹風聲、折邪萌，而其凝重恢廓、鎮定茹納，撼之不驚，激之不怒，用能正以持法，孫以行正，外不忤於人，而内得達其志。故凡覿德嚮風者，回心隆禮，不忍橫戾恣睢以賊虐仁人之民。是君子正身悟物、守約施博之道也。以是爲政，其將無難乎？

是歲夏，承天守闕，南都諸大夫以予前

所稱者求之庶僚，得可爲守者數人。既而，又洲劉君可全被命以往，則諸大夫所議以爲者也。君筮仕尤溪令，擢比部郎左官，推徽州府，稍遷文選郎於南。其施之有政，所試輒效，諸大夫蓋有所徵之者。予用是知銓部薦君於承天，非徒石秤丈量，蓋得其輕重長短於銖銖寸寸之間。而君之往也，風聲所動，其志必行，將且樹休垂烈。以其官與京尹並重，皇上加意窮民，思周海宇，而潛龍舊邦尤軫淵衷，吏治民隱，數垂清問。凡民所以困與君所以蘇之之難，必且上聞，吾黨又何慮矣！

夫食食憂憂，受牛羊而善其牧芻，仁人之志也；慮深言切，相責以難，朋友之道、鄉人親睦之情也。守之職，莫切於與民蘇息，其道莫難於正身以悟物，而時勢非所論者。凡茲欲贈君以言，皆自託於輔仁之義，而所以爲君慮者如此。故予代之有言也，不及乎其他。

柱史方君西川考績

曩予友西川方子，言呐呐若不出，既從觀諸所著作，則皆能昌乎其辭以達乎其意，若沛江河，若震鼓鏞，有足相發者。方子嘗令貴溪、桐鄉二邑，豈弟之政，蔚有聲稱，用薦試御史南臺。臺察職風紀，而剸割已甚者，或失則威。方子居其官，直而不訐，廉而不劌，所按糾未嘗崇苛亟，咸犁然當於人心。一時稱臺端能達遠，猶持大體者，必歸方子。予既得乎其言，又徵諸其行，固且相觀交脩以深造於道，而方子謝病西矣。

方子既家食，日從朋舊徜徉西川之上，觀逝波之靡息，嘆源遠之無窮。大夫士相與考德問業、咨政訪道者，罔不樂爲之盡。鄉之人相與安其呴嘔，忘其貴勢，恒恐不能卒得其所依以爲戚。蓋身退道進，有足以入乎

人心者。夫君子陟降斯世，苟非秉心弘毅，則其所操脩未必由中，方其相激以名，相維以勢，則皆矯飾矜持，燁若有聞，及其得肆，輒渝乎其貞。是謂飾之昭昭，敗之冥冥，其志不足稱也。故予於方子，晚乃得乎其志，而其爲交也益親，則自其家食者觀之。

蓋古之爲大人之學者，心同天地，身體萬物，天下休戚莫不在己。視人之不善，若己驅而納諸阱穫也；視己之不善，若抱石自沉而牽人以胥溺也。志之所存若是，故其爲功也，始諸其家，本諸其獨。獨者，顯之微；家者，遠之近。近易肆，微不可欺者也。致其不欺，謹其易肆，果確而靡渝，然後能明其明德於天下，故曰：「功崇惟志。」志，其道之本而學之樞乎？

於是，方子復官南臺，考績將行矣，猶疏劾守備閹官奸欺刻害、奉璽書無狀。上覽疏曰：「御史言是。」令褫黜閹官，編役孝陵衛。卿大夫由此益賢方子，不以官成怠官。臺端諸君以僚友贈處之義，來屬予言。方子之績，其可考者既章章在人耳目，其根心所生、非耳目所見聞者，雖鬼神且莫窺其際，固將於己乎自考之，此予所與方子切磋焉而不舍者，亦諸君子所欲爲贈者乎？方子行哉，其所以處諸君子者何如？將亦無異焉其所欲贈者乎？然而有不徒在於言者矣。

少司徒二河及公北召

户部職度支，正邦賦以制邦用，各有品式，載之政典，而邊餉爲尤急。往歲太倉儲銀無慮數百鉅萬，然餉邊歲才數十餘萬，舊儲未没，新賦既入，故内不憂匱。中鹽令下，商争走諸邊，蒭茭粟米立致充盈，故外不慮不給。自餘鹽利興，鹽出差倍故額，而販夫不加多，商困積滯，抑估以取售，然輸官之價無所裁損，奸宄耗蠹莫之能禁，故息入微薄，

樂趍者寡。懸令招募，其來徐徐，無益緩急。又虜數深入，屯廢兵增，轉餉滋多，而營繕祠祀，諸費日興，政典無文，咸仰度支，以故餉常不繼，而儲亦告乏。爲户部者不亦難乎？

夫事未有極而不反，法未有不通其變而能久者。故予於二河及公之行，竊有望焉。公由給舍，歷知寧國、鳳陽、懷慶三府，遷浙江海道按察副使，陝西督儲參政，山西左、右布政使，晉南院右副都御史，督江洋操巡。跡公所至，其於閭閻賦傜艱窘之情、邊儲盈虚消息之數、士馬勇怯盛衰之故、鹽筴通塞利病之原，豈徒耳目覩記，蓋往往身親試之，根極領要矣。於是，公召拜户部右侍郎，而尚書浦湾王公、左侍郎樸溪潘公皆隱憂以須時，公參會協贊，其將遂有濟乎？

夫理財猶之瀦水，農商賦税，其源也。故取從其薄，所以阜商；供惟其正，所以厚農。農阜商裕，各勸其職，故賦入有常，所以通源。滌浮淫之蠹，止無益之作，故費出有度，所以節流。流狹源長，財乃日益。是道也，夫人知之，然未能卒行者，何哉？裁禁損益，動改故常，怒衆之戒，違上之懼，賢者或不免，而見小忘大，覩近蔽遠者多，言亦可畏也。夫惟犯難而不顧其危者，爲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嗟乎！兹豈易言哉？公入仕餘三十年，盤桓外省，尺攀寸躋，艱棘靡渝，譏嫌罔避，君子以是知公之所存，道之必將得行也。

於是，御史大夫苑洛韓公合南都卿大夫餞公都門之外，相與酌而祝曰：「公無遲哉！其無忝素履，協恭同寅，贊窮變通久之道，成富强安攘之業。使吾輩得以衎食於南，而無不虞之憂，在兹行也矣！」

送廷評羅君使蜀

曩予里居，數念不得從鄉邦游宦諸賢共

學，以適於道。比入京，則諸賢往往胥會，燕笑晤言，無浹辰之隔。志相砥，行相翼，默相觀，語相發，眷戀綢繆相懽也。以諸賢玉質金相，殆礪石視予，故即焉而不欲舍。予以頑鈍從時髦，猶駑入駿群，夾引後先，齊驅並馳，忽忘其力之不足與千里之遠，即終歲相依，猶爲未足。會未踰時，而兩華羅君啣命使蜀，別何遽耶？君爲廷尉屬，其使以明練老成推，美譽也；奉璽書昭雪冤滯，布天子欽恤之仁，大事也。吾黨胥慶，慷慨言別，然顧若有憾焉。此豈非所務猶有大焉者歟？

人心虛靈，智周萬物。學之道，智應而不用智，斯義精而入神。然施之讞決，談非容易，何也？閱獄成，祇見其可惡；求之生道，祇見其可矜。意見內作，物態外交，即得情謂之億中，君子不貴也。乃予所目擊，則又若有異然者。

甲殺乙而毀其骸，坐十餘年矣。忽自明曰：「乙之人毒我也，匿乙於遠某邑某氏之家，而誣我以殺。」官亟錮乙之人，密跡某氏，得乙，遂脱甲，而不知兩家倏睦解怨、和同設飾以賣官也。

張自殺其人以誣李，所司簡核數歲，獄歸於張。李出，則生業蕩然矣。歲讞，輒乞假族姻，以赴期會。族姻積久厭苦之，教令勿往。張乃有辭於李，曰：「亡命矣，且曩嘗賄我。」官使人捕李，至不施一鞭，遽引服賄張而亡命。族姻交怨之，第瞠目竟莫知其故。

予初駭愕，豈獄情微曖變幻，即虛心應物，若水鑑不遁秋毫者，莫之能明耶？將數人者情狀色詞，蓋有可寮，讞者以得情自喜，忽而弗覺耶？夫自喜得情猶足自蔽，至於殺非辜而失不經，矧曰或眩乎其他？故事由心出，而累心者事；情根心生，而蔽心者情。善學者情順萬事而無情，精義之要也。

君行矣！有情無情之間，誠得其幾，將盛德大業可致，豈徒曰獄以無冤？凡兹同贈諸君，皆相與務乎其大者也。一駿獨馳，群不得尾躡，然聞嘶風之音，望逐電之塵，且驤首振鬣，將追奔千里之後，願迅奮以先之。

石峰李君擢山東大參

頃予代匱貳邦禮，數繙往牒，得邇年禮科參駁諸所陳乞僭濫，法明義正，足以折邪心而奪之氣者，聞諸人曰：「科長石峰李君德言。」嘗爲行人，兩使親藩，能以廉儉簡重風示王國，使知朝廷敦親而尚賢，士大夫貴禮而賤貨，蓋其筮仕已操持如此。尋選授工科給事中，遷刑科，右轉左晉，都禮科、官禁省者六、七年，不貳其操。居常若無所自異，論事之難，當機剖決，不大聲色，而讜言訟議，持論者倚爲從違。所建白往往當事切理，天子嘉納施行，裨於治體。蓋匪直章奏參駁，有所彈壓已也。予心偉君，意其人必也稜峭捷給，未易狎近。及接面，故温恭退遜，語若不出。夫悻悻者内或荏，便便者中未必了。辨藏於訥，健養於和，若君殆全而不形者耶？

是歲冬十月，簡擢山東布政司參政。山東爲邦畿左輔，漕河經其西，四方運綱、貢使，下至更徭、商販，取水道達京師者必經焉。民苟失職，或萬一卒有不靖，此豈惟肘臂偏枯，且喉吭哽噎，隱憂將不可極，其地至重。先是，妖賊起曹濮，至連兵以殄，河決單鄆，壞城堤，蕩屋廬，千里之間，原陸爲湖。天子公卿宵旰憂勤，以圖善後之策，其時勢又至艱。參政佐其長使，奉承德意，布之郡縣，在他省猶爲要職，況當重地艱危之日？兹之往，蓋有所擇而投之，豈徒以穹秩厚禄於君資序爲宜也？

惟吾黨誦法孔子，而山東其鄉也。孔子

稱爲國以禮，而今之論治者曰：「吏道淆雜，故法令弛慢；賦繁役重，故民無聊而樂禍；財匱兵弱，故戎心起而無所忌。然猶曰禮云禮云，無乃迂乎？」夫孔子豈故欲以揖讓救焚溺者？蓋當聞之，天率屬以禮，則下知自愛，大吏盡心，小吏盡力。上下隆禮，則法簡政清，費用有程，征徭有藝；庶政由禮，則民心和一，誠於親上，勇於敵愾。故禮者，政之紀，根心而達。非學禮而能立者，誠未易語從政也。

君擢自禮官，頃同考禮部貢舉所選拔，率秉禮知名之士。欲知其學，視其所舉；欲知其政，視其所嘗習。往矣！其必能徵孔子之言而無愧於宦游其鄉，茲同官諸君所爲贈君之意也。

湛江王君知尋甸府

頃臺諫言：「邊徼郡縣，去京師或萬餘里，民利病卒不得上聞，宜擇人委任責成之，邦乃作乂。今數用治中土不勝任者往，非奉天惠民意也。有如邊徼不靖，將耗蠹中土以事之，股痱指腫，腹心爲恫，輕視之，重者且與俱傷。」天子及公卿大夫皆以爲然，於是，銓曹選吏諸邊郡不敢循常調，蓋益重之。

是歲夏，都勻守王君賢卿除母喪，謁選。衆謂君前在都勻垂三年，而薦君賢者三人；往令應山、倅敍州，薦者前後十餘人。廟建之役，督材使者上君勞績優異，詔進擢一等，以旌功能。今之除，必置諸名藩大郡以需超拜，於才與績斯爲稱。會雲南尋甸守缺，銓部謂非理效素著者，不足以幸惠黎元、仰承德意，副宵旰側席之求，遂以君薦于時。士大夫咸知當路所以重君於尋甸良厚，謂君無薄尋甸。君亦慨然知天子留神邊徼，思有以自效，獨不能無憾於民雜爨僰，不得盡用中土之法以盡行其志，爲鞅鞅者。

予以爲天地之性達乎蠻貊，言語不通，欲惡靡二。故生欲無傷，斯惡虐；力欲無困，斯惡勞；財欲無匱，斯惡横取。此雖雕題瓣髮，不能自異於輦轂冠帶之民。如爲之法，曰施若所欲，違若所惡，雖爨僰將翕然丕應。不如是，而徒謂蠻貊有不可行，無乃厚誣天性耶？尋甸小於都匀數倍，君率其所以爲都匀者爲之，力且有餘。惟是西去都匀尚數千里，望鄉國益遠，不能以家隨，豈得晏然無概於中者？然予聞仁者急君憂、閔民艱，不以私先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曰：「國爾忘身。」君寧以是爲大言無當者？

予與君同鄉同舉，兹同寓京師，而有萬里之别。無以致同心之贈，爰歌《皇華》、《四牡》，用壯行色。

南宫疏略序

少師大學士嚴公既集其《南宫奏議》三十卷，以編帙頗繁，乃節取之，别爲《疏略》八卷。初，公官南宫時，上方定禮樂、脩政教，秉遠覽之智，鋭意師古。數下禮官集議，而衆論盈庭，諸曹無故牘可以援據，一話一言，悉出公參決敷奏，寮屬莫之能贊焉。今讀其疏，考其時事，擬諸其規畫，然後知圖政揆策若是乎不易也。

夫士平居未試，侃侃持空言，謂如破竹析薪，乃疑難紛錯，瞠然莫知所裁者，何哉？義不精，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氣不充則懾，不和則激；學不該洽，則罔所徵信；才不敏贍，則不能取具倉卒，達其意之所欲往。若是者，蓋自昔難之。公諸所敷納，質古驗今，酌人情，審事勢，闡義以正辭，遜志以和義，直而不倨，渾厚而辨，用能悟淵衷、折淆言。或始咈而終俞，或暫睽而竟協，及禮明事定，上下晏如矣。嗟夫！被文綉，庇室廬，而組績之工、締搆之勤，果孰爲知其所自

者？公嘗語某學文曰：「文辭，藝也，然必神凝志定、外物不入，而後能深於斯道。」矧曰斷國謀王而叢疑積懼，或拂亂乎其中，其克有濟哉？

公昔選補館職，遽引疾歸卧，泯意世榮，殫精古訓，專割席之志，發下帷之憤，探賾鈎玄，積深養邃。出而弼成大典，諮決大議，理錯解紛，當人所難，顧負重若輕，綽有餘裕。蓋取諸至足，流於既溢，前定不窮，其所培者本也。

是集爲類五，曰秩禮，曰秩祀，曰省災，曰釐政，曰馭夷，合之凡若干篇。視《奏議》，此僅十之二三，然而禮樂之情、天人之故、社稷之本、學校之政、安攘綏懷之道，亦既大備。覽者能究觀公所以培本達枝，則知鹵莽剽竊果不足與成學，小智膚識果不足與謀大也矣。

太宰龍湖張公之官南都

頃龍湖張公語予大學之道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明德明於天下矣。」予悚然起敬，揖公而復之曰：「大哉言！公永念於兹，黎民尚亦有利哉！」公還以相勉，且自謂學而未能，相與喟然嘆者三焉。聖人遠而道術裂，學者競務於知慮聞識，自謂不窮之用，孰有專精凝神於心術之運，以謹其好惡之萌，而默識其倏微忽危、間不容髮之幾者？大道湮晦，故善治不興。公之及此言也，於斯道也深乎！

公明達剛毅，該洽今古，凡天地人物之故，群分類聚之情，富教綏動之方，安攘威懷之略，食貨兵刑之制，禮樂文章之數，無所不窺。聽其指授，汪洋浩博，根據條析，鑿乎可見之行事以底成績，故一時稱抱負經濟者往往歸公。異時問罪安南，公以翰林學士輔

行。既晉陟少宰，還綰院章，而士望益隆。每省卿虛位，推擇其人，詔以簡擢，謂必弘才博識，昌乎其氣，非徒持文墨議論者，蓋未始不心儀公也。然予以謂公固將進而論道弘化者，此豈足以盡之？譬之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蓋射御者之事，而虞人或兼能焉，於虞人非必爲有無也。苟田者以是名虞，而虞者亦以是自能，則將失其所以爲虞，且胥而入于林中。然則世所稱公，以謂足以踰人者，殆其緒餘土苴，乃疇昔語予深造自得，人或未之知也。公顧欿然自視，猶曰「予未之有能焉」。嗟乎！學而不及，望之未見，其斯以爲能之者乎？

人之言曰：「天下之患，莫大於民貧而無以爲生。故治道莫先於富民，民富斯樂生而興善，圖永安而厭始禍，故可與親上敵愾，而不可與爲亂。」言則似矣，而未探其本也。夫志定于上，斯風行于下；不疚其心，斯無害於政，故好惡於人大矣。率性而無作，故循物而有恒。無作之政簡以肅，故民有餘力而無泰志，相勸於勤生節用之業；有恒之令舒以貞，故士忘畏忌而樂展布，恣行其奉法循理之志。如是而民富可幾矣！斯道也，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如公，殆將身親見之，而予得席餘庇，學稼圃以養樗櫟之不材，豈非幸歟？

於是，公簡擢南冢宰，天子蓋漸崇其階，將進而置諸左右。翰林自元宰嚴公而下，咸有贈章，屬予爲序。夫先公而達者須之翼，後公而進者須之倡，而予則恃以苟得其欲而須之庇者。須公彌衆，故望公逾厚，然予未能他有以益也，即疇昔語予者則既備矣。進而論道弘化，以答群情之望，其大者固無以易此。

刻西關志序

山蟠擁京畿西北，極東海之涯，蓋天作險固，以限隔夷虜，而保奠皇極者也。斷岡陂陀，可以連車結騎，則建置關戍，截遏寇攘，以裁成輔相天地之利。王公設險守國，蓋自昔慎之矣。居庸關北枕京師，迤西而南爲紫荆，爲倒馬，爲故關，關戍大者凡四，與迤東山海諸關並稱要害。歲分遣御史按行，閱城堡，謹斥候，蒐卒伍，簡軍實，禁奸蠹弊，興滯舉廢，賜璽書重其權任。而西關外連宣、大二鎮，密邇强胡，内逼陵寢、都城及畿甸諸郡，南北喉吭之地，所繫尤重。

關舊有圖，按而索之，於山川形似幾矣，而圖所不載，若古小史、外史所掌，土訓、誦訓所道，皆經略者所欲知之，有不可缺者。御史王君士翹，始考史集，繙案牘，葺四關之故，著《西關志》。四關各爲卷，而冠圖於卷首，總圖冠居庸之首，諸所宜備，區分類從。編成，來徵予序。

關之設，以地制勢，以勢制勝，而儒者之論，謂威敵固國，不必在險。蓋憑高臨深，而民或罔固志；荷堅執鋭，而士或無鬬心。時至莫乘而粟積無用，則仁義不孚，寡助之致然也。故安内攘外，貴德脩人和，而凡因天因地，無足以徒恃者。雖然，一夫扼險固距，則萬夫環睨，莫之能奪。違天失勢，器不服習，則如林之旅不能爲勇。天時地利，所以堅人心而作士氣，脩德以和衆者莫敢忽也。

志所載，於天星野，於地疆域、形勝、山川、物産，於政城池、軍馬、倉庫、教場、征徭、歲用、屯堡、祠廟、學校、風俗之類，以察祲祥之變，以知險夷迂捷之途，以定戰守援伏、正奇、掎角之機，以考容保綏懷、調度富疆之略。而制勑、章疏、藝文，以盡今昔興革之宜。其於天地、人事之紀，燦乎可覩矣！王

君按西滿歲，所罷行建請，具有倫要。而其深憂遠慮，蓋剝膚隱屏之患，有視之無形而索之無端者，志亦略見其微焉。予既才王君，又因以知其經世之猷。嗟夫！制治不及亂，保邦不及危，君子其必有同君之憂而慮之及早者。

陳公獻擢貳守順德

陳子公獻之爲景州也，三年而政成。部使者言景州治行最所部，章前後十餘上，上寵嘉之，擢同知順德府事。于時，公獻重去，其寮切切焉求助以圖新政，州判官王子克服輩，樂有賢長官能相資以成德業，亦皆繾綣惜別。挽之既莫可留，而愛之又莫爲助也，則相與謀所以贈者。克服嘗學於予，乃馳使函書來請予文，且言公獻往謁予南雍，而別之遽也，常怏怏以未卒所請爲憾，願有所禆益二三子，庶亦致其輔仁之情焉。夫以公獻之有意於予，遺憾於相遠而不能相即也，吾固將有以答之，況重以數子者之請乎？

頃克服考績至京，爲予言公獻爲政本之以慎，出之以恕，成之以勤勵縝密。其於民爲之均徭薄斂，惟恐其財力之或匱也；爲之除奸禁暴，惟恐或殘蠹糜爛之也；於士勸誘程督，惟恐其業荒而行隳也；於寮開誠布公，惟恐不足以率之與同寅而協恭也。米鹽諸務，靡不殫心，雖厨傳亦加之意焉，惟恐賓旅厄於吾土地，而不願出於吾途也。予既喜聞公獻之政，又嘉克服好賢揚善，固樂與士大夫道之。況公獻求益於我，亦惡可以虚辱？

夫府與州異勢，長與倅異位、異權。然撫民則親，虐之則讐，不以勢異也；正身軌物則不違，先彼後己則不争，不以位異也；盡其分之所得爲，竭其力之所能爲，則隨試

輒效，己不勞而人易從，不以權異也。公獻之爲州，其於分所得爲者，既竭其力矣。其倅順德也，其於力所能爲者，其隨分自致，以熙嘉績而流鴻名，其亦可知也，然猶切切焉欲裨益之，豈非以其所至者爲未足耶？夫不足於其所已至，故視民常若有傷，而自視常若無能。苟公獻果進於是，則無往不可得師，又奚取助益於予也乎哉？

予比年始有聞於良知之學，反而求諸其獨有，以見其至隱至微，而見顯不可揜，無方無體，而充周不可窮。蓋無妄以爲至，而不欺以爲功。昔者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有若無而實若虛，此其本也。公獻能自知自强，則望道未見，謙卑受益，將日進無疆，而予之所以爲助，有不待言而顯者矣。

順德守，吾姻也，因兹寓吾意，其亦將有以助子。

李子守思南贈言

《傳》稱孔子欲居九夷，説者謂傷道之不行於中國，非本志也，愚竊以爲不然。聖人之心，以萬物爲一體，夷獨非物耶？豈中國得行，遂棄之不復置念，則將不與並生天地間乎？故居夷者，聖人天地之心也。夫夷之可陋云者，好鬭嗜殺、胥戕胥賊，而非徒衣冠文物不足於華也。息鬭止殺，去殘賊而相生育，聖人所拳拳焉者，奚擇於華與夷哉？

貴州，古西南夷部，于今爲中國郡縣之地。思南，其北郡，東去辰沅六百里而近。門人荆南李子幼徵，自虞部郎擢守于兹。人或謂：「思南何足以辱李子，乃賢者而授之邊郡乎？」幼徵顧大喜，以爲郡近吾鄉，且非若他艱險繁劇未易與爲理，大懼忠信篤敬之不脩，爲思南負，思南豈予負者？嗟！幼徵其知孔子居夷之心者歟？

夫思南雖邊郡，視滇、詔、邕、桂猶爲内地。設文物衣冠，誠野且陋矣，而忠信篤敬，漸近中土之習，猶不得輒夷之也，況其真性淳氣，中土咸莫之逮。而其文章物采，去卉服椎髻爲已遠，若是而猶然陋之，則孰爲不陋者矣？今夫溪峒山谷，其民悃悃貿貿，孰與都邑城市華也？然而機變敦厚，異情侈靡，儉朴殊習，由君子觀之，又惡知其所貴者？今有人貴溪峒山谷而厭都邑城市，則人必且以爲賢，李子喜思南而安之，其不賢於人遠乎？

昔者韓子刺潮、柳子刺柳，皆不鄙夷其民，而約之於法制，道之以禮義，用能流惠澤而垂令名。然二子之往也，謫也，又西北東南，去家萬里，二子者蓋鞅鞅不無少望。既慨焉因俗致治，竟能使州人尸而祝之，以名於無窮。今李子守思南也，擢而往也，又喜而安之，無天涯惘惘之思，吾固知其必能以思南如潮、如柳，而二子有不得專美於昔者矣。

幼徽行哉！天德王道，要在慎獨，堯舜所以協和萬邦，此其本也。思南壤地猶足視古子男之國，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曰「割鷄焉用牛刀」。

度朔仙霞圖序

太子贊善雲泉吴君曰静，寓京師也，數念母朱孺人春秋高，欲歸。或曰：「子宫臣也，皇太子且出閣，將大備宫僚，必不得請。且序進可待，階秩將益崇，母孺人宜欲之。遲之數月，大封宗室，奉册副節使以行，竣事便歸，是兼得也。」君喟然曰：「吾不暇念乎他矣。」即日上疏曰：「臣母今年七十有七，而臣待罪在公，定省久曠，晝念飱忘，夕念寐廢。皇上仁孝理世，乞予假，令臣得歸省，盡一日養，不勝烏鳥私情，惟上憐察。」上惻然許之。時予方奉母宜人養於京邸，錦衣使伯泉孫君與其弟仲泉中翰、季泉宫允並官于

朝，亦奉其母夫人與居。伯泉工繪事，而吳君與季泉同甲第同官，於是謁伯泉爲圖，奉以詣予，請發圖意，歸爲母壽，且曰：「以公與伯泉有老母也，能獲我心，而二母耋期之年，體履康寧，冀吾母或庶幾焉。抑母之壽繄子之福，福也者，吉人所以得天者也，山是以敢徼惠於福人，曰不敢不勉。」予展圖閱之，海波浩渺，島石磈礧，上有佳樹，垂垂其實，蓋所謂東海度朔之山有蟠桃，根盤三千里，花實以三千年，世未嘗見，而傳之志怪之徒者也。孝子事親，凡世所常有人所能得者，雖勤身疲力致之，尤未足以滿其志。至於可爲也，未必可成；可求也，未必可獲。用力千百，無一二儻幾焉者，心未始不皇皇然，幸其或可及也。故凡爲之祝願，必因其所喜幸而益張之，以至於未必可求、可爲者，以爲猶有進乎其所自期。然後孝子不敢以其職爲能供、心爲能盡，而常歆焉以終其身。

夫孝，自服勞顧養以至於繼志纘緒，自恭順愉婉以至於尊顯成名，自體髮罔虧以至於百行皆臧、無貽之辱，其端由孩提知愛敬者達之耳。以孩提可與知也，而孔子大聖猶自謂有所未能，則道誠有未易致，而分願誠有未易足者。君年垂五十，仕宦餘十年，而慕親一念，視古負米弄鶵諸人，汲汲若不及。根心而達，孝德無疆，將以其親有辭於後世，其爲壽豈直三千年，矧耄期之足羨？壽筵弘啓，賓介秩秩，有問度朔安在，蟠桃之實何如，請從尊俎間觀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三峰鮑先生擢江西大參

鮑三峰先生自刑科都給事中陟參政江西，輟諫議之職，以贊承宣之司，若曰：諫官采四方吏治民情，詔廢置興革，則必能奉將德意，布之乎一方，董正庶吏，以勤恤民隱。

昔言之，今能行之，進而任大負重，由此無難焉者，甚厚望也。

人或謂某先生蓋有深慮焉，曰：「江西生齒蕃而地産薄，即甚豐歲，猶仰他邦以爲足，況年不可知？又賦徭脱漏、隱射奸欺者多，彼損此益，積而偏重，民力大不堪，況徵科日新也，吏不能愛顧，墨以殘民，無足論矣。否者侈厨傳、豐餽問，媚於上下，或好大喜事，飾耳目所屬，以矜能炫功，此其費皆出於民。民賦陰加，故奸宄滋甚。上之人立平賦方田之法，以興利釐弊，善矣。吏奉法無狀，轉相諉託，利未及興，弊未及釐，而民先被其擾。夫政在養民，民不得其養，政之失也，能無慮乎？」予聞而喜曰：「先生憂民若此，吾邦之民可以無憂也已矣。」聞之善制法者，不闢地而民阜；善作人者，不變法而政成；善興化者，不易吏而心革。人有天性，好德畏法，其常也，惟慎其所以感之者。是故帥以廉，則墨者畏；帥以仁，則暴者馴；帥以澹泊，則奢者儉；帥以正直，則媚者耻；帥以簡静，則煩擾者息。故吏道清，而興釐之政可舉。政理賦節，民安其條，各竭力任職，樂其生計，供其貢賦。雖至愚冥，豈好爲奸欺以冒法禁？必不然也。故曰政有本、治有要，身脩而百姓安矣。

先生以《春秋》魁南畿鄉薦，讀其文，屬詞比事有法。既成進士，以大行人使四方，識王人之體。爲户科給事中，遷兵科左右，晉都刑科。其參駁論劾，彰善癉惡，直而不刻；按事西陲，明功罪賞罰，犂然當於人心。《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以先生往事徵之，蓋深於其道，先行而後言之者耶？吾用是竊爲邦人喜幸，非敢有所譽焉爾也。

諫垣諸君子，謂先生之官將問俗於民，不遺遐僻，而某林卧日久，得之山谷田野者宜多，來徵贈言。先生與今少宰樸溪潘公，

皆徽産也。吾邦於徽接壤，曩潘公嘗以左參實照臨之，「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而先生又深於《春秋》之道，是行也，嗣潘公而起，晉階六列以圖天下之政。請執《春秋》以往，某何所用爲贈矣？

壽馬翰林母許氏八十

漂陽馬子應圖既舉進士，選授翰林庶吉士，居久之，念母太夫人許春秋高，疏乞侍養。語人曰：「人之生也，母慈之，父嚴之，保保之，師成之，而吾母兼焉。曩先大夫官諫垣，謫宦閩浙，擢守邊郡，播越于滇南，不以家隨者如干年。祿入，往往於官中盡之，家之有無、子之長育成就，皆有所不暇顧念。吾母拮据，卒瘏以贍給家衆，而祀饗問贈，若賓師舘穀，諸費豐約有度。一龍始就外傅，即多疾，既弱冠，瀕危者再。母慎其交游，時其勞逸，程其功課，警其惰弛，有師傅所未及慮；而起居飲食、禁戒調攝、周防曲護，醫蓋有不得而與者。既幸有今日，而母老矣。古所謂二人相依爲命，乃今而後知之。」於是人皆賢應圖而陰贊其成，以故遂得所請。應圖與其從祖子刑部主事國華，嘗學於南野子。既出都，使國華謁謝未得從宣力於朝。南野子曰：「應圖其可與事君也已矣。」

明年冬，使者函書幣，國華爲導，言：「太夫人以己酉春正月八日躋八袠，内外姻戚稱觴迭進，願徼惠一語，華於賓筵，亦太夫人所貴重以爲光榮者。先生惠許之，是憐其承懽無將，而錫之百朋也。」南野子曰：「應圖其可與誠身也已矣。」

國華訝曰：「聞之致君者不顧其私，脩身者不務其華。將母之急也，而曰可與事君；文之華也，而曰可與誠身。敢問所謂？」南野子曰：「夫陟遐有不自邇者乎？愛敬一也，而親爲邇。愛立於親，然後能愛

君，以及乎君之所愛而無弗愛焉，斯可以安天下；敬立於親，然後能敬君，以及乎君之所敬而無弗敬焉，斯可以理天下。故忠也者，資諸事親而移焉者也。抑孝子尊親之至，莫大乎榮名，故不敢卑其行於可賤、穢其道於可辱，小善弗曰無益而弗爲，小過弗曰無傷而弗去。其内盡諸身者，蓋將以其親顯名奕世爲快；至外備諸物，則雖纖微瑣屑，亦無所不用其情，充是心也，況親所貴重，以得之爲榮者乎？應圖之志，吾於兹乎觀之爾矣！古之忠信進德者，概十年而一變。太夫人享年彌高，則應圖資孝彌深，其移忠彌遠。以是爲祝，非大夫人欲成其子之情乎？」國華喜曰：「先生於弟子也已厚，遠而不遺，祝不忘規。」

碧江劉氏重脩族譜序

碧江之先，宋景定間漁隱公存玉徙自淇塘，至今餘三百年，傳十有四世。而子姓浸蕃，枝分派衍，若近之龍山、臨溪，遠之遼、廣、衡、桂諸處，所居成族。文事武功，顯名於時，通籍於朝者後先相望，彬彬乎盛矣！

漁隱本蘭溪曾氏，出贅淇塘，爲外舅劉公玄昌後，而從其氏。既乃使伯子彦明復氏曾，歸奉蘭溪之祀；季子子高從氏劉，以祀所後，若曰：「吾何忍自絶於翁也？」子高嘗脩蘭溪譜，國朝成化間，裔孫日堅續脩之，尋構武城書院於碧江之上，皆志欲復曾，不果。蓋重違漁隱公，而以無改其道爲孝者。弘治間，始專譜碧江，不系蘭溪、淇塘，而斷自漁隱爲初祖。首列總圖二：一自鄫世子傳至萊蕪、郕國二公，下逮漁隱父子，爲碧江源流之圖；一自長沙定王傳至夔國、揚州諸公，下逮碧江之析居龍山、臨溪、洲尾、遼、桂諸處者，爲相承分徙之圖。

蓋譜法之變，要以其明其所不忍忘厚之

道也。民生本厚，物或遷之，乃至敗倫傷類，未必親盡服盡，而已途人相視，矧曰其能不忘於遠？君子敦厚以崇禮，愛溥而分殊，故近篤而遠靡遺。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此其本也。夫曾子非譜圖所列，以爲碧江所自出者邪？其爲訓固易知、易行者。誠永念厥祖，欲無改於其道，則當自曾子始矣。

譜初脩，憲副王公檵爲敦畿序，日隆自序諸首，冢宰北川周公用時爲給事中，善遼東，派錦衣衛指揮使瑄暨姪敦善爲序諸後。嘉靖辛亥，藩相君鏗鑣與其弟姪某輩協議再脩，而錦衣之孫都指揮使文明自遼歸展丘壠，刻日成之，乃率群從來謁予序。久之，奉劉虞部晴川先生後序來告，梓人峻工，專需首簡，文明顧有所藉手以還遼，且問：「氏未復，則如之何？」曰：「兩篤不忘，可矣，而灼婚則不可淆。以曾灼劉，苟非淇塘所出，實可委，名不可稱也；以劉灼曾，則雖蘭溪所出，於稽其實，百世而婚姻不通者也。」皆對曰：「不敢不慎。」

碧江之徙景定，甲子譜序謂「子高卜築於兹」，圖註因之。漁隱記以爲存玉公別墅，豈漁隱之志，子高經營，奉父以居，而序記各書所爲作者歟？劉祖定王發，曾祖萊蕪侯箴，定王自漢景前元丙戌封長沙，至宋嘉定戊寅漁隱始生之歲，千三百七十三年，傳四十三世；由戊寅上泝魯襄丁巳萊蕪始生之歲，千七百六十二年，傳三十四世。何疏密相懸若是也？豈世數舛誤，或合二爲一，或析一爲二，而後世踵誤爲據邪？然此其小者也。蓋先文忠自脩宗譜，猶且未能無誤，是故貴慎圖其大者。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別集六

序

賀元輔介谿嚴公七十

自昔，命世元臣曷嘗不關天運、鍾地靈？而其綏之眉壽也，豈非以佐皇作極、錫多福於庶民也哉？我國家景運初隆，時則有若三楊弼成祖締造之基，文貞起家泰和，實誕育於袁，天錫難老，久於其政以有成。逮我皇上撫運中興，而袁有今少師大學士介谿嚴公乘時以出，翼嘉靖之績，德業文章，於前烈蓋有光焉。

袁之山川來自衡岳，逶迤磅礴，千里而遥。自文貞至今，百有餘年，靈秀清淑之氣積久而發，其鍾爲人傑，必也堅凝悠遠。古稱岳降神而甫翰周，天純佑我皇，篤公而培之，其可知也已。公自爲禮部尚書，即受簡注，日與二三輔臣入侍禁直，參密勿之議，禮樂政教多所贊定。至於討不庭，懲不恪，兵刑之事，非禮官所職，亦下公條畫以行。尋拜亞相，仍兼綰部章，數越首相而召對。晉首相，則數虚亞相以專其委任，咫尺俞咈，若家人父子之間。密札温諭，日或至數四，蓋靡事不諮。而公稽古義，參輿論，所擬多見信用。其視國初内閣職視草、備顧問，而軍國政務，則諸卿各以其職仰贊宸斷，而閣臣或不盡預，事體既殊。皇上至明至剛，同符成祖，如日月雷霆，照無幽隱，恩威不可測。至鋭情遠覽，慨然欲脩飾明備，復古三王之盛，以作新民德，視永樂間乘更革煩動之後，務遵畫一約束，以寧一衆志，時勢亦異。故

議者謂公之爲相，尤當其難。然敬事後食，代終而弗敢成，寵利思畏，威福思懼，因機納説，樂取善以廣忠益，公實兼之。用能調斡匡贊，遵蕩平之道，敷優優之政，使卿士大夫得展布無忌，以成明作之功，而寛平惇大，晏然不見操切之迹。上嘗賜公銀章，其文曰「忠勤敏達」。忠言德，勤言勞，敏言才，達言識量。茲公所以默當上心，而能易人所難者也。

歲己酉春正月二十二日，公壽躋七袠，朝野翕然，願公慎綏福履以篤棐無疆，庶幾永有庇賴。而公自謂年至，將乞身於上。某惟昔召公既輔，成成周之治，而欲請老，周公留之，謂「天壽平格，以保乂王家，宜永念於茲，以有天之固命」。召公有味其言，而爲之留，弼亮再世，茀禄彌康。衛武公爲周卿士，其抑戒自警之，時年九十有五矣，而猶身在王朝。蓋拳拳於覺德行、慎威儀、質人民、謹侯度、順四國、遏蠻方，而無一語及於自暇。國人誦之，爰有《淇澳》之篇。

公頃歲所著，志别號，記愛賢、日鑒、思勉諸堂，凜乎抑戒之義，今進於衛武之年，猶未有艾者。某不佞，從二三鄉黨，敬賦《淇澳》，以侑壽觴。蓋嘗侍公燕閒，竊窺其微，以爲切磋琢磨之學，金錫圭璧之德，寬綽善戲至和之光，誠先得我心之所欲言，而召公所以格于皇天者，由此其道也。永念天命，以迓滋至之休，公且將誰讓乎？

又

今少師吏部尚書大學士介谿嚴公，自宗伯入宅端揆，既八年，爲嘉靖己酉之歲，而公壽躋七袠，其誕辰正月二十二日也。某以鄉晚進，忝貳邦禮，既受簡於同鄉之同朝者，綴詞爲壽，而禮部僚屬義有祝也，宗伯毅齋翁復以委，某誠懼其再則爲瀆而有

不得讓者。

我皇上哲命天貽，乾行獨運，慨焉興墜脩廢，增補遺缺，以成一王之法。百司庶政，靡不明飭，而禮樂之事尤多，大小臣工奔走奉若，未易克當聖心，而禮官爲尤難。公自戊子以來，十數年間，爲左右侍郎四年，尚書七年，召參宥密，而猶委重典禮，兼攝又且半年。所建覆，率祖制曠而未舉，古義闇而弗繹，與夫前所未有而聖志先定，根於仁、孝、誠、敬之不容已，可以義起而無所考證者。于時，内則密承札諭，督促疏對晷漏未移；中使立候，或咫尺天顔，反覆詰難，相可否於立談之間；外則百官集議，發言盈庭，折其淆亂，以協于克一。此豈循常襲故所能周應不窮者耶？

公精白堅凝，稽今監古，參之人情以求其安，揆之時變以從其宜，于以贊宸謨、諧輿論，典制由是始定。自今觀之，其大者足以昭道揆、垂世範，而其小者亦足以存法守、考官成。天下之人仰頌聖裁曲當，後有作者殆弗可及，因知公弼成爲勞。然而當聚訟之劇，承獨斷之剛，不動聲色，調劑解紓，使君臣上下融然交泰以不底於暌離，而委身宣力無復畏忌，此其所全者尤大。而公爕理之道，寅亮之業，聖明之所眷倚，朝野之所庇賴，寔於此乎基之矣。凡我僚屬惓惓於公，以爲舊德可觀，成式足訓，師其意可以制義，循其法可以寡過，匪直承乎其後，區區官聯之情已也。而某也，若之何其爲祝？

嘗讀《詩・南山有臺》之篇，稱「無疆維壽」，而必曰「邦家之基」；稱「保艾爾後」，而必曰「德音不已」，因之深有慨焉。古之君子終始典學，故識度宏遠，以爲廣才裕猷，身邦家之重而猶撝謙不盈，用受益於有恒，詩人所爲頌禱者也。今朝著之間，求足以當之，而卿大夫莫不屬望於公者。

公少壯學古，耆年弗倦，議事以制，灼理亂之原，而不迷於取舍之途。隆禮降勢，慮以下人，唯恐聲音顔色或將距之。片言可采，誦嘆不置；舊惡弗念，廓焉如忘。志士才人，曲意培護，或提之陷阱，加滌濯焉，故人莫不樂爲之盡。蓋自卿大夫視公，宏度遠識，熙績殿邦，其於追蹤古人有餘力矣，公乃自視欿然，謂有志尚友而未能，顧嘉慕近代一二元宰以得我師，又有望於朝之彦士聞過告善，資麗澤之益，而增其所弗及。蓋名其寓邸之堂曰愛賢，而自爲之記云爾。公之謙謙自牧，茂德音而基邦家者，若是乎其不已也。

某無似，願與二三僚屬以古之事君子者事公，爰稽謙受之理，申保艾無疆之祝，天地神人之故可徵不誣也。雖至再，公其以爲瀆乎？

送大宗伯程齋盛公致仕

程齋盛公再召入京也，三四年間，請老之疏五六上，上數賜温諭，弗許。嘉靖己酉春，公年躋八十，上始察而許之。卿大夫咸羨公體力猶健，得及今從朋舊泳聖澤以順天年，樂莫有大焉者。然予以爲或非公志也。

天子建官，保王躬而傅德義者，其用不同，其效忠不容有二。皇上念身繫宗社之重，圖惟康理以幸惠天下，謂公講幄舊臣，通神農皇帝之言，而深於其道，故即家徵拜禮部侍郎。尋予告歸，復以大司空徵，至則擢大宗伯，食其禄而不煩以務，寵遇甚厚。公外無勞累，内無疑畏，固將委其身終焉，而日求所以自效者。夫虚融淡泊，神完而不耗；安閒恬静，精凝而不竭；撙節退讓，福方至而不盈。上古神聖所以保合天和、無爲而理，由此其道也。

公自少既有志焉，三十舉進士，改庶吉士，輒引疾里居。居十年始起，授翰林檢討，未幾以浙江督學僉事終養。今上嘉靖初，起官南符臺，召拜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讀，充經筵講官，累御史中丞，督儲南都，又致其事以歸。歸十年而有今命，再徵再應，志意倏然，未嘗不在煙霞泉石之間，則其所以自養可知，已眉壽康寧，殆非以他道幸致之者。今之歸，豈不曰明主可爲忠告，而道未易以空言曉，則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歟？而豈切切焉自爲樂也？

惟好德風微，人各挾其才藝以干主，甚則離堅白者接跡，而言神怪者搤腕，大抵自衒自售以要寵利，而非必忠愛之實。由是，人主輕士而自用，則士之自輕者啓之。故君子遺榮避寵，使上知敬士，斯尊德樂道之風行，巧趍競進之俗易，而後可與致理。是道也，公且將於身見之矣。

於是，翰長閔五塘先生暨御史陶君輩，公督學時所造士也，重公之行，來謁贈言。予初補館職，適與公同被召命，尋侍公於南，乃今從祖道都門，得窺公進止之義，竊聆士大夫之言，而有概於衷也。公行，過齊魯吴越之郊，有訝而問者，則將告之曰：「聖王躬恬澹、崇静退，故老臣得自便也。」士聞風而興，向德承休，知所以自重，則其所動者遠矣。

慶沈母崔太孺人七十

嘉靖己酉夏四月二十七日，御史沈子思畏母封太孺人崔氏壽躋七袠。初，思畏起家令獲鹿，迎養太孺人於邸，尋以政成貤封，會徵拜御史，又迎養於京師。時同召爲御史者十有五人，咸曰：「友之義，喜則相慶者也，必將之以物，道之以辭。」於是，相與謁予文，致稱觴之祝。

始，太孺人督其子於學也，艱棘自持，所不敢知，曰將必及其有造乎？乃學成入官，陳力敘功，友四方之賢俊，正色立朝，而太孺人方當七十之年，于于衎衎，食其禄養，享其榮名，精力弗衰，神氣彌壯，滋至之祉未涯也。思畏又能迎其意而順成之，日奉太孺人勤儉慈廉之訓，操諸其身而脩之有政，亦既效矣。乃今訓飭加嚴，操脩加敬，同德之助加親，太孺人樂其志之靡違，而忘其老之日至焉。

諸君與思畏以職業道義倡和，後先交相濯磨，所望太孺人康寧壽考，勗帥有恒，庶幾其子不以内顧二厥慮，不以宦成怠厥脩，專心一力，惟國家之急。而爲之友者，得其所資藉推挽，進而任重致遠，以無負天子之任使。蓋其愛思畏以及其親，匪直區區燕昵之情者。予於思畏有一日之雅重，以諸君義重情至，拳拳若是，視其容已乎？

夫不匱之孝，錫乎其類，而後可與事君；勿欺之忠，信乎其友，而後可以悦親。兹非疇昔與思畏數言之者耶？由其道，則太孺人之教無忝而壽爲有光，然則予之祝也已久，其情無窮，其辭止於是焉爾矣。而猶有加焉者，匪侈則支，其於立誠也不已薄乎？以諸君之拳拳也，予曷敢以侈言支説，使諸君不誠於其友？

送大廷尉後菴李公致仕

嘉靖己酉春三月，大理卿後菴李公致其事而歸。

先是，公以御史中丞撫晉，移疾里居，撫按官疏請召用。時遼東被虜患，即日徵中丞撫遼。至則綏輯其人，繕城池，謹烽堠，簡技擊，峙糗糧，張皇武備。未幾，虜深入大掠，督兵決戰，遂以捷聞。公是時既召拜大理卿，猶申飭警備，得代而後入朝。居旬日，或

言大理卿老矣，惟上察其倦不任勞，休之。公亦自陳疲瘁，不敢貪主恩、曠官事，願錫骸骨歸。予晉謁公，公語予所嘗經歷時勢、事情，蓋聽而忘倦，不覺席之彌前也。退謂人曰：「所貴乎壯者，不曰作而行之，須其力乎？如圖政揆策，多歷而備嘗，精練而洞達，壯孰與老？今邊圉多故，有能臨事好謀，而應卒不眩者，即憊甚，謂宜厚以祿秩，不煩以政，優暇之以待咨謀，況老而未衰如公者耶？大理職受獄成而讞之，爲事簡由，評事上達，人盡所見，卿總而裁之，爲功易。即當甚劇，視籌邊猶爲優暇。以公智慮精力，將遊刃恢恢，人賈其餘可也。休之爲已多矣，而又奚倦焉？」既而，公竟不可留。

時方覈遼捷，若寇所殘傷者。公辭予，慨然言曰：「入官垂五十年矣，遠者未論，即近歲同謫戍者若而人，或不生還，或還而擯棄以殞，獨苟全視息，齒士論陟九列，進覲清光，而退返初服，不可謂非幸。商賈撫壯遠遊，垂老猶思其鄉。身非任天下之重不能辭避，顧以官爲家，不亟尋童子遊釣之侶以樂餘年，不可謂智。歸矣！復何望？獨遼陽之議，不能無望於大夫君子者。」夫公豈復幸功賞，有他覬哉？我知之矣。朝政得失，人心所由怠勸。草莽猶知慮之，謂非細故，況大臣與圖其事者哉？進不辭艱，退不忘世，茲公所爲耿耿爾也。

公始舉進士，授縣令，召拜刑部郎中，出守東昌、常州、青州三府，晉憲副，飭戎淮、徐，才名動一時。尋參藩浙江，擢山西按察使，年纔四十餘。以其才志，及其强壯，直而達之，無有齟齬摧抑，又惡知其所際者？乃陟中丞，撫甘肅，向大用矣。大獄起，追逮謫戍，遂十餘年。赦還，用薦撫晉，復向用矣。病免，又數年，然則安得不老？而予亦安能無憾於用之未盡也？

雖然，古者卿大夫致事，則以德行道義教其鄉之俊秀。而昔之賢人，居閒不仕，或倡民友助，以相親睦，或勞來匡直，使彊善而畏不義，皆足以裨於治理。公歸也，其志猶足以自致，其用未爲卒不得盡，予亦可以無憾焉爾矣。

賀冢宰石塘聞公七十

仁賢必任之久而後成功，然有繫乎天者，未必可幾也。國初，尚書吏部久者，蹇忠定公義三十有三年，其後王文端公直十有五年。忠定請老不許，詔解煩務，以待咨謀，而別設尚書，專釐部事。文端請老，詔放常參，第朝朔望，侍經筵，召對無時，而部事則增設一人，與之協理，故忠定竟不復請，文端年垂八十乃得謝，義結於心，身非所敢有也。某嘗謂宣德以前，主上辨人才，審治體，竭情以告其君，而君能受之以虛，故前政垂裕而可恒，後政紹休而鮮失，則公卿久任之效。然非錫福自天，降年有永，雖欲馴致崇高，荐積功能，昭令聞紆深眷以久安其位、必行其志，其將可幾乎？故眉壽無期，然後能爲邦家之基。

嘉靖己酉秋七月十有二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石塘聞公初降之辰，時公壽躋七袠，而晉柄銓衡纔再朞，士大夫每憾其不早及。觀公神氣清裕，筋力康强，耆年者或未之逮，而聰明智慮，視强壯時殆益精審，則又相與羨其盛福，且占其未艾，而崇功廣業非晚也。四明在朝諸公，以鄉黨姻戚謁文爲賀。夫公豈直鄉黨姻戚爲足賀哉？

公渾厚沉毅，鎮定恢廓，執義而遜，容物而辨，震之弗慴而激之弗抗。自爲文選郎，已凝然公輔之望。今上嘉靖初，由京兆尹、太常卿晉刑部侍郎，秩三品者九年。擢尚書，歷南北諸曹，十有二年。於是，聲實浸

流，屬望彌切，每推擇冢宰，以名上者數矣。頃歲始陟自司寇，加之宮保。上嘗因他事降旨，謂公素稱公正，蓋歷試深知，非朝夕之積者。

夫人主於大臣，知之斯重之，將敬其言議，而不輕於自用；重之斯信之，將專其委寄，以盡其所欲爲。故庶僚有所恃進，而宜力爲邪者無間可乘，退而息心，兹理亂安危之幾也。天道好理安而厭危亂，消息盈虛，有握其機，然則公之壽宜天之所保矣。其進進彌增，迓方至之祉，樹無窮之聞，其詎可涯乎？某竊聞弘治間，臺臣采輿議薦冢宰，以待卜相，敬皇若曰：「此吾蹇義、王直也。」吏部贊董正庶官，謀無不聽，非相耶？冢宰由此知聖意所以委重，感激倍於他日。頃者會推公入參內閣，聖衷眷倚，上符敬皇，由近代而觀，殆忠定、文端曠世之遇也非歟！

人才、治體，孜孜爲己任，而祇承德意必盡其力，敷納嘉猷必竭其情，耆耋期不懈于位，忘其年之及而不敢自有其身，兹昔之仁賢所以楨幹王國，迓承天保，久而有成者也，於公且復見之矣。某不佞，敬用爲天下賀，豈直答諸公之惓惓而已乎？

送都諫羅君參政山東

富强，國之所務。然阜民而取其餘，用之有節，斯國以民裕；用民而不問其不足，取之必盈，斯民以國病，此又務富强者之所宜省也。今天下民財民力可知矣！山東，王畿左掖，六國時齊以其地稱伯，富强甲他國。謂今宜倍昔，而乃大有不然者，土瘠而賦重，户耗而役繁耳。一夫百畝，獲不能百斛，然蒭粟遠輸先於四方，而孳牧之征、洪閘疏濬之役，又他邦所無而獨有之。民窮而徙，地棄而蕪，於是根著之家倍賦倍役矣。而又上下所需，科條百出，往者沿舊而苛責

所不及，來者日新而未知所底止，得無重其困而驅之流徙也乎？

羅君子文往參藩政，以牧民爲職，而長育蕃息之者也。然當此摧剥衰耗，其將何以復之？昔孟子告齊王憂樂以民之道，謂春秋省發、補助耕斂，使有積倉裹糧，而無怨女曠夫。是時齊民蕃庶，雞犬相聞，惟上之所富之耳，乃今時又有間矣。羅君按行所部，試求丁之散諸四方者，田畝之卒萊者，與夫饑弗得食、勞弗得息者，爲之休養生全，爲之勞來安集。苟法制自上，非所得爲，猶不可遽委曰難，而況所得自盡者？夫倡僚率屬，樹廉儉之風，使聲聞所暨，如古所謂減音樂、解印綬事庶或見之，則民志固，而徙者且復，然後富强之策可得而施。以予觀羅君，爲此非難者。君嘗爲大行人使四方，擢刑科給事中，歷吏科、兵科左右給事中，進都科。四方民瘼，與所以救之之術，蓋咨詢既熟，騰章于上者數矣。昔聞之，今親見之；昔言之，今得行之。東土之民，自兹其有瘳乎！

諫省同寀謀以爲贈，謂「人情虛聽其所慕，而愛深者能爲切言」，相率以問予。予聞豫章先生之言曰：「治在道而不在法，貴實而不貴名。」又謂：「多憂者善心生，多樂者怠心生，而天下治亂由之。」先生程門高第，君同姓也，言莫切於此矣。而君温恭易直，言必其可行，事必其可成，不皎皎干譽，而恒惴惴焉懼職之不舉，其於名實之介、善怠之幾，殆察之已審。然君子不自盈其所能，而聞言必省其所未盡，況若先生之言，君豈曰「予既已知之矣」乎？

賀御史大夫居公七十

嘉靖己酉十一月三日，御史大夫東洲居公懸弧之辰，蓋壽躋七十，而釋褐入官亦且四十年矣。公始以御史按江西，既而守保

定，守延平，參晉藩，廉憲東土，旬宣閩、廣，宦轍幾半天下。徵拜光禄、大理，進貳刑曹，陟司寇于南，尋復北召，久之，擢西臺。中外敭歷，官前後十數遷。凡耳目覩記，朝政得失之端，國計民財盈虚登耗之故，人心從違、夷蠻叛伏之情，主威潛移默復之漸，國勢尊安危弱之機，往往身親周旋其間而得之，非徒道聽而臆説者。夫國之欲昌，則朝多老成。閱世久而練事深，斯量宏識遠，志定義精，而出謀發慮，能審時達變以不窮於用，士大夫望而歸心焉。如公，非天之所樹以昌我國家者耶？

公秉德温良，持之以毅；宅心簡直，出之以孫。與人不設城府，持論率切事近情，未嘗務爲皎厲，而邪正是非不少貶狥，趨舍避就有斷斷不可渝者。蓋更嘗諳練，自養自成，與年俱邵，非朝夕之積，而繫屬人望固已久矣。故方詰奸刑暴，明邦禁以倡藩臬之治，任非不重，而人心未但已也，莫不望爲臺長。臺長統諸臺察，掄選以詔署置，考覈以詔黜陟，儀刑表正，清官邪而肅吏治，任非不益重，而人心猶未但已也，莫不望爲冢宰。由往者推之，即公進而操八柄以馭百官，人之望之，其容有已乎？

公季弟文卿、從子國望，皆舉嘉靖癸未進士。時同舉四百人，今從公于朝者八人，公愛且教之，視同朝加厚，而某亦忝竊數數焉。爰相與謀祝公壽，謂某有言。夫天之生植，雷動風拂，日暄雨潤，其行無心，其施非有所擇也，而櫲樟楩楠，凝精含液，獨得其盛。及材之既盛，爲楹爲棟，往往亘千百年，非如他木中榱桷者易蠹而速朽。謂天漠然無所厚之也，殆非然歟？公於今棟楹也，以人事而徵天道，將進德未涯，受禄無疆，有不待於祝者。凡吾黨所爲惓惓者，若曰同庇於大厦，而技拄亦與有焉，故有不能自已云爾，

豈徒曰通家之私情已乎？

中丞盧公提督四省軍務

贛州當江、廣、湖、閩四省之交，弘治間建巡撫憲臣行臺，轄汀、贛、潮、郴諸府州，奉璽書，行便宜，以弭寇安民，任至重。正德間陽明王公始受命提督軍務，又假旗牌，令文武大吏在軍前者聽以法，而相沿益重矣。寇初起，撫臣謂民久不兵，不可驅羊以搏羆，撫之便。而頑猾負固，侮慢不畏戢，未幾輒復出掠，若驕兕餓虎不可馴制，且日益滋蔓，圖之寖難。王公始申賞罰，別堅瑕，撫其悔禍者，制而用之，以誅其挾詐反覆者，然後寇弭而民安。人謂用寇攻寇，能使之畏懷踴躍、竭力効死，師出有期，人若罔聞，兵臨寇境，寇猶未知所備，況幾勝算不可測識。然自今言之，蓋用志不分，顓顓焉軍務爲急，自餘庶務，撫按諸司既或治之者，即未嘗兼綜而偏察。其愛民誠，其慮患深，故神凝智周、好謀而成若此。

是歲春三月，簡命後屏盧公虔臺提督。公昔在諫垣，壯猷弘議聞於天下，晉通政，擢太僕卿，人視爲閒局，而公奉職恪勤，凡可以格姦剔蠹、宜民而足國者，無蹈故常，必既厥實。以是占公之任重致遠，蓋有餘力，而四省之人思王公而不見者，其殆有慰哉！

虔臺自王公平寇之後，四履寧謐，遂以爲優賢養望之地，而爲提督者，亦因謂四履可必無虞，五兵可必無用，故庶政無所不問，至軍務或少緩焉。然識者以爲殆未可忽也。疾病既瘳，良醫者爲時其起居，慎其食飲，以保無後患。山居之家，機弩常張，罟獲常設，而虎豹不敢突其門；操舟江湖者，時時備器具、齊人力，則風濤卒至而不驚。故善養者不藥，善威者不殺，善戒者不敗。雖有勇智，失此三善，將能無害耶？盧公其必有以善

此矣！

夫陽明公持危治亂，貽四省無窮之安，及逆藩平定，社稷竟賴之，則以有素也。今承平餘三十年，殆不可常恃矣。杜危亂之萌，增光前烈而賴及邦家，非公將誰望也？予泰和在提督四履之内，昔者鄰震河潤，亦既可覩矣。乃今幸倚公爲安，固將以閭閻之情熟數公前，況重以太僕諸君之請，容無言乎？

贈河間太守徐君入覲

大郡猶繁族也。守，猶家長；僚寀，其衆兄弟；官屬丞吏，其任事子姓；民，則家衆之恃長爲安者也。諸兄弟弗得其職，衆子姓離而弗親，惡在其爲長？故必郡守履忠恕之道，而後僚屬有安平之政；僚屬有安平之政，而後烝庶蒙輯寧之澤。蓋聖人所謂一體者如此。河間畿輔南郡，當天下入京師五達之衢，庇牧、河防諸役，又江南諸劇郡所未有者，故所領二州十六邑，往往民窮賦重，或有水旱意外之患乘之，益以不聊，故理道視别郡爲難。郡倅若幕下、若所屬吏，分理庶務，視守爲伸縮，守舉其綱爲尤難。

徐子道行以名進士爲郎，有聲憲部，出守是郡。至則裁濫費、平經賦、絶侵貸、清壅閼，隆養士之禮，廣平糴之法，敦大體，不爲苛細，故自同寀以及州縣之屬，言則得盡其謀，行則得盡其力，以共成一方之治。由是百姓愛慕，上官交薦，而河間守岳岳起矣。

夫開誠布公，節用愛人，事惡其不能集也，不必自己；民惡其不能寧也，不必泥故。而又鎮之以廉静，出之以簡易，即進於守，宜無異道也，寧獨守優稱賢哉？日余從子乾元以河間同知入賀萬壽，向余亟自忻幸得徐子爲長，有所視而無所撓，庶幾不瘝於其職。

士大夫道河間入京，其言小大吏所忻幸於徐子者，猶吾從子也。以是占闔郡之民，其情可推知矣。

徐子且入覲，諸同官稱士民之情，徵予贈言。予何言哉？惟理官如家者，休戚莫不在己，故見義必爲，非仁無行，而未嘗私于其躬。長以是率僚屬，以是應爲之民者，亦且以是事其上，將仁義四達，其理效可還致而立臻矣！夫奏言試功，車服以庸，虞典也。我明述職之制，同符唐虞，賢者有殿廷之宴，有鏹幣之錫，牢醴之賚，而徐子之賢表表若是，然則章聖君賢賢之節，使四方大吏因之益勸者，必河間守也。徐子先世自餘干徙居遼東，纔數世，蓋余於桑梓之誼，亦與有慶焉爾矣。

西昌楊氏重脩族譜序

家之將昌，必有元夫碩人秉德宣猷，乘亨運以贊嘉績，國賴以寧，而家亦與蒙其休，故盛時多巨室。故國有世臣，而名宗令族往往與大運隆替，殆乃天之所篤者歟？

楊氏，關西裔也，自南唐虞部侍郎輅始家廬陵，其子徙吉水，又六世，析居泰和。宋室之盛，蔚爲慶宗，元季漸就衰落，然詩書禮教不廢宿業。逮天啓我明，而楊氏若嘉木春回，葱菁扶疏，欣欣然不可禦矣。少師文貞公受文皇簡眷，參預機務，弼亮四世，成熙洽之治，仁宗嘗賜璽書，期以子孫永世與國咸休。夫王者之言，豈不參合天地、感通鬼神也哉？蓋至於今，不獨公子孫蕃衍多賢，其諸宗析處者，亦皆彬彬爾，彭彭爾，若或陰隲而默佑之。仁義忠信之習，不獨出而事君，至晦處畎畝者，亦罔不飭躬謹節，奉以自淑。其富者罔敢以富勢加宗族、暴鄉鄰，即貧矣，猶知所擇，不屑與吏胥黠猾、市井駔儈者游閒爲食。君子以是知楊氏世濟其美，稽天

道，徵王言，其將與我明景運俱隆無異也。

族舊有譜，刻石延真觀，元季毁於兵燹。永樂戊子，文貞公脩之。正統丙寅，評事德敷復脩之。其意則蘇文公所稱，族屬疏遠，懼其塗人相視，示之一本，以興其孝弟之思者。今餘百年，枝分派析，彌遠彌疏，其爲可懼也彌甚。族之長少協謀定議，續成新譜，其義例一遵文貞之舊，蓋不能有所加也。論者狃於所見，乃謂古聖經訓、時王政典，猶未能人人興善懲惡，譜區區未必爲益。夫亦弗思爾矣。離逖他邦者，聞鄉音而喜；邂逅相犯者，俄而知爲同姓，遽慚悔自釋。況譜之爲教，萃之於未離，和之於未隙，比於鐸狥箴誦，不猶愈耶？　茲文貞公所爲拳拳者乎？

公曾孫行人海、玄孫選部主事載鳴，方纘承先德，嚮用於時，中興休運，又將競起而翼襄之，以益昌厥家。於是譜以成，族人之意來徵某序。嘗觀公自序家乘，諗義利、君子小人之判，而望其後人力學奮義，以無忝於清德之世。夫人未有放利而不相怨、狥義而不相親者，茲非惇宗睦族、篤近舉遠之幾也與哉？　予蜀江歐陽氏與楊世姻，往歲成蜀江譜，請序于公。公稱引先文忠、先監丞自序云云，且告曰：「仁者之言，人所共師，況爲其族之子孫者。」今某於楊氏亦云。蓋公之言至矣，顧後人力行何如，某不能有所加也。

會試録後序

嘉靖二十有九年春，會試天下貢士。臣治、臣德奉上命典試事，事竣爲録以獻。

臣德陛辭入院，竊自念論士猶之取材，將使山無留良、工不乏須，其職也。然松檜杞梓，長短小大，惟山所産，故養之必豫，而後取之必得。臣嘗官大學、職養士，未能對揚文教、振翼士行，惴惴爲懼。茲被命掄選，

稱塞彌艱，懼滋甚矣。夫所貴乎士者，不周身自謀，而後有匹夫不獲之思，故能委命而狥主；不師心自用，而後有稽古識時之知，故能審事而制宜；不見小欲速，而後有博大悠遠之圖，故能長慮而建業。以是望之，必以是求之。

臣嘗莊誦洪武庚戌我太祖高皇帝開科之詔，有曰：「自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君子而用之。」又曰：「特設科舉，以取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洋洋聖謨，知人安民之道，斯其至矣！維時聖祖開天肇紀，聲教未訖，然一時藝舉言揚者，奮庸勵績，燀赫相望。乃今三歷庚戌，恭遇皇上憲天凝命，仁義禮樂漸摩龐洽，垂三十年於兹。孔子稱王者必世後仁，兹其時矣。遐方殊類，回慮嚮風，而況窮經待用之士乎？以臣所校閱諸士三試之文，往往義不畔於經，事必稽於古，凡皆三十年間淪浹嘉靖之化者也。爰擇其尤者取之，曰庶幾明經脩行、先行其言者乎？庶幾執古御今、以義制事者乎？庶幾才德君子、保惠庶民者乎？亦既矢心竭力，不敢苟焉矣。

然取材於山，必察其質幹膚理，絜以尋引尺寸，而後見其松檜杞梓、長短小大之實。乃取士則惟於其文，非若古之敷納者，親即其人，得其精神器識於言論之外。以是而知人，直意之耳，而臣猶區區自信者，非敢謂鑒別不繆，擇取果盡其良，足以必中任使、當聖心也，惟聖人建極，風動海宇，菁莪樂育，有士如林。智慮聞識，審時達變，或未必同，而志在於君，憂在於民，宜無或異，足以慫臣簡擇登進，爲臣幸也。

抑又有大幸者。《傳》稱「入治朝，則德日進」，蓋明良喜起，百僚師師，有薰而化焉者也。皇上至德淵微，躬體堯舜，小大群工，精白祗承。如臣寡陋，得之觀感，猶不敢輕

自棄焉，矧諸士方烝烝然沐勳華之光者乎？《棫樸》之雅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臣不敏，誠快覩聖壽無期，作人彌遠，諸士仰承，追琢方兢，相磨濯以副器使，惟聖人所綱紀之。臣掄選以獻者，豈惟可幸無責，實與有慶焉爾矣。

廬陵黃氏通譜序

廬陵黃氏通譜，總城北諸宗而譜之者也。黃氏上世居秀州，秀州以前邈不可考矣。唐初，由秀徙婺者曰縈之，諸孫有徙洪之分寧者。肅宗朝，分寧三世孫、節度軍頭官中孚，言事忤旨，始避居吉，其子文卜城北菰塘家焉，今所祖也。文伯子嵩、仲子崇，各相便分徙。而嵩孫璠，當黃巢之亂，即所徙地築城捍賊，鄉里賴之，因名其地曰義城，今爲義城宗。崇徙舘前，爲舘前宗。惟季子巍，世爲菰塘宗。數世之後，浸蕃浸析，環數十里間，若蔣湖、西偏、公閣、官塘、什香凡二十餘所，往往成族。子姓蓋無慮數千計，科貢薦辟，顯名於時者先後相望。凡皆三宗之析，一人之遺也。而代遠勢渙，各宗其所出，各譜其所宗，於是昭穆不相次，慶弔不相及，甚至字名、面貌不相聞識。其視異姓，獨婚姻不通，爲少別耳。

夫父一子三而蕃若是，碩若是，多才賢若是，寧非祥儲慶衍之致歟？乃渙焉幾若異姓，則惡在其爲蕃碩？而所以承祥襲慶之道，無乃未盡乎？凡諸宗子姓，隱於厥中，不能以自安，宜非獨賢者有是心矣。然數百年來，竟未有會而一之者。見聞既久，習故爲常，視復初顧若更始，而人各有心，莫或先之，亦其勢然也。

嘉靖初，督學憲僉君國用，始以譜事謀於一二賢達。未播於衆，而憲僉即世，譜不

果合。己酉秋，侍御君如桂按粵，過家，乃申敦敘之義，播告諸宗，爲之期日，以譜來集。及期而遠邇咸至，無有後者。乃相與奠世系，辨昭穆，聯疏戚，脩儀章，正位分，則皆懽然若求亡子於道路而忽得之也，若久旅得還而復覩其親戚也。踰月而通譜成，侍御携以入京，會望江尹國奎、桃源尹時康胥以覲至，授之入梓。謂予宗與黄連也，相率謁序。

惟近世譜法宗歐、蘇，而蘇公之法，小宗各自爲圖，冠大宗之圖於其端，則譜豈以必合爲貴？況親睦之情、仁讓之實，豈必有待於譜而后敦者？雖然，黄之諸宗，其涣也久矣，譜不合，萃涣無端。夫名者，實之賓，而循名可以責實；文者，情之華，而因文可以動情。若此類也已，是亦惡可緩哉？

惟祖本一也，而涣惡乎始？殆親盡服窮，會逢喪亂，偶不暇顧恤，其隙一開，遂至各親其親，而潰散不復相收。涣既數百年，乃一朝之間，一倡群和，翕然復集，不戒而自孚，不董而自固，豈非天親、天性根心，若宿火蘊隆蟲蟲，而得薪則傳，燄遂弗可撲耶？

夫察始之所以涣，則永其終者，不可不預窒其隙；思今之所以合，則善其後者，不可不深培其本。於戲！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若是其庶幾乎？

慶李侯優奬序

頃歲虜寇犯順，皇赫斯怒，整六師以行天伐，饋餉召募，爲費不貲。所司請遣官督積歲逋負，以充度支，郡縣守令視所完積逋多寡，課其殿最。部使上姓名，所司綜核，以詔賞罰。

于時，袁州守雲亭李子，以課最蒙優奬。諸令丞追憶往事，咸喟然曰：「始部使之來，非不念民瘼也，然而國用匱矣。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且逋非歲入之常乎？

況有藉名而乾没之者。然而不問是長奸也，故雖知徵輸之難，而責之愈峻。我令丞非不念國計也，然而曰民困極矣。朝廷節一日浮冗，宜足當一邑逋負。且積逋併徵豈易乎？況有人亡而人代之輸者。然而不察，是播虐也，故雖蒙督責之嚴，而徵科猶不忍急。當是時，小民日惴惴，懼逋之弗克完也，曰：『鬻産無所愛，毋寧貽我邦君僇。』吾儕亦日惴惴，懼民之不自聊也，曰：『寧譴，毋寧使吾民無以爲生。』既而皇德宣、民情達，督者閔窮而不苛，輸者急公而罔後，寔惟我郡公劑量而先後弛張之。仁温於春，義肅於秋，由是民信上之厚下以安宅，而不讒其胥戕；官諒民之恃上以爲命，而不虞其難使。故吾儕幸免於戾，而民亦自以進不重邦君之憂，退不負頑嚚之號，欣欣然喜色相告也。蓋上下之間不自意其有此，詎非事之大可慶者耶？」分宜令湯子日新，予校文禮闈所取士也，使來請文爲賀，且曰：「我郡公蓋不負其所嘗學于公者，是以更願有聞焉。」

予惟事當爲而勢或有所格，勢難爲而力猶可以自致者，蓋存乎其人，而人或未之慮耳。夫賦入寡而費用侈，則財不足，故上策莫如節費。不得已乃督逋以繼之，然非有以獲乎上，則費或未及節，而主議者先受其禍；非有以孚乎下，則逋未必能完，而隱憂有不可言者。此其勢不亦難乎？惟臣以事親之心事君，則君信；官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懷。是道也，非從政者所宜自致，而可以反難圖之勢者耶？顧世之脩政者，或不知由其道；而學道者，或不足達於政，則學之不講之爲咎也。

予往在南雍，蓋爲李子數數乎是，而李子莫予違也。李子官内臺，謫外郡，晉倅吾吉，又晉而守袁，考其爲政，如湯令所謂不負所學者，豈直可行于一事、施于一郡已哉？

進而任天下之重，凡勢之難爲而猶可以自致者，誠盡其道而無所愛於其力，則其所濟將有大焉者。其爲可賀，又豈直蒙上賞而已耶？爲我問李子曰：「予言儻試之而可效乎？視往歲所聞于南雍者，今何如矣？」

慶賓武先生七十

嘉靖壬子春正月念七日，族兄賓武先生躋七十，族衆將舉觴爲壽。會先生迫公事如贛，盛夏始歸。歸則炎暑毒甚，長老言前所未有，於是衆謂宴會非便，而先生亦欲遲某之除服，以與于會也。及是，衆尋初議，且相率徵言爲慶。

某惟先生之壽，奚獨先生之慶哉？夫家有老成，斯子弟得所矜式。昔石江兄撫南畿時，嘗語某曰：「予幼敏，弗力於學，先大夫弗問也。予兄賓武晝理家，夜即移榻就予館，程督備至，過乙夜乃寢。予文稍可觀，先大夫喜，兄即顰眉言：『童子何知？大人遽盈溢其志。』推兄之心，使予驕怠於學，不能蚤有就，將寢不安席矣。予筮仕爲行人，日從良朋講古學，費廣而禄不給，兄區畫以繼之。已而爲省郎、爲郡守、爲憲副，往往忤權豪、阽危禍，自分必不能以官爲家，然未有兒息，又無紀綱之僕，家亦莫能省也。及歸自光禄，而兄既經營以待。推兄之心，使予有内顧，而貶道以狥時，或骫髒罷歸，而無所賴以自老，且食不下咽矣。今人謂兄殷富，爲有藉於予，而不知予之藉於兄也。」某聞而識之。他日西還，石江以時勢齟齬，便欲掛冠，託爲告之先生，其意若將待報可而後行者。因念石江高明，其進退宜斷之自心，乃咨決於兄，如不敢專，甚矣其恭也。而先生友愛之誠，能使其弟靡事不咨，雖出處大節亦取裁焉。是弟是兄，吾輩不足法歟？

先生理家未嘗亟務多積也，第量入爲

出，省約以致贏。其於宮室、衣服、飲食、器皿，取蔽風雨、禦寒暑飢渴、待賓祭而已，不敢爲華也。其賃人以田，貸人以金，而收其租若息，必酌其年之豐歉、人之盈虛而緩急之，不遽取盈也。故平日不以譎詐刻剝速人於訟，人亦未有以譎詐刻剝訟焉而速之獄者。兹其所省，視俛有拾、仰有取、拮据卒瘏者，所贏不尤多乎？故蚤歲出入稱既富，而歲贏十五六，末歲乃十八九，則不侈靡、不譎刻之所致耳。夫世未有侈而不匱，亦未有譎且刻而不致訟、訟而能厚積者也。夫先生之所可法者，兹豈其細歟？於是族衆咸曰：「善哉！今勢利交親，骨肉疏薄，詐以相高，侈以相誇，罔取以相吞啗，世家右族或所不免，故風俗日淪於污，世道日入於亂。如賓武所爲，概以老成典則，其於吾宗，誠足爲大慶也已！」

先生冢子艾，率其弟國子生芬、縣學生蓋復來徵文，則以族衆之情與所以告族衆、族衆所以復者語之，且曰：「二三子何以爲若翁壽？其惟克肖乎？夫孝友，大倫也；廉儉，美德也。處者脩之，則鄉無涼德，里有厚俗；出者脩之，則民被潤澤，身享榮名。艾也處，芬與蓋將出而仕，脩其身以肖翁，出處豈異耶？翁無疆惟壽，其將在兹，可不勉哉？」三子唯而退曰：「正懼弗克肖也。」族衆聞之曰：「知懼，斯知所以肖矣。夫典則既貽之三子矣，浸而達之疏遠，賓武之壽，豈獨於吾宗爲足慶也歟哉？」

贈惠州守金君鑑濱序

國家三歲一覲，群牧考察功能，大明黜陟，甚盛典也。嘉靖癸丑，大覲歲，惠州守鑑濱金君，前率其屬應行者，如京師赴期會。予姻家興寧令黄子國奎從君于邁，來謁贈言。

夫考察之法尚矣，然古者論定而後官，後世乃任官而後察。夫農之播種也，始擇必精，無容淆以稗，故薅脩功省而易力。播不擇種，芟不盡莠，及稼納于埸，粟脱於穗，乃箕而簸之，用力輕重之間，稗或未必去，穀或與俱汰矣，故善于其事爲難。而太守一郡表率，由倅以降，賢不肖黜陟，部院咨撫按，撫按咨藩臬，藩臬則必於守焉決之，謂守於群吏尤親敷納其言而試以事，知之宜真也。然自今觀之，果盡真知也與哉？故太守爲尤難。然予以爲非人之難知，知人之難也，取人以身之難也。

君筮仕爲淮安府推官，能以明達斷獄，貨來不能干，姦黠不能逞，情僞微曖不能蔽。徵拜南道御史，釐弊滌蠹，論奏無所避，舉刺所部，犂然當於人心。及爲惠州，舉其所以爲節推御史者損益施之，而馭吏尤加之意焉。凡縣官志在脩政、校官志在興行者，皆獎誘振勵，以須其必能有成；翼其不逮，而不求其所未備。故士民日有蒙焉，而莫之能忘，由君率屬自躬，而有志者樂爲之盡也。如君，非誠以安民、造士爲心者哉？人固未易知，然以是爲心，以是求人，不惟其文，惟其實，則夫浮飾而見售、敦朴而弗顯者，要之亦寡矣。予又以知君必足以善於其事，而增重兹行也。

君往哉！凡士民願君行者，曰賢否其不淆、吏道清而官政乂乎？然而願君無行者亦不少矣，曰父母師帥，奚可以一日離於兹土也？若是者，君將何以慰之？君且曰：「若輩無戚吾行，且復亟來。」然未必可得也。君守惠三年，聲譽日起。考察之典，幽者必黜，明者必陟，君猶能專顧此郡乎？惟古之人，志欲爲而未竟、事已爲而欲永者，皆垂可繼之統以待其人。君行不復，其庶幾無忘于兹！

金溪黃氏統宗世譜序

黃，黃子之後，以國爲氏。國在今河南光州，南連湖廣，德安黃氏散居其地。漢尚書令香、邔鄉侯瓊，德安產也。德安於時爲江夏郡，故黃以江夏爲望。東晉時，其裔有避地入蜀者。唐上元初，諫議大夫鼎始入閩，居浦城溪東。溪東去浙遂昌、金溪百里而近。諫議十一世孫元，贅金溪祝氏，從婦翁家焉。由溪東析爲九里、清湖、仙陽、何村諸宗；由金溪析爲秀峰、東積、高湍、東川、平坦諸宗，宗各有譜。溪東譜，宋紹興間再脩，脩者袁州通判某、萍鄉丞升。元大德間續脩，脩者文慶。金溪譜，明洪熙間脩者澹泊軒鐸，弘治間脩者朴菴汝楠。

其序入閩事，或曰諫議避蜀亂，徙安陸，安陸再徙；或曰黃在蜀，族姓繁衍，分徙光州固始，劉展之亂，諫議避之，徙閩；或曰光徙信，信徙閩。夫族繁分徙，必不遠去其鄉，謂宜有所避，則蜀當天寶間最全，甚無他禍亂。劉展以江淮兵亂東方，陷昇、潤、蘇、湖、宣、舒、廬、濠諸州，與蜀邈不相及。安陸蓋德安府，在唐爲安陸郡，與光皆東接。廬、濠避展者，宜從其地以西，顧自西來徙，又出入寇境，去之閩耶？意玄宗西幸時，蜀中騷動，諫議不在其位，故去蜀東來，而來者非一人，或居光州，或居安陸，與其宗族相依。其徙信，殆三節度會兵安陸討永王璘時，當非以展故。既居信，始遇展亂，宣、信鄰震，乃避徙浦城耳。譜各本所傳聞，諸參錯互異，類若此者。

金溪十四世孫御史中謀於其從叔父公校、公梅，統諸宗而譜之。宗各爲圖，圖五世一易，大書名，分書字、行、生、娶、卒、葬，以奠世系，以序昭穆，而於明嫡妾、謹繼養、正昏嫁大義尤嚴。圖凡一十四卷，又纂世宦，

若藝文，若祭田，若時規、祠訓，爲譜録六卷，合爲金溪統宗世譜二十卷。其志則昔人所謂興孝弟之思、使不至相視如塗人者。

夫良心，人所固有，而通蔽靡常。平居，父子、祖孫、昆弟、伯叔，喘息呼吸，體暌而氣通，其相爲休戚，不待圖説而喻；一旦蔽於忿慾，則面目對覿而爾汝立分，雖古聖經訓、時王法制、道之以師友、勸戒之以賞罰，猶或不能回心而易慮。譜之教，不已緩乎？蓋道有本，化有機，先王之於民，制爲友助、保恤、洽比、親睦之禮，申之以立愛、立敬之義，預養素迪，勗帥自身。而凡維持警省，以畜其邪妄、發其蒙蔀者，又備物而多術。故譜者，牖民之一物，道德齊禮其本也。御史嘗學於予，蓋欲明其明德於天下，先自其宗始。其所以立本，亦既有素，予是以知其教之易行矣。

金溪之先，有仕元爲提舉者曰愈之，鄉里賴以舉火。子道傳、道俊、道佺，當元末群盜起建寧，兄弟散萬金，募死士，襲擊而俘之，所保全生靈蓋不但一二郡邑，而其爲國忘家，厚禄高位者或愧焉。行省上功，授道傳邑巡檢，道俊邑簿，道佺松楊副簿。邑簿歷江山尹、建寧判，棄官歸養。

國朝洪武初，用誠意伯諸名公薦，起爲襄陽同知，尋乞便養，丞永豐，稱黄判丞。判丞以詿誤，逮繫詔獄，其子爲巡檢後者曰原照，詣闕愬鼓下，事白而判丞即世，竟以喪歸，終身廬于其墓，垂二十年。夫忠孝仁義，世濟其美，流風餘潤，薰漬四遠，而況爲之族屬，爲之子孫，觀於斯譜，其沛然而不可遏者，宜何如也？

壽蔡中丞母太安人七十

封太安人包氏，今御史中丞可泉蔡公之母，前教授湖州勉菴公之配也。予未識勉菴，識其子中丞君，乃習聞太安人云。

初，中丞君舉進士，居郎署時，予自翰林編脩爲國子司業，中丞每就予孳孳講學，以道相期，此其志固已遠矣。已而督學江右，余梓里也，會見其校士，上德下藝，先實後文，士風爲變，以是益知君之學爲有用。乃今則晉陟九列，且將以壯猷殊勳垂無窮之聞，而太安人目覩其盛。於戲，休哉！

嘉靖甲寅，太安人壽躋七袠，夏四月十有四日，寔維始降。中丞君門下士，相率請予言稱賀。予於君爲道義交，二子偕出君門下，義至厚，其可默乎？

夫年躋七十，從古爲稀，況生人之途，順愉逆拂交互並至，世所謂嘉祥善事恒僅僅焉，其百全者蓋鮮矣。而閨閫之德，又非有所表見於當世者。乃今太安人，始以勉菴公顯名於郡，繼以中丞君顯名於朝，當是時，門內之貴如太安人者，亦罕矣。方今春秋高，且康强無恙，諸孫林林玉立，此非天授之全生人之上願耶？

吾聞太安人性澹泊，御家有法，黜華操約，化嗇爲裕。當勉菴公未第時，嘗脱簪珥爲資，以勉承厥志。義方訓子，愛而不溺，中丞君學成而仕，道明而錫類者衆，玆其德豈有窮耶？中丞有前母二兒，太安人撫之不啻己出，此尤人情所難。太安人內德未可一二數，其獲福之全，有由哉！樂羊之名，成於妻；孟氏之賢，出於母。若太安人者，殆兼之矣！

夫執德以成其夫，貞也；處豐不忘其儉，敬也；教其子，推及于物，仁也；公其愛，無間於彼己，義也。體貞，率敬，達義，廣仁，善累而日積，慶必有餘，天人之際可知也。人亦有言：「種苗者秋獲，種樹者歲實。」太安人之慶，於其身而已乎？其後且無疆矣！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別集七

記

韞菴記

吾鄉數十年前，人情渾龐簡朴，里族相傳，以爲若今之老於林壑，未與乎都邑之觀者也。是時，比鄰聚處，惇親睦，崇信義，談說古事以相勸警，故無問仕、不仕，雖中才猶有所顧忌，其行己不敢有愧。其浮華無行者，弗諧於俗，視猶奇形怪物，無所依藉爲朋。嗚呼！何其厚也？

比歲俗乃漸變，而故家耆宿，猶有存者。若予姻家胡翁韞菴先生，亦其足以起予者矣。翁質直好義，其儀度悃悃，言議恂恂，無簧鼓瀾翻之習。其於機智誇詐，如麟不草踐，扈不粟啄，而機詐恒屈焉。夸毗譸張者，視以爲無華，而前輩風流，於是足以觀之。如翁，殆所謂荆璞之潤韞而不炫者邪？翁嘗遣叔子日思、季子日守來從予學，皆馴謹飭厲，衹訓不怠。蓋韞不期輝，而薰陶被於家庭。然則名宗巨室，鄉聯里絡，相與薰德而還渾朴之習，其庸可冀哉！

翁名珊，字德潤，義取諸玉。顏菴以「韞」，志志也，來屬予記。諸子，伯氏明法起家，需次銓部；叔氏、季氏，明經待舉，凡皆玉質温如者也。予固期其光輝遠被，然慮夫風俗日浮而韞之之難，則將何以相之？夫君子謙虛若谷，慎默若不足，誦詩書，明禮義，親賢友善，如飢如渴，如浮靡予辱，如機詐予毒，如是而韞可幾，雖移風易俗，將無難矣。因書以復，庶以相二三子之進而成翁之

志哉！

安豐書院記

正陽鎮殿壽西南，古安豐縣地，唐隱居行義董公鄉也。地當徐、宿、潁、亳之交，淮、淝、汝、泗之會，舟車錯午，井竈聯絡，户且盈萬，既庶且富，文教宜興。然儒生學子往往假廛講業，若工無肆，於事爲缺，而比歲乃有安豐書院建云。蓋刑部郎前知壽州王君昪文始之，御史今判和州王君行甫成之也。

先是，鎮有榷場，算商舶，巡撫都御史唐公言曰：「鎮之榷，非故也，且匪人則滋弊。今府有贏緡，可且無算。」詔如公言，於是壽州君改榷署爲書院，以從士民之志。居數歲，巡撫都御史馬公、巡按御史張君曰：「費所資於榷者衆，舊算緡且盡，而賦無所從加。」奏復榷，書院復爲署。

和州君來司榷事，亟啚創建，以無廢前美。初，君至鎮，日稽榷之故，凡民所弗悦者，條請更張以無病。暇則旁詢他所，罷行畫、建便利，視鎮之民如和所治，民懽然歸德矣。議撤淫祠，脩書院，民咸曰：「東嶽廟可從之，適燼於火。」遂因基拓址，攻位書役，材集力齊，事用速就。室東向、西向，爲講學者舍；南向堂，爲董公祠、爲巡撫唐公生祠，位置俱如舊。高垣周繚，三門洞闢，表之綽楔，弘敞堅良，視舊有加。士民樂其適己，不戒競勸，役未踰時，勞費罔聞焉。州學生郗立、高輝輩，具狀走金陵請記。

予惟先生聯比其民，而迪之德義，閭、塾、黨、庠，相望弦誦；俎豆、威儀、數度，相觀而習。凡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志。維兹萬家之鎮，遘會脩遺，肇此堂室，作者之志，其可知也已！

古者入學，必祭菜先師，示所效法，然或國無其人，而合之鄰國。今夫處則惇德砥

行，脩孝弟之實，樹風聲以待來哲；出則亮采熙績，建仁義之政，流惠澤以懷蒸黎。兹豈非道德之通軌、敎學之良模也？鎮之士民不出其鄉，耳目所逮，有令儀焉，孰謂其非幸歟？夫業思弘則不隳，賢思齊則不悖。記其顛末，俾刻之石，觀者庶有感於斯文焉。

瑞金縣重脩城隍廟記

明稱秩百祀，府州縣祀城隍神，與雲、雨、風、雷同壇，位山川神下，又建廟設祀，禱禳禜禬必之焉。吏始至，齋三日，祠以少牢，矢厥辭，而後臨民視事。月朔望，僚屬、耆民盥爇肅拜，退而聽治。歲索享，群厲神攝召鎮控，爲主重矣。而廟之崇嚴係乎吏，吏皆窳玩愒弗問，或務侈哆飭飾，暴才美，厲人事神，神弗休享。惟賢者用德，是故誕作神主。

瑞金城隍廟，在縣治西，舊靡記，莫知所創。卑下湫隘，陋甚，數葺，率襲舊爲功，莫或改。明興餘百七十年，令前後無慮數十人，恤此者奚鮮哉！嘉靖戊戌，龍江王君自民部郎左官兹邑，祠神而誓，動色興嘆：「令與神表裏陰陽，佑助下民者也。廟若是，顧弗若令之堂。令之堂爽闓宏靚，故足以重威肅政，神道則有以異乎？」時方理敝蘇痍，緩弗即啚。明年季夏，惠信通浹，人士協和，爰始營才鳩工，庀徒揆日，培卑爲高，闢隘而廣。崇棟邃宇，桓楹梴桷，周垣重門，噲噲噦噦，枚枚如也。時維秋仲，刑牲灑酒，與衆落成，士庶駭觀，疑昔無廟。神若飛動，有風颯然。

君自始暨今，日乾夕惕。進致其虔，如將質之；退平其政，如或鑒之。策殄劇寇，計擒大猾。或逢機遘會，觸擭投羅，若啓若翼，若奪其魄。頻歲山水暴漲，稼不爲灾；蝗旱疫癘，匪驅而除。冥感昭格，厥類惟彰。於是校士、鄉耆合口言曰：「棄祀覆殷，毖祀

興周，不虛哉！」

夫寅共迓祥，慆慢遘凶，其孰能違之？抑敬神勤民相因，慢神虐民相因，是故帝臨無二，神格靡斁。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興道致治者，弗紀，後曷示矣？乃相率徵文鐫之。問財費所出，相視莫對。蓋民覩其成，不知其役，於是乎可以觀政。後之君子愛人敬事，鬼神其依；而玩、而窳、而侈、而飾，則將奚賴焉？

廟規制工役，實同新創，然基仍其故，故曰重脩。龍江名某，字某，閩人，舉嘉靖己丑進士。令茲三稔，擢知東平州，名位將日進云。

廬州府題名碑記

國家畫地理民，司、府、州、縣大小相隸，而畿輔諸府直隸京師，重王畿也。官之長曰知府，統總要會，而同知、通判、推官，分職圖功，以爲之貳。上不侵細，下不憚煩，同心一德，如身手臂指之運，是以政乂而民康。時降誼乖，上下志睽，於是有專擅之忌、侵撓之嫌，有冗散之厭、叢脞之疢。譬之操舟，橈、櫓、帆、檣，篙工、柁師不相爲謀，雖狂奔盡氣，無救於胥溺矣。皋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古之善則也。豈弟君子，以殿邦阜民爲心，鑒戒存而理道得矣！

廬州，南畿輔府，地大民質，可與爲理。異時，長貳竭才智，懋功勞，要其心志睽協，而綱紀敘斁由之。失得之間，理效殊致。後之人所宜討今昔之故，究善敗之端，然而其名罔聞，其實曷從稽焉？燕谷王君汝節守廬，纘前守高君之緒，始樹石題名，屬記刻之。君端潔敏達，剗滌蠹弊，畫建便宜，敷豈弟之政。舊所廢墮，次第規恢，闕遺未備，自我作古，是舉猶非其大者。然揭往哲而身比

之，仰思紹烈，俯思垂休，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嗟夫！協寮宣力，惟和惟序。綱舉目張之道，同舟共濟之功，嗣茲土者，亦將有感於斯焉。

由洪武庚戌以來若干年，知府吕君文燧而下，同知許君榮、通判張君文進、推官萬君仲寬而下，貫址、科第、除拜、遷擢、歲月、履歷咸備。來者無窮，虚以俟之。

良牧圖記

陸君所默先生，由尚書憲部郎中出守池陽。歲承積歉，民鮮樂業。君至之秋，雨暘罔愆，野無蝨螣，力作孔時，田穀大熟。民相率懽謡：「使君之德，有慶自天。」縉紳先生曰：「嘻！池陽之慶也，匪歲斯慶，政實其慶。君廉平愷易，濯滌民瘼，而咻噢拊摩之。緩刑慎罰，輕傜薄征，猶懼有所蠹殘。晝焦而求，夕顒顒而思，蓋視民如傷，欲乎其爲志焉！夫上務綏懷，則下蒙庇覆。即有天作之孽，淫威卒癉，民依於仁，不見其威，故旱魃非虐，猛虎非毒。孽猶可違，而況降之祥乎？考君之政，民實怙之，日用飲食，無所不歸德者，故曰匪歲斯慶，政實其慶者也。」於是陸君秀卿，美君善始，而期之克終，作《良牧圖》以寓其意。節推艮齋米君仁夫，屬識一言。

圖爲馬者三：卬立者，俛而飲者，繫於樹翹首顧者。爲牧者二：倚馬立牽且摩者，索背執俯飲馬者。柳陰茂密，水草胥便，而各適其所也。噫！圖所示者深矣，予何言？

予聞古有董父者，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而爲之飲食，龍多歸之；有梁鴦者，養虎有法，不投之生全之物，懼作其怒，虎胥近焉。龍，神物；虎，暴獸也。知好惡之情，達順逆之機，可擾而畜之，使若羊牛然。然而

情不可常，機不可執，庸詎知馴且狎者，倏忽不若虎與龍邪？故曰：知牧者，其知道乎？誠立神存，無矯情，無用智，内忘於己，外忘於物，故能盡己而循物，故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慾，古之聖人所以無爲而治者也。以所默之欲然於斯也，故予復言之，庶以相其求助之志乎？嗟夫！秉塞淵而騋牝蕃，思無邪而駉牡臧，予且觀德於池陽之民矣！

董氏立宗子記

宗法，所以聯戚疏、隆愛敬、厚人倫、美風俗者也。古者冠、昏、祭、薦有事于廟，必宗子主之。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宗子有故，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重宗道也，其略具于《戴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其説曰：諸侯之庶子之別於正適者，若異姓公子別於其國而來者，若國之庶姓起爲卿大夫而別於其族者，皆爲別子。別子無所祖，故爲其後世始祖，而子孫之長適世繼之，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宗，所謂大宗者也。其庶子庶孫，枝分派衍，則各因其親屬爲宗。繼禰者，昆弟宗之；繼祖者，從父昆弟宗之；繼曾若高祖者，再從若三從昆弟宗之，而皆統於大宗。五世則祖遷于上，宗易于下，所謂小宗四與大宗而五者也。

其法不知何所始，意古者九職之民皆聯于比閭族黨，使之困窮相賙，患難相救，善相勸，過相規，惡相糾，相生相養，相親相睦，以美其俗。公卿之族，下不列於齊民，上不可以無所統，故聯之以大宗、小宗，以行其賙、救、勸、糾之義，以成其生養、親睦之仁。比閭主治，而教養之政行；宗法尚親，而君師之道兼。比閭不上乎公族，宗法不下於庶人，其所以厚人倫而美風俗，則一而已。後

世禮法不脩，非惟公卿之族渙而無紀，而庶民亦徒有聯屬之名，而無復生養親睦之風。儒先諸君子嘗欲以宗法行之天下，蓋因時之政，寓古之道，興其愛敬，易其習俗，亦古人意也。而卒弗之行者，則亦教化不明、人心不厚故耳。

樂安董氏，仕族也。其先五司徒生四司空，四司空生三明法、七屯田、十校書、十六道者，顯于宋紹興之間。其子孫蕃衍，顯者後先相望。族故有祠，祀司徒而下三世，及其族之顯者，合食焉。時祭，行尊而齒長者主之，既有年矣。嘉靖甲申，董氏之長謂古有宗子法，先儒嘗欲舉行而未果，行之自吾仕族始。謀諸族人，長幼胥協，推尋長適，得三明法之十九世孫承立爲宗子，作堂以居之，割田百畝以贍之，將使世繼而不遷焉。

董生燧卒業南雍，請記于予。予曰：「仁哉！董氏諸君之用心也，固將合渙致愛、相賙相救、相勸相糾、以厚倫而美俗乎？宗子誠不可以不立，雖然，渙合矣，必行其賙救、勸糾之道，以各安其養，各敦其善，使倫厚而俗美，然後宗法不徒立也。」因以語燧，使歸而鑱之石，以詔其族之人。其田之頃畝，堂之高深，割田者之名字，勒于碑陰。

同心堂記

同心堂者，維揚卞氏之堂也。蓋卞氏同爨合食五閱代矣，翕和洽比，不替彌惇。有司義而聞之，天子表厥閭。其復名茲堂者，勸有恒也。

民性好生，至於夷蠻戎狄、昆虫草木，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乃族屬未遠，親情未盡，而門分户割，罔克胥依以立、胥匡以生，容有坐視顛隮而莫之能援者，恒心幾乎息矣。故同居，所以同心也。乃或乖戾潛滋，恩禮寖薄，貌群而與，心不相爲謀，雖有善者，莫能

萃其内涣之勢，亦終必剖裂而已矣。故心同，所以能同居也。

予獨竊異夫先王周防曲制，納民於極，而晝野授田、比閭鄉黨之法，何不導之爲同，顧區別若是？夫愛敬有倫，天之性也；材質有宜，人之道也。親疏相形，厚薄相議，勞逸相望，榮鄙相較，婦言是聽，乾餱以愆，昆弟諸父懽然終其身者寡矣，矧敢知曰更數世、群數十百人，而能輯睦無間然耶？故先王區生分類，以辨異也，閑未變之志，絶携貳之端也。而使出入相保，憂患相恤，有無相通，德藝相勸，以統同也。統同、辨異，是以能理政之善物也。

夫合食，其統同之遺乎？其政廢俗弊，賢者陰翼默移，以義起者乎？夫樂群者情乎？難群者勢乎？情不可已，勢不可逆，善爲之者，蓋有道是矣。故族聚而別之宫，一總統而奠之宗，同財異分以勞均，通力殊業以器使，故勢順而可聯也。體貌隆殺而慈愛一，儀章差等而敬讓一，嘉善容衆，忍忿寡怨，故情洽而可久也。先王所以能以天下爲家，其機如此。

於是，卞子岡請曰：「堂之名也，何以教？何以學？」予慨世同宗相視或如塗人，嘉卞氏高義而幸其能厚終也，原先王之道告之。蓋昔者壽張張氏、九江陳氏、浦江鄭氏嗣世多賢，用能祗成先德，輯寧厥家。卞子群從數輩，皆質美好學，有民胞物與之志，纘緒垂休，其將在此乎？

永寧縣覈田記

度地以制畝，則壤以成賦。貳之以圖，參之以籍，古法也。阡陌既壞，廢圖而任籍。買田者乘人之急，公抑損畝分，籍無所於考，賦則輕重相懸至一倍再倍，避重受輕，則陰損其半。又歸賦從户，展轉推移，不以保爲

域，飛詭懸掛緣起，弊滋不勝。故或耕無賦之田，或輸無田之賦，籍顧爲奸，府莫可窮詰。智者思反本捄末，莫良於度田，然或節目疏闊，覆容奸慝，或繳繞苛細，人不得用其情。甚者貨謁公行，故民未覩其利，先受其擾；績未及成，而怨言叢之。乃讙然譁曰：「度田非良法。」則亦不考於事實也已！

嘉靖癸卯，浙梁子某令永寧，既孚和其民，始議度田。是時，諸郡縣往往度田，或不能善於其事，垂成中廢。永寧令始度田也，正其疆域，表其山溪，脩其溝塗，土名互復，標之字號，不得相淆亂。選疆敏堪事者若而人，給器備、簿曆，群分而班之職、立之防，禁避遠闞節，定田爲二等：曰高，曰平。凡田，各揭竿懸牌，書其字號、丘畝、主名，而虚其左。職丈布尺，職數命算，會其積實，職書者書之左，又書於曆，如牌刻期納。曆官櫝藏之，録其副。没其主名，覆覈磨勘用副參伍相稽，人不得爲私。置經緯册，經册界田爲圖，丘畝鱗次，系以主名；緯册摘主名爲户，括田歸之，田兼他保者，析户以就田。考縣之故田一百九十二頃有奇，夏税百二十石有奇，秋糧萬一千六百石有奇。乃以高田載夏税，平田載秋糧，糧分官民二則，盡削除繁細一十八則，計畝均數，裁取適足，不溢其故。乃豁虚負，平户徭，躬自簡節，布其勞來安定之政。彌數月，而流亡復業者五百餘户。未已，縣舊户凡五千二百餘。蓋昔之亡、今之復，不啻十一矣。旁近縣咸讙譁相傳永寧度田有法。

予以爲法非足盡賴也。作室底法，千家一揆。梓匠經營異巧，斤鋸斧鑿異利，執技承指使異材，則美惡堅窳或相千百而無算。雖有良法，不能自行尚矣。非志存溥濟，視民恫瘝若集於厥躬，而精神、智慮流衍於數度、禁令之外，足以鼓衆志而黜群邪，惡足與

用法哉？

梁子將報政，邑秀士、耆民群謁予南明之舘，出巨帙，紀二十四事，曰：「邑大夫梁使君理行也。使君飭躬奉法，約己裕人，祛民殘蠹，致其所利。度田之役，悦近而來遠，百世賴者也。今行矣，願記顛末，刻之石，以彰往垂後，增脩弗壞。」

予教國子時，梁子齒冑在列，相與講尚志之學，明興化致理之本。乃今以愛人之政，感易使之民，其可謂無負也已！ 予是以樂道其成，且以詔來者，知古法所以行，而無以徒法爲足賴也。

羊角水堡記

江右列郡十三，贛州邊東南，當其上游，外控汀、漳、潮、惠、閩、廣之裔，壤地參錯，盤山藪盜時出没剽刧。而安遠、會昌間，則羊角水爲之咽喉。盜踰羊角水以西，則襲長沙，營掠雩都、信豐、贛諸縣爲擾；以北，則攻會昌城，西犯吉東，侵撫建，諸郡爲擾。故羊角水置堡，屯戍卒，隸會昌守禦千户所，與長沙營守備都指揮部兵相爲聲援，蓋古者遮要害、遠斥堠之義。而堡卒單弱，盜來不能偵，至不能禦，則閉門自保。堡傍居民餘千家，數遭毒虐，守備官棄長沙營，領所部寓會昌城中，而堡益孤懸矣。

嘉靖癸卯，大中丞東厓虞公撫臨兹土，既擒捕諸縣逋寇，乃脩復長沙營，使守備官部兵還居之。次將議羊角水，會居民群聚來訴，顧自出力築城爲衛，而官董其成。公移書兵備副使薛君甲，薛君按行，還言：「堡以衛民，而僻枕山隈，與民居相去里所，緩急非益，譬以民委盜，而爲之資糧、舘舍者也。如城居民，移戍卒城中，民倚城爲固，籍卒爲壯，小警自可支。卒有大警，益增兵戍，上之相便擣其巢窟，下之奮武遏其奔突。盜至無

所掠，欲深入，又狼顧恐吾議其後，制勝之上也。」報公，公可。聞之撫按，撫按稱善，申勅所司并心一力，敬須公畫。乃使守備官謝勅贛推官林天駿度地計功，未行，而民操畚鍤板榦俟矣。已而木工以尋引斧斤至，石工以椎鑿至，塼埴諸工亦各以其器至。採山伐谷，陶澗之濱，木石瓴甓，自餘諸物，不督咸集。公出米於廩，出金於府，役給之稍，工給之傭，物給之直，諸役競勸，百堵皆作，未踰時而城成。周三千尺，高三十尺有奇，闢門三面，公舘中居，屹然巨鎮。表裏齒唇，盜不敢窺。郡縣吏士申民之情，來屬文紀事始。

予惟事弗豫無備，弗因罔功。豫者先乎幾，因者順乎人。語曰：「虎攫而奔，主人脩門。」言無及也。斯民蓋常傷於虎者，智人覩未形，況灼灼若是乎？雖然，弗專弗察，弗斷弗果，故專者，事之幹也。國家置總憲行臺，控江、湖、閩、廣之交，簡命憲臣，提督四省軍務，所轄八府二州官方民事，無所不得問者。然而奉璽書、行便宜，曰兵機戎政，張弛緩急，四省倚爲安危，其最要者也。此八府二州，各統於其省之撫按官，而撫按官治之，視其他郡縣，常略以爲兵機戎政，璽書有專責焉，使一聽於提督，不可參也。爲提督者，或以其智之所及，無巨細無所不問；爲撫按者，亦以其位之所臨，無詳略無所不問。故智分於泛察，藋撓於參尸。

惟東厓公略細而務大，提綱以振目，日惟簡軍實，蒐卒伍，申賞罰，相機宜，摘發奸慝，落其牙距，薙厥由蘗。四履日靖，軍聲大振，猶懼變生所忽，顒顒以求，若將不暇乎其他，故能智無遺慮，炳幾灼情，動罔弗時。撫按諸公，亦惟忠于謀國，不私有己，凡公所畫，或聞而弗議，或議而弗違，若將拱手以仰其成，故能乘時遘會，不牽道舍之謀。嗟夫！慮精於一，荒於泛；功隳於參，戮於

需。獨此城也乎哉？

是役也，費不甚鉅，而所關至重。保障係乎一方，而其道可施之天下。故予樂誦其成，以爲理國者率是道而由之，庶績可幾而凝，非謂東厓之功爲極乎此也。

繼述堂記

藍田蕭君英誥既成其燕居之堂，顔之曰「繼述」，謂其子曰：「昔吾未有斯堂也，常懼夫搆之之難。今既搆既成，又懼夫保之之不易也。小子念之！」

於是伯子昌舉、仲子昌薦，呼其季昌立曰：「鵠也來。」乃趨進跽曰：「大人安矣！鵬鶚願畢力葺理，以無壞前功。」曰：「非是之謂也。我祖陳留公，丁靖康之難，以身家殉。我上元公，扈蹕南來，尉於兹邑，寔肇有家。如綫之脉，僅僅不隕，浸而瓞綿蔓衍，蕃生厚植，非天篤忠義然歟？然四百年間，積行累義，以培以漑，亦既勤矣。故吾朝夕兢兢於兹，懼弗克恭厥紹以遏佚前光，而況能有兹寧宇？夫孝慈，所以移忠也；友悌，所以崇義也；忍悁抑忿，推財均利，所以敦睦也；孝友慈睦，宜民宜人，所以遺慶也。我先人既休有令緒矣，若作堂，既築之基，曷使勿夷？既樹之垣，曷使勿殘？棟承宇翼，曷使勿摧？小子勗哉！惟時其保之矣。」

三子者跽而受教，退而私相成約：仲氏以季氏出從師友，學經講藝；伯氏入治作業，調度徭賦。各竭其才，恪恭於厥職。門庭之内，規不廢愛，恩不掩義，分嚴情洽，無悖無褻，無惑婦言，以戕天彝。於是，伯以幹聞，生事用裕；仲、季肆力經術，補博士弟子，有司者給徭，復隆恩禮，伯亦與有慶矣。蓋三子者胥匡以濟，家室具宜矣，猶日惴惴於斯堂，若懼其榱拆棟撓、垣圮而基頽者。

仲之子一誠從昌立來學，問曰：「聖人以繼志述事爲孝。先人邈矣，志將焉所程，事將焉所則？」曰：「子欲求其志與事於先人乎？是憶而疑之也。夫夢可有也，志亦可憶而得也；影可執也，事亦可疑而效也。子將繹夢而逐影矣乎？今夫天混混一元，而日月雷電、風雨霜露、寒暑晦明歲以繼歲，不改其度，此豈有憶念而模擬之者？草木之實，桃復爲桃，李復爲李，則有根之者也。投核於地，枝葉花實、色臭香味無變焉，仁在其中矣。子之心有炯然獨知、不學而能者，蓋自其赤子而已然。慈仁之理，天德之靈，根諸性者也，揆之千聖而若一，放諸四海而皆率。君子慎獨以凝志，斯宇太而天全；體仁以建事，斯根心而生色。若是者稽德於前，德則不繆；協義於古，義則不悖。玆其爲繼述之大者乎？」於是，昌立請書爲堂記。

吉水富谿王氏始祖祠記

先王之制，天子至於官師，廟有等祭之世數。視其廟，始祖之祭達乎諸侯，高祖不及於大夫。或曰：「廟以分制，祀以情權。服未斬者情未盡，無貴賤，一也。四代之祀，通乎上下，惟始祖不得通祀。士、庶人，無百世不遷之宗。」乃近世故家大族，蕃衍貴盛，莫不追感所始，弗祠弗報，弗慊其心。又源遠派疏，萃渙合離，莫大乎祠。故儒者之論曰：「聖人之道二，反本以教，孝也；收族以教，睦也。」或曰：「僭乎？」曰：「祠而不廟，牲牷弗具，庶羞時物，薦而不祭。奚其僭？」

吉水富谿王氏始祖祠，臨安太守竹齋先生諱佐，暨其子雅州守諱栢，率族人成之者也。其先蓋右軍五世孫洪守虔州，子敏常因家寧都木瓜園。敏常子、唐御史大夫文廷嘗官吉州，遂家吉水盧兜。盧兜中微，竹軒府

君嘘枯吹燼，由此顯融暢達，與宋俱隆。元季播遷，竹軒七世孫叔昭翁卜得富谿，以從弟叔仁、叔正徙居之，獨叔恭留盧兜主管祠祀。祠毁於兵，世亦寖微，臨安於是有富谿之祠，祀者蓋六人。

臨安公曰：「祖一而已，何六也？蓋吾宗有三始焉。御史大夫，吉水始也；竹軒，中興始也；三叔，富谿始也。併祠叔恭何？其世微矣，而嘗爲盧兜主，吾忍忘盧兜乎？三叔忍忘盧兜乎？」君子曰：「臨安公可謂仁至義盡也已矣！」

祠成於成化戊戌，今六十年，而臨安之孫浙都司斷事君洙疑其位，以問於某。某曰：「未之前聞也，請億而言之乎？七龕三級，大夫公中龕最高，左右稍卑，竹軒虚左居右，四龕又卑，四叔以序。凡主櫝而藏之，皆南向，蓋古者本廟各專其尊之意。出而祀之堂，大夫公南向自如，竹軒西面，四叔稍降，東西面，若古祫祭之位。今制四代之祀亦如之。」

君曰：「祠祀歲月羨租，存之日溢，移之他費或謂不可，何居乎處之？」某曰：「以爲墓祭。以爲族厲祭，因以合族；以爲鄉厲祭，因以合鄉。又推以食族之貧者，敬其所尊，斯愛其所親，孝之至也。」君曰：「善。」於是，請記其故，以訓示後人，且曰：「洙耄矣，庶幾以成先子之志也。」

樂安招携譚氏祠堂記

譚氏自楚勍肇基，雲蓋引水季子延翰徙招携清里，派遠益分，皆不出招携地。初，隸吉永豐，宋割置樂安縣，隸撫州。而譚之徙也，舊莫知其歲。按楚勍祖全播居虔，佐盧光稠平寇收地，功多累官梁檢校太保，卒漢乾祐末。延翰曾孫景忠，宋紹興間爲劉錡破金兵於揚。參稽年代，引水蓋當周宋之際，

清里，其宋之隆乎？逮我明弘治乙丑，諸譚族居蓋五百餘年矣，而招携始有合祀祠焉。

夫蕃衍殷阜如譚，其於爲祠旦暮之間者也。然有待而和，相視莫發，故攝渙舉曠，莫難乎圖始。維時洪俊、洪略既定厥志，謀之洪興、本明而協，咨之益華、魁冠而允。乃與洪範、洪鼒卜舍南之麓，負峻面夷，環岡中衍，溪流襟帶，陰陽咸和。厚本、厚能、厚昌、志槐輩一口贊決，相與底法，攻位聚金，須材方土，慮役程功均稍，而旭昇、文獻、榮周、彝冠諸人實董作之。秋役冬成，功不踰制。堂曰合族，寢曰棲神，兩序翼翼，繩巷相依，周垣環繞，綽楔外標，顔之曰「譚氏祠」云。享祀有時，昭穆咸在，講德而退，秩禮莫愆，如是者餘三十年，而祠久日敝。嘉靖庚子，魁冠率族之耆正葺而新之。君子謂纘舊易力也，然人情鋭始而浸惰，鋭氣盈，惰氣竭，鼓竭鼓惰，倍難於厥初。譚氏世有人哉！其子弟知慕古學，師事董子兆時，因以謁陳明水爲大書。扁揭，乃謁予記，問棲神、合族之道。

夫神無不在者也，聚之斯聚，火鑑射日而艾爇，方諸向月而津注，各從類也。人積誠凝精，天地將爲昭格，矧分之一體，匪彼我之間者？是故誠之爲貴，心誠斯一而虚，奸惡不作，戚疏兩忘。忘戚，故罔比；忘疏，故罔不周。周故兼利，兼利者不自利，故無交害，故其怨寡、其愛惇，是故可與睦族，可與佑神。夫祠之言思也，思誠而神存，則其著之心也固。文之爲記，爲已外矣。

穎江書院記

韶城西北五里所，枕皇岡，臨武水，蓋有穎江書院云。穎江先生符氏，名某字某，江西新喻人也，居穎江之上。攻六藝，學日有所自得，從尊甫活溪公宦四方，明練世務。

筮仕判韶，徵典太常，簿丞太僕，復擢爲韶州守。在韶前後六、七年，人安其理，相與立祠尸祝之，謂太守聞得無不可者。於是爲書院，知臯趙君奎、耆民彭世禄輩實董之成。太守從客過問所以建，父老數十人前頓首對言：「山谷老農，遭遇使君興化，誨誘諸生甚厚。老農子弟勝受事已上，願從供洒掃、承色笑，使君不鄙夷，時戾止于兹。」老農言觀其旍、聆思樂之頌，死且不朽。太守心知其意，弗能禁也。趙君使請記，必得使君素所稱説慕望者，而世禄之子陰陽、正術，楷以鄉進士譚子紹松狀，如歐陽氏。

譚子曰：「曩使君判韶，以惇大和易贊守爲理，温雅有緼藉，然武健勝事，嘗提兵深入，殲翁源巨盜。民讙言：『微公，吾屬妻子虜矣。』建驛傳顧役法，省民財歲數巨萬計。會攝守，民日夜望真拜。尋徵入，號泣遮留：『公奈何去我？』比聞部符復來，咸牽携裹糧，迓數百里，絡繹不絶。守固前悉民利病、政務所宜，至是益根極罷行之，以爲吏二千石，不當媮取目前易辦爲稱塞、退託所難。堤城東堧岸，扞湞水之衝，鑿瀧石，韓子所謂險惡舂撞者。殺其湍悍，平之煆，湞陽峽壁通牽挽路，如千里舟行，卒失勢，有所措手。大振文教，闢學宫隘塞，以宣風氣；增築號舍，督課諸生講業；飭風度樓，揚曲江公休烈，時從二三子登陟論説，因以動之，士由此知古學。夫平寇偉矣，諸所功德甚懋，鑿瀧開峽，百世賴者也。教化其深乎！書院置贍田，爲久計，令異時不得奪廢之。韶人拳拳如此。」

歐陽子曰：「予讀前史兩漢《循吏傳》，至蜀郡、桐鄉、九江、南陽，咸奉祠其守長，而嘆夫鋸項權鉞、朴擊賣請之倫，亦奚取爲此也？彼其性豈樂乎慘覈，與人殊？以爲威不立，令不行，奸不得懲，事不得集，不勝任

矣。夫循吏非不務集事懲奸，然思民所患苦，不忍輕刻轢之。民揣知上意，往往急私事，媮慢公期，故常受嚴譴，殿課下與，而上不與名，位不驟起。吏守道不固，轉相戒爲操切矣，矧吏治日峻，課功程能以辦給相高？爲循吏於今之世者，不亦難乎？然所在民戴，所去民思。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不仁不可以子民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言毀譽終不失也。由韶人觀之，豈不諒哉！士大夫明先王之道，學周孔之業，適於茲堂，無忘誦説斯言，庶幾懔懔不疚厥心矣。」

朝宗堂記

梁氏居白沙爲舊族。中軒翁資厲，梁之彦也，率其族人爲蒸嘗之祠，既而曰：「祖考之洋洋也，而焉忍遠諸？吾不能以三日不至祠下，而心猶若有缺焉者。吾將面祠爲亭，曰朝宗之亭。吾將遊於斯，息於斯，依祖考於斯，庶以慰吾私。」亭未搆，而翁疾革，將屬纊，猶語其子必成吾志。君子曰：「梁翁不忘其祖矣！」

其子方泰、方旦既免喪，將建祠祀翁，曰：「父命之謂何？志不可違，祖不可遠。然而亭不可以祀。」乃面祠爲朝宗之堂。或曰：「震兑之向背，地勢得無逆乎？」曰：「地道無常順。吾父以面祖爲順，吾以不逆吾父爲順。」嘉靖庚子冬十月，堂成，龕藏二主，磨石請記，并集諸名公文，凡爲翁作者，碑之龕之下。君子曰：「梁子可謂不背其親矣！」

姻家周君汝思，翁甥也，間問予：「不忘祖，順乎？」曰：「誠立，斯順達矣。」「不背親，仁乎？」曰：「誠立，斯仁行矣。」「誠可得聞歟？」曰：「誠者，成也。赤子之於祖也，嬉嬉愉婉，莫知其他也；其於其親也，依依慕戀，莫知其他也。故曰：誠諸心，不可解

者也。」

周君曰：「誠矣，又何加焉？ 蓋梁氏嘗聞孔子過庭之訓矣，是以有詩禮之堂；聞爲政之論矣，是以有孝友之堂。 夫詩禮之漸，孝友之習，則遠矣，於立誠也幾乎？ 抑梁子之名堂也，豈以爲文，亦其曰日警於厥中？ 以先生之辱也，益之嘉訓，庶有聞于警。」南野子曰：「詩禮之漸，孝友之習，以言乎訓則備矣。 夫誠，不學而能，無爲而成。 孩提知愛，既長知敬，誠者也。 弟子入孝出弟，餘力學文，誠之者也。 是故知弟子之學文者，可與言詩禮矣；知孩提之孝友者，可與言誠矣。 夫誠，其至矣，益之則僞。 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言不可復益者也。 爲我語二子者，存是心，無愧是堂。」

慶徵堂記

慶徵堂，封御史寒泉張翁所搆。 其名慶徵，言善積慶餘，於是乎有徵者也。 自封君父、祖以上數世，秘其才，不試，而皆强力爲善。 飭諸躬，罔敢歉於其心；措諸事，罔敢厲於其鄉之人。 鄉之人愛且敬之，至推以與高官膴仕者比德較功焉，蓋其積非一朝夕之故矣。

封君有子丈夫五人。 伯雨舉進士，令清豐，爲良牧，徵入諫院，爲名御史，貤封翁以其官，方蔚有休嘉，名位未艾。 而衆子皆明經纘文，業進士、名庠校，人之期之，謂將繼伯子而起，以顯聞於時，致此非難者。 於是咸擬封君陳大丘、竇燕山之倫，且幸其積久而始發也。 是歲，封君届六袠，而堂搆新成，御史適啣命南歸，得率諸昆弟稱觴於堂。 姻友胥會，相與陳義而名之，遂以揭諸楣。

人或謂予：「封君得無嫌於美辭自名乎？」予惟名之義有二：謂餘慶自昔而徵之於今，往辭也，義主於頌；謂慶積自今而垂

餘於後，來辭也，義主於禱。故居往善而有之者，自晝者也；勸來善而相之者，自偹者也。奚其嫌？抑人之志各有所趨，衆庶於福利，明哲於仁義，罔不惟日孜孜以求得爲悦，造端異，而究極遠矣。夫志於福利，以仁義致之，得福斯信，不得斯惑，徵諸天者也；志於仁義，而福利隨之，福得自信，不得自信，徵諸己者也。夫志未有惑而不怠、自信而不勤者，辨之早辨可矣。玆固封翁欲以訓示後人於無窮者乎？

御史嘗學於予，吾兒得締姻好，相爲休戚，視鄉黨尤篤也。推頌禱之情，申勸相之意，記堂之所以名，且告之曰：「善以漸進，慶以恒積，故慈孝相安，友恭相好，兄弟、父子相薰，而後能溥之四海，流於奕世。《易》曰：『子克家。』長子之道也。《詩》有之：『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倡和之謂也。人且於此乎徵之矣。」

江隱記

往歲，先大夫與舅氏談江村林壑勝事，甚歡也。吾母宜人爲停茗碗，側聽動色，津津然。先大夫少壯學四方，暮年與吾母從寓宦邸，倦遊矣，是故羨生於不足。舅氏則優斯游斯，久而安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舅氏家萬安九都，瀕於贛江，先大夫因號爲江隱，而里族中稱耆年諳練。五六十年間風俗隆污，彝倫敘斁，操偹臧否，究竟成敗興替，若官府政令便不便，關生民休戚，能歷歷如指諸掌者，必曰蕭江隱公，有大事咨公以行。諸族姓競相長雄，訐擊糾紛，必求質正排解，得指畫鐫諭，帖帖。或剛愎不聽受，即後有大悔，竟亦服公先識焉。今天子詔優老，里族以公應，先大夫令某具紗帽束帶，敬上爲壽，由此縣令、丞、簿、尉咸往往知公矣。乃縉紳大夫行過九都，都内富勢人一無所

問，獨先問江隱壽官公，禮於其廬焉。

夫古之隱者，其道德足以經邦弘化，而遵時晦養，斯重於天下。其次行義足以惇俗軌物，而量分止足，斯重於國。至其重於一黨一里，亦必其才諝能有所濟，素隱不可以竊名久矣。故吾觀於舅氏，而知先大夫非阿私苟與者也。

公既顏「江隱」於堂，命某記。吾母同産五人，今獨公高年清徤。歲時來視吾母，歷談往事，使人增慨。方將抱冥卧，詠《鴇羽》，歌《伐檀》，入奉菽水，出從公杖屨於江村林壑間，以追先大夫夙尚，來者或可幾乎？爰記公所以成名，以見某之欲似舅而未能者如此。

南寧府新建興隆市記

南寧，嶺海之會，號南方壯郡。宋儂志高稱亂，據邕州，即其地也，時王師塹其城圍之。其後民往往取土塹中，日穿月浚，下及清泉，遂成大壑，而正當郡後。議者謂斷絶地脉，不利其人，然莫有啚之者。由宋以來，積五百餘歲矣。

今上二十七年，脩齋王君爲是郡。郡人相與語曰：「是前守潯州，惠政在民，民至今思之者也。吾郡之民，尚亦有利哉？」君至，章條教，脩廢墜，苟可以利民，專心一力，惟懼弗及，蓋朞年而庶政有序。民頌四起，則又相與語曰：「吾郡自有守以來，子惠我民如今侯者，蓋鮮矣。惟是城北之塹，地脉斬伐，沖氣散越，歷世以來則有昏札，人才弗興。以侯之仁，惟弗言，言之，其有弗戚且啚之者？」乃群趨跽訴庭下。君喟然曰：「太守承明命爲民牧，惟是夷害聚利，曷敢弗勉？然大役也，勞若力，費若財，若等誠無憚，吾其具畚鍤以倡，聽若自爲。」民乃懽呼，日集數千人，延壤延石，争先恐後，逾月而成

巨堤。因令民列肆其上，表以二坊，而識之曰「興隆之市」。於是民遠近偕來，扶老携幼，嬉遊縱觀，咸仰而嘆曰：「美哉，市蕩蕩乎！今日之夷行，而寧復前日之荒厓斷岸也？累世之議，成諸一旦，幸而鍾和孕秀，如堪輿家言，則吾子孫孫子將世世賴之，俟之大德曷其可忘？」爰走數千里來京師，請記於予。

予惟士君子有志當時，欲興利除害，建事立業，然往往以財力勞費，謗尤之招，則憚焉而中輟。有懲其不果者，無復牽顧，冒而爲之，而民果睊睊焉。其既則怨讟群作，鮮不及者，此無他，彼其所建立，誠勞力費財，非必民所甚利。或民利矣，乃時詘舉贏，不勝其興事之心，務功出於己，用自矜高，必强民以速成，民未受其利而先見其害。即一時屈勢從令，不敢作慝，其於宜民之道何如？況民情又有必非勢所能抑者。故曰：順民者可與善政，因時者可與緒功。

南寧，古百粵之區，於今爲遠徼。其民朴野少文，若難與興事；地理之福，又茫昧未可期。今君率難使之民，建難成之役，以興遠未可覩見之利，而民乃不督而自集、不省而自勸，豈所謂因時乘勢，與民宜之，而非咈民從己者耶？蓋民惟恐君之不爲倡，而況有不和者乎？是故興隆之役，君子可以觀天下矣。

君名貞吉，字如悔，與予同舉于鄉。居常吶吶，言若不出口，而仕宦所至，皆能得民心，成美政。予又以知喋喋利口，果不足賢，而剛毅木訥者，果足以任天下之重也。

都察院提牢廳題名記

都察院月委御史一人，提調牢獄之事，間以首領諸官攝焉，其署曰提牢廳。御史始選入院，必提牢一月而代，而未有不涖事於

兹廳者。院之獄，分理於十三道，而繫囚出入，皆兹廳蒞主之。凡扃鑰啓閉，鈴柝警巡，桎梏徽纆，食飲藥餌，下至溷圊滌除繁猥諸務，無所不問。所理若細事，而操舍之間，失道得道，所係至重，有不可易視者。

蓋聖人縶民於獄也，以苦其形而動其心，庶幾小懲大誡，遠罪遷善，不敢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雖其刑入於死者，苟悔過而畢命，猶愈怙終以就戮，蓋皆未嘗欲賊之也。故大辟雖當論決，猶反覆疑讞，求得可生之道，以幸無死，而況忍使至於無聊而速斃焉？然則制獄之意，其不可知矣乎？而提牢者寬過則縱，而無所懲；嚴過則虐，而有所不堪。怠以疏，則弊滋釁啓，不免意外之患；矯而密，則瑣瑣爾矣。惟子惠庶民者，其於罪囚，若其子弟之癲癇狂迷，赴湯蹈火而懵於所爲也，其拘攣、束縛之，使知悔改，若加之鈝艾，投之瞑眩之藥，欲其恍然以悟，泠然以醒，而與之並育也。是以寬而有制，嚴而不害，適操縱疏密之宜，而卒以無他。是謂生物之心，宜民之政，其道將優於天下，而況牢獄之事乎？

廳故有木版列前人氏名，創自弘治間御史趙子秉倫。厥後增置，續附懸版，浸多所列。自成化癸卯七月，御史李子經而下若干人，一以歲月先後爲序，攝蒞者附註其官以別之，然其間或多闕謬。至是，御史劉子崙始蒐補考正，易以石碑。於是數十年來諫院諸賢，凡其立節朝著，振風畿甸，貞度方岳，肅政邊圉，以至陟藩臬，晉臺省，樹偉績而垂休聞者，其氏名兹皆可考見焉。

才以年練，德與歲成，功以時崇，名以漸達，而規摹所就，政體失得，則往往於初試既足占之。故小者，大之基也；遠者，近之推也。謂遠大是啚而近小不足務，非知本者也，可不慎哉！

共成斯舉者，御史朱子有孚、宿子應參、姚子一元、陶子欽皐。蓋章往詔來，論世尚友，將於茲乎在。謂陶子嘗學於予也，相率請文，紀碑之所始。

兵科題名記

六科各有題名之石，不得樹之禁署，則於其待漏之廬樹焉，而兵科獨久缺也，都給事中胡君叔廉始謀於同官諸君子成之。爰稽往牒，得遷都以來都給事中倪君峻而下若干人，左、右給事中樂君惲、黃君仕儁而下若干人，給事中覃君浩而下若干人，區別其官，序次以年，而各虛其後以待來者。蓋所題者，名也，而監戒亦既大備。自今觀之，有舉其名而咸願爲之執鞭者，有因名起問而感憤思齊者，有國人莫知，問之其鄉人而後知者，有鄉人亦莫之知，或有所諱言，故諉於不知者。其取舍相懸，低昂不啻銖兩之間如此。

蓋自國初置源士八十一人，曰給事禁中，以爲庶政臧否，此其源也，其責望甚重。尋改給事中，分爲六科，以六部之名名之。又增置都、左、右焉，非若部有分職。而凡敷奏，命下，科受之，以達於部，亦各有司存。故六科與六部實相表裏，而糾繆繩違，獻可替否，公卿或杜門而待罪，天子或動容而改命，其稱責塞望甚艱。況兵政有繫國安危於呼吸之頃者，其重且艱，不尤有甚焉者乎？

吾聞君子通天下爲一身，故愛君如親，慮國如家，言必可行，行必可達。其次則志於策勳垂聞，各因其質之所近、力之所及，而温厚明辨，强毅激直，各有所濟。其下則脩仁義之似，以濟其富貴之欲，無足算者。是故正其志而後能篤其實，盡其道而後能成其名。凡登名斯石，其逝者已矣，由後以觀者，誠思夫設官之重如此，當其時所以動於天子、公卿如此。苟身世未遠，鄉人莫知，或知

之而自諉於不知，則雖至懦之性，將有因之而赧然思奮者，茲固樹石題名意也。

與胡君同事者，左給事中呂君時中、右給事中俞君鸞、給事中杜君汝禎、劉君體乾、張君廷槐、文君方、楊君允繩，皆一時之選，而顒然有遠志焉。嗟乎！使後世舉其名，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彼獨何人？當仁者將誰讓乎？

山東道御史題名記

山東道公署有監察御史題名之石，書其姓名，若歲時邑里科第，以章往詔來者也。御史分十三道，員有多寡，而山東道定員惟十。自永樂徙都，百四十年，遷改選補，去來久暫，前後無慮數百人。姚子一元、曾子佩、沈子寵蒐閱故牘，得弘治壬戌以後、弓君元而下百有四人。辛酉以前，歲遠牘殘，無稽焉。乃皆喟曰：「夫近者不日遠，完者不日殘乎？夫百有四人，性行各殊。其賢者直而能恕，寬而不弛，才高而畏，行飭而弘，往往德立而功成。反是，而褊心自賢，恃才多恣、沓沓爲寬、揭揭爲直，躬之不飭而求人已嚴，其究也，損德敗官隨之。前事失得，後事之鑒，而名之莫稽，實將焉考？勸戒於何昭焉？」爰礱石刻之，相率請記。

夫諸君固將慎擇樂取，若孔子所謂三人我師者歟？甚盛心也！道莫貴於擇，得所從而脩之有本，操之有要。凡茲百有四人，損敗者無論矣，予耳目所逮二三賢者，蓋有逮繫請室，積月累歲，濱殞絶而不悔；有斥罷廢窮，而砥行以儀其鄉；有按行所部，捍禦大患，勤其事而野死。朝有贈恤，民有尸祝，皆臺端所敬慕，以爲必如是，而後可與效忠守義、可與致主安民者也。亦有早負奇氣，三進三黜，而文章節概顯於天下，及登崇臺省，浸怠浸渝，而壯志、晚節殆若二人。非

諸君所共歎惜，謂宜勸其壯志、戒其晚節者乎？

然予以爲取人者以身，慎終者於始。夫知識意氣之用，矜持激作之行，非若精神、心術存養擴充者得深而居之安。故始志貴自擇，而擇人次之。孔氏之學，好仁以爲志，其於善利、誠僞之間，致精不二。其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莫非精一輔仁之實，而非徒有待於外。斯有終之道也已！數君子者，由乎其道，省心不疚而主善無常，則斯石也，誠顧諟天明之助，其於進脩，不凜凜乎户牖之銘哉？嗣而來者，亦將有感於斯夫！

禮部儀制司題名記

儀制爲禮部首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辨其名數者也。夫自朝廷以至閭閻，達乎蠻貊，名以分殊，事與時異。儀節有經，物采有章，辭令有式，書文有體。宗子爵封予奪隆殺之度，學校貢舉程藝論才之紀，以至優老恤煢之恩，旌善達隱之規，官方民僞之察，腐身熏子之禁，所以明等威，别嫌疑，遂良禁姦，悦邇柔遠，篤親養賢，其所係至重、所務至繁也。故必明達端潔、精敏恭慎之士，循儀式，脩章程，執典要，以不失乎其守，而後能善於厥官。

然猶未也。儀章以定志而淑俗，宗法以樹屏而固本，學以育才，才以幹國，禮之實也。實之弗至，則雖文備法行，君子有餘慮焉。嘗昧昧而思之，應文者苟具歟？承式而頒之者偷窳歟？議法闊略，創始而未覩其終，沿故而未究其變歟？若此者，蓋亦有之，然非獨此其咎也。教弛道微，學不率德，故檢制周而仁義漸磨之意薄，積習風成，莫知所救。然則雖有明達之才，出之以端潔，行之以精慎，儀式、章程執而不失，猶未必盡

慊於志，矧疏怠曲狥、私窒賄成，則又何賴焉？

頃予佐部時，官儀制者張仲玉子瑫、唐景文穆、章懋實焕、鄭元侍廷鵠。未幾，章調稽勲，鄭改給事中，唐以憂去，代之者王道元惟中、尤汝白瑛、劉原静斯潔。數子皆海内俊茂，其資性明達，各有所至，其於端潔精慎，則日孜孜焉已。故事，凡有奏議，尚書謀之侍郎，以授于郎中。郎中受而咨于其僚，乃屬草以待脩潤。予每讀之，輒嘆其揆義酌情、正名辨物，能發予之所欲言。至於所謂有餘慮者，未嘗不相與内歉于心，日思其救之之術而未能也。君子之於天下，審己度勢，未易直遂，則畜其志以有待，惟所得自盡者，無問巨細，罔敢不至焉，斯亦可矣。

司永樂以來郎中、員外郎、主事各若干人，仲玉始集其氏名邑里、歷任年歲，區别其官，次第而刻之石。其間致位通顯，爲時名臣，必所謂明達端潔、精敏恭慎，可以爲後人法鑑者也。來請予記。予惟仲玉于其職所得盡，雖細弗遺，此足徵之矣。爲紀事始，且以見百司庶務舊所未備者，皆有待乎後之人，非獨題名然也。

江西清軍察院題名記

軍脱伍，而後清理之法立，國初未有特設官也。宣德間，始遣給事中偕御史分行按覈，法制寖詳。正統庚申，御史始專奉璽書行事，權任自是彌重矣。江西稱大藩，地廣民衆，故按覈兹土者必推擇以來，以爲非其人或用法無狀，則廋奸播毒，視他藩有甚焉者矣。

人情規避從軍，如逃寇敵，交關胥史，譎詐百出。緩之，則詭秘之跡寖微寖滅，簿書緣絶，莫可究詰；急之，則怵威者妄承而挾怨，招賂者乘人所苦，誣無爲有，縱行横逞。

倚法以削弊，所從久矣。是故董於上者寬而有制，承於下者詳而有要，而後能善於其道。然而未易言也。

夫上提綱以待其下，下吏或昧政體，計分數盈歉，幾免譴讓，甚或妄忖上官，以爲被命事，事意不能不有所重，故傳致疑似求當其意。既上官欲加擬議，而無間可得，則奚從而用其寬也？

嘉靖辛亥，御史聯泉孫君來按江藩。時邊圉孔棘，軍旅凋耗，清理之令正嚴，吏民日岌岌。而聯泉視以常度，錯綜參伍有法，幸免濫及有禁。其語人曰：「一人幸，夫人徼幸，徼幸滋奸。然而失一軍，得一民，猶可言也。懲之過而網寖密，必苛且濫，邊未必實而內地已虛，荷戈執戟未必得其用，而耒耜棄，牛犢賣，本實先撥矣。」于時，下吏顒然無敢以刻覈爲能者。蓋觀感有出於聲色之外，而非徒令之從也。聯泉既建請所宜罷行，咸著令甲，又將考舊政，擇取其善，而姓名莫之知也。搜諸故牘，得弘治辛亥以來魏君英而下十有六人。蓋公署建於是歲，案牘之架閣始此，過此以往，則漫無可考矣。爰樹石題名，第十有六人者於右，而虛左以俟。來徵予記。

予惟憂忿忘者存乎監，昭監戒者存乎實，稽事實者存乎名。名之題，蓋以簿書，則疑於細事。事固不可以細遺，乃論世必因之，而尚友者取焉，果細故也與哉？其容可緩也？聯泉器度才識，以予所見，誠足以任重而致遠者。其爲政緩急有序、纖細不遺類此，嗣而列名斯石者可以監矣！

嘉義莊記

溧陽城西北半舍許，有窪池曰沙漲湶，玉陽山人史君恭甫嘉義莊建焉。湶瀦水備旱潦，而泥沙淤澱久。嘉靖癸卯大水，甲辰、

乙巳荐旱，歲則大侵。史君三捐賑粟，前後七千五百斛，粟盡而牟麥未秀，日至之時，遠待哺者日嗷嗷也。爰相湴東南隅，曰：「鑿於是，築於是，堤而圩之，可池、可田、可樹、可屋也。古有以大役救荒者，今不足爲歟？」乃召餓人，日給銀米薪蒭，令以米之半易菽麥，和野蔬煮之，一夫可食三人。爲之茇舍，携孥爨且息，畫地分工，併力皆作，八閱月而功成。

中爲内堤，堤外爲外池，池外爲外堤。堤、池各四周，名各從其方。内堤之内築基十有五畝，中搆書院，門堂燕室，左右義倉，實實枚枚。基三面臨池，北屬於堤，池廣十二尋有半，深四尺，曰内池。周池田百二十畝，堤爲之域，曰中圩。内、外北堤之中有中堤，其南爲中池，北則北池也。北池廣倍内池，中堤如之。五分損一以爲諸堤之廣，倍堤廣以爲諸池之廣。堤高七尺，如池之深，高深相臨尋有六尺。其長，外堤倍内堤，内堤東西千尺，南北加三百，惟中堤則千有八百尺，兩端不屬池水，四周宛若洲坻。池畜魚，種菱、芡、蒲、菰，堤種豆，若諸果、竹樹，而外堤周遭芙蓉樊焉。其外東圩田百七十畝，南圩百一十畝，緣堤磬折，名以其方。最外四周鑿溝，廣三十尺，護以小堤，植柳固之，暴漲壯濤不能爲患。橋於南池直巽之隅，建坊當橋，闢門塗以屬南圩之畛，出入往來於是焉通。合堤池魚果諸物易稻，并圩田所獲，歲以七之二輸賦，其五入義倉。池水清而散之，溉田四千餘畝。役始於乙巳八月三日，訖功丙午四月初旬，會牟麥有秋，民乃康食。

鄉人謀曰：「乙未之菑，史君發八千斛食我，合今蓋萬五千斛有奇，德甚厚。兹倉歲儲穀斛千，賦入預備倉者又四百，積十年且萬數千，歉歲可活若干人。池水所溉，中

人五十畝之夫，恃以無菑者若干家，利甚博且遠。名坊必有所標表以致吾情。」史君不可，曰：「先大夫之遺，際何有焉？」鄉人又曰：「甲申之賑，大夫捐米事聞，天子褒之曰『行義可嘉』。名必取於是，以章天寵，以無忘大夫之德，以昭史君善述。」乃顔其坊曰「嘉義」，而書院若倉若橋，亦以名焉。君又割腴田三百畝，以待書院之來學者。於是大江以南咸嘖嘖曰：「仁哉，史君！濟人不有其功，成善不居其名，種德累行以顯其親。昔蘇文忠守杭，請募開西湖，因以賑荒；范文正捐禄買義田，以濟群族之人。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仁惇義。由史君觀之，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君以才進士，爲吏部郎，改擢宫寮。其所素蘊，有待而行，乃垂翼屯膏，爲可憾者。雖然，創之斯或繼之，失之亦或收之，抑君子志學致道，其所務蓋有大焉，而不以窮達爲增損，兹非君所以自待者耶？緒餘土苴，宜未足爲君道之，聊記其成，使後人無隳焉。

蘇山吴氏重脩祠堂記

吴氏居貴溪蘇山，自唐末至今，餘六百年矣。舊有祠堂，莫知創建之始，元季毁於兵燹。國朝天順戊寅，僉憲公大本，始倡族人拓舊基脩之，奉安昭穆神主有堂，貯遺書、祭器有庫，治肴核、粢盛有厨，贍事有田。考祭酒陳公敬宗之記，諸所略備矣。

正德己卯，盜起饒、信，所至焚掠。吴氏合族且千室鞠爲灰燼，而祠堂獨存。然歷年既久，木蠹中空，叩之逢逢有聲。風雨暴至，榱折瓦墜，柱欹壁頹，歲歲補葺，幾不可支。又子姓浸繁，隘莫能容。憲副山泉公道南喟曰：「祠不足以妥靈揭虔，如無祠矣。」鋭意復脩，尋卒官，不果。其冢嗣光禄少卿春，乃買地以廣祠基，又捐金百兩爲功費，而族人

各量力出貲以繼之。鳩工集材，量事計傭，經始於丁未六月，明年四月告成。後爲堂，前爲拜廳，各五間；東爲庫，西爲厨，各三間。重門周垣，規制大備。其視舊祠，高廣有加，而軒豁堅致，不啻倍蓰過之。其奉主則自某公以降，昭穆具在，沿其舊也。

夫古者祖廟之制，高曾祖禰，各自爲區，而卿、大夫、士，隆殺以官。士不及其曾祖，大夫不及其高祖，數之等也。涑水、晦菴二公變廟爲祠，殆倣古同堂異室爲之，其得祀四代，雖非先王之制，然體悉人情，爲之節文，議禮者猶不謂爲非。及至近代，五宗之主合爲一祠，而親盡不祧者踰十數世，則又非二公止四代之義矣。然君子猶有取焉者，非以是爲中於禮也，貴其能尊祖而合族云耳。夫祖孫幽明異而其神同，宗族形骸隔而其氣通，此體之所以爲一，仁之所以周流無間者。知仁，斯祖宗、族屬通一無二，故上達、下達、旁達，而仁不可勝用矣。祠廟蓋古者萃涣之道，所以帥人於仁。非精一其心者，孰能與於此？

予聞吴氏祠堂始成，有靈芝生於棟宇。傳稱芝草爲延耆、敬老、仁慈之應，王者之休祥也。光禄君帥族以仁，仁慈薰蒸，醞爲太和，必將達其道于天下以佐王，而瑞世氣機之動，草木既先得之矣。於是，光禄來徵予記，且讓之族人，曰：「二三父兄力也。」族人又讓之山泉公，曰：「公存而有志，殁而有子也。」嗟乎！一家讓，一國興讓；一家仁，一國興仁。吾於吴氏焉有望矣！

重脩通津橋記

通津橋去萬安西北兩舍許，界勾溪、新樂二鄉間，跨津東西，虹亘龍卧，以其當兩京道閩廣之衝，名曰通津。津水出蕉源諸山，澗壑合流，逶迤數十里，至是始益大。下流

里許，入于贛江。春夏暴漲，舟子乘急爲虐；隆冬揭厲，顰呻胥怨往來。人覩西岸砌石，知舊有橋，莫知所興廢也。咸譁曰宜橋，而功巨費殷，莫或倡者。正德間，有僧勸緣橋之，會盜焚萬安，僧蕩其勸金，不果橋，人由是往往藉口息心焉。

嘉靖丙申，海智僧才興者，中溪劉氏子也，祝髮，斷葷酒，脩因果法，復鋭意圖之。秋七月始事，冬十有二月橋墩成。丁酉夏四月，淫潦至，墩圮。遠近讙傳地不可橋，膠口莫破，而才興募閩工卒成之。閩工曰：「是三墩塞水道，且根底不實，圮固宜。」改作二墩，與東西岸墩而四。當墩之處，剡松株爲橛，椎入地中。攢數十百橛，廣長如墩，截其末平之，加重松筏，鍊鐵爲釘貫之。釘長二十寸，重數十兩者，筏百餘枚。乃壘石，石之縫灌以粳糜，固以鐵錠，墩成若砥，水漬不滲。墩長二十有九尺，減十尺以爲中，廣而鋭其兩端，疏洩水勢。崇視長有加，如廣所減，架木其上，縱横參差，若鵲之巢。鋪板爲梁，横長垂三百尺，覆以亭，與梁竟，輿徒絡繹，如穿樓閣。戊戌冬十月，告成。庚子夏五月，大水懷襄，橋屹不隳，以是知其可永賴也。凡鐵石、木瓦、工貨、薪米之值，以金計，爲兩千三百有奇，蓋才興四方勸發，匡遵民氏先後胥贊，而蕭文敏者，則奔走戴負有勩焉。

南野子講學南明之舘，率二三子往觀橋，勞僧曰：「夫秉志作事，必工致爲上。夫果確無難，不虛哉！二三其心，若寙之績者，如弗爲而已矣。」僧跽曰：「玆神之德，十方信施之功也。始愚僧聞春濟者争舟胥溺，見婦冬涉而股戰以跲，心若痛焉。此鄉有高丘之神，數著靈異，常勸發橋西陂，而弗及通津。僧與愚徒，私歎於室。異日神降，鄉巫詰私語而屬之橋，僧不敢違，以告里中大姓。大姓胥諾，則因秀士以達于縣學。諸官長首

捐之金，乃奉神以行虔、臨、九江諸郡。惟所如金銀、貨貝、薪米諸物，惠施多寡惟人，財小集即散，故行無守藏之慮。工徒商賈直必稱事，給不後期，故貲材材得，人樂勸役，無或稽停，以日有功緒。蓋自始作而圮，圮而復作，贊者無幾何人，而愚僧弗疑弗沮，若或使之，殆千百信施宿植善根，陰感神靈然耶？不然，老衲惡足辦此？」

南野子顧二三子曰：「彼學佛人也，而慈惻濟利，恫瘝乃身。勞而不弛，非以爲己；成而弗居，不以矜人。彼豈有爵禄之慕者？士志于道而心或少異焉，將不愧於聖人之徒與？彼一念作善，如海浮漚，而鬼神不能違，千里之外應之，況其有大焉？夫惡不在大，亦不在小，其應亦如此矣。」二三子惕然而興曰：「乃今知天地、人神通徹無二，獨知誠不可欺。乃今知一體之恫，乃今知殃慶影響，自私自利以戕生敗類者，幸而免也。」

於是才興祠神橋旁，樹四石碑宇下，鐫善施姓名，因二三子請記。楊生忍爲篆額書册，俾刻之。

瑞雲樓記❶

天以非常之責屬諸人，必有非常之徵兆。其始生也不偶，其成也不易，而其繫于人者，夫豈以存亡久近貳其心哉？古之君子，其德足以寄上帝之命。凡其猷爲所著、利澤所加，人既尸祝之矣，尤懼不足以寓思也，相與考其言行而紀籍之，圖其像貌而儀形之，問其閭里而瞻仰之，望其墳墓而展省之，甚則思其所愛，珍其所遺，心神睠注莫知其然。況其降辰之地，毓靈孕秀，當與霄壤並存，其忍敝棄于衢路、湮滅于荆莽邪？

❶ 此篇原無，相同位置被抽换爲《瑞金縣重脩城隍廟記》一文，今據北大甲本補。

吾先師陽明先生尊人海日翁微時，僦居莫氏之樓，樓在餘姚武勝門内，龍山之北麓也。夫人鄭姙先生彌十四月，太夫人岑夢五色雲中有神人，緋袍玉帶，鼓吹導前，抱一兒授岑。聞啼聲驚寤，即生先生，是爲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也。大父竹軒公異之，遂以雲命名。先生五歲不言，道士戒竹軒曰：「天機不可泄。」覺之，遂易先生名。先生之生可謂不偶矣。后第進士，官郎曹，歷試諸艱，百煉益剛。寥寥絶學，天牖其衷，默契古人之旨，一洗後儒之陋。勘亂勤王，再造社稷；召起思田，勤事野死。人知先生之生也異，而不知所以成其生者何如其爲功。人知先生道德名位之成也異，不知所以要其成者何如其爲志。先生之成可謂不易矣。夫天以非常之責寄之先生，而毓靈孕秀于兹樓者如此，鄉人指而名之曰「瑞雲」。

既而海日翁卜築他所，吾友錢洪甫令先君心漁翁復僦莫氏而居之。弘治丙辰，洪甫亦誕生兹樓。及長，見先生講明正學，心切向往，同四方學者師事之。嘉靖丙戌中會試，三年心師喪，壬辰始第進士，而是樓始屬之心漁云。夫先師與洪甫之生也同樓，其授受也同道。先師忤逆瑾后而學日以大成，若洪甫執法正權貴之罪，逮獄一年。所施雖未究，與海内同志精脩先師之業，以待來學之叩，嗣守師門繩矩，是樓靈秀之鍾又如此，鄉人謂之瑞也固宜。

一日寓書進士周賢，宣以示予曰：「先師之生協諸夢兆，誠非偶然，子其誌之，庶幾異日有覲宫牆而興思者乎？」德也，誼不敢辭，敬紀其本始如此。夫非常之責，先師既以報稱于天，復以先師之責期吾洪甫，則後有過斯樓之里而式者，豈獨其鄉之人也哉！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别集八

墓誌銘

大司空楊公墓誌銘

嘉靖戊申秋九月二十四日，南京工部尚書四泉楊公卒於位。事聞，詔賜祭葬如制。公平生交遊見山桂文襄公、桂洲夏公，皆先逝。公疾亟，其孤紳尚幼，移書屬之鍾石費文通公。已而，費公亦逝，於是後事無所托。公子婿鄉進士周生録，謂同鄉同宦久，莫予若者，乃以紳謁僉憲桂君榮爲狀，徵銘於予。明年，周生夫婦相繼暴卒，紳使來促銘。嗚呼！予惡得無銘？然豈足以知公之大者？

予始識公京師，癯貌脩幹，衆中獨首出，望之昂然，宜若不能俯即。而與爲禮，傴僂磬折，委袖至地，暴慢者爲之改容。速予賓筵酒饌，必恭承以進，諸客固辭乃已，猶跼蹐在位，惴惴若相唐突者。報之稱不稱，略無所計。其後每見公，率如是以爲常。他人勉學之，卒莫能及也。以故於人寡怨，人亦鮮怨之者。當途或以其交遊，故有所移怒，尋亦自悔。蓋自卑尊人、躬厚責薄之所致云。

公諱麒，字仁甫，號四泉，姓楊氏，世廣信上饒人，由曾祖以上多弗耀。祖諱某，父藍山丞，諱某，皆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母某氏，母徐氏，前母王氏，娶徐氏，繼娶毛氏，贈封皆淑人。

初，藍山公禱嗣於衡岳，感異夢，若有送麒麟者，已而公兄弟生，遂以命名。公生而穎異，始能言，授之書，應聲成誦，八九歲能

暗誦五經。稍長，兢兢自愛，步趨率有繩尺。静夜閲書盈帙，每誦諸葛公「澹泊寧静」語，惕然自勵，而性亦近之。正德丁卯，舉於鄉。今上登極，始舉進士，授知長樂縣。丁徐淑人憂，復除濬縣。前後皆以廉惠稱，而覈田牧馬，貴强不得敗制，濬民尤賴之。流移還復而辮麥有秋，民歸諸德政之應焉。召拜吏部主事，陞員外郎，尋補外爲福建按察僉事，飭建寧兵備。時宰有欲庇其親故者，書考無所假借，人服其不撓。晉南京通政參議、應天府丞、南京光禄寺卿，調光禄寺，晉貳工部。太廟營建，上嘗召公卿董者面對，目公爲工部長侍郎。事竣，賜白金、綵幣，俸級、章服視尚書。居久之，有扶鸞降神、請脩良鄉河橋者，并署督脩官姓名以聞，上皆許之。既頒勅，復追改，特以命公，蓋於是意有所注矣。公之才，始試於縣令，繼試於憲僉，他所歷官，皆事任不專，未有以自見。至是，日接中貴及工商雜役，應酧冗瑣，而能以温恭長厚、不苛不激爲衆所與，故計料多損削，督辦尤嚴，而人無敢怨怒。費省而功倍，上嘉悦賞賚有加。明年，真拜於南，人以爲且將大用，而公遽不可作，咸惜其未究厥施云。

公於二姊及其弟麟友愛篤至，甥男女婚嫁如己子。爲麟輸貲補官，以慰太淑人之意。麟卒官漳州府同知，又撫其孤純以長。今與紳相依爲命者，純也。公長子某，徐淑人出，早殤。紳，毛淑人出，蔭補國子生。論者謂藍山有惠政，而公繼以謙德。世載仁厚，有待而發，其將在兹乎？

公墓在某處負某面某之原。葬之日，卜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於四泉公，自牧以卑。卑而愈高，高而不危。始宰劇邑，僚吏師師。入官郎署，出僉臬司。惟敬惟慎，政用無疵。晉參銀臺，少尹京畿。大官是長，司空

是毗。與與翼翼，南北具宜。癯貌脩幹，有恪其儀。重瞳垂盼，大事爾咨。帝營宗廟，列聖隆禧。帝梁洪河，九達之逵。帝曰：「欽哉！汝往汝揆。」公拜稽首，夙夜夔夔。量事計庸，靡激靡隨。藪奸窟蠹，咸息其機。事省功倍，帝賚孔時。擢卿留省，隆眷自兹。寢疾弗悟，天不憖遺。卹典優渥，既亟不遲。世德未食，公有佳兒。寖昌寖明，視此銘詩。

少司馬中川王公墓誌銘

嘉靖辛丑，少司馬中川王公自南都入賀萬壽。還，道病，就醫於鄉。冬十一月五日，卒於儀封之里第。事聞，詔守臣諭祭，遣官營葬。公釋褐，即官禁近，荐被恩寵，前後頒賜白金，文綺，御製記頌、箴銘、詩歌，及《明倫大典》、《大學衍義》諸書，往往視九列。至是，卹典優渥而遣官尤異數云。

公諱教，字庸之，别號中川，其先良鄉人。元季兵燹，上世譜亡。曾大父士賢有隱德。大父斌，由鄉舉選授鴻臚寺序班，終光禄署丞。正統己巳避兵河南，占籍開封之祥符，尋徙家儀封。父鶴，質直好義，以公貴，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加贈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妣孟氏，贈孺人，加贈宜人。

公幼穎敏，日誦數千言。年十三，補邑庠弟子，博極群書，文詞落筆立就。嘗過湯陰，作賦吊岳武穆王，書之祠壁。安陽崔文敏公銑，見而奇之，名由此日起，與伯兄天敘稱中州二鳳。然數屈於有司，正德丙子始領鄉薦，時年未四十，而人顧以爲晚成。蓋聲望蚤發，遲之爲已久矣。嘉靖癸未，中會試，廷對賜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脩。公在翰林，爲時輩推重。自丙戌後，同考會試

者三，所得多知名士。册封周藩諸郡王，充副使，峻卻餽遺，諸王大加敬禮。丁亥，充經筵展書官，尋教内書堂。諸内豎望之顒然，無敢弗率者。己丑，重脩《大明會典》，充纂脩官。庚寅，應詔上郊祀議，無所狥己。復條陳十二事，皆切時政。辛卯冬，九載考績，遷侍讀。壬辰，攝司經局。癸巳，充經筵講官。公久在講筵，雍容凝重，進退有儀，班行屬目。及進講至存養省察之方、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反復陳説，必盡其誠，上爲之注聽。甲午，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掌南京翰林院事。丁酉，遷國子祭酒，申學規以一衆志，撰箴銘以示向方，議薛文清公當文廟從祀，以昌篤行。己亥，册立皇太子，慎簡官僚，兼左春坊左諭德。庚子，遷南京兵部右侍郎。會南京户部尚書缺，公攝部事。六月，議以鹽引羨金代辦漕舟料價，蓋衛卒餘丁累年重困，奏行集議，持久不決，至公始議疏爲令，疲瘵用甦。公志存經濟，而詞林無職事，第於章疏中時見端緒。及講筵國學，稍攄所藴以措諸用，雖未離文墨議論，而功用殆有出於脩政立事之外者。晉貳省部，名位彌崇，人方企其大行，而公溘焉逝矣。公生成化己亥春二月二十四日，享年蓋六十有三。

公爲文，舂容贍蔚，出入選粹，然每率意成篇，志不求工。其應制若《恭和敬一亭詩》、《恭撰宴兩宫皇太后致語》、《中宫女訓》、《雩壇樂章》及瑞雪、靈鵲諸賦頌，咸典麗清婉，渢渢乎盛世之音，而未嘗自以爲至也。嘗致撫臺書，請改大道宫爲羲禹廟、大梁書院爲見聖書院、吹臺爲來賢書院。事未及行，而人亦未喻其指。公既卒，諸孤集遺文，僅存者若干篇，所致書在焉。大意以圖書闡天地之秘，卦疇發神聖之精，木鐸起儀封之敬，靈臺牖梁惠之衷，皆在此邦，而源遠流分，天德王道之教息，詞章功利之習熾，宜

有標表以樹風聲。於是，士大夫竊窺公識慮宏遠，思見其所以繼之者而不可得，未嘗不喟然三嘆焉。

公元配扈氏，封孺人，加封宜人。子男四：在，娶省元李東熙長女；任，娶典膳侯來貢長女；仕，早卒；仟，娶國子學正李廷璽次女。女一，適和穎庠生。孫男三：貞明，娶光禄卿張公原明孫女；貞觀，聘中丞劉公大謨孫女；貞吉，未聘。孫女三：一適封監察御史胡霽孫大慎，一適劉中丞孫若悉，一許監生張澤男。曾女孫一。公葬以癸卯冬十二月三日，墓在縣東黄岡之原。既葬七年，諸孤函僉憲李君川甫狀，走京師謁銘。

余與公同舉進士，從公詞林久，又嘗同官南都，追憶往昔，考德論心，不啻昨日。欲從問義禹、孔孟之道，而公不可作矣。爲之銘曰：

維中川公，學識其大。文思浩博，泉湧江沛。公曰：「華哉！童子雕刻，壯夫弗爲。於道奚益？」慨焉有懷，德業經濟。講幄虎闈，百未一試。馬良車堅，萬里自兹。孰云中道？遽斃而摧。公示其鄉，古之懿矩。爰從孔孟，遠泝羲禹。曰我邦人，無迪不適。庶無淪胥，以返淳質。志未及竟，命不可延。於皇靈寵，三錫自天。黄岡之原，吉氣兹鍾。永蔭爾後，介福來崇。

贈户部尚書夏公墓誌銘

公諱友綸，字孟纓，户部尚書夏公邦謨祖也。厚德繁祉，壽考令終，年蓋八十有二。卒之明年，尚書成進士。後三十二年，爲嘉靖己亥，天子有大事於郊廟，覃恩宇内，尚書以藩司使得貤封祖父母。又十年己酉，尚書歷兩京户部三載考績，皇上疇庸嘉勞，遣中官賚賜羊酒、寶鏹，申錫恩命。於是，公自贈

通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進贈資政大夫、户部尚書。没世榮名，泉壤有餘輝焉。

公先世廬州英山人，高祖顯一，元季始避亂徙蜀，居巴縣。曾祖普隆，又自巴徙涪，遂爲涪人，是生朝佐。朝佐生輔，輔生公。家世力田，不慕榮進，至尚書始以儒顯。蓋閟久乃發，善積慶餘有自云。

公天性孝友，異母兄弟八人，於次爲仲，以幹局獨爲父所任，每事召與決計而責之成。公亦夔夔祇服，不辭獨勞，不畜私貨，竟能以其家裕而退然不伐。兄弟安之，終身無違言失色者。群從子姓，隨才訓導，不强其所不能，故無廢命，無違教，亦無棄人。旁引曲譬，諭人於善，視所爲義不義，策成敗利害屢中。或加之悖逆，寬意容受，未嘗見厲色、出惡聲。嘗稱引古訓「無以惡小而爲、善小不爲」，謂悖逆作非者曰：「天道好善，即不懼人非，如天道何？」蓋其志之所存而性亦近之。中歲習爲澹泊，戒牲殺，斷葷腥，衣無縑帛，村居不入城市，以終其身。卒之日，時方酷暑，人咸懼色毁氣變，既而三日始殮，氣色如生，豈善養者身無穢濁固爾耶？鄉人嘖嘖異之，誠足異矣！

公生宣德丙午七月廿七日，卒正德丁卯六月廿七日。配李氏，繼配熊氏，贈夫人。繼羅氏、高氏。子男二：長彦肅，娶王氏；次彦策，封某部主事，累贈如公。女二：長適魏本學，次適庠生胡玭。男、女長者李出，次者熊出。孫男六人：邦烈，邦勲，邦宴，次即尚書，次邦功、邦問，太學生。女四人，曾孫某某及見者幾人，玄孫某某。

公卒後二年某月某日，葬宅東東園之岡，熊夫人與羅氏附。至是，當改題墓碑，尚書函其鄉人督學憲僉胡子汝霖狀徵銘，且概公平生，而嘖嘖歎息曰：「自愧不似，不能盡道其行也。惟淳龐木訥，寬柔長厚，古所謂

近仁者非耶？」是雖其子孫，蓋有喻諸心而莫能言者，某又何足以發之？尚書温恭端慎，爲時聞臣，光大前休，於是乎在。銘曰：

夏自淮南，適於西土。於巴於涪，於時廬旅。爰有土田，厘身力穡。以至於公，不二其德。榮華楚楚，視之蜉蝣。聲稱藉藉，聽之飈飀。渾渾大樸，不加雕鎪。無懷葛天，心逸日休。發祥委祉，文孫載啓。維國之楨，之綱之紀。帝命三錫，曰乃祖父。弗耀於躬，言篤其祜。文孫翼翼，祇承以德。以光祖休，没世餘烈。鬱鬱佳城，東園之岡。神斯護斯，終焉允臧。

贈泰和伯陳公墓誌銘

贈泰和伯魏川陳公，諱誌，字稽古，其先燕人。國初令民内徙，公高祖諱宗道，始徙大名，遂爲大名元城人。宗道生得名，得名生鳳，鳳生敔，敔以正統丁巳正月念一日生公。少有器度，以經學名庠校。成化辛卯，薦於京闈，六舉進士不第。弘治己酉，授山西崞縣知縣。始至，能以簡重質直，息民嚚訟。前政積壞，祠廟廨宇頹廢，弗治學官弟子膳廩，晉王府屯租率緩不問，若將以是私其民者，顧又多泛征。公察民所苦，首裁馬丁加派之濫，已乃量時度工，漸新頹廢。則又示國家惇親造士之道，令民及期率職，輸所宜供。於是士得其養，感奮興學，晉王亦禮敬，戒其人，無敢撓賢令法禁者。妖民扇亂伏誅，得其私籍，有姓名數萬，裂而燬之，曰：「此輩豈盡亂民耶？」株連緣絶，衆乃大定。尋發其藏金帛他物，不籍者甚夥，即會衆檢入公帑，錙銖尺寸必籍之。幕僚坐捕妖黨受賕，覺，罪且不測，亟爲申救，僅褫職。人謂公活非辜，遏亂萌，潔己恕人，寬平長厚，後嗣其寖昌乎？在崞六年，致其事而

歸，優游林泉垂三十年。正德庚辰四月二十二日，以疾卒於正寢。元配劉氏，卒成化戊戌之歲，遺子二：萬言、萬鍾。繼配楊氏鞠而長之，視己子萬鎰加慈焉，而子姓日振振矣。

嘉靖壬午，孝潔皇后正位中宮，萬言以后父封泰和伯，推恩三代，追贈公伯爵如子，劉氏伯夫人，楊氏封伯太夫人。貴顯赫奕，聞於天下，人以爲寖昌之徵。公曾孫書以聞，上二十四日，楊太夫人卒。戊申冬十二月悼惜，賜祭葬如請。公初與劉夫人葬邑舊城北，至是，詔遷合祖塋之次，且得并祭，蓋異數云。

公享年八十四，劉夫人年三十九，楊夫人年九十二。二氏脩短不齊，然皆勤儉孝敬，協德媲美。並沾恩數，人咸曰宜。公子男三人：泰和公娶冀氏，封伯夫人；萬鍾娶田氏，萬鎰娶李氏、楊氏，俱國子生。女三人，適國子生劉淳、恩榮官錢溥、庠生李淮。孫男七：紹祖，尚寶丞紹中，紹先，紹科，紹芳，紹恩，紹光。孫女六，孝潔皇后其一也，次爲清平伯吴家彦夫人。曾孫男三：長即書，都指揮同知，食俸錦衣衛，次詩，次禮。女一，適國戚慶陽伯長子錦衣衛指揮夏時正。玄孫男、女俱幼。

公初去崞，崞人多繪像私祝之。及聞公卒，詣闕請立祠祀春秋，蓋庶幾古之去思者。錦衣君讀書好禮，有遠志，嘗上封事言鹽法、軍政，皆切事情。公未斬之澤，於是乎在。既奉詔歸葬，卜己酉九月襄事，先期函其鄉兵科左給事中吕君時中狀，來謁予銘。予於泰和公雅故，因善君，不可辭。銘曰：

九河綿絡，魏爲奥區。胡公之裔，自燕來居。四世百年，弗二厥德。以培其根，遂視既發。魏川之澤，崞人是蒙。士勸以興，民樂康功。妖童叫囂，黔愚

爲惑。殲爾渠魁，火其名籍。反側爲安，亂萌式遏。豈惟萬衆，賴之全活。天道好仁，長世令名。俔天之妹，於京曰嬪。皇眷既渥，祖孫曾玄。太丘有後，方至如川。周原膴膴，豐碑屹屹。魏川之丘，過者必式。淑媛任只，先後濟美。異室同歸，永隆後祉。

按察使毅軒羅公墓誌銘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毅軒羅公卒於西岡里第。其生成化壬辰某月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年垂三十始入仕，仕十餘年，年纔四十有六，輒引疾侍親。間徜徉溪山，登高眺遠，或默坐觀書，吟咏自適也。晚歲獨處一室，常杜門謝囂，即妻子希見其面，故聞者疑其有呼吸導引之術，而果以壽終。然公廉静寡慾，自足以含和葆貞，術非其所屑事者也。

公將葬，其子瑺、孫儋奉狀謁予，曰：「玄堂之石當有辭，啚先人不朽者其將在兹，敢徼大惠。」

嗚呼！公之德聞於四方，一時名公碩儒，若石淙楊公一清、松皐許公讚、甬川張公邦奇，咸稱公清嚴絶俗，斐然成章。陽明王公守仁興師討賊，以忠義薦吏部，書公考覆。公乞休疏，有廉潔嚴明之獎；兩被制辭，有抱忠思孝、勇退玄脩之褒。無問識不識，皆以爲不過其情，豈賴區區者爲不朽耶？雖然，孝子之情，不容辭也。

按羅氏先世居豫章，宋紹興間有主簿泰和者留家缺城，數傳徙今西岡。公諱某，字某。黟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諱某，其祖；南京國子助教、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栗齋翁諱某，其父；贈淑人曾氏，其母；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莊諱某，其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諱某，其弟；舉進士第二人及

第、翰林編脩理，其子也。

公自幼秀爽穎悟，年十四五，隨栗齋翁宦邸，父子、兄弟自相講習。弘治乙卯，與都憲公同領江西鄉薦，公名第七。己未，同登進士高第。於時，文莊官翰林，三羅之名隱隱動兩京，公卿大夫咸欲識其爲人，而公静居簡出，至有欲見而固辭者。當途疑其驕倨，乃故抑其選，除兩浙都轉運使司副使。至則袪宿蠹，革沿習之非要，主於不爲貨疚。居久之，遣妻子歸養，官舍蕭然若禪院。正德初，中官鎮浙者恣甚，索部吏金動盈百，獨未嘗向公啓齒。勢豪冒鹽禁，莫之何問，聞公被委掣盤，急鑿其艘沉之。其見嚴如此，於是聲聞四起，而抑公者猶在位，故久不調。己巳，陞刑部四川司員外郎，尋轉福建司郎中。辛未，遷浙江布政司左參議。盜起饒、撫間，逼常山、開化，公與分巡僉事提兵境上，整飭調度，先聲大振，賊不敢近。癸酉秋，入賀萬壽節，取便歸省，遂欲留養。

明年春，會當述職期，吏部奉詔舉藩臬大吏堪旌擢者，得十有六人，公與焉，賜羊酒、綵幣。尋陞按察司副使，奉璽書巡海道。鎮巡官移檄敦促，乃復往。至則簡帥練士，除器督餉，凡飭弛剔蠹俱有法，凛凛弗可犯。既而請寬海船之禁，議開學海道，以育戎家子，使知禮義。人用是知公藹然愷悌，非慘覈少恩者。是冬，上疏乞骸，不許。丁丑，入覲歸，即移書巡按御史，稱疾卧家，情詞甚切。御史以聞，詔許暫致其事，令有司時其疾愈，奏請召用，蓋異數也。

嘉靖丙戌，璽書即家拜湖廣靖州整飭兵備按察副使，移疾未行。陞貴州按察使，復堅卧懇請，朝廷知不可强，遂從其志。家居三十年，謝絶造請，惟都憲公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縣令而還。

公天性孝友，栗齋翁或不悦，輒長跽引罪，色霽乃已。自浙得請歸，旦暮侍几杖，慰悦百方，依依若孺子，如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璧；微言細行，札記靡遺。微時曾淑人嘗爲製布履，既貴，猶篋藏之，提覽輒摧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昆弟間勸德規過，勢利未嘗掛口，聞奔兢及陵轢人者，則喟然大息，因以戒其子孫，且曰：「遺爾以安，勿貽後悔。努力問學，無忝所生，此吾志也。」

初號毅軒，既又號介石居士、浮漚道人，所著有《浮漚雜續草》若干卷，《閒中瑣録》二卷。公資性近狷，然讀其詩文，酧答知遇，禮際親故，詞旨温然，不見其斬絶厓異、離人而拂俗者。念菴羅子洪先貽公詩云：「迹同康節少遊日，道比希夷非引年。」人以爲善狀公，而公指示其孫曰：「此不類我。」其自贊有「似仙非仙、似佛非佛」之語，殊莫測其意焉。

子男二：長即編脩理，先卒，儋其子，承重者也；次即瑠。女一，適楊黍。孫男五：長倜，次即儋，次侃，次俌，次供。倜、儋庠生。女二，曾孫女一。公墓在三十都桃岡文家垓，首未趾丑。元配封淑人康氏先卒，葬後山蕭八坑，至是啓而合焉，禮也。葬之日，壬子某月某日。銘曰：

矯矯毅軒，狷介近仁。彼巧且令，我拙無能。静居簡出，匪曰成名。無渝吾質，以賊吾真。孰謂康節，孰謂希夷。仙耶佛耶？我似而非。仙惡乎非？佛惡乎似？斯人同群，奚覩其異。異若所趨，趨若所避。曷違曷從，自求其是。無然涼涼，無然踽踽。嗟爾愿人，無以爲刺。勇退玄脩，孝思忠抱。天語皇皇，奕世有耀。

大光禄張公墓誌銘

余官南都時，梅江張公知南陵縣。余姻黨有爲丞者爲予言：「民俗健訟善訐，吏御以機智，益詭猾難治。梅江率其質直，不任鉤摘，吏民同聲謂之不煩，縣以無事。部使者僉上南陵治行，召補內，民不能留，相與尸祝之。」余以是知公，而期其遠到。比余北召，公以光禄卿致其事而歸。光禄職上膳餼及宴享諸務，與中貴相涉。檢柙少疏，即秏蠹無紀，不可勾稽；稍正色其間，輒叢怨納侮，讒禍隨之。公既去，而僚屬咸思，以謂裁節得宜，乃中貴亦帖帖無所怨者。於時，公年纔五十有八。余數從公弟翰檢君思訪公病狀，謂且復召。乃嘉靖癸丑翰檢君以苑馬卿入覲，率公之嗣子照，衰絰謁予銘公墓，葢壬子四月某日公卒矣。余知公昆弟，不可辭。

公諱忠，字顯父，别號梅江，世居河間任丘長豐里。高祖諱丙，領洪武丁卯鄉薦，授都察院司務，奏對數稱旨。曾祖廣，有隱德。祖政、父轍，皆以公貴贈中順大夫、光禄寺卿。祖母劉、母徐、元配章，贈封並淑人。

公自幼穎慧彊記，經史成誦即不忘。九歲屬文，有奇語。補博士弟子，督學御史課試，數取冠儕輩，及見公狀貌凝重，進與論古今事理人物，往往切當，益異待之。舉嘉靖己丑進士，爲主考大學士羅峰張公所器，西樵方公稱其文積學有得者。由南陵令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調文選司，歷稽勳、驗封員外郎，遷考功司郎中。時考察京朝官，凡流言所毁及當路所不悦，必覈其實，以贊冢宰去留。擬改文選郎中，固辭。擢通政司右通政，掌清理武臣貼黄，正訛補漏，不苟尸其官。遷南、北太僕寺卿，馬政多所脩舉。尋轉光禄，將晉陟九列，而公謝病去矣。上厲

精綜核，惡群臣推避，前後引疾者數被譴斥。及公得請，人以爲忠實之感云。

公昆弟五人，其季則翰檢君。子一人，即照，蔭補國子生，克承家學。公研精經學，爲文不事雕琢，所著有《四書釋義》、《詩辨疑》及《玉林集》若干卷。自未仕時，遠近問業者聽承指授，往往成名。翰檢君即公所造就者，敘述公行實爲詳，予掇其大者誌而銘之。公墓在某處某山之原，其葬爲某年月日。銘曰：

恂恂兮其德之惇，汶汶兮其政之淳。肆起敬於名碩兮，亦無惡於宵人。乞身遂志兮，賁趾丘樊。有弟有子兮，慶衍高門。刻銘貞石兮，告爾後昆。

大光祿項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秉仁，項姓，其先蓋汴人。從宋南渡居嘉興者諱秀，公十世祖也。入國朝，祖太保襄毅公忠，以文武才，累官大司馬，功在史氏。公高祖吴江承邦，曾祖衡，皆用司馬貤恩，贈左都御史。父經，仕至江西右參政。

公幼敏，讀書輒善記。時學憲祝虚齋先生致仕，居海上，有幼女。襄毅公造其廬求聘焉，且曰：「吾孫可教也。」遂學《春秋》於虚齋。虚齋精研理奥，而公潛心師説，時時静坐深思，發爲文詞，俊雅親切。虚齋每喜項甥善學，同業者亦自謂不及項生也。正德丙子，以太學生舉順天鄉試。嘉靖癸未，舉進士，授令建陽。建陽，閩劇邑，稱難治。公恭儉愛人，敦崇風教，臺臣交薦賢能。擢刑部陝西司主事，究心法比，傳以經義，聲著西曹。戊子，請告歸侍參政公養。尋丁艱，服除，補刑部福建司主事，看詳諸司章奏。吏曹有欲薦公自代者，公遜謝之，語浸聞於人，人愈重公。甲午，改尚寶司丞，久之，晉少

卿，尋晉南京鴻臚卿。居三歲，晉南京光禄卿。光禄職内饍，群璫穴奸藪蠹，莫可稽留。公稍欲剪剔逸口，輒相巇。時宰適不悦，公坐免歸。公初拜命，即欲乞骸，朋游交沮，非其志也。既得謝，築室郊墟，榜其堂曰「歸來」。傍水丘林壑間，多植花樹，時時肩輿小艇，惟意往來。風清氣和，則數從賓朋歡飲歌嘯，連日夜不厭，人以爲得止足之樂焉。

公孝友篤至。八歲時，嫡母趙淑人、生母王淑人相繼卒，哀號若成人，諸長老慰令稚子無過苦，弗能止也。參政公方由南臺守姑孰，召公撫於田淑人。至則牵父衣，言母棄去狀，哀感左右。他日喪田淑人，如喪生母。繼母王夫人卒，公年六十矣，衰麻哭泣，不異少時。夫人命遺貲歸公，公悉推與妹。其處人倫之變，含容巽順，尤有人所不能言者。子弟有過，諷諭使改，未嘗顯斥。歲時宴會，必述先德及虚齋經義爲訓。虚齋後裔稍不振，數數周之，仍置田以祀。宗子元淳有貞疾，以孫某後之，復撫其弱弟。周防曲護，憂勤萬狀，蓋發之由衷，久而罔倦。與人恂恂抑畏，城府蕩平，懷德忘怨，不媢長而毀短，有先民長厚之風焉。

嘉靖癸丑閏三月六日，以痰疾卒，距生弘治庚戌十月二十八日，壽六十有四。配祝氏，封宜人。子男三：元深，國學生元淙，舉人元沐。女二：長適祝世系，幼未聘。孫男四：道亨，國亨，時亨，臣亨。孫女一。元深等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思賢鄉先塋之次，匍匐至都下，函少司寇鄭公狀請余銘。余與鄭公皆公同年進士，同仕兩都，知公爲深，且鄭公言尤可信。乃銘曰：

項爲世族，從宋南遷。赫赫司馬，昭代稱賢。駿功鴻烈，濬發其源。篤生光禄，玉潤春温。質直好義，木訥近仁。循良子牧，明允祥刑。荐歷卿寺，愼恪

艱貞。施用未究，退遯丘園。夙心弗替，古道寔敦。人欽邁德，天不假年。有來蟄蟄，玉樹蘭英。盛美世濟，先烈祗承。後有考者，視我斯銘。

盧公偕配合葬墓誌銘

梅軒盧公，都憲後屏君勳之父，司寇郎點，其從子也。先世自永康徙縉雲東鄉，族最蕃衍，而居竹川者尤稱善門，多富室。公自髫年智計夐出，既恢拓先業，不啻倍蓰，益務脩禮義、崇儒術。捐百金助建大宗祠，買田供祀，以合族敦睦。興仁讓於家，交際賢士，儀物兼隆。寧、紹、台、婺儒生授徒遠郡，塗出竹川者，必招延欵讌，敬久不衰。以故名稱日遠，遂益以竹川顯。及都憲君舉進士，給事黄門，友天下毫俊。前後蒙上恩，公封文林郎太常博士，進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少卿。配應氏，封孺人，進贈恭人。由是，朝野間往往知有梅軒公矣。

公諱懋，字時勉，梅軒號也。甫晬而喪其母黄，事繼母吕，竭力致愛，與弟栢軒君某，總角白首，懽如一日。性率直，不立城府，奬誘爲善，過惡無所記。商家子陳祐蕩費貸金，流落吴門，鄉人共賤之，公曰：「少年一失計，忍令狼狽至此？且彼豈不欲厲行？蓋愆其道無繇耳。」招還，爲償所貸，更資之，使復爲商，祐竟感激自樹。公既篤恩惠，又包容涵育，不輕絶人，故多親而可久。台人季義，越郡來從賃，作老猶感戀不肯去。親戚强之還，怒而絶之曰：「死生恩我，猶有若公者乎？」終其身以公爲歸。

恭人，宋少師孟明公之裔，在室以孝友聞，既歸，移其所以事父母者於舅姑，移其所以愛昆弟者於夫之昆弟。姑所遺二媵，養生送死，曲有恩意。妯娌有無相通，分勞讓美，視其子猶子也。與公倡和，相隨外内，翕然

無間。生六男一女：女適童太守孫釗，男燭、燿、煩、煉、杰，季即都憲君也。孫男十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三人，女二人。外孫男四人，女一人。歲節詵詵遶膝，鄉人莫不喈羡盛福。

初，恭人育子必自乳。請覓乳母，謝不可，曰：「何忍餧人之子以自逸也？」稍長，教以端容止、慎唯諾。公爲擇師傅，嚴軌範，且常警飭之，曰：「所樂乎子者，黽勉令名，毋貽羞辱。若徒食我肥甘，衣我輕煖，非吾樂也。」既納婦，恭人猶未嘗有所姑息。子婦有過，正色對之，改即色霽，終不出一語。故盧公家法甚整，子孫轉相漸習，無有自廢於繩檢者。

公生正統乙亥二月四日，卒嘉靖丁酉九月十有七日，年八十有三。恭人生先二年癸酉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先一年丙申十一月二十八日，年八十有四。都憲君既奉以合葬於後渚鳳凰山麓，負某面某之原，函狀謁銘。

公大父諱守義翁，輸賑粟千二百石，英宗皇帝義之，旌以璽書。父諱世熙翁，愛人喜施，鄉黨共稱曰「存仁先生」。公纘承先緒，浸明浸昌，發廩賑饑，折券已責，長育孤遺，爲娶婦置産而還之宗，又振其羸羡，施及沙門。所謂世載仁厚，善積餘慶，宜有德業聞望者出乎其後，以大亢厥宗。都憲君節儉正直，顯顯於時，未涯之慶，衍之無窮，其將自兹始。爲之銘曰：

洵美好脩，命或不延。壽富考終，或泯其傳。猗嗟令人，繁祉備兼。言昌爾後，寔開厥先。顯顯中丞，民具爾瞻。家之孝子，邦有仁賢。鳳凰戾止，後渚之原。翩翩者雛，亦傅於天。有竹盈川，有梅盈軒。君子之澤，何千百年！

戴公偕配合葬墓誌銘

嘉靖丁未，茂軒先生戴公年九十有六矣。父亞中公、母安人劉氏卒既數十年，而公觸事猶悲哽若孺子慕。是歲夏月某甲子，安人忌祭，公感愴甚，又匍匐拜起成禮，不以老休。明日遂不懌，語人曰：「吾其與月俱盡乎？」晦日晡，盥櫛正冠，翛然而逝。先是，辛丑夏五月壬寅，配宜人杜氏卒。宜人嚴事舅姑，翼翼與與，未嘗苟訾笑。姑歿，所常坐處，避弗敢居。歲時享祀，絛濯烹飪必親，蓋敦行孝敬，與公同德者。卒之明年十二月庚寅，葬桃源鄉送嘉橋之原。至是，卜戊申十二月壬寅奉公合焉，禮也。某與公仲子福建左參議鯨同年進士，於是，叔子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鷟，函九山全太史元立狀來徵銘。

公諱櫝，字育之，別號茂軒。戴氏系出宋戴公。漢興，大、小戴傳三禮學。東晉時，安道隱剡溪，其後散處黄岩諸處。宋嘉泰間，石屏先生式之，見重真西山諸公，其從子陽徙居鄞高岡，義不仕元。高岡之戴自陽始，五傳爲敬六府君，愛人喜施。生怡稼處士昇，承志濟美，雪中登樓，四望炊煙未起者，就遺之粟。作祠堂，率族人行朱子禮。生承德公鍾，鍾生亞中公浩，公考也。亞中自東昌判擢守雷州，復除永州，改鞏昌。致仕，進階亞中大夫。所去見思，率祠諸學宫。用東昌時最績，贈父承德郎、東昌府通判。母袁、配劉，贈封皆安人。

公生景泰壬申八月三日癸亥，而封給事中杜公謨，宋相祁公裔也，其配張孺人以癸酉十一月七日己未舉女，是爲宜人。給事公爲通渭學諭時，私覵鞏昌官舍，奇公幼慧，許妻焉。公讀書根極領要，作爲文章，渟泓涵畜，督學憲使大器之。應鄉舉中選者再，會

沮格，不得薦。晚膺貢，授福建興化府學訓導，莆士邃經術。異時師不必賢於弟子，徒建名位，公學行爲諸生敬服，横經問業常數百人。攝仙遊學，諸生師之如莆。已又攝其令，疏滯斥浮，民用不擾，以理行稱時。奉詔蠲閩南被寇州縣賦，莆、仙遊以寇未大掠，不得視諸縣。公謂「除器築城，勞費等寇掠」，請併蠲之，當道如公請。後莆以徵賦幾至騷動，咸服公先識。無何，遷連城縣學教諭。時長子鰲起家進士，爲興化縣令，擢累南京刑部員外郎，奏績。既封母杜氏宜人如制，公亦自表免歸，封奉直大夫，官如子。嘉靖改元，恩詔加四品服。人謂公所能自致者宜不止此，而惜其未大行焉。

初，亞中公析授諸子産，公檢校受分，引瘠推腴，以與庶兄相易。既而庶弟補掾，多貸富室子錢，公代之償。而女兄適鮑氏者，縣督其子官逋急，又捐貲免甥於縶。分業鬻者殆半，而宜人釵、釧、簪、珮罄歸子錢家。貲用浸不充，乃至授徒爲養，而甘旨必備，又與宜人伺候顔色，竭力所能，内外順承，惟恐少不當意。亞中公夫婦安之，優游晚歲，以上壽終。既游宦歸老，生業故不厚，而周窮助乏，孜孜靡懈，即服用諸物甚愛者，舉以濟人弗爲靳。訓諸子入官，則曰：「曷念爾祖，無肆於民上而私爲身圖，庶以報國。」宜人亦切戒省刑慎罰，其迎養興化，謂鰲曰：「民安爾政，吾斯安爾養。」諸子自官歸省，必歷舉耳目覩記貧窮煢獨以告。族有貞節婦，不能自存，語及倍悽楚，既諸子亟爲表顯，奉詔旌閭，則又使經營周備，俾卒無憾。

當是時，長子既擢知尋甸府，歸養。次子鰲，補宣義郎。少參、都憲與季弟都水主事鰲，先後舉進士，列臺省。子婦五人，其四爲命婦。女適薛澄諸榆，既長兒息。孫男十有四人：無妄、無咎，國子生；士光、士良、士

充、士完、士文，庠生；士元、無悔、無尤、士宏、士寀、士章，皆有職業。孫女七人，未行者一。其姻家若都御史王公應鵬，侍郎李公某、張公時徹，按察使吕公克忠，給事中董君濟，御史王君杏，行人楊君某，皆世族鉅公。其婿國子生王伯夔、王元道，庠生董沂、吕舜臣、李承憲、張邦仁，皆名士。曾孫男二十人，曾孫女若干人，其幼者亦並岐嶷。歲節家慶，金緋珠翟盈庭，子姓、外姻迭進爲壽，無慮百餘。閩所造士，往往致位九列，司府大吏皆諸子。若諸姻家、朋輩使者候問相踵，門地益尊顯。而公抑抑畏斂，即燕坐，未嘗中席，人無少賤，必與鈞禮。揚善匿惡，惟恐傷之。家人邏得偷兒，憐其無賴，盡畀所盜物，慰遣遁去，終不發覺。布衣徒步，一童自隨，非公事不輕至官府，有造請，稱疾固辭。每晨興，宜人躬洒掃，執麻枲，公閉門讀書賦詩，著《茂軒稿》若干卷，竟以是終。嗚呼！古稱「鄉先生歿，可祭於社」，如公所謂其人也非耶？

都憲、少參皆嘗官江西久，大惠吾民，而某以通家子闡發幽潛，義不敢辭，顧無足重，且欲遲遲有待，而都憲數使來告曰：「石既礱矣。」爲書前所封號曰「明誥封奉直大夫戴公、宜人杜氏合葬之墓」，系以銘曰：

戴自劉漢，禮樂儒宗。英賢代有，厥望彌隆。宋社既屋，義士激衷。耻粟甘薇，晦跡甬東。世邁種德，發於亞中。公纘休緒，浸明浸崇。敷教攝政，儒術允章。道未卒施，寧必自躬？猗美淑嗣，卬卬顒顒。温恭朝夕，殿天子邦。殿天子邦，維公教忠。公有顯相，曷不肅雍。于邦于家，亶相之功。辰彼令德，展也良朋。永安兹丘，流衍龐洪。

監察御史車公墓誌銘

嘉靖戊申春正月十一日，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艮齋車公卒於博羅里第。公生成化丙申十一月初七日，年蓋七十有三。先是，其子御史某奉璽書脩畿輔屯政，念公春秋高，欲歸養，會有國恤，又河套議起，上震怒，不敢以請。訃至，哀不自勝。予往吊問故，曰：「公居常無恙，是歲元旦，盛服見子姪賓客爲禮，竟日靡倦。二日、三日，徧走謝親友。四日，宴宗族歡甚。五日而痰疾作，亟飭敦匠治棺，刻之期，令勿緩。及期，棺具而卒。」予嗟異久之。

門人大理評事經子爨令博羅，善公父子。御史數問學於予，退與經子輩砥礪甚力。經子數言御史篤信好學，因及公之賢，曰：「彥寀始得博羅，謁公京邸，談民事利病罷行，鑿鑿皆事實。尋受官歸，杜門謝客，未嘗以干請跡縣庭。建祠合族，申義助，明禮教，相戒勿犯於有司。無後者約不得窺利其產，以昭穆立之嗣。創塾禮師，群子姓教之，煦濡之惠，沾溉鄉鄰。獎善覆過，坦懷容衆，賢、不肖樂親焉。昆弟析產，推讓便利，不以多寡，鄉稱孝友，雍睦者皆自以不及也。縣脩古鄉約，以禁奸厚俗；築龍堤，堙洿池，以完蓄風氣。民踟躕四顧，難與慮始，公開諭倡率，不遺餘力。公爲諸生時，嘗建請毀學傍僧寺，移郵驛，扼縣下流。士民習知公急義，有倡必從，卒樂其成焉。其漸於御史，非朝夕之積矣。」予既偉經子所稱，又御史爨疏發巨奸，直聲大震，以故公之名顯聞朝著。至是，御史將葬公於鄉澹塘山之原，函經子所述行狀，介之謁銘。予於御史道誼之雅，且知公，義不可辭。

公諱霆，字時動。其先閩縣人，五代時有宦廣南者，始徙循州。至宋小八朝奉，遷

博羅崇美鄉，而循州爲惠州，故今爲惠州博羅人也。曾大父愈寬、大父毅、父廣運，世積善行，稱於鄉里。廣運以伯子某府同知露貴，贈奉直大夫、橫州知州。配張、繼鍾，俱贈宜人。

公兄弟四人，行第二，自幼彊記，異群兒。年十三，充校官弟子，文思泉湧，伯舅少司徒張公甚奇之。督學官課試，數冠諸士。林南澗先生闢崇正書院，魏莊渠先生闡「敦本尚實」之教，咸器重公。經承指授，學日有造，然屢舉下第，竟充貢卒業太學。選福建布政司都事，引疾不赴。

公元配黃氏，繼韓，繼周，子男即御史。黃出女某，妻生員何銑。周出孫男，聘臣女某。嘉靖乙巳，廟建工成，上覃恩宇內，封公官如子，黃氏、周氏俱贈孺人。御史生甫晬而黃孺人卒，葬黃岡嶺。韓卒，葬埜洋山鍾宜人右。周卒，從韓而葬。於是，御史啓黃岡之藏，奉黃孺人以合於公。黃孺人，尚書度支郎日齋先生女兒也，生成化甲午三月十三日，卒正德戊辰十月十四日，年僅三十有五。貞淑莊懿，與公媲德，喪四十餘年，舊姻老嫗談之，猶有泣下者。銘曰：

藏器弗試，以遺翼子。正色立朝，侃侃御史。不閟其光，于家于鄉。或沾以足，亦薰而良。澮塘之山，鬱鬱葱葱。佳城兹啓，女士式從。婉孌女士，媲德濟美。爾後之休，刻銘以俟。

知府南州張公墓誌銘

公諱元春，字幼仁，南州號也。姓張氏，其先河南祥符人。元季有爲袁州宜春令者，因家洪城，遂爲南昌人也。父瑞，以公弟元龍貴，贈奉政大夫、湖廣荆州府同知。母梅氏，成化乙酉正月一日生公，未齔，母氏見背。大父竹石翁升奇其穎異，親撫教之，治

《春秋》胡氏學，多自得。選補邑庠生，督學官課試，輒優等。弘治己酉領鄉薦，上禮部，數屈。壬戌第進士，癸亥授浙江山陰知縣。正德戊辰，擢知滁州。辛未，同知蘇州府。乙亥，擢知廣西梧州府。己卯，丁繼母高氏憂。庚辰，報罷。歷官皆劇地，所至有聲，然未究其用，士大夫莫不惜之。

公在山陰，加意興學，於是學諸生連舉省元，前此未有也。瀕海地苦潮齧，堅築堤陂，免民昏墊；方田覈税，富强不得欺隱，賦役以均；委掣鹽，疏滯釐弊有法。柯亭隙地，當五達之衢，勢家争欲得之，列廛居賈，征租以備賑，覬覦者息，民蒙其利。淮甸大侵，道殍枕藉，設方略賑濟，滁人多所全活，巡撫晉溪王公下其法所部爲式。滁衛使窺州官淺深爲敬怠，終公之去，不敢自肆。蘇爲賦藪，豪家巧逋負，痛繩以法，輸無後期。盜起燕齊間，抄掠而南以入於江，沿流將犯蘇。公守太倉、常熟，誓以身狥，民賴底寧。梧州文武大臣開府建節，號軍門，會兵興，公承檄綜理，咸得其宜。軍門有疑議，至待以決。捷聞，進階三品，蒙鏹幣之賜。於是撫按交薦公可大用，而以憂去。既罷，咸莫知其端。或曰：「植弱惠良，則豪悍者誹；布公明法，而私邪者譏。」嗟夫！民碞果足畏哉！公家居垂二十年，未嘗輕謁公府，就訪以民事則對，不及其他。嘗榜於燕坐，有「求國是，愛鄉評」之語，人以是知公所以自重者云。

公卒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三。元配吴氏，繼江氏。子男四：召、啓、登、賀。召，四川按察司經歷；啓，歲貢生，肄業太學；登，有子貴；賀，光禄寺署丞。女四：長適南昌衛指揮使方印，没王事，今南京右府都督恩，其子也；次適山東參政熊公桂仲子烺；次適南京兵部尚書胡

公訓伯子溥；次適翰林檢討熊彥臣。孫男六：仲，嘉靖癸卯鄉試第三人，甲辰進士，即登子貴者也；仕、作，庠生；位、佩、化，業舉。孫女十二。諸孤以乙巳十一月一日葬公於南邑陳家橋之原。仲與其女弟之夫御史徐子南金學於予，至是，徐爲狀仲來謁銘。公與予族父京兆府君同鄉舉、同舉進士，予與元龍同學於陽明先生，因善登，不可辭。銘曰：

予讀陽明先生贈言，稱公令越，有去思民口，徯其守郡？乃從蘇貳而擢梧守，故慰其淹滯賢勞，期其志行才展，不謂或尼之止，抱器以逝也。跡公解組家食，履素弗渝，殆不爲昭昭伸節、冥冥惰行類耶？吾聞統之垂也可繼，鬱之發也彌光。公子孫振振，秀者蘭猗，聳者鵠峙，視履考祥，其將在兹乎？

朱君偕配合葬墓誌銘

君諱金，字宗麗，姓朱氏。先世居兖之寧陽，有諱興者，永樂中以功歷陞千户。宣德間調守漢陽，因家焉，君高祖也。曾祖瑛、祖貴、父璽，皆世其官。君少治經學，游庠校，慨然欲以儒自見，父卒，襲武蔭，非其志也。年纔四十，即謝事，日繙經閲史，督課諸子業儒，嘗曰：「至樂莫如讀書教子。」時從經生學士與論數千載興亡理亂、君子小人忠佞之狀，歷歷如指掌。風清月霽，則携散人數輩，棹小艇，泛漢江，浩歌長嘯，興盡而還，以此自老。嘉靖癸丑某月日，卒於漢陽里第，年六十有七。

君好德，本之天植。蚤歲與二弟分異，弟皆庶也，武弁家故習，嫡長倍取爲常，君不可，盡父所遺三折之。時家産既薄，禄入不豐，漢陽多湖池，力能擅其利以致饒，而君弗

之擅也。清約自持，蕭然若寒士，顧又好施，見貧匱即惻然賙給，盡力所能。歲饑疫，野多暴骸，倡於衆，築漏澤園收瘞之，務令寬廣，費己貲爲多。君氣岸孤騫，而與物不兢。有利人既鬻之産而欲奪之君者，至速君於訟，官聽之，其直在君又多。君能讓其産，令受産者酧值贏百金，君不取其贏，歸之學宫，以買田贍士。其謙退好義類此，故士大夫喜從君游，與連姻締，非獨以其世冑也。元配宜人張氏，都指揮某之女。性淳厚，不樂華靡，事舅姑盡孝，事夫極謹。子孫夜讀，即躬致菓茶，喜而不寐。家道之昌，翊贊有力焉。其卒，前君十年，年若干，葬於某處之原。至是，奉君柩合焉，禮也。將葬，子監察御史寵，屬吏部王主事秩函李給事幼滋狀，謁予銘。三子皆學於予，不能辭也。

君子男四：官，千户；寅，廩膳生；寵，即御史，皆張宜人出。某，甫四歲，庶出。女四，千户陳欽、百户張羽、庠生李廷琛及吏部某，婿也。孫永年，廩膳生；鶴年、萬年，俱庠生；次彭年。孫女六，長適舉人張遂，其最幼者許聘給事之子。曾孫男三。銘曰：

崇山有梓，澄泉有芑。良士不顯，仕施於孫、子。子孫繩繩，義問日起。既觀厥成，以多受祉。祁祁碩人，徽柔媲美。同歸兹丘，垂休無涘。

封君薛公墓誌銘

薛公諱玉，字廷璋，大名魏縣人也。其先自高祖以上，元季牒亡，莫可考知。曾祖十七公生涇縣令，諱文惠。涇縣生公考，諱嵩，有三男子，公爲季。以仲子鐢貴，初封奉政大夫、南京户部郎中，進中憲大夫、淮安府知府。仲子累官兩淮都轉運使。叔子熵，今爲南京户部主事，名位方升。薛於是始大。

公生有異質，弱不好弄，惇謹飭脩，華質

兼茂，恂恂誘掖，道民興善。忿争辨訟者造庭求直，曉譬懇惻，往往釋憾而去，鄉人慕賴焉。初，里中子弟肄學無所，因循廢業。公爲闢塾禮師，群而教之，自此誦習講説連牆比舍，書聲相達，彬彬多文學。二子得所資，益造就，致位通顯。里人咸謂：「自公興學，而子孫饗之，至今舉以勸相，争自奮濯。」公早失父，昆弟分異，非其志也。獨奉母李氏與居，生養死哀，備物隆禮。又繪《田氏紫荆圖》樹之門屏，訓示其後。迎寡姊，館膳終身。人有難公者，公曰：「吾恐異時欲悌弗及耳。」伯兄矜意氣，與物多忤，公每事諷止，外不獲戾，内能使伯氏降意安聽，卒無所拂。其孝友之節多類此，蓋天禀所厚，非强學也。

性喜涉書，究心西漢史及《先天圖》，其他陰陽、占筮、象緯、青鳥之術，專門者每屈服其言，儒者亦莫能非之，然不由師指，皆其所自詣者。公嘗遣子遊學，語之曰：「遠覽者無局見，近栖者靡遐觀。小子宜勿事一室，毋貲費之爲計。」公之識度，其恢宏曠遠，亦略可見於兹矣。其樹善表則，遐齡介祉，疇類宜不敢望焉。配李氏，累贈恭人，側室潘氏、栗氏。子男六：長斌，次都運君，次成，次主事君，次焕，次㣇。女二：長未行，卒；次歸廣平王貴。孫男十三：某、某，皆邑庠生；某、某。女五，某、某，其婿也。曾孫男、女八人，皆幼。

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七十有七。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村某原，從先兆，禮也。主事以其友吏科給事中董君某所狀事行乞予銘。銘曰：

薛當季元，根荄僅存。皇明斤斤，微茁其芬。孰暢孰播，顯允封君。封君恂恂，闢塾興文。祁祁衿緌，作者如雲。爰有良子，學優登仕。鼎實雉膏，誥回鸞紙。烈烈家聲，泉溢風起。封君暨

暨，篤親明義。敬恭所生，慈和共氣。砌汎謝蘭，屏繪田荆。貽爾軌則，念斯枯榮。薛興不遲，如取如携。如木斯樹，惟德務滋。既隕彌光，樂丘歸藏。永昭幽閟，刻此銘章。

洞西湯君墓誌銘

洞西以嘉靖己亥秋九月八日卒於夏陽里第。庚子冬，崇魯衰絰請銘，將以十二月廿七日葬某山之原，從先兆焉。

嗟嗟，悲乎！予乃遽銘洞西墓耶？頃或傳洞西病肺，瘠而黔，予私念洞西素壯，善攝心，弗謂然也，乃今然耶？洞西爲繁昌撫按官薦者，章五六上。予讀姚明山謝仁峰諸君頌述，未嘗不躍躍以喜同年有蹶焉興者。位不滿望而又嗇之年，嗟嗟，悲乎！

君自正德丙子鄉薦，業大學。嘉靖壬辰，授知繁昌。甲午冬，入覲。乙未春，自京師奔父喪歸，由此遂投散。學古且廿年，入官僅再朞，知君者有餘憾焉。始，君謁選，同年交止之，君笑曰：「以一第，故六入京師，倦游矣。吾豈樂乎爲官？少自效，歸明農耳。」既免喪，介溪東塘公促之北上，君過予曰：「人生有涯，僕僕奚爲者？」未幾，竟從所好，予始訝君亟仕蚤謝以爲遽也。由今觀之，仕無乃已晚，謝不早，則以旅櫬還矣。

君惇愛以宜家，軌德以淑俗。居常稱說，必依於古訓，時雜出佛、老語令易知，要歸無兢。以忿謁者懽退，以争質者平退，咸曰：「用洞西言，而亡身及親者鮮矣！」卒之日，内外親若鄉鄰弔者，皆哭盡哀，曰：「善人不壽！」蓋君生弘治庚戌九月廿四日，享年僅五十云。嗟，仁暴壽夭之數，誠難言哉！如洞西，謂敦仁者非耶？繁昌之政，刑省斂薄，庭無留獄，鋤奸剔蠹，與民遠害。以其餘力與諸生説書訂文，日欸欸也。巧宦

者持衡秉纖，視昂舉影撇趨焉，而區區祠張節婦、樹宋焦狀元坊，此何氣勢者？雖事之末，然足觀其志。民叔姪争爲人後，豪奪賄延，立折之服。蕪湖榷塲使者黷，謂繁昌産竹地，竹工飭化市粥，榷當如商，君力争得寢，膏潤博漬焉。敏惠之材，相義而動，諸所嘉績若此。此皆不足以永年耶？而弗永。彼賊螯狠毒、戕人以自利者，反螯面龐眉後死，天道詎可問也？

君諱某，字某，别號洞西。其先晉荆州刺史殷仲堪裔，避宋諱，改氏湯，由安成徙永新錢市，由錢市徙今夏陽。父卓齋翁，諱某，益王府教授。教授父某，某父某，皆不仕。卓齋再娶，皆劉氏，君前娶第二子也。伯兄早卒，存者後母弟三人，外内翕如。君娶葉氏，鄉進士雅望女弟，生二子：崇魯、崇寅，皆業進士。魯，邑庠生。嗚呼！洞西蓋有子矣！銘曰：

井甃泉洌，食或汲之。幕弗汲矣，下土實之。井堙可塞，泉不可竭。掘之及矣，乃繘之出。嗟爾行人，無爲心惻。魯也挺挺，寅也發發。平陂往復，吾以觀其達。

東峰曾公墓誌銘

嘉靖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丁酉，曾公東峰先生卒於月岡文水里第。冬十有二月丙申，葬於宅南油槽里負壬面丙之原。公娶康氏，中牟教諭弘庸公女，涪州學正良材族姑也。於是，諸孤才淳、才澄，奉學正狀來徵銘。公與仲兄桂陽令西澗公憲，先大夫友也。西澗子茶陵知州才漢，與予共學。公諸孫，往往從予學，而金壇教諭子于堅，予友。婿繕部郎于拱，吾兒餘慶姻也。某數從諸子者聞公世次行實，與狀合。

月岡之先，蓋泰和城西文溪曾氏，後徙

檀樹巷，遼海公子永徙韋家巷，皆在城西。遼海生某，某生士敏，始買田月岡之麓徙耕焉，而號耕樂翁。生沅州守素菴公瑀，徙旁近寬平田兩水交流處，而稱其地文水。公，素菴第三子也。母蕭氏，用素菴公知光化最績，封孺人。蕭孺人以天順己卯十月某日生公於光化任中，名任。自幼凝重嗜學，冠而賓祝之曰：「仁爲己任，字汝勉仁。」某丱角從先大夫邑校，則聞曾勉仁先生治程、朱《周易》，旁涉百氏，以考文優等，廩數歲矣。其後數從提學官試，先生輒優等，而省試數不第。後十餘歲，某成進士歸省，而先生猶爲廩生未第，然業已搆堂，面東峰，自號東峰居士。嘉靖乙酉，應歲貢第二人，其第一人龍君進也。貢法，試兩人而拔其優者，提學官既試曰：「曾文優，宜貢。」固讓曰：「進素不劣，任今劣，偶也。且進年差長，願先進。」於是卒貢龍，而龍當大衆中籲天爲祝福，乃郡邑諸貢士咸知泰和讓貢曾先生矣。

竟後三歲戊子，先生始以貢入官，訓導清遠學。清遠士不發科者餘五十年，至則振行興禮，講業校藝，贍給貧生，程其功能，作勤警惰，日孜孜匪懈。居久之，士翕然嚮休，而藩臬長貳銓品所屬，必稱清遠曾訓導。乃監司數檄訓導攝縣篆，訓導輒辭。縣有關征，無文也，上莫知廉問，視篆者以實私槖，下亦不謂墨也。訓導聞，益固辭，縣令、衛使由此咸敬重訓導，稱東峰先生。他日使與令隙，將交訟，乃咸訴東峰先生。先生爲諷解，皆慚悔，好如初。及先生謝病歸，咸走送郊垌，踟躕眷戀，若違所親，諸弟子罔不涕淫淫垂也。已而，孔昕、黄士謙舉廣東甲午鄉試，每語人，謂曾先生育之成云。

東峰歸，足跡不濡城府，世故泊然如忘，獨祠祭、墓祭必親，雖疾必扶以從。往歲嘗割腴田贍小宗祠，又範金爲鏞，設之大宗祠，

至是，益加意諸所，務爲豐潔。然奉身殊儉朴，衣粗食糲，曰「侈用不可繼也」。至閔艱恤匱、贍昏助喪，捐發無所吝。他姓遠戍歸，而家人避匿弗應者，爲資遣，卒戍不言。歲饑，貸不責息，糶不增價。有納糴金歸而暴死者，竟物色其母嫗給之。故卒之日，族黨哀悼，鄉鄰嗟惋。蓋公享年八十有五，猶未厭衆心焉。

元配康氏先卒，繼以陳。有子四人：才澄、某、某、某。女二人，婿楊温、蕭榮衮也，皆康出。孫男九人：于寵、于烈、某、某、某、某。女四人。才澄、于寵、于烈，皆邑庠生。曾孫男十人，女四人。歲節髫齔繞膝，或誦詩書佐酒，聲琅琅，足歡云。夫恭讓儉惠，美德也；壽富多男，厚祉也，而公庶幾兼之。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祭於社」者非耶？銘曰：

曾先生貢上京師時，某爲翰林編脩，謁之旅邸，爲設南向坐，退就西南隅席。先生笑言：「今新學以文遇，有司即見，稱謂老邁相凌駕矣。」太史將校貢生文，稱舉主，顧謙謙若是。然卒不辭讓，第降撫予席爲禮。予聞先生讓貢、辭攝篆，何退然也？今人行坐必固遜拱揖，磬折若無所容，此豈近於人情者？乃聲利之際，智競力攘，錙銖不少假借，何相悖之甚？先生於所宜居不爲詭遜，其所必辭不爲虚讓，人無妄説，行必由衷。嗟，前輩風流如此哉！

胡祖母蔡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蔡，諱倪秀。予門人胡直，其孫也。胡世居義禾里，宋朝奉大夫衍之後。直高祖王父、寶坻訓導曰哲，生子爾極，娶桃源彭鋏女弟而生行恭，未晬而孤。彭君憐之曰：「吾女吾甥。」而女故里中蔡吉女也，母

蕭氏，繼室彭君，故其長育、行嫁皆自彭君。

蔡故世族，宋末有登文文山榜進士、累官湖南安撫使者曰源。國朝與劉㮄翁齊文名者曰敏則，則吉所自出也。至吉而蔡微，又夭折，鮮戚屬，故女既歸胡，生三子一女，咸莫知黨蔡，竟以彭爲外家。伯子曰天鳳，直考也，治《毛詩》，補邑博士弟子；仲天驥，季天鵬，皆早卒。於是，女夫南溪蕭胤仲，與伯子相表裏，依附以立。無何，伯子卒，直二弟諒、問皆幼，獨直罄竭爲養。孺人時年六十餘，獨與冢婦居，日以所聞古今孝義、慈和事爲諸孫若孫婦誦之。嘗勅直曰：「自吾入門，惟聞乃先世行義。及見乃祖、乃父業儒績學，動尋矩矱，恬澹謙沖，罔淫於凶德。乃今連蹇不震，身世单薄，天其或者自爾昌之。勉繩令緒，毋遏降祥。」後十餘歲爲嘉靖癸卯，直舉於鄉，孺人大悦。又二年乙巳秋九月念九日，疾卒。其生成化辛卯十月初四日，享年七十有五。

孺人之初歸也，年才十八。遭家中替，舅没姑老，夫强學外遊，獨以少婦當室。乃躬執炊爨，字牧紡績，勤生縮用，外資遊學，内供膳羞，賓祭問贈，罔不潔齊。姑臥病三年，與夫相扶抱。夫出，即屏息竊侍，急呼未嘗不在側，所需即未能卒致，未嘗稱乏，竟後無有倦容懆色焉。伯兄名行恕，鰥且獨，養如翁。即匱歉，寧内自忍饑，不使失一飽也。處妯娌，睦若同産，下逮僕婢，與同苦樂。性淳實，不疑人欺，族屬從責負，或詭增其數，輒如言償之，既覺亦不復言。以故，戚疏洽比，久約而無怨。丈夫得免内顧，以篤於義，輔相有力焉。

直天性刻厲，揭揭自樹，好工古詩文。既從予問學，自悔曰：「大人，天下爲度，故盛德若愚。塗人我師，而淺中莫容，標己自賢，烏能成其大者？且藝達於道，故游焉而

不溺志。役於藝，故局焉而胥喪。」蓋發憤刊落，慨焉有志，予於是期直甚遠。而直嘗誦孺人事甚習，其友王省元渤亦爲言孺人訓飭直者如此，心竊賢之。會直來報訃，將以某月日奉葬於某處負某面某之原，且以狀來乞銘。乃爲題其碑曰「胡祖母蔡氏孺人之墓」，而爲之銘。直承重，故稱祖母。又母能訓子，以及其孫，直能祗訓繼孝，成其爲孫，大之，故稱祖母。是時直有子一人曰某，女一人曰某，是爲曾孫身及見者，三世福亦備矣。銘曰：

求富無饜，孰謂之非貧？處歉靡戚，孰謂其弗贏？順以有恒，安牝馬之可貞；慈而能訓，匪禽犢之爲恩。嗚呼！曷嗣於徽音？曷不延於孫曾？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別集九

墓誌銘

族兄西洲先生墓誌銘

嘉靖己亥，某遭先大夫喪里居，而先生以陝西苑馬寺卿免喪，復除遼東。明年庚子，擢廣東，道故里，過某別，喟曰：「垂老宦遊，旁無侍子，吾何樂於此行？」時伯子蘭夭，獨仲子博士諸生夔，夔室王氏才有女曰京潔，男曰文載，皆幼。元配劉安人女妻庠生周循理，夔同産妹妻劉生超鳶者，皆歸矣。夔當家不能侍行，與其生母蕭居，先生以繼室楊氏往，故怏怏無悰，若欲遂歸休者。辛丑，遷福建右布政使，夔婦誕子文軌，楊氏亦産兒。兒尋殤，乃先生益眷眷故園矣。居久之，移疾，慨然欲西。會與御史忤，御史以爲己發者，固慰留，竟卒官。豈其志哉？

嗚呼！叛夷安全之變，挺身出嵩明城撫賊。賊加刃，批肩抉肋，破肌流血，僕仆危死矣。賊中有大呼者曰：「此歐爺，非王僉事也！」群擁入城，遁去。藥四旬，乃有瘳，此所謂大難不死者，而胡寧止是？今科第二十年，往往内貳九卿、外長藩臬矣。而自戊辰至癸卯，官不過右轄。或曰：「先生簡亢，不略爲矯飾，以故知己者寡。」嗟！知己可易言哉？憶某生纔九年，而先生中弘治甲子鄉試。又十有四年爲正德戊寅，先生歷官南虞衡、營繕主事、員外郎，謫倅澧州，遷辰州府判，過家，某始識顔面，然未欵，則日聞鄉人論先生者云云。庚辰，晉同知夔州府。嘉靖初，擢四川按察僉事。某始舉進

士，接四方士夫，則日聞士夫論先生者云云。庚寅，以雲南按察副使函表入賀萬壽節。明年，復入覲。某備員史舘，得欵暱京邸，然後知世之淺深。先生者亦異矣！寡默似簡，斌媚形亢，顓侗僻陋，與沉厚凝重者有間，而言貌揣取、意見相懸，孰爲真知底裡定論者哉？

人之言曰：「先生以虞衡郎分署真州時，六卿大貴人至不遠迓，閙不得擅啓。江干上謁，輿從傘扇委蛇，雍容自如，坐間或寒暄起居，道古今不休，獨默無一語，以是得罪。既下遷澧州，會湖廣鄉試，執事外簾。御史屬簾外官校試卷墨本，與內簾參定，至取舍異同，以去就力爭。辰守缺，承符攝署。府寮有駕言位次先自攝者，實以慫其墨。符至餉頃，輒從奪之印。夔守自尊大，倅以下坐之隅，獨頳發於面，長揖不即席，退引疾自免。守爲謝，後不如是，乃起。雲南副使分司署與清軍察院比，御史從暫借署穿垣內通以宿。史胥籍諸司會要，抗執不可。廣東按察司官塘，勢宦家請之，從提督府下書索報，又因貴要人爲言，竟不報。」嗟！此非習傳聞以謂簡亢者歟？質有所近，志有所不爲。其諸競競法守，人以柔廢，我以剛植，孰爲傳之矣？乃福建庫官之貧，憐其非罪，多方積羨金爲補虧耗，又何恕也？士大夫能無諒其衷耶？

先生官遼東時，蜀士立朝者言：「今蜀吏多墨。往，東西川吏獨畏歐陽僉憲。僉憲守身嚴，持法正，不可干以私。」時九卿長貳寢多先生舊寮，而故吏亦多位通顯者，咸公言：「西洲長者，可與久要，不可與苟合。使服大寮，必不以法狥人。」先生以故連陟，而前此副使轉馬卿者，往往遂不振。宦久論定，可謂世無盡知者耶？然而大命不逮矣。訃聞，鄉族里閭咸悲嗟曰：「西洲，仁厚君子

也。家居絶不請託，受産不乘急以要賤售，往往溢常價，又不侵爲然諾，與人無煦煦詞色，然甚真。」蓋昔之論先生者，今亦不復云云。彼秉心不塞，圜轉機警，偷取一時之譽者，亦情狀卒露。棺未蓋而物評已去者，於先生何如也？

歐陽氏自刺史公留家於吉，太尉公徙萬安常溪，德祖公徙泰和蜀江，遠矣。其近者，我後峰府君再傳而有月臺及先石塘府君。月臺曾孫、通議公昪實生皜齋公鶴、慎菴公鶚，則先生王父、世父、父也。先生諱席，字崇珍，號西洲，與皜齋仲子、吏部侍郎石江先生鐸，同舉正德戊辰進士。於是，王父用石江貴，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慎菴用先生初仕階，封承德郎、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妣劉與元配皆封安人。蓋儲休委祉、發之積餘者，至先生與石江始大，而其用皆不究。官雲南，以討安全功，廣東以平交功，凡再錫白金、文綺，乃作酒器，刻識，令世寶之，以無忘主恩。其望之後人者遠哉！

喪還自閩，御史江陵李君遂按江右，弔祭賻贈良厚，問知未有塋兆而西鄉柳條寺廢矣，令夔以其意請入價，且盡與隙地曰：「古有營葬，令可置守冢數百家者。先生盛德，何知不在其後？」李君蓋湖廣外簾時所取士，以去就争者。非以市報，而報不違焉，亦異哉！地在鄉五十九都，金華後殿，天馬前翔，負甲面庚，文峰當乾坤之隅，衆水合而左旋，術家以爲遶青龍云。先生生成化辛丑十月八日，卒嘉靖癸卯七月廿二日，葬於乙巳春正月二日。夔來告，且徵銘。嗚呼！石江已矣，銘非某，誰宜爲？銘曰：

乘橇擿泥，寸前尺隮。憲臺薇省，孰曰差池？直道于世，世寧莫知？直以誠成，積以久輝。漸磐其衎，鴻翼於垂。遠道中廢，咎也誰歸？挺挺伯子，蘭曷

萎之？仲也夔夔，杜其杕而。蔥蒨玉樹，種德之遺。培壅以需，雨露孔時。

譚封翁墓誌銘

嘉靖丙申冬十一月十二日，譚封君北窗翁卒於里第。是時，其子試監察御史學，用皇子誕生，恩得真拜。於是，翁當封文林郎、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如子，元配鄒暨御史内子曾當封孺人。才上請，會翁訃至。御史令武義，固請翁就養，弗許，曰：「潔己愛民，毋務肥家以隳官，爲養多矣！」及徵拜南臺，過家，請留養，又弗許，且教曰：「鷹鸇鸞鳳，有當毋欸欸以媢，毋揭揭以仇。國仇與仇，民媢與媢，揚名顯親，在兹行也。」御史不得已，乃行。居常恐恐念翁之教，方奉以周施，而翁不及見其成矣。御史哀號踊躃，濍絶復蘇，函狀請銘。

往歲陽明先生行縣，御史以諸生進講，音吐洪暢，議論敷析，先生亟稱於予，謂非凡子，予緣是託交契焉。數欲奉爲翁壽，而御史亦有意予文，予心許之。嗚呼！乃未壽翁，而遽銘其墓也耶！

翁諱昪，字重器，號北窗。先世長沙茶陵人也，曾祖諱承宗始徙廬陵。祖諱文振，考諱某，咸惇德種善，衍有慶緒。翁纘迓前休，幹略弘遠，襟度沖曠，鄉黨慕重焉。祖父世雄貲産，翁與伯、仲氏三析之，肥磽新陳，多所推讓，而日更饒裕，倍蓰於初。愛人喜施，或貸弗能償，即置不問。傾身卑禮，招羅名士，士亦樂爲之盡，故御史蚤有顯聞。其季曰瑩、曰覺、曰亮、曰贇，今皆爲博士弟子，有聲德業，蓋有勸焉。

翁生天順壬午十二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五。配鄒，通判南源公姊也。子五人，皆鄒出。晚有側室子，名晚。孫男十二人：成夢、鹿夢、蘭夢、桂夢、鯉夢、麒夢、熊夢、豹

夢、梅夢、珠夢、玉夢、庚。孫女十人。翁葬以某年月日，墓在真君山之麓某向。銘曰：

譚翁爽闓，幹局恢恢。匵韞囊括，莫掩瓊瑰。户屨日塞，巷車數迴。以成其子，才俊多有。侃侃柱史，執邦之紀。振振諸季，藏器以俟。南有嘉樹，其實維梅。實之食矣，樹奄爲荄。真君之麓，弗伐伊培。後有條肆，與山崔嵬。

七洲曾君墓誌銘

嘉靖丙申秋八月八日，七洲曾君以時卒。先是，戊子春，君成新第，有鵲巢於廊壁。君語予曰：「是何祥也？ 先潮州公以此領成化甲午應天鄉薦，然占書忌之。此又何耶？」後六年甲午，君長子子欽果舉於鄉。又二年，而君亦捐舘。嗚呼，異哉！

君諱百潮，字一龍，改字以時。先世自萬安大廖徙泰和長溪，二世祖戟，宋童子科狀元，所居故有神童洲。洲西環小洲七，君因號七洲主人。曾祖諱仲顯，國朝成化間，以《禮》經教授金陵，有名。生七品散官諱正元，室予族祖姑。散官生潮州府推官諱達，娶於陳。弘治庚戌十一月十一日，生君於潮。潮州公，予歐陽出也，故君謂予外昆弟，而年差予長，稱兄云。君蚤歲鋭意科第，謂可俯首拾取。予髫齔時，同寓城北道院，君手鈔程文，戲提予耳，指首擢者氏名曰：「孺子無嬉，與若寧當後斯人耶？」建書舍，日夜淬礪其業，累試弗第，乃翻然棄去，闢閒樂園自娱。當是時，予自官歸省，鄉邑志士相聞來聚，君遣子欽就予問學，録先世遺文授之曰：「小子知所興乎？」或曰：「將無廢舉業？」則曰：「所廢有重於舉業者。」蓋君之志變而之道，所存弘達如此。

初，潮州公即世，君才十二齡，人汹汹虞其家，或伺利欲傾之，乃見君總角屹立，竟不

敢犯。少長，舉墜拓故，資用日阜，禮際慎密，牆宇煥新，稱克家。然好賑善施，田租之入，不必取盈。爲亭臺渠沼、假山釣艇，時從賓朋吟嘯游衍，則所謂閒樂園者也。人以是知君非屑屑家人生産者，而竟亦莫識其志焉。君奉母致孝，衆母弟一夔早喪，厚撫其孤。訂族譜，慎所自出，當祀必齋沐，盛暑不敢弛勞。采司馬、程、朱及義門鄭氏祭法，嘗謂「昭穆不秩，無以萃涣；宗子不立，無以統同。」著《家訓》，有八要、八法、八方，以養老慈幼、教子尊師、喪祭宗法、嫁娶賙恤爲主。又欲置義田、義塾，未就而卒。卒之日，顧其内子，以不得終養老母爲恨。嗟嗟，可謂仁人孝子之心矣哉！

君娶山田尹氏，禮部郎中南山公之女，有懿行。子男四人：長即子欽，次子鎬、子鏌、子鋭，子鋭後君三月殤。女二人：長適鳳岡蕭朝欽，次聘陂邊楊某。孫女二人。子欽卜戊戌十一月十八日，葬君於孟家山酉山卯向之原。以鄉進士王貞善狀，走書金陵屬銘，而予適南還。予嘗聞教以身立，政由俗成，淑身莫若德，善俗莫若禮。德之不脩，禮之不行，久矣！如君後十年而無死，庶幾相與推汲，復見古政教之盛，而遽不逮也。幽明之間，可不謂大哀矣乎？泣而銘之，銘曰：

丘園閒閒兮，豈細娱之爲志？有子善承兮，奚予躬之必試？孝友亦爲政兮，用範厥家。志未卒就兮，嗟命不遐。山有神兮川有靈，終允臧兮，曾子墓耶？

清樂劉公墓誌銘

清樂劉公諱銮，字子用，南京刑部郎中以大、汝輗之父，按察僉事東泉公藍之兄。封刑部員外郎諱拱政，其祖。贈大理評事諱稛，其考。刑部郎中、思誠公諱某，其世父。

都御史雪厓公孟、府同知平湖公子明、御史適齋公某，其諸父昆弟也。劉氏自晉安成州守遐始居高街里，再徙下村樟塘。宋龍雲先生著作佐郎弁以文顯，知融州事，子薦死德祐之難，語在國史。元季諱仕節者，徙今浮山，及公五世。詩禮、忠義之澤盈畜駿發，一時顯融赫奕，甲於他族。公席寵門緒而退然若無所憑，與人懇惻和易，城府洞達，覿者樂親。里族有聲勢自豪者，每鐫砭以義常。貧弱疏屬，恩禮加隆，或度力所能，業之爲生。後相背負，亦不爲怨也。惡少數穿垣窺藏，廉知不發，因以其藝招致，厚給之直，爲畫生計，卒感悟其人焉。語子弟，必曰：「孝弟立本，忍耐成性。欺心蔑理，舞智任氣，非夫也。」服其教者，庶幾廩廩有德讓之風。《傳》曰：「維其植之，誰爲培之？」劉宗猶未艾哉！

公賦資穎異，稚齡能日記千言，塾師摘難字一札，倒授之，輒倒誦如流。員外公嘗指雪厓、適齋及公等五兒，語王宜人曰：「昌吾門者此乎？」稍長，業進士學，師逸功倍。思誠公呼問義，響答有條。受室於睢寧外舅、教諭顏公，使共宿學諸生，講業益進。既數從鄉試，日駸駸然。會伯兄某私所蓄出分，公喟曰：「詎可以慼吾翁？」因輟業當家，挾子母錢如桐城。衆刻取爲贏，公更薄息緩責，或竟折之券，時問所爲貸，喻止之。人以爲長厚，相告從公舉錢，積入自倍。於是俯仰贍充，賓祭洗腆，媵遣三妹如禮。諸所問贈拯恤，咸得盡力。東泉幾沮志廢學，日慰勑資藉之。每客歸，盡解槖中裝，恣之擇取，百需必給，得專精卒業焉。及僉廣東憲，固要公俱往致養，曰：「成我者，兄也。」嘉靖癸未，以大第進士，知鄭州，迎養於鄭。尋官南省，貤封公南京刑部員外郎。人謂公所宜自致者，竟乃得之。而公不樂以官稱，

第稱清樂翁云。晚歲盡讓故廬舍什器與伯、與季，而別爲堂構以居，中治小室，顔之「清樂」。日與親朋墨客觴酒賦詩，時指點諸孫文課自娛。郡縣舉禮，禮虚西北之席，令躬請，始一赴，後不復往，竟以是終。

公於弟妹，蓋隱然有父之重。已又植厥孤嬰，禍犯難多，費無所愛。伯始欲自肥，家顧日落，眷禮益厚，旦暮饌設，旬時饋遺有常。伯褊急，顧往往呵斥，公如童兒時，第嬉笑以承，恬不爲異也。利之溺人，呑啗不擇瘠，饜飫不吐餘，身足肥輕，而同産有菜藜。如公，蓋能以義制者耶？ 兹其所澤於詩書者深乎？ 公在桐城，數念評事公及母顔太孺人春秋高，輒怏怏欲歸。一日心動即行，而評事公果卧病，舟泛鄱湖，邂逅報者僮，時風帆瞬息滅景，遇無前期，人尤以爲異。亟取捷陸走，得侍湯藥者數月，自此留侍太孺人，不復出。觀其所感，而公之於其親者至矣！

公生天順甲申三月十五日，年七十有四，微疾卒。卒之夕，與以大縱論諸事如常，漏下廿刻，鼾睡聲漸微，頃之遂絶，嘉靖丁酉冬十月十八日也。是歲十二月廿一日，附本里南邊管宅後、上水魚形祖員外公壙右，寅山申向葬，遽從陰陽家言，故未有誌。歲庚子，以大奉同年進士劉御史以正狀，詣同年友歐陽某，告公遺言屬銘，將以十二月三日追而納諸壙。公元配封宜人顔氏，與封吏部郎中冰蘗王公之室顔宜人同産也。御史，王公女夫内好，故知公深，又與以大同立朝，會時宰相傾，並讒歸，及見公晚節，言當不妄。

公有子四人：長即以大，次汝輪、汝轅、汝軒，邑庠生。女二，適廬陵郭芬、留偲。孫男十二人：鍾岱、鍾淮、鍾啓，邑庠生；鍾密、鍾山、鍾源、鍾泉、鍾濂、鍾海、鍾洛、鍾泗。孫女八人，庠生郭皎、王卿德、國子生趙桌，其

婿也，餘在室。曾孫男四人，女一人，俱幼。御史惜公有用世之才、淑人之德，而不得其位，壽不滿望。不於其躬，於其後。未食之餘，其將在茲乎？銘曰：

材奚而成？志奚而奪？松不以柱，亦聳於壑。其根既培，寔繁厥枝。承承靡萎，雨露其滋之。靈液入土，化爲琥珀。有燁其光，牛斗之側。舍南之原，泳鱗泝江。皇祖焉依，千禩茲藏。山輝川媚，其旁獨無疆耶？

郭翁履素偕配改葬墓誌銘

履素翁者，諱諠，字忠言，姓郭氏，泰和高平里人也。父慎齋先生，諱粲，字紹明，娶於陳而生翁。慎齋母康氏，與劉尚書廣衡夫人、楊同知憲祖母兄弟也，皆通經史文翰。其母，先石塘公女也，故慎齋好我，又比鄰親。而石塘兄孫曰歐陽廣浹以鄰好，故女厥子。是爲翁元配，於今繕部郎烈爲姑，於某爲族祖姑，生南寧同知治、邑庠生沃。南寧領鄉舉十年，當正德丙子歲，而母卒，葬之下陂。下陂墓濕，啓而攢諸燥。嘉靖己丑，翁卒，卜葬龍鬚坑，奉母合焉。南寧爲鬱林州，州民龐松者善覆墳，啚龍鬚坑形勢示之，曰：「無蟻而有水。」發視信，又啓而攢諸燥。南寧大痛曰：「葬以寧體魄，而予親一再遷。」乃卜東塘壠負癸面丁之原，以癸卯冬十月二日奉二柩葬焉，而函繕部郎晴川劉君魁狀屬某銘。

南寧曰：「治不幸，始有祿養而母已不逮。逮事先君，然猶未逮也。先君以嘉靖癸未迎養孝豐縣令衙，甲申南還，丙戌得脾疾，治懇告歸養，不得。丁亥遷嵩明知州，戊子春抵舍，疏乞留養，不報。冢宰公曰：『第往，且移近地，便養矣。』秋九月，迫遣如嵩明。明年冬十月，訃聞。計六七年間，得朝

夕侍者朞有半耳。先是，七月中，治連得先君手書，治喜且訝曰：『楷書細字用歐、虞筆法如常，又精神流動，無哀態，然語我歸計，曰「無若致仕」。父誠欲見歸耶？乃去秋迫遣，何嚴也！今無乃故爲重言塞我歟？而前書何又索披襖？父素不索官中物，往在孝豐，薄暮言歸，詰旦即發，不可留，曰：「政恐汝辦裝取土物勞擾耳。」道他縣，他縣民有德我而餽父金者，頓首委而去，即馳賚孝豐，必召其人還之，其嚴峻如此。一襖家非乏，而從兒索之萬里外，將無囑指召兒意耶？』治由此忽忽不樂，時怦怦若驚，惘惘若有所失，或淚潸潸交頤，不自覺也。亟上書乞罷，而當道詰責嚴。出印綬付諸寮，寮憐治色慘神瘁，封閣以須，莫知所焉，乃先君以是月八日卒矣。病革，數慨歎：『我誤長兒遠遊！』既絶，目不瞑。親戚環呼撫之，猶不瞑。或呼曰：『嵩明未訣乎？』撫之乃瞑。嗚呼！寧知兒怦怦惘惘，是父不瞑時乎？念先君督治學，學罔明；訓治作官，官罔顯。生不得養，殁不得侍，雖謂父無兒可矣！乃父之事先大父也，靡不至。自先大父任無爲訓導，起復改茶陵，考滿陞四川大寧教諭，歷三州縣，數往復京師，父未嘗不從也。先大父曰：『我金陵遇暴風，吕梁舟觸石破，得誼以不覆溺死。流賊劫大寧，我携挈老幼，從避山谷，陳孺人危病臥官舍，得誼以不驚怖顛越死。我子四，然計獨誼子耳。』由今視之，治與沃猶足稱子爲先君有無耶？而沃又不幸逝矣。維下陂之葬，歐陽石江少宰狀，鄒東郭司成銘。龍鬚坑之葬，曾前川給舍銘。今之葬，幸託子不朽，是憐治而逭之死也。」某受狀，不敢辭。

念曩時未及見祖姑，然嘗侍翁，翁長身廣顙，音吐洪亮，禮筵廣坐，談説理致，人莫能難也。剛果好義，不以分寸卻於人，又面

拆，不少假借，恒以嚴見憚。乃鄉族老長者咸稱翁侃侃，庶幾猶有父風，父風謂教諭公也。教諭公質直靡所狥，在大寧時，嘗於宴會間諷令立撲殺所畜雛虎，罷女婦舞刀之戲。令自御史謫，而俛然爲教諭屈，無難色。及擢守贛州，數使即家存問，亟稱教諭剛正云。而教諭公謂：「諠也類我。」獨鍾之愛，以及我祖姑。我祖姑亦婉娩，克祗順於舅姑，又善相翁理家，輯和上下。撫二子慈，而義畜二婦賴氏、陳氏，其愛均。初，二婦既入門，或風祖姑分異，立叱之退，曰：「勿散吾家元氣。」故南寧睦厥弟，賴氏亦克諧於陳娣。嗟！元氣聚散，豈不大哉？而婦人能知之，偉矣，偉矣！今南寧有子，曰貞良、貞一。沃有子，曰貞元。貞良有子曰某、某，貞元有子曰某、某。嗟嗟乎，亦知元氣無散之説乎？狀稱慎齋父曰頤軒公承祚，十二歲而孤，母劉鞠之以成；頤軒父曰禹洲公大瑀，四歲而喪其父希泰，母蕭鞠之以成，郭氏是以有雙節之堂。蓋雙節之後有康氏，又其後有予祖姑。銘曰：

人言亶乎，神司吉地。胡翁一再遷，乃得卜於是。神昔何須？神誰爲秘？穿不及泉，同壙異竁。匪後利是，覬寧親是。爲神聽孔惠，綏孝子之志。

熊君鑑湖墓誌銘

君姓熊氏，諱輝，字國光，新建界檀人也。熊之先，遠有代序，而始居界檀者曰明叔。明叔豐財喜施，置義渡一十七所，割贍租餘千石，事載省乘。四世孫一中生子紹，子紹生義泰。義泰配高安大成藍氏，成化丁亥九月廿六日生君。

君天性穎異，覽書輒成誦。師事豐城楊文恪公，學程、朱《周易》。選充邑博士弟子，爲舉子文厭剽竊，必出己。年十九考補廪膳

生，已褒然出儕輩，謂省試必第，然不第。自後課試輒上第，而六試省闈，六不第。貢上京師，試京闈，又不第，乃絶意不復應試，卒業太學而還。嘉靖壬午謁選，衆心儀熊君非縣正必郡倅也，而竟得丞。丞寧波定海，始至，督諸縣漕粟，餉丹山衛所官軍。曩歲府倅往會衛使監收，而使驕卒且悍黠，藉口米濫以譁民，多方納賄，增加斛斗，邅回旬月，厲階浸長。乃定海丞承檄行，則謂民曰：「以賄金多市米，精之，米無濫，又焉用賄？」謂卒曰：「斛斗增加，非法也，且得多孰與得精？」於是輸者、受者、斛者、概者咸帖然，衛使拱手聽，五日而返。未三月，丁父憂去。乙酉復除山陽。總漕都御史高公委之事，事輒集。使理訟，訟允，民投訴牒府者，皆喧呼「願下山陽丞」。未兩月，丁母憂去。元旦奔喪，民縞素填巷。高公問，知民爲山陽丞也，破格例給路費，諭所屬曰：「卑官不當如熊丞耶？」戊子服闋，補常熟丞，職水利，而浦港湮久，莫問也，乃憤曰：「遠怨避譏以自爲計，若曠官何？」力主浚浦港，閲兩月功成，田穀大稔。

倭仲金寇海上，焚聚落，戕守禦官，殺掠中貴人沉之。詔捕勦以聞，而捕盜簿預規避。金壇簿禦寇死，撫按官會委常熟丞。丞募兵得千，募舟得百，挺身出屯海口。潛往見撫按，言：「賊負海爲險，而我兵怖海，暈跌不能舟，況能持戈？且無節制，非素練，急恐逸爾。請禁瀕海州縣商航，無入海洋，卻我兵數舍。賊入海無所掠，且岸掠，陰遣人焚其舡，賊失勢成禽矣。」竟用丞計殲賊。捷聞，部議以功贖罪，蓋不知丞職水利，誤以爲捕盜官，然卒不自明也。而撫按乃咸謂熊丞才而義，非其職而委之不辭，非其罪而坐之不辨，事不避難，功不要賞，且他美咸稱。乃咸署熊丞上考，而丞居四歲不調，壬辰竟

以考察報罷，撫按官咸莫知所坐也。

嗟嗟乎！世德險微，吏不得飭躬脩政、卓自樹立，俛首爲人役，屬役監，貳役長，有司役鄉宦勢要。而丞挾負所有，獨耻爲役，至與撫按抗論，則孰非抗者耶？丞所至，榜門揭坐，必清必公，而撫按禮丞至優。於縣令、府倅，自簿、尉以下，或内不能平，則孰爲平心成丞之美者耶？嶢嶢者缺，揭揭者折，丞烏得久於丞哉？

丞之罷，諭其家人曰：「無用錯愕，不記勦海賊時，若輩願罷官保命乎？」即以其日啓行，篋笥視初至靡增也。歸老鑑湖之上，日坐小軒，夜侍諸子孫誦書歌詩佐酒，談説古今。如是者十年，足不濡城府，而鄉鄰質成者往往不之府城，之鑑湖之上。鑑湖翁性嚴重，子弟無敢傾倚嘻狎其側，然與人言，巽以説善，掩匿疵瑕，博譬婉諭，息鬬解争。平生又喜贍恤賑施，有明叔之風，故鄉鄰益親。而他罷官歸者，一錢不畀人，徒盛臺榭花木、美器馬服玩，宴嬉馳騁，又不能爲人排難解紛，顧自多事，日奔走官府，人弗與也。乃鑑湖翁則又切戒子弟：「足用外，餘十金與百千金等，長物惡用孳孳？若他罷歸者所爲，徒自煩苦。」於是子弟承德嚮風，振振聞於其鄉云。鑑湖翁素少疾，忽口眼掣搐若風狀，然視履啖飲如常，不用爲意也。壬寅冬十二月十七日，晨起盥櫛，端坐呼諸子前，口誦湯西麓詩，有「拍手入黄泉」之句，諸子驚愕問故，而翁目瞑矣，享年蓋七十有六。

娶龔氏，協德媲美，與伯子皞俱先卒。仲子曉、季子曦，國子生。孫男七：袍、祉俱明法，爲掾；裕，縣學生；禎，都司承差；祜、褫、禄。曾孫男三：隆恩、陛恩、陳恩。裕娶御史萬君夔女，而給舍魏君良弼妻祜以子，二君皆予同年進士。祜，曦子也。曦强學有文，多交海内名士，予往在京師，以魏君故善

曦。於是，魏君狀鑑湖翁行，以書道曦來索銘。魏君曰：「曦出爲叔父文章後，於翁降服朞，而大事與曉同力，此其所得盡心者也。」翁墓在里中堨頭之原，負丑面未，葬以卒之明年癸卯五月廿九日。銘曰：

孰藻其思，孰使弗第？孰豐其才，使不卒試？謂丞予負，才名則有。丞不負予，施用弗究。彼巍巍者，受直息事。槖裝充盈，視丞有泚。言念烈祖，惠濟孔博。生爾祇承，殁予寧怍。堨頭之窆，趾離首坎。尚友論世，銘詞卒亶。

郭培齋翁墓誌銘

培齋翁姓郭氏，諱汴，字京榮，泰和城北人也。少治《尚書》蔡氏學，以儒士應鄉舉，以字行。時泰和應舉士儒稱「西岡三羅」，而培齋與羅長公整菴先生迭爲選首。尋選充博士弟子，大爲督學黃公賞識，爲易名京華。翁乃自名其齋曰「培齋」，若曰「根不培，華乃不實」。

培齋之先，自河南徙臨湘，宋季袁州司户滙始徙泰和。三傳曰巨卿，其叔子慶宜僉廣東按察司，季子慶德生彦述。彦述四子，伯安慶郡博公謨，季公讚。公讚生甌寧學諭甫俊，娶劉氏，以成化庚寅五月廿九日生翁。由巨卿以上，遭元亂，不仕。入國朝，按察公與從兄登州郡博慶守同徵，而順德郡博彦鉉、瓊節推彦遷繼之，父子兄弟並顯洪武間。既而公緒舉永樂壬辰進士，歷陝、浙等四省按察僉事，與安慶府君及番禺訓導公繩寔相後先，而甌寧府君繼之。僉事二子仕爲邢臺、江華邑博，於是郭氏稱衣冠不乏。詩書禮義之澤，蔚乎盛矣！

培齋席門祚，又蚤負時名，心儀指取科第，然竟偃蹇。年四十有四罷歸，日杜門教

子，爲延明師友與治經學，而躬自指授程督，功倍於師。其後，叔子顯鳴與僉事曾孫顯文先後舉於鄉，翁乃大喜：「先人之澤，幾不墜予乎！」君子曰：「培齋之培也，蓋世澤哉！」翁元配蕭氏，少司空梅菴公孫女，生子五：顯壽、顯美、顯升，次即顯鳴，次顯學。顯學爲季弟宗榮後。初，伯兄首榮有孤曰顯茂，仲兄恩榮有孤曰顯澤、顯頌，翁植之以成。季無子，病革，謂翁「必學也後我」。季卒，僉謂季有治命，後季惟學宜。翁曰：「學後季，可。季產全歸學，則先業半入我，不可。」於是，命學後，而四破季產，均伯仲之孤，僅與學四之一，曰：「理瑩供祠，不啻足矣。」翁嘗割其腴田贍小宗祠，爲畝者四。先是，大宗之祀未有所贍，翁哀之族人，得金如干，與衆行萑其息入。歲久大贏，則議置贍田，而衆固主貸，與翁異議，卒蕩其金。故翁每自悼其志，懲道舍之謀，不復藉衆力，以身先之。

翁自幼醇謹凝重，甌寧公又方格，歷含山、順天、慈利、甌寧四學，所至諸生以莊見憚，而翁隨侍翼翼，如弓就檠，故習與性成，逮老不弛，即賓筵竟夕，未嘗有倦容惰色。然不爲崖岸，時出諧語安客，又喜誦人美事，與人無老幼貴賤，煦煦如恐傷之。省元王君渤曰：「培齋翁可謂温温恭人者矣！」王君女兄爲顯美繼室，又與顯鳴同舉，於翁稱通家子，知翁詳且覈。翁之葬，諸孤以王君狀來徵銘。

顯鳴室康氏，予内子同祖姪也，故好予，又從予問學。予自翁罷歸，不相見者垂三十年。嘉靖壬寅春，除先大夫喪，謁翁里第，喜翁壽且康。夏四月，會諸友講學清平之舘，顯鳴每後至先歸，問知侍翁疾。然聞起居如常，猶數問其子，子所講云何。閏五月廿二日，翁不起矣。予往吊，問以葬事，則翁既營

壽藏於南鄉航口清潭浦之原，去城蓋三十里而遥，去沙村巨鄉公壟七里而近。曩祖壟幾迷没，翁復之，卜航口以沙村，故曰壟新故相繼，斯祭掃相及也。嗟呼！翁於祖，可謂没身不忘者。

墓負震向兑，葬以甲辰冬十月五日，時元配年七十有四，然尚清徤，能夙夜率諸子婦嚴葬事，如少壯人。諸子孫及見者，男女十有六人，男曰某、某、某、某，最幼者亦勝衰絰，能從父兄環哭盡哀，知慕戀其祖。鄉閭嘖嘖，謂翁没有餘祉云。銘曰：

有培自躬，施孰泥之？躬不試矣，後或嗣之。如彼菑畬，厥考治之。載耕澤澤，子穫刈之。遥遥南鄉，先壟歸矣。迷予復之，復孰睨矣。歸予企斯，清潭之涘矣。松栢培培，其灌其栵矣。勿剪勿伐，世弗替矣。

劉玄洲墓誌銘

陽明先生講學虔臺時，弟子自遠來至大庾，最穎悟者兩人，其一則劉君。君諱魯，字希曾，今刑部侍郎雪臺翁冢子也。生有異質，七歲書輒成誦，九歲能作大字，十二通毛氏《詩》屬文。而雪臺翁以鄉舉第一人取進士上第，文名重當時，君内炙庭訓，外漸師友，務覃思博極爲該洽贍蔚之學，其言曰：「聞見不博，智識不明，故摛辭枯澁而無腴，措事暗淺而無術，君子所以貴多識也。」既聞先生教，反本泝源，理性情之奥，其言曰：「性含靈識，故神明其德本於齋戒；情顯功能，故高厚之業積之忠恕。汩其性則神昏，雖多聞不足以精義；鑿其情則才僻，雖利用不足以崇德。且鑑空而明，故垢淨明瑩，未聞設色以影將照之形；心虚而神，故欲淨神應，未聞執迹以擬不測之變。」於是慨然有志

於道，自期古賢哲，盡刊剝諸所耆好，然猶獨好文。

未幾，丁母憂歸。家故多藏書，徧採力索，深鈎遠致，含咀英華，攄之篇章。傳記、敘述、賦選、歌吟、近體，力追古作者，皆自成家；書法取歐、王、虞、柳，不名一體，下筆往往逼真，而舉子文益閎衍疏鬯。提學官課試，率驚異置高等，謂「此子科名將復爲乃翁矣」，然鄉書久不薦。嘉靖戊子始薦，名數十人後。監臨暨藩臬諸公，又咸謂「劉生今少抑，上禮闈必且高第」，然再上，顧不第。而禮部郎有執事外簾者繙得君文，擊節稱才士，録示朋輩，咸曰：「此魁元中人也。」而其後連三上，復不第，然氣益不摧。癸卯冬北上，次濟寧，得寒疾。甲辰春正月十二日，次蓮窩，卒。其生弘治乙卯夏四月二十三日，年才五十。

縉紳大夫乃咸惋悼，謂「文不勝命，年不塞望」，則又相謂曰：「君易直子諒，爲子則親悦，爲孫則祖悦，事諸父、諸母、諸姑伯叔，無忤於詞色。昆弟休戚，乃身姻族，敦睦鄉黨，洽比朋友，泛愛而慎取，賢者益親。自爲童子，從翁宦宿，松、廣、德富豪家，有追伺歸程數百里致厚賮，一無所受。長益自矜惜，不苟取，此其好德遠利，淑身慎行。得其志施於有政，所就可量耶？天之生物，使爲松栢，胡不棟梁？使爲璧玉，胡不珪璋？而覯此閔凶，悲悽旅亡。」王應瑞曰：「君疾，有弟音與壻穆世臣侍甚謹。雪臺誕辰，衣冠南望拜祝，已賦詩。居數日，又賦卧病詩。音格皆不衰，故莫知其劇者。是日忽呼灼艾，衆乃錯愕，爲灼三四炷。揮手曰：『止，不可爲矣。』乃屬音，得官務報主庇民，無忝前聞。乃屬範書遺言，大要謂宅心罔敢愧，而賫志長往，親老子幼，進不能忠、退不成孝慈以爲憾。逮屬纊，整整不亂，可謂令終，又奚悲於

旅？」範，應瑞名，武昌太守鶴菴翁子，以選貢，今授房山丞。雪臺故善鶴菴，而君與房山及其弟鄉進士輅友也，故君女壽姑爲房山子婦。壻死，壽姑歸世臣。世臣，千户子，當襲其父職，而雪臺以副都御史督轉漕時，得任子，君方舉進士，次推及音。是歲君以音上吏部，以世臣上兵部，二王子同載，故卒賴其力飯含、衾絞、棺斂，庶無後悔。

君元配許氏，無男，獨有穆氏女。而側室白氏生男曰堯卿，殤。楊氏男曰堯弼，爲朱恕婿；女曰賢姑，爲孫珫子繼先室。恕，鎮撫塋族弟；珫，山陰尹惟璐兄子，入粟授散階，其族皆郡邑所謂甲乙者。而君得女子晚，皆未昏嫁。君之喪至自蓮窩，將以十二月某日，葬郡西郭楊梅頭負某面某之壠。雪臺翁大痛曰：「嗚呼！顏父請車，卜子失明，而我乃今葬吾兒，又忍使吾兒無所附託、施名稱後世耶？」時音拜南都察院照磨歸，乃與君從弟嘗學於君者曰香，謀徵銘。於是香爲狀，音以雪臺翁書來。

劉故大庾世族，世篤仁厚，而不顯於仕。至翁繇制科起家武選郎，擢累四川、廣西提學，晉貳九列。於是，翁父合浦訓導曰滋，祖曰原芳，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母歐、祖母張、元配周、繼鍾、繼尹，贈封皆淑人。而劉氏合門貴盛，豪其郡中諸世族矣。乃周淑人又有子如君，人謂秘久發弘，將於茲乎徵，而君竟止是，豈所謂天有所分與名位、禄壽有不得兼者耶？君學於陽明，與某同舍砥礪。嗟嗟乎！始志之謂何？臨絶之言，亦可識其介介者矣！聞君北上時，畫史贈《躍龍圖》，方操筆爲讚，會有樵夫來獻芝，其下有文曰「天地王魁」。君喜得嘉兆，故力疾必進，竟以喪還。夫躍，蓋進退之際；域中四大，道爲之魁；芝，瑞物也，而樵者薪之。悲夫！

君初號梅泉，後號玄洲，所著有《梅泉稿》、《玄洲日課》，藏於家。銘曰：

孰畀之懿？孰啓其思？弗究厥志，以昌於詞。道幾朝聞，質先秋盡。琅琅遺音，介介臨命。靈龍或躍，蜕其忽而。紫芝燁燁，樵僮刈之。天不可問，孰知其繇？愴怳我悲，吁嗟乎玄洲！

矢齋王翁墓誌銘

王君諱效遠，字某，泰和城西韋家巷人也。始居韋家巷者曰一川翁文信，徙自龍洲。龍洲始祖曰化原，宋鬱林州司法，其先出南塘吉州刺史崇文。刺史出晉丞相導，遠有世序。其近者，司法七世爲一川翁，又四世有王君。王君性簡直，無他腸，策事十，八九得，然不爲機變巧持。與人言，肫肫見情實，亟稱孔子所謂如矢者，故號矢齋。矢齋祖曰資愼，趙王審理正資恒同産也。當審理時，親戚爭走審理邸，乃同産弟自守泊如也。親戚乃咸德審理，而內愧其弟。生毅菴君朝偉，以方格見嚴，子弟遥聞謦欬，輒引匿，是爲矢齋父。矢齋介介有祖、父風，然含渾不峭露。比舍多鷙悍，使氣難近，矢齋出入蚤暮，與俱率相好，無乖詞戾色，至牽引爲非，即絶迹不染也。以戚親矢齋而弗敢狎，亦莫敢有犯者。

矢齋初業經，不竟，棄去，從父如安慶行貸子錢，不好也，又厭薄其俗。父卒，年才十九，時伯兄先逝，仲弱，又會母羅氏亦卒，乃悉毁棄子錢券，不復問。由此家日落，貲用日窘，然葬二親咸備物，又獨力營辨，不關其兄。得遺金於道，金主謂亡之室也，索室中不得，罷矣，竟踪跡驗問，還之金舍。南河渠春漲溢，數濟之小舫。寒沍時，水尚没脛，疊巨石水中便涉，石數十枚，枚率數十錢，倍舫費焉。先塋無後者，悉改徙族葬，識別之，

曰：「俾後無迷，無佚厥祀。」凡矢齋拯急赴義，不計窘約，如矢發機，人莫知其窘也。

其後伯子善賈，數倍利；室人善節，量損益，綜内事，貲日羸矣。然奉身不厭草惡，又强渴飢，與下人同甘苦。僮奴、女婢不稱使，不即笞撻，時時佐之，引重若不欲盡其力者，蓋未始自居羸焉。矢齋三爲坊長，他坊長往往躪躒鄉户，倚法相愚唊，諸鄉户心害之莫愛也，獨矢齋所領里下人，率親附倚賴，無患苦者。矢齋行義日有聞，縣官嘗簡委董正税籍，即摘發飛懸影漏，清其弊。諸作奸人以賄祈免，咸峻拒不得行。其後縣官益敬禮委重，數推擇爲里耆亭老，而矢齋倦公府，乃咸謝不應，日夕從塾師督課諸子。其子渤舉嘉靖庚子江西鄉試第一，乃自此杜門披吟書籍，不復問外事矣。

矢齋高顴脩髯，盻睞有神，蚤縮晚伸，氣和志寧。諸子率于于左右承歡，凡五六年而矢齋病。病初無大苦，莫用爲意者久之。比舍咸訝曰：「曩矢齋旦暮衣冠詣祖考，焚香擊磬，肅揖退，非外出不廢。今磬聲久不聞，病得無甚乎？」時渤百方皇皇求醫藥，不爲損。又數月，加劇，群從日往問，語不他及，第以祖祠爲屬。始，祠之成，矢齋極力倡之。衆祠火，復出貲復倡，事未集而病作，故念誦不置。嗟乎！豈不隆孝篤遠者哉？於是，群從相與議卜葬，咸曰：「矢齋蓋念念在祖。惟我祖自一川公來，今始發於渤，譬之稼，一川種之，矢齋培且溉之，宜無愧從祖葬，宜附一川公。」矢齋聞，舉手謝群從曰：「幸甚！死不離祖。」乃屬胡子直爲行狀，且欲得某銘。於是，渤具書幣，其兄庠生學介胡子及郭子顯鳴來，將治命。予敬諾，謂二子曰：「聞之，種德必食。矢齋未食，天其尚俾有延。」乃二子去三日而訃至矣，嘉靖乙巳七月朏也，葬以其月十日，墓在龍洲，首坎趾離，

如一川公兆。

矢齋生成化戊戌十一月晦，得年六十有八。元配龜溪劉氏儒家女，今慈谿令逢愷從祖姑也。子男七人：伯先卒，次即學，次淳，庠生，次某、某，次渤，季某。女壻某。孫男三。孫女尚幼。予觀今世脩處士之操者，惇懿朴茂，靡玷於疵纇，乃闇沕湮滅，卒罔顯於聞者不少也，豈不悲哉？然矢齋有子如渤，其諸晢晢嶷嶷，進未有艾，光融暢大，以先人顯者，將於兹乎在，所樹足占之矣！諸孤來告葬日，且速銘。爲之銘曰：

樹木必菀，樹果必實。慶曷以延，言滋其德。爰滋爰茂，其昌其有。有肇自今，徐以觀其後。

康閭齋合葬墓誌銘

君諱綬，字在章，其先本匡氏。蘄州刺史稠，避宋諱，改氏康。伯瑀爲泰和州學司書，其子克俊始居州城東，稱東門康氏。州爲縣，稍析居縣城南，稱縣前康氏。而仁安妻陳氏，以貞節表門，至今稱爲康節婦家。節婦曾孫皇贈御史曰宜順，生閩按察僉事曰弘敬，君曾大父、大父也。父曰文振。文振爲學諸生時，御史行縣録獄，有戴鯉者坐瞽其兄雙目，罪死，母嫗牽瞽號於道曰：「瞽幸未即死，殺鯉，嫗莫卬爲衣食，與瞽俱死矣！」會諸生入揖御史，文振抗聲白狀，竟脱鯉。鯉出，與母、兄求脱我者康秀才詣謝，遂避匿不見也。娶劉氏，以成化丁亥八月十四日生君。

君生七歲，父没，與其兄純依母以長。日佔畢誦數百言，學文見頭角矣。尋以儒士試有司，名高等，當進補學官弟子，而會母病篤。家衆爲君計：「官以弟子員冗濫重進人，君今坐失時，後事誰可得知？亟從學官上名者，無患矣。」君拒不許：「此何等大

事？遽忍虞吾母不諱耶？」時兄純已卒，母尋亦卒，於是不復學文覓舉。日誦詩書、説先王，曰：「士求志獨善不可乎？豈必仕？且也目亂繁華，耳聵喧聒，恨不巖居川觀，顧僕僕抱槁簡，擠軋得喪間何爲者？」因名其齋「闇」。而鄉人士以君朴茂秀朗，蓋闇然之道，稱君闇齋，而君亦自謂闇齋居士云。純之卒也，客津洞山莊，疫癘大作，道鮮行人，君匍匐烈日中舉喪，百里還葬。而家産故微，則與元配南富王孺人拮据支難，以奉其老母、寡嫂，諸所曲順，務懽於厥心。嫂病，謹視醫藥，居常衣冠肅揖，慰存備至。嫂女與女夫俱夭，有子靡怙恃，覆收鞠之，使與嫂爲依，冠而後歸之宗。王孺人亦姑視嫂也，取糲讓甘，布葛推共，恩嫂之女、之孤，猶嫂恩之。而祖母劉孺人亦安君與王孺人之養，常曰：「綬，吾賢孫。」時同祖弟、大理評事紀官南都，亦數貽君書曰：「愧我徒爲孫，然幸祖母有賢孫如兄。」久之，大理君卒官，外事萃君，内事萃孺人，則又相與撐拄解紓，成其子恕於學。恕舉鄉試，加飭厲之。及令漳浦，恨不及君見矣。

君家無厚儲，而刻己赴義，恬澹寂守，而甚好士，士從君者踵至。又内自别擇其人，即尊顯，或怙侈滅義，亶貌敬之；行義脩明之夫，即憔悴困厄，顧屈己傾心焉。乃王孺人則衣惡食菲，杵臼力作，苦約以佐費。客至，自飭具茗飲齊醴，杯碗芬潔，應時而至，又時從屏間竊聽客可與不可與。一日，迎問君：「所禮誰歟？客者，此其與人易者，去人必速，奈何與相傾洽？」既而果非佳士。故曰：闇齋門不踵惡賓，蓋亦有内相焉。

君年五十七，以嘉靖癸未九月十五日卒，殯於龍洲。時女子子既歸庠生龍怡，伯子意既授室，季子志尚丱角。後三歲丙戌十一月廿五日，王孺人亦卒，從君於殯。其生

以君生之歲十二月初八日，年蓋六十。其後十餘歲，數卜葬兆，不得吉。甲辰始得地，於雲亭鄉立鷄壠之原，去僉事公墓半里所，即以乙巳正月初三日啓雙殯，奉柩以葬。是時，志既舉於鄉，意有子有女，子曰謨，昏矣。漳浦涕淫淫，言曰：「世稱處士者，履行完美，表則鄉閭，混俗激清，斯足彬彬助流後代之風義矣。如伯父，所謂其人非耶？然未嘗附青雲、施名稱，孰知吾伯父賢，矧曰知吾伯母賢？」於是譔述懿行，志以來徵銘。

志嘗以文受知王君嵎齋，實諸生首選，既從余問學，日静默以謙，嵎齋乃大喜曰：「静斯神守，謙斯器宏，志善學哉！」時意亦以鄉閭推擇，董正飛税之籍於嵎齋。嵎齋推君與孺人之賢，澤及於子，爲題畫像，稍采其事實著之篇。予考贊辭與狀合，爲之銘。銘曰：

坎而宮，雙竁同封。首趾庚甲，良士之宅。良士休休，碩人俅俅。媲德濟美，教成於厥子。子孫象賢，永保兹阡。千春百禩，嵎齋子之言兮。

封君然齋王翁墓誌銘

封文林郎泰和知縣王翁諱琥，字在舉，閩晉江人也。其子贛州守嵎齋春復，前爲泰和令，天子録其勞績，故翁有今封，而人不以官稱，第稱其號爲然齋翁。

翁嘗迎養泰和，嵎齋戴星出入，不暇内顧，翁扃鑰門户，家僮不得輒踰閾，隷非呼召不入中庭，市物必優與其值，稱官價者斥不使近。嘗出片石製硯，其人别取堅潤者以進，急召還之，使納故物曰：「官衙豈當出惡易美也？」時嵎齋敷政平易，務在愛民，得自白於官。貨來路塞，翁又嚴於治内，廉儉相成，士大夫以故重翁，時時通謁，或稍具酒殽，速翁爲懽。翁亦慨然屑就，然竟席無他

語，第懇懇求助令何以爲民造福者，退而語嵎齋亦云，且數舉「視民如傷」以相警戒，嵎齋竟以廉惠著稱。既歷官南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去泰和且十年，而人猶念翁如在縣時。嵎齋擢守贛，檢身脩政，如其爲令，民心愛戴如泰和。而翁迎養不至，則數起居相慶，亦若泰和之念翁者。嘉靖壬子某月某日，翁卒於家。其生成化甲辰某月某日，年六十有九。嵎齋聞喪亟奔，而囊無多金，舟輿無以爲費。提督、都御史張公烜廉知其狀，移檄津遣以行。予亟遣弔祭，至則發矣。次雩陽，函名刺事狀，託其僚馳書申意，屬予銘翁之墓，誼不容辭。

狀稱王氏居晉江王田，自宋建中靖國間，其地蓋以其姓著。翁祖隱君諱玘，父府學生員諱和，皆考古好禮。至翁，攻舉業不竟，猶能熟小學、《禮記》，時爲子姓演説大義，故邑稱治禮之家必推王田，以翁父子、祖孫講習有常也。翁天性孝友，念親不逮養，語及則嗚咽流涕，觀者爲之悲慘。父事兄，母事嫂，分守無敢踰越。子弟有過，厲詞面刺之，旋即意解色霽，無所藏宿。親故急難，極力救援，不復踟躕顧惜。蓋得之天性，非學能者。

元配林氏，繼配黄氏，贈封皆孺人。林出一子，即春復，娶李氏，封孺人。黄出一女，適黄衮。孫男止敬，晉江縣學生。曾孫男漪緝，聘舉人黄衮女。翁教訓子孫，必則古昔，不使習市井機變，曰：「寧癡無黠。黠，賊性矣。」故子孫皆惇朴，大爲圓滑者詬病，而翁迄持不變，以終其身。初，林孺人某年月日卒，葬於龔山負寅面申之原。翁亦自營永歸之宅，異門同域。至是，嵎齋奉而合焉，葬以某年月日。狀翁行者，林孺人弟性恪，儒者也。銘曰：

脩之家，成之身，施及其子，對揚王明。

古萬石君，不言躬行。我求其似，猗嗟若人。渾龐之澤，演於後昆。世篤其祜，觀德斯銘。

杭平王公墓誌銘

杭平公王氏，泰和南鄉舉林人，明贈監察御史仲彝之孫，河南布政使用之母弟子、浙龍泉尹愚菴先生舉之子，丘縣尹一貫父也。母曰劉氏。初，愚菴携家遊太學，而生子名之曰辟雍。冠而禮賓，賓曰：「若翁伯父聯薦，字爾世魁。」而王故匡姓，避宋諱，去匚爲王。季唐時，縣爲南平洲，匡索自宜春來判州事，因家杭溪。元末王宗玉始徙舉林，四傳至世魁。世魁不忘所自，自號杭平，晚歲人稱爲杭平公。

杭平公生十年而喪母，已能哀毀成喪。稍長，從愚菴尹鄞、尹龍泉，請業諸名士，治《周易》朱氏學，邃矣。而愚菴罷歸，家事填委，因廢業。愚菴無厚橐，食者日衆，以貶損侈習，糲食布衣，出入徒行，一切宴饗問贈、養生喪死獨力營辦，不必累諸弟。嘗有幹，府讞，所親利公金，陰教仇家引公，曰：「此囊金從所親如府城，會從兄子殺人，具獄上木訥愞怯，囊金在我，恐之可得也。」仇家如所教。時郡守刻意抑豪右，立使人捕公，移獄歸之曰：「非知縣子，孰敢殺人者？」行縣覆覈。縣故遲其獄，而守持之益力。公與其配楊氏故善事繼母，於是繼母嚴率楊號訴於府，扳檻檻折，守不爲變，乃匍匐號訴當道。楊故東里公族孫，讀書識字，造次中進止，語言婉娩有度，至手書獄詞，氣平詞直，上官爲動，留意廉覈，得狀，立破械脱公。

公既脱，尚少，自以爲天續餘生，日杜門遠囂，置諸事不問，惟脩宗譜、創初祖祠，則躬率族督勸之。而勢家復欲奪曩所歸侵地，謂秉公懲禍厭事可以得志，陰遣人誘且撼

之。公奮然不可，曰：「世守也，吾畢命持此下報矣。」勢家乃息心焉。嘉靖辛巳，公年五十有一，而其配楊氏卒，因獨居，不復議繼室，曰：「吾以妻得生，何忍二之？」後二十年壬寅冬十月朔，公始以疾卒。其生成化辛卯三月望，享年七十有二。

公在難時，子幼貲匱，外家數助之。既脱而窘，又多所仰給，以故德外家甚深。疾亟，猶語諸子，無忘報德云。子男三人：一周，菑畬多獲；一德，經學名庠校；一貫，舉嘉靖甲午鄉試，初試碭山學諭，公卒之歲擢知青縣，捧檄奔喪。孫男六人：言、命、猷、士、紱、師。女三人，長適縣學生劉洋，餘在室。曾孫女一人。公以乙巳春正月二日丙申，葬於其里菴前坑，虎形，負庚面甲、先兆之次。三子者，奉公友婿順天通判陳君德文狀，謁予銘。予北上過維揚，而青縣復除興化尹，迓予孟城，申之。未幾，以調除上銓部，得丘縣，來問宿諾。丘縣蓋公脱難後一年始生，竟能以其禄養且葬，來者未涯，鄉人愕眙，以謂天有所篤，將於是乎在。銘曰：

孰納之罟？孰縱之淵？死生斷續，孰云非天？厥續允延，厥育孔賢。星爐復然，其有待而炎炎者耶？

龍洞王君偕配合葬墓誌銘

嘉靖戊申春二月廿六日，承德郎衡州府通判龍洞王君卒於陽朔里第。君生弘治壬子夏六月廿四日，年五十有七。其子尚書比部員外郎學，自京師南奔，卜葬於邑某山某向之原。君元配蘇氏，嘉靖壬午夏六月廿二日卒，葬邑山川壇後祖塋之次，至是啓而合焉。比部從予遊，乃介其友行人何璋奉狀請銘。

君諱瑆，字汝器，龍洞其別號也。先世有諱大者，自山東益都商桂林陽朔，家焉。

傳十一世孫曰孟榮，生子曰素，以大學生仕爲湖廣會同主簿，稍用儒顯。而素子曰佐，復好遁不仕，娶李氏，生子四人，君其季也。夙禀英異，稍長，隨伯兄教諭玉宦宜章，受業都憲燕潭鄧公，博涉六籍，文詞典雅。正德癸酉，以詩中鄉試第二人。再上春官不第，乃卒業南雍，友當世名俊。尋携家都下，師姚明山學士，益精其業，又數不第。嘉靖乙未，選授直隸順德府馬政通判。己亥，駕南巡，君受檄他委，而供事者失職，因嫁之禍，調陜西漢中府。撫臺才君，多所委重，同列心害其能，又以他事恚君，陰中之，吏部廉無實狀。甲辰徵赴部，會比部舉進士，俱集京師，父子相懽以爲奇遇。未幾，調湖廣衡州府。衡、桂林接壤，而君雅有歸志，喜曰：「吾今朔解組，望抵舍矣。」丙午，比部以中書舍人副節使便省於衡，君拳拳教以奉公報國之事。丁未，罷歸。

君在順德，所屬因緣宿弊，歲掊馬户餽遺數百金，峻禁絶之。受檄開任縣支河以殺水溢，露宿四閱月，出民於墊。漢中多礦盜，分署略陽鎮之，四境無事。尋攝府篆，吏不敢舞文。日以其暇，寓興吟咏，率有思致，載《關南雅會集》中。在衡，闢書院以造士，成杠梁以濟病涉。麻陽征苗師起，千里轉餽，事集而民不擾。蓋君晚節彌壯若此。君鄉薦餘二十年而後得官，爲半刺，更三府，歷十有三年，未盡其才以歸，歸又未逾年而卒，士論悲之。

孺人蘇氏，邑耆民倬宣翁女也，幼秉柔懿，工女事。及歸，不逮事姑，每時祀忌祭，齊潔秉虔，戚若有憾。處妯娌，雍睦無間。夫姊妹有既嫁而反者，曲盡恩禮。衡州游學時，數脱簪珥助費。嚴督諸子，至涕泣道之曰：「無貽若父内顧憂也。」生弘治戊申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僅三十有四。卒之年，衡州

君從伯氏肇慶教授邸，而比部纔八歲，至今餘恨其時未有以自盡。今上廟建覃恩，與繼室蔣氏並以子貴，贈封皆孺人。而蔣孺人連産不育，於是惟有子二人：長即比部，室慕容氏；次縣學生孚，室莫氏，皆孺人出。孫男、女各二人：男守禮、守初，守禮聘庠生黎灩女；女邢姐、燕姐，邢姐許聘紹興太守蘇术子。其來振振，考祥者知其必將大也。銘曰：

士有抱奇，弗究厥志。婦道代終，溘焉早世。竟也同穴，其嗣彌昌。天難諶斯，卒得其常。九原雙璧，終焉永臧。

張翁偕配合葬墓誌銘

思逸翁者，南昌新建人也，諱化，字大行，姓張氏。父曰逸軒公，諱某。母曰龔氏，成化己丑正月二十五日生翁，於諸子季也。翁蚤有至性，逸軒公寢疾，藥必親嘗以進。及卒，慟弗欲生，摸其遺容，奉以出入，陟降在位，如或見之，逮於皓首，猶乎壯年，於是人稱爲思逸翁云。

翁自少穎敏，習舉子業能之，非其好也，已棄去不事。刻厲踔發，標古爲趨，讀《易》至賁之六五，嘆曰：「戔戔雖吝，乃終有慶。丘園顧不足賁乎？」由此益厭薄紛華，以崇禮厚俗倡導其鄉。子弟來學，則授以朱子《小學》、《家禮》，爲之講説勸率，納諸矩矱，遏其淫侈。翁玉立長身，音吐洪亮，儀容儼飭，巖巖不可狎。就語，乃更坦易，破崖岸，剖肺腑，故凡經指授者，其教不肅而成焉。郡大夫重鄉飲，賓以監司，耳目所逮，擇之彌謹。學諸生乃咸曰：「今行誼不求知，振急不責報，足跡不涉官府，庶古所謂鄉先生者，無若張思逸翁。」郡大夫乃爲書肅使者敦請，翁不應。其後諸大夫數請，禮數彌加，竟不應，諸大夫由此益高翁。尋上翁散官冠帶，

翁强意一著之，曰：「小人敢虚辱府公恩耶？」既而亦不復著，曰：「未若野服之適也。」其雅志敦素、立不易方若此。

翁元配唐氏，休寧簿某之女，生長盛族，漸習綺麗。比歸翁，則更爲儉朴練素，執麻枲，議酒漿，頷頷若貧家女。翁生業浸饒，義聞宣朗，内相有力焉。翁卒嘉靖乙巳正月七日，年七十有七。唐率子若孫奉柩於堂，朝夕奠如禮。一日，呼子婦曰：「疇昔之夜，夢若翁曳我並坐，吾殆且從翁矣。」頃之就寢，比午而絶，丁未六月十有七日也。距生成化戊子三月一日，得年八十。子若孫奉柩並翁，於朝夕奠如禮，而卜以其明年戊申八月二日合葬於邑某山之原。翁有子男、女各一人：男曰某，娶盧氏；女曰某，適黄山徐某。孫男四人：長比部郎正和，次鄉進士正謨，次縣學生正誼，次正思。女三人：長適比部郎姜君博，次適東壇徐九，次適黄山余桂。曾孫男二，開、宗。女一，京姺。

張之先，居城南三十里所，遠有代序，族衍以蕃，往往業詩禮，稱儒家。逮其中葉，濬發自翁，施及諸孫，演迤益大。宗之欲昌，固有以一人亢者，必秉德好脩，斯功茂而澤衍。如翁，所謂其人也非歟？正和嘗從予問學，將葬，以姜君狀來請銘，而爲之銘曰：

戔戔束帛，丘園之賁。敦彼碩人，潛輝尚志。碩人其頎，媲美令妻。井臼操作，茹蘆縞衣。食者共牢，歸則同室。夢寐弗諼，匪幻伊實。樹木斯蔭，樹粟無餒。儲休委祉，爾後之在。

義士趙君偕配合葬墓誌銘

郭大史允新，嘗稱其邑中有義士曰趙五溪云：「初，義士輸粟救荒，詔榮以冠服，復其身。已而義聞益著，縣令委重，使總輸邊之賦三百户金。既集，藏之屏處。盜夜入其

舍，縛之，并縛其妻子，責金。固責固不與，曰：『公家財，供億闕乏，將復徵，吾不忍數百户重累也。他貨恣若取矣。』盜擬之以刃曰：『出金貸若死。』拒之如初，且曰：『害數百户，無寧害一身。』盜大憤，刺殺之，盡其私藏去。令丞聞狀，親臨弔祭，垂涕亟嘆曰：『義士！』義士至今垂五十年，而邑人誦説如昨日事。」余嗟異識之。

他日，工科給事中趙君𣏌奉太史所爲狀，介以謁予，請銘其祖之墓，則向所聞義士者也。夫委之主守，而能以身殉，重厲民而輕捐軀，設所守或重於金，所厲或大於數百户，而所捐非必軀命者，其取舍又可知矣。若義士，可使其無傳耶？

義士諱倫，字敘之，五溪號也。姓趙氏，系出宋康靖公後。國初，自蒲徙澤州高平，遂爲高平人。祖順其祖，子成其父，郭氏其母，李氏其配。景泰辛未某月某日其生，弘治癸亥某月某日其卒也。少孤，奉母與居，克纘先緒振之。性闓爽磊落，又縝密善心計。嘗挾貲遊湖湘間，能逐貨物低昂，同事者又樂爲之盡，故往往有所遇，數獲倍息。既身致殷富，愛人喜施，父之同産以及群從資生甚窘，皆分財贍給，竟免顛隮。歲饑，集里中從貰貸者，出其券折之，曰：「公等好爲衣食計，此不足念也。」蓋輕財篤義，所素操若此。初，義士殞於盜，鄉人胥嘆，謂天道無知。時李氏自以未亡人益整肅内範，飭其子光父之業，二子亦奮迅激昂，家聲日獵獵起，積貲尋至數鉅萬，不啻倍蓰其初，而給事君又舉進士，馳聲諫垣。於是人咸歸好義之報，謂天者未嘗不定云。

義士葬祖塋趙莊之原，嘉靖丁亥四月六日李氏卒，祔焉。至是，給事君念列塚纍纍，將不可識别，乃卜於其東若干步，別兆而改葬之。抑以蔭宏澤遠，宜示有尊，令後世以

昭穆祔，知其所自始。義士男二：伯積、仲科，俱潘府典膳，讀書通大義。伯娶王氏，繼王氏、孟氏。仲娶秦氏，繼范氏。女一，適邑人邵璽。孫男三：長軸，次即軏，次國子生金。女三，適國子生李鈞、邑人郜賓、李應宿。曾孫男三：一韓、一范、一夔。女三，適庠生李邦材、閆雲鴻，一幼。義士卒時，年五十有三。李氏生景泰辛未十一月廿八日，年七十有七，寡居余廿年，能勗帥子姓以成夫志，校德論功，庶幾無愧。銘曰：

人道攸立，惇義與仁。義而短折，是謂全生。罔之幸免，孰曰脩齡？嗟嗟義士，趣舍孔明。亦有淑人，代終含美。媲德同歸，肇兹新阡。昭穆迭序，永世於延。

梅軒羅翁墓銘

梅軒羅翁名玉，字應玉，按察副使雙泉公循之父，翰林脩撰洪先之祖也。先世廬陵人，十五世祖志大徙居吉水谷平。又五世，善菴公慶同生衛經歷良。經歷公故無貲，又充博士弟子，卒業南監，不能家，而翁爲冢子。始讀書，即甚解事，省知家累，已乃棄去，挾貲爲商。行湘江，爲盜所掠，翁幾赴溺，遇他舟，救得不死。又棄歸，課僮僕爲農圃。而上有大父母，下家衆饋食、賓祭、婚喪、問贈，經歷亦無所省，第取給翁。翁應辦整暇，經歷公亦不知其無厚囊也。

性孝謹，善承父母懽，即父母恚他人，即惴惴跽請，俟色怡，徐整容起，恂恂而退。與諸父昆弟甚睦，或相誚，一無所應。翁飲酒，輒傾倒盡醉，醉益恭，未嘗語侵人。群從有使酒侮翁者，爲弗聞，遇之如故，已皆愧悔。子弟僮僕，量其不逮，誨諭之，無憚煩，不忍遂加笞朴。爲人謀，不遺餘力，卒未諧，歉歉終日，若有所負者；事成，了不言勞，以故人

樂與之交。

翁遘疾，按察公時爲刑部，不在侍。翁呼季子曰：「吾不及見汝兄矣，謂汝兄無用哀苦，惟盡心報國。」語畢，目遂瞑，弘治辛酉十月二十五日也。生正統壬戌正月三日，享年六十。配周氏，參議紀之孫，惠淑儉勤，生後翁一年癸亥二月一日，卒先翁二十年成化辛丑正月二十五日，年三十有九。弘治甲子冬十二月，合葬圳嶺大墓山祖墳。繼配劉氏、李氏，有別兆。後朝廷累推恩按察公，翁自贈承直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進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周氏自贈安人，進贈宜人。按察公當正德間，時政多紛更，棄官去，前後論薦皆不起。而按察公長子洪先舉嘉靖己丑進士第一人及第，爲翰林院脩撰。以謂翁之餘慶，蓋未艾也。

翁子男三人：長復，次即按察公，季徵。女二人，皆適仕族。孫男九人，及見者四：縉、紳、紋、綬。綬，國子生。次脩撰及紈、綵、壽先、居先，皆後生。脩撰以按察公之言，謁大史程君舜敷狀，來請予銘。銘曰：

忠信福綏，如采有地。緊古萬石，悃愊弗賁。孝謹世延，相國大治。渾灝日漓，機變爲媚。翁不可作，聞者弗愧。銘以昭德，來今所視。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別集十

墓　誌　銘

雪峰陳公墓誌銘

曩雪峰公以山東按察僉事捧表賀萬壽，予始覯於京師，雅澹沖夷，顒然可慕。是歲嘉靖戊子，公爲僉事既四年，撫按官薦賢能章七八上，而敘遷弗及，衆訝而慰焉。或諷之有他，公以義命對，然數念母太孺人春秋高，有歸思。明年己丑，母兄河源典史德休入覲過家，卒。公益感念，抗疏乞歸養，三四上始得請，人謂公真能知輕重、決去就者。久之，太孺人卒，公年才五十餘，遂稱疾以老。予免先大夫喪，謁公里第，優游無恙。比再及門，則繐帷在堂矣。

先是，公元配贈孺人蕭氏無子，一女嫁楊紹芳，與婿俱夭。繼室封孺人龍氏，産子曰浙、曰濟。公以浙爲典史，後尋夭。無何，濟亦夭，獨季女許聘曾生祖予者未笄。公哀且憤，再閱月，疽發背，竟以是卒，乙巳閏正月十七日也。鄉人嗟惜，以謂天道無知。

公諱德鳴，字顯仁，陳氏，泰和城西柳溪人也。陳始居泰和，遠有代序。國朝有父子進士者，父曰仲述，歷廣東等三道監察御史，工古文，受知高廟，儲皇稱之曰「陳古文」；子曰賞，廣東按察僉事，生處士昇。處士生舒城學訓導、贈御史府君儼。初娶郭氏，生象山倉使德純；繼太孺人，生典史，季即公。

公以成化戊戌五月念五日生，里人夢御史、僉事二公旌旟節蓋，降其故廬。公生而端凝穎異，始學於京師，解悟已出其儔輩。

弱冠，與其師同中弘治戊午鄉試。乙丑，中進士乙科，授福寧州學正。歷遷淮安府學教授、國子學録，未上丁憂，免喪復除，凡十五年不離學職。所至談經講業，勸德程藝，饋遺無所受，俸資或損助公私義費，内人至不能贍，泊如也。公處之晏如，由是以學行稱。

正德庚辰，用薦選授廣西道監察御史。時邊將嬖擁兵從南巡，竊擅威福，人情洶洶。公上疏乞散遣，邊兵久宿内地，非宗社福。巡西城，權璫私第比比，其人素怙勢干法，獨相誡無犯陳御史。按浙，清戎有法，所建請咸著令。

今上嘉靖初，數上封事，關聖躬，切時務，優詔褒答。勑讞滯獄，縱釋幾千人。糾劾文武大吏，發其曲謹善媚、華無實者，犂然當人心。乙酉，擢山東按察僉事，治不爲苛細，務去太甚。奸民誣縣令贓盈萬，廉知無狀，立昭雪反坐之，譏嫌無所避。民私鑄錢覺，盡釋其共犯同舍數輩，坐爲首者一人。嫗被歐幾斃，其子憤，格殺歐者，憐以其母故，減死論。豪家奪細民妻女，所結貴勢或顯爲之地，竟捕置重典。其他原故誤、視强弱爲操縱類此。

公自爲卑官，既有所自見，立言路，直而不訐犯人所難，持法惡深文，務從寬厚，故威加而民不毒。居鄉矜重自愛，家邇縣庭，未嘗以權賂與令丞爲交際。閭里中，若不知有方面大官家食者。嘗自謂：「口所不言，心不敢妄萌；力所不能，志不敢妄覬。」蓋素所操持若此。用之未竟，而慘禍相仍以終其身，豈不悲哉！於是宗戚會哭，奉公遺言，以倉使第三子游之子秉文後浙，第四子洋之子秉律後濟。龍孺人曰：「治命也，所不敢違。」士大夫莫不嘆喟：「幸哉有此！」

公卒後二年正月朔旦，奉柩葬五十六都麃山寅甲山申庚向，以秉律致龍孺人命，奉

公族弟京兆君子器、尚寶君子發所爲傳若狀，來徵銘。予不能辭，則志所深悲而竊幸者。爲之銘曰：

弟耶昆耶？主坏土者，兄孫耶？

李母朱氏墓誌銘

孺人姓朱，進賢隱君某之女，勑封翰林編脩李翁諱某之配，春坊左中允、國子司業璣之母也。孺人生而温淑，寡言笑。始歸，不逮舅，事姑鄒氏盡孝，即有饋一果一蔌，無弗獻者。姑晚歲喜酏粥，孺人躬執炊爨爲肉糜，時以進。比遘疾，拜斗籲祈，發於中誠。既没，沐浴襲含，不假媪嫗。凡附身諸物，手自縫製，痛哭隕絶者再。封翁異母兄嫂某氏，時或拂姑意，孺人輒爲寬解，嫂弗知也。顧或心嗛孺人，孺人第引咎自盡，竟相感悦。封翁好客喜酒，每飲必引滿浩歌，賓主盡醉乃已，家故無厚藏，孺人節縮佐留客。封翁或醉吐，即瞿瞿扶持，解衣浣拭，伺少醒，進之湯水，不待索而具。已告之醉且諷之，悔。悔矣，尋復醉吐，輒又躬扶浣拭，瞿瞿如曩時。蓋終其身無傲言恚色、憚煩意，妯娌間咸自謂不及也。家初裕，中落，會縣官急逋責，孺人出奩具盡賣完輸，且以償債家，即無幾微見顔面。及伯析産，人謂向者私藏公費，固當論償，封翁用孺人言，絶不掛齒。又時時佐封翁賙窘乏，濟利尤多。後司業君對大庭切直，上親擢甲科，官詞林禁近，人咸謂厚德之報云。

孺人生司業君時年三十矣，雖心愛之篤，然不爲姑息。有過，譴呵諄誨，務期必改。嘗迎養京邸，司業君或起晏，峻詞切責，戒無怠荒，君用是益惕勵，不懈於位。嘉靖己酉，司業君乞假歸省，念孺人春秋高，欲留侍。孺人心喻其意，忽促君行，曰：「吾欲隨養。」於是遂束裝就道，行數日，乃復謂曰：

「吾所以爲此者，第速汝行耳。吾豈能舍汝二孫若汝寡姊耶？吾歸矣，體力尚健，無用爲慮。」司業君不能强，復侍歸而行，居常鬱鬱不樂。

明年庚戌，自家來者報孺人起居怡適，元正屆誕，親族日攜酒肉上壽，歡甚，司業君乃心喜。無何訃至，孺人以二月三日忽患痰喘卒，詎生成化辛卯正月初九日，享年八十。司業君號踊頓絶，曰：「天乎？不使璣得一視含斂也！」既以其同年友侍讀敖子銑所爲狀請銘。予官翰林、國學，皆與君相後先，爲同官而母又賢，銘不可辭。

孺人生男、女各一：女適余橋，早寡；男即司業君，娶徐氏，封孺人。孫男二：長庚，娶熊氏，生男時芳、時茂；次度，夭卒。孺人墓在互塘前首某趾某之原，葬與封君合其日，卒之歲某月某日。銘曰：

一姑二婦，或喜或怒，調諧以無惡。琴瑟静好，順成維寶，兢兢至於老。子曰「兒侍」，母曰「而仕」，畢歸於養志。令妻賢母，德則多有，銘刻於不朽。

方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嘉靖庚戌秋七月二十二日，方母封太淑人張氏卒於里居之第。淑人早寡，奉其姑戴淑人與其遺腹子今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恩相依爲命者四十年。而錦衣君由都閫擢漕運參將，念兩母春秋高，依依不能行。淑人激以報國顯親，催促就道，而身留養姑。是歲正月，姑卧病，淑人徬徨醫藥，寢食不寧。越五月，姑竟不起，淑人哭之哀，遂遘劇疾。其即世以毁瘁，故錦衣君法不得奔喪，亟謀移疾，屬漕事嚴不可，鬱鬱不自聊。尋有錦衣之命，始得乞歸，卜壬子八月二十二日奉母葬於華家塘之原。錦衣配李氏，淑人，豐城侯族裔都運公彦之子，今都憲克齋公遂、宫

允西野君璣兄子也，於是函宮允所撰事狀謁予銘。

淑人姓張氏，諱某，知梧州府南洲先生元春，其父；同知荆州府元龍，其叔父；四川按察司經歷召，其兄；同知松江府仲，其姪。家世業儒，而性識聰慧，《孝經》、《列女傳》諸書，誦説輒曉大義。佩齋方公某，寅峰揮使公嫡長子也，爲庠生時嶄然露頭角，南洲公許妻焉。始歸，即能順事舅姑，與夫相賓敬，躬勤劳以勸力學。已而佩齋公受父代莅官事，淑人親執饋饌，不以付媼御。時其出，即扃户治女紅，游偵不能涉跡其庭。

正德庚午，公被檄剪姚源賊，督兵鏖戰，死之。淑人年二十有二，號痛昏殞，誓身殉不得。時方娠，即默禱曰：「男也，吾與俱生；女也，必俱殉矣！」踰月，錦衣君生。旁無彊輔，家故涼薄，淑人茹荼履棘，岌岌不自保。錦衣君就外傅，沍寒酷暑，不使暇逸，時時語以父死鋒鏑、堅苦屬望之意。嬉戲，輒加訶責，曰：「無縱以成性，悔何及矣？」嘉靖丙戌，所司以佩齋公死事聞，授錦衣君都指揮僉事，則勉以韜鈐弧矢之學，使應武舉。居久之，與姑並晉封太淑人。既而貞節事聞旌閭，詔下而錦衣君自閩閫僉書晉長江西。太淑人訓飭之曰：「孤兒，一旦蒙上恩至此。今名位抗藩臬官長而拜跪受事者，莫非乃父等輩人。不翼翼奉公，少有瑕纇，指摘競起，逮身之菑，不可畏耶？」錦衣君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於是聲譽日起，荐膺顯擢。蓋禄位日進，事功日隆，而太淑人不待矣。太淑人子男惟錦衣君，女一人，適指揮同知戴堂。孫男叔壯，庠生，娶鄱陽劉僉憲洵女，次叔度。曾孫男彭、庚俱幼。

嗚呼！太淑人初抱乳一兒，凛凛如入坎窞，矧復知有其他？出坎履平，且即安宅、翔亨衢，而忽焉與姑繼逝。泝其生弘治

己酉正月二十九日，年僅六十有三。天之所以篤厚貞節者何如也？豈其奉姑以植遺腹，志願已畢，欲全歸下報而天亦從之耶？予於太守兄弟、父子間爲通家，而錦衣君又厚予，故不辭，爲之銘。銘曰：

畢命以殉夫兮，孰與抱孤而啚存？孤非吾與存兮，姑孰胥以生？婦姑眷戀兮，既老不衰。姑考終兮，婦毁以摧。愛子知勞兮，不以姑息。訓用有成兮，位與名其未極。勢岌岌兮，復履其平。前不氣沮兮，後靡色矜。貤封以子兮，表宅自身。無忝祖考兮，儒者之門。華塘之原兮，其封若堂。慈孝貞節兮，有煒其光。千秋百祀兮，視此銘章。

胡母蕭孺人墓誌銘

往予從胡子遊，數聞胡母慈而能教。胡子志高願廣，揭揭自樹，每慚憤憂煎，母惻形於色，時呼與飲啗，善詞寬之。胡子歷宦數州縣，母遣僮遠訊，未嘗及州縣土産。胡子默自喻，益警飭内人。予心慕胡母，謂有和熊還鲊之風。

嘉靖壬寅夏，予往吊尊人月岡翁之喪，起居胡母，辭以疾。先是，翁卧病時，數念季未起第。時胡子官京師，母日夜庀料督季事。事第成，翁果大快，日力疾坐起其中，而母瘁矣。會被恩命，母念先父母不及見，又恨不得既歸展墓。尋，翁大故，母宿病虚羸，加勞瘁悲慟，遂不可支。

胡子曰：「母氏當先翁時，家計方殷，酧應日繁，諸所豐儉隆殺、緩急異宜，母規畫節量，應時立辦，咸默當翁指。治麻枲，纖細至數十升，輕綃薄縠不啻也。勞慮精勤，踰於力作。既長育兒女，又長我伯舅之孤，爰畢昏嫁，則二毛盈顛，年垂六十矣。而仲弟夭折，先翁不待，曾不得一日優游暇豫。天其

或者錫福晚節，壽儻可冀乎？」居久之，再如胡氏，則雙柩在殯，母以五月五日卒矣。距其生成化壬寅三月四日，年六十有一。

胡子涕漣漣向某曰：「天不矜鮮人，又奪之恃。惟母氏至性仁孝，十四來歸，不逮姑，既克諧於繼姑。事先王父，養而能敬。既受命出分，得佳味必特進，茗非新瀹不獻也。先外祖善酒，數獻饋家醖，務足所嗜。事先翁，贊義弼違，靡倡弗和。祖塋或冒而奪之，莫有問者，翁聲大義，躬率諸昆弟於外；母誦述翁言，躬率諸妯娌於內，卒力協義勝，塋以克復。解忿釋憾，歸於輯和。先翁於臧獲有所恚，母自引咎帥無狀，得立釋。翁或譴兒，母從容爲說，宛轉曲盡，如兒自請。孤曩也未知有母，今而後知無母也。」因悲不自勝。明日從觀所卜葬地，咸莫當意，乃卜祔柱原祖塋。族人曰：「往祖塋賴翁克復，翁無愧從祖，母亦無愧從翁矣。」於是祔翁祖左，祔母其右，而函狀來徵銘，母墓以某年某月某日襄事。

母諱某，廬陵曲山蕭氏，脩撰時中先生族也。初，脩撰以仲子訓導公之子妻胡君弘潔，而生月岡兄弟六人。月岡秀朗凝重，而訓導族子廣輔公豪於族里，有女愛重所歸，族人咸曰：「婿莫如胡甥。」而廣輔公以女少甥六歲，有難色，然私念甥秀朗異他兒，乃竟與胡甥。生三男一女：伯即胡子堯時，娶蕭氏；仲堯命，娶王氏；季庠生堯道，娶周氏；女適南富王宗儼。仲之夭也，母撫其寡婦、孤女以成。時季未有子，惟胡子有女、有男。曰舜舉，爲邑庠生。母既卒，堯道、舜舉先後各舉一女，而舜舉女許聘予孫男。胡子舉嘉靖丙戌進士，由淮安府推官召拜兵科給事中，以言事忤旨，謫簿攸縣。稍遷知新興令，累官屯田郎中。天子録新興最績，勅封父文林郎，官如子，母、妻皆孺人，制有美詞。爰

題母墓曰「明勑封胡母蕭孺人之墓」，而本制詞爲之銘。銘曰：

祁祁碩人淑且貞，顯顯英嗣光帝庭。帝曰侃業以湛成，咨爾母儀洵慈仁。廉儉訓子服官箴，作朕肱股惠黎蒸。泝源命德式邦經，珠翟赤禕尚欽承。綸言有赫煥千春，皇皇麗日照幽冥。

旌貞節鄧氏墓誌銘

鄧烈婦諱閨秀，世新淦桃溪里人也。父曰周韶，馴飭恭謹以友鄉曲，鄉曲好之。娶於楊，以弘治癸丑二月五日生烈婦。沉慧貞淑，有至性。生十有五年，而璜潭曾翁瞻嵩有子妁婚，妁他族莫愜也，妁鄧氏乃愜。時里中諸大家妁，往往如鄧氏烈婦，父咸弗諾，乃卒諾曾翁，故烈婦歸景昭氏，生一男一女。而景昭氏侍翁遊吴楚，烈婦里居，遭寇亂，不汙死之。縣學官諸生、里耆老白令丞以聞，下監察御史、按察使者覆實，咸覆如令丞言。詔旌表曾景昭妻鄧氏貞烈之門，復二丁勿事。由是，里中咸稱鄧烈婦、鄧烈婦云。

始，烈婦入門甚少也，姑念曰：「婦未省事事，而能與我分勞乎？」時祖姑在堂，而烈婦乃更恭順，善能事祖姑，諸所無不當祖姑意者。祖姑喜，姑乃喜，陰屬諸妯娌咸取咨焉。而烈婦又更慈和，善能諧諸妯娌，諸所無不當妯娌意者。妯娌喜，姑益喜，家務咸綜之烈婦。而里俗多商，相高以多金。多金家鮮務耕織，粟米沽，布縷市，丁男貿徙，女婦晏晏，日粉黛紈綺，啜茶啖果相懽也。乃烈婦獨不紈綺粉黛懽會，大布之衣，紡績頷頷弗休。或諷其自苦，曰「無所苦」；曰「太朴」，曰「宜朴」。有詰之，曰：「麻枲，婦功也。惰窳罔功，罔功弗婦矣。且布也，女嫁須爲裝，無以重費翁金。」又曰：「古者，王后服浣濯，帝宮衣弋綈，民間布素，常也。侈則

爲妖。」聞者嘆服其言，稍稍慕效之。比烈婦及於難，罔不流涕酸辛焉。

張春、吴鐸曰：「嗟！烈婦之死，蓋其素定云。盜初起，所過焚村燒聚，剽奪淫污，烈婦憤曰：『狗鼠乃爾，爾謂人盡懼死耶？脱不幸，有以相待，然若姑何？』忽一日黎明，諠閧聲逼，絳衣繞屋。烈婦曰：『鼠輩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隈處，牽厥子以姑出避。盜得之，索賄首飾，罄與請姑。姑脱，請子。子脱，獨縄烈婦脰驅之。烈婦且行且顧且哭，若示無生還者。官軍追至牛尾洲，則見烈婦屍横顙斷矣。問鄰嫗匿路旁者，蓋烈婦伏地求死，且駡，遂遇害。而後人來至斷顙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云。」君子曰：「烈婦非獨能死也，乃整暇不亂，非委命達生，惡能如是哉？雖古哲人元夫，何以加焉？」

烈婦卒時，纔三十有四歲，女某、子汝直俱幼。已而女歸饒思，汝直亦納婦舉子，子曰烈兆。烈兆者，旌詔至而子誕。里人語曰：「烈婦昌厥後，既兆之矣！」嗚呼！餘慶固未艾哉？

初，汝直就傅暮歸，烈婦必問所誦，然炬課之，弗朗弗熟弗罷，曰：「若此弗誦矣。」以故，他子弟師勞功半，獨汝直業成而傅不煩也。汝直考補邑庠生，今用例爲太學生，乃奉其業師孫君光所爲狀乞銘。烈婦卒嘉靖丙戌七月二十六日，葬以丁亥十二月二日，墓在璜潭北原祖塋之次。銘曰：

尺璧沉沙，有虹其氣。幽蘭先露，餘芳洩洩。於赫貞婦，殉身以烈。人曰蘭摧，士云完璧。曷完曷毁，奚吉奚凶？迎刃斷咽，得正以終。誰云慷慨，不由前定？豈伊頗僻，臨危畢命？弗奪於遽，寔徵厥素。壺儀弗瑕，匪朝夕故。旌詔有煒，銘詩曷以。教子之恩，式昭

素履。

欒母歐陽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蕙秀，歐陽氏，河南憲副潛元公熙孫女也。父養拙府君諱循章，與先考巖溪大夫爲三從昆弟。孺人於予爲姊，而少長相懸垂三十年，故予及見其老。其端莊强毅，有丈夫之風，以是知其少年堅節，非偶然也。

孺人幼聰慧，通經書大義。嘗讀令女事，慨然義其所爲，既而嘆曰：「志必不可奪，鼻何用必斷也？」潛元公異之，愼相所宜歸者。憲副澹軒欒公某與潛元公友也，其子巡尉府君某，有子曰景文，秀朗異常兒，遂許妻焉。入門，夫婦如賓，外内咸宜。後三年，欒君遘疾卒，時孺人年才十九。矢心操節，凡六十年，竟植遺腹，以昌大其宗。論功校德者，以爲不啻中興，蓋有再造之勞云。

初，欒君病，既絶復蘇，曰：「吾妻娠必男矣。先憲副爲刑官三十年，不威不貨，天道有知，必不使我無後，以章先德。」已謂孺人曰：「以遺孤累卿，宗祀之託也。然卿年少，得無難乎？」孺人號痛昏殞，指天誓日必不相負，欒君遂絶。逾六月而葵生，孺人日抱葵，誓與爲命。潛元公乃迎而館之家，用相慰藉，且微覵其意。當是時，巡尉君夫婦在堂，孺人兩地慕戀，時來往，靡寧厥居，而未嘗幾微怨憾。每敘述欒君復蘇時語，慨慷激烈，悲不自勝，由是無敢以改適爲言者。養拙公時從視其家，則見其敬舅姑，諧妯娌，愛子姪，恤臧獲，外内扃鑰啓閉以時，賓祭問贈豐約有度，喟然曰：「吾女眞能寡矣。」葵時年十有二歲，乃歸葵以從母。

葵天性穎異，十三選補郡博士弟子，孺人躬自誨飭。每出門，輒教之親師取友，數舉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語以相警，且曰：「孤兒當百倍惕厲，庶寡母有以下報

乃父。不然，非吾子也。」葵感激力學，馳聲庠校，數爲督學官所奬拔。既而懇請歸養，孺人聽之，曰：「予聞諸祖父，讀書以講明義理，開豁心志，他非所覬也。」葵既絶意榮進，内以孝友率其家，外以信義率其鄉之人，曰：「古所謂是亦爲政者，非孺人之教歟？」於是推本兩憲副公之德，以爲孺人實克成之。孺人生成化戊子十二月二十六日，没嘉靖乙巳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是時，葵年已六十，有子男三人：宗望、宗錫、宗箕，皆受室。女三人，皆歸名家。

初，葵季女納采孺人妹之子，求爲子婦，族衆力贊，葵心許之矣。孺人謂葵：「汝非舅家不及此，今其家替而舅孫文罄未有室，其以汝女妻罄。」葵敬諾，則以母命辭。其從母弟或爲之固請，固不可。或曰：「罄也，貧且孤。」葵曰：「此吾母所以必欲妻罄，吾所以必從母命者也。」士大夫義之，咸曰：「母如是，宜其能堅志以植孤；子如是，宜其能篤行以自植。」

孺人卒後七年壬子，葵奉以葬於本里黄漕元龜州庚山甲向之原，其日以某月某日。詣予請曰：「非舅氏，誰爲銘者？」予安忍無銘？銘曰：

於戲！無辱於潛元。於戲！無愧乎死者之言。於戲！無負於王舅。於戲！克昌於厥後。於戲！殆天之所佑。

副使闇山馮公墓碑

公姓馮，諱裕，字伯順，别號闇山。其先青州臨朐人，曾祖思忠，國初選實遼左，戍廣寧城。祖春，父贈奉直大夫、南京户部員外郎振，母贈宜人李也，成化己亥七月十五日生公於廣寧。公既仕，始復臨朐焉。

公天性穎異，年十二失父，尋又失母，依

叔母池氏。以居家貧，能奮發讀書，年十七，選充衛學生。時諸生務涉獵爲詞章，獨往謁義州賀毉閭先生，事身心之學。叔母卒，持喪三年，當道敦迫應舉，不赴。他日赴舉，或贐之金，捐其半以贍童時句讀師，其厲志篤義若此。弘治甲子，山東鄉薦。正德戊辰，第進士。己巳，令華亭。邑劇不事嚴察，用廉平爲理。邑人有附逆瑾憑威福者，嗔公不私其家，撼以危言，公置弗聞，竟不能害。歲大水，東鄉尤甚。部使督賦急，民無所出，迺稍均之西鄉，即有譖華亭令加賦者，撫臺惑之。既廉實知狀，猶以其故調蕭縣。縣新被兵，加意拊循，民用安集，擢知晉州。滹沱河故道城北，地淤澱饒沃，賦獨重，已河徙城南，而賦猶踵舊。公立排衆言，視地腴瘠益損之，流民相繼來復。丁丑，擢南京户部員外郎，督儲中都。居守中官驕甚，秉禮不爲下。其人怒，陰偵所間，欲中之，踰年竟無所得，乃歎服。遷郎中，禁輸將者無濫費於賄以售濫惡，官物浸中用，而民益稱便。

嘉靖初，擢知平涼府，尋以赴任後期，改石阡。播、凱二酋相攻，連兵十數年，被檄往爲正其疆界，責償所殺傷，皆稽首不復爲亂。壬辰，遷貴州按察副使，整飭威、清戎政，規令嚴明，戰守有備。土酋龍里死，其兄介與里妻整兵爭奪，遠邇騷動，單車往諭之。或請無遽行，不聽。即日深入，皆意沮解散。攝司事，苗叛程番，衆皇懼歸過，郡守憒欲加兵，公不可，且謂此不足憂，徐遣幕官撫定之，於是聲教聿暢，威信浸行。然質直自遂，莫有爲之游譽者。甲午，被論解官，人莫知其罪。或曰：「公亟清郵傳繹騷贖金，月令主藏吏入之總司，怨若忌者媒蘖之。」公怡然，言曰：「仕宦三十年，幸數脱奇禍，歸老牖下。吾復何求？」家居不問生産，與諸耆俊結詩社。鄉人召飲輒往，爲盡醉，以私請

則辭。歲乙巳七月二十四日卒，以其年十一月一日葬臨朐洋溪之側。

配宜人伏氏，子男五：惟徤，戊子舉人；惟重，戊戌進士，官行人，卒；惟敏，丁酉舉人；惟訥，與行人同年進士，今同知松江府；惟直，縣學生。女三：長適廣寧傅中丞仲子有，次適濟陽黄中丞仲子有，次適益都朱給事弟泗。孫男五：子益，縣學生；次子臨、子履、熊孫，又次幼。孫女三：長適益都石舉人子繼芳，縣學生；其二未行。

惟訥學於予，既奉齊君宗道狀謁誌銘於大宗伯少湖徐公，又樹碑墓上，請予文刻之。公嘗謂「希寵者負君，媚人者負己，謀身者負人」，又稱其先人潛晦草莽，不藉一命，而鄉邦敬慕諮訪，緩急相賴，身都高顯者或愧焉。既自勗，又以勗其子，故諸子皆自重而好脩。銘曰：

大道既隱淳風漓，機變横流樸直疑。忠信參倚慎所持，蠻貊可行不在兹。乘流遇坎孰推移，謀身負己耻弗爲。嗚呼閭山知者誰？淑嗣英英纘厥垂，浸昌浸明肇自斯。

水雲聶公墓表

嘉靖辛卯九月十三日，封文林郎、華亭知縣聶公水雲先生卒。十二月十八日，葬鄰寺北塔山之陽，首趾乾巽，從公所樂水雲之間也。

初，公少壯時，大水暴溢，從父喪柩漂焉。尊甫日聰翁亟呼公，公浮水里所，追及柩，竭力抱持，展轉壓没復躍出者再。乃遡湍扶曳以歸，氣鬱痛肝膈間。公謂疾由父命，强忍吟聲以爲懟，父且懼傷之。其後疾作率如是，故家人弗用爲意。是歲八月大作，竟彌留傳變以卒。卒之日，盥櫛如常，但令移正寢，坐而瞑。嗚呼！可謂好德令終

者歟！

先是，公仲子蘇州大守豹，以御史按閩得代，念公春秋高，欲留侍。上書引疾，不報。至蘇復上書，復不許。居常忽忽不樂，聞訃之明，祖跣匍匐奔喪，印章不改鑰，帑藏不改封，種種授諸其僚而行。既葬，致黃君某所狀事行，屬某表墓。某與黃君皆太守同年，同學於陽明先生，而公嘗亟稱二子者於太守，以勉之學，故嘗感慕公，以不及瞻拜爲憾。表墓之文，奚容辭？

公姓聶氏，諱某，字某。先世自新淦拏埠徙永豐磊源，又徙下市。公高祖達利，始徙雙溪口。達利故壯士，洪武初散金帛、團義勇，扞盜保鄉里。曾祖敏柱，以督運野死，配楊氏尚少艾。或利其貲，欲奪之嫁，乃一切隳破，用能自全。祖汝璉，嘗封股和藥以瘳母疾。父日聰，事繼母以孝聞，娶戴氏，繼劉氏。公，劉產也，自少倜儻有奇氣。嘗受里中聘爲家塾師，居未幾，竟辭去，事作業養親。每伺親意，嚮先承之，惟恐拂戾。嘗被酒，父不樂，明旦憤泣，鑱忍酒二字於臂，自此不復沾涓滴。時伯氏盲廢，叔季皆蒙穉，家務內外叢委，公獨力撐柱，未嘗辭勞。臨當分異，凡財產恣昆弟之所取之，而受有其遺餘者。父乃大喜曰：「固知汝不藉先業而興也。」父嘗爲里猾誣搆，家幾覆，臨終呼公：「無忘吾讐！」公既卒，哭領二力抵仇家，執仇毆之。仇家群譟，欲前格鬬，公厲聲曰：「爲父仇來，無所避，所不致汝死，以有法也。譟何爲？」仇不敢逼。

公堅强不屈，好面折人，然未嘗矜重聲勢。太守爲御史時，以前爲華亭課最，天子賜勅褒封華亭知縣，父散官，官如子。鄉人視公殊隆重，而公親操耒耜，時行瓏畝間。或曰：「封官、御史父顧爲農耶？」公曰：「封官豈妨明農？明農豈累兒爲御史也？」不

爲止。郡縣請爲鄉飲賓，每讓德不赴，而聞政令否臧，則義形於色。抵巇爲奸者數害公，弗顧也。公虬髯鐵面，廣顙高顴，眉骨入鬢，瞳光射遠，膽略、膂力兼人，蓋所禀有異乎人者。使究其所就，去世之脂韋滑稽、狗得畏威、俛仰浮湛以害義蠹俗者，何啻倍蓰？達材之教不興，賓能之政不行，竟未有以自見，然其薰蒸漸被爲不少矣。

太守弘毅體道，任重致遠，《傳》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詎不信歟？吾故表而出之，使知煦煦媚世者，其道未足稱也。

贈尚書李公偕配合葬墓表

蕪湖龍山之東，艾蒿之原，有碑穹然當神道，是爲贈尚書舫齋李公偕配蕭淑人合葬之墓。

公諱貢，字惟正，别號舫齋。起家進士，户部主事，員外郎，刑部郎中。嘗視菑兩浙，按事岐王府，還報俱稱旨。大臣名薦公，擢山東按察副使，歷福建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進山西左。逆瑾方熾虐，倚藉科索者無藝，公下記郡邑置民膏簿，月按之，乃稍戢。尋以副都御史撫遼，總兵官怙勢暴横，裁正以法。前撫臣阿瑾意，議賦羨田，驚遼人，首停格之。瑾怒，懼以危言，不爲動。誣公稽山西邊餉，矯詔致仕，罰輸邊粟千斛。瑾誅，起撫畿甸，寧、鋭二豎復張，狐鼠依憑，害公法禁，飛語交扇。會陞兵部侍郎，懇辭不拜。公方稜疾惡，節概自許，淑人相以温惠，所至慎内防，游偵者不得伺，竟完其名，德用不瑕。

公之入陝也，淑人即東還理家，益務儉勤，若習爲窮約以相待者，故公無所繫，得决去就，凡再忤權倖。得謝，日登臨燕笑，賦咏泊然，與世如忘。閨門之内，白首相賓，晏如也。夫士不立節，無以儀家邦，且與覆焉。

然「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或因之牽制，以隳墮末路，則内助固非細事哉！

公卒正德丙子五月，享年六十有一。又六年嘉靖壬午，今上改元，録先朝守正諸臣，贈公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又六年戊子，冢子原道以恩生領京畿鄉薦。又十年戊戌，原道奉淑人命謁選，授南禮部司務，迎養甚懽。明年己亥六月二十五日之夕，淑人微疾卒。嗚呼！完節餘榮，遐齡令終，其亦可以無憾焉耳矣。

原道既奉淑人之喪合於公，諸凡邑里世系、子女孫息、微言細事，具載誌銘，以爲藏在幽宅，宜得表顯，乃樹石墓道，謁文。予爲芟剪采掇，小者弗論，論著其大者，刻之石。

贈郎中高翁偕配合葬墓表

豐城高翁古坦先生，諱英，字鳳奇，偕元配李氏先後卒。葬餘十年，爲嘉靖丙申，朝廷録其子南京刑部主事宇前節推常德府治行，褒贈所生。又四年，主事擢某部清吏司郎中。會霈皇儲恩，於是翁自勅贈文林郎、常德府推官進誥贈奉政大夫，官如子，李氏自孺人進宜人。墓在邑廣豐鄉腆陂社迴龍之原，舊爲神祠，香火虔肅。刑部未仕遭喪，卜葬哀懇，告夢於内。會毁祠而鬻，投牒得之。或欲奪攘祠，鄰譁弗與，卒歸高氏，果稱吉壤。人謂翁父子世德，神人葢協相云。刑部受新命，將改題墓道之石，奉少司馬高吾陳公、尚書郎龍池李君介卿所爲誌表，屬辭於某。

嗚呼！翁幼而失父，又鮮昆弟，獨奉母朱氏與居，煢然孤寡。既有室，遭家多故，茹荼履棘，兢兢自度，夫婦同之。由尊考顒濬公而上凡五世，年皆不盈四十，或僅二十餘。歲時享祀，追慕號慟，春雨秋霜之惕、草廛薤露之感，交至焉。日孜孜作德，誠懼一旦賫

志以往，無所成立，豈復有意身家百年之慮也？

平生輕財樂施，拯危周急，如恐不及。破崖岸，削畦畛，賓朋宴樂，竟日忘疲。或召之飲，必開懷酣暢，嘯歌以歸。坦坦于于，與物無兢。居邇縣治，常遠迹公庭。令敦迫一往，率其質直，不爲容悦。其慎德厲行，豈非惟日不足之志然歟？

卒之茂祉遐齡，内諧偕老，享子孫之養；外結耆社，尋丘壑之懽，優游徜徉，終其天年。神錫佳城，皇有寵命，幽明之間交慰焉。所謂作善降祥、天之所祐者非耶？

自世衰道微，人兢爲機變之巧，阱中文外，以喪其真。厚自封殖，拔一毛以濟艱厄不爲，甚者倚託要津，如鼠依社，瘠人自肥，謂爲得計。其於翁志行臧否何如也？使翁至今尚存，及見其子身都顯秩，素履之往以樹風聲，其薰蒸顧不遠歟？乘化歸盡，流風弗斬。而當翁之時，多行不義、規規爲私圖者，皆澌滅無聞。其爲謀遠近，亦可鑒矣！故表而出之，使君子作善及時，無以來日爲可恃，然後能没齒無憾、易世而不朽也。

泉嶺阡表

松陽教諭曾君宸，奔母氏之喪，還於泰和，卜邑南鄉泉嶺負某面某之原，爲雙竁同塚，虚其左，葬母於其右。

先期，衰絰函狀如其友歐陽某氏，泣且言曰：「先母生十有四年，歸家君伴筠翁。不逮事君姑，逮事先斋庵公。斋庵公故嚴重難悦，時方致浙江按察使事以歸，日娱文事，四方賓朋踵至，館粲無虚。諸子婦析爨異宫，莫之理也，獨先母相少姑晝進諸所，靡不當先公意者。後十年，先公捐館。家君四方于行，動一再朞，比反，舍内無頹缺。中遭多故，五遷厥家，公私填委。家君教授鄉里，以

給伏臘；先母夜績晨炊，補敝苴滲。茹荼履棘，略無幾微慍於顔面。自宸就外傅、遊邑校，日掉臂出門，不問有無。時從大夫君子過舍，應辦整暇，亦莫知宸之爲窘者。用是得一意講業，以幸有聞。嘉靖壬辰，宸選貢入京爲養，受官，將迎致二親於揚州訓導之邸。高年憚涉，不肯行，獨遣新婦至，戒之勤儉，無靡於俗。歲己亥，先母躋八袠，家君八十有一矣。楊士大夫、司馬王公、少司空葉公、太僕盛公、大理曾公輩，憐宸迎養不至，相與聯高文大册，寓歸爲壽。於時，二老懽甚，日衍坐中堂，召童兒吹彈戛擊爲綵舞。使還報宸『悉心率職，無以我爲念』。辛丑宸遷松陽學教諭，歸省，懇請留養，不許，且促之行。至官未朞，先母訃聞。蓋伏枕才三日，下部微腫，猶起坐酧答如常。忽握家君手與訣，顧宸兒起鳳單孑以屬諸宗黨，又顧家君爲宸圖廣後嗣，頃之遂絶，某月某日也。匍匐西還，圖惟宅兆，厥既得卜，將以某年月日襄事。惟是墓門之石未有刻，敢徼大惠。」

憶天順、成化間，教諭曾王父松臞學士、王父庎庵憲使暨世父文甫太史武接登朝，名動海内。一時英聲茂實之士，講德問禮者，望門爲歸。庭户光彩爛盈，何奕奕爾也！家運中替，遺澤不斬，教諭君脩詩禮之業，光紹前聞。會空同先生董學遴才，遂褎然爲諸生舉首，時論籍甚，謂曾氏理窮數盈，必復其始。蓋朝嗟翟門之可羅，夕睹陳巷之多轍矣。然豐約相懸，情隨勢異，一德之難。丈夫旁羅宇宙、博知今古者，猶或病諸，況閨閤之媛，未嘗廣覽遠聆者乎？書傳載截髮剉薦之事，謂能抱貞居約，以成其子，方兹所稱，何以加焉？爰表著大都，以告夫世之脩身俟命、不貳其心者，亦將有感於斯乎？

於是，教諭君謂某《春秋》之義，婦人先卒不書葬，所以明順兹之阡，昭爲壽藏。名

從穆，無乃非順事，如以地名名，於義其可。某不能異，爲題其顔曰「泉嶺阡」云。伴筠翁名某，字某，生天順己卯月日，今年八十有四。母諱某，姓蕭氏，邑安平里人，生天順庚辰月日，卒之日，年八十有二。其世系戚屬，子姓誌狀備矣。

康一松翁墓表

某舉進士京師歲，伯舅康一松翁以其子岑選昏弋陽王女弟，嘉魚縣主上名禮部奏聞。而翁爲兩淮廟灣鹽場副使，忤御史，勒令服受賈錢百，褫職。憤上疏曰：「臣德淳，幸日月垂光，昭雪汙衊，退伏田里無所恨。」事下兩淮巡撫官。巡撫官問都轉運使，運使曰：「此官治廟灣，廟灣課最；攝筦，課又最。浚安東淤河數百里，程督有道，旬日即功。年穀不登，場饑有莩，擅發而後上狀。或難以法，曰：『待報不滋莩乎？法防奸，未聞禁人擅活饑莩者。身受其罪，民保其生，不亦可哉？』時賑米蓋數百千斛，浚河之役費無慮千數百金，不以此時冒破爲利，乃利賈百錢乎？且誰爲事主左驗者？御史何知坐之？」巡撫官尋簡閲，則果無事主左驗，乃復廟灣場副使，嘉靖甲申春三月也。翁曰：「吾之生天順甲申三月六日，今居諸不待歲月，復臨老矣。微官猶足戀耶？」將乞歸，疾作，夏六月十三卒官。某守六安，聞訃，不覺涕淫淫垂也。

憶外舅量夫先生時，群從族姓旦旦詣量夫，環坐咨事。外舅畫已，必目翁：朝古兄如何？翁不在坐，則使子若姪請五伯父來，來則卒如弟畫然，弟弗兄決，弗決也。外舅率族人用諸子禮，伯舅亦力贊用禮，戒無溺。女舉予内子姊妹，四伯舅亦舉女三，而子男子乃皆二人。其他先後輔翼、倡和相成此類矣。於時，族從咸軌於則，内無訾德，外無敗

事，陵侮靡及，禮讓有稱。縉紳大夫望廬翩至，康有聞人，蔚爲慶宗。外舅卒，翁哀號頓群，退默默坐竟日，蓋深傷之。曾未十年，而翁繼殞。嗟嗟乎！天胡毒康氏耶？而數殲其良。於是，翁長子師偕岑奉翁葬於里中下巷乾巽之原，而配蔡孺人卒，后翁八歲，乃別葬焉。

予自金陵還，過洪都，舍儀賓之館。縣主數使人於内子所，偹家人問甚勤。時主未有男，側室數産，男女弗育。而師有男某，既婚某，宜冠矣。三女歸王咸、蕭棖、劉霖者，亦皆長，兒女角羈成行。而翁宰樹既拱，行輩凋謝，惟異母弟槎江君某無恙。岑涕泣請曰：「先人恐即就湮没，惟是墓道之石宜有刻也。」某悲而諾焉。

康氏居金灘邈矣，上世消息迭乘，迄用蕃碩。近二百年間，其興者曰國貴，號長洲居士，當勝國時有水陸地數十頃。今子孫得稼圃漁樵其中，食有稻粱、葵菽、果蓏、鱻稿，衣有布縷，用有材木薪蒸，以拓有基，以學有資，以仕有賴，皆其遺餘者也。生懋林公，諱某，國初與余侍講姻契莫逆，鄉稱良士。生潛菴公某，斥産滋豐，資富行義。生中齋公某，翁考也。

翁昆弟七人，而中齋三。母弟所生十有五人，蔓衍瓞綿，秩秩詵詵，一時蹶如勃如，焕焉炳矣。乃外舅理進士業，其才可高第膴仕，而屢舉屢不第。伯舅之才，長一縣、倅一州，宜優爲之，而學經不竟，去，用明法爲掾，又晚困一官，其施卒不竟。倘所謂運命，是耶非耶？

翁幼感異夢，松生於頂，因號一松。當其身未有徵也，將待乎其後耶？夫國以人實，宗以人亢，令内外大小吏咸謁才率職、急公保民如翁，世安得不理？康氏子弟，世濟濟蹌蹌，繼繼如翁伯仲間也，家慶詎有

涯哉？

予再如金灘，展下巷之墓，過疇昔咨事環坐處，徘徊殞涕，爲志予所感者如此。復儀賓，刻之石。

封君朱公墓表

嗚呼！ 玆爲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萬安芙江朱先生之墓。大夫諱鵬，字九霄，贈員外郎熙齋公仲子，提督貴州學政、按察副使麟之兄，刑部四川司郎中衡之父也。刑部奉璽書慮囚江南，在道忽心動，因兼程歸省，抵舍七日，而大夫寢疾。於時，副使受命未行，得相與盡心於醫藥含斂，親朋嗟異，謂若有相之者。

大夫廣顙豐頤，隆準方面，顧眄有威，音吐洪亮。始在娠，劉宜人感奇夢，異之。兒時見《班超投筆圖》，慨然有遠志。好涉百氏學，獨不爲舉子業，嘗誦曰：「胸不包六合萬物，非夫也。」意氣激昂，遇事奮發，勇爲言論，常侃侃自許，不少貶徇，故人多嚴事之，至或望而引避。其教刑部，自始知書即授之古人格言懿行，暇則試其詞説，示之趨向，不期彊記。作字，令習曾公筆法，無學晉人。及令婺源，擢刑曹，飭遣寄諭，必取法朱文公爲治。治其鄉人，無忘歐陽崇公求生之道，以重民命。語皆可述。疾革，卻醫藥，禁禱祠，語刑部兄弟曰：「吾先世贈都憲公活萬人命，我祖東一公以遺腹子操心慮患，惇信明義，上承飾堂公屯鬱遺休，下啓熙齋公纘緒施及於予，亦罔敢歉心苟作以忝前聞。謂餘慶將在汝曹，而予不及見矣。」已命觴引滿，與元配陳宜人訣，正襟而逝，嘉靖丙午六月廿八日也，時年蓋六十有四。

人謂大夫能順熙齋公友于之志，後於世父，事所後確夫公、羅孺人能深愛，能成其弟之學，以蔚有名實。於時能尊祖重祠，收恤

宗族，其他賑饑救菑、掩骼埋胔、解棼排難，於人多所惠濟，皆可以得遐壽，而僅止於是也。先是，嘗夢巨人峩冠衣緋，導至一大厦，仰視壁間，懸東一公畫像，旁有四齡字。既覺，莫曉所謂。至是，計東一公享年，蓋增其四鬼神陰陽之祥，亦異矣哉！

大夫嘗遇人授踵息之術，及卒，子弟入哭，見室中揭大書，則有「存天理，遏人欲」、「戒暴戒利」諸言，於是始知大夫晚歲常瞑目默坐，易嚴以寛，變厲爲温，蓋非獨有事於養生，而人未之知也。夫世之矯爲名高者，於耳目所屬，莫不强意脩飾，至於私親告語、幽獨警惕，則惓惓焉功謀利計，而中心之誠畢露莫掩。大夫所以訓諸其子，揭諸其室，蓋親戚所不及聞者，用是亦足以觀其志之所存。假之以年，與有道君子交相磨礪，又惡知其所際也？

予往歲遇萬安，大夫欲宿予南郭之館，予不得果留，而時時往來在念，乃今重有慨矣。刑部奉行狀請誌銘於鍾石費公，復謁予文，刻諸墓道之石，則取誌所未詳者，表而出之，亦以見予之所深感而獨慨者如此。

東崖羅公偕配合葬墓表

嘉靖丁未春，予被召過螺川，吊鳳洲羅君春於其廬。君尊考東崕翁，歲前十二月六日卒。改歲正月甲寅朔，奉以如河東青原鷴鴣峰下，合葬於母劉氏之塋。劉之卒，乙酉七月廿五日，葬以其歲臘月十二日，御史義城黄君國用爲之誌銘。而翁葬也速，羅君乞銘未及，自爲誌，納之壙。至是，函二誌，徵予文，表諸墓道。予與君同舉丙子鄉試，義不容辭。

君初判建寧，三載考績，得封翁承德郎、建寧府通判，母劉、妻鄧贈封皆安人。外官非有殊政，數被監司表奏者，不得貤恩，而府

判得表奏尤難，故翁之封爲異數。而羅君聲譽遂起，擢同知高州府，浸浸顯矣，念翁春秋高，亟懇致仕，其言曰：「先安人年踰六十，時先兄泰强壯當家，謂春勉圖揚顯，無事家食，春由是奔走在外，膝下之懽闕焉，後悔之亦何及矣？今吾父年踰八十，兄又不幸即世，春安能貪五品秩，輕所謂不以三公換者？」君既得謝，猶及翁康徤。翁天性篤親，既嗒焉忘世，與其弟澹菴徜徉游衍，間日不見，即瀹茗相呼，君得操几杖以從，如是者數歲，翁始捐舘。養老送終，幾無餘憾，不謂備福矣哉？

予既諾君請，縻於職務，未有以復。是歲，除先妣太淑人喪，復被召，過螺川，始按誌銘敘次之。

翁諱同輪，字能遠，別號東崕。幼有志局，業舉子垂成，父委之家事，不能卒業，乃束書襲藏之曰：「吾先世君章公文鳴於晉，江東公、教授公宦於五季及趙宋之朝，大隱公爲元名儒。今吾欲光紹先烈而未能，後人其善承吾志矣。」成化乙巳，縣僉董區賦，會洪水爲沴，漂賦粟餘千石。或曰：「非典守罪也，盍辭諸官，均配輸賦之户？否者，且獨累矣。」翁不可，鬻產完之，家坐是日落。尋罹火灾者再，蓋藏罄然。

時王父、王母在堂，素不習爲窘約，而母又多疾，所延必名醫，藥石所需奇貴物，非厚費不可。賓從及門多顯者，弟妹婚姻皆右族富家，禮際不能少損，又食指繁夥，翁皆極力營辦，安人至脱簪珥佐費，不私其有。竟能以耕織節省之贏完復廢業，而歲增月衍，倍於其舊。然終不徒以自富，如益祭田、脩祖墓，刻名賢詩，建義塾，請田公祠以率里中爲社會，其他周貧恤匱、排難解紛，所捐發不少，而貲顧日裕。安人亦喻翁志，賑施無所愛。卒之日，里婦不知姓名十數輩入哭甚

哀。問之，則平日嘗受周恤者。蓋所濟未嘗語其家人，往往若是矣。羅君居官，政必近民，禄不求富。雖其志所存，然亦家積仁厚、漸習成性者歟！

夫學不必皆仕，要足以訓俗；行不必特異，要足以澤物。河濱陶而苦窳化，畏壘居而尸祝崇，豈不亦群鹿豕、似木石人哉？末俗日非，行如是，不足用爲訓耶？子若孫歲時展墓，追念前休，惕焉興行化者爲不朽矣。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別集十一

雜　著

石江兄行狀

先生諱鐸，字崇道，姓歐陽氏。其先潭人，唐率更令詢之裔也。天寶間琮刺史吉州，留家，世爲吉人。宋初，太尉、梁國公忠自永和鎮徙萬安常溪。南渡間，德祖徙泰和蜀口洲。洲東瀕贛水，禾蜀江緣洲西岸迤北，東流入於贛江。江口石鑿鑿齒齒，水注射，噴薄號吼。先生常曰：「江利濟而以石病。石，用物也，而根盤江底，巧工利器無所施，以江廢。乃予無所用於世，卒重爲世病。石耶，江耶，殆知我矣。」自名石江子，人因稱石江先生。先生祖父曰昇，父曰暠齋公鶴，皆用先生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母、妻皆南富王氏，繼母康氏，贈封皆淑人。

先生以成化丁未八月初四日生，有異質。四歲，暠齋公教以雲臺二十八將姓名，異日錯舉以問，應聲以指畫膝上，一無所謬。六歲，授經傳句讀，輒成誦。十三，能綴文。年十七，二泉邵公選補郡諸生，曰：「詞藻，蘇黃儔也。且以文自進，不藉先容，吾以此占異日矣。」正德丁卯，虛齋蔡公試其文，追古作者，寘首選。是秋鄉薦，明年戊辰與從兄西洲先生席同舉進士，益研精經史古學。尋授行人司行人，上書言時政剴切，不報。壬申，使蜀，蜀王見先生魁梧端重，禮儀酬對卒度，曰：「公輔器也。」厚賜，啓謝無所受。歸，舟遇旋渦，幾沉，衆號怖失措，獨從容令投諸

器物渦中，殺旋勢，會大風撇舟閣石上免。

時當路擬擢臺諫，以年格陞本司左司副。乙亥擢署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晉郎中。中官鎮臨清者欲擅威福，假山東賊擾，請令旗牌行便宜，如江西征華林故事。既關通內外，先生曰：「此古節鉞，非專征不得授。江西之變，以一切從事，不可爲典，且後將無紀，威命日褻。」事竟寢。丙子，以便養改南京兵部武庫司百司官。皂隸免役金出納，武庫郎主之，而州縣解輸有羨，重者十一，輕者二十、三十而一。曩類取重羨奉尊顯人，又不必待時，而卑官顧終歲不得，或割私其羨。先生乃置曆公隸署，序私隸官，序辨其名數多寡，季均給之。內金即識字爲號，其出給令吏採籌指取，無問羨重輕。尊顯人初頗訝異，後廉知往事，乃咸曰「固當如是」。尚書喬公意先生英年少組藉，數試以事，乃大驚異，曰：「賢自愛，老夫且退避矣！」其後大疑議必相咨決，或至丙夜，因留共卧。起奏議，輒託屬稿，或自草，必召與商訂焉。

己卯，陞福建延平知府。俗尚鬼，祠祀不經。葬親率飯僧事佛，連三五晝夜作無遮會，又盛酒饌、集賓朋，謂之姻葬，弗不貲，以故喪不易舉，至一家停者數柩。先生首禁黷祀，撤淫祠數十百所，以其材葺黌舍社學，作延平先生書院，買贍學田，進諸生講禮，榜通衢，明葬祭之義，嚴暴露之罪。蓋餘月而郊坰新塚纍纍，家無停柩者。

蕭司禮，敬郡人也，其家有省郎、有錦衣使。家人憑藉暴橫，莫何誰者。周廬列肆，侵官衢之半，上官過，至不能張蓋。賦稅輸將，把府縣盡筦之，恣科索公侵，費無忌，至復賦於民，蕩家産，笞械獄，死相繼。先生因行救火令，民十室輒甃甓爲火牆，廓官衢，務簷桷相遠，無俾延爇，而蕭氏廬肆多所毁者。又嚴禁包攬，即逋負，必責之攬者及諸所豪

右，法往往涉蕭氏，蕭氏大恚。會蕭氏奴殺人於渡口，異時率置不理，立捕繫訊鞫坐之，百方説不得脱。家人没其事實，譏之司禮，司禮大怒曰：「知府將轥轢我家爲名高耶？」與其黨謀以刺事械逮先生。京師冢宰陸公微聞，徐救解之，尋舉堪劇，奏調先生福州。

先生以爲殆出司禮意，欲困我於會城，且日與鎮守太監忤，將藉手甘心焉，遂棄官歸曰：「豈能爲人作禰衡送之黄祖也？」上疏引疾，部議不可，檄兩布政司促上官，而鎮守尚太監既盛氣待矣。至則裁供饋、禁横索，鎮守府不得肆，門客數嗾尚，欲有所泄怒。會頒胙，先生謂：「神惠取盡，散祭品不當益以市肉。」於是諸司胙損舊十之九，又不及鎮守諸客。尚怒曰：「往胙我特豕、特羊，今何得不如故耶？」令隸委胙府庭去，先生陽爲不諭意者，謂：「相禮諸生，尚公無乃以相勞？」持去割分之，詣鎮守謝。及迎春，又不設雜劇，會鎮守府尚益怒，先生以謂：「時當布德施惠，若傷財殘民，何春之爲迎？」尚不能屈，則借他事爲名，肆詬罵，欲因激發相毆擊。先生第瞪視尚，尚至低回迫塞，出語誖謬。先生徐拱手言曰：「此非臣子所宜言。上聞，得無不可耶？」徑趨出。而城中人又傳言先生將發諸門客奸利，録其私槖，其人大懼，交説尚釋憾。

先生守兩郡，率約己裕民，正法督奸，刑以不濫爲威，賦以能均爲薄，禁庫官出納無羨贖金，令所在輸粟備賑。或曰：「將奚取爲用？」曰：「公用公取之。」曰：「私饋奚取？」曰：「寧無饋，豈敢以民財爲私？」尚使人偵伺數月，絲毫無得點染，乃因三司官謝過，不敢復肆侮焉。於時，客過府城至不能張宴，而上官所索辦不復下福州府，皆公相奬譽，内心殊不喜。會又審編里甲，先生謂：「福州海六、山三，田賦僅十一，里長正

役不得優，仕宦盡免，偏累齊民。」於是閧然議起，謂「方稜乖戾，非人情，不可近」者。時秋浦汪公以御史按閩，益敬先生，不爲搖。至課第藩臬長貳，顧密與評隲焉。後秋浦卒官户部侍郎，先生祭之文云：「鐸昔守福唐也，謂盡職所以求知，每冒昧而當官，不虞世路之多岐。於時中貴礪齒，同事含沙，佞人貝錦，上官畫蛇。公獨察其無他，排群議而推誠，或分謗而解紛，或獎借而成名，馴致今日，亦濫金章。天日在鑒，曷其敢忘！」蓋深傷之。

今上嘉靖癸未，自福州入覲，舉治行第一，詔賜綵段、羊酒。是歲，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提刑，尋改提學。至則明禮教，崇行義，勸督有程，課試有常，謂「養才如種木，株而植之，未必株而成之」。子弟稍穎資，輒收之學。士文義疏拙，不即黜，屢試靡進，乃黜。即儻蕩無行，亦不亟黜，累教不悛，乃黜。居三年，文體士習丕變，然未嘗大聲色，第規規自度，而潛移默動有出於勸督之外者。所獎拔士，往往知名當時，所擬爲魁元，竟亦罔不爲魁元者。戊子，陞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未行，召拜太常寺少卿、提督翰林院四夷館。己丑，陞南京光禄寺卿。兩寺稱閒局，而先生明職守、振玩愒，日兢兢有事，不亞他曹。光禄錢穀關内監，爲勾稽乾没，裁節耗蠹，小者簿正，大者驛聞，歲省民賦數百千。介溪嚴公時爲少宗伯，讀其疏曰：「仁言之利博哉！」

庚寅，勑公卿議四郊禮，先生疏略曰：「禮不相襲，樂不相沿。高皇帝經緯冠千古，祀典尤所盡心，宗廟去籩豆之儀、山川革侯王之號，未嘗泥古，惟適時宜，況郊祀大禮而有所未盡乎？乃分祀十年而更合，必有所未安者。合又二十年，不復議分，其定也久矣。人情惟久而益習，事體惟後之爲信。國初制度，曾經洪武中更者，後不復行，亦其定

也，上下之所安也，況重大如郊祀者乎？帝王雖因時損益，然大體未嘗輕變。今分祀，則殿臺壇壝豈復能仍祖宗之舊？而工役繁興，財力殫竭，特其末耳。惟以法祖之心而行敬天之實，采逆耳之言以盡求道之方，實宗社無疆之休。」士大夫咸以爲婉切得告君體。

丁繼母康淑人憂，服闋，即家徵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會丁皜齋公憂，丙申秋復召。武備久弛，江洋數不靖，乃募兵壯，飭賞罰，脩戰艦，除戎器，嚴捕詰防邏之法，申窩藏接引之禁。未幾，改巡撫南畿。東南財賦區，而蠹弊所從來久，大都賦則煩細，畝五升以上凡數十百等，重者幾二十倍之。又輸運或二斛，若斛有半而致一斛，乃加耗取盈，重者益重。周文襄公撫畿，議重糧折輸白金、官布，其費率四五斛視輕糧一斛，民乃不病。歲久奸滋，富民闕節書史，變易名實，混亂重輕，於是豪家腴田多輕則顧輸金、布，貧民存瘠産乃負虚租。根盤絲棼，莫可稽詰。數十年間，建請均糧則者章數十上，事干版籍，格不行。先生謂版籍誠不可變，然加耗歲會巡撫職也。文襄據田行法，今當因法以補田。令府縣各綜其畝之額，而方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科則不易，推移以耗，其名曰「徵一」。於是租賦之實，書史不能重輕，民得自制之矣。又定傜法，以清脱漏、正影射，裁撙縣驛濫費，而糧長推擇不出其甲，斗級以歲更，皆切民隱。豪家初頗扇異議，大學士未齋顧公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群議乃息。

昭聖皇太后梓宮祔顯陵，由儀真泛楊子，遡九江，皆先生撫屬地。先生率郡縣吏飭具徵衆，迓送出境，而山陵使皆近戚中貴，郡縣吏咸請所以待山陵使者，先生曰：「奉

詔廩餼有常，輿皂有數，無敢不恭。」固請其他，曰：「他不敢知。」事竣，梓宮道所出，撫臣皆議勞受賞，先生獨以檢下不嚴致讙譁失禮，爲山陵使所劾。時已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奪俸三月，然上亦以此知先生。會吏部右侍郎缺，詔會廷臣推擇，再上再不允，尋奉聖諭「擇法官老練者」。廷臣知上意所屬，以名薦，詔可。受命不以家自隨，曰：「才微德薄，脱譴罷，不滯行李矣。」時嵩臯許公爲冢宰，會考察諸司吏，推誠賛詔，奬掖善類，衆惡必察，所汰黜無濫，大奸脱距，奥援不得庇焉。辛丑五月初五日，九廟火，自表乞罷，上曰：「鐸稱未老而衰，令致仕，可。」明日闕謝，又明日陛辭行。或曰：「上之知公也。舊聞曩時嘗語大學士桂公云：『此非歐陽脩裔耶？』而梓宮之役，以罪受簡，以爲不借譽左右，蓋臣也，是以有少宰之擢。謂公盡命殉國，衰老非所宜言。上曰云云，殆以怒示眷耶？」又曰：「公行，無乃已遽？且鈞軸大臣投謁以別，將無謂公少望？」先生曰：「事君，捐縻爲期。苟召我，敢俟駕乎？吾豈悻悻窮日力而後宿者？夫知我者以我爲恭，不知我者以我爲望，吾敢謂大臣非知我者耶？」先生歸，則放情泉石，投好農圃，卜武溪之勝，面武山搆盱武草堂，在禾蜀江西岸，去故居里所。時與伯兄賓武先生爕游衍歡笑，日讀書綴文，以此自老。甲辰秋九月念七日感疾，素壯，弗用爲意也。居數日，稍劇。十月七日閲邸報，猶指事語其子獻曰：「君子貴居正。行險僥倖若此，鮮不禍者。」頃之，王淑人告囊金既罄，請銷酒器爲費，不可。呼僮曰：「取紙筆來。」則令牽紙，仰面書數字，貸金於伯兄，字皆遒勁不敗。薄暮，瞑目不語，喉中齁齁有聲。詰旦，聲浸微，遂絶。先是，公卿大臣及撫按、臺諫官封章交薦，謂且召用，而先生不逮矣。前病十日之

夕，里中見有光燭天如星者，若起盱武堂，飛越禾蜀江，墜故居東，蓋再旬而罹大故。士夫聞者咸悲惋嗟悼曰：「天不憖遺，嗟嗟悲乎！豈獨私門之痛哉？」

先生天性篤孝，四歲母王淑人喪，哀慕如成人。居皜齋公及康淑人憂，無違禮，每哭哀動左右。語及舅氏，輒潸潸垂涕。或曰：「先生長育舅家，痛固宜。繼母曷嘗慈焉？無乃非情乎？」先生聞之曰：「共翁休戚數十年，吾又焉知慈不慈哉？」嘗夜卧驚覺，亟起視翁曰：「寢得無有故？」會翁墮床起坐。古稱囓指心動，骨肉深情，豈異也？每念伯兄自幼以失母，故相依爲命，提撕勸相，綜攝諸務，俾少得專學仕，得無内顧以畢力於官，輒喟曰：「無兄，焉有今日？」逮老，每事必咨，憂樂胥共。某嘗謂今輩行中有兄弟若此者，何必不如古人哉？

先生得子晚。初，王淑人數孕，皆不育，而側室劉氏、張氏有三男、二女：伯以督學廣東歲生，名曰獻，廕補國子生。仲以擢參雲南歲生，名曰參，季以少卿太常歲生，名曰卿，皆邑庠生。長女適庠生楊同唐。次女聘仲舅之孫王宗明，未行，先生卒。

某匍匐往臨，獻率其第稽顙言曰：「先人蚤有志於天下事，而用弗究。頃家食，聞北虜犯順，輒憂形於色。暇日書不釋手，獻從旁竊觀，非周、程遺言則孫、吴武略也。蓋先人猶有耿耿不寐者，而今已矣。意氣心術發之乎文章，而稿棄不存。自獻有知，所收才千百什一，而言不盡意，大都未可概見。今誠得大人君子知先人者，闡發幽潛，勒之金石，光之無窮，獻死且不朽。惟敘述行略自家庭，家庭知先人者無如叔父，惟叔父憐而賜之狀。」於時某茹痛啣哀，不能有言，然不敢讓也。

嗚呼！氣無完賦，才有所偏局，故華實

不兼茂，功言不並立。篤行砥節者，不必炳於文；摛詞麗藻者，不必底於績。若先生，何其兼資篤備也？年不塞望，施不盡志，謂天亦有所靳之耶？其文可愛而傳者，行之乎遠，乃事實没，不少表顯，論世者何觀焉？故追憶所見聞，次歲月，著之篇。

大司馬翁公傳

公名萬達，字仁夫，別號東崖，揭陽鮀江里人也。其先莆人，徙揭陽。上五年，公舉進士，除户部主事。嘗主河西告緡，劾諸豪闌出貨及侵地姦狀。尋視通州漕，諸豪亡敢撓漕法。又陳言鹽筴便宜事，上從之。京師饑，公以郎中奉命行縣發粟，多全活，部尚書以爲能。尋拜二千石守梧州，其治郡以興學校、正風俗爲首務。會咸寧侯仇鸞提兵戍梧，軍吏藉聲勢橫甚。公捕首事者十餘曹，韮遺之，一軍皆畏服。梧苦，督府共億公省繇費便民，而督府倚辦郡中，公又事事立辦。居四年，上下胥安其政。

丁酉，安南人鄭惟憭上莫登庸簒立狀，上命咸寧侯及司馬卿二人將兵討之，公以廣西按察副使置軍中。時登庸佯言薄廣東，且採毒藥試刃，收巴豆囷集置上流，埋竹筒地中陷馬足，又行金塞上間我軍，關吏無所禁。公募敢死士梁文韜等，微得虜虛實，乃下令諸吏民即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諜者遂絶。公乃謁毛公曰：「大司馬奉詔討賊，懸孤軍深入，此難以趣利；龍、憑二州諸夷趙楷、韋應、李寰等且約虜爲内應，此發難不難。三人者深相結，急之則易爲變。又楷、寰精悍，難卒勝，獨韋應懦，易禽。應禽，楷、寰可虜也。語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顧能降此三人，登庸易與耳。」毛公曰：「善。」則以兵屬公。公陰使人召思明府酋長黄朝，授方略，伏甲士禽應。無何，獲楷、寰，

皆論死。登庸固以駭懼，而公曰：「吾且益先聲伐之。」會亂藤峽反酋勝海刺死，海弟公丁反故地。公出奇計，虜斬公丁，而從兩軍收公丁餘黨，鼓譟進，夾擊賊。皆殊死拒，徑布蒺藜、菰蔹，隘塞巨木、懸石，樹杪伏機弩、毒鏢，戟莽，觸立死。公皆以計奪之，乘勝逐北，斬首數百級，盡降其衆三千人。

初，四峒轄忠州，其後峒豪黄賢相割據峒，峒改隸思明府。忠州數争之，議未決，乃下公議。公曰：「今之議峒者三：州郡相持，議畫一則不相下，議中分則取圖籍變置之，非民便也。議立縣立所，縣簿責急，難以得民和；所權輕，緩急非所賴。此三者，則有司之計過也。不若割峒屬南寧，置通判一人鎮撫之，以指揮戍守，此得峒完。」峒民曰：「幸甚。」黄賢相不奉令，且負峒反，督府問公狀。公曰：「峒父老苦賢相久矣。今且有主，奈何從賢相反哉？願遣一偏將軍移軍軍南寧，且夕且下。」居有頃，賢相以地降。登庸聞之，恐甚，乃曰：「上發兵討我，諸將不急擊，顧先平諸内夷，嘗我也。」公護軍軍龍、憑，壁虜境上。軍吏獲諜者丁南傑致麾下，公盡得虜狀，釋其縛，遣之。丁南傑告登庸曰：「趣降，不者且爲虜。」登庸愈益恐，乃欵關請降，遣諸子莫文明入朝上疏請罪。詔罷安南爲都統使司，登庸以都統使監其國，公論最加秩，賞賚優厚。

先是，擢參政浙江，督府疏請留公，遂改廣西，仍治軍事。至是，擢四川按察使，尋以陝西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乙巳，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諸邊。始至，奏裨將卻永、姜奭等罷之，諸將奉約束唯謹。秋，發卒乘亭鄣，分布既定，乃陰遣健卒數百行察勤怠，以硃和油納竹筒中給之，約曰：「亡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而亭卒即面縛受罪。由是人人震懼，亡敢失伍者。八

月，匈奴大入，公徵諸將兵卻之，簡材官善射者夾道而伏，虜多射死，尋遁去。上聞之，賜璽書勞公。時壯士王千斤力戰死，公哭之哀，以死事聞，請爲之立祠、官其子，邊人無不感泣。公以邊地踔遠，虜出没難備，乃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築牆二萬丈許。告成，事進公右都御史，蔭子思佐國學生。大同宗室充灼等謀不道，且開虜入，公知之，則授成大同將周尚文發奸狀，公又推轂尚文本謀，口不言功。詔繫充灼，論如法。公進左都御史，再蔭公弟萬程。會議復河套，公上議凡數千言，大要論復套與搗巢不同，惟謹烽燧、輯行伍、足饋餉，以俟虜隙爲計之得，語在公奏牘中。己酉春，虜宣言寇宣府，且薄居庸，奪關入。公上疏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即盛氣入，其鋒不可當。誠得大同將周尚文部鋭卒代宣府將，虜可格也。」上從之，且趣尚文行。虜薄曹家莊，不虞尚文卒至，尚文當虜數十萬，力戰三日夜，圍屢解。公聞之，從壯騎數千赴尚文軍。騎士諫曰：「虜衆，公且無奈虜何，俱死無爲也。」公叱曰：「逗遛者傳軍法！」躍馬爲諸騎先。距虜壁四十里，會大風起，公則車騎曳柴進，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夜解圍而遁。公遣尚文從輕騎掩虜，破之，獻首功四十級。公上大喜，進公兵部尚書，賚賜甚厚。五月，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奔喪去。

庚戌七月，大同諸將失利，烽火通京師。群臣上議，請亟召公入。公居廬，疽發背，固請終喪。八月，虜由古北口入薄城下，上憂之甚，趣召公代兵部尚書。公聞詔，泣曰：「臣待罪行間，主憂至此，此臣効死報主之秋也。」乃倍日並行，乘傳四十日詣闕下。而大將軍仇鸞雅不喜公，上數問公不至，鸞乘譖公，乃以侍郎王公爲兵部尚書，罷公不用。尋復兵部右侍郎，經略紫荊諸關事。會疽

發，病甚，上疏乞骸骨且終喪，上怒，坐疏不敬，褫職。公既還，而上念公不置，壬子十月復公兵部尚書。公方約車游武夷，次三河，公欒丘在焉，語友人曰：「我死，必居此。」至清流，病作，語其僕曰：「趣歸，吾將逝矣。」次上杭，病乃亟，公仰天哭曰：「臣駑下，徒受上知，不意先填溝壑。臣死何憾，其如君恩何？」侍者問家事，不答。死後二日乃斂，正寢，面欣欣如生，年五十五。詔至，公蓋棺矣。公子以聞，請葬祭如故事，制曰：「可。」

太史氏曰：余讀《漢記》，視霍去病、馬援爲將，豈不偉丈夫哉？然當武帝時，天下不無事矣，驃騎馮貴戚之權，則用武之資也。伏波從光武起，故知兵。今天子脩太平之業，士去尺籍久矣，公以書生言兵事，決筴制勝若嘊唶宿將，此遵何術哉？余聞公生六年，喪陳太夫人，哀之甚。及樹先尚書墓，親荷畚負土，此其閑於人倫，蓋天性也。公爲郎時，日與余及山陰王汝中、南昌魏師説、吉水羅達夫、毗陵唐應德諸子談性命之學，至夜分不寐。雖數有軍功，一切以奇勝，大都誠壹所致，則忠孝者之爲耶？《記》曰：「我戰則克。」公近之矣。

一田翁傳

一田翁，姓方氏，名舟，字汝濟。曾祖曰法明，鄉進士，官四川都司斷事。祖贈監察御史曰懋，父封給事中曰瑜。先世故信州人也，三徙至池州。宋元之際，徙桐城，迺今遂爲桐城人。始居桐城者曰德益，生縣主簿茂才。主簿生巡檢士源，巡檢生宣使有道，斷事蓋宣使仲子云。

翁幼稟異質，書過目輒了大義，獨不能就規格爲舉子文，則以其力學詩，及晉人書。而督課其弟向業舉，與同臥起，身先讀誦，且曰：「吾家世迨諸父皆貴顯，吾與若不能以

父顯，非子也。」向感奮，竟成進士，拜南京户科給事中，得封父如其官。而翁亦創通諸經指、史略，乃詩律、書法益駸駸逼古矣。

給事坐論近鐺，謫多羅丞，翁乃大喜，謂：「丈夫仕，有言責。言不違道，即譴逐，奚憾爲？」經紀贍助，以成厥志。丞後累官知瓊州府，家聲益燀赫，而翁顧退然若無所挾者，日就仙攙莊故業，樹藝畜牧。積日月，貲累中溢，推餘及物，鄉里翕然歸德。旁近有唐家湖，或諷翁力能擅此，則入且不貲，翁曰：「湖非天所以惠養此方人耶？吾專利毒衆，違天不祥。」竟不使爲己業。有馬奔翁櫪甚馴，勑僕謹秣之，言於官，以待主者。逾年，有韓姓者突入櫪奪馬，與僕爭，格勝之，策馬去。居數日，僕死，韓囊金蒲伏求免。翁曰：「僕死病，非死毆，奈何受君金？」韓大疑懼，益金至百，峻卻之如初，韓始頓首謝去。翁制行敦義多類此。

晚號一田，而自爲贊曰：「天包無外，而斂之一掬；地載無餘，而量則不足。義守而彊畝脩，仁涵而谷種熟。不一之一，匪田之田。以生以成，其地其天。」於是人知翁蓋言心田善種，而隱括翁行事，徵其非空談者云。翁卒時年五十一，尋以子克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

論曰：語有之：「貪夫狥財。」此豈直市井販鬻之儔哉？即遊媚貴勢，相引取爲名高，其歸或乃要富厚，計將遺子孫世世賴之，皆爲利往，然亦不必遂其志。一田翁度德砥行，惠施鄉里，卻金委湖，顧猶細事，大都語仁義則津津爾，隱約終身，僅以盈掬貽孫，謀不悔也。乃弟若子皆仁耕義耨，據要津，與天子争論是非，榮被槁壤矣。

内範述

誥封宜人葉氏，封公易齋吴翁之室，儀

制郎中悝之母也。宜人世儒家女，生長宦舍，通《孝經》大義，多記古嘉言善行。易齋遊庠校時，父虞衡公左遷隰州，易齋侍母王宜人家食。伯叔氏時往省父，得餘俸，輒各私之。或謂易齋：「盍往乎？」宜人曰：「養母爲大，俸何有焉？」比析産，室鮮私藏。叔氏無後，王宜人使伯氏獨兼其産。或謂易齋：「盍言乎？」宜人曰：「順親爲大，産何有焉？」於是易齋授徒，宜人勤紡績，督耕畜，囓蔬茹淡。奉姑，歲大歉，簪珥盡脱，甘旨必具。易齋得無内顧，肆力於學。學成，貢上京師，授清流訓導，遷平和教諭，禄食衎衎，而宜人不逮矣。

儀制昆弟初就外傅，宜人時其歸，必問所習，焚膏使熟之，躬辟纑爲之勸。常曰：「古人映雪聚螢以讀，若今乃不乏膏，非幸歟？」苟傲惰受朴以歸，宜人必更朴之。朴之泣，則曰：「古人泣母杖不痛，今泣何也？」故三子亹亹向學。儀制舉進士，歷今官，釜養封公，而宜人不逮矣。

儀制謁予曰：「傷哉！悝之薄祐，先宜人之蚤背也。惟是先宜人爲母、爲婦，動皆可教。不能率其遺餘以正身厲行，罔罹於咎，又不能表暴訓我後之侗也，尚取爲人子也與哉？願有述，没齒且無餘憾。」

予惟婦之臧，家與隆；其弗臧，乃鮮弗替，厥亦大矣。自古士大夫外飭百行，顯顯可述，而門庭之内，或多可愧悔。蓋士德靡恒，然亦婦鮮柔淑焉。《詩》曰：「妻子好合」，《傳》曰「父母其順」，言行遠登高，卑近之基也。天德不一，不可以言合；志不通，不可以言順。非女貞士良，曷由致之矣？

夫知重婦德，則知所以正室；知崇母訓，則知所以成親。淑身裕後，篤邇舉遐，一物而衆善備，儀制之志也。君子道人之善以反諸己，雖不敏，能無述乎？

虞山陳公去思碑

嘉靖癸巳冬，虞山公以御史中丞提兵符，兼制江、廣、湖、閩，開府於贛。乙未夏，懇疏謝病以歸。歲辛丑，公歸海虞六年矣，贛人卿公之德，逾遠不忘，謀篆刻金石，垂之永永。於時，文武士庶數十百人晨趨郡庭上狀，大略言公在官降體近民，以興化善俗爲務。申明保甲，户頒皇祖訓辭，俾以鐸狥。增闢社學，廣生徒而選建之師，給《小學集註》，使講解傳習，以端蒙養。日登進多士，教以崇德徙義作聖之功；率籲庶民，諭之敦本尚耻、遠於刑戮之道。乃風聲翕然，士興民易，騷騷承休，而公不可留矣。

郡大夫曰：「即若是，何德公深也？」合口言曰：「贛故文物郡，而數患盜。庚午、辛未以來，威之弗懲，撫之滋蔓，干戈日尋，饋運無已。人窘生事，學士廢業，禮教浸弛，邪僻日作。陽明公一揃刈震驢，肆乃寧居粒食。方歸馬放牛，闡道德以同風，崇詩禮以淑俗，未期有討叛之師。師成，徵詔自天，弦歌息響矣。又十有餘年而虞山公至，然後上復有教，下復有學，茲所謂百一遇者耶？夫苗之待雨也，弗滋弗渥，苗乃弗興，槁且無日，如之何弗思？」又曰：「虞山公始至，滌殘去蠹，裁侈費，禁厚斂，和買有藉，無抑市價，餽遺才，取成禮，官舍之奉泊如也。或謂：『苦節殆不可貞，將若軍興何？』而公身率有恒，已乃繕城郭，除戎器，闢無逸亭以講武程藝，先聲所震，四郊日靖。開六舘以通惠、潮，商旅出入寇境，化迂爲徑，易險而夷。安遠拒命之頑，嬰城保衆，密畫方略，掩捕之，束手歸死，兵釁不開。終公之去，民免於荷戈峙糧，得無重賦，以安其田里而服習文教，蓋孟子稱『俯仰足而後驅之善』。公方以此道與民由之，甫期月而得謝。民今慕戀不

置，以爲百未一試者也。玄石既礲，將琢詞以告子孫，願借丈尺地，令可置龜趺。」

於是郡守倅相顧嘆曰：「教化其深乎？兵其毒乎？財其所恃以爲命乎？民情大可見，吏茲土者可以觀矣。」乃諭民，聽樹石於名宦之祠，使來請文。

公名察，字原習，姓陳氏，海虞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徵拜山東道御史。尋北召，改湖廣道言事。忤逆瑾，罰輸邊。已自表免官，用薦補河南道，考覈百司稱當。按滇蜀，有風裁。巡京營，再疏摘發奸貪，後果怙寵稔惡如公言。陞太僕少卿，未拜，舉賢自代，坐謫海陽縣學教諭。陞廣信府推官，歷兩浙、山東、西藩臬長貳，南京光禄寺卿，擢今官。所至廉儉自持，故能有惠政。喜讀濂洛書，與士大夫講説。去海陽，諸弟子建祠尸祝之。

仲氏寰，正德辛未進士，累官南國子祭酒。某承乏司業，與爲寮。會公來爲光禄，獲交，兄弟間相好也。夫焯德美，慰去思，吏感而良，民德漸而歸厚，馴致其道，禮樂其有興乎？是故宜有述也，豈曰私予所好云爾？

鉛山令黃侯遺愛碑

黃子任鉛山三年，政成民乂，徵拜監察御史。既數歲，而民懷其德，不能忘也，謀琢石刻詞，紀述政績，用垂久遠。相與告庠校之士，庠校之士曰：「侯保惠庶民，澤被厥身，乃若講經論道，迪德程藝，實熏我心。吾儕所蒙於侯者，不尤厚乎？是舉也，顧待民先之也與！」相與言諸邑博士，邑博士以士民之情告於新令。

新令尹子進士民而問之，一口言曰：「吾儕不知往昔，以耳目覩記，愛民殆未有甚於侯者。侯於常禄之外，秋毫無取，均節賦

傜，蠲除煩苛，贖刑惟輕，罰疑有赦，民是以不困於財。務本而重農，薄征以惠商，保富以安貧，摧强而惠良，傭賃爲食者亦曲爲之所。至爲申明鹽法，以禁制游偵，使無得恣漁獵，而塞其爲食之塗，民是以不失其職。憫雨憂旱，憔悴於色，精虔籲禱，神功響答。歉歲親行郊野，省饑餓而散之粟，里豪市猾，禁不得措，民是以不病於災。愚蒙仰藥、雉經自斃以洩忿，所親或陰以爲利，視舍生爲輕。侯申嚴威逼圖賴、誣告反坐之法，民是以知貴軀命而不夭枉。至於興學勸士，淑俗振民，祀賢以樹的，表善以作志，仁義之風藹如也。故侯所施爲注措，布於下而下信之，即未盡悉其微，而知其必將以利我也；白於上而上信之，即未盡悉其微，而知其必將以利民也。若大義橋興於久圮之餘，功巨費殷，而民效力輸財，惟恐弗亟。驛傳協濟，復諸既失之後，而他邑争辨反復，竟莫能奪。「凡皆上下交孚，動無不應，其大者可舉，其細小則未可殫述矣。侯於吾儕，豈徒紓急目前，固將世世賴之。然代移人易，得無有飲泉忘源、食菽粟而莫知播之者乎？是以願有紀也。侯嘗誦所聞南野公致獨知之教以訓多士，自今觀之，侯誠不自欺而能尊其所聞者。紀述必仰藉寵靈，徼惠於公，庶以發侯之心。」尹子許之。於是道之來謁，而相之以書曰：「士民以實與中皆出公門下，是以敢布其私。」

予惟黄子所爲，皆司牧常職，而民之戴德肫肫乃爾，此其故何也？父母於子，亦盡其鞠育之常，然罔極之懷等之昊天，爲政者可以觀矣。

夫政於世可述，而未必益於民，民弗感也；於近有濟，而未必被於遠，雖感弗深也。惠民有恒，斯感民無斁，黄子其慎擇於兹也久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豈獨

私於黃子哉？ 昔孔子於其徒三嘆治蒲之善，而莞爾弦歌之聞，蓋喜其能以德爲政而不負所學，則予於黃子之政，亦惡得不喜聞而樂道之也？

黃子，浙遂昌人，中其名，文卿字。今方有聲西臺，其禄位勳名未有艾者，書此以觀其成焉。

重脩東嶽廟碑

都城朝陽門外里許有東嶽廟，以祀泰山之神者也。天地生生之氣，震動於東。日東升，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雲自西不雨，自東雨，蓋陽德所從亨也。故五岳雖並列秩，而泰山朝望祈報獨奔走天下，殆其所感攝有異焉者歟！ 今遐僻之陬，往往建祠設祝。京都雖郊壇從祀歲事有常，然天子主之，自王公以下非所得瀆。則別爲之廟，且使禱禳禜禬者無貴賤時日，皆得直造宇下，亦順民之私而不拂其性者。

廟所從來久，我成祖龍潛時既崇禋祀，英宗皇帝撤而新之，親御宸翰爲記。憲廟脩之，視昔加壯，至今餘七十歲，積久寖敝。嘉靖二十八年，秉一真人請於皇上，用頻歲恩賜若開度之金，鳩工庀材，復加葺理，用稱列聖，及我皇上敬共明神之意。於是易其楹桷瓴甓之蠹窳者，飾其塗塈丹雘之漫漶者，甃其階城之夷、牆壁之陁者，諸所宜有增厥未備。堂室門垣，軒豁靚深，堅緻麗密，翼焉煥焉，還復偉觀矣。

仰惟皇仁高厚，覆載九圍，凡爲民祈年報歲、彌災禬患者，蓋靡神不舉，昭格無贏。即周詩所稱，何以加焉？ 德嘗再被命，肅將香幣祭告于廟，秉虔而進，敬事而退，未嘗不歎夫祭之義深而教遠也。

惟聖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蓋灼見陰陽之靈充塞於天地，有

昭然不可欺、凛然不可斁者，故制三祀六祈，用宗祝、巫史以承上下，而宗伯掌之。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達之天下，使民寅恭祗肅，若有鑒觀旌別之者洋洋在上，而省躬祗載，洗心正行，用徼後福。故曰「祭神如神在」，以敬人之敬敬神也；曰「使民如承大祭」，以敬神之敬敬人也。蓋其爲教之義若此，而廟貌所以妥靈揭虔，猶長人者堂宇高邃、幄伏森嚴，斯稟令承式者儼然可望，而生其齋莊寅畏之心，故「王假有廟」，《易》於萃、渙言之。洛邑肇祀，則無文咸秩焉，矧泰山又岳鎮之宗，運行化機，布濩海宇，民所瞻仰竦敬者乎？

廟之正殿曰岱宗，後寢曰育德，兩夾兩廡如殿者四，以祀佐神之尊。賢者列七十，五司如秩官之署，各有所職。二祠，祠翊衛之神，東、西舘以居奉神之士，重門周垣以域内外，皆因舊加飾，復購鄰地數畝而充拓其址。命使齋居護門，翼垣周以石欄，則增所未備者。經始於己酉五月，訖工於是年六月。既以聞於上，謂德爲記。

皇上，天地神人之主，導迎至和以斂福錫民，凝元命於悠久，天且莫之能違，上下神祇有不受職而效靈者。莊嚴廟貌於以牗民敬德，陰翊化理，庶亦臣下所以對揚天子之休者乎？既紀其成，乃系以迎送神之辭，俾凡禱祠者歌之。辭曰：

神之來兮夷猶，駕鸞輅兮驅蒼虬。洒谷風兮先驅，錯碧霞兮華輈。入廟門兮陟阤，芳霏霏兮若浮。跪敷袵兮陳詞，奠椒醑兮桂羞。坎坎兮擊鼓，衣蒽蒨兮翾舞。皇躬保兮樂康，時萬億兮秩斯祜。若予私兮時暘雨，與與翼翼兮藝我稷黍。神之往兮繾綣，藹青旌兮翠幰。倏而行兮忽而顧，與予目成兮婉娩。觸石兮寸雲，俄蓊鬱兮繽紛。來若迎兮往若導，豁石扇兮天門。天門兮容與，嬉日

觀兮朝暾。忽皇都兮睠懷，鑒下土兮思存。終古兮我即歆，燔炙兮苾芬。

繼善堂銘

南司寇郎高子服周，篤志學道，惟日不足。尊甫龍塘翁輕財喜濟，折券已責，視人如恐傷之。嘗跡得偷兒，顧念其老母弱息，湅饑無賴，不忍告捕。他所爲率近此。服周嘗喟曰：「學莫大於求仁。先人有仁者之行，冕末之能繼，況能追德古人耶？」爰名其堂曰「繼善」以自勗。

夫道極於位育，而自卑自邇，其進有漸，故君子不立過高之名，耻弗逮也。服周志於高遠，而名堂本之卑近，其知進德之序，務實勝而耻名者耶？雖然，善備於我，非必有待於人，而繼之反身而誠，爲已足矣。服周學於予，予無以益之也，記其名堂之意而爲之銘，庶幾輔仁之義。

民秉之彝，天粹天精。或雜以私，載汩其真。弗汩弗雜，作善烝烝。統垂緒纘，維家之慶。孰纘孰垂，非畀非取。心之神明，萬善咸具。亹亹高翁，匪彝弗蹈。淑嗣英英，懿德是好。巨榜高標，華堂有耀。曰惟孜孜，於父之道。庶幾夙夜，觸目惕心。攝齊升堂，如履薄冰。視於無見，上帝是臨。心以禮制，習與性成。四端由達，百行在兹。天地不悖，鬼神奚疑。先聖後聖，其揆可知。豈徒承考，尚其企而。人情忽邇，遠慕高希。稱名已侈，考實則微。湯盤武牖，知崇禮卑。敬告矇瞍，誦此銘詩。

貞訓堂銘

維潘有子，於程作嬪。母慈而訓，婦順以貞。厥貞維何，蚤失所天。矢心靡忒，至於華顛。荼茹棘履，禦侮扞患。惟職其思，莫知其艱。其訓伊何，勗帥自身。曰慎爾

德，無忝爾親。藉手歸報，念未亡人。罔俾乃父，不瞑九原。淑嗣祇訓，朝夕有虔。寧正以蹪，無詭而全。在昔孟母，以子三遷。維時子輿，私淑孔門。息邪距詖，養氣知言。師表百世，貞訓之延。高堂華扁，日星昭懸。嗟爾孫子，施於曾玄。維兹日鑒，光爾前聞。野翁作頌，以告罔愆。

潛翁頌

滑之北門，有劉潛翁焉。其仲子璋令杞，判吉，與陶子寮，故陶子知翁，考行作傳。夫悃愊無華、木彊少文之士，靡所藉託，遂隕厥問者，世豈少哉？乃予讀陶子之傳感焉，爲作頌曰：

豢龍之裔，韜曜含真。神物弗擾，牧犢與群。坎坎伐檀，依依耦耕。孝養惟色，友于因心。完兄廢産，捐我槖金。施及姻黨，恤其病貧。媲美鴻妻，毓秀鹿門。挽車更僕，敬饁如賓。内靡長舌，外無反脣。夔夔陰教，嗃嗃家人。尸饔旦待，課織宵分。乃寢乃夢，婉娩嫛嬪。裳衣髣髴，縞緑紛紜。起視堂奥，青鈇白鍰。運寧役鬼，隕乃自天。惟天陰隲，惟人靈承。螽羽蟄蟄，麟趾振振。於顯英嗣，有煒令名。稽中作德，爲皇惠民。永綏爾祜，載篤其慶。彼氓貿貿，謂天冥冥。聞予弗信，視爾既徵。

陽明公判爲胡君跋

兹先師陽明公勤王師成，判胡君請假詞也。讀此詞，知君忠義之志，又知人心所去、濠之所以亡。大人一體之度，民之所歸，君寶而藏之固宜。先師嘗戒君默，君因以名齋，寶此判並寶此戒，於進德也幾乎。傳之世世子孫，尚亦有利，是之謂惟善以爲寶。

文皇帝宸翰後恭題跋

古閬何氏家藏「忠恕」二字，蓋文皇帝潛邸時親洒宸翰，賜奉祀臣源者。逮龍飛御天，覃恩邸僚，而奉祀引疾林卧，故爵禄不加，廕敘不延，田宅、車馬、金帛、衣服蕃庶之錫不及，獨寶此宸翰，自老於閒曠寂寞之地。而諸臣則荐被恩寵，一時烜赫爛盈矣。然未幾，輒聲光澌盡，惟何氏所寶，百七十年間，日星雲漢相爲昭回，將國與永存，其可知也已，猗歟盛哉！

夫德以忠立，道以恕達，千聖傳心，非此其要歟？惟文皇體道以法天，而奉祀秉德以陪主，臣職靖共，皇心嘉懋，故心畫以爲貺，心法以爲訓，而琬琰天球不足爲珍者。奉祀曾孫、吉安府知府臣其高恭奉奎文，裝之瑶帙，臣德謹齋沐拜觀焉。

竊惟古者占國以世臣，非爲其感深報重，能以國安危爲身休戚者耶？知府以舊臣之胄，起家進士，歷南北臺省，陟守劇郡。其約己裕民，瘁躬憂國，雖其根心之忱無待於外，然世恩深厚激乎其中者，殆不淺矣。纘祖烈，對皇休，斯追孝之至也，兹豈其曰將以榮先遇而侈後觀者？

臣先臣韶州府學訓導臣源備員淶水縣學時，靖難師起，棄官歸南，獻書言計，留中不報。其後追論不順之罪，罰輸邊餉，謫戍北平。計其時，殆奉祀引疾時也。雖榮遇戮辱異，然非帝德好生，罪人不孥，則先臣尚得有噍類以荷戈至今者乎？蓋臣之百生感激，勉思捐糜者如此，敢拜手稽首并識之，以贊知府與國休戚之感云。

跋穎濱手劄

曩蘇穎濱嶺表北歸也，道出廬陵，其酬書曾司法，排王氏學，推歐陽公道術，若曰：

「得師自近擇術，不可差。」獎引拳拳厚哉！司法累官知成都府、提舉湖南常平事。在成都，劾黜暴横中使，而廉訪於中使昵也，虞禍中公，微文以説。在湖南，汰斥墨吏，犯權貴所樹，權貴動言路以游辭彈擊，遂坐廢終身。考德論世，潁濱爲不失言矣。

書傳自建中靖國初，至今餘四百年，而虚巖翁裝之爲卷，完好無故。虚巖自比部郎歷守常、雄二府，法不阿貴戚，勢不奪豪右，平反冤囚。蓋一牘且數百人至逮繫詔獄，幾危而靡悔，於是縉紳大夫往往從翁讀潁濱書者。凡物之重，豈不以人乎？

翁仲子前川子事今上，官兵科都諫，與其從祖子御史翀氣應聲和，數上書謇諤，指事切理，上温諭嘉納，直聲震一時。乃御史以極論冢宰忤旨，死廷杖。冢宰尋罷，詔推擇代者，而少宰頗揣迎希合，都諫廷沮止之，以故褫職，然揣合之説竟不行。

前川子曰：「先司法直道三黜，豈不庶幾廩廩德義者歟？蓋後百餘年而有忠愍公。嗚呼！『無或淟涊遏佚前休』，先大夫之訓也，小子忭曷敢忘之？」

歐陽子曰：「予從前川子觀潁濱書，究知司法本末，未嘗不廢書嘆也。」曰：嗟乎！官守死法，言責死直，使事死命，師旅死義，國是以尊，君是以安。夫虚巖兢兢法守矣，乃罔顧於厥躬；都諫放黜，御史殞斃，然不回其志，不諱其言。隼射狐獲，臣道直而主聽達，豈不盛哉？有如司法時之爲廉訪、爲言路者，法焉攸肅？君又惡知其所聽也？勢利移人，如鑠如涅。先文忠救時行道，犯顔敢諫，身瀕危僇者數矣，而確乎不與世易，至於今考典刑焉。故曰：寧殉道以窮，無殉人以通。後之君子，何其上通而醜窮也？

予是以俛仰恧然，益重古今之慨。前川子將亦有感於斯乎？

林背先塋碑

林背先塋，先祖妣郭淑人藏焉。淑人爲先祖考贈吏部侍郎、翰林學士勵齋公元配，曾祖考百歲翁、曾祖妣王孺人介婦，先大夫巖溪府君、先妣蕭太淑人，其季子、季婦也。族居邑西石灘里，父曰從京公。祖如瑤公以上數世，皆絶意榮進，抱樸弗斲，載其長厚，敷遺後人。

淑人温惠恭肅，不教而能。始來歸年才十五六，衆竊睨新婦所爲。時家口餘數十人，會俗節，姑屬之分美。淑人羅杯於前，操刀割肉，執勺注美，若無所經意。既而進尊長，逮卑幼，指使授臧獲，厚薄各稱其分。已乃戞殘羹，才足一啜，故徐徐盡之，示人有餘。由是衆咸誦新婦愛敬有倫，施予能均，惠人爲悦，而己不取盈。使當家，亦如此矣，竟能恒於其德，家人具宜。

成化己丑，伯祖考鳳山先生病疫卒，伯祖妣蔣氏繼病。淑人故睦於娣姒，相愛若同産，日往護視甚謹。蔣尋卒，傳染浸甚，又頷護諸傳染者。如是再閱月，死喪相繼，旁舍盡走避，不爲動。會病者有急，中夜往視，及其門，㵝滓而還。勵齋公要遮之，曰：「寧當畏耶？」加衣復往。居數日，卧疾不起矣，庚寅二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永樂甲辰十一月二十五日，年僅四十有七。

先是，有以地售者，百歲翁善風水法，心知可葬，而採探無金。淑人謀諸蔣氏，解簪珮以進，翁乃大喜，遂買有其地。諸所忖承舅姑、協比妯娌以經營有家，率類此。故翁雖性氣剛烈，意所忤，或至推案大詬，獨淑人未嘗一蒙譴訶。及卒，翁甚悲悼，令穿壙所買之地，曰：「由婦得之，宜婦居之。」

淑人有子五：徹、律早卒，存者先之、惠之及先大夫三人。徹婦改適羅坑羅君，循俗請厚納聘幣，勵齋公一無所受，淑人更費貲

爲增飾奩具，齎送如女，曰：「子亡婦嫁，不能愛，貲猶足貴耶？」淑人卒時，疫猶熾，人情洶洶。先大夫才十歲，秘不使近，二兄招出外舍，手麻哭爲括髮，挾與俱避，曰：「母逝矣。」先大夫號咷頓踊不肯行，獨歸與父居，二兄乃各適所往。蓋離散數月而後復葬，以故多缺。先大夫每念之，輒垂涕痛憾，嘗欲補爲誌銘，未及也。至是德蒙上恩，淑人得追贈，爰琢石刻文，以卒先大夫之志。

嗟乎！善積慶餘，獨丈夫事哉？女德所繫，亦大矣！蓋成周基命，爰有婦人。即衆庶之家，令妻賢母，孝敬慈睦根心而生，即可以察天地、通神明。其蔭庇及遠，猶之果核含仁，苟培溉得宜，則枝幹華實，日暢日栗，皆津液所充，有不期而然者。當三子號踊時，幼者未成，長者未受室，摧苦離析，不復知猶得相保，矧敢知曰其能猶有子姓？一傳則有孫男六人、女三人，乃至於今，曾孫既有男十三人、女四人，玄孫男亦既十有三人、女八人，而來者尚未有艾。昱、餘慶，國子生。梧、伋、紹慶、培慶、鍾慶，學諸生，伋、紹慶俱食廩。衿褵就傳者，稍通經訓大義，寖露頭角；其諸服田事賈，亦能知輕重取予，勤力爲生，不惰其所操。謂種德自先，日至而食之，殆未可誣也。如德，才智淺薄，遭時致位，忝竊爲寖，其敢不知所自，勗帥後人，無忘培溉之道？

初，淑人葬後四年，王孺人忽謂先大夫曰：「往語而父，吾以十二月十四日當死。而母善事我，葬必與而母。」居至期，無疾而逝。於是尊遺命，葬於淑人之左。既而鳳山先生諸子孫，亦奉遷蔣氏，祔姑左。故淑人之塋，墳一而墓三。塋負甲面庚，立碑當乾隅。姻家郭太守應奎題曰：「歐陽氏林背先塋。」稱地不舉所爲立者，避姑尊，成婦順，推淑人意也。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別集十二

題贈　説　贊　祭文

題贈劉明華

贛劉明華氏，寓興國衣錦鄉，傳其堪輿之術，遊士夫間，多所賞識，家兄西洲、石江咸贈之言。頃相先大夫宅兆，指畫山川，有味乎其談之也。爲予言其先，蓋廬陵富田文山里中人，達祖宣教郎子俊，從文山舉義，死之。

嗟乎！文山忠烈，百折不磨，宣教公義氣激發，千載同光，不知何龍何穴，孕靈毓秀，篤生斯人耶？子行虔、撫、吉之間，亦有山川若此者乎？吾願裹糧策蹇從子求之。

或曰：嵩嶽、尼丘亘古今，而申甫、孔子不世。伊、周、顔、孟之生，豈必嶽降尼禱者？山川何地無靈？乘而成之，存乎其人耳。謁名公卿，試問其説，還以告我。

題贈盧生

盧子堯命，哀其母安人腹育之艱，將有禄仕而不逮養也，相尊甫少參先生成宦業，膺勑命之褒，而不及其躬也，持舅氏應天彝狀，求言於士大夫，以泄其哀。

嗟乎！事繫於數者，固不可必然。名以夫貴，慶以子延，有餘休者矣，安人何憾？而孝子之哀無已，亦其情然也。然吾聞古之事親者，養不必皆有禄，榮不必皆有命，而孝莫之能加，立身顯名之謂也。盧子固有志乎是，而予言之亦屢矣。因其請，復書以相致孝之志。

逸齋說

四民未有不以勤而能自立者。士勤積德，農勤餘粟，商勤阜貨，工勤足器，故曰業廣惟勤。名齋以「逸」，或曰：「無乃悖乎？」南野子曰：「逸有四，各以所對爲義，而有善、不善。對危曰安，對勞曰休，逸之善者也；曰惰對勤，曰放對慎，不善逸者也。夫事不犯難則罔有後災，故擇術者安；行不違心則罔有内愧，故作善者休；曠時廢職則業隳，故惰不可不警；恣情縱欲則德喪，故放不可不檢。兹四者，自成自敗之所由分也。無亦惟是知所趍焉，求以自成而戒其自賊者乎？ 抑予竊觀夫有生莫不知愛，而見危莫不思避，故凡廢職而犯難者，非愚則狂，曉達者不由也。予獨懼夫勞於治生而不知所以逸其生，戚戚於避患而忘其心之日休也，則又何貴於曉達而有以異於愚且狂者耶？ 君其念之。」

君欲得予言，至今五六歲間，歲數欵予門而益恭，數求予所厚善者，爲致懇懇而不憚煩也，因爲道取舍從違之分如此，君其有味於予言也夫！

張聯卿字説

張聯卿宫傅，文僖公白巖先生曾孫，兩山方伯公孫也。始生而尊甫谷泉君舉於鄉，名之曰桂冠，而賓字之曰聯卿。

桂以香重，不以色妍，秋花冬榮，不競時而有晚節，君子嘉德焉，謂之嘉樹。咸知重之，種之庭砌，然後爲快。端人吉士，人心愛敬，貴重有甚者，重而不爲，委可貴而自處其賤，何其與種樹者異？ 智必不然。人之命名以馨不以穢，誠好馨而惡穢也。好惡取舍，心之靈明，名猶知擇，而況其實？ 充名之實而道義不可勝用矣。

世人稱科第爲折桂，相傳蓋假月宮之説。而予意古者鄉舉里選，人以德升，後世舉選法廢，科第緣起，人之重之，猶之舉選之人也，加之美名而榮之。聯卿三世聯科，皆有德聞。《康誥》曰「世德作求」，《君陳》曰「明德惟馨」，非聯卿所當念者乎？尊甫所以名、嘉賓所以字，其意可知也矣，聯卿念之。

冢宰介溪嚴公像贊

洎乎其類，山澤之臞。晬乎其敷，道德之腴。行不詭隨，而可否從違之必協於義；文有典則，而疾徐豐約之各極其趍。衆方菀棲而罔擇於枯，世多巧逢而寧取其愚。兹爲詞苑英儒，士林哲模，宜其寅亮公孤，黼黻帝圖。若夫幼悟性殊，嗜學忘劬，今人與居，古人與徙。所謂一驥徐驅，百駑區區，望塵瞠如，十駕而不可逾者乎？

追遠圖贊

太宰整菴羅公，摹三世遺像爲《追遠圖》。其上則曾祖考邑庠生諱寧，字存謙，行脩經明，不得其壽，卒時年才三十有三，真像未傳，故圖屏椅虚位於曾祖母曾氏孺人之左。其傍則祖考黟縣訓導、贈吏部右侍郎列左，考國子助教、封吏部右侍郎栗齋翁次之，祖妣贈淑人王氏列右，妣贈淑人曾氏次之。歲時令節，瞻奉拜薦，致愛致慤焉。

初，曾孺人蚤寡，訓導府君才九齡。孺人艱貞植孤，其勢良岌岌然。後十有二年而孫栗齋翁生，又十有三年而訓導舉於鄉，又九年而栗齋繼舉教諭青田，又六年而曾孫整菴公生，又六年而教諭擢安慶教授，孺人猶及見之。顛木由蘖，浸暢浸茂，人以是占天道矣。

孝友世濟，式迓天休，經術儒業，傳緒滋

衍，整菴公與仲氏、季氏遂大顯於世，而來者未艾，豈不善積餘慶者哉？公方以道覺人，爲時儒宗。推本泝源，所由來遠。嗚呼！不培不達，不濬不流，子若孫肅容瞻拜，可以深長思矣。爲之贊曰：

謙翁恂恂，錦衣衣褧。見善斯揚，不道反省。通經學古，齡促慶餘。有烈嘉耦，艱貞植孤。厥既允植，根心則孝。黟士有造，惟躬之教。栗齋祗遹，非法弗履。郡邑教成，施於國子。位卑逾尊，身退彌榮。皖祠名宦，鄉祀先生。人則有言，後述前作。亦有嗣徽，倡隨交洽。媲德濟美，仁里慶門。光啓後嗣，與於斯文。敬共厥紹，奕葉有辭。拜瞻有惕，永言孝思。

賀西川僉憲贊

僉憲賀西川先生懋教，吾吉郡先達也。介介其守，翼翼厥躬。司牧流藹藹之譽，持憲振棘棘之風。不抵巇以干進，寧刓方以尚同？冠未老而欲掛，橐彌貴而頻空。鄉行可以激敦薄，官守可以厲固窮。九原不作，一覿無從。温其遺像，邈矣高蹤。

曾龍門像贊

君名愷，字汝仁，姓曾氏，太守虚巖公仲子，給舍君汝誠母兄也。幼禀異質，十歲通詁訓，十二能綴舉子文，選充邑博士弟子。十六應鄉舉，知名。李空同先生督學奇他士試卷，置首選，曰當魁天下士，次得君卷，遂下他士上君，由此聲稱藉甚。歲大比，郡縣士無不問曾汝仁者，而君沖然不謂能也。正德丙子，病瘧卒，時年二十有四，士大夫莫不傷之。

歐陽某曰：「曩予童髫時，同曾君業經。曾君敏而不恃，博習而不盈，談説經史，批窾導郤，而降意諮請，如未有知爲文。鍛鍊者

讓其捷，齊給者讓其精，而卑貶自牧，自同新學。新學之文，讀必終篇，衆穢不摘，片善輒揚。是時年才十八，而內不足己、外不狹人已如此。予時雖愛敬君，猶未知君之難得也。比年從給舍君事陽明公，有聞於良知之學，重惟反道敗德，萌於自賢；正心誠意，本於自謙。內省默觀，惕焉愧畏，而粗浮之氣、驕盈之習，如火傅薪，撲不可滅，然後知君之難得也。使君後十年而無死，以其敏學遜志深造於道，詎可涯哉？」

前川子視君畫像索贊，以貽君所後伯兄之子綺。太息再四，爲之贊曰：

猗美曾子，受命孔良。孰困弗學？我敏自强。孰虛爲盈？我謙以光。畜其淵懿，溢之篇章。和璞既剖，曷不珪璋？曷毀之碎，曷粹不長？俛仰宇宙，大道茫茫。匪師莫迪，匪友誰將？於乎曾子，曷其能忘？

劉觀菴夫婦贊

玆維觀菴劉君之像。賓州令子，水部難兄。承考用德，友于因心。南山觀橋梓之道，中庭藹棠棣之春。若乃豐儀偉度，朗論疎襟，聆音知慕，覿標起欽。高門迴過巷之轍，賢侯禮下榻之賓。是以珪組不羨，泉石終盟。靈椿齊年於竇老，二雛娱綵於徐卿。俁俁碩人，永矢謝鶴書之召；皇皇錫命，佇看題鸞紙之名。信予覈論，考爾旦評。

玆予族兄端之子，歸於觀菴劉君，爲賓州守鳳巢翁家婦，水部郎晴川子丘嫂也。舅云：「吾兒有相。」叔云：「吾無母而有母。」我求懿徽，筠翁有紀曰：「蒸嘗之饌必潔，舘粲之勤靡弛。後先胥諧，臧獲時使。柳丸夜勞，田荆春韡。鸞誥洊榆景之遭，鳳雛絇梧岡之羽。」君子曰：歐宗積慶，劉門多祉。瞻爾令儀，念我列祖。

外祖外祖母贊

此外祖坦軒蕭公之像。某生不逮公，然聞諸先吉士之所記、先大夫之所述，而略窺其微矣。幹局疏朗，襟度闓夷。既老猶矜於細行，幼孤已異於群兒。義不狥財，能化約以爲裕；仁必得壽，乃望耋而踰耆。是非明晰，鄉黨聽而釋憾；孝友肫至，宗族視以爲儀。是宜子孫蕃碩，駿發有時，而某之愚陋，猶以漢、潛、江、沱，亦得被其餘遺也。

某奉外祖母郭孺人遺像於堂也，恭率子姓端拜環視，僉云予母及予昆弟各有所肖，顴、頷、耳、鼻。噫！孰知其有不可肖者，不在於形色之際耶？昔先大夫語我小子，謂二舅得其寬厚，三舅得其奮厲，四舅所得縝密工致，至於聰慧溫淑、曉析大義，乃諸舅所同。推吾母，其殆庶幾。嗚呼！女德之醇，母儀之備。想徽懿以如生，顧愚陋之無似。聆謦欬而莫聞，肅遺容而增喟。

四舅江隱翁夫婦贊

四舅江隱翁持其像來，謂我太宜人曰：「妹視予肖乎？」時翁年八十有六矣。頎頎長身，蹻蹻闊步。雪霜在野而松栢後凋，斧斤滿山而社櫟不剪。禀耶養耶，孰知夫天人之微哉？至其執古鑒今，談鄉閭於指掌；量材授職，課兒孫以趍時。家有蔡蓍，言響答而輒効；門多車馬，日雜遝而爰諮。富耶貴耶，抑獨以其年耶？噫！瞻斯像者曰：「貌古容莊，冠峩帶博，江隱翁肖矣，肖矣！」孰知其中卓犖環奇，有不可肖者耶？

某猶及見舅母曾孺人之末艾也。尸饔旦起，課織宵中，齊盎苾芬，茗椀滌潔，雞豚肥字，葵藿葱芊。臧獲輟未飽之飧，子姓借無怒之色。萱草濯鮮，陽而樹北；棘薪吹凱，風之自南。玆女婦承式而競競、閨門聞

風而嘖嘖者也。儀形既遠，像貌猶生。口澤未泯於桮棬，謦欬如聞其煦呢。若乃風雨庇軒楹之屋，稻粱足水陸之田，子孫賴以淑身，賓祭資之成禮。人咸曰：「江隱翁之創也，抑孰不曰厥内之相也耶？」

春菴康翁夫婦贊

處士春菴翁與先君同師講業，夙投深分。某童髫辱愛，追惟如昨。跡其爲人，侃侃自將，不悦人以色詞；揭揭自樹，不作法於偷窳。忠信書諸紳，禮義以爲櫓。有言必行，莫予敢侮。勁風偉節，早有譽處。今華髪盈顛，白眉在望。傲霜之枝不萎，食牛之氣猶壯。彼惡直醜正拂德之經、脂韋滑稽取容於時者，其趨其舍，誰得誰喪？自先君永隔，庶見所親。而況長身玉立，老氣秋橫，儀容髣髴，空谷足音，能不肅然起敬、跫然而聆也耶？

曄矣劉宗，猗兹温惠，嬪於康門，維春菴克配。春菴抑抑，先君之執。字我勤渠，母也令德。誰謂適爾，言觀其微。堅忍能畜，沉厚洵慈。叔兮伯兮，各抱子兮。育之吾兒，後兮先兮。各異骨兮，視之吾姨。閨闈誶語，如聾如癡。剛柔清美，一倡一隨。式媲春菴，紹隆世基。撫輯諸季，垂三十朞。爨不别突，貨無異笥。匪强而合，有相之爲。然則涵懿藴和，召祥致福。蘭玉盈階，衍克昌之頌；琴瑟在御，從偕老之欲。謂天之保佑未已也，盍亦觀其有俶。

祭先師陽明先生

嗚呼！夫子何爲而來？何遽而不作也？良知（缺文）

反身自成。聞者皆獲，如彼中宵，照之皎月，彼迷其家，指之歸轍。天下後世，卓矣先覺。謂天以夫子爲木鐸也非耶？然

而風教未盡被，憤悱未盡發，群疑未盡亡，紛紛者未盡協於一，道大莫容，哲人早萎，天耶？其不可度也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某早歲及門，晦惑忽荒。夫子誘掖開導，前卻抑揚。或巽而啓，或直而匡。譬之父母，病子倡狂，治不餘力而藥不留良。若夫四海一體，萬物一腔，蓋學貴深造，道本自得，而困窮拂鬱，追琢其章。其大者蠻荒播遷，十死一生，而奸凶讒妬、利害劻勷，莫非磨礲鍊鍛，篤實輝光。故其建功業、作俊乂、化奸頑、洽黎甿者，真誠惻怛，不顯而彰。而陰慘陽舒，風散雷動，漸被淪浹，心醉而難忘。顧真疾未瘳，奪之桂薑；巨川弗濟，梟厥舟航。嗚呼！天乎？胡不以倥倥者代夫子身，旁燭無疆？胡智周萬物，道利天下，曾不得試其百一、千一、萬一，忍不盡傷也哉！先皇南征，獻俘軍門，群奸蔽之，咫尺不瞻。嘉靖更化，遵養丘園，每慨然曰：「天子聖哲，誰與同理？可爲流涕，知無益耳。」又曰：「粉身莫報，聖恩高厚。瞻望闕廷，夙夜自疚。」嗚呼！夫子無已之志，人或未之究也。起定南蠻，薏苡在車，病伏奄奄，慮不及家，惟曰：「聖學絕響，賴天之靈。不能自效，深負聖明。」乃草遺表，潸潸流涕，上其遺文，付二三子。曾未浹日，而屬纊俟矣。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志士聞之，當爲撫膺，而況親炙厥風、竊窺其心者哉？

遺訓炳炳，子欲無説，哀此瘴人，其何能默？我二三子，曷敢自逸？庶幾夙夜，率履無越。嗚呼！夫子有靈，其啓其翼，其覺我後，以俟於百世而不惑。

祭魏師顏

嗚呼師顏！天胡豐其近道之質，而嗇

其進學之年耶？ 其寬裕和厚，有悠遠博大之基，而其數顧不可延耶？ 謂德性可以占壽考，乃參錯而難信；而淑氣聚而易散也，殆其然耶？ 嗚呼傷哉！ 嗚呼傷哉！

昔夫子倡道於豫章，群士濟濟而來前。于時昆季俱抱卓越之器，而師顏獨少獨鋭，其志獨堅。 已而事夫子於會稽，益淬益礪，益懲以遷，簡易平實，沖淡安恬。 蓋朋儕樂與爲友，而夫子亟稱其賢。 嗚呼！ 孰謂師伊不作？ 望於師顏者無窮，而又從夫子於九原也。 嗚呼傷哉！ 嗚呼傷哉！

夫倏短隨化，終始環旋。 雖任重道遠，未見其止，而朝聞夕死，何足爲憐？ 惟夫道待人而後行，若群木之支廈；學須友以相濟，譬麗澤之滋川。 今也山頽梁壞，澤竭木顛，如何弗弔？ 悠悠蒼天，望秋雲之黯黯，洒涕淚之漣漣。 師顏有知，無忘啓予之惓惓也！

祭薛東泓給舍

嗚呼哀哉！ 東泓之志之學，而止於斯也耶？ 其所得於天者甚厚，而止於斯也耶？

曩予求友四方，得君家昆弟，始有切磨之益。 已而春榜聯登，從君叔姪相期彌深，相好愈密。 雖南北之相違，恒若同室而合席也。 千年絶學，幸賴多賢，庶幾不墜。 孰謂尊翁蘭摧而東泓璧毁，天於斯文豈恝然不加之意也耶？ 嗚呼哀哉！

龍鱗莫嬰，死不踰餉；或免於危，顧蒙顯賞。 果孰爲正命？ 孰得其常？ 兩端靡究，惡從而訪？ 所恨宇宙茫茫，任重道遠，載車無輔，扛鼎失伴，若之何其爲悲惋也？

吾聞吉人不泯，還於蒼冥，光昭日月，氣助雷霆。 誓與二三君子，精一厥德，日新又新，對日月之耿耿，聽雷霆於無聲。 庶東泓

之臨、之亮，雖死而猶生也。幽明永隔，痛割以云。嗚呼東泓，聞耶不聞？

祭致齋黄公

嗚呼！道之廢興，占哲人之壽殀；世之泰否，關吉士之存亡。如公温良之性，沉潛之學，澹泊之德，經濟之志，衆方倚重取正，謂天意之有在，乃未及知命之年，而遽兆起起之夢，不亦悲乎！

絶學始倡，希音寡和。梁木既壞，鐸聲寖微。所恃二三君子扶衰繼響，而公與定齋訃問踵至。天其無意於斯文、無意於斯世也耶？某等痛音容之永隔，悵道義之寡助，傷學脉之如綫，感中腸其若裂。抒情一奠，嚮風潸然。匪直爲天下慟，豈獨以哭吾私而已？

祭王心齋

嗚呼！自先師倡道，多士景馳。中行不得，狂狷徒思。海邦崛起，天挺瓌奇。泛千里之夜航，叩龍門而攝齊。毅然任重，餘力靡遺。道之云遠，邁往不辭。師喜謂我：「乃今得狂者，而與之逍遥歌竟。」哲人既萎，凡聲應氣求者，跂踵延頸，望廬爲歸，莫不虚往實還，喜色溢眉。猶之旅人瑣瑣，忽即次而懷資。蓋兄迪德自身，率作有機，樂必尋孔，志靡慚伊。其所以使人不惑、與民咸宜者，蓋出乎聲色之外，而今不可復追矣。嗚呼哀哉！

憶昔豫章之館，接榻連帷；都門執别，携手擘衣。相期謂何？兄心我知。我官白下，兄家近畿。瞻望伊邇，合并有時。剖疑辨惑，眷我依依。兄有倚廬之戚，我奉先櫬而西。謂易纖之後，彼我無覊。或遲兄於匡

麓，或從兄於海湄。兄駕宜枉，我舟可維。詎意幽明之隔，遽在今兹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道之不明，學者各是所習。異路多岐，躬行無實，於斯紛披。慨頭顱之將老，悟曩昔之既非。方且會友輔仁，畢力於斯，神完氣守，其殆庶幾。所望於兄者，如舟柁師，如沉痾之藥醫。一朝溘忽，嗟予持此其從誰？誠摧裂悲愴，不覺涕泗之交頤也。

悵隙駒之飛驤，感薤露之易晞。倘朝聞之可冀，競晷刻於璧珪；維屋漏之爲嚴，寔神瞰而鬼窺。靈爽不昧，尚相我於冥冥也。宿草可待，絮酒無期。聊馳薄奠，臨風凄其。

祭薛中離

嗚呼！聖學湮晦，降自周、程。天啓先師，以覺我人。兄聞風而崛起，昆弟翩其蜚英。始鑽堅於南都，繼仰高於虔城。曰大道其不遠，惟寡欲以養心；察良知之獨炯，見天性之孔神。亶日乾而夕惕，若臨履於淵冰。翦康衢之榛穢，塞多岐之紛紜。慨任重而道遠，剛邁往而遐征。置毀譽於若一，何得喪之能嬰？既遭蹶以林卧，益鈎極於精深。謂困苦與拂鬱，殆天意之可諶。胡六十而溘化？曾不假以遐齡。

某等別兄八載，恍昨暮與今晨。讀《研幾》、《質疑》之録，若面命而耳聆。得伏枕之琅函，惠進脩之好音。矢盡滌其偏蔽，酌雅志於平生。此緘未啟，凶訃先承。諒眇末之在念，取近譬以相箴。敬服膺而勿墜，敢忘垂絶之殷勤？知靈爽之不昧，聽斯語於冥冥。

祭戚補之

嗚呼！別補之餘十年矣。雖書簡時通，問辨往復，然常恨不得覿面砥礪，如金陵

時。去歲聞引疾得謝，士民懇留，上官催復任，而補之堅卧不起。予以爲自今以往，相携於山水間，追舞雩之遊，尋詠春之樂，將有日矣，而補之遽爾長逝，豈不哀哉！補之之卒，予不知月日。戚致中書以今年正月至自金陵，沈思畏書四月至自閩，皆云去年五月，不言何日。計墓上今宿草矣，而予之悲始新也。

夫人必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後可與共學。然或不知致知以爲本、格物以爲功，又或不得其要，求知於聞見，離物於身心，故泛濫無歸而不可與適道。補之既有其志，又知其本，又得其要，而學之不倦，此豈惟近世朋友中所難及，雖古之學者，如補之豈易得哉？然豐其才而嗇其年，豈天遂無意於斯文也？

往予官金陵，惟補之與貢玄略首來請學，既而沈思畏、張士儀諸子相率繼至。乃今倡和成風，徽、寧間向學者無慮數十百人，則皆二三子者身率之也。而補之遽爾不作，豈惟數子失所匡輔？予苟存喙息，倘相從朋輩探九華三山之勝，欲求起助於補之而不可復得矣。嗚呼哀哉！

遥將薄奠，寫我哀思。補之有靈，尚啓翼吾黨于冥漠之間，庶幾日進於無疆，是固補之平日與人爲善、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也。嗚呼哀哉！

祭戚南玄

嗚呼！南玄有濟世之才、造道之力，方期其任重遠到，而竟未究其志之所極。六十曰耆，況過其紀，然吾黨之所望者未涯，則又惡能無憾於天奪之亟也？

南玄直、諒、多聞，相規相益。其法言凜凜，恐人日陷於惡，如迅雷之震驚；而巽語恂恂誘人，同歸於善，如和風之煦育。嗚

呼！乃今不可復聞已矣。蓋四方同志所同嗟，豈予二三人者獨銜哀而内戚也？

滁爲先師過化之地，而全椒爲屬邑，流風未遠，廟貌可即，或目擊而興，或神會而得。重以南玄之切切偲偲，振奮誘掖，況良知之在人心，其耿耿不可欺者，照如烱如中天白日，豈昔則融明而今遽晦蝕？然則南玄相規相益之意，或亦可以無憾。而吾黨學道未聞，良朋凋謝，將孰與論心而考德？誠抱痛綿綿，不自知其摧裂也。聊陳薄奠，寫此悲悒。南玄有靈，諒我衷臆。我思我行，尚無忘默啓而陰翊也。

祭劉晴川

嗚呼！忠信篤敬之學，孝友仁讓之行，正直謇諤之節，循良愷悌之政，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如吾晴川，非吾黨所願學而未能者歟？謂天佑斯文，假兄以年，使後死者得與于斯也，孰謂其遽已耶？嗚呼！天之意果何如也？

憶昔與兄師門共學，接席連床，動踰數月，語焉而不厭其聒，默焉而不疑其秘，相觀相砥之益，惟予與兄自知之，而朋儕或未盡知也。宦轍睽離垂三十載，回首往事，喟焉悵恨。乃者兄脱羈馽，予以憂還，側聞雲津白鶴之會，與二三同志更唱迭和，旋相爲主，私心幸願喙息苟存，相從有日。言别南明，有懷耿耿，曾未數月，忽以病告。饋藥使還，謂必無虞，日望有瘳，訃音遽聞。撫膺一痛，如癡如夢。嗚呼哀哉！江渚徘徊，竟成永訣。疾不得問，斂不得視，易簀之言，不得聞。平昔所期，付之渺茫，茹痛在心，誰訴誰語？

嗚呼！死者誠無愧於生者矣。而今而後，生者亦豈敢有愧於死者哉？惟兄靈爽不昧，啓翼吾黨，使日進於無彊，固平日直諒

之心也。嗚呼哀哉！

祭易鳴和

嗚呼！機智爲賢，子尚悃愊。談辨以逞，子脩慎默。雄視桀攘，子獨温克。何豐其資，其壽弗得？子舉進士，出守歷陽。民曰父母，士曰珪璋。載遷省署，折獄惟良。何膏之屯，其施弗長？

嗚呼！生也由天，養也如何？風火速燼，密室難過。己丑之疾，謂子養痾。謝絶勞疲，無伐天和。歲既朞矣，而竟蹉跎。天乎人乎？一疾弗瘥。嗚呼傷哉！死生有常，惜也才能。脩短何擇，惜也良朋。酌奠盞斝，清酤既澄。靈之格之，載降載升。

祭趙梅潭

嗚呼！癸未之春，幸同甲第。懽洽京華，情均棠棣。君宦嶺南，寔艱初試。不善爲容，幾以讒躓。倅于嘉禾，政平訟理。吏肅民懷，休聲聿起。乃擢南曹，詰姦執紀。棘棘不阿，如其始仕。大郡名藩，遲君以遷。屯初亨終，天道則然。天乎難諶，遽稱病篤。輿歸自公，魂招不復。君則何憾，人則興哀。貞介之德，簡直之才。不盡其用，亦已焉哉。追惟往昔，四方離索。會晤自今，幽明遽隔。朝聞教言，夕陪宴笑。三日不瞻，縞衣來吊。望君几筵，奠洒於卮。有懷耿耿，知耶不知？

祭宰相費湖東公

惟公神降衡岳，氣匯江湖。名顯魁元，道重公孤。四朝耆碩，一代宗儒。仕五十年，金閨玉除。稀奇之遇，三入中書。始弼先皇，危言弗俯。權奸内扇，驕逆外樹。汲直難容，歸問稼圃。天鑒有赫，誅剪跋扈。召公還朝，時維真主。國是紛摇，禮家訟聚。

調和衆口，既雨既處。見微乞身，卒以無侮。帝念舊臣，爾來予輔。衮職有闕，惟仲山甫。不俟駕行，以篤周祜。一人是毗，四國快覩。曾幾何時，摧梁壞柱。人亦有言，氣昌必壽。讀公之文，長江洪溜。諸岳崚嶒，天馬馳驟。謂享高年，如岡如阜。如川方至，松栢之茂。七十未盈，曷徵而究。仁者康濟，必先厥躬。昔公家卧，老矣如童。謂得其養，精神内融。持此以往，亮天之工。如何不保，蒼生命窮。大政或疵，孰砭孰攻。群才或伏，孰拔孰崇。人皆嘖嘖，天豈夢夢。

某等鄉邦晚達，夙炙高風。睠焉顧我，情篤義隆。台拆斯駭，山頽有蕘。陳詞將奠，以寫幽衷。匪哭吾私，爲天下恫。

祭王仁錫大尹

於戲！以子之慈祥豈弟，節用愛人，謂勳業宜遠也，而顧不卒其施。以子之性質温静，體貌魁梧，謂福祉未艾也，而顧不享其年。豈二氣錯糅乘除豐嗇，而賦畀不能必全耶？將天道無知，善人或未必足恃，而介福遐齡，未必盡鍾之仁賢者耶？

旅櫬萬里，素旆翩翩。煢煢孤寡，扶侍南旋。山川脩阻，魂魄播遷。然子之爲政，上諧官長，下順民心，所以使子即遠而無虞，寧不有深悼而重憐之者耶？予忝周親，重以一日之雅，然愛莫爲助，哀莫爲言，遥致薄奠，有淚漣漣。

祭王御史封君

惟靈朴茂彊力，得諸其天。良耜畟畟，南陌東阡。時操奇嬴，以游于廛。生生自庸，匪用爲儇。民之弗率，否否然然。如睊以忿，既其有遷。或嫁更傜，詭以自便。進不辭難，退不爲愆。彼黠者豪，掩有社田。卒復其舊，惟公誦言。義所弗屑，其進盤還。

志有必至，豎脊挺肩。謂公介特，謂公宛延。爰有令子，匪激匪愿。邦之司直，庭訓所漸。皇皇恩命，賁于後先。宜綏福履，胡遽棄捐。哀此孝思，孺泣漣漣。於我心惻，世講之緣。

嗚呼！孰優以游，弗獲其年？孰是黄耇，裘索褊繸？白髮兩鬓，五兒自憐。予齒去角，孰與公全？山南水北，原草芊芊。精爽乘化，無爲蓀荃。

祭醒菴王公

嗚呼！公與先君少同志業，晚同倦歸，同傳經教子，必無墜先緒而忝明時。既耆壽之，天錫亦同，拜于恩貤。而某與令子伯也同舉、官同南畿，仲也同學，德義相規。綢繆情曲，兩世繫維，則某之哭也，非公之爲而誰悲？

昔在弱冠，始薦鄉闈，公與尹安人飲食教誨，洵毅且慈，彌縫虧闕，攝淑戚儀。蓋分以姓異，而愛由子推。痛安人之仙逝，莫自効於毫釐；幸侍公之杖屨，供子弟之夔夔。將申懽於壽斝，遽望哭於繐幃。謂霜松之冬茂，何露薤之晨晞？悵儀刑之安在，欲報德而靡追。嗚呼哀哉！

曩先君之屬纊，紛治具之差池。伯子憐我，達旦指揮。展休戚之胥共，亶傳著于心脾。懷今昔以增慨，紛涕淚之交頤。跽敷衽以陳詞，冀英爽之來綏。

祭同年陸本坤封翁

嗚呼！孰儒而家，孰困而公？孰晚而仕，而不奪其衷？公年十四，薪米無戎。挾策爲雋，懸罄自容。買臣晝樵，匡衡夜攻。甘巧捷之所訾，謂拙疏而不逢。惟親惟恩，地厚天崇。惟兄則友，曷不肅雍。絶窺色於東鄰，鄙争利於黌宫。倘蕩者或病其固，夸夫復謂之倥倥。惟父母其順，鄉族攸同，固

椒丘二泉所以改貌而致隆也。

賓興自鄉，有震其㦖。載遊國學，玉錯刀礱。竟一第之不可得，撫百里以爲封。閔然盡撫字之勞，亦既收安輯之功。賦鵩何悲，騎箕莫從，固斯民之無禄而斯道之一窮也。

某等鄉邑後進，父視我翁。念老成之棄捐，慨典刑之誰宗。瓣香千里，又奚獨哀死吊生之私悰也？

祭湯卓翁

惟靈夙通經術，晚起蒿萊。思樂泮水，言育群才。用儒爲官，官不負儒。清約端方，多士之模。簡擢傅相，弼直宗藩。樂恬辭禄，賁于丘園。否臧絶口，令丞罔聞。杜門掃室，左典右墳。惟其慶餘，以惠後昆。顯顯令尹，鵠峙鸞騫。方欣松茂，遽訝蘭萎。千里星奔，孝子之悲。

某等梓里晚生，義聯世講。薄奠斯將，告予惻愴。

祭傅淑人陳氏

猗嗟淑人，誕毓鴻胄。夙稟粹靈，安貞是懋。天定厥祥，歸於司寇。顯允司寇，爲時聞人。淑人敬佐，益揚德芬。罔顧於内，有相之徵。貴不期驕，富不期侈。翼翼淑人，率其素履。逮下有恩，檢身惟禮。組紃精專，蘋蘩脩潔。象服委蛇，雅志如潔。柔嘉所孚，天篤厥佑。岐嶷佳兒，蘭芽敷秀。日恢月張，司寇之業。偕老允宜，並受其福。乃逢此殃，如何不淑？舜華悴夕，薤露晞陽。喤喤者孤，倚几扶床。司寇念只，能不摧傷？

某等誼託同升，稔聞懿則。潘賦允懷，助之悽惻。奠斝陳詞，靈其昭格。

祭文夫人李氏

在昔聞人，奮揚偉績。亦有淑媛，佐之宣力。其佐伊何？閫内是制。在公夙夜，庶罔還視。於皇夫人，柔靖惠温。孕靈華冑，作嬪慶門。爰佐司空，郎署藩臬。徊翔臺省，委蛇六列。敭歷中外，爲時能臣。在宫肅肅，維夫人貞。人謂司空，素絲比節。有相自内，慎乃儉德。人謂司空，恪勤匪懈。有相自内，鷄鳴以戒。司空亹亹，靡内靡顧。矢心戮力，令聞廣譽。謂天純佑，偕老庶幾。離析末路，司空所悲。

某等誼聯桑梓，情感欣戚。知生斯弔，胡能罔惻？爰陳椒糈，苾芬在豆。靈兮洋洋，顧之左右。

三品秩滿貤恩告祖

某有列在朝，無補於國。頃以三品秩滿，叨被皇恩，追贈我顯祖、顯考俱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妣二氏暨予母、予妻贈封俱淑人，母氏仍如例加太，歡動慈顔。長男餘慶，齒冑于學。

眇予一介，荐陟九列；蕃庶三錫，霑被四世。豈曰顓侗所能致此？積厚流光，寔賴祖宗。仰承新恩，改題舊號，追惟世德，感慕何極？敬以粢盛庶品，用伸虔告。伏惟共荷寵榮，永延後福。

祭松溪蓮幕兄

嗚呼！吾功緦兄弟無慮數十人，然質直彊義，温良篤親，如兄者幾？知我之心，愛我以德，從初洎終，不與俗易，如兄者幾？

兄寓鄖襄，我栖故土。我生廿八年，始識面於京師。其後奔走仕途，或各以憂歸，不相見者動輒數歲。而相戀之情，去遠愈篤，私念暮齡可相從以老。兄今已矣，使我

内傷心摧，莫知隕涕之所從也。

去冬之仲，兄欲掛冠，我以書慰，謂且少須。往再踰時，而訃音至矣。嗚呼！吾以兄精力尚强，年資漸深，冀官階少進，歸來未晚。一念縻縶，一言錯誤，使兄客死異鄉，誰實爲之？訃我者，通政弟四月間書也，謂兄二月中旬驅馳公程，卒於杭之寓寺，不言何日。其時骨肉子姪皆不在侍，而子鎮將自襄奔走還葬，亦不知過龍江以何月日。計今歸窆，或已久矣，而亦莫聞其時日。嗚呼！兄病吾不知因，歿吾不知期，含斂不得視，會葬不得隨，生平骨肉，終已相負，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吾家世敦孝友忠義之風，比來乃稍稍而薄，思欲激挽歸厚，使子弟知方，而獨力未能，須兄爲助。往嘗告兄，姑以襄爲别業，買田西龍，歸而冀我共障頹波。兄喟然同心，畀我俸餘。田不可求，宿期彌堅，約待兄還，割我分業。我心兄心，兄知我知。而今已矣，孰知我之思之悲也歟哉？

二三子鎮也、鎡也、欽也，亦知兄之所期，與我之所悲也歟哉？三子樹立繼承，兄可無憾。苟如兄志，吾亦終不負言。第耿耿心期，竟莫之遂，貽我無窮之憾耳。日月易邁，霜露其晞。千里寄奠，聊寫我悲。北望峴首，煙雲淒其。

祭侍御碧溪兄

兄之爲文也，旁羅博綜，抉摘幽深，譬商廛賈肆錯陳山海之珍，而五色爛盈，輝珠晃金，故聲價騰四海，雖黯黯而猶新。凡之居身也，履坦抱樸，率任真淳，譬村耆鄉老不虞市井之偵，而百譎恣行，出鬼入神，故仕宦未十年，竟屈抑而弗伸。雖然，垂統可繼，令子賢孫；種德必食，百祀千春。又何憾於天與人？

惟某等氣連根蔕，途隔幽明。瞻儀刑而莫覿，聆謦欬以無聞。羨相輝之華萼，欸已逝於竹林。風晨月夕，載酒玄亭。兄不可作，誰與賦鶴夢而尋鷗盟？嗚呼哀哉！靈輀夕戒，丹旐晨征。渚蘋沅芷，薦此平生。精爽飄飄，知爲列星。跂予望之，明滅漢津。悵不可乎遥即，涕琅琅而既零。

祭恭簡石江兄

嗚呼！某與公服屬降，袒免再世矣！我方丱角，公已登仕，爾後塗轍東西，如相左避。兩都聚首，僅一再歲，然肝膈相照，若綢繆而拘係。開口論心，有同室所不及聞，而同産所不及議。迪我周行，緊公是恃。天不憗遺，溘焉長逝。嗚呼哀哉！

春雨秋霜，槐檀改燧。慨今昔以增悲，時潸潸而隕涕。乃今丹旐在塗，怛焉内摧。撫膺長號，自莫知其誰爲。嗚呼哀哉！

天子優賢哲，公卿主國是，贈卹加隆，易名有謚。東郭鄒子詒我以書，謂尸官者慚，作德者勵。嗚呼，可以瞑矣！

某兄弟子父，承公之教，誓罔失墜，豈敢曰人存與存、人亡則廢？漠漠冥冥，寔鑒予志。薄陳祖奠，攄此哀詞。其惟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祭康母劉孺人

嗚呼！婉嫕令德，靖莊内儀。甕提鮑隱，車挽龐棲。森謝庭之玉樹，抗孟案以齊眉。耆年命盡，如母何悲？乃予俛仰今昔，不覺涕泗之交頤也。

惟先君與春菴，少同舍而共氈。亡兄孩殞，小子幼憐。推禄命之多蹇，名父母以祈延。當正德之四五，從館穀者再年。諒母德之温淑，惠靡人而不鮮。感在桑之均飼，詠《鳲鳩》之古篇。既奔馳於仕途，懷一飯而可

諼。豈錙銖之能報？ 亶中藏而念言。我以喪還，母病沉綿。痛歷節以徹宵，幸晝日之清便。數爲予而起坐，談往事之繾綣。惟撫摩之情態，雖患苦其猶妍。謂多疾以增算，或乘除之宜然。如何不淑？ 悠悠蒼天。慨三十載之深眷，杳音容兮莫瞻。望素幃而臨哭，翩丹旐之在門。聊寄哀於一奠，靈彷彿其猶聞。

祭四舅

嗚呼！ 我母與公，同氣連枝。四兄一弟，公獨壽耆。公拜優詔，母拜恩貤。烏紗珠翟，相望父輝。歲節來過，歡動閨闈。百齡兄弟，對語嘻嘻。去秋言別，蹙額顰眉。池橋舉手，後會難期。謂公清健，迎養有時。孰云此語，竟兆先知。嗚呼哀哉！

昔公之存，黑白是非。彼昏而夢，爲作晨雞。彼疑以貳，爲作蔡著。公今已矣，疇決疇咨。昔公於我，藍輿亟馳。酒醴春釀，菜剪秋葵。腐儒粗糲，食飲庶幾。公今不作，嘉薦爲誰？ 嗚呼哀哉！

母氏聞訃，涕淚漣洏。謂予莫祖，往爾二兒。匍匐來臨，但望繐帷。母心傷只，舅寧知之？ 言不可盡，予懷之悲。

祭外祖坦軒蕭公、外祖母郭孺人

某不及見外祖，然猶及見外祖母。提携近膝，撫摩煦嫗，乃今皆不可作矣。遭逢聖明，忝竊禄位。生育教訓，繄父與母。追惟母德，敢忘所自？ 庚戌之夏，荐荷皇恩。顯考加贈，母封淑人。綸音既降，母氏見背。賜祭賜葬，卹典隆備。外孫衰絰未除，復召晉秩。凡皆我外祖考妣餘蔭之所逮也。

涓吉潔誠，式陳明薦。謹奉舅氏五位，左右分列舅母五位，從夫合席。仍奉顯考巖溪府君、顯妣太淑人作主配食，用展一體之

情，少申如存之義。

祭外舅康量夫公、外姑胡孺人

某也童髫，顓蒙罔知。荷公善誘，示所向方。爰妻以子，實相有家。歷官中外，庶無内顧。於惟外舅，曁我外姑。澤被小子，曷其能忘？頃從卿貳，考績蒙恩。肆予内子，晉封淑人。蔭及長兒，儲養太學。推所由來，實緣善慶。叨晉宗伯，啣命北征。學道未能，慚負提誨。敬潔牲醴，用申虔告。默啟陰翼，鑒此區區。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別集十三

詩

有梅五章章四句贈友

有梅有梅，孤山之南。鮮我覯爾，旨酒其躭。

有梅有梅，孤山之北。覯爾其躭，其躭如結。

梅之沃沃，維葉萋萋。以爾燕譽，歲晏爲期。

梅之蓁蓁，的的其華。及爾爲樂，樂子之無瑕。

梅之夭夭，雨雪瀌瀌。實獲我心，終焉逍遥。

送介溪嚴公奉使湖廣

高陵繄何許，松栢鬱蒼蒼。縈紆漢江遥，磅薄京山長。千古有秘靈，王氣兹蓄藏。聖仁思無量，望之重愴怳。穹碑極鑽研，玄德維有章。昭明悉淵衷，誠孝誰肅將？顧兹秩宗賢，簡在殊非常。驅車出都城，禮樂相輝煌。南薰發微氣，遥林生晨光。朝發帝河濱，暮指天龍岡。道遠豈不勤？祀典維允臧。碩言遄歸旌，廊廟爲圭璋。

送紫巖劉公任南宗伯

泛泛木蘭舟，漾漾潞河水。迢遥達淮徐，奄忽金陵渚。秩宗帝所欽，王途豈云委？秘舘寧久虚，文昌夜光紫。三殿華龍章，六箴發天語。元老志謀世，願言告從事。志士服遠猷，昭哉報明主。儀刑重兩都，無念二三子。停雲望徘徊，清風動芳芷。

和馮三石主事古意三章

抱琴湘江曲，湘水何洋洋。莫鼓湘君調，落木鳴清商。悠哉角徵招，千載不可忘。應絃來薰風，魚鳥正相羊。

璚枝光歷歷，美人温如玉。照我茅茨簷，冥心玩剥復。金刀無以報，將之黃金菊。

黃菊浥朝露，霜中一枝好。芝蘭得春多，萎落隨秋草。同人先號咷，賞心豈在早。葆光慎天和，灼灼無足道。

送劉柱卿考績復任金華

白露下庭樹，寒蟬倏已咽。玄鳥有歸思，天宇静如晰。送子出都門，屏營撫行轍。撫字書上考，催科計誠拙。還寇民所詹，令終崇元哲。刓方恥爲圜，瓦全寧璧折。撫壯樹勳名，百年多離別。

送徐朝重同知鎮江府

白露被皐蘭，迴飈振林木。群鳥亦有知，飛鳴求其族。美人發幽燕，調高絃柱蹙。留之不可得，但見秋草彧。行行越金焦，高城環山麓。壯哉東南郡，寄爾二三牧。城外江水流，豈與帆檣逐。鴻鴈鳴中澤，言念在平陸。大夫誠尊貴，熊軾多翻覆。平生富籌策，無使飛黃鵠。

和聶御史雙江見懷韻

閩海煙雲隔，燕山風露涼。此生皆旅寄，何處是仙鄉？短鬓看銅鏡，幽懷撫石床。故人千里意，墨妙兩三行。

冶父山次聶雙江韻

暮雲迷陸野，初日露孤岑。澄澄劍池水，耿耿歐子心。世無百煉鋼，群狐薄幽林。

劍成莫虛試，四山發哀吟。

其　二

尺札論心後，十年玆會還。大人合天地，浩氣呑湖山。道契意言外，經憐箋詁殘。爲仁願學孔，請事勿希顔。

香社寺次雙江韻

舞雩歌寡和，木鐸響初殘。饞雀知謀稻，冥鴻歎漸磐。高臺森古栢，爽氣發輕寒。好景忘言意，月明且共看。

論學次雙江韻

先天有象森三極，大地無方列萬岐。道體流行寧一二，人心別擇自支離。直從後長觀堯舜，莫訝生知獨仲尼。活潑六經焚不得，罪浮秦火是經師。

送韓苑洛庶子謫南太僕寺丞

秋日蒼茫去國遲，聖明恩重遠人知。泉涵庶子兼天浄，山擁瑯琊入座奇。驛路風枝吹嫋嫋，誰家露菊湛垂垂。醉翁亭下春回早，采采芳蓀慰所思。

爲項本仁乃祖襄毅公作

天上官評歸襄毅，人間世澤有箕裘。遺風獨説冠峩豸，往事爭傳劍買牛。舊社荒涼詩酒地，滿亭撩亂菊花秋。應憐三郡謳歌遠，不見當年郭細侯。

送李本陽知深州

曉出都門道，朱光赫以曦。美人有所適，清姿照路岐。悠悠擁旌旆，之官近郊圻。郊圻多汙萊，家家困繭絲。老羸塡溝壑，少壯騎馬馳。禽鳥亦可念，誰披青楊枝。組綬

新且柔，眷言父母慈。晝桑不當衣，摶沙不療饑。往矣即田功，無遺俗士嗤。君看前日雨，蒼生始解頤。

送介溪公之南宗伯

春風被蘭坂，霽色流芳陸。鳴鶴和交加，叢蒿集呦鹿。撫茲群動情，俛仰惕所觸。都門倚脩途，驅車詎能速？四驪匪不顛，心旋繞黃屋。行行即金陵，風物餘清淑。夜坐望層霄，北辰旋天軸。秉德夙寅清，祗承諒有勗。三復克艱謨，佇立候東旭。

送周貞菴公之南大司寇

上國東風出禁墀，憑將春色向南枝。蒼生久屬蘇公望，舊德應乎聖主知。晝省長閑青巘合，棘林不動碧雲遲。詰戎有子承家學，合是夷蠻即敘時。

郊祀和桂洲學士韻

禘禮千年脩闕典，精禋百辟奉明綸。齋居真覺雷聲動，宴坐渾看月色新。聖代只今崇大雅，侍臣何以對尊宸。定應拊石來儀鳳，無復沾巾嘆獲麟。

郊祀和王惟賢都諫韻五絶

禋禮初成雪滿郊，聖明夙夜豈知勞。即看扈蹕争傳道，霜月三更在御袍。

卻辭玉輦步圜壇，是日上卻輦。爛熳奎文照簡端。上親撰禱文。共訝清晨三尺雪，不知帝德普天寬。

點點瓊花天上來，融融春色九重回。還聞避殿徹縣日，珍膳曾經御筆裁。

川陝蕭條僅孑存，誰占霜履戒初坤。豐年不兆天王瑞，家至其如舜禹恩。

萬方無罪在予躬，聖主有心徹昊穹。豈

是玄冥慳瑞雪，要令今古悟潛通。

送白宗夫遊大學還南

天涯送客流雲曙，柳色鶯聲苑外多。暫喜臨門垂馬轡，即看舞劍動驪歌。長亭不改還鄉路，短棹行凌去水波。歸到金焦秋氣凈，平生懷抱定如何？

題周弓岡三窮圖

未惜朱顏在，傷心門祚衰。百年雙耈老，三世一孤兒。蹇壯懷忠節，依稀見女師。庭前霜落木，又上薜蘿枝。

送張有源分教漢州

執經未知學，譬彼夸毗子。棄捐室中藏，區區籍所紀。解顏談金珠，孤丏曾弗耻。我觀六經教，六經無非己。學禮可以立，學詩性情理。學易無大過，經學固如是。云何呻佔畢，滔滔資口耳。義利毫芒間，誰當辨所以？驅車倦遠遊，反歸得其止。種種籍中云，不出囊篋裏。張君訓漢州，漢州多佳士。邇言諒可察，因之寄亹亹。

壽侍郎碧溪兄

少年作賦欲橫秋，驄馬青山早自由。天上諸郎群鵠峙，人間萬事一漚浮。蟠桃有實剛宜酒，華萼無緣共倚樓。遥望斗南蘧伯子，清風鐵笛醉龍洲。

送俞子南歸

六籍傳心影，何人識面真？憐君觀上國，好古陋先秦。贛水歸蘭棹，燕雲望黼扆。乾坤如置傳，珍重百年身。

送徐南洲

南洲高士足清便，烏渚蘭汀愜醉眠。秋

興忽隨征鴈影，鄉心又憶釣鱸舡。蒹葭月上波光浄，橙橘霜清野味鲜。歸慰倚門遊子意，玉堂春夢海雲邊。

送汝湖謝侍讀侍親還越三首

依依潞河柳，柔條不可攀。遊子理行舟，維之良獨艱。人誰無父母，念之動容顏。香煙浮宫錦，不如老萊斑。

車馬若流水，祖餞出都門。槮子長路祛，結之莤與蓀。援琴奏周雅，此義古所敦。悠悠未成調，白雲倏以屯。

屯雲意如何？春暉照行色。平生寸草心，對此諒已惻。君恩無奈何，君王崇明德。勝言瞻霄漢，無皇自安息。

送李君汝孚掌教沙縣

聖學榛蕪幾百年，藤牽蘝蔓費諸賢。澄心體認終離道，着意精深已墮禪。耿耿良知元不昧，存存成性更無玄。豫章祠下閑花草，邑有豫章祠。應有濂溪舊愛蓮。

送黄鄣南知滕縣

百里耕桑地，一官撫字初。清風高拂旆，甘雨欲隨車。野宿依人雉，庭懸寄母魚。漢廷循吏傳，珍重馬遷書。

送將軍

天北天南又遠征，雕弓駿馬曙雲晴。羽林猶説將軍令，公典羽林軍政。閫嶠争迎小范兵。尊甫嘗帥閫中。自昔東山推特達，東山司馬有薦書。只今北虜尚縱横。聖仁有道脩干羽，倚劍鄰霄坐月明。

送湯希恕

憶昔瓊海島，卉服栖巑岏。使君敷化理，黎獠識漢官。高涼禮義邦，濟濟肅衣

冠。懿哉柔遠才，能邇諒非難。牛毛法令滋，民性日已剜。滌除煩苛盡，所貴簡與寬。囊中太古琴，拂拭爲君彈。初彈弦柱蹙，淒切秋氣寒。解弦奏南風，陽春生肺肝。再拜贈使君，侑以幽谷蘭。遠意不可言，極目孤征鸞。

別鄭通府

前歲別君三伏初，去年晤語城南居。今日相逢秋袂薄，木葉槭槭霜前疏。光景百年良以慳，靈曜西馳不暫閑。學道無成空歲月，歎息秋風兩鬢斑。請君爲我聽，爲君理素琴。一鼓浴沂調，再鼓曲肱吟。人心昭昭若白日，天際何處起輕陰。

挽俞子有

予與子有侍先師於虔，同寓鬱孤臺下，時相與焚香告天，誓此心可對天日。荏苒歲月，頑鈍無聞，而子有已不可作。子南來館下，出知舊挽卷，悵然賦此。

猶憶春風理素琴，盤雲玄鶴去無音。鬱孤臺上千年月，常照人間不死心。

房母李氏挽詩

栢舟終古誓，松竹歲寒姿。應有明神鑒，真堪列女師。桂孫看秀拔，榆景際雍熙。笑瞑重泉目，寧孤素所期。

壽大京兆戴公七十

蚤從天上解金魚，遠向毬湖更卜居。南國甘棠謌邵日，野堂三圃樂堯餘。漁樵靜隱高人榻，岩谷深回俗士車。壽酒正宜黃菊泛，況看玉樹滿庭除。

大廷尉石泉潘公北召

宏材所至樹勳名，眷簡新承發舊京。卿

月静依珠斗迥，法星高傍紫垣明。開尊緑蟻浮秋色，夾岸黄花記驛程。御柳含煙鶯百囀，金臺無限鳳臺情。

榮壽爲周正郎受軒題

華髮懽顔邸養初，鸞迴新捧紫泥書。翟袍鷺錦輝相映，王母壺公意自如。揔羨于門來駟馬，寧論燕國墜金魚。晝簾静捲看黄菊，閑課兒童竟日鋤。

壽同年沈雙槐母九十

雙槐庭院洞庭邊，三月風光照綺筵。萱草經霜仍自媚，蘭芽茁雨故相鮮。清春燕喜明珠翟，遲日鶯聲雜管絃。上界底須新授籙，麻姑元是女中仙。

壽朴翁

帝里風光二月春，白頭未老太平身。眼前有子堪爲樂，世外無官足任真。銅狄摩挲疑昨日，金尊傾倒及芳辰。自憐無限高堂思，猶逐輪蹄日幾巡。

和紫巖劉公郊齋夜坐二首

即看皸瘃變丹唇，漸喜陽回地底春。補袞定誰添弱線，閉關聊爾藉重茵。遥瞻漢畤嚴星駕，因憶湯盤獻日新。明月孤燈清不寐，誤疑漆室是前身。

獨坐空齋翫月華，轉蓬蹤跡愧生涯。野耕虚擬莘農耒，河泛空聞漢使槎。陽長正須調爕手，春行無復寂寥家。明禋莫助光天德，謾誦新詩拜寵嘉。

贈柴黼菴京兆考績北上

漢官禄秩崇三輔，少尹才名重九卿。豈爲繭絲書最考，獨揚綸綍對承明。舟浮秋月龍江曙，袍帶朝陽鳳禁晴。猶載西垣舊簪

筆，佇開東閣疏民情。

送浚川王公北召

南國喧傳急，皇王惠愛鈞。如何豐鎬地，不借保釐人。六月還朝路，三台致主身。殷勤餐飯祝，非是泛相親。

贈秦鳳山公北上考績

髻齔曾聞司馬名，相逢青眼愜平生。三朝出處關休戚，四國安危倚重輕。雲起錫山千載會，天開金闕老臣情。共工不用憂時詘，聖主何心樂舉嬴。

次周貞菴公壽旦述懷韻

匡時事業須元老，涉世年光正古稀。一代君臣新寶歷，幾人父子稱朝衣？吟邊倍覺丹心壯，鏡裏從教黑鬢非。試倚南山歌樂只，滿觴明月散晴輝。

贈張中梁公考績北上三首

每瞻旌節上青霄，便憶夔龍翊聖朝。江上樓舡公獨往，紫雲不斷碧天遥。

誰看官事真家事，自許吾身是主身。欲識賢勞雙鬢裏，不需霜雪半成銀。

送公何事重依依，蔦施長松忽此違。花草未知人惜别，争摇紅紫獻芳菲。

送顧新山公考績北上

木蘭舟壓浪花輕，珍重司徒萬里行。北極帝宸頻側席，南風天漢促兼程。斗山悵望非今日，尊酒當筵漫别情。便殿從容酧召問，民間杼柚正營營。

秦進士挽章

太息青雲器，空留天府名。脩文疑杳眇，造物忌聰明。慷慨龍從志，依稀鶴和聲。

題催悲白老，落筆淚縱橫。

送西麓吴君知景州

廣川臺上月如淵，廣川臺下草如煙。使君不受簿書梏，藉草對月心悠然。一從功利扇雄風，道義昏霾五百年。官方民俗三嘆息，人間白日無青天。使君合是吴公裔，獨抱周南静且虔。此邦之人本三代，宦遊端不媿鄉賢。

一泉爲曾君賦

萬壑東流迥，源泉好静觀。月晴金影躍，風定鏡光寒。混混斜緣岸，涓涓未倒瀾。詩脾何足沁，抱甕注湯盤。

贈治齋萬公致政

已辦綸巾狎白鷗，便投霜簡駕青牛。回天力在寧憂廢，瞻極心懸獨倚樓。洛社相公多白髮，江洲仙子近丹丘。梧岡春日長雛鳳，更是君恩不易酧。

贈同年宋春亭守敘州府

憶昔同霑杏苑觴，十年京國鬢雙蒼。新分虎竹三巴迥，暗拂龍泉百丈鋩。露冕春晴棠蔭合，琴堂風煖稻花香。漢庭上秩旌循吏，佇看泥書照小梁。

贈胡九峰奉常北上

共擬連床夜，俄驚判袂辰。鳥鳴山木暗，馬度石苔新。樂事還誰與？交情未易論。虞廷書最早，應憶隴頭人。

送霍洲胡子守大名

禁柳依依鳴鳥多，送君作郡欲如何？車牛不博催科考，竹馬先傳襦袴歌。庭草香風浮泮佩，黍苗膏雨濕農簑。懸知別後停雲

思，莫負尊前對月哦。

贈周陸田侍御二章

沖漠生感應，往來乃萬殊。殊分本則一，一本超有無。是謂天之性，人力無錙銖。孩提愛敬端，達之神聖謨。太空浮雲氣，訇聲出鼓枹。至哉愛蓮叟，無欲示其樞。圖書千載後，蓮池長緑蕪。

無欲本無有，非有故無之。良知匪覩聞，靈瑩弗可欺。秋陽正天中，雺靄浄無疵。萬物皆相見，豈用安排爲？由來希天學，致知乃其基。渾然一以貫，寧論本與枝。末學恣糾結，適莫紛多岐。上天靡聲臭，帝則無識知。三復聖學篇，可以深長思。

挽　詩

野闊松楸暗，亭開草樹蓁。坐忘西嶺日，不見上堂人。奕代簪袍冷，百年雨露春。懷中遺訓墨，秋色與鮮新。

和紫巘劉公誕辰有感韻

元日新晴暖浹旬，喜聞初度正初春。觴行沆瀣微成醉，句琢瓊瑶不涴塵。一代保衡瞻太岳，八方民物待陶鈞。我曹底用千齡祝，公德還應百世人。

上元日功臣真武二廟次紫巘公韻

千年大統開周歷，一代宗臣陋漢賢。甲卷中原兵不戰，鋒行邊徼敵無堅。畫圖麟閣疑春夢，燈火龍樓隔暝煙。悵望諸公那可作，徒聞尚父格皇天。

廟臨絶巘路倭遲，乘興寧辭更陟危。雲薄遠天山斷續，風生靈籟鳳參差。徘徊暮色頻移酒，點化春光合賦詩。卻恨無緣操几杖，重陪還擬月明時。

贈貞菴周公奏績

兩都聲聞珪璋重，到處棠陰蔽芾垂。民命好誰憐赤子，臣心端可對彤墀。尚方玄衮旌庸日，廷尉斑衣上壽時。因憶昔年聯鷺筵，莫辭祖席醉金巵。

南莊爲給舍王君景純父題

風入南莊撼暮松，乘雲人已躡仙蹤。至今猶説象州路，自古同歸馬鬣封。白牸有徵庭樹浄，黄鸝無語徑花濃。穹碑百尺瀧岡表，諫議文章衆所宗。

送何石湖公考績

經綸才術合投艱，乞得南來不暫閑。九廟穆清嚴聖孝，萬間輪奐壯賢關。官當晚節心逾赤，功在明時鬢未斑。帝召司空方側席，莫辭尊酒看青山。

瀛洲雅會限韻同翰林諸公

拍塞氛埃積肺肝，暫承旅語叩琅玕。寧知世外仙凡隔，始覺人間雅鄭干。酒澤枯腸杯不厭，詩逢險韻筆頻乾。諸公好輔唐虞在，我欲滄浪理釣竿。

送廷尉陳宜山公赴召

前輩風流在，摳趨每坐深。簡書來日下，祖餞席秋陰。落木江天迥，征帆爽氣森。渭橋如有詔，犯蹕合輸金。

和劉平嵩祀先師齋居有懷

暑傍先庚退，秋迎此夕初。重逢俱惘惘，欵語故徐徐。代祀慚精白，齋心竊緒餘。相期照肝膽，銀燭對踟躕。

送胡九峰改太常少卿北上

丹楓江上路，送爾倍沉吟。南北如相避，誰從話此心。漸鴻遵月渚，倦鳥怯雲岑。孤負溪山約，臨風撫素琴。

送大司寇貞菴周公致政

楸枰剝啄揔輸奇，末局年來識者稀。山鳥近人喧晝錦，村酤逐日典春衣。生兒報國今誰是，投老全名昨未非。料得新詩傳洛社，田園松菊有餘暉。

送邊東皐京兆謫河南參政

磊落邊京兆，天門舊謫仙。如何久留滯，又上洛陽舡。薇省清且峻，王命重旬宣。利物諒有濟，考德故無緣。祖席望淮浦，千艘飛鳥前。迅帆忽以后，尾艫忽以先。人事每如此，淹速何足憐。君家延世澤，簪笏輝蟬聯。煌煌池上彥，鳳毛倍鮮妍。主恩無際岸，捐報及茲年。努力崇明德，莫問桑麻田。

和紫巘公九日病中別詞林知舊韻奉賀令郎魁捷兼慰勿藥

驥子風雲騰汗血，鳳池梧竹有光華。衣冠韋曲歸時論，學業龍門繼作家。喜失病魔推角枕，吟巡簷菊岸巾紗。新詩莫漫生秋思，樂事芳辰總未涯。

元城小示維摩疾，伏枕長吟語益奇。揔惜良辰翻送別，況逢好甫似催詩。開緘飛動占清健，問字遲留訝許時。因憶去年登眺阻，月明有待赴心期。

錦纜秋開李郭舟，重陽風物逈生愁。合離轉眼真成夢，歲月懸瀧不住流。萸泛總違千嶂雨，菊簪能滿幾人頭。未須更問蒼生

病，公是醫王早合瘳。

擬攀逸步陟層危，俯聽高林鳥護兒。豈謂藥爐違畫省，尚餘詩興遶東籬。菊叢不待頻追憶，橙實猶堪數舉卮。調燮幸公强健在，年年甘雨足春犁。

玄菴奉常公脩瀛洲會限韻

玉署幽深紫殿東，六龍雲氣緲然通。蓬麻有幸依賢哲，犬馬無能抱朴忠。梅柳江城驚改歲，星河天闕夢乘風。卻憐病祟侵凡骨，高會群仙偶未同。

方山中丞公宅邀集限韻

學古徒勤力不支，能憐蹇躃一鞭之。年光鑠電俄驚眼，春色醉人欲墮肢。謾喜同心談王麈，無緣接膝倒金巵。中丞府第陰陰栢，奎壁寒芒散滿枝。

函谷許司徒公宅邀集限韻

紫閣穹窿敞木天，文章晚達愧開先。偶從南國芳辰集，又續東京勝事傳。郢調彌高翻白雪，吴箋新拂瀉玄泉。終生豈任承驅策，謝得收携不問年。

銀臺介立公宅邀集限韻

莫道清歡揔細娱，誰堪詩酒樂軒虞。去年此會今寥落，來歲兹辰定有無。身在不須危治世，心忘奚所問迷途。金陵市上饒風景，應有高人挂藥壺。

壽整菴公七十次韻

啓蒙惠我兩新編，白首躭書劇壯年。几杖夢隨千里外，鴈鴻書寄九秋邊。經綸有兆身先退，著述無多意已傳。蒼檜凝寒公手植，折將獻壽雪花筵。

贈㝃峰潘公考績

中丞初操江上師，萑葦千里無健兒。今日江頭餞司馬，路人猶識中丞旗。聖朝考績崇敷奏，象笏朱衣對彤墀。天王側席念丕釐，迪知有宅非公誰？聞道驕兵弄西北，公登廊廟爾何爲。

静齋陳公生日述懷見寄用韻奉壽

傳訓多門次第編，公方集解六經。晝簾春草幾華年。喜無雪色生簪底，待有泥封下日邊。壽域詩篇能遠寄，宦途名蹟豈輕傳。懸知尊俎延三益，珍重威儀動四筵。

送陳虞山公赴虔臺

自昔虔州路，潢池數弄兵。莫嫌儒作將，應使盜爲氓。春入幽巖秀，嵐開遠岫明。壺漿迎范老，軍實貴先聲。

送大廷尉厚山周公北召

蒹葭白露公來日，煙柳青霄驛召時。署棘可巢烏欲集，廷麻遥下鶴先知。公家鶴育二鶵。法曹舊事談能徧，經殿新班步不遲。肯與故人尊酒盡，共攀菉竹賦猗猗。

送穆玄菴公致政二絶

東殿論經捧御床，十年仕宦厄黄楊。南曹清徹容臺最，更乞投閑何處鄉？

進不趨榮退未難，黄花歸路夢魂安。浮雲看盡閑舒卷，静對青山自考槃。

和鍾石公喜雨韻

一夜山雷隱地鳴，五更澍雨愜幽情。溜簷落落初如注，滴瓦疏疏乍可明。漸覺饑蚊稀忽散，頓令病骨倦還清。豐年合是天王瑞，起聽農歌雜鳥聲。

屠竹墟入覲過金陵阻餞

獨憐祖餞逢齋禁，正憶維舟傍遠岑。天上不遲春正會，江東空切暮雲吟。賢聲籍甚今誰得，殊錫需多帝所欽。露冕褰帷何日到，兒童竹馬隔年心。

陳楳莊入覲過金陵阻餞

雙鳧遥逐行雲至，萬里高瞻北極翔。久擬壺觴陪語笑，那知咫尺隔瀟湘。風神寤寐秋潭净，雨色霏微客路長。宴賚歸來能特枉，暮春庭草倍輝光。

送石塘聞公考績

留省三驚玉露秋，履聲猶在殿東頭。青霄好去兼程上，丹扆憑寬側席憂。病枕離情隨旆遠，客床歸夢繞鄉遊。天曹有待持冰鑑，煙水能容狎海鷗。

送甘泉公考績

聖學衰殘詁訓餘，人心榛棘費芟鋤。春風滿座朝鳴鐸，鄉月輝庭夜著書。醫國金丹猶未試，對時玉燭竟何如？莫言天上辭楓陛，歸向山中問草廬。

送蔣石菴公考績

南國重瞻袞，長安曩接鄰。飲河知鼴足，飛渚嘆鴻遵。天子人求舊，冬卿績奏新。化民今有道，不借孝文陳。

送王南皐公考績

猶憶龍飛日，欣逢豹變時。爲疑由徑捷，翻作上竿遲。叔朗官仍熱，元琳髪尚緇。豈同顔駟老，始結漢皇知。丹闕雯鳧迴，滄洲侶鴈低。有書能繫帛，聊慰暮雲思。

和鍾石公齋居喜晴

齋署陰森古木清，高風號木怒濤聲。棲烏薄暮生愁雪，噪鵲侵晨太劇晴。宣室日臨三島洞，泰壇星徹九光燈。遙知在列雲靈覡，獸舞鸞蹌眼倍明。

送秦鳳山公謝政

已分留鑰出重闈，又解朝簪詠翠微。萬里雲霄瞻鳳德，一帆江海息鷗機。蒼生轉切蒲輪望，皓首真看草奏歸。[illegible]昨履聲明主識，豈無春夢日邊飛？

和韻送秦鳳山公

林丘長日羨雲閒，霄漢清秋駕鶴還。籬菊風霜矜晚節，洞蘿煙月照童顏。門無俗雜寧須閉，徑未荒蕪不待删。寄語蒼生相問訊，但尋履跡到東山。

和介溪公元旦之作

此日南曹同拜舞，篆煙猶似御爐芬。卻瞻鳳闕祥光迥，遙想龍顏喜氣醺。吾道三陽占泰運，新詩五色爛卿雲。即看廟略裨明主，待見敦銘勒異勳。

人日宴宋南塘公宅和韻

晴添人日喜，宴爲故鄉開。彩勝輝殘雪，銀燈影上台。同憐新霽月，難進已酣杯。蓬直扶多賴，璧連愧未才。

新正十日宴北湖公宅用韻

臺栢參天黛，賓筵別院開。素心深仰斗，懿範幸瞻台。光景星臨砌，暗香花近杯。酣歌歡道泰，鄉曲況多才。

和侯北湖公新歲韻

江城風日近元宵，物色新年倍覺饒。九陌燈輝頻對月，三階星彩總騰霄。從知樂事逢明主，誓浣塵心奉聖朝。分陝正憑元老重，棠陰有頌到芃苗。

老父生日有感

白髮庭幃北鴈稀，壽觴遙祝思依依。煙迷芳草憐公子，雲擁靈椿傍翠微。報國猶期身未老，爲貧已覺道全非。得尋蘿薜還初服，更集芙蓉製綵衣。

靜齋書院和韻二章

入簾蒼翠草侵門，應有高人此嘿存。萬軸牙籤充棟宇，六經寶藏照乾坤。隔窗樵笛知山近，落檻風湍悟水源。舍北郊西雲未雨，幽襟披豁兩無言。

中丞卜築遠紛譁，逈僻真疑處士家。芸簡曝簷親啓篋，花叢除徑候停車。浮煙野馬成天趣，化日鳶魚感歲華。洛社相公多矍鑠，春風談塵拂巾紗。

贈劉紫巘公北召

寵錫温綸未足褒，恩開東閣待賢勞。風雲晝接飛龍近，霄漢晴瞻翥鳳高。西北干戈忘帝力，東南絲粟歎民膏。從容講殿酧清問，頻歲宵衣正此曹。

送同年須子僉憲陝西

鶯花三月暮，祖餞出江干。玉節關城曙，青山驛路漫。宸衷勞簡任，邊鎮集憂端。素負匡時略，霜蹄展未難。

贈涇野呂先生赴召大司成

台樞雅望衆推先，學省新除暫寵賢。問

業日圜皐座滿，論經朝上御筵還。追隨鳳侶三千輩，寤寐龍顔十二年。忠直平生符兩字，江湖廊廟總悠然。

清秋祖席意遲遲，正憶當年校藝時。管見未能超俗學，時文何者辱公知。登龍數快披雲覩，變豹猶慚隱霧姿。去住自憐勤仰止，晤言誰與愜心期？

送李燕崕考績

長安風雨數相過，頑鈍其如斧鑿何。一自鍾陵依玉樹，頻看鷺渚換金莎。鐵驄柱史動名盛，銅虎臺郎廩食多。愧我虛縻君奏績，漫裁短句和驪歌。

和秦鳳山公四首

清晨飛雪薄黄昏，寒頰紅生喜色温。暗響稀微侵户牖，曙光炫晃徧丘原。多暄久訝玄冥令，有赫今知帝鑒存。共卜豐登荒禹甸，幸沾康食戴堯恩。

晨閑雪急坐朝昏，熾炭重綿且未温。喜有清尊開上若，慚無佳客羨平原。淺深窟壑填應徧，高下岡陵聳獨存。凍雀饑蹲愁粒食，爾曹歲稔會沾恩。右道院觀雪。

鳳翔虎躍劍攢尖，千里山川擁衛嚴。一自百靈朝寶鼎，至今萬木掛龍髯。巍巍直與神功峻，鬱鬱猶看王氣添。麥飯漢陵供秩祀，禮儀貴少未云廉。右祖陵陪祀。

新年旋旆筆鋒尖，秀句新題字字嚴。誦聽希聲驚里耳，吟成幾度斷虬髯。心神浮動同春盎，道意圓融與歲添。郢曲調高誰和者，搜腸况似冷官廉。右元旦試筆。

詞垣舊意贈紫巗公

濫竽玉署得相親，豈有文章踵後塵？揮麈每承談不倦，臨岐無語意彌真。殷邦嘉靖思肱股，賈席從容對鬼神。遵渚飛鴻聊信

宿，在門驪駱暫逡巡。

遠奉天書拜玉皇，細裁雲錦焕文章。十年鳳沼微陳迹，八座鵷斑隔舊行。棹拂汀蘭香冉冉，佩承宫草步蹡蹡。知公此去能醫國，珍重青囊肘後方。

送宋仰山知真定

驂騑絡繹京華路，甲第參差貴近鄉。漢使青符新剖竹，西臺白簡舊飛霜。襜帷按部仁風遠，燕寢凝香化日長。别後鍾陵望恒嶽，相思時有鴈書將。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別集十四

詩

費鶩湖公伉儷齊壽

黄閣歸榮日，青陽介壽辰。地靈元降岳，良弼特生申。少抱凌雲氣，早充觀國賓。縱横敷禮樂，博雅貫天人。萬里翔寥廓，一朝邁等倫。文增詞苑重，誨納講筵頻。典禮神人秩，惇庸夙夜寅。殷王徵夢賚，周宰握衡鈞。遽訝仁賢遯，重看宇宙新。紫泥輝菊徑，朱紱上楓宸。魚水精神契，鳲鳩惠政均。錫蕃分廐馬，活涸到涔鱗。興動滄洲月，堂依緑野筠。花迎歸旆笑，鳥傍鈎舟馴。延客寧憎俗，題詩每入神。副笄陪燕喜，斑綵戲逡巡。梓里欽先達，台儀仰絶塵。望洋知浩蕩，宗岱憶嶙峋。迢遞蓬山隔，過從玉樹親。寄言紛頌禱，報效積輪囷。日月開黄道，煙霞岸白綸。明堂須柱石，殊禮必蒲輪。滄飯區區祝，壺觴歲歲春。微生何足庇，品物待陶甄。

和介溪公生日自述韻

流霞暖泛長生酒，湛露香凝舊賜衣。金玉高文詞苑重，鈞衡令望漢廷稀。氣鍾嵩嶽人今是，夢協商巖事豈非。莫問釣舟尋舊渚，早看綸筆戴黄扉。

送王輿浦考績北上

暖風吹水碧波輕，似與征帆送遠程。路入仙鄉叢桂在，珮鳴帝里百花迎。遥瞻丹扆明春色，猶識彤墀舊履聲。稼穡豈虚前席

問，艱難細說小人情。

送唐西洲北召

嗜學晚忘劬，高卿劇士儒。精瑩懷趙璧，文彩爛隋珠。白下初栖鳳，丹霄忽起鳧。向來瞻望意，臨别獨踟躕。

送郭雨山京兆北上

解纜江亭曙，維舟潞渚春。兹行瞻日表，何地想風神。古義商難遍，幽悰欵欲頻。相看追弗及，獨立石城闉。

送江瑞石京兆考績

憶昔薇垣御命日，到今京兆奏功時。十年問俗環車轍，隨處蜚聲聽口碑。日煖魚龍驚鼓楫，風高燕雀避楊旗。鴻泥蹤跡尊前客，莫對楊花不盡巵。

送潘峩峰公北上

玉節徵司馬，卿曹重副樞。三朝推舊德，九伐贊訏謨。制勝應無戰，爲戎豈盡胡。正思金鎖甲，化作紫羅襦。

贈錢浄窗掌科

諫署連符省，因緣奉後塵。秋霜凝節操，冬日照風神。和璧輝難並，庖刀試益新。器應藏射隼，志豈忘批鱗？建白非煩碎，蒐揚必隱淪。民情恒腕扼，世事數眉颦。奏績紆皇眷，披忠對紫宸。樂郊饒寂寞，儉歲倍酸辛。天上垂卑聽，人間播大鈞。高明頻耿耿，薄劣妄云云。飛舄行千里，流觴且數巡。不才宜草莽，多病憶鱸蓴。莫擬他時會，還同此座人。明朝桑落酒，何處柳條春。

贈汪春谷掌科

相望渴以飢，相懽願不違。龍門三尺木，與子弄金徽。一奏煙霧開，三奏日月暉。九奏天地合，幽崖草木肥。風雲一朝隔，子行謁帝畿。帝畿多新曲，圓滑迸珠璣。南風遺韻遠，白雪和人稀。緇帷有舊操，五絃時自揮。流水何蕩蕩，高山亦巍巍。寧辭聽者倦，但惜古調微。行色何匆遽，四牡疾於飛。踟躕岐路側，悵望空依依。

壽王輿浦外舅

渭叟心猶壯，齊生髮未疏。後車休命載，掌故待傳書。懽合瑤池宴，恩霑玉饌餘。乘龍多喜氣，往往欲充閭。

壽西玄公外舅

勾漏歸來未白頭，年年春酒接中秋。階羅玉樹含風浄，庭擁雲槐翳日稠。綵服乍回羈旅夢，黃麻新散倚門愁。乘龍客向江樓望，遥送青鸞過十洲。

送徐楓岡大理考績

長憶金門同聽漏，揭來南省倍情親。一尊又送朝天客，四座相看送旅人。鄉國歲寒梅半吐，禁城春煖柳初匀。登臨莫戀青山色，勳業應憐白髮新。

贈朱雲巘知松江府

五馬雲間去，雙旌曙色開。踟蹰憐舊侶，傾倒盡深杯。作宦榮分竹，逢人早寄梅。襲黃名汗簡，遲爾好音來。

雨中訪高祠部初識面枉新詩次韻奉酬

琳宮十日卧，華徑緑苔生。空羨逵鴻羽，仍憐谷鳥聲。銜泥尋所憶，傾蓋足高情。

詩卷留天地，慚予早識名。

贈周白川公考績

聞道征鑾樹羽旗，正看課績上彤墀。閣麟輝日開相待，臺鳳銜霄去不遲。仙里謾談鱸膾味，帝庭争覩豸冠儀。定知宣室酬清問，好説封侯李貳師。

贈王南渠公考績

末俗多新調，明公祗古心。逢人肝膽盡，聽語髮毛森。荆識吾何幸，邯行力未任。登龍綄稍稍，駕駱復駸駸。懇切瞻依意，徬徨契闊吟。法星懸傍斗，卿月度横參。九列官階峻，三朝德望深。堯庭今就日，商夢必爲霖。綺席聊淹駐，葱裙豈再臨。罄瓶猶可市，折俎故堪燖。後夜芳洲月，還誰伴淺斟。

送吴訒菴公四川巡撫

清秋行色有光輝，曉日雙旌度翠微。一斥幾年時論屈，重登九列舊銜非。梁州自昔稱天府，元老真能壯國威。塞外象犀頻納貢，華陽牛馬未全歸。城臨雪嶺公來重，峽束風濤使去稀。無限心情尊酒裏，共拼醉飲到斜暉。

贈蘇乙峰公考績

祖餞出城闉，綺筵傍緑筠。輕煙江海曙，晴旭野亭春。戀闕心宗漢，懷鄉路遶秦。餘寒冰雪在，珍重濟時身。

送姜石泉少僕赴滁

夙抱經綸器，況逢全盛朝。頻年留散地，朋輩列清霄。卿寺群星聚，江城匹馬遥。展才宜自此，莫羡小山招。

宴鍾石公宅和韻二首

賞心直恐負良宵，暢飲從公未擬招。好客高情煩鄭驛，聚仙勝會際堯朝。影涵蓮炬杯光凈，香散檀煙晳篆飄。好句枯腸無索處，真慚缶鼓雜金敲。

華堂綺席醉清宵，袞袞諸公荷並招。豈有文章論接武，濫叨尊俎託同朝。隨風刻漏燈前急，帶雪春聲笛裏飄。歸去狂歌餘興在，唾壺半缺尚堪敲。

送侯北湖公北召大廷尉

祖席侵春色，郵籤促曉程。共瞻卿月迥，應奏法星明。高義敦桑梓，餘芳襲杜蘅。臨岐多眷戀，極目暮雲征。

送石阡太守黄菲菴

石阡嶂嶠連西裔，相隔中原定幾層。卉木經春同著雨，昆虫異地不疑冰。分符莫訝論椎髻，刻木猶看近結繩。黄霸勳名知藉甚，潯陽去後至今稱。

送順慶太守趙白泉

百丈牽江蜀道難，況融晴雪漲狂瀾。燕檣直指瞿塘上，象馬頻於灩澦看。宦海際天迷彼岸，世情隨地足奔湍。危平易覆無多子，珍重君侯瞬息間。

奉和鶖湖相公秋晴試舟韻

潭畔琪花夾岸香，蘭舟新試賞方將。聲聲遠笛隨歌榜，片片輕鷗狎羽觴。暫放餘閑詩結社，寧躭深飲醉爲鄉。人間久切雲霓望，天上頻虛政事堂。

萬斛煙横野渡舟，等閑汗漫恣仙遊。輕帆自信中流穩，高枕能忘四海憂？潦淨潭心真可濯，秋晴雨脚未全收。明良一代賡歌

意，莫作吴歈子夜謳。

鱸魚自釣謫仙槎，秋圃絲蓴賤可賒。隨意膾羹供酒盞，滿江風月透窗紗。行穿花樹留殘照，疑犯星河拂絳霞。若到城闉更迴首，人間天上轉須誇。

天臨太液御樓舡，魚鳥猶依綵仗縣。扈聖總憑黄閣老，乞身閑傍白龍淵。冥冥煙月孤舟去，采采蘭蓀並澗緣。還有平臺前日召，暫留幽事故鄉傳。

題朱諫議芳懋堂諫議高祖祖皆名御史

累葉衣冠開甲第，盛時門閥冠儒鄉。憲臺鎖闥同清望，顯祖文孫並耿光。蘭樹流芬依玉砌，槐陰屯緑蔭書牀。寧論世業追韋曲，直看勳名紀太常。

憑虚閣中邀集諸公續瀛洲會限韻

寺閣憑虚坐翠微，隔窗雨色散晴暉。鉅公何意能相過，好景無多且莫違。棹倚湖洲雲共遠，席移塔院鳥低飛。牽裾未可留賓住，惆悵斜陽獨馬歸。

介溪公懷寄甘泉公風阻閣集奉次

侵晨候客日初暉，花外高車未擬違。缺驥驚看停午過，空凫憶傍洞雲飛。僧堂磬梵塵緣净，佛閣湖山逸興微。孤負詠風春服在，真成訪雪剡舟歸。

送林次崖廷尉考績

虚齋經學牛毛析，思入精深亶見君。早爲寸陰添白髮，時開尺札緫玄文。翔鵬健翮凌霄漢，鳴鳥幽聲隔暮雲。最績定知承懋簡，嚴程暫許盡餘醺。

送林次崖北召二首

北闕宣麻總識名，南曹聽棘早稱平。開

顔莫厭深杯勸，迴首兼愁獨馬行。六藝文章堪致主，四方弧矢更論兵。儻貽短牘尋鄉使，欲買長鋤學耦耕。

晚託交遊意自堅，飛騰無那此離筵。浦雲遠樹人孤往，江月虛舟夜未眠。三策總輸肝膽赤，二毛浸改歲年玄。九重每覩龍顔喜，萬里頻看鴈帛傳。

介溪公寫真有作奉和二首

溟渤藏胸鶴練形，官登八座鬢還青。巧傳顔貌惟丹粉，能照肝腸是日星。世味嘗多宜苦淡，恩波語及倍丁寧。即看麟閣承天寵，終古鈐岡顯地靈。

總角名聞醉六經，揮毫東壁避文星。即驂威鳳翔天路，直拂坳螭立帝廷。誕日劬勞懷父母，南衡磅礴降神靈。哲台非晚徵文呂，槐坐深霑湛露零。

別崇窕弟兼寄鄖襄諸昆從

蕭蕭歸馬度鳴蟬，黯黯秋懷積雨天。官舍可留粗足飯，客途後會定何年？鄉心迢遞千山隔，壯志礱磨一劍縣。悵望鄖襄鴻鴈侶，頻看好事寄書傳。

三錫録同諸公爲潘公賦

鸞紙龍緘次第開，藎臣殊渥九霄來。炳靈江海喧豗静，生色松楸紫翠堆。郊藪鳳麟多氣象，溪山魚鳥莫驚猜。比年聖翰頻親灑，浣拜知公更幾迴。

期舍弟昱偕計不遂用韻寄慰

少年積學累蚕絲，得失休疑塞老癡。蘭怯露零華萼早，菊宜霜重色香遲。乞身有待虛前擬，戲綵從今已後期。庭下雙雛娱白髮，渾忘舊態想新姿。

靜齋儀禮之旣兼以佳章用韻寄謝再致壽意

古經緘寄曲臺编，鹵莽慚過四十年。推挽虛期秦漢士，瞻依實切暮雲邊。詩當晚節筌蹄棄，意愜幽棲鳥雀傳。春入盆梅歡對酒，醉憐冷蕋笑巡筵。

用中元韻寄弟

客牀無寐意絲絲，想遍乘除亦未癡。念爾豈應投筆晚，知子不合掛冠遲。尸飡泮璧真何補，奏績承明故有期。預喜還家稱壽酒，梅花剛照歲寒姿。

三日宴介溪公第和韻二首

桑梓依餘蔭，松蘿忝大賢。每勞分丈席，復此對芳筵。香蟻經春緑，馴麛向客妍。喜看蓂莢早，三葉報新年。

高人鍾嶽秀，後學仰鄉賢。欲擬靈椒頌，先霑設醴筵。青傳春菜細，白舞雪花妍。便可娛今日，無由返去年。

古祥寺赴同鄉諸公宴用韻

筵依梵刹何蕭爽，饌雜方珍總苾芬。儘被鄉情催快飲，不知酒力到酣醺。坐延桂魄同清晝，添爇檀煙裊瑞雲。正倚多賢霑後樂，虛叨厚禄愧高勳。

張節婦詩

竇女精魂化作心，逕塘應共汨羅深。松風莫作笙簧聽，似寫當時絶命吟。

又張節婦一首

張女逕塘魄，饒娥江上神。未須悲後死，無乃化前身。魚鱉猶知義，豺狼不畏人。邊城胡騎滿，反袂更傷麟。

送人致仕

郊垌地僻經過少，拂袖歸來幽事多。柳外移尊依釣舫，鷗邊分席傍漁歌。菊松晚節陶潛徑，藜糗東風邵老窩。藏得善刀遺令子，楚硎霜刃試新磨。

祥蜂

孝陵侍祠夏監誕日，獲蜜蜂一屯。程松溪兄適過，見之，謂蜂有君臣義，作《祥蜂》四韻。呂巾石兄和之，夏索予作。

十年神烈山前道，稽首重瞻萬木林。栢露朝零豐水澤，松雲晝結哲湖陰。寶弓一墮蒼龍遠，金殿長扃白日深。試向鶴鳴評物理，好占蜂聚罄臣心。

醒齋東樂軒

檻浮曉日湖山麗，簾捲春風草木香。爲善東平今最樂，不招詞客賦長楊。

送繆碌溪少參之四川

鄱湖西望瞿塘路，簫鼓帆檣發曙光。行露甘棠歌不厭，暮雲春樹意何長。隨身老鶴招能舞，伴客孤琴解自張。遥想薇花移日影，娥山回首未渠忘。

趙清獻公焚香告天圖

玉帝神霄近，金爐静夜熏。人間非可作，天上豈堪聞？心與冰壺炯，名騰寶篆芬。高蹤今寂寞，餘藹故氤氲。司理襟淮海，逢時抱典墳。暮金麾暗室，衡石坐斜曛。獨鶴棠陰露，孤琴梅嶺雲。竿鳴知異調，鶻擊詫殊群。景德夔牆見，交神寤寐懃。清獻

祠下月，持此贈夫君。

樂閒居士近體三章

難兄初結綬，令弟竟遺榮。獨傍煙蘿住，深便靜者情。高齋雲掩映，華牓日晶瑩。珍重淮南意，無媒致魯生。

未愜棲遲意，時爲汗漫遊。金陵招翥鳳，彭蠡狎輕鷗。靈籟空山月，高天遠樹秋。壺觴朋好集，隨地有丹丘。

幽人不閉關，傲吏梓潼還。共抱姜肱被，同尋龐叟山。青牛今想像，驄馬得追攀。盡嘆賢勞獨，應令四海閒。

壽胡封君正菴翁

猿門山下獨醒翁，白髮青眸氣吐虹。早謝楚筵躭徑菊，高吟洛社羨逵鴻。芙蓉爛熳秋江月，蘭桂葱菁曉砌風。綵服況沾蕭露重，錦堂屢舞燕泥融。

贈參戎笄山賈君督餉歸淮兼訊萬鹿園

與君傾蓋還相別，歲晚驊騮道路開。愛國能供滄海貢，歸淮應過大風臺。金杯握手淹行色，寶劍懸腰識異材。帥府同官勞寄訊，陰符細論待重來。

贈春岡劉公赴留臺

建業昔年行並馬，都門此別倍含情。棲烏欲滿留臺栢，呦鹿如憐祖道苹。霄漢丹心頻北望，風雲白日護南征。鍾山吟對知無幾，佇聽東墀曳履聲。

贈袁爾極兼爲尊甫壽二首

宦隣陟岵縈秋思，且喜還鄉是使程。日暖河流催綵鷁，晴薰柳色囀新鶯。青春更覺萊衣貴，白下爭傳水部名。料得趨庭多付囑，君恩捐報足親榮。

共憶南雍十載前，滿庭翠色草葱芊。如何帝里論心日，剛是仙郎奉使年。遠道驪駒催夙駕，華堂袍鷺照春妍。北飛定有燕雲鴈，念我頻將數字傳。

贈李繼之司務

清時文藻傳家學，春日皇華重禮曹。總爲簡書拼盡瘁，肯將韜傳歎多勞？蓉城遠度雲霄際，梓里頻瞻斗極高。上藥佇需醫國品，浚郊無戀駐干旌。

贈南渠李公之南大司成

十年宦轍真相避，不盡扳懽又送君。柳拂別筵深囀鳥，尊開何地細論文？香芹碧藻春涵雨，二水三山暮起雲。東殿會須才俊集，珮聲還向鳳池聞。

贈孟君子莊判鄖陽

百畝耕耘繞宅桑，未嫌鄖事說齊梁。君家德業看先輩，人世瘡痍藉古方。菽粟真能多水火，牧芻宜不負牛羊。峴山猶墮碑前淚，明府應留去後棠。

奉和元宰嚴公祇事山陵三絶

上公啣命發都城，風雨橋山百里程。五月炎氛能洗浄，隨車真慰望雲情。

潦滿長途雨滿城，陵晨車馬戒前程。驚心舊事多成句，不是躭吟往日情。

鳳侶追攀曉出城，停驂未惜片時程。共言越宿旋星駕，黃屋深懸肱股情。

奉和元宰嚴公天壽山馬上作二首

七聖仙遊地，葱蘢萬木林。玄宮依疊巘，白日閟重陰。雲物神靈護，風聲羽衛臨。

低徊多感慨，瘦骨露華侵。

迤迤栖雲阜，森森拂漢松。迴環羅萬象，拏攫見群龍。形自玄黄判，煙浮紫翠重。南瞻京邑近，御氣接前峰。

送李平崖參政滇藩兼訊胡督學

詔參薇省承恩舊，秋霽郊原擁傳輕。璞獻有時堪自信，杼投無故漫多驚。才名異日優分陜，威望遐方快識荆。胡宿典文多晝暇，好從醲酒聽遷鶯。

送馬子調官鷄澤縣

百里冀方仍作宰，連城荆璞莫含悲。終看馬默垂青史，始識季常自白眉。饑渴滿前甘食飲，砭劑何術救瘡痍。烹鮮珍重玄元教，汔可民勞小愒時。

送馬子知高陽縣

三載虞膠勞簿領，一官禹甸聽弦歌。文名翰苑先公重，宦業清時伯仲多。雲擁舄鳧翔碧落，春隨軺馬渡梁河。高陽自此懽穰歲，處處連岐秀麥禾。

送國子葉先生判兖督賦

別駕驅車望魯城，橋門牽袂悵諸生。深秋近甸飛塵浄，霽日輿梁度馬輕。粒米寸絲歸國計，用三緩二見民情。東田盡説污萊甚，待復流移事耦耕。

次龍湖太宰河上見懷韻

新詩千里寄同聲，睡起開函眼乍明。惜別敢忘當日語，論交寧愧古人情。韋編晝静研朱點，燕寢秋晴虚白生。洗竹莫將閑事看，琅玕坐待向春榮。

帝王廟分奠感賦次少湖公韻

兩階干羽殿西東，絃管聲中舞佾同。百代明良精爽合，千官肅穆禮儀崇。祼將有命恩殊重，奔走無能技欲窮。清直敢言夔伯在，靦顔猶自愧孫通。

玉簪花次石淵司寇韻

香風何處撲衣襟，倚檻花開白玉簪。憐汝雅宜明月看，可人偏耐早霜侵。欲移籬菊當軒並，正訝谷蘭遁世深。吟諷新詩凝竚久，短簷斜日半庭陰。

恩賜鮮藕次少湖公韻

貢新疑自華峰遠，霑賜擎從紫禁深。入口絶憐霜滿嗌，煩襟全勝暍棲陰。菜根未覺珍饈貴，藿食長懸老圃心。白璧素絲吾愧汝，汙泥欲拔力難任。

送新軒侯子義甫僉憲山西

繾綣都門酒一巵，論心方浹忽相離。聖神德業無多術，道義根源是獨知。莫外虛靈尋物理，由來寂感豈人爲？冀南回首燕山色，應憶春風對語時。

送程台山掌科使崇藩

魯衛天親隆聖主，鳳凰丹詔出神京。梅花送臘星軺煖，雪片清塵馬足輕。金鑰暫違青瑣直，玉階遥望紫微明。庭趍已覺萊衣貴，簷曝應縣魏闕情。

送晁春陵太史使周藩

暫輟燒藜辭漢閣，新裁宫錦向梁城。桐圭玉節雲中詔，駟牡皇華雪後程。下國威儀瞻彩鳳，故園情思亂流鶯。正誇庭下斑斕舞，側聽池頭劒珮聲。

奉壽介翁七十

風雲一代興周運，光岳千年降甫辰。萬户闢乾春意滿，兩儀開泰壽筵新。平津日影延賢閣，潞國天扶致主身。共倚南山歌枸椇，長依北極望松筠。

贈大宗伯程齋盛公還潮陽

迢遞鄉心海上山，乞身歸去海山間。翠園菉竹開新徑，朱映夭桃駐舊顔。晝錦相鮮遲日麗，春衣長伴野雲閒。一官素食慚無補，願得從公學九還。

送王子忠判延平府

王祥今別駕，捧檄向南征。匹馬金臺月，雙旌劒浦晴。過家春色媚，踰嶠鳥聲嚶。應謁龜山廟，悠然萬古情。

送白洛川守廣西府二首

西南萬里滇池路，五馬騑騑日幾程。鴻鴈天高孤影遠，魚龍江冷壯心驚。鴨爐邸閣檀煙細，熊軾郊原曉露輕。回首金臺姜被戀，祇應勳業慰難兄。時洛原在朝，不勝步月看雲之情。

鍾鼎三朝勒世勳，象賢齊説鮑參軍。康敏公中丞公世濟其羙。虎符今向牂州去，烏道遥從楚地分。金馬碧鷄多勝概，烏蠻白爨勸耕耘。盤江不斷中原路，知有仁聲天上聞。

送張直卿督學廣東二首

明綸曉日下黄扉，歲晏都門惜暫違。遥望皇華經故里，共誇晝錦弄斑衣。天南夜看文星動，海上春瞻晝隼飛。好種桃花千萬樹，鳳凰池上遲君歸。

君行正是初陽復，木鐸聲中化日長。三

物漸還周典禮，六經不數漢文章。芳洲杜若先春秀，庾嶺梅花帶雪香。嘉會樓前風月好，共誰吟弄到羲唐。

和李忠定公顯應廟詩寄題祠下

天上浮雲迷北望，人間白日照南征。空山祠廟松杉響，遺恨杭州作帝京。

介翁松間小影次韻題贈

千年間氣岳生申，麟閣應圖第一人。貌得松間行樂意，笑顔長與萬家春。

送王憲副整飭洮岷兵備

畫省才名徹建章，憲臺新節鎮戎羌。已知報國心無盡，況復籌邊夙所長。車逐龍雲徐攬轡，劍明關月欲飛霜。清時不用蒲梢獻，坐撫且渠闢漢彊。

咏東方朔偷桃圖

蟠桃託根乃在度，朔之陽東海之涘。滄桑更變幾回新，開花結實須臾爾。偉哉東方，古之至人。雲嶠萬里，駕鳳驂麟。桃下三回探赤實，人間一萬八千春。手持丹書下瑶京，來參赤帝謁承明。書上公車寢不報，眼前誰識歲星精。奇蹤詭行如戲侮，詼諧猶足悟明主。解紛往往笑談間，委命批鱗寧足數。未央宫中飛紫霞，芙蓉闕下降仙車。王母東過漢天子，四方仙者來如麻。卻顧臣朔相問訊，別來復見蓬萊之水清淺揚風沙。乃知臣是謫仙人，暫向金馬逃紛華。曲士跼促守尺寸，大道逶迤如龍蛇。我欲從君訪蓬島，風埃滿眼隔煙霞。坐對丹青動遐想，至人不見空咨嗟。

送大宗伯端溪王公考績還南

今之時，質敝文勝甚矣。南都爲聖祖肇興地，古風宜有存者。禮從先進，其失也，求諸野。送公南行，慨焉有懷。

春省仙卿奏績回，鶯花祖席對新醅。燕臺旆逐飛雲遠，鍾阜旌搖淑景開。高誼每懷同署日，雄文長羨出群才。留京禮樂還存舊，試與咨詢到草萊。

大宗伯毅齋孫公致仕

連章乞得望鄉身，給驛温綸寵舊臣。海上輕鷗迎岸幘，林間狎鳥識歸輪。共知西洛眠非穩，且羨東山景更新。午夜定應瞻北斗，堯年頻祝億千春。

大廷尉後屏盧公擢少司寇之留都二首

棘署烏臺席未温，留曹簡擢拜新恩。虞廷正爾矜輸獄，羲景偏教照覆盆。即向堯階聽曳履，還看于宅更高門。過家暫酌橙黃酒，莫戀稀年老弟昆。公諸兄年皆六七十餘，喜得過家爲壽。

卿月影移南斗近，法星光動碧霄寒。江東秋草雲間思，潞水仙帆霧裏看。長樂夢迴鶴鷺曉，鍾陵吟對虎龍盤。亦知不是春明隔，未別先彈貢禹冠。

宮保顧公奉使有事太嶽

中天太嶽俯江瀆，詔遣登封下五雲。千載玄靈扶景運，萬重紫氣護神君。應將皇澤隨車到，正待民風入疏聞。是處芳蓀堪採獻，野人猶自美春芹。

元相介翁一品五考

勳名聖代屬元臣，殿閣雍容十五春。間氣獨鍾東里後，太平長繫令公身。爕調事秘

宸衷在，懋賞恩延世澤新。莫以功成懷舊隱，天留黄髮待諮詢。

贈吕和卿太史詩有序

和卿索予贈言，予告之曰：「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不可須臾離。」請問其要，曰：「致知。」問致知之實，曰：「格物。夫人之心，其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千變萬化至不可窮，莫非知之所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而人心之知，蓋形生神發，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其輕重緩急、是非取舍，莫不有自然之則，故曰『有物有則』。物者，知之用；知者，物之則，一也。物循其則之謂格，知無不足之謂致。循其則者，循其良知而爲之，各極其至焉者也；無不足者，無自欺而恒自慊焉者也。物物循其知而爲之，各極其至，則知無自欺而無不滿足者矣，故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自天子至於庶人，自孩提至於成人，自厭然之小人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莫不有物，莫不有知，莫不有格物致知之功。物不可須臾離，知不可須臾離，故格物致知之學不可須臾離。」和卿悚然曰：「弟子乃今知良知若是其廣大，致知之功若是其精微也，請服膺而勿失矣。」和卿疏請侍親南還，予方期助我，而遽有此别，惡得無拳拳乎？過蘭谿，見唐思濟，出此商之。

助我相期忽此違，承恩且喜奉親歸。上林樹曉鶯聲遠，驛路江涵鴈影微。竹笋迎船供旅饌，草芽茁地對庭暉。臨岐握手無多語，兩字良知萬化機。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終

附

南野歐陽先生文集序❶

夫言，心之聲也；文，言之成章者也。心純於道，則發之於言，不期文而文成，是之謂至文，是故可以經世淑人，質之前聖不悖，而俟之百世不易。心弗純則雜，雜則其爲言以成文也，即追《莊》、《騷》，埒班、馬，枝葉焉爾矣。如是而欲以行諸世、淑諸人、傳諸後而興起斯文于百世之遠者，難矣哉！

我明興百八十餘年，鴻儒碩士後先繼作，究性命之蘊，闡道德之懿，登文壇而擅藝苑，猶之霞蒸雲變，斌斌然盛矣！然問之學士，或予或否；揆之聖賢，或合或盭。若先師南野先生，庶幾褒然得其粹者矣。正德間，陽明王氏講良知之學於虔臺，先生徒步往從，一聞即領其概。相從益久，而所得益深，既而盡悟其旨，雖超然於意象之外，而又不離乎日用之常。蓋或王氏之所未發，而先生獨爲發之，是以融會貫通，熙焉自得，盡洗乎支離窒滯之累，而默成乎經綸輔相之蘊。及王氏殁，海内之士遂以其尊王氏者而尊先生爲益至。蓋先生之學雖本良知，而無一説自主之病，故其教人隨其力之可能、資之可及，流轉對治，俾其各有所得。一時及門者，咸欽承亹亹，樂有持循，不憚於用力之難，如入寶山，雖所獲不同，而空返則鮮矣。是以天下之人，識與未識，咸知有歐陽先生，翕然師尊之而無疑。其有益於聖人之道，又不在王氏下矣。

究其經濟之業，自州牧以至秩宗，盡忠殫智，秉道戢猷，焜曜宣朗，咸足表垂。至於

❶ 此序原無，據臺灣本補。

受知聖明，起自家食，簡入禁近，與贊密勿，則與二三元老協心謨謀，竭智弼亮。然又外不異俗，內不失真，化裁旁行，委曲劑調，以求行其道於萬一，蓋若有宇宙吾手之意。此或非人之所易能，而亦非人之能盡知。雖齎志以歿，然而聖明鑒之，善類倚之，中外上下信之，天下亦以隱受其福，視諸昔人學之而不克用者，又不侔矣。先生果奚憾焉？

王氏集舊梓於南安，關中之士讀之，咸知嚮往，以未登先生之門爲恨。或曰：「不得見先生，得見先生之文如其人，幸矣！」余故取而刊之商洛，與王氏集並行，以慰關中士人願慕之意。捐俸以相是役者，少參徐君光啟、憲僉馮君惟訥，二君皆先生門人云。

嘉靖三十七年歲次戊午穀旦日，門人梁汝魁拜書。

重刻南野先生文集後序❶

明興百五十年，當敬皇帝時，重熙累洽，天下乂安。于時朝堂穆清，名碩在位，海內士大夫或以德行，或以政事，或以文學，各相砥礪，並鳴于一時，得人之盛比於隆古。時則陽明王公以命世豪傑之才應期挺生，卓然以聖賢之學爲己任，獨揭良知以教人，一洗俗學之陋。天下學士，始則譁然共相駭議，既乃稍稍契悟，習而信之。今公歿垂三十年，而宗其學者且半天下。然儀刑既遠，傳習支分，求能實致其良知以不負公之訓者，蓋亦鮮矣。

南野先生自少聞公之學，走虔臺上書請業，發憤至忘寢食，留數年，因得盡受其蘊。而先生淵宏之識、純固之守，勉勉終其身不

❶ 此序原無，據臺灣本補。

少懈。既舉進士，筮仕爲州牧，以學爲政。其所措施，關大體，切于民隱，非後世循良之吏所能及也。召爲翰林，以達於大宗伯，其啓沃之猷、匡弼之略，獨契淵衷，天下已隱然受其賜。與人論學，不出於獨知，而隨事開導，因病發藥，受者充然各有當於其心。發爲文詞，博達深潛，其旨趣往往會於六經之奥。嗚呼！若先生者，豈但有功於陽明，雖謂之發千古聖人之蘊可也。

嘗謂古之聖賢，多生於叔季之世，故其道終身不用。後世誦其言而想像其行事，有餘悲焉。今陽明公生當我朝極治之會，其所以勘定大難，懾服遐荒者，勳業布在鼎彝，與國運萬年不朽矣。先生仕于朝，值明天子興道統、正禮樂以邁百王，而先生方登侍密勿，參掌機務，雖云未究厥施以副海内迓衡之望，然道業之隆固已炳耀千古矣。

夫維關隴之地，羲皇之所興，而文武周公之所開創而涵泳者也，萬世心學於兹兆端焉。邇年道學倡於江南，此中學士顧罕得習聞其說。曩侍御濯溪閆公巡河隴，既取陽明之書梓之，南安士子獲聞正學，如瞽獲相，倀然知所索途。歲丁巳，少岳梁公奉命按陝以西，則又求南野先生遺集，刻置關中。夫升尼丘者必循鄒嶧，遡濂溪者必始伊闕，今二公相繼表章斯文，其意豈異也哉？刻成，以訥嘗辱緒言之教，爰命綴辭末簡。不佞謹述二公嘉惠之意，以告于四方同志。若二先生學問之大端，則侍御公序之詳焉，訥曷敢贅也？

嘉靖戊午秋七月，陝西按察司僉事、門人北海馮惟訥頓首譔。

念菴羅先生文集

〔明〕羅洪先 撰

徐儒宗 校點

目録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三……四一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四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五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九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十

銘

跋

贊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一……二八四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二……三三九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三……三八九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四……四〇二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五……四一五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九……五四七

七言古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六三四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三……六九一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校點説明

《念菴羅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明代思想家羅洪先撰。羅洪先（一五〇四—一五六四），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出身於仕宦世家，奉父命師事同里谷平李中。嘉靖四年（一五二五）中鄉舉。嘉靖八年赴京會試，中進士第一名，任翰林院修撰。次年正月，請假告歸。嘉靖十一年復原職。次年二月，充經筵展書官。同年五月，丁父憂回家。嘉靖十八年，起復推補宫寮，改春坊左贊善，爲經筵講官。次年冬，因嘉靖帝常稱疾不視朝，乃與同官唐順之、趙時春上疏請皇太子於來歲臨朝受羣臣朝賀，由是忤旨，被黜爲民。此後未再出仕。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在鄉里近處闢石蓮洞，此後多静居洞中。晚年，足不出户者三年。嘉靖四十三年八月卒，享年六十一歲。隆慶（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初，追贈光禄少卿，謚文恭。

念菴一生孝友謙讓，清廉耿介，取予必以義，而爲學尤務力行。父母病，親侍湯藥，至廢寢食；先世所遺田宅，盡以讓二弟；其仲弟卒，哭之累月，寢食失常；待人温和，却毅然不可動以利。登第後，臺省擬爲建坊，力辭之；又饋以坊價百餘金，悉却之。所居爲洪水淹没，官府多方致助，即用以構正學堂於石蓮洞南，講學其間，四方求學者日至。及嚴嵩秉政，慕念菴之名，欲引爲己用，致書相邀。念菴答書願畢志林壑，辭婉而厲。嚴嵩覽書歎道：「是乃真不要官爵者。」故其道德文章，爲時人所重。

念菴出仕不久即長期退隱，但仍然以兼濟天下爲懷。退隱鄉居以後，益博覽羣書，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諮訪，常謂「苟當其職，皆爲吾事」。至五十歲前後，睹時事日非，絶意仕進。鄉居期間，曾極力提請當地政府核實虚丁、丈量土地，以減輕賦税，在賑飢、拒寇等方面爲當地作了不少有益之事。

念菴作爲王陽明後學，其實一生並未受業陽明之門，而是陽明的私淑者。十五歲時，聞陽明講學於江西贛州虔台，欲往從學，被父所阻。後得陽明《傳習録》，手抄玩讀，至忘寢食。並常與王畿（龍溪）、錢德洪（緒山）、聶豹（雙江）、歐陽德（南野）、鄒守益（東廓）、王艮（心齋）等陽明弟子交往論學，深受影響。念菴對於陽明學説推崇備至，但並非全盤接受，而有自己的創見。一生治學以「主静無欲」、「收攝保聚」爲宗旨，學界推爲「歸寂派」或「主静派」代表。由於當時一些陽明後學對於陽明「致良知」學説的理解已出現偏差，主要表現爲「語心體而遺工夫，則日入於高虚而無實」，甚則「概舉不待學習者以爲良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慎恐懼爲戾於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因而念菴認爲：「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一端之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對當時的流弊作了批評：「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訝，其弊將哆於晚宋支離之失。」特别是針對龍溪的良知現成説提出了「世間那有現成良知」的觀點，對龍溪、心齋等所倡導的現成派之流弊起有矯偏救弊的重大作用。所以黄梨洲斷言：「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鄒東廓之戒懼，羅念菴之主静，此真陽明之的傳也。」在陽明後學中有其重要地位。誠然，念菴之學也有偏於静寂的傾向，然而正如清儒雷鋐所説：「念菴極用力於未發之中，不免有偏重之弊。然譬之用藥，豈必和平，務在對症。積熱之病，必須涼劑，要自各有得力處。」可謂確評。

念菴一生著作甚豐，並經多次編刊，形成多種不同版本。最早有嘉靖三十四年安如磐所刊《念菴羅先生文集》四卷，繼有嘉靖四十二年胡松所刊《念菴羅先生集》十三卷，嘉靖四十三年俞憲所刊《念菴羅先生集》十三卷。這後兩部屬於同一系統。隆慶元年（一五六七）有蘇士潤所刊《念菴羅

先生文集》八卷、《外集》十五卷、《别集》四卷，此本係由門人曾見台等所編，内容較全，唯許多版面漫漶不清，且多缺頁和錯頁。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有吴達可所刊《念菴羅先生文要》六卷，此本係由王塘南從全集中選輯有關學術方面文章而成，是一部選本。萬曆四十四年有陳于廷所刊《石蓮洞羅先生文集》二十五卷，此本係由同宗後學羅大紘選編，頗多整段删節處，且多缺字和錯訛。清雍正年間，又有念菴後裔羅復晉等所刊《念菴羅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所收篇目較諸本爲多，而錯訛較少。此本後來收入《四庫全書》，略有增删和校改，乃成爲最流行的通行本。光緒年間，又有喻震孟所刊《念菴羅先生文録》十八卷。此外，還有諸如《冬遊記》、《廣輿圖》等多種單刻本行世。

以上各種版本，内容多寡和編排次序都有較大差異，而以清雍正年間羅復晉等所刊《念菴羅先生文集》二十四卷爲最優。故今以此本爲底本，而以嘉靖三十四年安如磐所刊《念菴羅先生文集》（簡稱安本）、嘉靖四十二年胡松所刊《念菴羅先生集》（簡稱胡本）、隆慶元年蘇士潤所刊《念菴羅先生文集》並《外集》及《别集》（簡稱蘇本）、萬曆四十四年陳于廷所刊《石蓮洞羅先生文集》（簡稱陳本）以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作爲校本，整理出版。

本編據以校點整理的底本雍正本《念菴羅先生文集》二十四卷，包括策、表、奏疏合一卷，書三卷，記一卷，雜著一卷，論一卷，銓著一卷，傳一卷，説、辨、箴、銘、跋、贊合一卷，序一卷，譜序一卷，行狀一卷，墓表一卷，墓志銘二卷，祭文一卷，梁文一卷，古詩一卷，排律、絶句合一卷，五言律一卷，七言律與賦、先大夫傳合二卷，附刻胡直所撰《羅念菴行狀》、徐階所撰《羅念菴墓志銘》合一卷。每葉十八行，行二十字。此本雖較其他諸本爲優，但也有明顯不足之處。其一，此本内容雖多於其他諸本，但仍非全本，所收僅有現存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二左右。爲遵守《儒藏》「對傳世本，原則上不要求補遺」的體例，本編一以原本所收爲限，不另作增補。讀者若欲窺全豹，則筆者曾另行整理有《羅洪先集》三十二卷（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係彙集各本而成；又臺灣學者鍾彩鈞編有《羅洪先集補

編》(臺灣中國文哲研究所二〇〇九年版),兩書相合,内容可謂齊全,可供讀者參考。其二,原本首列總目,而將細目分列各卷之首,本編按照通例彙總,置於全書之前;若原目録較正文題目文字有省略者,則據正文題目補全。其三,原本有的卷首未標文體,爲使全書體例一致,據原本的總目和各卷卷首目録補齊。其四,原本在羅復晉《重刻羅文恭公全集序》後有一篇明穆宗贈羅念菴爲奉議大夫、謚文恭並賜建專祠的制文,無標題,今爲檢閲之便,補以「隆慶贈謚制」爲題。其五,原本有部分内容僅存篇目而正文全闕或殘闕者,有他本可據者,據以補之,並注明「據某本補」;若無他本可據,則仍存其篇目,下注「正文闕」。在校點過程中,雖力求符合《儒藏》標準,但由於本人水平和出版時間所限,訛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學界同仁賜正。

校點者　徐儒宗

念菴羅先生文集序

文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聖人不能柄也。自孟氏没，道術大裂，文王、孔子之文湮闕不著，百氏襍出，竄竊工巧，而文柄遂旁落於能言者之家。近代儒者所著，若《易通》、《西銘》，若《定性書》、《易傳序》，彼能言者無容喙矣。降是則不免於萎薾而近俚，彼其視之，不引而去，則曰「此文之别種」，此豈細故哉？道術不一，而枝末之析太繁也。且語道果誰昉乎？《虞書》不云「道心惟微」！既曰「道心」，則外心求之者，未可以語道也；既曰「惟微」，則枝末承之者，未可以識心也。故語道莫善於一，莫不善於析。方其析之唯恐不至，而不知萎薾近俚之言諷若摶沙，彼傑然好言者且唾之矣，惡能使繹而行之？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夫唯不約，是以不近。此道術之益裂，文柄之益落，蓋交相厲也。此亦儒者之過也。

國家自弘治、正德以前，楝道之儒，不嫺於文；柄文之士，不究於道。蓋亦不免於交厲之失。唯白沙、陽明二公之爲道也，巋然獨得於本心之微，故其言不下帶，指遠辭達，有非能言之士所幾。念菴先生，生兼江陜之秀，挺出二公之後。年甫十三，已慕爲古文。比十五，遂慭然以斯道爲任。方良知之學之既流也，高者憑几寂照而曰在是矣；其次則或認識解氣機爲良知之流行。先生始嘗惑之，既而悔曰：「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後知無不良。今皆以欲機合微體，將求道心，不可得

也。」故既壯之後，其學一主無欲，所舉主静歸寂，辨答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然後廓然大悟，沛然真得，始自信於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徵也。其教學者，恒取證於「静無動有」之語。久之，德與年偕邁矣，則曰：「是未始有夫存與不存者，又焉有夫動静之有無，寂感之先後？」蓋致微而一，上達天德，非膚學者能測也。

嘗試窺之，先生之學凡三變，而文亦因之。先生少學文，倣李空同，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宫寮，又與唐荆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於文。久之，語直曰：「吾無意爲之矣。」移答友人，取辟於水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以是知先生之於文，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夫子曰「文不在兹」，直於先生亦云。

文若干卷，舊刻諸撫，又刻南畿，咸漏而泛，先生病之。邑前令王君少方將營刻，以内召未果。今令蘇君誠齋，以先生生平力于道，匪徒力文，宜慎擇語學者彙編，以相警發。監司施君華江聞曰：「先生之文，孰非道也？宜併刻之。」乃徵吏部曾君見臺偕及門士分校語學各體，其他酬應諸雜著，❶統凡若干卷。蘇君屬直序其端。直慚從游之久，既未聞道，又焉知文？乃爲著其崖略。後之誦繹，有知文柄必出道術，則二三君子之嘉惠斯文，功不眇矣。

悲夫！先生之道未逮大行，然見諸家邦，徵諸遐邇，嚼然而經乎世。明物察倫，盡性達命，咸出無欲之體。可以考堯舜孔

❶「其他酬應諸雜著」，蘇本作「編置于前仍其年次俾覽者知先生所得之繇其他酬應爲外集又爲别集」。

孟不繆，質天地鬼神不疑，百世俟聖人不惑者也，奚俟直云！

隆慶元年陽月之日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副使提學門人泰和胡直拜撰

重刻羅文恭公文集序

文，所以明道也。六經之文如日月，諸儒之文如燈炬。以燈炬繼日月之明，所謂薪傳者也。虞廷首傳道心，歷三代以至孔子，心學昭於中天。孔子歿，異端起，大道幾晦。孟子記七篇，闢邪説以歸於正，大道復明。其言存，言養，言不動心、求放心，胥本定、静、安、慮、正心之旨，以紹歷代心學之傳。自孟子而後千百餘年，諸子百家衆喙争鳴，螢燐之光若明若昧。至宋周、程諸大儒，揭無欲、主静、居敬要言，遂接心傳於往古，傳心即以傳薪也。

有明之興，能文者代不乏人，言心學則尚王陽明，一時翕然從之。顧致良知之學，浸淫流失，高者事冥悟，卑者墮識解。夫憑冥悟則易入空寂，任識解則流於放蕩而無所忌。不審其端，學將裂而道終晦。余同里念菴羅文恭公，以文理家冠大廷，官清班。已而建言勇退，闢石蓮洞爲潛修之所，拳拳於心學，遏陽明致知之流，静悟而力踐之。觀其所自著論及與人往復書，大要以無欲爲本，主静爲基，收攝保聚，以定所性。至於存養之久，淵然自得，左右逢原。蓋天姿沉粹，問學復勤，其用力有漸，而所造甚微。雖道未及大行，要其全體大用，徵諸家邦，信諸遐邇，已可見其大概者，是其學雖奉良知之旨，實救良知之弊。固可紹周、程之緒，以遠接虞廷至孔孟心法之傳。公之文，即謂與六經同爲明道之書可也。豈獨以羽翼陽明，稱姚江之薪傳耶！

公名播天壤，行著史乘，父老猶能傳述之。景迪距公世未甚遠，而居又甚相近，先

高祖楷常從遊於公之門，奉師訓爲家學，因得以竊聞其概，而附私淑之末。公之曾孫雨霽、隨元，憫先集之燬，而心學之將湮也，爰謀同志續爲剞劂，而索序於景迪。景迪念先賢遺訓，昭如日月，辱在世好，其敢以不文辭？乃敬抒一得之愚以贊公，且以質海内之善學姚江者。若其生平解悟得力之次第，前人序之詳矣，又奚容贅焉。

時雍正元年癸卯冬月穀旦賜同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原任掌江南道事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學李景迪拜撰

重脩羅文恭公文集序

西江奇秀甲天下，而匡、蠡以外，必推吉州，吉之文江爲尤著。水由章貢而下，泛濫渟泓，曲折於灘渚之間。羣山列峙，恠石狰獰，激爲驚濤，濼爲迴瀾，濺爲飛沫，其間多魁奇倜儻、理學文章之士。余幼覽史氏所載，輒心醉焉，而未得一至其處。今天子御極之二年，謬膺簡命，承乏兹土。涖政餘暇，因得與郡人士徵文獻，采風謡，山川文物，漸能識其大概。

乙巳春仲，諸生羅雨霽、羅隨元來謁，持其先文恭公遺集，請序於余。余受而讀之，其議論著作，不牽章句，不落町畦，以無欲爲宗，以存誠主静爲要。根柢於尊德性之旨，而不遺夫道問學之功。雖宗仰陽明、白沙二君子，而究其得力，實窺濂洛關閩之堂奥。君子謂其文也，進乎道矣。

嗚呼！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聰明才辨之士，信口説而背傳注，是末師而非往古者，所在多有。豈非昌黎所謂迷惑溺没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者耶？公萃山川清淑之氣，而能肆力於正學，不爲旁門左道所迷溺，其賢於人萬萬矣。雖世遠風微，而公之精英，猶若與文江、貢水相爲輝映者。

雖然，世運昌則人才盛，我皇上稽古右文，放淫黜僞，天下士喁喁向風，安知幽巖中不有魁奇倜儻、理學文章之士繼起如公者乎？則山川風土之不齊，又不足以限也。余故允其請而爲之序，并以告夫世之有志者。

時雍正三年乙巳仲春上澣日中憲大夫知吉安事後學黄源吴銓拜譔

重刻羅文恭公全集序

今夫文人之文，文也；詩人之詩，詩也，而道不與焉。喜其詞者，猶將愛之重之，流連而誦習之，況乎其爲根柢于道者哉！夫言而根柢于道，非可以强爲。自必身體力行，真積日久，豁然斯道之全，夫然後左右逢原，自不覺其吐詞而爲經者。吾觀吉州家《文恭公全集》，而歎斯文之在茲者，斯道之在茲也。

公以嘉靖己丑大魁，官贊善，以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歸里不再出。自其幼時，輒以斯道爲己任，故其聞道也最早，其入道也最捷，其體道也最堅，其自著述及與人辯論也最詳。吾謂得其旨而師之，不墮冥悟，不落識解。無捕風捉影之周章，有射馬擒王之功力。上之可以入聖躋賢，下之亦不失爲省愆寡過。良由其學蓋主于治心，而治心之功蓋主于無欲。而保聚以存誠，數十年來如一日也。

先是，良知之旨倡自陽明先生，一時海内學者，有羣然而宗之，亦有羣然而譁之。宗之者，失或至于黜聰掩明；譁之者，甚或指爲離經畔道。二者交譏。惟我文恭公，不立異，亦不從同。卓然於其所從入之途，獨得其正；所歸宿之地，獨得其安。而德性、問學，兩有所存。君子於以有純儒之目。

夫心也者，譬之田然，産嘉禾，亦産稂莠。弗耡弗耨以聽之，自然不得也；即耡即耨，而弗灌弗培以聽之，自然亦不得也。惟夫既耡既耨，復灌復培，而猶有不豐其實穎實栗者，決未之前聞。今公之治其心，無欲

者，耡耨者也；保聚存誠者，培灌者也；萬理具足，而天君泰然者，實穎實栗者也。豈與濂、洛、關、閩殊致哉！故吾謂得其旨而師之，上之可以入聖躋賢，下之亦不失爲省愆寡過者，職此也。抑吾聞公於事，每能前知，人或奇之，輒曰「偶然耳，不足道也」。噫！是豈不足道哉？不易道也！傳曰「知幾其神」，又曰「誠則明矣」，公之謂歟！是又幾幾于不可思議矣。

予奉簡命，承乏于撫之次年，八月望，族子隨元持其兄繼洪手札謁予，謂文恭公其高大父也，緣祖集舊刻腐蝕剥落，恐久而失傳，乃與其叔雨霽搜輯重梓。以予爲系出一源，故持走請予序，以弁簡端。緬維予始遷祖本自吉州，至予一十六世矣。雖派遠流長，而木本宗盟之思，未嘗少懈。景仰先賢，彌深嚮往。獨予學問空踈，無以窺公堂奥，不足爲公表揚。但喜公之舊澤維新，不啻日重光、月重輪者。天下後世復得公集而讀之，其興起而誕登于道，以續薪火之傳者，寧有涯哉！是豈止爲吾公之道幸，實爲天下後世之學道者幸也。於是不敢以不敏辭，而勉短以副隨元之請。

時雍正七年己酉仲秋穀旦欽授中憲大夫知撫州府事加三級嶺南寶安房族孫復晉頓首拜譔

隆慶贈謚制[1]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於忠鯁理學之臣，生或未盡其用，則於其歿也，褒恤之典必加焉，所以彰往而勸來也。爾故原任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羅洪先，學宗孔孟，行同顔曾。讜言正論，早魁天下之英；直道真心，首被青坊之選。朕方望其建立，身乃卒於沉淪。式霈渥恩，用褒遺直。兹特贈奉議大夫、光禄寺少卿，謚文恭，賜專祠於吉水黌宫内，配享春秋蒸嘗。於乎！正氣長存，聞風者已竦然而有立志；寵光永賁，過閭者諒式焉而動遐思。豈獨備乎彝章？允乃資乎化理！睠惟英爽，尚克欽承。

時隆慶元年丁卯十月二十三日

[1] 此題原無，今補。

念菴羅先生像讚

温乎其潤，湛乎其清，偉乎其鳳峙而鸞停。蟬脱富貴，冰釋死生，人皆以公爲僊去，而公則怡性以踐形。余小子望顔再拜，不自知其感愴之難名。嗚呼！夫孰知寂焉冥坐於蓮洞者，千百世而下，見之如泰山，聞之如雷霆乎！

康熙甲辰秋七月穀旦賜進士第欽差分守湖西道後學宛陵施閏章拜題四世孫授諫偕男匡龍敬梓

明光禄卿文恭公像讚

公之僊逝，距今一百七十年矣。兹玄孫隨元捧公遺像詣昭武署中屬復晉題其端。晉瞻仰再拜，作而歎曰：「人之事其先也，思其音容，思其居處，以志儀型。昔趙清獻專征，閫外懸先像於上，朝夕坐臥其下，儼若對臨，誠無乎不至也。公理學名儒，爲有明一代弁冕。士聞其風，讀其書，思儀其型者多矣。矧晉與隨元輩，望高曾遺矩衣冠，儼若目前，則率祖攸行而興是則是傚之思，其恪敬當何如也！」爰斂容盥手而爲之讚。讚曰：

大道如海，百川共歸。千哲傳薪，功争危微。惟公挺生，學宗濂洛。六籍紛綸，炯然先覺。髫年入塾，厭薄辭章。讜論對策，首列明光。立身千仞，雲表翺翔。諫詞忠欵，鳴鳳朝陽。東山歸來，赤舄几几。明月清風，空所依倚。多士雲從，剖晰疑似。反覆千言，如瓶瀉水。瞻公遺像，道氣猶存。淵渟嶽峙，王栗而温。公容可覩，公書可讀。百爾景行，況我氏族。

時皇清雍正十年仲夏月穀旦族從孫

復晉百拜謹識

文恭公行狀墓銘書後

族祖文恭公，崛起明正、嘉時，卓然以斯道自任，迄今數百年，海内士無論賢不賢皆知吉水念菴羅先生也。公玄孫隨元輩前刊其文集，屬余參校而序行之。今春從舊簏中復搜出《行述》、《墓志》二篇示余。其一，明四川提學使泰和胡君作；其一，明建極殿大學士華亭徐君作。二君皆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故其言實而可徵。余讀之太息，因謂隨元曰：「嗟乎！行述、墓銘，此吾家事也，而豈僅家事已哉？今夫儒者之道，譬日月也；百家二氏竊吾儒之緒餘以簧鼓天下，猶衆星分日月之光以爲光者也。日月恒明而有隱見者，則陰陽薄蝕、風雨晦冥爲之；大道不息而有顯晦者，則異學荒渺、俗士支離害之也。理學盛於宋，而餒於明。宋朱、陸二家，彼此倡道，厥後門逕各分。明姚江出，尊陸氏而有良知之説，一時靡然相從，因之墮冥悟、援儒入釋者，亦復不少。今讀胡、徐二君述公講學之言，以主静、無欲爲宗，而體在保聚，功在格致，其事切而可循，非獨爲姚江之補救，實紫陽之功臣也。揭大道之旨，昭然顯白，如日月中天，豈偶然哉！且公少聞大義，當明世宗時，侃侃立朝，因東宫儀制未定，憂形於色，伏闕上書，不以榮辱、利害少回其念。迨初服歸山，琴書一榻，蕭然自足。而蒼生疾苦，時切恫瘝，如己饑己溺，非見道篤而自知明，粹然於天人物我之間者，烏足以幾此？後世學者，傳其議論，則知道所以明；考其行事，則知道所以行。日月出而爝火熄，他端俗學莫之與争。故曰：此家事，而非僅家

事已也。」

余世系去公未遠，少從長老聞公生平大略，心切嚮慕。今見《行述》、《墓銘》，益知公之學與公出處大端。《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與隨元輩勗之，亦願與世之學者共勗焉。

時雍正八年庚戌仲春穀旦欽授中憲大夫知江西撫州府事加三級紀録三次嶺南寶安房族孫復晉頓首拜譔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一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策

殿試策 嘉靖己丑科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概舉，特以大者論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則惠，必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雖然，堯舜尚於此猶難，夫豈後世所能及也！朕本藩服，仰承天命，入奉祖宗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旱潦相繼，歲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懼。此非朕官非其人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進退倒置歟？或勸懲之典而失其宜歟？抑爲我選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歟？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非民不聊生而天垂深戒者如此何歟？至於内有盜賊之擾，外有戎狄之患，此亦以爲民之害者。民爲邦本，而使饑寒困苦、流離死亡至於如此，邦欲安而得乎？朕雖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實無一得。朕欲俾災沴潛消，民生安堵，盜賊息，邊方靖，財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進爾多士于廷，爾多士明於王道有日矣，且目覩時艱，豈無真識的見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衍所以于篇，朕當勉爲親覽焉。勿諂勿憚，勿泛勿畧，庶副朕意。

嘉靖八年三月十五日。

華蓋殿讀卷奉御批：「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第一甲第一名　臣羅洪先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費爲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勞爲用。施不費，而後順時鼓舞之權行；用不勞，而後憲天聰明之實盡。盡聰明者存乎誠，誠無疑矣；妙鼓舞者存乎變，變無方矣。無方而顯作用於旁行，仁之發也。以天下之才盡天下之故，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夫何費之有？無疑而別賢否於不遺，智之運也。以天下之公爲一人之度，廓一人之度達天下之情，夫何勞之有？是故誠以基智，智以廣仁，仁以盡化，化以格天。天順而時，化和而理，仁廣而通，智睿而辨，非夫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其孰能與於此？故仁而不得其要，必紛錯而彌文；智而不本於誠，必穿鑿而任術。彌文之弊，泛而寡效；任術之弊，察而不弘。天下之事廢者多矣。是故帝王存之爲湛一之本，舉之爲易簡之善，明而先覺，惠而久大。蓋其所執者要，而所尚者審故也。是以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氣化太和，災沴不作，其上下一貫之理、顯微無間之機乎！是故仁智合德之謂聖，志氣交感之謂通，天人同歸之謂治。是説之不明也亦久矣！古人之言曰：「上有好言之君，則下必有盡言之臣。」又曰：「益志廣德，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臣愚恭遇陛下精明納言，得其時矣。觀時勢之故，究恢濟之本，極理要之説，廣德業之規，臣非其人也，而竊有志焉，敢不敬述所聞以對。

惟天生民，不能無欲，欲之不制，亂之成也，苟非至德，大道不行。故夫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兼乎三才，

足以敘倫、盡制者，謂之天子。故亶聰明爲元后，而佑下民也，作之君師。子夏問孔子以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一人而定四方者，君也。」是故天者，立君之命也；君者，立民之命也。裁成之道、輔相之宜所自成也；典禮之衷、命討之權必有歸也。安民，非君之責乎？勢一而後定於義，職分而後詳於仁。是故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民極也；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奉天道也。此則共濟之義，大公之制也。官人，非君之助乎？然地遠則德未易徧，情異則化未易齊，求萬姓之咸休至難也；聽言則易於匿情，盡實則乖於廣容，求九德之咸事至難也。然臣嘗求之矣：四凶之惡未著也，堯不逆探其奸；元凱之善未著也，堯不責備其用。是道也，其知人之要乎！黎民敏德，在臣工之克艱；帝力不知，由百僚之師師。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然而當時病其難者，思日孜孜之心；後世之弗逮，忘其有事者也。念不念之間，而治忽因之，其亦可畏也哉！

仰惟陛下即位以來，務學求理，敬慎夙夜，不遑寧處。求直言以廣聽納，除冗役以剗蠹害，謹鬻爵以簡任使，嚴章法以辨優劣，其於用人可謂謹矣；免雜租以重邦本，發餘帑以蘇時艱，減貢獻以節浮費，明冤獄以行欽恤，其於撫民可謂至矣。是宜海内興富足之歌，天下樂有年之頌，朝著崇相讓之風，郡邑尚承德之美，而休徵畢集，嘉氣聿暢矣。夫何近年災故迭見：旱魃肆虐，千里相繼；淫潦損苗，逾時不止；白虹示警，坤儀載震；星變上現，霾氣四昏。夫天人之應，自古不誣；氣數之説，匪經之訓。故曰：「聖王在上，日月不薄蝕，星辰不悖，雷發不震，雨雹不爲菑。」一氣之流行故也。今也，仰窺晷度，俯攷璣衡，豈惟聖明慮之，

至愚如臣，亦宜疑之矣。然嘗延詢博訪，近察遠聞，而知斯民之困也，倉箱無卒歲之儲，田里無口分之業。耕穫未已而稱貸復行，亦有收不以時如蘇軾之慮者矣；播種已施而券契輒易，亦有欲亟其死如陸贄之憂者矣。或病於賦稅之增，或困於徭役之擾。至於災異之地，猶失撫字之方，粟烈不免於懸鶉，原野誰矜夫蒙袂？是以流離載道，轉相嗷嗷，攘劫爲生，益見糜敗，邊塵稍動，僵仆滿目。夫天心之仁，靡不欲其相養以生；而民之司牧，乃忍視其轉死而不救？知人之道，可不重省乎哉？陛下之睿思，既有以洞燭其弊矣，臣也復何所言。

伏惟聖問有曰：「官非其人以虐民。」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之仕也，祿不計其厚薄，職不計其大小，惟以盡分爲賢，不以年數爲限。今也，上無責成之心，下有苟安之幸。善政未必行，能聲未必著。累日積資，自可敘遷。是安得不以利爲利也，陛下有以處之乎？聖問有曰：「賢與不肖進退倒置。」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之仕也，進以實德，不以空言。故靜言如兜，不得長奸；有能如鯀，猶謂方命。今也，聽其辭說，無以證其素行；取其才藝，不復稽其道術。是安得不以不肖爲賢也，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勸懲言之：古之課績也，日有日成，月有月要，歲有歲會，故不紊也；今給由之制，亦有視爲文具，而以情毁譽者乎？是賞罰無可考矣。以選任言之：古之進賢也，官長自舉其僚屬，薦辟不避乎親故，皆以情也；今銓衡之法，亦有故遺所知，而遠絶嫌謗者乎？是公平有所礙矣。四患不除，則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則羣賢不登；羣賢不登，則處置失宜而百姓無賴。是故潢池多弄兵之警，沿邊無固守之防。以此立國，則國運不泰；以此制民，則民紀弗寧。夫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信乎感應之道，察乎機緘之萌，是安得不來宵旰之憂，而切多士之問也？然臣以爲知致弊之由，則必有救弊之方；病化源之鬱，則必有更化之道。毋亦於知人者而加之意乎！臣亦不敢爲近世苟且之見、習熟之説，以負陛下之誠意，請揆其本而論之。

夫天聰明、聖時憲，古之訓也。然天之聰明，不可度也。有德則降祥，有惡則降殃。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因其宜，而未嘗有爲也；各盡其才，而未嘗有心也；山澤之廣大，汙疾之藏納，而未嘗靡容也。觀於天道，可以知人君之度矣。舜爲大智，隱惡而揚善，謙之受益，能慮以下人者也。聖貴改過，不保其往，誠於取善，無不可師，在協于克一而已。是故虚心以應之，下己以待之。水澄，則妍媸自見也；衡平，則輕重自倫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可以盡人；必以法制繩人，則不可以服人。而況人心至神，無感不通。上之好惡靡不審，上之情僞靡不知。示之以誠，猶恐其渝；示之以疑，弊將安極？己未信而欲人之信己，不可得也；人弗信而欲其惟志之從，亦不可得也。今以虞度之私，而視聖人問察、用中之心爲何如哉？雖然，此其本也。概舉其端，則教育不可不端也，選舉不可不慎也，考課不可不精也。而三者之中，教育又其大端也。欲端教育，在於正道術之習，重師儒之賢。欲正其習，則祖訓所謂「一以記誦爲能，卒無實用」者，可戒也；欲舉其師，則祖訓所謂「必求端人正士，以爲模範」者，可行也。敦本而尚質，先德而後藝，如是而教有不成乎！欲慎選舉，在於謹資格之弊，崇德行之科。謹資格也，則當鑒裴光庭混淆之失；崇德行也，則當用程頤薦達之議。而又止奔競之風，重廉耻之節，如是而選有不當

乎！欲精考課，在久賢能之任，明賞罰之權。久任，則杜恕所謂「辟親民長吏轉爲郡守，有績則進爵加秩」者，可法也；明權，則傅嘏所謂「君志定國，體崇而後責其成」者，可取也。如是而課有不精乎！然而數者之要，非秉聰明之德，不能行憲天之說，無亦所當致省者乎？既能知人，則安民者舉而措之耳。

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法不變則道不融，制不新則化不顯。兼以時久則窮，事煩則弛，俗玩則弊，勢積則屯。守其故，必滯而不通；反其源，斯順而可達。是故作其倦怠，不可無勸相之道；一其趨向，不可無防範之規。剛克、柔克，因人而施者也；尚質、尚忠，與世相成者也。此可以觀時矣。時未至而求之太驟，則易至於用智；時已至而行之無漸，亦不謂之適宜。故觀其會通，順其酬酢。以爲當官之法，固可盡其才能；以爲責效之期，尤當易於底績。今習於惰逸，昧於物情。執一定之迹，應無窮之變。豈所以振皇綱而宣德意者乎？雖然，此其本也。概舉其端，則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法。曠土隙田之未治，晁錯之所憂也；鑿源灌渠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臣又聞因旱得雨，而皇祖猶憫其傷苗，乃免田租；今則善政置諸廢閣多矣，無亦以實意行之乎！西陝告饑請粟，而皇祖倍其賚予，且令速發；今則雖有急請，稽延歲時久矣，無亦以便宜處之乎！田無定分，貧富不均，畧爲檢制可也；賦有巧筭，虛實莫究，加以清量可也。禁侈靡之風而民自足，黃霸之惠政也；豫儲蓄之舉而歲不饑，朱熹之良規也。然而數者之要，非達變易之宜，不能行順時之說，無亦所當致省者乎？順時而不悖，則賢才無掣肘之虞；任人而不疑，則閭閻有切實之

效。遂飽煖安逸之欲而無饑寒，盜賊何從生乎？蓋不但龔遂之治渤海也；得撫綏攻戰之宜而無敗衄，夷狄何由至乎？蓋不但如充國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節，積之有備，取之有制，財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劉晏之取予而後爲善計也，又何患於天心之不格、災患之不潛消哉！

然聖問於終篇尤有「明於王道真實的見」之説，以啓愚臣之盡言，而且戒諂畏之弊。臣有以知陛下求治理之切，廣謀猷之陳，上嘉下樂之情至矣，臣復何所顧忌而不終其義哉！蓋聞祖訓有曰：「一民未安，猶爲未仁；一念未誠，猶難格天。」又曰：「人情遇祥則有驕心，遇災則有懼心。」懼則戒心常存，或皆蒙休矣。嗚呼！其殆天人之交，始終之義，安危倚伏之機乎？今陛下遇災而懼，因變而警，歸過於己，加念於民，是心豈有二哉！此《皋陶》所謂「兢業萬幾」者也，「寅恭和衷」者也。是知人、安民之大原也，萬古虛靈不昧之天德也。今之災變即潛消也，此心之敬戒無時可止息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即知人之可以安民也；「取人以身」，即知人之本於憲天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即今日敬戒之真心也。是心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聖人得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無有内外，無有遠近，渾然與物同體者也。準則變化，皆由此出。清明在躬，可以一貫。誰則無之？難乎其純耳。聖人之學，以純其心者也。加以意、必，即非此心；加以固、我，即非此心。其得其失，不假外求；匪思匪爲，乃所自得。是故静而養之，而未始有物，實淵深也；動而慎之，而未始不定，實溥博也。故一念之覺即爲誠，一念之放即爲僞。達於此爲大智，决於此爲大勇，而飾外之累，不足惑之矣。順之而運用也，乃爲周

流之妙；失之而襲取也，乃爲執方之行。而似是之非，不足動之矣。以此脩己，中有主而不雜於二三；以此親賢，任必專而不疑於可否；以此爲裁事、宰物之柄，則擬議而不窮；以此爲事天、治民之本，則精明而不懈。學不知心，難言窮理；不能窮理，何以泛應？此一貫之旨也，千聖之傳也，百世之經也，愚臣終身學之而未能者也。程子言：「告君之貴誠也，猶鍾之音係所感而應也。」張子之言曰：「試言乃事君第一義，豈可有欺？」臣之微誠，何足爲獻？然亦不敢妄舉，以陷於自欺。芻蕘之慮，有補萬一，亦大聖之所不棄也。惟陛下審擇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表

謝恩表

伏以建極敷言，一德神作人之教；觀光從類，萬方應睹聖之期。念福予之無私，顧名器之濫及。感深莫報，寵至若驚。臣等竊惟自古上下之交，式啓當世文明之運。故疇咨必期於亮采，而翕受咸與乎成能。世下逮於彌文，士相安於成習。禮煩而忠信薄，名存而行誼乖。非切旁求，曷資治理？恭惟皇帝陛下，稽古正學，達孝尊親。禮樂適興於百年，敬一遠紹乎三代。尤謂化未廣被，道不虛行。欲知恤以責成，在正辭於始進。清問發天人之蘊，昌言達堯舜之聰。食藿寡謀，傾葵心於獨對；拔茅彙進，采葑體以無遺。凡誦孔氏之常談，皆近

漢廷之前席。至如臣者，尤過幸焉。不獨獲一字之衮褒，且欲示千金於隗始。章天雲漢，玉音親灑於九重；在笥衣裳，赤芾遽先乎三百。憶洛陽少年治安之策，敢擬寸長；攷永樂甲申獎飾之恩，于今再見。特儀暫假，市朝訝儒者之榮；豐宴均頒，涓滴飽聖人之德。而況連宵甘澍，時雨應商；拂曙祥曦，卿雲兆宋。是惟合德，故不違於先天；必有見知，當並出而名世。豈意譾劣，亦辱甄收。臣敢不堅守初誠，仰酬希遇。與之位，與之禄，奮庸共底于平康；願爲良，願爲忠，順逆奚逃于義命！業脩匪懈，言顧勿欺。幼學行之終身，何求温飽？訏謨定於讜論，肯逐浮沉！伏願壽考盛而齊岡陵，譽髦成而歌棫樸。無一夫之求備，以器使人；俾羣力以獻工，如梓作室。天實純佑，濟濟來多士以永寧；風動儀刑，亹亹成萬邦之彰信。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恐懼感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奏　疏

養病疏 庚寅

臣本草茅賤士，未有寸長。頃以迂言，誤蒙寵拔。臣感激知遇，已分捐身，受禄數月，尺寸不効。正圖策勵，疾疢相尋。自去歲九月來，繁思沉憂，心脾交損，偶犯霜露，面目痺頑，坐卧眩暈，食減形羸，更醫選藥，未見痊可。此皆福踰其分，是以數極爲災。雖造物之意似無可逃，然制命之權尚有所賴。詢之衆醫，邪入經絡，驟難解除，元氣内充，鬱滯自暢。謂臣禀氣素薄，北地早寒，須返江南，始便調衛。揆之物性，理亦有然。顧臣奉公未久，遽及其私，自非冥愚，胡忍爲此？但念臣身之不存，力將焉

措？時如有待，志尚可酬。且夫違心之累，有甚於負疴；素餐之慚，尤苦於含藥。故臣有不容已於自鳴者。倘荷陛下深仁，曲從所請，勅下吏部，察臣無他，許還鄉里，寬假歲月。臣堪事奔走，即赴闕庭。精學術，盡忠讜，以報陛下，且畢臣之初心。至幸大願，又不獨區區旦夕計也。惟陛下憐惜。爲此具本，親齎奏聞，伏候勅旨。

東宮朝賀疏 庚子

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爲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以周其慮。蓋於辨等威，防漸習，雖節目至細，舉動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蓋所以爲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

臣伏覩皇天眷佑，前曜揚煇。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宮，已嘗下詔，覃恩四方矣。既而慎選宮僚，備輔導以隆法制。天下皆知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爲慮至深且遠也。獨於令節上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玉體未充，而又持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荷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拔置，而有知者皆由涵濡，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霑露之恩。正思所以報稱，而莫之爲圖者。及聞儲宮之建又三年矣，使其徒仰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不倦哉！臣謂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民與臣殊責；至於望清光、樂盛美而罄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竊以明年正當天下臣儒朝覲會試之期，而元日又爲三始之吉，欲乞聖裁，即於是日俟奉天殿，大禮既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朝賀如儀。臣思是時，内自畿甸，外達邊鄙，上計之吏，下及蠻夷君長，雕題左衽之酋，凡奉正朔而來王者，皆

得舞蹈庭墀，必自慶以爲朝覲，而且得見吾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説仁義者，莫不矢初服而篤忠貞，必且自慶相與謳歌吾君之子也。是禮雖止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羣情，可以塞衆望，可以昭大義。不出宫禁而闢四海，不逾頃刻而垂萬萬年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目舉動而已哉！

或疑未告廟而臨臣民，與禮不應。臣請暫於奉先殿行禮，或即代告，自可通誠。蓋推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在可畧矣。或疑睿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習之人，委之扈從，重裘累茵，周帷複幔，戴日而出，納陛而行，亦自與深宫不異。又況血氣得動盪而益舒，知識由習熟而漸廣，其於宣節不無相宜。至於出閣講讀，自有常期，不敢豫瀆，此正所謂禮之權也。

青輅既乘，綵仗斯備。凡冠服之制，几案之規，旛羽節蓋之華，其職掌有常員，而藏納有常處。乞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内外執事，侍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在得人，不徒具位。至於周廬之士，虎賁之司，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待取其膂力以壯羽衛，❶實欲審其心意可托干城。❷蓋文物以昭數，而陛盾以飾威，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

臣待罪宫寮，職當引古誼以贊助道術。今覩典禮未備，分不宜嘿。惟陛下亮其忠，察其隱微，❸而早斷之。臣不任拳切。爲此具本，親齎奏聞，伏候勅旨。

❶「待」，蘇本作「特」，當從之。
❷「心」，蘇本作「志」。
❸「隱微」，蘇本作「微隱」。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二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書❶

奉李谷平先生

某不才，爲時制所驅，不知自量，乃以空言干鈞名利，且誤聖天子知人之明。榮寵非分，實貽之慼，夙夜凜凜，不知自免。平日漫過，既緩存省；當幾動困，祇見窮迫。兼以格式束縛，毀譽爍蕩，因時處順，强執中立，尤難爲功。乃知始之不慎，困蒙之吝也。幸天與聰明，不至聾瞽，而引誘之密，得所依歸，亦豈敢以既往之非自絶生理哉！嘗謂天下之大辨，存乎意而已。心體精明，意起而後有着。良知、良能，本自真切。言其真切，則幾涉疑似，必不容含糊而自能料理；意或兼帶，必不容迴護而自能掃除。如此方無認欲作理之弊，如此方得功夫着實，本心静瑩。形迹雖異，莫非此理，更不須别求「義以方外」功夫。不然，一入較量，自尋方便，此乃在意念上作功夫。原其所止，不過爲名節，爲見聞，爲事功，終貽門下羞耳。惟時鞭策之，幸甚，幸甚！

二

學之不講久矣！賴夫子之仁，得聞緒

❶「書」，原無，今據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餘，實力不加，徒以口耳傳誦，竟無所得，皇恐何如？然路徑不明，則雖蚤夜孳孳，俱非真工也。敢復以所見質之，望復明示。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真謂其皆可爲也？夫孝弟之道，不出尋常言語奉養之節，以致其愛敬之誠，此誠易能矣。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光被四表，明察庶類，不可謂非堯舜之道，將亦人皆可爲歟？古人固有知不知、能不能者，將於道亦有未盡歟？精微與崇禮，❶果何所指歟？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着爲之，便是欲，便非本體。明白亦昏，周徧亦狹，是非亦錯。此非有大相懸隔，只落安排與不安排耳。孟子曰「勿忘勿助」，「助」固欲速，「忘」豈無所用其心哉？必有所牽矣。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欲也；有安排者，亦欲也。畢竟安排起於有己，故欲只是一原。夫子所謂「閑邪」者，其謂是否乎？

今之學者，以本體未復，必須博學以充之，然後無蔽，似周備矣。只恐捉摸想像，牽己而從之，豈虛中安止之道，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乎？譬之鑑然，去塵則明自復，未聞有定妍媸之形，以補照之不及者也。故以是非之靈明爲把柄，而不以所知之廣狹爲是非。但求不失生意，如草木之區別，不必於同，或者以爲得聖賢之正脉也。夫子以爲何如？

❶「精」上，蘇本有「盡」字。

寄歐南野

昨暮因體得良知者，可遵守而不可思議，不可執着。本虛明静定，以虛明静定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即非良知。然則良知者，其猶止水乎？其猶太虛乎？其真所謂無意、必、固、我，即其本體乎？其真静無而動有乎？其真無動無静者乎？然今之學者，放失一路已爲習熟，纔説順其自然，已成自馳矣。如之何而後可？

寄程松溪

一别言笑，又將經年，屢得手書，只成嘅歎。人生能有幾，幾番離會，便斷送壯盛，此懷更向誰言？真州一痛，❶頗識生死迅速。十月初旬抵杭，又得訂正於谷平夫子。萬古良知，不假外求；頃刻放過，即非上智；主宰常健，欲自不侵。松溪珍重，相期古人。當年盟誓，時隱時顯，而心則同。少有忽忘，是爲欺天而罔人，唯此良知自能質證。某何能盡言！

奉谷平先生

離師三年，學不加進，枉過歲月，此罪何極？天與之幾，得師遠歸，開示端的。心體本虛，良知本足，閑邪本易簡。聞之數日，向來依違疑似之病，爲之痛省。某何幸入舟自驗，此件工夫真是極樂，真是極約，真是一塵不動，萬境自融。不有我師，孰與指證？而今而後，方有可精處矣。然於聽受之間，尚有一二不甚了了，敬具所見以聞，伏唯垂仁再賜啓發，某不勝懇祈。

師謂凡説工夫俱屬動，是矣。則静坐

❶「痛」，蘇本作「病」，當從。

時即工夫也，此屬動乎？屬静乎？謂格物只在應接事物時，則静坐獨不爲格物乎？師謂念頭不起，此時是静，即是本體，不消着工夫。日間此等時候亦少，若以此言静，是就心體言矣。然則戒慎、恐懼者，存乎？不存乎？亦有時間斷乎？師意工夫貴在真誠，不必求人知，故於朋友論説之間，非相信者，不敢輒言，真有得於大《易》「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旨。某心服此義久矣，但細思之，亦有願聞者。

竊以爲萬物一體者，聖人之心也。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人雖有美惡得失，而吾曲成之心無時可已。譬之冬寒己得衣矣，遇人之寒者亦示之以衣，乃爲一體。彼病狂喪心者雖未必從，而稍知痛癢者已得其所。此聖賢之所以汲汲而未始少休暇者，非求以自見，誠以達吾之一體之愛也。若待其相信而後以告，雖於因才成就之義相近，尚不免有簡擇去取之念横於其間。《易》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恐不如是之拘也。是故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爲善教，而有教無類者，猶爲至情。若謂人之事講論者，多陷求知之病，而以此爲救病之方，則當自誠意始，恐亦未可以言不言爲病不病也。譬之戒貪者，止當去貪之心，不當以避金爲事；避金尚未免有貪心在，非所謂蕩蕩平平之道也。且君子志在善世也，而乃遯世；志欲以善養人也，而人不以爲是。如是而無悶、無悔，乃爲至德。無悶、悔者，言不以是動其心也。若只以不求人知爲心，則只成孤高一節，即沮、溺已能優爲，豈必聖者能之乎？

今之問學日益陋，風俗日益乖，人才日益靡。吾師所立，已是精確端的。正望善與人同，與人爲善。縱不能一言回其久迷，亦當積久待其觸悟，必可得十分之一二，爲

益亦不小矣。若持謙德，未敢自是，則好問察者，正大舜之智；而資啓助者，實孔聖之虛。尤弟子之所依倣者也。一念之惑，不能自已，亦不敢自隱，而敬以致問，正欲得吾師之心而求其所謂真誠者也。乞明教之。

寄屏厓叔

古人有大器局者，彼未始爲世俗所眩。生來便欲有所作爲，却不是任客氣侮弄精明，不肯自惰自怠，不肯流蕩廢墜。衆人忌善傲物，彼能謙虛有容；衆人忽畧疎曠，彼能整肅嚴密；衆人婪酒沉酣，彼能樽節温和；衆人呼號謔浪，彼能鎮静簡默；衆人剽竊抄謄，彼能精思力踐；衆人汎濫應酬，彼能擇合慎與；衆人聞見鹵莽，彼能即事詳考；衆人道短量長，彼能含弘偏覆；衆人眩曜夸張，彼能切近斂實；衆人掩覆矯僞，彼能樸實精進。總是了此一生，不如此，便與衆人醉生夢死一般。此心既不爲物欲壓頭，自有許多事業長進。真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大平。然後爲大丈夫也。

與唐荆川

旅中得與應德相依，而變故相促，遂至隔越，痛心痛心！初喪承朝夕撫視，不異骨肉；臨別又致奠賻，同袍之情至矣。感謝！歸家以十月襄事。學不得力，喪不用情，媿負何言？應德之學，不患不實，所患者，恐非本心流通耳。近日與龍溪商量，何如？

夫多學而識，聖門以爲第二義，然博學又孔門之訓也。究其所以異者，只緣多却

有識之心，非一了百當。然則知識之痛，[1]豈小小哉！子貢一生精力，自視豈與諸子等？然畢竟不可以入道，概可見矣。廬居深悔向來悠悠之病，方深懲創。追思同心，邈在千里外。風便，何以惠之？

初冬聞受薦入館，想得專精於學，惟勿惑于他岐，吾道之幸。

與林東峰

旅居得與東峰友，深幸結托有人。然彼此疾疢，會晤未成而荼毒虐人，遂成隔越，愴心愴心！喪中承枉吊，并致奠儀，感同袍之愛。奔歸以十月襄事，喪不用情，所媿多矣。孤懦夫也，曩者相處，實欠真志。雖以龍溪朝夕拳拳，而自立者茫無可據，哀哉！人生日月幾何，而輕擲若此？今知非矣，時時刻刻不自放過。良知爲主，死生以之。庶幾他日相見，可無媿色。未知東峰近日發憤何如耳。每見東峰自得者，固非孤可及；而所病者，亦或與孤不殊。京華衣冠之萃，可觀法者不少；然世情擾擾，亦易汩没。非夫豪傑之士，固莫能於此力精於學，而自有生意。東峰慎之慎之，無若孤失之既久而悔之亦晚也。會期仍似向時否？會中得力者有幾？東城諸兄不能一一奉疏，盖欲告者，亦不外是也。幸轉報之。

答羅東川公責講學書

昨者伏蒙教劄下及，謂某開講，非居喪之宜，必欲求其所以者。某讀之，深感長者愛人以德，惟恐後進入於惡流，而振拔之恐後也。受恩辱愛，豈言語能謝哉！然傳述過當，則長者之深憂莫解，有不容默默者，

[1] 「痛」，蘇本作「病」。

敢敬陳之。

某春來以弱體多疾，困處舍傍之玉虛院，蓋亦竊居廬之意，而便静養之功，求免於辱喪焉耳。既而周子欽之聚友切磋，某亦或側坐聞其緒論。其會則諸友之長者主之，某亦不欲避嫌引去。蓋主於求益，固非敢以開講爲也。古之居喪也，既葬，讀祭禮。夫古之禮，必有祝也，而猶自讀禮，何也？蓋恐病廢昏怠，或失其真誠。讀禮將以養其哀心，而不使邪僻淫佚之念干之，孝之道也。夫讀禮而有疑，不問不可也；問而不合，不辨不可也；欲問而辨，非友不可也。是故古之居喪者，亦何嘗絶友而後爲孝哉！晦翁曰：「自古未嘗有居喪不讀書之文，但不歌詩耳。」夫三年之間，禮樂不作，而又無書册、朋友以培養之，幾何其不流於惡也。夫園圃田池，親之遺物也，未有舍之不理者；舍之而不理，必曰是不孝者也。夫棄親之遺物且不可，況惰親之遺體而不治，可謂孝乎？今治家者，未嘗舍童僕，遠妻子，守不言之訓而理之，何獨於治身而必避朋友之言，始爲合古訓也？子夏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故夫不能絶交以居喪者，夫亦有不得已焉耳。

若夫開講，則非也。開講者，以身淑人，而非淑諸人者也；是樂育者之責，而非哀疚者之有事也。昔者東萊吕子行之矣，象山責之以爲非禮。夫以儼然衰服，而乃納贄帛，擁皐比，則何異於墨衰而即政？非惟禮之弗宜，顧精力有限，亦恐有所弗暇也。某也無先賢之學識，又安敢效尤哉！第以近益友，聞善言，凡有補於居喪者，雖涉於疑似，有所不避。正欲求其實，而不拘其名，亦以是學古人耳。長者將謂之何？如或未然，更有督責，某固當虛心拜受，非敢固執以自絶於門下也。

與胡前岡

客邸得聞規誨，啓蔽箴過，不啻骨肉。方幸有托，天降酷罰，遽奪其會。尊兄朝夕撫視，奠賻交致，哀感何可言！近來想益專精心學，不審於向時之會，能復留意否？夫子長、孟堅，皆人豪也。其才氣特達，自視豈在人下？然除却希聖一着，縱有所就，不免爲他項壓頭，已是下流人物，非所謂大丈夫矣。高明以爲何如？春來廬于玉虚，得與諸友切磋，以求寡過。深悔向來汩没依違之病，朝夕砥礪，惟辩真志。而今而後，斷斷不敢退却，以貽交遊羞。自量從此或有可進步耳。全無伎倆，始見真才。尊兄新得，當進於是。願相追隨，自躋遠大。惟高明提撕之。

與王龍溪

孤旅處半載，幸得與兄周旋。始也麤心浮氣，無以承至教；既而方知省悟，復遭荼毒。初别不復念再生矣。歸家十月襄事後，廬居追思，始悔昔之漫過。今欲再見，不易期矣。感惻且奈何哉！孤懦夫也，從事於學，竟不能直下承當，依傍度日。及遇事變，便至狼狽。孤固無志，而兄於直諒之義，亦或少踈。今復不得相與面究，此豈時俗離别之恨而已哉！

冬盡，周欽之歸自南都，得與切磋。近又爲玉虚之會，以求夾持之益。諸友講聚，省悟奮發。而壁峰又去，已約劉君亮兄主盟矣。

孤近日之學無他，惟時時刻刻直任良知，以凝然不動爲本體，亦覺有可進步處。但念頭時復有起，不得總成片段。夫懇懇

切切，自謂於本體用功矣。然念頭有起，即非本無一物，猶爲克惌伐欲不行之功，已落第二義。未知孔門爲仁，顏子不貳過之旨，果何在乎？向時兄舉無照之説，孤愚不省，兄亦遷就言之。今安得促膝盡聞此説哉？千里相違，見書如見顏色，萬萬無我棄，請示兄之所以學，使孤亦不至墮落階級，庶幾無媿爲兄之友，無若昔日之虚交也。病體服藥，不得盡拳拳。遇南來者，頻寄德言，不勝懸望。

答羅岳霽

久不面岳霽，心頗相念。昨會存齋，始知抱恙日久。問候踈違，罪負可知。承諭病中不忘進修，同志感發不少。此是自立，此是自信，此是自得。駸駸不已，岳霽其可量乎？心服心服！

夫所謂良知者，至無而至有，無容假借，無事幇補，無可等待，自足焉者也。岳霽所謂無感而常樂，此是良知本體，即是戒慎。即非放逸，即非蔽塞。不然，便不應自知其樂若此矣。應而未嘗動，本體以其順應也。不得於心而有思者，亦本體也，以其澄然運用而不容已者也。從而憧憧者，非本體也，以其動於外物者也。終夜以思，而未嘗涉於人爲安排，未嘗雜以智識推測，庸何傷乎？但恐安排、推測之不免，故須從事於學耳。學也者，學其出於良知而無所動焉者也。下學者，學此者也；上達者，達此者也。愈下學而生意愈足，靈明愈著，日進於化矣。窮理者，窮此者也。自然條理，故曰天理，即所謂良知也。安排、推測，非天理矣。下學不厭，所以窮理也。如是窮理，性始盡，命始至矣。此非有二事也。病有深淺，工有難易，安得强而同之？雖然，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學者亦安得改廢

良知，而分裂其端緒，岐二其門庭，而姑以依違爲也？岳霽之慮遠矣。孟子不云乎：「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故夫貶道以從人者，非惟失待人之誠，忘直己之義，亦恐終不免於僞妄之歸，而於學終無自得爾矣。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循序之説，古亦有之。《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務培養，而不急於標末之盛，循序之道也。致知之不力，而徒憂溥博淵泉之未能，何異於荷鋤而思泉者乎？岳霽其思之。願時時刻刻常若無感之時，使真樂不移，閒思不擾，而千變萬化舉無以撓夫澄然之本體，則萬物自備，萬理自呈，又何事於旁求哉！岳霽其思之。

答陳豹谷

伏承手札，盡言教之，洪先何以得此於執事哉！感激無既。向者從事於學，不免支離於口耳，出入於意見。工夫作輟，竟不合一，汩没歲年。今春得與諸友切磋，反覆磨鍊，少有省悟，敢正于執事者。

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守良知，失良知；知静，非静；知動，非動。一切拚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即無病；原無作，又何輟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撐持幇補？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

來諭條析問難，將恐其墮落而提撕之乎？洪先以爲離却意象，即無内外；忘内外，本心得矣。見親自孝，見兄自弟；耳自聰，目自明；當下便是，更無等待。孔門傳授，亦不外此。近日却實信此路直甚，或者有進步處。執事以爲然否？

與玉虛會友

兩會孤以臥病不得趨侍諸君子教，甚央央。❶不知今日議論何如？若待議論而後興，却只是要見聞底學問，却不是體當自家實下手處；若是真實體當，即無限好商量，却不着一句言語矣。何謂好商量？相別十日，所行果能如所言、所聞否？所以不能者，何故？當下相對坐，還是體當自家心下有念、無念乎？還是倚靠別人言語過一日乎？還是裝飾過一日乎？還是把作第一事，不容不來會乎？還是應典故來會乎？若真切自體當，即嘿坐一日亦好。不然，恐人以講學爲虛假者，亦難以解於人人矣。

與林澈山

初春遠辱賜奠先靈，并厪慰教，骨肉之愛，存没之感也。此豈言可謝哉？哀疚不遂，延緣乏力，不遂報謝，罪過深矣。諸友至青原，得接顏論，洪先聞之，益用傾嚮。嘗聞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故信而弗學，非自信也；學弗矢死，非真學也。死生以之，不知善道，學斯僻矣。是故四者備，而學問之功全矣。故以良知之外，尚有所謂義理者在，是猶未免於幇補湊合之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獨任真誠。矢死以終，更無外想。自非豪傑，其孰能任此？非吾澈山，亦未易以此言告也。比者精進，更復何似？倘不遐遺，賜之箴劑，尤孤寂之幸。

與夏太守

某不肖，旅食時辱以臭味之似，得同嘉

❶「央央」，蘇本作「怏怏」。

會，蚤暮相求，所以觀感而啓發者多矣。既而使軺載西，音耗莫致。仲夏既望，嚴君訃來，哀號南奔，恨不隕滅，幸存殘喘，得襄大事。學不得力，動輒有悔，媿負何言？

春來廬于舍傍道院，里中士友互引駢集，共期發明良知之學，深懲舊過。曩者奉侍雖頻，而真志未辨，方求自贖耳。京兆之政，當與學日新；斯世之慶，即未審所謂。徒養此心，流於無用之疑，曾消釋否？此正是學問本原，王伯界限，不可以不明辨者也。曾見赤子愛親敬長，而由人安排湊入者乎？夫堯舜功業，不外乎孝弟。孝弟不待學而能，而功業必待學而有。此可見世俗功利之習，支離假飾之弊，而於安安玄德之作用，蓋有相似而背馳者矣。

夫古之所謂學者，全其良知者也。夫果真良知也，吾知有規矩而無樣式，有分曉而無意見，有主宰而無執着，有變化而無遷就，有渾厚而無鶻突。見好色自好，聞惡臭自惡。不思不勉，發自中節。天下達道，不外是矣。或不能盡然，而須學以致之者，非徒矯飾於形似之末，而採取其陳故之迹以爲功也。必時時、事事求其本體之善，而去其爲害之端。譬之見好色不好，聞惡臭不惡，必去其目之翳、鼻之壅，令其自好自惡，乃爲見聞本體，必非徒蹈襲其歆羨之聲、掩避之狀，而遂以爲得好惡之真誠矣。此非獨詣者，夫孰能信其然哉！夫指原隰之濯濯，以爲禾黍之場；指灰燼之星星，以爲烹飪之焰。苟不灌溉而吹噓之，其爲漫説，夫復何怪？真志不立，真功不繼，其自貽窮吝，亦何辭也！豪傑之士，曠百世而相感，挺萬夫而獨立，必能逖覽冥悟，而信人之所不及信者。誠能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時時、事事致力不懈，將見日精月明，日長月充，火然泉達，勃然不容已矣。是政事乃砥

礪煅煉之資，而官府即講究肄習之地也。而又何疑於致用也乎？

合并未期，瞻遡無任，兼之愧伏草土，病體羸然。力書布情，雖已縷縷，殊有所未盡也。便中惠以新功，孤寂至望。

寄曾梅臺

冷塘兄歸，承手教，備聞規誨，且悉近況，甚利孤寂。玉虚之會，因欽之而成，而鄉友聞風勃興。比初夏，始以考校，繼以炎蒸散去，秋涼諒仍聚首也。等級之説，屢面承矣。雖然，今之學者如果有意於聖人之學也，彼自當循循爲之。蓋悟不能驟通，功不可間歇，自有不能强者，而何必爲之限量哉！果即悟矣，速成矣，又何必阻抑之乎？然幾何而能遇斯人也？則夫憂其爲凌躐者，過慮也。使其行未足以語夫常人，而假聖人之學以自文，則雖爲之立程限，遲開發，彼不假狂狷、鄉愿、好名俗儒之迹以自文耶？公孫丑曰：「道高美矣，而不可幾及也，胡不使人可以日孳孳也？」其意亦猶是也。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賢豈不知教人之法哉？蓋能與不能在人，而學問源頭，則亦有不可混失者矣。夫希賢、希聖、希天，皆希天之學也。其云然者，所進之序，猶行路者必期於百里，而不能不五十、六十者也。先儒所謂躐等凌節者，蓋言不度己力，助之長而揠苗者也。若夫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❶在止於至善。入門使辨真僞，便知指歸，非有待而後進步也。學者如射，辨的之學，始終一也。中與不中，久暫生熟之異，安得要諸半塗哉？若夫篤實之學，肫切之教，則當與朋輩朝暮從事者，安敢忘惠！

❶「新」，蘇本作「親」。

答朱雲洲

前承示工夫肯綮，所謂「少涉把持，便入于助」；又謂「存而不存，放而不放，俱已超悟」。教誨孤者至矣，復何言哉！春間諸友相聚時，工夫正落把持。夏間病中稍識此意，却又不免脱落，要之得於意見，元非實際耳。今則痛改過矣。吾兄所見則高矣，然於朋友講論，尚嫌其不如己意者，尚多即此一着，不能不爲吾兄疑也。世之病於空言久矣！果講學起之乎？抑亦別有所奪也？今不講學，空言之弊遂已乎？世之作舉業者百十爲羣，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也，爲師者亦非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爲父兄者亦非不知其子弟之未必盡可望也。然未聞有舍之而弗學，而舉業之精，咸是之出。何也？誠於好，故不敢以僞心待之也；誠於好，故終必有成也。夫講學亦猶是耳，亦安得遽以空言盡疑之哉！夫又安知其不皆空言也？即使空言矣，不猶愈于忌言學者乎？夫不忌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夫又安知其久而不化哉！若是則吾兄之言或過於刻，而所謂工夫者或不免於意見也。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窺也。回、參之外數子者，未必皆有長於孔子也。然而樂其來何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之虚中也。有其善，喪厥善。善而有之，且喪矣，况非善乎？吾兄其思之。

寄薛中離

青原奉別，未盡請教，萬安劉友來，始知執事抱病而行。及會寧都賴、李二兄，則又聞應酬頗勞，心甚懸念。想今抵家平復矣。不肖因病自考，竊以爲果信良知，當不

至病。❶何以故？神不内摇，精不外逐，即守衛周密。凡言語繁多，動作擾耗，皆是有所着戀，皆所謂暴其氣之驗也。近日頗欲於此斬截致力，然尚有滲漏。在長者自治嚴切，萬萬無此。但恐應酬稍多，元氣受損，雖與不肖所犯，若不同科，若使法家吹毛求疵，果無容喙矣乎！請長者端嘿歲年，不唯保身，亦可入聖。不肖取法，固不敢自托不能也。長者以爲何如？

答聶雙江公

翠微聞教，令人傾誠注念，深信此件元屬大家公共。是以羣動稍息，真悟自旋，自矢此生必從此了。第此悟既因静入，當以静成，不可復令因動而出。則此悟性，總成幻知，畢竟無益。佛氏所謂「如人説食，終不自飽」，乃真譬耳。奉謁五日，密自省察，終是入山滋味，與出山較别。歸來再驗，尚須對火煉金，未是精瑩純全，無銅鉛混雜，以此方覺全未濟。在長者，於此默識，更覺如何？要當以一塵不染爲極至處，實吾後生拳拳也。

與王舜渠

不肖夢想十年，始得一見。辱不鄙棄，示以論著之旨，與造詣之要，不意謬妄亦有脗契，可以相忘無言，而唯飲其精實，以求不負惠愛之意矣。尚何容贅哉！不肖常思古之善示人者，不必以言；而善受人者，亦不執言。非言無益於授受也，言爲指引，苟得歸宿，前言皆虚設矣。故有依言解説，而卒無益於得者，猶佛告阿難内守幽閑，猶爲法塵區别影事是也。有不依言而實有契於肯綮者，猶樹倒藤枯，潙山大笑是也。執

❶「病」，原本空格，今據蘇本、陳本補。

事所解致知之「致」爲招而致之，所解「格物」爲扞格外物，律之經旨，或不其然。心意節次中和，體用各各配貼，據以言説，可謂大鑿而且支矣。然究原工夫，起手所指。如解「扞格」云：「凡性之所不存，皆心之所不受。」又云：「用而不留，應而不入。」可謂切至矣。即此真實用去，時刻不懈，巨細不易，不落支解，不涉意念，則徹上徹下、入聖入神，更何餘蘊哉？然不肖猶欲盡領此旨，固不敢有隱於執事也。夫不受之説，可謂至妙至妙矣！不猶水沃石、火煅金者乎？夫以水沃石，苟非至實，緣何不入？以火煅金，苟非至精，緣何不毁？心不受物，苟非至誠，緣何不動？執事以爲此件工夫，在誠意之前，不知當其一切不受處，作何張主，必非可以他念貼過者可能辨矣！又則欲念不起，物即不入，是物不自入；由欲念生，物生於念，即非在外。物不在外，以扞格言，似與物對，本由我起。今指作對於不受處，尚覺支撐。支撐扞格，已爲物動；既爲物動，即名爲受。雖不受輪轉，亦受撼摇。輪轉撼摇，皆非性有。又則水火、金石，猶是二物，人心有物，自溺自焚，起滅自由，把柄非二。起滅俱滅，則水能濯石，石愈潔白；火能烈金，金愈光輝；物能感心，心愈變化。所謂天地萬物峻極發育，孰非性之所存，又孰非心之所受？執事於此必有妙解矣。

答趙浚谷

今春得書，知情況甚佳，爲慰。兄家居作何功課？弟在家三年，愧負時日。近治小圃，結數椽其間，杜門謝客，灌畦種樹，暇則對古書吟誦。自適若此，可以終老。静中回視往日，誠有心粗氣揚之病。若古人鎮静舒徐，不動聲色，不騁財氣，事自立辨，

深用疚心。吾兄於此，當更得力否？此處關係匪輕，學問未入細，宜不達此。未可各安所至，遂爾自足也。

答戚南玄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大來事看，❶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故弟近時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興、氣魄攙和得。於此未能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玄說妙，總是俗套耳。❷

與胡仰齋

弟每受兄切切偲偲之益，故往往詢咨行事，以助省觀，蓋以兄能矜細行也。乃今遇惡人以他言污衊，豈惟兄心鬱鬱，弟且鬱鬱不堪矣。雖然，即是觀之，凡自修者，於毀譽有何干涉？吾輩所致力者，豈能取足聲聞哉！要亦矜飭於獨知之地而已爾。使其心非僞耶，即天下非之，一國非之，吾亦何疑！何也？吾信吾心，人言不足爲吾損也。使其心有僞耶，即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吾且自慚。何也？吾未信吾心，人言不足爲吾益也。以此而進，可以幾於「遯世無悶」之學。在上位不陵，在下位不憂，無入不自得矣。是道也，弟聞而未之能行，然竊有志焉。故不敢以世俗兒女可憐語相解者，亦所以爲報也。

❶「大」，蘇本作「天」。
❷「俗」，陳本作「虛」。

答王有訓

數時往來山水間，兼復有視穫之役，頗不得遂静坐之願。忽見來簡，述近時所致力者，良欣羡不已。人生何事爲最要，何事可當大事，非真有根基、有福力，宜未有能勝此任者。吾弟能於紛冗中掃除一切，獨理自命，一刻萬年，當未足喻也。工夫只自回頭便見，便自有分别，自有輕重取舍。工夫未至聖，皆有可商量。所難得者，肯回頭尋向裏耳。吾弟若此，吾復何憂！所示背瘡，得非久坐滯血氣之所致乎？此須自調停，未可執泥勉强也。用心大過，亦能勞耗精氣。恰然理順，却在絲毫不放中。並行不悖，要在自悟矣。

答王有孚

青原一别，忽已改歲。自身未理，言及赧然。有訓來，承手書，足見留心。此件識心一段甚好，但覺出於揣摩。不出揣摩，即不消云外面一切工夫，工夫本無内外也。大抵能識心，即理即心，更無在外；執着於理，即心即理，即理即迷，在内亦迷，更云何外？今欲真實了此，須從自心静中尋求。自家境界是落何等，是患何病，從而問藥，從而前進，始是不迷。兄沉着者，惟勿以言視區區之言，則彼此皆自此有商確矣。

答湛甘泉公

往歲增城單生去，曾具啓通候，未知達否？逾年遊衡山，入大道之門，讀息存之箴，據奥亭歌赤藤詩，恍然如侍側言志。問之楊克復云：「道體健行，陟險如夷。終日獨立，不少倚籍。」即此可以見我翁之心。

區區以彊勝言者，❶又其末矣，爲之憮然。竊自念年始逾四十，輒覺不逮疇昔，又何敢言所養也？緣氣至薄，父母每憐惜之，不忍令習勞。弱冠以來，爲書史所誑，貪而成癖，遂得疾痰。自是問學、記誦、撰述，盡從罷置。其後惑於妄見，以爲識業有司，遂泛濫於旁索。又念功業未建，兼激烈於難能，煩慮動心，狂馳損氣，竟成早衰，徒自追悔。三四年來稍知收拾，乃知吾儒自有正脉，一涉攙和，皆非無欲之體。白沙先生所謂「致虛立本」之説，真若再生我者，方從静嘿，願與之游衍。友朋時來，交相儆切，每向東廓鄒子談翁動履，翹首南天，幾欲擔杖烟霞，窮探密旨，而彼此各繫，素志不酬。忽承手題，諄諄撫慰，念念無留，永作秘符。蓋與目前所操，不言而喻。神感氣應，誠若相之者，此生何幸！古人有言：「今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者，思欲見公，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幸與翁同時，而身又在野，可以往謁，而漫以尺書達意，豈其志哉！倘二三年間，俟此學成章，不辱前言，當造門請益，不敢效世俗浮薄，徒以言語較量。翁宜一援手矣。展西樵記志，見翁樂境遠過衡山，投石臨流，斷有愚公之跡。先此爲盟，倘回風不滯，時賜鞭警，當視書紳佩韋也。去人猝發，裁狀不嚴，不任瞻仰之至。

答王劈泉

表弟歸，得手書，并賻及亡弟，拜受泫然，感謝感謝！書中指吾輩「濃情厚意，俱是病痛」，具見吾兄問學平實密緻處，不徒誨人已也。弟近來亦於難堪處反而自思，稍有破損，只爲虛泛入心，隨緣附會，以此

❶「彊」，原誤作「疆」，今據四庫本改。

未有見成受用處。若一路從此不回，比於矻矻窮年、奔馳俗累者，相去非遠。故種種善念起於善名，種種好名緣於好利。若於便利一切不染，則高卑、清濁、厚薄、疎密，種種視常人何異？然此見解，俱未彀手拈掇，是以展書倍有愧恨耳。

答王有訓

冬來往來文府，日計吾弟早晚必至，竟無音耗。已而竊慮人傳聞此間瘴癘，遂阻行耶？前會陳兩湖兄令姪，始知家居無恙。別玄潭時，曾囑寄音，不意使書已發也。人世多變，故平安日甚少，聚會時尤少。乃知静坐青燈下談心時，即希奇事，前此仍屬輕擲耳。静坐收拾此心，此千古聖學成始成終句，但此中有辨。在静坐識得本心後，根底作用俱不作疑，即動静出入，咸有着落，分寸不迷，始爲知方。然須從静中安貼得下，氣機斂寂後，方有所識。不然，即屬浮妄中去矣。念之有無、多寡，識心後應不作如此見解也。

答聶雙江公

使書遠來，且慰且忿。辱不棄下問，不肖素不閑世務，但據迂鄙之見，似此等言語，如治舟漏然。舟未入水，舵在吾手，尚堪補塞。今已爲他人執舵，又爲没溺之舟，却欲入舟補塞，不惟罅隙難尋，亦且先不免沾濡之患矣。人之爲謗，何所不至，安能家置一喙哉！故君子遇此，惟有静以俟之。非甘于受侮，爲不近情事，蓋不可得而口舌争也。若計利害到身，恐支撐不前，亦須待彼有文移作何行遣，從容據其來歷暴白心事，方有次第。此時既出傳聞，未必盡實。家居奏辦質正，俱于事體不類。萬一人以妄行奏辦，及他名目相加，又何以待之？

至若來諭所云「何以謝知己，白先人」，此又涉于照應名目，非長者自信其心所宜云云也。吾人所以異于人者，果安在哉？果于名目相似，而心未盡，即可以見先人、解知己乎！不爾，則雖自信，而先人與知己不能相信，固亦莫如之何也已！又況萬萬無此理。細究微旨，似于此處尚未盡脱然于形迹之外，豈長者輔世立教之心大重，抑亦别有故耶？凡邑邑大久，即能損人。不特功名之士此關難了，使孟子不豫色處久而不化，亦未敢便謂亞聖也。不肖辱教愛，不減同門子弟，故爲長者謀，亦不敢姑以世俗常情爲言，正思以報耳。

與周七泉

承指《通書》爲教，非必欲其歸于至善，不如是也。《通書》能盡死生之説，是爲人之理合當如此，合不當如彼。所謂誠者，庶幾狀此處相似，常如此，即常泰然，自不應有不加於此者矣。近來亦漸於此有少領略，此處更不容別有揀擇去取。但此等領略，皆屬知識中來，非是當下能皆然。然舍此，却更無别路。第不容將知識抵擋過去，只好就中精密。若抵擋處稍不精密，即弄氣魄、任意思皆從此暗長，畢竟於爲人生理處，尚有隔越耳。

謝羅整菴公

某去冬趨謁，仰辱欵誨撫愛，眷眷不欲去側。近者手書嘉幣，復勞賢孫遠來，拜受感激，匪意可盡。手書示之動静之道，以不潔之迹，曲軫高懷，此其欵誨撫愛，又出於尋常萬萬，蓋所謂成我之恩也。某齒長矣，猶以守身之節貽長者憂，其爲罪戾，何可文飾？

毘陵唐應德，莫逆友也。相與别者五

六年，而相期者數矣。一旦因友人之舟，不及奉告而遂往。某之始焉決於往者，蓋亦有説。以爲斯道之不明，由師友之不立；師友不立，由守己大堅而取善不廣。欲舍己而取善，非必待人之我告也，有當就而問者矣。故曰「友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夫既謂之天下之善士，要必觀諸四方而後可決也。昔邵子之遊齊、魯、燕、趙而歸也，曰：「道在是矣。」其所謂道，雖未能遽測其所指，縱使得之於己，而悔遠探旁搜之無益，其亦必由遠探旁搜，而後得之於己者可決。不然，問、辨者之於學、於行，宜皆無所事也。

今非取必於邵而後有所往也，度己之善而求足焉，不必古之有與無，則其一念之自決也。故嘗以爲苟遇其人，吾雖崎嶇而奔馳，所不恤也；苟不得其人，則吾之崎嶇奔馳者，亦將可以爲動忍之助，而懲宴安之習，固所不悔也。蓋視其身之不足，乃學而求益者也，非可語於成德範俗者也。誠不自意遽犯臨深之戒，與退藏之常，致廑長者諄切訓戒，而已莫追其既往矣。然不徒唯唯嘿受，必述其故者，亦欲因是求正，以聽譴訶，且以釋長者之懷，知其非敢於自肆而爲之也。辭不斂肅，惟終教之。

寄鄒東廓公

留石屋數日，得對清温，真如醉春風，不在言説解釋，令人不欲別去也。所聞諸語，一一無疑。克己之教，途中已能了了。克己之「己」，即由己之「己」，亦即己私之「己」，莫非「己」也。稍不能忘，便克己屬己私，故「己」字甚微。惟堯舜然後能舍己，惟夫子然後能無我，非顏子承當「克己」二字不得。「克」字只應作克治看。若訓作克去，不特不盡夫子之學，亦於文義不完。故

夫子嘗言「修己以敬」，即是克己之意。使不忘有我，即修己亦只成一個私意，豈能安人、安百姓哉！ 但謂由己之「己」，更無私意可克，却稍涉執着，俱不類當下本色話矣。❶ 先生謂如何？ 仲弓持養與顏子復禮，先儒提開作乾道、坤道二項，却是緊要語。前相對時，衆言紛紛，先生亦未直指，豈以言有時會耶？ 凡此皆不敢以文義煩瀆，但孔門脉絡，❷有當辨者，乞示之。

答王有訓

相處半年，有如家人然，殊不知有何異。比別去，雖欲與一言，不可得矣。甚哉！ 人之聚散，未可自草草也。抵家亦於俗冗溷雜中自驗之，受益不小，愈見有可商量處。玄潭與諸友聚者七八日，求可與商量此件，又爲視穫各分去。道輿衡歸，亦將有遠行，今與定約，當於月盡、八月間密與之處，未知畢遂否？

來諭別後體力尚未勝常，須加愛養，若自述問學病，則猶似未相識，緣遇賊不拏，却又揣摩各犯，雖曰不作窩家，法家應不信矣。既爲窩家，却又獻捷，恐大將不爲快然受賞也。此等處，須吾弟自得之。若又憑言語斟酌，又是增添禍業，非誠心相與也。已病未健，不妨悉心愛養以充其氣。明後日入山莊視穫，或有石屋之行，逆計中秋前後，始執筆了前後所許諸作。九月間，棹或如永豐。❸ 吾弟莫若至是時遣一力取期，免相左也。不次。

❶「俱」，陳本作「但」。
❷「絡」，蘇本、陳本作「路」。
❸「棹」，原誤作「掉」，今據陳本改。

答王西石

冬寒，惟夙興視政爲勞，候問缺然，知其罪也。仰承下問，謙謙不自止足。至指其浮躁之氣而示之，即此一言，已是人之甚難者，況其他乎？不肖少時讀「性偏難克」之句，反而求之，不甚解。至于今數年來，始悟其一二。大抵工夫未下手，即不知自己何病；又事未對境，即病亦不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己，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而執事乃能明以相示，❶非實下手，決不自知，而又不爲之諱矣。不爲之諱，即不爲之回互可知。然猶以無長進爲憂，此不肖所重嘆也。使執事於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喜，於不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怒；言不以快意而易入，人不以快意而易任。吉水考最，豈獨爲江右頌哉！

別蔡督學

弟與兄號爲同袍者，一十九年，而未嘗一日相聚。比者，劍江一日之聚，意繼是或可一再見，遂輕爲別，不謂當遠去也。劍江一日之聚，蓋嘗期之於三年之前，繼是而一日之聚不知何地，恐爲期不止於三年，而弟之來日，不知復有一十九年否也？然三年之間，書問止一再通耳。一日之聚，既未得吐心腹，盡問難，而欲一再書問之間有所論說，發膏肓微隱，求爲捄藥，知其難也。古人有言：「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彼得其精微者且爾，況於迷謬者哉！雖然，病甚者

❶「明」，陳本作「析」。

之於醫，惟其未有是人耳；茍有之，雖不見其人，不聞其語，越數千百里，意固懇懇不置也。況於書問可通，則雖隱癖之故不能窺，痛苦之情不能吐，而其形與症，必且寓之言矣。矧來書自欺之謂，乃明醫已試之藥，直須病者自取而飲之，而又何以他求哉！弟之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守其已能而漸進焉，庶幾其可免於是病也。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託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説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惡、可恥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説；欲爲宛轉，則加以衆證。儒先論説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談，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酖，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於乎！以是爲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良友翼之，猶恐成其私也。況於日之所聞，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内，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餘症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食竊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顔色以爲欣戚；大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爲歉盈。流離如失路人之志歸，如喪家子之丐食。

奔逐，至死不休。此其人之智愚能否爲何如哉？孟子之所謂「哀哉」，非過甚語也。於此不一動心悵然自失者，無足論矣；有所動而舊習之摇將信將疑，此生死之辨也。於此憤發決裂而不復他顧，直就舊習反之而不憚其難，不畏其阻，煆煉磨擦，期於自立，此更生之機也。於此而是非漸明，好惡漸端，行止從違漸有可據，此生理之初復也。至於自有可安，以何爲失？我自非僞，毁者何施？是則生烏可已、欲罷不能之機也。不肖雖未足以語此，而一念之誠，亦欲指此爲歸。願兄共與勉之，❶脱此病苦。

來諭有「直攻其過」之語，此人人之所諱，而兄不吝口，兄之生理大過於人，非信疑相半可知也。夫過由心作，豈待言攻？人以言攻，皆其標末。自心自攻，則其未形者也。雖然，既已託爲命矣，其能反而攻之乎？此言之不可以已也。而其自攻與否，人固不得而與力，視所安何如耳。

弟惜一日之聚於既往，而畏無窮之别於將來。同袍之義，未嘗少盡，是以不復遜讓，縱言求正。倘不以爲訕，而謂其或有所中，時報以言而督責之，雖無一日之聚，固千里而促膝也。

答翁見海

往昔京師中謬妄自持，雖於當世君子心慕嚮者，非有紹介之通，不欲往見。以爲近時泛交色取，皆屬於通融，而吾姑以是自守，庶乎其不蹈潎俗也。不謂固陋日甚，而於親賢取善之道，遂成背戾。歸田以來，稍自省改，雖不敢諂於上交，然視往跡，顧有時媿發而不復迷者。恩江返棹，承手書特

❶「共」，原誤作「其」，今據蘇本改。

示，既追背戾之莫及，而又動其媿發之心，即此受益不細。若見枉之意，失不豫知，非敢吝過而堅於終迷，如執事所教也。不肖賦質不敏，氣弱志薾，無能有成。然妄意問學者二十餘年矣，幸而此身猶存，❶家難頻仍，得因砥礪，乃知往昔之非而省改焉。亦欲置此身於天地之間，而不敢有所退託。深山寡交，切劘者少，常恐虛度時日，枉過此生。所謂一切加意於經世者，雖每入思，竟未有統緒也。雖然，博厚淵泉之教，則能俛焉從事，以冀終身之必可學，此非敢以虛言相調也。且此身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何物哉？非以此心之虛而能神乎！而吾未免有所欲焉，則所以窒其源而遏其流者，不知其何紀極也。如是而以經世，適所以縱其所欲，而濟之多才。即使其力之足以有成，其終如天地生民何哉？吾欲果能忘矣，則天地生民固吾一體，未有一體而不知愛者。知愛其一體矣，則所以維持保護以不拂其心而遂其命者，自不容已。知所以維持保護矣，則如來教所謂天文、地理，人材、吏治，兵政、國儲，以至民間疾苦之故，其肯畧而不講，忽而不行，而有若不相涉者乎！譬之水然，自源徂流，可以幾於放四海者。而欲之難忘，則自有身以來，歲深月積，膠固根蒂，牢不可解。非夫實以聖人爲必可學，而於世俗毁譽、愛惡、爭競、習尚，反視易聽，使內無留滯，外無牽引，深靜明遠，惟吾心之爲安，固未能不有所藏蓄以爲科臼，而遂其滋蔓者也。能以聖人爲必可學，而於欲必無藏蓄矣，然後此心之虛不窒，而神乃流通。自其無不乘載而言，謂之「博厚」，而非指博文多識以爲富靡也；自其無窮盡而言，謂之「淵泉」，而非指斡濟酬

❶「猶」，原誤作「尤」，今據四庫本改。

給以爲權變也。蓋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爲命。今吾人之心，與其所謂命者，果安在乎？能無媿於天地，而不負生民矣乎？誠有意於經世者，固不能一日悠悠爾矣。古者澹飲食，惡衣服，輕財物，卑宮室，甘苦分餘，以求得此心者，正所以爲煅煉之功，而必與諸欲不並存者也。以此從事，隨力所至以爲經綸，在家益家，在國益國，在天下益天下。大用之不媿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亦不愧四壁。此不爲磊磊大丈夫哉！執事教我者至矣，亦切中其膏肓者也。

十餘年前，不肖固有意乎絶交息游，習懶成癖，近始悔之。然於來教，不徒曰受益，而必述其所從事者，正欲藉以求正，以盡親賢取善之道，以俟嗣音而請益焉。不然，則所謂「不有益於彼，❶必有益於我」者，亦竊有願也。不肖嘗與友人書曰：「今之凡有意於我者，皆欲成我者也。」感來教亹亹，故不覺盡言。相對無期，萬萬自愛。

與王以珍

病體因飲食欠調，如是反覆者數旬，奈何？此件不彀手，乃真實語，只得求其徑路行之。務刻厲自程督，方有脱離時，不爾，只是虛見也。若得路時，中間坎坷，應自有之。此惟精惟一，無有盡藏處。縱稍有進，其中坎坷愈細，方是有可學。不然，却是枯槁物。但如今纔說不求欲速，便落悠悠，此二着常相因，不可不自調停，❷兩不着始是正當。且戒多書，不盡言。

❶「彼」，原誤作「徙」，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❷「自」，原誤作「白」，今據蘇本改。

答王著久

農夫之稷，以有播也。耕不附土，何以有秋？靜中收攝，使精神常斂不散，培根之譬也。其酬應，雖不中，不遠矣。「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功」，非宋儒語乎？不患嬰兒不知言笑曉事，患在調養未至耳。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三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轀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書❶

答雙江公

日者遠承教劄，惻然見生積過而思拯之。以爲生之爲人，可與言改過，而人未有舉其過以相告者。如未有真實力量，受□變於人，而不能變人。於遊泛之樂，有無之見，與凡好名之類，盡與撥除以求收斂。且欲報其骨肉之愛，引鬼神而證之，辭苦意切，諄諄不已，若無從推心而置其腹。當今愛我而思有以成之者，寧復有如執事者哉！

某嘗謂友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與言者，率多詆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下之友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處未有誠爲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爲者，徒營人之耳目。所爲徒營人之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足恠也。不肖誠不敢以時人待友朋，而友朋之間，鮮以不肖之心相報者。乃今首獲于執事，即是足以驗執事之自處。故生亦不徒以感謝云爾，而且爲執事幸也。雖然，執事之自處，既有誠爲聖人之心矣，則所以拯友朋之過者，亦不徒一言之切磋而已也。而

❶「書」，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生之積過，此特其標見之一二耳。其深伏隱匿，雖生有終身不能察者，不賴執事者之屢言相攻，固未有速愈之期。然未知其過之所由來，則雖執事以言攻之，無益也。何也？其所攻者，非其所深患者故也。故某於執事所云，不敢漫以聽受爲應，而必自述其所由來，正所以求踐執事之言，而尤冀發其所未言焉。

謬妄不自量，常陋時人之耳目，而慨然欲求聖人之心以爲心。以爲聖人之心，未有能知而求之者。知而求之者，數世始一再見耳。聖人之心，何心也？依倣之言，如所謂意、必、固、我之絶無，而視、聽、言、動之皆禮，庶乎其似矣。而非即據是數言，可以模倣而得之。蓋即吾之性命，往往易至於喪失，而不知惜之於幾希者是也。惟其爲吾之性命，而非可以數言而模倣之，故非如執事所言「真實收斂」，卒無以幾其至。欲真實收斂以幾其至，則舍師友之切磋，亦卒無以去其散而歸其全也。

孔子之志學，至於能立、不惑，其力量足以自信矣。子貢猶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夫子亦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孟子論尚友，則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而必曰「古之人」。夫曰「不得見」，曰「友其人」，必非斯人之我就，而當時奔走於宋、魏、齊、梁之墟，席不暇煖，食不及飽者，夫亦冀其有所遇以自益，此聖人真實之心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彼誠見其問禮、問官、學琴、學射，以爲博矣，而不知夫子之所求者，在此不在彼也。及其老也，不復夢見周公。孔子於周公與孟子之願學孔子，皆所謂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而尚論古人一驗也。由孔孟而後，濂溪《太極圖》得之

沖、穆；❶伊川之《易》取證成都；康節歷多方，四十而後閉户；橫渠遇二程，始撤皐比；朱、陸、吕、張之往復議論。古之人不敢小其身，淺其學，而皇皇於旁求又如此。夫聖賢莫如孔孟，而傳孔孟者莫如周、程數子，即使其不由師傳，獨立無伍，亦將自量其力以求其必得。蓋不惟其跡，而惟其心，亦理之所不容已也。又況其事已如此。生乎其後，質居其下者，顧可假收斂之説，而遽自以爲足乎？

生少多病，當其未聞養生之説，而畏死之速也，問藥抄方，形之夢寐，恨不能越疆而往就其人。❷有不以其人告者，輒私怨之。何也？吾之愛生之心真實故也。今之學者，未有收斂真實之心斯已矣，如有是心，則越疆以求其人，如病之於醫，亦理之所不容已也。生雖未有真實之心，然於人則已至矣。有益於我而爲我所不逮者，必虚心相向。蓋自捄其短，而非舍此以趨之。至其有益，必捐身而不顧。雖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捽詈之加，以爲吾之宴安，所以伐性而喪生，不知幾倍於此。而吾之兹行，正所以勝之。至於時禁體貌規格之間，漠然無所芥蔕於中，以爲平日蓋嘗整飾於名，而此庶幾爲對病之藥，是以舉世士大夫莫不深居養望，盛賓從而尊容儀。生則獨往獨來，有豫且之辱；争竈争席，起楊朱之慢。蓋揆之庸行，則怪僻矯戾，誠有不得辭者。凡此皆生之過之所由來者也。雖然，生之不得辭其過，而改之不容稍緩者，無待論矣。執事聞其由來如此，亦將易其改之之方，而有進於此乎？抑惟止於前所言乎？蓋凡受變於人者，不患於變，而

❶「沖」，當作「种」。

❷「能」、「而」，二字原本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患其無主。如其有主，則其變也，乃所以爲進；使中無以主之，而徒恃所見以爲力量，受變者謂之牽己，其拒而不受者，不至於輕人人乎？夫此亦一變也，彼亦一變也，從不變之説，亦受變也。後世異端爲聖人之憂者，果皆受變乎？亦正患其不變乎？又况力生於心，其心堅者，其力厚以固，又非可以激而强也。

遊泛之説，前已盡之。蓋世俗之所甚苦，而未見爲樂。若未至於聖人之所樂，又當勉其然，未可以爲禁也。今之深居簡出者，其有饑寒跋涉、危險捽詈之警否乎？既享宴安，而又無怪僻矯戾之謗，如是者，誰所不樂？雖然，不知其於聖人之心，果何所當也？如以爲士大夫之出遊者，鮮不密有所染，當遠其跡之爲嫌。生則以爲世之可嫌者何限，顧吾之所切者何如耳。嫌於遠聖人之心，而不嫌於遠時人之耳目者，生之見也。聖人之心，其隱者也，遠聖人之心，則見聞不及，見聞不及，則人不可得而言，故可得而誑；時人之耳目，其顯者也，遠時人之耳目，則見聞可及，見聞可及，則人皆可得而言，故不可得而誑。而生獨不以爲然者，聖人之心不可誑也，此生之將來真實以求收斂之功也。

生於好名之心未盡撥除者種種，不獨在此一事，而超有入無之見，生誠未有所至，又將以言模倣之，則得罪於聖人益甚。惟「真實收斂」四字，當書紳以報執事。執事亦勿自執所見，恃其力量，以爲聖人之心止於如是，而必盡友天下之士以進於古人，又生所以報成我之恩也。悚仄悚仄。

答尹洞山

承諭「古人於膠錯紛揉，見其定力」，深喜歸宿高遠，體驗密至，非徒草草目前者。

不肖雖未能識途，然亦稍稍曾經小試此意，勿輕結殺。不特吾輩有賴，世道誠藉以升揚也。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既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争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着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别，却犯手入場，皆吾遊刃。老叟與羣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睨宇宙，狠斷俗情，未可容易承當也。

與王有訓

去冬遠來，覺吾弟病體未盡復，故未相留，别來怛念之。昨送南野公至玉峽，始聞出居于寺，未幾而使書至，若有相感者。此件不妨細密下手，着實考求，令此心隱瞞分毫不得。到此意真切，即有别悟，非勉强可同語矣。怒色之察，極爲有力，須於此求出脱法。未能出脱，只得因其症而藥之。凡人受氣，與平日所習，各有偏重，又對境有緊關與否，故財利有不甚關係者，此自無可疑。一病去，百病輕，同原故也。

與黄洛村

冬間治莊，得一洞，在崆峒山之西，名石蓮洞。今已建閣，儘可居。若同良溪兄來，不患無延客處矣。聞之興動否？

伏承遠書多惠，感念感念。近始知性命緊切，平日收拾不密，及今猶未還元。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仍容害性害命者，到得此處。若是逼真漢眼前，更有何碍手，何物敢來作祟？此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更無掃除。果於言句中撇脱得，説寒是雨，説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是即是，非即非。若此處稍差，即天淵隔越，此中儘有

商量，恨無由即與兄究竟耳。聞兄在官，斬截嚴正，上下相孚，甚慰。不知此處緊切否？政事中不犯手脚否？能不入世情與照應世情不作疑否？能於是非兩途迥然別白，不攙和得絲毫否？時時若雲外道人無煩惱否？便中幸示之。春來得一洞，在近山中，已拚在此作老農圃。待樹成陰時，會有得道人度我丹頭也。

答高白坪

某無似，山栖養拙，積有歲年。雖食土之毛，不敢布姓名爲恭者，正懼有所溷瀆。昨仰荷曠度，收采不遺，既厘禮問，復持謙抑，欲令有所誦説，將以爲可聽，不知其爲愚且鄙，感激甚矣。竊念竄伏以來，垂聽者雖衆，未有以聖賢門徑實下手爲問者。自顧平生不敢謂無意乎此，而實未有所成。以其未有所成，而忽有問者焉，將無憐其有意乎此，而欲進之也歟？如是則不可以愚鄙辭。

聖賢之學，慎獨而已，固未有支離葛藤其間者。將謂以窮理爲先，則專於見聞；以反躬爲務，則遺乎事爲。而有二者未之一乎？夫爲是二者之説，諸儒也；諸儒之所宗者，濂溪也。濂溪學聖，主於無欲，此何嘗有支離葛藤其間者乎？夫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顧未有主静之功以察之耳。誠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考古證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爲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矣，其不捄於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嘗以爲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静始。其或先無偏重，而致刮磨之力；知所由來，而絶攻取之源。此則存乎其人，未可以言而豫待也。愚鄙所見若此，不識高明以爲可與進否？

答詹覺野

故人一別，二十有三年而始一見，見二十有三年以前人，談二十有三年以來之事，知其快也。而兄乃復鋭意於古聖賢之學，極力承當，不爲回沮。加之以直諒，而承之以虚受。他日承臨川之遺緒，可他讓耶？以是於故人情，不特有二十有三年之别，蓋又知二十有三年，能加鑄一人矣。

日者知有霍丘之行，不可久留，而切磋之義百不一盡。自古及今，聖學不明者，豈謂無講説者哉？正以力行有未至也。所謂力行未至者，豈徒節目之踈濶，條件之缺失，而不足以滿視聽哉？皆緣欲根不斷，借道理爲障蔽，而於自身性命，實未有知。必是始而欺人，終而至於自欺；始而自不能揜，終而人亦無爲之揜。此君子所以貴慎獨也。

前雖未盡所請，大要已得。兄意以爲且務實事，勿落空虚。其爲説未始不可，第恐尚爲節目條件分踈，而於性命尚有限隔，於欲根猶有護持，皆未爲切身反己。歲復一歲，竊恐負承當之初心，而入假借之陷穽，臨川遺緒，未知竟何屬矣。

弟本盲人，妄談方偶，在手無金指如意寶，誠爲不量。然自智者聞之，亦或所不棄也。

答戚南玄

去秋得龍溪書，謂必至匡山，當在冬初，是時已有飄然相赴意。已而得龍溪再書，則云有黄巖之遊，彼此不果。古人千里命駕，以爲美談；若近時數君，屢約不至，只漫然作興語，誠有古今之别也。

弟懷四海之舊，愛我如弟者，莫若我兄。計弟所以爲報者，方恨未盡，孰謂千里一介倏忽而至，别後踪跡，隨書合并。既教以善，復分以財，據事論，兄可不媿古人，但

弟不似古人所愛之人耳。來書所謂置懷與出醜者，得無豫爲弟設耶？弟自毘陵歸，路徑少明，日間精神散漫，不無却比向來挨傍處少，亦欲從自心立命，於命根處稍提掇得動，然尚未是入塔中説相輪。去年得石蓮洞，泉石差爲一鄉勝，結茅其前。春夏之交，友人屢至，往往告以塵外語。其始不相干涉，已而觀其精神志意，畢力在世情圈套外結裹。以此益深自發憤。❶道無高明，亦無卑下，只在脱塵與否。

來書云：「高明一路未敢望。」然則將屬之誰耶？舍高明即入卑下，知己語故應如此。今世談學者，往往自附高明，畢竟皆在世情圈套内結裹。以此動人口舌，使有志者疑而不敢前，諱而不欲語，前輩所謂以身謗法，兄得無是之懲耶？敬服敬服！雖然，江之南北，如兄者似據要津矣。而平生力量，亦足掀揭宇宙。一真百真，轉移甚大，與弟駑駘遠甚。立之赤幟，以爲斯世命脉，其又何辭耶？此當共努力者也。

弟稟氣薄弱，年來生息無耗，去秋舉一子即殤去。斷欲一着，若血氣自有合宜處，逆計在世間不甚久。平生散漫復多，能得幾何日月擔當過分之舉乎？弟嘗書廳事柱帖云：「無一事非仁，視聽動息皆天理；與萬物爲體，疾痛疴癢切吾身。」燕居柱帖云：「當退而閑居飽食，即思天下有饑寒困苦之情；觀古者志士仁人，可驗年來多怠惰宴安之氣。」弟之書此者，未嘗不以斯世爲心。緣始之所志不切，而今之所存無幾。驅其所不能，以就其所未至，知其謬也。故相時揣幾，一句讀之，不覺失笑，以與己相戾。

若春中了族譜事，龍溪能踐往約，則枯坐匡山，或有半席。是時北望長江，能度與

❶「深」，原本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否未可豫定。一二年間，斷求一面取證果也。荆川別後，止得一書。書中所言，勉我者不止弟以告兄處。想曲阜老祖未言者，亦不外此。命根所在，即天下人命所在，立心、立命，原是一事，共以爲終身之盟。

答李二守

洪先談學甚久，然皆入耳出口，否則涉於想度以爲悟解，蓋不知虛度幾月日未知返也。比年以來，既遭多故，復形過惡，掩蔽莫得，懲創始深，於是迺有着力處。復坐志不堅定，氣每浮揚，進未寸而退已尋丈。方自懼此生未有歸宿之地，烏能向人指迷也？執事於學專，於志篤，而又咎惰氣異説之相攪，則自責密矣，又豈待人之指摘而後悟解者乎？

雖然，適道者，古人比之適長安，皆自人所處各尋徑路，固不能齊，亦難以一説概盡，惟患不出窠臼，譬之未舉足而計程期矣。目前所着力者，舉足之地也。昔洪先所嘗着力者，以無欲爲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爲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定，即不自見。然此止據拙者之分爲之，未可向高明語也。而聽納所及，不敢不以直對。至所謂無欲者，已涉於言辭，又□作文義分疏，兼吾人窠臼已在欲中，尤難自辨。即覺處能辨，又患於以心察心，此等處却又非言辭可了。執事深於此學，又多得師承，當有着力可言者以相引救，勿姑以謙抑誘導爲也。

答劉月川

龍華暫聚，終以人事紛拏，未得靜對，別後輒復有戀戀也。來書具見忠實語，能自道心腹中隱態，即此可以入道。所言「務在躬行，論説不過爲經書作講義」，尤爲切

當，極受切劘之益。區區平日不敢持多言聒人，大抵向人口澁，緣自心未有真得，又懼騰口翻爲世俗作障。邇來覺得對友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吾人當初起念發心，亦由有此講説，然後萌動。以是竊計，安知人之心不猶我哉？所患在我未能入真，却恐爲人口實，阻人嚮往，罪戾大矣。故會友不特益人，亦所以堅吾之初心，去吾之私意，而起吾之惰氣也。世未有爲其事而能去友者，即工、商、農、圃，類皆有所取益，蓋與人爲善，亦是吾人生理本合如此。若一向不欲拈起，即是自身有所回互，故成避忌，亦可以驗操習之專否。若事静嘿實修，隱微内訟，即在稠衆，又何可忘？不獨閉户然後慎獨，但覺一涉功能，或牽知解，又當省却應酧，盡斥言論，隨事調停，未可以爲定則也。

立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立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爲虚過日月者哉！又況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着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即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存，亦即吾之一事。此處不令它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此等辨別，言不能悉，要在默坐澄心，耳目之

雜不入，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見覿面相見也。區區本是對塔人，然亦曾暗中摸索，遂以爲贈，不知見取否？

答靳兩城太守

兩歲往來江上，誼當請謁，遂質所疑，以體分事，勢不免牽連而屈致尊嚴，大涉僭伉，雖蓬牕延佇，卒不敢輕瀆閽人，良有所不容已。昨聞報政在即，當道堅留，遲速之期尚未可卜，私心糾鬱，如何可言？乃知古者下之攀轅，與上之宵奔二事，皆非誑語。諒執事於赤子，亦當依依有牽情也。不肖平生不能以辭色媚人，至臺下所施政令，向人輒仰歎不已。雖於振厲操縱稍若不類，然與其使捄過不暇，飾貌張機，熒亂耳目，以便條教，所以敗其心術、掩人之生理者，不知何限？其視恬然寡欲，静嘿休養，上下相觀，消其剖剥朘削之毒，隱然内戚而不忍肆，其利與害，當復如何哉？即聖人之治，不能有所利民，惟無害耳矣。王者之政久不及民，德化之効徒華史册，不謂桑梓晚得沾霈澤，正恨無以爲縶縻之計，更復何云？三年以來，雖未嘗終日奉對，仰測微蘊，然即作用觀之，覺與來教所言「一念不忘，如水必東，千流萬折，不易故常」者，曉然可信。古之賢聖所以「終日乾乾」云者，亦只在一念不斷，便自有光顯細潤，不入氣質。執事持謙，顧猶有氣質之云，豈以誘不肖耶？惟所謂「一念不忘」，未知所指歸宿何在？此非面承，知莫能盡，當齋戒而後請也。

關氏之《傳》，文古意深，讀之不覺與《繫》少異，可謂至寶。不肖所謂不得其數者，正指卜百年一事而言，非有疑於其數也。每觀自漢以來，道絶經亡，惟《易》數尚存，代有傳授。隋唐之後，皆屬之異人與方

外諸士，以儒家泥言於章句，流情於詞藻，積精不專，析理不至，故往往若有所待，觀《傳》中百年之卜，卦爻具在，若所指地歲執券不爽，豈涉懸度億想所能及哉！故曰「其數可知，其義難知」也，况并其數而失之耶？《啓蒙》諸書，雖未窮年與之研究，然其大較可知。使據是以求康節之所論斷，固未能矣。明道先生天資超悟，加一倍法頃刻能知，康節欲以所學授之，終然遜避。夫明道不能得之於友，伯温不能得之於父，由是言之，其所謂數，果今紙上之奇耦、一二可據而指者否乎？夫外奇耦固無數，泥空文則不神，故愚以爲必有所待者，蓋爲是也。欲望之人，必其資之近者而後可；欲身當之，必絶欲省事，冥心超契而後可，如景純、希夷，苟遇非其人，求一言之受猶且不可，彼豈堅於自私？要之其數亦不易告。執事篤静守嘿，嗜欲鮮少，加以明睿夙成，既不逆於心矣，此不肖所以深嗟内媿，而又自病其力之不逮，固非敢有疑於關氏也。若來教所言「《易》本筮書，非爲經而後作」。考亭主筮，其心獨苦，與歐陽非《繫》之辨，雖不肖之短智，亦嘗云然。第數聖之贊《易》者，以其所得假此立訓，蓋於立人卜筮之時，是因卜筮以爲經，非作經而後立筮也。卜筮既行之後，立人占言，其象與數，各有司存，雖聖人亦有所不能兼耳。間嘗取《易》爻玩之，如龍、馬、豕、魚之取類，七日、三年之驗期，擬之於象，具知來歷。又况大衍揲扐變化，獨無所承傳乎？固嘗以爲朱子之《本義》，其言理道或不若程之委曲詳盡，至其義意完備，恐諸家有所不及。蓋彼折衷於前人而後爲之耳，固未若近世舉業之士拘謭破碎，失其本旨之可厭也。關氏之《傳》，如言大衍去一，本於入有出無，言乾坤策由於三天兩地，言動静及於天

下通神，其它諸説，亦皆至粹至精，發先聖所未發。惟其所以前知者，其數或不盡於是。是以前書之冀將有請，而倉卒未竟，特枉來教，其尚有以進之乎？

寄楊斛山年兄

奉别九年，尺書未獻，中心懷慕，何日不然。每飽食閑居，惰氣或至，思兄所處，輒流汗驚心。千古而下，事變不齊，如兄應不數見。古人于動忍，即增不能，未知向來亦有動忍否？即今所增不能何在，將亦無可加損、百折不挫者歟？南北間阻，欲奮欲翼，不得相從面受益也。不肖進爲不力，仰負知己，歲年虚擲，齒髮日疎。雖於家難懲創中不無少見，然此身與所見猶是爲二，縱然鞭策，終涉湊補。回憶辛丑所教慎獨之旨，有媿顔也。數年以來，佩服良勤。竊以曾子謂門人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慎獨旨；而夫子告仲弓「如見大賓，承大祭」，正與相類。古人終身持守，不忽頃刻，何哉？古人事心如天，而今人認己爲心。認己爲心，故易足；而視心如天，則難窮。《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天理所在，不入安排，戰戰兢兢，虚以捧持，稍涉動意，即違帝則。顔子克己復禮，大舜舍己從人，孟子舍夷、惠，願學孔子，濂溪論士賢，直欲希天，豈故誘人妄擬哉？不如是不足以盡心，亦不足以事天，此戰兢所以終身也。

兄資本豪傑，行乎神明，擅其餘力，日進無疆。其必以諸聖爲師，而不忍少懈矣乎！不肖視向往爲塗轍矣。

答張浮峰

伏承專使下省，不獨畧其遲言之罪，又且取己之所得者而教詔之，感激何已！

私意之病，正不肖所自苦者。偶呈露以求砭箴，果獲名劑，只今惟時服行，又何云贅？但細繹微旨，得無指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以爲準則乎？誠爲精密，亦不容更加一字贅矣。不肖每觀此章之意，却在「識得仁體」上提得極重，下云「與物同體」，則是己私分毫攙和不得。己私不入，方爲識得仁體，如此却只是誠敬守之。中庸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實，不容加損，非調停其間而謂之中也。急迫求之，總成私意；調停其間，亦難依據。惟有己私不入，始於天命之性，方能覿體，言行皆庸，無有起作遷改之幾，乃歸一處，此即約禮，自不能罷。日用飲食皆知正味，位、育、參、贊皆不出此。蓋不入己私，處處皆屬天然之則故也。然此私意不入，何緣直與分解，何緣不少干涉，何緣斷絶，何緣泯忘？既非意氣可能承當，亦非言説便得通曉。此是吾人生死路頭，非別有巧法，日漸月磨，令彼消退，可以幾及也。

不肖此説，無有因襲，亦粗於自己喫緊用力處，覺無長進，方測摸至此。目今惟有此路可以用力，不向空勞擾中去精神也。

與李株山嫺友

來教「足仞邇言必察之智，靜中正有生東滅西之苦」。所以生滅者何哉？滅者是吾見聞，生者是吾真欲。以見聞除真欲，知其難也。此中却有好商量，當自斟酌得之。

兄所言期效責成，是欲速了當之心，此即不耐煩根源。不耐煩已是厭惡，厭惡已是不好仁，不好仁即好查算，必有好者在。不在此，即在彼。此處不判斷，却于頃刻間欲速，又欲成功，知其謬也。必有除去掃蕩始樂，有此樂不能舍始憤。弟未有得安得樂，然欲速却有所不敢。悠悠之病不能無，

却非有欲速之心，方可免此病。欲速必至悠悠故也。兄試察之。

昨暮始自青原會罷，送洛村兄歸，草草尚未入洞，附此奉復。扇已墨往，恐潦草，則困于書故也。

二

連日登陟先壠，頗勞頓。返舍偃休，得讀手教，感切磋之誼，如此方彼此有益，非面交矣，何幸何幸！

來教前言體乾與工夫皆明當。舍艮止無體乾，舍存養無工夫。常存養便自擴充，內直而外自方，與此誠相應也。定、靜、安、慮，地位儘高，更無上下可言。此是大人事，不可貶損遷就。若謂言須通于上下，亦不妨以近取譬耳。破除欲根與用力倒斷，皆起手定志處。知存養，欲自不得不除，但有纏繞，又當斬截。此乃補漏法，正所謂通乎上下，聖賢所不廢也。兵法有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以相況。注想乃起意之類，知此類爲欲而提醒，便時時有回復處，有存養處。此亦通乎上下而言，非甚玄遠，但得此類盡絶，則地位又高矣。兄今知存養之功與所當養者，久久用力，諸當釋然。倦筆草畧，尚俟終教。

與謝子貞

得手書，自述近來工夫，所謂「斂歸一處，即欲不能起」，大約似之。但又云「倏忽之間，遂判霄壤」，雖甚朴實，然可見斂歸者非是真斂，乃是有此見耳。有此見而實用其力，便是真見。凡人斂不得者，要之只是欲根不斷，常在世情上立脚，未是脱離得盡。如此根器，縱十分斂實，亦只是有此意思，非歸根也。脱離處却在各人着實下手，不得姑容，此處寬與緊，即係各人受福小

大。從此起根，日後不患不斂實得也。別處作屋終喪，此是各人立脚處。此意堅定，不爲浮言所奪，漸漸可望入德。今人小小事便費商量，日後何敢更望有進？只爲如今見小欲速，纔一起手，便要得效，便要作疑，未有終年終月深入一路者。今既起此頭腦，須令此意接續，切勿又作別見解，又疑脚路未的，支攬此心。千言萬語逼真到底，只在自心信得及爲得手。欲信得及，非是意見湊泊，真是徹底無一物，便自能鼎立乾坤。本是無賊，如何不享太平規模，更欲於上説是説非，應知皆多口也。

答王龍溪

兩承手書，言弟不赴沖玄之會，或以此舉爲多事。復見與東廓公書，恐弟不至齊雲，或先入於雙江公之言。雙江公未嘗相尼也。弟昔束裝赴沖玄，雙江託以傳語執事，印正此學，此意固拳拳然也。因兄云云，觸弟微意，弟有懷欲獻久矣。言之恐執事不察，倘至傳播，使弟反爲諸公所棄；不言則又恐將來之慮驗於愚者之口，非弟所以愛敬之心。憶往年富陽江上曾有所請，兄輒首肯，而緒山兄似不聽納。語曰：「朋友數，斯疎矣。」此弟所以遲徊不敢也。《書》言「教學相長」，《易》言「學聚問辨」。洙泗之間，患難相從，離羣索居，子夏悔過。弟賴諸公，初有知識，居今之世，孤陋獨立，固知其不可，故旬日不見友人，則皇皇不自寧。有以諸公片言至，即倒履走奉。誠慮歲月逝矣，毛髮變矣，精力疲矣，來者幾何？歸宿安在？使罔罔以生，即不若早夭猶爲人憐惜也。又況近者徑路稍分，愧悔益重。苟加黽勉，亦若可前；而切磋不至，負此一生，其又奚忍？故去秋失約，今秋阻行，皆屬無可奈何，初非有所先入。

弟於傳聞，有一二事則又頓足扼腕，長吁而隱痛矣。往年韶州之行，物議騰滿；豹谷之黜，藉以指瑕；涇縣之聚，郡守持以短縣令，縣令幾致削迹。其他瑣瑣，姑不條敘。諸公誠爲己矣，何地不可託宿，必欲近城市，勞官府，力犯人言，果取何益乎？問之，必曰：「吾能破除毀譽，不爲曲謹小廉之學。」然絶不聞能破除醲醲而求動心忍性之資，何也？誠爲人矣，憫來學之溺，續繼往之業，而又力犯人言，强顔以進，使吾身蹈可疑之跡，而望豪傑之不我疑，猶羣飲而禁人飲酒也，其亦難矣。且未及有益於人，而先爲人所病；使人懷疑，而强以爲誠心。果未見顔色而言乎？抑別有意乎？若曰：「我將委曲誘引，不復與較。」今感動而入之者誰乎？人心至神，微不可掩。稍有私曲，人皆見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明日遂行，在陳絶糧」，避色避言，孔子不廢。諸公專言格物，又言良知，知是知非，獨不見此，何也？

今風俗披靡，賄賂公行，廉耻道喪，交際過情。所賴數公樹立風教，隱然潛奪其氣，庶幾不言而信。豪傑嗣興，猶恐習染錮蔽，未易移改，況助瀾揚波，令彼得爲口實。果有萬物一體之心，宜有大不忍者矣。好名苦節，欺誑耳目，以爲身利，此誠不可入於堯舜之道。若冒取善之名，借開來之説，以責後車傳食之報，不知於此輩同條例否？兄之入手潔淨清虛，日用應酧凝然着裏，弟每得之言外，何敢忽略？而乃以此言相聞，何啻獻茶菫於易牙之庖？但恐理易障心，遂至以身妨道，爲師門之累不細也。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以二子較之，篤信者宜近矣。然莊周恣肆，出於子方；而獨得其宗，乃屬質魯戰兢之人。故

善學其師者，師其心不師其跡，又況未必皆其跡也？ 陽明師有言曰：「求之於此心而是也，雖其不出於孔子，吾不敢以爲非也。」今天下之人，莫不以前數事爲非，則是疑子夏於夫子者，不止西河之人矣。 然未聞有子夏者投杖而拜，是知流弊不待將來，而弊不止於恣肆，其亦可懼也。

陽明師喪矣，任其責者諸公耳。 舍諸公不言，吾道無望矣。 弟於諸公，不啻骨肉。 望之厚，愛之深，故言之盡，兄宜察之。弟將以今歲徽寧之行卜之也。 遠塵囂，慎取與，久處而虛受，雖不相招，必有贏糧而從者矣。 惟兄圖之。

答陳明水

玄潭之聚，❶衆賓羣集，而執事又越疆遠臨，尤爲奇稀。 松風潭月，清明倍昔，不知此後閣中復有此等勝事否？

六月批答猶未披誦，令郎來，承手書拳拳，誠懼終於迷途，不復知返，欲以指南爲之相導，其爲惠愛，何如可云？ 然於不肖近所持行似有相左，姑以聽受而不復深論，以待衆人可也，不肖於執事何如哉？

來教云：「吾輩學問，大要在自識本心，庶工夫有下落。」此言誠實也。 雖然，本心果易識哉？ 來教云：「心無定體，感無停機。 凡可以致思着力者，感也；而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 不肖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機，時動時静是也。 心體惟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默精深者，亦惟於着己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是謂天下之至誠；動應惟其有時

❶「聚」，陳本作「會」。

也，故雖出思發知莫不爲感，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視或瞑，萬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意也。

來教云：「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肖驗之於心，又皆有可言者。自其後念之未生，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已行，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始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所由以名也。

來教云：「學至于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不可以言静。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肖驗之於心，又有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斯時也，若何致力以爲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又以心爲動體，不見所謂静矣。夫感無停機，機無停運，頃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爲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非寂然者乎？此大《易》之書可考也。周子言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爲也，惟誠則精而明矣。此

周子之書可考也。蓋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即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爲矣，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工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静者。不知「無欲故静」，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背非見、止非爲、爲不止」者，周子立静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説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至略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諄諄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固憂聖門之失其傳也。使其工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慎乎其初可睹，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睹不聞爲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睹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憧憧。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欛柄端可識矣。今以戒懼疑於屬動，既失子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則併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無亦言之未瑩矣乎？

日者出弔泰和途中，友人往往以是詰問，其言不同，所指則一，推原其故，大抵誤認良知爲祟耳。今爲良知之説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常令此知烱烱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聞者未嘗怪之也。雖然，此言似矣，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爲良者，非感也。《傳習録》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静，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

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簸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它辭也。

洛村常問獨知時有念否，公答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工而言，亦即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今之學者誤相援引，便指一切凡心俱謂是念，實以遂其放縱恣肆之習。今《傳習録》具在，稍加玩味，亦易辨别。執事所見雖高，然大要以心屬感，似與此輩微覺相類。自未聞良知之説以前，諸公之學頗多得力；自良知之説盛行，今二十餘年矣，後之得力較之先進似或不勇，此豈無故耶？不肖一二年間，初有向裏之意，近日頗知用力，而日月已逝，不復可追。所論寂感與知幾之弊，皆身所經歷，且有歲年。譬之貧人得金之期雖未可知，然沿門逐户所見多矣。因執事不鄙，且念此事關涉甚大，若不明白，不獨擔閣後生，自身將來向何結裹？故具以所知爲問，惟執事剖示之。

與尹道輿

前二役去，草草發書，每相念，若有未盡言者，實又無所指，豈自家意不了耶？

别後無它長進，惟於此件識認稍真切，只是未能彀得者，總爲閒思雜念無故擾壞，私智俗欲未能斷絶耳。然此亦只是認此件未真切，是以互爲勝負。若烹大牢，飲醇酎，又何暇復羡草惡具耶？凡閒思雜念、私智俗欲，皆草惡具也。此件清虚完足，安樂鎮静，大牢醇酎不啻是也。果能收斂翕聚，惟嬰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妥貼，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

章忽略，便有可悔。

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却，欠却培養一段工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静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溪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内虚易摇，友朋總難與力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心」也。末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故引孔子之言以實之，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内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良知」二字是陽明公特地提出，令人知聖賢不遠，方有下手處。然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又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况於人乎！此事理至易明也。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擴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説過去，更不知未發與擴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真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❶但不是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横撑直駕，終是費力。真時時培此，直信得及，却是最密地也。近日所見所趨在此。千里而遥，不

---

❶「驗」，原誤作「念」，今據四庫本改。

覺喋喋。

此間雙江公真是霹靂手段，千百年事，許多英雄瞞昧，被它一口道着，❶真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而陽明公門下猶有云云，却是不善取益也。吾弟居官，此件尤爲緊要，須勉之勉之。

答郭平川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❷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牿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❸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

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己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牿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思，不牿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强，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

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

❶「它」，四庫本作「他」。

❷「常」，蘇本作「嘗」。

❸「有未發」，原誤作「未有發」，按「已發」、「未發」乃儒學固定術語，故據四庫本改。

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己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炯炯？又況自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

夫食實而不溉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爲亡本者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不已過於鹵莽乎？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惡者，皆有出入無時之妙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此殊有所未解也。

寄李株山媚友

春初走雩陽弔善山，邐迤而返，則春仲矣。於執事行竟未把袂一別，耿切何如？

恭惟榮選青田，乃名賢故里，迎送細節或不能免，然跡遺考故足以興豪傑之思，於觀法不少也。邑無小大勞佚，惟愛民省費可以得善譽。吾嘗誦讀古人語：「欲致之民，非縣令不可速達。」果盡吾心，即爲令勝作守，勝臺省，惟有實心者可以語此也。

來年孟浪，於工夫頗缺失，歲月冉冉，遽爾衰疲。偶觸鑑愴心，漸知省改，前塵妄想，近頗分辯得下。若後來光景稍延，相見或有可呈似也。

誠意伯人品甚高，其立處儘得聖賢大分限，用行舍藏，幾希收放得去，所病或未能透底與入細不來，要之斷非世儒見解可比擬也。心無倚着粘帶，方發動不滯。不

倚著粘帶是甚次第？有得之天者，有成之人者，若誠意則得之天者多也。兄謂如何？與諸生聚講，不獨夾持此心，亦足以收拾人心，興起風俗，此絶不可少。能斬然樹立，即講論不爲空談，不患人不相信也。兄質甚美，惟在振迅不粘帶，不涉疑慮，事過即了，理順即行，則政光顯矣。

自顧老憊，終非久于人世，與兄相見，未知何時？對紙不覺縷縷，知不爲嚽也。北風入户，淒然此懷。

二

令郎來自青田，承遠惠華札，知政通人孚，喜慰不可言。此處行得無碍，無處不可達矣。學問正在事務中，了得此心，更無閒雜念慮擾亂，即學與政總是一件。而紛攬處主宰不失，即工夫得力。此乃煅煉久久始得，未有見成受用者也。

區區兩年走匡廬，期與龍溪了夙念。近日知性命稍切，將一切酧應欲盡謝絶，入山閉户之計决在旦夕。蓋根器不淨，不得不用困勉之功。兄聞之，不相嗤否？

來命執筆縣志，正在禁中苦迫，得謝于令郎手。蓋不踰旬即病脾，今猶未出户，此其情可想也。萬萬不罪。令郎老成，在家又知向進，足爲兄賀。兩見龍山，爲誦美政，欲以清静相全，不知其不能致力也。朋友親戚貴于相全，官箴與鄉誼各有攸當，如何如何？感相愛，輒多言，山中野性不除可知也。

寄尹洞山

所諭學脉極爲中正，弟安敢倡言於衆，聊向一二知己證驗所見，未嘗持此於後輩中作談柄。當今惟實行實修乃學者首務，凡友朋相見，率舉相勉，即來諭所指，可謂

千里感乎矣。若吾輩求進固自有序。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非孔門傳授乎？不睹、不聞與虛静字面何異？然而孔門不諱者，舍此更無用力處耳。明道極稱述者，在「居處恭」一節，以爲切近。然又謂此是徹上徹下語，推之則篤恭天下平。以告樊遲者，極切近而又極高遠，蓋有抑之而不能使之卑者矣。兄謂然否？明道又云：「道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此處更煩下轉語指迷，孤陋之幸。

答董蓉山

主静立極，濂溪嘗有是言矣。此非濂溪之言也，戒懼於不睹不聞，子思嘗言之矣。不睹不聞，静也。微而隱而見焉顯焉，非不動也。此無欲之體，無極之真，大易所由以生生，非有物以爲之根原，静爲動根，静在動中故也。此即所謂動而無動，静而無静，神妙萬物者也。故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彼得意而忘言，故不執言，而直顯其意若此。兄所引「動静一原，顯微無間」是也。而指以静爲時動時静，則淺之爲静矣。《易》言顯也，見也，凡天地之交錯變易，日用之酧應作止，皆易也，皆動也。而其根則本静，本於無極，此即所謂根原也。兄恐其執静一偏而不識此根原，誠可憂矣。雖然，動静兩言，未有能實明之者。果明之，則静之一言盡之矣，不必兼之以動而後爲完具也。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孰爲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此其大略也。至其所指無欲與所以至於無欲之機，非面面相臨，言固不能窮也。

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静之一言，以爲良知該動静，合内外，而今主於静焉，偏矣，何

以動應？此恐執言而或未盡其意也。夫良知該動静，合内外，其體統也；吾之主静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必有所由而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苟入矣，雖謂良知本静，亦可也；雖謂致知爲慎動，亦可也。此非生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也。不識不知，固至静也。若於知識中認得幽閒暇逸者以爲根原，却不免於識情有所去取，此豈特非陽明公之本旨，近日生且非之矣。兄謂如何？

與周成之論易

書來，知留心於學，喜甚。「數往者順」三句，往時亦如來説，如此則與上文何相干涉？夫往者，陽之舒也；來者，陰之斂也。陽自内而達外，故順；陰自外而反内，故逆。即上文圖意也。自「震」而「兑」而「乾」，乃一陽至三陽；自「巽」而「艮」而「坤」，乃一陰至三陰。此天地消息盈虚之理，自然而然也。陰之斂不極，則一陽不能復生，此「復」所以次「剥」也。易者，生生也。然必本於斂静，則所謂逆數也，造化以之。卦、爻、象之所謂從中起者始有下落，反之吾心，所謂從未發者始有印證。此「逆」字與「地理金丹獨逆」「逆」字同，是凝聚處事理。來者，吾以此擬議，亦即知來到意決處，便是順應，便過化矣。解書一段亦可用，但聖賢本文之意必有深蓄。一時看不透，且勿厭煩。不然，便有任意鹵莽之病矣。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承示咸卦，要其歸，于咸脢與艮背相似，「志末」當云心無私係。此正艮背之義，生何足以辨此？前書有斷來章之戒，又念執事之取善無已，不可無對。

夫易，變易也，所以盡心之變也。故其爲卦不相假借，其爲爻不可混淆。蓋心之變無窮，則其辭亦無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雖聖人復出，不能盡也。

艮何以言背也？言乎陽止于上，而內外之不相入，有背之象也。如是，恐疑于止而不應矣，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不行不止也，時也。止其所，則時矣。又曰「內外敵應」，非不應也，相與於無相與，應而敵矣，是艮背之説也。

若夫咸脢異於是。咸，言感也，《象》曰「以虛受人」，感之正也，貞吉悔亡是也。咸拇、咸腓、咸股、咸輔，逐於動也；咸脢，墮於静也。或失則動，或失則静，皆非虛也，失其正焉耳。咸脢何以無悔也？冥然塊然，何動之有？動斯悔矣。悔生於心，無所用心，悔何從生！何言其志末也？志可以通於天下，而一物自居，斯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得其本？萬事理於感也何有？

故艮背也者，無我無人，敵應也；咸脢也者，是內非外，絶應也。二者相去何啻千里！是何也？背可以言止，脢不可以言咸，言各有當，不可易也。即使易辭而曰「艮其脢」，脢猶可以言艮也；如曰「咸其背」，背非可感之物，猶夫脢也。知脢不可咸之義，而後學始不偏。何也？艮其體，感其用，體用不離，非言可判也。

艮言止之義矣，然不以內爲是，而曰「不獲其身」；不以外爲非，而曰「不見其人」。無我無人，夫固可以感也。故其《象》曰「思不出位」，言思而止也。舍思而言不出位，非訓矣。咸言虛矣，必曰「受人」，脢非受人者也。舍受人而言虛，非訓矣。故夫以咸脢爲艮背者，離體用而言之也。離用則有不思而不出位者存，告子之不動心是也；體在用中，用在體中，無爲而無不爲，

周公夜以繼日之思是也。體用之離與否，毫釐之差耳。今之離體用者，必曰「吾但爲脢而已，無問其爲咸與否也」，猶之曰「吾但不出位而已，無問其有思與否也」。夫求咸於脢，不猶索照於反鑑乎？聖人不爲也。

將曰二氏得之，則佛老之作用别矣。佛近於儒，其爲言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無所住心」，❶未嘗兩言之也。近見禪者與之語，深以落静爲戒，每語必曰「道能應物」。予始聞而愧之，彼非主於應物者也，而拳拳以應物言，乃知儒異於禪，未易言也。

略不櫽括，遂爾嘵嘵。惟正其得失，幸甚！

答門人劉魯學

周子所謂主静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絡。其自注云「無欲故静」，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争死囚即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斂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分處，此是真能主静者。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膰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至周子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静，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是厭忽縱弛、隱忍狼狈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

❶「無所」，原倒乙，據《金剛經》乙正。

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答成井居

手論夜氣一章，條示明切，尤見別後案牘中學問益密，此非有所致力，未易及也。敬服敬服！僕嘗細玩此章，重在「日夜之所息」一句，故先儒有夜氣之説。蓋言旦旦伐之之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竅皆閉，諸機盡忘，猶夫天地之冬藏，以起元正日月之晦昧，以回朔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故平旦好惡猶能同人。使從此善養，更不以旦晝紛紜者梏亡之，則旦晝皆夜氣也。日用動静，莫非真性顯見矣，豈特平旦好惡而已哉！故曰「得養則長」，又曰「操存舍亡」，蓋極言不可不養也。息之功大矣哉！非夫退藏於密而齋戒以神明其德者，烏足以語此？夜之息，天地自然之運也。至於旦晝而一於息，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所謂動而無動，時時戒懼于不睹不聞，而不以外境奪吾真，所謂行庭而不見其人也。如是而耳目視聽、刑政簿書，皆非在外，誠如手諭云云矣。此君子法天之學也。然僕每自察之，倏忽之間便分得失。小小誘觸，即易泄漏，欲如夜之息也，豈不難哉！如是而望無一毫粘帶，無一毫障蔽，如手教云云，又誠不知何修以致之也。

答胡正甫

憶與正甫別，忽已三年。兩年得遠書，時豪放，時謙約，何善進也？此學不論破口與不破口，只是論上肩與不上肩，譬之説食不飽與含哺鼓腹者，豈論破口與否耶？此學是大丈夫事，一切世情道理，兼搭遮飾不得，直心直意，是非一毫自欺不得。果真

上肩，即終日默默，却是真破口人，人人可得見之。不然，縱不破口，無益於不學一也。正甫聰明，豈不辨此？只爲伎倆尚多，前面路徑尚雜，以此未曾畢志。古人畊稼，皆是與人爲善，何啻舉業與官府事。此間只是認性命不真，譬之識得七日不食則死，一日不食則飢，縱饒他人枵腹，自當炊爨。時勢格套一毫，便易掛帶。正甫有氣力，與他輩脆弱者不倫，固可以嘿嘿領悟矣。區區別後，於性命處比昔稍切。一二年間，有畢力從事之誓。即不知日月果如何？掛帶處猶未能盡脱，向正甫云云，正是經過熟路，非億度也。幸勉之！

同輩凋謝，此時最甚，又何忍言？佳作值病中絶未覽，後當有商量。纓冠之論，孟子以時位言，區區以力量言。如卧病枕席間，即同室鬭，未有力疾而往者，又一意也。前書連領切磋，正所望於吾黨，幸勿謙抑是崇，以虚友誼。

答戴伯常

楚中習静，入山得疾。冒暑言歸，室人先逝。喪中無事，發尹子所帶手書，拳拳下問，於不肖所謬述，咸有質疑贊助。今世求此事於佔畢之輩，難矣；求之縉紳間，益見其難。況執事執金吾，侍陛楯，其所庸心有士大夫所不暇者，不尤難乎？讀之起敬起畏。雖然，中心有欲獻於執事者，不敢不盡。

夫子言學不厭、教不倦，必先以默識，何哉？欲人自得於心而後可以及於人也。學之不明久矣，自談學者出，即謗毁日甚。豈人人皆安於習俗，作惡正道如此哉？蓋有由也。彼以爲好名之心大勝，務實之意或寡，急於求人之知，而不急於自足其知，其所望於談學者固不細也。象山有言曰：

「古之人，言論未形，事實先著。」有味乎其言之也。夫解釋理道，分辯是非，此儒者審問、慎思、明辨之事，不可廢也。言之不出，耻躬不逮。顔子終日如愚，非不問與思與辯也，彼反之於心有未協，考之於行有未一，則思所以自克而自修焉，此其爲問與思與辨也大矣！恐人知其有也，抑亦其下者也。躬之不逮於言，自古已然，況今日哉！

不肖向者云云，聊以質一時之疑，不謂友朋梓而傳播，不復可掩。故有昔以爲是，今又覺其非；昔者以爲非，今又有當察者。非敢謂月異而歲不同，彼一時此一時，未可執言以爲極則，且傳信於來世也。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非尚闇也，無所事於章也。執事所問，可謂詳盡。細繹微意，有不止於相質疑者。何哉？今世著書滿家，甲可乙否，使人莫知取的，有聖人起，必將付之秦火。以反躬實踐爲先，一切智足以先人言、足以文身者，皆沮焉而莫之張喙，然後乃爲還淳朴之俗，養忠信之德，以起相觀之善。其或文勝於質，言近於辯，必將禁而遠之。固不忍騰口説，逞文辭，日喪其真，以共騁於嘵嘵之場，啓人之口實也。雙江公衛道之意甚切，至其議論大廣，亦嘗病之。故願執事師其志，勿師其跡。以言爲戒，吾道甚幸。

執事如有疑於不肖乎？請試證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也，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李延平隤然如田夫野老。夫與野人田夫無異，必有不知人之所知，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者矣。執事以爲何如？

不肖以病體遭喪，情思糾鬱，血氣遂耗，恐非可久人間者。與執事往來書不知幾通，每通書不可不盡，惟不以其相拂爲怪，即道在執事者，猶其在我也。豈必盡出

於區區之言與其去取者哉！

答胡督學

舟中奉懷，漫有所呈，返棹又嘗往復一書。然十五年別來，彼此用工節次與所經嘗者未嘗細扣。近過玄潭見手題，徘徊久之，念人生如隙駒，消却白日，竟何所成？容易嘆老而悲窮，朋友分攜，安能爲謀？徒以切磋之誼慷慨相許，不爲有識者所嗤乎？於是獨卧蓬窗，愴然抱千古之思。歲聿云暮，百感方集。忽沈文學親持書幣多儀，及門發緘拜教，耿耿今昔，又若神交默應者，亦何奇也！既感善念無以爲報，復愧學未成章，不足以酬嘉惠兹土之盛心。躊躕自顧，又不獨徘徊雪浪之上而已。

夫學貴近裡密實，有足安頓，然後從此論進退。若一向支吾於見解議論之間，縱得友切磋，無益也。近裡安頓，乃在收斂枯槁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論「恥惡衣惡食」，「不患人不己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路磨剉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兩年走匡廬與他境，屏棄外物，默默料理，正在於此。今歲體會得内外兩忘一言，真是致良知之功。良知本無内外，今人未經磨剉，却都在逐外一邊走透；稍知反觀而不得其要，又容易在守内一邊執着。脱此兩種，始入内外兩忘路徑，始是近裏有安頓人。此非收斂枯槁後未易言也。兩日正作《龍塲祠記》，發揮此件意味。只是不工於文，又無筆力，不得此件意味明白顯露以爲一快。俟脱稿，請正。

白鹿之聚，所謂嘉惠兹土，盛心果耿耿不已，必有能應之者，區區非其人也。夫學

之在己者，既不可以見解議論抵當支吾，其推以教人者，亦不容以見解議論鼓舞興發。即能鼓舞興發，所令反所好，民且不從，況士人乎？精神感召，有不待言說而亹亹焉者，此則誠動於此，而機動於彼，教之不倦，乃學之不厭者致然，非有二也。執事其務近裡，俾有熏蒸融液之益，而毋汲汲於匪人之求，以辱多士哉！然此處亦發揮不得明白顯露，爲執事一快，又足以驗區區之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懷抱。

答謝維世

心無止息爲真心，功無止息爲聖功，兩言似矣，惟顏子乃可語此。操存舍亡，倏忽之間已有千里之遠，所謂無止息者安在？若功無止息，又其所至難者。直至功無止息，方可承當。來書一番功課，得無猶爲漫言牽引耶？惟時時知所用功，漸漸該無止息，斯可耳。時時肯用功，方知時時多止息；知時時多止息，方知去聖人境界遠甚。惟反省勿忽。

與蕭雲皐

兄三年家居，生不能以時奉晤究竟此學，臨分徒爾眷眷，自增慚悔。兄以美質而又得師承與庭訓之素，將來遠到，舍兄誰望？至道難聞，盛年不再，仕路風波，日下日異，非有定力，豈能承當？萬頃洪濤而試險於一葉，見無患者，輒謂當然，智者固不爾也。學問爭差，只在疑信。纔承當便能信，纔退縮便作疑。當下到手，豈須瞻前顧後？若自瞞昧不過，亦須極力回頭，不可將就。一步既定，劄定脚跟，便是當下到手處。少頃有所移易，必究其故。從此斬除，便是信得及之機括。此等非是閒言，乃千番萬覆摸索相似。兄於此必久瞭然，但

承當處稍屬思惟，即又落在第二矣。思惟爲校量非是，真能撇脱也。真撇脱者，善惡如水火，豈須校量耶？此去飛騰，相見未知何日？山洞開荒，自足給歲，可藏鄙拙。惟願兄勳業日隆，不作陽明公以後人物，則不獨田父一人之快也。途中專心文字，即是素位，但不當他思，亦撇脱一驗。惟兄勉之！

與劉龍山

奉別後，聞在郡甚取信上下，足驗學之所施，平日講説者，不落空虛矣。敬服敬服！

弟年來遭家多難，於此頗有煅煉，稍知進步。去秋入衡山，今春遊毘陵，得與荊川、七泉二三君子聚處，又覺彼此相長，始知此學須日有所操習，方是有尋路頭處。得此則處家家和，處邦邦治，事上可信，臨民可通，千聖所以豪雄一世，照耀千古，出入萬有，裁割衆務，而不一動心者，要有此具耳。

吾兄當官處事，亦覺有不犯手段時乎？亦有齟齬推挨時乎？只此是辨證路時也。貧子説金，又向大牙行開口，自謀則疎，爲人則至。如何如何？

寄尹道輿

改歲欲謝絶人事，嘿坐以待盡，即非待盡人，亦當如待盡人之心，始有結裹處。冬來與子良每商量至此，輒恨不得與道輿共之。

學問蹊徑，似有可着力，只是未純熟。然自打坐後，亦覺爲力稍易。道輿居官，與打坐雖動静二境不同，却好操練存習。若操存熟，便與打坐者相似，精神自散漫不得，時時有幹當處矣。

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爲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真以天下爲任者，即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徑。入此蹊徑，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内，此方是仁體。孔門開口教人，從此立跟脚，後儒失之，只作得必信必果硜硜小人之事，而聖學亡矣。《西銘》一篇，稍盡此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當之。識得此理，更覺目前別長一格，不是尋行數墨計錙銖照人眼目過日。到眼皆是吾人當爲，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不是求免毀譽、畏法度不得不爾。此便是安勉、王霸之分，與尋常講究理道是非迴是殊別。緣尋常只是了格局，不是了吾本分事。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力無不足，俱是朴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周羅支吾之弊。古人汲汲皇皇，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達此理；今人言學，不免疎漏，雖極力向進，終無成就，是不達此理。以此與他人言，絶不見有一人承當；即不承當，亦不見有一人聞之生嘆羡者，不知何也？陽明公後，殊未見其比，豈無謂耶？區區不足法，只此一蹊徑，似出於天之誘衷，却非有沿襲處。吾身縱不能至，願諸君出身承當。承當處非屬意氣興致，只是理合如此。此方是做人底道理，此方是配天地底道理。能有諸己，何事不了？真不係今與後、己與人也。

萬里通書，既不易得，故不復以寒暄爲勤。渠珍重自任。

寄王龍溪

來諭「靈知徹動静，聖賢經綸無所倚，

真血脉路」數言甚切。弟只玩味《易》中「艮背不獲身，不見人」一路，却不是分别動静，亦不是有倚，亦不是息緣住静。此中又安得凡心習氣包裹，此件工夫豈容歇手？

日昨王濟甫書來，亦責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字面，以爲良知無内外，無動静，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除此别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説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爲外道，此等處，恐使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所言何事？初學下手，便説了手事，惟恐爲工夫束縛，今住静者誰歟？不受動應牽擾者誰歟？往往聞用工話輒生詫訝，相沿相習，更無止泊。弟久不復開口向人，只覺心不安耳。

「死水源泉」之喻甚切，却是執境話。真知艮背，源泉中自然安流，常如止水。經綸與二氏不同，弟已勘破，今更不向此輩口中拾唾，兄亦當戒之。但欲似兄圓融活潑，信手拈來無非本色，又似高禪路徑，與千聖經綸所謂「坐以待旦，不敢暇逸」者殊科。弟本是鈍根下器，望此殊非易至。如所謂「眼前擭得非究竟處」，又極的確。嘵嘵之説，亦當於靈知自生分别，寧容走透？有走透，知便不靈，它人難下口也。兄視弟所言若此，病可醫否？勿棄勿棄。

答萬曰忠

去秋楚歸，訪羅山公，晤子達，輒思思嘿。❶已而聞捷，以爲豐城雙龍起矣。比雲皐北還，又聞思嘿旅況，甚慰甚慰！斯道相期不小，一時利鈍，不足爲欣戚也。水毁

❶「思嘿」，蘇本作「曰忠」。本篇同，不一一出校。

敝廬，卧病野舍酷暑中，奠儀問書，存没兩致，悲感如何，别簡詳述。

新功讀數過，又不覺暑氣迫人，與積悲切衷矣。所論心體與端緒氣象一段，乃先識仁體之意，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求至，兩程家法莫不皆然。動静理會一段，乃格物之要，須如此朴實用工，始不落虚見，始於日見行事得力。先静一段，尤於心體所指更明，於理會所在更簡於前二段，甚肯綮。不爾，猶費分疎也。

簡云「吾心全體大用發見流行，雖昏壅之極，而自有昭明不泯之端」，此即陽明先生所謂「良知」。今時學者指愚夫愚婦與聖人同處，乃其相傳妙訣也。思嘿如即以此爲本來端倪乎？是無容細微察識矣；若謂此中别有本來端倪，須察識而後稍見，則所謂「全體大用發見流行」又何如哉？且惻隱之端，須是逢孺子入井見之；平旦之氣，須於好惡與人相近見之。以此推端倪，似未有舍感物而言端倪者。如静坐則清明和適，執事則精明安肅，居家則和柔愉婉。以此爲端倪而隨處得之，不知與簡中所謂「拿此一物看守，在此不令走作」者，又何以異？察識既不可緩，隨處又當理會，不知所謂「静息處玩其清明和適之體，則日用自有依據」，孰先孰後？爲一乎？爲二乎？此處更無歇後語，更無訓釋語，始是真能明諸心，始是不落虚見爾。

思嘿所言「皆身所經歷，本與想象不同」云云者，效切磋也。涼秋九月，翻然一來，彼此兩益。不盡。

答李石麓

内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内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

所」乎？此非静極，何以入悟！

答王著久

來柬述敘極喜分辨，路徑明正，今日正不可少此議論。第欲充此議論，令實有諸己，不徒爲虚見虚興，却在默默自修。真見時刻有不彀手處，時刻有不如人處，時刻只在自心内尋究虚静根柢安頓，不至出入，即有好商量矣。孫思邈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極有意味。行方膽大，人或悟之；心小智圓，却是煞用工始可及也。

寄謝高泉

今之展卷者，有欲一見古人不可得之嘆，然往往忽於當世之人。夫當世之人，不在山林，必在朝廷之上。同處山林矣，勢既不容奔走於天下以偏訪其人；其在朝廷之上，又不得以名位相近數與往來；即往來爲當時名人，或未必皆有志於聖賢之學；即志於學，又或各持意見；意見既不相下，求其於古人皆脗合不異，又其甚難者也。

不肖固處山林者也，十五六年來，亦嘗慨然於離羣索居，而欲奔走天下以偏訪其人，然出不能踰域，輒有所嫌避以去。去歲嘗入楚，得與楚之何吉陽氏相見。吉陽固在朝廷之上者也，彼方行役歸，執手語纔一二時耳，於一二時欲吐心腹相質，固不能也。病歸即有室人之變，稚子悲號思慕，勢不得更出户，自分取友四方一事已矣。不意擁衾敝廬，乃得執事書累數百言，雖未嘗一接面，欵欵若執手語，而又相許可以心腹者，此可不謂奇遇哉！至所記龍塲之遊，載其山川風謡與究竟陽明公學問肯綮，皆極詳盡。反覆數四，又若相隨攀磴歷箐夷猶，詠歌於何陋之軒，侍諸君子之側，上下

其議論，而得其風旨也。文之不可以已若是。然則天下固有不必姓名之通，足跡之勤，而可以偏訪名人；無勞展卷之嘆，而可即與古人相見者乎！龍塲之事，聞之童時，其懲創所得，近時稍窺其一二，只是描畫不盡。如來記所云「費刼辭説，點不出」者，然私心慕之，遂因承命少有述敘，以附千里執贄之義。倘獲可否，又不特比於頻頻執手相語，蓋終身論交之始也。

良知二字，今人皆容易説得。至如來記所云「點出此意者，不是只覺見在知是知非一念而已，蓋不由學慮而自能分曉，主宰不失」，此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烱然，未易及此。不肖三四年間，亦曾以「主静」一言，爲談良知者告。以爲良知固出於禀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如孟子所謂日夜所息與愛敬之達、四端之擴充，始有入手處，陽明公之龍塲是也。學者舍龍塲之懲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逵，豈止病躐等而已哉！然聞之者，惟恐失其師傳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入手何在，往往辨詰易生，徒增慨惜。執事如有取焉，固千里而同心也。

與胡正甫

聞春榜報，如酌春酒，融融洩洩可知。是時方經大水後，卧疾野舍，蓬跣一榻，而有訓諸弟索所寄詩，漫爲書數語代賀，不識即達否？惠州有葉絅齋北來，謂吾弟精神收斂，喜甚喜甚！又過於聞春榜時也。

萬里長途，始於發軔。吾弟聰明，能闡發道理，縱不肖極力撰言，何以裨其一二。獨自心自斷處，不識勘得如何？千古真正英雄從此起手，千古不多見真正英雄亦只

在此到手，❶吾弟勉之。吾見亦罕矣，奈何奈何？

少衡見報，已除南昌，恐精神不足，頗爲之慮。吾弟與穎泉必同選，旦夕切磋，何樂如之？

月初待廓翁、雙翁聚玄潭，二翁精力勝常，而不肖則已頽然如翁。散會復病，後來日月可知也。問及者，以是語之。

答王敬所督學

往得二谷書云「敬所壁立萬仞人也」，爲吾道喜不置；未幾，聞莅敝土，又爲吾鄉士人喜不置。方卧病野舍，使書遠貽，加之重幣，推奬大過，不覺汗顔。不肖髫年以來，妄意古人謂可希冀。既長，遊谷平李先生之門，以濂洛之説自考。已而徧友四方之士，談論徒勤，躬行缺失，譬之趨遠役者入于迷肆，東奔西馳，取道泥淖，未有騁步京國之期。今老矣，後志不酬，懲創日切，加之家難，灰心屏氣。若有改圖，而疾病纏裹，天若桎梏，此烏可以辱盛意哉？拜賜拜教，且以心謝。

惟執事鋭意斯文，振衰起廢，必有相應於不言者。蓋精神之感孚，勝於言語之諄復；和粹之融液，深於法制之詳密。優游浸漬，使人鼓舞而不自知，乃所以爲道化。至於講究聚會，雖不可少，先後輕重，君子自有節度，非不肖所能窺也。濂洛而後，興廢不一，當時翕然風動，其機蓋可想見。若襲其故跡而觸發之，猶未易以歲計，又況其故跡不易襲也。舍講究聚會，固無以約其散渙；操進退予奪之柄而勸懲之，乃法制所得爲。執事身又爲之矜式，吾道其有望乎！

不肖竊伏下風，道揚微隱，弦誦滿户，

❶「到」，蘇本作「倒」。

寡缘咏嘆，以畢餘生，幸甚幸甚！ 支離其形，强以非任，是益其罪也。

答董生

日者區區所言，乃千古聖賢體統匡廓，足下能記憶入心，足見不忽。獨不記云「嘿嘿一室中，便是了得天下萬物」一句乎？知嘿嘿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亦與嘿嘿室中無加損。堂上一隅之辯，在心術，在身分，不盡在身之出與不出。此等處，却非一言可盡，足下且辯個是了得天下萬物底胚胎，莫問在堂在室也。欲了天下萬物胚胎，當與天下萬物無有分辯，無有界限。足下自視此身果如何？ 與古人相應否？ 此處一切意氣、見解、力量，謬妄承當不得，要有真物在。故言學不厭、教不倦，而必先之嘿識。默識非細事，非易能也。舍己田而芸人田，聖人以爲病，今人以爲勇，吾不知其説矣。試有得後，彼此兩證之。

別後水至，室廬蕩然無存，百不足恤，獨病體遭此勞頓，幾於不支。今僦居野舍，瞑坐待盡，更不知此身何歸？ 吾家何在？ 天爲畫出一虚静景象，敢不敬承之。吾弟忘家外處，藉朋友夾持，足見有志。獨於常道，覺興味有大高處。此道高之不可，卑之不可。近時悟得如何？ 五月能來，使病人不落莫，大快事也。

寄葉絅齋

羅浮矗立南海上，幾千萬丈；由鐵橋至飛雲，幾千萬層。若住梅花村下，亦不爲不勝，第無緣盡羅浮之奇耳。晨門、荷蕢，豈不爲高果哉？ 莫難聖人，不如是大刻，「學不厭而教不倦，好古敏以求之」，未有止也。若直以今人論高，彼何求哉？ 明道寧學聖

人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豪傑則然，斗筲之器易矣。世之言聖學，以任情爲率性，見持行稍孤潔，輒以好名目之，其流之弊，吾不知何所極也。令姪合志不患孤孑，羅浮待人，甚於人之慕羅浮者，窮高極深，毋轉別路，神遊八荒，舍二賢其誰？ 珍重珍重！

與雙江公

「持志無暴氣」一章，分明是内外併了。告子不知義而外之，乃極信仁爲内，做得主張定處，至應物、因物、付物，更不煩安排，此與聖學只絲毫之間耳，故告子最近禪。以彊制其心斷告子，❶似未盡告子。若「助長」一節，乃是孟子推出暴氣之病，恐不是發告子病源。試思之：以先孟子不動心之人，而以彊制勝，恐不足爲孟子道，亦覺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兩言不相應也。長者教之！

答王敬所

洞中嘿坐，忽徐生齎手書諸集遠來惠問，啟讀之，獎借大殷而持謙彌下，即此見進進不已之機，所以興起不肖者深矣。感激感激！ 往劉生奉詩教至，鏗然雅音，日夕與士友誦之，竟以調高未能即和。比見徐生，始强爲之，可以知其懶慢拙陋矣。洞中坐閲炎涼，故吾無少長進。方切内懼，而來書亦以不息、自然往往有不湊合之憾，知非誑語。冗中與静處，爲力自有難易不同，宜執事之兢兢也。夫不息，其真體也。然而不能不息，非真體果亡也，其蕩而失之者多也。請以吾之經歷者爲執事言之。

吾嘗歸静以爲之主，冀其動而不括也。

❶「彊」，原誤作「疆」，今據四庫本改，下同。

然視則逐於景，聽則逐於聲，思則逐於事與物，而吾之静不復存矣。夫思與視聽既不可少，而逐與不逐，其機常存乎倏忽微眇之間。任之則成馳騖，執之則拂生理。於此調停，俾常若有存而不敢忘，久之至於無所存而自無不存，此吾之所自勉而猶未能也。執事其有合乎哉？若夫技能之精敏，嗜好之沉濃，罅隙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洩於漏巵，此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象山所謂「是非可以立辯」，尤爲扼吭語，在自察自決而已。

答周洞巖

相違幾十載，每見京國人來，輒稱兄縝密静重，雖未及面承學問宗旨，知已先得此心斂實處，竊謂可以自附於知己之後，固不在言説之同與異、背與合也。楊兄來自荆州，遠辱存念，惠以多儀，復手裁示新得與學問宗旨，惟恐不肖無所砥礪，或至背於致知、格物之訓，交游切磋，不聞此義久矣。獨學寡聞之人，得此何啻百朋之錫？領教領教！

憶幼時讀陽明公答整翁書，其中惻怛懇到能見之，至其疾首可哀處，殊未知所指，只以文字漫擬耳。若止以文字漫擬其口氣而斷論之，而未及深究其疾首可哀之誠，則安得不來整翁之辨斥，而且嚴爲之防範？自以爲大有功於聖門，不知當面失却良友，徒令後人生嘅，卒無補於生者之拳拳，以爲千古之憾，此非遠事難驗也。生何敢望陽明公之萬一？若耿耿一念，亦欲不負于陽明公所言，今亦不欲復爾嘵嘵以增口過，惟自勉進所知，俟他日相見執手，莫逆而笑，即是與兄千里合席者也。

生日衰矣，百念皆廢，日惟汲汲了此心，期如秋陽、江漢影響，即就木時得瞑目

足矣。兄德政所在有聞，願厚愛護以光斯道。洞中修竹古石，如對清嚴。

答馬鍾陽都憲

往承惠以口義，如面侍講論，諸篇皆有發明。至於未發之中，尤極有指證，非實用力向裏，斷不能以言句中肯綮也。夫未發之中，自不睹不聞中戒懼養成，到無不中時，即是致和，即是達道。此是千古列聖心心相傳正本，於此不同，便屬異端。然不睹不聞能自知之者鮮矣，知不睹不聞而能戒懼，斯又加鮮也。蓋謂之不睹不聞，是不容以形聲求；不容以形聲求，即不容以言句億卓爾。夫子雖善誘，不能使全體畢露於言中。故顏子仰鑽於高堅，必由博約而後見句間也。然則欲戒懼者，其將何所入乎？幸以實用力者示之。

與徐大巡

某無似，伉直迂疏，絶無寸長，古所謂臃腫鞅掌人也。獨以少時騰其言説，妄意古人之道，漫令虚聲動人耳目。罪廢以來，身居壠畝，漸知耻畏，自顧去古人益遠，不敢復有希望。而多病早衰，血氣羸憊，惟甘隱默了此一生，庶幾還造化耳。近日傳言執事誤采虚聲，過借美譽，上言于朝，以爲可備驅使。執事，耳目之司也。人以耳目轉相訛謬，執事固且信之，不知皆非其實。是某以言説誑人，人以耳目誑執事，執事將謂之何？某於是不獨自咎，又且慮執事不效所言，某之咎益不可解矣。雖然，古之報知己者，在於不辱所言，不期於所言之必效。牝牡驪黄之外，固馬之所以見信於九方歅者也。某之自量審矣，執事將謂之何？某素不工文，兼之衰病，筆硯久廢，學

記之作，懼至違命，未及請益，遽有僭言。比讀來書，駁難窮詰，如治獄然，辭證具存，是非畢露，當即更思易草以稱明教，夫復何言？然既承下問，有不敢不盡其愚者。

竊以心之精深神變，自孔子繫《易》，蓋已曲盡其體。鄙見所指無物有所，即無思無爲與艮止其所之意，所指歷萬變而不改其故，主宰乎動静以發其靈智而實無所發，即通天下之故而常寂然之意也。見此者謂之知見，然未能實有諸己，而稍涉於推測，即不可以言踐履也；履此者謂之踐履，然未能至於由己，而稍涉於矜持，即不可以言自得也。自得者研極乎精深而神變出焉，常止其所而靈智通於天下，非夫義襲與踐迹者可能正，以義襲與踐迹猶爲以己合彼者也。故踐履而不至於自得者多矣，未有能自得而不事夫踐履者也。執事以知見、踐履爲所由以得，是矣，然其次第固莫强也。苟既得之，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行著而習察。幽隱洞達，日見其光輝，非止於有知見而已也；小大兼該，日見其篤實，非止於能踐履而已也。是聖學之的，而明道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也。譬之入長安者，按圖計程，則知見之謂也；適途問津，則踐履之謂也；欒生興事，優游長安里第，則自得之謂也。長安遠矣，吾心之體與生俱賦，反而求之，内外兩忘，則本真未亡，頃刻立見，所謂欲之即至，以彼此譬之，固未切也。世儒嘗言由知見而踐履，由踐履而自得，此言似矣，而實未盡也。人之爲学，有起於知見者，自以了悟爲明，而忽於責實；有務爲踐履者，惟以躬行爲驗，而昧於辯幾。此二者，謂之非學，不可；謂爲聖學之的，則非也。明道有言：「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善成名。」白沙致虚，陽明致知，蓋無所因襲而求以自得，此皆有意於聖學，不屑於世儒

者也。不然，康齋踐履，密矣，白沙「鳶魚飛躍」之説，何自發耶？此千古之案斷也。某少時入此言説，迄今垂老，茫無指歸，故以平生所苦爲言。相輪對説，安能曲盡？微執事之駁詰，不自知其言之支離昧晦，而與道故相遠也。

來書末章拳拳以身心安着爲快，且求明以自照，切問近思，今世君子罕及者也。某非其人，何以爲報？敢即前問終之。夫心之靈智，無微不照，譬之於鑑，無形能遁。所患者，日放逸而不自斂聚，以至散失本靈，淆亂真智，光遏佚而慮昏雜，猶塵垢蒙蝕，無能別妍媸矣。寂然者，心之所以通於天下之本，心常有止，則歸寂之功也。今執事臺務旁午，宜不暇有静境矣。然即旁午之中，吾御之者，亦有摇於轇轕紛紜而爲事物所勝者乎？此即憧憧之思也；亦有主於從容閑雅而在事物之上者乎？此即寂然之漸也。由憧憧而應之，必或至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即能寂與不能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静無動，皆由從容閒雅，進而至於澄然無事，而略未嘗有厭事之念，即此乃身心安着處。安着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細微，久而成熟，即謂自得。此非某之杜譔也，明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從容閒雅，又若未嘗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蓋爲學之彀率也。

不善隱括，輒爾煩冗，惟更指其瑕疵，俾得繼請。何幸何幸！

答何吉陽都憲

伏承遣使惠以試録賦册，教養兼備，感何可言？ 夫「默識本體」一言，乃學者希聖切要處。未有學射而不知的者，生雖至愚，固未嘗懵然於此。所欲請者，正以録中諸語稍不一耳。據來書有云：「既謂之默，則非思慮意見可及，默識之外，豈復有工夫哉？」而録中亦曰「即其主宰，察其流行。取之於澄汰廓清之餘，立之於齋莊凝聚之地，游之乎平常易直之中。日用之間，若有見夫生生之機，不假人力，不分時境」云云。此其工夫，可謂密矣。已而曰：「默識雖非工夫所能爲，而要其所由致，未有出於工夫之外者，是以默識爲工夫之極致。」其前又似别有所謂工夫，而工夫爲最粗者矣。此與前語，一乎？ 二乎？ 將所謂「即主宰而察流行」，果非初學可及乎？ 聖賢誘人入門，要當平實簡易，使人易從，不應遽限以高遠若此也。

嘗觀明道有「學者須先識仁體」一章而心契焉。來書所云「默識本體」，得無似乎？ 其後有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至言存之之道，不越乎「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且加一語曰「未嘗致纖毫之力」，不猶所云「不假人力」矣乎？ 然彼所指「仁體」者，但渾然與物同體而已。至其真見其爲同體，既非可以言傳，明道亦不復更下一語，則真有得於仁體者也。夫守是而存之，人人可以勉進，至日久則可奪舊習，是其進爲次序，中人以下皆不至於苦難也。吾人有血氣智慮之運，自不能遽與道合，非假存習，斷無頓悟超入之理。此處辨之不審，則信其生之本直，而遺分殊從兹始矣。射之於的也，必先見而後中，至於中，則見有不足言者。學者之於道也，亦如是。

學至於離見，則必身與道一，此未易及也。生也愚下，[1]實無以幾之。今幸聞默識之教，即主宰而察流行，可守是而存之矣。而録中之語尚未歸一，生是以不盡釋然，而復敢有請，惟執事不吝教之。

賦册減過江過湖諸色銀，遂省四萬有餘之費，歲歲不改，爲利如何？至於起運存留，各有增益，不煩加賦而用自足，此又變通之微權，非執事用心之細，其孰能與於此？生處田里頗久，於賦役等項頗嘗留意，忽爾得此，欣幸若狂。獨於往日劑量，各縣科則尚懷私議。來使赴命倉卒，未及致詳。遇執事愛民如此，而不吐積慮，是亟失時者也。隨當條列以上。敝邑減丁出於東厓虞公，九縣通行繳册，有先後總會文册不載者，或本府之闕失，非敝邑之罪也。謹抄白全案，用備清覽。伏惟垂慈豁除，敝邑幸甚！

答劉汝周

前在舟中，因人贈晦菴文抄，仔細查勘一過，覺此公所論與程明道所指，只在毫髮間，非迥然别白者也。自陽明公破除「即事窮理」一段，學者多至率意任情以爲良知，而於仔細曲盡處略不照管，不知心感事而爲物感之之中，須委曲盡道，乃是格物。理固在心，亦即在事，事不外心，理不外事，無二致也。近時執「心即理」一句，于事上全不委曲，既非所以致知，却與「在格物」一句正相反。但後儒指理爲格式見套，稍涉拘泥支離。若知事無内外，心無内外，理無内外，即格式見套，又皆在乎中，非全格去舊物乃爲精微也。

[1]「生也愚下」，蘇本作「生弱且暗」。

與蕭雲皐

與兄相處，爲歲甚深，而兄之相信，歲深一歲，誠愧無以爲兄先以馳驟於千里一日。而近者執禮益下，欲有所尊，以爲己約束之資，如游、夏彊曾子事有若者。以兄謙抑若此，固不患於無師資，獨不肖謬以身當其禮，又若祭祀之尸。然謂之曰「請自隗始」則可，若欲即真，則當撤皐比而聽易矣。雖然，恨不肖非其人耳，如真有益於兄，而兄能以身下之，將不爲末俗自賢與自暴者之勸與？不肖於此，又重以自責也。

夫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筭，則微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況得以言相度哉？兄資本謹實，可以坐進此道。惟覺嚴謹中或傷於畏怯，而無奮迅必往之志；篤實中或傷於拘滯，而無撇脱不累之操。此二病，不肖所素嘗者，故向兄言之。然時皆往矣，舍今不圖，後難收效。言之至此，不覺内悲。千古一遇，至寶輕捐，非夫也。

見荆川兄，眼當自别，意當自别。風便，幸有以益我。若以虛禮相拘而忘切磋，是相率而爲僞者也。非所望於兄也。

寄雙江公

邑使來，重得手翰别紙，指示極中近時肯綮，嚴絶而過懲之不爲非學。即其拒人者堅，則所以自守者不得不密。譬之遇盜，與之敵則當爲備，從而附和，則決藩破垣，不患窺伺我矣。此亦自辨處也。不肖所以泄泄致尊慮者，止不能爲辭色耳，然當時亦

有說。

凡古之以一藝稱雄長者，莫不各有自得處，能虛心取之，皆足以爲觀法之助。故有持異説與我迴不類者，則亦詳察以求其故，而不敢遽有忿心以來扞格之勢。比其一無足取，然後從而棄之。而或病有所在，亦將按其症而嚴爲之治，使彼無未盡之情，而吾有難勝之實。以爲此乃成己成物之用，實則闇於聽言而緩於處事，其性行固然也。卒其性行而往，使卒無足取而又貽之害，則從而禁之驅之，亦自有不容已矣。朋友之弊，誠無自解，大要存乎其人。如學求益，則相觀更速，不必不會。如不知學，則會誠爲蠹，如來諭云云。爲今之計，非必以不會矯會之弊，求爲益我者耳。所謂棄之禁之驅之，自不妨與於其中，猶畢公保釐東郊，旌別淑慝，乃爲善也。長者謂如何？

師泉兄處，此五日適弔七泉，不及奉柬。所言誠有過當，但其指歸，謂吾輩不能於胚胎上轉移，縱饒進退，皆屬浮漫。又謂於獨知微處當刻骨痛改，不容放過。此却是當今第一着良策，未可指爲奇論，不復掛意。此兄素持玄虛，即今肯向裏着己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言之異同，不妨姑置之，庶吾之取益方無間隔也。如何？

答唐一菴

青原浪別，未盡請益。曾以書札往來，終不若對面爲切，忽書惠遠來，剖析分曉，直指機竅，又與青原對面不殊，何幸！

收斂精神，乃不肖自試驗語，或未可取必於人人，常覺聖賢工夫，合當如此。《易》言「洗心」，非爲有染着；《易》言「藏密」，非爲有滲漏。除却洗心、藏密，更無工夫。十分發揮，乃是十分緊固，此方是堯舜兢業過一生處。而以工夫爲作弄藥，以提掇爲隳

怠藥，雖有時則然，却恐視此指歸，或不同也。即令病痛盡去，精神盡復，自有真消真息，亦容不得分毫走透，無走透始是真收斂。不肖去此尚遠，但覺吾人皆屬散漫馳逐度日，不向此作主宰，更無下手矣。幸明教之。

佳刻入手，如貧人驟見珍寶，怵目驚心，瞻視不定，安敢便斷成色？俟稍領畧，必有以復，若置口篇端，非其任也。

與劉敬庭

去冬奉違，擬今春必在首選，顧爾稍抑，豈有待耶？得失一念，極難排遣，若絲毫不掛，便一生更無欠事。若一不斷，平生不了念即此在矣。然爲其事無其功，又非古人所取。還本分不動別念，此尤至難，吾兄當進於是矣。

答歐陽文朝

此學乃終身事，不是一時講論便可了手，兼關涉世道甚大。若只一身一口計，即稍稍近實人，似亦難得。在賢聖殊不是之貴者，蓋於道無與也。執事此行，可謂鄭重，愧不肖不足以相副耳。

來書「平平照過」與「用意照管」兩種，分析已自明白。此間却須自體驗，其稱量輕重，全非言語可及。放亦不得，不放亦不得；照亦不得，不照亦不得。此却在自家幹當處斟酌，務求一的當穩實處。既不屬曠蕩，又不費看守，不論閑忙，咸可倚靠，又可耐久，始是當處。若倚靠不久，便當改步，所謂初學難與成德者並論，此言極有次第。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既至室中，户猶在外，幸勿欲速責効，便非實心向裡人也。有此工夫，即怒色、名利、毁譽、失得、病死，自

覺漸輕，不甚受虧，爲吾有安頓此身處。即未盡純，慎勿因之致疑，自生皇惑。至於「學一而已矣」一段，却是虛見冒承，吾人於安頓此身處尚未定貼，或照或放，試驗不的，何得有一處可言乎？隨動隨靜，自加體驗，此眼前至一之要也。

任意謾答，不識可采與否？惟嗣是再示，以啟其未知，幸幸！

與謝維世

書來，具見静中意思。凡人能向静中模索，便漸有向裏爲己處，此心漸漸可自見。動息之機如此，却日用間隨分應事，致吾良知，方於良知不浪指，不馳逐，不甚錯過。若一向憑知解所及便謂良知，一時此心不泯，或可指摘機括，摇盪氣血，奔騰慣習，日間盡屬妄中走透，安得尚有良知作主耶？

近來屏謝雜務，木榻上嘿嘿回視，往日多少過惡，可悔可恨，幾番流汗浹背。此生幸未就木，當兢兢度日，務不負此心。木榻當以歲年爲期，斷不狥人言，容易放手。吾弟既已知此路徑，幸益自勉，勿盡靠人言。到得時時有歸宿，自家脚根立得定，從容説捄人不妨也。

「無所存而自不忘」一句，説得大早，此最是毒藥。諸君一向用此爲妙劑，如何自求不得，不見超身，何也？「執之則生機拂」一句甚是，但容易爲人開手，且喫苦過甚無妨，操則存，舍則亡，孔子亦且云云，操豈可已乎？愈操愈熟，斷不成便放開手，千古未有開手聖人。「懸崖撒手」是莊子有此言，吾儒方妄引以自解，不知莊子所指何也？今有人到懸崖上撒手者否乎？何獨在平時説撒手事，惟有時時收斂，務求不負此良知，庶幾朴實頭不落陷穽耳。

與友人

雲南與江西鄉音遠不相同，而所指物件則同。若盡各執鄉音尋物件，終不可得也。來諭所指誠是，第又於鄉音一一求同，似費口舌，且不足以示後。後之人却皆執鄉音者也。性、心、意、情，在佛家分析則然，吾儒立言與佛迥別。《虞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心言意不言性情，《孟子》言心言性，又且即情以驗性，如此者不一而足。即爲吾儒解此種語言，亦當隨其旨意爲説。必欲膠於一言，便自《虞書》不通矣。善乎來諭有言：「知至。❶誠、正之外，非別有格；心意□之外，❷非別有物；天性之外，非別有知。格、致、誠、正是一時事。」所謂不落言詮，故能出此言也。如此則性、心、意、情，亦只一物中有此分辨。古人言性言心言情言意，亦只指此一物，各有所主。必主一言，則孔子「性相近」與孟子「情可爲善」之説，又當別解，非其立言本意矣。

與雙江公

今歲幸得閉户，稍與往時馳逐應酬景象不同。龍溪之學，久知其詳，不俟今日。然其謂工夫，又却是無工夫可用，故謂之「以良知致良知」，如道家先天制後天之意。其説實出陽明公口授，大抵本之佛氏，七月霖雨中翻《傳燈》諸書，其旨洞然，故有前問。直是與吾儒「兢兢業業，必有事」一段絶不相蒙，分明二人屬兩家風氣，今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持此應世，安得不至蕩肆乎？近集程子論佛氏諸説，略爲申綴了，

❶「知至」上，當有省文。案明趙台鼎《脉望》卷六載，此當爲明儒李中溪之説，此處原文作「性復即是知至」。

❷「□」，蘇本作「識」，四庫本作「誠」。

尚未脱稿。但明道于佛氏近裡處不欲與之理會，故只提其大約，使佛氏聞之，恐未必便歸降也。

閉户以歲年計，無由面請，不任馳嚮寇警，未嘗非福。前者餘黨百餘，歷許多郡邑，如入無人之境。險隘無如貴邑，乃不能執一人，可恨也。至敝邑以上皆遺饋，又可笑。及今官府正當爲備，須教人習射，多市弓矢，立射師，以一教十，十教百，一城得數百射士，賊敢縱横耶？此古人成法，無一人肯行者，不知何也？人便幸向郡中言之，竊計餘黨知此地空虚，必有突如來如之舉，麻沙之禍，不可不戒。

與謝高泉

往年連承指示學脉，亹亹數百言，傾吐肺腑，受益不可言。僕半生謬妄，靡有所得，數年反身，不任慚負，方以言爲戒。辱執事之提撕，敢不敬聽，敢增呶呶乎？來書迫之使言，誠無以應，嘗憶往年喜書象山「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毋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言時候」一段，龍溪在旁，輒欲更書它語，心頗疑之。每觀六經言學，必先兢業戒懼，乃知「必有事焉」，自是孔門家法。佛氏所謂「當下具足，一得永得」，斷不可同。傷於虎者，言過于懦怯。惟執事更有以教之。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四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書❶

答蔣道林

往承惠書，論《大學》之旨，并《孟子講義》，縷縷數千百言，極感提誨。當時讀之至三，理極明暢。第於言下未有灑然快心處，以是未敢率意奉答。

未幾入深山静僻，絶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静時，❷恍然覺吾此心虛寂無物，❸貫通無窮，❹如氣之行空，❺無有止極，如魚之遊水，無有間隔。無内外可指，無動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❻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

❶「書」，原無，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❷「静」，原誤作「盡」，今據蘇本改。
❸「虛寂」，蘇本作「中虛」。
❹「貫」，蘇本作「旁」。
❺「如氣」至下「遊水」，蘇本作「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
❻「質」，原誤作「資」，今據蘇本改。

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虚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内外動静而一之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也者，與之爲一體故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盡己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東南西北之四海，與千萬世之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者，即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非自任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天下之饑溺，由己饑溺之也。孔孟之皇皇，豈孔孟之得已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蓋已未見其人，況於學絶道喪之後哉！是故自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爲學，若二氏者，有見於己，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于掃除防撿之勤，而迷謬於體統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其視夫子禮義與信之云，終莫知其爲

何説也。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也哉！

自是而後，回視向之書册所載，有若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趨，又若未嘗必以聖人爲可學。蓋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持以語之人，人第應曰：此萬物一體之舊説，未有省也。歸而復取執事數千百言反復觀之，而後知良工苦心，不覺有默契者。凡予之所欲言，固已盡於執事；而執事之所未言者，又若有待於予。獨不解向之未快於心者果何爲？今之有契於心者復何自也？以執事之懇到，與予之向慕有年矣，然猶參差若此，彼一時議論之異同，一言意氣之賞許，又烏足稱爲離合哉？

今夫《大學》言學之大，將以别於異端，則明德、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虚寂而又能貫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静、安、慮，復其虚寂而能貫通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也。格物以致知，知止矣。通天下與吾爲一物，莫非物也，而身爲本，有身則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而修身爲始，身修則齊、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一，萬事畢，執事所謂覰破此物是也。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是故知所先後，真知也，所謂識仁，所謂明善，所謂知性是也。致知而不於格物，則不足以開物成務，此聖學與二氏端緒同異所由辯也。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功也。白沙所謂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當理會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者，要皆於格物盡之，非必覰破時一

齊便了，❶只須守之而已。此執事之所未言者，今果以爲如何哉？如有異同，即姑舍是。

所恨年來衰病日侵，禍變繼作，將來日月幾何，不知能了此事否？

與羅近溪

楚中之疾，起於再生，遠辱寓惠，至再至三，執事可謂過於愛矣。聞與廬山、穎泉諸君朝夕切磋，斯道何幸？古人有言：話説如扶醉漢，扶一邊，倒一邊。小主倚説話自過自改，漸入嚴密，此不肖尋收束處，然叢過固未能寡也。兄當異是矣。

寄唐荆川

王生行，聞榮擢報，未甚的，其後往來者能言過家與蒞鎮之期，幸慰幸慰！

淮揚一帶，連歲師旅饑饉，極難整頓。兄適承其敝，當用力百倍，視師時勞瘁役役，蓋可想見，精力可能勝否？惟願節縮自愛，寬容待人，使人人可親，皆得進言，便是兄得力處也。古人作用，誠難盡同，外間藉藉，若於兄有畏心，似所謂夏日之喻者，豈彼自覺形穢，又爲先聲所讋耶？抑亦納汙藏疾，或未廣也？在兄自處，可謂出於形跡之外，極爲脱畧，即與士卒同甘苦者，亦不是過。視弟之拘碍，何啻萬萬，猶不能使人相忘，何也？弟既不得以身相許，有所聞不敢不盡。此爲士卒言，不盡爲郡邑言也。

別來衰症日見，冬盡自閉一室，應酬盡絶兩月餘，事可斷，念尚不斷。夫念念俱空，與念念不漏，總是一語。弟在此一念不

❶「要皆於格物盡之非」，蘇本作「正所以格物而不使間隔」。

空，與兄在官一念有漏，總是同科。但兄處其勞，弟處其逸，只此稍分便宜與否。然一榻之上，未嘗不與兄相對也。因念不空，血氣竟難料理，今只默默待之耳。虛負狂心，奈何奈何！

外抄稿一紙，乃弟實心招伏，兄千萬相體。象山所謂「一錢單客」，自合如此。萬一血氣可回，兄或脱離苦海，尚得相從武夷山中了此夙約。不然，終身作贅物矣。諸不盡言。

答萬曰忠

來書所述，皆屬經營，其所指，大要近之，然此只知見耳。凡聰明者善推求，推求則得之易，而亦易變幻，故其弊也曠；篤實者喜持守，持守則奪之難，而亦難通達，故其弊也拘。夫知見既得之以推求矣。倏忽轉移之間，萬感交錯，孰爲反觀，氣機相乘，習根起於隱伏，即與向時知見了不干涉，又孰能即爲別白，使之炯然内瑩，絲毫不令少雜哉？故知見透徹即是明善，不透徹即是支離見解，如所謂弄精魂者，猶是作用之謬，非吾人知見可擬。此處如澄濁水相似，直須久久調習；又如生駒入銜轡，其始不能不煩鞭策之勞，未可遽以知見所到，便謂足力可幾也。曰忠思之以爲然否？

往年孤寂中得曰忠來，真如空谷之音，終日方資益不暇，雖或有欲語者，亦不忍發。今吾與曰忠相會既不數數，曰忠相倚，更復何人？於此不吐肝膈，不特負曰忠，且自負此心矣。曰忠幸聽之。

曰忠高才博識，卓立而多能，視拙訥者若不在目，曰忠自視亦嘗以爲病否乎？或猶有未覺乎？夫論才智技能高下，則誠有高下也；至於心源，一切皆所不容。昨見曰忠文字，論「蕩蕩難名」處，有曰「若無一善

可名，若無一能可狀」，曰忠自視去此何如哉？倘未盡然，則前之知見以爲愈微愈凝，以爲不測，以爲非二，以爲本末終始者，皆足以增其高睨玄論，未知與古人質實澹泊，視天下一能勝予者，果如何也？

凡人莫不各有習根，區區之習多在柔弱依違，不自振飭，視曰忠爲不及。今歲靜坐以來，平生缺失，不待檢點，明若觀火，真有不欲久生之憤。但得此心淨潔，便可瞑目，不復他求。若曰忠一日千里之勢，道路頗長，明年一別，更不知相會有期否？故相望尤切。曰忠讀之，還以數字相報。明春暇日，能一來指我膏肓，未必非荊川所望於吾輩以爲瞑目者也。曰忠念之。

答李中溪

承示心性四圖并諸說，分別心、意、情與性，識與知，皆極精密，讀之一一皆無逆於心，非執事脱去儒家言語見解，斷未易至此，受益受惠多矣。

《詩》有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已明言示人，第人不自覺察，爲陳言所蔽，汩没以終身耳。僕自己酉以後，幸亦稍覺以爲知識之與良知，感中有寂，與隨物流轉，皆似是而非，漫有所論。世之談學者聞之，謂與良知之說不類，頗費詞說，今已不復向人開口。惟從此自尋路徑，要之如執事所謂「悟之一字不同」，宜其嘵嘵不自覺也。惟「飲宋儒之毒」一句，斷盡訓詁人，更復何說？

雖然，僕亦竊有請焉。悟之一字，似亦當辨。有因言而悟者，有不因言而悟者。不因言而悟，真悟也，上也。因言而悟者，亦當辨：前人有此言，吾體驗得之，適與契合，此亦真悟，即謂之不因言而悟可也；有因前人有此言，思惟反觀而後悟，此雖自我

得之，却不免因言而起，其次也；有因人解説前人之言，從而持行，漸漸後悟，若無此言，便無此悟，是又其次矣。悟有不同，則見性亦有不同；見性不同，則立言亦有不同；立言不同，則入道亦有不同。彼真悟者，横説豎説，無有不可，即衆人之言，便可上達，所謂言近指遠，不落言詮者也；因言而悟者，舍此言便無所託，必守一説，尋一路，雖未嘗非學，去聖域亦遠矣。執事所言，其無所因乎？抑亦有所從入而後悟乎？有所從入而言詮不除，恐於本性尚未能了無一物如不識不知之云，是猶有可進而求也。

末後「擽棄家緣」一着，只可作比擬看，若即真，又是佛家作用。儒、仙、佛三家自有不同，知其不同，又不疑其所同，夫是謂之真悟。此「不惑」二字，夫子所以待四十也。僕無所悟，不獨道與爲然。辱不鄙下問，不敢不盡其愚。風便，更教之。

答鄒西渠

承手諭，累數百言，惟恐迷鄙昧，不憚啟發。中間指良知爲明明德之實地，與古人明明德於天下之願欲真種，而因推寂感一體兼致，極其周悉，皆一一深契于心，不見可疑。感激垂念，何可云喻？非執事真能明明德於不肖，宜不至是也。敬謝敬謝！

生往歲聞人談，大約宗旨亦不異此，悠悠歲年，於自身絶不相干，即着實下工夫，猶不免依言修爲，未是親下手種。去冬天啟其衷，一切應酧盡從謝絶，更不從聞言中討生活，却向裏尋求，得寸守寸，近雖影響有少路徑，尚未能拈掇以請。俟日用相應，不復多滲，方期請質左右，且相報也。

答曾月塘

吾兄能於平風静波中識得風波，此方有入處。詳來諭，凡應酬未盡是良知本然條理，故於精神足時大涉周旋，似有所加，到困憊後便生厭心，似有所損，此已説到良知本然條理不可加不可損處，但須於尋常言動處識得此條理，方時時有辨别。又須於尋常中調習得熟，方處處有工夫，豈特遇人有厭心爲有加損，即閒中快活處亦皆有之，須着得工夫，方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不然，見人生厭心，無人生快活心，總是心隨境轉，不是境隨心轉也。事上磨煉正謂如此，此是格物。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生近日盡絶應酧，又是隨病立方。譬之飲食，隨物可以養生。若身有疾，便素食亦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是養生。故精神如常，即應酧是格物；精神當養，即少事是格物。此是一事，不是兩事。執定一説，教人不得；執定一説，自學不得。要之有益是真工夫也。

與王塘南

執事往日見教，以常知爲主，便自照察不遺。又謂此知炯炯，即死亦終有安頓處，近時當亦精明矣。生絶外許時，不似舊散漫大甚。只覺寧息處，非可以人力爲；即精明處，亦不可以人力爲。不可以人力爲，而後工夫至密而可久。不識執事證之爲如何也？言不盡意，惟逆志而教之。

與詹毅齋

每讀白沙翁詩有言：「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西就館時。」適與心契。蓋僕未嘗忘仙居寺，則當時諸兄亦未嘗不往來于懷，忽忽老至，感念今昔，誰能已於悲乎？

李子爲郵，時領教札，又如對面語，第未見顔色耳。

《中庸説》首尾貫徹，受益不細，惟獨知、惡幾與慎獨工夫微有未合。謂良知與物無對，故謂之獨，誠是也。獨知之明，良知固不泯矣。卜度擬議，果皆良知矣乎？《中庸》言「獨」，而注增「獨知」字，言良知者因喜附之，或非子思意也。來諭謂「獨」指天命之性言，得之矣。「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微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而後人以念頭初動當之，遠矣。知此則幾前爲二氏，幾後爲五伯，而研幾者爲動静不偏。來諭似皆未盡。周子「幾善惡」之言，言惟幾故别善惡，能知幾，非一念之善可能盡。故曰：幾之先見，❶蓋至善也。常以至善爲主，是天命自主；常能慎獨，常依中庸，常服膺此一善，是謂先幾。如是而有失有過，其復而改方不甚遠。若使兩物對待，去彼就此，此豈所謂齋明，豈所謂擇善固執者乎？此宋儒傳述失宗云然。象山先立乎大，固不若是勞擾補湊也。且當物欲意見之壅障，即時消改，以之言事之大者可矣；一言一動頃刻倏忽之間，其何以自謀乎？

來諭精研審察，各依天則而行之，已得端緒。但濬源與導流，未可並論。集義、義襲，孟子所以不憚煩而諄諄也。兄謂如何？❷

與泉口果齋侄

余自冬至後即屏坐一室，❸更不見諸賓

❶「幾」，蘇本作「吉」。
❷「兄謂如何」，原脱，今據胡本補。
❸「余」，蘇本作「生」。

客，亦欲收拾精神，了自家一心。即今不出户者三月餘，❶尚未有所得，只覺見過分明，一切淡薄得下，到終時不至抱歉足矣。來諭「静坐乃工夫至密處」，此延平傳授正宗，孟浪一生，未有湊泊。奈何奈何！

與鄭大巡

生妄意問學，垂老靡有所成，而多病早衰，深負夙志。今惟有嘿坐一室，收拾馳騖，惟念求作淳朴野夫，復還造化，庶幾不枉此生，他非敢聞也。

手諭所指，自是質實向裡，乃古人「議論未形，事實先著」之教，得之豈任忻領。執事方以風采動□朝，著功業，壯社稷，即此植立，世道所賴不小。若鄙人僅如前之所云是求，寡一己之過猶恐未能，烏望有益鄉里哉？因之反覆沉思，重有省也。

與淩洋山

蕭麗水使來致手書，多惠，愧感交集。執事聞僕閉關，若有疑於外道者，殊不然也。往年汎濫於各家，深奇老氏之玄，以爲握陰陽之樞紐，可奪造化。反覆參同，究其指歸，而辭隱義微，旁解雜見，不能懸憶，方外庸鄙，口傳尤謬，遂不復留意。二年室中嘿坐，將收拾散亡，專精息念，以庶幾良知明瑩，了數十年心願。然知過雖稍密，欲得一切堅定，尚是遠在，此當以年歲期也。

夫玄學近亦有能言矣，易簡且見効者，大約須絶家室，去應酹，枯槁深山，然後可成；及其成也，又須密意保養，不令涉事，纔勞頓便散失，惟與木石爲伍則可。此聖賢所以不屑爲，决非用世者所得兼也。只自

❶「出户」，蘇本作「履地」。

私二字，斷得此輩盡絶。聖賢之道，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致命遂志，殺身成仁，寧作此等見識耶？執事高朗者，可以一言而悟矣。

若愈病却老山中，閒人有當知者，俱俟執事懸車後言之，今徒支攪人心耳。辱知愛無以報，言絶不隱，❶惟亮之教之。

與劉仁山

前奉答來問，不記始末知止，止處該括動静，總攝内外，此止即萬物各得其所。若見物方絜，果屬支離。止則無倚，與物同體，便自能絜。今世與物應酧，漠不相關，固不足以語此；有持萬物一體之説者，則又牽己從之，終日沉綿於世情，依阿附會，以爲同體。不知本體淪喪，更不返顧，更無收攝安頓處，纔拈静定字面，即若傷我。不知無一物，方能物物；吾心已化於物，安能運物哉！此處絲毫倒一邊不得。若真識得，即無一物亦是，物各付物亦是，更不須回護牽合然後爲完全也。正甫所謂「絜矩未嘗外止」，最是最是！蓋矩即是止，原無彼此。於鄙説原無未脗，執事豈尚異視之耶？

近因寇亂，移家入郡，身獨留松原，終夜念吾人遭毒，惻然不能安枕。有述盜之焚戮者，此心刺刺如割，始知聖學只是完全此念，吾輩講學只是保守此念，除此更無工夫可用，更無功業可求。吾輩讀書，原爲此事。今世吾人不得其所，只因此事不明，學非其學，故身廢不用。便當誘掖後進，發明此意，畢此心事。所謂其君用之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千古聖賢扶植世教，不外於此。欲用世顯功業，與吾人求太平，舍

❶「言」上，蘇本有「故」字。

講學更無措手處。一切才智力量，舍講學更充拓不成。千蹊萬徑，相併一路，一生儘幹當不了，何暇東馳西逐也？執事聞之，亦慨然否？風便，以數字商量。

尊眷幼郎之訃，聞者色變。傷虎之人也，當之者奈何？往遭妻喪，以未得面訣，又屢見尼，不之聽，已而悔之，故哭之慟。五十之世經此，頗成内損，鬢白齒落之早，有以也。不善處變，又安用學？願執事以吾爲戒。

正月如白下，可期一面否？閩、廣盜充斥吉境，敝邑東南俱嘗其毒，寒鄉幸隔一水，鄉人相率守河，曾有可恃，第緣此士友相尋無虚日，亦不相拒，比前僅不踰户而已。然善後之策，尚屬茫然。天早悔禍，或可紓眉，他未敢知也。

遠書專使，何以相報？惟順變受之命，怡然中心散釋，毋滑天和，千里之贈。

與松峰宗室

來刻精研，慚莫窺際，安能置喙少助切磋？高唫探佛氏密論，究竟無始，啟發良多。至於「靈臺聖基」一句，是又得吾聖賢宗旨，外道有不足羡者。魯齋有言：「萬般補養皆虚僞，惟有操存是要規。」其是之謂乎？到此乃知聖賢之道至大而不局於一偏，如大明中天，不藉爝火之光。乃知萬世立教在此而不在彼者，有以也。高明以爲何如？閒中亦漫有所書，附上請益，亦惟教之。

與胡正甫

《大學》工夫，始於致知、格物，然皆爲絜矩。絜矩是明明德天下實事，第絲毫此間尺寸不真，便絜矩不得。縱云與物一體，終然向外馳逐，未是聖賢有天下不與法度。

此處倒一邊不得。學脉從來非一句便盡得，要人承領如何耳。故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空，此與胼手胝足非是兩事。執事謂此如何？若自家未是絲毫不染，一切學脉皆拈不起也。風便，示一言果證之。❶

與陳子爲

前孔氏人去，曾順致一書，兹復附此。所云「增修德義，以厭人心」，足見勉勵邁進，誠有意於古人之事。區區近來衰病，絶應酧一切雜務，終日讀書，與古之聖賢爲偶，何等高爽。以此例執事，想見静中快樂也。

今人篤行甚難，風俗日見汙下。貴地近海濱，尚有淳龐意味。執事能樸厚誠實，躬行力學，内而事親無違顔，外而交友無違心，「言信事敬，後輩可視以爲法。所謂「是亦爲政」」，豈必有名位，然後稱得志哉！願執事終身成之。區區亦不敢不自振飭，無負知舊相期，共成千古美業。千里神交，亦庶幾可瞑矣。

執事閒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道，初爲何故？是爲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是爲他人屬望，不容放恣，須如此乎？此處若見得分曉，即過於讀萬卷書。却從自心自性上磨研真意所在，朝暮温繹，使此處時時了心，時時滿意，時時不敢放恣，便是千古真正美業。區區有志未就，執事能爲前驅，區區敢不畢力從事。

答周訥溪

「閒中安樂境界，有如唐虞洙泗，非有福德者，不得居此，何羨於天宫？」聞來書形容語，誠令人興亹亹動，雖不相似，却誠慕之。自交秋經寇亂，念生民慘酷廹脅，身

❶「果證」，蘇本作「證果」。

如負芒。今得蹔息，其境界追別，❶乃知兄所言者，日日相遇，第患人不肯受用耳。澄湛渾全，發於喜怒哀樂，一以貫之，坦然無復起止。此其境界，兄已一口道盡，何暇想像鄙人耶？人之觀狻猊者，不若畫者之爲工，幸不見兄，故浪得兄長思耳。問之朝言，想當減去大半省勞念，如何？朝言遠來，更爲空負，文既無以慰其思，而學又無以助其益。雖然，安知不以懲創爲激發也？

時事未忍更述，相語有知，「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不親罹此境，斷不能作此語，亦不能聞此語而酸臭刺心。鍾離詩云：「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即是求之，庶幾日望恢復，可以自解。

與萬曰忠

此心本自生生，萬物皆備，却禁發散不得。精神纔不斂束，容易走透，便於生生處繼續不來。故拙訥遲鈍，資與道近；穎敏才辨，往往幾淺而氣浮。此區區已患之疢，至今未盡歸根，蓋坐是也。然幸於拙處一則受病，一則尚存本質，故終不以爲悔恨。曰忠所患不幸與區區類，而穎敏才辨過之，區區固所不及。其超悟邁往，探玄極深，他年所造，誠不可量。只因此靈氣發散，未有渾朴純固，與世不相通處，此中受病，又非他人所可指陳者，在曰忠自察、自見，自悟、自改。蓋凡於道理看得圓活，事體照得周匝，利害辨得分曉，情僞覺得微細，便是得力，亦便是受虧。知識漸開，如水出竇，開竇雖小，將來滲漉，終難阻塞。年益長，知益廣，受虧益大，而今更無別法收拾。於世情漸刊落，安身漸有地步。時時不昧此良

❶「追」，疑當作「迴」。

知，如馬被銜轡束縛，即容易脫畧不得矣。曰忠此去必達，達則歸來難期。此是終身經歷仕途要緊處，不獨一二年中事也。曰忠聞之，不見迂否？

區區近獨留鄉，親友相亮皆少往來，兩月間如處深山無人境，晨起宴眠，頗覺無事。因悟已往之病，日間此心自有主宰，不走透，恍然足樂。往往思與曰忠面對時，翻不得共此景象。閒中輒復布此，致切磋之意，曰忠亦當思有以報我，毋以其衰弱不足與共事也。

答雙江公

周子曰：「幾者動之微。」此千聖之命脉，至此始盡露其旨。無二，幾也；萬動俱微，是謂知幾；稍涉於動，便是失幾。兢兢業業，喫緊在此。此幾謂之爲一，亦可；謂之爲萬，亦可。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佛家已識此件。若訓爲萬務，不見執中的意思，在衆人視之爲萬務，在聖人視之爲萬幾，微與不微所由辨也。六經指工夫有要緊處，至於提掇語，却又無二，無有精粗，除却執中，更無兢業。以兢業與行所無事作二義看，似尚可論。來諭謂兢業蓋有所在，不知更何在也？

與劉靜之

學者談道，譬人問途。途之次第指歸，一言可盡；若經歷，終年不能徧也。志意定，即無適越北轅之患，此却須早決。只以平日聞之庭訓者實踐不違，區區不過督促耳。

與曾于健

維揚書中不忘檢點，慰慰。區區近來因閒靜少事，覺此心稍穩貼，無甚存亡之

異。此等景象，尋常當俱有之，只爲自家主意不定，奪之者衆，以趨向攻取，容易從散漫中蕩却，以此不成片段耳。風波中更要加意，如把舵然，安流與臨險，手勢亦當別論，自求方便可也。

與周洞岩

病卧榻上，辱執事枉唔，未得盡領教旨。是後即有均里之役，紛紛至今，即此頗知以煉吾心，始知心定處無動静二境之别，因之更有尋向。會龍溪自懷玉來，與信宿頗相印證，不以爲遠，從此可以安身矣。執事昔時曾以「攖」之一字相贈，比見捷報，爲之哂曰：「禍福有定，吾輩何庸心哉？」乃知孔門「受命」二字，無攖無不攖也。冗中裁布，不盡欲言。風便，幸教我。

與劉少衡

吾輩既知以學自命，凡處人世，固當直心直意，不容復有遮蔽。至處知己，尤當盡忘形迹，不容復嫌忌。然於當言當嘿，自有天則，亦不由人加減分毫。不惟區區不能自必於心，即執事亦不能取必於我，此正所謂分殊處。此處容易忽過，便不是精義，終當致悔致吝，學之不容已如此。一以慎於出語爲戒，一以樂於聽言爲心，彼此所處之地不同，而心無不同，分之不得不殊又如此。今世盡從抹撒，似大直致，無有義可精矣。如何如何？出處之際，豈不鑒執事之懇切哉？言之詳者，解其憂之深也。

敬所遭論，士人多爲嗟惜，臨事力量，未見有過之者。第此心或未盡朴拙，若遽捐棄，如美才何？久聞考察辨核，頗得致力，甚慰甚慰！稍有捄正，所補不小，爲善

類慶。

區區山中無他長進，只覺雜思不生，炯炯此心獨存時，無物可比擬，共故人樂北向以道耳。遠書忽來，既告以善，復分以財，對之赧赧，何以相報？惟執事力學不懈，千里之祝。

與李南屏

某生也晚，不及仰瞻盛履，動丰采於朝行。比退而跧伏田畝，又不能越疆執贄，問業釋疑，爲師以資之助。徒聽士人敘述，咸曰：南屏公倡明正學于其鄉，純純然篤厚君子。庶幾所謂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焉者，則私心愧慕，以爲不及，猶念未聞緒論，發其顓蒙，以厲怠肆。乃今不遠數百里惠之教言，反覆於體統、工夫之詳，惟恐後生陷溺於所見，持勝心而不知自反，以爲斯道之害，亹亹數百言不輟，誠憫流弊而思援之，此嘉惠後學盛心也。某何幸獲此？譬之行者，有指途而爲之先驅，即懦夫且奮足促步矣。

某質最下，少年妄有志於古人，自先師谷平先生見背之後，自以爲學絕道喪，師友凋落，所恃以爲吾之準則者，賴有賢聖之詩書幸而可求。故曰：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又論其世。蓋學本無窮，非可以一人之見遽爾抹摋，塗生民之耳目，罔之使入陷穽也。以是聞言往往未敢輕附，而必反之於己，以求合於古人。近年衰病，屏棄應酧，獨坐一室，益見吾之此心與古人之所言尚覺遠甚。如來諭理一分殊與夫知行之說，固皆先儒喫緊爲人提掇指示，使不至茫蕩簡畧耳。所恨時過迄無所成，惟思收之桑榆，如古人所謂吾還造化者，日以自劾，或不至自辱耳。

遠聞先生瞑目端坐，收視反聽，獨寤千

古，必有深得於中難以語人者，故姑舉先儒數語以開其端。

與吴冠山

不肖少而學道，白首茫無所知，一切見聞，皆非己有。今覺仁體一段意思，却是吾儒本真，當下遇境，隨分應酧過去，此間不敢因之厭怠馳逐，方爲了事。日間亦漸以此自遣，若來諭本貞原是打坐人，合當理會。却近來悟得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原是吾儒本分。於中有所着意，似不受命，故與向來所見，又若差别。

答劉可賢

書來，喜慰喜慰！久矣此音不聞。蓋凡來問者世情耳，未有爲身心者，非吾可賢其孰能之？能使此心皎然，無摇改忽畧，此已漸有次第。其云執着，乃用工稍生自有之，到純熟自當輕省，不可便生厭心。此處一有憎厭疑貳，便是邪魔作祟，絶不可放過也。古人爲學，多以三年爲言，言其久也。烏有少嘗試而遽求方便者耶？知見之長，乃其生意，非吾所能與也。不觀樹藝乎？吾當栽培者，根本耳。至其爲枝爲葉，即老圃不能必也。今於初下手便思長知見，譬之根未着土，便思何處生枝，何處發葉，不已過乎？此心只慮不虚、不凝、不存，收聚之久，雜念不興，如樹根本足，春意纔至，當勃然不可禦。若疑皎然者不見靈明，即如根本上何得有枝葉來？然未有求枝葉不護根本者，可以譬而解矣。此件若欲啟發明爽，無如《二程全書》。既能自持，又即二書印證，久之會當有豁然時也。工夫節次中，自有無端景象齟齬，不妨時時見問。兼館中優暇，正是專精之時，煅煉可以堅根基，

不患至應事時有蹉跌也。珍重珍重！風雨中正爾獨坐，答此如對面談。

與王養明

敝都評議已定，大凡處人之道，當委曲調停，不得與物爲敵。真能前後左右均齊方正，始是絜矩，始能使人無怨。如是而猶有怨，非我致之矣。自始至今，幸絶未嘗有厭心，故終日紛紛，絶未嘗覺勞頓。緣動神而後有勞神，氣不動即動應，與静中無有異境，此中虚而無物故也。經此一番，又極領益，只自處與處人，未動絲髮意，便自無事。稍涉動意，未有不應者，此學問印證處也。又因以知聖人順以治天下，天下靡不從者，不問可知。徵之目前益信。恨老矣，無能遠致，徒小試自信，爲吾弟決疑耳。此意向他人勿道之，相信者不妨相率而詳言之。經事乃知得友之難，拳拳與人爲善，吾輩之職業也。

答劉行甫

來書中儘有好商量處，大段在一念。自考念頭能真割斷，即何事更能相染，所謂大虚不着色相者也。然今却未能即了此，却須隨處用磨煉工夫，大段静斂，豈不是此中却藏了好散逸懶惰之病？能無問事之清與俗、地之閒與忙皆有用處？

至於秀才又有本業，多讀書，熟作文，又是本業中當盡職分。舍此别尋一種清閒世界受用，却是禪家解脱矣。能於讀書作文中一毫不苟盡細泥功夫，❶便是執事敬。蓋此事乃聖人精藴，能與窮究到底，非細心如何做得？推之事事皆然，他日始不落空虚障。

❶「泥」，四庫本作「膩」。

近日出山，有所警悟，故以告吾子。相見同志，亦煩語以此說。能如此用功，而透得不染一着，却是真欛柄矣。

與錢緒山

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大遠，此心如何？兄見《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與道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爲之愧愧。然不敢妄言，乃尊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敏。病戒多年，復此喋喋，不任皇恐。

與習時甫

前胡廬山君來顧旬餘，備詢動息，云獨處小園衢衢中，無往來跡。其他無問，即此可謂能立志矣。人之一身，猶置器然，置之安危，則安危隨之。聖賢庸鄙之歸，亦猶是也。一日不學，即同罔生；頃刻能學，天地清泰。何樂如之？來書所言，應是静中與動未契。凡動未盡契，皆由此間静中尚有絲毫執着，果空到底，眼前皆屬尋常，孰爲相忤對亂叢？此間清淡如水，方是真驗。與平日迥異者，染不得也。染即不宜相近以勝之。近賴諸友相尋者多，頗不落莫。如此而始，如此而終，足矣。幸執事前驅夾輔之。

與王信卿

不肖衰矣，無所求於世，惟得賢者朝

夕，可畢此生。來教大段，擬非等類，自顧增愧色矣。方主精明，懼落睹聞；方主混沌，懼入昏聵。此於識認處未端的，故有此疑。今有見亡子而疑其爲妖魔矣乎？終日一意内照，不起息滅想，不起作用想，任其自動，務求的實，或真或僞，必自能辯。即此能便自有得。大端貴久遠，不貴速化，道未易至故也。

答杜道升

來諭隨在有感，受益不細。所言「疎遺」一節，畢竟當時重於向内，有虛寂象，故如此。自來虛實、寂感、内外，原是一件，更無兩件。言其無有不是，故謂之實；言其無少夾雜，故謂之虛；言其隨事能應，故謂之感；言其隨處無有，故謂之寂；以此自了，故謂之内；以此俱了，故謂之外。真無有分別者。真能時時精明强健，真一切俱了矣。但謂虛寂本體，常止不動，却要善看。不然，説本體，説止，❶説不動，便能作梗，便不是真虛寂矣。

與伍敦夫

卧病數年，故交疎絶。非朋友之棄我，實自不能當應酧也。一見傾倒，烏能忘情？吾儒有正脉，久矣不續，俟之豪傑。自愧負平生，遂令相知捐以爲鑒。❷阻其前進，是空談之罪也。雖然，豪傑有待乎哉？疇昔之夜，言雖不廣，不甚背於父師之訓。賢弟能果悚聽惕思，是區區者傳述父師之訓不謬，可以免於罪矣。百年倏忽，相晤能幾，萬萬珍重。

❶「説止」，原脱，今據蘇本補。
❷「捐」，四庫本作「指」。

答曾于野

三月二十五日，得二月初手書，中間條寫問學委曲處，自來未有若是之殷。山中得此，感助不少，真百朋之錫也。謬意於學，自二十三歲始，然起滅相尋，歲復一歲，雖有警懼，終不免失枝落節，入于罪過常不自知。近始可以承籍，又苦請正之遠。故於來書，真不忍釋手耳。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死生成敗之根。亦不論有事無事，此處放過，更無是處。於克治知費力與濁亂，此是生熟安勉分限。不安分限，將下手實際，便欲並成德時論，似稍懸絶。此涉於比擬大過。不知工夫純熟，只在常明少昏，漸漸求進，到得成片段，却真是咽喉下能着力，能下此刀，與一念一事是非不同，却是得先幾也。據來示請正，惟近者日進高明，尚煩指誨。

與姜鳳阿

七夕得正月二日書，感日月流邁，爲之惻然。不奉執事德音二年，海内寥寥知己，能復有幾？執事不釋於生，猶生拳拳於執事也。自己未閉一室，今四五年，正欲謝絶應酧，完養精力。中間經荆川諸君之變，與外警之侵，終不能使耳目廓然一無所染，畢竟少事，得稍專精，自後相見可減愧色。以此絶無閫外之思。來書責之之意，厚矣，厚矣！生亦豈忍自比於沮、溺、荷蓧之流，以負夙心哉？顧於出處之義，頗有分限。多病羸廢，天若痼之。然殘喘少留，得與鄉之子弟一二人紬繹舊聞，以畢私願，是人之有爲，猶己爲之。聖賢無窮之心，雖不敢望其萬一，然亦庶幾餼羊矣。豈必盡出於我，然後足以稱心哉！又因來書，竊以自慰。以爲執事既以此責之生，則必以此責之己，而

不忍一日忘吾同胞，以答其相望之素，則天下未爲無人也。以天下而有是人，則生之羸廢爲天所痌者，乃所以憐之以遂其私願，又未爲無意也。執事又何諉耶？

答劉汝周

天下至賾，不可惡也。學者不知惡智，而誤以至賾爲可惡，左矣。行與止，皆有止者存。行有時而無，而止無時可息是也。今之忘工夫者何哉？非有大不忘者隱於中乎？故必大忘而後不可忘者存，此非人可爲也，天也。莊、列窺之矣。來簡頗近之，然非言也。於紛擾中未嘗忘，乃近之也。識之哉！

與李石岡

講學一路，生未有得。自顧一生從事，不謂不久，承問不任，愧愧！執事如有意於此，以爲安身畢老之務，真不世希際，生敢漫聞之。

夫明道諸君子所以承此統者，非以讀書之多，積久而致然也。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是體貼者，明道自爲之，自得之，無所籍於人也。謂純熟必竭才而能，此實言也。生嘗侍執事矣，諸好不動，歲月甚久，即此便無支吾。言支吾，即是竭才。所争只動静打併如何耳。此心原無内外可言，以内外分，原是俗見。有内外，便有動静。若真體帖此心，當下説有説無，果在何處？於此稍有分别，便是真見；守此不少攙和，便是真得。六經、四子皆言此事，此事到手，便書本俱是實話，亦便是閒話。從此日用安閒，縱盡遺忘，始是好處也。

與傅國卿

吾輩有數十年不相見，而學問真實者，謂之日日相見則可。相見之實，固不在言語相接、拜揖之殷勤也。來諭所謂「形氣以後，自我本來真實」，似矣。乃又謂漫無歉己之説何哉？此處不得放過，須是一刀兩斷，是非善惡立辨向背，未可依違也。

與許敬菴

遠承惠問，有若莫逆。山中懷人之念，勃然有興。此學所賴於人者，在自尋求，即身發揮，漸有自得。一切言句，皆拈不似，此乃實語，與尋常追風捕影者不同也。先生豈有意乎？惟自省察，不盡瞻仰。

與劉見川

久因病廢，日遠教益。近始得侍諸友，朝夕辱兄審慮而提撕之，何幸何幸！孔門博文約禮之教，無非即人身心納之規矩，固非爲玄遠也。今世則不然矣。夫不誘之以規矩，而惟玄遠之務，猶異是閉之門而談天衢，不可得也。一二年來，深懲此弊，諸友相從，畧有徑路可尋。令郎静之弟方將有事於此，賴公之力，早入徯徑，即不恨聞道之晚也。臨書不任瞻依。

與王少方

前漫述静功，奉叩新得，而來章歷歷俱有着落。蓋静可言也；静中自悟，向此自進自求，非人言可及，亦朋友所不能盡也。幸時刻不忘了己了人，至大之業也。

與詹德甫

静坐澄心，乃是一生功課。來簡所指，亦畧似之。至於動静不偏之論，又爲解説

分疎，不是尋求本色矣。須自查考動静，如何不偏？如何是偏？此心動念時支分不及，何處是静？何處是功夫？此中須有着實，有下落，方不辜負言語也。

與王瀾溪

盛价回，承手書，斬然以理自命，無復濡滯于朝夕之間，喜甚喜甚！平日立心如此，何患無出脱時也。但居官自有常度，望以非分，似爲失中。無以進取，惟日所安，無小無大，無進無退，得之矣！如何如何？

與吴蓀塘邑令

歲暮辱托人致厚儀，有庖廩繼餽之愛，某非其人也，何以堪此？夫分財之惠，雖一介猶千金，然顧吾心之安否何如，不可得而輕有所取也。昔者之賜，在執事則甚惠矣，在某則甚有不安於心者。舍其所不安而貪其惠，無乃爲君子之棄乎？執事念其居止之敝，而欲以此補助之乎？則一邑之無聊者亦衆矣，願廣其施于一邑，使一邑之士與民仰德愛之覆庇也，若夏屋之渠然，其於惠也不既溥乎？順人之情而不强使其足以自慊焉，其爲賜也不既重乎？非執事亦不敢以此言進也。唯高明諒之。

止先輩祈恩澤書

昨日傳聞翁有祈恩澤疏，不肖獨不之信，以翁清介老成，敭歷中外者數十年，一切進退出處大義，豈有難曉？而復爲此舉，竊爲翁不之取。然知翁必無是事者，以後生之所不安，必先輩之所不講者也。今世士大夫戀戀不能去位者，正以恩澤熒惑其心耳。是以進則不勝其慶幸，退則戚然自顧以悲，有能解脱於聲勢之外，而一切無

所冀望於沾滴之餘，豈惟足以占其平生，其爲世道補益，固不小小也。翁平日自處何如哉？且身爲八座大臣，更歷三朝，與前輩名碩皆爲行輩。今既完名以歸，歸途必不須貸借以行，歸家必能自給，必不使子孫即至凍餒。而顧以恩澤爲言，士大夫之間必曰：「此翁不能舍恩澤，其不能舍官而去明矣。大臣不能舍官，吾輩禄薄俸微，其何嫌之辭？」又必曰：「大臣久不去位，必非爲朝廷任事，皆不能割舍所欲耳。吾輩亦何苦槁身焦思而建立於無報之地哉？」朝廷之上亦必曰：「所貴大臣者，謂其有絶德足以表下者也。乃今無異庶人之行，吾又何望焉。」於是指區區名利餘穢，真足以制士大夫之死命。而處之之禮，皆以一切縛束呵斥，如驅犬豕奴皂而與之食，損臣下之節氣，驕主上之謙虛，未必不自此等事始也。先君與翁爲同年，心每相向，固知必無此事。然猶云云者，以不肖受翁起死之恩，聞而不以告，則視翁大薄。寧爲妄言，無寧默悔，欲翁不至於瑕疵，固將以爲報耳。

復三符翁論濮議

昨承手諭，極媿淺識，不足以定國是。濮議與興國事體大不同，此兩項正當發明，使後日統嗣二繼，方無沮滯也。繼嗣則所生所後皆稱父母，於義爲當。蓋事須據實，方謂之經。按禮服：既謂所生父母降服矣，又謂爲之後者爲之子，又謂於所後高、曾、祖、父母、妻，妻昆弟、昆弟子皆若子，則禮意昭然明矣。所謂義重於所後，服降於所生，自不得不兩名者也。若曰混於無別，宜於所生加「本生皇考」，亦自明白。「本生」二字，一則據實，一則表恩，亦自隆重。後世徽號多至十餘字獨不嫌冗，乃嫌冗二字耶？若曰嫌於兩考，則今之律令有三父

服，又何多也？父母一而已矣，未有兩母而後有此身者。今曰前母，曰繼母，曰嫡母，曰慈母，曰養母，曰乳母，曰出母，名稱不一者，皆人道之權，倫次之變，勢有不得不然者也。若曰稱「親」，稍見歸一，則不惟失之大文，又反示以疎遠。何也？親親之義衆矣。本宗聯屬曰親，外姓姻婭曰親，父母通稱曰親，親何指耶？若曰陵園封謚，祭享或厚或薄，不甚關係，自有權衡，不足預定矣。繼統則明倫大典，萬世不刊，前聖所未發者也。何容喙哉？昨者票呈於濮議下，書曰：「當不没父母之名。」意正在此。但筆札未終，坐客常滿。兼以雨雪硯冰，手僵不能盡其統紀，故復此喋喋耳。望批教之。

答王克齋都憲

不肖抵家以來，即冒暑卧病。忽邑使扣門，致手刺坊價一封，雖未面對使詢其所由仰知，必出推愛俯念其饘粥不給，而欲假是以相助，其爲惠德至重隆厚，不肖所深感激而佩服者。第自省考，深有不安。竊以囊負虛名，冒于榮寵，一紀于茲，寸力未効。進無益于國家，退無益于鄉里。使天下之人菲薄士類，謂士真不適用，而徒靡廪食；功不及涓埃，而月費斗石。空言之病世若此，故累善不足以酬責，而士之榮辱進退，於天下了不相關，非天下不知重士，士固有負於天下之望。如不肖者尚何以自解耶？故不肖嘗謂使躬畊田畝中，猶有慙於農父，以食力之與媿心，相去固相遠也。不肖居室僅容膝，無肆習之館，歲租于田，尚不足糊口。每占水旱，爲一家食計，即尺帛斗粟亦可資潤，矧數十金之惠，何敢自殊於人情？惟平生耿耿之意不欲掩蝕，寧使其勤苦而歡顏，何復他望？恃公知己，遂露寸

心，敢以來封付邑使繳納。來封有邑印，度邑令必有陳請，惟公亮其情而收成命，不肖受惠德滋隆厚矣。

答問喪禮

喪禮之廢久矣，士大夫鮮談及之。孰能於昏迷中勤勤懇懇，惟恐不合於禮耶？夫禮，緣人情爲之，非有一定。古之禮節，未可盡同於今；今之人情，未始頓異於古。君子者，權衡其間耳。

《禮》曰「支子不祭」，又曰「廟無二主」，此爲宗法言之也；又曰「仕於他國，別爲祖立廟」，此權衡也；「身爲國賓，不得以終喪請」，今制也。情之在己者，不有得爲者乎？《禮》：「聞喪未得奔，即爲位而成服。」此虛位也。古之爲位若此，後世有以衣冠，有以几杖，有以圖像，而程子曾用木牌紙書，此可爲法。《禮》曰：「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可謂達鬼神之說。情有所感，洋洋如臨，何嫌於兩在乎？即寓設位，朝夕朔望奠如禮，居則衰麻終喪，出則襲衰從事，錦綺不御，宴飲不赴，此皆情所得爲者也。古有墨衰，今不行，惟襲衰近之。（紗帽覆白巾、青布，員領覆麻衣之類。）如有國君之事，則易衰以行。（國君事，如祭祀、朝賀之類，行之亦非浹日，故可權。）朞年之內，事有可已者，姑遲待吉，此皆所謂權衡也。（事得已，如奉差、遠行之類。）

雖然，此文耳。至於哀親之情，存乎其人。如其哀未忘也，雖服吉何害？如以儀文耳矣，雖衰終身何益哉？故曰：「三年之喪，如白駒過隙。時易情渙，鮮能終禮。」此古人所以病厚慈而薄孝也。吾再執親之喪者也，知其難，故言之不易。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聖人且然，矧吾輩乎？

答魏大巡

日者，伏聞彩鷁將下文江，擬隨漁舟得望丰度，未幾傳言津符遄發，不可追矣。前因陳兩湖以書獻，意敝邑荒餒特甚，得推愛遺官平糴，稍緩旦夕命，且可易陳爲新，增一爲倍，官民兩利，勢或可行。未知賜允斷否？他鄉不可知，若目所經見，禾畝甚茂，可期大稔，止一二旬之急耳。敝邑所遭者，皆百年絶無之災，而竟免於大變，出於望外，此執事無疆之惠也，敢忘頌辭？方抱遐思，忽邑使將命，爲飾里門。且云：「費不濫施，俱由殊寵。」不勝媿汗。洪先自玷科名以來，反顧無片言寸長可以酬義。上負恩私，下慚鄉里，每一念及，靦焉不寧。且敝廬可以庇風雨，衡門烟草足藏微踪，又敢私冒往銜，厚增隱疚？故當道有所借潤，咸用避辭。非故矯跡，實存深創。今執事所以待不肖者，既異泛常，更復固守舊情，豈不背德？況當歉歲，同氣告饑，謹盡以付之，俾沾沛澤。古者一飯猶切報心，内省疎庸，何以稱此？惟當砥礪，能甘同木石，庶幾没齒永無媿心，有可免耳。草率勒狀不詳，伏惟鑒亮，不次。

奉黄久菴公

奉别先生七年矣。七年之間，不能以尺書進，乃辱手教再書焉，而又且以不久聚爲恨，以不盡言爲念。自顧不肖，何以得此於先生哉？竊用感激。惟迂拙之質，妄意問學者，二十年於兹，而未之有聞。近獲罪戾，屏置物外，而又重以災患。既得摧愴之益，於是終焉之計久而益堅。所念先生抱世不常有之資，操物無以尚之志，而又當舍我其誰之任，乃使用不深究，徒令人悲，此其關係豈小小哉？

嘗聞孔顔自任矣，曰「用則行，舍則藏」，他人莫得與也。其意以爲時止而止，時行而行，非達天德者，不足以語此。故夫未嘗無用也，欲此道之畢行，而無一毫已私之干涉，此難能也；未嘗無舍也，欲此道之畢藏，而無一毫已私之怨尤，此難能也。是則聖人豈必大用而後足以自盡哉！居鄉而鄉善其俗，在家而家安其教，修身而身見於世；進則贊天地化，退則與木石居，可屈可伸，可榮可辱，可小可大，而不可雜以非道。是舍之而道未嘗不存，學不以舍而廢也。先生所謂筆之書者，豈謂是耶？

千里而遥，既未有就正之期，耿耿寸心，徒以言往，言固未能達也。萬萬自愛，以重斯道。

復劉南坦公

青原山中別一菴君，敬陳啟事，不見長者之罪，盻盻然俟後命，久而不至。忽撫臺遣使致緘書，奉周視緘必數四，皆有手識，既驚且歎。而高詞激發，古調沖眇，若鴻冥鵬舉，鸞鶴交鳴，加以首服，副以圖書，若瓊玖璀璨，綺織繽紛，用目不及，而心已飫醉。已而繹來教，則又若父師之臨，提其耳而授以周孔之書，且鞭撻而程督其未至，扼德之念，逾于感惠又萬萬矣。洪先何幸得此於長者哉？

洪先不肖，每歎今世師友道喪久矣。往來問訊者，不過狎昵之私，正所謂以姑息爲愛者也。孰能相責以義，相勉以善，而以天下爲意者哉？夫天下賴以維持者，在吾士人；爲士人者，止於寒暄起居之問，無復他及，則亦無怪乎風俗日侵尋而不可返也。凡來教所云云者，皆不肖所痛心者也。然所可媿，而反責追咎者修習不力，未有與非之不顧之勇，磨之不磷之操，觸之不驚之量

耳。竊觀自古名公鉅人，其身足以繫安危，其言足以定是非，往往不出於是三者，故不量誠欲以區區者與之頡頏。然是三者，非可以意相彊力而得也。❶兩年以來，居不安室，寢不終夜，以未得取正於海内君子豪傑之士爲恨。惟長者在今時，譬之罷釣之漁，風波出没，身所嘗試，非獨能言而已也。誠以其操舟之故，有授之於人。其人無志於魚則已，有如不畏險而冒進焉，有不以言爲恩者哉！若曰以□□爲樂，以返朴爲宗，是爲異端增飾藩垣。

不肖近已改步，惟氣體素薄，遭喪以來，疾病歲加，弱息數齡，更無弟妹，羸粮越疆，坐是遲遲，豈天有限之然哉！仰惟純嘏日茂，聰明天啟，繁祉多祥，豈獨鄉邦之賴，洪先所恃以自淑者，惟宣節是禱。別紙訓飭，不敢怠忘。

箬溪公以十月二十五過南浦，使者立取復書，草略殆不可讀，惟長者賞其意而頫教之。

答傅應臺都憲

頃者病卧深山，不得遠趨召命，面承所以勞心撫綏之詳。方自以爲得罪，忽有人自城邑來，傳聞執事於鄉之諸大夫，令有司人具綽楔銀若干以相餽，而不肖名亦在數中。方懼得罪，繼復蒙此，其爲媿感可知。而其不自安者日益甚，故不容不向執事言。

夫士大夫之居鄉也，有本業；而邦君之交之也，有故事。進也食於人，退也自食其力，而不以病其鄉人，此士大夫之本業也；邦君者之與交也，固以其賢也，訪其道術而揚其聲光，可謂有禮矣，其貧不能自給以辱邦君，則邦君特周之，不概施也，而受者亦

❶「彊」，原本誤作「疆」，今據四庫本改。

曰免死而已，不盡取也，此故事也。往時邦君至敝邑，其餽賢者以餘廩數升，致盤飧焉，莫不以爲加敬。其後乃有綽楔之飾，然以施於既死而不及其生存，意曰「使人無忘其賢」乎？厚之道也。其後有及於生者矣，則猶周之之謂也。而近日乃得概施之，執事豈亦以爲先朝故事嘗有之乎？傳聞周文襄公在蘇吴時，亦嘗多飾士人綽楔，下至浮菴野刹，任意施予。當是時，府庫充盈，輸將及期，取羨餘爲之，而民不告病。然公卒亦以是得謗。其上執政書，至指天日爲誓，猶不得白。議者謂爲高才所使，此得公之似者也。不肖夏間二出山，❶嘗見一二有司，訴目前催何項拖欠，銀數止百餘兩，而一邑數萬口不能給，呼暑杖下，誠不忍聞。莫不攢眉束手，以爲大息。近又親見族中人，以一日支應，箠楚就死，而家亦破亡。問其故，曰：頃刻浪費，不能猝辨；猝辨不及，則重利行貸；行貸不與，則損直售業，而猶不得足。觀其勢，不至質妻賣子不已也。夫以質妻賣子支應邦君之一日，邦君何嘗享之哉？從邦君而來者，有司莫不以邦君事之故也。大抵甲辰以後，歲歲荒歉，而額外新科，日出日益。今執事往來撫綏，不敢寧居，而以鄉士大夫之故增一猝辨，夬非得已。第恐以近日故事，不得不舉，而執事才力，又若與文襄相似，故勉令有司者爲之。縱以此得謗，知不復悔也。若鄉士大夫之賢者，人人推執事之意，以其所餽分飼餓者，歲亦且給四五十人，使皆食執事之惠，何不可者？第恐至於違命，則亦不得不以一己專享之。而有司者奉行無法，則重爲鄉人之病，亦非賢者所敢聞命。今幸有司尚未舉行，願及此時豫止之，適足

❶「二」，蘇本作「一」。

以彰愛民重賢之意，其於一切事體關係不小。且望他日，亦以此告之代者，無使後來復踵故事，則亦執事之留惠也。言之過直，正恃大度能容，萬萬不罪。

與張石磐公

小价武功歸，承手教褒答，且誘以登陟之樂，感甚感甚！往時懷五岳之念，聞人談奇勝，輒生羡心，亦以高人達士多潛其中，庶幾一遇云爾。二三年間，自開蓮洞後，翠竹青巘，儘可自適，然猶每歲不數往。於是悟曰：「舍近騖遠，不已惑乎？」舊念因之十減八九。又覺日間工夫，皆因奔馳，遂成擾雜，欲尋向着裏，宜在静中。冬來杜門，實以是故。倘稍有影響，求正左右，藉此爲久侍之計，則不敢憚勞，兹未豫期也。寒氣漸甚，萬萬加愛，以惠斯文。

辭張東沙都憲坊金

自執事之蒞敝土也，思有請益者，書不達意，相見止數刻，又即不能了了。旋聞内召至矣，因倉卒具狀以先行，託不朽於名言。已聞羣使言，節鉞東行在旦夕，或追不相及，遂不復再書。不謂尚留南浦，又勞記憶，遺書爲別，且致飾問之惠也。然則前者狀不肅，使不專，得無爲執事所訝耶？爲之感而復懼也。

生嘗辭坊金矣，非敢爲違衆之行，求矯情之譽也。正懼君子之惠贈，不能自安於心也。官帑之積匱矣，而上供之數，日益不止，持籌者方旁皇無所於處，何暇至於廣施哉！此區區之愚也。然在他時然耳，執事固已洞然。於此亦循故而不之改，又何耶？假是以爲相周，則生宜無所辭，第恐後此復有所拘，難免於逭責矣。惟執事聽

之，不以爲罪，幸甚！

先高祖以布衣老鄉土，不工述作之事，無以見知當世。施及眇末，又不能有所建立，焜華其族閥，是隱美寸長，泯然鑢蝕，此其足悲如何哉？雖然，哲匠鐫形，回生氣於没世；至人鑒理，揚表式於羣倫。死者何知，善人以勸，是一言九鼎之重也。執事惠愛拂拭，其孰踰之？

來章垂戒，敢不策勵？鳩之不媒，櫟之不鑿，性有限矣。皀脛犧樽，誰辨怨恩？素禁遠問，不復續音。勉樹令業，以道自處，固所以報也。

與雙江公

今歲不數數得執事書，前兩書率易有請，皆甚謬不足入覽聽。盛使貴二持十月所寄書儀，高文華卷，厚幣重觴，茅屋窮窗，照耀赫奕。犬馬之齒，倏及五十，衰矣！分與糞草，同委山野。稱借之過，錫賚之蕃，何以堪之？對之幾至掩泣。愛之深，不自覺其惠之傷固如此也，感愧豈言可譬？將來日月稍餘，敢不自勉，求少進以副期待耶？執事功業寵渥日盛，此不獨知戚之喜，謹列狀稱慶。

別紙見諭，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荊川與生者，極力説阻，恐終不免。聞之且愕且喜。荊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於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賴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概求之，故可愕。願執事爲我圖之也。

往年鋭意功名，以爲人生不展拓則已，立乎其位，務使君享其成，民被其澤，然後奉身以退，斯無靦顔；即使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亦當談笑從之。故嘗

高魯連東海之節，壯少游馬革之語，蓋得之天性固然，不自解也。歸田以來，攻苦茹澹，淩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盡險夷。意謂任其職，庶幾即有其具，不至束手擁位而已。

庚戌之冬，警報疊至，當是時，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於不起。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已半白，稍近書册，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即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已不復可久人間世乎？」則又自反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則又自反曰：「使吾有身，又有所爲，於性分亦何干涉？性分不有大於此者乎？」於是回顧向之所嗜慕者，蕩如飄風，澹如嚼蠟，脱如振槁。雖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斂聽，坐以待盡。一切章句見解，世俗技能，甚若傷我，不能復親。蓋緩急輕重之辨，其勢然也。執事知我者，豈不以爲誠然哉！知其誠然，聽人之求，而不爲之所，何也？違期之罪，在近例不過爲民而止；拚爲民，即可無事。第不免形迹怪異，驚動耳目，故莫若豫計而默寢之，彼此爲兩得也。執事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殊不妨碍。此在少年可耳，以向衰之年，俯首硯筆，竭心思，徼寵利，未見其可。至於假途躐榮，累資待次，尤其所不欲聞也。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不踰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特待之大卑爾。吾儒名教，所守何事？退不失己，進不尸位，其道同，其責同，且性分固有真貴存乎在我，外物何得而與哉？古人有迫於饑寒，苦於僕賃，不得已而爲之者矣。生幸有薄田百餘畝，歲入可給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美業累之。雖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僮販易，久亦可了，吾何求哉！且仕非爲貧，而吾之官，亦非

爲貧者所宜居也。夫子有言：「邦有道，穀，恥。」恥之於人大矣。生不幸得之天性者，恥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他人以爲至榮也，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轡，歸舍偃卧，對食嘅歎，不能甘飽，誠不欲以此身爲豢養物爾。及被罪歸，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此身，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貴，使當時低徊俔伈，守其常度，積日累月，位可序登。然人競進，而己顧思退；人競榮，而己甘受辱。此其不能自解者，亦其福量輕淺一驗也。昨得書，歸語之婦。婦曰：「不做罷，無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人之見，何遽至此哉？彼相從於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習知其平生所安，故能以是相勉也。

聖賢遠矣，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汲黯願出入禁闥，趙充國請擊先零。彼三人者，所業不同，然皆視天下如一家，知其力足以任之，故皆無所嫌避如此。天之與我者何如哉？苟得性分之真，出其緒餘，以委曲當時，大小必有所濟，三子者何足道哉？顧其所不能者有四：學問空疎，高之不能善世利物；性氣悻直，卑之不能諧俗同人；識見淺陋，内之不能追陪暬御；筋力綿縱，外之不能效死封疆。上負聖主知人之明，下負諸公知己之愛，亦竊以此自悲，卒莫如之何也已。人之置身，有如置器，其安其危，定計於早。大要由己者，可以進，可以退；由人者，進亦難，退亦難。故衰者不可以語勇，病者不可以遠謀。何則？在己有所不足也。生豈不知長往不返者爲苦節，爲我自私者爲末志，而與時消息者爲中行？譬之飲酒，有數升而醉者，有數斗而醉者，有

一石而醉者，及其既醉，不復可强，亦性分則然也。故量己而進，進則不辱；非力不取，❶取必爲災。生自決久矣。

去歲與荆川别湖上，論及出處，謂之曰：「兄不可不出，吾則終老山林耳。」荆川不甚許可，彼蓋足以任之，故其見與生稍異。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爲希高慕大，好奇喜新矣乎？生年五十，縱有希慕，時已不待。虚名無實，於我何有？然而云云然者，亦稍有見於性分之真，不欲負其平生也。天果有意於我乎？必不令其多疾而早衰；天如無意於我乎？相知雖衆何能爲！我果有聞於道乎，舍之不足以爲損；我如無聞於道乎，用之益非其所宜。已矣，已矣，幸勿復言！

長林邃谷，一介不通，瞑目委形，百念皆弛。考其言，無一編之書；責其實，無尺寸之效。泯泯默默，以還造化，豈於性分，遂有歉乎哉？望執事成之，不爾，終爲聖人罪人耳。事有關係，故不避諱。惟執事不以爲迂，幸甚！

答雲泉宗室

往歲，戚友劉龍山歸自平樂，爲言粤中有清貞君子，處黻冕之貴，素履博服，栩然不知其身之寵辱，有韋布積學者所不逮；出其緒餘，揚性靈，序物則，則藝苑稱宗，名流讓實，蓋殊産也。聞其言已，灑然猶以爲無徵也。他日族姪果齋書言之，❷戚友李相峰再言之，信矣。比承惠書并諸染楮，颯颯乎古之遺音也。材碩而瑰弘，思玄而締密，建安陳思之儔也。乃伏几吟誦，如聽黄鍾於清廟，茹紫芝於玄圃，不知今何世矣。

❶「不」，蘇本作「而」。
❷「族姪」，蘇本作「宗人」。

生抱拙守陋，未能遠軌前哲，窮窗散帙，大率濂閩之餘訓，而弱質早衰，研究多廢，烏足以窺大方。而高誼旁咨，要其蕪語，豈信耳之過耶？可媿也。被罪以來，惟土物相近。華篇幽尚，相視不遠，竊動臭味，敢辭疎逖？先此爲容，西望湘雲，心旌遥逐。

答徐少湖相公

不肖歸田以來，藏修不力，獲譴于天，室家禍變，歲復叢集，積勞内損，血氣早衰，邇來默計，惟有冥心待盡而已。雖以雙江公在京，未嘗以尺牘至門，誠有莫能自强者也。遠勞手書，諄諄撫諭，豈以尚堪話言耶？雙江得歸數語，讀令人含悲。不肖何所知，徒有寸心耿耿耳。毛生懋宗會試便，勒狀陳謝。惟倍加保惜，以對羣望，某不任拳誠。

賀雙江公七十書

昔之大人藴道德之粹者，多不得與於爵位之隆；處廟堂之榮者，即不得遂其閭里之樂。蓋引年以全其私者，皆委任不專之人。委任專矣，必待時至而後敢請，則其人已衰老，而其去亦逡巡。宗戚鄉隣之子弟，有欲相聚奉觴爲一日之壽，以庶幾乎禮之乞言憲老而不可必者，十恒八九也。

先生極人臣之位，窺聖賢之奥，而又明保身之節。先幾而歸，志遂而身益以健。春暘載燠，惟壽之期，自内外親友、郡邑之士大夫，無遠近疎戚，咸得以致辭以祝其年。而先生又出其所自得，與其述著、論對、辨説，以答其就問之意，是人之至不可必者，兼而有之，不亦盛哉！

某不肖，心有所係，不得與諸賓從後以幸其會。然徜徉東臯之上，日侍其側而頌

難老之詩以侑爵，固有日也。敢以飲食幣帛獻，惟先生鑒焉。

答尹洞山

承手書，兼分俸俾治屋，❶豈誤辱憐惜，不覺過與哉？古之聖賢，出則使斯民被其澤，至自處，藜羹不糁，捉衿肘見，竊嘗疑之，將固不屑於此歟？不然，以彼其智，宜詳於盈縮出納之間，即可使自足其身，仁及三族，以稱萬物一體之愛。胡爲三致千金，獨見於去越之陶朱；而賜也貨殖，即來不受命之譏？不以其道得之，終然不去，是何說也？若不肖又有可言者：躬耕終歲，不能朝夕，謂之惰農，惰農必見斥於田畯，如是而緣鮑管之義，恒取資於朋友，恐非聖賢所與。執事且欲覆庇羣生萬間廣厦，以吐握之法，❷顧留念故交若此，豈亦克勤小物故歟？第以非分之獲，又營其私，尤所不安。會敬所文宗助修洞屋，遂合來惠共作正學堂於洞南，俾來學有聚講處。他日解機務，而南訪故交山中，商訂舊學，授几布席，命童子歌《抑》詩，代合樂未間，時時與二三子推原所聞而服習之，萬一不背往訓，亦爲斯文增勝事，即謂之執事行窩可也。

與馬鍾陽都憲

日者，郡公遣王司訓賫鈞牌，并押送整屋物料，其爲計也周，其爲辭也恭，蓋嚴奉執事之命而處置有條，使不肖雖欲遜避，有不可得者，感激何可言？第於此心終有不甚安者，不得不爲執事言之。以執事自許爲生之知己，固宜無責其漫也。

生往歲妄意移栖，欲近溪田，爲子孫畊

❶「俾」，原本空格，今據四庫本補，胡本作「佐」。

❷「之」，蘇本作「爲」。

牧世業。會曹侍御有飭閭之禮，遂違初心。受之曾未五年，盡圯於水，則是以非分獲譴於鬼神也。生自是得大悟焉。可泉公聞其然，復遣使助遺甚厚，且迫其必受。其使奉命甚謹，留家二日，强之攜歸，不可。計是時可泉已自撫臺如漕府，且謂此物攜歸無着落處，勉從其言。使既出門，而心刺不忍，至今封識宛然，不能入目。此豈不足以葺敝廬而重以累執事哉！亡室歸窆，精力甚疲，鄉里隘狹，卜吉無所。可泉前惠尚爲長物，而又益以執事之賜，將安置之？且使郡邑人役額額於輸運往來，尤非生所能堪也。已具書郡公力辭，復以言之執事。

方今四方多故，上供缺乏，軍興財匱，促發不時。此有識者食不下咽時也，使執事以庇生者，移之以給一邑之空乏，則感惠甚衆，不愈於一身之安乎？惟執事聽之。

謝周崦山公

某雖卧深谷，每聞北來人士咸能稱述我公明業，莫大於進退人才，毫髮之私人莫敢干，誠國家無疆之休也。簡畀有在，旦夕見之，何幸何幸！

某悻直之性，無所於宜；衰白之容，盡消其舊。惟有杜門稍斂喙息，庶幾可免罪戾耳。我公篤念至戚，獎飾借辭，公言於庭，比于彦碩，聞之惝怳自失，以衡鑑清明，收一時朝野之望如我公者，其過於愛與厚，政不自覺何耶？竊意我公至此者，或以雖無他長，然一斥不復，不無可惜，遂進而揚之。我公一言，天下視以爲重，山嶽可撼，而我公有不易悦者。某誠蒙幸矣，不知其至無比數也。幸而事從中止，得以藏疾而守其拙。向使寸尺不展，進退維谷，將前言遂行，不重爲公累耶？某之榮進取而求表

見，未嘗大遠於人情，今向我公云云，豈故爲游談作悖負人哉！要其心有甚不可强者，非我公亦孰能諒之？倘終愛厚賜之成全，此後惟委曲解釋，俾無罥繫。成我之德，不啻生我之恩矣。感激何既！

謝嚴介溪相公

某蒙幸於門下舊矣，邇來以犬馬摧頽之故，上廑尊懷，恐其遂至乾没，獨出力提論之，又數數惠書慰藉，若有不能自釋者，某誠不知何遭以致此也。感激，感激！

某福緣極淺，早嬰疾疢，放斥以來，加之多故，不善攝養，衰因病增。今年纔五十七耳，齒半落，鬚已盡白，動作稍勤，痰火坌發，旋致眩暈，非獨自覺無能有爲，即交游與閭里，莫不相對詫惜。蓋禀受至薄，理數有限，氣萎智短，百務妨弛。縱在任職，亦必仰仗鈞力營護脱解，求便其私，矧坐罪戾，適足藏拙，安敢尚有希冀？此念自斷已久，不敢輒以聞者，自知謀身之鄙計，不足以稱爲國之公心故也。然不言則尊懷不釋，言之不免疑於拂愛。夫乘時建立，誰無是心？非有甚不得已，忍自捹棄，此非明公，誰則亮之？荆川，某莫逆友也。學識才力，皆非其比。然此心共許，形跡久忘。間相謂曰：「事變之來，固當有任之者，非甲爲即乙爲。爲者不避其勞，不能爲者不耻其相下。譬之負戴在途，多寡遠近，各求稱力，但令心安，固不係己與人、用與否也。」往歲，荆川特受深知，破格拔用，凡平日深願於荆川而不可必者，遂得之一旦。豈私荆川哉？彼誠足以任之也。病且衰矣，所欲爲而未能者，彼誠任之，即比于自效可也，豈必盡出於我哉！且以荆川學識才力，纔一出，猶不免人言，如尊諭所云，至煩向人指其議論注措爲之解設。有如某者，

議論注措素出其下遠甚，則其招尤集詬，當復何若？又將何解於人言哉？然荆川自竭圖報，宜不暇計人言何若，久之當自白耳。某病以來，分與荆川出處，萬萬斷不能同。所恃愛人善捄，成物不遺，曲加保全，不令狼狽，庶幾殘喘少延，畢願林壑，即自今以後皆拜賜之日也，其爲厚德何如哉？懇切，懇切！

至後臥病閉户，忽手書與新刻稠疊下頒，快覩直廬之建，恩出曠古，上下交愛之篤若此，誠天下治平之慶。兼聞荆川序中所載論詩教旨，使學者知所從入，尤私忻躍。夫詩至於率意爲之，乃見性情之實。然非繩削素定，固不足以語此。某病衰，雖不得他有所爲，猶得因言以求性情之所未至，其所得又孰爲淺深也？謹因宋大理使便，裁狀陳謝，中間直吐情實，不覺肆言縷縷。伏乞原宥，臨楮皇悚皇悚！

與王幾甫

昨歲十月，於傳語中聞尊君遵巖公之訃，爲之隕涕。尊君聰明惠和，寬博舒文，爲世異材。而又力振古雅，一變俗陋。顧見嫉於世，早棄田野，亦已慘矣。天又不悔其禍，致此不測之變，使倉卒旅寓，未歸正寢，含忿而終，其爲可悼可憫，尚復忍言！某疎鄙無似，夙受知愛，方期晚歲結約，徜徉武夷之間，以卒所欲請者，顧爾割折，豈有靳之使然耶？悲夫，悲夫！

今家難曾解否？襄事尚在何日？銘文當屬之荆川。荆川相知最深，相念獨至，一時即不能辦，緩爲之期，無傷也。執事當爲孝子，務以禮自度，以振起名家，承續令緒，謹身勵行，勿墮先志。遺稿當盡收拾，勿至零落，此皆目前要務，幸勉爲之。

生衰病，嘿坐一榻，外事盡絶，獨於尊

君眷眷不能忘。乘便輒此相慰外，香帛上几筵。病不能爲文，亦不忍文也，惟亮之。

與皇甫百泉

去秋承星使見招，且惠瑶音，誠出希奇。當時以久病乍出，被酒操筆，裁復不謹，踰日走人。玄潭語道士令掃雪浪閣，以俟文從，久不聞耗，旋復走人。至臨江，則聞彩鷁已北發矣。弟與兄皆山中無事人，千里命棹，乃阻一面。弟爲俗物可憎，更何自解？是後衰症雜見，遂閉一室嘿坐，今半朞矣，猶爾尪羸，計此後日月，盡向一隅了結。昨聞荆川兄訃，病日益加。强者若此，弱者尚何恃乎？今同袍有幾？兄雖屈抑，晚當榮茂，兼美業流世，與千古爲行輩，區區者又何足道也？偶遣使往，附致謝意。弟椎鈍無似，然目尚能辨妍媸，名作能多惠以慰岑寂，至望，至望！

與黄滄溪督學

前樂文學來，傳示面語，欲令世光見補廩缺。此在他人仰求不可必得者，今不俟其求而直出至懷，非深周念庇有踰父母，何以蒙此？此其感激，言豈能盡？誠不知所以爲報也。敬謝，敬謝！第在生素心有不敢嘿嘿者。

生居鄉無他求，惟思還復故俗，長養善類，一切利害，與衆共之，庶幾易從易親，稍動其向往之意。盖自視吾輩，退處山林，職分則然，非有所矯强也。世光考次第八，其上候廩缺者尚有一人，一旦躐次得之，彼即仰奉德愛，不敢有言，在生獨能安乎？吾心不安，而欲人安之，無是理也。故耿耿之誠，願執事不拘成命，更易明示，使當次者不失初望，世光不集衆詬，則執事爲惠爲訓，視前益大。所以全成不肖者，出于尋常

萬萬矣。

與胡栢泉

日者，族弟會試謁臺下，過辱撫教，且遣人衛之出境，非骨肉相親，何以至此？且傳坐間，細詢不肖家事，若重有憐惜者，此其感激，誠非言可既也。族弟後生不知奉對，何若因自述以謝！

往歸田日，盡讓先廬二弟，自植數楹家園中以居。五年病濕下，形家咸謂弗利嗣人，乃徙陽田。其地曠漫無蔽，遂移故居，市敗屋實之。四年盡圮于水，不得已再徙松原。松原稍高爽，力鑒往失，且倦營治，盡托之友人。友人用形家言，取新材造屋，力不足，稱貸以償，則又頗違素好，甚慚悔之，而業已告成。昨寇起，家人倉卒入郡，只令市破屋數間以栖，憶他日嘗諷友人，有云：「土木一事，在國能貧國，在家能瘠家，在身能累身。」不謂既言之，復蹈之，可恨也。綽楔之制，古以表閭，而後世因以媒利侈俗，心極鄙厭。乙未歲，巡撫秦公以塲屋坐主故，爲建于郡，當時力謝，而郡守竹墟屠公不聽。已而竟燬於火。滄溪公復易以石，既成，乃聞之。不知費力置此通衢，何補也？

不肖素不善文，所作多覺腐爛，不欲示人。莫解何時騰播數篇刻之無錫，荆川以告，且欲盡選入梓。不肖應曰：「吾非名家，何得辱公！」避不復出。每自謂人品稍有地位，即庸言碎語，人自與傳；若人品卑下，縱連卷累册，衹益覆瓿。試觀一峰先生集，豈盡馬、班、韓、蘇耶？此事自決已久，更不煩執事留念。矧兵荒交困，在孔門亦須期之三年方有次第，而執事以數月之間疲極心力，區畫措置，使不肖可助力，即危其身且不恤，又安敢以意所不存者重累故人，自喪其

平生哉！執事可以兩忘矣。

與李盤峰

往以弱弟奉役，不量疎逖，輒上啟事露心腹，具辱垂恤待之殊等，爲手足者感德何似？旋聞榮擢如鵬翼重霄，橫絶萬里，搶揄細音，安從附風仰致？不謂數千里雲章飛墜蓬蓽作寒暄語，令人驚駭喜幸，踰昔匠石之掄材也。遇杞梓楩柟注目不瞬，❶不待持尋丈量度然後取之，知其中誠有之也。執事肩重據要，何以異是？往年北虜犯順，嘗窺飛狐而東至於白羊，故爲之關隘控制者日益固密，莫敢測視，今幾十年。昨見邸報驕種近擾遼水東西，而隴北亦有出没之警，譎情叵測，待之者其亦未可少懈哉！嚴委具答别帋，伏惟垂亮。裁謝不詳，以去使倉率，倚筆不任馳遡之至。

與曾魯原

自聞榮擢，即爲執事念之。近聞張璉果就縛，北川公已班師，士人咸競爲凱歌頌偉績者踵相逐，則是漸已安靖，君子可以次第展布讓溪免去代者，得非公乎？

人自閩來，咸云所在皆盜有，數城門不開。此須原赦而散除之，無令聚積。正如瘡痏既潰之後，小小痞滯要當輔養爲主，勿專攻擊。而會城三衛，昔嘗叫號爲變，尤須恩以懷之。大約去貪殘之吏，則民自不擾，上之法令庶可行。若吏貪而無制，未有能宜民者也。赤子孱弱疾病，而後父母之慈益顯。執事譽業揚於東方矣，於閩也何有？

兩日方候一面，酷暑長途，刻期趨命，

❶「目」，原誤作「自」，今據蘇本改。

安得以迂鄙妨誤哉？促促裁復，遥望惟倍自愛。

與楊朋石

憶癸丑甲寅，明齋兄來自昆山，即得執事高文讀之，見其博學多才，而考據不苟，喜今世有如執事其人者出，可以爲法。嘗念同水一隅，踪跡不能出境外，將何從見之？乃今盧山君來，因己聞所未聞，既又出手簡多儀，輒復對之。生思顧今衰病，日且老朽，而執事在當今如駿馬馳康莊，蹔時停足，終當騰踏天衢耳。

不肖無所長，自幼即知慕海内人豪，於一言一動咸欲得其影響，求以自淑，未嘗少變。忽忽杜門二十餘年，丹渥化爲衰白，騶騶且就木矣。而一念向往，無能自副。方與盧山旦夕求所以自贖，而以耄見棄，箴儆隱寓，竊愧終莫能自拔也。奈何，奈何！

來諭道術多岐，聖緒未一，且有感於名儒凋落。不肖在紛冗中罔知所詣，兹聞正訓，日以内觀。以衰白就木之人，旦夕莫計將何酬之？片言之貽，過於笞撻，亦惟植立作我軌範，歷久無易，至幸矣。若荆川、大洲兩公爲況，皆非不肖敢當。大洲公尚阻一面，荆川公今不忍復言之矣。寥寥海内，心可如何？惟不遐遺，垂老至囑。

與謝高泉

居山不啻坐井，外耗終歲不聞。去冬偶鄉人自北來，携邸報，見執事持節東土甚久，驚慰可知。忽承遠使書儀，敘述往年踐諾，與近年新禁，極仰取善不遺、爲學日密處，著誠去僞，吾人隨在皆當顧諟，豈獨今日言語哉！此古人所以有「有餘不敢盡」之教，蓋千聖一揆也。孤寂中聞此，悚仄如何？魯原歸舍甚急，未得一面。來使刻期

返趨，立取報書，草率裁復。四方多事，百凡惟撙節愛養爲上策。聊以此少助咨詢，不罪多口，臨楮馳情。

與尹洞山

秋既清矣，風力厚矣，天池之息已久，然而扶搖不至於九萬者何哉？此所未喻也。表儀庶僚，咸有典則，以孚觀聽，斯又未爲天無意也。第敝邑有均賦之役，爲鄉人所迫，紛紛四越月未得休。雖病拘一室，而日對百人，殊非意及。惟鄉井之愛，久亦不能動厭心也。冗中布此，奉候不盡諸懷。

與錢緒山

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以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没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據，且謬加稱許，以爲不辱先生門墻。此皆愛僕大過，特爲假借推引，在僕固有不然者。

竊意古之稱謂，皆據事實，未嘗狥其所欲，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莫若孟子，孟子嘗曰：「吾未得爲孔子徒也。」蓋嘆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之後。惟其實，不惟其名。師法者宜如何哉？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于速肖焉耳。未嘗即其願學而遂自謂爲之徒也。此僕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患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爲僕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恒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者，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者，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雙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已侍坐面，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嘗有不得及門之嘆，將日俛焉，

跂而及之，亦足以爲激昂之助，未爲戚也。惟兄聽其言。

與劉少衡

山中如坐井，不聞外耗。去冬忽見邸報，始知執事移司徒。將具問，又傳奉差息南，不之決。晤廬山弟，知之，兼云至家久矣。古之磨礪受益，不獨自其念慮悔悟之萌也，即使心所不欲，身所不處，而蒙垢受訾，百口辨詰，不能自明，所謂惟與心謀，雖朋友妻子有所不達。如此而堅於自信，然後可謂有諸己也。執事今日所遇，何以異是？然猶有可諉者，曰外言知者半，不知者半，使滿朝之人於此咸不能無疑，執事臨之怡然，所急者了此心而已，無他事也。如此則執事所遇，惟恐此事之不多也，又何足爲知己慮哉？至家喜嚴慈相聚，令郎長進若何？家居當幾許？一一皆欲聞之。諸不盡。

與錢緒山論年譜

兄下嶺過玉之期，友人皆能道之，淹留三四月，便了數十年欠事，回思向來悠悠，誰之咎歟？可賀可喜！但區區一無所知，徒以愚直不隱，吾兄委以筆削之權，竊念知舊彫喪，日月不待，而徐生遠來，强以相迫，而前此有請，已勞俯從，栢泉公又急入梓，勢不可緩。大約先生平生可法者多，亦容易下筆，不煩裝綴。遂以暇日奉命，尚俟再訂耳。

昔象山先生學術，因朱門相軋，其年譜不滿人意，每見友人於門生推尊處，輒有厭心。故區區於執事鋪序處，不復留一字，只平平説去，令人自看，彼自有題評也。年譜大意，欲明先生學術與事業之詳，故必根究的實，不敢稍加文飾，以取罪過。蓋先生學

問已明，待人自入，安能爲人汲汲促之始知哉？只描寫用工，節次不失針線，將來自有具眼人，此萬世事，非一人之私也。荆川有言：「萬世人眼毒，瞞得誰過？」真知言哉！

雙江公在閩聞訃，爲位哭稱門生，皆親與區區言。若此蘇州事，想是書石登刻第二次事，幸勿執。國裳，非不知其曾稱門生與谷平師同。是時先生爲提督，二公皆屬下，屬下稱門生固宜。其後國裳不稱門生，自其後來實情，與谷平師同。反覆《集》中有市舶時《辭謝陽明公不赴召》一書，《代府縣學送公帳詞》三首，皆未稱師。其詩中有《送王陽明都憲之京次鄒會元韻》，題不稱師甚明。彼不欲師，而吾强之師，何也？善山友人有曰：❶「以先生之學，何患無門生，何必國裳？」其見稍大，請思之。先生未嘗一日離門生，故前後書「門人集」一句可省。奏議大長，且有成書，故須簡截以便版帙。前後先生事實與前忘書者，今更補入；或又更詞，未曾請問，必亮不疑。初見年譜云「庚辰正月在贛，九月始返南昌」，非巡撫所宜，心疑之，意必有據，不敢擅動。及查開先石刻與各詩，始知正月在舡，二月至省，六月如贛，至吉安，書青原碑，遂爲改正。當時龍北山光曾約來言擒豪始末，未及踐言而卒。昨念之，入其言與不肖身所親聞者凡六十餘條，詩十八首，以告來世。年譜貴傳事實，如殺九十三人，略不見奏議中，蓋行事與告君各有體段，盡從奏議，翻作誣矣，當用詞語轉幹，使人易見其情乃佳。

先生事業，莫微妙於破三洌，莫危於擒宸濠，故委曲描寫，以動人之思。其學問，

❶「山」，蘇本作「乎」。

莫要於致良知，故質直敘述，以俟人之悟。天泉橋上與龍溪兄分辨學術，當時在洛村兄所聞亦如此，與龍溪兄《續傳習録》所載不悖，此萬世大關鍵，故一字不敢改移。養正贛州所語，已别作敘述一段，後諸友云：莫若用不肖舊記一段，方見五十年前實事，出於無意，遂自截入，更無自嫌。

先生門人甚多，多不載名，如吉水不下十餘人，今見《録》中者必可傳，一概漫寫，似覺大濫。如裘魯江原未納拜，不必强入。再查乙亥正月《自陳疏》，本屬己亥考察，故隨例進，已不應有他言。年譜中所載，乃納忠於武廟者，與題既不類，比查先生文集，奏疏内絶無此疏，意者當時擬而未上歟？以無稟可據，而乙亥又自有《自陳疏》，遂盡除之。若有所遺，他日增入集中可也。

謝郤媚友祝年

今世風俗，凡男婦稍有可資，逢四、五十謂之滿十，則多援顯貴禮際以侈大之。爲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某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醵金以爲之壽。至乞言于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爲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

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洪先今年十月十有四日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于今。至于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先爲最。以悲傷負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以爲樂乎？自洪先有知

以來，以生日未能奉一觴于先人以爲報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爲樂；平日不敢自爲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以爲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執事亮之。

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校者，尊其行也，故養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侈大之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肖空生無比數，固矣；概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辭。不然，將掃跡一樓，是絶其承教于君子也。惟執事憐之。

與胡栢泉

承遣使致手書，并年譜原本見貽，且敘別悰，爲之惻惻。旬日内，此間飛報數至，撫建與瑞金皆有閩廣流賊之警，意執事將行，不應復有此事。近數日稍安静，不知將來何如也？

周兄有來耗否？舊政之告，若何若何？南康之留，爲日幾何？弟獨坐一室，終焉之計已決，惟常以書之密否驗衰與壯。然安身略有次第，亦不患無着落處。惟執事當大事，又逢多事時，所望愛身，所以愛國也。欲語雖更僕莫盡，況於筆札尤難曲盡，奈何奈何？

年譜序或可於南康圖之，弟盡力此書，固不必以言之有無爲將來輕重，但不知即梓何日？錢新建之意不識果否？前兩次續上改正處凡十五條，昨開卷不見更正，恐臺下所抄盡屬初本。其最謬誤者，如以「小劉」爲「小滕」之類是也。似此則即梓誠不可緩。《周禮》亦在此與看過。此出執事至意，正不欲其虛負二書。若幸完，必先上行次以相報也。臨楮惘然。

與劉熙臺太守

人之生於天地也，聖賢爲上，建功業遺將來者次之，而文字爲下，此儒家定品也。不肖年二十有三妄意談學，餘三十年於是，三者一無有成，待盡一室，求以寡過，不爲穹壤中穢惡足矣。近年栢泉公以同年之故誤念之，兩入螺川就榻撫視，聽其言不甚謬，則力索其平日所書私考質之，不肖不敢終隱，亦將以求益也。不意中有暗合，遂付梓人。不肖三書止之，豈徼强哉，亦以未死之日尚冀少進，兼多觸犯，恐速罪戾，反足以累諸君。而栢泉公堅弗之聽，豈以執事又同臭味故耶？

夫文字，小技也。趨向不同，操習頓異，而囿其説者，至以賢聖當之，而功業若可無論，不肖至無比數矣。自量文字家必在唾棄，而遽貽木，灾且播揚於衆不可掩飾，執事豈欲即此教之，始知愧且懼乎？伏枕輾轉，莫能自捄。

日者，栢泉公以新刻來，中或謬誤，又有當增損者。方思託邑令轉致，而陳元陽適使人來，敬裁啟言謝，并訴鄙懷。惟執事不終絶之，時賜教誨，俾有所進，則成我之恩，必思有以報也。力疾命筆，不任悚然。

與胡栢泉

昨晚始得峽江遞來回書，中間稱許過當，非不肖敢當。惟學問一節，自陽田至今，皆是磨擦處。近年賴天之靈，始有向往不惑於友人之言，然非知己如執事者爲之斷驗，固不免猶豫。今若此，可以放步終身矣。

自荊川兄見遺後，此身倀倀，誰復可言？平日所望者，今盡絲毫不理，此道危甚，有如一綫。不敢盡言於執事者，將以養

之使有回互，不然，其心叵測，他計多矣。

近喜友朋中如胡正甫者，卓然以道自任，於不肖所助不少。晚年得此，殊爲快意。二月渠因送母南還，留此旬餘，近始入蜀。言之執事，可備藥籠物也。教語二幅，一一不逆，且有若嘿契者。敬謝，敬謝！

與王少方邑令

累月不敢以書相瀆，正以執事方有事於愛民、察言，勢不可以言相溷，兼執事聽覽公正，士民悅服，區區歆仰不暇，又何復云。兼上官之始至也，其性行果正，即任其意，令以己意與民休息，相忘於無事，使德意下流，人皆相信，始於小過不及之間漸次相告，隨時小補，此區區之愚與衆異者。今日惟恐執事之懈於政耳，敢重以言乎？幸相體，勿以言少爲訝。兼區區方爲人所忌，正當修省之時，亦不宜呶呶多言。俟執事五、六月真情實意已行，然後時以己意相瀆，惟恐尚厭聽耳。

來書受教之語，正區區所欲告者。居官爲郡縣，至爲煩瑣；至爲縣，尤天下之至瑣者也。上下相臨，人各一心，安能與我同哉？此正學問用處。宋儒有言：「喫得三斗釅醋，然後做得宰相。」先師李谷平翁嘗言：「先儒謂『不哭孩兒誰抱不得？抱得哭的孩兒，善之善者也』。」內文明外柔巽，箕子之「明夷」以之。一於文明則近察，一於柔巽則近隨，不察不隨，非學問不足以語此。此處磨煉成熟時來，無往不可，獨縣己哉！

與王塘南

某泛觀於世，未有真知此學切身而致力者，蓋千百年始一見；而真知此學切身，又千百年中不數數見也。執事往年於學，

常用心尋求矣，乃今相見，似於此學益津津有味。不逐世人稱許，此其所志固遠且大，未可直以目前所見爲則也。夫學之歸宿，固未可豫定，至其必爲此不爲彼，明白較量，固可一時而定。執事之所定，世人不知不識者既瞭然矣，其能已於精進哉！京國，名利場也；名利，人之所易惑者。執事此行順矣，於極順中不動乎？意其能乎？視極順中與不順，其能乎？於名利之去來無少加損，而吾之所以不因之有增減，其能乎？此亦千百年之一辨也。絲毫牽繫，終身之累。幸不爲迂。

與成侶鶴

某自考無所長，惟一念好善，不可解於心。自以爲天之與我若此，而不能成之，以至悖叛，則其罪益大，如是蓋數十年。其不能盡類以負所生，誠有之；至於倒行逆施，固有所不敢也。自弱弟濫食許州，則已聞執事之名。又數月，執事政聲漸著，駸駸乎將進於古人。不徒了簿書常事，而上天付與獨厚，又若有縱而待之。某於是自幸斯道之有託，而弱弟得所依歸，不致倫於匪人，平生景仰之私，庶可以自遂也。遠書多儀，二力且至，蓋至願而不可得者，一旦畢達，是豈往來細故哉？古之貴學者，謂其力有未至，以故勉强而成全之，非有增益也。今執事以質實煉達之資，而又自信心之無他，持以終身無所攙雜，其進也孰禦哉？今之諛執事者，咸以年少爲言。當不肖爲民時，年纔三十有七，亦甚少也，山中展轉，不覺六十有一，光陰直迅速耳。惟執事無恃其年而自信其心無他者久而不變，無以一時外補爲進退，則今日之歷民事而諳吏才者，未必非執事之他山。盖試之諸難，將以進之大受也。畧不辭讓，輒盡

所懷。

答銀溪浙參公求譜序

適送別雙翁文江，冒雨返舍，二仲在堂持書幣相待者越夕矣。名宗華牒，源遠蔓鍾，既非偶然，而執事立例精嚴，詞婉義正，俱可流輝百世。某辱姻友之末，又得以文字繼諸鄉衮後，豈任榮幸，即未有成命，且欲自効附名其後，矧二仲傳語之專而爲禮之恭哉！徐頓首拜嘉。弟來幣過厚，不類通家骨肉情爲踧踖耳。

江左一派，中間既出舊譜，固不易遽削，而前列之例云九世五世之別，事有詳畧，是矣。竊意江左比於傳疑，衣錦則傳信矣。如衣錦傳信，便當如五世之例；若謂衣錦自有譜，亦當明注其丘墓所在，使他日彼此互相考見，安知彼之譜能比於吟溪哉？此亦子孫之心也。若有疑其非真，則當別以義斷。若江左或爲一敘，統括在前，微示己意，且述舊譜所載，而吾有去取之公，庶後之撰記者得所宗矣。如何如何？

中間查對世系，皆出執事一手，可謂功倍於事，勞心可知。分任而責之成，可免訛易。序稿便當速呈，不敢久秸嚴委也。春報想已盡聞，此間所録被人持去，傳臚者，二仲能口道也。貴體惟加崇護爲祝。

答劉龍山

前承枉顧，值行期甚迫，不得久扳以延清論，有負至心。然區區所未盡者，固不敢於兄有隱也。往玉虚之會，得吾兄而羣衆日喜，何也？當時意氣發揚，又善叙述譬喻，故有「無龍山則興減」之説。自數年來，每見雖未詳論，而區區聽受之心未嘗敢忘。

凡人精神收斂寧静，而後意慮始精，言語有敘，動作有則。若一入以浮燥紛擾，即

恐有視不見、聽不聞之病。吾兄深知學者，何待多言？但於收斂寧静處更加之意，則官政自裕矣。辱兄拳拳，不以爲愚鄙而下問之，故弟亦不敢自遠於君子而不盡其説，惟不以此言爲常談，幸甚！

嶺外瘴鄉，須加意保嗇。山中意態，弟不敢負，亦望時有以拯之也。

與尹洞山

屢承手教，明孔孟正脉，謂未有絶應酬者，惟恐流爲異學。感切磋之誼，何忍負之？第自反尚未能盡絶應酬，浪得此名耳。實則衰白日甚，病羸不耐煩冗，比於閉關晦息，非有他也。昔樂正子下堂傷足，數月不出，此只小有傷耳，使傷者大，當數年不出矣。「不出户庭，無咎」，非無條目，特未爲之者。兄謂如何？

與徐芝南

往歲承教音，久以乏便，遂缺具復。懷玉之會，弟方抱病，諸君罷還，曾荷瑶華。當時楮筆盡屏，又成欠事。栢泉兄至，讀佳文，知耿耿世道。已接手裁并諸稿，則又仰慕高風，且共懷人。徵往測來，益堅拙者跧伏計耳。自歸來，家難相仍，故病多衰從。少時謬妄不量，欲有所爲于世，今二三年，齒豁鬚白，壯心盡消。每朝夢醒，自顧冷然。獨收斂不固，意氣時浮揚，未得歸根入細，仰愧知己。行將即事攝聚，不敢漫過。

夏秋苦盜劇，始與鄉人相見，卧内從此稍多應酬，校前僅不踰户，深有感於萬物一體之論。即使逃入深山，終與二氏宗旨懸絶不同。兄静觀久矣，幸少出自得者提撕之。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五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記❶

冬遊記

嘉靖己亥，余當赴宮僚命，鄒東廓、唐荊川再書促余，有聯舟約。自念山中離索，嘉會難逢。閏七月十八日登舟，途次邅滯，十月二日始抵鎮江。聞二兄既遠去，不相待。王龍溪在南京，書來邀會。初六日，與胡大徽同往赴之。鎮江諸友送至樂亭，餞罷，日將暮，始別去。是夜宿炭渚驛，對長松孤月，頗有懷人之感。

初七日午，過龍潭驛，夜宿東流寺，遣人入城約龍溪與王鯉湖會。

初八日，鯉湖遣人約余，❷與余所遣人不相值。是日，天且雨，不得會。

初九日午，龍溪來。少頃，鯉湖繼至。余與二兄別去七年，相對各悲悼年歲迅速，於是留寺一日。❸龍溪語間極贊荊川近來造詣迥別處，且以探余。余因呈曰：「數年前居喪，雖不敢自放棄，畢竟朋友疎遠，不得長進。近於靜坐中稍見精神當斂束，不宜發散，一切寂然，方有歸宿。」龍溪曰：「自

❶「記」，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❷「約」，原本誤作「值」，今據四庫本改。
❸「一」，蘇本作「二」。

信何如？」余曰：「此去尚遠。」龍溪嘿然。

十一日，邀余觀都城勝概，薄午，自麒麟門入觀音寺。坐定，龍溪問曰：「寂得下否？」吾人說静終不歸静，有多少不妥貼處。於是鯉湖因問慎獨之旨。龍溪曰：「獨知甚微。雖至微，却是大命脈。縱是口說得是，事幹得好，誠與不誠，終逃此間微處不得。畢竟分分曉曉皆能自覺，費力與不費力，一毫瞞他不得。聖學舍此，别無可下手處矣。」鯉湖曰：「但令善意必行，惡意必改，接續去如何？」龍溪曰：「如此却是大不慎矣。古人所言慎者，正指微處不放過說，正是污染不上，正是常彀得不欺，皆如好好色、惡惡臭始得。若善惡二念交起，此是做主不得，縱去得，已非全勝之道矣。」

十二日，龍溪入城了部事。余與鯉湖遊靈谷寺，由松徑入五里許，至殿前觀吴偉畫廊及後寶志，塔後有八功德水。午後，龍溪始來，同登無梁殿，校射埡中。日暮，宿月泉方丈。

十三日，遊禪堂。諸禪請作浴，次第浴罷，登禪牀，皆熟睡。睡覺，諸禪作齋供訖，移宿退居。是夜，龍溪再問余曰：「自信如何？」余曰：「欲根種種未斷耳。」龍溪曰：「今人爲學，只不緊要，故皆難成。須於咽喉下刀，方是能了性命。而今只爲有護持在。」余曰：「試論余如何？」龍溪曰：「汝以學問湊泊知見，縱是十分真切，脱不得湊泊耳。」且留余久居。余曰：「聞河北漸凍，既追東廓、荆川不及，吾當停舟途次，復來相聚。」

十四日，早飯罷，别龍溪。龍溪笑曰：「勿至前途改念。」余應曰：「欲改念，亦非一言可能束縛。」遂相顧大笑，上馬去。是夜宿龍潭驛。

十五日，由龍潭驛買小舟，破浪下儀

真，爲故人留二日。

十七日，抵揚州。

二十日，移家入城。

二十三日，追徐波石、戚南山至金山，不遇，一宿而返。

未幾，南山書來，邀余往會。

十一月初十日，舟到儀真，爲大風所阻。林東城書來，期歲暮入安豐，余報諾之。

十七日，與盛範卿、盧天敔聯騎趋全椒。午飯臧家店中。日將暮，抵六合，宿東嶽廟。

十八日，午飯盤城店中。兩日天氣寒，三人面皆梨色，又不携酒殽，日蔬食，三次，❶不爲倦。晚宿東葛城驛。

十九日，午飯界首王欽家。午後抵全椒，吊南山。縣令李白洋率士友來訪。晚宿南山家塾。南山自訴學不得力，且曰近得荆川提拔一番，稍有憤發處。意將啓余，余未有所呈。

二十日，訪縣令及士友畢，南山邀入南譙書院。書院舊爲尼菴，巡鹽察院改置，去縣東二里許。余至，適聚樂堂新成，於是諸友數十人咸來會，各泛酧論半日别去。

二十一日早，同南山過南京，暮抵江浦縣白馬寺。寺中有白沙陳先生手書碑，當時與莊定山諸公相會處。南山曰：「前龍溪、❷荆川皆常宿此。」❸夜與南山論及斷欲處，南山大省發，喜曰：「今日白馬殊不虚行！」

二十二日，大霧，渡江，上下四顧不辨天水色，若遊混沌，與南山同歌海漫漫詩。午至江東驛，飯後入報恩寺西，方丈遣人促

❶「三」，蘇本作「二」。
❷「前」下，蘇本有「此」字。
❸「常」，蘇本作「嘗」。

龍溪。薄暮，龍溪携酒殽至。喜曰：「念菴棄家爲何事來？」余答曰：「爲病人不能行，故求藥耳。」自是皆聯卧。

二十三日早，龍溪入部，余與南山觀殿外畫廊。有二僧説諸相出處詳悉，大抵皆苦行得道事。已而同登寶塔，至九層上。是日大風，塔牕中不能開目，余乃閉牕瞑坐久之，從四牕各開半户，盤辟竊觀，終不能盡。有頃，風稍定，余出塔牕，扶欄楯周圍視之，北指石城，南控雨花，東望鍾陵，西臨天塹，而塔僧復次第細細區别，於是頗盡金陵全勢。因與南山静坐，論六朝興敗事，撫時感激。日昃，南山爲田西臯邀語先下，余留坐塔中，久之始去。午後，❶南塘方丈候龍溪至昏夜不至。

二十四日，食後，余與南山閑行，入徐府菴。出寺，由春牛廠三官廟入高座寺。午飯罷，觀方丈中荆川所留詩。復從寺後登雨花臺，指顧山川，迴旋盤欝，徘徊久之，下臺入天界寺新菴中，熟卧禪榻。龍溪使人來促返報恩。是夜，範卿問「善與人同」。龍溪曰：「今且未論及此，且看子路喜聞過處是何心。今人未辨善是何物，善惡皆隨人轉。此處不明，縱説進退，皆無着落矣。」

二十五日，與南山閒立庭中，南山曰：「人心不可有係着，汝平生爲風水所困，今正當割絶之。如昨日指顧間得無多事否？此學問所以甚難，願勉之，勉之！」余謝過不已。早飯罷，與南山同過大教場習射。射畢，入神樂觀午飯。飯罷，觀天地壇，薄暮始返。龍溪復來，同宿陸壽卿方丈。

二十六日早，投報單入孝陵，余素服行謁陵禮。飯夏大監宅中，夏乃鄉人。飯罷，其姪云：「尚有懿文皇太子陵。」由孝陵門左

❶「後」，蘇本作「飯」。

折東下，行叩頭禮。出，遇屈奉御，引余達觀陵外規制，并指吴王孫權所葬處，爲之悲悼今昔，令人輕世。薄暮始返觀中，同年張横沙、歐横溪來訪。南山、龍溪皆以王遵巖至江東，先往會，約余隨來。余辭一客，日暮不得去，心頗怏怏。

二十七日，由洪武門入，訪南衙諸老及相知，至則多人部會章介菴，談吐多感激。午飯歐横溪處。薄暮，遵巖使人邀赴報恩會，至則湛甘泉來顧，❶且邀次日飯。別後，遵巖來自江東，與遵巖語至半夜。❷遵巖云：「念頭斷去不得，止是一任他過，便要如何斬除，恐更多事，此吾小歇脚法也。」龍溪引之出户外細論，余不得聞。已而論及詩文，龍溪曰：「荆川近攙得下，縱彼終日執筆，總是輕；念菴縱終年不作，總是重。」余初不肯服，已而自察果肰。

二十八日早起，方欲與遵巖語，適城中諸相知絡繹來訪。余亟盥畢，出侍客，❸遂不及別遵巖，與曾擴齋同入城，再謁甘泉翁。因述數年在山荒落處，翁未有答。出謁費鍾石，至則聞石塘來訪，別去。飯歐石江處。飲罷，訪北衙諸相知，過雞鳴山，欲登覽，以甘泉翁處促飲，不及登。日將暮，至甘泉翁處，則龍溪、擴齋與吴莒溪皆先在。席中因陳欲根難斷處，翁云：「自有知來，欲即相染，歲復一歲，已成深痼。而今無有頓去法，亦須漸次歲減一歲耳。」已而論及安南事，因出《治權論》見示。夜宿龍溪家，卧論欲根處，余呈自家身分不濟事，只能彀得戒欲，不能彀得忘欲。龍溪曰：「千古作聖，不成只争這些子？」且曰：「凡

❶「泉」下，蘇本有「翁」字。
❷「半夜」，蘇本作「夜半」。
❸「侍」，蘇本作「待」，當從。

財貨自外求，❶原是外物，故尚易爲力；色心與性命同來，所以甚難，此處尤不得放過耳。」

二十九日，飯罷，鐘石翁邀同鄉會餞，余再三辭之。已而來顧，復力辭得免。遂謁唐有懷翁。語次，每慮荆川過高，不近人情處。余應曰：「在令郎不可有，在今世不可無。肰令郎煞用功，終當消去，無過慮。」語罷，余解衣冠，獨乘馬由洪武門外阡陌中，欲避謝人事，投普照寺，龍溪、南山不之知也。余乃遣人物色南山。余獨卧禪榻上，既覺，值僧齋粥熟，就僧乞食。午後，南山始與盛、盧二子及殷虚白來，移宿方丈中。有頃，横沙攜酒殽相勞，至暮别去。是夜，南山謂余曰：「汝心中尚多閒牽係。即如學射，精神優裕間一習之，未爲不可。吾觀汝面多陰氣，正宜調養休息。若見寬閒處便思學射，不惟減去精力，亦非息心之道。縱令箭箭入紅心，亦有何益？吾願汝心中光淨，無一毫留戀，方是吾輩倚靠處也。」余欲拜謝，相持竟不得拜。

三十日，盛、殷二子先别歸。余與南山及盧子同遊牛首。自鳳臺門出，西皐使人邀至萬歲寺午飯。飯罷，同步至祝禧寺，晚觀《楞伽經》。

十二月初一日早，僧一菴設齋供畢，西皐别去。三人跨馬逶迤循山而行。❷有頃，抵牛首，至峻級處始下馬。古杉喬松蕭森屏列。循街而上，❸至住持方丈中熟睡。睡覺，飯畢，從方丈左折登塔殿。殿後依石壁左角，有小徑緣石而上，從石穴中出，上有小石塔，石四旁方平，僅容人行，名爲捨身

❶「求」，蘇本作「來」，當從。
❷「三」上，蘇本有「余」字。
❸「街」，疑當作「階」。

崖。❶余與南山次第登之，盧子股栗不敢上。坐少頃，復從石穴下，由殿外左折，登憑虛閣。又折而上，入文殊洞。出洞，憑簷廊入，❷夕陽倒射廊中，天光下臨，遠近嵐烟，映罩林木，遠水横帶，暮鳥紛歸，大奇景也。出廊西右折，横過山腰，有僧結茅菴獨坐，與之語，亦稍知自謀者。宛復而西，觀辟支洞。洞甚小，且傾仄。下至禪堂，時已昏黑，則聞龍溪至矣。遂出相迎，龍溪乃與吴苕溪、陳紀南、趙尚莘同來。飯罷，同至禪堂，登榻分坐。已而三人皆分宿各方丈，余與南山、龍溪連卧禪榻上。因論告子義襲之旨，龍溪曰：「學問識得真性，方是集義；不然，皆落義襲矣。」余因請曰：「兄觀弟識性否？」龍溪曰：「全未。」因與南山歎曰：「如此，則吾輩已非集義，終日作何勾當，可不省哉？」因各惕然自懼。

初二日早起，與諸公就禪堂前右室中閉門觀塔影，塔從門孔中入，倒懸向下，無問陰晴皆得見之。已而轉方丈中飯，適楊水田、吴前峰、陳五山、朱拙齋、張東滸、張甘節相繼至。飯罷，諸公各乘輿登眺，而余與盧子從石徑上山頂觀佛眼水，水在石孔中甚清潔，深數尺許，而是石背有鉛鐵光，❸盧子恐怖不敢近視。余盤踞坐其上，俯而下視，崖石千仞。少頃，登絶頂，坐盤石上，龍溪亦至。北望鍾陵，煙雲幕幕其下，❹獨露山頂，若螺髻然。周廻四顧，廣漠無際。龍溪笑曰：「可謂下視八荒矣。」方欲長歌，而諸公使人邀下就席，遂至方丈，諸公置酒爲餞。飲罷，諸公皆別去，惟龍溪獨留。余乘肩輿過獻花嵓，而龍溪、南山先入祖堂。

❶「爲」，蘇本無此字。
❷「入」，蘇本作「立」。
❸「背」，蘇本作「皆」。
❹「幕幕」，蘇本作「冪」。

余與盧子觀諸嵓洞，登芙蓉閣，反視牛首山，樓閣秀麗若畫。憑欄久之，嵓僧邀宿。以龍溪使人相促，復由山左轉入祖堂。至則二兄以迷道山下，適至寺。寺僧海天延入方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僧煉魔，皆數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己悠悠處。歸宿禪榻，❶夜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溪曰：「善與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説作聖，便覺與人異，若看聖人愚夫愚婦稍有不同，❷即非聖人之學矣。❸」且曰：「天性原自平滿，今汝縱是十分回頭用力，俱湊泊作平滿，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機心不息所以至此。」余嘿領受。❹

初三日，早飯罷，同觀懶融洞。洞中一石書「佛」字，乃四祖點化懶融處。余三四人依石而坐，適有道人唱道詞，皆警世語，令人心思冷然。出洞，觀無梁殿，乃海天所創。歸方丈，復設齋供罷，各跨馬過嶺，復入獻花嵓。二公登陟，余止茅菴中。已而同下，至禪堂中，各占一席，披禪衣熟睡。睡覺，由翠濤軒玩竹。又從寺左石蹬下至方丈中，茶畢，各上馬去。是日，恐天雨，不復入祝禱寺，遂由紅石山經馴象門而西趨華嚴寺，至則天復晴朗。是夜，南山問龍溪曰：「兄善識病，幸直指看。」龍溪曰：「汝能心不除。」南山即跪，再拜謝曰：「領教領教。」已而問及余，龍溪曰：「在念菴自謂畢力從事學問矣，自吾觀之，終是爲性命心不切，於日間或看山，或臨水，只是悠悠的，所以精神尚爾散漫。若是爲性命切底人，他終日只有這事，更有何事可以奪得？凡人精神只有一處用，那得許多閒勾當？當初

❶「宿」，蘇本作「卧」。
❷「看」下，蘇本有「得」字。
❸「聖人」，蘇本作「大聖」。
❹「嘿」下，蘇本有「然」字。

有人嫌《傳習録》中『持志如心痛』一段太執着，陽明先生曰：『且勿如此論，放此藥在，有用得時耳。』」余聞此，嘿然痛自省久之。龍溪目余曰：「此時念菴更有何事撓得否？更須湊泊否？」

初四，龍溪早別，余三人飯罷，由江東門外普惠寺中陸行入水西門訪西臯。午飯罷，遊西園。

初五日，早飯罷，別西臯，觀朝天宮。西偏有卞將軍墓，前爲祠。由祠前去靈應觀午飯。飯畢，登觀後臺，瞰烏龍潭，望清涼山，以天將雨不及登。遂出清涼門，四人共乘小艇而北觀石頭城。有頃，天微雨，共持一蓋自蔽，衣幸不甚濡。將暮，抵静海寺，遣人促龍溪，與横沙別，遂宿對山方丈。

初六日，大風雪，横沙凌晨携酒殽出餞，西臯先別去。午後，龍溪始來，同飲餞。將暮，横沙別入城。余四人同遊方丈前小圃，列坐於洞中，時風雨交至，悠然有塵外之樂。

初七日，雪，龍溪至，餞於方丈別院。飯罷，令余大書《菊坡警語》并余途中詩爲別。

初八日，雪霽，余四人同乘舟遊觀音山，午後始達，遂登岸，憑觀音閣望江流瀰瀰。時天正寒，汀洲蕭疎，帆檣寥闃，因步至觀音門，望獅子山積雪。日沉西，登燕子磯絶頂。將暮，宿道院中，與龍溪談及儒與老、佛之辨。龍溪曰：「用儒書解二氏，不識二氏；用二氏解儒書，尤不是。此各有機竅，所謂毫釐千里，自混不得。」已而究竟學術歸宿處，龍溪隱而不發。余再三詰之，龍溪曰：「此事難以口說，須是自悟。」余曰：「如今只有無欲一着，不敢不勉，舍此恐更無着力處。」龍溪曰：「無欲上着力，乃千古聖學宗旨，只得從此立説，從此用功，真是

不懈，應有別悟。汝此去與荊川切磋，當有辨別時也。」余念此行既非泛遊，乃竟含疑而返，畢竟何益？因請曰：「所貴朋友，當規過勸善，不得欺隱。吾三人當直指病痛，庶有省發。」龍溪曰：「誠是。」❶因論余曰：「汝學不脱知見，虚知見有何益？看來總未逼真。若逼真來，輪刀上陣，措手不軼，直意直心，人人皆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若一向如此，決不能有成。遇有事來，決行不去。從前錯過好日月，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南山、龍溪令余言渠病，各有呈似，互相省發。因倦就寢。至中夜，南山熟睡，龍溪覺，余問曰：「如何是真爲性命？」龍溪曰：「擽得性命，是爲性命。」余曰：「如何？」龍溪曰：「如今爲性命不真，總是擽世界不下。如今説着爲善，不是真善，却是要好心腸，皆隨人口胳，❷總是打毀譽得失一關不破。若是真打破之人，被惡人埋没一世，❸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真爲性命。能真爲性命，時時刻刻只有這裡着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把柄在我，横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歎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爲得失？所謂毀譽，不知他毀譽箇甚麽？便説打破，已是可歎矣。」余因此有省曰：「此一句，吾領得，原來日用工夫皆是假作。」龍溪喜曰：「如此，不是不知痛癢矣。」

初九日，早飯罷，各拜別。南山曰：「吾有一言，贈作路費。」余曰：「如何？」南山曰：「舟中正好静坐，百事不問，養得精神完後，百發百中矣。」余領謝之。南山、龍溪送余至磯下，登小舟，戀戀不能舍去。是

❶「曰」，原脱，今據蘇本補。
❷「皆」下，蘇本有「是」字。
❸「人」，蘇本作「名」，當從之。

日，江風尚微。薄暮，抵儀真，夜宿見齋客舍。

初十日，飯暮中江處，夜半發舟。

十一日早，大雪，至揚州，乘雪去訪吴疎山。❶

十二日，移家入船，欲入泰州，爲風雪阻。

十五日，同王渌湖赴東城之約。舟次上方，與一川李子及揚州諸士友相聚，夜宿大洋方丈。

十七日，暮抵泰州，東城邀宿公館。東城曰：「吾往日在京，❷不覺有病，近日知病，只是知識不除，有機心在。」問余何如，余曰：「欲根不斷耳。」東城曰：「若論欲，吾亦不斷，但知世味，縱要亦不來，所以尚輕在，只是悠悠底可慮也。」

十八日早，州守朱存齋、朱雙橋輩率諸士友咸來聚論，盡夜酌餞而罷。

十九日，因巽峰林公至，❸余先入安豐。

二十日，至安豐場，見王心齋。心齋時以病不能出，就榻傍語。余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不知此，縱説真，不過一節之善耳。❹」

二十一日，再見，因論正己物正處。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己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

❶「去」，蘇本無。
❷「京」下，蘇本有「師」字。
❸「巽峰林公」，蘇本作「林巽峰」。
❹「不」上，蘇本有「却」字。

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余於此言頗有深省，見得精神更不須向外，時時刻刻只有自了一着，於吾人最緊切。

二十二日，雙橋、巽峰、東城皆來。余謂東城曰：「余兩日聞心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己物正處，却令人灑然有鼓舞處。」是暮，黎樂溪率如皋士友皆來坐，室中至不能容。

二十三日，聚論盡日，至夜咸欲別去。心齋相留，因論「仁之於父子」一段，極爲闡發。且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樣命。可見性能易命。」夜二鼓，欲別，心齋復執余手不釋，因作《大成學歌》見贈。其略曰：「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爲相知；十年之後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斯。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我將大成學印正，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説此與人便是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惟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我説道，心中和，原來箇箇都中和。我説道，心中正，箇箇人心自中正。常將中正覺斯人，便是當時大成聖。」是夜，與雙橋、樂溪及諸士友別。余與東城及泰州諸友發舟安豐。

二十四日即抵泰州，❶存齋復來追送，別去，余與東城及王叔居、張濟化、周子貞、陳子龍同舟至揚州。

二十五日，別四子，獨與東城同訪吳疎山，各述所聞。因劇論學問病痛，且求直語爲別。疎山謂余曰：「念菴聰明，凡聰明必不隱固深蓄。」東城曰：「念菴常欲靜斂，畢竟尚覺發露。以言相感，言語易盡，且説得死殺不能動人，只是真意相蒸，彼此兩益

❶「即」，蘇本無此字。

也。」已而二人索余言，以次遍及。將別，東城復謂余曰：「吾有一言贈君：斂束精神，培養善類，❶念菴責也。」各拜別去。且曰：「凡朋友相會不易，得遇有語言感發處，不妨直書示我，兼得切磋。」余歸舟，因思朋友切磋，直剖肝膽，令人不容逃閃，倚藉此生知己，可以指計感激。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俱非真。聞歌乃易簀，受言永書紳。誰知百年内，二義無疎親。」

二十六日，龍溪以書來別，曰：「吾人包裹障重，世情窠臼裡，不易出頭。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半生倚靠。見在種種行持點檢，只在世情上尋得一件極好事業來做，終是看人口眼。若是超出世情漢子，必須從渾沌裡立定根基，將一種好心腸徹底洗滌令乾浄，❷枝葉愈枯，靈根愈固。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方是大生，方是生生不息真種子。今去此尚遠也。且吾人學問，須識真性，獨往獨來，使真性常顯，始能不落陪奉。自家時時得箇真實受用，始不被世情所轉。吾兄好處，弟方取法不暇，何消復贊揚？然密觀所安，還覺有許多費照管放不下處，到底脱未得陪奉纏繞，只此便是没受用。此中須有一種萬死一生真功夫，❸非聰明知解所能支持湊泊也。臨別終宵之話，兄能不忘否？荆川能曉了此義，然亦還脱未得要好勾當。二兄各有好處，以善養活人處，荆川却不如兄，正好交相爲用。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書旨痛切明白，可謂袖珠相示，不作謎語者。

余於二十八日發舟北去，回思往跡，既

❶「養」，蘇本作「植」。
❷「好」上，蘇本有「要」字。
❸「種」，蘇本作「着」。

不可尋，而藥石在心，服膺懼失。竊念自丙戌以來，致力此學，當時自負意氣，謂聖域舉足可入。每懷五嶽，頗志四方。十四年間茫無所成，過惡蝟集，更歷多變，皮骨疎脆。受此鞭策，更不進步，即恐日就淪逝，終成狂謬，爲人忌諱，誠大可憫。因書所聞，時得證驗，并以貽鄉里同志，亦望共求不負，無若不肖悠悠爾矣。

夏遊記

余歸田之六年，得石蓮洞於潵廬之北，自是頓息山水之興，如醉者遇芳醪，無復羨慕，誠不自知其何也。又明年爲戊申，族之長者以譜事見委，閉户洞中三月。垂成，會友人王龍溪期會匡廬天池，遂輟以往。是時五月下旬，暑氣初熾。友人諷曰：「康節四不出遊，聞乎？」予曰：「聞之，然予非好遊也。雖然，不聞上官者避伏臘何居？」曰：「彼有車馬廝隸之便。」曰：「應試請舉，亦有車馬廝隸乎？」友人無以應。

二十六日，登舟至新市，邀尹道輿，以父命辭。晚泊玉峽徵君樓，其下即徵君蕭雲丘故居。蕭以布衣受知當道，王三原折節下之，往復論學，❶其事功可稱，良有以也。

二十七日，至新淦，訪同年吴雲泉、饒湖田。

二十八日，泊白馬，邀盧虚舟、朱周卿。

二十九日，宿河泊所，盧、朱皆畏暑，挾醫以行。

三十日午，泊石頭口，將取道建昌，從者皆顧望不肯行，❷以汎彭蠡入南康爲便。返至南浦，附商舟。

❶「往復」，原誤作「復往」，今據蘇本改。
❷「皆」，蘇本作「咸」。

六月朔，拂曙將發，醫自城來，云龍溪昨暮南上矣。遂乘艇泝流而南，❶宿曲江。

初二日，至豐城，追及之，同舟爲錢緒山、貢玄略、王濟甫。因與虛舟笑曰：「事豈可逆睹哉！方友人見尼，余堅欲往，不虞其遽止也；子欲挾醫，醫謝再三，不虞其弗用也；從者顧望，衆頗怒之，不虞返舟之遘會也；醫將入城，衆疑其逃，不虞入城之有聞也；諸君期於天池，亦不虞遇於劍江也。自今視之，孰爲然，孰爲不然，而又何足以動吾意哉！」是日，南風盛作，中夜宿樟樹。

初三日，龍溪將晤張浮峰大參於臨，予不得辭，暮同會慧力寺。❷浮峰知予故態，謝遣郡邑而後來。

初四日，出天王寺，登舟，盧、朱別去。宿清沂。

初五日，至新淦，同飲雲泉、湖田所。

初六日，至玉峽，邑令成井居以錢、王同門，邀會後山寺。

初七日，自玉峽趨石蓮，酷暑中入石室，毛骨洒洒，不禁偃伏懷濂閣下。余以近歲所學相質，且述逃世之樂。龍溪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爲流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就，即於己心有碍。故此心與萬物析離不得，見稍有偏，便落無情。此二氏見解，吾儒之所不道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無哉！」予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龍溪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辯析二日，始覺其説本之《西銘》，《西銘》本之孔門之仁，自孟子没，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

又明日，緒山題石而出弔周七泉，連榻

❶「艇」下，蘇本有「子」字。「泝」，原本誤作「沂」，今據蘇本改。

❷「會」下，蘇本有「于」字。

而宿，各指所病，莫不泠然。❶

初十日，❷同宿敝廬，露坐月下，友人有問「未發之中」者，爭論不一。久之，龍溪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静時論也。」衆始嘿然。明日，諸君别如安成。

二十五日，會於青原，四方及同郡之士，先後至者百六十人，僧舍不能容。每日升堂，諸君發明良知與意見之害，退則各就寢所商確，俱夜分乃罷。予嘗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發根處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原有計筭，此處漫過，一時潔淨，不過潛伏且恐陰爲之培植矣。」緒山曰：「此件工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事破除？」龍溪曰：「不然，此倒巢搜賊之法也。❸勿謂盡無益也。」

七月二十三日，解會，龍溪與貢、王二君先歸，邀予同擇龍虎山中爲江浙會所。予以先忌歸祀，祀畢，與周柳渠、王有訓發同江。❹

八月朔，至新淦。吴雲泉以弟之喪將如杭歸櫬，約同行。

初二日，復遇龍溪市汊，明日將至南昌，龍溪入城别浮峰，余與貢、王避處玉清宮静鶴樓。

初四日，雲泉至，入其舟。

初五日，先發窑頭，候龍溪。午後，以王汝敬來，遂發。晚泊八角樓。

初六日午，過趙家圍，登舟尾望彭蠡，

---

❶「泠」，原作「冷」，據蘇本改。

❷「曰」，原脱，今據蘇本補。

❸蘇本無「也」字。

❹「同」，蘇本作「桐」。

宿瑞虹。

初七日午，至龍窟，龍溪易舟。漏下十刻，泊餘干上三十里。

初八日，先龍溪舟發，會於安仁。邑令黃兩山、桂應溪與弟軏先後相見。黃乃雲泉門人，攀留再三，不可，別去。宿上流二十里。

初九日早食，至鶯萱潭，❶始知安仁下八里，舟趍潭，步沂溪入，可盡龍虎山下流之勝，聞言已不可返。凡時過而悔，大抵此類也。午間，黃令遣人相行，至十里許，遥見遠勢若青雲乘風旖旎不定之態。問之輿人，答曰：「此仙岩諸山也。」令人神爽飛動。自是沿途流視，如牆壁四立、馬牛奔風者，不可勝數。約四十里，過郭家渡，輿人告勞，暫休仙巖寺中。食罷，復出江上，乘小艇沿洄觀之。臨溪數山，上偃下繝，❷如龍鐘老人傴僂附物而行，又如蒼虬夭矯拏空上騰。溪轉開石，岩穴錯出，從行童子呼曰：「石上那得有懸棺乎？」余以爲石勢類爾，則又徧指爐灶罌餅門闑倉櫃，讙呶詫訝。余亦眩惑，斜倚艇中倒觀之，復艤棹登坡睨望，崖中器物皆實不謬。土人以爲飛仙故宅。余見石山多外竅而中空，豈避難者從中拾级據高臨險，久而堙其穴入處耶？同遊者或然或否。會雷雨至，風迫水游棹，顛危甚促，冒雨返寺中。寺中壁板有張郎之書，遒勁可愛。是夜與龍溪共榻言別，因請指余之短。龍溪曰：「念菴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已而龍溪令余有言。余謂：「此番對兄，尚覺於人情上牽連不斷。大抵過於厚善，遂致防檢

❶「萱」，蘇本無此字。

❷「繝」，蘇本作「絅」。

稍疎，此中澹泊得下，即無染着耳。」

明晨雨止，欲登上岩寺，輿人紿以徑滑不可。遂循石麓，穿雲行二十里，至真人府。府臨溪，溪南有山如九陽巾，四山盤旋，勢不險迫，風氣秀敞，前所見奇詭峭厲者在其下流。形家咸以爲善，而上清宮在其左五里許。府中有裴道人，年六十，獨處西院一室，披褐色衣，稿面而碧瞳。見諸君入，冷笑呵呵，顧其室，敝席塵几，蕭然無繫。余與諸君分坐地上，道人倚樹斜立，口囈囈多不曉了。忽呼茶相欵，茶畢，輒呵呵。且曰：「没有甚麽，便就是只等。❶」門者曰：「胡不向諸公言修養乎？」道人蹙頞大聲曰：「世人言修養，多是向人乞討，全没了自己。有自己，便好了也。」所言概如此。有頃，自言曰：「夏桂州也不久了。」則又怒目向空，囈囈不休。有頃，拱手肅行，復呵呵曰：「世界儘寬正好遊。」一笑而別。其神氣頗閑静，蓋已知醒心者。是時夏未被刑，而云云者，猶嵩山王董故事也。既出，門者賀曰：「道人喜怒不常，自來未有今日恭敬。」余亦呵呵。午後，息上清宮精思院之虚軒。晚遊鶴歸亭，亭爲張虚静煉丹處，其菴猶存。已而登昊天閣、真風、寥陽二殿，殿閣與府皆嘉靖丙戌敕建，纔二紀，梁柱已蠹敗。怪而問之，侍者曰：「凡敕建必京師工作，利在數易，故用速朽計耳。」余曰：「速朽可必乎？」曰：「木液而髹采者腐，築未堅而甃者侈，墁而多震者圻，速完者速朽矣。」余顧諸君曰：「有是哉！」

十一日，貴溪邑令周君遣人修餽，周與龍溪鄉姻，又余同年履所之弟。雲泉避去不食，予不能拒，與龍溪數酌而徹。是日，柳渠病虐。午後，應溪至。晚，同眺福地

❶「只」，蘇本作「這」。

樓，入碑亭，觀松雪、虞、揭諸公手書。宮中道侶千餘人，多以符籙取給四方。凡方士挾術至者，真人必館穀之，以羽翼其教，此外無他奇也。初，青原議擇江浙會地，以龍虎爲勝。至是厭其喧劇。

十二日，聞沖玄幽阻，同諸君往，雨下如注。入門，深林複澗，水聲瀌瀌。登愛山樓，蒼青四塞，迥異人世，心頗悦之。遂題樓壁云：「嘉靖戊申中秋，山陰龍溪王畿、宣城貢安國、王汝舟、新淦雲泉吴逵、吉州念菴羅洪先、王託、洪都王緝、安仁桂軏同遊仙岩，入龍虎山，冒雨過沖玄觀，登愛山樓。憑闌四顧，萬木蕭森。感年華之不留，慨朋簪之難盍。日者，青原之會，緒山錢德洪、晴川劉魁、東廓鄒守益、獅泉劉邦采諸君子相期，選勝名山，論心晏歲，偶逢茲境，良副夙懷。且楚越道理適均，而朱陸異同可合。鵝湖地近，再求續於荒盟；剡曲舟來，永言歸於新好。共勤遠志，無負斯文。吉水周充以病留上清。」題罷，雨止，返宮。

十三日，衝雨出山，薄暮至貴溪。中途，江午坡遣人持詩相招，至舟，次韻謝之。

十四日，龍溪酌別，語未竟，貴溪士友有物色者，余與柳渠、汝敬、有訓乘小艇先去。艇中僅容八九人，夜宿浮石寺下，不可展轉。

十五日暮，至瑞虹，始附商舟。雨霽月出，湖光瀲灩，碎金滿目。欲持盃賞之，求酤不得，飲水浩歌而寐。

十六日，過彭蠡。是夜，宿黄家渡。

十七日早，過南昌。晚泊曲江，月色如畫。

十八日午，過樟樹，易舟。夜深至新淦，扣城遞雲泉家報。

十九日午，至桐江，柳渠與予分歸，有訓乘舟返泰和。

明年九月，東廓諸君將赴約，予以外父大僕曾公十月歸窆，擬畢事而行，比束裝，聞會解。

又明年春，壽東廓，出會語一册相示。自卓峰、瑶湖、明水、覺山、獅泉、少初、咸齋諸君，至於遠近士友，多所發明，而龍溪條析詳甚。余既卒業，東廓笑曰：「沖玄之壁，龍蛇縱横，而足跡不至，諸君有舉火戲諸侯之誚，子可無一言以相報乎？」時應酬紛拏，未有以應。既歸，反覆諸君之教，有不容於嘿嘿者。蓋辱提撕之惠甚久，固不敢徒聽受而忘切磋也。龍溪之言曰：「先師提掇良知，乃虞廷所謂道心之微，一念靈明，無内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格物。良知是虚，格物是實，虚實相生，天則乃見。蓋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妙義，於良知上攙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今日致知工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爲害。這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爲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徹内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帮補。所謂丹府一粒，點鋏成金。若認意見以爲實際，不知本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密，不得出頭，便是認賊作子。此是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此八條之首，亦自以爲第一義者，然質之陽明先生所言，或未盡合。先生嘗曰：「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自然昭明靈覺者也。」是謂良知即天性矣。嘗觀《中庸》言性，所指在於不睹不聞。蓋以君子之學，惟於其所不睹不聞者而戒慎恐懼耳。舍不睹不聞之外，無所用其戒慎恐懼也。夫不睹不聞，可謂隱而未形，微

而未著矣。然凡吾之發見於外者，即此未形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是雖至隱也，而實莫見乎隱；凡吾之彰顯於外者，即此未著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是雖至微也，而實莫顯乎微。君子可無戒慎恐懼哉！由是言之，謂良知之體至虚可也，謂其體虚而形實亦可也。❶今曰「良知是虚，格物是實」，豈所謂不睹不聞，有所待而後實乎？先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是以良知爲至善矣。

嘗觀《大學》之言「至善」，其功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止爲難。知而嘗止，非夫良之能止其所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不失動静之時者，孰能與於此！譬之遠歸者，返其故廬，復其恒産，自無蕩析離居之患，徘徊逆旅之憂。雖誘以向日之馳騖，彼且謹避而不顧矣，不亦無所遷而能定乎！既能定矣，則必垣墉之高崇，扃鑰之深秘，以保有其聚積，不亦無所動而能静乎！既能静矣，則必飲食衎衎，婦子嘻嘻，以畢遂其天性之真樂，不亦久於其道而能安乎！既能安矣，然後交鄰睦族，布惠解紛，明無不照，用無不周，以盡其才力之所能及，不泛應曲當而能慮乎！定、静、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静、能安、能慮者，止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爲己有；有諸己，而後謂之有得，則明德之謂也。是故先之以定、静、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爲至，止之終也。故謂致知以求其止，可也；謂物則生之於定、静，亦可也。今曰「虚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静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

❶「體」，蘇本作「本」。

然大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豈非以良知之發，爲未泯之善端；未發之中，當因學而後致？蓋必常定、常静，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者，亦必即其所未泯，而益充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爲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爲聖人之極則也。

嘗觀《大學》之言致知，亦有次第。蓋以小人在閒居而爲不善也，夫孰得而指議乎？爲不善而至於無所不至也，又烏可以曉譬乎？及其見君子之時，自有不免於厭然者，既知所爲雖不善，而吾實不可有也，必從而揜覆之；又知善雖未嘗爲，而吾實不可無也，必從而顯著之；又知君子之不可誑，恐其畢知吾之所爲，將揜與著者皆無益也，而自慚之。若是者何哉？以其本然之誠，素根於中，故一念之知暫形於外，雖其斲喪之極，亦有不可得而滅息者，此君子所以謹其幽獨，不敢以自欺也。夫以小人之尤，而其良知猶有存者若此，而況於常人乎哉！此先生所以喫緊爲人耳提面命之也。雖然，小人之見君子，亦一時之感觸云爾。自其閒居之爲不善，而至於無所不至，彼誠於中者，果安在哉！故謂良知爲端緒之發見可也，未可即謂時時能爲吾心之主宰也。知此良知，思以致之可也，不容以言語解悟遂謂之爲自得也。其曰「意見爲害，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以爲實際不知封閉本來生機，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已而忽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徹内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帮補，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又若恐人不知良知之妙當下具足，而速之悟入者，何其諷未一，而勸者百也？昔者，三千之徒，皆得聖人爲之依歸，而夫子者，固又誨人不倦矣，然猶曰「吾未見剛者」，

「未聞好學」，「不知其仁」，❶「不可以語上」，是何難也？ 今之學者，幾何爲漆雕之知未信？ 幾何爲曾點之能進取？ 幾何爲子貢之穎悟而性道難聞？ 幾何爲仲弓之持養而渣滓未化？ 幾何爲參之聞一貫而即唯？ 幾何爲回之見卓爾而喟然歎者乎？ 以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矣，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爲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也，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爲工夫。畏難苟安者，取便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既未盡亡；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矯飾者乎！ 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譸張簧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然而無歸，悍然而不顧，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

先生又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❷」未嘗以物爲知之體也。嘗觀《大學》言物與知，自有先後。蓋有吾身之所接者，❸皆謂之物，則天下、國、家是也，而身爲之本，有其身，斯有天下、國、家，而本末形焉。物之有則，蓋如此。吾身之所爲者，皆謂之事，則齊、治、平是也，而自修爲之始，即其所修推之，爲齊、治、平，❹而始終具焉。事之有序，蓋如此。誠知天下、國、家本於吾身，而自修之不懈也，而天下、國、家之事皆自此而推之，則知所先後，而能知本，知本則知至矣。夫處物之則，本於吾身，而知本之後，物始得所。大學之道，不既明辨矣乎！ 其曰：「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

❶「仁」，原作「人」，今據蘇本改。
❷「意」，原誤作「應」，今據蘇本改。
❸「有」，蘇本作「以」。
❹「齊治平」，原誤作「齊平治」，今據蘇本改。

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語雖殊，而意相發也。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將謂物有本末者，亦有別解歟？人情事物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無形者，是猶有未盡矣。而曰「色即爲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是猶有未盡矣，而曰「聲即爲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質之龍溪未發之説，則知之爲體，蓋自有在，固不必若是之牽合也。

或曰：「緒山所言，其諸先生萬物一體之義矣乎？」曰：「先生拔本塞源之論，蓋亦有爲言之也。程子嘗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蓋以仁者之視其身也，恒無以異於人之身，而忘其情焉，視聽言動雖出乎己，實則未嘗有所與也；其視夫人也，亦無以異於己之身，而同其情焉，疾痛疴癢雖在乎人，實則未始有所間也。此其至虚之體，私欲不留，即前之所謂『未發』，所謂『天性』，所謂『至善』，同出而異名焉耳。求仁者，存乎此也，用之而行，禹、稷之所以胼胝而未嘗加也；舍之而藏，顔子之所以閉户而未嘗損也。大學者，學此者也。故在齊家，則言好惡之不可少辟；在治國，則言藏身之不可不恕；在天下，則言上下、前後、左右之所惡勿施。蓋視其身者，即所以視乎家；視其家者，即所以視乎國；視其國者，即所以視乎天下。而天下、國、家之於身，雖有遠近、大小之殊，吾之所以處之者，未嘗不一。雖謂天下、國、家爲一身可也，而豈必闖闖然日以奔逐阿狥乎外，而後謂之兩相成哉！且立言有不易者，不可以無慎。如曰『物莫非己』，雖無訓釋，至意盎然；從而易曰『己莫非物』，則窒碍而不可訓矣。今夫手足之爲

一體，此感彼應，不言而喻者。有號於人曰：『吾之手以足爲體，吾之足以手爲體。』聞者有不以爲異乎哉！一身之中，手足頭目，猶有尊卑，扶傷持危，急緩不爽。而謂『吾與人物渾然無別』，則執言之過也。《大學》首言新民矣，而厚薄之則，未嘗不舉，儒、墨、老、釋之辨，正在於此。若夫比昵爲公，而泯親親之殺；掩飾爲愛，而混尊賢之等；衣冠言動之有違，謂爲形跡之不校；辭受取舍之無節，而謂爲有無之相通。斯又異端之所不屑，憂世君子宜曲爲之防矣，而忍借之辭也哉！」

近嘗因郭平川有問，答以書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於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牿之未至於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知』。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也。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矣乎？❶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牿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强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牿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强，以是爲

❶「矣」，原脱，今據蘇本補。

致知之功，則意烏有不誠，而亦何至如來教之云云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已發。謂離已發，無所謂中也，遂以見在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謂離常感，無所謂寂也，遂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己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嘗得炯炯？又況自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實而不溉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爲亡本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不亦過於鹵莽乎？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惡者，皆與人相近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此殊有所未解也。」龍溪聞之，亦或以爲然否？

龍溪八條之末有云：「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根第一義。淡是吾心之本體，惟心體淡得下，便無許多濃釅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以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此却與未發之説前後相應。蓋真自不睹不聞中立脚，便一切世味染不上，直從此路深入，庶可以語淡矣。不肖悲覺迷之已遲，知悦言之非助。每危坐以嘿省，遂簡出而息遊。顧弱質早喪，良時易失。雖襟期之暫阻，幸緒論有可紬。疑問弗思，恐乖師商論交之義。輒緣述往，附以折衷，遊始夏中，標爲篇目，好者其必有貽也。舉筆三年，撫心一慨。念菴子書於止止所中。

甲寅夏遊記

己酉春，予追書《夏遊記》。又明年辛亥，質之龍溪王子。龍溪不謂然，將面訂焉。明年，有匡廬之期，癸丑五月往，龍溪不至。明年甲寅四月，龍溪書來，申前期。未幾，報至匡廬。予倦遠役，遣人邀之南。又數日，沈古林憲使書云：「趙大洲留家黄梅，與龍溪待公爲天池十日之遊，公安居，得乎？」予與大洲，相聞者十六、七年矣，失期，則終身不面，且慮龍溪未必南也，乃復往與劉龍山、趙子良、尹道輿偕。

五月三日，玄潭罷會。

五日，發客坊，李鵝洲携酒餞，自流灘過羅家渡，龍山與周龍岡來。頃之，别龍岡。出桐江，别鵝洲，待子良、道輿於新市。

六日，道輿且食，食已行，宿新淦。東望城陰，有懷雲泉卒於去秋，愴然欲涕。

七日，至樟墅，選暑藥，宿黄土腦。

八日，至南浦，易沅陵舟。

九日，早發，晚宿大姑山小江。

十日，阻風，午發，宿老鴉磯。

十一日，至九江，大洲已去黄梅。龍溪留天池旬餘，得予前報，暫趍黄陂，相去纔三十里，急託書鍾班田郡守追之。班田急走予舟勞問，爲移舟趙公橋，假栖海天庵。有閣瞰江，暮雲野樹，風帆霞鶩，遠近映帶，足以娱客。班田與郡丞羅青野、節推范斗山來訪，辭其常餼。

十二日，雨，鄉中儒生授徒其地者十餘人次第來。晚，班田燕閣上。

十三日，桑南臯、毛青城先後來訪，因留食。食罷，同年何鴻汀載酒來訪，同二客話，晚始去。南臯留匡廬甚久，頗盡其奇勝，又留意禪學。自云：「杖襄陽行宫前，卧病逆旅，勢必萬死，非此學斷不至今日。」青

城極該博，老、釋、方術靡不涉獵，聞其談峨眉，則匡廬又覺劣下。鴻汀曾爲嘉定，青城乃其州人，故言能悉。與大洲期不得見，見其鄉人，聞鄉土事，且慰且恨矣。

十四日，聞追者不及，避客乘小艇，泝龍開河入匡廬。回顧郡治，山自吳章西北走轉而南，望匡廬，迎龍開河，長江環繞宛復矣。水齧玄武，又寡外衛，己卯之變有以哉！吳章，南康後枕，五老前阻彭湖，勢奇甚，四迫於水無餘氣，孤戍也。僭竊者，多據九江抗衡，上國何居？至石塘舖，謁濂溪先生祠，祠隘，且不固。役者云：「往年官計直百金，今工費踰其半，是病民也。」琳宮梵宇，一室數千，酬何功德哉！儒者或從而益之，儉此以餙彼，何也？考諸藩志，先生愛匡廬，因築書堂。山谷詩序云：「先生仕宦三十年，志在溝壑，明先生無居室心也。」今其地左逼而右傾，獨溪水清駛可挹，庭草離離，清約不改，宜祠者之不欲堅且壯哉！夜宿祠傍夏家，月色東出，萬峰寂寥，如睹吟弄之狀。題其堂曰「思賢堂」。

十五日，展先生墓，墓去祠五六里，龍虎蜿蜒，穴巧而法，案如貴人執簡伏拜。前山如蓮，即蓮花峰也。先生素愛蓮，豈類應耶？裔孫南春先來，具飯，不得辭。名仕爵，自道州取來。墓止一封一碑，憶《志》中先生祔母左，二縣君從葬，不言所在。按禮以右爲尊，言生者坐位，非祭儀與墓制也。《周禮·冢人》：「兆域，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是墓制尊左也。嘗謁孔林，夫子墓南向，由漸門入，在墓東南，並墓左爲泗水侯，而前爲沂國，其東稍南爲駐蹕亭。心疑焉，謂聖公曰：「泗水爲昭，而沂國爲穆，昭穆相當，夫子墓必東南向矣。亭與漸門當其前，神道也。不然，泗水並夫子，禮乎？」聖公瞿然曰：「聞韶亦傳諸先公也，朱子葬

其室劉夫人亦虛左。」是先生祔左，而右爲二縣君明甚。且先生葬母匡廬，遺命祔之，亦欲托兹山爲不朽也。然遊匡廬者，聞先生之風，低徊卒不能去。問其墓次，又若倚廬不忍終身離者。孝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母得賢嗣而有聞，山待至人而益勝，皆足爲勸，顧可隱而弗彰乎？遂書三碑，托班田更之，仍同封。去墓十里爲馬尾水諸菴，畏暑不復入。四十里入太平宮，宮乃詠真洞天。飯五峰道院，宿靈隱菴，料行李。

十六日，輕囊上天池，午食東林。至錦澗橋、陳抑亭，憲使遣問。暮至淩虛閣。

明日，以龍山初至，同觀佛手巖。歸，掩户不復出。日共僧素食，食甚健，三人亦增飯，始知酒肉不甚益脾若此，自是爲之少御。

二十一日，青城來，亟稱佛手巖乳泉之勝，復遣人汲取，飽飲而去。予再取飲，甘之，久而津津留唇吻中，非青城未有異之者，人之遇不遇猶是也。

又明日，宋陽山侍御自河東在告，將趨德安，聞予蹤跡，遂枉天池，談趙浚谷破虜事，且云世多短其人。予謂一書生提孤軍不滿千人，入千萬勁虜中，能手刃督戰，摧其馳突，前後得級九十，亦令人生氣矣。近年來無敢與虜交鋒，即交鋒亦出倉猝，決非與敵；即與敵，決非吾輩自往，而且多級，可不謂奇功哉！是時浚谷防秋代州，大兵東援廣昌，而虜分道西入平刑，掩我不備，迎戰於代州東十里，伐其謀也。使嬰城，則南無忻崞大原必矣。或言其故撤邊備以誘賊，不知遠戍疲卒納幣於虜，且爲之耳目，冀緩旦夕之死，即令在邊，固不能禦虜也。虜再入老營堡，爲總兵李淶信地。淶自寧武趍至，三道溝陷没，去代州五、六百里，浚

谷往援，❶去三道溝四十里，聞敗而返。淶之寡謀，固非浚谷逼之出也。浚谷之病有二：曰偏，曰淺；其大節有過人者，曰忠勇。此則瑕瑜不相掩矣。陽山爲聶雙江、歐南野門人，傳南野入直病勢，相與憑欄愴惻，方病卒。語未竟，胡練溪來。明日，陽山別去。與練溪燕坐，班田遣報，龍溪同沈古林邀會海天。❷

二十五日，予四人拂曙下山，練溪獨處閣中，俟秋入武當，龍山、子良次靈隱，予與道輿如海天。至則抑亭、青城咸聚。抑亭留燕衆客，叔兄商於秦者二十餘人，邂逅菴前。既別，目送之。或以爲問，予曰：「白河，予之并州也。予先大夫著藉漢中白河，有故居尚存，先宜人妊予於是。❸」是夜，宿古林舟中。古林質甚美，心無機事，以工夫斷續爲患。予謂工夫須問頭腦，若頭腦全是，自少斷續；若頭腦未是，即暫免斷續，終是接換處多。此頭腦却是自家理會，自有辨別，到得少斷續，便是至當處也。古林在蘄，率士友論學，懇切如按闆時。至是攜門人七人來，至忘形跡待之。予創見若不能安，深愧無以相報。

二十六日，班田亦遣勞、朱三生來。午後，古林與諸生皆別去。晡時，班田餞別於海天舟中。是夜，龍溪舟從湖入。予以龍山、子良留靈隱。

二十七日，與道趍東林，邀之同行。自予往來匡廬，不敢與有司相聞，是行上下山坂，班田時時遣人持輿馬，又問饋鹽米果蔬，燕勞至再，咸出私廚。班田爲人介特而誠於愛民，食不御肉，僕無完裳，交際未嘗苟狥於人。感其誼厚，不能辭。午至圓通，

❶「谷」，原脱，今據蘇本補。下句同。
❷「沈」，原誤作「忱」，今據前文及蘇本改。
❸「先」，原空格，今據蘇本補。

却輿馬，物色開先輿人。

二十八日，馬報貴客南北至，起避塔菴。卓午，開先輿人至，由面陽遞山，竭靖節祠。令土人前導，披蓁莽展墓。墓前正見南山，立誦挽詞，良苗遠風，如侍公側。宇宙上下幾千載，未亡者何物？爲之灑然。道出隘口，南觀温泉。泉出溪流中，勢若燔湯，不可以手。行其傍，腥氣蒸人，謂地有硫黄，或然也。晚宿歸宗。

二十九日，班田遺贐，却之。遂趍渚溪左星石家，名希顔，爲保寧通判。龍山以未至開先，白鹿獨往。午食後，龍溪泊舟。頃之，❶龍溪自開先來。予四人別買舟，遂行。龍溪舟離岸，風迫帆檣傾側，衣裝盡濡，復返星石家。是夜坐亭中，有星孛於北斗中，大理彗入紫微，自天乙太乙指右樞後數夜，移並樞星，經天牢西南没。時有談方外之學者，龍溪因問予曰：「公見二氏如何？」予曰：「老氏窺向上根源，竊弄闔闢，傷於巧；佛氏見無始幻妄，但守寂樂，近於拙；吾儒因時立教，率本人情，萬物賴以並育，天地待之成能，其法守庸常，其功用廣大，二氏不得而與也。雖然，道亦大矣，百家九流咸有窺竊，雖不出於吾儒範圍之内，然知力之專，各有自得。後儒區區載藉以爲是非，鹵莽抹摋以爲衛道，不復究其説之由來，吾又病其解王章而藉寇兵也。」龍溪因敘《夏遊記》，予謝曰：「此非立異，恃兄見信，故借以顯學脈，少有間隔，即開口不得矣。」龍溪從容曰：「請兄面命。」予曰：「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内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即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

❶「頃」，原誤作「項」，今據蘇本改。

此用力，竟無所入，蓋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静，未有不善，不善者，動之妄也，主静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神發爲知，良知者，静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爲充、達、長、養之地，而後定、静、安、慮由此以出，必於家、國、天下感無不正，而未嘗爲物所動，乃可謂之格物。蓋處無弗當，而後知無弗明，此致知所以必在於格物，物格而後爲知至也。故致知者，致其静無而動有者也。知苟致矣，雖一念之微，皆真實也；苟爲弗致，隨出隨泯，終不免於虛蕩而無歸。是致與不致之間，虛與實之辨也。謂之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將無言之大深乎？即格物以致其知矣，收攝之功終始無間，則吾心之流行照察，自與初學意見萬萬不侔。謂之曰『意見是良知之賊』，誠似也。既而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不已言之大易乎？凡此皆欲效忠於兄，亦爲先生發所未發。今正面承可否之時，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者也。」龍溪曰：「近日覺何如？」曰：「一二年來，與前又別。」龍溪曰：「試言之。」曰：「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蓋識吾心之本然者，猶未盡也。以爲寂在感先，感由寂發。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於執寂有

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於指感有時。彼此既分動静爲二，此乃二氏之所深非，以爲邊見而害道者，我固堅信而固執之，其流之弊，必至重於爲我，疎於應物，而有不自覺者，豈《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本旨哉！蓋久而復疑之。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内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内，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絶感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静，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爲感矣，不知静與動、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於酬酢萬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酢萬變，而於寂者，未嘗有碍，非不碍也，吾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於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無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於此，灼然不移，即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即謂之主静可也，謂之慎動亦可也。此豈言説之可定哉！是何也，心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古今學術之所以異，其在兹乎？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又與百姓同其日用，此二氏之所不及，學者難於自信者也。使於真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静，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

事成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著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添精神，即此漸能自信，果能自信，則收攝保聚之功，自有准則。譬之收寶物者，第不令其輕毀耳，必不至助揚其光怪，炫飾其華采，以傷其本色也；譬之保赤子者，第不恣其挑達耳，必不至阻抑其好惡，增損其言笑，以戕其天性也。惟其少有欠缺，便用作爲幫補，比擬裝綴，即使功夫懇切，終不免影響依附。如以荑稗作五穀，較之稿苗與揠苗，又有間矣，豈所以充達而長養之哉！此非予之言也。明道有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準則也。兄意謂何？先儒云：『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己與人，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龍溪曰：「今於感中寂得否？」予喜曰：「切問也，豈曰能之，收攝保聚焉耳矣。雖然，其或免於適越而北轅已乎？」龍溪笑曰：「《夏遊記》豈盡非是，只三轉語處手勢大重，便覺抑揚大過。兄已見破到此，弟復何言！」

初四日，與龍溪別舟行，晚宿牛欄橫上。

初五日，風雨大作，舟顛甚，宿黄家渡。次早，至南浦，復易舟，宿市汊。龍溪見過，内訟追悔甚勇。❶

初七日，舟至小港口，出一紙相示，索予手書。覽之，乃「林間八戒」也。龍溪平生自信大過，於世俗毁譽所指爲好醜高低者，一切無所揀擇，以爲道固在是，不知情欲走漏，從此便有夾雜疎脱之病。夫病有所偏，則當於偏處嚴爲之防，所謂對治之劑也。故「八戒」中雖小不遺，其自敘末有

❶「悔」，原誤作「誨」，今據蘇本改。

云：「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其懇到痛切，猶拔眼釘，去背芒者，又欲予助警語以爲後驗。予喜甚，憶往年聞謗，曾以書告，誠意未至，未聞幡然，兹何怨艾之深也。因許至洞中整暇書之。午後，宿豐城，散步堤上。

初八日午，泊樟墅，避暑寶經山，待選藥。

初九日午，憇大洋洲，謁英佑侯廟，讀其碑，覺道家方術咸有據。宿河埠。

初十日，宿仁和，坐石橋下，對月徜徉。

十一日午，泊峽江。自豐城至是皆逆風，從者牽舟酷日中，困甚，予沽酒勞之。刻期行過新市，道輿別去。至桐江，月初上，豫募輿人。

十二日，别龍山、子良，輿入石蓮。

十三日早，予弟遂夫來省，食已，别去。

十四日，雨，遂爲龍溪書「八戒」，題其首曰「蓮洞心盟」，復爲之説於後。

十五日，取雙江、東廓諸君論學書復與商確。❶

十六日午後，泰和陳兩湖遣使邀會玄潭，安福鄒東廓、劉獅泉、劉月山、顏以賓、鄒繼甫，泰和郭平川、王有訓，永新尹洞山、方崖及二姪，皆次第先至，予爲地主。

十九日，如玄潭。是時邑中士友聚者，冷塘、龍山、道輿、子良，與羅鎮峰、周龍岡、謝潮溪、蕭雲皐，凡三十有三人。午，洞山先發，諸君聚雪浪閣下。龍溪時出警策語，且曰：「諸友會此一堂，試思即今飯次，自始至終，此心皆不走否？各樣雜念皆不起否？聽某説話皆不忽否？此處做得主張，即不枉此會；不然，即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且此會，父兄臨之，師保勉之，猶

❶「復」，原誤作「後」，今據蘇本改。

不能定貼得下，閒居獨處，又安有振迅脱卸時耶？」時在坐者，罔不斂肅。東廓公謂予曰：「獅泉與龍溪有未了語，待公而判。」予曰：「願聞。」於是二兄各述所言，往復者二日。獅泉大意，以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雜，蓋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説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亟爲而得之也。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獅泉曰：「不同。」曰：「如何？」曰：「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婦之知能，譬之頑鑛，未經煅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聖之期矣。」龍溪曰：「指見在良知，便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爲決非照臨四表之光，亦所不可。」因指上天霎靆處曰：「譬之今日之日，非本不光，却爲雲氣掩昧。指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今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未可別尋乾坤。惟掃除雲氣，❶即成再造之功。依舊日光照臨四表。」龍溪因令予斷。予曰：「獅泉早年，爲『見在良知便是全體』所誤，故從自心察識立説，學者用功，決當如此。但分主宰、流行兩行，❷工夫却難歸一。龍溪指點極是透徹，却須體獅泉受用見在之説，從攝取進步，❸處處綿密，始是真悟，不爾，只成玩弄。始是去兩短、取

❶「掃」，原誤作「歸」，今據蘇本改。
❷「兩行」，蘇本作「兩項」。
❸「攝取」，蘇本作「收攝」。

兩長，不負今日切磋也。若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異一段，前《夏遊記》中亦嘗致疑，但不至如獅泉云云大截然耳。千古聖賢汲汲誘引，只是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曾別將一心換却此心。且如兄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以爲吾自創業，不享見在，固是苦心語，不成懸空做得？只是時時不可無收攝保聚之功，使精神歸一，常虛常定，日精日健，不可直任見在以爲止足，此弟與二兄，實致力處耳。」

午後，雨稍止，諸君解會，與兩湖各登舟去。舟中稍静，龍溪因問余近日持行處，予曰：「舊覺此心收攝須有着到處，今覺此心收攝，只是誘引不得遷善改過不變。二境工夫，稍不撓心耳。」因問曰：「兄視弟如何？」龍溪曰：「兄比前逈不同。弟察日用間尚犯做手在，蓋緣未盡脱見。學問脱見到盡處，便都是尋常事，一切不須占起。此是以良知致良知，縱饒差失，本無根蒂。如醒眼人不入夢境，如此則應用時真機圓熟。真機不圓，即真用不顯。此等處没人直信得及，舍兄亦無復有商量者矣。」龍溪此言，乃其一生超悟處。但不知從何便得平鋪，都是尋常，其差失便無根蒂。此處須有收攝保聚之功，見得端倪，似此煞好進步。若以見在良知承受，即又不免被虛見作祟耳。

至桐江，冷塘諸君送别，是夜宿新市。

二十三日，午後登舟，泊玉峽話别，至夜半不能寢。龍溪曰：「何以贈我？」予曰：「陽明先生之學，其爲聖學無疑矣。惜也速亡，未至究竟，是門下之責也。然爲門下者有二：有往來未密，煅煉未久，而許可大早者，至於今，或守師説以淑人，或就己見以成學，此非有負於先生，乃先生負斯人也；公等諸人，其與往來甚密，其受煅煉最久，其得證問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

竟此學，以求先生之所未至，却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生矣。尚何諉哉！」於是，龍溪矍然起坐，曰：「惠我至矣！」

二十四日，各贈詩留别，食已，各解去。

是遊凡五旬，與龍溪處纔一月，而爲之期者三年。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六

六世孫　天衡　男　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　廷衛
六世孫　隨元　男　韞璞　士璋
謹梓

雜著❶

訓儉別盛範卿

儀真盛範卿者，余故交也。嘉靖庚寅，始通謁，至己亥再見，相信益篤，遂與南遊全椒、金陵。返而余別北去，範卿若不能舍，則持其父儉菴像圖求言爲識。

範卿亦思「儉」之爲言也，嗇在中而弗移乎其外者也。人之儉於財也，未嘗無飲食衣服之費也，然而僅僅求自保，恒懼用之不及，無以繼乎後也。嗚呼！何獨至於心而遺之？範卿知謹身之略矣，儉言，儉思，儉視，儉聽，誠不忍役心於持形。形勞而心逸，多言不能動其虛，彌文不能益其智，長生不能奪其好，盡倫不能伐其攻。斯誠儉矣，纘世德矣，行始篤矣，本末備矣。余之交也，非漫矣。

別蕭子

余集先人己巳遺稿，有《挽蕭處士》詩，不知蕭爲誰氏，欲問其行事，無從也。庚子，余以罪廢，將離京師，適吾邑燕山蕭望瑞上疏述民艱，爲當道所抑，來訊歸期。相對頃刻，不得聞所疏何事，亦不知爲誰氏子。

❶「雜著」，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壬寅夏，望瑞復有意如京師，詣余質前所疏。余力止之。問其家世，出挽册相示，先人詩在焉。始知謁先人詩者，其兄望應；處士，其考選貴也。望應督賦至京師，謁先人。後三十四年，望瑞又上疏至京師，與余相見，其意侃侃，與時不相下，豈處士固有啓之者與？

先人棄余，至今蓋已十年。余奉遺訓，周旋不能有所光顯。撫手澤而長悲，有深懼矣。禮稱「孝者，能敬親之支」。❶由是言之，余與望瑞，其皆有責爾乎！

與邃夫弟静海别言

吾家十世以來，皆食貧，無有奇産。仕者十餘輩，皆業儒，無有他途。先大夫食禄十有三年，無有厚藏遺子孫。吾與汝失怙恃十有三年，兢兢自保，無有妄取辱先世。此汝所習聞與所共見者也。吾不才，不能委曲愛誨汝續先大夫之業，使以疾廢學；又不能守先世之教，使以例進。力不足共，稱貸以行，寧負吾夙心，而不欲拂汝之心者，亦思隨器成就，求補吾過焉耳。今將别，以三事告汝，汝不相背，即此舉亦是出就外傅之義。吾雖稱貸，比於鬻産資遺，夫復何悔？不然，吾過日益，將無面目見先大夫於地下矣。汝勉之。

夫保身、擇術而節用，此三者，至道也。害身莫甚於色，其次莫如酒。色慾，聖人之所豫戒，故曰「不邇聲色」，又曰「戒之在色」，未有邇而能戒者。人之百病，起於精血妄施，壽命短長，嗣續盛衰，皆係於此。汝爲先大夫暮子，吾與汝止二弱息，每檢先世手澤，懼守者不效，顧影孑然，輒自寒心。汝素有疾，必能知畏，勿損勿伐，不俟盡言

❶「支」，似當作「友」。

矣。酒易令人沉溺，其蕩情耗氣，肆言失容，爲害不減色慾。吾歸田來，歲嘗一醉，皆由節令聚樂，長者勸酬，不覺過度，既醒而悔，至以死誓于先大夫之前。此吾舊愆，愼勿藉口自誤取敗，况客處數千里外，萬一疾作，誰汝顧者？無是二者，耳目聰明，血氣調暢，勞役不損，寒暑不侵，丈夫事始可爲矣。先大夫常引書以訓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朱子申之曰：「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自不容於不謹。」吾至今愧此數語。飲食以節，出入以時，步履安詳，談論簡嘿，此皆不容不謹處。果能守此，所謂保身，即非徒養血肉之軀，其於擇術思過半矣。

自古百工技藝以上，未有無所業而遊食者。士之擇術，在於適道。適道必先師友，爲其漸染薫陶，指引開發，不至迷謬乖戾，得免罪惡也。大學賢士所聚，今幸上有松溪、巾石諸公爲之師，下有四方英俊爲之友，外有善山諸君子爲之保傅，汝之所遭，誠爲不偶。但志意不專，即有言不聞；志意苟在，則無往非教。此顧所擇何如。汝於諸師保，凡事當守其規矩，不可違犯，有疑即稟，其命令不可欺隱。於諸友朋，勿取昵於己者以爲益也，言多箴戒勸勉，能令吾有敬畏嚴憚之心，皆成我者也；勿指逆於己者以爲損也，言多褻狎鄙薄，能令吾有縱肆放弛之心，即賊我者也。以此推之，博聞强識，可以資吾之見聞；苦行勵節，可以堅吾之節操。汝其事之若父兄。浮華摇蕩者，敬而遠之，勿與親比，寧失之固，無失之和。一或少防，被之驅引，如投陷阱，更無出脱時矣，可不畏哉！友朋以道義往來，自無酒食徵逐之擾。

其諸日用，大要以澹泊貶損爲主。汝居家頗能節儉，但恐至此，隨俗改念耳。節

儉有數益：人當自食其力，無功過享，後必有災。先大夫暮年，非飯客不市肉，或以魚蔬飯客，未嘗不飽。先大夫且爾，況吾輩哉！知守分，即他日處貧與賤，可無異望，可無怨尤，此一益也。省浮費以均僮僕，足其衣食，令免饑寒。元亮有云：「此亦人子，可善遇之，恩結其心，緩急得濟。」此二益也。妄用者多妄取，財者，人之命也，豈容以妄得之？得之以妄，彼必妄以相加，吾身危矣。授受之禮，度不能報，勿受其施；如施過情，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隱於其中，慎勿貪之。廉耻不喪，始名爲士，此三益也。同生天地，即爲同氣，不忍之心，乃吾生機。然非財力有餘，即惻隱不可全。前在舟，見汝以米濟溺者，吾甚慶喜。此心不忘，去道何遠！減一滋味，於食無損；全一性命，利人不細，此四益也。

三事畢舉，在身利身，在家利家，在天下利天下，是乃吾家好子弟，例進豈能相浼？反是，在身害身，在家害家，在天下害天下，縱貴進大僚，富兼巨室，中人羞與伍，辱莫甚矣，況其祖考父兄乎！吾躬行不逮，於家庭無所感化，徒勤齒頰於離別之際，其責何逭？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先大夫固無失德也，爾勉之。

刻鄉約引

有寇攘奸宄，虞舜不能治華夏；無牆屋薪木，曾子不能反武城。古今人情，未甚遠也。井田并而守望廢，更卒起而兵農分，法常變矣。情不變，法即變，終不容泯。民散無紀，或爲之戍鼓，或爲之保甲，變者名，不變者法之餘意，鄉約又其近也。藍田而後，祖述漸衆，强半彌文，然在吾鄉有五善：利禦寇，故衆樂從；世家力鈞，故專橫絶；聽

命於官，故威難相假；不攝訟，故謗無由作；事已而退，各守常業，故人莫擅功。卒之大憝消，外侮拒，矜棘之呼，顧忌而不敢逞，殆又其近者歟！

正德己巳、庚午之難，亟矣。非憲副泉南曾公隱智秘計，莫與倡其始；非前令玉巖周公堅信力斷，莫能保其終。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謂二公者非耶？仁人踵起，相繼輔翼，迄今垂五十年，畫一是守，坐享成利，法固有不容泯者，類如此。

乙巳、庚申，再罹阻飢，邇者，郡邑復多警訊，爰集衆思，考故補亡，莫能原始，蓋故老凋喪久矣。移文盟主，得之旁搜，懲往詔來，梓傳以永，俾勸毋壞。不獨因利導之，抑亦廣議法者之咨詢也。

紀事

泉南曾公，名昂，字光表。爲御史，以才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坐罷家居，能以計已土賊之亂。

賊本大姓諸佃，其酋兄弟數人，膂力凶悍。嘗陰結死黨掠境外，久之，爲主者所覺，恐見除，弒主而反。自此白晝坐里門，恣意屠磔，持金帛乞哀，乃得免。正德己巳七月事也。是時，大倉玉巖周公廣令吉水，有惠政，會南贛流賊破城郭，順流下，將入境。吉水故無垣壁，市井竄潰。周沿門拜留，民皆感戀來歸。郡中自捄不暇，無力他及，遠近搖煽，賊勢益張。

公所居竹山湖，去賊半里許，動息輒聞，心患之。一日，特置酒，設巨觥大臠，延其酋數人，上坐欵飲。諸酋驚且喜曰：「小人安得蒙此？」公詭訴曰：「吾與若相鄰，吾家故無有，若輩所知。惟二女未嫁，然資遺疏，素不堪用也。得容庇何幸！」諸酋即應聲諾曰：「大人厚意若此，更復何

慮？鷄子豈食自窩雛耶？」公佯感激，持巨觥起謝，諸酋盡醉飽去，不復以公爲意。

踰年，事稍間，公乘娼友召集，暮如白沙，微服棹小艇詣縣，扣縣門。門者曰：「誰？」曰：「曾家遞書人。」門者入報，召至衙。周見公自來，屏左右，訝問故。公曰：「事亟矣。更不處，吾鄉將無噍類，公爲奈何？」周曰：「計將安出？」公曰：「賊無多，皆挾大家諸佃壯聲勢，易制爾。」乃出袖中小票數十，則已區分九團名數，與某家某人堪爲某團約長，及委任、點集、防禦諸法。且曰：「不如此，賊黨不散。不賴明府力主於上，少假之權，則約長畏禍，孰敢出應？即應命，勢亦不行。」周瞿然曰：「是何言？公以身家代吾憂，敢不盡力！」乃手印判各票，復指案上燭，自矢曰：「此後物議，不以任者，有如此光！」公別周衙前，潛放艇白沙。明日返舍，四遣人密召各大姓山中，人授一票，語之計。即日，九團各集，諸佃自治。嘗黨賊者多致死，賊勢遂孤，稍徙下區五里外。於是諸士夫始出就儀，賊亦漸除。今所傳鄉約，公手筆也。

其後謗騰于朝，謂公居鄉專制生殺。臺諫將糾論之，得周辨解乃已。周尋擢御史，以直諫謫。再起，歷江西憲使，終刑部左侍郎，行業著顯。公雖以壽終，然竟短後，鄉人至今憐之。

别陳子爲

博羅陳生子爲，不遠數千里來學於余，會留匡廬未返，旅食以待，蓋旬有五日，始相見於石蓮洞。已而别友江上，又旬日，再見於默成之堂，與之語。不三四日，而生以弱軀痛炎暑，孱然不能久留。於三二日之間，無有以益子爲，以酬其數千里之勞。雖有速化之術者，亦莫之措，況於余之不肖者

哉！將行，子爲請所以別者，則爲之曰：「人之强也，以精力盛；而其病也，以精力衰。聖賢必有高於已而大有爲於天下，皆愛養乎此。舍此，固無復所謂學也。自夫世俗之卑，矜以技能，軋以名利，以眩毀譽，使人疲精神，竭智力，强其所不可能，而期其所難必。潎潎然取足於衆人耳口之間，而忘其身之所在，故有皓首奔走而不知倦，疾苦呻吟而不知休者。彼非不欲倦與休也，爲其事未睹其效，其心固不能一日安也。嗟乎！鈞是人也，上之則配天地，體萬物；而次之則留偉績，垂令名。此其建立不大哉！顧乃枯落鬱抑，生爲負版之悲，而没無腐草之耀，不亦可哀也乎！子爲年已漸長，而身復病，其歸也，斂視聽，崇簡嘿，温習其舊聞，而薄視夫浮艷，以求精力之稍裕，其亦少有以異於世俗矣乎！余方謝客閉關，遊神於無極之先，而脱跡於壒埃之表。聞子爲之居，去羅浮兩舍而近，倘精力有餘，尚欲攬奇勝於四百峰頭，歌扶桑之章，徘徊銕橋之上，尋石翁之遺躅。是時，子爲其尚能相從否乎？」

攬鏡

閑時覽鑑，鑑余之貌，莫不變者。昔皙而今黧，昔肥而今瘠，昔澤而今槁，昔未髯而今髯已白。蓋自頂踵無一不變，獨余之寸心耿耿猶壯時耳。嗚呼！人生一世，百年爲期。或壽或夭，莫或知之。奈何日遷而月化，莫惜分陰之改移。虚渥丹之華滋，甘黄耇以衰頽。懷初志之未遂，忍日昃之披離。悄獨嘿以自況，張悠悠而凝思。

圃答

世每言「稂莠荆棘，害嘉種，損美材」，故余在圃，見即誅之，又從而根柢之。蹊徑

濯濯矣，圃不加茂，怪以問老圃。老圃曰：「嘻！荒枝敗葉之未除也。彼荒而敗者，外强而燥，能耗滋液。邪側傾壓，衆以見迫。沾塗附影，難爲扶掖。雨久腐浥，侵淫氣脈。故存之不爲益。且夫不殺不生，不虧不盈。故去之非不情。若使美惡並以章天刑。縱益以年，不能蕃育。君未蓄，犄角相伏。新者漸進，故者必更。以裕民用，嘗其毒爾矣。」於是爪之剔之，斧之劈之。曾不逾旬，目有華滋。余曰：「信如老圃言，世之冒同類而貽其害者，獨草木哉？彼荆棘稂莠者，❶蒙其名者也。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徒以名焉者，於圃且不可，如世何？」

諭　俗 四條

凡人莫不自食其力，皆以力之所及，爲享之厚薄，未有飽食無所事事者。若終日怠荒，忘其本業，不獨身爲棄材，殃咎亦至。

居家宜厚於賓祭，薄於自給。却須量入爲出，勿相競爲侈靡。否則不至失所，必致敗德。然吝嗇過甚，則怨惡隨之，亦所不可。

宗族鄰里，以謙和退讓爲尚，不可校量是非，久之情意浹洽，争訟自解。蓋今人小不能忍，一言之間，遽欲求直。報復相尋，畢竟何益！

訓子弟，教《詩》《書》、守道理爲第一事，不得假之聲勢，誘以利欲。蓋年少習慣成性，既長變化甚難，此係家道興衰，不可不慎。

❶「莠」，原作「秀」，今據上文改。

讒戒

讒興於人，色變於面，相者知之，而己不知。得食於晝，夢見於夜，占者知之，而己不知。或在千里之外，或在旬月之後，然則人己一物也，晝夜一氣也。君子由是知感無遠近，不敢入僞心；命無小大，不可庸智計。❶

❶「計」，原誤作「司」，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七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璠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論❶

異端論上

昔者，夫子自叙所學之進，四十而始不惑。夫志學至能立，寧復有可惑者，必待四十何哉？解者曰：「非謂理之是非，曉然在人心者也。學術之是非疑似，兩在其端。至於極微而不可辯，吾皆原其見之所由來，究其弊之所必至，如孟子之知言，無俟乎比擬校量、推測億度之勞，信非聖人之智，弗能照矣。」

儒者指釋氏，莫不曰異端異端。及考其故，則棄倫理、遺事物二者其大也。夫聖人立中國生民之命，設名教以絶禍亂之源，莫大於明物而察倫。而釋氏顧遺棄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背馳，豈俟聖人而後見哉！不必聖人而後見，則是二者決非端緒所在，審矣。今夫桃杏梅李不能相同，不必見其萼也，於種辯矣。如使桃種而李萼，人孰不以爲怪？儒者乃曰：「三教根源，固未嘗異；其少異者，乃其假權顯、真承傳之流弊。」非實然也。而善於融會，又陰用其所長，若以爲兼收而不害者，蓋樂其簡易直截，即其情所便安，外雖依託名教，而内實

❶「論」，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決裂以從己。問其所傳，則曰：「吾聖人之學固如是。」蓋高明之士之所喜趍，而前所指異端云者，不過習其常談，❶未有察其所以然也。

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聖人不以爲病，而不爲生死之所拘，故能與世同其好惡。而爲佛之説者，首欲脱之。惟其首欲脱之，不見所謂生與死也，縱横善變，不可窮詰，若超無始而睹鴻濛。爲吾儒者，習而不察，既不能遠有窺以破其蔽，而高明善悟驟聞其竗，又往往易於受變而助之主，有非區區議論所遽能勝。然則釋氏端緒所在，其孰能知之？

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然歷千有餘年以來，止以棄倫理、遺事物爲釋之謬，而毫釐之間，卒不可指。信乎似是而非，非聖人莫能明，而四十不惑，夫子所以獨覺其進也。

異端論中

夫子嘗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爲之也。」夫愚不肖者之不及，謂其不明、不行可也；比其等於賢智之過，不已甚乎？已而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不及賢智，又何與卑近而惡高明也？豈所謂百姓日用者，即所謂道，而索隱行怪，固其所必弗爲者乎？

夫子之道，何道也？行乎子臣弟友之間，而常若未能，固未嘗遠人爲之也。夫惟常若未能也，❷是故言不敢盡其有餘，行不敢不勉其不足。蓋其視己，果無以甚異於

❶ 「常」，原誤作「嘗」，今據蘇本改。
❷ 「常」，原誤作「嘗」，今據蘇本改。

愚與不肖；其相異者，特學與不學焉耳。

釋氏則不然。彼其下陋塵世，名爲「五濁」，而讚自性本覺，圓融净妙，至爲希有。故其言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夫獨尊其身，而濁視塵世，又何有於愚不肖哉！愚不肖者無論矣，彼視聖人，宜亦有甚不屑者。何以明之？聖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因其材也；彼則有一衆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聖人之與人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欲其稱也；彼則無有寃親恩仇平等，又何大乎？聖人之急人也，由己溺之，由己饑之，然可逝不可陷也；彼則割截支體，行于布施，又何慈乎？夫是三者，聖人豈謂弗能哉？道不遠人，人情大遠，即不敢矯强爲之先，而易知易從，夫人皆可學而至，是乃所謂中庸也。譬之於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使其清虚善覆，而不能持載，亦何以成容保之功？聖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履卑」。崇効天，卑法地，高卑兼該，聖人之天也。彼釋氏者，達上而不根于下，周遠而不詳于近，好怪而不拘于常，輕爲難能而不切日用。極其闡揚之妙，不可以知能求，不可以思議盡，不可以修證得，不可以權實顯。❶非大智慧、大神力則秘而不傳，何大高也？惟其大高，故卒不可以語聖人不敢之心；惟無是心，夫然後張皇恣肆得以入之，而兢業祗畏之真，一無所動。揆之中庸，非過歟？

卿雲甘露，非不奇也，而不可以資生，資生之常，固無踰于風雨也；玉髓赤芝，非不異也，而不可以療饑，療饑之常，固無踰于五穀也。數月而無風雨則災，數日而無五穀則餒；數十年而甘露不零，赤芝不耀，

❶「實」，四庫本作「貴」。

人不爲病。是故隆古之治，奇衺必斥，聖人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即是推之，儒釋之得失辨矣。

善乎先儒之言曰：「儒爲大公，佛爲自私。」夫自私者，非物累也，謂其不能同人，而處己誠大高也。又曰：「佛氏無實。」夫無實者，非謂言之僞誕也，謂其過高，不益於實用也。夫卑近之失易指，高明之病難攻。自非聖人，孰知賢智之爲過乎！此中庸至德，所以鮮能；索隱行怪，必有述於後世。而莫與擇者，謂其彌近亂真、似是而非故也。

異端論下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身毒之國，處中國之西，得金氣之專者也。其民剛梗暴烈，健鬬喜殺，淫湎貪盜，而無紀度；然重信好潔，嗜音樂而少機智。此可以計誘，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調伏之。於是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澹素，以堅其性；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之果報廻輪之說，以恐怖其愚；爲之苦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上智；爲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爲之偈咒讚唄，以暢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陰以爲利，使之聽順而不疑，故《列子》謂之「西方之聖人」。蓋謂其不以刑憲法制，而人自不亂，甚異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東西之必不可易，猶南北之不相謀也。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鞨巾而衮，輒沭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其得之若素習，其從之若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

今居中國，情變百出，譏說殄行，寇攘奸宄，自堯舜之世，已不能恭嘿無爲而化，

乃欲誦習西方之教，比於聖道，以行於倫理、事物之間，不亦謬乎！ 豈惟地固限之，即一家之內，父祖子孫所遇之時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强者，三皇之於後世是也。夫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譬之父母於乳哺也，訶禁提撕一無所用，何則？ 彼其知識固未開也，老莊之學實遠宗之。楊氏出於老，而墨氏近於佛，故皆不可以治天下。以異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治後世，不至於蕩而無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則然，守三皇之治不知變者爲之也。雖然，學吾儒者，亦有異端否乎？ 其或近於楊、墨、釋、老，抑亦楊、墨、釋、老固有恥而不爲者乎？ 如是又何儒者之是，而楊、墨、釋、老之獨非？

雖然，孟氏不云乎：「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儒者之學，固治中國之繩墨也。又曰：「伯夷、伊尹，皆古之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言繩墨誠審，又其所已試也。嗚呼！ 彼於夷、尹猶有辨矣，況又出於異端，且非中國之人，其不見斥於孟氏者，幾希。斥於孟氏，而人固昵之，抑又何也？ 嗚呼！ 此學術是非所以必俟聖人而後不惑也。

宗論上

余讀宋濮王《典禮》，乃知載籍能惑人也。當是時，言禮之臣皆賢智，其發明宗法與爲後之義，可謂切至矣！ 然考其事不合，揆其義未盡，豈因襲者其入久，師承者其守專，附和者其言辯，卒無以自解哉？ 學者以其言本三《禮》，又訂於伊川之疏，遂爲百世不易至論，不復詳考本末同異。余恐將來之誤，不特一濮議也，乃著論俟君子斷焉。

按宗法載在《小記》、《大傳》，其言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

也。」蓋言諸侯絶宗，不可與族人齒也。是諸侯以上無宗法可知矣。又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蓋言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諸侯之始封也，有人民、社稷之寄，有朝覲、聘享、祭祀、省助之政，勢不能自領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絶宗，大夫不可得而祖也。故設宗法繫之別子者，始封始徙之諸侯之嫡次子；繼別者，嫡次子之世嫡也。世嫡相傳廟祀，別子百世不遷，謂之大宗。大宗百世廟祀，別子則聯屬別子之子孫，亦百世而不改，宗者大，故曰：此大宗也。繼禰者，世嫡之弟及其次子，或嫡或庶者也，生則從世嫡以祭，没則其子禰之，至於五世則遷，謂之小宗。小宗祀禰，則聯屬者止於禰之子孫，五世親盡，祖遷於上，宗易于下，宗者小，故曰：此小宗也。是皆自始封諸侯言之者也。

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❶有大宗而無小宗，❷有無宗亦莫之宗者，❸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❹其爲士大夫之庶者，❺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蓋言諸侯之適，世居君位，而世世又有嫡庶次子，所謂公子也。公子不比於始封之別子，爲祖無二統也。一君必立一宗，使領羣公子及公孫，而其宗亦有大小焉。宗其嫡者爲大宗，宗其庶者爲小宗。大宗、小宗，皆五世而遷者也。有嫡無庶則宗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無嫡則宗庶，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嫡庶惟一，是謂有無宗而亦

❶「大宗」，《禮記・大傳》原文下有「者」字。
❷「小宗」，《禮記・大傳》原文下有「者」字。
❸「之」，原誤作「知」，今據蘇本及《禮記・大傳》原文改。
❹「之子」，《禮記・大傳》原文作「之公」。
❺「其爲」，《禮記・大傳》原文作「爲其」。

莫之宗。嫡庶惟一者，無羣公子也。己無宗，亦莫爲人宗，多嫡與庶，即所謂以其庶宗其嫡，乃公子宗法之正也。是皆自繼世諸侯言之者也。宗法盡於此，則知庶人以下無宗法，又可知矣。

蓋天子、諸侯者，統夫人者也，非五宗之謂也；庶人者，統於人者也，比閭族黨之謂也。刑不上大夫，而後豫制之以禮，故曰：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古制廢，貴賤殊勢，宗法不可復行矣。❶世儒守陳言而不察時變，乃比附曰：「天子，大宗也；諸侯，小宗也。入繼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此爲後之義也。」於乎！易父子之名，失君臣之義，禮樂不興，刑罰失措，其必由此也夫！蓋其不詳考之過也。

《禮・喪服》：「斬衰爲人後者。」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以尊服服之。❷」蓋言受重大宗，始有此名，非大宗則無爲人後者也。又曰：「如何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言惟慎所擇，不必其親者也。又曰：「如何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則可。」則知不奪人之宗以承重也。又曰：「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若子」，明承重情不可二也。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申若子之義，所謂推類至義之盡也。齊衰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不二斬也。」持重大宗者，降所尊也。又曰：「尊者，尊統於上；卑者，尊統於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蓋言尊統於上，君也。宗子收族統於下，有君之道焉。比君之義，故降服。降其服，不没父母之名，恩與義兩得者也。又曰：「爲人後者，孰

❶「可復」，蘇本作「復可」。

❷「受重者」，《儀禮・喪服》原文下有「必」字。

後？後大宗也。」蓋懼昧爲後之義，亂父子之服，故申言以別之。是知爲後，止於大宗，無二後也。《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無後者有祔，則知小宗雖無後可也。凡一封君，大宗一，而小宗四。大宗之主一，而四宗之主不知凡幾。必大宗而始成此服，則知非爲後者，其服不必皆斬。而降者，不必皆不杖而期也。必爲後而後降，則知天子、諸侯之與庶人，不可以類推也明矣。是何也？天子、諸侯無降服，則知無爲後者也。天子、諸侯之禮也，有子則繼，無子則及。故公子各有大小宗，而不比於別子之祖。其死也，公子祔於公子，而不各爲廟。蓋以序或相及，必至奪宗故也。故當其及也，即公子之長子，亦當承之，何必拘於支子乎？其不及也，則雖庶不得以干嫡，何至擇於同宗乎？不著其服者，臣於君服必斬，不問其序，而皆以先君之道終焉。則魯之閔、僖是也。夫閔、僖以弟傳兄，諸侯也，而其禮已若父子，況爲伯叔姪者哉！又況爲天子者哉！蓋其統不止於公族，故其義亦不止於爲後。義有所重，則禮有所加，不敢以卑者之辭名之。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庶人無爲後，則又其微也。

先王之爲政也，鰥寡孤獨有養，而死徙者無出鄉，禮不下庶人，其喪也，人得而主之。所謂「擇之五服之内，擇之前後家、東西家，或其里尹主之」是也。故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有主則不必後，此聖人之責實也。故天子、諸侯之後也，皆不可比於大宗。強以大宗推之，持重比於爲君，而父母降服，比於族人之不敢以戚也止矣。族人不敢戚君，君未始即没其名。而今之爲後者，遽改父母之名，其義也何居？且擇後於同宗，亦不必皆伯叔姪也。《禮》曰：「族

人以支子後大宗。」是亦將以族人之名稱父母乎？稱以族人，而服以齊衰，恐聖人之裁禮，不如是之舛且背也。此亦不詳考之過也。

宗論中

大宗有爲後，而小宗無後，何也？按《禮》：「大宗子之喪也，五服之内，親者月算，如邦人。」月算者，服之月數也；邦人，五服之外者也。宗子及母與妻之喪，丈夫婦人皆齊衰三月。其親者，月數從五服，制服從邦人。是自三月至于期，合親疏而皆以齊衰服之，雖大夫之期不敢降焉。何其尊也！庶人爲國君，畿内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而已。邦人服宗子，無少殺焉，何哉？以宗子有君道，故比其義也。何謂義？尊统是也。天子、國君统世人，世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世統。世統者，尊無上，前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宗子統宗人，宗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宗統。宗統者，尊亦無上，前所謂「卑者，尊統於下」是也。小宗子之喪也，父爲之三年，曰：「繼吾祖也。」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非獨避大宗也。其統小，義故微也。故大宗立後，所以收族也。收族，所以尊祖也。尊祖者，不敢以先祖之遺逮於刑戮，故抗宗法治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爲所後，尊服齊衰，加而斬。三月進于三年，尊之至也。族人有支子，不敢得而私焉。曰：「是吾先祖之所託，非吾所獨尊也。」有宗而後族可收，宗廟可嚴，是吾考、吾祖、吾曾、吾高皆從此而有託，吾何愛焉。故爲人後者，不言所後父。雷氏之言曰：「其所後，或祖，或曾，或高，未可豫定，故闕之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爲後者，獨爲彼乎哉？蓋其祖也。爲其祖，故所後不得以爲子，而已亦不得斬於

父，是乃至公之心，聖人所自裁者也。小宗無爲後也，勢也。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易，無復續矣。其族統於大宗，而其親分於四宗；喪主於其親，祭祔於其祖，又何後之有？其爲大夫士者，則爲之置後。置後者，暫假以行大夫士之禮，蓋主其喪者也，其無爵也。男主同姓，女主異姓，則皆其親也。其廟也，繼高者絶，繼曾者得主之矣；繼曾者絶，繼祖者得主之矣；繼祖者絶，繼禰者得主之矣。繼禰者祔祖，繼祖者祔曾，繼曾者祔高，則皆其祖也。舍是而必於爲後，則是專其貨財、處其宮室，而以爲己私，有識者必所深恥而不爲，而庶子昆弟之旁親無賴者，皆可覬覦而幸其禍及，是開自私之端，聖人所必禁也，而可以爲訓哉？❶故曰：小宗無後者當絶，非聖人之忍也，勢也。

天子、諸侯不言後，則又其重者也。天子者，奉天命以臨天下；諸侯者，禀天子命而致之國人。故繼天而爲子者，謂之天子；諸侯尊王而爲之臣，則皆王臣，非祖所獨專者也。故曰：「公子之公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夫公孫，非自絶於公子也，以其有所禀命，非公子所獨專也。故封君之子臣昆弟，封君之孫臣諸父昆弟，言禀命之重，無弗斬焉者矣。周之郊也，以稷配；而明堂以文王，不專於祖父，何也？以其奉天，故先尊而後親也。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有天命，而後先祖之祀可以無墜，此天子之所守也。故崩薨者，有世及而無爲後；踐祚者，無尊卑而稱先君。大宗之後，必擇支子，固不奪人之宗，又以肖賢也；先君之繼，必順統序，固不逆天之倫，亦以防亂也。此其說，不可得而同者也。宗子殤

❶「可」，蘇本作「何」。

而死，庶子弗爲後，蓋代其宗，不成其廟也。非殤，則擇之族人，故宗子之後，無兄弟及。兄弟，是殤之矣。而天子、諸侯有世有及，是豈以殤事先君乎？此其説，不可得而通者也。事以先君，則先君后夫人無弗斬焉者矣；事先君之祖父母，父母、昆弟無弗若子焉者矣。事之若子，而不稱子，不敢以私昵辱先君，先君之義，重於父也。己之父母，享其尊養，而不易其封，受之先君，非己所獨專也。故曰：「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又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何不以大夫葬也？重先君之命，不忍死其親也。其或重私恩，致殷禮，則亦不可瀆於廟，不可齒於先君之親。此會通之宜，《禮》雖不言，可以義起矣。自夫昧於宗統者，既陷君於奪親；昧於世統者，復陷君以干正。使聖人制禮曲折之詳，皆爲固僻難繼之説，則世儒之陋、載籍之繁啓之也。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嗚呼！彼固附於上下矣，而卒以陷君，則又何説哉？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宗論下

宗法不可行於今者，有三：封建不復舉，學校不復修，井田不復制。其不可行者，勢也。

古者，風氣醇穆，靈哲彙生，故聖人之立極也，必分土置牧，以共天位，而建封之典行焉。是故諸侯世其國，别子世大夫，於是立三廟，設壇墠，得于祫祭有圭田，食有采邑，有家老以治其事，有僕圉臺輿以供其役。夫物備而後禮嚴，禮嚴而後義立，義立而後勢行，勢行而後法可盡。故名之宗子，而族人莫不聽焉，朞功以下莫敢戚焉，此名實之應者也。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尺

寸之籍也；載符而出，受代而旋，非有定位可以長子孫也；致其事即食其力，非有體貌之隆於族類也。故紈袴之後，同於隸廝，至不自給，則轉徙而流亡。其或懷賄敗官，又皆怙惡汙俗，其身之不自淑，而又皇恤其他？此其不可行者，一也。

《畢命》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蓋自成周之時有然，其不至陵蕩者，維持之素耳。是故師氏正其行，保氏授其文，成均養其和，司諫考其過，司馬正其射。不幸而族人罹刑，王曰宥者三，有司曰辟者三，而卒致于甸人。此豫道諭而防禁之，故其教易尊，而後爵可命也。及其風俗既成，耳目不雜，則蒸漬優游，餘韻不殄。雖以春秋之衰，僭亂已極，而名卿大夫，國不乏人。如魯之孟獻，晉之子犯，齊之平仲，鄭之子產，秦之蹇叔，吳之季札，楚之叔敖，何易哉？是皆禮教之效也。漢承秦制，郡縣破滅，世家二千石皆以鋤治。彊宗豪右爲政，❶又懼其勢未易解也，遷其宗于近郊以離貳之。於是景、屈、諸田之族，皆爲關内編氓，不得復纘其世業。其後經術盛而禮教衰，功利熾而争奪起，淮南七國連從以畔，而功臣得侯封者，不數傳皆以罪惡國除。此皆奉朝請天子所親治，猶且爾，況令其分土，得專制哉？此其不可行者，二也。

夫人之爲惡，非必其性成也，要亦有以驅之矣。古之選士，不於商賈，爲所計者卑，而所存者薄，志分則業不精，力劬則慮不遠，故爲善者，貴有賴也。三代之制，必有夫田分業定，衣食足，然後責其不肖，雖有非僻之心，不敢肆矣。夫饔飱不至，❷父

❶「彊」，原本誤作「疆」，今據四庫本改。
❷「至」，四庫本作「給」。

子不能保其親，況衆人乎！是故行刼起于攘伐，攘伐起于聚積，聚積起于慮不足。無不足，則亂國之民可使由禮。今士師非不尊也，象魏、憲典非不具也，❶榜掠、笞黥、刀躓、熸剔之器非不慘且毒也，卒不能使游食者外無異謀，乃欲假服制、聯親屬、抗宗法以復古道，豈不謬哉！此其不可行者，三也。

於勢稍順，而分得爲者，惟藩封與勳戚近之，然所存者勢而已，非其要也。將欲維持族類，以附于小宗，其爲説亦有三：尊尊，老老，賢賢，惟所遇焉，斯可也。視其族，行輩長者得主之，斯尊尊矣；無已，行卑而年高者得主之，斯老老矣；無已，而德誼足稱，年行雖卑，亦得主之，斯賢賢矣。此宗法之變也。宗法變，爲後之義亦變。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世儒兩考之嫌，必是之取矣。雖然，得其常則父母一，不得其常則父三而母八，獨兩考哉？彼其實固未變也。《詩》曰：「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蓋言恩也。是故一者，指所生而言，實之謂也；變者，指其恩而言，情之謂也。情有變，實不可變，斯固物之一本，民之宜也。《禮》斬衰曰：「慈母，何也？子夏曰：『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生養之，死喪之，皆得如母，貴父命也。』」是故慈母之名，本於父命，非其生之謂也，情也。無子而後人之子，其父母命之，所後者幼而畜之若子然，將不得比附矣乎？附其列矣，其於所後，雖父母名之可也。此載之律令，聖人所不違也。既死而人爲之後，比於置後，執其喪，奉其祭，事其親屬，而不得以父母名之，則猶行古之道可也。今之民散

❶「具」，原誤作「異」，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久矣，各私所有而莫與相謀，惟有後則攘伐之奸不作，斯固所謂民之宜也與？民宜之，聖人亦安得而違之。嗚呼！此固古今之辯也。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八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銓　著

別朱子韶語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體。」莫非己也，識得是己，敢自賤其身哉！戒慎、恐懼而惟恐或入於非僻，豈曰自成，亦所以成物。以一身而爲天地萬物成敗，不已大乎！夫是之謂大人。

今世儒生學士，舍射策無所用其力矣。即有知者，不過談説理道，其致身，固不若射策之篤且精也。故進不足以達志，退不足以自庇其身。詰之，則曰：「吾率其常，不敢以自異也。」夫射策，小藝也，猶且疲心思，窮年歲，求而不獲，不憚勞也。至於改過從義於子臣弟友之間，求庸言庸德之必謹者，夫子所未能，而憂其弗踐其志者也，固以爲尋常易之。此義弗明，天下將何賴焉！

朱子子韶，質甚篤厚，與余會者數四，心頗愛之。愛之而弗以善告，姑息也，非子韶所望於余者也。

別宋陽山語

今之談學者，多認良知大淺，而言致良知大易。蓋良知本於不學不慮之虚體，而

後有知是知非之流行。今認知是知非之流行盡以爲良，既不免於浮漫而不根，又謂不學不慮之虚體無事於存，則終不免於馳逐而化物。譬之於火，謂星星之火有異於燎原，固不可；謂燎原之火不加於星星，亦不可。知是知非，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也，愚夫愚婦則星星也，聖人則燎原也，自星星以至燎原，其藴積鬱煽，賡續廣大，必有次第。而顧持星星自足，措之於用，可不可耶？故吾人知是知非不足以爲事物之主宰者，以其不盡出於虚體故也。今使人順知是知非之發，而一無所存，是取足於星星之譬，有不燼滅者乎！欲燎原者，必能存乎虚體，如赤子然。無以人爲之私雜揉乎其間，則於是非之辨，若無以甚異於夫婦之愚；至其堅凝不摇，洞徹無蔽，則與愚夫愚婦天淵迥殊。故曰：智之實，知而弗去，是乃所謂致良知也。

同一揖遜也，有矯媚者，有用情者，吾嘗一無所存，率吾之良知而揖遜，而以矯媚爲用情，時時有之，不自知也；同一交際也，有貪黷者，有誠享者，吾嘗一無所存，率吾之良知而交際，而以貪黷爲誠享，時時有之，不自知也。豈惟不知，又從而掩覆之；其甚焉者，又將以不事掩覆爲直，遂爲任性，而良知之發，蓋無幾矣。

「君子無終食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懼其易失，而務有所存，故懇切若是也。今曰：良知萬古不息，自不能泯，吾特依之而已；其有所存照，有所收攝，皆爲未悟良知真體而然。然則聖人之兢兢業業，果何謂耶？豈亦未悟良知耶？

侍御陽山宋君將如京師，以書别予，深病近之談學者紛紜於異同之辨，以爲未有契於良知也。已而送之同江，誦予所聞，君不鄙，令遂書之。予聞良知最久，而從事不

力，固嘗苦於身病，非敢藥人之病也。君尚以暝眩而投予哉！

别凌海樓語

嘉靖己亥，予訪東城林子海陵，林子不予鄙，攜其門人與士友數十人胥來問學，幾日乃去。又明年，林子卒京師，而予已歸田。每憶往事，未嘗不有感於存亡離索之故。自考所學，又未嘗不有愧於今昔玩愒之久也。

甲寅，海樓凌君來爲永豐，始至有聲，問其鄉，出東城之門，爲之色喜。明年，會于玄潭，以事東城者事予，爲之憮然。當與林子論學時，年壯而氣盛，又竊有四方之志，於學問所操，不切切然，獨議論同異，未忘於心。今《冬遊記》中可考也。十餘年來，變故之更涉，憂患之摧剥，意見消而缺失露。回視往事，有不可復追之悔。海樓在永豐，潔己奉公，惟恐事有累於吾民，而調停劑量，可否之間，又皆曲盡其道。予方仰羨，而海樓以予一日之年，屈身而事之，不已過乎？

海樓滿考，内召且至，瀕行别予，不相值。念其勤懇不可虚也，則謂之曰：「君知聖人之學，亦由海樓之治永豐乎？夫心本無事而常定者也，有物累之，動斯多危。譬之於民，征斂急而刑罰暴，反側頑獷，不易馴也。先之以虚中，毋以世之可歆羡者雜乎視聽，懼其累之也。無累，則心存矣。心存，不能以不應應不善者，中弗虚也。酬世接物，雖極紛撓，轇轕之來，而皆順其自然之則，不遺乎外，不失乎内，必調停於致力者，乃得之。是故主静制動，擴然無極，夙夜緝熙，月有所將。至于首出庶物，與天爲徒，則今報政之期，而榮寵日臻之効也。漆雕難仕，曰『吾斯未信』，難之也。君易其難

矣，有弗信於此也哉！且吾民與吾心，遠近難易相去何若？抑言有之：『堯舜事業，只如浮雲過太虛；至謂其心，至今尚在。』又何其輕重小大相懸也？由是推之，得其心，雖不見事業，亦可也。海樓豈以事業累心哉！無累於心，則可以永豐，可以天下，可以榮辱，可以進退。斯説也，予病未能，而志弗已也。東城不可作矣！予與海樓幸存，庶幾無負久要之誼！」

别陳雨亭語

嘉靖丁巳冬，常熟雨亭陳君以進士出知永豐，余嘗邂逅一再語，未深知也。已而，聞永豐之頌：「自檢若處子，視民若慈母，御跳梁獷戾者，言語歐歐，❶若訓其憐愛子弟，絶不能以疾言厲色加人。」久之，近而城市，遠而村鄙，咸倚以生，不知令之終去我也。余始異之。又踰年，就敝廬問學焉。其志駸駸聖賢之域，其氣斂静，能謙以處人，禀受則皆雙翁先生之旨，余無能相益也。

四年辛酉，夏六月，會閩寇數千人突入境，聚散倏忽叵測，既畢力防禦。是月十八日，迫城下，君親冒矢石，乘埤垣督戰，守六晝夜不懈。寇不得間，退如峽。又三日，而君且内召，永豐之人既素倚君，會初出之水火而登衽席，遽奪以去，❷則益相率攀戀不忍舍。又自知勢不可已，而期不容緩也，則携老幼擁車灑泣，步而隨舟者，蓋若干人。

君過同江，道路戒嚴，遣尺書問學焉。余告之曰：「君知禦寇乎？其知學矣。當寇之突入而迫於城也，使兵不素練，器不素具，計不素定，其能猝應否乎？即猝應，其

❶「歐歐」，四庫本作「姁姁」。

❷「遽奪」至下句「不忍舍」，原本誤作「遽奪以益去則相率攀戀以益己」，今據四庫本改。

能必勝否乎？是故制治未亂者，聖王之道也；養於未發，禁於未然者，聖人之學也；終日欽欽，有若對敵，名將之烈勳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君子之集義也。當君在嚴城中，目無汎視，耳無雜聽，即有奇瑰之觀，詭異之好，莫或干之。何則？吾所重者有在故也。學之於道也，亦若是。知其所重，❶精神心思凝結專一，妙通鬼神，無弗勝焉已。君今去嚴城，拜寵命，自此陟崇據顯，不啻脱幽囿而入層霄也。雖然，君其毋忘永豐乎！傳有之：『素位而行，無入弗得。』即有於天下，非猝應不之辦，蓋言學也。素非必勝，不足以言得；非在嚴城，不足以顯悠悠之情。能知悠悠之非素，則精神心思之用，君所自試於永豐者。余言猶有所不逮也，而又何以相益乎哉！」

別蕭曰階語

嘉靖壬戌七月，潮陽蕭曰階返自南宫，過同江來謁。予方閉户會鄉人言版籍事，於是曰階留且再月，相對語學之日可數也。將歸，請曰：「始端升就外傅，先太史公命之曰：『吾不願汝講學，世之講學者，皆可知也。吾願汝立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便是十分好人矣。』端升不敢忘。先生何以教之？以庶幾不辱。」予告之曰：「而翁其務實者乎！雖然，世稱十分好人，孰與孔子？孔子言『正其心』矣，不言立好心；言『敏於事』矣，不言行好事。此其故何也？自呼吸之頃，以至於終身，何莫非心？自動静之常，以達之天下，何莫非事？立心、行事之過與惡可指

❶「其」，蘇本、陳本作「有」。

矣。無少過與惡者，順其常，安得舉其一二而名之？即如世人所舉以爲好者一二名之，又未可相襲而遽有也。是故理無定在，欲事之好者，莫若求其心之善；善無常主，欲心之好者，莫若求其學之專。時時不昧此心之靈，是謂立好心；時時不昧此心之靈以應乎事，是謂行好事；以此不昧者勉之己，亦以此淑之人，是謂做好人；未嘗張講學之名，亦未嘗嫌其名，是謂真不辱。惟學之專，斯務實矣。」曰階唯然，識其言而別。

別周少魯語

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夐然不類者。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由人識取。❶

別沈萬川語

唐虞之時，只是「安汝止」工夫。心有常止，不易動搖，此便是真收斂處，何等簡易！後世全向動中分散，只知向外尋求，議論多而學忘矣。

書克齋卷

余嘗讀先儒言，謂：「人常不忘有我意，衣曰我衣，食曰我食，日用諸事，莫不皆認爲我。」當時，謂此語似粗，學之即易辨耳。及今十有五年，始知此語甚精要，甚周悉。孔子告顏淵，「克己」一言最盡。姑舉日用言之：視人衣食甘美與粗糲，直過目前，曾不足以繫念；一涉在身，顧惜厭惡頓殊。至

❶「中」下，蘇本、陳本有「得」字。

於田廬諸物，莫不類此。使其在身猶視他人，則觸處平鋪，無復蹊界，萬物一體，真即此在矣。

程子有言：「將此身在天地萬物間一例看，大小大快恬。」此端緒甚微，意念纔起，便落舊習，與之相稔，不復辨別。旋復增加，猶自論理，論欲，論克治工夫。此與盲人抵掌而談方輿者何異？

司徒勾曲王先生，有味於克己之義，常以「克」名齋，與先生論其義者甚衆。余覩而省發，深媿自治不勇，十有五年，猶未能會悟先儒之至訓。因書就正，亦且以爲久要。

書黃謙甫卷

謙甫別四年再見，見而各計其歲之所獲，憫然不能自釋也。將別，求所以語之者。余初學農，姑以農喻。農之耕也，計歲而獲者也。一失歲，則皇皇焉無所於之，矧於再歲而又倍之者耶？彼誠計衣食於軀命之戚也，失歲矣，而無所戚，則必有他望可知。今與謙甫別四年而無所獲，然又無所於戚；與戚矣，而不至於皇皇焉無所之，則性命之所寓者，其亦有在乎？而人莫能與知也。行且察之，異時再見，其無若今日之虛腹矣哉！

書退省卷

晴川先生書曰：「學當求病痛所在而砭箴之，想更得力。或謂聖人教人，只是直示本體，未嘗説及病痛。不知參魯、柴愚，非各人所受之病耶？」洪先聞之，悚然敬受。及讀先生謂弟洗心君有曰：「退而省察於念慮隱微之間，果能皆得其正，而不失其本體之明矣乎？」洪先反覆慮之，是凡爲學者，務求得乎其正，以不失乎其明者，乃吾之明善

以誠身。如是而不能盡然，皆病痛之所在也。即從而決去之，然後有以復其本體。此誠之之功，擇善固執者也。

夫人固未有無病者，然未知本體，則亦未能辨病痛之所在；未知復本體，則亦未能望病痛之必去。譬之於行，趨家者其主也，辨岐，惡其有與家相違者也。譬之於禮樂，養生者其主也，治病，去其與生相戕者也，一也。良知在人，宜無不自知者。然言説之偏，亦足以眩心而淆性，非時時省察於念慮隱微之間，固未有能明善者。夫未知孰善，安從固執？未知所執，失得奚辨？蓋不深求之隱微，而止出入於一是一非，不免展轉相尋，而未得乎本體之明。雖曰去病，實不離乎念慮纏繞。雖暫止息於驟發之時，而未能斷於未萌之始。固非謂本體易復，欲事去病；亦非謂不問元氣，漫求去病者也。未知先生之意謂之若何？洗心君試爲問之，并俟面究。

書龍華會語後

嘉靖戊申仲冬，西石王君聚九邑士友於龍華，旬餘而後别。將别，求東廓先生之言以爲久要。先生於是追録其講語，條列而聯次之，以致切磋之意。明年，持示不肖，俾續其後。不肖反覆先生之言，於經傳中所載，大約解釋明白。令人反身自省，較之平日書册之研窮，若談異時他人語者，萬萬不侔。從此而善進，可以自得無疑矣，安用贅哉！

嘗自病資質凡庸，談學者二十有三年，往往逐人口吻，學人步驟，未嘗有特立不拔之志，以探千古不傳之微。邇來自驗，凡所以如此者，皆緣欲根未除，故隨在染着耳。既有染着，縱令解釋得去，亦與自己無干。當下循省，不爲無功。其視德性相將背馳，

與談異時他人語，又何別也？

欲之有無，此心自能覺得，是謂明德；不由安排推測，時時斷絶不得，是謂德性；覺處無有不是，是謂善；無有别物，是謂約；無有不宜，是謂義；此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亦如此，是謂庸德庸言；從此處作用，是謂發育峻極；爲三百、三千，又謂之博；雖屬作用，却又原無物，謂之静動無端，無二物也；常存此覺，不得有混，是謂戒慎恐懼；有未至者，求以至之，是謂徙義；錯後自反，不容停留，是謂改過；全體完足，是謂復，無二功也。而所謂官職、貨賄、技藝、事功，雖若甚粗，然人人未有能出脱得盡者，則皆所謂欲也。夫覺處，人人有之，宜易存也；然所謂欲者，亦人人未能盡皆出脱，則所謂雖有存焉者寡，豈不爲世人之患歟？夫欲者，我自欲；而覺者，亦我自覺也。我既欲之，而亦自覺之，又從而去之，而欲竟不盡出脱，然則所謂德性者，果安在哉？我自不欲，則無所用其去之之力，而所謂覺者，曉然其中，若是者，亦嘗試有之乎？有之，則欲之易以去，與覺之易以復者，其幾在我，顧自斷者何如耳。未有爲之而不成，求之而不得者也。然非未可以解釋求之，得其似，未有不咀其真者也。此不學者之始事也。

不肖資質凡庸，年久而猶不能出脱，於是視君之鋭志，誠當多讓。故申東廓先生之語復之，俟君出脱盡時，書以報我，則諸解釋語，可以一笑而破矣。君以爲何如？

書馬鍾陽卷

余去歲走匡廬，冒暑歸，鍾陽馬君將期會南浦，風便舟駛，不竟初盟。踰月，以是卷索余近作，久之未暇執筆。今夏，復入天池，往來海上，每瞻棠樹，輒動依依。抵舍

覽卷，勃然興懷，方擬之辭，而君山東之報至矣。回憶初盟，翻成别調，豈非數耶？

君書札往來，未嘗不孳孳以躬行爲先，以寡欲爲要，尤以空言少信爲深恥。聞其人，即欲痛絶嚴拒，不少假以辭色，往往以余之不擇爲嘆。其居官，謹於持法，敏於集事，而厚於用情。雖未嘗皦皦炫暴，而聲聞四馳。官至右轄，尊榮矣，聞其家朽椽敗瓦，歲入不足以自給。閩之士論，以爲稱首。嗚呼！使講學者皆如君，其尚有遺議以病吾黨者乎？

今且别矣，切磋既未可期，則將何以爲贈？聞之古之善寡欲者，非有欲之後，而務去之之謂也；防於未然，不復萌動焉爾矣。吾心固不能以無欲也，防之而使不復，則亦未有自然廓清之期。如是而學，猶之聚兵峙糧，以冀寇之不我侵，比於無備者遠矣！彼寇猶與我相持，非所謂儆戒無虞也。善爲治者，保無虞；善寡欲者，保無欲。無欲者，吾心之真體，天下無以尚之者也。辨乎此，而順以存之，虚以養之。譬之於民，畊田鑿井，養生送死，以各遂其有生之樂，如是，四境之内，皆吾之赤子，弧矢之利，皆所以自守也。誰爲寇我？所謂天下歸仁，雖有萌動焉者寡矣。夫是之謂寡欲。率是寡欲者，以施之身，是躬行也；推是寡欲者，以加之民，是美政也。夫是之謂聖學。生有悟於此，而愧未之能行。君有其具，得其端，在致其精而已矣。敢述以請。

若謂心無無欲之體，而以理欲交雜爲疑，則至善終不可得而止也。若謂保無欲者頗難爲功，此則存乎其人，不可得而執一論也。矧君孳孳然問於不肖，有不曉然於是者乎！深山寡侣足音，跫然輒有喜心，況此學蕪昧久矣，他日窺測稍真，而君之造詣日粹，使生動色於足音，則斯卷也，未必

非左券也。

書蕭天寵卷

泰和蕭子天寵，在門十年。近而玄潭、青原、雲津之會，遠而芝城、象山、江都之遊，無弗得從；四方君子切劘之訓，媢友交遊問難之詳，無弗得聞；婚喪勸相繁瑣之節，田廬盈縮棄置之宜，無弗得與。予之弗能無天寵，猶天寵不欲與予相失也。

天寵始讀儒書，即治明法科。在官未幾，倏出代，遂得入銓司待次。踰期矣，猶不往。一日問故，天寵面有慚色，俯首對曰：「隆佑幼孤，懼無以自立，求爲明法，稍別於庸人，不知其不足爲也。入夫子之門，而後知吾之大。吾方愧悔不暇，又何往焉？且縱往得官，不過効奔走，甘哃喝，忍賤辱，以資升斗耳。世之必不相容，與力之必不爲，知之審，其孰與二三子者，從夫子之後，徜徉長林大谷之中，諷誦夙昔所聞，以反之身，求少自得以報夫子，不愈於伈伈俔俔者哉！」應之曰：「子以明法非道耶？亦爲明法者非道耶？抑亦視明法者爲非道耶？聖人之治世也，上下相維，小大相濟。府史十視六官百執事，❶特勞者耳，必其簡而佚者，乃得爲道，將委吏、乘田無聖人耶？且其人固皆道藝之選，今之明法，責在弗選，❷非其人之罪也。而之所謂庸人者何似？非指小用其心者耶？此無係於位之上下小大也。知吾心之大矣，能反之身，則宇宙之維持，豈不勝夫山林之觀；躬行之密實，豈不過於談論之雅？庶府之出納，民物之利害，豈不廣於室家之務？儒者之業，主於用世，而不聞吾與道林論《大

❶「十視」，四庫本作「之視」，陳本作「卜祝」。
❷「弗」，陳本作「道」。

學》者語耶！」天寵津津色稍解。

踰年北行，別予石蓮洞中，曰：「今與夫子相失矣，不知幾歲年矣，夫子忍無言乎？」應之曰：「而知用其心，無以庸人之小者雜乎其間。其職之冗也，則猶助吾同江之役也；其職之簡也，則猶共吾石蓮之居也。又何言乎？」天寵聞之，色慘然，顧洞徘徊，久乃去。

書周子仁卷

今之學者，只有切己收斂，務行實事，以敦本質；一切乞言請益諸件，諸皆削除，庶幾有補於世教。蓋凡内不足，然後有所藉於外，此誠僞之辨也。周子仁往來三至蓮洞，而茲來却索言以別。予禁弗與。臨行若迫，❶謾書《夜坐詩》以應，俾能靜坐收斂，將來必以此紙爲贅矣，而況容喙耶！

書劉靜之卷

同年見川劉君，攜其子靜之造予廬，令執弟子禮，且求有以教之。因語靜之曰：「而年十八舉鄉試，莫不榮其利達矣。而翁命而稟學之意，何居乎？人之舉鄉試者，莫不榮其行且仕矣，亦知仕者，固有萬世之業否乎？昔者，聖賢之視天下，咸若手足骨肉之親，而凡天下之與吾交，實鈞疾痛疴癢之愛。蓋出於不忍人之本心，怵惕惻隱，隨感自然，非有所强而加之也。志苟得行矣，一邑一郡即蒙其澤；幸而大行，明明德於天下，天下之人日遷善而不自知，未嘗施其勞也；志不得行，修其身以淑人孝弟忠信，舉世且儀型之；不幸而極於拂逆困否，若匡之圍，涪之放，有言不信，窮之災矣，然

❶「若」，四庫本作「苦」。

後獨善其身，無敢他與，然夫子在陳，猶念吾黨小子，曰『歸歟歸歟』；至於卒老于行，顧曰『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必如此，而後天地始有所賴，以遂生成之德，而不至於大亂。此聖賢之道之大，所以異於老、佛二氏者，以其通天下爲一身，不以一身自私故也。彼自食其力，安匹夫之貧；各守所長，全曲士之節。非不善也，而不可以及遠。自孔孟以後千餘年，是道或隱或見，若有待乎其人。嗚呼！茲非萬世之業哉？故自念慮事爲，必致其精，而不止於考文字，譬良工之善利器；自飲食男女，必防其肆，而不止於臨財利，譬行旅之保斧資。程課試之文，猶古者之羔雉，修辭以厚誠；端嚴謹之操，猶處子之髧纓，表志以示信。欲有爲於天下，必先求備於吾身；愛惜吾身，將收大效於天下，此學者所有事也。信及此者，措父母遺體於古人；不之信者，墜造化靈氣於腐穢。此道明，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此道晦，人自各私，斯民無所於歸命。吾嘗以語同志，而自反不肖，甚慚於斯言。」

靜之爲改齋王公外孫，其善源有自；又自幼不出而翁之庭，無異見雜習撓其中。聞斯言，能慨然否？今赴南宮，將盡友天下士，其知持此辨品類否？白沙先生與友人云：「諸君急於入試。區區迂濶之論，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視諸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嗚呼！靜之無以予之不肖，遂負而翁命學之意哉！

書王龍溪卷

王龍溪君有丈夫子三人：長曰應禎，字以允成，言成禮而禎于周也；次曰應祥，字以允和，言和氣能致祥也；又次曰應吉，字以允修，言修之吉者，君子也。君之望其子

性行甚悉，且留一卷索書，俾識不忘。

原，將别，曰：「何以誨吾子？」於是道三子也，可謂至矣。壬戌之冬，至吉水訪予松

予嘗誨吾子，而有懼矣。每誨子以道也，輒思曰：「吾之誨子如此，吾果有諸身否乎？」則又惕然嘿然，不能竟其語。今告三子何以哉？憶壬辰歲與君處，君是時孳孳然神不外馳，惟道之求，汎觀海内，未見與君並者。遂託以身，不之疑。今三十年，君益自信，以爲無所事爲。學于孔孟之教，不啻若浼己者，而惟老莊之是據。然則君之誨三子，豈可量哉！爲之踟躕久之。

君之言曰：「允成和厚而牽於情，牽情者，近柔矣；允和斷而長于才，多才者，近剛矣；允修介守而志于古，闖闖乎以之上進，其可語也。」愚惟君之處家，必有道以爲諸子法。身能確，可以起柔；身能忘欲，可以用剛；身能以聖爲則，可以考千古而不謬。審如是，即無望于三子，三子者，其能已諸？夫身教者上，言教者下，徵人之言，又其下矣。君試思之，謂之何如？

書胡正甫册

泰和胡子正甫之在山也，與王子有訓、歐子文朝爲莫逆。既自常德僉憲擢四川參議，奉母南歸，將獨身以往，則約有訓、文朝聚松原，證所學。至則與居蓮洞，盡出所長相正。將别，復聚松原，共求爲久要者。

是時，正甫見《松原志晤》有「收斂静定」語，稍有難色。予曰：「予之收斂静定，非外事物酬應也。自身驗之，愈收斂愈周徧，稍不静定，即作用不切。蓋直信此路，時時可用，蓋實説也。」正甫唯之。已而正甫曰：「《志晤》中『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心，即堯舜心』，必指無三念者言之，未可盡廢言也。」予曰：「予謂堯舜有是心而不起三念

者，兢業爲之也。但言心體，而不言工夫，將工夫何在乎？」正甫嘿然。蓋言有未盡也。

未幾，正甫將如蜀，有訓、文朝與王子信卿持一册，願書之以益正甫。予惟正甫所見甚至，與論宋學，則首明道，❶而疑濂溪；論良知，則謂學者過自信，而輕外物。居今之世，求此語無聞，此語信之不疑，尤不易也。有訓思所以益，何哉？亦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盡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間，時時覿體相對，是謂之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嘗若有歉于中，而絲毫未盡，是謂之見。見與實，非實用力者不能辨，在余皆所不免。然非正甫，莫可語進也。于是，即所言書之，以贈正甫。正甫自蜀歸，尚以實修者盡言之。

書王有訓扇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斯言也，合内外、該動静、兼巨細、貫終始而一之者也。言其收斂，謂之存養；言其辨别，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決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内不失己，外不失人，動亦定，静亦定，小大無敢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有訓勉之！

書門人扇二條❷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功口訣也。白沙先生曰：「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爲害也。」此爲矜持太拘迫者言，乃

❶「首」，陳本作「守」。
❷「二條」，原無，據蘇本補。

捄病之藥，無病，則此藥不應遽拈。平生不就自身緊切處用功，而爲多言所轉，垂老無成，正當爲戒。

白沙先生詩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于千休之中而持一念，正出萬死於一生者也。今言休而不提一念，便涉茫蕩，必不能休；言念而未能千休，便涉支離，亦非真念。苟不知念，則亦無所謂能休者；能念，不期休而自休矣。

書胡正甫扇

區區初及第，謁見吳之莊渠魏先生。先生曰：「達夫有志，必不以一第爲榮。」嘿坐終日，絶口不言利達事，私心爲之悚然。此生雖未敢汲汲於名位，以負知己，今回視之，此身承當此言，煞不容易。蓋不榮進取，即忘名位；忘名位，即忘世界；能忘世界，始是千古真正英雄，始作得千古真正事業。炫才能技藝，以規時好，視此路，蓋背馳也。不知吾正甫自謂如何？

始聞正甫進士報，喜甚，意正甫耿耿欲有爲，得此階級，將來可展布。若夫世俗所競，皆在身家起念。區區不以此自待，亦不以此待正甫，正甫亦不以此自待也。然在身家起念，真爲世道與不爲世道，此却即正甫亦未易辨。吾見談學者矣，往往藉口於道理，而誠心實意各有所在，他人如見肺肝，而終身不悟，何哉？正甫其免夫！

書萬曰忠扇二條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謂研幾；真

能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下萬物爲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爲體者，與物爲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静坐而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爲體。常寂常虚，可卷可舒，全體廓如。

示王有訓

烏乎！知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肆欲，而不知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慎稍縱，即言動作止之微，皆違天常，而賊人道，可不懼歟？可不省歟？王生有訓，求書警語，宜事於此。

悟言

或有問曰：「昔也，吾有會於聖賢之言，視其言也，若爲豫設而無庸擇也，則又有惑焉，若曰胡爲言不盡若是，而使予孳孳矣乎？已而意解，失其所以然，則又以爲凡其有言，未嘗不予會，而自滋惑也。若是者，何哉？」應之曰：「奚獨於言云爾也？醫之爲方也，涼苦温辛，斂發補洩，無一不備，而不限人以一劑；圖之於方隅也，夷險行直，遐邇委僻，無一不載，而不示人以一塗。何則？藥以愈病，非可逆料；問道適途，視力之所至。病去道通，昔所言者，非贅則妄，無復用之矣。學者於聖賢之言，亦猶是也。謂可棄歟？謂可擇歟？或有以中人之所蔽；或不可以周吾之所求。即其言之未盡也，吾心得焉，則是吾後聖賢而足之言也；其已盡也，吾心惑焉，則是聖賢

先吾而詎之言也。故子貢之懼不言，固不可；公都之疑好辯，亦不可；楊子之折淆亂，尤不可。彼有所待焉者也，求之自有之中，得之未發之先，而遇於相忘之後。當其忘也，不知其言之在我耶？在彼耶？可謂似矣。是故未至是而揣者，謂之億；至是而執者，謂之見。億與見，免者其鮮乎！異端者，見之謂也。故聖賢之言，廣大弗遺，變動不居，惟其不居，非積至而悟，不可得而據；異端之言，專而可守，徑而易入，惟其易入，故人咸樂而趨之。偏門速効，一隅小技，亦猶是也。彼沾沾爲知、硜硜爲行、炎炎爲言者，亦有所會矣。其謂子何哉？子慎無多問。」

日　札二條

在復古書院，當大衆中，忽省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己着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瀏，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工夫，方是立命。此意須常提醒。不爾，又只一時意氣興廢也。❶

觸之不怒，則驚之不懼；投之不好，則失之不憂。斯須之剛，終身之防也。堅者守，瑕者攻。

艮齋贅答

《艮》之《彖》曰：「内外敵應，不相與也。」不相與，言不相入也。内與外不相入，非内自固密者不能；止其所，乃固密也。止其所之所，非言可及人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易動、不容執者，惟背爲然。取象於

❶「廢」，蘇本作「發」。

背，使人反求，必如是，而後無所入者可幾矣。是故内無所欲，外無所合，不向道理生知解，不逐作用增安排，獨往獨來，隨其所在，不出其位，非定性之君子，烏足以語此？

戴君伯常書來曰：「吾少也，學于龍山楚望臺，以爲生已矣，安能如古人執陛楯自效，以不辱先君子之教乎？其後攀附輦轂以來，猶以『楚望』名吾齋，懼忘也。比數十年，宿衛周廬，得列下士，思爲臣止敬之義，朝夕惴惴焉，其尚敢有他望？則又以『艮』名吾齋，以庶幾知止不殆，其亦可以無咎矣乎？」

往見雙江聶公，稱其門有善問者，每談《周易》諸書，即劄記其所言以傳，意者，其即伯常乎？如是，則「艮」之義，蓋習聞之，奚俟余言？而凡言之所不可及者，雖思索推求，無益也，如是，則又奚獨於公乎？使公能言其形似，而伯常又即劄記之以傳，是輔與頰舌之象，非背之象也。姑寓問之。

示楊生二條

楊生某，來自宜春，問學於余，而多文墨之好。謂之曰：「此余之夙證也。當少年時，精神無所收拾，逐物移好；今衰矣，一藝無所成名，始知悔焉。即使藝有成，於吾衰何補哉？夫玩物喪志，自養德言之，養身在其中矣。神不兩用，物不兩大，吾與若皆病身也，而方逐逐，可無懼哉！」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聖學全功也。不睹不聞，心之體，戒懼以存之，此心常止而物莫能亂，率性之道出矣。止者，中也，道出而和達焉。天地萬物莫之違，聖矣乎？然戒懼未嘗已也。今言良知者，多忽致知之功，而輕

於作用，豈末之思乎？

閒書

年少精力絶盛，足以有爲，却爲血氣奔騰，東馳西鶩，未能降伏得下。及更歷之久，百念漸灰，方有收拾之計，而志慮衰頽，日月促迫，有不及之嘆，夫復何益？後之友朋，宜以余爲戒也。人生有知，不能無欲；欲不得其道，始流於惡。然自古賢聖，未有不由嗜好淡泊、用度簡省而能有成者。濂溪攝洪州時，偶病危，衆視其篋中，無一長物。無欲之學，固如此。今欲師賢聖，而又雜以世俗之見，豈容兩得哉！

書壁五首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我貴。處其貴，用其大，萬物以賴，是曰「三才」。

祝年莫如惜時，愛身莫如務學。故知道者，不以事役形，不以形役心。其視頃刻也，亦若萬古。

惠迪必吉，是謂降祥；從逆必凶，是謂降殃。一念之正，和風慶雲；一念之邪，迅雷風烈。祥與殃也，孰甚！

欲威下，先反身；欲保族，先盡倫。情不可徑，恩不可狎，無居贏利，無昵私好，則家治矣。

嗜欲無窮，時命有限。妄得者侈過，厚藏者蓄憂。惟知施，則富不溢；惟知儉，則貧不屈。

示後生二條

人年少氣鋭於進，莫不思有所倣効向往，故辨别路頭爲第一緊要。路頭一錯，先入之言爲主，終身不得出脱，其俗好淺薄，容易逐聲勢爲進退，稍不覺察，賺入其中，結裹只成俗態，殊可鄙厭。謹交游，擇見聞，是辨路頭實事。路頭既定，人品從此懸絶。

衣服飲食之間，雖日用小節目，却關係心術不細。好馳騁，便落俗見；務朴實，便近天常。食色固是至性，然不可無檢制，故曰：節性惟日其邁。「節」是不敢任情自遂之謂。天性在人，猶金出礦，不經火候煆煉，終不成器，使用不得，至性亦然。故節嗇一着，乃煆煉之助。到得不生貪着，即心體泰然，焉往不利！

寐言十四條

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歸有委，春近必雷，秋近必風，自然之體也。兹伏羲之圖乎？非也。自震而離而兑而乾，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也。其在陰陽動静之交乎？觀日以亥子，觀月以晦朔，觀歲以冬至。先天不可圖也，圖其一陰一陽者觀之。周子於太極也，亦若是。

自内如外謂之往，往主發生，由震而乾是也；自外返内謂之來，來主歸復，由巽而坤是也。數往者順，順其後天乎？知來者逆，逆其先天乎？故曰：「易有太極。」太極者，逆也；生兩儀，則順矣。逆順相感而化行，故月從逆爲朔。嗚呼！是道也，其微乎！

月借日光，信也。陽稟陰育，其精乎？舍是，天地無所施其功。陽全陰半，語隱矣，宋儒黑丸之喻，又何億也？象之以兔，猶坎之中陽，兔本卯神，所謂借之日者也。又曰：「顧兔，象其顧而孕也。」又曰：「兔者，吐也，吐生光也。」《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莫不見之，莫或知之。

先天之爲逆也，曷徵之？吾徵之身。目不逐境而内觀，耳不逐聲而反聽，心絶物誘而忘智，口忘言詮而守嘿。自外來感者，我無馳也，其可以大生廣生矣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夫子遺之子思。

人之生也，無姓無字，無序無位，無室無貨，無器無用，蒙蒙然未嘗歉也，而真我存。長而字之，又長而行輩之，進退之，又長而聚積給遺之，我始紛紛然亦隨而寄之矣。是故詈其字則咈然嗔，榮其進則驩然喜，增其聚積給遺則充然得，諸我出而真我亡。故守真我者，可以捐名譽，薄爵位，一貧富，齊生死。而從諸我者，失一物可以易親疏，忿一言可以決性命。

人日營營，與外物交，以我應之，未始見其非我也。久而見化於物，故舍事無心，舍物無身，暫爾瞑目，徬徨無垠，有如處於寂寞之鄉，曠莽之野。不與物對，我乃卓然，是所謂對治也。病去藥除，何損於用世？以不能去家室、離鄉井爲重遷，不知斯人假宿丐食，終其身而未之歸也。悲夫！

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爲欣戚，

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增損於我，我何欣戚？故聖人寘之。

麗吾形者，是物非我；擾吾思者，是事非我。釋吾累者，是理非我；斂吾散者，是學非我。置理學不講，離事物不爲，我將何在？知我在者，古今不能限，智愚不能別，高之不爲顯，卑之不爲汙，故常泰然無懼。

毁譽能拂人之情，桎梏能殘人之形。吾有至富至貴者，人莫之能辱，莫之能榮，然亦莫之能明。夫惟不明，聖人不得已而自鳴。

世人喜僞，粉黛易貌，綺綴更形，丹堊移室，髹采辨器。示之以真，莫不厭之。有言吾身本僞，別有真我者存，孰不以爲怪！

人但知惡外物，而不知絶內馳；但求解外膠，而不求融內見。吾苟不欲，物多奚緣？物不相緣，於吾何病？未能者知吾所止，無彼此形視，所萌觸非，來去相隨，❶知立化，不復因循，是謂攝物歸我，我大物忘。蓋求聚於散，其聚必專；煉有入無，諸有不作。

攝物歸我者，無物非我；牽我徇物者，無我非物。無物非我者，物化我也，處紛雜而精不搖；無我非物者，我化物也，屏幽寂而神不靜。知化物者不易反，則化物者不易離也。是故往反者，生死之機；離合者，聖愚之辨。

人有冥然於識，蕩然於守者，何如？

❶「來去」，陳本作「去來」。

吾試觀之，雖冥其識，不冥其虛；雖蕩其守，不蕩其朴。見大人則厭然，故百姓日用不知，而可以與能，聖人不爲病。

室穢則潔之，身垢則澡之。雜念龐心，俗好熏心，甘言誘心，尤物賊心，未有爲之濯拭者，何也？故識變而後障碍除，識泯而後混沌合。

垂虹巖説静

敬所王君，訪予石蓮洞中，與坐垂虹巖論學焉。因請所得，君曰：「吾有見於不息之真體矣。夫天地之化生，日月之運行，不能外是體也，而況於人乎？吾觀於暮春，萬物熙熙，以繁以滋，而莫知爲之，其殆庶幾乎？明道得之，名爲識仁。識仁者，識此不息者也。吾時而言，吾時而嘿，吾時而作止進退，無所庸力也，其有主之者乎？」予首肯曰：「然，言雖殊，其旨一也，不息其功而已矣。」

君問予曰：「聞公歸静爲説，有諸？」曰：「有之。」「請問静何歸？」予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而聞也。雖然，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玆非至静爲之主乎？然而必云『歸静』者，何也？今之言者，必與言馳，馳則離其主矣；離其主，則逐乎所引之物。其如吾雖言矣，而静何有所從出者？存於其中，受命如響，如是而言，如是而嘿，言與嘿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斯静矣。從而推之，作與止殊，進與退殊，常與變殊，晝與夜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斯静矣，斯可以言歸矣。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静而無思者，思之位也；如是而思，思則得之矣。又曰：『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不睹、不聞，静也；戒、懼，不欲馳而離也。又曰：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其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説以眩人也。」君釋然曰：「始吾聞歸靜之説也，固亦疑之。今而後知即吾所謂不息者，而非以對待之靜言之也。」

君將行，請曰：「何以益我？」予曰：「不息其功而已矣。」君於是悚然，期以來年課其績。

答復古問

嘉靖壬寅，余訪東廓先生於復古書院。自是丙午、庚戌凡三至，至則邑之諸鄉先生咸在，門人弟子從而列坐者又若干人，相與問難，必數日乃能去。

間有問復古之説於余者，余答之曰：「字義有之，十口爲古，古之爲言，傳述之久也。夫心之精微，不可以嘿授也，不得不託之於言；言之流布，不可以遠致也，不得不筆之於書。自書之所載，與口之所授，固有間矣。自其形之於言，與其不能自言者，又有間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之精微授人者也。始而爲訓詁，久而爲傳註，又久而發爲議論，敷爲辭章，果皆不謬於聖人否歟？是故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皆古也。爲之奈何？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六經何也？不於其傳述，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聖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奈何？復吾心之精微，不異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矣。吾嘗睹宋儒手筆，爲之寶愛，爲之顧惜，若不能釋手，非以其書也，念其年歲之久，不易見也。矧曰闕里之履，周室之鼎乎！今吾之心，非獨吾一人然也，宋儒如是，孔子如是，自文、武至於堯、舜、羲皇以上如是，即謂之天地之

先亦可也，不亦久乎？夫以一物始於天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當寶愛顧惜宜如何耶？甘於棄失而不求其復者，則又何也？陽明夫子所謂良知，固指其心之精微言之於先生者也。去其世不數十年，非若十口傳述之久也。學於先生者，或失則深，或失則易，或惟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求其實，反之吾心，所以不異於夫子者，乃不數數，則又且奈何哉？夫相去不數十年，而傳述之謬，正自不免，乃欲求不異羲皇以來聖人之心，吾懼其難也。夫形之言者，尚不可得，又欲因言以求聖人之心之精微一無所謬，至於天地之先，其爲尤難，又可知也。畏其難而沮者，無論矣；不知其難，自以爲聖人之言如是如是，闖闖然而不知復，不亦反古之道哉！」問者目瞿，余亦神悚。

讀雙江公致知議略質語

第八條，此龍溪極誤人處，亦自誤處。自來聖賢論學，未曾有不犯做手一言，未有學而不由做者。嘗思孔門之學，已於《大傳》開示明白，至其教人，只隨至擷掇便是。如《論語》喫緊工夫，無過告顔、冉者。言克己，不離視聽言動；言敬恕，不離出門使民、施人，在家、在邦。非是教之只在視聽各處做工夫，緣已與敬恕無可形容，着口不得，故須指其時與事以示之，未嘗避諱涉於事事物物與在外也。至教弟子，亦只在謹信、愛衆、親仁；論君子好學，只在敏事、慎言。其他門人隨問隨答，若色難，若言訒之類，皆是實指其事提醒人，未嘗處處説寂。何也？欲其即實事以求之，俟其自得，所謂語不能顯者也。故曰：「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其立教之旨固若此。是時，惟老、莊始有妙論，與孔門便分兩宗。後世分内分外，分心分事，自宋以來，便覺與孔門稍不類，豈非佛氏入中國談空説妙，後之儒者因之辨析，遂有許多形容微妙語哉！故區區之愚，亦願長者於致知、格物諸解釋處，更乞渾融，令與《論語》教旨相似，即龍溪更不得肆其口舌，而其失亦自易見。否則，不獨無以服其心，亦恐落禪之譏隱然四起，使長者苦心，卒未得即達也。如何？

松原志晤

余與龍溪兄別於楚中，垂今九年。九年書札往復，大段余以專提良知、不拈學問爲學者憂；龍溪亦慮余專守枯静，不達當機順應之妙。屢期面晤，究竟斯義。壬戌仲冬七日，忽自懷玉訪余松原，余不出户者三年，於是連榻信宿，盡得傾倒。

龍溪問曰：「近日行持，自覺比前何似？」余曰：「往年尚多斷續，近覺工夫只是一切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即感應處便自順適。此是年來尋向路徑行持處也。」

問曰：「工夫有先後否？」是時余爲閭里均平賦役，因舉似曰：「即如均賦一事，吾輩奉行當道德意，稍爲鄉里出力，只得耐煩細膩，故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着，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未嘗敢褻侮，未嘗敢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雖甚紛紛，不覺身倦，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静二境。自謂此即是静定工夫，非止紐定嘿坐時是静，到動應時便無着静處也。」

問曰：「君信得乍見孺子入井，怵惕與

堯舜無差別否？信毫釐金即萬鎰金否？」❶曰：「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是真心，其後擴充，正欲時時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

次早，縱論二氏之學及《參同契》。龍溪曰：「世間那有現成先天一氣？先天一氣，非下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不是現成可得。生機出於殺機，不殺不生天地真機，故水能制火，不激不滅；木能出火，不鑽不然。此一部《參同》大旨也。」余應聲贊曰：「兄此言極是，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不是現成可得，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無有止息，茫蕩一生，有何成就？諺云：『現錢易使。』此最善譬，今人治家，亦須常有生息，方免窮蹙。若無收斂静定之功，却說自有良知善應，即恐孔孟復生，亦不敢承當也。」於是龍溪爲余發揮此段意義，極其痛快。以爲學者若無工夫，只說良知，不獨無所於得，將使後生文其恣縱，助其輕俠，妄毁儒先，凌傲尊貴，此真吾輩所當領受，非細事也。予因請曰：「吾輩所以必須學問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遂與良知混雜而出，如油入麵，未易脱離。故雖雜念已除，而此習氣消磨難盡。皐陶所言九德，皆自質之相近而言，但能不墮習氣中，便是成德。即堯舜亦且兢兢業業以應萬幾，況吾輩耶？誠不可以平日良知虛見，附和習氣，順其安便，以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静，無少奔放馳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談學耳。」

龍溪聞之，不以爲妄，盡吐心腹，彼此

❶「信」下，蘇本有「得」字。

悔責，各取短長，無復隱恕。一時感觸，真有一日蹉跎，矢不復生之勇。既而徧訪雙江、東廓諸丈，重來執别。因念九年一晤，時不易得，切磋真誼，可質鬼神。即恐遺忘，又成虚漫，瀕行，手出一册，索書前語。於是次第嘿憶，不加文飾，聯綴筆之，冀别後时一展閲，常如松原對榻時。是别猶未别，固千里命駕之心也。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九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傳❶

懋齋李公傳

懋齋李公者，吉水谷平人也，名勳，字功大。先世多顯官，❷而公曾祖仲和爲會昌訓導。仲和生從遜，從遜生即温。即温爲人長者，少敦貞介之行，年三十，不知卜婚，里人號爲拙隱君。後娶蕭氏，生三子，而公在仲。少微喫，兄熙數苦楚之，問不速對，輒摑面，固不容啼泣也。母見面墳赤，疑曰：「兄汝摑耶？」曰：「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公。拙隱君賈懷寧，有息産，公因留爲懷寧弟子員。

是時，年且三十有二，同舍生咸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又不遺字，其條貫肯綮，悉有口傳，屢爲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試目所坐，以是竟不一遇。

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拙隱君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故不得抗學諭督諸生，諸生課業既無口傳，每試教諭，未有知指摘者。公乃日夕爲説書正課業，人人聞所未聞，即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勤業者，助膏火，夜且具

❶「傳」，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❷「先世」上，蘇本有「吉水李氏谷平最著」八字。「官」，四庫本作「達」。

食勞之。於是教諭讓服，而諸生亦競文相高，舊習一變。新野久不舉鄉試，陰陽家指學宮阨倉儲爲解，會御史戴忠行縣，公白徙倉，未幾諸生蕭聽、齊雲相繼舉。而新野地易歉，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號於衆曰：「教化所以閑風俗，風俗不經，教之辱也。今聚倡優，誘無賴，爲奸汙，諸生行又摴蒲蹴踘，射注能傾人家。夫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敗産廢業，父兄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衺爲之越境而徙。

公故爽健善濟事。成化乙巳，河南大饑，流移載道，令不能捄。公捐俸施粥待之，多所全活。嘗攝縣，朝廷遣中使禱太和山，沿途怙威索賄，公一莫應，且嗾縣民挽車訴貧。中使懼，夜遁去。當道數廉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考最，陞永豐王教授。永豐懷順王者，賢王也，文而下士，往時衛教授老而罷教，王諸子無狀，數蒙詬詈。及見公豐頤長髯，肩背負鍾，衣冠甚偉，乃大喜，謂諸子曰：「李先生真教授也，而輩無若視衛然。」公朝王，從容援古今賢哲事爲諷，王亦從容引謝，退必起送，盡階乃已。未幾，懷順王薨，而長子嗣王，不敬喪。公爲書以諫，其略曰：「臣聞三年之喪，天子達於庶人無隆殺者，本人情也。今王喪未及朞，而飾袪輿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盛志不續矣。臣聞祖訓者，高皇帝所以保佑後人，慮至遠也。今有十金之産，猶思念其祖父，獨奈何輕身犯不諱乎？夫御女太早，則體不內充；馳馬逐獸，則氣狂奔而易竭。內外交蔽，欲求永年，猶膏自焚而爇之薪也，蔑不燼矣。且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者，諸侯之孝也。今王歲祿不增，而賜予太濫，薄視先王親戚，婚嫁不時，宮室蕪穢，殆未可以聞于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

力改之，不可以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曰勉喪，四曰親賢，五曰遠色，六曰謹玩好，七曰絶射獵，八曰馭下，九曰別嫌，十曰節用。惟王財幸焉。」書上，王頗悔悟，而公亦有拙隱君喪，將告奔，王曰：「嘻！吾可一日無先生？」乃上教授善狀，請無注代，而自給半俸。終喪，公傅王十六年，宫中事無弗與聞。後王禮意稍衰，公覺之，棄官歸。王弗能留，念公勤勞，請進階淮王右長史致仕，復終身。上從之。

公家居十五年，族戚無少長，莫不敬憚公。公正容體，謹言笑，性峭直，喜面折人。人有過，多自掩匿，懼相聞。後里中盜起，白晝殺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善人！」蓋劻勷二年，竟如言。

公娶曾宜人，生四子：璞，璘，璿，璨。女俊嬌，適先大夫山東按察副使羅某，封宜人。曾宜人者，石瀨曾文簡女也。性質木，勤女紅。公居貧，賴之。年三十二卒懷寧。懷寧張慶遠者，重許女而慕公，聞曾宜人卒，以女歸，是爲張宜人。生子琉。女阿嬌，適弟子員張京。曾宜人之卒也，四子幼，先夫人纔七歲，張宜人婚嫁無所分異，以慈煦稱。

自公上世多壽考，拙隱君壽九十有九，而公亦九十有二，卒且二十年，不得葬，洪先悲焉。嘉靖戊戌正月壬午，葬公周嶺社山，前甲後庚，兩宜人祔左右。是時，子璞、璘，孫俔、健先卒。視葬者，獨子璿、琉，孫儼、侃、偉、佐六人云。

張簡肅公傳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矯戾眩飾、纖靡慘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簡當，公議清

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其所係如何哉！

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最也。我朝政在内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没没徒老文字，竊所恥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爲浙、湖兩藩，擢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爲重。其後閹瑾用事，憚公執法相尼，一日假内降促令致仕，公去而紀綱廢矣。悲夫！

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爲公也。於是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授。雞且鳴，易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先帝厚恩，恨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夫灑泣而别。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指之孫也。

御史嘗爲余言，公初爲郎中，奉使畿内，夜遇盜劫其囊，得俸銀柒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隷易公銀，同官紿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爲浙右轄尊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某以歲久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羡金二萬餘，

公盡籍録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爲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帨奠者，公返其人。御史從旁問故，公曰：「帨以爲奠，知我廉矣。不知帨非奠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觀夫人之言與其處子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

當陝西用兵，即有俘獲，止以地方事入奏，❶不爲張大語。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銜公所爲妨己，數窘詰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閹用事者聞公名，樂與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傅新喻三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某則不敢。」三公强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入内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内交，忍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公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難爲人耳。」公之處己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相通，不爲峭厲。山西鎮守閹人劉瑯，以公不便己，入賄于朝，移之陝西。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思至于泣下。掌院當考察京官，三山林公爲吏部，欲清汰鄙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多保全。有坐帷箔謗者，咸欲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曷謫之使自勵？」嘗曰：「寧失不明，無爲不仁。」林公亦莫能奪。

瑾之害縉紳也，多詗倉庾之虧，以爲奸贓。公坐楚中耗糧三百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功康公與高陵吕公，皆公賞識士也。康

❶「以」，原誤作「有」，今據蘇本改。

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愛張某如父母，忍相薄耶？」瑾意始解。其後呂與御史云然。呂素鳴康之冤，言之將以揚康也。然公忠厚之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易於矜，而持正者近於刻。公捐辭美秩，視若贅疣，竊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强，至於功名之際，不事表暴，與人欵欵，而自操之潔凛於冰霜，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己不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聖明，先資畢效，以身壯國，逮擯斥而不悔也。

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弘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爲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狥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己者，悻悻以自是，皦皦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饑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問於朋友。賣直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啓釁端，理不制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内乏堅凝，外無孚感，卒之不免於矯戾眩飾、纖靡慘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爲鑒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誼，別爲列傳。抑亦備史闕文，冀或風於君子云爾。

永新文竹周母劉節婦傳

予過永新，謁譚烈婦祠，覩八磚血影，

歷數百年不磨滅，徘徊感愴久之。已取道入文竹棠市，而又聞有江周兩節婦者，颯颯乎有譚節婦風。江嘗旌於朝，周節同而遇異也，里人士共悲悼焉。予於是作周節婦傳。

節婦，大社劉超邦之女也。年十七，歸周生養清，無幾，養清由邑諸生鼓篋北雍，强婦從行。婦以姑衰疾留侍，朝夕菽水湯藥。越二年，周生抱病歸，夙夜籲天請身代。既没，婦痛盡，誓不從地下不已。時厥孤育卿甫三歲，家老長指而諷之，謂而即死耶？而不念而夫綫緒耶？婦始悟，迺囓指血滴周生柩曰：「今而後，敢於君之盟是貳，有如君；敢纖微不督兒於成，有如君。」於是卸鉛華，屏釵鈿，閟處窔窔，女姻宴好絕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育卿稍長，婦泭澼絖佐之學，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時時稱説周生之蹈履與其志所未竟者，勗育卿識勿忘也。育卿遂强學入南雍。婦撫育卿幾何年，匪金而堅，匪玉而瑩，即里之頑悍者，莫不交口稱節婦。年五十八卒。卒之辰，堂中地裂數尺許，隱隱如雷鳴，人謂精氣所觸激，眎九磚奇磧鮮甚異。

先是，邑大夫嘗以婦事白於中丞御史，督學使歲給粟帛，而薦紳士文學弟子共作爲詩詞以咏歌之。安成鄒東廓先生手筆爛然特著。嗟嗟！婦之節，其庶幾不泯矣夫！庶幾不泯矣夫！

維昔在大猷，天子親巡狩，太史氏陳詩以觀民風。二《南》而下，獨《柏舟》有奇節，助流風教最大，故仲尼采之紀籍，垂之千萬世而不湮没。今國家歲遣直指使代狩，察謡問俗，儼乎先王遺意。有如按兹土者，推隱拔潛，輔翊世教，則諸君子所咏歌，不可采而聞之上乎？吾意婦之節，駸駸乎並《柏舟》風後世矣，奚獎且旌之足重爲？雖

然，婦當夫之亡也，知有死耳，卒之一死，以不死其夫，要以求無怍地下，第天理民彝自有久而不可泯者在。婦何心哉！婦何心哉！婦閫行多懿淑，予不悉紀，紀其大者，使後世知有周節婦云。

周宜人傳

員外公配周氏，余王大母也。以先大夫貴，始贈安人，進宜人。父德柔，祖參議公紀。宜人長宦邸，貴重矣。比歸員外公主家政，故無長物，食指繁，日有賓客之事。經衛公剛嚴難事，飲食供具稍違程節，輒詬怒不御，員外公率諸孫跪解，或竟日不得命。宜人自入門，兢兢捄過，以織紝補不給。聞堂上詬怒聲，即以手自擣，含涕向杼柚，亦竟日不敢食。諸妯娌慰勞良苦，宜人曰：「我不善爲婦，取怒翁大人，非翁大人苦我也。」自非大疾病與大故，未嘗一日不在杼柚間，亦未嘗一日不歁歁含涕，然竟不能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三子中最善事母，宜人亦鍾愛之。先大夫從外傅書歸，宜人顧曰：「兒饑來耶？」即投杼取殘食哺之。先大夫見突無烟，受食返半，意以讓母也。宜人曰：「何不盡啖？」先大夫曰：「我飽，固不能强。」宜人心憐之，撫其首，遣曰：「我兒何慧也！」即又反面，涕泫然承睫下，不忍令兒見之。嗚呼！悲矣，悲矣！

宜人年三十九，夭於産難。後二十四年而員外公卒。余皆不得見。第歲時侍先大夫，御燕私或節序，持觴爲壽，輒掩泣曰：「天乎！胡不令我父母嘗臠肉巵酒，少厭兒心乎？」因自述少時事若此。又言宜人背棄後，從外傅不能償束脩，傅强持書篋去，乃發憤自閉空舍中誦書，父不我省也。一日，聞書聲，從户外窺曰：「汝能然乎！」則又掩泣曰：「使母在，能織紝，斷不令我至

此。」嗚呼！吾從兄弟且八九，子姪十餘人，皆宜人之一身也。此數十人者，今且餘蠹書而殘鼠粟矣。家無嗃嗃之威，人負訑訑之色，雖强之學不從也。而見人菜色鶉衣者，即族屬莫肯與揖。即相揖，首不俯，目且流視。彼知昔日何如哉？公與宜人日遠，先大夫遺言不聞，將無有見遺器而訕譏者乎？噫嘻！

上鏡徙柘口心全府君傳

心全公名彝，字性常，教授之子也。教授被逮時，諸子卒於纍係，獨公間關扶侍無恙。教授以公可託宗祀，受密計獲免。食苦務學，儕輩多推先之。是時方重辟舉，有司及卿大夫以明經薦。❶公念教授死非命，飲恨自廢，屢徵不就，而終身爲里人師。

里人欲延師者，即竊嘆曰：「安得如吾性常者乎？」每歲聘啓交集几案，公莫能可否。或先期率子弟肩輿於門，候門啓，擁公往，甚至相争於道。既爲有力者所得，則各遣子弟來，館舍不能容，其見重於士人如此。然公於子弟，不獨以課程督率，其立教，自言、動、食、息，具有規度。子弟入其門，無敢譙訕嬉遨佻達，道遇長者，拱手趨揖旁立，長者未過，不敢行，不問可知爲性常門人。

是時陳公本深爲郡守，待以賓禮，郡中碑版文記多其授筆。陳在郡十餘年，公雖與稔交，未嘗有私謁，陳亦禮之不衰。今之爲人師與上人交者，自獻以求之耳，非有求於我者也。而爲之守令與其子弟者，亦不復有令名。此其相待以成者非耶？噫！

❶「明」，原誤作「名」，今據四庫本改。

前村黄節婦傳

曾子有言：「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貴剛毅也。嗚呼！奚獨士人，在女婦不尤難乎哉？夫秉彝之良，雖則常存，顧其質有强弱，俗有淳偷，時有順逆，勢有易難。當困苦拂鬱之會，持端嚴貞淑之操，非其性行剛毅，質任直，遂義集於暗合，非歆羨以爲華，知囿於先聞，無疑似以相間，宜莫能勝矣。濂溪言性，歸之剛柔善惡，有以哉！故余傳黄節婦事，務本性行，不獨明婦常振世教，抑亦著剛毅之善，使學者反求之。

黄節婦者，名某，姓周氏，吉水人，左庶子崇述曾孫也。年十八，歸同邑黄子仲。子仲故業儒，劬於書。次年生子協華，六越月而子仲夭。協華將及朞，體羸甚，家故無贏，歲收僅僅，百用空絶，周安之。內人相對撫慰，咸指乳兒嗟咨，故以言試探，伺釁隙，或可乘。周俯首不一應。比寧母，母家內人，出語更多可憐，且爲慮終身久遠，非旦夕可目睹，令早自計。周性故奮烈，面發赤不能忍，誶之曰：「汝誠人耶？乃向吾開此口也！」誓不復與見。即日趍歸，禁婢子往來，不容一人至其門。如是者十餘年，而協華亦漸長，則出其織紝，令從師稟學。且曰：「汝父力學，志不竟，汝當成之。若窮達固有命，吾不敢過望也。」以是協華爲諸生，數十年無所遇，周安之如其初。今六十有六，力衰矣，猶織紝自給云。

論曰：某自少喜談節義事，有所聞，輒思紀載，俾人傳誦，冀其或知向方。聞有黄節婦者，顧未識其子也。歲丁巳，督學憲使王公宗沭訪余石蓮洞中，因言近世旌典鮮能盡舉。余爲畫曰：「命之表宅，出於朝廷，誠未易也。體朝廷德意，致而布之下邑，遣

使具禮，及門存問，此又何禁不足以風乎？」王矍然起謝曰：「恨不早聞之。」明年，吉水存問者二人，周與焉。是時始識其子，得詳其性行。嗚呼！女婦本弱植也，而士人乃往往以窮達改慮，豈無剛毅如周者乎？豈歆美不可以語性，而疑似固足以賊道也乎？嗚呼！

叙嶺下陳節婦事

陳節婦者，里中陳洪妻，校之母，南嶺劉理同女也。理同嘗夢蓮香異常品，既覺，猶聞馥郁滿室，心異之。會妻某當免身，祝曰：「幸而生男，將大吾門乎？」已而舉女，訝曰：「是何兆也？」因名曰蓮珠。稍長，性決烈端凝，與諸女治女紅，諸女莫敢嬉笑相向。年十九，歸洪。居三月，同侶促洪商，洪以新婚未決。劉毅然曰：「男子安能顧室耶？」❶亟爲治裝。是時已覺有娠，洪乃强往。既一歲，果得兒，即校也。明年洪歸，病瘴，抵家困瞀不省人。劉納校洪懷中，大慟曰：「汝不念汝此塊肉耶？胡遽至此極也？」洪聞聲稍甦，顧劉曰：「我負汝！」言出而卒。劉呼洪不應，乃以手擣胸，頭觸地流血，求與同死。息僅僅相屬，久不得死，則走就溺。家人挽出之。凡三溺，又不得死。遂不食，既數日，又不得死。家人懼且就縊，日夕嚴守之無間。劉乃抱校哭曰：「吾終不得與汝父同死耶？」自是哭必氣絶聲枯乃已，聞者無不欷歔淚下。既免喪，家人疑其事洪日淺，或不能留，故爲調語嘗之。劉乃頳色叱罵曰：「汝以犬彘視我乎？」竟與言者絶不復見。即妯娌不與同坐，即坐不與多言，嘗懼其有他也。當是時，繼姑周主其家，劉奉周如所生。周亦惻

❶「室」上，蘇本有「一」字。

惻憐愛之，見其日夕閉户績紝，蔬食常如初喪時，勉令肉食。劉泣對曰：「我寡婦也，焉敢當此？」校稍長，教之一準于禮。且婚矣，督過之，不少貸。嘗曰：「我不負汝父，而負我哉？」校跽請罪，怒解乃已。其後校有諸子，治家嘗如蔬食時。有餘即以推與貧者，曰：「是人所遭，猶我身也。」嘉靖丙辰，年七十，守志五十年云。

洪先曰：嘗觀漢時條令，孝子、貞婦，長吏必覺察以聞，漢治近古有以哉！夫人之爲善，性成者上也，教習則其次也，畏威遠罪又其次也。旌淑之典不行，而望美俗卓行踵出，難矣！今制，節婦五十則旌。然二三十年來，未聞以是事上聞者，何也？往見前令王某詣住岐陳節婦門拜而禮問，以爲希談。嗚呼！其果希哉？予家有羅洪一妻李氏，年亦七十餘，與劉事類，又且無子，今猶績紝自給也。而里中曾生煥母，亦爲人所誦。豈天性未泯，有不待旌而勸者耶？或言劉生而異兆，何居？應之曰：「性善，常也；不待教習者，異也。出泥滓而不染，殆其類矣！夫旌者，表異也；異矣，而失旌，於兆也何尤！」

田心象溪張君傳

象溪張君，名幼楨，字植卿，吉水田心名家也。少穎敏博洽，八九歲通文辭。十餘歲，試諸生，督學憲使空同李公奇其文，舉前列。而是時西墅翁珥亦爲諸生，每試，顧先翁，於是有名邑中，廩于學。九舉鄉試不利，年四十六，以歲貢上禮部，而翁之年亦已向老，遂授郴州學訓導，以便迎養。已而翁不樂往。踰年，丁母憂歸，復補台州府學。

君雖以禄仕，然師道端嚴，在郴則以詩書課藝文，不令蕩弛。而台有金一所諸公，

行誼學術名一時。君虛心往來，樂聞其語。諸生執贄見者，無貧富盡絶之。諸生知其然，不敢以貨取往。在郴有以古槼爲儀者，君拒矣，家人誤携以行，至家覺之，必返其人。其生平絶裂堅執若此。其意以爲吾受非義以奉吾親，即陷吾親於非義，吾何以爲人師哉？在台纔二年，一日，思翁不置，投狀當道，乞致仕。適河南鎮江教諭檄且至，納之官，竟棄歸。前後兩入官，留家侍翁，獨以身往。既歸，與翁同寢處，一飲食，必手致，無他故，未嘗輕去左右也。

君于奉親盡力矣，然與人顧寡合，絶不能以辭色假人。即隆貴，未嘗稍有依附，借氣力以自便。聞其不善，望望去之，惟恐或誤投足，沾其餘穢，以故人鮮得與之交。然交游中，信義篤厚，固莫有過于君者。往爲諸生，至友人藍瑜家，藍中年罷舉業，家亦落莫，君往來一不減少。時藍既貧老無子，病且死，君日夕撫慰，即以事返田心。田心去藍家數里，而限一水，徒步僕僕，朝往暮歸，未嘗少輟。比卒，親爲沐棺治殮，經紀其後，無憾乃已。此非有所爲也。然或以爲少年故交，未忘情耳。當貢京師時，邂逅與邑中貢士張冕爲同舍，張挾厚貲而寡侶，病且死，以後事屬君。君踐諾甚謹，封識囊篋，飲食其子。至歸櫬，寧捐己貲，于張不少損也。家居七年，遠近漸重其所爲，於是縣大夫咸賓禮之，以爲可以矜式人士。君亦嚴重自處，終日與縣大夫相對，口中未嘗有軟熟語，縣大夫亦未嘗不欽欽也。

君素彊盛善飯，性不畏病，西墅翁偶沾疫，君滌穢烹劑，踰日亦病。翁病亟，君猶强起命治後事。翁卒，而君病已危，不能號，因擗胸氣憤憤不能下，遂困瞀。後十日，亦卒。是爲嘉靖己未四月二十八日，距其生弘治乙卯，壽止六十有五。余往哭之

慟，蓋傷善人薄佑，而天命之難諶也。爲之躑躅久之，又念天固奪君，君之行事固不可泯，因叙其平生爲之傳。遺其子咨伯，亦以代誄招云。

論曰：侍疾者言，君自翁卒，即絶食拒醫藥，以是不起。或言君令治翁殯室，須稍大，意將爲倚廬計。嗚呼！推君之心，何所不至？此兩事誠優爲之，即使君不甚病，或强藥食病起，或未即廬居，其平生孝友侃侃，自足不泯，觀君者，固有在也。人之强於善者，以有名義要束耳。夫名義者，耳目之所可及，未若謀諸其心也。謀諸心，固有耳目不及者矣。君于人情習而安者，顧於心覺其不義，即一物之餽不使浼焉，其肯取非其有乎？不肯以親故受其汙，其肯隱忍於其身乎？君之官，一郡邑博士耳，使其位稍進，處風波靡蕩中，卓然獨立，其振綱紀、作貪懦，豈小補哉！自君之先，吉水多鄉先生，其行事，大抵守己，而無他徇，各成節行之奇，終其身不爲變。君蓋有所師法，深信而不移，所謂「斯焉取斯」，玆又其一驗也。然世之資於君者，乃獨不遠。嗚呼！君則已矣，有如聞其行事，將不足以勵世俗、表士規而聞之？觀風豈無惻然而興嘆，蹶然而起敬者乎！

新淦金灘盧氏神琴傳

閎侃公，文人也。世婣大洋洲英祐侯公，髫時從外舅❶

❶「舅」下，原闕。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十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衡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韞璞　士璋

説❶

見義説

《易》之八卦，庖犧氏先天之學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教天下。於是象天法地，遠觀近取，見至賾而不窮者，不出於有無之相因，始設奇偶二畫以象之。二畫錯而八卦成，八卦錯而四圖著。是卦畫者，庖羲氏之文，謂圖無文者，非知圖者也。圖之文不一，陰陽消長之象則一。陰陽消長，天地之變化也，於先天何居？且夫「先天」云者，言夫天地之所由始，是天地所不能與也，而況於人乎？夫安知其逆順與否？而又安所據而圖之哉？

嘗試言之，先天其源，後天即其委也。善窮源者，必循其委，即變化之所由始，而天地可推矣。是故觀圖之自震而離而兑而乾，則一陽漸長之象形焉。陽主發動，其機進而上往。上往者，生遂者也，故曰順，言順而遂也，則出有之謂也。觀圖之自巽而坎而艮而坤，則一陰漸消之象形焉。陰主斂静，其機退而來復。來復者，反本者也，故曰逆，言逆而反也，則入無之謂也。二者推盪，而天地之變化賾矣。

❶「説」，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雖然，方坤陰之已逆，而震陽之未生，固陰陽消長之間也。是時也，無有乎朕兆，無有乎端倪，無有乎期候，彼一陽之來，果何所自哉！是故有不始於有，而始於無；無不終於無，而終於有。一息之出，其先則入之源也；一日之子，其先則亥之交也；一月之朔，其先則晦之終也；一歲之復，其先則剥之極也。故曰「復見天地之心」，言觀此而天地可見也。

然則闔闢之始，必自渾淪恍惚，坱圠沕穆，不涉有無，不屬動静，擬議有所不能至，思爲有所不能及，其猶陰陽消長之間乎！故曰：「易逆數也。」是故以其無分於動静有無，常爲主宰而言，謂之天心；以其動静有無交錯變化，而擬議思爲一無所與而言，謂之大易；以其變易不窮，終不離於主宰而言，謂之逆數。蓋自其源而觀之，若已判然於天地開闢之始；自其委而觀之，則亦不離於陰陽消長之間。惟不離於陰陽消長之間，則亦不離於此心往來之際。孰知夫元精之先一息也？孰知夫夜氣之先旦晝也？孰知夫混沌之先日月也？孰知夫開藏之先歲運也？孰知夫大極之先天地也？是庖羲氏之學，而未之嘗言也。故曰：通神明，類萬物，不出於有無之相因。

風氣漸澆，情僞相感，列聖繼作，皆因時以捄弊，於是文王重之以盡其變，周孔繫之以効其動。及其久也，意義繁，圖書聚，諸家之學競起而莫之準矣。是故狥於有者，見動而不見静，於是刑法名理功能之説興，其蔽也常外馳而不自止，是化物者也；墮於無者，見静而不見動，於是偏槁苦空虛静之説興，其蔽也常内揵而不相應，是絶物者也。惡絶物者，斥無爲之言爲異端；惡化物者，病有爲之迹爲同俗。或舍二見而求一致者，則又未能超後天之質，以還先天之

源，而不免執見以爲本。庖羲氏之學隱而不見者，數千年於玆矣。於數千年之後，諸家紛紜之中，捺往聖未言之意於數畫之圖，非自有得於此心之往來，自一息之微，推而至於天地變化，脗合洞徹，渾一無二，其孰能之？

劉士仁字説

天地之氣，翕聚而至於發散，必且氤氳磅礴，薰蒸融液，彌漫于覆載間，不獨甲折之微，肖翹之形，絲縷毫芒，靡不貫徹。雖石至頑悍，土至剛瘠，亦復含澤潤而吐華滋，蓋生生之動，莫能遏也。斯時也，名之曰春，春之爲言，從屯從日，指日之暄燠，草茁然欲奮出之象也。

惟人亦然，至静之後，真心來復，太和畢達，無有間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遠邇疎戚，極于萬物靈蠢纖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異彼此。蓋得天地之生生而未有遏之者也。斯念也，名之曰仁。仁之爲言，從人從二。二者天地，惟人同之，言同天地之春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能同體，即不足以應春之生生。大哉仁乎，其三極之精乎？春之至也漸，仁之成也難，學與不學有辨矣。

龍山劉節推君將冠其長子子韶之子應春，問字于余，余字之曰士仁。夫人之仁以其心，而士之仁以其學，未有不學而中心安仁者，是以必屬之士。彼愛親敬長，此心不容遏者也。即此一念，推之可同于天地。嗟乎士仁，吾知其願學矣！

天命説

世之言自然而不容强者，類名之曰天；有所賦予而不可違者，類名之曰命。委之天命，則一毫經畫措置之力，大抵皆無所

施，此夫人而知之也。雖然，亦有不盡自知者矣。自吾知有生也，❶而視聽焉，而言動焉，而愛親、敬長、慈幼焉，有一不足者乎？誰則誘之，誰則使之？惟其自有生而足也，則其生也，若有賦予之者，而其所自足者，又皆自有生而然，此獨可以私意雜乎其間哉？

聖賢者，以爲吾之心固有若然者矣，❷而言性者顧或失之，乃名之曰「天命之謂性」。其言天命者，又失之也。乃復解之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至於是，不待師友之傳授，詩書之訓釋，而吾之心，固已昭然無隱矣。雖然，如此而視聽可矣，視而擾擾，聽而逐逐，豈所謂天命者乎？推而論之，言有所餂，動有所爲，愛有所强，敬有所飾，慈有所蔽，非有誘其中而使之然乎？此雖加以師友之益，詩書之澤，而吾心之欲其昭然無隱，❸不可得也。於是聖賢者，以爲吾之心固又有若然者矣。乃復示吾人以學。學也者，所以學吾之心也。學其所謂天命，而去其不出於天命者也。不出於天命者，何也？凡吾有以爲之，有以致之也。有以爲之，有以致之，非他也，即吾之視聽而動意乎中者是也。

白沙先生有見於是也，其言曰「學以自然爲宗」，言希天也。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良知者，自然之知，無二言也，皆所以致其命者也。至命者，至之也，知命爲之主也，俟命惟所適也。立命者，弗去是也，學者之事也。學不達於天命，不可以言盡心；心有不盡，則日困於紛挐膠轕而無以自免，是所謂天之刑人也。而何羨於獲

❶「知」，蘇本作「之」。
❷「然」，蘇本作「焉」。
❸「心之」，蘇本作「之心」。

年哉！

往余讀一峰先生文，知秋江劉氏有素彬翁，心雅敬之。嘉靖己酉春，先生之孫受及弟暘、姪冕，訪於石蓮洞中，語及蓉江劉子者，孝友人也。其平居恂恂謹於禮，不敢私其家以病鄉人。問其世，素彬翁之孫也。予喜兩家再世有人，可以不墜先人之業，爲之動色久之。受因告曰：「沆四十時，常辱教於雙江君，則以孔子四十不惑者語之，或者以爲言太高也。今加十年而志不衰，曷亦有以解之乎？」余謂曰：「有孔子之志學，而後可以語不惑。不惑者，言於天命之性，學之而不疑者也。五十而知，非始知也，日用而無不知也，加於不惑矣。蓉江如曰：『此聖人之事，吾則安能爲？』幸爲解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非訓字語耶？其謂莫之爲、莫之致者，又何以異也？今之以言壽人者，多託之長生。長生，無足道也，而其言有曰：『無淈滑爾魂兮，彼將自然。』聞者不以爲高大而懷懼心。以是取譬，蓉江之惑釋矣。」

爲後說

禮有無子，無無後。何言乎後也？不忍其無歸而爲之喪，不忍其不食而爲之祭，不忍其父母妻之無養而爲之主，是三者，事至重也。身有所繫，情不得以兼舉；情有所專，禮不得以並隆。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而爲其父母朞。」蓋爲死者之慮至周也。夫舍其父母之情而爲人後，此非得已也。而一有利於其間，則有無之之心矣。利於人而舍其父母，不可道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爲人後者不得入，其意以爲斯人之不可語慈孝，猶敗軍之不可語勇，亡人之不可以與圖存也。絶之弗嚴，後世必有因爲後而亡父母者。聖人禁亂於未萌，故民鮮入

於刑戮，此禮不可一日無也。

後世之言後者，狥其名以利之耳。悖其實而人莫非之，顧以爲聖人之經，不足以捄；有司之法，未之思也。予嘗睹三陳孝友事而贊之，以爲充三陳之心，可以復古之禮無難矣。陳輔國、輔華有兄輔邦，爲人剛梗而篤於愛弟，二人之奉其兄，自少至老，未嘗一言忤也。輔邦死，無子，輔華誄之。輔國曰：「吾兄之墓宿草矣，而室且無人，吾何以盡吾心哉？吾視其視吾昆季猶其身也，其視吾昆弟之子猶其子也，亦孰擇而爲之後，亦孰忍自後而不爲之後哉？且吾恨世之爲後者之爲利也，而又忍效之？雖然，吾二人之不能常保，猶夫兄矣。後世孰有知吾心者？吾將割花橋雙源坑之田若干石以供歲事，俾世世守之，吾二人之傳漸遠，則吾兄之祭不廢，孰與爲後者之怠棄哉？」輔國既死，輔華卒舉其議。

余聞而潸然者久之。蓋傷其志而感其有合於古禮也。夫古者貴專，而兹以合舉。何言乎合也？以其無利之之心，而又能行乎其不忍也。嗚呼！世之名存而實亡，與實同而名異者，可盡道哉？因書其事以爲勸，復附爲說，俾議禮者參考之。

月借日光說

「月本無光，借日爲光」，此必古語。宋儒聞而不察，以黑毬擬之，真噞囈之說也。《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傳曰：「月盈則虧。」《書》曰：「哉生明，旁死魄。」此明言月之生死盈虧也。日之象則兔，兔，卯神也。卯本日位，而藏於月；月象則烏，烏，酉神也，酉本月位，而藏於日。此象坎離之交也。乾交於坤而爲坎，坎爲月精，其中之陽，兔之譬也；坤交於乾而爲離，離爲日精，其中之陰，烏之譬也。陽明陰暗，陰本無

光，其光則陽之藏也，故謂之「借光」，蓋指其生死盈虧不定而言之也。故一月之首謂之朔，朔之爲言，蘇也，猶日死而復蘇。其字從月從逆，言月至此，逆而反也。順則死，逆則生。數往者順，往者屈也；知來者逆，來者伸也。嗚呼！有能知逆之義者，其於道也庶幾乎！

雙壽圖說

昔孟子以父母俱存爲君子之一樂，而即以不愧不怍繼之，其意以爲非俯仰無愧怍固不足以悦乎親。不足以悦乎親，則亦不足以爲君子矣。不然，世之具慶者何限，其皆謂之樂矣乎？

葛山王生安器，游予門，每與語孔顔之樂，駸駸然有意乎尋之也。一日，持其父思畏君、母劉氏《雙壽圖》來乞言，問之，曰：「母劉以明年戊午，而思畏以己未，並壽七十。」予爲之喜曰：「生乎！汝曷自反其心，其果樂乎？予言無以爲也。父母於子一體也，自子之外歸也，使其欣然若有得焉，父母見之，有不動色者乎？使其戚然若弗寧焉，則必駭訝而相問。此其見之外者然也，況深有得於中者哉！生果求其樂矣乎？驗之於君子之俯仰而已矣。」

辨

良知辨

予問於龍溪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捄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予不答。已而腹饑索食，龍溪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

學？饔飧與禮食，固無辨乎？」

他日，龍溪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嘗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予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妄；❶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溪子曰：「如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四聖辯

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與孔子卒不同者，孟子屢引而不發，非有愛於言，不能言也。三引孔門弟子之言以告丑者，欲其深思而再問耳。至謂「集大成」，則已指其故矣，而所謂其「中」與其「至」者，卒未之明言，豈待人之自得哉？

夫射者之於鵠，猶學者之於天命也。學不本於希天，猶射不指夫正鵠，縱力有餘，或過其鵠，謂之「中」，不可矣。夷、尹與惠，忘私也，而未能盡性至命，與鵠猶有間者也。孔子希天，是謂至命，至命者，至鵠也。忘私，脩行之極也；至命，希天之極也。學見於行則有跡，有跡則猶有可舉，有可舉則有所遺，故其流各有弊，然以其所造，皆

❶「妄」，蘇本作「罔」。

無私意之留，故皆曰聖。學通於天則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惜哉！顔子没而此意不傳，「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之語，告之子貢而不能悟。微孟子，其孰知孔子之所指乎？

物辯

植青箱者，以扇類箑，以握類指；種香瓜者，直剖則長，横剖則短。熊膽占朔，雉尾卜晴，春泥繁雞，夜燭敗蟹，是無知者有知，無見者有見也。然則知不係心，見不憑目。動於心者，知必不靈；拘於目者，見必不廣。是以聖人虚其心，不偏物；蔽其目，不見人。

昭穆辯

古之昭穆，果以世耶？不拘子孫相比爲説耶？然世之言昭穆者，斷謂隔世相附。考之商南庚而下至於小乙，五世俱兄弟繼，如果以世耶？則將廢諸帝之祀矣。然在位則其祀不可廢也，七世之廟不可越也。廟無二主，豈容一廟五主乎？既不可共，是始祖而下，止祀及父子兩世，而高、曾、祖俱祧，則於禮愈不通矣。制禮者必有定説，姑識所疑，以俟詳考。

日晷辯

日晷，本元太史郭守敬圭表制也。余嘗入司天臺觀之，卧石圭刻尺寸以爲瑱，樹銅表南端，高四十尺，爲室表北霤，中以候景。室闇則景愈明，而候視審；表高則景愈長，而尺寸别。蓋本土圭之制，五倍以數，以變通之。今世所傳日晷，以木爲簡穴，南端立表，北畫時刻，持之對日視晷，不必定方位而設者，即其遺意也。

嘉靖乙巳春，予祔亡弟造夫圳嶺大墓山，取以測時，是時爲立春節，日入酉初，初刻將晡，視其景在戌之終，竊疑焉。畢葬，取《元史》考之，北極出地之度有多寡，夏至測日之景有短長，是地之勢，與日之行，皆有南北參錯也。因悟曰：「世人但知減表之盈虧，以合日之異行，而不知變表之短長，以準極之相去。極之相去有遠近，則地勢不同；地勢不同，則表之則當變。於變表之中加以盈虧，而後日之晷刻可得而測也。今世所傳，亦曰本之守敬云爾。守敬，邢臺人，表在大都，大都，今京師也。取京師之表，行之四方，其謬何疑？於是即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之數爲舊表之則，十分之而取其八分、六分、五分，通爲四表，以合二分、二至之日行，而測其景，以定晷刻，無弗驗者。乃知守敬之制，得之變通；世人之謬，失之執泥故也。」

明年如毘陵，語之荆川。荆川精於曆數者，聞予驚曰：「兄聰明善悟若此，胡不究曆法乎？」將强以授。予應曰：「程子有言，某那得許多工夫？」一笑而罷。他日語之人，多不解，或又索予表以測日。予曰：「此非吉州也。」蹔而止。後十年，龍山劉子問日晷。出其制以告，不甚解，乃爲之辯，復詳其制遺之。

舊制：夏至後表一寸，春分與立秋後表八分在下穴；立冬後表五分，秋分與立春後表六分，在上穴。夏表準今木工尺正一寸，今以京師當之，爲四十分强，西安四十少，登萊、太原三十八少，濟南三十七少，大名三十六，東平三十五、六，嵩山三十五，開封三十四大强，河南三十四大弱，漢中三十三半强，楊州三十三，武昌、成都三十一半，衡山二十五，吉安二十三半，雷州二十

六，瓊州十九半。自長安以下，夏至表皆從京師四十分中得數，又十分之以爲寸。其三表又劑分而遞減之。如雷州二十，正當京師四十之半，其夏至表準木工尺之五分，如此則春分當四分，秋分當三分，立冬當二分半，他準此。蓋以木工尺之五分，又十分之，取八分、六分、五分三表，此減表法。又按《周禮》：「日東景朝，東陽；日西景夕，多陰。」❶則知東西二地，朝夕表又有增減：近東減卯辰，增申酉；近西減申酉，增卯辰。長短準此以漏。木簡長七寸，博二寸；中高長五寸五分，博一寸。晝時刻，南起午，北迄寅戌，往來數之，五寸五分之內。午四分，巳未五分，辰申一寸，卯酉三寸，寅戌五分。午四晝之，往來數得八刻；寅戌一晝，餘刻之半；他時皆八晝之，準八刻。其分寸準木工尺，不復減。或疑木工尺有短長，以何爲準？解之曰：即以一尺之分寸晝刻，取一寸四十分之，視所在之地當直多少，折爲表之分寸，無不準。知四倍土圭者，皆可盈縮爲之。當南端晝中，外爲上穴，內爲下穴，以立表。四周下陷爲水渠，聚平。❷渠深二分，徑三分，外爲廓竅，其復下以藏表。

箴

一　真箴

種穀去稗，種桃失李。將美靈根，必辯本始。天地之性，在人爲理。事應無方，心實不倚。惟聖先覺，立極陳紀。不失天真，自然而已。知以物遷，志爲氣使。百骸雖存，諸用盡弛。譬之幻偶，機不由彼。即獮而冠，有無奚裨？有思希聖，莫先反己。

---

❶「日東景朝東陽日西景夕多陰」，《周禮・大司徒》原文作「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❷「聚」，蘇本、四庫本作「取」，可從。

在身所由，如意之指。言或有餘，行不相比。類躬負販，謬羡陶猗。假寐一厠，遊魂千里。覺而自顧，境非昔擬。何以責之？曰非真爾。目不外營，聽不遠徙。易慮改圖，爰表及裡。神解精存，口談足履。如饑索湌，如渴飲水。得寸守寸，知此保此。持之終身，可以夕死。

愼齋箴

愼哉愼哉！有身實難。孰阽于危，孰罹于安？譬彼措履，周道平平。漸漸之石，亦既隕顛。毋曰莫侮，神在爾室。毋曰于邁，尚鑒于抑。飲食日用，莫匪爾質。庶靡有他，以觀遺式。

銘

奇石銘并序

雙江先生之訪石蓮也，披榛篠，陟巇崿，取片石，若拱璞。隨叩中律，七竅匪鑿。蓋念菴子屢寓目而未始驚愕者也。嗟夫！物貴遘時，人有知己。幾不可强，何莫非此？於是爲之銘而贈焉。銘曰：

以爲汝有遇耶？則失所處。以爲汝不遇耶？則得所主。雖然，苟不轉矣，在邇在遠，焉往而非汝耶？

小硯銘

其廉若夷，其長不施。挫鋭處卑，行與時隨。以修爾辭，吾以爲身之規。

方硯銘

質之剛，德之方。静而有常，中玄且光。遺之無疆，匪余爾臧。曰：人文之用章。

月岡曾氏宗祠明禋堂碑銘 并序

堂曰明禋，崇三尋，廣五筵。主藏後寢，神庫旁翼。致齋兩廡五間，門三□序。前啓綽楔，夾庖與庾。度地爲尺，脩三百五十，廣一百八十，月岡曾氏宗祠也。曾之先居豫章，徙廬陵自延構始，至崇朴再徙泰和文溪。七世安强提舉湖南，又十世寶慶通判如驥，以死國，謚忠愍。忠愍有弟如龍，判岳州，文類其兄。四世俊甫、新甫徙檀樹巷，至今有祠祀三公、二甫，一以賢貴，一以始徙，禮也。三傳爲遼海翁子永，徙韋家巷。翁篤行忤時，國初坐誣，謫戍遼左，長厚博服，帥領悦之。晚得代歸。子伯愚卒，遺孫士俊、士敏、士鼎。鼎義請戍，二兄得留。士俊早逝，士敏攜子姪徙今月岡。俊再傳勉訓，拓室南岡。長子才冠，金壇教諭。敏以仲子知州瑀貴，封光山知縣。孫勉敬，五井鹽課大使。大使生才達，以子山東按察使于拱貴，封郎中。知州稍移文水，生清遠訓導、任貴陽知縣憲，曾孫于冕訓導澧州，而桂陽子才漢爲湖廣布政參議。自居月岡，未踰五服，顯貴相踵，諸生輩出，輒負時名，族日衍肆。於是長老知州子晲、清遠子才澄，暨郎中桂陽子才涇、諸生金壇子于乾、參議子于鑑，合澧州按察率其群從，同心一辭，本始祖德，食惠莫酬，於義豈可？卜既獲吉，斂材庀工，爰建堂宇，遂定

祀儀。晚執歲事，斷自遼海，服在高祖，伯愚惟曾，俊、敏始遷，親則王父，匪鼎振義，曷有遺音？宜祔且報，咸以妣從。遼海而下，引引繩繩。上遷下祔，班叙遞進。復因于乾，請文牲石，用廣明禋。或謂祀四世，於今匪倍。禮曰：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於古匪僭，不僭不倍於明禋。曰：庶哉！某按廟制，以世代近遠、章數隆殺辨貴賤，然皆外垣都宮，昭穆異處。主無二尊，文至飭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廟曰寢。」今祠皆寢，非廟也。籩豆籥羽，不登于階。即世遠，其不謂殺乎？且夫始徙不遷，賢貴不祧，遵人情也。如以四世再一升祔，遼海父子將遂忽諸。祠議始程朱，程朱推祀至始祖，不嫌禘祫，物未備也。是故祭別以時，時有疏數；主藏於祏，祏有專附。情盡者義嚴，世遠者禮變。惟明與禋，生諸心，達於神明，斯可祼享。獨曰不僭不倍已哉！乃勒銘詩述故，俾事事者觀焉。詩曰：

曾著泰和，氏繁出異。檀巷文溪，世遡廿四。行直至枉，惟遼海翁。詩書塞上，莫蹪厥躬。再世怡怡，弟任兄業。爰植爰培，二幹百葉。文學徵辟，博士揚休。守良令惠，政立譽收。或佐于藩，或臬是長。朝録其勤，親榮其賞。惟茲童耄，逮爾婚姻。壽考飲食，孰匪一人。揆始本功，造自遼海。美彼友于，矧能身代。堊垣黝寢，祠啓其間。祭緣于服，主齒于班。歲歲玄孫，灑掃庭下。牲肥酒清，載獻載亞。甡甡孫子，左右駿奔。進豆及俎，烹肆炙燔。以侑以歌，舉勺如醢。庶幾顧歆，罔敢或怠。尊壘匪潔，明明此靈。享以精意，匪黍稷馨。誠惟

神依，是謂報德。神惠孔時，慶遺不忒。神鑒烈烈，靡幽弗知。有來徼福，誦此銘詩。

跋

跋江門指南卷後

按先生二十有七，從吴聘君歸，而苦心考索者三年，閉户嘿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此詩自叙在成化癸巳歲，是时四十有六，蓋其自得久矣。顧收斂歸静，若初入室然者，晦不久則光不大，固先生進道之因也。今人從事於學，既乏静專，又易發露，如是而欲與古人上下並驅，烏可得哉！爲之深省。

跋陽明先生與雙江公書

陽明先生與雙江公書，在嘉靖丙戌。又二年，先生遂有南康之變。是時公猶未執弟子禮，而先生盡以近日所獨得者，切切語之，惟恐不盡吐露，斯其付託責望之重可知矣。夫萬物一體之義，自孔門仁字發之，至宋明道始爲敷繹，其後《西銘》一篇，程門極其稱羨。自是止以文義視之，微先生，則孔門一脈幾於絶矣。故嘗以爲先生一體之説，雖謂之發千古之秘亦可也。公珍重是書，既勒諸石，乃以原稿付謝生經，以其責望，豈無意乎？

跋白沙和兼齋詩

同年張良夫遺子統貞省余，持四手卷以示。其一白沙先生與素菴公和詩，考其時，蓋先生赴召寓京所作。後有東白君跋語，則公遭貶南歸時也。東白謂樂於退隱，非古人之心。其言雖是，似未足以槩先生。

夫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至其德要，❶則隨動隨静，終日照應而不離。彼豈以隱爲高者哉？公直聲動一時，其貶也，時人莫不高之，而先生所傾嚮者，亹亹不置，要非爲一節之奇者，此豈東白未定之論耶？不肖生公之鄉，而年實相後，恨不獲執事杖履。幸與公子同袍，夙資麗澤，又得拜手展讀手澤。因見先生所書，而遂論次若此。後之覽者，其有謂余言何耶？

跋通書聖學章後

右濂溪先生《聖學章》，以無欲爲千古入聖指要。《易通》始之以誠，則曰「誠則無事」，又曰「誠無爲」；終之以艮，則曰「艮非爲也，爲不止矣」。夫自堯舜相傳精一之秘，莫不由兢業以得之。孔門格致、戒慎，其功若不一而足也。今曰「無事無爲」，不已悖乎？曰：「不然。無欲者，至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甚難者也。明道得之濂溪，重其言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夫有所向者，欲也。所以必向是者，有以爲之主也。夫意之所向，隨感易動，日用動静，何往非意？於此辨别，使意無所向，自感自應，則心體泰然，他無干涉，静虚動直，由此而得。其於用力，不已切乎？是無事者，乃所謂『必有事』；而無爲者，乃其至剛者也。」白湖君志於聖學，不以某之不肖，而數數下問，愧未有得也，姑述其所聞於師友者，書以相質。倘無疑於是，當詳爲説以申之。

跋大極圖定性書西銘論仁體四篇後

無聲無臭而萬物生，上天之載也。天命爲性，萬物同此出焉。無極者，言乎其本

❶「德」，蘇本作「得」。

也；無欲者，言乎其功也。無欲則渾然與物同體，夫是之謂仁。仁也者，言乎其復也。仁存則人極立，順事畢，夫是之謂合德。濂溪之言至矣，横渠見其大者也。誠敬存之，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性定而内外忘，明道所以發其藴也。予誦言久矣，未能得其所以言也。柴子某，與語契甚，書此定交。蓋予方有悟於是，而病未能，君亦孳孳焉若不及。嗚呼！日月逝矣，❶其毋爲枉生哉！

跋九邊圖

古者男子生，懸弧矢，示有事四方。及其長也，憂樂以天地也。❷故夫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所與者，必好謀而成，雖慎戰，戰則必克。非衛靈問陳，未嘗無對也。不幸舍而藏焉，猶曰「隱居以求志」。然則聖人之學，不可見乎？

余少慕玄虚，厭世事，不知異於聖人也。已而悔之，則身病矣，而又以罪廢。日聞邊警，但覽圖而悲，思見其人，無由也。某大夫遺畫史從余書圖，冀其可語此者，因取《大明一統圖志》、元朱思本、李澤民《輿地圖》、許西峪《九邊小圖》、吴雲泉《九邊志》、先大夫《遼東薊州圖》、浦東牟、錢維陽《西關》二圖、李侍御《宣府圖志》、京本《雲中圖》、新本《宣大圖》、唐荆川《大同三關圖》、唐漁石《三邊四鎮圖》、楊虞坡、徐斌《水圖》，凡一十四種，量遠近，别險夷，證古今，補遺誤，將以歸之。蓋再浹旬而就，然非飽食無所用心者矣。昔陶侃運甓，比於惜陰，將以致力中原。議者取其志，而未與其學。某君如有志也，其必賢余于博奕，而無自畫於運甓矣乎！

❶「日月」至篇末，原闕，今據蘇本補。
❷「地」，四庫本作「下」，可從。

跋鄭少谷與傅丁戊暢叙幽情卷

余少時，得鄭詩、鄭文讀之，意其人必凌駕風雲，偃仰林壑，飄飄然不羈於世，故能言中節，而無俗韻，然微有悲歎無聊之聲，何耶？是時少谷已亡，與余游者，皆未接其人，無從考驗余所渴也。嘉靖丙午歲暮，從傅丁戊見其暢叙幽情之作，乃往年元夕山中所書，則已盡洗，且有羽化登霞之興態，豈情景相逼然歟？夫有得於中者，無所蕩於外。然大要居遠絶塵，習久其移，見幽人貞士，避朝市如酖毒，而雅詞古調，往往枯槁巖冗者專之，有以也。明年丁未元夕，余與東廓諸君會於恩江樂丘，共坐山樓，聞城中簫鼓，有如是□。再展少谷是作，異地同情，不能續吟。俟默悟玄覽者暢發之耳。

跋周氏卷

右壽昌訓導止齋周公詩四十六首。公名某，舉順天鄉試，官止壽昌，以子貴贈監察御史。所爲詩皆沉實敦厚，蓋勤學篤行者也。集而補書者，侍御公魯；裝軸者，侍御公子祁也。侍御公清德雅望，於先君莫逆。祁視洪先爲通家，故出以示。

記有之：「父没而遺書不能讀，手澤存焉耳。」此人之至情也，況出其手跡哉！洪先始喪先君，見隻字，即櫝而藏之，不令入目。歲久痛定，始取讀焉，然已不勝涕泗矣。侍御公是書，自謂在四十三年之後，祁得之，公没三十餘年，而洪先所集先訓亦在昨歲。蓋通家之情同，故其事無不同也。卒業淒然，秋風在户。

跋蕭服接送遼使語録

宋有天下三百年，政和前是一天地，靖康後又一天地，景炎後又一天地矣。余讀景炎五月詔有曰：「玩愒於尚可爲之時，醖釀此不忍言之禍。」爲之淚下。嗚呼！安得使政和之君臣聞是語哉！嘉靖庚戌八月，虜犯郊畿，其冬重讀是録，不覺髮竪。

跋雙江先生顔魯公手書

右中丞聶雙江先生家藏魯公手書《祭季明文稿》，自乾元戊戌至於今，幾八百餘年，紙墨猶新。世間何物不朽？獨此完好，其故蓋可知也。後有陳、文三君跋，皆能明其書法。而伯敷叙季明事，根據史傳甚悉，獨言杲卿之葬，❶稍爲失實。當泉明購屍時，問之行刑者，云其父死時，先斷一足，故泉明啟履謙之瘞，以無足者爲驗。此謂止獲一足，豈未之深考耶？憶嘉靖戊戌冬，訪先生翠微莊，始得捧讀。當時留意書法，徒生羨慕而已。今年庚戌冬，先生攜之舟中，諦觀數過，則有不勝其慨然者。

人之意氣激烈，往往蹈險如夷，不畏白刃；久之意衰氣竭，瞻顧利害，悔心繼之矣。惟發於天性，而又能以聖賢之學輔養之，是以當其處變，委曲審時，不失之踈抗，而足以成天下之事。至於勢不可爲，然後從容中道，視死如歸，此夫子之所謂强，浩然所以塞天地也。公祭季明時，年五十一耳。骨肉凋殘，親黨離散，犯難得禍，孰不含悲？公幸脱於虎口，使稍有所瞻顧，尚能留念世事耶？而希烈之難，乃出於二十六年之後，齒近耄矣，英英如壯夫，不少挫折，此豈無其故哉！

❶ 自「杲卿之葬」至本篇末，原本闕，今據胡本補全。

議者謂公之文雜出於神仙、浮屠，以爲不合於理。彼神仙、浮屠之於世事，視聖賢較然殊也，獨其所謂静定者，則幾於無辨。漢唐以來，聖賢之學不明，故二氏者竊據以神其説。公之喜談而不置，得非以其近似而取爾乎？當時之人，既不足以語此；而傳史者之智，又不足以發之。使公之學不顯，而等其忠義，至與意氣激發者同科。後之儒者，亦不深究，凡語近於二氏者，輒指以爲非道，而迂緩自處，顧謂當然。何怪無捄於世事也！羨慕書法者淺矣，感公之忠義，莫有知其所由，此豈善論世者耶？

先生之學，亦本於静定，故凡所在皆有建立。今以中丞之節出鎮漁陽，乃公故欲恢復之地，而先生受知聖明，遭時久泰，徼千載之威靈，將使邊圉寧謐，以伸其未遂之志矣乎！

跋一峰先生告龍文[1]正文闕

貞孝一天跋正文闕

跋崇祀名宦録正文闕

書遲松八景圖正文闕

跋教貞册正文闕

跋廖氏遺墨後正文闕

書辭禄善養卷正文闕

書曾木菴册正文闕

❶自「跋一峰先生告龍文」至下「鑑湖龍君贊」，原無，今據卷首目録存目。

贊

鑑湖熊君贊正文闕

陶靖節贊

先生自況，無懷、葛天。又曷似之？黔婁之言。止酒而醉，其忘者天。世無孔孟，夷齊孰賢？吁嗟先生，近於自然。

贈工部尚書寒泉潘公贊

公名旦，字希周，舉弘治末年進士，江南婺源人。

君子之道，所重持身。暨其有位，職在憂民。屹屹司空，終始匪懈。庶慎庶獄，有勤無戒。漕不中梗，盜不内戕。莩餒者起，誣蔽者彰。府則羨金，家則乏食。孽社何妖？當途何力？我正我色，孰能凌之？我直其辭，孰以爲疵？帝鑒孔明，晉位錫誄。又何酬之？壽考孫子。業收嘉靖，弘治之遺。匪鄉國是程，朝著之儀。

廬江訓導黄君復菴贊

中軒庭訓，好古所先。長公詩學，師友淵源。比多士而咸避舍，寄一命而遽引年。孝弟之心，垂老不變。文字之癖，雖病猶堅。考八十之前，而毁不致；問二難之後，而業有傳。庶幾可以忘情於世，而聽命於天矣乎！

東泉周先生贊

《詩》亡畔道，經起名家。承學擅宗，孰探荒遐？振振先生，稱時之對。哲類雲從，詞源春沛。人曰茂淑，虛中罔安。問道于虔，惕焉省觀。辭脩以誠，身率爲政。侍卒若偶，行涉未病。庭有昃食，里無夜呼。踰境避惡，薄海輸逋。考最弗酬，色愠何有？位在具瞻，余敢所否。暮金不入，肺

石常虛。嶽神作配，魯國化儒。盡瘁匪躬，遺榮卷跡。愛重桐鄉，❶淚墮峴石。井泉比節，伏臘專祠。邦留典刑，鄉失蓍龜。宗老曰嗟！在家無怨。俊髦曰嗟！誨人不倦。爰咨爰度，有容有儀。匪惠之懷，惟道是裨。無晝於懦，毋棄于耄。有求其覺，視玆允蹈。

都察院都御史三厓歐陽公致仕贊

公負奇氣，夙成於文。容如玉山，才若春雲。既鋭且敏，亦剛而勵。無堅不摧，能矜厥細。越人之言，剖劇有神。滇人之言，惠在保民。執簡所指，遂威傲慝。亦既脱冕，縉紳動色。寂焉野處，于塲于圃。人惜器受，公懼過取。天子圖治，旦夕召公。公不慕榮，人以嚮風。

北山龍君贊

身乎青衿，非儒術之拘；身乎黃綬，無官謗之虞。此一夫也，❷若其處三軍之殿，入百蠻之區。叛服未定，勝負難圖。懸河之辨，挺身而是非立決；轉丸之智，附耳而禍福頓殊。使乘風雲之會，登日月之衢。吾不知與酈生之徒何如也？然則入陽明先生之彀者，豈其偶然者哉！

桃林一愚翁贊

我觀於翁也，曷以名諸？其凝精也，豫兮若畏。其御物也，頹然若愚。家學之成，在穉童而有立；師傅之守，至耄耋而弗渝。群居而心則遠，戰勝而貌亦癯。即榮

❶「愛」，原誤作「爰」，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❷「一」，蘇本、陳本作「亦」。

悴之過前，能從所好；無衆寡而處後，常得自如。興至五言，其擊壤歌而情關風月；閒居一室，其承蜩處而身若橜株。俯仰不干，行則啓期之樂；形骸自肆，命非桑户之拘。蓋封君邑奉有無，曾不能爲之外重；彼畫史丹青形似，又烏足以盡其中腴？其殆斯人之儔，而與天爲徒者歟？

吉邑城頭蒙菴陳君贊

持義凛然，不可干私。薄勢如畏，慕善若饑。怡然相向，杯酒故知。克己展親，忍性避時。對聖賢語，亦瞿然思。及聞穢惡，奮然吐辭。塗炭浼我，疾痛切肌。

城頭直隱陳君贊

嗟余幼兮見君，君倜儻兮不羣。年既躋兮壽域，智日炯兮有聞。坐里門兮夕訓，養上庠兮起酳。嗟星聚兮東井，豈伊人兮流胤。陶齊飲兮忘天，粤余世兮交堅。君胡爲兮莫留，瞻儀容兮永傳。

宫保太宰文莊羅公贊并序

文莊公既卒之七年，仲子郡守珝，奉公遺像，俾洪先識其爵氏于題。洪先再拜嗟曰：「古之名賢碩輔，流聲無極，聞者莫不詢其閭里，詳其狀貌年齒何若，以慰其思慕。如古所記述，其或略而弗考，將以爲史有闕文。蓋嘗觀濂溪遺像眉目之間，識者猶有高下豐瘠之辨。惟公一代鉅人，出處係世道，言論裨經説，大史之所必書，尚友者之所深論，誠不可無識也。」敬書其題，附以贊，歸珝藏奉之。贊曰：

儒者矩矱，以理爲宗。孰是訓式，言斯行從。公嘗自言，四十始覺。彼此同心，聖賢可學。既辨畛域，益謹行藏。小物克勤，

舊章不忘。文必布粟，儀則圭璋。位進身退，志謙譽光。司馬洛陽，當宁眷顧；衛武淇澳，先民寐寤。名辭黨碑，智先志墓。百寵無驚，不疑何懼？昔拜公堂，聽厲即温。今睹公貌，意遠思存。記曰困知，欲明正的。褒古貶今，毫分縷析。公貌在目，公言在書。肅穆公神，對越儼如。身有準繩，久而不朽。小子且興，矧嗣公後。

楓山吴公偕配蕭孺人贊

於惟先生，晦耀而潛。執道之矩，不北以南。抱朴守素，文采中映。出其聲詩，儷古鳴盛。人競於智，我掩其華。謀在食力，外孰我加？杜陵長鑱，粟里移居。稱意所須，時卷而舒。亦有少君，克相厥美。終窶無嗟，敬恭相對。貞曜作苦，大家辭榮。偕老眉壽，令聞方升。豈無儉行？遠識莫稽。豈無博服？❶ 徼利而迷。孰若先生，侃侃自好。儀考其儔，視昔高蹈。圖史失紀，蒙庶罔則。撰行述辭，訓彼幽側。

梅窗黄君贊

容之愉愉，服之舒舒。言不及乎錙銖，而施則厚；身不出於里閭，而樂有餘。持然諾以自重，謹交遊而不渝。顧齒髮之逾邁，日月以居諸。曰：此梅窗甫之所以恒處其逸，而忘其形之物物者乎？

樂耕劉君贊

孰出貴裔？弗化于習；孰榮宦遊？違俗特立。惟祖有遺，懼或墜之。智出嘗試，計效不貲。余豈若人，惟財是守？棄餘若穢，競羨獨否。爰取負郭，載勤菑畬。豈不塗體？惟心樂且。匪樂斯耕，惟安可

❶「無」，蘇本作「不」。

久。稱力而食，雖厲無咎。再世皆穫，如播有秋。穮蓘在兹，尚念詒謀。

進齋盧公贊

其性侃侃，不刓以方。其行磊磊，亦巽以良。性之方矣，處羸資而素無他偶，是以室有孟光；行之良矣，挺英標而順於事長，是以庭有伯康。年老而逝，業垂彌昌。蓋可繪不可留，七尺之幹；至其不可犯而可傳者，其惟方寸之剛乎？

明水陳公贊

屹乎獨立，嗒然閒行。如望弗至，而保此生。問其静，謂無所息，而嘗惺不昧；問其動，謂有所據，而良知自成。終歲含蘗，汎應漸屏。晚年一榻，諸説方評。侍側者，卒然遇之，而恍若有見；久别者，疑公無語，而聽之無聲。嗚呼！其志之凝然歟？其目之瑩然歟？❶

李南屏公贊

萬全會興，惟公是視。公曰伊誰？南屏李氏。昔公之出，白簡銕冠。作上耳目，邦國改觀。迨其既歸，遺榮守嘿。斂虛匿明，獨還幽德。寶不自秘，教以時通。侁侁子佩，扶長携童。聖謨孔揚，有典有式。有來恭敬，莫敢弗飭。公實倡導，天佑平康。其跡雖晦，其心則光。載覩芳儀，肅肅如對。匪語之華，惟衆余誨。

四川右布政使東谷敖公贊

君子出處，有如風霆。方其未遇，履危蹈屯。亦既得勢，山岳瞑晦。該博渟涵，百氏交態。意中出意，説外立説。枯淡探奇，

❶「瑩」，原作「縈」，今據四庫本改。

鬱滯通轍。陵今范古，以剥以升。列賢作弁，多士同登。水曹三載，比部再試。僉陜惟監，進豫之貳。大邦論學，郡哲效能。惟仁不刻，即抑乃懲。備魯行師，移蜀允協。總運越資，貴陽彈壓。右轄之職，三川首臣。知足之戒，不謀姻親。一鶴一琹，布袍葛槃。絶外掃軌，習静閒詠。奚囊何屬？惟詩與書。又何益之？邊防國儲。回顧壯年，曷無曷有？卜吉占勝，❶子孫予守。問予脩己，行險懷憎。常官奉上，惟法是憑。勿擾而堅，勿僻而細。清不易俗，和能酬世。孰謂道遠？適予同歸。不恃形氣，有生是依。八十四年，乘化返正。人壽謂何？斯則順命。惟昔所寓，實彼自基。於乎吾儕，尚慎所之。

鍾山劉世簡贊

若有人兮高圳，被靚服兮好脩。蹇壯趾兮中蹶，逸覊韆兮莫留。揆余原兮水部，遵文懿兮初路。羌戒言兮忝生，亦式好兮振步。既有繁兮駢枝，春藹藹兮不違。麗荆華之旖旎，歌棣萼而猶夷。采采丹芝兮鍾山下，寶不秘兮世莫賈。顔顑頷兮悲下土，名一技兮聊自處。時冉冉兮流惠光，❷雜芳珮兮由周行。五十加兮始艾，懷戰勝兮不忘。紺髮澤兮色沃，容襜襜兮獨行。世方競兮綺縠，君何爲兮杜谷？畹多蘭兮蕙芷，植威蕤兮紛靡。樂融融兮未已，矢分志兮末履。

周中符讚

子輿莫逆，吾得君焉。植而不靡，貧且益堅。昔館於我，情狎而容不惰；今鄰於

❶「占」，原誤作「古」，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❷「時」，原誤作「是」，今據蘇本改。

君，交久而愛不遷。持老成之矩矱，子弟樂得其養；守儒者之門户，處家庭而無間然。此余社中一人，其齒居吾之先也。何以祝之？曰惟永年。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一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璠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序❶

困辨録序

雙江先生繫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接摺，視不踰垣户，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久之，諸子羣聖之言涉於目者，不慮而得，參之於身，動則有信。慨曰：「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盡忘乎？」於是著録曰「困辨」，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友人或然或否。或正以師傳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

往歲癸卯，洪先與洛村黄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寂，心亦疑之。後四年丁未，而先生逮，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生曰：「嘻！吾自勝之，無苦君輩也。」其容翛然，其氣夷然，其心淵然而素。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爲辨曰：「先生於師傳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試。昔者聞良知之學，悦之，以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則，其亦庶乎有據矣。已而察之，執感以爲心，即不免於爲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淆也。又嘗凝精而待之以虚無，計其爲感與否也。吾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斯亦不可得而欺。因自

❶「序」，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省曰：『昔之役役者，其逐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況有爲之主者耶？夫至動莫如心，聖人猶且危之，苟無所主，隨感而發，譬之御馬銜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可得哉！道心之言微，性心之言定，無欲之言静，致虚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

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録》有之：『良知者，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辨弗明，弗可以措。」叙而梓之，質之於知言者。

困辨録後序

余讀雙江聶君《困辨録》，始而灑然無所疑，已而恍然有所會，久而津津然不能舍。於是附以己見，梓之以傳。而或者謂曰：「言何易也？自陽明先生爲良知之説，天下議之爲禪，嘵嘵然至於今未已也。夫良知，合寂感、内外而言之者也。議者猶曰：『此遺物也，厭事理之討論者也。』今而曰：『吾内守者，寂也；其感於外者，皆非吾之所能與。』其不滋爲可異歟？夫分寂感者，二其心者也；分内外者，析其形者也。心譬則形之目者也，目不能不發而爲視，視不能不發而爲萬物，離物以爲視，離視以爲目，其果有可指乎？吾懼嘵嘵然於聶君者，又未已也。」

余應之曰：「言固未可齊也。昔者，孔子不云乎？曰：『吾道一以貫之。』當是時，

未能以其一者示之人也，而曾子乃曰：『是忠恕也。』今之言，與忠恕者同耶？異耶？彼以得之心者應之，而世儒之言，從而分曰：孰爲一之體，孰爲一之用，而後忠恕者始明。嗚呼！使曾子若然，其尚能聞言而唯乎？夫聶君亦各以其得之心者爲言，固未暇爲良知釋也。子以心譬目，有問於子曰：『寂感於目奚譬？』必曰：『視者，感也；物之不留者，寂也。無有分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子謂目之所以能視而不容翳者，何哉？夫天地之化，有生有息，要之於穆者，其本也；良知之感，有動有静，要之致虚者，其本也。本不虚，則知不能良。知其發也，其未發則良也。事物者，其應理者，其則也；應而不失其則，惟致虚者能之。故致虚者，乃所以致知也。知盡其天然之則於事事物物，而理窮；理窮則性盡命至，而奚有於内外？雖然，知所先後，而後近道，此學之序也。故無樂乎其專内也，所以求豫於外者，非是則無以先也；無樂乎其守寂也，所以求神其感者，非是則無以先也。彼禪固賊道也，而其内之寂者，固皆離事物以爲言。彼視所謂理者，何啻於其目之眚也？而豈患其相入哉！故言有相狥而非也者，乃其無與當之謂也；言有相反而是也者，乃其喻所指之謂也。子徒畏人之嘵嘵者，乃其喻所指之謂也。子徒畏人之嘵嘵矣，而獨不懼夫己之膠膠者乎？今世言聰明才辨、見聞强敏，孰與聶君？所謂表然才大夫也。其持世儒之學，以見先生反之也，非師之也，而卒俛首以聽。今又盡知其故，兢兢焉自守一言以觸世之所諱，其爲逐聲與塊也夫！且吾亦嘗聞而哂之，以其爲億也。及逮而送之境，無戚言憐色以亂其常。蓋未幾而是《録》作，其曰『困辨』，是遇困而益辨，非辨於困者也。而余爲之言者，亦若辨焉，何哉？蓋余困而後能知，又信

于未言故也。」

重刻一峰集序❶

天地有義氣，大和乘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斂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飈，慘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嶽，奔而爲湍瀾；其凝於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靈於人爲剛嚴，爲果毅，爲直遂，爲無側頗；得之而諸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羣奸屏，四夷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

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言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者，少矣；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强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動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

洪先幼聞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歎，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歎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二三年來，❷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峰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鎪；慨乎其於辭，沛乎

❶ 蘇本題作「重刻一峰文集序」。
❷ 「二三」，蘇本作「三二」。

其於氣，而皎乎其於光。❶ 得之心，出之言，懦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一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視以空文爲？

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厲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聶君，蒐緝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余。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諸儒理學要語序

古之學者，無多言也，各得其本心爾耳。方其未得也，必皆由悟以入，所入之途雖有不同，而其爲力，皆若有不容已者。惟其不已於力，而後所求者不阻於難；惟其有待於悟，而後所得者不假於外。既得矣，於其心已不能有所意必，況欲執其所從入哉！於心且然，況於人之言哉！譬之適國，跬步者其不容已也。自問途至國門，雖有遠近之殊，則皆所由入也。居國中矣，回視向之所問者，猶不免於鶩而闖焉，則得與未得之辨也。六經、四子，聖賢所以示人適國者也。吾之資有難易，力有勤怠，故於擇言，亦因以殊。惟夫用力者鮮，而不究其所以難，則既未有得矣，乃或病其略而求益之。嗚呼！果言之罪耶？自有宋至於今，諸儒之語六經、四子者，不啻六經、四子之多也。彼既未有得於六經、四子矣，求之諸儒而猶阻於難，於是乃更病其繁而約取之。嗚呼！果言之罪耶？夫未跬步而談登坂、涉川、穿林、入箐之宜，雖詳略何補於道路？六經、四子所以未大明於世者，非

❶「光」，原誤作「先」，今據胡本、蘇本改。

皆阻於難而未之有求矣乎？　如使其一日不能自安於心，而奮然有不容已者焉，則必求所以爲用力之方。　欲求用力之方，則必考聖賢已試之法，用其説而取足於自得，則是終身誦之非畧也，終日語之非詳也。　蓋吾得以爲用力之方，雖道聽亦益矣，況於六經、四子乎？　如反之而不爲吾用，雖羲畫亦贅矣，況於六經、四子乎？　甚矣！　夫人之身未出户，而言則觀國也。　方其言之不己合也，則亦以爲不容已而力争之，不知所不容已者，日吾遇而不自覺。　蓋有大辨焉，而不免於爲言歟。　嗚呼！　其必有待其人乎？　吾觀泰和曾明卿所擇《諸儒理學要語》，自宋至近世凡十有五家。　意曰：「求於此者，亦已足乎？」吾以爲苟得其人，自有擇矣；　非其人，不猶以爲游談乎？　夫游談者，不必其遠於事之謂也。　非吾之不容已者，皆是也。　嗚呼！　吾已不能自免於此，而暇憂人乎？　明卿知吾必有正之者。

谷平先生文集序

孔氏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出，而其説益詳。　説之詳，其指不能以不異。學者視諸大儒之説，有如法家律例，一字既不得輕有出入，又必一一求合於異同之間以爲按據，否則人且以杜撰譏之。　於是自宋以來，號爲理學者，無慮數十家。　其書至連數十百卷，往往轇轕於理氣之有無，動静之存省，轉相駁難，至於漫衍贅複，顧益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而目眩，斯亦孔氏之一厄也。　我朝理學，始推薛、胡，其後乃歸白沙。　此三家者，其説異矣。今其書並傳而不廢，豈皆有自得耶？

谷平李先生，抱渾朴之資，負剛正之氣，早緣授經，有感師訓，即能獨立於童穉之後，絶意於財利之媒。　習忘累歲，怳若得

門。其大要以求仁爲的，以閑邪爲端，以自作主宰、不致纖毫之力爲功；以生生不息、不與以己爲體，以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爲用；以脱然無繫、常如太虚爲樂，以遯世無悶、不求人知爲至。其他一切支離纏繞、眩飾馳騖之説，曾不足以入於中而摇其聽。蓋不假朋友之助翼，不雜佛老之緒餘，真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已而見世之學者，務高虚而遺行實，則益肫肫於隱脩嘿省，而且以徒事講論爲切戒。侍其側者，未至密契，固莫知先生之爲深也。

先生平生無習染之鑿，故其簡静近於夙成；無逆億之懷，故其知識全於質任。而又益以精思深詣之勤，固能直信乎己，而無分於外。視附和他人口吻、依違似是，自以爲得者，豈直不可同日語哉！議者謂先生倦於誨人，緩於從政，疑有所詘。此非然也。昔横渠晚歲勇撤皋比，延平隤然有如野老，不揣本而齊末，誰則無疵？必比而同之，是參魯、柴愚，固有歉於速肖；而公綽之短於滕、薛，又安所取於成人也？豈不悖哉！

洪先弱冠執業，老益固陋，無以光顯舊聞，懼就湮没，乃與先生之子元生、庚生，手録遺集，次第删訂，將以傳之。嗚呼！先生之學，固不求知於人矣，乃若詳説而反之約，可無求正於先生哉？里諱官行，附在末編。蓋誦詩讀書，必且尚論其世，亦曰「患不知人」，固孔氏家法也。

重刻文山集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脱誤，歲久漫漶，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吉陽來撫江右，❶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

❶「吉陽」，蘇本作「遷」。

令，復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某始至，❶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緝，釐類剔訛，出羨帑，選良梓，刻將半，復致中丞之命於余，俾序所以校刻之意。

嘗觀孟子論北宫黝、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者也，猶有爲之所者以主於中，矧其進於是者耶？余於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詩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

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兆幕，未上而邊事遽起，❷董奄力主和議，首應詔，數其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館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奄復用，即又上疏求罷。自知瑞州，轉江西提刑，爲臺臣論罷。後兼學士爲福建提刑，即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草制，忤賈似道，嗾臺臣劾之，罷其少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罷之。遂引錢若水例致仕去。當是时，年纔三十七耳。當其甫入朝著，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他屬，又無臺諫糾弼之權，其言與否，宜未有訾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之遭蹉跌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難之。今罷而仕，仕而復罷，經歷摧創，至于六七。志愈堅，氣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爲之所者矣。且自始進而遽早休，當盛年而甘退處，目爲狷狂而不辭，置之危地而不變，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爲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與吾相持而不使其直遂者，勢也。吾屈勢而違心耶？亦求以自盡耶？故言寧不用，不能容嘿以避權；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阿世；身寧終

❶「某」，蘇本作「元諭」。
❷「事」，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廢，不可苟且以趨時。其必爲此，不爲彼，決絶審固於死生之間，秋毫無所皇惑，是先生之平生也。

余觀其文辭，矯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泛乎如渚鷗之忘機械，凛乎如匣劍之藴鋒芒。至於陳告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喻，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偶得之者哉！

及其灑泣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顛頓，出萬死一生以圖興復，力既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滅，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爲處死之難，古今未若是烈者。不知其屢罹而不悔，誠有以爲之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爲心。使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尚爲知論世矣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屢罹？夫惟不免於屢罹，則知決絶審固於死生之間者，乃所以豫爲之所，而非先生所願亦明矣。非所願而必爲之所，知其不免而不爲之動，古之知所養者蓋如此。彼擬先生於憑氣，而徒自幸其值者，其尚憮然於此否乎？

余生先生之鄉，想慕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説，因序《集》而并著之。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歎先生之難，其於世道，將必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

解學士文集序

始余遊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必資積累，理

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于衡，百里而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即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祝融之峰。自峰頂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横四十里。蓋拔坤維入漢紀，特立而博敷，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他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彼名岳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匡以五老，亦得名岳，譬之形貌，兩人戴立，豈不矗然，而不可爲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

夫聖賢，至矣！彼畧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不可罔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謂鉅人。春雨解公幾之。方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眷獨隆。成祖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顔，有鄭公之正；乳兒朝貴，敝屣爵位，有方朔之奇；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邁；保儲忘身，徙家戍邊，有柬之之烈。是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有歉於聖賢，亦當不失爲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聞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寧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且自況矣。

公蒙禍既酷，藁袝外氏，某再過其下，欷歔嘆息，不忍輒去。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按江省，吊古采言，檄縣禮葬，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不事屬稿，而又經籍没，故多散亡。從孫桐輯録凡□十卷，求加詮次，稍剔其僞，不盡删繁，亦以見公不屑屑尺寸間，所謂不由積累一驗也。嗚呼！覽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校哉！

雪浪閣集序

余雅有山水之癖，然病不能遠出，每觀圖經雜志，必考其幽隱，以寓所好。往往見名山大川多假僊翁羽客事張其奇秘，甚則指嵓石、泉竇，詭異人所不經見者以神異之。至吾聖賢之經畫建置，顧泯滅莫究，竊嘗疑焉。豈長於遺世，得以恣其窮探而然耶？亦其心未能忘世，故假神物以遂其濟物度人意耶？抑其致用之殊，而人得以訛言相蒙耶？夫既不能忘世，而術不能遠致，欲致其用，而必假神物，用殊於人，而言從以訛，是三者，皆吾聖賢之所無，則山川假以稱奇秘者，必於仙翁羽客，而不敢加之於吾聖賢也，亦宜矣。夫既以相假矣，至於淪没摧敗而猶不泯其傳，豈亦以其去道近而致志專耶？夫近道則不累於外，而志專者乃凝於神，爲吾聖賢之道者，顧雜而不精，日騖焉而不知自返，實既不足以相勝矣，則其不容已於媿服羨慕，而彼之相假者，陰藉以久傳，固勢之所必至也。

章貢之水，至吉水之境，益衍以肆，無有當其衝者。及境之半爲玄潭，羣山夾水涯，中流怪石多伏上下，其狀若相抗扼，水壅至不得驟洩，則憤怒欝號，激爲驚濤，縈爲急湍，濺爲飛沫，兩厓望之，若剛風釀雪，眩目沁心，毛骨竦竪，凛乎其不可久佇也。東厓故爲崇元觀，瞰水而翼然起者，爲雪浪閣。登高俯視，勢益高，水益奇，而世傳許旌陽試劍山石，石迸裂，乃入水斬蛟，留劍於觀而去。其後吕純陽嘗題詩閣上，墨皆透壁。閣中所見既奇，而其傳聞，又皆變幻可駭，故凡達人高士，寓所好於此者，真若投筆躍劍之勢猶存，而又或意其有神助之然者，故其詠歌，必皆極其形容，以各致其媿服羨慕之意。閣廢至今數百載，而詠歌

者不休，亦豈偶然之故哉！

道士欲重建閣而力不足，乃增刻王元福所集詠歌以傳。夫淪没摧敗，而或一興焉，其盛而復衰，蓋亦所謂勢也。雖然，豈徒在彼然哉？❶安知其興廢不由此之盛衰也哉！故因序其事也，而言以驗之。

別李檀坡序

襄陽檀坡李君，爲吉水分教，不及三年，擢蘭陽教諭以行。李君爲人敦謹，心直而行慈，諸生莫不相愛重。今時常調官未三年不易擢，而在校官爲尤鮮，諸生既駭其速，惜其去，而李君亦若有戀戀者。蘭陽隸開封，與定陶、東明接境，實古梁、宋故墟，其人寬博習事，李君往，當有所遇，固知不至久淹，宜無以戀戀爲也。

邇者，發文水，泛章江，出彭蠡，攬匡廬之翠，問潯陽之酤，竊聽故鄉客語風謡，舒寫旅況，然後溯赤壁，登鶴樓，含江遵漢，❷踰沔望郢，指峴山鹿門，而慰離懷。大抵皆少時觀游覽眺處，而又倚艫張颿，不出蓬窗，顧盼越數千里，豈不快哉！雖然，旬朔再踰，暑謝涼生，白露丹楓，物候立改。蜩息響而鴈來，賓未可計旦夕之速也。別襄陽而北，由唐泌、舞許以赴蘭陽，固將戒車秣馬，載橐負糒，假館市飧，風埃之慘黷，盧井之聯涣，觸目拂耳，有平日所未嘗宵逝晨趨，有壯年所不堪。景既殊矣，然限程晝期，不七八日即可達，又無俟旬朔之淹也。然則勞佚遲速之間，其爲短長更互錯迕，固有不兼得者耶？

夫人之爲學，能不惑於勞佚遲速之間，則志專智明而業可精。李君即試之身者，

❶「徒」，蘇本作「獨」。
❷「含」，蘇本作「舍」。

以教蘭陽，其諸生宜無不聽。聽則因之感悟，而愛重者日衆，李君焉往不得也？官職之勞佚，遷擢之遲速，晴雨遇吾前耳，烏足計哉！烏足計哉！

流芳集序

余童時見先大夫聞司空舫齋李公訃，泣下曰：「公志固未盡施，而今乃若是耶？」對客述公行事甚悉。余既不能記憶，然大畧知公剛正人也。

後侍大僕曾公，言及正德間流賊事，則曰：「李公，丈夫也。當巡撫畿甸時，劉六之黨匿天津王指揮家，公追捕甚急。王指揮故錢寧腹心，錢是時方以義子擅威柄，聞王指揮告急，欲嫁禍公，公不爲動。已而，擢公兵部侍郎，陰以相中。公覺之，遂致仕去。」及余官京師，司空蔣公論劉六初起時，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脱。蔣爲巡按御史，公與議招撫，乃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公連疏其事，乞赦勿治，不報。會壩上賊刼團營軍器，大監張永疑爲劉六，發軍圍其家。劉不得脱，乃敵殺指揮及諸官軍。既解圍，與鄉里慟哭别去，遂刼掠州縣，自北直隸、山東以南，無不殘破者。余聞而識之。會公子原道集公傳記諸文以來，余細考之，亦畧見此兩事不甚備。此兩事雖細，使當時公之疏行，賊必可除。使公不即擢去，賊縱起，亦可即撲滅，不至流毒四方若是之慘。

余以是重有悲矣。世之競功能者，拘目前常算，不知消患於未形，往往以小利激大變。至於權勢怵迫，即畏縮束手，不一置問，其視公志何如哉！公之志，即此兩事，可見大畧。其施與未施，何足爲公悲？獨悲斯世不遇公耳。

先宜人出李氏，往在京師，逮事公淑人，嘗往來其家。而先大夫素辱教於公，公之行事頗盡知之。其聞訃而感，亦不徒以婚舊也。公故吉水谷平西湖人，今家蕪湖。余每從鄉人詢問其家，知原道守官不媿於公。敬叙所聞歸之，使人知《集》之所載者，皆實可據；且知在位者，不必皆取合於世而後能立，其不盡施於世者，雖其既久，固將有所繼也。

水厓集序

自聖人之道不明，學者往往溺於神仙之説。大要握固守氣，可以遺世而久視，故貪生與廢務者必趨之。彼方守氣，其於向人出一語已爲損漏，矧肯與世酬應，役役文字間哉！惟吕純陽、白海瓊則各多所著述，然皆縱逸不範法度，又出入變幻於怪異之事，不過偶以自適，而溺者傳焉。如以質于聖人之道，同不同奚足辨也。然聞其説而不動於心者甚鮮。彼蓋確乎有遺，而此失所主。吾嘗即是以測人之淺深，未有不驗者也。

弘治間，京師多傳尹蓬頭。尹善絶粒，每食輒又數升，不畏寒暑，或雜乞丐宿閭閻下，人無異者。而士大夫争邀致之，不去。顧時時假舘於水厓彭公。公是時爲南京刑部。尹來必索食，食已，相對危坐，間出幻術相調，復試以隱語。後公出守兖州，尹涕泣别去。於是人皆疑公得仙。比爲布政使去位，無以爲家，年八十餘，氣甚壯盛，日飲水數碗，人益疑之。余往見公，公好議論，張髯傲視，語琅琅終日不休。公既卒，讀所遺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關風俗，其意欲追作者之軌度，是豈有所溺者哉！

當公守官時，侃侃持法律，多忤人。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于方伯，不大顯，而

公於去就無少恀。尹之戀戀，蓋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視公者，真若羽化獨立，無復塵埃垢穢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遺世反不若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識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於世，當亦恒悲其鮮所遇也。

夫以神仙之説，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爲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莫逆，既得見公，又得論次行事于墓石。兹復集其詩文若干卷，藏之家，因叙其所存，且以悟人之疑者。

續刻南嶽志序

衡嶽，南方宗山也。舜之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之典，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諸山之神聚而享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於是衡遂以宗。宗衡，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衛寡而征求少也。」是故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時變而文，周之時，巡疎於舜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共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爲患於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是包茅不入於楚，而王者之迹熄矣。

秦漢封禪，復湯沐之邑，而衡以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者出，伺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又能竭己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專據，其以儒得至者，非覊旅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彼覊旅者，既無力以自振矣；而倦休之心，則又絶外而厭勤，其能兼而有之乎？

夫問俗必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也。舒抑鬱局縮之懷，而蕩迷瞀煩冤之疾，張弛其意而和柔其政者，莫善於遊觀。異

時聞以職事至者，縣官具車徒、道置食，少亦不下數百十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復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不蒙王者之迹，而下焉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又多不遇於羈旅、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專焉，宜也。然民困矣，今二氏者，無從而給役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者，果何歟？

余往讀邑舊令彭君簪所爲《衡志》，心慨慕焉。後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志》所載，若觀海日、俯洞庭諸希奇事，大抵出於騷人寓言，無盡信者。今令章君某續刻《志》文，因邑人楊子續問序于余，遂爲論次自舜以下，且附己見若此。使至衡者，或有取於余言，則可以求聖人爲政而得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惑於寓言，而原其所以爲宗，則衡猶諸山也，亦何戚於未至哉！

白潭詩集序

我朝孝廟時，最稱得人，議者擬之慶曆之盛。其人才力雖不同，大要寧爲骯髒以窮，不欲以媕婀而進。皎然出于清議之上，若是者無不同也。夫畏禍而恤其私，此人之常情也。捐其私以就所不欲，雖刑賞之，尚不爲耻勸，而往往甘心焉者，豈獨無丘壠之舊，妻子之託哉？且是時四方無兵革不測之事，足以危其慮而感於心者，然不忍以一食之暇遂其優游，此又何也？

嘗竊聞之，朝廷以敢諫爲賢，而士大夫未嘗以失言獲譴，優容成全之意，過於懲創之威，故感激報稱之誠，自出於職事之外，其不奪於常情，皆上之作養爲之也。自是之後，終武宗之世十有六年，以三數人維持其間，晏然拱手而難不作。嗚呼！得人之盛，豈細故哉！

石首白潭劉公某，登第於弘治末年，自翰林庶吉士出爲監察御史。正德初，奄瑾當權，惡其直而美其才，百計羅之不至，怒甚，特坐巡按雲南。京師如雲南，必出荆州，且以往者，多恃險遠自肆取敗。自公承遣，時時使人偵之，求絲髮隙不能得。偵者既厭，故露其跡以邀賄，公堅不應，卒爲偵者所誣。下詔獄，數箠楚不死，則令荷校日中，旬餘復不死，久之，乃得除名里居。公是時年纔二十四五，京師呼剛梗人，必曰：「汝小劉御史耶？」過而聞者，不問可知其爲公也。

公在孝廟時固未甚久，然至於跌頓挫折而峻潔剛嚴，日厲不撓，非有賴於作養之素，其能然乎？又十餘年，而當今上即位，海内更新，向之尼公者，既伏其辜，還公于臺。公益感上知遇，數數上封事。已而出補福建按察僉事，公曰：「可以休矣。」遂致仕去。

公前後在朝，不踰三年，雖當言路，言出輒又見忤。蓄其才力無所售，盡於詩辭發之。其爲詩傲兀雄偉，縱意所如，未嘗有拘檢窘約之病。其藻思奔逸，不可馴伏，猶捕龍蛇，扼虎豹，至於束手閑觀，乃益見其氣有餘也。公年既盛，而業不暫廢，歲月所積，多至不可收拾。公壻王之誥來令吉水，携其所刻《草堂集》者數百篇，索余爲叙。余素喜談孝廟時事，悲公之不盡用，然猶幸得見其才於詩也。雖然，詩之有無，奚足病公？有如公者，止於爲詩，其亦有足觀矣乎？詩末繫奏疏若干篇，讀者宜得之。

夏朗劉氏重刻宗範序

劉文介公《宗範》十有九條，原其先世所傳，參以憲副君之議，而公折衷之。其取義遠，而於事爲常；其立辭嚴，而於情爲近。

蓋公之致用，於此亦槩見矣。嘗考先生之時，閭里之間，出入負戴，少長老幼，咸有秩序，不獨士人明而易遵，顓侗之民無敢踰犯。此曷謂耶？竊嘗察之，其道有三：求之者恕，習之者久，而持之者至衆故也。

夫先王之禮嚴矣！然非强人以難能，要皆即其情所甚欲者以爲之節文，其視以爲嚴者，自其蕩而不檢者言之也。彼情在所甚欲矣，固不患乎習之不安。及其久也，風行化流，雖有强悍乖盭不勝見聞之衆，亦且顧視而反慮，是先生之禮，若將綱維而拘防之，不知其所由起者有道也。

吾邑世家，無慮數十，其禮俗號近古，則先夏朗劉氏。劉氏勝冠者幾二千人，合祀于祠，而推其有信義者爲之長，自争訟至於大故，帖帖走聽斷如見長令。長令追逮之使、榜掠之刑，數十年不過其門。異時，余甚慕其所爲，常自撰《家誡》數十條，以希冀萬一。無何，而齬齟者紛至，則益異之。每向長令言，當表其閭，以風厲遠近。乃今讀《宗範》，然後知公之爲用，而自慙其不逮矣。

公之《宗範》，自婚姻、蒙養、文學、名檢之教，奉先之儀，宴饗盈縮之節，靡所不舉，而先之以善惡兩言。於意曰：善者，人情之所必好也；惡者，人情之所必惡也。未有好而不有諸己，惡之而加乎其身者也；未有可好而福不臻，見惡於人而禍不至者也。嗚呼！獨訓劉氏已乎？

公孫潭等重梓以傳，請序於余。惟余先曾受《尚書》于公，至于今守其業。相觀而善勉其所未至，余固不得辭，又況道其所甚慕也。

忠愛録序

吉水故俗，尚節槩，勤事功，而耻乾没。

故士之仕者，生則人譽之，没則人思之，甚則特立祠以爲之報，若王教諭省之於濟陽，羅少保通之於居庸是也。彼二公者，捐生於艱險之間，以維持綱常之變，死與不死等爾。故教諭以其忠，而少保以其愛。侍御王公臣之在河東，所理者鹺政，而紀其所行，高垣深塹數事而已。其没也，民亦祠之，以「忠愛」名。

夫思患豫防，爲政之常，而築堰治城，有司者歲不絶舉，不聞其皆特祠。今特於公何也？臣子之忠，非瞿瞿然奔走之謂也；父母之愛，非恤恤然顧復之謂也。于其情焉耳。當公如河東時，舉朝之人莫不薦之，鹺政之壞可知也。公勞來計畫，垂死不懈，是其奉公守法以稱任使，苦心焦思以備凶菑。必有言所不能宣，力所不能逮，人人得之於視聽之間，而出於高垣深塹之外者。夫視聽之於人也至審，而入於人之視聽者至神，有醖釀而成之者，有激昂而得之者，二者皆不可以指目也。成之於醖釀，不容釋矣，則亦不得不即高垣深塹之可指目者以寓其思。而其人往矣，於是特祠焉，而又爲之名，豈偶然哉！是故濟陽之祠，死位之情感之也；居庸之祠，捍衛之情感之也；解池之祠，勤事之情感之也。

夫銜命而行，專署而居，連鼎而食者，孰不在公之位也？而惟公之情則然。彼誠根於性者厚，而成於俗者至漸矣。使其重内顧之懷，忘饑溺之思，習文具之辭，而張蹇謂之業，其掩取聲稱，以躐顯融，幸矣，烏能肸蠁無窮耶？吾以是知感應之不可誣，而又以悲吾吉水之俗，或有間於故，而莫之捄也。

公没時，幼子佑纔三歲。既長，集録制

詞與紀述銘誄諸文存于家。❶又二十餘年，諸孫龜年梓之以傳。龜年與兄龜蒙皆佑之子。龜蒙舉鄉試，令諸城以没。而龜年至是始貢于禮部，少時與予同師谷平李先生，志業端謹，將亦不辱其先乎？因其請叙，詳特祠之故諄諄不已，亦欲假是以切磋，非特激昂吾吉水也。

皇明吉安進士録序

昔人有言：「名不必魁，魁不必名。」蓋嘆人品與科第不能盡相值也。我朝開科一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舉進士者七百有九十人，可謂盛矣。而名人亦往往出於其間，有足爲千百世之望者，豈非國家養士之效，輕重低昂之勢，不得不趨於此哉！雖然，謀畧如羅弘文，相業如楊文貞，忠義如顔沛縣，其他政事、文學不可枚舉，固又不盡以進士名也。今進士所題姓名、邑里、官爵具在，有視之而不知其人者，此果何益於有無之數？然此特言其無能而已，其或集詬蒙穢，使人羞與爲伍，欲殊井疆不可得，斯一之已甚，又何以衆寡爲哉？

嘗聞藩臬有挾進士鄙閫帥者，諸閫帥積不勝忿。一日，同謁文廟，登禮殿，指四配、十哲像戲閫帥曰：「君識姓名否？」閫帥應聲曰：「某不讀書，不識爲誰氏，但聞皆非進士出身也。」戲者慚無以應。嗚呼！爲進士者，其毋爲此輩姗笑哉！其思爲千百世之望也哉！

是本始吾邑學海鄧君，續之爲廬陵同年華山曾君，然多遺誤。予爲增其年世里氏，且補書改書，及近科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魯軒常君以進士知吉水，梓以傳，今爲户部主事。

❶ 「詞」，原誤作「祠」，今據蘇本改。

峽江縣志序

峽故隷淦，然與吉爲隣壤，語言、食味、室廬、衣服之尚，婚婭、交好、里巷、什五之習，山川、土疆、穀果、竹木之宜，皆無所辨，獨限以峻嶺而已。自其未有邑時，地遠於淦，而比於吉，吉恒以境内視之，不知峻嶺之限也。峽既以遠淦，其徭税之徵發，期會之呼召，争訟之逮攝，時有不及，於是始議分邑以莅之。邑分至今未三紀，官府之章程文物，日益美盛，然民之習尚與其土産，漸耗斁矣。夫淦以分峽去三之一，謂淦有損，宜也；峽乃坐敝，其故何耶？論者以爲山川之氣不洩於物，則凝聚而鍾於人。意者必有異材挺生，鳴國家之盛，而以其邑望於天下者乎？是亦勢之低昂矣。

關中何君某，爲臨江别駕，而承檄署峽者三至。既周知其山川、習尚、今昔之異，取積滯之太甚者而振刷之，又懼其去速，使故實不傳，來者無所稽，以爲節縮渫汰之據，終不足以起其敝也，復輯省郡淦志與諸狀牒奏移，苟有裨於咨諏者，命諸生類集，而手自校論，以寓其欲爲未竟之志。總爲圖九，志六，編年一，傳二，紀畧一，而凡邑之所當宜者，志靡不畢書。至於民艱、士行，尤惻然而有餘悲，憬然而不容口，以啟觀者之視聽。蓋爲峽之計，至深遠也。

稿成，東書索序于予。竊念吉雖隣峽，而地倍之，三紀以來，民之敝亦亟矣。每欲考賦役增損之由，與夫條格行罷之故，請命于當事君子，而紀載疎濶，莫能原始。蓋有相傳於田父野老之口，而士民或不盡知；雜見於野史家乘，而官府難於必聽。則既深以爲恨，屢思執筆追補亡遺，且得論次先世之流風，以垂勸鑒。訛言肆興，畏顧而寢廢者，不知其幾，又歎來者將何所仰，而亦卒

莫爲之力也。何君之志，每一易稿，輒持求正，故數得以盡其愚。後之有志於起廢者，如室之已構，食之已具，特在苫葺齊調之耳。其於力豈不易，而亦豈至如予之所恨也哉？余居隣峽境纔數里，其名人賢士又皆得之幼時見聞，則既不能已於仰止之心；而山川在望，風氣所感，生乎峽者，必有先得同然，而令乎吉者，亦可以相觀而善。玆非隣德之不孤乎？亦可藉以慰余之心也。遂不辭而爲之序。

海豐縣志序

海豐，故漢邑也。州郡之名號數易，而邑未有改。其地瀕海多虞，習尚椎質。問是邑昔所由起，父老莫辨在何歲月，蓋圖經之缺失久矣。於邑之名號且若此，諸凡建置始末，與夫名人良吏出處之詳，❶幽貞之士、孤嫠之懿，沉伏於山谷廬井者，其撰記舛遺，又何怪也？

余友張君道甫來爲令。初入境，采故問俗，靡得而述，心竊慨焉。會其時有兵革之役，當道廉其守官，數奉檄奔走境外，視事之日歲無幾。既五年，漸以無事，始自執管，盡去舊志之謬誤，而先其大者，勒輿地、人物上下兩編，凡事聯於輿地、人物者，類從之。於是邑之大都頗可考次。覽其書，雖在數千里外，如登五坡，泛三江，以望大海。與其父老子弟，指畫問對於蒼烟白葦之間，雲潮風汛之涯涘也，豈非玆邑之盛典哉！

今夫爭訟，事至微也，不究其端，而卒然以告，縱擅才智，不能決是非。談鴻荒之神聖，雖極模擬，未有以爲信然而歆羨之者，其故何也？論事者原本始，揆物者根

❶「吏」，原誤作「史」，今據四庫本改。

情實。孔子，聖人也，入廟必問。非過慎也，見聞不及，則舉措懷疑。從海賈而遊者，觸鯨波不測之險，入龍伯浩渺之區，而心不畏懾，則鄉導在前可恃也。故惡害己者，先去籍徘徊敗墅而示之事，莫不憮然。蓋不達興廢之因，則無以酌損益之宜；不徵善惡之跡，則無以動懲勸之感。人之常情固有然也。張君於輿地所附關利害者，纖悉不遺，且傅己見爲著論，皆可措之行事。而所取人物，寧嚴毋泛，又皆耳目所逮，未嘗遠引博收，飾疎逖以惑觀聽。其有補於兹邑甚鉅，豈直稱盛典已哉！而考張君之政者，亦將有在，蓋識其大者故也。

張君名濟時，出余同邑，通敏而文，潔己愛人，故能善其役。

七泉遺稿序

予弱冠，與周七泉子同師谷平李先生，聞濂洛之學。先生不立文字，而予方有夙好，則私相與上下其說。七泉子天資超邁，鋭然向進，充其志，前無往古，無論近代。予自視殆弗若也。

未幾，入大學，盡友四方談學之士。於是，四方談學之士莫不知有七泉子。久之，所學既漸有見，則一寓之於文字之間，而其言又足以表見己意。於是，四方談学之士，又莫不知七泉子之文。蓋其文始而取之濂洛，已而取之名家，雖未知其與古之作者法度若何，至其縱恣奇崛，主於表見己意，而無有乎艱深迂滯之病，能使讀者冷然如聞其面談，曉然如扣其心緒，則固其所長也。

七泉子之學，既有見其平生，尤飭內行，居官守己，穎敏峻潔。嘗判永州，同知德安，所在皆有惠政，兩郡人士咸德之。不幸年止四十有八，無以竟充其志。於乎！予與七泉子，昔之相期者謂何，而遽止也？

此非後死之責哉！然予衰矣，文字之好日益減，而爲學之志日惴惴焉，常懼弗效，誠不自知其何也。

七泉子卒，家貧無所仰，其交游一無遇者。又六年，德安吉陽何公來爲巡撫。蓋嘗德其爲政，且莫逆也，既哀恤之，又不忍其泯没。取遺稿，俾其子秉鈞、秉忠就予删訂，將刻以傳。予存三之二，以復於公。蓋主於表見所學，而不暇他計。使知七泉子者，不獨四方談學之士，而凡德其政者，又皆知其有本若此。抑亦廣谷平先生之傳，固不徒以文也。

螺陂蕭氏文獻集序

按《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所謂邦國之志者，志前人之行事，而繫世昭穆，缘是可明。此三代之世教也。三代既遠，馬遷《史記》所述世家，自始祖受封至於累傳，片辭微事，駿功盛烈，靡不畢傳，其尚有所本乎！小史業廢，而後邦國始各有志。志不備，而後名家貴族各記其前人行事，將以補邦國志之所不足，而後有族譜，有文獻集。譜者，譜其繫與昭穆；集者，論次其上世之行事。族譜、文獻廢，則世教益無所遵，君子之澤斬矣。

吉水同水貴族，以螺陂之蕭、湴塘之楊、谷村之李、泥田之周爲最盛，至考有宋勳名不絶，著稱史册，聞當時而耀後世，莫盛於螺陂。螺陂之族，起吴之乾貞，尤莫盛於慶曆之後，嗣是連延代有聞人。至于我明尤莫盛於正德、嘉靖之間。蓋武寧處割據而能戡定其人民，侍郎公以政事受知昭陵，寧謐疆埸，爲世名臣；屯田介潔解元廉孝在諸昆中最有名，太常繼侍郎後，其剛正風烈稱之；武翼捐身許國，雄偉一世，提刑監廟，實步其武，貞節高風，有位所愧；至方

伯公謹朴自持，位高譽起，而甘早休，進士軾、麗水轍不墜勤教，故能纘緒而張拓之，其諸父子兄弟聯隊而起，又多磊磊縉紳，中蓋廿有二世，而幾至百人，可謂盛矣。其謹約謙仁，世世相傳，久而不失。考其話言之祖述，行誼之持守，精神之所注，聲光之所襲，有出于尋常衣冠榮顯之外者。在一家可以立教，在一邑可以考故。至其宣命榮賜之寵于君，歌贊誄述之信于友，既足以徵世業而紀世變，而國家章服名號、因革郡邑、統治分合之詳，又足以補史氏之未備，而證其訛舛。所謂「禮失求諸野」，斯殆其一驗歟？

吾每讀《史記·世家》至七十子，輒慨然于古之賢聖；至覽郡志，恨其文之不備，無以考見先輩之世而尚友其人。間遇貴族文字或篇章殘缺，即爲愴惻。最後自緝家譜，繙閱諸集，偶得文字有相涉者，手抄口誦，不知疲苦，猶以少獲爲歉。蓋垂十餘年之力，僅得成編，而螺陂則自揚吴至于今，代更三四，年垂八百，其中鮮所遺漏。於是歎其積累繼續之勤，非一日之久，一人之力。而進士與麗水用心尤勤，又足以知將來之所遺，固未有窮也。

予交於方伯公父子間號最稔，今歲復與麗水有婚姻好，故於是集成，尤致私幸。蓋不獨同水貴族相觀競爽，將於世教實咸賴之。集中周平園跋吴告身，謂「演殂之明年，溥改元乾貞，爲後唐天成二年」，與史不合。按溥代演嗣吴王位，改元順義，又七年，稱帝，始改乾貞。解春雨嘗駁之，以爲過信，尤國志之誤也。由是言之，族譜文獻其有裨於邦國之志，豈小哉！豈小哉！

昭陵寶墨序

吉水螺陂，蕭氏世家也。宋仁宗時，侍

郎公定基以制置安撫鎮邕，管交趾甲馬洞亂。侍郎公奏方畧，并乞更帥。仁宗賜敕褒答，委信益堅，卒致平定。敕在秘閣，永樂間，翰林學士解公縉紳見之棄櫝，驚喜曰：「此世家所寶，留此特敗楮耳。」取以歸蕭之長老。其後奉守不嚴，僅存其半，而逸字二十有餘，污損者又若干。今福建布政公晚，侍郎公十八世族孫也。總廣憲時，命工繕飾，復取先世所録全本，并宋大理寺丞葛閎跋文附載其後，且遣季子轍持以示余。余受而讀之，興千古之思焉。

惟侍郎公以政事受知仁宗，仁宗常題其名殿柱。敕中所謂深知材畧者，本淵衷也。嗚呼！提數萬之師，臨萬里之夷，以御狡譎叵測、臣叛不常之情，苟内間而遥制之，雖良、平執籌，頗、牧折馘，無濟矣。使人蹈水火而無恐者，恩信之結也。侍郎公之善政，仁宗之善任，可不謂千古一時乎？史言「昭陵之朝，兵以不用爲功」，由是觀之，非不用也。上之所用者，在人不在兵，故公之成，❶兵不勞而人不知也。嗚呼！豈獨兵爲然哉！

敕不載年月，惟閎跋書康定元年，則敕必在景祐、寶元之間。古人臨文，質直不煩若此，其歸秘閣，不知何時。往往見宋人章奏繳進，詞頭必緣故事，然靖康之遷，紹熙之災，三館所藏，盡聞散逸，獨此經數百年，離而復還，可異也。

布政公勳名日著，在廣時，朝廷將征交趾，實董其役。未幾登庸，竟納降表。諸子多貴，又酷與殿中諸君相類，兹殆爲之兆矣乎？他日有以材畧受知于上，紀之秘閣者，不知視侍郎公又何如也？

❶「公」，蘇本作「功」。

劉桂隱文集序

嘗讀危大樸《名士傳》，人詳其事，大抵吉水爲多。是人在一邑則紀載重，在一家則閥閱重。蓋百十年不一見，而一時滃集，豈不異哉？向非其人，即數千里内不異荒野，是重紀載與閥閱者重人品，而區區尋常富貴起滅不與也。

吉水中危所甚慕，而又推其心事，尤異於當時諸公，稱許其父子祖孫皆守節義，則莫有過於桂隱劉公。當元初時廢科舉，抱所長無所於洩，於是尚行誼，盛文墨，自任斯文之重，與宋遺老上下徜徉。屢爲文集賢陞鄭尚書鵬南、蕭御史泰登力薦不屈。既卒，賜謚文敏。元雖廢科舉，而謚不爲限，故公以布衣得之。我朝法度明峻，非五品不得謚，即隆貴無問也，其異如此。

公之平生，詳著《元史·儒學傳》中。世出南嶺，與秀川爲婚姻。余譜秀川，得據所言爲證。七世孫諶爲高州郡守。郡守與先大夫同事武宗，號莫逆，故予得以異姓昆弟交。三德用敦公所著有《桂隱集》，已梓行，今多散逸。山田志孔重入梓，而節推君方興與弟子員子武、天健索予爲序。謂之曰：「公之平生與詩文，《元史》諸集已詳，無可俟區區也。惟其聞當時、垂來世而爲人重者，固必有在。然布衣也，非世所謂富與貴也。在公之後，自布衣以上，必自樹立，始不辱公；能不辱公，始不辱吾吉水，此則若與某所共也。」然世之言紀載閥閱者，或不在是。嗚呼！曷亦就斯集觀之？

贈泉口懋德姪令遂安序

嘉靖丙戌，余與姪懋德、周欽之講學谷平先生之門，是時始有四方之志。嘗竊嘆曰：「嗟乎！吾安得一邑自効乎？」誠獲所

願，即淹一邑，何恨！　夫天下皆邑也，士吏之臧否，廛野之利病，賦役之輕重，訟獄之微鉅，賓祭之交接，兵農之豫密，工徒之興弛，其在天下者，即一邑者也；諏咨之詳，剸裁之敏，盈縮之變，審斷之公，感孚之實，儲備之周，緩急之宜，其治邑者，即天下者也。故待人而行者，天下可爲也，一邑不可爲也；待身而行者，一邑可爲也，天下不可爲也。　夫兼天下之事，而得身親爲之者，惟邑爲然。　故欲自効者，必自此始。　効於邑，雖不効於天下可也。　已而偏觀今之爲邑者，不曰「地不我宜」，則曰「民不易治也」；不然，則曰「吾所習者古之道，非今所宜也」，甚則曰「是奚足以處我也」。　夫不安於所處，斯人也無論矣，彼其罪時與地與人，固皆思以自効者也，而所言一至若此，何也？況其若此言者，固不止於十人而九，則是可懼也。　是非一邑之計也。　邑不治，治天下胡可期也？　已而聞以賢令舉者，歲不乏人，則又爲之廣延細詢而求其故，皆曰：「其始猶夫人也，及其久也，能因變而爲之通，習於㛪婀辨給衒霍詗伺之目，即可以免患。」吾又以悲今之易於爲令若此，而人顧罪時與地與人，則又何也？　吾於是益懼焉。　已而待罪史官，未幾以無狀罷去，而欽之始得判永州，有聲名。　夫判之責半於令，其聲名宜也。　又三年，懋德乃拜令遂安。遂安在淛南境，去吾鄉不甚遠。　其民俗土風宜亦相似，而四境多山。　負山居者，必敦龐木彊而寡詐誕。❶　懋德之質故甚朴，能篤信古誼，而不忍自負。　今又值易與之時，縱使㛪婀辨給衒霍詗伺之未盡當，必有諒其心者，將來其以賢令聞無疑也。　獨自念抱志甚久，竟不一試，而三人之中，迺試於懋

❶「彊」，原誤作「疆」，今按文義逕改。

德，故不獨厚爲之望，而且以爲幸，又因以卜吾之説，果可効於天下否也？

忠惠實紀序

能爲己責賑匱乎？其才著矣，不必其皆惠；能爲佔危犯難乎？其氣烈矣，不必其皆忠。夫政令有所拘，即懷私不可以自遂。乘忿鬭而前，三尺童子亦且踴躍而忘其軀，何則？有所畏與激者，其勢不得不至是也。使無畏與激，斯已矣。惟君子者，尚慕古人而恒有意於天下，其爲守與令也，猶受人之牧而常懼其瘠，其遇權奸，則虎豹之臨赤子，惟恐去之不速也，又何屈抑悦媚之有？故愛有專者，必嚴於所事，甘於嘗禍，要有大不容己者存於其中，固非勉於一事，動於一時爲可幾也。御史長洲涂公，其庶幾哉！

方公之未仕也，每以古人自期待，不肯隨俗以辱喪。及爲江陰，江陰地善易染，公決滯平枉，濬渠設防，禦盜興學，上治行天下第一。比去官，囊無餘資，貸之故鄉而後行。至京，拜監察御史。是時逆瑾專擅，所在樹黨立威，公巡視長蘆鹽課，劾其黨畢真撓法，語連瑾，瑾已銜之。會將代，瑾遣人刲令上羨賂己，公既不應。比入朝遇瑾，衆咸跽，而止長揖，於是大怒，矯詔下獄，備受拷掠，廷杖三十，戍肅州，不及出獄而卒。

嗚呼！公何利於此哉？其爲御史也，猶夫江陰之心；而其爲江陰也，亦猶夫未仕之心。其心以爲朝廷紀綱一日不立，則天下赤子一日無所恃以爲命，是豈古人所忍泯泯者哉！蓋其惠愛天下之心，雖欲已而不可得，而豈暇復他顧耶？此公所以爲忠也。

公在獄也，江陰人願入金于瑾以求貸，公聞，力拒，乃止。既卒，舟過淮，江陰奠而

賻者，累至七八百金。公故貧，藉是歸葬。而瑾逮其子補伍，形勢狼狽，得以不困。嗚呼！此非忠惠之報哉？

公三子：朴、素、渾，皆世其家。朴集公行事與諸表狀，名曰《忠惠實紀》，遣渾之孫繼宗相示，已而自率二子子行、德重來乞言。惟先大夫與公同年舉進士，家相去不二舍許，皆以古人自期待。爲武選即忤瑾私人，幾至不免，及今談之，猶覺色變。某既幸與公子孫往來，復叙公之忠以傳，使知有所畏而激者相去大異，亦作求思齊者所當辨也。

壽羅整菴公八十序

君子談世道，必先風教，蓋言感之速，及之遠，無意相遭，而適以相成，猶風之行於物也。今夫草木之生，雨露滋之矣。必披拂於和煦，而後生意盎然。至其震林盪谷，斂豐茸於寂寞，霜雪不得專其威也。君子之於人也亦然。當其勤施篤，惠澤生民，而制群動，此有位得志者之常，無足怪也。惟夫身已退而道愈隆，處人之所不能，而薄人之所甚欲，可使遠者慕，近者化，縱懷不肖之心，亦且感然悔悟，索然潛沮，有不待言説而要約者，其視披拂之與震盪，亦何以異，非所謂君子之風乎？今制，仕于朝者，七十致其事，而大臣以六十告爲最鮮。大臣家居八九十者，天子必有存問，而以太宰被是命爲尤鮮。

整菴羅先生，自侍從登太宰，年六十遽以去請。上不能舍，屢召不應。積二十年，年且八十，上聞而嘉之，特命守臣及門舉禮如制。往時，朝廷更定禮樂，天下文學之士顒然向進，而先生有是請，故人不爲重其位而重其去，蓋始知有明哲之幾。邇來邊境多虞，百司飭厲，夙夜不皇，即老且病，不可

自引去。而上舉是禮，故人不獨重其壽，而重其賢，蓋始知有退休之樂。莫不曰：先生之決於幾也如是，其不輕於出也已，吾其可以利於官？亦莫不曰：先生之安其樂也如是，其不苟於處也已，吾其可以病於俗？於是，鄉之士人祝之以矜式，邦之大夫頌之以考問，朝之公卿歌之以典刑。自有先生，而後出處之節，侃侃然稍著於天下矣。夫出處有節，則士有廉隅；士有廉隅，則民有所賴，以免於蠹戾。乃先生以聖賢之學，日有俛焉進於無疆，將謂天以先生風世道也，不亦可乎？

洪先幸而生是鄉，又幸爲同姓，嘗竊取行事以鼓舞不怠，且喜斯世皆有遭也。故於祝頌，不敢以不文辭。

劉晴川公六十序

嘉靖二十年，工部虞衡、員外晴川劉君煥吾上封事，下詔獄。是時，上親覽章奏，明察幽隱，謂君之言和而有體，又不越他人職事，故不深罪，第欲稍留之以觀其誠。遂與富平楊伯修、姑孰周順之留獄中者六年。上復遣伺三人動語食息何似，有所異否？聞其食乏衣穿，色不沮，言不懟，而講論終歲不輟，則又時時給食食之。既久，而三人之誠愈著。一旦不待有司之請，釋歸故鄉，天下之人莫不感聖天子之仁，慶三人之遭，而於劉君尤有私幸。蓋其出獄之明年，年且六十矣。於是門人諸生得從君遊者，其感與慶又自有加於天下之人也。相率索余言以爲壽。

余觀自古進言於君，有扣閽牽裾、泣血碎首致其忠者，彼蓋適有所迫而爲之，非得已也。其後遂有勦襲其事者矣。然當時之君，肆其威斷，加以戮辱，誅譴之慘，而一時之人，亦皆駭聽而動其嗟咨，不知抱抑畏

譏，不勝困挫之苦，曾未幾至於隕穫摧頽以敗露者多矣。又或望之於君父，而不免躬蹈其非，嚴於論國而恕於家人妻孥者，往往而是，則亦何以望古人哉！

蓋嘗思之，其所以至此者，要皆不免於意氣之爲也。夫理有可據，乘以少壯鋭進之年，則意易動而難忘；義有所激，輔以剛直不平之資，則氣易使而難制。及其既衰，揣擬之見不效，他願之私横生，回視向之所進，適足憎其悔焉耳。其身之不能自信若此矣。故雖聞其名，傳其言，若足以鼓一時之觀聽，然其人未終，音響消歇，此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而常存」，豈直不可同日語哉！

劉君篤厚沉默，早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説。自入官即以所聞者行之，而未嘗變易以趨乎時好，固非獨六十之齒、數年之困始足以見君。而君之脱獄也，色益恭，歉然恒若有所不及者。嘗語余曰：「今而後知弗欺而犯之難也。」又曰：「聖天子生全曲成至矣，而吾負罪引慝，猶有未盡，吾心慚焉。」夫以顛頓窘束之中，而不忘恐懼修省之誠；當衆人歆羡嗟咨之時，而益嚴於檢點收斂之實。摧之不能令其損，揚之不能令其前。其言也，出其不得已，而非有所惑於中；其無言也，斂其所可已，而非有所懲於後。故不特聖天子諒其言而已也，而天下已陰蒙其施；不特士大夫尚其事而已也，而武夫獄卒亦知理義之可信。由是而推極之，非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而常存」，而彼勦襲其事者，非夫欺而犯者歟？嗟夫！不知學，則其人不可以朝夕計；知學矣，窮達、禍福，升沉、得喪，不足以動其常存。古之言壽與夭者蓋如此。

君既歸，與鄉之士大夫，及其門人諸生，日從事於學，而余之不才，亦與有聞。

其將何以壽君？相率而索言者，某等凡四十有幾人，皆其門人諸生，而鄉之士大夫不在是數。其所謂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者與？使鄉之士大夫至於門人諸生，學焉而皆至於不忍欺，則君雖無是封事，其常存者，固自與天地無敝矣。

秀川撰述序

昔在丙戌，先大夫以譜授小子洪先，命之曰：「譜不續百年矣。惟予守官，弗皇于家，既乃播遷，未能卒業，汝勉哉！」洪先受而藏之。當是時，年纔弱冠，未知斯言之難也。嗣是收緝散亡，歲有所書，志行弗加，頹焉就老，常恐奄忽無以光先大夫遺命。戊申，集《世系圖》、《内外傳》、《名位表》。己酉，草《居徙考》。丙辰，《傳》《表》成。癸亥，《祠墓志》始就。將以告于祖廟，授之族人，而先大夫背棄蓋已三十餘年于兹矣。嗚呼，傷哉！

雖然，吾於撰述，得大悟焉。蓋嘗汎而觀之，有以一身而繁數百十指矣，有以編氓而食禄且數世矣，有親執作業而富埒封君矣。爲之躍然喜曰：「是非駸駸亢宗者耶？」已而，考其下方隳爲溝瘠者，昔之家餘萬石者也；旅寄而道瘞者，昔之衣冠詩禮者也；中斬而漸微者，昔之倚衆擅力者也。則又爲之蹙然以悲。其始以爲偶然耳，比其久也，校之上下數百年間，莫不皆然。乃撫卷而爽然曰：「兹非屈伸往復之相尋，所謂天道者耶？其有不盡然者，非係其志與行之修否耶？志行修矣，即使孤弱而賤貧，猶將有所遺於後，矧其强盛而貴富者耶？」然其人往矣，不可得而盡詰矣。已而，視吾之族人，其强盛而貴富者，不徒爲之喜，而繼以懼；而於弱孤賤貧者，不徒爲之悲，而幸其有遭。夫爲之懼，則無健羡之

心而保誨不忘；有所幸願，則無狎侮之心而休戚相繫。雖有疎戚不齊，其爲喜與悲、懼與幸無有乎弗同，吾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吾以是知民胞物與之義。起而嗟曰：「是固先大夫所爲弗皇者乎？小子烏足以承之？」

雖然，吾於撰述，則又有大悟焉。凡書于譜者，其必有在也。在吾之上，則皆父祖之列，未有見吾父祖而弗敬者，推而上之，不有尊於吾者乎？在吾之下，則皆子孫之列，未有見吾子孫而弗慈者，推而下之，不有卑於吾者乎？在吾之前後，則皆兄弟之列，未有見吾兄弟而弗愛者，推而廣之，不有大同於吾者乎？在吾之上下前後，雖有疎戚不齊，其爲可敬、可慈、可愛者，無有乎弗同，又不止於可喜而悲已也。是故盡吾之敬，可以事人矣；盡吾之慈，可以使人矣；盡吾之愛，可以與人矣。夫人莫不可事，莫不可使，莫不可與，此其志與行爲何如耶？則又何計夫盛衰貧富貴賤之有？吾以是知盡己之性不爲近，盡人物之性不爲遠，各親其親不爲異，萬物爲體不爲同。小子固未能也，願學焉。

譜始宋淳熙，嘗限十年而一書。今可考者五，書于元者三，書于明者二，此皆先吾而有意于族人者也。後之書者其謂何？自宋以來，譜善歐、蘇，近世義例祖李。小子寡識，罔所裁正，《世系》故類蘇譜，不復更易；《考》《志》《傳》《表》創以己意，乃若信其言，補其不逮，以詔無窮。使先大夫遺命久而彌光。必也，自修志行之君子。

東廓公六十序

聖賢於衆庶，鈞之爲是人也。至其以一身爲天下，以一日爲萬世，則固有大者存也。夫聖賢之少壯衰老，猶衆庶也，而有所

謂大者何也？以形而觀，彼無所加也；以性而觀，固有通乎天下萬世者。是故能自得之，不能私之。不明者師其所已明，不能者師其所已能，而性始各足。雖其既往，家誦户説，教萬世無窮也。夫人不相爲謀，求一言之喻不可得也。今舉天下萬世，莫不惟彼之師，如是而曰「鈞之爲是人也」，可乎？此孔孟所以大也。雖然，孔孟之時，其弟子三千，從者數百人而已，而楊、墨之言至盈天下，烏在其爲師也？然至於今言師弟子者，必曰「孔孟孔孟」。是故苟得其大，雖信於一人亦足矣，而況於三千數百哉！天下而一人信之，即天下也；萬世而一人信之，即萬世也。天下萬世信之，謂之天下萬世存焉可也。

孔孟之後千餘年，而有濂、洛。濂、洛之興，師友之道一光矣。及其衰也，數百年而有陽明王先生。先生之門，師其學者，幾數千人，而此數千人之中，又有東廓鄒先生者，師其學而自任以大。嘗曰：「萬物吾之一體也。教不倦者，即學之不厭，此吾師所傳也。」先生以温醇廣博之資，得師於英發榮遇之年。悔其平生而盡棄之，蓋三十餘年未嘗一日置其言於孔孟之外；自國子祭酒歸者十年，亦未嘗一日分其力於功名勳業之中。故先生之門，師其學者亦千餘人。

庚戌之歲，二月之丁，先生春秋且六十。其在門之人，以爲先生之年，視其師不啻過之，將其爲教益無窮也，則群趍而爲之頌。而其在交游者，相與屬言於余。余惟先生以誨人爲學，則壽先生者，果在其門之人矣乎？使其人有三千者出焉，是孔氏其師矣；使其人有數百者出焉，是孟氏其師矣。尊其師爲孔孟，是以天下萬世頌也，而何有於六十哉！雖然，濂、洛以來，爲師弟子者亦曰「孔孟孔孟」云爾，今其人可指也。

將其信於一人者，固亦不易矣乎？夫必信於一人，而後可以天下萬世；自得於其性矣，而後可以信一人。則先生之壽可知也。

先生間謂余曰：「吾戒懼矣，吾戒懼其不睹不聞也已。」此於性有固然也，而天下萬世鮮自得之。由是而言，雖謂學不厭者，即教之不倦，亦可也。請即先生之言以頌其大。

劉兩峰六十序

聖人之學，取之至近，行之至遠，苟不得其門，雖皓首以終身，求一日之幾乎道，不可得也。知其幾矣，造化由乎一心，瞬息可以千古，其奚歲年之足云？歲年所不能計，雖瞬息之間謂之得年，亦可也。有瞬息而得年，則知有皓首而不得者矣。世之皓首者何限？然得年者少，而不得者恒多。

安福兩峰劉君，志於聖人之學者也。始而師陽明先生，棄常業以從事，而行輩遜其勇。其後與雙江聶公爲友，假舘舍以居，而子弟感其化。其爲學也，求得其心而已，而不苟以狥人言。其與聶公友也，聞其所語此心寂感之機，歸寂之要，十餘年來未嘗輕一諾焉。一日，忽自省曰：「公之言是也。」人之目劉君者，若負而可釋，若探而可執，若有所守而不易，而年且六十矣。聶氏之子弟往爲壽，索言於公。公將赴召，遂以命予。予惟慶以六十，歲年之謂也。雖予於劉君一日自省而有慕焉，人之求歸也，贏糧蹻屩，歷險夷，辨南北，有更寒暑而不至者，此歲年之譬也。及其返鄉井而望廬舍，則有聞似聲而喜、見故物而悲者，此一日自省之譬也。苟於鄉井廬舍弗之見，則遲回於險夷南北之岐，雖加以歲年，烏足多？劉君將得其門矣，不亦足慶乎？

雖然，劉君之升堂入室，其猶有所待

乎？昔伯玉與孔子友也，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後化，故其使者曰：「夫子欲寡過而未能也。」劉君既知之矣，其進而至於化，孰能禦之？予生後劉君十有三年，其於道也，望而未之即。不知近劉君之年，果何似也？因爲之慶而慚。

雙江公七十序

孔孟以其身立萬世之命。萬世而下，仰之如見，此豈有間於久近哉？其出也，僅爲諸侯卿相，而席不及煖，又已去位。蓋孔子歸魯，其年六十有八；而孟子去齊，自稱長者。垂老猶且皇皇於行，當時之人，幾何能被其澤也？夫人固有終身談學而不聞道者。聞之既難，而成之尤難；有成矣，大行之又難。孔孟之後，濂、洛明道可謂成矣，而年與位，又皆不逮孔孟遠甚。其或壽考而沉於下僚，即在下僚，又且早休以去，而以大登庸者，又往往病其行之不顯。是數者，嘗不能以相兼，疑若有默爲之制，而忌其全者，豈所謂天命固然歟？

永豐雙江聶先生，豪爽蓋世，不爲苟狥，以簡静閒雅之器，而砥礪于名節。登進士，出爲華亭，取濂、洛諸書自隨，思以其學反之於身。比擢御史，持風采出同列上，一時權貴畏憚如虎。聞陽明王公講學東南，顧折節下之，反覆辨難，凡數千百言，弗明弗止。自是盡聞良知之説，以爲孔孟之復出，不易斯語。其後追稱弟子，比於及門之士。及知蘇州，以憂病歸，閉户翠微山中十餘年，屏耳目之交，考《易》《庸》之旨，喟然嘆曰：「夫所謂良知云者，蓋指不學不慮而言，則未發之中是也，其感則愛與敬也。學者舍不學不慮之真，而惟執愛親敬長之感應以求良知，不幾於義襲而取乎？」乃自爲之説曰：「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虚静而寂焉，

以出吾之是非，非逐感應以求其是非，使人擾擾外馳，而無所於歸以爲學也。夫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所謂虚静而寂焉者也。吾能虚静而寂，雖言不及感，亦可也。是説也，吾得之於孔，爲乾之健，爲坤之復，爲艮之背；吾於孟，得之夜氣；於濂洛，得之主静，得之定性。是致知之正傳。而徒曰『良知良知』云者，吾不知之也。」是説出，而聞者莫不盡駭。會先生自平陽擢漢關兵備，在告而以誣逮，怡然就道，履險如夷，無幾微見面目。於是追而送者，始共嗟異，以爲先生之學有所聞，非徒異同於言説者也。釋歸之明年，北虜犯順，今上用大臣議，首以都御史召，行改兵部侍郎，進尚書。當是時，虜歲窺塞，朝廷旰食，内外洶洶。先生臨以鎮静，事必己出，從容籌計，不奪於横議。異時紈袴之子囊金竊符、溷爵恩賞者，不敢一過其門，天下始有羔羊之節。以功累加太子太保，勳至柱國，廕其子至錦衣千户。而先生年且六十有九，上憫其勞不懈，不煩以事以優閒之。其在兵部，邊警旁午，猶勤著述，與天下之搢紳學士辨論不輟。及歸田，取賜金建堂於東皐，名其堂曰「賜老堂」。邑之博士諸生就而問者，户屨常滿。

明年爲嘉靖丙辰正月十有三日，年登七十，其視聽步履飲食，視少壯不殊也。於是諸生將修執酳祝頌之禮，問言于予。予謂孔孟以上無論，濂、洛而下，至陽明公而後，顒顒然然，謗言四起，幾困而躓，竟顯然立于朝廷之上。田州之役，天下至今嗟之。先生既以所聞見之於行，而又終始保全，無少疏敗，雖同時大臣羨慕不得蒙曠恩之賜，豈可不謂至幸歟？間嘗侍先生問京師時

事，則又欿然不甚滿意。❶且欲畢其餘力以求，若不知老之將至云者。夫孔子七十，學之於虛静不厭；而孟子之去齊，則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夫爲萬世之命，非道之行與不行可加損也。先生殆有意於斯乎？

予少先生十有八歲，自庚寅相見於蘇州，稱爲莫逆骨肉，其後遂有葭草之好。❷至其辨難，亦嘗反覆數千百言，雖蹔有合離，而卒不予棄。故予於先生猶有望焉，不獨祝其年而已也。

劉龍山七十序

念菴羅子談學于鄉，龍山劉子數過焉。覺其言之多，不覺其説之迂。然性好忘，中無他腸，鄉人之所競者，旦言而旦忘，夕言而夕忘。惟己之適，而弗人之合，不知其有喜怒、從違與順逆也。

嘉靖丁酉，舉於鄉，爲平樂推官。三年，以忤上官棄而歸，怡怡然無所戚。其在平樂與視上官也，猶其在鄉與鄉人居也。間與羅子泛彭蠡，遊匡廬。友人見其然，笑語之曰：「在他人患不忘，在公患善忘。」聞其言，亦漫與大笑，弗顧也。

其生長羅子十年，於是年且七十，覩其色，聽其言，躡其步履，不異在平樂時。子汝虞、汝周，婿楊以倫，孫應春，皆在學校；而應夏、應秋、應冬學舉子業，方有聲。嘗遣汝周來聽談學，不謂行之迂也。居旬餘，汝周辭，問之，曰：「將潔舍壽吾翁。」羅子曰：「來！吾與言。鄉人異而翁，貌類有道者，其信然耶？嘗寢于余，弗驚弗寤，神則静矣。不記陽里華子乎？昔華子好忘，而其家弗解，請於魯國儒生治之。儒生曰：

❶「欿」，原誤作「飲」，今據蘇本改。
❷「草」，四庫本作「莩」。

『吾將化其心，變其慮，而後可。』與居七日，而積年所患都除。華子悟，以爲賣己也，乃逐而走之。問之，曰：『吾之昔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萬物之得失好惡，擾擾萬緒之吾侵，乃今胡可復得矣？』子貢聞而駭。夫子曰：『是非汝所知也，夫此一好也。』由前言之，是而翁之所好，不可留也；由後言之，是而翁之所好，不可去也。汝歸壽而翁，其尙以微言探之，其孰留耶？其孰去耶？其亦留與去各有所屬，皆其大不可已者耶？抑而翁任乎天，不緣乎己，固無所謂留與去耶？且吾昔之學也，留與去皆有所屬，而吾之心有所當，有所弗當，固有似乎前所言。今之學也，近乎華子之求，常恐儒生之我欺也。子儒生也，其試探之，而勿吾欺，而翁果今之華子乎？則吾昔之談學也，固已囿于而翁，而吾不自知者也。」

壽郭癸峰六十序

言有之：「經師易，人師難。」此謂文行異致也。夫實行之艱，固矣。句疏之牽附轇轕悖戾，而又槩以宋儒之見以爲折衷，其書滿家，言人人殊，自非歷歲月、更指授，未即窮也。人之生也，出則雜於交遊，入則累於妻子，齒增而氣歛，計短而智昏，矻矻然鑽研於故紙殘牘之中，委曲於世態局面之變，而不能不衒於新奇、不淪於舛謬者，豈易易哉！

自予爲童子時，吾邑《詩》有南嶺周氏、王氏，《書》有白沙鄧氏，《易》有諶陂楊氏，其諸生各百數十人。此百數十人者，雖皆讎校講論，久爲人師，然大要重在祖述，不敢輕叛前說。二十餘年，先輩凋落，人爭爲高，莫能相下，粗知章句，即抗顔登席，師日益衆，而昔之經師，亦無有僅存者矣。不亦

可慨耶？

夫三經中，惟《易》道隱而易蕩，故爲説恣肆混瀁而難準。羅易齋、劉平湖、蕭東潭三公之《易》，皆本楊氏。癸峰郭君，受《易》於三公，攻堅剖疑，盡領本旨。三公既仕，君遂以《易》爲諸生師。諸生欲邀至，患不能得，多相率走其室，諸生才品分授之。其慈幼弱也，不啻父母之在側；而其給助貧乏也，不啻子弟之在家。久之，遊其門者亦且百數十人。其取科第而仕，與仕而倦休者有矣。君年六十，名猶在校官弟子籍中，與諸生讎校講論，無異在師門時也。噫嘻！以吾邑數百里之間，二十餘年之内，求其守師説而不失者，自君之外不多見。然則經師可易得哉？

君以甲寅四月十七爲君誕辰，乞予言爲壽。且君處家惇恂，取予不苟，而强於義。又嘗見君質厚而氣和，慎言而寡合，是不獨可爲經師，以其有得於《易》學故也。於是樂而誦之，亦冀聞者毋怠於説經，毋謬以人師自居也。

城頭陳蒙菴六十序

世人遇年至者，多爲慶幸夸詡之詞，以致敬愛。其所徵述，則眉壽兒齒，皆《詩》之教也。余竊以爲不然。凡臣子於君父，祝願無疆，情也，禮也；若朋友，則當磨切以義，要在及時自儆，不宜以諛悦也。《小明》之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彼於兄弟且爾，況朋友之間哉！

余少侍先大夫邑居，蒙菴陳君數往來，來必燕坐，坐必縱語，語必盡夜乃止。先大夫嚴重之。君是時年三十，方自大學歸，負豪氣，喜談論謔飲，雖數數夜語，不知倦。其後余上春官，而君亦以謁選行，遂與道懷玉，沿錢唐，渡江亂淮，遡河入濟，出鉅野之

藪，涉桑乾之流，登金臺，排閶闔。蓋寢同席，食同器，水陸同舟車，中間炎暑冰雪之侵，水土氣習之乖，顧賃薪米之費，夷險遲速之候，憂愉悲駭之情，貴賤新故之交，不知其幾矣，而又離合屢變。余登第在告，君感余歸，遂不復待次。余疾甚，共留旅舍，朝夕視藥食，疾已乃行。年雖四十有五，而氣猶烈烈，不知惜勞役，畏濡滯也。今又十有五年，數其年，在禮爲耆，得以意指使令家衆。顧甘靖退，篤任質，擇子弟可爲後者托之，日遊乎長林大谷、鬱阨寥闃之境。視其意，蓋已不欲與俗俯仰，於人之怨侮，世之浮豔，若將有所甘而棄焉。

於乎！當其豪論時，意氣振發，何其壯也；及與遠遊，見仕宦人不當意，輒切齒，恨不即爲天子出氣力，少効尺寸以求表見。今自甘泯泯若此，謂有得於更嘗之力非耶？夫人非不遇，孰能自甘泯泯？而自壯至老，數其平生，豈無更嘗之多於君？而君獨得以自處者，謂不有異於人不可。使後此數十年更嘗之多，回視今日，又安知不有異也？夫求往者更嘗之跡已不可得，而年徒積矣。將來者，又何定乎？則凡有所甚願而不可必，有所不欲而不能免者，又安知不有異也？

自余見君，方十三齡，而今亦逾四十矣。嘗惜時而無所就，竊媿心焉。君婿胡生某，乞言爲壽，因有所述，以期君之將來，且冀爲朋友者，必有助我，固無以諛悦也。

竹塘王石泉翁九十序

玉笥之南，有山如屏，衍而下馳，王氏世居其麓，人因號曰「王嶺」。王嶺之北，群峰突起凌漢，而其中幽邃環複，仙人羽客往往藏焉。《圖經》所載，自秦漢而下，無慮數十百人。訪諸名嶽，未有若斯衆盛者矣。

王氏之居曰「白竹塘」，其世最久，而其名益著。所産多高年逸人，子弟好儒術，高才能文，然類不甚顯，豈亦地氣使然哉？予嘗見石泉丈人，魁梧頎碩，其氣敦龐，若無他技。與之語，引古執誼，崇尚風致，怡怡可親。與子弟言，如其昆季；與昆季語，如其朋友。早嘗從事藩府計資，且官矣，會逆濠誣布政使鄭公，毅然就理，三木在身，口不二詞。事白，棄去。又幾何年，而鄭公復起江西，遣人召故從事，思叙録以報德。固謝歸，優游田里間。子孫衆多，而又謹良，無誶語拂意事。每晨夕出於池沼上，偶樵人牧子荅問。顧見諸子相從，亦且六七十歲。餘鬚眉皓白，衣裳簡古，不異畫史之貌商顏，墨客之歌鹿門也。

友人東溪曾子以書來曰：「丈人以是月十有六日，年九十矣，而容色沃若，飲啖視平時不少衰，意者有導引之術歟？」某曰：「不然，丈人七十時，聞其内寢無侍人。語曰：『逸則生欲，欲生而精氣告疲。』夫聚散者，攝氣之大較。管括疏密，形影立徵。故堅真幽潛，元化滋彰，施布闓發，百脉沸狂，丈人殆有意乎？丈人俯首，嘿然不應。今飲食起處，二十年如一日，是所操者微密，在丈人且不自知，而謂有鍊形以和體者乎？聖賢之學，不邇不殖，日用飲食，知識泯汶，其端可得而窺矣。外道竊之以離類遠俗，駐世延年，其用特淺。儒者矯之，至於逐物，是又居其下也。夫逐物者，易與物化。不隨化者，非道而何？」東溪子曰：「善。」

予與東溪，自幼交其仲子。仲子舉於有司，不及官，所謂能文不甚顯者。然延陵達生，無所沾滯，此葢管括之徵，不獨地氣能移人也審矣。於是，因東溪之問，著于篇，俾有意於丈人之壽者，得考法云。

外母王夫人六十序

吾鄉在吉水西北境上，衣冠之族以十數，其里閈糾錯，姻婭聯複，而貴顯亦若代禪者，自宋元則然，咸以爲風氣鬱積，山水之所委洩也。以今觀之，其淳而未漓，朴而未雕，因其故，足以善其習；陳其實，足以熾其辭者，往往鉅公達人積之微漸，達之內外。蓋隱有維持之力焉，而莫或知之。

外舅三符翁謝事歸也，灑掃一室，處其間，日取九經、百子、史書讀之，疏注其義，到終卷，復溫繹如初。蓋食不重味，器不髹采者，十有五年，忘其身之既貴也。而王夫人之事翁也，先旦而興，後夕而休，嘗以起居見焉，非釃酒漿，視雞豚，則工緝紡紉綴，其葅醢之器，烹飪之宜，必手除而躬治之，矻矻然，雖窮簷委巷之嫗，不是過也。

夫人爲主事君貴裔，歸翁者四十有三年。後一年而爲母，十七年而爲外母，二年而爲姑，又二年而爲祖母，今計其年且六十。而其歸也，侍翁爲縣令，爲尚書郎，爲郡守，至監司，爲大理，進大僕，稱朝廷大臣，固未嘗一日遭窘阨事。其在邸閤也，山珍海錯之奇異，吳錦粤紋之精綺，未嘗輕入矣。然而歲給月俸之隆，御筵宮醪之美，白金寶鏹之錫，飫見聞而接口體者，亦已甚久。其視窮簷委巷何如，而顧與之敵勞也？夫窮簷委巷者，皆其所素服與不得已焉者耳；如得已，而又加貴焉，則必有所甚不欲與不屑爲者；不然，則亦不免於怨懟之形。然則翁之仕而歸，歸而忘其貴，而又若有甚宜之者，豈細故哉！夫爲祖母若母如此，其子與孫可鑒也；爲大臣如此，其士與民可鑒也。古者聞瞽誦詩，即能使胎教之端嚴，況目接其事，又近在里閈姻婭間，孰能已於漸漬熏染之益？豈亦山川風氣之

故，使類召而美聚乎？

洪先自慶吾鄉維持有人，又得爲夫人婿，以傳述其事，將聞者益信而可遠。六月二十六日，夫人生辰也。既書以獻，且俾里閈姻婭來壽者，歸而揚之。

外舅曾三符翁八十序

大僕卿三符曾先生年滿八十，聞宗族、閭里、戚屬與其子弟將期爲壽，深謝避曰：「何庸累吾宗族、閭里、戚屬、子弟爲？」家人代以請，則曰：「將吾宗族、閭里、戚屬、子弟與爲，禮若不能堪也。」

於是，先生幼婿羅宰言於長婿洪先曰：「已諸，禮歟？」洪先曰：「是古禮弗行之故也。禮：在位，八十者不俟朝，有政則就舍而問之，若曰：『得無有所苦乎？』是以安其體如是也。在野，東西行者方巡狩，必少佇車而弗敢過，若曰：『得無與相迫乎？』是以舒其氣如是也。上之於養老也，八十加五豆矣。然必袒而割牲，非爲無庖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非爲無百有司也。憲德而不敢乞言，有之，亦微簡其禮，不必言與否也。老者之事上也，八十拜命一坐，而再至若賓客之事，固弗與聞也。夫位莫尊於天子，政莫大於會朝，遊莫遠於巡狩，事莫辱於庖翟，善莫美於乞言，榮莫大於賜命，然施於八十，即殊常焉。又況公卿大夫而下，不得以爵先之者哉！又況宗族、閭里、戚屬至其子弟，不得以年等之者哉！故朝不俟畢，則燕享之節，必不敢有所拘；行不避尊，則出入之宜，必不容有所制。執饋重於養體，則酬酢必不行；相見主於憲德，則應對必不及；拜命止於一坐，則揖遜必不施。此其優逸靜暇，恬愉泰適，何所不得，而豈病於禮之行哉！今先生不然，位列于九卿矣，然早致其事以歸，既不得與於就問

躬饋之事；居專於一室矣，而今時無巡幸，又不得與於高年延見之列。其公卿大夫在是邦者，既未嘗居位叙齒，以時其温存省候之意；而宗族、閭里、戚屬、子弟又未嘗聚觀盛典，以動其歆慕敬畏之誠。先生耳辨闘蟻，口嘗脱粟，人既忘其齒之甚尊，然少長不遺，答問無倦，且又無以異於五十、六十之年。以是獻食者不求其所宜，進謁者不乘其所便。聞言不能稽其故，覿德不能觀其深。顔色不加，則曰『先生其遺我哉！吾不敢以繼見也』；議論不入，則曰『先生其挾我哉！吾不欲與盡聞也』。葸葸然，役其視聽於接遇之時，而勞其智慮於應對之末。即使彊有力者，猶不能以朝夕，而況於先生哉！夫古禮之行也，可以使田野之老，得蒙幸於天子；其廢也，雖爵隆齒尊如先生，不得享其宗族、閭里、戚屬、子弟之奉。忠信薄而彌文盛，孝弟衰而少儀缺，此豈直細故哉！雖然，使吾能行於禮，而使先生安焉，則長者必曰：『吾亦其子弟也，彼之致敬若是，吾何敢以色驕之？』少者必曰：『是猶吾父兄也，彼之致愛若是，吾何敢以辭煩之？』宗族曰：『斯以教吾家。』閭里曰：『斯以仁吾俗。』戚屬、子弟曰：『斯以篤吾親。』群而化焉，固不特爵如先生者，得全所尊也，將田野之老，可免於淩賤；固不特齒如先生者，得安所養也，埒五十、六十之年，可免於飢寒。如是，則古禮之行，不庶幾乎！」

於是，使宰偏告其宗族、閭里、戚屬、子弟，使皆以其觴豆進。而洪先復書以申之。

李母貢孺人六十序

聞人之善，悦而敬之，又從而誦之，而婦人之善，得誦於人者，蓋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賢者也；聞人之善而獲報者，嘆而

信之，又從而揚之，而婦人之獲報，見揚於人者，蓋益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賢者也。夫婦人豈不足與爲善哉？閨闥之中，所爲不越乎滫瀡甘滑之齊，織紝縫紉之細，而無所謂境外之事；所見不越乎妯娌姑妹姊姪臧獲之類，而無所謂閫外之人。其人既近，則爲之聞者必不遠；其事既常，則聞之者必不駭且異。而其夫與子之賢，又皆不可必得也。如是而婦人之善，誦而揚之之鮮也，何疑！

劉向之傳列女也，盡千餘年之間，爲書八篇，而所書以爲善者，僅數十人耳。此數十人者，自后妃以下，非其夫與子之賢，則皆不幸之極，與流離饑困之餘者也。夫不幸之極，非人所深願；而流離饑困之餘，則將益遠於人。即有誦而揚之者，世無向矣，孰爲聞之？使有人如向矣，取數十人於千有餘年之間，其暇及其事之常者乎？如是，則婦人之勉於善，而冀其獲報於天者，其鮮亦宜。夫生致愛敬，病致其憂，夫子所以教曾子者，豈間於爲子婦者哉！此非甚難能者也，使爲人婦者能舉其言，其不爲夫子之所取乎？見取於夫子，則向之書不書，宜無足計也。然向之書，特取甚難能者，以愧人之不能者耳，非此數十人能盡千有餘年之善，亦非以善不在於閨闥之常，蓋史氏激勸法也。

余先宜人出谷平李氏。李氏之族，有司空公蕭夫人者，居蕪湖。蕭夫人從宦京師，先宜人朝夕見之，常誦其得婦貢氏，至孝也。蕭夫人病亟，貢爲露禱以身代，如是者累月不止。衣不解帶，藥必手進，蕭夫人竟壽康無恙。是時貢年三十餘，未有子，人皆爲孝婦惜也。已而，承寵、承武二子生，人曰「善報，善報」。自夫子之教言之，可謂似矣。然皆以爲閨闥之常，未有爲之誦而

揚之者，豈過信於向然哉？余嘗爲史氏，纘向之業者也，而又嘗與禮部司務宗銘氏厚善。今其子承寵書來問訊，敦先世之好，欵如也。則余又且識其夫與子矣，忍不爲誦而揚之乎？

貢以戊申正月望日六十。承寵書曰：「不肖不能事吾母，常恐母之善行弗聞也。」貢出吏部郎湖亭，氏爲世家，相司務，教承寵、承武，爲令妻賢母，此皆不書；而獨書其孝者，蓋亦用向之意，又史氏成法也。

周魯齋七十序

陰陽、風雨、晦明，疾矣，意者，其有爲之感乎？窮通、順逆、得喪，數矣，意者，其有爲之制乎？雖然，有感之者，有莫之能感者；有制之者，有莫之能制者。知有感而不知有莫之感者，其人也亦必周於外衛之嚴；知有制而不知有莫之制者，其人也亦必委於外境之順。外衛嚴，外境順，其於人幾矣，而非其至也。故古者謂之與人爲徒。夫內無攻心之憂，則不見攖身之物，數起於有形之後，固不能及乎無爲之先。是道也，黃帝得之，名爲登天；堯舜得之，名爲壽；孔孟得之，名爲樂；老彭得之，名爲長生；而俞扁得之，名爲神術。至人不作，天年之數不盈久矣，孰能免於人之徒哉？

魯齋周君者，邑之偉拔士也。其少也，托於神術以已疾，又能即形脉窺大素之始，以逆人禍福，期日發無不中。郡邑聞其數驗，爭迎致之。而君固憫人苦疾，有所投不即應，則食不甘，寢不適，亦往往有怛然之容。異時，余過之，去其廬數里許有丘窿然，指語余曰：「是臯如廓如者，吾所息也。」望深林而笑曰：「吾將取匠氏之不睨者，斲而窾之以爲室，其可乎？」則又握手曰：「明歲尚能與我遊否？」是時年且六十六七矣。

余既歸，聞君挈其家授二子，而日偃休乎其庭。時而出户觀魚喚，對禽語，忘其所以處；入而顧其妻宋，抱有二孫，飲食于于，惚乎不知其日之將暮。客相問者，非其意不顧；與之見，曰：「無以營營者入吾耳也。」又幾時，君之年且七十，其貌益勝，而其言乃益不自驗。或曰：「是君寓言以遠世也。」余曰：「不然，恬憺虚無，真氣從之，非岐伯論耶？君能以神術憫人，乃獨不能以此治身也歟哉？雖然，氣運主治之詳其説者，是數聖人所以盡乎形而下也；其説詳者，以其爲理賾而術難精也。持難精之術，而人於我乎托命，其能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耶？是昔之於人也，言乎有形者也，六氣猶可得而干也；今之於己也，近於無爲者也，諸數之所不能窮也。」嘗聞君欲著書，明己意以示後人。倘以是爲秘乎？吾將執此補其闕矣。

族叔母彭孺人七十序

人之飲食衣服，莫不皆有常嗜。以常嗜者投之，顧其力若易致，未有奇之者也。惟夫四海九州之異産，中土四裔之更販，雖一物之微，莫不駭視而嚴奉之。何則？計其地，非越寒暑、累月日不可易致，以其致之不易，雖於有無不加損，未有弗競於得者。玄黄之於筐篚也，芻豢之於燕饗也，古今所同也。然卉服織皮，山虞海錯，不絶書於《禹貢》《周禮》之間，考諸《詩》《書》載記，人之情畧可睹矣。稱觴爲壽，其始於爵酳之養乎？故斯禮也，飲食先之，其次幣帛，其次原哽噎之祝，倣岡陵之頌，侑以文辭，禮則加矣，然可誦於學士大夫之前，而不可通於寢門之内。彼其外言不可入，《詩》《書》載記之説不數經於耳目，而以頌祝之辭，飾之以文，不亦遠乎？雖然，文辭之於

閨門，或有所弗嗜，至聞善言而色喜，聽樂音而氣和，則婦孺之與士大夫未嘗異也。故古有服綵以爲悦，舍羹以爲獻者矣。彼有得於世俗之所矜重，閭里之所罕遇者，孰無忻慕歡愛之心哉！苟可以得其忻慕歡愛之心，則雖一物之微，千萬里之遠，猶將致之，以盡吾人子之願，而況文辭之所稱引，揚盛美而錫純嘏，其於事爲甚切，而於孝爲尤大，使取之不勞，而傳之可遠，其能已乎？是固備物之一道也。

彭孺人者，吾族祖謹齋公配也。公善治生，資産嘗雄里中。孺人佐以勤儉，尤喜《詩》《書》，教諸子必就儒業。嘗曰：「使兒子矻矻衣食，此不足稱吾志也。」公中年捐舘，而長子枏爲縣諸生。枏之子文煒未冠，接踵青衿之列。其弟桐、極，兢兢守先業不敢廢尺寸，故其養孺人也必以情。

嘉靖甲寅正月十一日，孺人壽七十，文煒奉枏命乞言於余。余以拙訥寡言，而人謬以其言爲重，於是文煒請至再不能已。噫嘻！余安能組織經訓爲文章，如古之祝頌者，足以膾炙人之口乎？譬之海錯，見嗜者少，然雜陳俎豆，或足以清脣吻而解沉酣，若是則孺人聞余言，豈有不悦？而文煒之得其請也，其亦可以致養也哉！

曾白塘公七十序

凡磊落瑰偉之抱，不可盡繩以常調；惇恂直易之質，不能從事於彌文。非獨其志則然也。人之所長，有能有不能；而上之所好，有遇有不遇。苟不相值，雖有偏技奇能，無所用之，況强其不能者耶？

昔我高皇，知天下之才之不可以數限，而皆可以器使也，於是廣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之科，以補塲屋課試之不逮。既懸之令甲矣，復命閭閻田野之間，有周知政事利

病，欲自言而不得者，皆許面聞。既熟視其精神狀貌，言語風旨，中采者即日拜官，與方伯郡守不吝。如鄭浦江、葉金華諸君是也。某嘗嘆息以爲大聖人之見，度越尋常萬萬，若此皆可以爲後世法。使必拘拘場屋課試，如諸君者，欲望尺寸表見可得耶？惟貨惟來，薦辟久廢，耆宿穎秀，有不出於場屋課試者，甘戴白槁馘，不知其幾？吾未嘗不感其所遇，而惜其所能，又恨貨來之作俑，無以追正其罪於百餘年之後也。

吾壻於曾，而曾氏有白塘丈人者，多聞善記，早以經書教授里中，里中子弟多從之遊。其爲人内剛而外和，與人言必歸於正，有取平者，非丈人出一言竟不解。丈人既竭其是非，顧覆瑕掩疵不欲面直，或即跳號嘲謔語侵丈人，丈人若爲弗聞，徐以甘言嘗之，務令冰釋悔謝乃已。其始或以爲依違，然卒不撓，久之益爲鄉人倚信。有大政役，請以相屬。

嘉靖辛丑冬，縣履畝，丈人則總一都之計。庚戌，予聯近鄉立倉同江，以便漕舟，丈人則總四都之計。當二役初起，人懷異志，丈人之持身，如投白璧濁滓中，不少涅也。邑令西石王君聞其賢，以書幣乞言。丈人上賦役書累數千言，積蠹隱病，毛舉櫛剔。王君讀之，連日嘆服不已，多見之行。嗚呼！自王君以書問丈人，一邑始知有丈人，然亦駭王君所爲矣。王君雖能屈身乞言，固不能以丈人言上之；丈人雖能致王君之乞言，與鄉人之倚信，固亦不能自致其言聞於上也。自予耳目睹記里閈中，即得丈人；其足跡未至者，宜多遺論矣。今人見場屋課試中式，即謂之才，其中式者，亦且以才自許。顧槁馘垂白里閭田野間，莫之睥睨，此不足慨哉！浦江諸君姑未論，假如丈人得一郡邑自試，操三尺以盡所能，計年

考績，不比於今之良吏矣乎？不然，即令人甚管庫，❶持籌削牘，猶勝寄心腹於刀筆，不知何負於此輩也？

丈人有雅度曠識，中年失嗣，人爲莫堪，獨能抑情。已而得丈夫子二人，與其孫森然玉立，而丈人年且七十，瞿瞿然與里子弟遊，視少時如一日，意不衰也。嘉靖丙辰四月十有三日，爲丈人初度，其姪志與子布同亨等，凡十餘人聚于予，謀爲之壽者。予每見丈人，輒有所慨，因爲之書。蓋予亦塌屋課試中式之人，方有愧於負時，固無嫌於憤世爾矣。

姑氏曾夫人七十序

天道之篤厚，豈不關於人事之隆盛。後世因仍承習，安陋就簡，其相沿烏可盡信哉！蓋自吾姑夫人生，而女德之求，至是一變。後之談者，咸有根據，非復假借漫爾云也。當元之季，民多轉徙，於是吾家始自廬陵遷吉水，而有黃橙之居。居黃橙十餘世，覆育相滋，益繁以庶，而女子之適鄉里結婚姻者，代不乏人。最而計之，其子孫漸衍沃者，常有之矣，求其仕而食禄于朝，則甚鮮也；其名位可稱述者，間有之矣，求其貴而爵至五品，則絕無也。以夫之貴被封者既少，求其有子推恩身享尊奉，不獨吾家，即一邑之中，求其一二不可幾也。豈非人事隆盛，固亦未易致歟？

然在吾家，七八世以來，歷成、弘之世，莫有過於吾夫人者。夫人，藺谷公七世孫宏齋公女，余之從祖姑，而同堂共處，閨閫相距。其質任木訥，得之漸漬，而長厚成性者也。夫人之適曾也，方伯公以行誼聞，其自奉則甚約也。夫人甘苦茹淡，無少嫌怨，

❶「甚」，蘇本作「幕」。

如是者又十餘年如一日。及方伯公顯貴也，夫人怡然處之，不知其異於前也。故終方伯公之世，事業日著，而閫内之言不外聞。未踰年，見臺君登進士高等，于健同舉於鄉，而能務學，于心因之亦有聞。當是時，夫人迎養京師。京師之間，扃邸内外森然，矍然顧盼，不及識者，取以閑家，動中繩檢。而見臺君方推舉入吏部，縝練精確，默斂密脩，聲稱出一時縉紳上。今歲甲子，夫人年且七十，五月十日，實惟其期。先是，見臺君食禄三年，以滿告。凡滿三年者，通前後勞勩雜記之，故其所書事務最衆。至於關係天下人才進退，又不可盡聞于人，有非可以事務計者。於是天子思所以慰答群臣，以爲所欲尊而不可必得者，莫父母若。而其階等得自致者，其相遇固不齊也。而夫人以方伯公顯貴，遂得具二品服，翟冠錦帔，照耀烜赫。蓋欲爲親之樂，而快意於自致者，自三公九卿數人外，無加隆者，豈非至榮之會，而天道人事亦有相成者哉！故因夫之貴於生前者非難，因夫之貴於身後者爲難；受子之養而致樂者非難，受子之養而致榮者爲難；合夫與子以爲榮者非難，合鄉人之言以爲頌，而事甚稀少若夫人者，又其甚難者也。蓋吾族自齊魏兩國夫人以下，莫之與並，而東山父子，直節守道，型範若一，越六七百年間至于今，曠世兩見，是豈可易致哉！

然世之言篤厚者，既莫能追原本始以反其初；而議論因仍，尚依違而昧特達，卒之世教輔翼，終何賴也？故夫人今日之榮，甘苦茹淡不二視者基之也。謹畏儉朴者，福所由生；而侈大靡肆者，入而悖出。不恃其有者，細行所以周也；日進不已者，至德所以升也。慕彰施者，其亦無忘積累哉！

葛山王母羅氏六十序

《坤》之六三，推「無成有終」之義，比於妻道，以爲妻於夫、臣於君，事相類也。余觀往史，鞠躬盡瘁，託孤寄命，忠藎純一之士，視彤管紀贊，端操烈節，誠莫可軒輊。至較其所據，與其所資，又若有不盡然者。

夫爵賞酬功勤，而刑戮以懲弗恪，人君奔走天下豪傑而致其勞力者，持此具也。風聲鼓舞，雖中人以上，皆可自勉而不致於敗閑，即使立綴旒之朝，當土崩之勢，事變倉卒，人心危疑，孑然無可他仰，顧其位已崇矣，責已重矣，近而儔類之猜嫌，遠而筆削之毁譽，豈無捐軀以成名者乎？故有幸而獲聞，矯而必爲者，此其所據與所資，則誠便也。至於女婦閨閫之靚嚴，不敵光儀之赫奕；酒漿之供給，不關外閫之謀慮。及其遭坎坷，撫孤遺，百責之叢委，隻影之悲辛，而又食貧作苦，歲悠日積，無聊憒憊，感時摧懷，姆傅之訓不聞，背貳之俗踵習。苟其志成矣，寸縷勺水，誰爲貽之？窮鄉僻野，誰爲傳之？彼何恃而甘心哉？例之委質食禄之人，此其尤難，宜不待辨也。夫外無所據，而後知根於中者之爲誠；外無所資，而後知發於中者之爲力。余每聞節義事，輒憬然戚於心，而於女婦，益有深省。遊余門有王生暹者，母羅孺人，蓋其一也。

孺人年十八歸王象翺，象翺病且卒，顧暹纔十歲，而母老弟幼，懼孺人有他也，謂之曰：「汝能終我事乎？」孺人掩泣，剪髮以示。象翺復堅之，輒又走取刀，向象翺自斷指。翺持之曰：「果然，吾瞑矣。」象翺素喜言張公藝事，至是目數顧諸弟，孺人測其意，即與諸弟婦合食。孺人所生止暹一人，而諸弟稍長，皆有子；已而婚嫁，又皆有子與女矣。早夜劬劬，無有厚薄，是時年二十

八耳。諸弟婦與群從子婦視孺人如其母，至於今亦無有厚薄也。噫嘻！此不謂「無成有終」，而尤處其難者耶？將非根於誠而又發之力者耶？惜也沉於笄褘，而不廁於冠裳；不見於受遺，而止於立孤也。

暹奉孺人教命，以學《易》爲縣諸生。督學憲使可泉蔡公賞識其文，聞孺人行事，復表異之。臺院諸公將遂聞之於上，而爲暹友者，若某某某，以今歲八月二十有七日，孺人年且六十，謀之爲壽，乞言於余。余惟賞善莫大於表宅，錫福莫永於廣譽。孺人處尤難之地，宜足憐矣。然上而褒異於公卿，下而令聞於鄉里，且得年以來諸士大夫之祝，其所得不已多乎？愧余不文，不及古之史氏，以一言爲袞鉞，繫後世之予奪，以塞諸士大夫之請也。因觀卦辭，乃論而序之。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二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璠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譜　序❶

廬陵安塘蕭氏族譜序

吉安諸蕭氏，惟吉水之螺陂最盛。余嘗考其譜，蓋始於武寧令，其子孫榮貴賢達，與國史相應，余甚慕之。廬陵安塘蕭氏以譜請敘，亦稱出于武寧。螺陂譜云：「武寧上世由長沙避馬殷亂，卜地得坎，遂徙廬陵。」今廬陵諸蕭，實皆長沙之後，與安塘所稱，又皆脗契。安塘譜作于元別駕文澗，至正德間，其後人弘深、主善、興秦輩，又加詳訂，宜不舛誤。大約安塘自始遷祖特山以下，其世次皆無可疑。疑傳疑，信傳信，固君子之所爲譜，至其輕重，要各有在，亦不貴世之遠且近也。

然世之爲譜者，不援遠冑，即假冒榮貴，或附益以他人行事，而不復根究其是非，其始亦起於歆艶爲善之心，而不知於己初無所與。無與於己而歆艶之，止於自惑耳。惟假冒遠冑，則必自遺其祖，而祖他人，其爲不慈不孝孰甚焉？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蓋務光、許由，不必族類而自傳；伯夷、墨翟，不以官邑而始著。禹之於鯀，惠之於蹠，一體同氣，各不相掩。

❶「譜序」，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又況攀附於洪荒不可考信之說，而欲竊以自重哉！

君子之爲譜也，以爲自吾之前而考之，人不可得而見也，觀諸譜可知也，其善也惡也，可以勸戒而不可改也；自吾之後而逆之，譜不可得而知也，反諸身可見也，其善也惡也，可以勸戒而不可懈也。是之謂能重其身。能重其身，然後能重其譜也。

興秦訂譜，自特山以下，橋頭、巷口、象山、西園、東陂諸族，皆直書世業，無所攀附。其子檜與弟良弼，謹傳而梓之，其庶知所重也哉！而又聞余之言，安知不有名世者出也？而亦豈獨螺陂之譜，爲能起余慕也！

螺陂蕭氏族譜序

往先大夫自橙溪道出縣，休檀橋寺，讀螺陂蕭氏諸碑文，歸語某曰：「烈哉！蕭氏多賢也。其後必將有興，興則必且繩繩焉。而其時必在休明之會，汝識之。」是時，余爲童子，無從旁考世家傳記，且不能遠遊泛覽，以驗先大夫所言。未幾，今參政公晚第進士。又十餘年，公子軾、轍相繼舉鄉試，而軾以進士令仁和。余始從觀其家譜，乃知先大夫皆據其世業，而斷之以理，但言其勢之久，與時之所遇，皆豫奇中，何哉？孟子有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非謂見聞習而志意孚耶？夫習則不駭其所未嘗，孚則漸廣其所未就，雖數世稍息，然不數世而間有人焉，則必探其所遺，悲其不續，憤發焉以追配而光大之，是以鄉里名宗右族之流風，至于今猶未墜地，要其倡之者之遠也。而其能自立者，其剛直廉退之守，非有培植條達，必不能遂其所就。而培植條達，惟盛世有之，不爾，則事變之摧蝕，毀譽之屈抑，雖有志者，亦將韜跡而易方。然則世

家之興，其勢必久，而其時必昌，蓋亦理有必然，而先大夫之策蕭氏，或以是也。

蕭氏自長沙遷吉水螺陂，自定基以侍御史顯宋仁宗朝。大抵正而不阿，介而能辨，而世業之傳，與宋終始。今參政公父子出，適當今上修明禮樂之際，號稱中興，其事與往行又皆相類。然宋自仁宗以後，用舍漸乖，故御史服嘗以鞫獄得罪，竄嶺南，其他皆坐新法方行，不欲久仕。是今之所遇，視昔過之，其所立又當如何也？然培植條達而後成此，衆人所能耳；經摧蝕屈抑而能憤發，其立也益堅，則其倡也益遠，此又無關於時君子所自考者也。而世莫知其然，故因先大夫之言廣之，並以告其族人。

南嶺劉氏族譜序

昔六朝之興，天下名彦多歸江左；至南唐，士之流寓者咸赴閩粤。此南北風氣一更端也。自北方變故相仍，人無恒止，先生學士遺澤，僅僅不再世而斬，獨其氣剛梗，雖無所倚藉，能斷然自樹立，故多慷慨崛起之士，而菲薄門第。南方則不然，其地不當戰爭，土著之民，累世不易其據，子弟誦説先世行業，必援述史册紀傳爲證，亡是，雖盛美弗信，或即鄙夷其族類，男女婚姻不通，交際不行，故門第之禁，於是爲嚴。余始厭之，以爲拘陋大甚。已而泛考閭里間，雖盛衰迭乘，卒未有無緣而興者；不然，則其族也；不然，則其戚及所與也。夫人不能無鄙賤庸下者，勢也，而卒不可以變化，將風氣柔下，不能自振，必有待門第維持矣乎？

吾邑同水南嶺，故姓莫加於劉氏。劉氏之先多聞人，然莫著於桂隱先生。先生爲人，以聖賢爲師，不少狥俗貶理道，一時名人推重之，以爲庶幾濂洛之學，其紀諸史

册者，仁義之言炳如也。先生没，雖世遠而餘烈不衰，往往子弟知向慕，以不逮前人爲懼，則莫衆於今日余賞識者。由此言之，耻下人則能自好，而守世業者能使舊聞不遺，所謂維持之道非耶？然論世者，以爲南方之士，好矜飾而鮮直道，繁校量而缺雅度，泥陳故而怯創始，多顧戀而重捐私，視慷慨之風，若或疵焉。豈亦有低昂之故乎？嘗觀習俗之殊，多緣於所見，而莫切於世業之相沿。如《詩》《書》所見殷周之事，各述祖德爲成憲，彼固明聖，亦其業則然也。故一人作之，不如百人起而和之之易成也；百人禁之，不如一人弗倡之爲速已也。桂隱先生，慨然以聖賢爲師，所謂豪傑之士也。遂能出風氣之外，而垂後人之思。彼羣起而和之者，亦何諉乎？自非有見，不可以超風氣；見弗遠，習弗久，不可以移風氣。余又以知寡之不勝衆者，由人蔽於近而遺於久遠，非其地之罪也。

余與劉氏，世爲婚友，近從三德、方興、天健輩讀其家譜，喜其述之遠，而因自媿於先世也。廣其説，使二家學者，咸有思焉。

安成華秀彭氏族譜序

《周禮》比閭族黨，聯國中之民，固將一風俗也。然又立宗法于卿大夫之家，以收其族人。夫宗法不下於庶民，是收族之禮，獨行於君子，而不能同於國中明矣。聖人豈不欲盡國中之民，皆以禮約束之哉？君子者，明其道；小人者，致其力。力不勝道，則禮有所遺；禮不盡力，則法有所限。是故爲之祧祔繼斬，而廟統立焉；爲之尸祊燗饋，而祭義敘焉；爲之冠見婚會，而親情合焉；爲之問勞賙助，而恤典行焉；爲之含殮虞祥，而凶事同焉；爲之隆降厭報，而服制通焉。此六者，人情之所必有，而惟君子能

行之，故宗法非强立也，因君子以爲之先，是以責之也。勢不得以盡國中，故此詳而彼畧焉，此聖人之權也。封建廢，卿大夫無世家矣。無世家，則宗法不可得而復；於不可復之時，而存什一於千百，豈不難哉！取其意稍可行於今，惟族譜近之。然亦必有服於禮者，而又居卿大夫之尊，自其子孫皆能世其説，夫然後浸漬督率，而人與宗之。今世三者恒又不相值矣。惟江以南，人無遠徙，羣其族而居，寡弱者不下數百人。仕於朝，雖位卿大夫，不忍去其鄉，其尊卑之敘，歷數十世可不紊，又惟吾吉爲最。

吉之著姓，彭其一也，而族皆不同。爲南唐中丞嵩之後，徙自金陵者，曰吉州司馬仁禎，子慕慶爲安福兵馬團練使，四世爲宋進士德全，始居安成邑城中，當時號爲華秀里。華秀里人既繁盛，而嵩之别子，亦多散處郡邑中。嘉靖甲辰，大常少卿黯、大守時濟譜華秀諸氏，斷自德全，而不及其他。且曰：「不附，懼後不吾信也。」人於是謂惟彭氏善譜。於乎！民同胞矣，凡後嵩者，孰非骨肉哉？然而不盡譜者，則猶宗法之彼畧而此詳，所謂勢也。如使吾之視華秀者，不知愛而敬，哀而思，於其休與戚也，猶之夫途之人也。如是譜矣，亦何異於不附。如使約束之以禮，而吾所以自盡者，不足以爲之先，亦孰爲信之？故君子明其道，身有之謂也。又曰「禮不盡力」，先之謂也。夫大夫勤於禮族人，厚於信他族，欲無興焉，不可得也。又孰爲非譜者，是謂君子之德風。余竊有志於是，而反身不逮。今爲二大夫所先。然禮必世而後通，禮通而俗成，則宗之者益遠，是二大夫之志，然非所能逆也。繼之難，故以告後之君子。

永豐聶氏族譜序

人之不可易者，生之姓氏；而不可離者，血氣之親。斯二者，人皆知之，然非其至也。同是姓而且親矣，推而本之數世之上，有能辨而不遺者乎？即有之，能無疑乎？推而廣之，五服之外，有能聚而不散者乎？即有之，能無間乎？是非不用其情也，久近、疏戚、存亡有時而變，非吾愛惡可能取必故也。今夫指古之凶德，而謂之曰「爾祖也」，則三尺童子必且詈之，非謂其無徵，中其所惡也；設美言以譽其族人，雖至疏且遠，必爲之色喜，非不知其謬，中其所愛也。夫愛惡之於目前，猶其近者也。今至於數世之上，五服之外，常情之所不能推者，而顧且然，此非至不可易與至不可離者耶？是情也，非特吾於祖考、族人有之，即子孫、族人於我，亦猶是也。使吾有可愛，後世有冒爲祖者，況吾子孫乎？如有可惡，後世且不敢祖矣，況於族人乎？甚哉！愛惡之情，足以奪親，而久近、疏戚、存亡之變，有不與也。

永豐雙江聶先生之譜其族也，考所自出，推下市磊源，得十餘世而止，曰：「據可信也。」於族人之承傳、分徙、名諱、配氏、生卒，俱有書法，曰：「不敢苟也。」可謂不誣其祖，不遺其親矣。然於譜之末，必附勸戒之辭，而復以質於余，豈有不能盡言者歟？蓋先生之學，驗於性情，而措諸實行。附勸戒於譜者，蓋將有以感動之，曰：「吾之所以爲是勸者，非獨舉吾之愛也，即汝之所願於祖考，亦欲汝之善爲人之祖考者也；吾之所以爲是戒者，非獨舉吾之惡也，即汝之訓於子孫，亦欲汝之善爲人之子孫者也。」先生以身率，而導之以情，又復若此，聶氏子孫有不全其愛者哉！

雖然，猶有進焉。盡吾之可愛而行之，則善端充；善端充，將天地訢合，而萬物皆與爲體，所謂天下一家，此大人之事也。一有惡於志，則在我已餒，不獨人得而棄之矣。先生方行其學，與天下共之，顧忍族人之不與於斯乎？有以待之，而或不可必，先生固不與也，此余不量而盡言也。

盧陵楊氏重修大同譜序

昔金人敗盟，破建康，忠襄楊公不屈死之。其後韓侂胄專權，而文節公復抱憤不食死。自古賢者之作，其居之相去，世之相後，未有能同者也。二公同出虞部侍郎輅之後，而又共生其時，故楊氏之族，遂爲盧陵諸大姓重。楊氏既以忠義聞天下，天下之人亦莫不嚮慕之。凡楊姓出於江南而失所傳者，往往自謂爲二公後，故盧陵之楊，遂爲天下諸楊姓重。雖真贋不可窮詰，要之在盧陵者，固自若也。

盧陵諸族，多自吉水湴塘、楊莊徙。楊莊以忠襄名，湴塘以文節名，諸族有不自湴塘、楊莊徙者，雖在吉水，不得稱雄長於諸邑。故譜盧陵楊氏者，必由吉水；而在吉水，尤以出於湴塘、楊莊爲重。同出於湴塘、楊莊，雖居相去、世相後甚遠，諸大姓莫有彈壓者矣。

明興，吉水諸族義方與長史季琛、御史惟敎嘗再爲譜，譜不續者，百有餘年。嘉靖丁未，憲副公必進與族人某某，共成其役。自輅四世，而有四延，四延之後，他徙者各著其系，而不必盡録子孫名氏。以爲求之詳，則勢必有遺；舉其概，則來者可考。名之曰《盧陵楊氏大同譜》，蓋欲以是統諸族，使諸族據以爲譜者，皆得不失所原。公世居湴塘，自免於疑謬之論，又以文節公爲余先世婿，兩家婚姻相緣至今，而某固稍知嚮

慕者，則請序以申之。

余讀是譜，生忠襄之前者，鈐轄而下凡七公，而丕之清謹，存之剛介，爲甚著。其後簽判而下凡八九公，而復之貞靖，長孺之文惠，爲甚著。其德善勳業可誦法者，世有其人，不特忠襄、文節爾矣。而卒使是譜重者，乃在溢塘、楊莊何歟？詩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尊賢有等，禮之所自生也。好德矣，而尊之有等，其小大卑尊，非親親之情得而掩之。妻不敢以妄擬之夫，而父不得以强奪之子，廣庭之訓飭，暗室之慚恧，若是者孰爲使之？而又孰爲辨之？是所謂人人有所重於己也。知己有所重矣，至其處身，乃或就所棄擲者而安之，是果秉彝之良乎？余又因是而竊有慨焉。夫人營田廬，密蓋藏，固將冀吾身之有傳；而樹丘壟，嚴祠墓，正懼先世之不祀也。彼數世之後，真贗不可窮詰矣，其稱引而尊奉者，固不在其祖考，而在忠義之聲聞。是徒勤百年之身，曾不得一豆之獻；而精意所嚮，乃出於無因以相求。然則規規於厚積而遠遺者，爲計不已左乎？即使無忘其祖考矣，至談其行事，則精神與通，焄蒿如見，愈久而愈親者，果能如談忠義否乎？故傳而不朽者，非必其有文之謂也；死而不亡者，非必其有子之謂也。楊氏子孫讀是譜者，亦有同余之所慨，而且嚮慕之不容已歟？

憲副公與余皆曾氏之戚，數與相見，爲談譜事。會是年，余亦續秀川族譜，方有感於先世行事，至敘文節夫人勤儉，有三歎焉。既以自儆，遂以相復。雖然，余言豈能爲他日重哉！亦以寓嚮慕之私爾。

伍塘王氏重修族譜序

高崗柏下，在古新淦縣，去吾鄉五十餘

里，宋金陵御史王公敏卜隱地也。敏生恕，登紹聖丁丑進士，封樹而墓之，奉牲而享之。凡二世，恕之子琛，始遷伍塘。一傳忞，官四川提刑。再傳勉，任大理評事。迄我明興，三憲並起，太守、御史、郎中、令尹相聚，一時冠裳濟濟，即三代威儀，不加此矣。

余考宣之官僉憲也，慎而勤，即胥占之際，尤審爰書。驥則歷工、刑二部以至臬司，冰蘗之操，四十餘年如一日。琳則初任刑曹，受知英廟，恤刑湖廣，一日釋疑獄數百人，德活民命，夢感隍司，必昌厥後。法不貸者，即權貴弗避，竟以執法忤戚畹，引疾致仕，士論惜之。御史臣巡蘇松等處，勅往河東整理鹽法，立禁牆冷，舖地侵於人者，悉歸之官，載安成少保彭公華《記》中。軍民啣恩請祠，賜允勅額「忠愛」。郡學舉祀鄉賢，列《人物志》內。此皆古良臣風度也。其餘儒官冷署，與孝廉未仕者，縷不可指焉。因思王之爲姓，周天子因生以錫也。由周而來，晉、宋爲盛。蘭亭高士，三槐留記，百派之所宗也。今伍塘所譜，不援古，不假勢，獨詳本支，真得古人作譜之意矣。

余家與王氏世好，從吾遊者，如龜年，如方平，如龜從，如邵，如以貞，如御，皆矯矯特出者也。因請序於余。乃晉諸君言曰：「王氏先輩，世叨法官，名重朝端。忠義凜凜，所望于後起者不小。今君等津津好學，御史之高風，三憲之芳躅，繩繩繼繼，作法於前者，必述於後。夫國有名世，國史增輝；家有賢胤，譜牒生色。屬其宗者，志不在溫飽，斯庶幾無愧于先型。古來有德之士，刑書明啓，民歌遺愛，饗宗廟，燕子孫，萬世之聲名福澤必歸之。睹斯譜，回念孰啓之？而孰顯之？必有見於羮牆者矣。」

白沙陳氏族譜序

嘉靖戊申春，余緝家譜石蓮洞中。白沙陳君某，與其族從父某某，請敘其譜，且曰：「先考東熙公之命，不敢忘也。」東熙公名琛，蓋嘗手録世系以授之某者。余喜其志之同也，遂以考正所傳之系，❶敘而歸之。

按某族祖鈍，敘其正統譜曰：「陳之先，出高宗子叔慎之後。叔慎子曰宗先，當隋末徙廬陵匡墓，依富人匡太以居，號小隱，今其地爲玉笥之廖田。」是宗先其始遷祖也。考之史，淳于姬生岳陽王叔慎，禎明三年，臺城失守，爲秦玉所害，年纔十有八。其子孫之徙在隋之末，理則宜然。《臨江志》云：「玉笥鄉有陳岳王廟，武德中，王之子嵩爲吉州別駕，卜隱于此，遂遷王墓舘頭安山。」由是言之，嵩豈即所謂小隱者，而宗先豈其字耶？宗先之後又幾世，爲觀察判官岳。岳生翰林學士濬。濬生門下侍郎喬。喬相南唐後主，死事于開寶八年。宋太祖嘉喬之死，詔許歸葬，且官其三子誠、議、詔。誠從派源，議從林城，詔爲將仕郎，仍居匡墓。詔生伯恭。伯恭生彬，舉制科。彬生溪，登元祐三年進士，官起居舍人。溪子肇，始徙黄師禾坑，又十年，徙下白沙。肇子定，爲廬州教授，三子：明、晦、旭。明留白沙，晦徙中村之竹山，旭徙住岐。竹山數傳稍微，❷而白沙、住岐之後甚繁衍。其居百歲舍埠鄭園者，又自白沙而遷者也。歷元而明，出而仕者，有新淦學正達德，儀鳳司知事性翁，將仕郎能安，東阿主簿本道，泰寧訓導好古，重慶教授三榮，上高教諭純，此皆近而可據者。而某之意則曰：

❶「以」，蘇本作「與」。
❷「數傳稍微」，蘇本作「止于數傳」。

「始吾族之祖宗先也，蓋推其所自出也。夫創業而遺之緒，使吾子孫衣食有賴，守其訓戒而不至於敗，古所謂功與德者，則肇於下白沙有之。故舉歲事，必於肇報功德也。雖然，祀始於此，則祖始於此矣。矧白沙所得專焉者也，而譜不始肇得乎？」於是敍世自肇始，而餘從其舊。

余既考正其譜，至於喬之死事，讀之又有深感者焉。當後主惑於憸邪，喬雖相位，不信用。早識之士將謂不得其職而去，固亦無負於國也，喬之意不然，若曰：「我世臣也，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去將何之？」比將納欵，則又死争之。至于事不可爲，乃謂後主曰：「宋如以負命見責，請以喬自解，保無憂也。」遂經而死。夫慷慨殺身，難事也，古人猶或易之，以其見迫於義，則氣之所激，有必至焉者矣。方喬之就經也，國事既去，無可爲矣。主不我責，而恐其速死，是又無所迫矣。而決於自裁，若不容已，其不爲至難者乎？是喬之處位也，固將以全主之國；而其處死也，又將以全主之身。隱忍委曲，寧甘汙名，而不欲顯主之過。嗚呼！推是心以往，優於天下矣，況於家乎！喬特遇其不幸者也。今人嬴衣食，即悻悻入閭里，見貧乏者，不少加憐恤。以業歸，必損直而後領之，甚則攘寇朘削、淩暴摧殘以自肆，而不復計其卑與尊，疏與戚，若是者豈少哉？然而名謂之存，祭餕之會，慶吊之通，未嘗改於其舊，則所謂陽示之形，而陰奪其實，斯固無取於譜。此自私而不能相全之害也。其於先祖所遺功德，不惟不知報，而且棄絶之，又安在其爲專祀也乎？故欲爲肇之報者，必如喬於後主而後可，必如喬者，施於家則恒以身當其勞，不專其利，自責以難，而遜人之美，是孝子、慈父、弟弟、貞婦，可接跡而出也。其於功德，不

既引長矣乎？始喬死，後主尋其屍不得，有見喬衣黃半臂行者，跡而求之，果得屍。其歸葬也，至玉笥大綏潭，舟旋舞不進，有頃，柩自沉石穴中。里人以爲神，立廟潭側祀之，歲時禱祠有奇應，輒著其事于碑。

余聞某言，乃令某往録碑辭，互相考正。先一夕，神見夢守者曰：「明旦有白衣人來，善視之。」守者異其語。未幾，某果白衣至。嗚呼！有如推其心以全其後者，豈無默相之道哉！余既序其譜，而復附以此，使知能以身全人者，其身固未爲不永也，又況遺功德于其子與孫也。

陳居白沙凡十九世，今食指三千有奇，而住岐則別譜云。

白沙鄧氏族譜序

自同江趨縣治，中道爲白沙環，郵傳比居若櫛也。問其世家，獨鄧氏有聲。憶昔諸生時，見友人多傳鄧氏尚書。已而，助祭學宮，則有鄧温州之位。其後以外氏姻訪鄧氏，入其門，壁有懸車，長老子弟多儒衣。顧其室廬，僮奴不加於比居也。

又幾年，而晴峰璜氏以族譜至，且曰：「譜之於族，猶防之於滙也。禮法不嚴，訓戒不密，則羣居有傾敗之患，吾何以制其潰哉！宋之萬鎰，元之俊明、梅隱，嘗爲譜矣，吾得免於遥胄之嫌。然文之遺者，闕且半。今所傳伯祖番禺公之譜，梓於無錫公者也，伯父參政公，先君温州公，病其大簡，將續之而未克就。今四世矣，不可以緩。惟鄧祖廣平侯淵，而家白沙自公弼始，又九世至雲卿，行乃可詳。譜傳始雲卿，貴傳信也。繼以宗範，重守也。夫創締，必有始也。作居址，保于無極，記祠墓業，貴有徵也。著錫典言，不可以無文也，以著述終之。雖然，吾寧無遠思乎？古人有言：『假

器莫如比鄰，❶考故莫若近代。』參政、温州而下，其至近也。曰宜，曰淵，曰廣，曰駢，曰忠信，則璜之諸父行也。曰簡，曰兆，曰璁，曰璞，曰珏，曰穆，則璜之諸兄行也。吾之子姪猶及見之，吾書其有弗信者乎？自參政、温州兩公以儒行顯，❷其授受可知已。儒者之道，載之諸書，❸始於親愛，而終於天下。其進則致用以利夫人，其退則固窮以和其族。雖然，親愛者，其本矣。吾見積躋以富者，於其家之涷且餒，不獨無與恤也，蓋有朘削以自益者矣；吾見冠裳以貴者，於其家之賤且弱，不獨無與援也，蓋有驅迫而徙遠者矣；吾見議論而賢智者，於其家之愚不肖，不獨無與養也，蓋有掩覆以相紿者矣。❹彼知於吾之親疎何如耶？而又何暇及天下耶？如是而持《詩》《書》之說，旅進旅退，號於人曰『儒術在是』，是何啻於以儒爲戲？嗚呼！曷觀吾之上世與吾父兄也乎？此吾立防之義也。」

余讀之而喜，又從而慨曰：兹鄧氏有聲者歟！夫世家云者，謂能世其家之學也。學于家者，不可以利於天下，即世守之，何足貴？吾因晴峰之言，厚有望於鄧氏矣。往余見晴峰薄視進取，介以自潔，所著諸書，多切世教。兹於譜也，維持之意益周，於是盡舉其言敘之。他日吉水傳儒林者，論乎其世，將不直有聲白沙之間也已。

樂安湖平王氏族譜序

余讀《詩》至周室禮樂之盛，以爲形容盛德成功至極矣。然后稷、公劉而下，其陶穴、取煅、于耜、采葛之事，往往見之篇章，

❶「如」，蘇本作「若」。
❷「行」，蘇本作「術」，當從之。
❸「諸」，蘇本作「詩」。
❹「紿」，原誤作「給」，今據蘇本改。

有若咏歎而不足者，何哉？蓋至是而聖人教家之道，概可窺也。夫引譬小，則志易從；比類近，則情易接。言之而改聽者，可以作其怠；思之而戚心者，可以防其偷。此其流風善俗，逾久不廢，有以鼓舞之然也。余族稍衆，間嘗考顏、呂《家訓》《鄉約》之意行之，詘於勢，不得遂。其後取族之譜，次其世行而撰述之，族人時時聚觀焉。感盛衰之際，或蹙然而悲；覽失得之故，或愾然而慕；較微顯之迹，雖至愚者，亦或俯首負慙而嗟。當是時，雖莫告語，若有發其矇者矣。因竊自謂欲教家者，取之《詩》以幾聖人之用心，莫近於譜。譜以考鏡，詩咏歎之，其深入鈞也。

樂安多大姓，在湖平獨王氏著，析處凡數千人，行于途，有問名氏而不識者。長老某某等患之，相與謀曰：「吾何以聯其涣散，而咸納之人道矣乎？」既得大理節推紹議合，乃命某續譜。譜成，使价時等來乞言。价之言曰：「余姓出於金陵，曰士堯者，自分宜白芒遷吉水帶原，祠墓存焉，譜之所由始也。五傳而有延，湖平之始也。十傳而有國寶、國器，則上下二族之始也。譜作于子純，繼于時賓、景烈，今二十有五世矣。不敢後，懼逸也。不合帶原，遠也。上族之系，有吉水葛山之文才，九江德安之文斌，不之詳，慶吊所弗及也。匹配必書閥閱，惡無教也。銘而下仕者二十有四人，獨子純、方貴，時賓詳焉，惠政聞也。濟甫而下，舉於有司者十三人，獨良甫詳焉，師草廬正學也。富者不書，書謙銘而下五人能以粟賑，義其施也。信周非賑亦書，飾禮容知務也。懿行隱矣，書吴與董，重節也。璉昌善而下四十餘人，或仕或否，均書之，崇儒也。爲王氏言者多矣，獨一峰、東白是徵人也。乞言不之他，必于執事，傳信也。」

余聞而異焉。胡其事與予似，而又與時相值？雖然，何以益諸？惟昔聖人教家，既爲之鼓舞其辭矣，然大要自其少時習爲長幼、禮容、俎豆、誦説之節，以淑其性行；俟其既長，使之出而治民，以行其所知；及倦而歸，則訓于里門以溥利于鄉黨。其材能下者，躬耕孝養，而出其嬴以佐人之急。至於世變，負殳與戈，捐軀赴公，不皇其私，是以閨門化之，咸有宋姬、共姜之風。蓋立人之道，莫大於此。是説也，《周禮》所由以興，而草廬傳之獨詳，王氏之所習聞也。數稱道其所習聞者，以振起其偷惰，由草廬之傳，以究九經之旨。其仕則爲韶州，爲金華，爲徽江；不仕則爲雲卿，爲尋樂，爲蠢菴。以發粟之心臨財，以治堰之力庇衆，以鰲溪護尉處變，以貞婦姆訓。子不云乎：「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玆獨教家已乎？古之爲詩者，刺時政率先民風，蓋一國所慕，咸在巨室。予鄉去樂安不甚遠，又嘗濫廁采風之職，既喜德之不孤，而遺俗可正也，故并道所以處族人者興發之，俾有成焉。

廬陵賀氏族譜序

某嘗從同郡諸君子爲朱陸之會青原山中，與前麗水令龍岡賀公數相見。公在會中年已高，端坐竟日，聞聖賢旨要，沉思頷首，不喜辨説。心竊慕之，以爲老而不衰，可訓也。一日，衣冠造敝廬，言曰：「賀之先，出唐會稽憑，因令永新，留家焉。傳四世而有曰美，曰圖，曰琰，曰緒，諸賀所從出也。良坊、大城、下布、廬陵、荷山之賀，出於美；龍田、後田、江頭、灣東、上江頭、江南之賀，出於圖；攸縣、湘潭、小車、高田之賀，出於琰；賴田、耒陽、安成、樓前、界塘之賀，出於緒。而鈞則荷山出焉，四世而下至於

今，二十有二世，總食指數萬有奇。而大吾賀者，則若弁之詩，泰之義，性翁仲善之達，學士先生稱述不絕于口。鈞懼後之無以繼也，取舊譜繹之，作譜序、凡例、世系者三，曰内篇；貴貴、賢賢、稽實者三，曰外篇。於意若曰：凡爲父子、夫婦、兄弟、叔姪，以至于羣從者，必求其慈孝、和義、友恭、愛敬，而非徒以父子、夫婦、兄弟、尊卑之名爲也。貴貴者，爲其能達乎此；賢賢者，爲其能守乎此；而皆有實可稽，亦非徒以其貴、以其賢之名爲也。然徒言之爾矣，幸以子之身教者教之可乎？」某謝不敏，至于再，公弗釋也。

嗚呼！公知學矣，奚以言哉？蓋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學爲人者，學爲父子，爲夫婦，爲兄弟、叔姪，以至于羣從，而後人道始立也。人性至善，何所弗能，其待于學者何也？今夫一人言之，十人咻之，聞者不從其言，而從其咻，則知性之成於習也；十人言之，一人行之，聞者不從其言，而從其行，則知學而後有教也。故學，非能爲之謂也，謂其有所弗能，而求以能之者也；教，非必人之能也，謂其已能，而人自求之者也。嗚呼！夫孰無父子，孰無夫婦，孰無兄弟、叔姪與羣從哉？則亦孰無人道之責，而於學其可已乎？是故繼志述事，所以學爲父子，而亦以教人之爲父子也；反身刑家，所以學爲夫婦，而亦以教人之爲夫婦也；飾讓去争，厚施薄責，所以學爲兄弟，學爲叔姪，學爲羣從，而亦以教人之爲兄弟、叔姪、羣從者也。貴者得此而身益尊，賢者得此而名不滅，傳者得此而文可遠。而一有弗學，則凡彼之越履斁彝，雖非教之逸欲，而習俗之移，抑亦均有責爾矣。嗚呼！可無懼乎？

龍岡公以向衰之年，堅向往之志，雖以

子給舍君之貴，而瞿瞿然如有弗及，蓋知學而後能若此。賀氏之族，相觀而善，增其不能，興於《詩》，由夫義，達其道，以進乎聖賢之業，安知不有出於虞、歐諸君稱述之外，而所以教賀氏者，奚必取之他人哉！吾見賀氏之譜成，而學者繕性輔世之訓昭也。

洪同南巷宋氏族譜序

夫子有言：「吾猶及史之闕文。」❶蓋傳疑也。夫疑於傳，削之可也，存闕文何居？若曰：「庶幾有所待乎？」厚之道也。他日，告子張曰：「多聞闕疑，❷慎言其餘。」是又不獨紀載爲然。於是悟曰：「斯所謂直道而行者乎？闕文借馬二事，蓋以實之，其篇章固相聯也。」《檀弓》言：「孔子少孤，失其父墓。」夫鄹大夫，世禄也，喪則君使人涖之，猶不免失墓之疑。而馬遷所紀堯、舜、禹傳序累數十世，如指諸掌，較其世次疎戚，其疑特甚。遷爲良史，其失乃爾，况其下哉！族之於譜，猶國之於史，其紀載無專人，而聚散無常勢，所疑闕者，又可知矣。

洪同宋氏之譜，其存而可考者四。始天定，而子温、子環、昌憲繼之。方其自丹陽而柘鄉，而洪同，諸宋之所宗也。洪同而後，有深、清、溢、渺四派。四派之後，在吉水爲篠陂，爲苦竹寨，爲田心；在廬陵爲郡城；在永豐爲濠上，爲白水；而在峽江爲石陂；在新喻爲某。相去踰二百里，食指幾萬餘，可謂繁矣。以其繁，而又聚散不常，故四譜所書，咸不能無疑。天定於溢下書孟祥，而後以三十七郎當之，其配氏爲不同。子温去三十七郎，易以宗瑞、宗武，宗瑞而下，五世無名，而所謂大四位、十一位，與宗

❶「及」，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聞」，原作「文」，今據《論語·述而》改。

武之後，天定不能詳也。天定去必政，混其子邦寧、孫子東爲兄弟，而以國允之子屬之子先。昌憲則書必政於兄子後，子先、國允有三榮，甫至子環之祖雍丘，則又信解文之過也。至是，田心詔等懼其久而益舛也，合諸族爲譜。而洪同則主天定、昌憲，永豐主子温，羣然持以問於余。余惟辨得失於數千年之前，馬遷有所不能强置是非於衆口之間，孔子有所不能必，而吾何以應之？雖然，所不知者，斯亦已矣，自其可知者求之，豈無是非得失皎然於人心者乎？即其皎然者，而弗以從令爲孝，勿以億中爲智，勿以勝己爲能，固所謂直道而行也。推不從令之心，則改過固所以善繼也；推不億中之心，則傳信固所以尊祖也；推不勝己之心，則自立固所以邁迹也。豈必求勝於譜哉！吾嘗從先大夫視稷洪同之野，其山水不甚秀特，土物無奇品，其俗淳龐而近於野，然稱世家者必歸之。至論世，必先田心，其有以也。宋氏諸族，其果求勝於人乎？吾將告以常勝之道。始於學文，勿爲史遷之誣；進而干禄，勿爲子張之過；而要其所誦法者，必以夫子爲師。斯其人之名與氏，必且不見釋於後世之譜，其争也，非君子哉？是役也，詔倡之，而執事某某某，費出於衆，其以争而解去者，宜虚其簡俟之，固猶史之闕文也。

廬陵王田曾氏族譜序

江南之曾，大抵皆祖武城而宗據，其在吉水，則蘭溪爲名族。予嘗數至其里，四周崇山叠嶂，溪貫其中，沿溪甍闥，鱗次櫛比。傍有故墅數處，問之，皆宋元名人，如所謂「光庭」者所居，蓋《詩》《書》之澤未斬，而貲儲視昔幾倍。每登眺，爲之徘徊嗟咨久之。

嘉靖乙卯冬，廬陵王田曾氏，以其譜來

考所自出，亦云徙於蘭溪。所刻文字，如《小堂》《槐堂》諸篇，即予所至山溪與徘徊嗟咨之故墅也。蘭溪之宅，卜自南塘。自林塘燬而衣冠凋落，然其子弟誦習不輟。今王田在廬陵，食指既繁，貲儲漸盛，子弟恂恂知服禮教，豈亦氣類相感然歟？

蘭溪譜於各族所徙，或載或不載，而王田所稱徙自蘭溪者，爲晉孫之後。又幾世，而爲子貫、子省、子恕、子勉，伯仲始自爲譜。譜始于晉孫之世，曰：「是吾之近而親者也。」而教授蔡公持己，與鄉先生康公頹，蓋已序之。自永樂戊子至于今，又若干世，譜之不續者，若干年矣。於是某某等，奉其長老之命，既裁圖系之蕪冗，與名氏之未入者，次第于譜，復來索予言以序。豈以予嘗往來蘭溪，知其故實而求正歟？

蓋嘗讀曾子之言有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喟然曰：「吾人特立於天地之間，無所假於外物者，其不在茲乎？今夫仁義在人，無財而足，無位而貴，無衆寡而有親，無今古而常存，無遠近而得名，是衆甫之所自出，萬世之所宗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誠其身。身誠而仁義不可勝用，是曾子之所爲『三省』。仁義有諸吾身，即貧賤寡弱不病可也，況未至於貧賤寡弱矣乎？是故居富貴而不淫，處衆盛而不驕，歷久遠而彌張，亦豈有假於外物哉？有假於外，必其不足於中；中有不足，即外物之來，未足以相益也。」

予始徘徊光庭之故墅，憶其當時衣冠之盛，文墨之富，真足以膾炙人口，然至于今，其可指數者安在？故予嘗以吾人特立者爲蘭溪言之。王田知蘭溪矣，不知遡蘭溪以上有廣居焉。安其居者，可以宜家人，以教于國，而絜矩於天下。此曾氏之所遺。

今《大學》之書故在，人人童而習之者也。今夫善守祖宗之遺者，必且私其載籍，履其疆域，以保有其聚積。曾氏所傳載籍明甚，然其所遺，要在於仁義有諸身而已。反而求之舞雩之風，金石之歌，相在爾室，於王田乎何有？

永豐水南程氏族譜序

永豐巨室在郭居者，有水南程氏。環南郭水外，甍宇殷殷，咸累貲産，擅藝文，尤多忱恂長者，及諸儒生。儒生有某某某，時號「八程」，皆秀穎敦朴，可與陳述古昔，明習理道，以故外邑亦知有水南程氏。然閭巷不甚聯比，歲時驩會弗盡辨名氏，道遇或昧戚屬先後，諸父老患之。於是用中等二十有四人，集諸儒生緝舊譜，譜前世所由來，與後生未載者。蓋程之先，武裔也。當宋神宗時，有程巽者，由洛徙歙，爲淮西戍夫。子統立功建炎中，官千户。子仁傑，紹興中進朝列大夫。朝列子賓興，淳熙中移署鄂州帥府。帥府留後子梓忠。梓忠子明秀，有大勳，淳祐中授懷遠大將軍，鎮臨江，移守永豐聖嶺。子翔雲繼之，以他故謫右武將軍，戍龍泉。宋亡，遂失官，家永豐之永寧洲。有四子：伯源徙今水南，叔源徙流原，而福源之西郭，德源之楓木橋，再世皆無後。巽之戍淮，賓興之帥鄂，不常厥居。明秀而下，世有祠墓在永豐，故譜始明秀而宗伯源。伯源凡幾世，無遠近必書，書必詳生卒、配氏，於是程氏之譜粲然有條畫矣。

嘉靖乙未，諸儒生以譜請序。予爲援明道、伊川以進之。大意以爲：洛故無程，由大中而程始名，微二程，大中泯矣。諸儒生不鄙予説，受之以歸。又二十餘年，某復持序來索書。予覽之，感焉。當其爲是説以授諸儒生也，亦慨然思以濂洛之學自任

於身，而且持以喻諸人，疑若易易然也。今二十餘年以來，聞之者既已稔，而言之者無所效，不亦自愧於心乎？且夫二程之學，主於求仁。其言仁也，以渾然同物爲體者也。夫同物爲體者，謂其如手足於一身，疾痛疴癢皆相關也。疾痛疴癢皆相關者，思其所必安，而營其所必捄，此不待言而自喻者。今水南之族，凡幾百人，稱謂之序，往來之跡，體貌之恭，吾知其不悖於譜矣。其幾百人之善敗利害，若是其不齊也，亦將何以體之？見其顛連無告者，亦惻然而思爲之援；其氣勢之加於我者，亦有忿疾而思逞者乎？夫言同物者，不必皆血氣之親，猶之曰凡物云爾。名爲族類，則固同一體而分也。然於疾痛疴癢，顧有言之而不喻者，則又何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諸儒生既以明習，而且陳述之矣。然猶有不能踐其言，以推之於族類，豈二程之學卒不可復明矣乎？夫學不明，則仁道熄；仁道熄，則人己判，而大人之業不傳。興觀微而巨室之風不競，此非細故也。夫子有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予以二十餘年之久，不能自効，而顧以爲愧，亦何以諉於人哉？孟氏有言：「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諸儒生於二程是也。因其再請也，遂盡言而書以遺之。

安成社布王氏族譜序

嘉靖丙辰，予續秀川族譜，族與安成社布王氏媚者，介其省祭某、諸生某、大學生某來請敘譜，且曰：「世之言王姓者，咸出太子晉，遷于琅邪，望于太原。自唐而上，《新書》具存，吾無贅矣。生唐之末，長者諱該，吾之始祖也。長者避亂，由太原徙蜀，由蜀徙吉之水東，再徙廬陵荷山。後梁龍德元

年，有龍見舍傍，將復他徙，胡僧過之，曰：『北走百里，遇三白止。』長者以爲讖，北入安城，僅百里，遇乘白馬者，問其地，爲大、小白茅岡，因卜居之。今連嶺王氏是也。長者生二子，長曰餘，次曰肱。肱長而武勇有智略，從金陵楊演征虔，留家七里鎮。自連嶺而徙者，爲楝頭，爲茅塘，爲什鄉、東向諸處，皆餘之裔也。餘之十三世孫宗白翁，紹興元年葬母邑東，廬居其側，其地有社祠，泉多瀑布，於是人呼其處爲社布。社布至是始有王氏。宗白生層七，層七生清甫、洪甫。清甫生介翁，介翁生大屋之震元、花樹之鼎元、白竹之巽元。洪甫生琦翁，琦翁生福元，福元生復初，復初生傳芳，則高村之支也。元季兵變，譜失所在。宗白十二世有孫曰奎登，弘治庚戌進士，既爲祠祠長者以下，復謀於叔父乾滂，更作族譜。其後平樂守一鵬續之，弗及梓行。至于今，族屬日繁，譜之不登者又幾世矣，此某輩之所懼也。夫推所自出，始于長者，其上不可得而知，其下不可得而詳者，勢也。詳始宗白，親親也。親之故，貧不恥，賤不捐，否則貴富不敢他援，一體故也。系以五世，蘇氏法也。有名有行，著妻若子，生書年，卒書藏，人道有終始也。先世之誥勑、碑銘、諸文彙紀之，示不敢忘也。先生其爲序諸。」

予曰：「吾之譜秀川也，亦若是。雖然，此譜之譜，非人之譜也。夫爲譜者，孰不本始、聯衆、緝文、比行以傳遠哉？稽其實而一弗當，皆彌文耳。夫人不亦有譜乎？吾之初生，性源渾渾，聲臭俱泯，不可窮詰，不猶姓源未啓乎？居所而遷，上下無常，不猶擇里而處乎？慎獨不二，庶類以成，不猶本支蕃盛乎？全而歸之，毋忝所生，非即本所自出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以正其家，非即世系相屬乎？言法行則以獲乎上，信乎友，治乎民，非即彙紀之事乎？然莫有舉其廢而新之者，何也？修人之譜者，有弗譜，譜斯遠矣。《新書》諸王之譜，足傳者幾人？河汾少年布衣，明王道，著經訓，彼非貴富顯赫者也，而萬世之下，猶然仰之；夷甫身都三公，死于晉室，宜其有述，而不免於疵議者，名實乖也。不又有蒙穢叢垢，子孫羞以爲祖者乎？身隨世往，而取榮者多莫大於實勝，夫是謂修人之譜。修譜之譜者，人得贊以辭；修人之譜，非自反諸身，弗可幾也。」

予嘗以是告秀川之子弟矣。社布與秀川世姻，相去地里邇甚，其請序也，至于再三，故以告秀川者告之。樂聞人之善，又勉其有成，固睦姻之道也。

泰和高平郭氏族譜序

今之親愛尊事於人者，其姓氏既稔，其州里既辨，其性行既得，然猶懼聞之弗詳，不足以盡探其實。而或不相值也，又將徘徊其故居，愴惻其遺物，而拯恤其子孫，又恒懼爲之弗力，不足以曲致其私也。彼其人往矣，吾之所親愛而尊事者，無所待矣。猶然注其耳目於寂寞冥昧之後，豈冀斯人之我知哉！斯其不解於心，所謂情也。故心思有所屬，則見聞因之營以周；見聞有所觸，則心思因之積以固。此無擇於疎與戚，而固有然者，矧於身所從出？問其居，不遠於百里；考其傳，不間於越世。而又誦聖賢之言，敦倫篤行，明道術而施之當世，以永君子之譽者，其於親愛而尊事之也，情將謂何？即使吾所從出，或至不可窮詰，而下之庶孽之孑遺，支緒之他逸，其存亡失得

之故，不幸不得識之耳目，以致夫肸蠁展省之數，慰其思慕而安其栖處，爲之慶會、問贈、吊恤、捄助之節，以收其散敗，嚴其訓飭，以廣慈厚於將來，君子於此，有不以爲歉乎哉？即是推之，譜之用情，可得而知也？

泰和平川郭君致祥，與予同年舉進士，爲人惇恂純慤，而切於問學。嘗爲給舍，以直道見抑，再起爲嘉興郡守，將大拜，一旦棄其禄歸養，終身不悔。蓋斷斷必爲君子者也。既稱其力之能爲，以聯疎戚而訓飭之，其子弟咸彬彬以文學進，雖力田服賈，亦多馴謹朴茂之風。至是復取舊譜續而新之，推本其所從出。自今蜀江高平祖子高而上，凡幾十世，至汾陽之四世孫御史中丞瞿始。自中丞徙泰和之龍泉鄉十善鎮隱儀岡，而其子樞密使延嵩則徙符竹，數傳至逴，再徙雲亭鄉之西平。又數傳，而爲子高。子高上世有文勝者，以善施仁其鄉，而其後代有聞人，如寶祐乙卯解元魁、遼陽千户承宣、固安訓導暹、大寧教諭燦、光化知縣讓、京衛經歷諭、南寧同知治，則皆與君聚居高平者也。

君之譜，追遡甚遠，而承傳、徙居、存亡、失得之詳，上下四百餘年之間，言之靡有遺憾。高平之族，足於見聞若此，吾意必有敦倫篤行之士相繼而起，以植當時而譽後世，則此其具矣。雖然，見似之悲，本於識貌；無服之喪，緣於知生。廟而爲之尸者，不忍離其形也；祭而爲之餕者，不敢私其遺也。然則肸蠁展謁之數，慶會、問贈、吊恤、捄助之節，雖君子未之行，其能自解於心否乎？嗟夫！至情之發，固有遏之而不能使其止者，彼其心思不齊，所謂積以固者，或不在是，豈皆不足於見聞歟？抑所謂情者，必本於學，而後各得其正；而語

之以學，又必本之身以先之歟？ 然世之以身切於問學者，恒不多見，是譜雖具，猶不足以觸其心思，又況并譜而忽之者也？

君之爲此，自謂終族父南寧之意，且以支庶繁盛，不能人給，則別五宗之親，授之其長。會予緝秀川之譜垂成，而序譜之命適至，自喜與同情也，遂本情之至者爲説，亦以著君之用情，蓋有本云。

銀溪謝氏族譜序

江左之世競門户，門户之盛，以王、謝爲首稱。至其保全功名，無有挫衄，王固非謝比也。嘗讀安石家傳，其諸彦傑之士，皆出羣從，故封胡羯末之號，傳爲美談，豈亦一時之氣會哉！ 然史稱安石處家，嘗以儀範訓子弟，又時時以言戒約之，似又由於諭導然者，其故何哉？ 古之醫卜，必善累世；漢氏經説，咸祖專門。夫醫卜，小藝也；經説，儒生所有事也。猶然必待累世專門而後精，諭導之功，焉可誣哉！ 江左品藻，先器識而尚才智。夫器，局于質矣，識則可以學而弘；才，限於稟矣，智則可以學而廣。廣智弘識，則器可大，才可通，氣會與諭導，固相成也。

予邑中謝氏，惟銀溪爲最盛。其在宋元國初，投仕牒者，無慮十數人。故鄉里有爲二謝三毛之语，蓋華之也。自余之少三四十年以來，綰綬佩符，不絶于當途，起進士而衣紫者，前後相踵，彦俊在庠序，多魁厚簡朴之資，則又氣會之逢也。其後因爲婚姻，數至其家，見其長老博大惇恂，而本於慈儉，内外習尚，具有成規，而諷誦《詩》《書》，承傳統紀，不至二三其旨，然後知其纘述既久遠矣。邇者，參議潮溪君待次于家，以舊譜相傳，凡三書。而來者日增，不可以無續也，復緝爲二編，以遺族人。首譜

例，次訓誡，次世系，次雜紀；而下編則首誥勅，次文獻，凡涉於溢美騰僞者，擯弗録，有維持之道焉。譜成，謀於族之長老，遣諸生某某致書幣，委予敘之。

惟謝之先，本江左，至豫章太守顗之子雅，尹興國，遂留衣錦鄉。又三十二世，曰昭祖者，徙銀溪，在紹興之七年。參議君以其近而可據也，續譜斷自錦衣，而以昭祖爲一世，至于今十有六傳。生聚之繁，物産之殷，衣冠之衆，駸駸甲閭右矣。乃尤拳拳於訓誡、紀載之詳，其深有意於諭導非耶？江右盛矣，考其羨慕，惟在器識才智之選，故其訓子弟而戒約之者，不出於儀範。嗚呼！彼所謂儀範者，豈皆聖人之教，抑亦不免於世俗之所品藻乎？銀溪今當聖學大明之時，而儒者維持之效，厚倫理而敦道誼，即家庭閨闥之間，以盡慈儉惇恂之實。處則即所行以善其鄉，出則即所志以善其世，固不直爲江左儀範而已。

史又稱安石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是當時諭導所在，雖不盡聞，要之一一必本諸身，故言易入而不疑也。嗚呼！安石且然，而況不爲安石者乎？聖人之教，折其衆議，則爲經説；見其一節，則爲器識，爲才智。而全體諸己，則德日崇，而教自行，未有無諸己而能喻諸人者也。

予與參議君，皆谷平李先生門人，其諸彦俊，又皆以聖學問答相往來，既皆任諭導之責矣，將無有進於是者乎？因爲之序以先之。

泰和鄧氏族譜序

一峰先生隱金牛山，山深溪毒，從者多病。惟泰和鄧公鼎，歲餘無所苦，先生器之。比登進士，爲鄧、睢兩州，有惠政，擢郎中。嘗謁告捐俸，合食族人，力竭乃已。余

少聞而羨之。無何，與其子玉瓚同舉于鄉，纔一再見，不及問家世。

嘉靖己未，縣學生鄧用光等持譜請序。考其代序既甚遠，而所祖止于慈谿主簿晞顔。晞顔在宋紹興間，自建業始遷西昌，六世爲神童有興。神童五孫，傳者三人：輝叔徙城西，焕叔徙水南，新叔徙冠朝。三叔之傳，十有二世達可以後，仕者聞于時，隱者聞于鄉，上下三百餘年，文學行誼，磊磊可舉者，二十有六人，蓋公其一也。公居冠朝，其磊磊出衆上。嘗欲因叔祖文淵所爲譜增修之，力不逮，以付其叔璧，子球、瓚。瓚爲虹縣知縣，與二人先後逝，皆不果。於是，用光及諸學生天祚，集樂成瓚之志。而水南城西，又多長老，克紹前聞，懇懇佐費，致期相之。蓋鄧氏居泰和，幾二十世，至是始有完譜入梓，嗚呼！難矣。

當余聞公事時，無問其家世如何也，即使雜於委巷，素無冠裳閥閲之榮，吾羨之者，不加損焉，何也？以其人也。比知其家世且有冠裳閥閲之榮矣，乃益爲鄧氏羨，何也？以其得是人也。然則人與譜，將孰輕重？彼欲重其譜者，果何以哉？夫人所可重者，爲能通天下爲一身。彼其一身猶夫人，而天下至廣，安在其能通之？則仁之推也。故不獨稱名于譜者爲甚戚，而且旁達于蠕動夭喬之類；不獨飢寒觸于目者爲可憫，而且有關於疾痛疴癢之情。公之合食，近矣，自予觀閭里間羣居燕見，稱名未始不以譜也。彼我相形，貴富相軋，稍涉利害，所争僅錙銖，而相持輒斷斷不暫釋，彼豈異人哉？誠懼其子若孫有所不足，思以遺之，勢不能兼耳。夫愛子若孫，孰與於自愛其身？今夫趨名于朝，趨利于野，冒寒暑，輕險阻，棄家室而淹歲月以求之，非不知寒暑險阻能害吾身，不勝其求之

之誠也。誠於求道者，亦何異於是？身弗恤矣，烏暇計其子孫何若，又烏知有彼我之形？公之推仁，其始於金牛之遊乎？夫忘其身與子若孫，宜非情也。人顧羡之以爲譜重，是公未竟於譜者，稱名未盡書耳。夫譜之爲書，非止以詳稱名，而凡得書爲公之族者，皆有可推也。推求道之誠于分之所當爲，凡世之齟齬拂逆，皆吾平生之經嘗而不可怨；推合食之仁于力之所可及，凡族之强弱衆寡，皆吾四支之肥瘠而不忍傷。反諸身，率其族人，使稱名者不爲徒書，如是，獨公能重譜哉？

方公竭力合食，當貧矣，至于今，其子若孫未始以貧病，此耳目所逮也。逮則徵，徵則信，信則從。羡鄧氏者，吾知其衆矣。某等凡再及門，其意勤甚，而予自少已羡鄧氏，樂道其善，又故舊也。於是乎書。

萬安横街劉氏族譜序

儒者論風俗，必先立宗，顧未有原其所以爲宗者。夫宗之爲言，相率尊之云爾。先王深知人之常情，耳目之視聽必有習，心志之趨嚮必有歸，不可無與宗也。則又以爲敦恂啓迪，不逮於表儀之崇嚴；氣類感孚，每資於户庭之浸漬。於是即其骨肉至戚，立之五宗，假禄秩以統之，約其視聽之所注，趨嚮之所主，而不至於涣散，是宗法也。宗必有禄秩而後立，故其尊比於君道。五宗之人，不敢以其戚臨之，而其法亦易以行。後世貴不世禄，代不襲賢，二者常不相值，故有業足致遠，不自行於族黨之間；言當垂世，不即信於朝夕之内。若漢之石、周，宋之陳、吕，乃幸而間值焉耳。如是而談古之立宗，不已左乎？

吉安多巨族，各以閥閲相侈競，又能嚴

祠祀以萃睽離，緝譜牒以明昭穆，其意皆本儒者所論，將以補宗法之不及而維持之，非不勤也。然觀風俗，惟萬安横街劉氏稱最善，嘗就而詢焉。其先自汴爲萬安丞，有惠政，民愛之，子孫留家邑西門，仕漸融顯。七世以來，凡一尚書，一侍郎，兩布政使，其他都轉運使、參政、行人、州郡長倅、參軍、文學，至數十人，而舉於鄉者，歲不絶踵。其起丞簿至臺省，父子兄弟相繼，與省華家世頗類。侍郎公直道忤時，飭躬範後，視正獻原明，亦若近之世爲大官，無所失德，比之周仁，莫或高下。其家規馴謹，徒御簡朴，與人交際，不違尺寸。童孺靡絶服之飾，衣冠無崇阿之居。蓋有闤闠所狎而臧獲見嗤，紈綺所安而閨閫不識，肫肫乎中涓之遺風也，將非得之濡染以成其性，傳之唯諾以豫其防歟？抑亦鼓舞於聲望之重，裁正於端凝之操歟？吾於是益知宗法之立，必有所藉，儒者之論，其亦未概今古矣。

嘉靖己未，劉氏長老咸思知縣璜，懼譜牒不續六十有七年，而名不登者二三世，謀於羣從，分任其事，以庶幾所謂補宗法者。其年九月，因參政君某，與其子弟索言於余。憶侍先大夫，言名臣必及侍郎。往歲與繼卿氏游，稱莫逆，得聞參政昆仲，歷名藩皆爲良吏，比見與之偕者，又皆氣柔而貌恭，無近世宦家態，喜其維持者衆，將風俗日復于古可期也。爲之慶曰：「古之宗法，不行於今矣。然今之爲譜者，統於上而爲父母、祖父母，以至于高、曾，孰非五世之宗；聯于旁而爲兄弟伯叔，以至于曾祖伯叔，孰非五宗之人？此郡邑諸族，可得而同也。五宗之人，視聽之所習，趨嚮之所歸，咸知相率尊信。其高、曾所遺，而不至于涣散，惟劉氏則然，郡邑諸族，不可得而同矣。」

夫所貴於賢者，謂能以身爲人宗，而不必見之于其身。身信於人，此至難也，人信之矣；身且有位，位且世焉，此又難也，世其位矣。相望而起，將尊信者，久而彌固，此尤難也，然則劉氏誠亦何幸而爲之，賢者將何以待之？語云：「登高而招，不必力；順風而呼，不必疾。」審若是，即謂古之宗法猶存可也。嗚呼！古以其法，今以其實。以其法，故可常；以其實，必有俟乎？間值劉氏是矣。論風俗者，其尚有考於斯乎！

泰和梅岡王氏族譜序

夫能自得者，斯一無所羡於外，豈獨君子之心身爲然，即人之術業亦有之。工鼓瑟者違時好，甘飯牛者忘爵祿，彼固有勝之然也。豈獨術業，即人之族類亦有之。一夔之足，非假伯仲；八元之才，未兼勳庸。仁不可爲衆也，貴無敵於賢也，自昔爾矣。今世譜族類者，吾惑焉。援遠冑則先神聖，附華閥則連望郡，飾彌文則傅史書，非不侈聽聞也，反諸身，枵然而靡所存，此何以觀之？吉郡多世家，又率不鄙予言，聽其論次，因得究其習好所在，至梅岡王氏，尤嗟異而歎賞焉。

往予遊泰和，聞士人談梅岡居室之衆，子姓之蕃，《詩》《書》之澤，稱盛閭里間，奕奕然莫或過也。比從僉憲君鳴臣觀宗譜，其系出南唐保大中吉州法曹公徽之後，未嘗援遠冑。又幾世，啓相由廬陵甲村徙今泰和梅岡，未嘗附華閥。自七世仲端、八世致恭、致堯、致平而下，至于今二十五世，其序述皆本劉、胡、梁三公語，未嘗飾彌文。於意亦曰：「世與遼遠而莫徵，孰若信其所可知；人與涣散而不倫，孰若念其所當厚；言與夸詡而無當，孰若求其所必傳。」其將務孝友之實，而不以外衒者哉！夫無鑿於外

者，其中必堅；假之人者既輕，則責己也必嚴以篤。吾意梅岡族類，其將日有聞也。

序梅岡之譜者，皆言宋進士致堯之《易傳》，與致平祖孫、父子、兄弟之科第，元之詩，明興伯奇、履善兩監察之政，琛、修、伋之文學，至是而有僉憲君及合肥君育仁兩君，皆登進士有聲，以爲梅岡術業之善相傳若此。余未暇考其上世，惟僉憲君爲給事中，以直道外謫，起今官，爲人博厚愷易，禄食幾二十年，奉入盡均其同生，無有分異，遂皆以弟子員著聲郡中。茲特其一事耳。人之味尺寸者，即錙銖動顔面，矧奉入垂二十年，誰能捐之？自非孝友至性根於中，宜不易也。誠易之，即其行於天下，必求稱吾之心，視外物去來，皆不足以爲輕重。此其心身自得，當復何似？美成在久積之近而風且遠被。觀梅岡族類者，又何適乎？吾將執是譜待之也？予弟居先辱僉憲君兒女好，因數與往來。既得論次于譜，樂其有成也，遂盡言告之。

滁陽胡氏族譜序

江北古來戰争地。滁和以東，五代至國初，尤當兵衝，蹂踐抄掠，莫計啓闢。夫土無寧宇，人無强宗，轉徙靡常，見聞弗逮，厚本敦愛，感無緣生。士人非甚好古，視譜咸若贅餘，其勢固然也。惟江以南，中原限絶，禍非難首，定自傳檄，間入割據，敗不旋踵，宋元遺構，僻隱宛存。故譜牒莫盛於江南，而附援亦惟江南爲甚。世下俗偷，重遠交而陰圮族。內行乖矣，彼其附援，非哲人名賢，即古忠貞端廉之裔，謂世夸巖榮羡者也。顧所存乃不在是，子孫將何以觀？如是即謂譜牒，果爲贅餘亦可也。

滁陽胡君汝茂，博學飭行，慨然有古賢哲貞廉之風。其自立既足遠聞，間撰譜牒，

聯族上遡止七世，無附援，述訓戒，次列有紀，復舉存乎禮之大者，告宗人士。予嘗輯家譜，頗疑姓源，考始祖以墓爲據，傳外内言行巨細，俾知法凖。不謂胡君論適與合。夫能存乎己者，曠時相感，即古賢聖，猶且幾之，矧追遠以厚本，連類以敦愛，人性所同。豈以風氣習俗間哉？江北譜牒，其必自兹廣矣。

東門徐氏族譜序

吉水城中多世族，其聚散大抵無慮數十家，然生齒貲産咸不逮東門。居東門内外稱世族者，不下十餘家，其生齒貲産既相稱，而世固多聞人，先大夫在武宗朝最善南峰徐公穆。公博學高才負時望，官至侍讀學士，不竟其用以卒。於是所謂十餘家者，自視又若不逮徐氏。自學士没，其長老益自矜重，諸生在學校中，時復藉藉有聲，而萬州判官焕，又數數以所爲祖祠規約求證可否。自餘祭冠婚喪咸有品制，訓飭可誦。間又謀之長老，遣諸生光述等，持新譜請曰：「自我明來，徐氏爲譜再矣。在永樂間，則有自南、城南兩公；在成化間，則有泉州教授公鼎。鼎之爲譜也，自宋通判以下，咸能道其世業，而保寧同知公禮，又自以其意列爲譜圖，圖世系詳甚。自成化至今且百年，譜之不續者三世，三世而不書，恐遺忘者衆，無以成先世之志也。幸爲敘之。」

於是，某又知徐氏聞人，不獨學士。而同知，又予先曾莫逆，蓋通家也。乃敬復曰：「諸君知譜不續，不可以爲世族；亦知學之不續，不可以善世業矣乎？夫所貴乎世族者，非生齒貲産之謂也，有世業之謂也。今夫農圃醫卜、釣射獵奕之善，其世業也。雖以庸賤之品，委巷之陋，必有指而趨者焉，謂其有所傳也。彼農圃獵奕，非大業

也，而且以世名，況非農圃獵奕乎？君子之學以成身，必有資於世濟也，何以異於是。何則？聞見習熟，話言不能發其藴；感悟迅速，授受不能達其機。譬之於射，十人議之，不如並耦而進之，足以示禮樂也。惟醫亦然，百方擬之，不如一劑之效之足以辨虚實也。故能繼其學者，得於家庭唯諾之間，雜以俗而莫之移；成於蒙幼導化之素，終其身而莫之變，夫是之謂以身淑人。夫以身淑人者，不言而教行；以言淑人者，言湮而教熄。其教行者，世以爲準；教之熄，求一言之善，弗可得矣。雖然，一言之善苟存矣，亦足以訓，則焕之規約是也，矧於有之身者哉！」

憶往年誦學士文，嘗以銕爐步喻世業之不競者。徐氏聞之舊矣，然則今昔之以東門名也，非有自哉！是譜也，長老主其議者，曰某某；纂緝登録，裁以義而增未備者，爲某某。而焕蓋教授之後，故知竭力繼其業。光述又嘗學於予，即非通家，予之言亦烏能已也！

泥田周氏族譜序

吉水鄉五，而同水爲最大。同水都八，而六十一爲最大。都之故家且十餘，而人至衆，時至久，惟泥田周氏，蓋姓之大者也。余家兩婚于參議公，而先大夫爲甥，其曾孫鄖陽同知子恭，故於某莫逆，知其族在宋元貴顯頗詳。比試諸生，聯名尚書延。而第進士，則憲副汝員爲同年。鄖陽稱表叔，尚書爲表兄，憲副婿于余族，實姑行也。每聚輒言：宋譜始于嘉泰尚忠，起宋淳祐戊申，修于壽伯祖孫。在洪武甲寅，則有觀國爲梓於克開、士寧諸公。其後大德、泰定，屢首。在永樂丁酉，則有岐鳳、時立爲首。而宣德譜則主事公南巽、御史公㷻、修撰公時

簡、學士公功敘、參議公紀、知府公源主之。至于今百數十年，且未續，而吾後人幸祿食，而奔走四方不一暇，則爲奈何？ 未幾次第即世。 嘉靖癸亥，族長老道治等竟其事，而尚書嘗命子弟捐百餘金爲倡，若永新之勝鄉、厚田，安成之橫龍、連嶺，廬陵之周原、湖山，新喻之城西、羅坊，咸助其費，而在泥田者成之。 蓋其力厚，故易舉若此。長老謂余親且故，不可無言。 往見故家諸譜，咸祖歐、蘇兩公。 蘇譜主服制，服以五，故止五世，上殺下殺，世至於九，則服之變極矣。 歐出吉水，喜遠冑，冑遠者，世多不續，故嘗揭系立之傳以間之。 泥田始沂濱，下逮所生，列圖以九，蓋蘇例也；圖首汾翁，揭房之派，而不立傳，雜歐例也。 長老則曰：「注而復揭，贅矣。 曷盡從蘇順乎？」乃損之，附以各文，文與世增，越幾月而竣事。嘗謂諸長老曰：「而知而譜之類於蘇，亦知蘇之用情矣乎？ 夫服之有五，本乎一身，至於曾、高、孫、玄而旁極于親盡，固蘇子所謂勢莫如之何也。 彼出於親疎遠近，而無有乎貧富衆寡之別，原所稟之良，靡所加損，其休與戚，通爲一體，五服有所不能限，則其情也。」

嗚呼！ 五服之制，禮之爲教云爾矣。有不肖者出，雖至戚猶歉於迫惻懇篤之懷，而惟己之適，彼暇守其法而不貶抑哉！ 惟夫性近於厚，不忍少浼，以庶幾賢者所趨，乃能僅僅勉狥以就禮之常，斯亦鮮矣。 過此而推己之情，以均五服之所不及。 凡譜之所書，等其骨肉，固甚難也。 有能不阻其難而進所知，由一族以至天下，豈有辨族之譜，其一驗矣。 今試求之，有書其父母之名，而不動心者乎？ 有書其兄弟、妻子之名，而不動心者乎？ 夫人莫不有父母、兄弟、妻子，固一身之所值，然未有爲之迫惻

懇篤者，則又何也？夫人之自私者，一身之外，莫能相同。苟棄形骸，忘爾汝，即一身之外，其視人與天下，亦何以異？故能同於族者，必能同於天下，而無有乎親疎、遠近、貧富、衆寡之分，是治譜之學也。而其毋以蘇譜治譜而善體之，其體之己者，能推乎人，而靡有間於親疎、遠近、貧富、衆寡，使他日出是譜也，咸有所放，而不敢以載名之書視之。其於大姓先世，固皆不負矣乎？

於是譜垂成，凡增入者，必原乎舊配之名氏，究實書之；存言務擇其善，不必備；而美行諸足法者，則爲列傳以傳，即親疎、遠近、貧富、衆寡，一視罔異。意曰：「此皆沂濱之後也。」蓋自沂濱而下，幾三十世，小大必詳。而永新、安城、廬陵、新喻，既仍共譜，外系者凡八。而勞于譜之長幼共續譜者，具在自叙中附見別簡。

高安雲岡況氏三修族譜序

江南重譜牒，多推原世系所由起，與何代相準，自始封迄今幾百年，少亦不下數十世，其真贋不可窮詰，而父子承傳，祖孫分聚，莫不鑿鑿可據。至舉他書相證，或疎或密，或增或損，即彼此不能脗合也。故江南譜牒，率遠冑而多貴種，任割截而輕附援，概之名宗，得免者鮮矣。況郭山君之治譜也，異於是。其言曰：「吾況之族不繁，徵諸此文不相屬。吾考其可知者，以貽諸後，求爲可信而已。於是，遷筠，始政公。遷雲岡，始景仙公，遭元不綱，避禍外徙。太祖初，民咸復業，適當均仁公之世，故均仁公者，中興之始也。均仁之事太祖也，赴京陳言十二事，思以便民，而山祖願以鈔代錢，曰：『其順貧民所有乎？』太祖聞言，欣然納之。自筠而上，不敢妄附，慎也。自筠而

下，有況璉公，有況文公，事相近也；況鍾公，況玉公，行可傳也；況長寧公，史不磨也。」且曰：「欲尊祖而睦族者，庶有省乎！蓋僉憲彦琛公、理問俗菴公、四一居士公、正郎汝明公有事于譜，至于予又三修焉。」是郭山君之治譜也。於乎！其過於人也遠哉！

夫務上人，而少根據，江南之俗，大抵類之，求其實勝自力，誠難事也。不惑于俗，而惟尊祖睦族之求，以庶幾於實勝，而不見從事之難，此其人尚得以耳目拘之哉？且夫祖廟見重於人，而爲世世尊仰者，亦曰實有諸身，外物不得勝焉耳。均仁公之陳言，蓋其一也。當太祖之圖治也，下至微賤，片言不遺，意曰：「爲吾言者，其必有蘇息乎？」而均仁公不遠數千里，身至闕下，事爲之慮，至於以鈔代錢，垂戒深遠。蓋江南免於錢幣之患，其思審矣。夫痛錢幣之患，不啻吾身自罹其苦，即思有以處之。使患重於錢幣，不啻吾身自罹其苦者，從可知也；幸而不比于錢幣之重，而身之所罹者，乃其至輕，又可知也。推之至于一草一木，一飲一食，其事不盡仰於人，而彼此相去不至數千百里之遠，舉手動足，足以施無窮之利，兹不足爲乎？又推而至于所及不止一人，而吾之所爲，不可以時計者，不知凡幾。則是爲吾嬰情者，尤種種也。又推而本吾一身，卑高先後，咸有所仰，以至顛連無告，皆思有以庇之，斯又善於尊祖，并睦族之仁舉之矣。是道也，獨譜牒哉？其又止於善俗而已哉？

郭山君與予同舉于鄉，幸皆同棄于時，得以盡力於學，而郭山君不予棄也。喜其遠俗，因可語而盡以告之。

澄溪華山周橋羅氏族譜序

吉多羅姓，雖融塞不齊，大抵皆祖印岡則矣。余家牒記祖則，僅識名耳。其業孅劣無徵，然他氏牒記稍異。或曰冠軍將軍恭後，或曰南唐進士穎後，或曰吉州刺史，是何據也？惟澄溪近宗弘正，遠祖時濟。澄溪者，少保通里也。英皇十四年，北虜乜先以計中中國，天子興師飭邊，困于土木，百官行成。通起儒吏，以都御史提兵當關，掩窮其歸。乜先沮謀。累官太子少保。世言少保多智喜術，善任變，又精風角伏射等技，神其軍事，以故能立勳。今考其策危幾，遏驕悍，寄障一面，豈非偉然奇丈夫哉！少保譜曰弘正本鍾公後，居白芒，爲吉水主簿，官罷，擇澄溪家焉。葬池上，因名「主簿塘」。子孫散居塘南澄溪間，遂爲澄溪氏。後源章徙華山，一爲華山氏。後仲淵徙州橋，一爲州橋氏。仲濟徙石瀨上實先居完塘完塘以芒以上先居一爲石瀨氏白鼓鳴岡。❶ 鼓鳴岡者，乃拯公時濟自宜城爲吉州司李始遷所居也。而完塘爲其子日宜所遷，白芒即四世虹所遷。至弘正，實拯公六世孫矣。當少保薨，譜不就。厥後郡丞栢、舉人諒、學生可久，緝倣價楠竟業云。

余嘗讀史列傳，推見本始，未有不抵隆貴裔聖哲以爲善源，至其證故，雖輓除削緋郵肆治畦諸惡業弗諱，然後知其爲訓深遠也。孔子曰：「有教無類。」今夫汗血超母，不離提奔；攙檀女貞，何殊植性？彼其裒然不羣者，材力淩軼，文采固續綸矣。❷ 是

❶ 「仲濟徙石瀨」至「白鼓鳴岡」二十八字，文義難通，且各本互異。雍正翻刻本改作「白芒以上混瀁不載載弘正始」，而四庫本則作「仲濟徙石瀨鼓鳴岡」，其間錯訛，存疑待考。

❷ 「續」，四庫本作「繽」。

以循牆傴僂，實基素王；文身自屏，姬猶吴俗。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作者創列，加於纂述久矣。近世水心系源武崗，談者必先文毅，西崗三大夫，非必君章仲素支庶也。人至歆之若世希有，故曰：莊厲之士，白屋焜華；憸刺之夫，冠綦髡跣。且如聯附簪紱，席胤組圭，而顯蹈大戒，子孫罔敢稱籍。此其食報，固不比於短祚哉！

騰蛇之遊，無所附援，絳績所擯，雖芥羽金距，不登翰音塲矣。語云：「人貌榮名，邁迹葢愆，貽無疆慶，獨貌耶？」譜言少保祖恭，性伉爽，矜志節，嘗以十策干文皇，并論救江寧、上元兩知縣罪，有古豪士風。治器尚型，漸習則然。諺有之：「而翁播耔，驕子射時。」言難守也。余親覩郡丞行事甚淳謹，與其子弟遊，多穎篤克類，自非振樹，惡能符於世德哉？

山原羅氏族譜序

三潭羅君，晚年與先大夫爲莫逆交。嘉靖辛卯、壬辰，延爲子弟師，於是昕昕相對。每程課誦稍暇，即索紙就窗隙細書，及暮乃罷。取而觀之，山原之族譜也。予起告於京師，君送至桐江，袖中出二簡齋銘，一請譜序。癸巳以後，予以憂病出入，不獲踐諾者二十四年。丙辰，予輯秀川族譜，因憶前請，索譜於君之子瑾，恍然今昔，而予之頷且垂白矣。

予族與山原同，然所出秀川祖胄之先，本湘東人，而序譜者，咸謂豫章徙同江，莫辨其自。獨山原祖襄陽拯。拯爲吉州推官，在郡志可考。子日宣，舉慶曆進士，具載學碑中，是時秀川科第尚未興也。秀川詩學始於印山武知軍棐，恭實狀其行。印山仲子上行卒安仁，智縣武岡聞訃而泣，且

爲之銘，載其同官相得之殷。兩家氣味之同，又不獨先大夫之於三潭君矣。

君之譜既增昔之未備，至於家規禮訓，使人人展卷而興孝弟之心，有所依倣以保合親睦，有維持長久之道。賢里皆有所益，又足以起予之不逮。山原爲世家，其維持者代有其人。後之人尚思體君之言，等而上之，使秀川之族感發而興，以復相與之盛，是非人間大快事？君雖不及見，必且瞑目地下矣。

秀川居徙考序

余觀《生民》詩，述后稷之生，至於平林委巷，不隱其陋，豈真顯神異，張幽恠？蓋反始懷舊，人性本誠，而積累難艱，固足聳示子孫，動憂勤矣。今人去家數舍許，聞故鄉事，無問驗否，瞿然悲感，或至泣下，此非好誣崇誕也，耳目不逮，則見聞因之眩易，不可得而强抑也。

余往入秀川，見頹垣敗瓦，雜榛荆間，問之長老，或曰：「是先世之遺，今某其子孫也。」或曰：「是外徙而不歸者也。」於它姓屋廬，則曰：「是吾族子孫不能保而歸之者也。」而幸存者，又皆經歷兵火，凡幾易地而始復。余於是徘徊嗟歎，若不能去。久之，頗盡時變興衰之故，有郡乘國史所缺遺者。十餘年來，長老漸亡，雖欲再從追問，且有不及之悔，況後余而出者耶？

於是，别簡識之。崇寧前，事簡而語詳，其後變數而語畧，簡者系以世，數者系以年。總其綱，故特書；盡其變，故分書。此二者，書之大較也。年莫可考，約其時類書之。析産編户，以著齒繁。夫四民未有不出於編氓者，比閭什伍以聯之，王政之大經也。室敗與更主書「廢」，反舊書「復」，輕棄所有書「失」。家之正寢，尊與祠同，先人

神靈在焉，弗可後也。祭田之失復，譜之續書，皆事之大者也。表宅，樹風聲也；災祥，辨安危也；瀦堰守望，以厚義也；不名所自出，蘇氏法也；旁及，不遺親也；詳先君，情之至也；不旁及，聞不逮也；復爲之説，不没所聞也。而朝廷郡邑之事，因以考焉。觀時變者，必有取於此。

秀川内外傳序

《易》有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其《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嗚呼！言行善，固所以正位内外，言行善矣，家人之道有弗盡乎？雖然，其外云者，非獨晝不於寢之謂也；其内云者，非獨夜必以燭之謂也。孟子曰：「其君用之，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孝弟忠信。」明進與退，皆有事事。《記》曰「男子之生，桑弧蓬矢，志于四方」是也；婦人之事，不踰閾，謹酒漿，共蠶織，而順教令，可以稱幽貞矣。故禮男尊而女卑，言乎内外，而職之小大遠近，不亦較然矣乎？聖賢之學，千古之遠，六合之内，不出於性分，性分得而天地參，是故上焉者以輔世，其次易俗，其次宜家，其次保身。自保身至於輔世，其小大遠近，亦有間矣，概於善，則一也。故一言一行之足誦，人斯傳之矣。傳也者，傳也。傳之必愛其美，而則傚之，其能已乎？

洪先自幼服膺庭訓，口授耳熟，不敢怠忘。比考手澤，見聞益廣，緝而紀之，漸成篇帙。足則徵，徵則信，故遺稿附録，備載下方。昔魯、衛同姓，《史記》别立世家，蓋貽謀擇術，家殊人異，啓後不可不慎也。人居不比者，其傳亦再更端，以著世業。疎與數，皆據情實，無敢借辭。婦不别簡，取諸從夫與子之義，抑亦觀其刑于云爾。夫人

不皆善也，固亦有爲不善而書之，足以戒者。詳其善，隱其不善，雖其人無足誦，而交游有以善言至者，存而弗去，抑又何哉？所以示友道至重，亦曰順人之至情，且誘之也。雖有至弗良之人，未有不愛其先人者。呼其祖父而譽之，即絶德不以爲飾僞，蒙垢穢語，輒艴然頳色不悦，而於他人則否。非好善之心獨明於此，而闇於彼也，此誠骨肉之親，不可强而同也。今夫談聖賢之事，咸恐畏而不敢當者，其故非難知也，以其出於教詔，非耳目所睹記也。惟夫家庭唯諾之間，閨闥宴昵之實，聲聞之所薰蒸，意態之所浸漬，不俟察而明，不待詔而喻，其去耳目睹記，又加切矣。有舉祖父之善，而夸詡羡慕之不置，其言豈不易於相入，而其行豈不易於相襲哉！夫善者，必可傳矣，而於骨肉之親，又誠好而莫或疑，則是余言必有取於族人也。雖然，余豈徒以言也哉？傳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其身正，不令行矣。」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作《内外傳》。

秀川名位表序

嗚呼！自大時府君而上，其隱與顯，世代遼邈，吾不得而考矣。府君居戡村者，又八世，凡二百四十餘年，而始以儒術顯，豈不難哉！蓋考宋大觀至于今，四百五十七年之間，致有名位者，二百三十九人云。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皇皇如也。」彼聖人者，用則行，舍則藏，何遽至於皇皇哉？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余之辜。」天下之饑溺，若禹稷之饑溺也。是故甽畝稂莠，農之耻也；器用苦窳，工之耻也；臭載背時，商賈之耻也；違教麗法，齊民之耻也；缺卒敗伍，將帥之耻也。教化未明，德澤未降，庶職未熙，羣生未和，此獨爲士者之耻，非它人所當與矣。知耻而皇皇矣，上之人不能

以禮羅致，則亦不得枉己從之，故三月皇皇，不能已於一日，接淅而行者，乃所以爲孔子也。爲之禮羅致之矣，名不顯，位不當，則亦不足以爲士，故名與位者，上之所以致士，亦士之所以自致其用也。於乎！後之羅而致之者，未始不爲禮矣，果不愧於士矣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於乎！此吾表所以作也。

宋之羅致凡九途：曰舍貢，曰解試，曰童科，曰國學，曰漕舉，曰正奏名，曰特奏名，曰銓試，曰恩封；元有鄉試、國學、銓除，加辟舉、軍功、道術而爲六；明則鄉試、會試、歲貢、國子、保舉、吏員、軍功、恩蔭、封贈，其數視宋而制不同，時勢異也。

當宋之初，有解試、進士、童子、國學諸科。其諸州解試，得省試對策者爲進士，賜上、二甲曰及第，三甲曰出身，四、五甲曰同出身，皆謂之正奏，而落第仍還本州，故由進士者，其散官書左，而它途書右，示所重也。開寶間，與十五舉者，本科出身，名爲特奏，一曰恩科，其後雖一二舉，間亦得與，而其科亦且四等。童子科有明經，有文試。明經止於記誦，而試文者，得永免解。若國學升補，止在京師。崇寧以來，行其法于天下，罷諸州解試，而州以學生分外、内、上三舍，入辟雍，登大學，俟命殿試，謂之舍貢。宣和三年罷之。南渡後止一大學，其法歲一放補，入外舍爲補試，内舍爲監舉，上舍爲舍試。而以外學中下等入者爲混補，取之諸州解試乙榜者爲待補，天子幸學，特與免試入省爲恩免，此三者，國學法之稍變者也。景祐以來，慮取士不廣，凡依親游學與職官門客去家二千里者，得就所寓轉運司解試，謂之漕舉，一曰白頭科。❶ 淳熙中，進

❶「白」，蘇本作「別」。

納借補軍功官，皆得相沿而蔭補，及雜科人則就吏部銓試。其蔭補之法，自朝奉郎以上，遇大祀大慶及當磨勘，輒與一資，而父母之封，則自國子至於解試者，皆得請焉。此宋之九途，而待士之厚，亦畧可見矣。

元時貴國族而薄漢人，寵吏書而鄙儒士，至於道術，亦甚尊顯，故銓除中多屬吏胥雜流，若所謂速古兒赤者，則御前控鶴諸執事也。延祐八年，始行鄉試于行省。蓋混一者三十餘年矣，然解額既虧，未久而罷。至正初，始復再舉，而天下且亂，有行之一州者，若贛榜是已。其他國學所舉，與薦辟所授，止于學職。天下既亂，百姓自爲團兵，乃有義兵軍功。其死事之贈，行省承制，天子無所問也。

我太祖皇帝之興，不吝爵賞，豪傑景從。既以武功取天下，即定鄉試、會試之期。而鄉試一舉，即名貢士，得會試禮部。其進士止于三甲，而乙榜爲下。學校年深者，拔爲歲貢，與保舉明經、賢良諸科列爲三途。國子則以落第貢士與歲貢生爲之，其始猶行積分，近皆因序注選。有限年歲貢者，謂之恩貢；不拘年次者，謂之選貢。或以進納，謂之援例，皆間行而止。其吏選限以三考，士人鮮復爲之。至於恩蔭，則自三品推恩，與死王事者，其封贈通於七品，非遇大慶，皆以給由爲限。蓋酌宋之制而行之，然皆據表中所及爲言，未盡其損益也。

大要我朝與宋皆務重儒，故外是途者，百不數人焉。至於元末，纔一舉鄉試就學職者，十人而九，則猶足以見羅氏士風之端廉，而時勢之異，亦較然矣。雖然，此豈細故哉！於是，起大觀，迄嘉靖，上列諸科年歲，下系名位，皆遵其世錯書之，俾後之爲士而有志世道者，因得以考鏡焉。

田心張氏族譜序

古之君子，嘗歉其所不足，而不敢恃其所長。其爲歉也，不獨一言一行，必欲反諸己也，即身世之勳伐功行、爵邑籍屬猶耻言之，而況蒙諸人乎？後世不然，嘗侈其所長，而不知勉其不足。其爲侈也，不獨一言一行，必欲加乎人也，即交接之勳伐功行、爵邑籍屬猶冒言之，而況有諸己乎？予每見人之稱引，而有感於古今之異，竊爲之深怪，因歎古之君子何其鮮能，而後世之流風濫注密移於人心，何若是其遠也？

往年，惠安張中丞淨峰公爲巡撫，求曲江公之譜於吉水，近邑志張氏悉上譜，大抵皆祖五宏，如永豐杏園所言，徙自宏淵，是爲五宏之一。而其父景重居吉州，則曲江玄孫也。净峰公據史系駁之，謂景重爲繼高之宗，不應遠徙，且史不載五宏何世，獨景重之傳，而有涉、渥、淪、沼、洪，五宏是其字耶？蓋其子孫不能紀載，或億言之，而吉水田心之譜，視諸張詳甚，净峰公固未見也。

田心之譜曰：徙吉水非始景重。景重生熇，熇生廷傑，廷傑生涉、渥、淪、沼、洪。洪字宏海，始居恩江之蟾塘。宏海生瑛，瑛生鑄，鑄生仕謨，仕謨生才寶，才寶生大猷，大猷生公翼，公翼生端仁，端仁生喬林，喬林生季成，季成生子庚，子庚生伯瑛，伯瑛生引年，始徙吉水田心。自曲江而下，至是二十世矣。其前系既與史合，而其後人又足以補其亡遺，蓋信譜功當净峰公求譜時，諸張狺狺，言如聚訟，咸説田心辨之。其長老子弟不可，曰：「是侈吾籍伐，而顯諸族之闕失也。」又數年，家石洲君鈍爲武昌太守，以書告其父老子弟曰：「吾譜嘗燬而幸存其畧，今不梓，後世得無有爲杏園之言者

乎？」則又曰：「曲江，吾所自出也，其世遠；引年，吾始遷也，其世近。遠者情盡，近者情親，是詳畧不得而比也。」又曰：「遷田心，子庚志也，引年成之，吾烏乎可忘？」於是，别曲江而下十有七世，爲《派衍圖》，别子庚一世，爲《肇基圖》。圖止書名，不詳其世數功行。敘功行，紀世數，自引年始。曰：「譜自田心作也。」居田心十四代，代有聞人，别爲大傳，證以衆論，而不溢辭。曰：「庶其免於誣乎？」譜成，既自捐俸梓之，復以書索序於予。予終始成之，蓋深信其稱引之非億言也。

夫蟾塘之緒重矣，而不必持辨於人；曲江之裔貴矣，而不必盡詳其事；田心之聞人衆矣，而不必自章其美。是曰父乾母坤，人肖乎其中，固有至貴於己，而辨之尤所當先，以進後人者乎？嘗觀曲江公争仙客之封，明皇怒曰：「卿固素有門閥哉！」曲江，賢相也，明皇歆其丰度，舊矣。彼豈有意於勳伐功行、爵邑籍屬之榮顯，而君臣猜嫌之際，乃復云云若此，則其濫注密移於後世之人心者，又何怪哉！夫惟人心濫注密移於勳伐功行、爵邑籍屬之榮顯，則其有所恃乎人也，不得不至於捐己；其得之於己也，則亦不得不至於加人。苟於濫注密移之中，有能反己之所不足，如夫子所謂「未能於君子之道」者，辨之於一言一行之微，以求身之可貴，真有見於勳伐功行、爵邑籍屬不足以爲榮顯，則於祖功宗德但筆記之，以傳信於後嗣，而不必頻入於人之耳，屢出於己之口，斯固君子用心也。

予家世與田心聯姻，俗尚重倫理而篤於義。其前聞人行事，鉅細莫可悉述，自方枘、野塘、竹丘、静廡、孚齋諸公，予得以文著其志，復請益於西墅先生，而與其令子象溪君幼楨爲莫逆。其奉長老詔之命而速言

者，爲品，爲銑，爲少中，爲少均，爲鎰，爲日熙，爲應之，爲應舉，爲鴻漸，爲忱，爲登選，皆髦士之選也。才既各有所長，而又傀然若有所不足，皆可以謂之君子也。故即有感於稱引之非億言也，而序之。譜言宏海崇仁主簿，而史所謂虔州簽判者，乃宏淵也。崇仁與恩江蟾塘接境，揆其勢，譜如之。

永新文竹周氏族譜序

余族與泥田周氏，衡宇相望，婚媾相尋，出入守助，稱爲仁里。而泥田則膏粱華腴，諸姓莫能與匹。余嘗與其縉紳先生同遊，知其族有派衍于禾川之文竹者，敦詩説禮，度越時流，心竊慕之。及余與東廓先生講學於復古書院，爾時周君婁偕其猶子太學生一才與焉。余觀其進退雍容，中規中矩，望而知爲泥田家風也。其後二年，復講學于禾川，因得至兩君家，兩君與其族之賢者，孔舉、孔庠、孔章等，出其初修派譜相示，且踵事增華，爲之重修，而問序于余。余披覽其籍，見其條理井如也，其昭穆森如也，其親疎同異晰如也，斯固家乘之大觀矣。吾因是而知譜爲人倫之重也。

昔者，天子賜姓命氏，以彰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情文歡洽，而譜系作焉。雖至遭逢變亂，或去墳墓而離宗族者，猶挾其家譜以示相承。中葉而降，風教漸薄，譜録多廢，于是李失隴西，劉失彭城，華賤一區，可爲三歎。即如陶元亮自謂與其族祖長沙公同出于大司馬，而後屬漸疎漸遠矣，故其詩曰：「同源分流，情殊世隔。悼彼行路，眷言踟蹰。」杜子美在蜀，邂逅姪孫濟，而不免于形骸矣。故其詩曰：「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勿受外嫌猜，古道世所敦。」黄山谷謫居嶺南，經衡陽過黄成而相見，不免于感

歎矣。故其贈成之序曰：「殊鄉異井，兄弟未遠。六十相識，中心是愴。」向使諸君子果亦有泥田之合譜，文竹之派譜，元亮何至于踟躕，子美何嫌于盤飱，山谷何至戚戚于殊鄉異井也哉？今泥田之有文竹也，墨潭琴水，聯如一氣，墟墓與共，祼將與同，非如大司馬之疎遠也。文竹之與泥田也，主伯亞旅，合爲一身，非如子美、山谷之流落貶謫，對面不偶也。入其家而少長有序，内外有別，上下有章，勃蹊不争，鬩牆無怨。喬梓之俯仰凜然，葛藟之本根常庇。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兢兢乎有禮以相繩，彬彬乎有文以相接，宜其碩大而蕃滋，源遠而流長，簪纓之盛，將與泥田而繼美也哉！

是役也，纂修者，爲周君婁暨其姪一才；同纂修者，爲孔舉、孔庠、孔章；勷勞協理者，則慶梅、孔寬、孔鸞、孔褒、稟梓、宗典、養和、養恕等，例得並書。

玉峽雲塘陳氏重修族譜序

余讀方子古家乘，而有以知夏塘陳氏之譜爲信譜也。譜之法凡四，而重其譜以永存者弗與焉。一曰明祖無妄承，二曰辨宗無强援，三曰聯親無忍遺，四曰昭分無淆齒。兹四法具，譜之信也，不倚前達而自詡，不諱先瑕而自弛。《詩》《書》《禮》《樂》，隱達交修，則譜必重，而未見有朽焉者矣。

夏塘陳氏，玉笥望族也。實自閬中堯咨子長修出牧新淦，卜築今地，傳少明、少肅、少潔，析爲東西派，既盛矣。元有壽鵬、壽鵾、壽軒連登巍科，陟膴仕，復熾矣。獨少潔徙豐邑鸛坑，再衍爲櫪溪，同一本也。迨國初，有諱仲長者穎脱，西派愈盛而熾。長史宏中甫始志譜，解大紳學士序之，間爲兵燹磨滅。迺歲仲春，西派之彦承明君謀

新舊譜，董諸族人聘豐邑文學郭君栢司譜局。事竣，持其譜索言爲序。

予展讀至再，見其承祖必斷自長修，而不嫌其金魚墜地之慾；援宗必明指二派，而不附里忠烈狥國之裔。果同所出，雖歷溪異地而未遺；已定昭穆，雖樵叟魚童散而有紀。其殆庶幾具譜之四法焉者。陳氏之❶

玉峽羅田袁氏族譜序❷

人道莫大於親親，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凡支分派别，而族屬不等於塗人者，皆譜之所繫也。故蘇氏作譜以教孝，顔氏作譜以教弟，誠以長幼、昭穆、尊卑、大小、親疎之倫不明，將以富貴而加於父兄宗族者有矣，抑先人之有德行、功名、勳勞、爵位、學問、文章而不知著，娶不知其氏，生不知其日，卒不知其年，葬不知其所，類由無紀傳焉故也。譜之所繫，顧不重哉？

今節届上巳，余欲往瀟江陸通羅田，會雨溪漲，留於袁君本節、本清書舍。因見袁氏譜牒爲蠹魚朽，昆季前而請曰：「先生辱臨敝廬，是家之光也。意欲重修此譜，乞先生一言弁之，宗族於以增重。」余乃詳閲舊帙，始知袁氏之先，本軒轅黄帝八代孫有虞氏，七傳至莊伯爰生諸，諸生濤塗，遂以王父字爲氏曰爰，爰即袁也。及漢興，博士固申儒遏黄，倡業於前，袁氏遂大顯。至司徒安，懷德於身，望重汝南，歷任三公。其子敞、京，孫湯，曾孫逢、隗，玄孫紹，並居公位，故稱四世五公官，袁氏之盛甲天下。其後十四世孫顗，仕五代宋爲雍州都督。❸顗九世孫滋，爲唐永貞相，後謫吉州刺史，遂

❶「之」下，原本闕。

❷此篇原本闕題目及正文之首尾，今據四庫本補全。

❸篇首至「仕」字，原本闕，今據四庫本補。

家於吉州。及子致輔，復還袁州之袁家坊。至趙宋至和元年，致輔六世孫日嚴，爲袁州教授。有幼子武仲，字志安，英宗治平四年授評事，尋刺吉州。時淦屬吉，公因遊淦縣，卜隱地，乃擇處於沙坊之烏石岡。厥後嗣續日蕃，其由烏石岡而徙者不一處，而惟羅田爲盛。

羅田自藝公肇基，子孫蟄蟄，衣冠繩繩。如思文公崛起軍官，以武功顯者無論，即僉憲朝陽公，越今未遠。以余幸魁多士之日，去公登第之年，僅六十有四載，似僾然其若接也。而當年内閣東劉先生吏部侍郎，名珝，暨秉鑒侍讀學士丘濬，少詹事徐博，深爲公雅重，如謝遷、劉戩、王鏊等，名甲一時，尤於公有聲氣。厥後官河南，政績爲河南所稱，是公之文章、事業、聲名、爵位，彰彰在人耳目間。雖與本節昆季爲同族，而要之其始，皆一人之身也。夫萬派必始於一本，小宗悉合於大宗，乃有次而不紊，有倫而不瀆。今昆季欲修茲譜，豈非孝敬之至念，親親之仁愛歟？故雖世遠年湮，先人之事蹟未能悉詳，務紀其大概，俾世系不至於紊瀆，❶派衍得及於奕葉。其中爲孝廉，爲明經，爲弟子員，有徵必書；爲封誥，爲勅命，爲忠孝節義，有美必載。至娶妻必書者何？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婚娶，萬世之嗣也，可不書與？故書之曰「娶某氏」，使子若孫，知其所從出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人之始也，故書之曰「生某日」。有生必死，死者，人之終也，故書之曰「卒某日」，是以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死必歸土，故書之曰「葬某地」，使雨露既濡，而怵惕之心生焉。是皆所以教孝也。且長幼辨則大小無淩躐

❶「系」字至篇末，原本闕，今據四庫本補。

之咎，昭穆序則疎戚無隕越之失，而尊卑不有定位乎？是又所以教弟也。如是而寧，復患有致相見如塗人者乎？無有矣。又致有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者乎？無有矣。

譜既成，勸宜先勤儉以立其本，忠孝以植其基，積德積學朝夕而灌溉之，則日新月盛，自能保世以滋大也。余深嘉斯舉，且屬在婣親，爰抒數語以謝所請。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三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行狀❶

明故通議大夫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谷平李先生行狀

昔孔子没，顔氏又復夭死，門弟子無所歸命，欲師有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非斬然辨也明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速肖亦且七十，不可謂不衆也。而易惑猶且若此，又況其遠者哉！自孔門至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之皆可以追逸駕於諸子，豈虚語哉！夫學至不易矣，而端緒之别，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概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問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

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爲著姓。宋有諱次魚者，以道嗚，南軒、晦翁善

❶「行狀」，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之，學者尊爲復齋先生。又幾世，爲先生高祖沂泳。沂泳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

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絶人。在襁褓，歐陽淑人撫之曰：「汝繼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忠公後，其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歎曰：「是兒必昌吾家。」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束修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行事，心慕之。丁巳，受學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諶溪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註遡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瞽而無子，横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固未亡乎？」盡以其學授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試。』未有役於財，而强於義者。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有志聖賢之學。

戊午，遊遂江，爲子弟師。明年冬，坦翁攜如楚，寓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州。是時，大司馬李公士修初爲州守，見其文，異之，薦爲州學增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人始來歸，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峰先生集，手録歸，歎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遇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誦書

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爲州學生，月廩矣，復分以給鄉之窶人。窶人異之，聞於隨，愈益敬憚。先生故不假辭色，即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能少留。以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爲白石先生。

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身高等。楊少師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月，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是時，武宗皇帝縱西僧出入禁内，宦官用事居中，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激壯。疏入，武宗大怒，人人危之，先生藁坐飽食，待罪從容，以當道捄解得免。踰月，忽出内降，謫通衢驛丞。縉紳嗟曰：「先生辭言職矣，顧以言去，豈常情哉？」爭爲詩歌之。

乙亥，奉坦翁之通衢，闢愛梅亭，讀《易》其中。戊寅，病移長樂學宫。新建伯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先生與王公思議軍事。己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搖。王公問計，先生豫策其敗，引古爲證，力贊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己。平居不屑自敘，語莫得聞。濠既平，返通衢。

辛巳，今上即位，有詔敘復，未行。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訴鄉貴人奪民田，鄉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聞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自鄉雜商販來，爲巡檢所詰。張將罪之，先生歎曰：「逢人怒以奪官，烏用法爲？」不聽判。張心銜之，以他故上

疏論劾，爲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參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璽書所載『迪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揜，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敷悉，自晨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

己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參政，督糧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使。八月，監鄉試。九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往先生官廣浙，必奉坦翁行，曲盡娛樂。是年，再强入廣，不聽。訃至，即日就途，不復候謁，同官以賻金至，盡卻之。

乙未，起復陞廣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面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面發赤，曰：「法者，治其太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捄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趨出。戴既慙怒，會曹參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即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宴嘗先生。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與戴交誣，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諱都御史而直先生，爲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爲衆所嫉，應留用以責後效。」蓋霍公渭厓筆也。而時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爲慢己，竟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督糧

儲。始先生在廣東聞彈章，欣然且歸，答同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余爲懲，則薄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蜀，無悻悻狀。丁酉，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參以毫髮意氣，不免爲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允。己亥，明堂禮成，得推恩三世，先生以爲方切感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賀歸道，陞浙江按察使，未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生瞿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廪，建議增給，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❶庶其興乎？」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穀；與蝻穀，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今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何計？其限郡縣募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也。能散金帛，得死力。嘗被擒，鉗鐀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獄，脱去不能得。遂流刼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是由燕入青，先生部下設法擒之。而燕之撫臣，攘以爲功，先生不辨。其他訟獄細務，責成所司，不欲侵職，務存大體。

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既爲市民所給，而官稽程期，鮮不得罪。先生乃令自水門入庾次，又檄監視者無先放衙，無使庾人侵羡，病諸役者，人皆便之。

❶「天子」，蘇本作「朝廷」。

壬寅十月，偶得痰疾，而是時，先生爲金御史所誣，當調。金御史者，嘗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怨不德己，而公卿中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逝，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月一日，❶年止六十有五。而張淑人先卒十有五年。子男四人，女一人：長元生，戊子舉人；次紹生，縣諸生；女適縣諸生楊浩，皆淑人出；次寅生、庚生，俱縣諸生，出側室楊氏。孫男五人：長太學生曾，次縣諸生春，次兆華，次兆宗、兆龍。孫女三人，皆幼。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元生等奉柩葬桐江赤石潭某山，遷張淑人合窆焉。

先生氣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意態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皆得曲盡其情；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輒阿所好。每默坐問答，注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逆比昵之態，不少藏畜。平生於物價低昂，事情微曖，曾不經意。至當大事，決大疑，聞大謗，衆人牽係於利害得失，噤而不敢發者，灑然脱卸，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納之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察副使，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居憂，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爨浴器。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爲贄。終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榱，雞塒豚笠不蔽風雨，然竟不知支一木，覆一瓦，爲子孫計。其興致蕭曠，若處九層之臺，俯萬有而享百珍也。蓋先生早年聞玉齋先生之言，即以聖賢爲必可至，以學爲必不可已，停涵

❶「十月」，蘇本作「十一月」。

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頻，於是，性命一委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參雜其中。惟其不知不慍，不見是而無悶，故懲創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信，闕其可疑，故辨難往復，必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以何思何慮爲標準，而未嘗冒古昔之訓，以爲門户；晚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爲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弊，以爲高奇。嘗述程子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之玉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爲主本，以閑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則其植立擴充濯磨究竟，豈一朝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萋萋横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悦，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默渾淪，略無强聒。此其積累之厚，蕴藉之深，即謂之間世一遇，猶未足以喻其難也。如是而視其泯没，不爲撰述以傳于世，而待乎其人。嗚呼！將非自絶於先生哉！

洪先不肖，自丙戌歲與王龜年、周子恭輩始趨門牆，得聞緒論，躬行不逮，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遽爾痛割，悲夫！先生祭玉齋文曰：「斯文未墜，先覺在兹。竊圖晚境，以報夙知。」是在先生，猶有未已者也，况於門人小子哉！諸孤俾撰至行，得效管窺，不愧冥愚，輒加詮次。先生晚年好《易》，不尚語言，諸所著述，竟未筆札。應酬感述，咸寓道機。手澤所存，謹各輯録。總爲《疏草》二十有八，《日録》三百餘條，《書問》三十有三，詩與文一百六十有五，藏諸其家，并示來者。

劉忠愍公死事狀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

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爲禮，彭啣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擕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櫬，歸葬。

小校失其姓名，本盧氏人，與耿公九疇爲鄉隣。耿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黄不類，惜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順先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無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啓，啓以語東廓先生。而洪先讀先行人如墉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吊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審不謬。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之難，甘心隕首，豈朝夕

之故哉！

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走，且歎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其子同年尚穉，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母告故，同懷忿恨，常欲中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東川先生行狀❶

東川先生，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東，而行又甚高，聞士大夫間，於是學者尊先生，率稱東川先生。

先生姓羅氏，名僑，字維升，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六日。幼有奇名，六歲偶文句，應聲成。十二通文詞。是時，父通判君爲南京大學生，先生因學大學中，閉户誦習，貌甚莊，諸大學生見之，呼爲小先生。長爲邑弟子員，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咸有門户，牽綴試目，窮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東白公元禎以道術鳴，先生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説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爲言。於是，行輩益推先生。

乙卯，舉鄉試。明年，試春官，不第，爲南京大學生。祭酒劉震聞其名，特禮之。己未，舉進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新會，廣東劇縣，號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溺章句、無本實而專内業者，輒目爲異端，於古人甚悖。於是，表陳白沙公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宮講論不輟。諸所行罷，多放故事之善者。三年，民

❶「東川先生行狀」，蘇本、陳本題作「東川羅公行狀」。

安之。

己巳，内召補大理評事。是時，閹人劉瑾擅王命用淫刑，先生自念刑官無狀。庚午，歲旱，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旦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妃有《雞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此敦穆穆之化也。今陛下日昃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太深，誅求太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臣，噤不爲語，安得不致壅蔽爲大患哉！是以黥劓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忠藎，置之行伍；潘蕃謫遠，幾無生還。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勸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指，將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

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淩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遏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獨居者三年。己卯，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先生居守吉水。濠既擒，王奏功疏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辛巳，今上即位，有召旨，先生感激就道。數日檄至，陞台州府知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居十餘年，蔬食讀書，於公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愷悌宜民。民訟，歐歐語利害，多解去。

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爲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因多感悟。戍衛食倚各郡餉，前守漁其中，即溢取嗇出之，人覲治裝咸苦民。先生首除羡餉，而覲行自給，無他與。於是吏部上天下守令，殿最以先生治行第一，賜襲衣、牢醴旌異之。

癸未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鏌奏云：「人君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横者耳。臣聞武皇臨御，八黨擅權，皆逆臣劉瑾爲之魁也。故尚書韓文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嬰其禍鋒者乎？而給事中劉茝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已而竟不復聞。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横者也。今遇聖明，首宜獎擢，以風天下。顧茝知長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參政。台人呼號，留之不得，强脱靴去，而郡縣咸爲立「去思碑」。

甲申，先生至廣東，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賊猖獗，先生設擒捕法，竟多斂避。八月，以故事當引年，即上疏，乞骸棄官歸。總制都御史張嵿、巡按御史熊蘭奏，畧曰：「左參政羅僑，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劾權奸而直氣不挫，遭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遽聽其去也。」先生乃復上疏，詞旨哀懇。而吏部移檄，以先生忠貞在朝廷，循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急。先生不得已復至韶州，固以疾辭。於是，總制都御史盛應期疏其事，竟得請云。

先生既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

心録》，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奇玩。賓客至，具常食，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歲稑贏，分給諸族。時聚謁，誨以孝友，故終先生之世，家人鮮有違教令者。

先生早年以學自命，故諸制行，必謹規矩。爲新會，厓山在治境，感宋死事諸臣，歲泛海祠焉。在台，建忠節祠，祠方孝孺，置祀田若干。壬午，❶東廓鄒子講學青原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先生以爲不應古禮，責以書曰：「講學之功，尊德性之資，未爲無補也，何獨嫌於喪次乎？愚以爲取益於友，不若取益於心，取益於天。子何不自信而過遜哉？恐索子者，當於牝牡驪黃外矣。」是時，先生方病痰，書皆口授，而據禮嚴振無少讓。九月五日，對客理前語，端坐卒矣。

嗚呼！儒者之學，至近世門户各異，先生獨遠探玄覽，古昔是尚。雖宗旨異同，砥礪疎密，未敢溢詞，然自壯至老，凝然樹奇履坦，不雜浮鄙，其可不謂志士哉！吉水民俗朴，而士負氣，故多偉人。自先生所及見，張黻以諫留大臣，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先生行事，視此四人者，頗相類，豈亦地使然哉？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先人與先生同舉進士，皆以行誼相高。洪先以故得幸侍側，時受成訓，悉聞諸懿。恐盛美不傳，後世何述？於是考先生操向，列其行事，俾風流遠遺，尚有興者。

先生子二，孫男一，孫女四。長子卿，谷坪李宜人出；次子宰，側室濟寧于氏出。卿子忞，縣諸生。先生上世曰必先，宋季由

❶「壬午」，當據蘇本作「甲午」。

廬陵大安家湖南，再徙吉水富溪。曾祖支順，富而好士。祖聲振，精《易》學，負時名，屢聘不就。父潁，世其學，後爲太平府通判，有惠政。壬午，先生以恩澤請，於是敕贈潁承德郎，職如故。妣袁氏，配李氏，俱贈安人。而先生墓，在所居南半里。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四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墓表[1]

明故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東潭蕭公墓表

是爲福建左布政東潭蕭公之墓，在墨潭將軍山先墓之原。其系出螺陂宋侍郎定基之族。侍郎政事，得荆公之文而益傳。後侍郎數百年而有公，其敭歷中外，與侍郎正相等，而政事所施，有古良吏所未嘗者，即無荆公墓上之石，其可虚乎？

自公起進士，爲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三年，以承德郎進山西司署員外郎。未幾，即真爲奉直大夫，轉郎中。以薦，出爲岳州知府，失上官意，調瓊州。歷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副使，右江兵備，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尋轉左。三年，上疏乞骸骨，遂致仕。近世郎署被薦，即不補郡守。郡守惟瓊州多不遷，而又以他調，來者必不得藩臬爲藩長。積資二十七年，無有訾議，即當次九卿，又孰肯自致其仕以去？觀公進退若此，其政事大畧見矣。

在刑部時，以持法律忤近貴有聲。故閹佛保謫死，挾禁物貲無所屬，而火者徐美

[1]「墓表」，原無，今據總目及各卷體例補。

發其狀，大閹高隆者，思没入之。公得狀，密遣邏者，逮美以貲物至，封識于官。高聞之怒，使人來曰：「若爲郎中，侵司禮監職事，何也？速返我，不者，我且論奏，若不顧官爵耶？」公不應。高言之尚書，尚書直郎中，高益不勝忿，上疏誣公，待理，久之不得白。會考察京朝官，高復以浮言中傷，賴尚書力救，乃免。又歲餘，適尚書改北京都御史，始上章白其冤，而公以無事。當是時，使公爲模稜語，即不及禍；或畏禍見幾微，亦不爲尚書所庇。尚書者，嘉魚李公承勛，蓋名人也。公既爲李所知，又數數言之于朝，顧得岳州以行。

岳當孔道，困于供張，公至，一切罷損，而日矻矻民事。常德牒逸盜十二人，藏華容，屬公踪跡。既置獄，未及訊，而十二人者干鄉貴飲公求貸，公不知也。或洩于公，公笑而不答。明日，出十二人于庭，曉之曰：「汝怖死，求貸于某乎？使汝實爲盜，吾豈以一飲廢法；使汝實不爲盜，吾亦不以一飲自嫌故有出入。汝慎無受誑也。」已而，迄無左驗，列其狀，上下盡釋之。公治獄用情，不以喜怒輕重，手無深文徼名，大抵皆此類也。公爲岳州勤苦矣，而巡撫都御史者，以私怨啣公，索垢不得，則第以爲儒緩不宜于岳，改知瓊州。

至瓊，值黎佛二之變。往歲，瓊人利黎田，而懼其逼，聚兵護耕。歲四更番卒五百人，兵寄溪峒，半疫死，而黎數出，攻刼莫制。至是，佛二殺官吏，虜村堡，勢張甚。督府欲以大兵蹙之，公曰：「虜係未歸而急之，是促其死也。吾且觀之兵，而携其黨，庶可圖乎？」乃遣人招降十八村，至則厚其饟勞，善諭之。察其尤雄傑者，倍與衣物，寄心腹語，令歸所虜生口。別授方畧，密擒佛二以自效。佛二素雄傑，手挽彊三百斤，

人莫敢近。降者既受戒，慮賊逸無以解口，乃陰導官兵，設伏諸隘，而身給佛二以走。俟稍倦，分負其刀弩諸械，嗾走隘，至則伏發，因成擒。佛二既得，以大兵綴之。諸酋恐，奉約束輸税者，四百餘户。歲省防兵二千，計活疫死者幾百人。

永淳令激淥里賊爲變，且薄賓州。公在右江，以兵請于督府，不聽，因自計曰：「此斷之我者也。」既諜其虛實出没，而是時思恩土兵適罷古田之役，遂檄以從，更摘他兵佐之，據險深索，殲潘公廣、韋公抱等一百七十有奇，俘老幼六百籍，所捕獲，給軍餉，而出其羨以報督府。督府口雖壯之，實嫌其異己，不以捷聞。公在瓊擒佛二無所敘，至是復見沮抑，一不爲意。且欲乘勝以兵臨八寨，招藍昇降。八寨本南丹屯地，爲猺所據，朝廷分隸土酋羈縻之，然恃險遠，數出爲患。至是，藍昇聞淥里之捷，自懼禍及，因請内附。當事持勦、撫、守三説，不能決。公上議，以爲受其降而襲之，兵威黷而疑衆；信其降而忘爲備，法弛而貽侮。先以撫、守二説，俟有他變，徐制其後可也。於是納其請，以屬思恩，密建屯砦，遣官列戍，梗其出入，而右江漸以無事。

陽明王公田州之役，既降府爲州，慮岑猛嫡孫芝幼不可立，立其季子邦相爲判官，頭目盧蘇爲土巡檢，統其衆。邦相忌芝爲後患，而蘇素驍悍，利立幼，且樹黨，思兩除之。蘇覺，嗾芝母携孤走軍門争立，而自與邦相相拒。既殺邦相，迎立芝，諸土酋與猛庶子邦佐乘釁搆亂。朝議令土酋自相擒治，而督府先有所入，陰爲蘇掩罪。蘇益横，嘗以兵衛六千人，聲言見巡按賓州營城下。御史引病不出，諸司倉猝噤口。公曰：「蘇，罪人也，何敢爾！」遣千户持符逮蘇。蘇懼，退營十五里，因首隨符來。公辭

色俱厲，宣朝廷威令，令自計。蘇益恐怖，請輸逋賦、斬首虜自贖，至叩首丐死，久乃許之。因勒獄辭，列罪狀，停各酋官職，爲請命于朝，督府不能奪。是時，議者以猺獞難制，欲割隸土酋，以其積威可劫，又自保分地，無外望，可恃爲安。公執不可，且謂之曰：「朝廷以流官制猺，非不知其勢輕也，亦欲用夏變夷，不忍化爲異類也。今八寨固屬土酋，未嘗不叛，而田州用兵，富貴安保？吾豈不能斥疆土，而顧以藉寇兵乎！」議者始詘。

先是，岑璿以思恩叛，朝廷既誅璿，更置守，而璿之餘孽金者，潛他境。至是，諸故酋挾以邀我，擁衆二千人南寧城下。沈參將希儀慮爲變，召以好語欵之，俾來見公。公令候于賓州，而密語沈曰：「金在則無思恩，無思恩則廣右必危，此不可不除也。且其腹心楊留在賓州爲募兵，已往附金，金來而留應之，是尚有賓州乎？今日之事，在我與公。公贍智而達變，吾所不逮，惟所命無避也。」沈知無他腸，乃與公計，欲徐徐以他故散遣金衆，而後圖之。公至賓州犒金，牛五頭，頭載酒五十罌，就給之。金大喜。沈紿之曰：「汝欲得官，胡不納我與兵備公金乎？」金訴貧，則納帖子爲證。沈復謂曰：「如兵備公何？」金曰：「聞兵備公素不愛錢，小人不敢。」沈欲堅其意，則以目瞬之，曰：「第以帖子來。」沈納于公，公笑而密焚之，亦更以好語時時欵金，間出漫語相調。金既仗公不疑，會御史巡柳，沈與公説金相隨，而沈卒擒金于柳，即又以殺金爲留功，而謬賞以張之。留愧見給，又恐爲諸故酋所圍，旋憂病死。此事載唐荊川所爲《沈紫江戰功序》中。序中功多歸沈，故公語不盡載，然非公，沈故不能獨任也。

公嘗以兩事忤督府，似少戇，其與沈圖

金，機發圜轉，意授聲應，又若甚敏捷者，是豈儒緩者耶？ 爲廣閩藩臬，議加賦，決疑獄，所執者尤衆。 公平生喜誦胡文定《教子書》，故其爲人，一主於恂謹篤茂，輿服寢食，兢兢如寒素，而當官行法，不敢失尺寸以狗人。 至論人，必取其長，而諱其所短。少時，爲里中惡少所淩，幾不免，比貴，以衆人遇之，無所修怨。 兒子輩聞其事，間以探公，絶口不言爲誰氏也。

公年六十有七，素無疾，卒之日，殊整暇。 三子：輅爲縣諸生，軾登進士，令仁和，轍舉鄉試，皆能世其家學。 蕭氏在螺陂以進士起者，先後相望，而位登大僚，至公纔兩人。 侍郎以政事受知仁宗，而公爲布政使，輒引年不盡其用，意者有所待歟？ 墓去螺陂四十里而近。 公之處家，雖細行，鄉人莫不知之；至其政事，有士大夫不盡聞者。 故書其概，鐫之石，俾將來者得踵承焉。

贈奉直大夫磁州知州翠亭劉君墓表

嘉靖丙辰，磁州守劉君峻，以治行滿考聞於上，得推恩贈其父翠亭翁一春爲奉直大夫、河南彰德府磁州知州，如其官。 蓋既卒之六年，其葬在神潭密溪橋石角嶺，有志而無碑。 明年丁巳，余爲子世光求婚於翁次子前進士大平推官峴，於是聞翁行事。 又三年，推官以大夫墓制未碑，於典爲缺，令季弟舉人崐來請文。 翁行事既足傳，三君又賢且貴，而余幸爲婚友，是命也，蓋樂承之，焉敢辭？

翁之先本汴人，自宋太常卿琰，從隆佑太后南遷，留家萬安之長仙，遂爲萬安人。 高祖孟淵，贈大理評事，徙今城東街夏。 曾

祖曦雲，南按察司僉事。祖公穎。❶父景暘，嘗隨按察如雲南，倜儻好施，不屑居積，貲稍餘，稱心而盡。晚喜播植，號樂耕。樂耕娶於温，生翁三歲而病。病亟，托翁外氏，曰：「善視兒，兒必貴。」八年，祖母謝恭人思而還之，已斬斬如成人，於是十一歲矣。萬安俗，視諸縣稍靡，而在城巨族爲甚。翁自少特立，疏衣糲食，處衆中，一無所動，其意若耻以俗終者。是時，食指頗衆，歲不給，則修樂耕之業，躬視錢銍，薦蓑瀦瀉，咸識程期，早作暮休，比於農舍。歲更月積，斂發新陳，辨物授時，漸致饒裕，則又居贏待急，署不自惜，其在身口，毫髮無加增也。

正德庚午，流賊焚掠城邑，質人妻女，迫索金幣，勢危計迫，骨肉畏禍，竄避不相捄。翁獨囊金遣人代贖，無問疏戚，日數發不止，於是得全爲多。事平，不欲掛齒。而宗祠既燬，即出貲倡衆修復之，祭謁必時，非大故，未嘗不先衆。祖塋被侵，世遠矣，力訴於官，❷必白乃已。翁之爲此，非以不足而儉於己也，意所不存則安之，不自知其爲儉也；非以有餘而豪於人也，心所不忍則捐之，不自知其爲豪也。其後家益起，年益向高，則構堂塾，延師友，以處三子。督其課，如其督農；而推之族之子弟，如三子。左右圖史，旁植花卉，四時翠色，常若林深，將以娛師友而忘其歸。然不必其皆師友也，苟以善言益子弟，雖至鄙者，必酌之酒，不能辭；亦不必其皆子弟也，有能就己愛善，❸雖至賤者，必爲之容，不敢狎。比三子之並舉也，不以其交遊、先生、長者之側，而懈其督之之心；三子於其既舉也，亦不敢被

❶「穎」，蘇本作「碩」。
❷「訴」，蘇本作「鳴」。
❸「愛」，蘇本作「受」，當從之。

纖華、盛輿馬、選僮奴，以負翁之教。鄉人得入翠庭，見主人古貌布袍，初終一日，然後乃知其平生肫肫者，天性然也，非故欲與俗異也。

夫震起於剥，質先於文。長厚忱恂，安常足分，而不易乎其外者，所以啓大受之來，而集無疆之慶也。三君功名日顯，發聞於時，固翁之遺矣。然隱行積勤，鬱而不著，光世業者，靡所纘述，其爲缺失，獨碑也哉？翁嘗訓州守，有曰：「愛民如子，守己如女。」嗚呼！登高原，仰豐碑，三復斯言，必有感於朝廷褒寵作勸之果不謬，而翁之所以爲必貴也。

翁壽七十有八。配胡氏，封大安人，别有墓。孫男八人：某某。孫女二人：長適某某，而世光婚其次。其生卒之年月，内外之戚屬，皆詳志中，不更書。

明故登仕郎翰林院待詔湖涯貢君墓表

自古磊落奇崛之士，懷孤憤，惜休明，垂老而不肯休者，豈值赴日月之光，羨膏澤之潤哉？亦其中有所負而不忍棄，與其時有所值而不易得，蓋悲河清之難俟，耻覆簣之無成，固亦不容自已云爾。憶在嘉靖癸巳，余再職史官，聞諸舘閣，嘖嘖稱宣城貢君之才，而未詳其爲人。其後歸田，識君之子安國，鋭然有志於道，遂與定交。久之，以貢授永豐縣學訓導，數得朝夕，於是聞君平生大節，爲之慨然悲焉。

方君始爲郡諸生，年纔十四、五，業舉子課試耳，每閉户，累黍于管，定黄鍾，候冬至氣，沉思其損益數，務與宋儒之議相當。助祭孔廟，禮成，仰而歎曰：「大丈夫不以孔孟爲法，即隆貴，豈足多哉！」而是時，海内人士有傳白沙先生之學者，競目爲禪，獨君

欣然願從之遊。聞于督學林公，心奇之，乃令師南陽王文莊公鴻儒、京口丁補齋公某，二公皆當世博雅君子，有行業者也。君至門，聽其言，遂潛心宋儒格物之説。於是參訂三《禮》，爲之註釋，至考證古今治亂之由，推而極於陰陽進退之變，靡不通究，而尤長于《易》。

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則一致其餘力於禮書。思益邃而辭益古，期以獻之朝廷，布之天下，不徒充簡册而已。會今上修明禮樂，釐正郊廟百神之祀，自以爲百世一時之奇遘也。集其平生所論著者，將上之，而禮官方聘天下儒生通知古雅者，撰修祀儀成典，於是名在選中。書成，蒙賜金帛如例。是年乙未，莊静皇后喪，議者謂當絶服。君未應聘，獨以衰絰出入京師中。又明年丁酉，以輔臣薦，除翰林待詔。待詔久不備員，嘗以待奇士之淹滯者，且因撰書之役，乃簡選補君。一日起自焌薦，人莫不以爲榮。明年，預史館，校録諸經史，給大官酒饌。君既感激知遇，乃益發憤，將以表見所學，上《復古治策》十五事，其言滿三萬七千有餘。戊戌冬，章聖慈壽皇太后喪，咸遵以日易月之制，君復請三年喪以風天下。疏兩上，俱留中，聞者莫不韙之。己亥二月，今上南巡，立皇太子。君乃輯古昔教養太子法，爲書三卷，名曰《保傅補》，病作，不果上。君在翰林纔二載，所言屢上，不一采用，欲棄去，於是告病者三，致仕者一。輔臣惜其才，强留之，竟卒于官，年止六十有四。其所志雖不酬，然其平生，畧可睹矣。

君之先，多文學忠義之士，世遠弗載，而元集賢直學士奎、禮部尚書師泰爲最顯。國朝車駕郎中時之，時之生乾，乾生順，順生鏞，鏞生君。自乾以下，皆以儒業相傳。

鏞之學，宗伊川程氏，而不用於世，卒，謚文貞。

君爲人丰神俊逸，坦無他腸。自少穎敏，常恐辱其先人。文貞病，自刲股和藥以進，病立愈。其後執喪甚嚴，倚廬者三年。與兄弟居，誓無分異，既不得遂，田産任所推與，弗問。至鬻田市書，日夕誦讀，不知計算作業，家耗落，泊如也。久之，博極羣書，含腴咀華，詩文取法漢魏先秦，而用意尤深于禮。所著有《三禮纂注》、《三大禮賦》、《南陽畧》、《保傅補》諸書，而詩文則有《和齋集》、《湖涯二稿》、《倚罽子》、《燕市吹劍集》、《杜機子》、《瀛海集》、《市鼎腊餗》、《湖涯劍吷集》、《籟野集》，其亦可謂博矣。嗚呼！是豈能隱忍乾没於聖明之世，而甘與瑣瑣者爲儕伍哉！

夫聖學不明，士無歸命。雄偉傑特，不欲以俗終者，其人既鮮，幸而有之，乃復遭值阨塞，坐坎壈以賚志，如君之類是也。雖然，其志誠不酬矣，然其言幸且上聞，而君之子又將竟其所未至，不猶足以自解乎！於是，既爲之悲，而復以慰言書之墓上之石，無亦使其鬱鬱於地下也。

君三子：訓導居長，四夷館譯字生持國次之，昌國又次之。女二：閨貞適建平監生姚彪，❶親貞適同邑給事中孫濬。孫男克明，孫女某。具生卒、❷配氏在志銘者，不復表。

鵝溪彭君墓表

習俗之移人，豈不甚微，而師友之功可少乎哉？昔武皇帝朝尚武功，喜單絞之服，鉦鐃之音，且詔天下富人皆得入粟拜爵，爵自列校至將軍、騎尉、鷂冠、虎服，殆

❶「貞」，蘇本作「真」，下同。
❷「具」，蘇本作「其」。

滿郡國，士大夫欲捄之而不能也。則競賦詩飲酒，以文雅自表異，而廬陵鶯溪彭君席，乃考樂堯之豐貲，婚相國莊靖之華閥，自其少小好奇偉不羈之行，思男子不能以文墨取榮顯，便當乘時累貲，異日有少緩急，得效尺寸於窮邊遠夷，其亦可以瞑目也。於是起布衣，奉詔爲吉安守禦千户。而又懼不齒於士大夫，猶未足以傾動遠邇，而極其志意之所得也，則又學爲近體詩，與館閣山林諸賢往復上下其議論，若徐南峰、鄒東廓輩，莫不折節下之，與爲婚姻行輩交。當是時，君之轉盻投足，軒如也。

武皇帝末年，陽明王先生督兵虔州，首以理學授士人，虔、吉之間，豪傑響應。君雖不能頓棄夙好，私心固不能無羨慕，以爲古今詩歌之上，又有所謂理學者，誠足以取重於人也。然業與東廓爲友，氣概勃勃不相下，歲時問訊，不失舊歡而已。又十七年，爲嘉靖甲午，東廓大會士友於青原，君嘗以故交來。東廓素善解譬，懇致悃欵，君志意漸已消奪，而語之所指，一一濬中其肺腑，又若盡爲己設者。乃内愧，發汗沾衣，前席跽曰：「今而後知瀹之所以自貴也。」强納弟子禮于東廓而歸，取昔之衣冠輿馬盡屏之，宴飲賓祭，一以深衣從事，躡敝食糲，寒畯殆不若也。君年已五十餘，長東廓且八歲，而鬚髮又早白。自是每會必至，至則先諸弟子請益，拜起執禮，視諸弟子恭甚。旁觀者多指目之，東廓亦引席相就，君退然如忘也。夫此一彭君也，由前觀之，車從赫奕，吹彈喧遝，鄉人之所侈大也；由後觀之，寒暑稟業，山水忘疲，鄉人之所鄙笑也。而君子者，一或訾之，一或與之，君何所見而不惑於鄉人哉？雖然，彼侈太而鄙笑者暫也，其既也，即鄉人亦未嘗不陋前之爲貪得，而服其後之爲善變也。夫昔之不免見

陋於鄉人，而今乃得見與於君子，人性豈有殊哉？顧所習與導之者何如耳。

余識君二十年之前，而相信於十年之後，見其以將衰之年，而欲捐其厭棄之事，以内疚之悔，而求償於樂易之心。故幾希之辯，吾未知其如何，至其知善之必可爲者，固不以小利而移也；瞬息之間，吾未知其如何，至其知過之必當改者，固不以顯露而文也。其將病也，訪余石蓮洞，再宿不能去。已而訪彭石屋，訪東廓，疑若預爲永訣者。蓋既歸而即病，始病，自治後事，棺殮贈遺，條序井井。病亟，聚家之長幼，拱手告終，神氣不亂。余隨東廓視窆，在其里之北岸下莊之山，與妻陳同穴。東廓既述世次、名字、年齒、子女以志，而余復書其墓上之石如此。於乎！君今乃可以瞑目矣。後之溺於習俗而求援於師友者誰乎？求諸師與友矣，幡然今昔之有間者誰乎？於乎！

陂頭静樂高君合葬墓表

同江東下十里而遥爲陂頭，陂頭原上扆岡帶溪，喬木森蔚，室廬蟠其中，世爲高氏。高本居仙世家，自居仙徙馬田，至是若干世未貴顯，而席據饒貲沃産，往往稱雄里中。若静樂翁，又其傑出者也。

始翁數歲，頭角嶄嶄露才智，父奇之，而其家亦稍沃饒。無何，父卒，翁年纔十有六，與母朱獨居，而弟秀猶在髫齔，懷私者不無側睨。翁逆其故，當室矻矻，勞勩無遜，彊力慎行，見者斂手。既長，器宇魁碩，益務跌宕軒豁之行，豪爽傾一時。然能區别取予緩急，執其大要，不能錙銖纖細自益。居常晨興督率，田畝菑易，犍牸畜牧，旱澇瀦坊，蒔刈早晚，川沼粱，圃畦蔬果，機杼績紝，具有法戒。月息歲課，百用漸贏。異時樵蘇苦乏，求之遠境。翁與族人

約種松，彌野嚴爲禁厲，曾不數年，道餘薪楚。性故喜客，每賓戚往來，宛欵夷猶，縶馬投轄，肴核酒醑，魚鶩豚彘，肥腯充物，❶一不外取而足。然土木之工，歲亦不輟，門垣廡寢，去故更新，咸秩以辨。如是者累二十餘年，而田廬校之初時，不啻再倍。

已而，室燬于盜，弟病且卒，遺嫠穉孤，形墨露栖，啼號咨怨。翁慨然曰：「此不足爲損也。」召匠營畫，不數月，復舊觀。又十七年，而堂構塗塈，視昔加壯，稱其志意。自翁當室，與弟同爨，弟，嫡母鄧出也。化居積蹕，盡主於翁。翁配陳孺人卒，食口繁，或請析産，翁曰：「不可，孤姪未盡婚也。」當是時，田廬便利者，既多歸翁，其後析産，均爲二，而一予弟，畧不自專。或問之，曰：「不如是，彼此出入，弗相屬也。」以是終翁身，家庭内外無間言。

翁既辛勤治生，尤以理道飭子弟。每夜舉酒相聚，爲語祖父締造之艱，鄉里盛衰之跡，世變升沉之故，俾知覽觀以自植。嘗曰：「吾待以光大門户，徒爾温飽，是豈所願於汝輩哉！」翁次三子巴州君，自少刻厲向學，别延師友資翼之。其于師友，貌恭辭懇，禮際周給，終始恐後。顧其心肫肫，猶若有未盡者。而於巴州君，尤極力相導，不令摧沮。試有司歸，無問久近，必爲飲食，聚族慰勞。頃之不第，則又應詔入粟，上大學，曰：「吾聞大學，天下賢士所聚，汝其勉之。」又即成就巴州君者，以待鄉族子弟，分餘給乏，愈久靡倦。後翁卒七年，而巴州君竟以《春秋》舉順天鄉試，徧歷州縣。於是，陂頭日貴顯矣。翁之意以爲吾慕趺宕軒豁之行，而力不逮，使昆季瘠薄、子弟罔所庇賴，而内多顧繫，即懇懇訓指，孰爲聽之。

❶「物」，四庫本作「牣」，當從之。

里中已也。其區别取予緩急如此，固非徒以沃饒稱雄

翁名某，字某，生成化癸巳，卒嘉靖甲午，得年六十有二。陳孺人，下白沙定寬長女，柔順慈厚，而達于事，獻饋齎貸，不詔而集。翁嘗嫉惡過嚴，陳聞解譬，多所抑損。子女有拂意者，累日不見，見亦不輕答語，以是翁能成其教。其視姑若母，視姒若娣，少至長一日也。卒先翁十年，爲乙酉，其生先翁一年，爲壬辰。合祔本里桐木蠏形祖塋。桐木之塋，自馬田祖十七世隆譽、十九世東可始，至二十世仲璋遷陂頭，又二三傳，爲政文，爲夢育，❶皆以昭穆葬，而翁、孺人附其側。馬田之遷，在十二世孟良，❷而居仙始祖，則爲公矩。翁四子：璃，環，珍，瑜。珍即巴州，瑜未婚而夭。一女，適某。孫男幾人，孫女幾人。

巴州爲五河九年，以治行擢巽守名邦，將行，詣門請曰：「吾無以報先君，得公一言，甚幸。」今制，爲州縣滿，考有治行，得貤封父母。巴州君官五品，階大夫，又能以經義飭吏事，自足顯親，奚待余言？而請不已，則爲表曰：古者，聖王御世，民有恒産，黨庠術序，賓興賢能，此無關于下之人也。後世民自爲養，其傑出者，始以貲畜稱雄，然逐末遺本，多蔑禮教。太史公傳貨殖，大抵豪爽競勢，日近侈僭。而翁振奮孤危，躬持友睦，開家尊儒，竟收其效。鄉之不懈於力，其計慮豈不深遠哉！使盡才智於力之可能，其建措宜未可一二計。而彼錙銖得失，叢骨肉怨誹，徒貽大戒。來者聞翁行事，亦可感矣。他日道出墓下，有低徊而不能去者，得無起過庭鼓篋之思乎？

❶「夢」，蘇本作「孟」。
❷「孟」，蘇本作「夢」。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五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轀琦
五世孫　雨齊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墓志銘❶

明故湖廣鄖陽府同知七泉周君墓志銘

聖人之道雖至近，學者苟非忘己而無累於外，固不可以造其微；而質弗美，志弗切，不能學也；美且切矣，其時力不足，亦無以幾動忍增益之功。故學可精而不可期，道可求而不可能，此朝聞所以難，而聖人之不數見，復何疑也。

始余與七泉周君師谷平李先生，先生之言，統括包并，不涉蹊徑，以俟人之契悟。君處二三子中，獨以爲名節不立，不可以範俗也，於是取所聞以自重其身。又數年，出而友四方之士，增其所未高，則又以爲議論不一，不可以決趍也，於是持所見以自居其學。已而爲郡，政譽大起，則又以爲内外不達，不可以適時也，於是據所行以自信其心。信吾心以行之，其於爲郡也，亦何異於天下。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闖闖乎將出而小試，而身病矣。數月，謂余曰：「吾今乃欲根未能除，靜機未嘗入也，吾幾不免罔生。」嗚呼！今之才能如君者幾何人？即有之，固不能自致於道；即嚮道，稍信所行，必不能一旦自見其短以爲悔恨。使不即

❶「墓志銘」，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死，得踐言，必且屢變以求其是，其不止於此也明矣。然竟死也，豈非大可悲哉！或人因君卒，咸疑聖道至大，曾弗若一行易完也。解之曰：「僅僅食力者，細民也。如爲朱頓，必收效遠而失算多，固孔門取狂遺意也。此正可以觀君。」

君姓周，名子恭，字欽之。幼有異質，觸目而心解，聞言而機生，能超忽於衆之所難，而脱落於人之所執，喜於用奇，而耻於持下。爲文酷似其人，有司駭之，竟不第。然名駸駸滿江右，以增廣生舉嘉靖辛卯歲貢第一。歲貢故不以增廣生，實自君始。明年，卒業大學。後連試有司，又不第。辛丑，授湖廣永州府通判。至官，廉儉逾儒生，嘗奉父戒菴公、母黄氏孺人行，肉食或不繼。即行縣，蔬食蒞事，事已嘿坐，或走學宫，説諸生經義。其他行、罷建措，一就己意，大率在慈惠省約，人稱爲周佛子。署居江華，主治盜賊，多瘴。君數數往，久之，得羣盜出没道路，與攻守之宜。躬躡屬入猺洞撫諭廖道堅等，廖感泣聽命。嘗以策干當道，當道信之，卒殲九嶷郡盜魁鄭大義等數百人。道州蔣居鄉哨守踈遠，增靖邊營戍將屯兵，調發有紀。楚大飢，臺省遣糴萬金，君執不可。比再至，移通郡在官之食以應，分授其直，纔六十金。上不逆令，下不病農，人服其敏。撿郴州廪藏，上議易陳化滯，可省歲覈。又治僧訟，當没貲，請市田增祀濂溪，食其裔孫之貧者。君之行於郡，多此類也。居五年，當道上治狀，越次擢德安府同知，治如永州。歲餘，以戒菴喪歸。當道廉之，給喪費。免喪，至京師，公卿以下聞其來，爭相引重，欲留内，例不可，補鄖陽府同知。未上，丁黄孺人憂，禫而病。明年癸丑二月八日，卒于家，距生正德丙寅十月二十五日，年纔四十有八。君既

廉儉，賻而後能喪，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祔六十二都鷓鴣龍圖山黃孺人墓右。娶上官氏，達相女，有婦德。二子：秉鈞、秉忠，皆縣諸生。一女，適谷平先生次孫暹。一孫：豫。當師先生時，余多病，自分且夭。視君目瑩而骨竦，謂且必壽，嘗戲屬君銘，安知君竟先於余。君銘友人墓曰：「我今銘君我自悲，後之銘我其誰與？」又安知後之銘予者，以何言也？嗚呼！銘曰：

二人于旅，爲期千里。一人載塗，車敗馬瘏，困不復起。一人趦趄，行且莫止。於乎欷歔，匪命也歟？寄斯道者終何如？

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公墓志銘

嘉靖戊子，予計偕北上，求友于四方。咸曰：「君不聞陽明之門所評乎？江有何、黃，浙有錢、王。」蓋指雩都何善山秦、黃洛村弘綱，與紹興錢緒山德洪、王龍溪畿也。未幾，遇何、黃兩君于途。黃君爲人簡嘿，而何君則魁形長髯，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必依於所學，無少長敏純，歐歐懇款，援證喻譬，指畫歎羨，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吐者，必伺聽者意解乃已，否則雖假宿傳食，連日夕不爲倦也。其煦濡而且婉孌若此。自是定交，相與問難，辨析不少隱避。君歸田，靡歲不相見，見必踰月乃去。庚戌冬，大冰雪，君留最久，而相語益合。方期與予結鄰終老，而病不可作矣。又八年，其子進恒葬君城東之東岳廟後之乙辰向，黃君爲之志，而以銘屬予。予曰：「知君者，無踰于予二人，是烏敢辭？」

君初名秦，字廷仁，晚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當陽明先生以提督之節駐贛也，常聚四方君子論學。君聞黃君所聞于先生

者，慨然曰：「吾恨不及白沙之門，先生，今之白沙也。刻期往謁，又可失耶？」友人以不利舉業尼之，不爲聽。會先生征桶岡，裹糧追從，相見于南康。是時，丁繼母憂歸，而斬然以禮自度，不狥流俗。先生聞之，曰：「是能以身爲學者。」久之，授以「萬物一體」之論，與「致良知」之説。終夜思之，達旦不寐，忽有省悟。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其語學者，每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莫若兩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情無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此皆苦心察識，而驗其必然，不以人言少揺奪也。惟其悟之甚艱，執之甚堅，故言之甚詳，而不憚重復。蓋謂舍此無以爲致良知之實，持此處人，自庶幾於一體之義。而於言句稍涉精深微密者，輒揺手相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凡海内談學之士，人人善君，君亦人人視爲知己。至論學脈，未嘗輕許誰何也。

君以諸生事先生，在贛趨贛，在南浦趨南浦，在越趨越，一不以舉業爲念。每試，據理直書，顧往往出人右。壬午，舉鄉試。上春官，久不第。辛丑，授新會知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又仕其鄉，吾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始至，釋菜于祠。乙巳，遷南京屯田清吏司主事，分司儀真。歲餘，榷貨蕪湖，所至有聲。滿考，投牒吏部，乞致仕，去不少濡滯。是時，年纔六十有四，而貌又壯盛無衰容，時論莫不以爲高。君少，善治生，家故豐，而自奉極嗇。及聞學，勇於克己，而急於就義。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貸而後襄事。嗚呼！君之見重于師門者，有以也夫！

何之先，有伯勝者，以好修聞里中。四世，至景忠。景忠生汝礪，汝礪生克平，克平生潛，字若愚。若愚公質直長厚，以君貴，贈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配孫氏，贈安人。三子：長泰，武平知縣；次春，歷詔安、含山、霍山三縣知縣；君居幼。霍山與君同事先生，而性慨慷有大節，皆能不負師門。君生成化丙午十月初三日，卒嘉靖辛亥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李氏，封安人，無出，賢明著稱，通達理道，尤善處嫡庶之間，故竟有子進德、進恒。進德，側室李出，早夭；進恒，吴出，今爲縣諸生。三女，二出李氏，幼出杜氏，壻爲丘循輝、郭鳳嶺、季子廉。君卒，諸生即北郭舊遊之地爲專祠。明年，督學憲使鄭君某，檄有祠，❶祀之鄉賢祠。又七年，督學王君宗沐配享先生于鬱孤臺，于羅田巖，而在新會、儀真、蕪湖，皆樹碑識思。此於君宜不足輕重，然回視少年所爲，若兩人然。向使卒爲友人所尼，沉埋舉業，役役於一隅，其所就宜未可知矣。然則君所謂「察識于起端發念」者，非已試之藥歟？自戊子至今三十餘年，三君無恙，而君結鄰之約，奄忽不待。予既不能無悲，君所學若此，而予自顧未知底麗，即恐無以酬往昔求友之初心。蓋不獨悲君，亦重以自悲也。銘曰：

江門崛起，世有真儒。孰出僻阻，懷彼步趨。違俗就師，決于一念。邁往無前，良知自驗。遷善改過，不昧此知。持以淑人，念兹在兹。有覺方來，毋易厥視。能尊所聞，古人鮮是。

❶「祠」，蘇本作「司」，當從之。

文江兩生墓志銘

文江兩生者，趙生子良弼、尹生道輿轍也。子良居文江北門，道輿在新市，距余松原半舍許。俱稱「文江」何居？過文江者，莫不識兩生。兩生能重文江，今忽見奪，故爲文江悲之也。

始余早歲談學，方藉啓助，然多勦其談，而忌所學。自乙未得趙，丙申得尹，於是文江有師友之義。子良爲諸生，廩于官，毅然思自樹，不甘逐庸流。而道輿舉丁酉鄉試，嘗師雩都黄子正，其穎悟不及子良，其質直樸厚，寬慈而善忍，似遠過之。兩生居市中，惟雅静寡營，因誦《傳習録》有感，往來，無間寒暑，徜徉石蓮雪浪之間。近而青原、玉笥，鳳林、白水，遠則衡岳、匡廬，靡不得偕。或踰旬朔不歸，蹈險不怨，求證所得，互指瑕疵。其形貌俱聳瘠古逸，嗜欲清寡。家極貧，然善奉親。兩親質故近道，不逆所爲，得嚴交際，即人以一筐相投，稍不當，堅不可强，視物無厚薄，皆一筐也。

子良從静中悟入，見心體常虚湛，一切無能相入，自謂得此可旁應不疑。有問詰者，摇首微哂不答。終日垂目，宴坐自適。即忖余猶若隔數塵者然，稍稍不足於氣。聞人過，面輒赤，心不自禁，亦竟莫能作一語。喜飲酒，暢志意，後偶病不食，少茹酒，月餘健如常。如是者越半載，忽憊而卒。

道輿尤重耻心，矜細行而尚大節，未嘗失辭色於人。聞談論稍涉高遠，目瞿瞿若驚。謹密内守，即事驗心，以至自慊。至契悟處，挺身捫胸，又若啖異味，意津津莫能自述也。初授崇明知縣，崇明在東海中，藪鹽徒爲亂，往者出没風濤，多不測，選人類規避。道輿名列浦城，爲有力所易，聞之不一動念，忻然戒行，省費實賦。奸宄革面。

是時，城齧于海，積餘帑，將徙之，以内艱去，不果。月餘，倭難作，代者不免。起復至京師，京師貴人愛其賢，競以鄉邑請銓部。會逆銓部意，莫逞，困以雲南太和。在太和，治行猶崇明。獨身萬里，絕不以險遠懷怨。地故儉瘠，供需如中土，民困甚，則搜括利害，務令簡薄，毫積絲累，歲贏若干，田里稱均。咸願立石垂遠，著在令甲。訟簡事給，時時集士人談學，身刑意感，信者日衆。嘗以疾請攝，攝者恣箠楚，聲達署，即復視事。或勸之，答曰：「使病吾民，是增吾病也。」居四年，竟以勞瘁卒于官。既卒，而部檄以賢能召。太和士人悲如失怙，憐其貧，競助之。復請兩臺賻歸櫬，而思不置，復請祀之名宧祠。且檄鄉邑，以鄉賢祀學中，皆如言。

當道輿將如太和時，余偶言：「此心之大，渾然與物同體，一無所繫。惟同體，故感無不通；惟不繫，故窮達不得加損之。」忽躍然起，計禄可備養，斷棄去，相守畢業，言不自效。訃至，與子良吊其家，哭盡哀。子良灑泣別去，無何，遂病，而余衰獨留。嗚呼！此獨文江不幸哉？

前後從余遊者，有羅生汝奎文詳、周生天臣忠、謝生子貞中孚三人。興致高遠，善啓發，莫如羅；謝擅才力，能羣衆；而周愿介，不染非義。二十年來，相繼夭。兩生言及，輒痛惋欲涕。嗚呼！安知今之痛惋，復有甚於兩生者乎？一邑之間，信學者幾何？而傾摧若此，即後死，何益矣。嗚呼，嗚呼！

趙本宋濮安懿王之後，自中奉大夫不佯始寓吉水，墓在二十一都善果山，子孫因家城中。高祖某曾祖□□，祖邦貴。父克潤，邑鄉賓，母藍氏。正德庚午三月四日、嘉靖庚申七月三日，其生卒也，年五十有

一。寡兄弟，而無子，以再從兄子嗣宗爲後。娶徐氏，繼高氏。二女：長適道輿次子，次尚幼。

道輿生後一歲八月十三日，卒前一歲，爲六月二十七日，年五十。尹出河南，至吉州兵馬鈐轄崇珂孫守誠，留吉城舊市街，後徙吉水新市。十三世爲高祖宗連，郡鄉賓，有行誼，士人稱之。曾祖建陽知縣載魯，祖體震。父錫，母蕭氏，三子：長即轍，次軫、軒，縣諸生。錫與克温，皆以儒終其身。道輿娶峽江劉氏，三子：棐，采，樂；一女，適舉人羅徵竹。

子良卒之五日，祔善果山祖墓左，首乾亥，趾巽巳。而道輿葬里中賴坑甲山，庚向，其期爲辛酉十月庚辰。值余病，皆未臨穴。兹爲銘，且吊之。別書其一，納善果之墓。同遊地下，其尚知余之悲否乎？銘曰：

古道荒昧兮，將余振之。援枹奮鼓兮，聽者其誰？仡仡兩生兮，前驅秉麾。靡遠弗致兮，彌堅可摧。天胡弗弔兮，莫或相而。一割中折兮，寧究厥施。處者嘿嘿兮，溘其泯澌。嗟余孰輔兮，倀倀安之。有來景附兮，邅迴後時。匪直文江兮，千古所悲。

明故雲南清吏司主事致仕洛村黄公墓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中丞督軍于虔，延見士人，輒語以聖學。是時，虔中士人，無少長皆得其門，❶獨雩都洛村黄君與何善山兩人最有名。是時，君以《詩經》舉丙子鄉試第七人，丁外艱。往兄弘彝墮父貲不能償，父怒，將杖之，君憐焉，自代三百金以解。先生聞而異之，嘗謂士人曰：

❶「其」，蘇本作「及」。

「黃君來何遲也?」既小祥，始上謁。三日而悟心理合一之旨，凡所誦説，即能無悖於先生。先生之教士人也，擇資之近者，特置左右，時掖獎頓挫而造就之。知用力矣，則又諄諄操習其誦説，與已無悖。士人初至者，令先以意接引，且察其性行何若。俟漸領略，徐共面語，故已不勞而人易知。君首在造就中，自以接引得朋友益，故從先生去虔至歸越，不忍離者四五年。戊子冬，先生道卒，門人倣築場義，歲擇一人紀其家。君居守二年，身處以禮，而用情於人，内外大小咸信服，莫可指誹。於是，士人出先生門者，無問遠近，莫不知有黃洛村矣。

久之，思得一職自試。甲辰，授福建汀州府推官，厭世俗脂韋，背公無忌，執法明峻，不肯少失尺寸。巡按御史何公維柏而下，率倚爲重，遇疑獄及人畏忌不敢發者，必以相屬。君亦感激知遇，不事姑息，能聲漸著，而望者亦衆。戊申，召爲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又明年，北虜入寇，皇上震怒。邊將多逮西曹，或不盡法，即加責問。畏罪者，務深刻以希旨。君直據法遣之，不輕進退，往往忤人。兼質任剛直，既不能爲軟熟語，即有容貸，又不能自暴示恩，以故讒者四起。辛亥，當考察期，閫之望君者適當事，例予謫調。因上章請得原職致仕，報可。蓋公卿中多嗟惜之，故爲曲全若此。

既歸，每歲必放舟青原、玄潭間，與吉之雙江聶公、東廓鄒公期會。先會，必走書速予與劉君方興爲後先。興未慊，或留蓮洞，更旬月乃能去。其體肥稍短，目長秀，而聲厲以舒。士人有所請質，瞠視注聽，不遽舉似以俟意盡。衆論既畢，徐擇一二言諷之。不競談以眩所知，意態含蓄，未易涯涘。然善啖喜浴，曾不自異。己未臘，忽痰壅轉爲風痺，歲加劇。辛酉五

月二十八日，端坐而逝。距其生弘治壬子七月十八日，壽止七十，後善山者十年。

憶予識君兩人旅中，善山慈和，曲意欵納；而君嚴簡難近，未嘗假色笑於人。然予獨與心契，往來二十三年，而敬不衰。觀其學，亦且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至其平生，終始曾未少變。大抵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倉卒不撼，可以鎮燥心；瑣屑不入，可以消鄙見。古之所謂「不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者，庶幾近之。蓋望而知爲有道，不待言之出也。雩都士人，多出兩人門，而邑中喪祭，舊俗尚鬼，至君始還古云。

君名弘綱，字正之。先世居贛縣下横，自春源翁始徙雩都，生子敬。子敬生仲庸，仲庸生廷本。廷本生思盛，號静軒，里中稱長者。娶于吳，生君。君配易氏，有二女三子。女適易廷科、劉克端。子褒，歲貢國子生；次褧、衺，皆縣學生。孫子十一人：瓚，珍，珩，璠，玖，璨，珙，璁，瑄，璞。珍、珩，縣諸生。孫女二：一適易紹音，一許何某。曾孫四人：某，某，某，某。曾孫女三人。君卒之十二月二十五日，褒等葬之西門外生佛寺右，首巽而趾乾。何之殯也，予走雩都哭之哀。君訃至，而予卧病，則哭諸寢門。明年，褒持劉君之狀來取銘，予泣曰：「如君者，可復得耶？且我信矣，銘非我孰宜？」銘曰：

宋儒窮理，理實心虛。虛與實合，匪學弗居。君雖得師，速悟由己。一言而判，即心即理。持之既久，持以不持。流行坎止，自心不疑。感本寂中，寂非感外。心有本靈，嚴師斯在。維内之私，維外之疑。不隨不倚，胡施靡徵。我將質之，逝矣弗作。載韻遺言，

堅珉亦託。

明故禮部主客郎中致仕明水陳公墓志銘

嘉靖辛丑，某歸田，始會明水陳先生于螺川上。又五年，再晤于毘陵。繼是，庚戌聚青原，壬子留玄潭雪浪閣，甲寅過桐江，❶咸朝夕請益，既久乃别。最後丙辰大水，獨對於寓舍，尤盡傾倒。蓋先生之學，得之陽明公致良知爲深，以爲能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感應之間，是謂格物。物格也者，事物感應，各中天則之謂也。竊謂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静者也。指感應于酬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方欲求決於先生，而先生亡矣。悲夫，悲夫！此豈交遊之情已乎？自念此學當詣極致，不負千載一時之機，而先生自任其重，負荷且堅，東南士人歸心取平，而卒無疑貳者，在吉有東廓、雙江諸公，在撫則先生爲倡首，蓋浙中所未有也。如是而不得少延歲月，以卒所請，豈不大可悲哉！

先生名九川，字惟濬，初號竹亭，改明水。陳本宣之寧國人，高祖觀，擅智勇，高皇征僞漢時實在行，以功進小旗，留撫州守禦所。既老，返宣城。曾祖禮，代隸元帥金大望麾下，樂臨川風土，始留家，子孫遂爲臨川人。祖溥，寡言笑，能前知。生崑，字獻璧，號閒翁，娶吴氏，生先生。後推恩封文林郎大常寺博士。母某氏，封孺人，常夢吞星而娠。先生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齋饒某門，問難相長，饒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爲督學崆峒李公所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鼓樂譁之，獨徒步歸。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

❶「桐」，蘇本作「同」。

部，與同舍共一驢，不避嫌毀。已而，忽覺難仕，三疏請告。乙亥，師陽明公于虔，有所聞，盡火舊所爲《周易》、《春秋》、《詩》、《禮》諸書。丁丑，起告授太常博士，講習靡倦。己卯，武宗將南巡，衆莫計，獨與舒梓溪國裳、夏東洲良勝、萬五溪潮連疏諫止，有旨荷校跪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除名。直聲動朝野，而病日甚，然南巡竟止，識者壯之。庚辰，卒業於虔。辛巳，今上即位，拔諸諫臣，仍補太常。癸未，進禮部儀制員外郎，册封弋陽王。甲申，侍陽明公于越。乙酉，轉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計且數萬，羣小懷啣。會是時有他甘心者，思藉爲媒，嗾通事，假夷語奏之。下詔獄，數瀕死，不變。言官論捄，弗聽。丙戌，戍鎮海衛。己丑，郊祀，覃恩解還。後兩遇詔，得閑住致仕。凡再履危機，而卒不肯濡滯依違，以爲身家之謀而易其計，蓋性成然也。歸餘二年，六旬内連遭父母兄弟四喪，躬視斂含無遺憾。

始未師陽明公，卓卓衆中，篤倫嚴禮，實恐玷缺。比務學，即謹喪祭，正廟制、宗法、塋域諸役，不一他諉。宗族不足者，捐己助之。間走寧國，掃丘壠以畢先志。嘗構別墅，術者羨其所窆，惻然曰：「伯父久殯，敢私乎？」遂奉之。而事仲兄如其父。陽明公既喪，自走越紀其家。而踪跡所經，北至毘陵，南盡東粤，徜徉雁蕩、九華、匡廬間。登五老峰之絶標，窮三級泉之奇勝，結茅忘歸，自以爲無地非學，無地非友，亦即無地而非講習之處。其説主於陽明公，以致良知爲主，以格物爲實下手處。不特定會期擬峴臺與懷玉、浙東、青原、玄潭尋訪而已。先生卒後數月，即有東廓之變。嗚呼！此豈交游之情已哉？

先生生弘治甲寅十月十六日，卒嘉靖

壬戌八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諸生即以言之官，祀學宫。未卒之春，痰上壅，耳不聰，至秋遂不能言。有星墮居旁，須臾瞑，殯于家。鄰不戒火，室盡燬，而櫬宫弗震，若有衛者。初娶潘氏；繼董氏，大理卿璜溪公女；側室王氏、李氏。子三：長本，嘉靖壬子舉人，娶張氏，合州善女，繼李氏，董出；次朱，縣學生，娶樂貢士其任女，繼李氏，李出；幼休，聘何永興文明女，王出。女三：長適縣學生黄國紀，次適府學生吴朝禎，幼適安城刑部員外郎鄒善，皆潘出。孫男三：本子文烺，未聘；朱子文燉，聘崇仁謝氏；文榮未聘。孫女二：本女許嫁曾如閩，朱女許嫁詹勝。本等將以明年癸亥某月某日，葬先生城北南岡山，首癸趾丁，近閒翁之墓，而封同潘。先期持衡州推官舒化所爲狀來請銘。予悲先生不可復得，又愧無以相報，虚其平日知待也，慨而銘之。

銘曰：

良知之致，得者其誰？二紀相從，達矣奚疑？有來青衿，示以蓍龜。爰述所聞，可師可資。力主國是，不慮身危。載戍于閩，莫摇彼夷。迨其還歸，汝水之湄。邁邁何求？獨守我雌。斯道若何？今屬舉之。既永斯藏，亦以志悲。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致仕東廓鄒公墓志銘

夫學之始也，莫善於以言相啓；及其久也，莫不善於執言而離宗。知言有宗，不爲所眩，性情相應，加損不形，而擔當負荷，屹然特立，此師道至難，古今一奇遇也。自陽明王公以學自命，遊其門者衆矣，融會敷衍，傳之人者，無若東廓先生。故於其來也，虚席以待之；其去也，凝目而送之。以爲斯人也，吾道之所寄也。嗚呼！其望之

重如此，是可一日失之，使不得與於斯道也哉！

先生名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鄒之先，自永豐徙安福。至克修，居澈源里，始以儒起家。曾祖仕魯，祖思傑。父賢，登弘治丙辰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僉事。母周夫人，以弘治辛亥二月一日生先生，有異夢。僉事官南都，而先生師胡司寇璉。年十七，舉鄉試，娶王夫人。未幾，周夫人卒。辛未會試，❶陽明公爲同考官，賞識之，遂置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而僉事遂解官。踰年，先生亦告歸。

自少舉業有聲，比歸，授經山房，無異也。一日，談《論語》、《中庸》，訝曰：「程、朱補傳，而先格致，《中庸》乃言慎獨，何耶？」積疑莫釋。己卯，就問於陽明公，論辨反覆，憣然語曰：「道在是矣。」自是奉言無所違。宸濠反，從義起兵。今上登極，録舊臣，先生始出。癸未，如越，既别，悵望不已。門人問之，公曰：「曾子羡友，所謂以能問不能，彼幾之矣。」既復職，與經筵，加文林郎。於是贈僉事奉政大夫，母進宜人，封妻孺人。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忤旨，下詔獄，與吕修撰柟聯事。未幾，謫廣德州判官。復入越，久而復行。在官未歷民事，至是無敢退託，發奸摘伏，有未嘗試，而剖析如見者。猶曰：「若保赤子，愧未之能也。」三年，擢南京主客郎中。戊子，服陽明公喪。辛亥，當給由而痔作，遂以病歸。冬，進奉政大夫，妻進宜人。丙申，程太史文德量移爲令，爲之翊化，任嫌不少辭。戊戌，用薦起爲南京吏部考功郎

❶「會試」，原作「鄉試」，因前已有「年十七舉鄉試」之文，故據蘇本改。

中，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有所犯，衆揉得免。在職充經筵講官，上薛文清從祀議，品據精確。是夏，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六月，王夫人没。十二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以嚴爲教，意不少囬。辛丑，九廟災，上時政，拳拳解譬，冀有感動，語大直致，竟解官。明年，娶李夫人。

己卯至壬戌四十餘年，學之不足，反而加密，蓋進進不知幾矣。而教之所施，莫大於自任之隆。無一日而衆不與聚，亦無一日而不與衆偕。中之自得，有名位卑高所不能移也。道之衰矣，士無承稟，故不得不力振以爲先馳。始而專求篤踐，無少疑滯，既惟恐其説之不明；已而心與言俱，言與聲應，又惟恐其傳之不廣。久則精神意氣，無有二事，欣欣朝夕，不知孰爲在我耶？孰爲在人耶？與之俱忘，不自覺也。蓋紹興之學興，而致良知之説，莫不甚習。衆口交騰，是非互出，未有即其心所安者。先生引誘其人，不至相忤，既得底裏，而唯諾應對，又皆足以發之。舉其似者，不聞則已，聞則莫不盡其情；執而疑者，不見則已，見則莫不平其氣。欲究陽明之説者，探之而愈深；欲伸百家之喙者，辨之而不得。温言和氣，隨幾轉授，無往而非可教之人；曲譬廣證，隨事發揮，無感而非可動之聽。雖未嘗立奇異以駭常，而隨問隨答，莫不各中其節而得所欲；雖不必懷飢渴以慰意，而無小無大，莫不各吐其衷而遂所長。入門者，得指摘以爲持守之階；向風者，取形似以爲關鑰之助。故與先生交者，徧天下；而尊王公之學者，至于今不忘。然冰玉皎潔，有如神明；怡怡可親，無復嫌忌。惠愛爲德，被以春温，怒者忘，躁者釋，如奏雅樂，聞九韶，聽之不厭，即之而莫能舍也。蓋其得于天者厚，故出之而有餘；成於學者多，故泯之

而益競。奬人之善，能悦服矣，不以志合而益增其高；拯人之愚，能含容矣，不以跡殊而始張其大。雖家庭耳目之近，言皆可師；而衽席屏帷之間，曲而不隱。蓋躋之使前，不可得而克肖也。知教之不可不豫也，則立書院，建祠宇，廣鄉約，以濬其源；知弊之不可不革也，則舉清量，明户役，以正其始。其他賑貸周族，睦鄰施義，繕道橋，廣陂堰，又若恫瘝在身，不容但已，恐去害之不速，不知永利之垂也。至於文辭翰墨，巨册十餘，咸主從心，獨出己見。若寂感之無界，道器之無分，良知之無倚，真性之無待，聖學之無染，費隱之無間，性善之無二，又皆發先儒之所未發，實則根約理緒，曾無剿襲。然則先生不朽於世，遠而必傳者，是可以輕擬妄憶哉！

庚申，先生以季子考績恩復職致仕，妻王氏、李氏進恭人。是年，先生七十，海内學者咸祝誦之。又明年壬戌，偶病不愈。病亟，召家人訓飭之，不異平時。十一月十日，無言而卒。病之稍加，走而禱者交于途；變之驟起，哭而奠者屬于道。嗚呼，希矣！夫人王氏，嘉溪少參公理孫女；李氏，出瓜畬巨族。五子：義舉癸卯鄉試，娶盧陵黄氏提學僉事國用女；美舉辛酉順天鄉試，娶王氏御史文女，繼周氏；善登進士，刑部郎中，娶臨川陳氏禮部郎中九川女，出王氏；養聘劉氏員外郎文孫女；蓋聘伍氏同知宇女。女三：長適劉布政使佐子紹藩，大學生；次適盧陵楊參議儲子應禎；幼聘萬安朱吏部侍郎衡子維京，出李氏。孫男十一人：德源、德濬俱諸生，德涵舉戊午鄉試，德溥、德温、德治、德泳、德濟、德洙、德汴、德澡。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曾孫女二人，娶聘皆名族。又明年，閏二月甲申，義等奉柩安于里之白竹陂，首震趾兑，先期

請銘。

洪先少先生十有三歲，後進行也。每勞汲引，不過鄙夷。己亥之徵，得與同列。辛丑遠播，事異迹符。香社精廬，追隨實久。閉户三載，何遽見遺？曾不踰年，雙江亦逝。行輩漸寡，附麗安從？嗚呼！豈不悲哉！惟先生所營，關係萬古。一日之是，人心所同。刿會大方，立辨諸趣。既執要領，且獲依歸。秉妙鑿而羣分，賦異質而深造。尚友之士，亦有考于斯乎？銘曰：

惟道在人，如水隨器。盡其所容，皆以爲是。哲人器巨，言與道稽。或就質問，響答無疑。繼師作人，幾四十歲。有覺方來，陽明之裔。早繙帝紀，違俗求之。應時而出，爲夔爲夷。入聽不諧，一斥南服。親歷諸難，郎曹再辱。宫臣載召，于國有華。手綰正印，日麗天葩。立之司成，士有歸命。不諒其忠，奉身以正。斂於旁達，守嘿時揚。一時之遇，百世之光。惟道之精，多與時會。孰畜而存，孰施而潰？孰引孰尼，惟是之歸。於乎斯藏，來世其依。

明故封文林郎無錫縣知縣桂亭萬公墓志銘

士以達節奇行震耀當年、傳誦來世者，豈不難哉？然或觸於一時，奮于一事，究其用心，有未可概論者。彼一無所憑藉，本至性所發，持之終身，久而靡易，亦何其稀少也。世之誇詡崇尚，冀以風厲人者，宜不暇他擇矣。苟欲反澆漓而歸之醇懿，則畏壘漢陰之類，泊然于中，不能與機械謀者，非君子深與者哉！此予有感于桂亭萬翁也。

翁爲人質易簡嘿，而依於慈厚，不知隨

俗低昂計度。意微狷，事至是非，斬斬立辨，出口更不回，人莫能難。以游談聞者，即赤色勳之，不令復張。而於人之是非，與其成敗，又若目睹一二，不俟指覆，即翁不自知其爲能也。

少嘗工舉子業，既以家棘棄去，躬治生。始而人欺其肫肫，多乘間苦楚之，竟不與理，曰：「吾家十餘世門無訟牒，今敗自我，不可。」百計隱忍求免。久而稍稍信服，率先推讓，燕會争鬬，得翁一言爲平，又未嘗居其勞。其最大者，逆濠藉户口給少貨以收倍息，不稱多死箠係，以次將及，鄉人來謀，翁曰：「吾瘠輩貧，人所知也，能勝貨乎？」相戒勿往，人咸危之。會濠反，乃首倡議，結壘自固。是時里有附濠者，聞中丞王公議兵過境，懼連坐，多盡室以逃。翁爲譬止，不聽，則走縣令顧佖告故。且曰：「反者濠耳，道路訛言，謂且屠村，閭里洶洶，小人不知所計，明府不早慰諭，恐脅迫生變，是爲反者敺兵也。」顧用翁言，鄉人以寧。翁之走縣也，衆岌岌矣，竊窺翁家庭户晏然，賴以不摇。

翁雖治生，然雅信諸子傳註所言，以爲學者必當如是。其書取法趙吴興，一點畫不敢苟，故其教子亦最嚴正。聞有明朱子學者，傾囊爲贄。未幾，次子方伯君舉鄉試，翁方視穫，聞報不甚色喜，履畝如初。比舉進士，知無錫縣，縣人有避徭者，懷金謁翁。翁覺辭去，然亦不洩姓名於人。無錫迎翁，間一往輒歸，歸途見隸人持杖稍大，剖其半，書以戒無錫。而無錫亦日有聲，徵南京兵科給事中。用無錫滿考，恩封翁如其官。既拜命，不欲以冠裳入公門，郡縣臺省間來起居，顧深避匿。曰：「我雖受命，實庶人也，何敢與官府爲禮？」角巾野服，與諸親鄰往來，道故舊懷抱，肫肫視往

時，略不少衰，亦絕不以封君自殊。蓋自給事至爲福建方伯，二十年常如一日。其以方伯交際來者，漫漫遇之，若不識也。其後年益高，意益純，終日泯沕如嬰兒。孫廷言舉鄉試，顧益畏懼，常訓其家人曰：「汝不見松柏乎？其愈高而不凋者，貞色常斂爲之也。」於是，鄉人乃益服翁。翁卒，其舊與往來者，無遠近莫不悉來，來則莫不盡哀乃去。

嗚呼！翁在少年，孑然獨立，未有莩粃之援，可以傾動人耳目也。當逆濠氣焰薰灼，犯者立至虀粉，此未可嘗試者。翁爲鄉人計，慷慨振迅，捐身赴之，忘其利害，豈智專然耶？夫久抑而伸，得少而不勝願者，此淺中所爲，無足論矣。至履榮盛，意滿氣逸，憑勢而改步者，往往不少，此其故又何也？翁雖有遭，然用心肫肫，始終若此，此不可以風厲哉！無錫始爲給事也，翁遺書曰：「主上聖明，毋訐人以衒直，毋毛舉以存大體，毋以恩仇變是非。」嗚呼！執此三言，即古之遺直，不啻過也。此尤足以觀翁。

翁名廣載，字汝育，號桂亭，姓萬氏，世居南昌東溪里。東溪之萬，建炎間曰楨者，徙自新建城頭。至國初，有國輔公，生而雄武非常，有絕識，鄉人伏之。高皇帝欲以官，不受。無子，兄國寶子玉中爲之後，於翁爲高祖。曾祖觀禮，祖景星。考必昌，號養拙，母羅氏。自祖考妣以下，皆翁治葬。翁雖不工形家術，考其所卜向背浮沉，一一皆準法度，專門者率不能訾。今祔翁灞橋西策塘之溪湖山母墓下者，所自豫定者也。翁生成化丙申，卒嘉靖丁巳，享年八十有二。素少疾，至是病足。一夕，家人問寢，嘿自刻時，至期無疾而終。初娶傅氏，贈孺人，生子虞訖；次虞愷，即方伯君。繼娶李

氏，生子虞瑞，縣諸生；次虞鄰，德府典膳。孫男七人：廷言舉乙卯鄉試第二人，某某某俱縣諸生。孫女三人，適某某。曾孫男四人，曾孫女一人。

予未嘗識翁，往以臭味交于方伯君父子之間，見其謹約慕古，意必有啓之者。既得聞其家世，比往吊，入其廬，猶及睹其遺風而慨之。方伯君以丁巳某月日葬翁，持前給事徐君少初所爲狀來請銘。嗚呼！似翁者希矣，烏可不銘？銘曰：

世降樸散，巧智紛攘。以能不能，定士否臧。自壯至衰，踵故爲常。如器敝漏，莫補其傷。翁頹乎中，肫肫是將。俗則寡偶，而泯所長。德之方矣，實鏟其光。不矯而合，於性有當。惟古云同，今也則亡。我昭其微，胡直永藏。

明故誥封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茫湖李公合葬墓志銘❶

嘉靖壬辰，豐城茫湖李翁，以季子遂刑部郎中恩封，如其官，而次子逢爲給事中，相與迎養京邸。昆季俱美官，其禄既足以養，而是時鄉里官京師者，又皆争爲酒食壽翁。久之，名聞公卿間。

翁長身豐頤，背負鍾音，響震發自韋布。與隆貴語，意態閒雅，曾不沮怍。即素以桀驁聞者，猝然相遇，莫不斂聽。至是，公卿相物色，翁衣冠以客禮見，顒然有儀。語時政及古今成敗事，亹亹不絶，若久淹仕途，歷多故者語，公卿咸敬重翁。大中丞王公廷相善鑒裁，尤數歎賞，謂人曰：「使李翁爲方面郡守，可不試而效，柰何僅爲封君

❶「郎」下，蘇本有「中」字。

耶？」其未與稔者，望其父子賢達，莫不羨慕，稱爲福人福人。至其行事，非其子與家庭羣從能久受教令者，未有盡知之者也。

翁二歲而孤，濳鞠於母氏，遭家訟侵迫，獨力支拒。嘗詣御史劉公某，劉奇其狀貌，謂訟者曰：「是兒且長，雄偉一世，若等豈其敵哉！」特取㲹肩勞遣之。翁既出孤危，益折節問學。資故穎異，童時已能爲聲偶句，動諸長老。比試諸生，又爲督學蔡虚齋、邵二泉兩公所獎拔，然顧刻厲行誼，務脱流俗，求與古人頡頏聞於世，非直工文辭而已。母育翁艱辛矣，翁事母尤極孝謹。居喪哀毁，出至性，即垂老言及，猶嗚咽悲泣不休。與人交，慎取予，即纖微必嚴義利之辨。嘗曰：「父子兄弟懷利相與，古人以爲亡徵，非過論也。」以是累世雖貴宦，絶不知操切盈縮，求增尺寸，而其家乃日益起。翁故闊略豪爽，亦隨手施給，又絶不能爲寒士態。至於自奉，無衰壯，其儉素如一日也。平居動止端凝，不喜諧謔，不蓄媵侍，即處燕私，虎蹲山峙，凜不可狎。督諸子學，嚴於官府。後登第歸，終日侍立，無敢跛倚。比在官暇，時時舉平生所欲爲而未得自盡，與其所必不爲者，訓飭之。會同時各以職事爲大臣所中，下詔獄。翁倉卒聞報，「不少見幾微，第曰：「升沉常事，奚足計？」旋遣人持書督過，不令摧萎。晚年益明消長之故，署所居曰「抑畏」，旁書「虧盈益謙」四句以自儆。雖以高年據榮寵，見戚屬、卑幼、賤役，亦必斂容。爲封君二十年，不能以片楮入公府，而郡縣數虚鄉飲賓席以待，深避不就。

遂二子相繼舉鄉試，自視欿然，若有所畏，而不能色喜，視遂與逢登第時不異也。遂自外謫稍進爲中丞，是時翁且八十，先期迎賀于留都，翁辭曰：「余以三世一身，遭罹

多難，乃苟延大耋。于今孫曾三十餘，繞膝稱觴，已爲過望，汝乃欲假公卿之重，以爲一日之榮，吾恐造物忌多取也。」竟不赴。已而北虜犯順，召中丞督兵于薊，翁直責以捐身許國之誼，❶不令内顧。未幾，遂得釋政。三年，而翁感微疾，謂遂曰：「吾必不起，雖然，得汝在侍，殊非平生意及也。」家人環泣，問所欲語。曰：「吾平生語甚悉，若等能守忠孝勤儉，宅心保家，吾目瞑矣，何泣爲？」已而曰：「人多怖死，遂令神識昏亂。吾心曠無一事，欲了便了，不見可恐怖者。」言訖，端坐而逝。

自翁遭家訟迄于終，不一言訟者名字，其意以爲毋使吾子孫不忘于心，且修怨也。其大節隱行，磊磊若此。然拘于命，不得達，凡七試場屋不第，輒棄去，而微寓其意於詩。詩成，日吟詠以自適。歲時家庭宴會，或自度長短句，令童子倚音歌之，以代鼓吹。然亦不欲以是名家，筆墨散逸，今所存惟《饑豹》、《穴遊》、《桑榆》諸稿十餘卷耳。其平生所欲爲，與其所必不爲者，既以傳之於子與其家庭羣從，❷今衣冠滿門，動名方甚顯赫。至於敦博之氣，孝謹之風，即其子與家庭羣從，咸自推讓，以爲不及。諸公卿數歎賞矣，又拘於時，未有以其名薦者，故翁行事雖近古人，而竟以封君終其身。

翁諱萬平，字惟衡，姓李氏。李氏自臨汝徙茫湖，在天福五年。處士從始至翁二十有八世，世有聞人。曾祖南輝，封監察御史，贈按察司僉事。曾祖妣屈氏，封孺人，贈宜人。祖考諱瓛，號牧麟，以進士爲監察御史，改四川按察司副使、松潘兵備。祖妣

❶「捐」，原誤作「損」，今據四庫本改。
❷「羣」，原誤作「郡」，今據四庫本改。

黄氏，贈宜人。考諱與鎬，負才志，年二十夭。母林氏，茹苦立後，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節婦。翁生成化辛卯，卒嘉靖癸丑，享年八十有三。配劉氏，善治家，急義掩瑕，俾翁全其嚴重，尤能以儉約成其子。及封宜人，身貴矣，一御命服，返布素，無所改也。生成化戊子某月日，先翁十二年卒，爲辛卯某月日，葬驥山。子四人：選太學生，逢官至德安府知府，遷河東鹽運司知事，遂今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鳳陽。女一，適某。孫男十三人：櫝、橡、格，選出；惠、德、慈，逢出；杭、樸、楠、樌，遠出；栻、材、嶽壽，遂出。孫女四。曾孫男二十幾人，公及見者幾人，爲某某。甲寅冬十月某日，葬翁里中香社寺後，戌山辰向，以宜人遷祔。後二年，而中丞委銘於某。某始壽翁京邸，徒懷羡慕，不盡聞其行事也。蓋歸田始知之，方欲請益，而翁已不作，訪其墓而拜焉。故不辭爲銘。

翁從子吏部侍郎璣，狀翁行事，有云：「翁年四十八時，得奇疾，氣絶三日而寤，云至帝所，伏庭下，遥見殿中紫衣者，麾黄衣人掖以出，道遇羣狙圍之，翁躍馬奮刀殺數狙，晚至野市，憩酒肆，主人持簿相示，覽之，即翁詩稿。所與語，皆身後事，病且愈。後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間，乃知非真夢也。」嗚呼！翁處死生之際誠異矣。其子若孫，與夢語相符不謬，翁果異人哉！其不盡用于世者，豈亦有靳之者乎？嗚呼！銘曰：

維古立賢，不專一途。或引自代，或同大夫。叔季競能，浮藝是拘。不量器受，守資以除。譬彼豫章，輪囷敷腴。委棄弗睨，見惻垂輪。完璞遺珠，元精所儲。亦有神物，時斂以舒。人莫可測，機與化俱。鬱鬱兹丘，天實閟

諸。儷德克享，孰敢覬覦？不足于前，後則有餘。揆厥終初，理也弗渝。

明故前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方洲楊君墓志銘

西蜀擅俊爽秀異之産，故發解者多有聞於時。❶方洲楊君，名實卿，年二十有四，舉四川鄉試第一。明年，試大廷，今上親擢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無何，故鄉大疫，而祖三溪翁及妻劉相繼卒，請告歸省。明年還朝，充經筵官，例得賜書。豳風亭成，進講章，與賜宴。又例進《白鵲詩》，多諷語。壬辰會試，爲同考試官，務在得人，不必己出，咸服其度。是秋，彗見，應詔極論用人行政之道，本於喜怒。疏入，上疑意有所指，令具實對。衆謂宜伏辜引謝。君氣故豪，視人多不當己，且鄙引謝爲巽軟，直據所見覆奏，語干用事寵幸諸臣。有旨下詔獄，問佐使安在，刑訊垂死，無一言他及。主獄計窮，度同官程君文德與厚善，將追榜之，會兵部侍郎黃君宗明上言論捄，遂俱見逮。君懼連坐二人，每鞫必自誓，力爭不屈，上怒尋解。獄成，謫戍瞿塘。歲餘，詔例得釋，旋予致仕。

君既負豪爽，自及第至被謫，食未及三年，不得封，懼二親無以歡，遇節序稱觴集客，務極所欲。且治室廬，列歌舞，娛其耳目。而士大夫不知者，顧以爲謗。君方及時縱志，惟恐不足，莫辨人言瑣瑣爲何。弟台，故善事君，君友愛特甚。用君之學，舉鄉試魁。而三妹適士人，復懼二親將有離憂，即市舍旁地屋三區，別割産均給之，俾得數奉朝夕。後盡讓己田宅膏美者於台，曰：「汝子多於我，非此不能立也。」而三族待以舉火、婚嫁者，又甚衆。養其妻劉之

❶「時」，陳本作「世」。

家，如其妹，其他舉義周急，歸死殯而全孤嫠，無問貴賤，費出不貲。此在他人固皆甚難，君遇之，一語立就。性耐勞，不憚遠役。至忤己者，即詬詈其門，❶一無所省。蓋其才豁略脱灑，意至輒行，動無拘滯，而又善于用情，故能周愛若此。歲久，薦達屢矣，然未嘗尺書求援故人。間與耆碩結社賦詩，笑謔傲睨，若不知有人世。至論天下事，往往剖截直易，靡所畏忌，顧其力，誠若足以勝之。所爲詩文，稱其爲人，下筆如注，有千里莫禦之勢，絶不能組織崖岸突兀語。所著有《猶及編》、《觀槿野言》、《庚辛集》及諸稿四十卷。嘗自謂得之沉思，而出以率易，舉是概平生，宜亦略可睹也。

憶君早慧，爲先輩余君所奇，補諸生。督學王公廷相賞其文。比及第，程君與予三人故聯名，君少予纔一歲。是時，上親覽諸試策，手賜褒語，一時公卿侈爲稀事，每相期必有以報天子。而紹興良知之學初聞于予，予亦數數言之，獨君心契，聞與就薛君侃、歐陽君德問所以。一夕，予已寢，君扣門就榻，曰：「吾適有悟，思決於君。」若不能終夕者，其意興勃勃類此。相聚不四月而別。當行戍，僅聚數日，而程君坐前事竟外謫。其後稍起，至吏部侍郎罷去。予在朝之跡，頗與君同，別一十七年而君卒。未幾，程君亦不起。余幸存，顧病衰無能少進，即後死何益矣。

明年，台以訃來，且索銘，曰：「沒時，意所屬也。」嗚呼！君即不言，吾能嘿乎？以君才力，志學有不成乎？至於今，吾三人夙所期者何似，其尚可追否乎？嗚呼！忍不爲銘以志予悲？

楊氏，本楚孝感人，避元亂，入蜀居遂

❶「其」，蘇本、陳本作「及」。

寧。幾傳爲思寧，思寧生友德，友德生萬全，萬全生時景，即三溪翁。翁生洪江，娶杜氏，是生君。比没，葬長庚山，君與台嘗廬其側者。免喪而病作，卒嘉靖己未，距生弘治乙丑，壽五十有五。配劉氏，繼王氏，皆先卒。劉一女，適某。側室蘇氏、白氏。蘇氏一子義臣，縣諸生，娶王氏參政嘉賓女；四女，適某某，皆士人子，一尚幼。義臣將以某月日葬君棗坪之原，而二配墓在長庚山右。銘曰：

初交久暌，忽悼絶也。道廣車馳，孰摧折也？志壯且衰，今古别也。後死何期，我心惙也。積惠有遺，文聲揭也。考履列辭，石不可滅也。

明故贈刑部雲南清吏司署員外郎晴岡胡君墓志銘

贈署員外郎晴岡胡君，泰和義禾田人也。名天鳳，字時鳴。父諱行恭，號謙齋，篤學慕古，行誼嚴振。嘗感時事，有所論著，識者謂可裨政議。羣居平恕，每歲里中弟子争迎師，莫能舍，以是終身不去其鄉。君自少稟家學，不更他師，性行方介，酷類父。既補縣學生，授經虔之雩都。

是時，王陽明先生去虔未久，高第弟子雩人何公廷仁、黄公弘綱，傳先生學，主於求心，而緩窮索。居聞之，未即信，退而沉思。會冬夜從友人所宵分歸，已熟寢，覺聞漏下不及三十刻，心訝之，已而數覺，漏不加促，則疑守者怠謬，披衣起立，候天曙，❶比四問，鷄未鳴也。愯然悟曰：「漏非有永不永，由吾心動，聽聞亂耳。夫聽聞亂，故逆億起而愛憎移，不自知其妄也。不求諸心，吾之妄可勝計哉？」於是積疑頓釋，乃

❶「曙」，原誤作「睹」，今據蘇本改。

著《自信篇》以明己志。時時就何、黄究所傳，且曰：「始吾未信先生之學，謂與宋儒異耳。夫『性即理』與『在物爲理』，皆宋儒語也。理在物，猶可言外；謂性爲外，可乎？性非在外，理非在外，吾之窮索宜何從？」於是，復爲《理論》申之。然君不獨能信其言，反諸己自處，獨至接衆，務與心應以爲快。嘗遇病攣者，旁有人云：「孰予一金，當出奇藥起之。」君即倒囊。從者疑曰：「驗否安知？」君曰：「吾心誠不自已，豈俟其驗哉！」門人問：「見色不動，有道否？」曰：「人之自視子女，未嘗有動，視人猶子女，固其道矣。」雩士雖以舉業從君，君所語多在舉業外，以是出其門者即有聞，御史袁淳、訓導周文其最也。在雩三年，所學視昔大異。方以稱力澤物爲己責，而竟卒于瘵，年纔三十有八，不及其成。里中嗟曰：「謙齋阨矣，復阨君耶？」

後卒三十年，君之子直，登進士，爲刑部，致有今贈。未幾，出爲湖廣按察僉事，念君待吉淺土，亟歸卜地於某山之原，面乙辰，負辛戌，將以辛酉正月五日下窆，前期自撰世敘來請銘。僉事故與余遊，嘗疑有啓之者，其私淑先生也，志甚厲而位漸進，將所謂稱力以澤物者，終有在乎？於是諾其銘，以告諸幽。

胡之先，徙自金陵，宋慶曆進士衍，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幾傳爲伯雅，登永樂丙戌進士。進士之弟季和，生寶坻訓導哲。哲生尒極，君之高曾祖也。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配周氏，生子三人：長按察，次某某。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世敘云。銘曰：

學晦識礙，如夜方寐。孰寐有聞，羣酣未悔。匪辭是修，自踐抑抑。命或格之，極詣未即。皇錫有赫，貴豈在

名？惟古好德，乃福之榮。又何考祥，不曰有子？遺者方長，雖夭弗死。

明故慈溪縣知縣雙渠謝君墓志銘

謝雙渠君，初名珥，字子器，其上世嘗立弟爲後，君正其失，從兄弟名行，更曰應嶽，字顯之。自少以《易》學爲衆所推，出其餘力，又能爲古文辭，於是子器之名滿郡邑，四方争迎爲師恐後。然名不相逮者，顧得舉，而君至四十以上，猶不第。更名之幾年，爲嘉靖戊子，會朝廷遣京朝官主考郡邑鄉試，始賞其文，擢第一人。明年己丑，登進士。庚寅，授慈谿縣知縣。❶二年，卒于官。

君面肥皙，腹便便垂，孝友慈和，出天性。嘗捐産贍伯父後及從叔與女兄之貧，視從子如子，隨質礲就，且植立之，皆次第取科第。然豁略有度，笑語諧謔，跌宕不羈。凡施愛於人，與人之倍德者，曾無校量，怡然遇之如一也。爲進士，即以更名之故聞於朝，欲著爲令，復請旌表節義，以勸海内。觀政工部，爲尚書所知。是時修正《會典》，與撰本部《實録》。慈谿巨邑，號難治，君以廉勤涖之，弊袪訟清。横徭詭税，羨茶妖祠，盡釐以法。邑畏濕不禁火，民居善災，故有市河，久淤，且入於豪，因力復之，患以漸息。又建尊經閣，廣揚慈湖書院，增置祀田，風厲士習，竟以勞瘁得疾。將入覲，至揚返，卒於壬辰二月十日，❷距生成化癸卯，得年五十。

先期家人知不起，泣問後事，輒訶走之。士友候疾，令以序進，語皆邑事，一不及私。其卒也，民哀之，請祀名宦祠。❸當

❶「谿」，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十」，蘇本作「九」。
❸「祀」下，蘇本有「於」字。

道廉其賢而貧，賻乃得歸。既歸，而今上以治行徵，不及聞。明年某月日，葬於本里連田虎形祖塋右，❶首丁趾癸。娶蕭氏，無子。側室彭氏，生子國典，爲縣學生。一女，適周台應。

君本吉水銀村巨族，曾祖三奇，祖建鈞，父正用，世業儒有聲。母毛氏，大守超長女。憶余髫年即識君諸生中，比舉進士，同年稱莫逆。而國典失君故甚幼，既葬十餘年，始來索銘。又十餘年，余始執筆，則國典已舉三子，而蕭亦卒。國典之幼也，蕭鞠之甚艱，不異所出，尤能教以忍讓，故竟有成。生成化癸卯，卒嘉靖戊午，得年七十有六，葬八都大井田中蜈蚣形。君舉進士時，每向余憂國典小弱。嗚呼！余銘雖稍遲，然得載孫之名于石，其可瞑矣。銘曰：

於惟慈豁，才孰縱之？久躓而興，復遏其施。于嗟志士，能幾遘時？兆足以行，於君奚疵！

明故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謚簡肅周公墓志銘

嘉靖乙卯，都察院左都御史缺，所司疏擬請，❷今上若曰：「惟是法紀，攸司必公且嚴，實難其人，❸其慎擇之。」於是僉知上意，遂以崦山周公名上，自南京兵部尚書特授焉。例辭，不允。在院考察天下述職諸臣者再，在廷諸臣者一，法守剛決，陟明黜瑕，私莫敢干。獨立朝著，望者斂色，臺綱爲之一變。上重其代，委信益堅。二品再敘，加資政大夫、太子少保，遣中使賜羊酒寶鈔勞之。幾七年，不得告。會長子經歷君夭，鬱憤成疾，疾卒于位。上聞悼惜，遣禮部侍郎

❶「右」，蘇本作「左」。
❷「疏」，陳本作「奏」。
❸「其」，蘇本、陳本作「惟」。

李公春芳諭祭，特贈太子太保，諡簡肅。工部具棺治塋，仍命行人孫君汝翼護行，中書舍人李君輔蒞葬，有司畢祭如數，恩禮隆備，咸侈爲榮。孤宣，將以是年十月五日葬同江下赤石潭，期促不及請銘。當朝名公謂公視某則外兄弟，迫之寢所，俾代是役。拒謝不聽，乃力疾取禮部祠祭主事曾君同亨所撰行實，參以平日知見，撮其大端，列書壙石。其政事之詳，未及盡聞，俟之作者。

公名延，字南喬，居近崦山，因以自號。周氏泥田水溪巨族，相傳系出都鄉侯胤，因守袁留居之。至汾翁徙烏東，五世沂濱，再自烏東徙泥田，十六傳而爲學顏。學顏生椝，舉洪武庚戌鄉試，官至台州府同知，以治水知名太祖皇帝。椝生公智，泰和訓導，於公爲高祖。曾祖適，台州教授。祖仁讓，祖妣宋氏。父良福，妣李氏。公既貴，俱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二妣俱淑人。

公始爲儒士，舉嘉靖壬午鄉試。明年，登進士，爲潛江知縣，用薦調廣之新會。戊子，召爲兵科給事中，以言謫大倉州判官。徐丁妣淑人憂，起復補宿州。已而，擢揚州府同知，南京禮部主客郎中，調南京吏部考功。戊戌，擢廣東布政參議，轉按察副使，擢左參政，轉福建按察使，擢右布政使，歷廣東左布政使，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再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無何，召爲刑部侍郎，復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京吏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凡二十任，至今官。

初仕時，年纔二十有五，家居先後止三數寒暑，自餘三十五年，未嘗一日不在位。方峻謹潔，無他嗜好，面顏寒峭，人不易合，

在親交一無所昵，亦未嘗一言受呰于人。自其少時食貧力學，間授徒以自給，有弗率者，旋即斥遣。喜深沉守獨，日端凝上視，密於致思。即夜寢，多不易瞑，凡晝之所爲，至於事物之微，人易忽者，必檢晝得當乃已。與人語，忖量是非而後發，將出口，尋繹復止，如是再四，或終含舌，嘿嘿不苟應。退則静坐一室，儼如對賓，妻子不敢輒至其前，偶有違拂，厲色經時不解。僮僕侍側者，惴惴失措。以此持己，亦以此視人，不别爲賢否；以此處家，亦以此治官，不少失尺寸；以此臨下，亦以此事上，不輕爲附援。蓋出性成，非矯强也。

始至潛，未試吏，據律擿發，奸蠹破露。常堤黄漢垸田三千丈，防恩江河，潛得常稔，而沔無水患。盜入東北沙坰，驅民騾往，盜驚有備，卒敗以去。新會窟猾逃税，習不可治，則又設計誘之，畢賞其逋去。兩嵓邑俱祀名宦祠中。入諫垣無幾，坐論新建伯奪爵事外謫。謫者例居他署，自别僚長，遇以客禮，大倉、維揚皆然，獨違衆聯署受事爲常。去宿，宿人祀之如兩邑。歷廣、閩藩臬，值南交議起，贊畫居多，以征黎功獲優賞。而採珠中使畏其禁令，不敢苛暴蛋人。在閩中，吏無佚罰者。巡撫應天，首清海洋巨寇林成之擾，以靖江防；次復溧陽水次之兑，以寬民力。未幾，督兩廣，則又主於節費息兵，務安靖以杜倖功，軍餉非給犒不發。疏止番舶交易，毋啓外侮。罷瓊萬、烏石諸驛，歲贏千金。宦迹所至，過者惜其去，聞者冀其來。墨吏多謝病求避汰擊。自是出入南北兩都，官益尊，其清約自守，交游屏絶，門外蕭然，不異在下寮時。異時考察，或可計免，至是竟莫能相撼。至所保全，又非讒毁可動，事無巨細，度其害不勝利，即時調皆然，所見有未定者，寧棄

置不復舉，縱拂羣情不恤。皇鑒精嚴，靡有遺照，近臣尤所注意，往往捄過不暇，公周旋八座，曾無蹉跌。嘗自贊其像，有曰：「退然若畏，鈍兮似迂。然其不違義，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也。」其終始令名，豈易然哉！有司議謚，擬之一德不懈曰「簡」，正己攝下曰「肅」，上特允之。蓋既接跡安成張公之後，而所遭過之。在吉水百八十年間，登穹階受完寵者，惟公一人。嗚呼！其可謂不死矣！

公生弘治己未，卒嘉靖辛酉，享年六十三。娶熊氏，累贈夫人；繼王氏，累封夫人。子二：長守，以廕至右軍都督府經歷；幼宣，國子生。女二，適羅思、李祖庚，俱縣學生。子女長者熊出，幼者王出。公不樂爲無益文字，至所陳述咸整潔有章，類其爲人，多不存稿，惟奏議若干卷，存于家。銘曰：

泥田之野，原自崦山。周宗世衍，焜燿其間。篤産名臣，特立無懼。揆厥初終，一節允固。肅則有帥，簡固能專。在邇不泄，持久彌堅。諸難咸宜，于藩于臬。薦登大僚，聲光有烈。惟帝曰都，惟爾予乎。孰司邦紀，御史大夫。率爾素履，爰正庶位。臣敢不恭？百辟所視。亦既七載，表樹自躬。吏獲楷式，士耻汙風。矢死奉公，疾弗仰叩。力瘁生前，慮周身後。帝用心惻，垂卹有加。進秩賜謚，易名孔嘉。備物飾終，重使遠道。石潭之湄，塋壝堅好。形閟志顯，著在王言。嗚呼簡肅，百世如存。

明故白竹山徒柘鄉族叔北軒墓志銘

吉郡地雖廣，然生齒甚繁，不足以食衆。其人往往業四方，歲久不一歸，或即流

落，不識家世何在。而長沙與吉郡接畛，其産故饒，其留滯又爲特甚。吾嘗治譜，見客遊而葬其地者，心竊悲之，爲書出處甚悉，以待其歸。又竊恨處異域而忘故鄉，使父母盻盻然無以待老，誠不知其何心也。

吾族祖秀英，嘗客長沙之寧鄉粟溪。既久，娶其地章氏，有二子：鈞，錦。未幾章氏卒，而秀英之嫡曾氏二子，曰銘，曰錢，既有室，視寧鄉二弟爲異母，又遠在千里外，秀英慮其不相能，而力又足以兩分其業也，欲令鈞、錦留寧鄉以居。鈞年十二、三，向父泣曰：「人孰無祖？吾忍終爲客子耶？」情旨悲懇，秀乃攜歸。曾氏性頗嚴，鈞事之甚謹，顧獨得其歡心。曾氏嘗語人曰：「吾不意鈞能孝我也。」以故，銘、錢視鈞如同生。鈞稍長，往來寧鄉，有赢即以周其族人。於業儒而貧者，不惜傾其貲。里人王志本死不克葬，聞而哀之，遂遺以棺。又嘗解衣助秦用達之殮，然家故堇堇不甚裕也。其生弘治癸丑，嘉靖乙巳卒于家。娶段氏，有二男，曰程，曰秋。程爲府諸生。一女，適顔來。歲時婚媾，宗族問訊，咸謂鈞能持門户。嗚呼！視彼輕去其鄉，久而忘歸，與同室而胡越者，又何如也？不可謂難哉！

程以丙辰冬祔葬吉水五十九都東邊下坪，辰山戌向。先期以外父袁君梧狀來，曰：「吾父雖無善行，願一言使後不忘。」予與程同出峽丘公珣之後，又嘗壯钧之爲人，奇其所爲，乃志而銘之。鈞字仲和，北軒其號云。銘曰：

寧鄉生，故鄉死，安能鬱鬱久居此？居竹山，葬吉水，爾能德人人德爾。樂哉兹丘誰忍毁？

明故三潭府君墓志銘❶

三潭府君，曠達人也。方頤豐準，性度純謹夷猶，與人處，無疾言狂態，而心常熙熙，若不涉世務者。❷故善詩、楷書。書宗顔氏，皆有法度。喜飲酒，遇醉不能辭，時時舉盃至唇復止。嘿嘿工苦於詩，詩不得，盃屢舉屢止。如是，雖移晷刻不知倦。或主人勸酬至甚醉，目光傍流，輒拱手告寢，鼻息齁齁。主人不厭，雖累月如是，不舍去。往年，常游金陵。金陵多鄉貴人，好爲詩及顔氏書，相遇甚驩，飲之酒，見其狀若此，更相稱善，交引辟爲子弟師。居無何，忽忽不樂，棄歸。

嘉靖壬午，始與先大夫相見。先大夫高睨一世，無富貴態，常鬱鬱不欲與俗人交，杜門城市中，巷無轍跡。遇君至，啞啞笑言，旦至暮不休。每席地坐，共持尊酒倚筆床，嗚嗚長吟，彼賡此倡，揮灑滿紙。當是時，余弱冠旁侍，謂嗜文墨耳，未之多也。他主人或相招，皆不樂往，而先大夫座中無君，輒慘慘不樂。乃延爲子弟師，歲且暮，猶相對。予至是益愛敬君，間與語周、程之學，悚然俯聽。歎曰：「惜吾老矣，枉此生無可贖者。」遂爲詩贄谷平李先生，願師事焉。不獲請，退而日誦陽明語。予笑曰：「得無勞乎？」應曰：「誠有聞，即死無憾。」❸久之，詩類白沙，字類陽明，見後生，輒談先大夫與谷平先生，口不置也。又歲餘，先大夫捐館，君且病。方病時，聞訃，伏枕痛哭不自已，故病日甚，勢且亟，猶欲爲誄辭，舉筆淚涕交下，竟不成語。後二月，亦卒。

平生不知計算事，少嘗學爲諸生，以門

❶「府」，蘇本、陳本作「羅」，正文同。
❷「世」，陳本作「時」。
❸「無」，蘇本、陳本作「何」。

户廢業，而身亦窘。子弟束修，囊無停滯。家不能舉火，對客不少見戚容。日遊山谷中，趺坐盤石，以此爲常。辛卯，縣令吴悝廉其老貧，禮爲鄉飲賓，固辭，不可，乃以讓蕭廷翰，而自爲介。衆謂稍自媚，即可以謁得謝，而君不一動齒。卒之日，其子珵無以爲殮。又十餘年，不得葬，而素所交游，日多零落，今無復有談其事者，悲夫！

君名輅，字木夫，世爲山原羅氏。始祖時濟，爲宋吉州推官。高祖敬簡，曾祖存淵，祖丕冠，父效。祖母石鼓周氏。君生成化戊子，卒嘉靖癸巳。娶周氏，生二子：長珵；次玧，早卒。珵娶胡氏，繼劉氏。女適某。孫女一。乙巳十月丁酉，祔葬本里某山，皆珵力貧終其事。銘曰：

若有人兮山之阿。殞沉瀣兮被芰荷。行無頗兮志匪他。莫我好兮謂我何？歸去來兮擇所處。孔鸞相從兮猿鶴與侶。逝而不返兮將遐舉。延味嚇腐兮奚足語？潭有月兮松有風。生此樂兮没此終。相贈遺兮留無窮。後千秋兮何悲恫。九地修文兮多君子。異丘墟兮同寢止。勒室銘兮考終始。天地爲徵兮永安此。

明故泉口彦山府君墓志銘❶

予聞懋德述親之行，❷則爲之泫然而悲，蓋悲其時之難也。先王田里樹畜之教詳，斯民得以厚生而寡外慕。當是時，有弗若于訓者，刑之所必歸也。其安於俗者，則福之所必集也。後世養民之意微，而利欲之穽偏於天下，非捭闔不可飾情，非累黍不可居積，於是恂恂者多齟齬，而卒底苦厄。

❶「府」，蘇本作「羅」。

❷「聞」下，蘇本有「羅子」二字。

彼能自靖，宜無怨矣，然孰能免季路臯魚之情哉？故既爲懋德悲，亦因以悲吾先世也。

懋德之述曰：「吾考彦山公，篤厚人也。雖不事文學，心肫肫近於理，至不知計算處，多暗與古人合。嘗業商，商即墮貲。已而躬耕，耕嘗餒。旁觀者不勝其坎壈矣，顧所出浮於所入，無苦語。吾祖喜賓客施予，則爲治具營辦，不令親有他慮。諸父昆季遭誣訟，若身與其事，傾作産出之。故終其身，貸貲以食。教其子曰：『汝必讀書，無効鄉里薄俗孳孳於利也。』」嗚呼！若公者，非所謂恂恂而齟齬者耶？

公卒二十年，懋德舉江西甲午鄉試，而養已不逮。辛丑，改葬公于下符高伯祖庸範墓側，午山子向。述是乞銘。余四圖泉口，系出秀川印岡仕倫公後。二世德輿，文學著於楊文節公記，而夢祥明弼，行業載乎郡邑志。嗣後顯達遞傳，難以枚舉。自余與懋德同遊谷平先生之門，講學甚親，重其述言，而悲其用情，遂次第書之。嗚呼！公可謂不匱矣。

公諱俊，字岳彦，號彦山。爲鄉飲介賓。生成化己丑六月二十七日，卒正德甲戌二月二十四日。娶谷平李氏。曾祖啓旭，祖復敏，父美瑛。懋德諱袞，號果齋，二子：豸，麟。豸爲邑庠。銘曰：

惟古重民，性同異遷。質而不鑿，俗以爲賢。世降彌文，棄道詭利。惟避拙樸，機巧爲媚。今有君子，屯蒙弗渝。恂恂之白，篤於族閭。躬之不亶，淑聞滋至。有考茲丘，視其來裔。

魯齋周君及配宋孺人壽藏銘

魯齋周君，名鍊，字愈豐，世爲吉水淼塘著姓。曾祖峻魁，祖廷伏，父履循。履循

嘗爲諸生，苦疾棄去，問醫于婺，精其術歸，用治他疾，輒已，遂有名。郡邑中以其不羈，號曰散人。君，散人長子，長身豐骨，準柱中起，睛微赤，爲人剛嚴質任而達於事計，慷慨不爲委瑣狀，意必己出。

當散人問醫時，君六歲，獨與母李居，學書四年，而散人歸，君已背誦書史，趨拱拜揖如成人。又五年，母卒，而散人益無家念。郡邑人聞其能已疾，又性善酒，迎去率日夜飲之。散人得酒，不復求歸，而門户呼召，宗戚訊勞，但知有君。君既學不能專，又因出侍散人，通其術。郡邑故奇散人，逆計當有秘方隱説私其子，求迎者得與同載爲幸，以是君未弱冠，踪跡亦且徧郡邑中。

散人卒，君之名顧出其上。其方藥間用李東垣、朱彦修，而一聽增損於脈，不復拘牽舊法。或疑之，君應曰：「吾用藥如韓信之兵，多多益辦；吾製藥如武穆之陣，運用在心。蓋因病以立方，方無定用；若拘方而待病，病豈常形。此非若輩所知也。」然君脈人，動移數刻，已復如初，或至三四，乃言狀，言則病者頷首，絶不令自叙苦楚何在；又能即脈之浮沉徐數、微洪利滯斷人禍福，殊驗。如言某病合死何日，或前數十年言某當食禄，與他人失得時月，詢其後果然。

余先大夫數禮重之，余以故聞其斷驗甚衆。至脈余，又獨不失一言。然傳者失實，又多憚其剛嚴，莫敢與狎。君亦落落寡合，即隆貴人，每儕輩岸視之，不能綺語相調，以卑陬唼喻爲容。遇稍不當意，拂袖去，雖累金幣追謝，弗顧。即郡邑大夫欲招之，非有人左右，莫能致也。其後英詔虔臨諸郡，有奇疾，輒謂非君不可，業已難效，數

嘗君，君意久亦厭之。嘗語吾曰：「歲在某支，❶吾當死，不爾，吾不復言脈。」乃擇材爲棺。又幾年，爲嘉靖丙午，買地二十一都某山，去家五里許，以丁未元日治二穴其上，一以自待，一待其配宋孺人。余聞，往勞之，執余手曰：「人生固然耳，獨不憶間者言乎？雖然，昨臨封，淚泫泫不自已，非有懼也。吾少失母，遺弟鑣四歲，吾與妻宋再事繼母，而子視鑣，其困瘁，吾兩人知耳。吾父坐誣，法必死，吾忘饑寒，累跋涉，求見長吏，頭搶地乞代，幸得白。當是時，寧知有今日乎？鑣有室，求分異，倍與父産，而自取其一，哀其早孤也。其敗也，復與合食，而姪潭者顧又甚少，何意鑣已死，吾獨存耶？伯父履泰，負官賦四十餘金，以誣逮，代償之。履輝者，三從叔，幼無歸，吾食而婚之，又婚其子。其子死，始罷食。凡爲食者，以爲祖宗之遺也。今吾已矣，誰當復念之者？所置田宅，僅中人之貲，固養生者不廢也。不知此身所藉者，數尺地耳。縱深錮而厚藏，又何益於此身？即後朽，又安從而知之？然而爲之者，毋使子孫之我累也。」則又曰：「歸是地者，吾宗也。不敢迫其祖，而從其下，庶與死者兩適焉。他日能爲吾書乎？」余曰：「公叔之丘，靖節之挽，惟古人行之。能不諱，即今何辭？」君顧曰：「善。」余聞通於理與數者，皆能前知，以息其心，而推於其故。君豈通禍福死生之説於脈者耶？

自余識君，衣履布素，垂二十年如一日。兩造其家，見其茹苦食力而不敢怠。夫奉之厚，則損之不輕；愛其小，則難反其重。彼怛化者，皆不早見而去其累也。君之自待其身若此，其篤於爲義有以哉！君

❶「某」，原誤作「其」，今據胡本改。

之脈，未必自驗；即其果驗，當訣時知不惑於所歸也。

宋孺人出郡城上巷名家處士諱某女，敦樸慈惠，足以濟君之剛嚴。君之兩合食也，食指繁，孺人早暮操作，不忍告勞以敗義舉。人以疾迎君，君嘗厭怒，則解之曰：「彼皆人也，疾苦在身，恨見君不早。孰無父母情乎？」密戒輿馬相其行。先宜人聞其然，語諸婦曰：「是酷類我。」疾且亟，猶命曰：「汝無忘宋孺人。」孺人二子：長淑，次渠。渠爲縣諸生。二女：長適永豐張最捷，次適富灘梁錫。君生成化己亥八月十四日，年纔六十有九。孺人生後二年，而月先三日。皆甚康强，而謀及此。吁噫！可以爲之歌而銘也已。銘曰：

有形之爲贅兮，疾病疴癢交爲侵。大患是用貴兮，藥石焫刺其相尋。計修折以恐惴兮，不虞跳號而呻吟。詎知自寶汙穢兮，乃謬咎夫愆陽與伏陰。何持以語儕類兮，莫或懷余之好音。皐伊人之哲慧兮，先得同然於我心。如廓如並竄兮，曰與同室其將臨。來者月日昧昧兮，聊以樂夫斯今。孰能歌而在隧兮，又自穴而鼓琴。出入生死易位兮，譬則躍冶之金。大壽期以元會兮，攬煙雲爲裳衾。田廬僮僕委背兮，與逆旅而浮沉。飲且食而無悖兮，翩然視其居歆。去來志自遂兮，寧大塊之我禁？待木拱而積歲兮，吾將索子於高深。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六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墓志銘❶

明故中大夫太僕寺卿三符曾公合葬墓志銘

今上皇帝之初，習於政事，百司庶獄，覽決必親。武臣有恃寵撓法者，嘗受賕違詔改配軍人，縛邊將，爲御史趙鏜所劾，復强辯逆旨，下朝議。衆以其嘗與大議，又與戚里有連，咸顧望。三符曾公爲大理左少卿，獨言罪當死，得減爲幸，何得復計其他？數以語侵法司，凡再下議，公色益厲，至拂袖起，不署奏。慶陽伯有甥張柱，驕横毆人母死，爲東廠錦衣衛所覺，既伏辜，法司以賕移獄，坐其子。朝議謂廠衛乃天子私人，不可偏聽，致輕法司。公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背。上先後遣人偵知之，大怒，爲罷尚書都御史、大理卿各一人，用公議奪武臣兵柄，削保傅銜及其禄三之一，而竟誅柱。且曰：「滿朝之人，惟曾某孤立無黨。」將以爲刑部侍郎，用事者不能平，嗾言官交章論劾。公上章請去，疏至八九，累旨慰留，猶忿忿不自已。公之名自是滿朝廷，而忌公者益因以衆。已而擢太僕卿，實以抑之。居歲餘，以守藏吏爲奸自劾，致仕去。自公去，朝廷不復有此兩事，亦不聞以

❶「墓志銘」，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少卿廷争忤衆者矣。

公起家弘治壬戌進士，知鄞縣三年，鄞人愛之如父母，久而不衰，有西漢良吏風。丁卯，以母憂去。己巳，起復補保定之新城。未幾，擢工部營繕司主事，分司通州，滿考，調刑部山西司主事，擢署山東司員外郎。明年甲戌，轉署郎中，忤閹鋭，引病去。丁丑，檄召補陝西司署郎中，遇都御史彭澤獄起，戊寅，復在告。終武宗之世不復再出。辛巳，今上即位，用薦者起爲肇慶知府，且録己卯勤王功，贈常俸一級。丁亥，擢福建按察副使，未上，擢大理右少卿，至京，轉左少卿。自入仕二十六年，履危陷險，晚始遇矣，然略不自知顧惜冀少進。嗚呼！是可以凡心窺哉！

平生剛介寡與，遇事直前，不知畏忌。勢軋利涣，寧死弗移。好咨察人情，以制幾事人。或以言嘗試，輒嫌以爲誚己。怒發自任，矯之雖或少過，無悔也。當進士奉使歸，日持律就叔父憲使昂講説疑義，假獄辭斷議，如爲諸生。除縣未上，鄞諸掾留京者百七十人，率卑禮問所宜行。諸掾感其義，人投所知，滿數篋。公擇可信者，爲便簡出入袖中。至鄞有所行罷，動中幽隱。豪猾驚曰：「公神明耶，何自聞之？」摇手戒不相犯。閹瑾煽虐，民多爲盜。瑾舉連坐，無辜者踵繫於道。新城去京師甚邇，公上盜狀，多以野處爲戒。瑾遣二校實之，公曰：「土廣人稀，始便爲盜，何更實爲？」二校不能迫。鷹坊使假瑾威往來畿内，郡邑吏數遭撻辱，而括財至數百金不止。公用市猾詭計，新城獨得不擾，計其費，纔十金。分司通州，與諸閹同事，禁索錢舟人，籍諸軍陶甓月課，閹人畏之。張鋭者，主東廠大閹也。其私人馬宗以指揮違法，當罷，鋭百計求免，不聽，且數詈鋭。鋭怒甚，代奏誣公，

入罪不審，下法司，久乃得釋。都御史彭澤將復哈密，中人素以子弟不與從征銜怨，會土魯番用奸細寫亦虎仙計，誣澤激禍，遂與縉紳忌功者搆獄陷澤。公判虎仙反覆變亂，誣忠勤大臣，法在必誅。虎仙懼，賄內外以計逐公。公不得已，再引疾去。公爲大理，廷争爲難矣。是時，以郎署再抗衆怒，病歸，啜菽忍饑，不知關説機利。妻孥相向日嗟懟，若不聞也。在肇慶六年，政尚威廉。總督大臣數以撫猺之策問公，公言非用團戍法自守，互市法相詰，猺不可撫。言數十萬，多見采用。嘗憤兵衛縱賊自利，至忤上下，幾不自免。蓋公之不屈，得之天性之素如此。

致仕歸，十有七年，杜門絶交，同里罕得識面。非其人，即親屬不樂與接。偶遇之，終日相對，噤不能曲出一語。閒居聞脂韋婞婀者，當食必置匕唾駡。事關國家，終日邑邑不解。性喜讀書，頃刻不能釋手，自經史至於星曆、地理、譜牒，積歲覃研，咸有著論，堅持一説不可破。文多頃刻立具，不求煅煉竄削爲工。所著年集、家譜凡十餘種，藏于家，獨地理諸書行世。

公名直，字叔温，號三符，一號惺惺叟，世居吉水竹山湖。曾祖沂，贈監察御史。祖椿，父煜，以公貴，贈中大夫太僕寺卿。母周氏，贈淑人。前室夫人彭氏，廬陵進士概女，繼許氏，金灘許泰女，封安人，進淑人，皆先公卒，無子。側室王氏，廬陵迪功郎鍾女，生子二人：長子布，府學生；幼子庠。女二人：長適前左春坊贊善羅洪先，幼適縣學生羅宰。孫二人：中行，中和。孫女三人。許氏善治家，事公最久，自食貧至公致仕，内宗外婣，男女歸聘，紝績田蓄，給使生息，咸出剸裁，故公垂老不識衡量。公生成化丁亥八月二十九日，卒嘉靖丁未十二

月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一。許氏生成化壬辰，卒嘉靖丁酉，年六十六。公卒三年，十月己酉，子布以許氏合葬六十二都龍陽岡，巳山亥向。而子布妻周氏祔其右稍前。

洪先先君少許可，然於公莫逆。嘗命洪先曰：「汝婦翁性難犯，可嚴事之，吾敬其爲人也。」其後得侍于朝，親睹前爲大理時事。比罪歸，侍朝夕者又七年。當病亟，密遺子布書曰：「吾生無所益於鄉，仕無所補於國，即死，慎勿祈恩澤，且他屬銘，長婿足辨此矣。」至是，子布出其書。洪先讀而悲之，不得遜，書其數事大者見公。銘曰：

剛毅於仁，近者其質。流風所移，百不存一。於乎公乎，氣降萬夫。人所趨避，獨視若無。孰不榮進，畏以禍及？寧捐公卿，方抵貴戚。奮不顧軀，尚計其餘？或是之迂，彼終何如？古譬士品，定價莫强。利鈍是程，豈辨下上。聖主知臣，孤立無黨。以是銘公，可謂不爽。

明故羅生汝奎墓志銘

羅生名文祥，字汝奎，吉水富田里人。父居禮，以豪爽聞。母胡氏，娠十二月，夢神語曰：「先冬日當生兒。」已而果得文祥。文祥爲人，長身，面青黑，秀目疏眉，性好奇。幼從里師學文詞，即厭陳俗語，欲自出機括，師惡其不馴。然心窾窾，自以爲未有喻意者。復聞明興文士宗李、何、孫、鄭四子爲大家，得其文，思與馳騁上下，於是多集古牒奇字，間出語，即有矩尺。

已而，得陽明先生《格物論》，撫卷歎曰：「兹非程、陸門户耶？夫人在天地，瞬息耳，居不堂奥而塗淖，食不粳稻而糠粃，秖自苦，且無與償也。吾豈能泯泯效蠅蚋，羨殘膏餘腐，羈其耳目哉！」自是俯視闊

步，檢操凝竪。同舍生往往目逆羣咻之，不爲動。後爲贅書，與弟文命，同謁羅子玉虛山中。間語及佛，艴然曰：「願師莫作是語。」見禪經，輒欲密屏去。後四年，羅子與論息機之要，存性之門，忽起對曰：「聞命矣。」斂神却念，忍嗜遺華，飄飄然視古所謂狂狷，意不多讓也。自是與羅子莫逆，進盡規益，指確瑕釁，朝可暮否，不務區區形迹矣。羅子嘗令叔沔惠言，弟壽先、居先師事之。嚴和間施，保誨交至。羅子自視叔弟，不是過也。於是假館羅子，歲晏忘歸。嘗與推極神聖根杪，否臧古昔，計探五嶽，乃志四方，踴躍酬應，誓不二適。即刻期共入衡山尋舜、禹故跡，求盡脱滓穢。將行，母尼之，對曰：「兹非漫遊，欲了此生耳。」母聞之喜。期明旦發舟，❶然業已中暑毒，是夜方入寢，大喘呼，面發赤，唇舌裂燥。母聞之，第云「衡山，衡山」。里醫不察，誤投陽劑，然艾火，即痰壅閉目不復語，達旦卒矣。

正德庚午十月十四日生。嘉靖己丑，娶彭氏。癸巳，謁羅子。丁酉，始爲縣學生。嘗試學生不中，不見愠色。戊戌四月八日卒。三兄：福先卒，昭、弼善治生。弟文命，縣學生。文祥所得財，輒歸母，任諸兄弟取去，無問。及卒，囊無寸儲。彭氏生子祖懋，女淑慈，又皆夭死。閭里傷焉。兄弟思與立後，以諸子尚幼，未有擇。所遺詩，類初唐；文祖經子，間出魏晉。墓在皇厓山後魏仙嶺右。銘曰：

謂年爲壽，百齡何究？謂身爲存，盜性者六門。嗟，羅生！汝知否？爲榮知傾，爲成故寧，適塗弗至，而弗蹈榛荆。嗟，羅生！嘉種弗食，其行亟亟，望源而莫即。命嗇耶？時

❶「發」，蘇本作「登」。

棘耶？其亡矣忘矣，得大當矣，玄之光矣。嗟，羅生！緊何傷？

明故饒良士孫烈婦合葬墓銘

饒良士，名思明，字子見，新淦湖田人也。父貫之，早卒。母徐安人，生子思聰、思明。思明，遺腹子，幼有至性。三歲見里師笞兄，即俛身求代，師屢試笞之，不爲動。六歲通聲律，知名郡縣中。嘗送兄渡水，見風起，必求與俱渡。執兄衣曰：「第無動。」由是一舟得不恐。既長，娶安國鄉孫怡女。女初生，怡名曰節，已而性果懿静，事徐安人以孝聞。於是思明得恣意問學，爲縣學生，懭懭不逐時態，又日夜勤誦説。然體素羸薄，不耐苦，遂成瘵疾。疾困，忽自省曰：「科舉之學，竟終身耶？」

已而，得陽明先生《傳習録》，乃復矍然曰：「吾幾枉生，夫道至邇至易矣，舍是他營，是謂大惑。吾寧汩汩泯没，甘自悔哉？」於是大書「勇」字座右，決計改步，期必聞道，死乃已。言嘿動止，僅僅欲自信，深衣大帶，屏居沉思，即同輩指摘譏慢，無所撓。有以理道告者，意氣舒發，忘其疾也。於是，居新興寺中，五年不入私室。孫躬給湯藥，亦五年不衰。囊篋盡，即脱簪珥；簪珥盡，日夜繅織足之。是時，兄舉己丑進士，爲刑部主事。思明恐即死，母老無所仰，爲書貽兄曰：「人多榮仕宦，古今仕宦多矣，非忠孝，知名者有幾？兄宜爲養母計，無他汲汲也。」未幾，疾亟，歸正寢。孫就視之，已不識面目。乃大慟曰：「君何爲至是？」思明色不沮，從容謂曰：「吾已矣，無過悲。汝年少，又無子，從汝志，不禁也。」孫驚號曰：「君疑我，豈忘平日言邪？萬一不諱，終不令君妻事他人。」乃復大慟絶息。已乃入室，豫治斂具，擇衣被精粗爲

二具，家人莫之測也。斂具具，私取葱蜜和飲之，不得死。復計買砒霜食之，爲守者所禁，又不得死。已而守者倦，乃就縊室中。當縊時，有聲裂裂出户外，屋瓦震撼，守者驚覺，起視死矣。思明聞之，氣息奄奄，歔欷悲曰：「吾妻死，成妻矣。吾學陽明，今既死，乃不能有成。吾則媿吾妻。《傳習録》納吾棺中，以識吾志。」鄉里遠近奔視，即欲聞有司，思明指心曰：「彼不媿此耳，毋多事。」乃復貽書别兄，詞旨悽婉，左右悲痛。又七日，乃卒。卒後，有司聞其事於朝，曰：「風化者，朝廷大紀；貞烈者，天地之正氣也。伏見新淦饒思明者，幼孤，家貧嗜學，稽古齎志以没，識者傷心。其妻孫氏，曲盡婦常，先夫自決，寓從容就義之節於慷慨殺身之時，自非成仁，孰能不奪？良士烈婦，古今爲難，矧茲同室，尤爲希遇。願霈殊澤，以昭淳風，且示民有紀極也。」於是，天子聞而悲之，詔旌其門曰「貞烈」云。思明生正德己巳九月十七日，卒嘉靖壬辰五月十六日。孫氏生少思明幾歲，卒先七日。葬在某鄉之原。詔旌在卒後幾年。

始思明與同邑朱洛友善，將卒，與洛訣曰：「而知吾心，吾死必得念菴羅子銘墓，吾目瞑矣。」後五年，洛見羅子理前語。羅子嘅焉。士有昧一面而知心，越千里而慕軌者，誠以道懼難求，音貴合律。誠有所不達，言有所不宣，於是希心遐邈，振步疏越。雖匪嘿識，情亦懇至矣。洛學不傳，魯經分裂，號爲士者，佔畢謄説，躐華取次，役其精鋭，以甘腐餘，追究隱念，祇足靦顔。故朝匪黄科，秩無授紫，野雖白賁，名靡升玄。迂正道而莫由，棄常經而弗述。已成痼癖，誰則浣除？有能問津，庶幾乎絶響矣。顧使業不永就，行遂中廢，秀而不實，豈非志士深憤哉？勇士不見戈矛之害者，重賞招

之也；中士不避隕越之禍者，令名束之也。烈婦處闈閤之中，鮮見聞之益。議不過酒食，功不踰緯織，乃能蹈死如履周行，此何冀望哉？矧其睽居五年，慮非不審也；弱年罔後，身非有係也；三死而畢遂，意非偶激也。借曰未知，則好德之詩荒矣。故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利貞之聲，或出於柔質；中庸之義，多缺於大儒。此非降才之殊，用智者之過也。「德不孤，必有鄰。」思明雖未遠究，然得烈婦作配不朽，使爲士者率則興行，則思明之死重矣。或曰：「孫之烈，思明死成之。」銘曰：

彼笄者何？其心匪他。彼士也人，其儀孔嘉。乃爾降瘥，胡不自計。胡遽云逝？曰昊天不二。滔滔者流，自承以羞。如淖塗弗由，何莫視茲丘。亦有黃馘，積穢而罔修。如露斯墜，胡千祀之作對，鈞非類耶？生同食，死同室，永爲極。地維不裂，茲丘其節節。

明故市隱殷君墓志銘

翁名昶，字序明。其先汴人，諱姓，世爲醫。元季有諱明者，舉鄉試，爲金壇教諭。官滿，留瓜州，始易殷姓。其後子孫占籍江都，再遷儀真，今爲儀真人。翁隆準方頤，聲堅亮，爲人樂易好施與，不知積畜。殷故世醫，翁又業儒，人以其好施而易與，就而問與延之去者日滿户。翁囊藥相從，言症響應，病多愈，又不責報。人具酒爲壽，飲盡醉，醉則撫几歌《擊壤詩》，意氣激蕩。人見翁好施不治家，而又能多飲，咸疑翁有仙術，呼爲「市仙」。其後翁漸衰，家用稍乏，人始相謂曰：「翁蓋隱者也。」於是競呼爲「市隱翁」。翁隤然應之，無擇也。

翁之醫也，自殷裕以下，世有發明。裕

長子洪武間戍謫西蜀，以功爲小旗，遂與廣陵丘先容、吴陵劉宗原、西蜀胡仲禮爲友。此三人者，皆以醫名當時，而仲禮術尤奇驗。永樂初，都督潭公鎮儀真，薦裕名醫，留幕下，遂與仲禮居儀真。而侄智師仲禮，頗得其傳，嘗舉爲如臯醫學訓術。智弟信，是爲翁祖。翁既習聞先世所傳，故其醫亦有奇驗。丁本德妻孕踰期，而他醫誤以病治，翁診曰：「男也。丁本德欲生男，當如我言勿藥。」十四日果得男。於是，此事傳聞縉紳間，道儀真者，必來問醫。儀真當江淮要津，自縉紳至商賈，鮮弗知翁名者。

嘉靖庚寅，余在告，過儀真，舟中大疫，翁留客舍。是時，余母妻病亟，衆醫嘖嘖謝去，翁進藥獨如故，後數月愈。逮余病，不粒食者七十餘日，家人欲治後事。翁醉呼曰：「脈可生，何爲此不祥語？」他醫欲更藥，翁亦不聽。比百日，又愈。己亥冬，予道儀真，翁已病。病猶執余手勸飲，飲不醉不已。別去未數月，翁卒。余聞而悲之。蓋余之識翁，固始於醫，而知翁之深，則不在醫也。余方病時，瓜州有富翁王某，官治之急，托翁以數萬金謁余，且以千金壽翁。翁摇手却之，曰：「羅非而人，毋開口。」余病愈，始聞之，笑曰：「翁何以知我？」翁曰：「吾見公未嘗言及利也。」嗚呼！古所謂貴相知心者非耶？翁且卒，呼予不置，蓋其篤厚性成也。

翁父勁，母劉氏，生翁兄弟二人，翁以次爲伯父勗後。勗娶顔，繼包，年且老，翁侍養不倦，不異己所出。已而持服盡哀，人皆以爲難。視又能急人，人有訴是非，無所回互。至人侮己，則忍以待之。病亟，謂其子曰：「吾平生不妄取人，今得無媿，汝等勉之。」人乃知翁之心非固好隱，蓋有在也。翁生成化戊子某月日，卒嘉靖庚子某月日。

娶朱氏，繼丁氏。朱氏善治家，先翁八年卒。子二人：修，佑。女三人：長適太學生盛楷，次適某某。孫男四人，孫女二人，皆幼。余自庚寅與楷往來，頗重其爲人。修等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棗林岡，以楷之狀來乞銘。余方媿無以報翁，而楷之狀皆可信也，忍不爲銘？銘曰：

翁嘗歌《擊壤詩》曰：「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當是時，儵儵然自適，固無所忌也。而今居此室也，又何拘繫耶？古人有言：「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翁種德累世，久而彌敦，其必有大翁門者乎！

明故劉孝子墓志銘

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己，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脱。抱木主徑山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却不受。黎明乃歸，納主于廟，而終喪于外寢。

是時，余爲童子，人傳其事，且見居廬時奠文皆哀痛語，然不能測識其心誠否。已而稍長，始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慟哭漚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憤恨不食，設酒殽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奔，故其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祭雖薄，而悲則已甚。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

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强之，即擁户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況爲「東窗耐辱居士」。鄉人既莫知重其所行，及其既老而貧，皆以鄉人視之，近亦無有談其事者。

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没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没，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余又因是而重大息矣。

居士名和，字元中，葬某處。生某年月，卒某年月。初娶郭氏，無子；繼娶熊氏，生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兄，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曙，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

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歟？爲之銘，使後人述焉。銘曰：

孰不離裹而有形？孰不咳而昜之成？胡是昊天而莫爲情？哀此棘人，其疚煢煢。其身罔恤，其他遑寧？百爾君子，無忝所生。伊其德行，尚作述於令名。

明故南田藍君墓志銘

自古俠客豪士，雖寸長片善，往往流布史傳，固作者之不遺，要其遘時而起，亦有足稱述者。然余考其才能，又未盡奇絶，竊嘗異焉。已而歎曰：「人之爲善，何常哉？或由感而後興，或由習而漸成，苟自拔於鄉

里者，其亦可勉矣。顧所生多不值其時。值其時者，又有遇不遇。幸而遇矣，其事又不盡聞於人，而其人或不足於作者之識，則亦與無能等。人之死生忽爾，有志者能無悲乎？」

陽明王先生當正德間提兵贛州，嘗征桶岡，平宸濠，功赫一時，然皆訪民間知兵者，禮以致之，故卒得其死力。桶岡之役，檄吉安太守伍公致其人，公聞吉水義官藍君純嘗隨官軍破饒源諸洞，以勇名，遂以往應。其後破宸濠，復偕行。先生所禮致，雖未必盡得人，要之可以見惜才；爲先生所致者，雖未必盡成功，要之足以見所遇。自明興百六十年，江西盜起數四，莫惼於饒源，莫固於桶岡，莫大於宸濠，君皆以兵從事，然非有一命之寄，與守土之責也，而自傚若此。至今言之，猶能使余嗟歎，豈非丈夫一幸哉！

君年垂老，值章聖皇太后南附梓宫過九江，郡邑以其善應辦，强以往。中暑毒歸，病三年，竟卒。平生饒於居積，而慷慨奮發，輒無所顧。或言其先爲陝人，豈亦尚其風烈哉？卒之又明年甲辰，其子將葬之某地龜形山，託友人陳元哲來乞言。余非作者，顧其所遇奇矣。志曰：君名純，字從之，丁田人。❶曾祖近仁，祖訥直，父器玉。生成化丙申，卒嘉靖壬寅。配羅氏。子三：蕙，征，敦。孫一：吉。

嗚呼！世無不滅之形，無不磨之名。蹈規而行，績或弗成。材不植楹，可以支傾。寧瘁而死，無寧逸以生，俠士之情！是爲銘。

❶「丁田」，蘇本作「城南」。

明故象翾王君改葬墓志銘

嘉靖壬辰，葛山王生暹，學于余。問誰遣者，對曰：「叔父象玉命也。始暹十歲，而先人象翾府君病亟，是時象玉客遠地，引幼叔象珍手，泣謂曰：『世人骨肉忿争，彼此不爲謀者，由各殖作産，飲食起止不同，朝夕不親，以是情日間，而誼不屬也。吾欲身率二弟均財共義，卒不使自爲竈突鈍釜，負吾初心。今且死，懼若輩不吾似也。古人九世同居，始於能忍，在若輩勉强耳。吾自童子當室，吾考遯菴公遺田六十畝，不足以給饘粥。後雖增田如其數，而生齒倍昔，即計口割業，猶慮不給，況如世俗分異耶？若輩子衆，而吾子寡，縱分異，斷不得如世俗以吾三人爲限，顧使寡者厚，而衆益薄也。汝識之。』象玉歸，聞言哭曰：『吾可使吾兄不瞑目地下耶？』同居共爨至于今，尺帛粒米不敢私入，其教暹者，不殊其子，故暹視叔父猶父也。」余聞生言，知象翾者，能以義激其家人，使玉與珍亦勉於義，以不負生死，皆世之所難也。獨異暹之視叔父與其叔父之視兄者，皆自孤弱相倚，至于成人，舉其初心，若取左券，何哉？

象翾故信青烏卜隴之説，嘗欲改葬遯菴於石龜潭之金剛山，不果。後其卒十四年，二弟竟成其志。又十五年，爲嘉靖丁未，暹復卜鄉之芙蓉山白茅里改葬象翾。而白茅故爲叢祠，土人多神怪之，獨象翾以讖言可居，力不能致。暹請于縣令胡公鰲，得之，而以是年七月八日襄事。嗚呼！青烏之術，其信與否不可知，若象翾者，卒遂初心於其身後，豈非義之感乎？

象翾名聳，生弘治甲寅某月日，終正德庚辰某月日，年止二十有七。娶羅氏，二十七而寡居，撫暹幾三十年，無有二志。督學

僉事蔡公克廉，廉其然，遺有司禮揚之。暹爲縣學生，孫三人，其家世詳余所爲《遯菴志》中。而余復爲是銘者，暹之請不已也。銘曰：

芙蓉之山，委其奇靈。有神其司，古木幽庭。人莫敢窺，凡怪時見。倏然其頹，迅霆奔電。神莫與争，何有於人？而竟得焉，以藏其身。身割其私，地其棄寶。有測其倪，是謂要眇。

明故承直郎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草岡周公墓志銘

正德間，空同李先生督學江右，尚氣節，精裁鑒，諸生入品題者，才能無毫髮爽失，然其最高等類以舉業擅長。先生既博學好古，時時向諸生誦説之，鮮有應者。獨廬陵草岡周公，爲古文詩歌，不屑舉業，與先生意合，試而奇之，遇以加等。未幾，舉江西癸酉鄉試。鄉試故以舉業，而公之取，獨以古文詩歌。於是，江右莫不聞公，而先生亦以得公自慶，遇所知輒延譽之。先生所知多四海名士，於是公之名駸駸遠矣。

公負美質，眉目姣好玉潔，然頗自好，不忍隨俗澳涊。讀書至《左傳》，喟然曰：「吾不幸，不得生其時，獨不能通其言以探其精乎？」於是，深鈎密構，經經緯子，章煉句斷，務高絶險刻，不道唐宋以下語。又多識篆籀，工書法，難字稱引，艱僻不可流誦。時人莫不嗤之，而公咀掇未有厭也。公之自居，與先生譽公者，蓋本此。自余觀公制行甚異，不獨公未嘗示人，即人聞之，亦或未有多公者，不知何也？

楓山吴子、梧岡王子、東泉周子者，吉之名士也。公自幼兄事此三人，飲食、衣馬、僕賃，視三人無有分異。而吴子者，家故貧，又廉於治生，公往迎館穀之，吴不屑

也，必得請乃已。吳性嚴善酒，酒酣即面疵公行事，公斂聽無敢應。而周與王善談經，即又質問如諸生。然平居喜豪侈，及爲平湖、句容兩縣，廉儉愛民，纖芥不濫，崇學立教，勸農賑荒。在工部虞衡，官日起矣，引年去，無所顧恤。朝之公卿大夫，咸遜不及。歸家，爲社會聯鄉之長老，齒無貴賤，臨子弟端嚴有法，雖一言缺失，不相貸也。

嗚呼！若公者，獨文矣乎？我朝自弘、正以來，大雅輩出，而李、何四子遂以辭鳴，至於今可謂彬彬矣。然公之可述，顧有不在此者，則當時好尚不猶可以想見乎？嗚呼！安得復如公者，與之論茲義也。

公名仕，字用賓，號草岡，世居烟原。曾祖詢，沂水教諭，贈吏部主事。祖孟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統，直隸太平府知府。母陳宜人，以成化乙未某月日生公，卒辛亥，年七十有七。娶熊氏，繼詹氏，無子，以族子百朋爲後。卒之十月甲申，弟侃之子百之與其孤葬公楊公山，先期乞銘。往先君與太平同朝，以故公往來甚稔。予嘗師東泉，又數得侍談論，且深慕都御史遺風，不忍辭也。銘曰：

自六藝垂，精奧闓布。孰窺厥源，孰闖厥户。千載聖哲，望望莫歸。如嘗鼎嚌，得臠者稀。公欲秉麾，攻堅摧敵。無論膚功，懦夫用愓。交道吏治，聞者以風。豈曰考文，不在其躬。

明故蕭象夔墓志銘

里中無小兒醫，每小兒病，輒南走壠洲十餘里，迎蕭君象夔，君不至，縱多醫，方藥無敢斷是非者。然性善酒，對酒欣欣然，不復知有何事。即兒病重，方鬱鬱不已，及與酒，忽遂亡之。故竟日不與飯，無問；若竟日與酒，酒必醻。雖極醉，貌益恭，語益簡，

見人執手嬉笑，無忿言也。

先大夫少許可，寡交游，獨喜留君，與君飲，亦至竟日。及令視兒病，輒禁酒，久之，君不能忍，亦時時呼號索飲之。先大夫見背，與余往來者十五年。余嘗遠游，子病疹，君聞走視，曰：「是不藥而愈者。」坐旬日，日醉酒家。人問藥，搖手戒曰：「此吾償酒錢也。」未幾，果瘳。後二歲，竟病酒，間謂余曰：「吾不能多飲，吾殆死矣。雖然，吾無負心者。」復執手嘻笑如常。是歲暮，有言君且死者，余遣人奠之。比至，君復甦，聞余有奠狀，亟取視，復令設奠榻下，且悲且喜，曰：「奠死者，未必知，孰若爲生奠矣乎？」蓋後七日而瞑。

君之先，始於有宋，爲大內御醫。隆祐之變，隨太后南奔，遂留吉水壠洲。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業醫，而君之名獨著。父死時，君年纔十六，而家無厚資，與妻辛勤食力。稍裕，即推餘周急，故無怨於人。君名恪，字象夔，生成化辛卯，卒嘉靖戊申，葬某山。妻宋氏，年十三歸君，後舉三子：寅，宇，完。孫男五，孫女二。寅始學儒，後棄去，世君業，而名與君並。銘曰：

人生百世，孰醒而狂趨？孰醉而晏眠？或頌酒德，君子以愆。亦有達人，任真忘天。吁嗟乎！寧望鼎而垂涎，寧鼓腹而陶然。君其爲嬰兒乎？宜其業之有傳。

董嶺周君松岡墓志銘

昔薛包兄弟任所擇取，楊椿家庭不蓄私財，史傳書之，用爲美談，何哉？乾餱思怨，斗粟興謠，固末俗所由傷，而篤行君子所必謹也。松岡翁雖處閭里間，無甚駭俗事，然即古人所書推之，其亦有可言者乎？

翁爲魯溪中子，總角失怙，與兄業儒。

弟纔數歲，母寡居，力不給。翁自計曰：「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吾何擇哉？」遂棄儒，獨力走楚之漢川，貸人子母錢，居奇化滯。久之，諸用漸舒，兄得卒儒業，弟妹婚嫁咸有倚。久之，弟年稍長，則盡以遠役任之，互爲出納，靡所較量。楚地數歉，不能償貸者，立焚其券，無有難色。其後兄弟數求分異，聽取便利，獨坐其餘，不用關約佐驗。此皆任性所安，質直而行之，不知有所倣慕也。嗚呼！翁之平生若此，其於古人如何哉？

與翁久居者，又往往稱其隱行。嘗遊撫建，道拾遺金，視其囊，小賈也，坐待其人歸之。寓楚，遇夜奔者，既無所苟，復秘不令同舍人知。翁商歸，或值里正，即獨爲里正，夕斂朝齎，人無所苦。已而鄉寇起，推爲約長，即獨爲約長，緝奸釋枉，人莫敢私。翁斬斬立門户，庇兄弟，辛勤矣。至於延師教子，睦姻交友，即至空乏靡悋。年未六十，斥斷家務，不與外事，終日端嚴，羣從子弟望而畏之。宗族或搆語，彼此詣門取平，徐出一言折之，聽者斂服。蓋其自處有信之地然者。

翁姓周氏，世爲泥田望族，而清澗又族之望。傳五世，爲無心中翁，徙山下，生挹溪公綸。綸生肅，是爲魯溪，三子：長祥，季容。翁諱憲，字用賢，別號松岡。初娶谷村李學正景讓幼女，無子。繼娶桃林上官氏行忠女，舉二子：長曰道瀾，一名子顒，補郡學生；次曰道治。孫男五人：出子顒，曰密、岱、嵤、巒；出道治，曰嶅。密，縣學生；嶅，舉戊午鄉試。孫女二人。曾孫六人：室，正，至，星，璧，登。曾孫女二人。翁生成化乙酉三月二十七日，終嘉靖丙午六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上官氏少翁四歲生，前四歲無疾逝。子顒等以庚戌十二

月十九日合葬里中泉坑嶺背，甲山庚向，魯溪塋左。而李氏故葬馬鞍山冷水坑，南向。又十二年，子顒與嶅以狀來索銘。❶洪先與子顒交好，素在莫逆，每憐其鬱鬱不達，無以稱其志，而嶅又從學於余。憶往年謁翁，簡默恭謹，癯然有儀。❷比聞諸所行事，有足警世者，皆不可辭。志於石銘之，且訓後人。銘曰：

父母於子，恒慮其單。亦曰仲季，衆輔以安。子各有心，孰念父母？寧居其勞，以身相輔。如彼松岡，有望有憑。我揚其幽，鄙薄斯懲。

明故廣西按察司副使南樓楊公墓志銘

公名必進，字抑之，號南樓，吉水溢塘里人也。舉弘治甲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選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擢副使，奉勑整飭府江兵備。去官二十七年，卒于家，實嘉靖壬子，距生成化丁酉，享年七十有六。大父永平，通判韶。父理，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曾氏，贈孺人。

公爲人倜儻不羈，喜任事，自好爲。兒時以穎拔爲大父母所慈，授之書，不甚攻苦，輒解悟。師爲訓釋，時出己意辨駁，師莫能難。爲文不經意，往往中肯綮。及爲御史，破削規繩，能彈厭人。武皇帝時，閹人怙虐，莫敢嬰觸。公疏劉喜畢真，竟抵于法。屢疏建儲、巡狩，及發諸隱秘事。宸濠難作，南都震恐，公在江上，急遣人以銕絙扼賊舟，且授防御策沿江諸郡，而提督江防都御史顏某聞變宵遁，公疏奪其官。比論功，安慶守備楊鋭以公策上白，會武皇崩，

❶「顒」，原誤作「喁」，今據前文與蘇本改，下同。

❷「有儀」，蘇本作「可敬」。

不果議。長江有黠盜，積歲捕治不得，公出計擒之。至則語之曰：「若能爲我靖羣盜乎？當貸若命。」遂縱之。如是至再，盜復見擒，謂邏卒曰：「吾何面目復見楊公？」凡二十人，皆扼吭死。嶺南猺獞，峒居險阻，多賄士吏爲耳目，士吏既不用命，益蔓延不可制。會兩廣聚兵攻古田鳳凰寨，三月不下，公猝至其地，閱獄出囚之壯者二百人，許其自効，陰部勒之，夜分篝火，自間道入。諸囚斧木仰登，出寨後焚其巢。諸司夜見寨火，爭踴躍相賀，及明，見諸囚出，詢故，始愧謝不及。蓋公未嘗與軍事也。功上，獲厚賞，而都御史蕭翀因以府江兵備薦。

自古田告捷，諸猺轉相傳語，畏公如神。公以爲府江箐密道遠，不可驟以兵入，馴虎兕要必有誘之者。首以恩信結其心，始諸猺疑其言，又冀有以緩禍，間出數十人嘗試公。公召之堂下，言語歐歐，比遣歸，遺之醪肉，或幘巾。其後稍稍率諸猺婦來見。公既與夫人計，令諸猺婦入見夫人，又食以糈餌，以少針線女紅分給之。諸猺婦出，其夫咸感激，誓死不敢背德。於是得其死力，以爲鄉導。岑猛之變，畏公且至，先納金三十有奇求解。公密囊金公帑，而佯諾其使，意欲以此鈎猛。而忌者疑有所泄，遂被論去。平生不滿於法度之士，故是非者相半，然善揣摩情實，又能用柔令人曲就己意。意有所欲，雖冒寒暑風雨，蒙謗訕，當勞勩，力爲之無所避也。以故於兵事尤所自負。當其往來田州，見南平村迫於盜，停車徒步相地勢，令築連堡自衛，分地刻期，踰旬而成。土人以公姓呼其處。聞公過者，無問民猺，必走見。去之日，牽車奔號。後十餘年，有呼楊爺者，歘歘然涕下也。新建伯王公守仁、尚書胡公士寧憐其才，疏之朝，竟格于例，不得用。

歸家，大治祠塚，爲期會以聯同姓，年甚高，猶瞿瞿饋奠。一日，思自爲塚，卜黄家凌巽巳山吉，喜曰：「去吾廬不百步，稱吾志也。」作壙數月而病。病未亟，能言某日時當死，至期果然。家人請後事，不一應。卒之三月，啓窀而窆。先期諸孤以周君鳳所爲狀來請銘。余爲太僕卿曾公婿，而公爲之甥，蓋婣也，情不能辭。

公娶周氏，封孺人，繼李氏。子四人：淳、潼、漟，俱縣學生；渟，尚幼。女四人，適某某。漟、渟，幼女，出側室劉氏。孫男一，孫女三，俱幼。銘曰：

古之論才，亂敬簡廉。逮于叔季，視力所兼。弗遵以晦，罔遘器使。一蹶之虞，胡能千里？輪囷道左，以寸朽嗟。若或命之，公將奈何！

明故大理寺評事前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邊君南岡墓志銘

予每按歷代諸傳，輒悼昔之人才，搜奇吐葩，膾炙一時。其始皆際遴才之主，或典詞林，或陟要津，似亦未始不遇，然終不免爲權勢所抑，齎志以没，豈不重爲才之累也哉！吾鄰郡峽邑邊君，何其埒耶？

初，君少負奇節，即嬉玩，絶弗類羣兒。五歲入小學，目數行下。比長，遂大肆力學問，釀經醖史。其爲文，援筆立就，若出夙構。凡所試，靡不藉藉有聲。以《尚書》補縣學生，舉嘉靖丁酉鄉試，登丁未進士，朝署悉賀得人。筮仕弼教台州，良以五刑爲民司命，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君卒政平訟理，譽延於上，不惟席不及煖，其所至歷歷有遺愛去思之跡，與甘棠峴碑輝映後先。自是侍御南道，連膺簡命，巡視下江，無非

以理賦剔蠹，必廉靜慎勤乃可。君果刷弊存良，民便而境用無虞，與陳虞相爲伯仲。蓋自是咸謂君行將大用矣，乃以章奏剴切，爲權要所啣，湖州之守未幾，而廣德之命隨下，視昔困於中制者，又何殊哉？及是非稍定，擢大理，遷尚書郎，又孰不謂君之望，自當晦而復明？奈何奪於未定之天，位不稱其才，用不滿其量，行獨而見非，德豐而年嗇，負昔人之望者，終遭昔人之窮，似可憾也。當君自雄其才時，高視闊步，其心以爲台階揆路可以立致，故直道而行，其偃蹇不前，一至於此。性復磊落豪放，用不爲喜，舍不爲愠，使在晉唐，當爲一代人物矣。

君生正德丙寅十月十九日，其不幸而宦死下邳，則爲嘉靖庚申之九月十六日也，年纔五十有五。季子一楨自爲事狀請予銘。而以辛酉七月二十八日厝君於洞背之陽。君名毅，字德弘，南岡其别號也。系出汴梁，以鼻祖諱隆者節推吉州，因家今桂竹。令德聞人，世常不乏。曾祖仲亨，舉孝廉。祖能修，❶生恢明。恢明生景象。景象生文謨，是爲君父，後以君貴，勑贈御史。母尹氏，孺人。元配朱氏，繼李氏，贈亦如尹。男四人：朱舉一楠，爲縣學廩生；李舉弟子員一棉，禮部儒士；一楨及一榛，則又爲側室高氏所出。女三：一蓉適同邑博士君之仲子太學生張渙，一芸適渝邑侍郎君之孫簡叔名，一葵適淦城憲使君之長嗣饒崇嶽，俱郡邑庠生。孫男：仕鵬遊縣庠，而士鶚、士元等，則均習儒業也。嗚呼！施未竟而身殞，皇上之用公者，似爲未盡。嗣續蕃而多賢，天之所以佑後者，實如是其單厚也。他尚何恤？銘曰：

已焉哉！天篤才，而生時不假之

❶「祖」上疑脱「高」字，此下所述世數方合。

年；人忌才，而憎履宧轍之顛。至於闕乃後，流乃芳，又誰爲之使然？洞山之原，鬱鬱兹阡。千禩而下，道其墓，咀其銘者，猶知世有斯先生。

明故野塘張公墓志銘

空同李先生督學江西，負文而知人，矜重許可，嚴旌別繩諸生。諸生試文高等序受廩，無以新間舊者。或特賞識，則又薦引揚搉不置口。有司舉鄉試，務取合其言以爲公。而是時吉水田心張氏居高等三人，其一即署學生，越序給廩以寵之者，野塘張公鳳儀也。一時士人，既以空同行法不守故常爲可駭，又皆慕公不知出何等語，乃令主司破調相待若此，争傳以爲奇。比秋試，衆且屬目，而場中吉水爲飛語所嫌，已中而復擯者蓋十餘人，公名在擯中。聞者咸爲扼腕，然猶以爲公之齒方壯，不足憂也。其後督學於諸生法守稍稍寛假，而公之蒙賞識者，無復有如在空同時。凡十入鄉試，竟不一偶，而公之顛，亦且種種矣。人爲語曰：「毋效述韶，破的秋毫，偃其弓弢。」述韶者，公字也。

公爲人敦信孝友，未嘗有聲容之過，而獨寡於自許。至是，與公同試高等而獲解者，或據高位，且致其事，而公猶恂恂諸生中，講論不輟。每酒後向知己吐平生，意氣慨然，若無與當憐公者，不以爲過也。

始公之先，饒於財。祖與通，父素純，尤好施，不責償息，鄉人恩之，曰：「後世必昌。」至公之身而偃蹇更甚，爲慳鄙者所笑。又張氏故無祠，公與諸從議舉其役，出贏計息累千金，半藏於公，爲盜所窺。一夕，燬廬入，盡掠以去。羣從以金坐公，公不辨，貨其腴田上屋相償，而家日益落。於是，議者益以文窮爲疑。未幾，公三子鈍、銑、鎰

皆有文，廩食于學，而鈍舉嘉靖丁酉鄉試。又五年，公以歲貢，與鈍會于京師。稍伸矣，不旋踵而公卒旅舍。計其生成化己亥，至嘉靖壬寅，年六十有四。人更憐之，將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歟？

鈍等以某年月日葬公某地之原。某在姻友中，故知公。書來請銘，辭甚悲。鈍今爲武昌府通判，有能聲。其諸孫男凡幾人，孫女幾人。然則天之於報施，其未可遽論也。爲之銘解之。銘曰：

同業或異售兮，轉盻更上下。齟齬視嗜好兮，時乘乃速化。一言見智愚兮，聽者豈相借？甘苦紛錯入兮，貴賤宜定價。達人齊物我兮，奚悲以喜咜。屈伸之理然兮，生死猶晝夜。作銘爲左券兮，來今將可藉。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雲泉吴君墓志銘

新淦雲泉吴君，卒于嘉靖癸丑九月朔，距其生弘治辛亥某月日，年六十有三。吉水羅洪先，友人最厚善者也。走哭其家紀後事，適術者得卜于斂風鄉大墟山。丙午，其孤胤祥輒哭請曰：「先大夫遺言，窆穸之役不敢後，兹將行事幸詔之。」洪先爲之諏期，得丑月己丑，則又請曰：「知先大夫者稀，勒石奈何？」洪先曰：「是固在我。」後旬日，胤祥以鄉貢士蕭克良、縣學生朱洛狀來，乃復爲之銘，而序其世代官行特詳。蓋悲君之難再，而又自悲其無侶也。

君名逵，字近光，别號雲泉。舉嘉靖壬午鄉試，己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會郊恩進承德郎，請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轉車駕司員外郎，進郎中，奉敕督發南直隸江西、湖廣坐派料。銀殿工成，加

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爲福建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敕撫治重夔兼達州兵備。無何，以母老棄官歸。

君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事可疑弗顧，可爲弗沮，人莫攖其鋒。有嘗試者，輒窘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武選，例當入内府查武官黄籍，籍繁浩，閹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誤我。君入，舉内令序坐，内令久秘不傳。閹人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閹恐，達尚書所丐免，誓不敢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皆得罪，君已改南京得免。兩京以南北爲重輕，君意誠在母，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也。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争道，尚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即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拚一鐵券，殺吴某如搏鼠爾。」同寮咸危之，君一不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脱囚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車駕主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恃貲干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閹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户差遣，以貧富爲籍。衆爲語曰：「通朝廷易，撼吴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衛水夫爲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納，舊多羨目，藏吏銀工得釣機利，至是痛割其弊，無相染者。每歲嚴舟上供，慮閹人張其數以便私賈，會計乃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迹。吏部將超資相待，爲忌者所尼，補興化，以劇

郡難之。是時，母年高不可往，留妻子侍，止隨二僮。至官，囊篋不緘，嘗即臥内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死囚争傷無驗，疑其隱於賄，命燔水不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而誣其讎云：「耕田争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争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或投組火燒人屋，攫財市中，夜盜數起。諜其姓名，寘之法，訟益衰少。每聽訟，嘗手執券，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夫以爲異，間易服旁窺之，無不歎駭。訟已，歸牘鍰，各縣庭無留人。日晏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

君雖勤敏，然存大體，不苛細。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内股，下吏畏罪多竄。君豫戒隸，隸不聽，即面告御史：「某已戒隸，令勿杖内股，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御史禁乘轎，各郡多紿報。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嘗入覲，一無所賫，歸而藏金爲同知所侵，故不省，第緩交割期，俾得自計，卒不損。

君故不畏强禦，至於興利除害，尤勇健有法。先是，病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諭民曰：「徒邀福而不恤災，物蠹也，當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隨至，❶衆驚服，莫敢譸幻。於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闕於横民

❶「隨」，原誤作「遇」，今據四庫本改。

者，建石堤章漁港，別爲東山石閘，以時瀦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減埭田草蕩涵洞，刻石紀成，屬之守者。溉畝以萬，連歲大穰，獲異麥穎禾。海寇數至，多爲疑兵走之。且曰：「此番舶所招也。」戒自今毋得納舶。其後倭入市，擾海上諸郡，一如君言。嘗捐俸爲義塚，收棄骸，且罪久不葬與水葬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供張，日省數金，貪吏斂縮，關市通和。會與御史忤，旬月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閒居十有二年，當道數四論薦，君視之泊如也。

君爲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常烈烈，蓋自少時已然。七歲，學舍暮歸，爲掠者負走，閉樓中。假寐紿守者，夜且半，起緣屋匿樊圃中，邏弗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威，以君抗言，遂降色。舉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所請，亦未嘗不盡利害。性修潔，不能受浼，即居官，一蔬果不輕取，薄業僅足饘粥。部使問遺，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臨終遺言，鬻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正色麾之曰：「毋亂我，我縱留，終不能庇若等也。」翛然而逝。

孝友淳厚，踰于常情。達州歸，母病癱，不解帶者數旬。比卒，壽九十有一，君年五十餘，哀毀至嘔血。處兄弟，田宅惟所取。弟適死杭州，奔喪如其子。少從兄遷學，敬事之，終身如其父。遷子胤祇夭，哭之慟。未幾，遷復死。君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爲恨。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苟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面也。故及君之存，人多畏之。聞其卒，無問識不識，涕泣悼惜。

好學博聞，恥爲章句。少受《易》于蕭

教諭濬，喜習讖緯、陰陽、卜筮之説。稍長，旁通醫藥、星卜諸技，及國朝典故、勳戚世次、邊圉險易。論斷一出己意，不苟附和。爲文雄渾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

吴氏先世居縉雲，自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清沂，遂爲新淦人。六世爲澤潞同知克敏。又三世，爲邑諸生時雍，君高祖也。曾祖咸濟，祖春阜。父昌，舉鄉試，卒湖廣穀城縣知縣，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母曾氏，封太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賢行。子男一，即胤祥，爲邑諸生。女一，適蕭克恭，克恭夭，年纔二十五，誓不再嫁云。銘曰：

謂剛者折，有勁如鐵，百挫不缺。若彼縣溧，既潔以通，一芥弗容。仁以友輔，壁立寡與，身完行舉。民之無坊，川梁崩亡，哀以銘章。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厓歐陽公墓志銘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厓，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歐陽氏最繁。公出安福令萬衍後，世居釣源。二十世祖觀善，徙水陂。高祖憲文，明初仕爲翰林檢閲。曾祖用堅，祖元器。考權，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母曲山蕭氏，封宜人，子三人，公其仲也。年二十二，舉弘治甲子鄉試高等。戊辰，禮部中式。廷試對策，力詆時政缺失，讀卷官畏禍不敢上，抑寘進士出身第五人。爲許大宰進所知。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進承德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以母憂去。服除，補雲南督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總理蘇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

賊安銓反，以公熟于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

公爲人，眉目皎晳温美，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故自入仕以來，未嘗一日不治事，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所在，即朝議曲爲解宥，不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爲隱忍，不能甘。始爲刑部，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否，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鋭誣逮搢紳，前後相踵。公於田崑、扈仁、李穩、余祜、樊準之獄，皆出死力相争，即嚴旨切責，不爲動。鋭不勝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瘢不得，竟還職。於是，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遜公。嘗決囚南直隸，勘事河南，録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閲辭，人出數言，輕重其罪，各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即歷歷摘招伏語相詰，如經生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眙愕噤口，人皆稱神。其後兩爲督學，即又善説書史，指畫經義，士人宗之。安銓之變，斬關殺吏，攻圍鎮城，而阿迷嶍峨新興蒙自武定騰衝，諸賊相煽且起。是時，老撾潛通交趾木邦孟養，與緬甸孟密互相讎殺，師宗納樓思陀入寨廣南，亦佐威遠皆亂，勢亟矣。公聞命，自金陵晝夜行三十五日，入滇不四月，銓等授首。上以銀幣勞公，公謂前都御史傳習以死勤事，而身享其成，不可，上疏固辭。且以滇夷獸面鳥言不易馴伏，有司恃險遠恣爲嘬割，則獰狰跳躑相報，茍拊狗不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諸郡縣殘破者，給食散種，差其免租

之限，如含薄糜哺弱子。而於諸夷，或判疆域，解怨争，攜黨與，而歸種落，則如投善劑以消毒瘍。減月例家火以寬農，覈武官職田以代俸，止蒼石玩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又如積餘鑲以充虛橐。至若鹽鐵銅錢商税之辨納，徭役里甲之疎數，税糧輸積之遠近，軍屯民田之隱漏，又皆酌地力時變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零碎，蓋藏之不遺算也。上既知公可任，數下璽書褒公，公益感奮。而總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兹土，與鎮守巨璫杜唐表裏爲奸，掊刻境内，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出唐所指揮。會當進奉，公請得禁治諸弊，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叫囂醜公。公既伐其隱謀，乃更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求勝，至是爲賄者所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連巡按御史，謫調給事中，論捄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史，追奪己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効，來者藉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兩人交搆狀，以爲佞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己非輔臣黨人，願弛前此黨禁，復諸逐臣。蓋公已離滇久矣，不以去位爲嫌，而以後政爲慮；不以去官爲辱，而以完名爲榮。聞者莫不危公，恐觸上怒，而公之懇款，若未効百一於君父。前者爲郎中時，乾清宫災，應詔陳言五事，中如早朝、帳房、番僧、宫市，皆人所難言。至指老兒黨者，即寧、鋭諸人，且嘗其反噬者也，顧斷斷不肯釋口，豈所謂胥靡忘險故耶？

正德間，權倖用事，公數數相忤，不及禍。今上初號爲治朝，公又屢受知遇，宜得

展布矣，乃卒爲權倖所中。致仕時，年纔四十七，家居視人仕之日爲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布，其可稱述何限？將有靳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邊方多故，許太宰讚數薦其才，不報。太宰讚者，前太宰子也。公自致仕，輒引避，絶無外交。部使者至郡，或不知有公。即聞公名，以不得見，竟不知公爲何如，久之，亦無有薦公者。

公性孝友，嘗兩疏扶侍奉直公，省母宜人。在官聞母訃，即日就道，既葬，廬居墓下，久不去。官中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無分異。收族教子，周貧恤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既廉而多施，所居去城市二舍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即在鄉，未嘗以辭色忤人。鄉與鄰者，若不知有公；即相見，不信能忤權倖。爲人難爲，一至是也。

公生成化癸卯，卒嘉靖癸丑，年七十有一。娶劉氏，封安人，進宜人，先公幾月卒。子二：長庠，次薦，皆府學諸生。孫男本，孫女一。諸孤以是年某月日祔公傳家坑宋水部員外祖墳右，以宗人南京大理寺正瑜所爲狀來請銘。且曰：「公治命也。」

某嘗聞公于外父太僕曾公，則已想慕其爲人。乃今讀狀與諸奏稿，既悔生同郡，未獲識面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不及侍語以請所欲聞。然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欲，得猶可以自解也。銘曰：

侃侃遺直，秉文開誠。有服克恭，邦憲孔明。四星斯皇，實蹶天步。果正我行，履險若素。式時陳臬，弼教用成。帝曰休兹，作朕股肱。于畿于滇，無問遐邇。臣拜稽首，矢志弗弛。遏蠻戒戎，反側以馴。懷哉萬里，如疾去身。憯是宵人，敗度干紀。我其治之，歸報天子。封囊扣閽，天聽匪高。禍

曾不悔，以其黨驕。孰云罔懲，奸氣潛奪。位胡不終，竊位者怛。臣敢辱祖？盧陵歐陽。故史誄銘，副于大常。

明故直隸滁州判官北山龍君墓志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許之。履祥故侈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

翁爲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絶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丸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悦之，以爲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實贊之。義兵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僞符疑兵綴之。然濠諜四出，諸郡士人積劫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密授方略，親信義子，割愛遣之，往往陷虎口不返。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爲若是，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蓋紀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爲大足丞，既致仕，遥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住。廕一子，爲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爲屈，而昔

之鄙薄者口實益張，翁不爲悔。

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方疑先生紿己，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觀釁。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爲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欵，誓不敢負，議遂定。

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搆攘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爲之詭辭欵凶，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爲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廢閣，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爲奇也。

翁名光，字沖虛，其先爲永新人。有曰甚，始徙吉水。又六世爲某，七世爲某，八世爲某，翁之曾、祖、父也。負義氣，入粟于官，爲義民。娶廖氏，以成化庚寅生翁。八歲爲諸生，十二入貲爲國子生，三十六爲大足丞，六年致仕。娶毛氏，先翁幾年卒。生子一，舄，即履祥。女一，適某。側室某氏，無子。履祥子子壽，以善書選爲中書科儒士，辨事文華殿，與履祥皆早夭。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于嘉靖甲寅，其年九月某日葬翁仁壽鄉黎洞李家山虎形，與毛氏合。

翁與先君數往來，而余及交其三世，近始奇翁所爲，並欲訪先生行事，而翁亦已老。不待請而銘其葬，蓋有以也。銘曰：

方歎選乘，指驪爲黃。鹽車驥服，孰辨駑良？芳草懷人，知己病士。千載一時，才幾畢栻。欲施後世，必附青

雲。志業有聞，其又何云！

明故奉政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梧岡王公墓志銘

正德間，閩中蔡公清、大梁李公夢陽，前後相繼江西督學。兩公海内名人，非極一時之選，無以動其賞識，故所取士，亦往往有名。在吾吉，若東泉周公、梧岡王公七八人，又其尤著者也。而李公賞識此七八人者，每試他郡，率携以行，人莫不識其面目。癸酉鄉試，王公發解果第一，故其名又獨出諸所取士上。李公既以剛直忤人罷去，其所取士，亦往往不甚顯。豈名亦能忌人哉！

王公名昂，字成德，故吉水花園人。花園之王，其先居白沙，宗臨川安上，四傳至進士端禮，始居花園。七傳有三松先生，爲宋名人，而王益顯。又六傳爲文煥，博學負才，國初以明經召，將授之官，辭歸，生佐材。佐材生復基，復基生惟仁。惟仁娶于周，有八子，公其季也。幼稟至性，多穎異，善屬詩對，經目記誦，能久不忘。里中富人李翁昌達見而奇之，許妻以女。然家貧，恒不能延師，七、八歲時，見諸兄弟出就傅，即輟食挾册隨往。母憐止之，不聽。一日將食，母追至梧樹下，躓而仆，公返顧，相持號。稍長，見梧輒泣下不止，於是自署梧岡私舍以志痛。十歲，即知操筆爲文章。以兄爲郡掾，嘗至廨中，郡守洪公冕聞而召之，頃刻試十餘對，應聲立答。已而試曰：「道士修齋，用錢於無益之地。」公拱手曰：「聖人設教，致人爲有用之材。」洪驚曰：「此豈甘小就者？」厚餽予，命攜歸擇師教之。年十八，文益進，即抗顔授子弟經，資束修以養母，遠近爭迎致之。將弱冠，始入郡庠爲諸生，且赴省試。見試士如雲，喟然曰：

「吾獨隨羣已乎？」歸與東泉周公輩七八人同寢處，通財用，兼治《易》、《禮》、《春秋》諸經。每爲文，彼此商訂，切磨不少嫌介。督學試士，則此七八人者，相聯迭爲長首，俱廩于學。蓋九入塲屋，始發解。又五上春官，不遇。謁選吏部，授直隸常州府通判。常爲上郡通判，故主税運，京師各邑例餽歲不下二萬金，公既一切罷之，復條畫不便者，盡繩之法。於是，清吴燧陶倖詭税三萬餘畝。市猾如蔣椽、莊偲輩，不得復括税以侵民，運者莫不踴躍以從。至京師，尤能任怨以相庇。故事，白粮止供内府，不及六部。至是，吏部諸司有言，他運官噤莫應，公引故事力争不勝，則令運者假舂杵部前，旦夕不休，聲達堂署，桂文襄公見而止之。他郡由此德公，公之能聲爲之益張。當道遇疑獄，必以相屬。公亦悉心研窮，在松江平反者凡七十人，其他釋枉收貧，節用抑浮，建白頗衆。於是，巡撫陳公祥、巡按劉公仞數上治行于朝。既六年，猶不遷，姑蘇徐公縉以吏部侍郎道常，聞其得民心，識之。會三途用人議起，徐首舉公，始擢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常人遮留不能得。公爲刑部二年，再轉山西清吏司郎中，主諸司讞奏。每與尚書聶公賢面争，至不代署，聶服其正。摠兵郤永喪師下獄，思以賄免，遣人囊黄金，給門者强入而逃，公言之部，奏議如律。五年，擢河南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河南道兵備，一時士論稱屈，公怡然就道。至則減一切供應，如常州時，而閱獄簡當，如在刑部。萫山民以争水訟，有逼於賄，刑死者三年矣。公行縣，忽見白衣素巾雜訟人中，頃失之。因默念曰：「得非冤耶？」遣人伺之門，得訟者入，問之，則素死者也。發其瘞衣巾如見，人稱明神。河南故多盗，是時劇盗高寵、王朝綱等攻掠州

縣，官不能得，有詔責問守巡。公遣嵩山毛兵千餘人往，盡獲之。巡撫欲爲上功，公請均之同官以解罪。已而，俱受金幣之賞，聞者咸以爲難。公在汝三年矣，嘗復浸祠，歸金斗泉之利于民，數忤豪宦，而河南府通判韓某，與伊令趙某，貪貨殺人，當道曲貸不爲聽，已而嘅曰：「吾年至矣，未可以休乎？」即上疏引年乞致仕，竟得請。

公雖久抑晚達，其於去就取予，不一少狥。在官雖專民事，暇則以經義課諸生，所在多稱得人。在常州，識唐君順之、薛君應旂九人，在汝則有王君西星，已而次第盡舉魁選，又皆有名于時。唐嘗感其知愛，謂人曰：「公故長者，曾不能爲俗吏態，其却例餽數萬金，今人鮮其比也。」嗚呼！公見知于名人若此，名烏能忌之哉？

始公少貧，父母皆不逮養，舉鄉試三年，而妻李亦繼卒，繼娶泰和歐陽軻女。後爲常州，得贈父承德郎常州府通判，母周、妻李贈安人，歐陽封宜人。及爲刑部，通判進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而安人皆進宜人。八子：玷、瑕、珉、玦、珦，李出；瑣、瑋、瑞，歐出。一女，適大學生藍敦。男孫六人，一臣、某某。孫女三人。曾孫男一人。玦早卒，娶李氏，年十八，矢志不二。一臣亦夭，娶于羅，爲予從姑，年二十，而矢志如李。公平生既無厚藏，所得俸入，任諸子孫持去，不復計算。致仕歸，終日對書史，與郡縣絶無往來。又三年辛丑，以微疾卒，距生成化庚寅，享年七十有二。既卒，子孫益無以爲家。又十有五年爲乙卯，始克葬于居後南山四顧墩。又六年，而某追爲之銘。

公豐準長耳，言笑寡默，不知者以爲簡傲，然渾樸夷猶，遇事不驚，故能終其志。其撰述有《四書質明》、《詩經疏註》、《安民十策》、《識史》、《傳習録疑》，校正《王文中

子》、《鬻子》、《梧岡集》共若干卷，藏于家，《江西省志》、《吉安府志》久梓行。銘曰：

惟昔學儒，靡專文句。緯史經經，古先是據。惟昔取友，虛以身資。後利先義，甘苦同之。學毋炫藝，因占器識。迨其達施，不易素植。仕毋競進，任彼速遲。奪其程守，有退毋隨。匪公獨然，公亡孰繼？銘匪公哀，用著厥世。

明故青山樸齋胡君墓志銘

昔蒙莊之學，主嗇而惡張大，常羨古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爲大樸，其説援天道以斷人情，其廣極於治國，而其細通於養生，蓋焯乎其可驗也。予於世人取與之故，亦往往見之。

安成斗塘胡樸齋者，象州公子也。象州丈夫子十有二人，嫡長八而庶幼四，君次其七。象州在官不滿十年，俸入僅給家衆，殊無厚囊，而諸子漸有室，慮斗塘之地不能容也，則擇廬陵之朋田青山，稍徙居之。君當在徙中，而象州分囊與諸子故甚薄，君是時年纔十四，既無他營，止據所分，爲業至艱矣。然能瞿然知自擇，絶不類童丱者。自衣服、飲食、婚賓，一以纖細檢制爲主，不敢絲毫縱恣。羣從或誚其然，君應曰：「吾先人矻矻一生，吾又不及以方爲養，忍自奉導侈後人耶？」鄉人疑其可狎，嘗試之，則又戾契相撑拄，見人給孤弱者，惻曰：「吾不能濟，而忍相食耶？」久之，僮奴畜牧殷盛，於是，出力助修公廬家祠及先世塋塚，令可垂久，而其自奉，視少時曾無改也。君三子，一女，孫男十有二，孫女七，曾孫男三。家日漸大，而業儒者六人。此於盈縮乘除之數如何耶？然嗇之用，不獨取應於外，其於身，固所謂返淳而歸樸，乃久視之道

也。故象州十二子，惟君獨壽，年至八十有一。嗚呼！苟舉其大，有不驗者哉！

斗塘之族，出尚書漄，爲世家。又幾世而有君。君名聰，字可用，行恭七。高祖成西，曾祖謙貞，祖學詩。父高，舉景泰癸酉鄉，知象州者也。母高氏。娶鰲源郭氏，三子：偲，傳，候。候，韶州府學增廣生。女適烏東羅天曙。偲之子：稱、稼、程，稱爲布政司椽，稼、程安福縣學諸生；傳之子：潤、涇、瀾、清；候之子：秋、印、艮、良、校，其孫男也。秋之子應鯉，稱之子應鰲，稼之子應麒，其曾孫也。君生成化癸巳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時，終嘉靖癸丑十二月二十七日亥時。臨終謂三子曰：「我死，必求名人銘我，毋令我闇抑地下。」嗚呼！君豈欲有遺於後乎？又四年，冬十月十有五日，偲等葬君盧陵丁田魯家塘張天海螺形，庚山甲向，實在象州公之墓右，自述其行來索銘。於是，原君所自擇者爲銘，且使其後人世守之。銘曰：

相彼天道，猶張弓乎？低昂予奪，如檠於弧。有如弗信，視君之事。毋食其實，違厥本始。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七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璠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齋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祭　文❶

祭先師李谷平先生文

嗚呼！天於斯道，常默維持。既顯其精，必振其衰。苟載籍之徵不傳，則生先覺以覺後知。江門日遠，俗學澆漓。繩趨尺步者，多迂闊以相視。而分章析句，類習爲進取之規。雖以舊學宿儒，號爲通博者，猶未得其肯綮。孰能不由師授，闖千古而獨馳？

於惟先生，間氣所尸。遠識雄志，剛腸瑰姿。雖啓源於玉齋之倡率，至其一言終身確然不變，而深造直詣，必涵泳於道涯者，若天縱其步，而神畀以私。故不知者，以爲簡於泛應，樂於無爲。不計情變，不虞誑欺。其知者，亦惟見其壁立萬仞而千夫莫撼，不苟一芥而千駟莫移。處寂寞而不怨，在溷濁而不迷。無黨與而自植，非世俗之可羈。交不阿其所好，禮不妄有所施。義之所安，犯人言而莫恤；情有所屬，假一盼而猶有忸怩。望之凝峻端重有如喬嶽，就之則怡然盎睟。而鄙吝之化，不覺冰釋而雲披。故歷窮遭變，處人之所不堪而笑談自若；視榮名好爵，其得也若適然之遇而

❶「祭文」，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邈無前期。固少成而若性，雖聞風其可師。此其有足述者，皆形迹之似也；而不知其難及者，則立命之基。蓋凡世情之所甚欲，而不可必得者，未嘗一入於念，而以聖賢爲可必學；所謂千萬世之上下，此心同、此理同者，則篤信而不疑。

嘅惟此日，談學多岐。妙解者，每先入於所主；而茂修者，矜一節之高奇。不然則各持門户，或有待而興起；不然則自成論説，冀來世之有遺。求而自幼刻厲，❶絶類等夷；不求成章以表襮，自任甚重而不辭。則當今之世，足與配者其伊誰？故有心之所得，口莫能盡；而意之所指，人莫能知。然視人之不知，漠然中無所動；而古人之語，有能達吾意者，不復增損矯飾而有事於發揮。此非惟二三子承面命而耳提者，莫肖其分寸；雖家庭内外日與俱者，亦或未能深察以爲若斯。蓋平生所宗，在濂溪無欲以學聖；而延平之瞶然，若田夫野老，惟身有之故常，口誦而心惟。

洪先失學，罔辨妍媸。曩歲丙戌，奉先君之嚴命，偕我同志，獲執業而就鑪錘。閑邪求仁，惟人秉彝。既示蹊徑，復指瑕疵。始識有生之大，萬有不足以易；而父母之生我者，必如是而後罔虧。自是稍有嚮方，不敢置身於不義；實惟罔極之德，雖聚散不一，而聞謦欬、受箴誨者，亦十有七年於兹。痛惟始也，懷聞見而領略；及其繼也，持議論以支離。虚聽言而未聞道，類枵腹而觀朵頤。逮至近歲，始悔莫追。方回首以瞻遡，阻山川其遠；而聞朝命以待次，慶尫羸猶可醫。計歸軺之在邇，奉拂拭於臯比。當默會於意表，庶微隱之可闚。懲多言之躁妄，去異見之夸毘。究時習之所在，日俛

❶「而」，蘇本作「如」，四庫本作「其」。

焉以孜孜。隨童冠以風詠，樂天性之恬熙。悵從遊者，咸不及門；而塊獨處者，幸異聞之我貽。夜夢寐而攜手，朝跂足而望之。將謂世無鳳鳥，幽人貞吉；豈意歲非龍蛇，而哲人告萎。倏然返棹，桐水之湄。不見繡裳，乃見繐帷。既失聲以長號，復拊心而自悲。縱昊天其見奪，胡不忍期月之少遲？

而今而後，有悟將孰與開其扃鐍，有惑將孰與正其蓍龜？豈天罰吾過而示譴，亦天愛吾道而靳與之資？遺行可憶，至言有裨。期竭才以追影，憤苦難於後時。既宣情以相控，矢斯志之無隳。耿明靈其不昧，尚翼行而啓思。俾眇末之有成，亦輝光之永垂。德何時而可忘，徒仰望而涕淚。湛空觴以薦誠，聊泄哀於片詞。

告衡山白沙先生祠文

某自幼讀先生之書，考其所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户，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蓋雖未嘗及門，然每思江門之濱，白沙之城，不覺夢寐之南也。已而聞先生之言，以未至衡山爲念，至死而猶不忘，蓋雖未嘗出户，然每思祝融之巔，紫蓋之上，誠不覺神爽之西也。比來獨居，自懼無友，於是出遊三湘之上，蓋雖未嘗近先生之所居，而已得先生之所未至，然又思不知所謂至死而不忘者，果何所爲？即悵望於七十二峰之間無益也。先生之祠，先一年而成；某之遊，後一年而至。豈果有待也耶？又自思力弱志卑，恐不足以承之也，先生其啓之否耶？

祭魏莊渠先生文

嗚呼！自道之喪，學日以分。或執私見，或泥空文。或雜異端，億説紛紜。門開户列，反躬未聞。於惟先生，幼抱偉識。違世背俗，凝然特立。絶去多藝，斂精蓄力。聖賢我師，所志惟一。謂人之生，有欲有知。辨察弗密，學其殆而。天根天機，動静弗離。虚以精義，静爲動基。不剿衆言，不由師授。寢處食飲，是圖是究。四海多賢，昔予云遘。惟日孳孳，莫居其右。洪先辱教，敬如蓍龜。論與考訂，事必箴規。迹雖少違，心則弗移。每問安否，以卜興衰。音問幾時，悲風忽動。山川伊阻，莫致一慟。千里戒途，三年升堂。匪德之懷，惟道之傷。嗚呼！

祭薛中離文

戊戌之夏，與先生别於青原山中，執手而語曰：「鑾江之會，迄今八年，不知後此八年，復會何地？」於是，潸然不忍反顧而去。當是時，先生遠遊歸，蓋思與海内友朋各取所長，各棄所短，求聖人之學大明於世，以不負父師承傳之重，意何鋭也。而愚亦不自量，慨然有四方之志，又且待罪於朝，計八年之間彼此往來者，當不知其幾。縱不得閒，宜亦不出於八年内矣。嗚呼！豈知先生之歸也，病不能償其意；而愚之蒙罪也，身猶幸全而歸。今年取友四方，適聞先生訃，而又符八年之數，是執手之語，疑若與爲永訣者。嗚呼！豈不悲夫！今之談學而彊有力者，宜莫如先生。先生自許之意，其説若何，而竟至此？苟後死者不求自得，而徒寬假以待時，豈惟不知愛身，亦

可謂不善取於先生矣，先生其謂之然乎？

祭王心齋文

嗚呼！孔孟既没，聖道若綫，庶幾中行，狂與狷焉。諸子之後，孰匪聖訓？以質爲學，就其所近。莫或裁之，源遠益分。淆言罔折，哀哉斯文。千載之後，一元載啓。有覺其修，有若王子。惟子默悟，不由見聞。心輕百世，氣奪千軍。陽明是師，良知相授。潤以自得，擴以大受。四方之士，雲集景從。户屨常滿，河飲皆充。而我何知，不量進取。尚志問業，嘗辱奬與。維歲己亥，始獲摳趨。子方卧疾，據榻見余。勉仁之方，明哲之論。傾囊見遺，錙銖分寸。大成作歌，復以贈處。自顧瓦缶，莫和鍾吕。默成一語，冀入虚聽。幸子首肯，諒我不佞。曾幾何時，訃音遽來。往者不作，今民之哀。孰能執德，百折不挫。孰能原性，洞識真我。拘方守轍，昡文飾義。一經鑪錘，如醒酣寐。探子之心，豈是遽休。不徙不改，聖人是憂。天若假年，日進曷已？嗚呼奈何！遂至於此。心亦惟危，道不易談。善學柳下，莫若魯男。子尚無忘，啓佑來學。咸自反求，如子之覺。且俾愚鄙，亦獲瞻依。大道爲公，匪我之私。嗚呼！

祭謝子貞辭

古人有言，學聖貴資。自余求友，不啻渴饑。得子相助，志願勃如。❶謂當其議，❷造道無涯。❸數年以來，粗見是非。與語默悟，❹不我難疑。胡爾背去，如旅中違。始聞抱疾，問何致斯？或言誤藥，或弗省思。

❶「如」，蘇本作「而」，依韻當從之。
❷「議」，蘇本作「詣」。
❸「無」，蘇本作「之」。
❹「悟」，原誤作「倍」，今據蘇本改。

夫子所慎，豈是不知？始猶厚望，書往勉之。未幾訃來，有涕漣如。❶天不祐善，吾亦何施？汝奎天臣，咸可遠期。相繼而傾，曾不見遺。命果如兹，更復奚爲？惟余存心，❷耿耿含悲。

祭周七泉文

嗚呼！駕風鞭霆，淩高厲空，此古人之豪雄也，而竊尚其風；守身如處子，用世如轉丸，此古人之完業也，而思有之躬。發忠孝於君親，敦信義於鄉里，嘗希陶矣，而自謂未及其澹；静虚則明，❸動直則公，❹晚慕濂矣，而自謂未全其功。寒暑不遊，風雨不赴，可保身矣，而忽遘疾；飲食必擇，藥餌必精，似慎疾矣，而忌醫弗庸。將其屬之天者，嘿有所制，以拂亂其常度；故存諸己者，雖進取之鋭，卒莫勝夫氣數之窮。

嗚呼！長途寡旅，二人相逢。其一車摧馬瘏，僵仆中道而號呼莫應；其一望室廬，冒險阻而倀倀無與，安能已於趦趄而哀恫？而今而後，孰爲指學之進退，孰爲審道之異同？孰爲久要而上達，孰爲冥會於屢空？破琴絶響，悲山水之徒在；芝焚蕙歎，恨氣臭之不終。鶺鴒之原，枕塊所封。死則相從，本其素衷。履霜慘慘，仰天蒙蒙。臨穴一慟，有懷曷通？嗚呼！

祭歐陽南野公文

嗚呼！學有顯晦，道有險夷。二者相值，千載一時。憶接淅之去魯，與隱几而出齊。空遲遲乎故域，念孰爲之提攜。追春陵之感奮，啓闔洛之精微。或登筵而獨對，

❶「如」，蘇本作「洏」，依韻當從之。
❷「余存」，蘇本作「餘寸」。
❸「明」下，蘇本有「通」字。
❹「公」下，蘇本有「溥」字。

或專郡而分麾。言入禍出，行高毀隨。龜山之召，殆其一幾。幸委曲於權變，竟莫拯夫傾危。嗣是有作，大行曷裨？自陽明之復起，而東南再造於瘡痍。斯文天喪，國是孰資。既顛摧於荒裔，猶集詬而交嗤。

先生弱冠，早自得師。誾誾侍側，解悟無疑。當是時也，豪傑蝟聚，議論蜂馳。稟承讐難，聽者忘疲。及其久也，通方内外，與時推移。洞人情之隱忽，總異説之紛披。蓋獨有得於圓融不測之智，而才力贍博，又皆足以發之。不獨四海縉紳，讓其步驟；即同時儕輩，幾能盡撤其藩籬？而又位在密勿，久奉疇咨。九重眷注，蓋已納之帷幄；而二三元老，亦且寄之肝脾。倘其稍延歲月，少竭心思。調停于可否之際，引納於和平之歸。可使善人恃以無恐，志士展其所爲。則當年傳授，不爲虚誕；無疆宗社，固將藉以維持也。胡爲乎賜燭之寵方渥，而鼎覆之哀遽貽？繡裳之慕未厭，而台坼之占莫違。豈民生之無禄，抑覆載之有私？吾不知得才之難，而顧值數之奇？又不知自古奇數，胡獨值于間世之才？于夫成功之日，而顧他無與於興衰也！

噫嘻，噫嘻！洪先束髮，快覩光儀。初入禁廷，朝夕相依。語必劄記，信如著龜。廿年睽遠，書問不遺。近歲以來，或合或離。默默有懷，思報所知。道遠莫致，欲待來兹。望而不即，如何弗悲！每讀夫子拔本塞源之論，與真訣初心之詩，未嘗不三歎而欷歔。先生已矣！來日可期，果能無憾於斯否乎？嗚呼！

祭尹生道輿文

嗚呼，哀哉！美質不易，具才實難。舍是而學，百不一完。道非其資，力倍功半。才弗合誠，中正或畔。哀哉道輿，世豈

可常？自我得子，交誼有光。

子之淳懿，慈柔雅靜。見利即恥，慕義若競。孝友天至，謹納性成。不欺暗室，不狎憸人。執友怡怡，亦誾而諤。僮僕依依，無忿以虐。身已計偕，家猶農作。謁金屢揮，決履不怍。始未知學，鄉譽已聞。迨與切磋，毅然出羣。氣以養充，事以志集。獨抱古心，一洗陋習。

崇明海邑，坐者賄移。衆爲怫然，已若未知。赴險如夷，視民猶子。凶殘漸歸，龐雜可理。風檣幾傾，順命委己。沙城將圮，犯議請徙。官以憂解，民爲悲嗟。或衛之疆，或別于家。釋服待次，聞薦忌美。胡是褊心，投之萬里。受檄靡怨，疋馬而趨。蒼山珥海，載煦載濡。民賦弗均，更錢視力。民産弗豐，傳餐損式。奏能日積，侍養歲違。有懷陟岵，莫遂拂衣。雖則負疴，曾未皇息。盡瘁而逝，不弛其職。名揚北闕，位佇西臺。驛書來召，公移告哀。官幾再考，囊無長物。闔郡助喪，罷市號鬱。名宦啓祠，行省致紼。賻卹有加，行李初訖。

凡兹列行，世或可能。務學且篤，近復誰曾？虛心察微，改容受善。毫髮有歉，顔面必見。❶我非益友，子自得師。愛均骨肉，信比龜蓍。無體之心，一體之義。存之則虛，推之則至。我言子領，我往子隨。終身相倚，棄官爲期。天胡不仁，奪子大速。弗待研精，弗留表俗。豈無良朋，亦懷好音。惟是多岐，矧曰同心。匪余獨悲，恐時胥溺。一人之災，多士之戚。我行踽踽，愧負實多。不藉輔翼，後當奈何？得失之微，壽夭之數。蒼蒼難諶，❷不暇問故。有弟有子，壽耇無疆。子目可瞑，無過徬徨。

❶「面」，原誤作「回」，今據蘇本改。
❷「難」原誤作「誰」，今據蘇本改。

昨聞荆川，亦復隕墜。九京相逢，必廁行輩。孰憐衰病，朝耶暮耶？駭此歲陰，非龍非蛇。萬物有盡，何獨於子。惟子在今，未可以死。今未可死，而竟失之。我病即衰，能已於悲？嗚呼，哀哉！

祭唐荆川文

嗚呼我兄！名播天下。令譽彌宣，知音斯寡。神授妙質，性厭浮華。動出全力，業擅名家。靖節貞夷，志完剛厲。進不苦難，思常入細。齒登弱冠，魁厭同袍。文體丕變，紙價争高。惟帝知人，因言拔士。天語袞褒，聖鑒獨視。孤忠素許，況感殊遭。事計浮食，施懼屯膏。薦入詞林，邃探藝苑。測理幽玄，範格高遠。九經該貫，諸史窮搜。文繼歐曾，詩駕韋劉。山鑱冢遺，❶象衡數緯。密算毫芒，洞疏涇渭。孝全手足，行質鬼神。脱屣軒冕，潛軫荆榛。叔夜交絶，黔婁守醇。不慕榮顯，❷不媚鄉鄰。決履常穿，垢衣至敝。櫛沐屢忘，寒暄盡廢。義嚴一介，諾重萬鈞。望廬者愧，執經者馴。仁急顛連，藝兼文武。無問鉅纖，咸求裨補。官條民故，水會兵防。制備古今，技列短長。欲試經營，不辭饑渴。去爪挽疆，短後露跋。

凡兹集美，衆已讓能。在行輩内，以豪傑稱。乃顧所安，在期自得。從善轉圜，好德如色。良知至足，動意俱非。空諸所有，漸可入微。根抵一原，出入二氏。相離即非，惑祛似是。言詮弛解，形累髦遺。千載上遡，獨立靡移。非直天聰，實資友助。雖判醇疵，忍坐背負？取珠棄櫝，汔濟焚舟。庭靡逸晷，席滿名流。慮極專勤，見異曩

❶「遺」，四庫本作「移」。
❷「榮」，原誤作「融」，今據四庫本改。

昔。信己愈異，愛人無擇。謂道如水，滯豈旁通。謂道如谷，隘豈廣容。取必此心，弗倚於外。舉世非笑，莫我芥蒂。物皆吾與，安用察淵。時隨代謝，難挽逝川。刓方爲員，制用于朴。大方曷拘，至潔不濯。幸際吐握，獲覲承明。南北奉使，寒暑載更。痛絶清談，峻揚風采。隱達戍懷，情輸諜紿。畢智殫精，炎潮溽海。宵枕甲戈，朝巡營壘。酬勳進秩，開府專征。武侯食少，峴首淚傾。嗚呼，哀哉！

謂生稟殊，無所於賴。盍阻荒遐，乃起吴會。謂因材篤，有意則然。盍靳其幾，乃奪之年。知者傷之，虞其過鋭。忌者短之，逆其改計。或憎其僻，或賞其奇。即門下士，疑信半之。藉藉在人，絶非所惜。豈效循牆，始名完璧？嘗聞自哂，出則羣咻。知之而蹈，中必有由。捄焚遑遜，力田罔秋。謀身或缺，報主則周。譬疾於醫，藥力未久。命也不淑，人亦何咎？易著殊途，士增多口。匪阿所私，誰出其右？嗚呼，哀哉！

胡取瓠落，早虚左車。謙以持下，美不獨居。敢望及肩，嵂崒嶒嶁。瞻之在前，瞠乎其後。聯署載筆，共棹還山。肝膽畢露，骨肉相關。管鮑取與，朱張規切。過失本標，詞章軌轍。睽孤廿載，良覿三申。每當抗耦，輒歎軼塵。我疾苦衰，使來告速。昌江之濱，雲巖之麓。曾贊其決，不疑所行。割囊助室，反袂分程。詎謂兹遊，竟成永訣。遠訃忽傳，長號欲咽。嗚呼，哀哉！

默悟養生，徑超欲界。多病見嗤，勿藥是戒。習勞忘倦，躡險若飛。暇而冥坐，杳乎沉機。丁寧結束，武夷九曲。歲寒同盟，山靈攸屬。言猶未踐，身乃先徂。所不瞑者，復奚念乎？嗚呼，哀哉！

弦韋異佩，蓬蔴互倚。禽有比翼，木有

連理。而今而後，孰倣孰企？孰繩枉違，孰頷議擬？一寄空木，一類拘株。矧餘殘息，臥而待餔。未究底裏，寧係有無？縱留後死，誰與爲徒？嗚呼，哀哉！

初蒞維揚，行部寄語。歲侵野虛，回風冷雨。代匠血指，待炊乏需。不識靜者，憫余笑余。札成絶筆，句成凶讖。將悔之萌，亦疲已甚。嗚呼，哀哉！

久掩庭户，幾歷居諸。哭不撫棺，吊不在閭。從此破琴，亦遂罷鑿。夢魂去來，山川緜邈。烱烱正氣，烏容泯澌。于何招之，黄鶴紫芝。兄即子桑，我非曾皙。慟何知哀，情何知溺？越疆馳賻，追之靡及。今雨垂垂，似助灑泣。嗚呼，哀哉！

祭趙生子良文

嗚呼子良！子今舍我，其何之嗟？違世而獨立，亦孰憑而孰依？始取友以自益，紛色笑之追隨。幾目逆而可懷，獨身許而弗離。將與遊枯槁寂寞之鄉，觀溟涬滉瀁之涯。超壒埃而出入，處太虛之希夷。指無窮以爲的，淩千古而共馳。胡爲乎天假之資，縱其來而忽曳。於後學幾於悟，與其進而竟止於斯。

嗚呼子良！吾能不悲？憶在乙未，執贄旅邸。子雖激昂，吾猶浮靡。還山以來，方藉助啓。可否互答，寧辨彼此？石蓮棲巖，雪浪登閣。聽雨青原，看雲匡嶽。汎鷺渚之春濤，駕玉笥之秋鶴。種種取證，默默反觀。信此心之無物，雖動應而靜安。玄矩運而中主，閴視聽之不干。存莫得而何失，時顧諟以盤桓。懷至寶以難捐，誕先登而獨往。歷歲月之幾何，曾不易其所尚。顧余馬之班如，若抱瘝而服恙。間話言之相投，忻羣和於孤唱。察所行之或頗，口囁

嚅而意惝怳。感振轡以騁途，❶期白首以相望。豈積戾之未蠲，類瞽者而失相。羌踽踽其誰憐，子不返兮川之上。

嗚呼子良！古之清人。穢氛遠謝，灝氣還淳。不期而至，天機自神。寒不挾纊，食或累旬。吾竊謂斯道有屬，誠曠百世而相感。子猶以長生爲諱，欲備萬物於一身。彼其有託而逃，以權顯真。皆儒者之大忌，屢雜出而難遵。二年而病，藥不濡脣。將宜節之理疎，亦稟受之數屯。固不意吾子善養，而乃於此有遺論也。

嗚呼子良！持一介不染之操，以處貧而掩其介；挺萬夫莫奪之勇，以無位而閟其名。修身獨善之具尚微，人每相狎而未易乎俗；明道開來之望甚切，時將有待而未試之行。心所獨詣，賞音者寡，既莫爲之慨惜；志未盡遂，聞聲者吠，咸相怪以疑驚。此吾所以益爲深痛，而無復有望於相成者也。子縱已矣，吾何爲情耶？去秋之杪，聚哭尹氏；今秋之初，哭子永逝。人世如此，烏用久計？庶幾未死，致一勿二。且報吾子，終此大事。地下有知，相見無愧。嗚呼子良，哀哉！

祭蔣道林文

慨維聖學，一塞一行。自宋迄今，曾幾大明。江門衍派，天關抗旌。一麾衆諾，公則克誠。疑義既晰，内實外瑩。匪直修己，亦善友生。大學之道，始于性情。如彼一體，觸之即驚。政無遺議，教有嘿成。儒者之用，可謂有徵。余少不類，邂逅燕京。無緣重晤，歲律屢更。鄉園遠札，几席時盈。肝鬲披露，形異心并。自是莫逆，愛逾弟兄。己未之臘，不續芳聲。庚申春暮，聞訃

❶「騁」，原誤作「病」，今據蘇本改。

屏營。始訝曩昔，何幸結盟。哲人日遠，世路縱横。含哀莫訴，誄此生平。願諸來學，守此法程。憐余衰甚，回首淚傾。歲歲桃岡，誰對春榮。動而未形，乃獨之精。言出新得，聽者勿輕。宇宙寥寥，其孰有成？嗚呼！

祭鄒東廓公文

嗚呼！先生豈可一日少哉！方陽明公之存也，傳良知之説者，各以其意爲解，惟先生則獨公之言是述；及陽明公之没也，承良知之統者，各以其資爲的，惟先生則獨公之言是守。故始而青原，繼而復古，終而復真，以及安成之四鄉，吉安之諸邑，無處而非講學之所，亦無處而非講學之人。而良知之發明，至于今二十有五年，日以昌大而不廢者，誰之力歟？蓋述公之言非難，舉其言而不雜爲難；守公之言非難，信其言而不疑爲難。自紹興之後，使人無疑於師説者，惟先生一人而已，今斯已矣。良知之説滿天下，求其亹亹不倦如陽明公者，不鮮歟？良知之説聞天下，求其深信不疑如先生者，不尤鮮歟？故始而先生之病也，通邑之人莫不身禱，以冀其稍延；及先生之没也，通邑之人莫不巷哭，以悲其不再。至是乃知先生之學，與萬物爲體；先生之身，與天下相通。是豈可一日弗存也哉？

某聞教二十餘年，以匡病不出户者，三年餘矣。亦思此身稍健，必思繼先生之業，以畢此生。而先生以道自任，引誘不怠，曾幾何時，遽至於此。然則九邑之間至可悲者，孰有如某者哉！先生事業、文章在天下，天下之人皆知誦之。乃今獨悲先生之身者，爲斯道，爲斯世，有不在於事業與文章也。先生其亦自惜否乎？

祭聶雙江公入殮文

嗚呼，哀哉！言與淚下，尚忍言之？自庚寅秋，辱公顧愛。審視相忘，有冀無怠。❶歸田以來，規畫蓍龜。言動相比，何敢依違。然未知爲學之的也。丁未之秋，示以良藥。倏然心驚，不謀而諾。如是三年，如負針芒。漸悟漸達，食已得嘗。蓋至是而後知爲學之力也。

嗚呼！非相入之深，不知去年日之遠；非相信之篤，不知守今日之專。自是以後，執事雖以病自負，而反其本心，可以無愧於後先矣。

嗚呼！相連若此，遽舍我而去，其痛豈不足爲相憐耶？長號蓋棺，一生已足。多病糾纏，阻於往哭。蓋可悲者固無窮，而不可易者，與世化而相續。獨抱遺經，固不能已於餗餗也。哀哉，哀哉！

祭雙江公歸窆文

嗚呼，哀哉！人之慕古，有如適途。及履徯徑，所患皆誣。又如誘引，登霞孤嘯。亦既改圖，漸聞要妙。語者非惠，悟者非增。昔者迷誤，今得未曾。惟我太保，超稟神授。自立克修，不戒而就。惟志獨出，試政無前。雲間不擾，民瘼以宣。惟帝知人，作左右史。徧歷諸難，八閩風紀。孰遏其進，出守于蘇。積滯用滌，豪强載逋。既退而潛，屏居物外。得失若忘，密觀成敗。借恂三晉，跡比長城。萋菲之謗，不質而明。乃進中丞，司馬之佐。正位本兵，有勤無惰。帝念碩德，重以膚功。❷曲從所請，俾慎厥終。斂實勿施，卷藏于密。佚老八

❶「冀」，蘇本作「翼」。
❷「重」，四庫本作「兼」。

年，心安身吉。❶篤於故舊，厚而不遺。奉公守法，不蔽所私。大册七書，發揮道脈。移文簡書，雍容不迫。出其一二，已足名家。探玄揭隱，言大非誇。惟予何知，懷人早歲。追逐無疑，言聞而醉。骨肉相倚，積有歲年。戊申己酉，相信而專。人易其幾，獨難于道。聞且弗驚，相顧而笑。或未甚悟，而煩指焉。即事嘿識，不以言傳。自予二人，如一手足。或弛而伸，或斂而曲。或忤或聚，間有異同。意會而解，不介于中。一十六年，互相出入。各憒所求，無過不及。予之自述，匪衒于人。惟懼不察，或掩其真。人貴相知，所信安在？一日失之，豈明向背？今日何日，遂成別離。朋友之義，誰復知之？懸知攖心，惟在一子。有而不賢，不如其已。著作之富，圖書滿前。千秋而下，孰重而堅？惟司馬公，與明道氏。有姪傳心，寧分彼此？言而不達，遺以長悲。於乎雙翁，永有世規。嗚呼，哀哉！

祭同年李伯實

嗚呼！吾與子，將遂不復相見耶？方相期于無窮者，而今竟不可望耶？子何爲而遽至是也？哀哉！天之生才也不數，而於其間值焉者，每有相之。天有意於培覆耶？吾則不可知；果無情於萬物耶？吾亦安得而悲之！

嗚呼！道喪千載，悠悠莫傳。功利撓人，視爲故常。有聰明特達者墮於其間，方且指此爲怪其孰能。余從丁亥之歸，始相覿面，往復立語。感吾「草木鳥獸，各率其性」之言，而遂爲知己。朝夕相聚，視爲弟兄。❷偕計于京，同寓招提。相與極有生之

❶「吉」，蘇本作「逸」。

❷「弟兄」，蘇本作「兄弟」。按：依韻當從之。

道，至於天地萬物不我爲累者，子獨躍然以喜。此豈易得耶？平生之志，不能婞婀。覩世俗態，輒復含恥。斷斷訥訥，不知逆億。貧而能約，不事侈靡。性率淳實，氣亦凝栗。謂子將爲遠到，而今不然。嗚呼！將命之不可謀耶？將粹美者之不可久耶？信也，吾亦安得而悲之！

少取科第，若不介意。中心所好，固甚淩厲。入夏以來，若不稱是。未幾而果病也，將其氣之索耶？未可知也。世之衰矣，實得者不多見矣，得見有志者，斯可矣；有志者不多見矣，得見質美者，斯可矣。善人惟日不足，爲及時也。朝聞而後夕可死矣，故古者貴壽。嗚呼！子有美質而志弗竟，天與子乎何心？況子猶有祿養之謀耶？哀哉，哀哉！天地終於渾淪，古今一瞬息也。無往無來，無存無亡者，吾與子固悠然矣；有往有來，有存有亡者，吾亦不得自留情也。吾能爲子久持悲耶？哀哉，哀哉！

祭毛一木廷尉

於惟廷尉，世襲芳芬。賓州介節，拔萃令聞。以構以堂，惟崇惟郭。蘭積餘馨，玉蘊未鑿。爰曁烈考，惇樸揚華。奮躍等匹，登躐休嘉。粉署是草，朱旛握麾。夷邦是屏，皇風用恢。惟公嗣服，弱冠刻厲。三益時延，九流默識。才豐思達，聞洽詞雄。允矣先進，時哉未同。志屈始伸，學優而仕。藝苑蜚英，銓曹擢異。湯湯吳會，鬱鬱名都。懸銀紆綠，賓幕訏謨。衡石如流，圜土無滯。方岳推賢，郡邑蒙治。龍蛇時蟄，猿鶴爲羣。丘園之賁，不顯亦聞。燁燁中丞，超紹高武。直排帝閽，樹績天府。烏林棘寺，虎塞蘭臺。入司喉舌，出静塵埃。功懋恩貤，秩崇寵卑。公雖在野，殊命光被。朝

有令臣，野有壽耇。王人咨諏，鄉閭化誘。閔予不造，先君見背。世託交游，晚獲瞻對。言必經史，動有規模。古悲貌似，予亦目矍。嗚呼，哀哉！

歲月幾何？世難坎軻。嚴霜夏殞，悲風日多。嗚呼，哀哉！

靖節哀歌，王孫遺令。達人則然，曠世罕並。惟公訣辭，幾于俟命。變不懾中，終能順正。匪心不繫，寧視如歸。乃知盛履，其抱必希。嗚呼，哀哉！

朝援素毫，夕就狸首。邦族傷思，知舊號走。訃馳臺省，誄集冠紳。松雲虛望，梁月留神。嗚呼，哀哉！

靈根後凋，纖色速瘁。芸芸有生，孰是畢遂？名流身壽，胤廣心傳。慨往者情，待盡者天。嗚呼，哀哉！

祭友人劉孔脩

嗚呼，劉子！冀羣才逸，皐鶴氣豪。志隘猥瑣，聲傾俊髦。季方聯武，宣文垂懿。否衍豊亨，約施急義。轔轔賢轍，青青子衿。士館賓庖，宿戒日臨。在昔卜鄰，與子結袂。再世通家，視予猶季。宛宛攜幼，役役在途。忘言狎愛，終歲馳驅。匡子燭鄰，范生齏飯。相顧形癯，實惟心惋。同類變豹，獨子守雌。席無遽割，轂爲先推。離翼重雲，廣河一葦。雪繭頻來，風標自偉。憂患各羅，交游間阻。爲别幾時，遂困二豎。澗松方秀，井梧忽凋。聞訃欲摧，長些曷招？子三爲衆，五十非夭。浮世何常，冥觀宜小。惟玆蕙歎，固感蘭熏。嘿嘿蒼天，迢迢白雲。會面無再，寸心如一。不負延陵，有如皦日。執引切念，倚廬阻奔。聞余誄言，應爾斷魂。哀哉，哀哉！

祭外母許淑人

吁嗟淑人篤惠兮，爰託植于靈根。稟茂和之懿質兮，敦静操而象坤。琮璜玟玖介特兮，薰皀糾結而蕪蕃。錯綵流以組絍兮，燁雲裳之欲騫。去髹儀以結縭兮，耿夫君其行尊。誕景升于列缺兮，羣仙珮之翩翻。馳旌霓於四方兮，騰烈節直排乎帝閽。緊何郵之奄集兮，實柔嘉之内援。閔風雨之拮據兮，采采于江蘩。既良旨蓄兮，式穀爾昆。樛木鬱其春陰兮，萋葛虆之若樊。嗚鳩翼而載鳴兮，眷顧復而斯恩。紛菉葹之總總兮，又蓼蕭而紫蓀。咸冒被于寵澤兮，競旖旎於芳原。欣初陽之果亡兮，瀼零露而誒暄。方禕翟之陟庭兮，恨遲暮而瞻背萱。胡涼飈之夕起兮，竟落葉之反反。豈吉人之速萎兮，抑慶閭而吊門？遥望望于遠道兮，天潢渺而無源。將閬蓬之高躡兮，駕青禽而乘文鵷。悲歲律之冉冉兮，玄冰洌於丘園。履堅而創鉅兮，魂慘惻而煩冤。仰蕙帷之垂悸兮，聽啼烏與哀猿。誰獨無心兮，矧相攸而余媾婚。薦椒醑與蘭脯兮，羅豆實于盤飱。來不來其余顧兮，情糜絶而何言？

祭楊文襄公

邃菴楊公，既卒之若干年，今上用所司議「節惠」，易名賜諡曰「文襄」，舊之出入門下者，感公身後之有遭也，俱各撰言相吊，且寓追慕之意。

憶嘗道曲阿，訪毘陵，與唐應德氏論公平生。唐謂某曰：「世以多欲病公，亦孰知其廉介者？」某曰：「何？」曰：「聞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而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

不以私蓄，即比于一芥不取可也，非廉介乎？」某聞而頷之。輒應聲曰：「世亦以尚通病公，又孰知其方嚴者？」唐曰：「何？」曰：「先君賓其塾，又故門生也。爲武選郎，八年出之守郡，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知其抑也。又三年，轉而備兵徐州，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虞其淹也。夫爲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即比于一介不通亦可也，非方嚴乎？」唐聞而頷之。

嗚呼！世之追慕公者，亦嘗聞此兩言否？先君承公訃，泣連日，曰：「公固愛我，其忘抑與淹者，不以俗人視我也。」嗚呼！知公者，不必盡形之言；能爲言者，或不足以知公。知不知，於公何與？世道之升降係之矣。公如聞言，其亦頷之否乎？嗚呼！

祭曾勿齋叔文

於乎我公！鷄棨之勵，牛繭之精，人固謂公之必通也，顧年逾服官政，而始貢王宮；馬融之經，鄭虔之席，人固謂公之悲窮也，顧猗蘭不怨，而伐木多悰；鬢髮豐軀，澹欲希情，人固謂公禄崇崇也，顧拂衣歸去，而扁舟西東；松筠晚翠，棠棣交榮，人固謂公樂融融也，顧鴻飛暮渚，而鵬來晨風。

於乎！使公徵鱔而起，則身未必能歸；而解龜不勇，則歸未必能速。然見公之見機與正終者，審於中矣。慶吊相隨，余又安知天之夢夢也哉？惟於公之歸也，既阻見於仰藥；及聞公之變也，徒含凄於倚桐。負素衷矣，一觴告哀，公尚饗之。

祭桃林同年道承文❶

吾邑同年舉進士者六人，三人不幸早逝，而兄爲獨後；其葬皆不踰年，而兄爲獨遲。先逝者，舉進士未久，而吾之交游亦未稔，不知世道之升沉與人材之難易，而諸進士者，宦皆未甚顯，視先逝諸人，徒有死生之感耳。兄之逝稍後，又復遲葬以十年。十年以來，世之流風日下，舉進士者，即皆破常調，薄名義，以先輩行己爲迂鄙，而高官大爵，駸駸且日嚮柄用。回思兄僅僅自好，且欲與世之善人朝夕往來，以圖相益者，何可多得？然官止六品，禄不及三年，求一命之榮於其親，竟亦不遂，況其身乎？則吾於兄之葬，重之以辭，其足悲有甚於先逝者，有以也。而吾三人存者，出入禄位亦十年於兹矣。雖不敢破常調，薄名義，以冀所謂高官大爵，然十年之間，求不負日月，以免於後死之責，必皆不敢自信也。而二人者，又皆守官，不及臨穴，則吾於兄之葬，重之以辭，其含悲有甚於二人者，有以也。夫事有類而情異，時有過而情近，言有盡而情深，此必非一人之感已矣，兄亦含悲否乎？

祭毛東塘公

嗚呼！豫章之盛，蟠深幽，入青蒼；及其摧也，化爲羣材，而烟雲磅礴者，駘蕩其何之？雷霆之震，軒六合，驚百蟄；及其斂也，廓然大虛，而光景歘霍者，不可以仿佛窺。故積氣之厚者，世莫測其用；而據物之精者，神每秘其奇。方公之出也，躡星履，揚雲旗。北虜避青坂之險，南交畏銅柱之遺。緤組送欵，縷金獻辭。將帶礪爲盟，

❶ 「道承」上，蘇本、陳本有「羅」字。

可以續石室之贊頌；而兵刃不血，未嘗困赤子於瘡痍。於是帝命曰都，式遄來還，無緩其馳。進之孤卿，畀以全師。惟茲禁旅，亦惟乃司。當是時也，庭麾列帥，門走偏裨。籌決尊俎，風生指頤。蓋左襄平，右青唐，莫不受其鞭撻；而穹廬北户，幾千萬里，昔之不免於金革者，亦各讋其威力，而遂相忘於恬熙。比其歸也，平戎之賞未定，而明農之志已移；三益之徑初開，而二豎之孽漸滋。洛中之社不待，而箕尾之兆遽垂。豈所謂造物之愛惜者，去來有數；亦功成身退，得之天道者，非人世之可羈。不然，胡爲乎其迅速若斯也？

惟公之生，間世殊資。器大有容，質任弗欺。位尊而勞，以撝謙愛博，而恩不擇施。舊怨若棄，懿親是宜。絶近名之行，加以黯闇，而不嫌於茹納；懲矯俗之過，雖紕賤而可接乎光儀。遇夫善之可進也，用之不必出於己；至於義之當斷也，執而未嘗詭於隨。此其德美之沖粹，實由性成而罔疵。故聞其向進，多倚以爲重，而樂其用譽；迨其既卒，不特君子傷其失類，而庶士亦動於煩思。在故舊，或不勝其捐別之慘；若童兒厮隸，無問識與不識，亦知詢其疾病，計其年壽，而助歔欷者，是豈可以强爲哉！

嗚呼！在昔崇高，多遭嶮巇。公處其順，蚤發萎遲。云胡末節，若或尼之。非物忌乎全，而理盈必虧。惟其尼矣，於公可推。使一於隨，忌者其誰？以此令終，又何嗟齎！

洪先早歲，辱在詢咨。重以世交，置之心期。疑義於析，盡言見規。冀有大成，忘爲過私。蓋徽惠甚殷，而獻忠則何裨？比一再見，神閑氣夷。竊占福履，不替其綏。曾未旬日，移書論詩。曰余有志，而力已疲。以爲能持退抑如此者，孰知遂爲永訣

而竟莫追。聞訃奔奠，有淚漣洏。人非金石，幾何弗衰。奚獨於公，不已其悲？其悲不已，所感可知。知不盡言，公必鑒而。哀哉，哀哉！

奠李氏妹

嗟我同胞，骨肉惟四。仲弟夭亡，斷我一臂。兄妹聚哭，聲同情異。衆皆哀死，我獨失計。父母有知，目豈能閉？三人氣稟，妹不若弟。年時相見，常恐疾罹。自昔于歸，一十六歲。怙恃既遠，積憂成滯。及再得甥，謂可慰意。何期哭幼，翻令自斃。始聞疾作，奔問驚悸。即爲訣辭，相對灑涕。選方審卜，靡事不至。形瘠雖危，幸脈可恃。曾未及旬，增以眩痺。不遠百里，求藥城市。變起倏忽，醫噤莫治。號呼誰援，忍復近視？弱息數齡，血肉斯寄。不知人悲，所爲何事？悠悠昊天，降此凶厲。顧我妹氏，淑惠慈懿。言若不聞，動若有制。承尊撫卑，曲盡恩誼。日侍君子，温温作儷。云何斯人，乃令至是？父母遺祜，不終覆庇。我顧形影，益單而瘁。孰哀此言，痛徹心肺。昨在深閨，今成遐棄。從此問訊，何由可致。頓足失聲，妹寧反袂？

奠外舅符翁

嗚呼我公！何意遽不少延也？公厚稟殊質若金鐵，經爐錘適以全其天；勁氣卓行若松筠，淩雪霜莫能摧其堅。健步修軀，不俟熊虎之導引而康壽；澹食寡營，無讓巖穴之隱伏而静專。是以位列九卿，而居處服食不加於寒士；齒踰八衮，聰明智慮不損，而舉動可齊於壯年。固將期頤占筭，爲鄉國之巨望；且以典型在邇，可藉以儆吾後生之過愆。攷故究往昔之目擊，問疑述少時之心傳。而又身當甥館，謫受氓廛。里

閭接比，歲時周旋。可謂得幸之偏者矣。孰知事變倏忽，乃謬不然。問者抱疾，容若有異，而神則完。旦夕省候，以爲未至於彌連也；别僅一宿，而疾稍劇，又三宿而脈變遷。醫以藥進，拒令勿前：「吾年至此，更復何言。」侍者猶庶幾其萬一，涕泣而强焉。端卧微哂，無何竟棄捐矣。哀哉，哀哉！

人皆逆旅，世無籛佺。然以辱愛之深，感德之久，而見違之遽，其能已於號攀乎？兹即殯宫，重睹莫緣。將誄行以相招，顧心摧而氣填。徒揮淚以薦觴，忍仰瞻夫几筵？嗚呼，哀哉！

祭周生天臣

惟歲暮兮，草木萋萋。子何之兮，日月如馳。道之莫授兮，所艱者資。天胡不仁兮，秘子之奇。三年不見兮，如在庭户。倏此佳辰兮，言歸下土，哀哀送子兮，妻女父母。欲招無從兮，欲訴無語。雪浪濺濺兮靄欲雰。對舊侣兮悲故羣。主静之説兮聞不聞？憑闌四顧兮黯愁雲。玄化錯迕兮數渀渺。人生百年兮孰相保？黄馘無聞兮壽亦夭。子知自遣兮復何悼？飲子酒兮侑以辭。子無遠去兮魄在兹。

奠外舅符翁外母淑人許氏合葬

嗚呼，哀哉！古云至剛，是剛匪物。金鐵可鎔，正則不屈。不屈維何？義有是非。人則雖殊，其辨同歸。

翁之方仕，引繩就尺。畸窮穴奸，以祐以殛。四十爲郎，出入省邸。平權剔蠹，結紛乃理。誰其仇之？中人之子。扣閽不聞，斂跡田里。翁之再去，匪矯且狂。伸我元功，讐彼西羌。判不可摇，國是以彰。寧嗟饑渴，溝壑靡忘。翁之守郡，踵孝肅故。寇恂再借，叔度歌暮。方其卧疾，猺人實

來。奮臂詈辭，武夫心摧。司臬名藩，晉大廷尉。色怒人驚，言温衆慰。嘗無驕將，獄寡冤民。力犯羣猜，默體帝仁。惟帝曰「咨，咨爾大理。不黨以欺，朕用嘉爾」。計將大畀，孰忌而止。伯冏之命，惟僕臣視。晚節戒得，急流知止。

翁之既退，杜門掃軌。坤乾研《易》，朱墨評史。天官堪輿，諸家百氏。歲有記録，門絶投刺。不出户庭，何有城市？矻矻儒生，或不逮是。年在耄耋，步健視明。興寐以時，詠歌太平。自謂天壤，何樂可易？時召諸孫，授以禮式。問之中饋，所不皇恤。亦惟淑人，克勤内職。田蠶婚喪，不獨飲食。心何有亡，身不踰閾。撫幼御卑，嗃嗃戢戢。不識所生，惟恩是泣。天子念功，及臣之私。再命來崇，象服是宜。進之秩號，褒以美辭。淑人敬承，勤儉不移。亦惟我翁，刑家有宜。

翁擇交游，先君締好。女于洪先，忘其不肖。長而侍側，胥保誨教。比幸賜第，翁在廊廟。縉紳慶翁，翁爲色笑。且曰斯人，可勗遠道。彤墀趨曉，策騎隨車。退食有言，匪《詩》則《書》。翁歸十載，洪先罪斥。閒居暫違，似物有失。虚往實歸，坐或忘寐。言不及私，所賞道義。耳目傳記，揚確紛紜。圮族拂常，厭不忍聞。警報恩條，凶良登敗。憂若在位，不間内外。如是累年，曾無二態。丁未之冬，倏遘厲虐。從容正襟，謝醫麾藥。曰命有拘，更復何待？執手相呼，後晤弗再。嗚呼，哀哉！

謂翁遠逝，既壽永年。謂理宜然，胡爲悲牽？豈以婚故，骨肉者憐。皤皤黄髮，典刑孰傳？矧曰頽風，其終可諠。龍陽有丘，翁所自卜。時日之良，掩珍藏玉。惟德不孤，作配同穀。冷冷飄風，蕭蕭拱木。永訣何從，長號莫贖。尚飭此身，期在不辱。

嗚呼，哀哉！

祭牟禾山先生

先生抱質，篤静而醇。如璧無疵，如麟自仁。幼而夙成，唯諾有則。微節弗諧，中慚動色。楚材擢異，冀羣亦空。百里之寄，歷試以庸。湯湯文水，來游税駕。訟寡獄清，邑以休暇。庭無羨物，野有栖稼。孺慕得母，旅逋歸舍。最課歲獻，晉之司徒。俾主國計，將聽訐謨。時與才違，行以全毁。孰别清渭，獨返畏壘。閉門掃軌，焚香著書。經授玄成，帷垂仲舒。年深木榻，客至園蔬。嗣服載興，福履未替。令譜方傳，些招遂繼。嗚呼，哀哉！

不才弱冠，與衆奚殊？片言見賞，推轂先驅。荏苒居諸，尺寸未效。仰負深期，惄焉自悼。自昔投野，莫敢越疆。歲月音問，聞且樂康。意謂天道，盈虚相倚。嗇前必豐，利終出否。訃來何速，有涕沾裳。豈惟今昔，實惑彼蒼。自昔含藥，顔髮且改。將來焉知，悲往益駭。所貴者生，在能有成。倘不其然，何異於氓。吐哀以辭，欲噤不止。矢將潔身，永報知己。

祭蕭東潭公

自余成童，見公未第。布衣退然，徐言審視。逮夫既貴，抑畏有加。郎署刑平，侯邦譽遐。杳杳瓊山，南隔巨浸。往敗於黷，公以廉振。乃晉大僚，于監于兵。謨畫以陳，交酋底平。乃典大藩，遂作牧伯。鑒于持盈，拂衣阡陌。亦既歸止，故舊不遺。山巔水涯，式吪以嬉。義方孔嚴，弗敢侈肆。西蜀之陳，漢室石氏。玄潭衿履，有待抗盟。誨辭凜凜，中人隱情。曾未幾何，忽聞凶訃。時亦負疴，涕下簌簌。載逾寒暑，輛引在途。他繫未奔，如饑弗餔。歲聿云暮，

升堂奠幣。不見繡裳，徘徊階戺。孝謹流風，克比者希。何以慰公，繼世無違。

祭戚南玄

嗚呼四海，何殊一家！可否更訾，彼此誰嗟？吾輩得兄，過於家督。言雖未勤，意已相屬。弱質始振，慕善若饑。識名于刺，鑾江之湄。載遘京華，情聯跡附。豈無他人，如出同父。分袂未幾，駕言東遊。攜手偕往，矢心相酬。正色寓規，服義自貶。如商投儈，如疾受砭。又如監史，不厭求深。感此遲遲，欲謝冠簪。薄譴南行，畏途中遇。交勉含章，旋報返御。自是往復，亦再暌違。各罹多故，似悟入機。静定之說，良知之疑。且以爲報，冀或少裨。友音時聞，儆戒潛發。惠然欲來，爲補失缺。將訪山陰，且俟匡廬。夕解行槖，朝傳訃書。夢乎覺乎？是耶非耶？卜不可問，疾何以加。遺言何謂，故侶何在？枯形何歸，遠志何待？

夙欽風誼，崛起人羣。不傅而學，不業而文。侃侃之質，烈烈之氣。憤世之懷，衛道之計。挫之彌揚，攖之愈礪。雖遠不忘，雖微不棄。毀不見侵，禍不知避。萬夫莫當，一身匪利。乃如斯人，顧不輔世。保大定傾，伐謀敵愾。豈材爲災，抑名之忌。追往已矣，後死者悸。道不待人，歲不與我。望洋未即，首丘其可。躬之不逮，言則數窮。向非忘物，寧免失中。竊怪不類，每辱過許。摧蝕所餘，浮汰稍去。他山徒存，良玉已瘞。倀倀安之，蒼蒼何意？復誰似兄，教我如弟。思莫贖身，悲惟隕涕。

今歲何歲？非龍非蛇。七泉逝水，譙山落霞。晴川波石，哀響先後。河清難期，泡影烏有。去者豈速，留者豈久？胡爲罔生，胡爲不朽？欲薦生芻，恐驚宿草。先

以些辭，寄之遠道。如其有聞，應共自悼。嗚呼！

祭李鏡石公

惟公氣奇質敏，學博文從。童年起譽，鄉校飛雄。竟着祖鞭，遂先蕢第。秋署翱翔，南都留滯。展能樹績，錫類貤恩。大夫晉秩，楚國平反。乃守大邦，載罹鉅箣。貝錦漸張，分符仍重。朝端理枉，廣右提刑。藩垣接席，夷獠知名。方快乘驄，薄言稅駕。入社榜詩，結軒觀稼。里無夜警，礽有宗盟。古稀壽齒，多男頌聲。不肖無聞，辱知特厚。早接比鄰，晚成婚媾。歲時几杖，俎豆衣冠。往必實腹，語則交歡。何意悲風，遽生喬木。永好不終，大還何速？日月莫繫，窀穸倏臨。感今愴昔，辭迫情深。束帛湛觴，助引俎別。靈爽如存，悽其欲折。

祭同年吴雲泉

嗚呼！夫子有言：「未見剛者。」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蓋甚難之也。自與兄同年舉進士，耳其姓名，貌其面目，不能知其人。後十餘年，俱歸田，歲時往來，接其色温然，以爲猶夫人也；已而，聽其言侃然，異之矣；已而，觀其行事嶄然，則又異之矣；已而，得其心蓋屹然戛然，於是樂與之交，而時受其益，自以爲處山林而不寂寞者，有斯人也。而神骨堅完，思慮恬澹，可恃無恙。嗚呼！曾幾時而兄病，又幾時而訃至矣。哀哉，哀哉！

兄之病，起於頃刻，語妻子後事，精明不亂。如去逆旅，返鄉井，無戀戀可憐狀。嗚呼！夫人之情，莫掩於妻子之前；而至重者，莫踰於死生之際。兄烈烈若此，則知其侃然，而嶄然，而屹然、戛然者，可易致

耶？蓋於其死也，而益重其生，竊幸夫子之難見者，乃今得之；又竊悲方恃以爲益，而遽失之。其何以生而死也？嗚呼！

或者咸謂當今之世，四方多虞。有兄在位，足以弭大變，決大疑，而奸諛畏首，庸懦增氣；萬一有他，其必能衛邦國，死封疆，爲世輕重。而乃枯槁牖下，不亦悲乎？此屬之天者無論矣。且夫剛者，多疾惡而不能忍垢，安知其出也，不爲兄之深憂矣乎？兄不以死生介意，即泯泯何憾，用不用烏足計也！

敝廬去佳城未百里，分當執紼壠上，病有所拘，徒盻盻不獲往，而以斯言進。嗚呼！金川湯湯，一葦可航。所謂同心，不復可望。兄亦永傷矣乎！

祭曾梅臺公

惟公沉嘿任資，樸素授器。思而有文，儉而不肆。早歲處約，食苦程書。競先藝苑，如取棄餘。明庭選材，宗伯是屬。展采矢謨，尊壘璧玉。聖人御世，禮樂方崇。乃帝獻考，孝養兩宮。南省視學，北扉校録。廟垣倡議，焉計榮辱。公是不泯，師錫有言。肅雝攝事，乃賓四門。出佐大藩，憸人讒直。降監自天，旋畀初秩。峻躋酬枉，豈擬品倫。西粤敷政，夷民戴仁。糾憲于貴，遂司滇轄。鎮帥弗率，莫敢彈壓。引經就列，不愆于儀。邦紀用張，官謗何辭？亦既懸車，曾不廢業。物數繙研，國故該浹。且擅取力，詞鋒銛騰。近宗獻吉，遠祖少陵。惟愚不類，寡才短識。早以婚媾，頻爲植掖。歸田以來，結社可盟。世事錯迕，日月迅征。歲非龍蛇，人化猿鶴。七泉云亡，二仲不作。悠悠莫問，蒼天蓋高。欒欒弱子，跣祖長號。生則相憐，没矣安招？尚憶芳襟，或御濁醪。

祭友人陳蒙菴

嗚呼！兄之平生，大要已盡于志銘矣。惟昔簡記見謀，弟不謂然，而兄不遽信，是其誤在兄也。土丸弗白，兄不能忍，而弟不相成，是其誤在弟也。嗚呼！兄之誤，今則已矣，弟且可如何哉！夫智人之判，茂宰必逢；臺下之占，魯國卒驗。伯松之歸，賢者不免，又何説哉？蓋錯迕者，人也；久而寒者，天也。又何説哉？灑泣薦言，永慰冥漠。兄其聞乎？否乎？嗚呼！

奠李竹塘妹夫

嗚呼，竹塘！别幾何時，遽爾云亡。今春省子翰池之上，掩户避客，語以攝生之方，意固望其平康也。予且外遊，音書莫將。八月中旬，返棹江黄。鄉人告予以凶問，仰天灑淚而徬徨。不獨悲骨肉之離折，將福善難必，疑天道之杳茫。

憶昔師門之載贄，見子佩觿而侍旁。言不出諸其口，行惟恐其或傷。匪直青衿屬意，即宗戚閭里，莫不交羨其慈良。於是先君爲予妹以相攸，期百年之永昌。參差中道，失此孟光。哀孤甥之孑遺，泣瞻望於渭陽，節序餽勞，藉慰有常。胡八口之相依，兼二豎之見戕。子通於醫，治劑檢方。棄擲儒冠，野服徜徉。予謂子得逍遥之舉，而子每語予以膏肓之疾，多中槁而外彊。❶昨歲執手，體羸而尫。驚問曷故，勉以豫防。子頷不語，有淚盈眶。自視脈理，當近不祥。百言相譬，諸藥備嘗。息奄奄以就逝，魄沉滞而不揚。豈純質之易瘁，抑沴氣之方張。騰高穹而莫問，不知鷙悍險狼。

❶「彊」，原誤作「疆」，今據文義改。

顧渥丹而垂白者，將何術以媚彼蒼？既踰朔之六七，予亦罹乎百殃。慨井臼之肇禍，實余行之靡臧。積摧愴以內割，乃奔馳而奠觴。

感今昔之懸跡，悔存没之異鄉。病不聞乎訣辭，殮不入乎縗裳。撫塵几而長號，徒失聲而裂腸。魂悠悠以何之？情悄悄而凄涼。聞不聞乎斯語，來不來兮帷堂？陳肴醑以薦哀，或庶幾乎少嘗。嗚呼！

奠亡室曾孺人

嗚呼，嗚呼！自子于歸以來，三十有五年，吾以學且仕、憂且病與子居室者，不過數年耳，雖遠在數千里外，未嘗以饋祀賓祭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能知吾之心，敬承不違，雖勤瘁澹泊，能久安之，誠足恃也；自吾歸田以來，一十有五年，吾以講學、聚友外出者，歲不知其幾矣，雖遠在數百里外，未嘗以取與酬應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能知吾之心，敬承不違，雖其身甚弱，然不易病，即病亦不踰日速愈，誠足恃也；三二年間，子雖易病，吾亦外出，未嘗以子之病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命數問之術者，咸謂必壽，吾方以後事委之，固不意在吾前也。

嗚呼，嗚呼！今歲何歲，出不及千里，別不踰半朞，而子不勝病。何爲子之身，可恃於三十五年之間，而不少待於旬日？術者之言，第驗於十有五年之前，而不見信於今歲？豈吾積釁多過，上天降罰，故虐子以困吾耶？抑命數本不可測，吾皇惑於人言，輕視子之身耶？將子之身固不勝病，其速愈者，皆强起耶？可悲也。

吾每出門，未嘗問期。今歲期以七月，吾亦漫然應諾，相慰藉耳。吾出而病，病而歸，正在六月。使背不癰，癰不甚，必且踐

諸，子或不病，未可知也。聞子得報，旦夕邑邑，豈子之身固不易病，吾以背癰病子耶？七月之期，意在庶子，庶子不舉，旦夕邑邑，將爲廣祀然耶？抑亦有他疑也？使舉庶子，背又不癱，子必不病，即病亦必速愈，是子之命數，固不當終，吾且爲子促之，可悲也。

尋常有往，必來告揖，舟車治裝，悉出經紀，吾勞子三十有五年之久，今爲千古之別，乃病不知其時，藥不辨其宜，没不聞其語，殮不執其手，子其有遺恨於吾否耶？可悲也。性資淑慎，動遵禮訓，非大病不肯迎醫，非至戚不敢見客。今自診視至于含飯，一切他屬，弱息世光，惟有纍纍熟視，仰天長號而已，子其有深憾於吾否耶？可悲也。即子委命，能不吾憾，吾出而反顧，莫爲之主；入而獨處，莫爲之語。吾縱有四方之志，其終能恝然耶？可悲也。

術者言吾命數，明歲當厄，使命數果不可測，言或不驗，斯亦已矣，不爾，則後之視吾者，果能如子否耶？即使吾之命數幸而稍延，爲吾供饋祀、節取與、守禮訓而不違者誰耶？其能如子之勤瘁澹泊，一不以戚吾之心否耶？吾亦何恃而能遽忘耶？可悲也。

去歲此日，授我衣裳，勸我酒漿；今歲此日，呼之不應，食之不嘗。吾之學，非老非莊，是觸於目而戚於心者方長也。子亦寧無重傷耶？嗚呼，嗚呼！

祭華山嗚崗府君

繄夫君之魄礧兮，肆密植於厥家。弗掩翳於靡薄兮，拔清漪而獨華。方芬敷之旖旎兮，有奕葉之奇葩。衆睥睨之憩息兮，胡蠹蝕之生嗟。將覆庇之爲惠兮，顧摧折之是加。豈栽培之舛施兮，抑世運之弗嘉。

惟烈風之猶存兮，吾何悲於有生之涯？遥陳辭以洩哀兮，君歸來乎去無遐。

羅生汝奎誄文

嗚呼哀哉兮，尚忍言斯？今日何日兮，與子分離。天胡弗仁兮，神明降毒。殲此良人兮，百身奚贖？憶昔求友兮，春鳥交鳴。子獨何爲兮，與予目成。棄捐舊服兮究玄精。長途漫漫兮力未傾。夾駟轂兮，交衢縱横。羣志弛靡兮，獨倚芳衡。

嗚呼哀哉兮，歲不我與。日居月諸兮，于時語語。語不惰兮往弗禦。互争更抵兮心自許。各相將兮道爲侶。授子館兮惠肯顧。造小子兮恨遲暮。佩青青兮揚和風。來于于兮席未空。

嗚呼哀哉兮，周行茂草。我生後時兮，早未聞道。嗟嗟有生兮，少壯易老。逝將與子兮，探極要眇。駕蘭舟兮指沅湘。登祝融兮共翺翔。歷八極兮超天荒。遊無窮兮葆貞常。朅揚舲兮文水日。悲風來兮何大疾？五日期兮六不詹。豈知永絶兮不少淹！

嗚呼哀哉兮孰余輔？直諒不聞兮善將阻。踽踽倀倀兮，懷傷思苦。豈曰無人兮，同心莫睹。緊古之人兮云才難。今時滔滔兮況永嘆。衆方鴻漸兮，子夢狸殘。何知天命兮，今子阻艱。

嗚呼哀哉兮難重宣。今也則亡兮誰爲憐。攬文采兮淚如泉。考終量受兮或弗然。登虯挈螭兮溥九天。委置濁滓兮竟何緣？哀哀童冠兮涕泗漣。瑤琴不鼓兮春思綿。❶長號招子兮還不還？上天下天兮何處攀？

嗚呼哀哉兮歸何所？有言不聞兮抱

❶「琴」，蘇本作「瑟」。

悽楚。中夜徬徨兮，明月入户。皎皎流光兮，莎雞泣露。露葉下兮聲湑湑。疑子來兮望不及。望不及兮心轉愁。空攄詞兮告沉幽。誰念百年兮一交游！

羅母劉氏誄文

嘉靖癸未冬，羅子有慶賢母貞媛劉氏卒。有慶恩懷罔極，形求莫肖，茹哀臨忌，服苦承遺，越十有三年不衰。友人某聞而悲之。憶巨卿之義未伸，感皐魚之辭足慟。作爲誄曰：

峩峩扁石，爍爍巨宗。毓此名姝，懿質希踪。時也結褵，展如邦媛。承尊以柔，媲美斯眷。惟舅相國，惟鄉之模。青衿祁祁，芳佩于于。户屨常滿，井轄時即。有嚴尸饔，不皇旰食。有敦夫子，正位罔家。賓祭牢醴，牧孳繭蔴。拮據是營，威貞如束。穉無號饑，冬有旨蓄。筒躍江魚，春耀庭枝。百堵具作，三族靡私。希哲正容，上谷訓儉。譽馳鳳毛，迹超鴻漸。嗚呼，哀哉！

蒿歌慘兮露華濃。萱皆淒兮秋雨空。❶寥寥松雲兮山谷寂，迢迢雁語兮哀怨同。杯棬塵集，機杼夜悲。户帷垂淒，雲葉披離。形杳藹兮竟誰測？音斷絶兮望無極。芳菲菲兮歲律移，思黯黯兮夢魂惻。丁生疑像，王氏廢詩。逝既不返，痛寧有期？嗚呼，哀哉！

元氣糾纏，玄規繽紛。類錫者昌，德馨則聞。蕙蘭先折，瑾瑜必鑿。蕭艾成丘，瓦礫日塞。匪物貴之自得，孰修嗇之可程。天道恒與善兮，固靡朝夕之虧盈。列彤管兮貞跡，美幽閑兮有獲。永終誦兮些辭，託遺矩兮禕筴。嗚呼，哀哉！

---

❶「皆」，四庫本作「揩」，可從。

祭族祖宋朝請大夫澗谷府君墓文

惟府君，代爲宗望，輩出世儒。學接雙峰之傳，詩演江西之派。早困徽纆，晚職幣金。憤似道之誤君，叫閽請劍；悲德祐之逼虜，傾家募兵。史不絶於美談，人猶傳其遺事。顧乃空弔季札，莫報仲宣。瞻封域之有嚴，感鄉鄰之無暴。於是剥苔識往，勒石告來。其文曰：

繄余靈之初降兮，乘灝氣之融奇。既懷璧而無璺兮，復抱器之咸宜。礪貞介於心膂兮，揉黼繡爲肝脾。燁聲藉以四溢兮，杳前驅之猶疑。美考亭之探賾兮，就饒氏之師資。窺中庸之窔突兮，燭百家之分岐。❶出古澹於靡靡兮，縈理緒而綜之。發興觀於詩教兮，受騷人之降麾。何良時不余遘兮，與患掇也。矯羣龍之躋朝兮，蹇莫達也。進數鼓而將捷兮，困弗奪也。晚得路而上征兮，道梗其孰闕也。嘿迍迍於下陳兮，曷之敢怨？羌試難而益振兮，靡近與遠。謂余姱而不害兮，女須爲憐。俾職内於王廷兮，仍總總於利權。何國步之日蹙兮，衆呶以嬉。嘷赤狐於天閽兮，莫或擊之。將手攖而毛擢兮，翼者爲逞。言朝聞而夕斥兮，孰有諒余之懷耿？進不得以攘讒兮，退顑頷以奈何？披柴桑之晨風兮，望汨羅之揚波。紛種髪以捐冠兮，當一食而九噎。捐私帑以佐急兮，忍余室獨巇嵲。哲人萎而夏變夷兮，彼食粟其何情？日月冉冉不待兮，正首丘以余寧。樵牧識而竊指兮，嘅俜伶之遥昆。春雨秋霜慘惻兮，莽蕭艾與榛荆。惟天道之幽玄兮，人代相促。華瘁虧盈迭互兮，豈惟余族？名不没實兮，國不滅史。奸諛流穢兮，賢者弗死。增

❶「分」，四庫本作「紛」。

封樹表兮，剔蘚弔遺。里仁可處兮，洵美足思。辭剪伐於拱木兮，來者觀德。慙修辭之不文兮，曷詔無極！

祭從兄闇齋

嗟我與兄，同出梅軒。一身三世，傳之九孫。居處雖遠，情意彌敦。九孫之中，今存四昆。兄適爲首，我當居次。七歲相長，問訊頻至。何期昨朝，聞此凶示。開緘涕淚，不忍久視。憶兄之少，羈勒難施。挺出儕類，刻厲《書》《詩》。白河膠序，先業是資。掄選髦俊，逢時泰熙。爰薦當途，立年之期。我當其年，亦謬及第。拜慶而歸，棣萼對麗。鴻雁肅肅，差池爭逝。赴召宮臣，遠駕亦戾。共食旅舍，朝談暮嬉。銓衡屬目，黄綬銅黽。蒼梧名藩，握符糾司。我謫還山，兄覲彤墀。幕下三載，怙恃俱摧。即吉而起，忌者見欺。低昂之際，曾不借辭。拂衣言邁，知命惟時。禄薄弗羸，節縮自守。省展鄉園，徜徉執手。觀魚濠梁，誓將白首。日者寓秦，責望何厚？復幾何時，遽奪其壽。嗚呼，哀哉！

惟兄修幹，表儀甚豐。叱咤雷動，旋霽和風。遇事磊磊，咸讓長雄。不骫艱棘，不懾尊隆。室有貞曜，家人所宜。五丈夫子，文墨半之。從以諸孫，嶷嶷岐岐。六十有四，形貌未衰。兄所享據，有盈無虧。外物來去，奚足喜悲？嗚呼，哀哉！

空餘我身，齒墮色槁。羸卧一榻，旦夕安保？念茲平生，中心如懤。一往不復，人世草草。杯酒雖清，誰爲傾倒？長號莫招，延佇遠道。終當歸櫬，俾近祖考。教誨後生，慰此懷抱。淚下潸潸，徒令增老。

同年謝雙渠哀辭

維物栽培兮，天道虧盈。奉華鮮實兮，

秋斂其莖。遲鈍多壽兮，纖利者傾。喑咋音薄兮，鬱遏者宏。自古則然兮，胡今變更？嗚呼哀哉兮，孰厄我兄？推圖考變兮，不知其恒。憶昔髫歲兮，文采英英。賈而不售兮，益刔而瑩。氣邁質雄兮，不與時并。不知者謂何兮，獨要妙而不驚。破矩削尺兮，趹宕鏗鍧。天馬不可羈絡兮，維意所營。增華發潤兮，馳騁古清。躓而不悔兮，困極以亨。及年歲之遲暮兮，修以芳瓊。廼戊子之秋風兮，飄飆上征。鵬鶚引吭先鳴兮，百鳥慘而無聲。雲翰薄九霄兮，薦羽儀于承明。叩天閽而弭節兮，復道之以雲旌。指東方以緩轡兮，撫海壖之鄮城。徽纆不可久縶兮，哀生民之無正。朝不皇食兮，夕不解纓。紛總總其綢繆兮，顔顑頷以無精。嘅日月之何時兮，倏龍蛇之縱横。羌獨往以曷歸兮，悲巫陽之莫迎。固匪躬其至節兮，胡不自度而重輕。豈濁世之氛祲兮，抑枘鑿之難行。求其故而不得兮，疑誓言之予諄。維行脩之不就兮，來者謂其何程？吁嗟達人兮，寡所嬰。慨慷素抱兮，孰爲不平？謁修文兮白玉京。佩陸離兮朝大清。蹇予渺而莫望，悵悲烏兮嚘嚶。魂惝怳始鄮人以訃告兮，適暮春之將更。告者再及門兮，而不寐兮，情猶豫而如酲。吾猶拒而不信。忽丹旐之央央兮，帶吟溪之朝霙。余既東望以隕涕兮，復掩淚而自評。唯白首之固交兮，中豈云其無成。何同袍之多難兮，悵予行之無朋。懷曲江之嘉會兮，簡書有盟。事變叵測兮，誰執其衡？時運冉冉兮，使我心怦。逝者日遠兮，不亡者名。芝蘭秀拔兮日以榮。所遺在安兮奚必舉贏。山之嶸兮水之縈。氣葱葱兮爲佳城。去千秋而不返，時引眺兮長庚。

祭彭石屋公哀辭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某日，石屋彭先生以微疾卒。卒之七日，而其友人羅洪先始得聞之。涕迸下，將往臨。又明日，亦病。病入越月，無一吊問之使，哀誄之言。石峰劉子問焉。答曰：「吾意或得相從地下，無以人世俗禮爲也。俟不往，將復臨矣。」久之，竟不能强。而東廓鄒子以書期曰：「十月之七日，會葬先生於某地，即虞於玩易之堂。且發明其所學與所未及語者，以告其家之子弟與其鄉里，成先生之志。」洪先聞而涕焉。曰：「吾如先生何哉！昔也，識其姓名於《衡嶽志》，見其探奇抉幽，囊印以遊，以爲曠達之儔也；已而聞其行事於荆川子，慕義捐勢，買棺以逝，以爲剛狷之士也。已而登栖雲之亭，聞了巖之義，讀志歸之簡，委待盡之計，瞻其容雍雍耳，聽其言洩洩耳，真而不矯，達而不肆，則昔之所知者未也。夫無心於去留者，孰知其所休；無校於遲速者，孰測其所欲。而顧可以挽乎？而又何以挽乎？」然吾於先生，若不能遠也，乃以束帛瓣香，自述平生。其辭曰：

伊余弱冠好古兮，覽祝融之遺文。考穹崖之秘籙兮，駭彭籛之又聞。曠懷漭瀁弗羈兮，吾何藉與爲羣？懼飛舄之迷踪兮，望衡湘之烟雲。過荆川而問政兮，得要眇於唐君。理人懷其豈弟兮，又內美之可薰。舉空棺而解組兮，笑片舌之猶存。嗟余疆里未遥兮，胡紹介之弗勤。返初服而圖南兮，扣雲關而造石室。方隱几之嗒然兮，❶擥余手以尋麓。聽流泉而詠歌兮，入窈窕之幽谷。俯魚泳於階下兮，采瑤華於

❶「之」，四庫本作「而」。

高木。棲層軒而騁望兮，候海月之夜澄。酌匏尊以相貽兮，湌沆瀣之玄精。余乃忘年歲而論交兮，將比耦而躬耕。聞石蓮之啓闢兮，欣策杖而來迎。既厭世而弗矚兮，如去舍之逆旅。歌挽辭而自祖兮，寓簡書於故侶。忽邂逅於江潯兮，舉征衫以爲徵。惜瞬息以全生兮，誦姬孔而含情。斂窔奧而弗洩兮，持中庸之戒懼。儼虛己以待命兮，似朝聞之有據。默兢兢以反躬兮，仰君子之幽貞。慚步履之靡逮兮，敢儀刑之遽湮。既往者之不諫兮，期黽勉於茲晨。雖一酹之弗親兮，終旦暮以爲鄰。耿明靈其如對兮，尚有聞乎所陳。

玉峽廟口吊大義塚文

正德初，逆瑾專權播虐，郡縣吏多以賄進，公然肆權剥民，窮無告，往往化爲盜賊。自冀、兗、豫、楚以南，所在山谷，多變服應之。臨、吉、撫三郡間，爲鰲溪、大池、時源諸處，介深林絶澗中，道路四塞，去城郭多者百餘里。賊首張元二、鄒仕興等，恃險遠嘯聚數千，斬竿爲矛，懸巾爲幟，狼跳虎噬，赭廬屠村，以晝爲夜，莫復誰何。蓋自丙寅迄庚午，中無寧歲。郡邑懼罪，匿不以聞。

履橋張氏，居廟口，當峽阨地，賊往來必道其門，固已刺目。會張氏以狀上縣，縣笞罵之，曰：「鬼蠻，何地無賊，獨劫汝耶？汝家乃金穴也？」已而上之郡，郡笞罵如縣。賊聞郡縣語，日夕急攻張氏。張氏乃移其女婦歸外親，選諸少年習鈎梃，礧砲環守之，以是數被攻不能克。賊乃遣間諜，故以詭言相憾，且報期，率又不至。歲餘，張氏以爲紿己，守者益懈。女婦老弱不勝竄苦，稍稍求歸。因各出金爲樓，高廣數丈許，外固以甓，度賊至，懸梯聚其上，計得自全，不復設備。賊偵知其然，率其衆三千襲

之，候雞鳴來，圍數匝，垣火起，乃覺。少年倉猝求鬭具不得，欲逃不可，乃驅女婦老弱登樓，而自爲巷戰。戰不利，退保樓，或突圍走。已而風迅火熾迫樓，樓中人戟手罵，呼天痛哭，聲聞數里。里中人遥望見，第揮淚頓足，莫敢救。頃之，樓且火，婦持姑，子女牽其母，入火死，無受賊逼辱者，凡三百人有奇。先以事免者百之十，而犯圍出者再倍之，得完室家者纔六人。正德癸酉八月朔也。

張氏故富貲畜，室廬六七百間，呼吸就燼。日晡時，賊始退。外歸者哭求遺骨，猶見灰燼中隱隱母抱子狀，得燼骨六十餘石。有循徹者，捐某山爲塚，治大棺斂葬焉，而自詭服上變會省。適都御史陳公金奉上命討江西諸賊，聞訴，大怒，檄奪縣令俸，以憲使某督兵殲之。又幾月，張元二、鄒仕興俱伏誅，褫縣令職。張氏歲以八月朔設墓祭，且割田供事，凡十幾畝。後三十餘年，爲嘉靖丁未，張璞等求譜序于余，向余道故如此。

余讀史，見龔遂守渤海，以教化清簡，民不爲盜；竇儼令新鄭，團其民爲義營，盜發，鳴鼓，無能脱者。余悲張氏之族，平居不遇遂爲守，以至於變；盜起，不遇儼之令也，以至駢首死，若是酷也。哀哉！永豐湯鉞名其塚爲「大義」，余爲文吊之。文曰：

胡羣生之不辰兮，四星皇皇。紛銅墨之懷黷兮，莫庇爾良。妖氛起而妹忽兮，攙搶肆殃。豺虎競其虓勃兮，磨牙矯强。白晝袨服道周兮，指囷爲糧。殪人不啻剖觳兮，鋒鋭莫當。亟扣閽而上變兮，覆謂我狂。喑抑抑而阽危兮，制義以方。羌緫緫其旦盟兮，莫之避也。秉鈎棘以趫捷兮，何悍鷙也。炅熒熒其列炬兮，昏曉備也。塹

深障高以阻艱兮，窮技智也。夫何聰之不遠，信巧諜兮。糾錯相調，意厭浥兮。守者更怠，歲月接兮。間投毒作，被迫脅兮。始攘攘而奮袂兮，逞決一鬭。破扃環柱呼羣兮，距前翼後。矢不及發刃莫援兮，凶已突而余就。裂齒摺脅不悔兮，更升策而自牖。鬱烟焰以燔灼兮，擁户號穹。雲屏屏而弗雨兮，風獵獵而扇融。烈金精於百煉兮，干將爲雄。芳蘭熄而氣馨兮，玉受炎而氣白虹。撫婠妠之啼女兮，子躑躅而齕母。抱孫幼以連帷兮，姑束縮而從以婦。胡昊天弗余弔兮，白日避而下走。凶遠逝而反盻兮，室既赭而塵上覆。拂蒙翳以求遺兮，恍若見之。形不留而冤結兮，陰噎四垂。啓下宮以聚處兮，與化相推。歸混沌於一體兮，死而不離。嗟夫人身！憂疾悲夭。計年以生，惟日相保。黄馘槁容，哽噎是防。亦有弱息，戒在垂堂。胡爲乎一炬之間，百口俱燼？彼亦何辜，聞者其忍！義甚於死，死獲所安。奈何民牧，竊位而殞。夜沈沈兮霜苦寒。魂寂寂兮無悲酸。穆皇風兮清道，秋月皎兮來還。

謁南嶽文

某自有知，聞世有五嶽，地之鉅者也。及知有所嚮，則聞觀五嶽者，人之達者也。已而仕於朝，始聞五嶽之禮甚嚴，而南嶽獨爲最遠，非有天子之命，雖王公大人不可以往；非有禱謁之事，雖牲幣不可以獻。惟不仕於朝，則又拘於地，限於力，或有幸而得至，必其時之偶者也。某今爲田野之民，於分無所嚴；鄰南衡封壤越八百有餘里，載跋涉，歷旬朔而後至，又不可爲偶。蓋於達人之觀，竊有志焉，未之能也。

夫天垂象，地示形，至教莫加焉。嘗聞人談南衡，祝融之上，獨立無伍。人之仰日

月者，至此則見其出入海竅，如彈丸跳躍於肘袂。其雲霧涌坌，風力剛烈，扃户不密，即几席皆莽瀁之區。而又千巖萬壑，突見側出，嶄絶突伏之態，使人心眩而膽悸。

夫積不厚，則所出不奇；蔽障不盡徹，則所見不極遠。自古聖云亡，至教日湮，不可易者，惟象與形耳。今將徜徉七十二峰之間，求所謂厚者，視培塿爲何若？從而極其所止，窮其所變，以反吾身之所有者，果同耶？異耶？聞之與見，果盡耶？未盡耶？抑未盡者，將陰啟而默授之，必有待乎其人，則洪先豈所棄乎？是故雖非牲幣，亦可以獻矣。嗚呼！佑享。

諶岡里社祭無祀鬼文

承奉本縣裁旨，欽奉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必立君以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職於府州縣以各治之。各府州縣，又於每一百户内設一里長以細領之。上下之職，綱紀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境内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谷之神，上下之理，各有等第，此祀神之道如此。

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爲生民，未知何故而殁其間，或有遭兵刃而横死者，有死於水火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强奪妻妾而死者，有負屈遭刑戮而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爲猛獸荼蟲而害死者，有爲饑餓而凍死者，有因戰鬭而殞身者，有因急危而自縊者，有因牆屋傾倒而壓死者，有死没無子孫者。此等鬼神，或終於前代，或没於近世。或兵戈擾攘，流移於他鄉；或人烟斷絶，久缺其祭祀。姓名泯滅

於一時，祀典無文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魄未散，結爲陰靈，或倚草附木，或作爲妖怪，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時。凡遇人間令節，心思陽世，魂杳杳以無歸；身墮沉淪，意懸懸而望祭。興言及此，憐其悽慘。故勑天下有司，依時享祭。在京都有大厲之祭，在一里有鄉厲之祭，斯於神依人而血食，人欽神而知理，仍命本處城隍，以主此祭。欽奉如此。

今六團衆等，不敢有違，謹設壇於本里，以正月十五夕，率衆姓等百户聯名，於此備置三牲、羹飯、餚物，祭於本里。無祀鬼神等衆，靈其不昧，依其來享。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八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璠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梁　文[1]

橙溪嘉會堂上梁文

伏以無地起樓臺，早慕萊公之事；散金與親族，深慚疏傅之賢。雖闔門共爨未能，幸九世同居可樂。一新衆宇，相與合歡。顧瞻盤谷之中，實據同江之上。橙溪滙碧，坰嶺環青。諸峰羅列似兒孫，可登高而作賦；三月烟霏著楊柳，足騁望以怡顏。登舟不減輞川，陟巘如遊嶽麓。門庭三五步，有田可耕，有水可漁；江村八九家，入山不深，入林不密。雖無嘉木美卉之景，時聞行歌互答其間。惟玆地之效奇，未爲人所物色。昔我祖也，見而悦之，山之下居焉，百有餘歲矣。當其開荒三徑，不過栖息一枝。瑞竹軒中，常有四時之色；鳴琴堂上，[2]每高千古之心。蓋啜菽飲水，亦自欣然；非離世樂道，不宜有此。是以後有興者，咸謂天必報之。爰自高曾以來，世爲清白之吏。銀魚墨綬，曾典邊隅；象簡金章，屢持憲節。惟念朝無倖位，故皆國爾忘家。日益有聲，地不改闢。羅君章階下，蘭菊叢生；蕭相國歸來，垣屋不治。鄉里稱長者，可以貨取

[1] 「梁文」，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2] 「堂」，蘇本作「亭」。

乎？居第傳子孫，至今存可也。門閭欲大，物數自更。時當革鼎晉升，歲轉辛壬癸甲。殷邦嘉靖，惟十有三年春；洪範稽疑，卜三龜一習吉。營宮室，先祠堂，已有棲神之所；合族屬，序昭穆，尚無趨禮之庭。吉日兮辰良，應時而事集。有力如虎，運斤成風。敢云肯構之材，聊畢結茅之願。堂名「嘉會」，蓋主就東階，客就西階，可以退讓而成禮；亭扁「儼思」，必男正外位，女正內位，然後動静之有常。宮牆高不及肩，廳事僅容旋馬。後世師吾儉，得此亦過矣；先生自此升，於我何有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君子之藏身待價有如此者；八荒爲闥，天地爲度，聖賢之廣居大道又何加焉。從此卧白雲，招黃鶴，儘可徜徉；不待吟紅藥，對紫薇，始稱貴達。古人有空中樓閣，今朝見壺裏乾坤。但可避燥濕暑寒，不願乎外；惟其塗墍茨丹雘，在後之人。凡我同盟，聽吾善頌：

東，同江江水接長空。流沫回瀾觀道術，他年用此洗羣蒙。

南，南山倒影入澄潭。深夜孤舟弄明月，魚龍還起聽清談。

西，橘刺藤梢路不迷。已買青山一片石，不須更問武陵溪。

北，百丈崆峒攀不得。寄言猿鶴莫移文，山靈自此生顏色。

上，萬里雲霄無礙障。凡事皆可對人言，此心本是如天樣。

下，風雨不來君莫訝。能令寒士足歡顏，還有萬間之廣厦。

伏願上梁之後，地因人勝，天與我時。儒其躬，儒其子，儒其孫，一經之教，有所試矣；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五福之錫，豈欺我哉！富貴福澤，將以厚吾生；長幼尊卑，誰與爲不善？以嗣以續，有猷有爲。

問學者，接踵而來；悔過者，望廬而返。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愧居一峰先生之郡；以數則過，以時則可，尚思衍豫章夫子之傳。

玄潭雪浪閣上梁文

隔三千之弱水，空望雲霞；擁十二之重樓，忽開雪浪。景非幻現，業以緣成。恭惟旌陽真人，立不易方，生而密契。守專一氣，道超無始之先；憂切羣蒙，患在有生之後。謂洪水猛獸，實鄒軻之痛心；而冗玉負薪，❶乃漢皇之遺烈。教緣神道，身代天工。不嗟劍術之疏，自撰符命之秘。遂憐南方卑濕之地，蛇蛟結蟠；竟使西晉中衰之年，雨暘時若。仁施無告，功成不居。排闔閶而上征，絶天漢而徑度。雲窗月户，杳莫知其所之；桂殿竹宮，咸庶幾其一遇。睹河洛而思禹，人有同心；迎貓虎以祈年，古多是禮。顧兹捍患，敢缺報章。芳草萋萋，徒悲遺跡；晨星落落，望若待時。偶衆欲之樂趨，疑天從乎善願。財多分有，❷役不久勞。浄掃緇氛，聿興玄宇。離地三丈許，已顯樓臺；去天尺五高，可輕談笑。簷牙倚樹，虬角如存；緑綺映山，爐烟未散。❸員顱方趾，誰非子晉之身；弄月吟風，莫誤回公之姓。樓頭黃鶴去不返，此日當還；檻外長江空自流，故人安在？嘗聞五百名世，豈必盡屬龍沙；但得一粒成丹，自合同登鳳馭。撫軒楹而拍手，清濁兩儀；掩户牖以潛居，升沉三界。破功名則波濤一瓠，識性命則瓦礫千金。朝北越，暮蒼梧，吾亦尋真之過客；數落花，聽啼鳥，後應吊古於斯文。暫將洞府之清歌，共對江山而答響：

東，曾駕飛虹入海空。坐看蓬萊

❶「冗」，蘇本作「沉」。
❷「多」，胡本作「能」。
❸「散」，原誤作「敢」，今據四庫本改；胡本、蘇本作「改」。

幾清淺，故鄉桑柘遞春風。

西，回首青山落日低。鐵笛倚樓吹不斷，幾多塵夢自冥迷。

南，月在青天影在潭。記得褰裳曾宿處，夜深無語枕琅函。

北，怪石分剛見神力。從此山魈不敢過，年年風雨閒荆棘。

上，斗牛紫氣如龍狀。莫道延津劍已飛，手中尚有青藜杖。

下，滿岸雪花晴自灑。老蛟切莫作人來，神仙原是樓居者。

伏願上梁之後，烟雲作護，芝草長春。未須問百和九華之香，方宜作供；且共憶萬遍千周之句，何以酬恩。鼎器須防，藩籬無障。杜旁門之他漏，封密室而苟完。南去北來心便休，念長途之何適；今是昨非迷未遠，惜半世以空捐。倚欄干自可點頭，望天涯莫多下淚。振衣千仞，飄飄那復羡瀛洲；長嘯一聲，物物俱令歸混沌。道場不動，祀典無窮。

秀川羅氏大時岡重建祠堂上梁文

伏以聖人立廟，《易》申萃涣之文；大夫繼宗，禮重始遷之祖。適丘墓者吊古，矧曰余所自生；得魚鳥則祭先，可以人而弗逮？恭惟始祖大時府君，唐風末造，楚産先民。懷寶席珍，諸侯不干於聞達；運鵾夢蝶，大年得縱其逍遥。西水滸以聿來，去銀塘之二舍；定方中而考室，隱戢村之一區。二世十三府君，里必擇仁，家惟尚義。秀川桑梓，抱器猶謹於承祧；淮浦旌旗，朽貫盡傾於佐餉。三世十四府君，珪璋比介，蘭茝含馨。壯志出塵，歎割疆於耶律；暮齡安土，笑返旆於陳橋。四世豪川府君，和感分荆，誼存韡萼。讓産收裕昆之益，克家廣納婦之謀。五世南塘府君，生有夙知，富而能

訓。謂《詩》《書》莫先善善，能孝謹故切親親。士可無田，捐烏陂歲之常稔；人當祭祖，發伊川心所未言。自玆以還，益昌而熾。即改邑而去，亦比屋可封。濬發啓祥，揚右閭之高閥；克開布烈，振空谷之希聲。考宣和之鍾，久傳大雅；入淳熙之譜，盡號良材。三年而大比上有司，一日而童子聞天下。金魚垂綬，在館閣爲得人；皂蓋引車，作郡邑者特衆。若家稱萬石，兼腹笥五經。苦節不惑於仕夷，忠憤每形乎報主。世濟厥美；家有其書。雖顯晦之難齊，類華腴之足誦。未可更僕而屈指，孰非先人之一身？道與時隆，禮緣義起。正月之吉，國族聚斯。爰申如在之誠，用報無疆之惠。蓋宋、元、明五百餘歲，而袁、臨、吉數十大家。雞鳴咸興，駿奔恐後。儀文久而大備，户庭至莫能容。羣望克諧，更圖倏集。美瑕丘其可樂，卜澗水之在東。食墨于龜，有葱其氣。遂即九京之地，載新百世之祠。幸鄉人歸我田，喜工師得大木。練時日，物土方。象生存爲寢門，階事可容其步武；辨内外以籓衛，堵觀不止于及肩。尊罍在榮，鼓鍾于序。神龕祔位，儼乎常若有臨；庖次齋廬，退而各得其所。至於世傳重器，天錫秘文，各有攸司，存于庋閣。物具而遂苟合，山高爲之益增。不日告成，疑降靈之嘿相；一陽來復，感茂對以反初。

洪先竊媿寡聞，實陪末議。顧南山之霧，遺澤猶存；遡東塘之源，結鄰甚邇。惟橙溪之開宇，始蘭谷之避囂。苦心已驗於石之心；廣海參籌，不易飲泉之志。銅符入庭柯，瑞氣嘗符於軒竹。南交馳傳，誰明匪滇邑，丕顯人文；象簡靖徐戎，克明帝憲。或鼓琴而歌解愠，或挾册以動長安。施及菲才，亦沾餘潤。歸田食力，頗堪版築之勞；讀禮覃思，習聞俎豆之事。爰述祖德，

用續工歌。暫代言於梓人，未論相道；共歡謡于族黨，且對兒嬉：

　東，千峰羅列是崆峒。形似執籩趨曉日，色如會弁立春風。

　西，千古衣冠地不迷。植樹不須王氏祝，遺碑常護宋人題。

　南，千折紆縈秀水潭。采澗愛看蘋葉翠，釀泉味比蜜脾甘。

　北，千畦楓梘新田側。已能作賦頌椒馨，便可躬耕將黍稷。

　上，千年光景昭靈貺。福善從知慶有餘，感神端合通無象。

　下，千人舊福時當大。多聚圖書談古先，豈徒鐘鼓分晨夜。

伏願上梁之後，世思法祖，人有多男。行不負神明、孝親敬長者，❶乃敢入教，可成子弟，歌詩習禮于其間。推愛己以愛人，欣戚必關于同姓；使享親如享帝，夙夜無忝乎所生。咸增分篚之光，永善式閭之俗。遠垂世範，大慰宗盟。

同江水次倉上梁文❷

　野陳委積，實惟富國之藏；地利舟車，要在裕民之力。事有久而必復，費雖衆而不勞。恭逢臺省，郡邑明公，惠衆作新，典惟率舊。謂役民而轉運，當權地以均輸。稼穡實惟艱難，水陸可無會計？痛耑蒙之入市，必譸幻於多門。縱逆挽以奉將，莫半償其坐耗。繼之信宿，益見沉浮。問羅而後時，固虞翔踊；權本於易手，更冒侵牟。對刻木而口期，持囊金而晝攫。欲除羨目，須絶弊源。爰下采於芻蕘，肆交騰於剡牘。乃申上命，仍集衆思。幸遂欲於天從，敢緩

❶「者」，原本空格，今據胡本補。

❷「同江」，胡本作「桐江」，正文同。

期於歲改？規畫考夫古昔，擬議至於旬時。倣國初之成規，從水次之便計。不限以數，惟意所安。俾臨流以據高，得豫儲而待發。惟同江屬六一之東境，在吉水爲西北之下流。冠冕詩書，擅風聲於半縣；謳歌耕鑿，受禮教於先民。合鄰壤五八、五九、六十都之間，凡得金六千四百八十銖之重。或捐産以合美，或宣力以要成。剪荆棘而構梓材，接閭閻而開邸閣。朴惟堊黝，謝輝映於丹青；尊比署居，儼紆徐於繚曲。賦幾萬石，人受一廛。雖斗粟其可容，不崇朝而即達。争趨負戴，聚舞旄倪。豈惟得百姓之歡心，實可垂百世之永利。左規右矩，子來咸屬於工師；十雨五風，稚語忽傳於里巷。暫停運斲，小試唱籌：

東，楊柳陰中盡短蓬。舊日米船休借問，岸頭已有長年公。

南，墨潭潭水接玄潭。此後長官清似水，市人有米莫相攙。

西，川原林麓互高低。催辦不勞人吏下，家家舂杵候鳴雞。

北，司徒駐節章江側。不兑吉安安福軍，帳下黃頭任相迫。

上，願求明府青天樣。朝廷恩德已難酬，寬租詔令何須倣？

下，江中米賤原無價。此處民淳官要知，不用笞鞭與呵罵。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國運中興。山谷不識衙前，粳稌常多壠上。春來江漲，官艘似發海陵潮；歲久林深，輿誦堪評汝南月。有裨鄉郡，且壯江山。

松原新居上梁文

伏以仲蔚園居，睹蓬篙之三徑；淵明栗里，紀歲月於再遷。豈爲士而懷居，聊從吾之所好。石蓮主人，才難適用，分甘退藏。

塵網三十年，幸迷途之初覺；玉階方寸地，笑春夢以何憑？請學老農，無踰我里。求田問舍，雖無溫飽之心；剩水殘山，偶有希奇之遇。思棠棣之室未遠，顧桑梓之地可依。從者如歸，卜之曰吉。蓋南方卑濕，養生者之深虞；而厥土燥剛，堪輿家爲稱善。安猶置器，徙無出鄉。蟻有移封，似欲善乎其後；雀能占歲，可以人而不如！伯夷樹歟？伯夷築歟？敢云廉士；鮑叔知我，鮑叔憐我，賴有故人。盤谷之車馬頻來，北山之猿鶴何怨？擇風氣，遺種類，敬遵考亭之言；相陰陽，觀流泉，因識豳風之業。且人棄而我取，可朝耕而夕歸。田家絶四鄰，青山真如屋裏；江村抱一曲，白鶴長傍人來。小子聽滄浪之歌，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白日到羲皇之上，饑來即飯，倦來即眠。門人勿謂牆卑，婦子率入室處。弟勸兄酬，及時爲樂；鷄鳴犬吠，接境相聞。他日柳樹五株，先生便堪作傳；深春桃花夾岸，漁郎休更問津。任呼馬與呼牛，能爲鼠而爲虎。萬間寒士，付之奈何；一廛爲民，得此亦過。苟飲水曲肱之可遂，即拱璧駟馬以何加？占營室，在中星，正維今夕；舉大木，呼耶虎，試聽同聲：

東，芸館橙溪一徑通。分付溪邊舊桃李，春風原在滿懷中。

西，樓頭騁望衆山齊。欲識主人憑几意，浮雲更比曲闌低。

南，天畔晴峰染碧嵐。莫擬虹橋接霄漢，十年早已謝朝簪。

北，紅塵一騎來京國。偃武脩文當盛時，直須擊壤躬耕食。

上，明月清風任豪放。縱着羊裘把釣竿，江湖誰解干星象？

下，牙籤萬軸插高架。終歲如今學閉關，問奇載酒姑回駕。

伏願上梁之後，豐年報國，多福宜家。羣居者，闇室無欺；外至者，得門而入。户開亦開，户闔亦闔，善言無千里之違；道隆而隆，道汙而汙，正氣塞兩間之内。讓耕讓畔，里有仁風；學禮學詩，庭多暇日。空中樓閣，蕘夫何意於品題；壁内經書，安國可傳其删述。未遺善緒，益顯文明。

石蓮洞正學堂上梁文

依月巖而悟主静，元公詣無極之先；入雲谷以結幽棲，朱子大斯文之緒。在百工術業，尚且貴於專精；矧千古心傳，可無資於游息？蓮洞主人，質非狂狷，竊慕中行；心泯怨尤，未緣上達。不遑寧處，冀獲異聞。三人必求我師，四方不忘有事。徜徉五嶽，涉獵百家。啓石室之丹書，夜窺海月；挾秋風之白鹿，手抉星河。永託鄰於太初，辭鑿竅於混沌。思焉若起，近而易求。悔多聞之見欺，屏繁思而自守。地不愛寶，物有當機。偶逢巖洞之奇形，久秘荆榛於僻壤。未論太乙，身寄蓮舟；空數三峰，花開玉井。行纔踰里，望若層丘。金掌淩霄，沆瀣泫仙標之晴旭；碧濤翻海，珊瑚問鮫室之明珠。疑六丁雷斧之冥搜，儼九首天吴之呵衛。頗投夙好，遂罷遠遊。偕風詠於暮春，除茅塞於山徑。辨種而藝木，已過十年；環堵以爲宫，因周一畝。梅關待月，恍清明之在躬；竹牖披風，倏煩囂之去體。始知枯槁，寂寞自與道謀；欲爲砥礪，切磋當先默識。終焉之計，遂決於斯；樂矣何求，不知將老。愧逃名而未得，時好音之見懷。車轍頻來，至無可避；户屨常滿，多不能容。問俗使君，嗟其爲異境；勸農明府，助之以結廬。捐俸爲倡，累書相促。謂可藉以養士，且有契於樂山。樸斲梓材，豈望工師之木；旁求版築，敢云夫子之牆？不出户庭，

可窺天地。皐比久撤，非好爲師；盤辟遠來，皆能助我。《詩》可言，禮可立，趨而過庭者咸有聞；念則聖，罔則狂，譬如覆簣也吾自往。睹浮雲之出岫，今復何心；甘飲水以樂饑，于焉卒歲。過我門，幸入我室，塗人誰非堯舜之歸；讀其書，想見其人，此身如在羲皇之上。業傳乎不朽，古之配兩間者無多；道傳於無言，事有曠百世而相感。適宗族鄉鄰之駢集，率門人小子以浩歌。暫息郢人之運斤，且聽堯夫之擊壤：

　東，千峰深處號崆峒。若向廣成求道脈，定教思慮莫憧憧。

　南，秀嶺層巒静與參。但願文明啓天下，豈妨高枕卧晴嵐。

　西，僻塢深林滙碧溪。愛惜涓涓常不舍，始知四海即涔蹄。

　北，松杉影裏藏阡陌。從此躬耕不出山，却向官租酬帝力。

　上，秋陽皜皜無遮障。此是千年孔孟傳，不用山天觀易象。

　下，六經諸子存高架。升堂欲辨異同間，只在此心誠與詐。

伏願上梁之後，塵囂不入，道氣常存。答問向初平，一語勝十年之誦讀；端坐如明道，四時對萬物以静觀。求州里鸞貊爲可行，必視聽動息之皆理。敬以脩己，仁不讓師。檢名節以固藩籬，當使烟霞增氣色；即辭章而爲羔雉，莫教猿鶴漫移文。木石居，鹿豕游，終身與深山之野人無異；江湖身，廟廊志，諸生以名世之豪傑自期。世教少裨，山靈何幸！

大安羅氏重建祠堂上梁文❶

有開必先，得飲食猶當報本；凡性本

❶「羅氏」，據卷首目録補。

善，履霜露誰無愴心？ 念銀塘之丘木，枝柯實繁；顧馬湅之風泉，派流益衍。情深追遠，事合更新。雖卿以下，必有圭田，久湮周制；然士之上，皆可立廟，咸祖文公。恭惟大安新祠，族尊主人。夙好《詩》《書》，孝先百行；素敦禮讓，義重五宗。謹奠獻以修誠，守祊祧而著代。君章擅湘中之譽，早播琳琅；仲素續道南之傳，尚多逢掖。當二十九世之後，遡七百餘年之間。凡繼高、繼曾、繼祖、繼禰之親，其先後皆本乎一體；總歷唐、歷宋、歷元、歷明之久，合隱顯而祔者幾人？ 舊貫尚仍，豐儀曷稱？ 謂據司馬考圖，而陳設何以執籩豆、謹周旋；乃召梓人畫堵，而紀綱爲之物土方、議遠邇。蓋大時罔之主，世世不遷；而延府君之神，洋洋作配。列楹非九筵之廣，在其上、在其左右者，但見廓其有容；陳庭無百物之將，交乎階、交乎堂室者，有以接而行事。秀川並美，自成韋曲之家；戡村未遥，實共高陽之里。凡居比屋，已快觀瞻；矧在同宗，實均休戚。睹駿奔之濟濟，咸思祖德之繩；歌麟趾之振振，益廣孫謀之善。遺秉滯穗，千倉萬箱，自此可賡周頌；四世三魁，九科七第，從玆丕振文風。春秋不忒於烝嘗，月旦可評其人物。出必告，反必面，事死有如事生；敬所尊，愛所親，善繼而又善述。嘉靖三十歲，恭遇皇帝之真元；長幼數千人，同唱兒郎之六偉：

東，富田春水正溶溶。涓滴要知酬世澤，源流本自秀川中。

南，含風喬木影毵毵。愛惜當年培植意，奇材應與棟梁參。

西，官道翩翩信馬蹄。指日高車來晝錦，更看閥閱古人齊。

北，馬湅高墳兔山側。歌聲千里

定相聞，❶且聽嘏辭傳祖德。

上，積善之家百祥降。夙夜毋令忝所生，此身要作將來樣。

下，碩牲旨酒羅尊斝。須信有誠斯有神，由來一氣相通也。

伏願上梁之後，世承德澤，人有道容。衣冠滿對越之庭，昭穆咸秉文之士。有苾其香，有椒其馨，燕享來崇於景福；如竹之苞，如松之茂，室家永協于禎祥。令聞斯皇，孝思無斁。

諶岡里社上梁文

衣食本三農，周室嚴歲蜡之禮；幽明同一理，高皇勤里社之文。幸土物之順成，敢怠豫於壇壝？恭惟諶岡里社，地因人勝，神以物靈。禮樂衣冠，振休聞於六族；雨暘寒燠，鼓生氣於百昌。睹秀實之屢登，徼威惠於不替。一百八十餘歲，弼成我朝之深仁；六十一都六啚，竊擅吾邑之壯觀。疆埸無警，婚宦有成。一飯不忘恩，矧受瀼瀼之多福；簞食必齋祭，咸依奕奕之閟宮。雖奉守之至虔，顧居諸之云邁。天之將雨，土偶生嗟；日之方中，屋漏含媿。酬金助廟，嘗聞漢帝之通誠；擇豚祝田，每恥齊生之譏儉。祀必迎尸，像設適符於古禮；田爲同井，禬禳因聚夫羣情。棟梁再舉，暫停郢斲之妙揮；少長聚觀，共聽爾歌之接響：

東，橙溪曉映海霞紅。更道神童書院近，年年燈火競春風。

南，烟火楓江似碧嵐。起墟日日聞市語，太平時日老還堪。

西，掄魁坊扁照諶陂。道上楓林足憩客，忠襄儒行盡詩題。

北，鬱鬱青松護仙國。登臨遥望

❶「聲」，原誤作「錦」，今據四庫本改。

兩山高，秧坑水遶諶岡側。

上，福善由來天可諒。五農十雨報豐年，歌頌吾皇德難狀。

下，倉中米錢常無價。瓦盆歲歲長兒孫，柳車竹炬來迎社。

伏願上梁之後，稼穡惟實，雞犬不驚。五福錫民，飲食縱謳歌於日月；四時成歲，陰陽鮮慼伏於天和。乾餱消鷸蚌之争，品藻起鳳麟之望。

塘東一經堂上梁文

一經教子，韋賢嗣續多昌；萬石名家，石奮聲華益振。天心無改，物數當還。相作室之無難，知大賢之有後。恭惟主人，印山嫡裔，澗谷餘風。昔日田園，已著半州之號；是時秀川衆盛，東西十里，僅容羅氏。溪園公稻租四十六萬有奇，總羅氏百萬有餘，公當其半。時吉州供米不及三百萬，其曰半州者，言羅氏租税，有吉州民間歲入之半也。同年科第，俱爲連氣之親。三魁七第，累見蟬聯；千里萬家，獨推貫朽。擁朱旛，張皂蓋，光回梅嶺之春；酌玉斝，貼金花，醉滿瓊林之宴。道津源啓，親接雙峰；池草夢醒，相輝三謝。吴舫門前曾載月，京塵溪上幾攢眉。世轉滄桑，名流清簡。最喜逍遥之後，仍爲韋曲之家。雖業箕裘，無心軒冕。要觀南海，豈因萬貫纏腰；獨占春風，不羡一枝寄足。揮金爲樂，擊鼓程功。看江山之萬重，一新門户；卧人豪於百尺，更起樓臺。眼前突兀，唾手可成；窗外畫圖，從天而下。憑欄杆而詠白雪，是誰共和郢人歌；屹棟梁而干青霄，從此陋看楊子宅。野花閑草，莫笑烏衣；明月清風，還隨緑酒。萬桃原上春如許，燕雀歸來；秀川橋下水仍流，蛟蛇蟠結。膏車兮秣馬，從子何時；吉日兮良辰，同聲善頌：

東，乳峰原識主人翁。寄語溪邊

舊桃李，好將顔色趁東風。

南，昔年舊館竹毵毵。詩賦至今誰敵手？ 澀臺猶自倚晴嵐。

西，誰家雞犬隔芳溪。盡道舊時歌舞地，閑雲飛入畫梁栖。

北，衣冠曾起同憂國。只今幸遇太平年，鳳凰臺上歌皇極。

上，陰晴反覆誰能量？ 福澤從來厚善人，雲霄應滿兒孫望。

下，滿目桑麻迷蔓野。田蛙莫更亂啁啁，此地千年還熌下。

伏願上梁之後，出門無礙，滿屋皆春。飲食壽康，常似盤中樂土；歲時伏臘，何妨酒後高歌。牙籤三萬軸，衮衮公侯；玉京十二樓，堂堂人物。里仁成俗，野吠不驚。水增深，山增高，重覩溪園生色；天吾覆，地吾載，平呑湖海爲家。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九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四言古❶

四字吟晝睡戲書與世光子效康節體

自笑念菴，終何幹濟？半生辛勤，❷此日懶肆。閑不踰大，行不矜細。高不近名，卑不營利。日午北窻，倦則假寐。不浴而涼，不飲而醉。問年幾何，四十九歲。昨非已遥，後善何計？稚子聞之，以語爲戲。俟其稍長，問以知未。

對鏡

前辛之年，始加汝冠。後辛之年，恐華汝巔。冠不復丱兮，華不復青。嗟嗟念菴，柰汝形！

辛丑正月二十五日燕旅子生

孟春載陽，玄枵其辰。杲杲出日，有媚斯春。寒飈静止，薄露津津。曰今初子，❸誕降乃身。有聞厥聲，厥聲斯喤。有視厥形，厥形孔揚。隣媪曰祥，來乳來保。日者曰吉，可以壽考。于燕之地，于旅之户。爰錫兹名，以志所遇。其慎爾言，勿蹈多尤。其端爾形，勿我貽羞。千里而聚，歡晤有

❶「四言古」，原作「古詩」，今據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改。
❷「辛」，蘇本作「心」。
❸「今」，蘇本作「余」。

幾？骨肉其遥，以悲以喜。憶我之生，父母勞止。今我有生，空望蒿里。有涕其零，沾我裳衣。願汝斯才，報此春暉。

飲　酒 三首

載酌旨酒，永此良宵。兄及弟矣，于焉逍遥。

凱風南柯，載哦以歌。兄及弟矣，聚匪其多。

聚匪其多，命也則郵？既戒無荒，不樂如何！

霜崖辭

有穹者崖，嚴霜在道。身無完裳，腹不宿飽。孰餽我食，孰授我衣？援崖履霜，不知寒飢。歲聿云暮，松栢盤盤。薪之樵之，有懷咏嘆。無嗟形苦，無爲伊沮。匪異也人，視我昔今。

五言古❶

秋　聲

赤煒謝煩蒸，涼飈正淅瀝。中宵入耳來，宛如風雨激。蟋蟀秋悲音，寒螿助太息。時變萬品移，念此令人惕。弱質非金石，那能保朝夕。所以古之人，爲學如不及。奈何齬齪士，❷逝矣不復惜。盛年餘二朞，猶爲世俗溺。誰知委化去，一日難再得。聖學久已湮，前脩亦寥寂。耿耿心徒勞，歸宿當何適。丈夫貴日新，無使終

❶「古」下，原有「詩」字，今據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删。
❷「齬齪」，蘇本、陳本作「齪齪」。

身戚。

秋　至二首

君子悲行役，行役别父母。時運促人老，山川驚險阻。悠悠南浦雲，落落西山雨。感此不能歡，獨立向江渚。

秋菊亦已滿，微馨遞幽風。對此故園色，老我離世容。江山日悠淡，鳴鴈悲長空。前途杳莫即，羲駕何匆匆？束髮不盈把，少年生意窮。如何不努力，甘爲俗士終？

曉　懷

秋鴈宿江皐，孤鳴何嗷嗷！豈不懷故栖？畏此行路遥。路遥將奈何？霜霰亦已多。及時須奮翼，會有陽春和。

雜　詩

君子防未然，已病更須學。不躁是良劑，忘思即勿藥。飲食男女間，賢聖工夫約。寄語安身人，勿爲病所縛！

别項甌東

萋萋周道草，風霜枯悴之。卓卓東園松，向晚呈清姿。中堅色自厲，纖妍寧久持？奈何圜中士，獨復不見兹？

别殷市隱二首

我昔厭塵鞅，遺世問長生。中道逢市仙，餌我丹霞精。云此能起痾，騰化餘空名。但得松喬訣，何必遊華清。忽與此言會，恍然百慮平。宇宙不可逃，聊得從君行。

結託意方勤，時變倏如馳。涼飇動庭户，遊子有所思。浮雲乘剛風，欲留不得遲。眷眷平生交，願言常如玆。悠悠逆旅間，再晤須何時。

眞州別友生

久處忽別去，情慘當何其？古人道義交，豈忍輕別離？非無再會期，一日難爲思。悠悠重悠悠，況此秋風時。

有所思

伯牙一去世，飄飄竟何之？哀哉太古音，知者亦已稀。紫鸞入青冥，高標不可期。應有賞心人，回惻霜桐枝。

買居

買居貴得新，買鄰貴得親。物新尚可樂，況此百年身。交親尚可依，況此同袍人。古來有大宅，在世不染塵。八荒共一闥，奚辨越與秦？萬實中自藏，四時常生春。君如未識徑，先請問洪鈞。

寄殷市隱

嚴風駕林壑，落葉旋衰蓬。陽春暄玉露，夭夭桃李濃。歡娱與悲愴，擾擾百年中。皇天亦何心，志士忘窮通。矯首漂母地，千金仰韓公。

別周七泉

素心寡所諧，唯子諒無他。歸來共有適，促促成蹉跎。事變看浮雲，我生當如何？大道杳莫即，去日亦已多。行行重行行，贈子千金歌。羲輪無滯軌，期爾魯陽戈。

晚坐

晚坐一室静，帷幌生微凉。弱翎倦雲逵，悽息愜所償。琴書集隱几，流螢時悠揚。莎鷄泣草底，蛙沸如鼓簧。夕風起林籟，簷滴短且長。青帝云甫駕，已復迴朱光。撫時多所慨，感舊彌有傷。吾生豈無爲，前塗杳何方？一日不努力，形骸等粃糠。情適習坎亨，道遠勵志强。懷哉叱馭子，終古與翺翔。

辨覺

白日照中土，坦坦萬里途。誰哉向溟濛，顛倒守一隅？沉溺未始悟，翻笑他人愚。荼苦甘自螫，迷索不爲劬。我以辜夢中，❶長嘯聲何孤？起視參與井，落落半有無。啟明掛東壁，聞鷄狂驚呼。慷慨撫長劍，遐舉恣所圖。一洗天地光，重拭萬物蘇。行行入雲逵，和風散八區。緬兹大覺樂，始入塵勞殊。一身寧得幾？鼎鼎逝將徂。胡不自愛惜，而以競錙銖？嚇腐笑莊蒙，分岐悲楊朱。昭昭古先訓，爲我端其趨。測微諒不遠，勒駕難與俱。因書發素志，感歎三嘻吁。

別程舜敷 三首

昔我去江南，楊柳何青青？今我來金臺，雨雪日已零。雨雪不足畏，所思在遠征。昔爲雙鴛飛，今作孤鸞鳴。聚散詎有定，悲歡爲誰情？感此獨徙倚，風露淒前榮。

憶昔攜君子，脩途各有期。飄忽遽成別，遠在天一涯。天涯不可望，前期不可

❶「以」，蘇本作「於」。

忘。會面在幾時？耿耿參與商。人生百年内，安得常共老！但願心不違，持此趨遠道。遠道多是非，流光忽衰微。奄棄不努力，皓首終何歸？

驅車出東郊，惻惻離思深。回顧都城郭，輕陰乍浮沉。豈無行路人，念子當苦辛。丈夫不墮淚，相視仍撫心。名禽戢素翼，瑶草托芳林。時運有昌塞，識微古所欽。

舜敷將發二首

君莫歌離別，一字一涕泣。客子促晨宵，羈人異出入。落葉空庭繁，愁管凄風急。知君對月時，猶我瞻雲立。

解佩慘何言，把酒翻成泣。荒郊人已遥，遠岫日初入。❶ 予戀南枝穩，君趁北風急。行馬思故羣，躊躇岐路立。

登諶山感故

風林渺陰森，山徑窈紆錯。探幽入岧嶢，俯深迴眙愕。雜鳥乘春鳴，奇花色夭灼。感此節序新，悠然緬心怍。故舊復幾許？三載兩寂寞。寂寞夫何如？意遠力不作。憶昔同宴好，詎足計離合。惠風吹荷衣，時雨注叢薄。行吟紫芝曲，坐盤清泉酌。顔色燁飛霞，襟度矯羣鶴。綿綿趣遠道，耿耿竟摧落。人生豈多日？已復半凋剥。不見出户時，旭日向西落？

炭渚公館夜坐

長松倚孤月，虚館何沉沉？共此三秋

❶「日」，原誤作「自」，今據蘇本改。

色，懷彼萬里音。參商耿天漢，❶鴻鴈悲風林。君子畏時運，小人歌苦辛。晨興各有適，履霜余愴心。

過徐洪悲賦

昔我落地時，嚴君官水部。受檄據要津，飛旌啓前路。志喜且啣恩，嘉名期必副。弧矢初満月，軒車拂行露。蘭署歷三正，藥裹更多故。積痟苦善啖，羸形遲學步。枕臂從僵木，蹋被任垢汙。劬勞可提携，出入仍憂怖。敢望付琴書，聊思應門户。何知三十年，分違不得顧。病猶畏子知，書頻向人度。千里寓恩勤，一旦自傾仆。返哺愧烏鳥，行役悲屺岵。畢命擬相從，遺言懼終負。重艤清風亭，忍見含烟樹。樹木今幾圍，主人在何處？問天天豈膺，瞻雲雲不住。因悟死與生，有若朝還暮。逝者無復返，老矣將安措。誓將未滅身，永作中流柱。

送王良弼歸越

志士如喬林，美人如瓊芝。叢薄不足戀，發秀寧嫌遲？南薰轉朔吹，色染悲素絲。誰能揚汙渠，獨復流清漪。窮老豈不惡，所思達者希。遥遥懷古心，良抱無苟施。之子如有意，慰我《白華》詩。

題馬問菴崇德樓四景

房雲捧旭

雄圖啓炎運，英傑持靈籌。早抽黄石秘，晚隨赤松遊。鴻飛孤雲逝，蟬蜕空山留。乃知達機士，進退良有由。羡君遺世紛，登陟兹夷猶。晞陽駐顔色，千載爲

❶ 「耿」，蘇本作「耿」。

春秋。

楚月生明

淡月生清輝，隱隱當窗户。披衣望楚陵，蒼蒼多草樹。醴筵不復陳，銅泉竟何處？好賢虛襟期，悲歌感寐晤。盈虧視挂輪，已矣復奚慕！

南山獻瑞

九苞聞古昔，千仞何寥廓。陟彼南山阿，羽儀如鷟鸑。我亦楚狂流，心懷卷阿樂。顧此高岡峙，緬焉幽興托。覽輝未相逢，願言時飲啄。

河泗環流

玄圭成地紀，赤玉感天瑞。波潤九土分，流藻萬世利。狂瀾日不支，古道今所棄。欲濟懼無梁，在川嘆永逝。誰借一勺微，爲惻同歸趣。

鄒東廓先生七十

大道斡元氣，冲和自其常。天地無兼能，賢聖呈輝光。六藝湮塞久，二教争紛攘。人備萬物性，誰能振其綱？感彼陽明翁，獨力亦何剛！良知指真竅，袖珠不我藏。迅霆震百蟄，冥晦開扶桑。羣寐猶噑囈，狼籍迷且僵。先生方立年，偉步趨門墻。一見塵垢消，再見羣疑亡。密語幾入室，抗顔遂登堂。睟容著温温，雅度涵汪汪。隆污時與偕，負荷氣彌昌。禁籞史局重，國學師模莊。狂簡裁諸生，經界驗一鄉。延納靡長少，答問能周詳。懲彼尚自然，戒懼爲之坊。人慕超頓法，已誦瑟僩章。誨之自忘倦，聞者咸慨慷。列屨滿前户，贏糧越遠疆。車蓋互追隨，童冠儼成行。河飲量自足，雨化才多良。民風謝矯

戾，政議資恢張。至業云在玆，宴息心不違。青原夕橋月，雪浪秋蓬霜。七十殊康强，盎若被春陽。聚樂不知老，合衆成大方。始知大丈夫，方寸含八荒。可尊非位崇，可誦非言揚。豈不在歲年，歲年貴有將。彭籛安足多，一日萬世長。伊余抱弱質，藥石幸分嘗。時過志不就，久要仍未忘。願言士擇術，視此慎梯航。綴辭表羣望，詎止修華觴。

送劉鳳西 萬安衙厦

良時難遘會，朝野方晏然。夫君抱醇姿，瓊華生玉田。勤小若理絲，含和比鳴絃。一朝逢選士，奏牘過三千。明光賜甲第，郡理推才賢。幽憂成滯迹，同玆伏林泉。邂逅蘇黄臺，結盟亦何堅。弱子蓬且歷，葭倚如夙緣。不嫌擔石貧，頗重門户憐。主饋得佳婦，内則賴以傳。來往遺形骸，情話從周旋。朅來舍我去，待次公車前。楊柳陰正繁，田疇緑草芊。重晤在何日，感此道路綿。臨岐寫中臆，牽衣不忍捐。豈無同心人，左右爲容先。嘉譽幸時聞，德意勤敷宣。萬里視發軔，誼重急顛連。嗟予誦拙賦，謬妄集垢愆。慷慨志不酬，沉冥計遂專。移栖資德鄰，絶交遠囂塵。晨興理耕鑿，夕休橫簡編。時負羸疾眠，兀兀忘先天。所忻泯思爲，有如斷滅禪。此樂未易舉，此語非相沿。持以卒歲年，那知身外牽。生材各有拘，角齒不兩全。分足鮮願餘，醉飽臨豐筵。大受匪强合，下愚多重遷。因君露微尚，別緒逾縈纏。

静觀

静觀四序代，環轉歲適周。晝夜光景殊，迅輸靡停留。方春感柔卉，已迫落葉

秋。雛燕翔且歸，新蜩響忽收。但見稚者壯，寧知老當休！多營竟何爲，可資德業否？惜陰豈不聞，所誦匪所由。如愚朝復夕，身同大化流。默默從此逝，不歎終優游。

送王養大典學建安

煩熇日難夕，瞑館炎氣平。子别將何之？建安冒儒纓。名郡帶兩邑，文物盛羣英。八閩上游地，土風淳且清。書吏簿領異，膠序揖讓生。禄薄母慈慰，聊代南邨耕。武夷指顧間，山溪夙所名。雲林誰復主，吾道虚前盟。作人辨標本，藝藻舒春榮。模範飭自躬，度解素餐情。吾衰蹋一室，樂育佇流聲。

登衡山祝融峰

我今登祝融，高高幾萬丈。赤烏海底來，忽在飛雲上。人世正溟濛，陰厓走罔象。聖人知其然，昧爽發昭曠。豈不懷宴安，精神各有向。一念不自拔，萬竅生疑障。安得日新人，惺惺無得喪。

重至仙居寺

山雨鳴鐘餘，阡陌斷行跡。高刹隱迴岡，流遼汎春澤。新構門巷更，重臨歲月積。訪禪草翳徑，繙經塵在席。僧齋餘舊突，梵相懸頹壁。乍見驚夢寤，沉思悔形役。壯志悲虚遥，衰容感疇昔。逝者今若何？余留增太息。

劉師泉七十

學聖類觀海，曠莽迷津涯。自非凌空翰，焉能辨何之？越中啓關鑰，吾道根良知。良知人所同，言出靡不隨。豪傑詎常品，美植恒離離。偶當元氣合，類聚無差

池。夫君起三舍，早負絶俗資。一接至人跡，飄飄不可羈。脱屣冠裳途，卒業河汾師。一諾可千古，自矢志勿移。臺省需真材，正論動主司。翻令科目重，頗振士氣卑。計偕恣尚友，泰嶽邁神奇。無心呈妙悟，倘然窺天倪。從兹桎梏釋，大笑忘成虧。發言近狂達，不虞下士嗤。朋來聚且樂，獨往忽若疑。問君喟然答，聖言豈我欺。性以善學凝，凝則立命基。存亡係操舍，主宰貴密持。運用未渾化，豈曰忘己私。以此日孳孳，頓異昔所爲。烱烱非恍惚，汎應照罔遺。並軌總一駕，萬里無多岐。譬彼工穡人，稻粱必手治。又如遇良賈，安羨販夫貲。至今年七十，邁種力未疲。靈含氣自守，古謂不學衰。揆理以卜數，衛武榮啓期。孔聖極從心，知君至有時。君嘗佐名郡，當調輒引辭。所忻在盍簪，家庭足令儀。青原歲寒後，白水春風披。栖遲歲復歲，未惜知音遲。嗟予悲晚聞，切磋時見規。每於意會處，惟君獨頷頤。❶別去今三年，我病非忌醫。如何無一字，日夕空相思。石蓮洞窈窈，雪浪水瀰瀰。舊遊誰復健，此意共君期。

荆門閘道中

少小負奇好，長思名山遊。薄業遵簡書，忽復一紀周。承明忝三謁，前席事不酬。空令顔髮改，丘壠荒松楸。弱情覺緣繫，淺中易驕浮。平生惰修習，麗兹增媿憂。蒙恩返故里，韜跡謝名流。壯志庶可復，不爲猿鶴羞。

夏懷

竭來意不適，我生當何如？委運任流

❶「獨」，蘇本作「一」。

遷，與道時卷舒。奈何日復日，憂與年歲俱。捐外豈累物，鬱中難久居。有身恃骨肉，割棄復奚須。萬物皆得侶，而命乃我殊。感彼《鶺鴒》詩，掩卷三欷歔。

蒔菊

陶令今不作，所好尚遺世。睠彼籬下芳，藝我庭中地。弱叢未盈把，頓覺景色異。英英媚朝露，茁茁感春氣。去此駐頹顔，亦令能久視。繁枝藉溉潤，晨興自從事。所希縱不酬，聊寓勤生計。❶

述懷示友人

悠悠望千載，千載未久陳。共此山川居，世代遞疎親。貽謀逮孫子，遼遠如越秦。名氏成杳絶，丘墓同飄塵。骨肉尚若此，況彼鄉與鄰。所賴在簡書，遺言亦多湮。百不一可究，六藝俱沉淪。默默忽返顧，造化如我賓。形骸聊一寓，旋當去吾身。吾身既非有，其他復奚因。踽踽誠爾異，煦煦徒爲仁。經營慷慨業，冀以名自伸。簸弄上世語，讎校忘疲辛。酣謔恣放達，破滅稱天真。俱謂發狂疾，胡云詣精純。我思魯中叟，兩楹夢何頻。怡然曳杖歌，曾不增笑嚬。達者識其原，頃刻爲秋春。愚人不解事，駭怵褫魂神。林中多敗葉，喬柯歲華新。彼此更互見，脩短寧足論？默觀發獨慨，證我意中人。

種蔬

謀生無遠術，樹藝有良時。嘉蔬來何遥，故人手致之。荷鋤出荆扉，荒榛力所披。景蘙苗易瘠，土薄根不滋。惡壤與敗株，能令蕃者衰。兢兹分陰功，日暮未辭

❶「生」，原誤作「王」，今據四庫本改。

疲。所欣寡逢迎，然薪繼頽曦。黯黯開谷陰，柔芳亦離離。抱甕理晨夕，療饑方在兹。

種　菊

結宇灌木畔，庭除幽且閑。豈無豐草容，柔緑争春妍。常恐秋風至，清霜凋故顔。萬族忻時榮，保終良獨難。惟比黄金華，可以結餘歡。

兩　松

鬱鬱兩松樹，根柯亦何奇。儷彼徂徠山，共此歲寒期。嚴霜日夕至，萬木蕃以摧。獨秀易爲色，居高衆所推。明堂創神京，宫宇何纍纍！徵材徧幽僻，斤斧不見施。風濤起中夜，若有百鬼司。輪垂久不作，吾寧忘憤思？

遊衡曉發

昔聞祝融君，道術崇三皇。無爲闡至化，殿服當南邦。至今三千歲，遺俗猶敦龐。山留大古色，雲藏混沌鄉。其人雖久遠，而意不與亡。薄觀偕同心，豈云道阻長！

其　二

蘭舟泝朝流，芳衿合素侣。媚此九秋色，睠彼三湘渚。三湘亦何有，衡雲峙天柱。上可探日星，下可淩寰宇。羽駕倘可逢，飄飄恣遐舉。

用甘泉公二賢祠韻示諸生

大道日隱淪，大聖不數會。嗟余生後時，空覩遺言在。反身一何有，未忍隨流輩。仰止趨高山，同心夙有待。旨酒望周

行，尚口昔所悔。精一舜禹心，慎之決善敗。曖曖憮微踪，蕪穢令心慨。

含悲亦何益，有生重離會。不見古昔人，磊磊今何在？一念義利間，遂別舜跖輩。大禹惜寸陰，逝者豈相待。少壯若有餘，時過乃終悔。爲學譬爲山，難成易虧敗，進止吾自由，勗矣奚所慨？

逆旅主人

逆旅問主翁，日暮未有遇。同此如寄身，彼此莫爲慮。人生無百年，區區惜所據。頹簷與華甍，終當俱委去。達士久不聞，末俗多愚誤。此翁未足疑，吾道自堪懼。

贈高塘王君勿軒

昔聞仁道大，孔聖多罕言。陋巷如愚子，請問始得門。四勿啟其目，茲義嗟何存？人多耳目役，言動易謬煩。運物在執樞，揚波先澄源。或戒己離次，所惡肆與昏。護疾不自療，終當喪其元。王君禀庭訓，懼忝顧復恩。仁者故樂山，踐石傷心魂。山堂榜嘉名，朝夕事討論。五十彌有慕，布褐忘寒暄。恒恐貽謀善，傳緒違諸孫。伊余何爲者，卅年談心原。時過業不就，攝氣氣屢奔。令子奚所取，誤以禮貌尊。養志思承考，質難廣譬援。戶牖銘顧諟，冀將奉清溫。反己重慙訥，成美詎可諼？報章爲君壽，且以永茲軒。

白鹿洞次陽明公獨對亭韻

自我別鴻濛，萬古不再見。茲來五老前，彷佛對顏面。灝氣成江流，真宅化峰巘。閱世悲大迅，歸人若乘傳。白鹿不可招，仰睇情彌眷。結茅永作鄰，服食形不

變。至寶諒在兹，愚者胡不勸。滔滔從俗終，是非奚所辨？

雪中外歸

平野逢暮雪，恍如玉屑飛。出入已半醉，翻覺風力微。柴荊在何所？簑笠山中歸。

朔風吹雪飛，縷縷如銀素。天孫不停手，機杼催白紵。行人自號寒，相對不得訴。

廖貞女詞

妾身不自主，父母意有托。時命杳莫期，古人重然諾。一言誓終身，改辭令義薄。日月豈不明？寸心幸無怍。

其二

媒者爲誰歟？合此二姓好。穀旦展方儀，誓言永偕老。偕老固所願，君子未相見。信義如有存，豈必在顔面！

古意

啓期年九十，行歌自拾穗。古人交謂賢，不知此何義？晏起一盂粥，聊以卒餘歲。五鼎既不甘，[1]嘗聞易覆墜。

上元里會初舉厲祭恭聽誓文有述呈同會諸君

新年餘風雨，欣此夕景開。三五望澄光，華月期不乖。兒童媚燈火，喧喧簫鼓催。四鄰多行輩，任質兩不猜。邀爲里中

---

[1] 「既」，蘇本作「豈」，當從之。

會，咸以觴豆偕。禮考洪武舊，義必幽顯該。崇壇秩無文，祈年滌凶災。堵觀駭乍見，班坐辭相擠。歡宴適未周，答問各有裁。媿我何以酬，所願閭里諧。業比同好惡，意豁忘形骸。即事援往昔，誰不感且哀。小怨豈足留，聖謨良可懷。終然白首聚，不歎沉蒿萊。

彭節婦

芳汀有奇鳥，不鳴亦不羣。自悲失故雄，單栖向江濆。渴飲清泚水，饑喙藻與芹。羽毛半憔悴，哺雛意何勤。衆禽睨不識，哀鴈徒紛紛。勿爲孀居言，悽惻那忍聞？

自崆峒山莊曉入石蓮洞

理穫期有常，鷄鳴催曉發。山風何蕭蕭，蟋蟀吟不絕。起坐依茅簷，握髮向秋月。月影漸沉沉，東方猶未白。

除夕吟

少壯媚節物，老大悲年華。今昔心匪殊，途窮行者嗟。大道晚始聞，至今猶若遐。千金比晷刻，既往豈余加？夕矣彌惕若，矢言靡有他。

得遠詩

負痾廢盥沐，抱素遺紛紜。林園春正深，池篠含烟雲。忽來渝川書，内多鐘鼎文。平生阻良覯，虛問兹何勤。裁語疑所將，淺芬慚博聞。清虛韋刺史，遺韻可酬君。

石樓

仙人好煉石，五色何氤氳。在天能補漏，在地能生雲。雲中石樓起，户牖畧可

分。樓頭合靈藥，鷄犬那得聞。服之七十年，飄然人莫羣。待余石蓮長，登樓窺秘文。

觀盆蒲

汲泉注之池，其受不盈咫。中有芳根藏，沉沉絶汙滓。❶春至意若會，雨餘色初起。新苔借香膩，細礫含清泚。簇簇露囊錐，粲粲見笑齒。朝來一憑欄，苗長三尺美。挺如武帳劍，肅若青衿士。疎密自成行，零亂不失紀。冥悟測所由，迅速孰能擬？因之察萬類，可以鑒生理。

宋子

伊余近弱冠，被服厠儒生。調笑不受覊，恒與宋君并。起處雖異舍，顧盼多含情。揖讓儐諸侯，俎豆趨兩楹。歷階陳古義，分席校文英。朝暮雙比跡，前後忝聯名。問齒三歲長，相視猶弟兄。君抱瓊玖質，余亦桃李榮。艷君青衿色，燁燁冰雪明。春日西城遊，秋風南浦行。謬舉慚先第，深交違夙盟。邇來三十載，紛拂蓬與萍。投章罷仕籍，抽簪事偶耕。照水憐故影，聞鶯感友聲。之子自何來，骨相如君清。尊以父執禮，乞言諒有誠。感此歲在庚，爲君獻壽觥。聞語心欲惻，匪直衰羸驚。知年喜以懼，過時悲未平。小兒纔十齡，豈復懷屏營！援毫忽舒嘯，披襟似解酲。聞將五嶽往，更以一劍鳴。所期珍在席，寧言金滿贏？州郡聘不展，江湖士多輕。歸來過里閭，閒居謝公卿。有後已自足，如余亦何成？寵極慮招辱，機忘動靡爭。文犧未知悔，木鷄復誰攖。駐顏豈多術？密意待相傾。

❶「滓」原訛作「滋」，今據蘇本改。

陽田吟寄殷春莊虛白盛桃渚二子

一室陽田中，陽田爽以亢。青山落四野，烟雲互相蕩。微月向夕生，初旭東林上。道人方獨醒，彷彿虛白象。

其　二

陽田帶兩溪，溪畔多汀渚。四野曠無人，泉石得新主。春來楊柳生，桃花亂如雨。桃花歲歲開，鷄犬迷歸處。借問盛範鄉：君家在何許？

壬子除夕

少年輕自信，稱引必《詩》《書》。目少可意人，量己恒有餘。慕遠靡近憂，戒惕日復疎。但念歲月悠，寧復嗟居諸？冉冉四五十，正如下阪車。青陽初啟晨，已遂迫夕除。四序諒不爽，今昔一何殊。力衰業不就，夙計豈可虛？抱兹中夜歎，起步仍踟躕。

白鹿洞

賢聖生不數，五百斯其期。獲麟事已遙，白鹿乃在茲。濂溪指迷途，朱陸分兩岐。其人雖不作，其言尚可師。嗟予不自量，獨往矢不疑。玄精惑異趣，難聞悲後時。荏苒歷二紀，彷彿見津涯。望望足莫前，如有神鬼司。日月寧再與，虛知竟何裨？感此未皇安，三益恒所須。竭來遵故躅，庶幾或見之。精爽儼如在，荆榛多蔓枝。在昔義利談，聞者曾涕洟。悠悠今古心，豈伊異所思？川谷耀餘彩，竹樹含新滋。披衣岡阜巔，濯纓溪水湄。懷哉祗于役，日夕傷遲遲。

寄聶雙江公

先生愛《周易》，三絶事不殊。一朝綰虎符，長嘯辭山居。兵事貴神速，密奏專尚書。紫禁夜半啓，皇威赫以舒。飛狐星營開，髦頭半剪除。告至舉曠典，印組纍纍如。少保職寅恭，孩孺懸緋魚。榮光照衢路，獨與盛德俱。嘿嘿省署夕，爻象觀盈虛。

次韻别陳子爲

羅浮豈不樂，胡爾同江湄？抱痾未收留，且與傾秋巵。至道在何所？千里徒增悲。出門顧埸圃，秋黍方離離。

卧雲樓 嶺下陳

託居在城市，聲利多厖囂。白雲滿山谷，往來暮復朝。雲飛不可留，太虛神與遊。昔人重攬結，冥卧百慮休。不復知春秋，寧辨人間世？身雖雜塵氛，心已釋凝滯。陳君年已晚，白髮不盈卷。高樓有嘉名，意與昔人遠。憶我開石蓮，榻上生烟嵐。伊誰到枕席？惟有夜深泉。

古翠行

錢君愛長松，不辨幾千歲。朝露滴空寒，夕吹起蔚薈。根柯剥霜蘚，户牖入天籟。疑得飧苓方，頗見超塵態。至今七十年，顔色曾未艾。我欲識其人，遠在千峰外。歸去視蓮洞，怪石如抹黛。安得驅秦鞭，與之鬪珍怪。

菊林

我遊栗里間，問訊東籬下。林莽雜荆榛，采菊不盈把。夫君有奇癖，學圃意瀟灑。閒庭入山氣，幽情未易寫。不知遇芳

辰，誰爲送酒者？

壽劉母熊孺人

昔我東家住，公幹結交私。阿母重憐愛，骨肉兩不疑。蘭閨有新人，正當初嫁時。上機織鴛綺，下機理繭絲。中厨調八珍，北堂色怡怡。夫子盛賓客，車馬何逶迤。揖讓不虛往，觴豆具有儀。卒勤卅年來，時變令人悲。倏忽霜霰至，零落芙蓉枝。文禽將匹雛，蘭茗宿芳池。羽翼漸以長，返哺慰所期。春風吹楊柳，槁枯發柔滋。誰云一女婦，能挽門祚衰。遥持山中酒，爲歌白璧詩。他人應未識，猶有舊鄰知。

齒搖

我當四十七，左輔傾天柱。齒力從此衰，每逢輒一去。去歲摧四車，敗葉脱枯樹。又如連岸崩，欲支不得住。存者十七餘，兀鮠尚堪慮。含飯常恐多，囁齒未敢遽。味損非禁齋，筯停豈厭飫。平生嗜梨笋，對案今空具。安得似壯時，入口隨所遇。笑慚齦齶掀，言妨音響誤。始知老作苦，却悔時虛負。灰心謝煩動，緘舌絶閑語。頹齡知復幾，惜陰良可慕。瞑來忽有省，自辨愛生故。成毁遞相尋，此理本明著。翼角匪兩全，壽夭豈前與。胡不念朝聞，有身逆旅寓。夕死且不辭，形殘豈其懼！

鳴琴篇贈劉南昌 茶陵名應峰

山人抱緑綺，遺世栖青岑。豈無孤鸞操？解囊披青衿。❶一鼓桐山高，再鼓桐水深。終焉鼓元氣，列聖來森森。趙生賞其妙，佐以猿鶴吟。餘者多假寐，莫辨機浮

❶「青衿」，蘇本作「素襟」。

沉。劉子何方來，遠自芝川潯。綏體不勝衣，意態殊欽欽。有如瓊樹枝，清標出喬林。就我託信宿，願聞太古音。善聽不在耳，伊人若可尋。石蓮幽且阻，春服隨登臨。詠歸適未厭，北征促持任。希聲入明堂，鍾呂諧璆琳。鳳凰時一噦，啁啾罷春禽。試以鳴百里，絃歌南浦陰。陽春易生物，其感樂以湛。清静資化理，亂繩當巨鐔。咸驚出爨下，玉軫徽黃金。上以協解愠，可代丹扆箴。下以宣八風，萬類無慆淫。睠言勤拂拭，塵土歲月侵。謡俗苦更張，寡和匪直今。大雅不常遇，能令羣喙瘖。下指勿激烈，激烈傷人心。吾衰甚矣奚足問，欲奏清商思不禁。

送叔致齋北上

孤雲出橙溪，冉冉乘風去。萬里在斯須，安得復回顧。幽人方閉關，望遠空太息。聚散倘俱然，睠言慎眠食。

夜夢獨侍谷平先師登高亟輟朝食追逐不離途中請曰平生未嘗奉隨登覽師顧曰吾與子密處却久於諸子矣覺而天曙爲重九節敬書識異而同門友李文輿卒且旬餘因以寓悲

至人倏來去，儀形成久違。悠悠二十年，夜夢忽旋歸。相携載登陟，皇恤疲與饑？所期近可遠，高高凌崔巍。幸此撰杖屨，竊聆謦欬微。一步還一趨，自驚疇昔非。還聞喟然歎，與子久相依。言在逾有親，神遊不可譏。覺來異今古，靈爽疑投幾。節序當暮秋，牛山斂烟霏。因懷及門侶，感慨一沾衣。

送曾月塘携子孟逵仲聲赴試

曾君客余舍，心跡兩相忘。淹留五六

載，未忍遽分行。重逢大比歲，再賦遠遊章。感此時運促，顧余毛髮蒼。初冠懷奇品，鳴鑣擅藝場。玉温未易售，❶珠媚自餘光。桃李時當實，松筠晚更强。琴音逾古淡，劍氣尚寒芒。二宋才相亞，三蘇文各長。步趨看繼武，輸寫聽傾囊。遲發虞機審，齊飛鶚翼張。弟先兄合讓，父在禮無方。賓興聲華盛，郵程姓字香。諸生誰速肖，稚也愧門牆。

贈劉敬庭會試

貔虎劇鄉郡，自夏徂杪秋。戈矛入疆場，旌旃滿道周。因窮弭寇術，頗悟理人謀。時危急真才，武偃資良猶。夫君比干將，藏器歲月悠。拂拭向風塵，光彩不可留。將戒萬里途，結束趨皇州。天子開明堂，衆寶行見收。治安策多士，讜論應有酬。知己感奇遇，至人貴先憂。兹道豈不明？望望在好修。言念金蘭契，夙昔雲水儔。一别寧遽合？切磋懷日休。四海佇音徽，奚獨掩時流。負疴憐倚户，重晤問紓籌。

重陽

羲輪無滯軌，商飈入修林。密蒨易疎薄，澄水明遥岑。是時秋菊繁，遲遲獨何心？有如真烈士，不受時物侵。緬懷東籬人，有酒不同斟。南山空在目，飛鳥來夕陰。人生抱夙契，千載成知音。

空齋

空齋掩春雨，塊然忘朝昏。四鄰羣響絶，林鳥時一喧。夕燈始燭闇，四壁辭蒸煩。蘧蘧景如夢，綿綿息僅存。適悟豈玄

❶「未」，蘇本作「不」。

旨，大《易》多名言。出位艮所戒，閉關復以敦。六二介石固，知幾道彌尊。井遷常居所，雷頤潛厚坤。先天物莫違，密藏乃其根。不賴魯叟筆，此義何由論？

稱拙

我從盛年來，常憂行及老。取友歷險難，❶所志在聞道。一日復一日，如饑望得飽。外爲名所驅，内苦意不了。蹉跎五十餘，坐令顔色槁。齒髮日變衰，智慮始欲掃。回首憶盛年，空負筋力好。偃形向巖扉，束書置窮討。冥心聞鬭蟻，縱目對飛鳥。身安忘卑高，分足任多少。聊稱拙者心，得此悔不早。

望廬山

我昔望廬山，高高上無極。中有羽化人，林栖絶粒食。紺髮方碧瞳，肌膚冰玉色。借問年幾何，春秋千百億。聞之心魂動，欲附雙飛翼。飄飄不我顧，招手長大息。竊恐染葷羶，濁穢神明殛。三年事齋沐，精禱靡變惑。峰嵐日夕深，仰攀尚難即。

劉兩峰見枉

久雨人事斷，新苔入空階。扣門者爲誰，問之乃吾儕。癯然野鶴姿，風韻亦何佳。相看但一笑，不我疑形骸。歎息卓爾域，千古曾幾諧。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攀留踰信宿，別去當誰偕？悠悠東皋上，三歲軫予懷。

晨述

故交別我久，杳杳秋復春。夜夢接裳

❶「難」，蘇本作「艱」。

衣，粲若相知新。再拜吐中素，悔此離索因。問訊及妻孥，互答各有申。執手不須臾，倏判越與秦。自顧形貌衰，今昔成兩人。希古負夙志，千載感悲辛。不虞道阻艱，焉辭身賤貧。時過意不稱，未見肫肫仁。前期幾短長，何以報情親？披衣起中夜，鷄鳴天欲晨。

歐山人

世道多羊腸，人心有瞿塘。十言九不應，但恐戈矛藏。逢君兩不猜，開口意可量。借問平生好，坦然泯畛防。剛毅見顔面，然諾何其方。天寒日向短，野曠風淒涼。臨岐感所適，風素以相將。

題王龍溪洗心亭 二首

美人在何所？處静如臨深。能以銘盤意，還於止水尋。似沉看月影，不染見蓮心。但解從吾好，何憂俗慮侵。

每聞心似水，亦復病憧憧。如何一勺水，❶解使萬緣空？窮源寧有處，去穢豈能工？君脱安排障，狂言或可同。

與荆川夜話直透心源千載一遇達旦不寢

一言天所契，千載似俱非。何事聲相應，而能心不違。道從疑後得，機向識中微。大笑重嘲問，狂生或可幾。

贈客

至人秉元化，手握陰陽樞。坎離既互位，戊己相迭居。夫君豈神授，欲竊司命符。冥思絶要眇，視聽忘支吾。處世七十載，顔色澤不枯。我嘗登仙臺，珊珊瓊珮

❶「水」，蘇本作「少」，當從之。

琚。王喬乘鳧舄，洪崖飡鱗脯。邀入無窮門，洞見日月塗。千古只瞬息，三元本虛無。機緘未可泄，且待業緣除。

南遊赤子永豐賊自稱也圍城四日投書聶太保公訴言財盡民貧救死不贍不得已而至此且乞濟施辭頗恭遜余讀感焉作長謠憐之亦因以風世云

聖世治無爲，魚鼈亦咸若。矧此山谷氓，蚩蚩任耕鑿。秋成足官稅，年深辭縣郭。比鄰壠上連，泉瀑門前落。東籬夜醉歸，西舍日出作。雞豚隨主來，葛苧隨時着。白頭猶赤子，不解争强弱。末代遞變遷，澆風散淳朴。公家競侈靡，大姓工榷剥。徵求無定期，貸息多踰約。鬻子緩鞭笞，質屋易錢鎛。迫脅不自聊，激發恣爲虐。斬杙懸巾幟，奮鉏出澗壑。至性一以戕，沉迷竟難藥。流毒被遐邇，積威震寥廓。軍實損苞苴，武弁踈韜畧。氣奪敢追奔，聲揚助揮霍。郡邑既不支，墟里將焉託？昔日鐘鼎家，煨燼成寂寞。昔日綺羅筵，淋漓沾部落。相戒避窮簷，且念妨私穫。哀多如惡盈，獎廉頗重諾。昨至恩江城，不入瞻雲閣。投書聶太保，自訴令人作。歷叙變所起，辭意殊鬱薄。倘免飢寒憂，肯棄畎畝樂？哀此赤子心，何忍納于惡。摧柯本微蠹，燎原始一灼。厲階誰所爲？村謠代道鐸。

辛酉閏五月二十五日官軍敗績上模吉安指揮王應鵬千户陳策永新千户唐鼎皆死之王素愛士卒且知射變起猶發百矢矢盡兵散始及難

時平人諱兵，文墨制將領。世禄不自

給，疲卒僅存影。一朝疆場侵，❶飛符下臺省。調發有常期，灑泣辭鄉井。軍儲日苦虛，部曲故不整。衝炎抗羣兇，如羊當虎猛。將軍初愈疴，射札未出穎。慈愛喜因仍，節制未合併。偏裨素仰成，機智昧先炳。敵來常擣虛，變起值食頃。枵腹持空拳，馳突何由騁。徧野卧腐屍，貴賤誰能省？獰徒勢愈張，自詫得所逞。以飽待飢羸，如石投深穽。未能殺虐燄，翻增遠諜警。荒村畏聲息，乍聞警縮頸。哀歌擬招魂，出語喉欲哽。

雙鵠歌❷

玉峽石溪宋儒淵妻蕭氏、弟宋儒瀾妻龍氏。淵死，蕭年二十九；瀾死，龍年二十七。雙影相吊，孝養翁姑。家人嘗免寇，蕭寧濡半體，毋衆負以涉，聞鄰嫗鬻子償役，蕭爲代償。龍遇衆室火，亟檢翁姑遺像藏之，不顧私貲。蕭長子大敷爲邑庠生，次子大受以孝友儒行著。邑侯成公子學以事詳於上，旌表雙節。予聞其事，嘉其志節，爲作雙鵠之歌。

矯矯雙雌鵠，來自瑶池陽。素影流皓月，清唳凌穹蒼。❸託身雖異匹，接翼時相將。故雄各零落，中道成淒涼。顧茲羽毛潔，忍同凡鳥翔？朝飲碧漢露，暮餐玉禾糧。育雛積歲月，健翮多文章。翩翩共栖處，皎皎齊輝光。我聞古貞女，雅操稱英皇。栢舟意獨苦，漆室吟何長？邇來西江上，炳節明星霜。地古風尚烈，蘭欬根猶香。紅顔誰家女，結髮伯仲行。鸞鏡倏分

❶「場」，似當作「埸」。
❷篇目原無，據卷首目録補。
❸「唳」，原誤作「淚」，今據四庫本改。

影，鴛幃抱剛腸。立孤計早決，矢死誠自彊。❶ 啣木忘海遠，落葉還樹傍。終能連枝秀，坐見荊花芳。有鄰羨德美，多福昭天常。清風頑俗勵，寡調知音傷。我歌雙鵠篇，令人心慨慷。有生須堅植，浮世多猖狂。結交金蘭契，感恩桃李場。一朝等胡越，反噬如豺狼。執鞭固不耻，按劍寧相忘。所以倜儻士，濯足歸滄浪。寄言少年子，莫惜銀粉粧。韶華豈再至？令名誠可臧！

七言古

玉峽濮侯入覲

玉峽去家僅一舍，人道濮侯真長者。銜炎東帶登我堂，嗒然無語心優暇。市中珠目迷真假，器貴雕鏤賤陶瓦。❷ 吁嗟乎！今世豈無伯樂與王良？鹽車騏驥終騰驤。

送同旅

與君共駕秋江鴻，鴻飛杳杳迷長空。江山過影只幾許，乾坤萬古浮雲同。世網縈人不得去，君還却向蒼梧住。東有羅浮四百峰，歲晚梅華寄何處？

同江

同江二月春初動，春水自上鵝洲來。一雙白鳥掠水去，無數好山當面開。漁樵老去生事薄，笳鼓時聞驛使催。何日昇平棄櫜散？扁舟應傍釣魚臺。

❶「彊」，原誤作「疆」，今據四庫本改。

❷「瓦」下，蘇本有「浮文詭論正可憎科名往往持相亞」二句。

送質夫涂公返沙岡❶

我昔趨庭恣遠步，髫歲相從學章句。布谷春風池館幽，青藜夜月韶華度。雲雨彭城十七年，黃鸝紫燕迷吳天。明光宮裏奏新賦，天祿樓中稱上仙。揭來息駕同江渚，扣門驚對先生語。嗚絃爲作南山歌，短檠猶是當年侶。世人重利輕軻丘，苜蓿糠粃仍拙謀。華裾錦韉誰相問？秋水明霞空對愁。儒生自古少温飽，霄漢泥途俱草草。我亦長思李謫仙，可惜不向廬山老。解囊欲贈還自憐，惟有圖書三百篇。丈夫每覺黃金賤，知己無慚白璧堅。出門把別秋已暮，杜若芙蓉滿江路。倘逢徐榻且開顏，不見雲卿但織屨。

乙未大水作

嘉靖乙未五月望，文江城頭水十丈。河伯驚夸涯涘間，陽侯驕舞盤渦上。虎須噴雨飛腥風，蛟涎吹浪喧高空。三版愁看灌晉邑，四載何由施禹功。夜啼寡婦聞不忍，朝見浮骸目欲瞬。千里烟炊猶忌龍，萬户樓臺疑化蜃。卑者升屋熊鵄蹲，高者緣崖鴉鶻鄰。抱柱應悲待符女，濟川那得操舟人？我家同江十里許，苦恨未入深山處。見說滄桑變古今，勿訝林居在島嶼。收書卷幔不得眠，雨聲蕭蕭風轉顛。在陳厄數逾七日，抱杞深憂積萬千。舍北村翁相向哭：「乙巳年來遭此毒。當年閭里足餘糧，今歲貧窮痛徹骨。男耕女饁催下田，舊債未償新債連。一朝生理化魚鼈，數口户籍虛緡錢。」我聞斯語三歎息，更覩枯顏淚沾臆。監門圖畫總可憐，青州政事難爲力。安得神堯開九天，祥曦高澤流重泉？寬租

❶「公」，陳本作「師」。

年年漢室詔，省刑處處《周官》篇。常聞大澇仍多亢，縱有高田不可望。桂薪珠米命似絲，帛魚銅馬心如恙。

木菴朱師 名英華

木菴先生抱經早，束髮人驚振辭藻。本朝桃李競春姸，豈意菰蒲未秋槁。昔時結客少年場，千言落筆誰能當。雲雨朝昏翻覆手，幾回左肘悲垂楊。同舍諸生多不賤，先生短髮還被面。年豐芋粟不療飢，歲久衣衫忍相見。憶我相從水竹居，朝談文字暮傳書。戴憑不愧登重席，公子真堪虛左車。十五年來一回首，鴻鵠低飛禿鶖後。裏飯誰聞桑户悲？輓歌自酹淵明酒。野陰春曉啼黃鸝，短籬深巷空烏皮。荒丘紛紛雨迷路，寒食家家腸斷時。人生意氣空相擬，物理乖違每如此。不見杜陵萬卷書，無補瘡痍終餓死。男兒背時老即休，富貴如花欺白頭。長安車馬舊豪俠，昨暮屠狗朝封侯。

題雲山圖

我聞名岳如青蓮，白雲滿谷浮於綿。千峰有無不可辨，萬樹冥濛遠若連。錦鳩弄野色暝暝，紫燕翻風江勢勁。落花不掃晝長閒，曳杖欲行苔蘚濘。微聲忽度笙簧鳴，遠勢轉作蛟龍形。危嵓出霧沉翠閣，反照流霞橫赤城。我昔夢入蓬萊島，回首扶桑連絕徼。金馬曾淹方朔生，畫麟不歎馮唐老。黃橙歸來一十年，玉堂零落二三仙。鴻飛冥冥在何所，鶴調促促只相憐。遥倚筵楹當碧岫，坐看蒼素紛玄構。盡道彌漫氣色奇，誰知聚散須臾候。爲雨爲霖未爾擬，翻手覆手令人思。始知清蔭北窗下，絕勝黃樓江上時。

烏夜啼

寒烏啞啞啼夜霜，南鄰北鄰愁夜長。夢中機杼見顏色，覺來血淚沾衾裳。男兒有身自何處，三年不見萱花樹？春草遥瞻西日斜，長江自逐東流去。江流暮草悲復悲，年年陌上送春遲。欲憑青烏問王母，可有瑶池相見時？

十三叔六十

廬陵熪下古所傳，江山開第何翩翩。錦繡樓臺印岡上，金絲遊宴秀川前。阡陌東聯過十萬，軒車北上傾三千。寶制新傳下鳳闕，瑶函高啓飛龍泉。玉蓮新軺載童子，❶青藜天閣儼神仙。連佩多懸明月璧，投筆盡是青雲篇。此日豪華誰可擬？此時文采誰能先？那知滄桑變瞬息，坐見歌舞沉雲烟。建安瓦石空世寶，孟嘗墓隧增人憐。泉塘遺老垂六十，輞川新墅成三遷。手植桃花徧蹊道，門抱松根對暮川。年少花顔雖暫改，世代根株豈偶然。一廛未數楊雄宅，十畝真開仲蔚田。春風野堂來紫燕，春日晴林映華筵。華筵紫燕猶昨日，勝地高人多夙緣。朝朝暮暮雨翻覆，歲歲年年春往還。覆雨豈是不收水？將春自有高飛鳶。當歌對酒莫放慳，極數從來三百年。

穀日行代壽胡永寧

穀日穀日流風烟，疎梅細竹迴初年。彩綃旭日螺峰上，緑波淑氣三江前。螺峰映三江，江水玻瓈光。飛光入蘭房，照見雙鴛鴦。青簾横墅草色淺，錦屏羅户蘇香轉。清絲妙管催夜觴，風裳雲履開朝宴。朝朝

❶「新」，蘇本作「星」。

夜夜飡紫霞，五十商瞿休怨嗟。仙家自種長生藥，人世多開頃刻花。頃刻紅顔旋白首，九秋蘅杜三春柳。不知龍虎騰金銀，但逢桃李飛瓊玖。瓊玖金銀歲幾還？青鸞白鶴媚春山。山中望春春正好，世外風塵閒未閒？

贈曾梅臺參議慶萬壽禮成歸閩省

夫君昔爲南省郎，十年不調空翶翔。是時天子重禮樂，含香日日趨明光。圭璽寶畤布鼇福，萬國冠裳借膏沐。彩毫不遣侍金門，銅符幸得驅華轂。攬轡將酬明主恩，日月冥冥憐戴盆。吴江月色心同苦，燕獄霜飛氣尚冤。直道何辭屈與辱？浮雲坐見翻仍覆。已怨閩人來暮歌，寧從詹尹隨時卜？爾來離宫八月天，遥上南山萬壽篇。待漏猶逢護衣吏，聞樂空懷展采年。龍墀錫宴欲歸去，驛路勞歌感行寓。白露江頭零素波，青楓道上殘紅樹。武夷千峰溪九曲，此後軒車頻問俗。古來名山藏異書，漢廷曾重長生籙。

贈崔宗伯萬壽禮成歸南都

君王萬壽開靈祥，海嶽百辟來明堂。金陵鈞天已熟華胥夢，五夜新傳玉殿香。禮樂尊南省，玉帛遥隨卿月影。拜舞還同北闕班，文章元並三台迥。孝皇昔日求名賢，夜夜宫中露禱天。鼎湖已駕飛龍馭，虎觀多留鳴鳳篇。天球雲瑟吾崔子，降神獨步中州起。名姓空將金馬高，詞章不作青錢擬。余卧江南今幾春？春山伐木遠懷人。一笑長安見顔色，片言金石開精神。人生聚散何草草？傳聞曉發長安道。載酒追尋野外山，登樓却羨雲中鳥。天高日短歸思深，寒飈颯颯悲空林。緑綺美人不成調，碧草王孫愁素心。歸去鳳臺歲已暮，

青青桂樹汀洲路。盡道星槎天上迴，方知機石人間誤。杳杳行塵欲斷腸，垂衣此日開明光。千秋一遇留金鑑，❶九罭何時見繡裳！

追送王内翰歸省

昨朝走馬居庸關，千峰路絶不可攀。腰間寶劍空繡澁，傳聞虜騎横天山。歸來晨謁紫宸殿，歎息同心多隔面。何事君爲南國行，不留今夕張華宴？追送城南暫住車，道上垂楊枝葉疎。春去秋來等抛擲，幾時同上平戎書？而翁論交今十載，含香漢署生風采。芙蓉湖上能早還，白龍山中共誰在？君行令我望滄洲，而翁身閒未白頭。自惜同歌不同調，況復陰雲多杪秋。還鄉駟馬明晝錦，滿堂賓客爲親壽。江左風流莫久淹，河東詞賦時常售。

送陳上思州守

金川少年稱俊儒，閉户讀書形欲癯。白雪高歌國色麗，青天失意泥途俱。平生豈乏萬言策，知己希聞三吐哺。瑶柱哀音調别鶴，紅塵汗血隨鹽車。憶昔相逢孺子湖，湖上深林啼鷓鴣。客窗忍把馮驩鋏，秋風且釣張公鱸。❷别來十年身不孤，傳聞一鳴驚帝都。賈誼無緣白玉署，班生空賦黄金鋪。除書典郡向何所？蜃雨蠻烟朝至晡。但見漢界表銅柱，已携湘怨過蒼梧。蒼梧銅柱開雄圖，風流四海本不殊。世間雲雨多反覆，天上杏桃今有無？一袍尚戀故人德，五品且剖諸侯符。星槎八月下南海，千金駿足鳴交衢。出關班超矢白髮，守

❶「鑑」，原誤作「鑪」，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❷「鱸」，原誤作「驢」，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浦孟嘗還彩珠。盡將來日報天子，不負明時爲丈夫。

贈張方枘教授湖州

五湖之上開名津，白蘋紫蔓迷行人。郡臨七泉疑無地，風入三吴别有春。春風隨物改，人文不相待。禮樂殊百年，詞章悲六代。海陵大儒鳴鄒魯，當年襟佩誰同儔？五經問難陋白虎，萬事經綸如騂牛。滄桑嗟下土，泮藻歌前古。龍馬真符難再逢，科斗陳編竟何補？先生少小行誼尊，吹竽不向諸侯門。栖遲獨抱遺經老，流落空憐壯志存。五十爲郎不得志，萬里君門虚有意。伏生文學漢儒宗，閩國山川考亭地。考亭草樹日已荒，哀歌自度高雲涼。春來但解種桃李，歲久何心肥稻粱？稻粱每妬士，桃李不言恩。青氊淹歲月，皇墳在乾坤。鼓枻苕溪上，深山桂枝長。琴瑟還自更，衣冠安所放？道凋學海遺中原，麟角無光蟲技繁。欲從大雅回三極，早向頹流問一源。

出京道中作

春風柳色長安道，攀折年年傷别早。我别長亭車馬回，道傍楊柳偏枯槁。楊柳何心解媚人，一年一度暗回春？春風亦有遲留客，❶何況交情無故新。

餘抗陳嘉善相從在告及予歸田復來問訊有贈

少年獻策明光宫，天子動色回重瞳。一朝卧病辭金馬，流落荒江泣路窮。異鄉得力勝骨肉，況爾意氣輕馳逐。健翼能隨倦鳥飛，長途獨對孤雲宿。雲鳥分飛年復

❶ 「客」，蘇本作「處」。

年，金臺握手倍淒然。空羨上林春似海，寧知蒿里淚如泉。壯心逸調成偃蹇，十載光容去不返。我向山中學子貞，爾來洞口尋劉阮。劉阮家在桃花津，津上桃花幾度春。落花自解催啼鳥，流水何心問世人。邂逅相逢如夢見，半似不似疑顏面。聞聲始識少年親，道故還憐新世變。殷勤斗酒慰行役，酒酣起舞天地窄。四海知心誰獨深，半生落魄終何適？我昔有懷今始舒，但營一飽不願餘。門前豈欠五柳地，架上空留三代書。歲寒且就匡君住，香爐瀑布迷雲樹。早將金鼎鍊鉛砂，更種青松入烟霧。知爾彈冠近有期，風塵落落會何時？塞鴻倘念來千里，斥鷃應知寄一枝。

石塘叔如洵陽 名肅，舉鄉試，不仕

帝畿車馬如游龍，華裾綺服生春風。叔也閉户南山下，棄置薦達輕王公。鷃冠累月不覆首，睡起北窗日在柳。養志常談尹彦明，直躬恥學微生畝。爾來結廬歸白雲，鳥語猿啼識故羣。九江秋月襟期動，千里寒流枕席聞。憶昔執别長安道，十五年來何草草。共嗟白日不復回，遥指青松誓相保。坐對鴻沙憶舊遊，行臨流水話離愁。男兒潔身如止酒，顧余已在餘酲後。從此開荒待耦耕，莫疑避地還近名。

解劍行贈屏崖叔❶

同江春來烟水多，扁舟欲放聞踏歌。望望美人留不得，聞歌使我心愴惻。一别十年不作難，回首春花換顏色。丈夫立志須及時，人生行樂當何極？棄繻豈受關吏欺，投筆終收明主知。不然便作拂衣去，桂叢且種南山樹。誰能千里懷四愁，坐使一

❶「行」，原脱，今據卷首目録及蘇本補。

日成三秋？臨分解贈雙龍劒，開匣常妨逐奔電。此劒切玉如切泥，珍重提携再相見。

走馬行

長安異馬名花驄，出入九陌隨飛龍。錦韉雕蹬花蒙茸，電瞳霧鬣汗雨紅。雖殊渥洼與大宛，已覺奇氣輝星虹。白露陵園望天壽，帝遣詞臣奉籩豆。鴛序遥分供奉班，駿奔敢在熏燎後。奚官拂拭剪花雲，踠蹄振首先驚羣。紫韁初掣萬人避，白日未暮千山曛。古言追風無乃是，道旁斥堠空延竢。騰迅翻疑坤軸旋，輕盈正與空行似。居庸關外連平原，黄沙白草斷人魂。還將暇日省休沐，更得觀風出塞垣。鼓鼙闐闐隱城闕，清笳道上秋聲發。緩轡新經龍虎臺，揮鞭欲墮關山月。歸來報命承明殿，談經視草不知倦。却嫌文墨誤儒生，不及埋輪静畿甸。白駒棄擲成三載，飯牛牧豕容全改。暫有羸驂許借乘，多方險道藏凶悔。老衰少壯理相尋，感此惻惻含悲辛。豈云神物有離合？爲惜人生易陸沉。

樂聞李君輓歌代外父大卿

荆州名士閲今古，❶誰登龍門步奇武？競道先生抱義高，不將蘿薜牽纓組。少年逸氣凌雲虹，文章伯仲千人雄。一朝投筆謝曲几，萬事衰蓬旋落風。阿兄綰符出川劍，令子傳經富才彦。由來美事不具并，況在吾身復親見。楚雲楚雨翻春早，江水江花動懷抱。男兒四方志未酬，誰人百歲容常好？金陵烟月成冶遊，摇蕩風光春復秋。六朝世代悲王正，百戰山河壯帝丘。登樓騁望多意氣，行吟彈鋏秦淮市。贈處時傳白雪篇，交分盡是青雲士。歸來吹塤

❶「閲」，蘇本作「聞」。

芳樹花，顧影蕭蕭鬢已華。有酒惟尋陶令菊，無心更種邵平瓜。自笑浮生不如醉，休令長醒空多慮。❶玉山未倒君莫催，白日欲墮如相避。平生黃金不在手，肯爲兒孫事奔走。寂寞空山書一篇，❷龐公早解遺身後。自從仙履閉重泉，杳杳桃源今幾年。曳裾大傅王門下，執簡臺臣御座前。恩暉兩世聯榮顯，祥源福祉由培善。多少穹碑長緑苔，至今獨誦高人傳。

岣嶁山房歌

仙人與我緑玉杖，早年意氣青雲上。❸生憎顔色帶風塵，夢中五嶽恣雄放。石屋道者啓瑶篇，歷歷朱陵羅洞天。奇峰細數過七十，下界俯視空三千。岣嶁之山禹碑石，造化元精神鬼畫。不是名山靈異張，寧昭聖代文章跡。攀讀欲駕三湘舟，萬事傷心成阻修。去此山中止七日，胡爾江山垂三秋？❹忽遇夫君談故丘，丰神颯颯凌九州。祝融之裔無乃是，況復玉立聲揚休。當年親見上封事，玉闕青瑣留清議。每嫌金印誤鉛砂，不博朱衣輕薜荔。夫君夫君莫怨嗟，鄴侯曾是仙人家。葯房闌砌接丹壁，牙籤錦軸輝青霞。裊裊雲泉知幾處，叢叢露桂今誰住？望日臺高白鶴遥，瀉洪亭在玄猿去。九嶷迢迢烟霧横，空傳玉帛漫含情。古來浮名不滿瞬，何如絶粒度長生！清謡發處看芝草，道心定後浮雲掃。自有金波共月迴，何憂白髮催人老。即今絳節向金臺，寄語山房鎖碧苔。直待功成謝簪紱，好共山人歸去來。

❶「慮」，蘇本作「累」。
❷「篇」，蘇本作「編」。
❸「上」，原誤作「生」，今據四庫本改。
❹「山」，蘇本作「上」。

題孔雀牡丹圖

洛陽昔日稱名都，奇花錦石天下無。紺園霧煖風初細，碧殿春深日欲晡。芳葩半吐含羞澁，絶色似誇殊代立。沉香亭北倚欄粧，瀟湘江上輕羅濕。名譜誰傳姚與魏，上林誰復當奇貴？的的朱門梟御烟，亭亭瑶砌占王氣。海南羽族來何遥，顧影呼羣争妬驕。翠色偏擎紅綽約，金光欲射碧岧嶢。繁香艷質難爲别，銀箏寶瑟紛成列。解使家人眉黛愁，郇知帝子韶光歇。自從胡騎過天津，零落殘英陌上塵。幽館臺高多茂艸，饑雀啼鵑空向人。伐山輂石入燕去，洛水無情寒日暮。歌舞曾聞化雨雲，鶯花不復當庭户。由來聚散遞相尋，畫史者誰披素襟。❶ 宛轉當筵千萬態，只博傷春一片心。

宿水芝灘上

懸流出峽喧殷雷，孤舟一宿依巖隈。江燈翻覺形影静，夜夢誤疑風雨來。毒龍華石多頑醜，潛向溪頭效奔走。何時鞭龍作雨雲，濯纓且醉湘江酒。

别何虞卿謝維翰

故人有約不得遇，道逢二仲開情素。一笑知爲莫逆人，無言更得相忘處。利器何君正慨慷，謝君比玉温且良。看雲滿座入山雨，對酒清歌落暮湘。我欲東歸挽不住，鄉關杳杳迷烟樹。君家更在鴈峰南，回緘欲寄誰將去？與君相别重相期，共向丹丘覓紫芝。年年春雨待消息，此路人間或未知。

---

❶ 「素襟」，原誤作「襟素」，不協韻，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柳塘歌

野塘春來霽春雨，菁葱處處迷春樹。樹邊老屋三四間，屋外垂楊千萬縷。幽人心事無嫌猜，向午簾櫳手自開。行歌塵市人不識，醉卧高樓日幾迴。興來閒讀先生傳，惠風拂拂吹人面。玉蕋常飄白璒巾，碧波欲墮烏衣燕。與君兄弟歲相親，憐君棣華生不辰。過君柳塘能愴神，惜春不見同心人。年年枯榮容色改，芳枝翠葉仍相待。人世何曾別異才，物情自可疑真宰。顧君爲樂且及時，擊筑長歌連理辭。他年繫馬向深緑，莫壓攀條催酒巵。

白坡草堂

閬苑仙人絶塵跡，愛住山中夜煮石。石間粲粲長琪花，瓊瑶滿地無人惜。自開虚室陟坡陁，嘉陵江水對銀河。雪華不舍袁安卧，月色偏隨庾亮歌。肌苦凝冰色冠玉，明光登記羣真菉。文螭陛下簡飛霜，白鷺洲前筍剖竹。❶繄余鶴氅被綸巾，相逢一笑楊花春。已羨託身久得所，誰能論心共結鄰。天子圭璋思俊賢，舊隱休憐生素烟。暫爲廣厦千間用，記取真珉一寸堅。

蕭體乾談江州陳氏柳堤

昔年車馬遊江州，曲堤深巷多高樓。樓頭捲簾逢暮秋，匡廬翠影沉江流。當時把酒生大息，人世紛紛竟何極。遥指鷄鳴楊柳中，此處移家貧亦得。蕭郎客此二十春，爲道館人身姓陳。大丘先業付諸子，吳椽汗名未到身。躬耕秫田性善酒，酒酣擊缶爲親壽。每愛溪烟着柳多，故當春暮留賓久。我聞此語動夙心，相煩此去爲傳音。

❶「筍」，蘇本作「符」。

他年倘入天池路，欲向堤邊惜柳陰。

四嗟詩別弟也邃夫如南雍其兄送之江上不能獨歸而作四首

我所嗟者天日遠，孤兒蚤歲違爺面。衾單食少容色變，惡裳不留慈母線。雖有阿兄力未健，左提右挈愁紛轉。人生薄命復誰見？念之悲辛淚如霰！

我所嗟者夜雨寒，鶺鴒飛飛毛羽單。譬彼荆樹枝不完，天各一方氣骨珊。顧子遠離增悲酸，歲歲相看明月團。倘其慰我加盤飧，無使長歌《行路難》！❶

我所嗟者歲月晚，容華漸落毛髮短。布褐在身不覺煖，欲往馳驅行步緩。始憐青陽不再返，白日森森空悲惋。莫言少壯常似今，來日大難勝黄金。

我所嗟者川途迴，放舟欲往不可泳。江頭尺鯉春欲奮，❷江潮尚隔潯陽郡。寒温道遠誰相問，棠棣有華難獨詠。願言明歲早來歸，飛鴻目送心悲憤。

爲德光壽阿舅楊新塘

山家濁醪不踰斗，兒童争起爲賓壽。姪也走前欲致辭，問之阿舅開筵久。此月二日五十期，視昔薛君命更奇。辟惡仙家早成藥，長命人家競續絲。❸門前山色半無有，盈盈新塘纔數畝。對飲荷枝自帶香，笑愛榴花堪侑酒。知爾渭陽動所思，爲爾停杯書此詞。半生已得林泉樂，勸客休令歌舞遲。

❶「長」，蘇本作「我」。
❷「頭尺」，蘇本作「中之」。
❸「家」，蘇本作「間」。

贈歐兩川年兄移令丹稜

憶昔秋風擢桂枝，君當壯年我少時。二十餘載分翠袂，百年萬事悲素絲。君持直道閩水曲，閩水無聲向人綠。製錦寧知萋萋成，還珠翻坐泥途辱。天子能明萬里情，賢侯復遺三巴行。行經峽樹猿驚夜，泊向岷江雪照城。已知塞馬未終失，更憐涸鮒難相卹。即今科責百費興，里中流析誰能詰？願君早爲醫瘡痍，成都之西多遠夷。我已卜築山中奇，石蓮裊裊含春姿。他年問政如相見，莫誚山人與世遺。

題雪梅軒

少年見雪不畏寒，雪片如花意始歡。更欲踏雪尋花影，往往瓊瑶入暮看。絶色微香暗相引，春風未至令人哂。幾向深巖住不還，翻憐晚歲情無盡。羅浮自惜多仙才，藐射之神非俗胎。何年謫向人間去，獨愛當年碧玉臺。開軒寂寂對溪水，幾樹亭亭澹烟起。月下横斜想素裳，雪中綽約當烏几。老我牛衣不出門，空勞折簡來翩翩。待得扁舟王子夜，與君花下試傾尊。

即事二首

今年三月日食既，愁雲黯黯風摧地。稚子慳呼新月生，行旅狂奔暮雨至。父老招予且指示，天狗兇猘恣吞噬。寒精閃閃不受降，欲滅未滅兩爭勢。祖跣墮冠仰天視，殘星三四如相避。便欲伐鼓集村市，繳弓注矢快殲殪。天宇沉沉高莫攀，反袂無聲掩雙涕。

初夏廿二江頭路，路傍野客行相語。傳聞前月十七事可駭，赤日迴光光未具。半空無雲天鼓鳴，垣中一星忽飛去。化爲

白石沉東海，海水乾枯北風怒。羣龍起立鯨魚死，掩耳不忍聞他句。古云變故不虛生，草茅下士那得與。❶ 皇天至仁豈不慮？五緯錯迕令人懼。

題東湖代雙江公作

東湖水與銀漢通，扶桑倒影馮夷宮。朝看浴日天門上，暮取明珠月窟中。天人住此抱奇氣，胞藏雲夢兼涇渭。一自龍飛入紫微，客星遂極人間貴。釣竿擬去倚蓬壺，水檻日日空飛鳧。天子呼來侍玉輦，行人遥指避金吾。九關虎豹嚴呵衛，半夜貂裘不遑寐。誤臨太液夢滄浪，髣髴漁歌聞鼓枻。寄語草堂湖上山，許身此日未應閒。持盈早畢澄清志，不羨當年衣錦還。

寄牟禾山公

石蓮洞畔自結屋，夜聽林莽朝牧犢。五年不見武昌人，千里傷心楚洲緑。武昌城頭車蓋多，使君門前雀可羅。晏起加餐身健否？無翼當如會面何！

秋暑夜坐

常年七月秋風發，今年過閏猶炎熱。天外飛鳥渴自歸，階前碧樹陰初歇。簾籠向晚月生光，步月林間倦思忘。蛩吟古砌聲如訴，露下高枝濕不妨。月光露氣催涼吹，轉憶山中閒洞房。

竹園愛筠翁七十

我發石蓮鑿天巧，恨少篔簹看一飽。曾乞名園竹數枝，陡覺寒聲夢爭攪。當時傳竹未傳法，至今清影來稍稍。愛筠老翁法最奇，種竹擇根不擇枝。忘魚久縮釣竿

❶「得」，蘇本作「能」。

手，採蕨常違燒笋時。夕雷忽報春工起，龍跛犢角互撐抵。閒庭夜起月娟娟，密户朝開風箍箍。年纔七十竹滿山，吠犬篝燈山竹間。虛心相對還相似，更覺柴門幽且閑。郎君搦管識奇字，仲氏吹篪多好顏。青青葉色深杯見，自笑皮冠身未賤。桃李穠華欺歲寒，何處物情無改變。兩年石蓮秋草深，未見翁面知翁心。吾家名士多汗簡，況有琳琅湘水吟。常疑葛陂化龍事，奇物與人兩不異。

望匡廬

去年逃暑尋瀑布，嵓崖帶雨迷歸路。暫向禪房解客衣，石壇猶記莓苔處。扁舟此日下潯陽，天際孤帆一鴈翔。却望千峰烟雲裡，白雲明滅閒青蒼。

王臺洲六十

鄉里名家傳不偶，五塘之王舊希有。金馬門前幾賜恩，青驄道上争回首。持衡東魯豸衣鮮，競道提刑屬少年。故鄉歸來開里第，綺窗處處臨清泉。賢孫屋傍白雲曲，曾是當筵梧與竹。傳來滿口伏生書，分與鄰人原憲粟。槐堂往日曾留記，蘭亭何處無高士！暮春三月麥壟黄，酌酒邀賓不作意。六十頭顱髮未華，幾經世事如摶沙。静對長林落松子，閒看流水出桃花。駐顔更得山中藥，聞歌爲和南飛鶴。世代衣冠往復來，君有諸郎富文學。

避水吟

玄冥太陰恣出入，燭龍走匿羲和泣。豈無蝃蝀與招摇，束縛盡被豐隆役。病夫朝來睡正牢，只厭簷溜聲嘈嘈。不知陽侯

潛入户，一夜階戺生烟濤。長須袒跣呼避水，敗屋頽垣聲滿耳。漂杵浮罌不解收，獨上高樓抱經史。三老船頭恣笑謔，❶堂上上船堂下泊。晶熒浩淼鏡光寒，洞庭彭蠡風初落。海門潮滿静不流，浸淫駕陸遠沉丘。四野浮雲接天際，千峰盡没垂雲頭。書樹蝮蛇留不懼，夜窗螻蟈鳴如訴。虚檻真同脣氣浮，曲房常恐鮫人住。豈須歲月更滄桑？昨日我闉今八荒。連年版築成底事？自古巖穴堪深藏。一身利害不足計，變故頻仍自何至？❷深林僻野愁且多，傍澤臨淵可奈何！扣弦極目悲復歌，世無禹稷將如何！

寄殷虚白

我遇鑾江髭未生，君年長我纔二齡。春風桃李各明媚，繁華那解傷凋零。一回相見色漸槁，我今已是秋蓬草。縱有餘閒作遠書，臨緘懷抱嗟潦倒。憶君曾爲博士員，執經幾向文宫前。忽然不樂事佔畢，解却青山多醉眠。人生豈直求温飽，古人意氣凌穹昊。富貴由來帶險巇，江山何處無文藻？計年君已五十强，我卧田園十九霜。江南江北人千里，鴈去鴈來天一方。今年忽睹阿兄面，對飲思君君不見。臨行漫寫思君辭，何日握手如平時。迢迢江水去不住，早晚音書雙鯉知。

督撫北川陸公螺川捷音歌代贈

炎瘴四塞嶺海翻，毒塵漲天天欲昏。紅巾秋下玉笥峽，白羽夜過章江門。明聖重瞳見萬里，環視南方孰可使。左轄陸公衆所推，節鉞登臺承特旨。朝來拜表夕啓

❶「船」，蘇本作「舡」，下同。

❷「故」，原誤作「古」，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行，道聞小醜仍縱橫。駐師螺渚不旬日，笑談兩捷驚飛聲。擒生獲首踰四百，壯士韔門受金帛。旌旗遥指連壘空，狐鼠宵奔闃無跡。啣枚金鼓晝不聞，玉立行營鋭且文。聚米當筵問山谷，借箸輟食開風雲。煩敲遠謝霜威勁，欝孤勢壓千峰静。虎頭城下卧熊貔，羊角水南絶梟獍。憶昔正德逢末年，金銕作難先自虔。屠村赭邑官吏遁，老師曠日虚緡錢。陽明夫子分節制，畧去儀文收智計。闢梁制禁用漸舒，❶蒭蕘可從行不泥。參伍得情幽昧通，出没要害指掌中。先發後聞得密請，陰操陽縱齊神功。鄉道曾藉龍川猛，軍書不出廬陵境。討招新民感再生，❷至今俎豆垂三省。事鈞勢格難並論，良工苦心能幾人？兵家勝負形無定，善賞罰者稱名臣。治亂相尋每反覆，轉瞬光陰四十六。天如有意生陸公，繼登名位同鄉曲。當時公私倉廪豐，綱紀如初無異同。只今偏野盡荒穢，嬰城飽食誰哀恫？孱丁惰卒不素練，土目狼兵資利便。犬戎回鶻古有懲，得失不償貽後患。君子用權貴弭變，丈夫乘時才乃見。病愧無能從荷殳，濡毫擬作《平南傳》。

王右使君歌

恩江賊壘城相連，文江柝聲夜不喧。忽傳道上官軍至，仗鉞者誰王使君。❸太平生長不知兵，朽刀折戟來分營。購金朝懸勇士出，頃刻呼吸風雲生。帳前卒伍盡精健，囊中糗糒仍餘羨。親持巵酒勞軍頭，密授鈐韜背人面。令嚴罰重命自輕，算多計得卧無驚。間諜出門賊已破，笑談憑几人爭賀。更説劉生逐北雄，不遺孫恩向南過。

❶「制」，蘇本作「漸」。
❷「討」，蘇本作「老」。
❸「使君」，蘇本作「右使」。

誰道書生非武侯，豈須投筆玉關秋。寄語悠悠文墨吏，時危禄厚可無憂。

巡撫栢泉胡公捷歌

昔我賜玦還山初，君在鴈門遥上書。書中借問言如何，❶欲令近塞無窮廬。是時朝廷北擊胡，聞此按劍無匈奴。進之美秩兼兵符，君亦拜命思捐軀。不知貝錦自何至，白日難照西南隅。晝熊空擬據要害，蕉鹿入夢成虚無。歸來一十有八載，文陋遷固書程朱。史中不數百將傳，壁上常挂三山圖。九重一日思頗牧，召自巖穴還名都。隴右江東聲籍甚，虔南郡邑多荷殳。勑使喧傳來夜半，立待中丞授廟謨。鉞節未臨彭蠡湖，臨川羽書紛載途。舍舟躍馬麾壯士，醜類坐見來羣俘。分營左右布兩翼，接境守望如連株。轅門塹駐盱江上，石畫已窮潮海區。朝出千金遠行間，暮遣諸蛟防潛逋。投醪人人思感憤，唱籌日日勤賚輸。計定不煩兵血刃，功成獨讓人前驅。譬彼大獵張四綱，豈必獲者稱雄夫？由來屈敵貴不戰，智勇無形善莫踰。大人事業非錙銖，臨戎緩帶名真儒。三錫寵恩疑有待，五溪歌詠今何殊！知君慷慨百不拘，青冥要妙天爲徒。會振千古洗繁蕪，四海不復勞彎弧。天子垂拱倚公孤，勒名周雅方虎俱。時平競上中興頌，蓮洞樵夫病或蘇。

武功行壽羅克齋❷

君不見，武功山色安成西，鴻蒙開鑿雲爲梯。拔地青峰入烟靄，蟠空紫澗垂虹霓。西映咸池東若木，赤龍夜半啣熒燭。樹底纔分鴻鵠飛，峽中常有蛟龍宿。金壇玉砌

❶「如何」，蘇本作「何如」，依韻當從之。

❷「武功行壽羅克齋」，蘇本、陳本題作「武功行壽羅克齋憲副九十」。

多瓊花，綵雲儘是仙人家。仙花歲歲連成綺，靈氣朝朝結作霞。霞綺雲機五色章，仙人紺髮乘神羊。手搴芙蓉製巾舄，長庚射地初呈祥。鳳笙鸞舞朝玉皇，玉皇親賜天孫裳。繡斧遥分六丁使，霜毫上動三台光。爾時蜃窟消樓閣，爾時星漢藏烏鵲。懸水三千砥柱高，大荒九萬飛鵬落。羽蓋飈車洞府開，玉衡寶鑑當秋臺。風清溟海波常静，雨過滇池瘴不來。絳節丹霄忽歸去，金芝碧草紛容與。暮雀時窺羅畢門，春庭自共花鶯語。暮雀春鶯歲幾遷，松苓石髓争相鮮。御風不起飄飄思，酌水無殊隱約年。青瞳夜識金經字，玉爪朝繙寶籙記。寶籙多傳北斗文，金經總授中皇秘。中皇北斗度玄踪，九十韶光頃刻中。頃刻春來又春去，九十春容勝舊容。揭來青鳥瑶池過，寄取仙桃如斗大。蘭堂曙啓瑞霧連，桂醑波生香露和。桂醑蘭堂夕復朝，雲冠星珮遠相招。共言市上長房客，便是山中王子喬。意氣繁華吾未齒，標格逍遥常自擬。那知世路接桃源，空恨風濤隔蓬水。早憑山鶴報山靈，長留山月照山城。願持一片丹青色，爲表千年高潔情。

筆山歌壽傅翁

仙人駕赤鳳，飄飄下文昌。天梁南斗落，楚域遥相當。奇峰突岫選金穴，絶壑峭壁藏丹房。青藜夜照瑶函疏，綵毫晝寫黄庭註。珥管揮成白玉標，飛花散作青蓮霧。憶昔緑杖謫雲路，分符綰墨當奇數。夢寐猶含五色光，經綸未染千章素。潁川車馬辭風塵，甪里衣冠化蘅杜。留雲駐日調清平，青案文綃霞錦横。春妍縹緲描難盡，曉勢岧嶤削不成。爾時瑞鷺騰揮霍，章臺雲夢秋光薄。作賦寧夸池草工，論書不讓籠鵝客。虯掀豹炳千古雄，湘縑楚練一時空。

孤峰陣掃萬人敵，寒芒夜射三台宮。直指豺虎避，獨判山岳輕。皂囊柱下風輪疾，白簡螭頭雷斧鳴。千里聞霜威，霜威如卓潁。天閶倚玉衡，大微露光景。南望仙人廬，雙鳥傳金書。書中五千字，字字華玫琚。云是上真訣，亦名東皇歌。不羨黃鵠舉，不憂白駒過。壽算永無極，綿綿若江河。始知發神秘，終然蘊天和。洪厓一去今幾何，廣成千載那足多？願從雲外觀圖史，不向人間罥畢羅。

雪屏歌贈趙考功

點蒼之山千歲雪，化作白石成巖穴。返照疑從瑶島來，剛風不度銀花折。青天垂素虹，隱隱十九峰。散入西洱海，倒映玉芙蓉。當年曾此洗兵甲，餘波無復藏蛟龍。山上多香草，白石無人掃。有客抱孤懷，結廬向幽島。夜扣玉真玄，朝詠陽春篇。冰蠶作紈綺，霜羽凌雲烟。吁嗟乎！六鰲之足不可斷，洱海蕭蕭流水緩。何時長揖金馬門，共君且學嵇中散！

讀漢史

君不見，漢廷昔日東門尉，閉關夜半驚輿衛。天子前驅不敢呵，將軍嚴令誰知畏。男兒立勳在及時，致身豈必拘名位！五侯七貴生雄風，朝朝遊獵陵園空。雲隨七寶香車客，塵滿千金玉色驄。道遇公卿不低首，殺人都市俱白手。豈無司隸與金吾，盡在門前備奔走。嗚呼貴賤安足憑，直躬自古爲希有。

劉五齋六十代子壻曾于野

我聞南雄太守持風節，冰雪爲腸鐵爲骨。作郡三年不挈家，食粗衣敝心思竭。黃門怙勢如虎狼，脣吻膏脂孰敢發？直言

訶詆長揖趨，穹昊争高氣硉兀。驛書夜半動天子，九關風雷愁鬱勃。血誠上訴皇怒平，滿朝顔色俱生活。美業當年已特書，流光繼世尤難没。即今曾孫才大夫，八閩佐郡當雄都。綰魚分駕步高武，羣寮側目聲名孤。繡衣使者懷丹符，奔走郡國同胥徒。由來騏驥善馳驟，豈有松桂甘摧枯。政議牴忤早自劾，簪紱瑣瑣胡爲乎？歸來閉門誦書史，五齋之中何有無。日暮凴几吟不絶，客來對酒聊相娱。青原山寺十日雨，學士彬彬亞鄒魯。接席高談幸不遺，家學淵源因竊睹。年華六十好鬢容，後來日月那能數？婚宦去心百不關，兒女成行一莫苦。近時儒學路徑開，至近可求隨所取。威武不挫窮不憂，昔者南雄此其户。極深致遠旁無疆，千載悠悠幾更主。六賢之後天所與，❶厚禄高官竟何補，君乎晚歲誰曹伍？

書文待詔所畫百鴉圖歌

文君寫此百鴉果何意？把玩令人不忍置。憶君曾作金門遊，待直晨趨五鳳樓。爾時銀床聲半滑，爾時銅箭聲初歇。驚羣忽逐禁鍾來，弄影遥隨宫霧没。光借祥烏一筵佇，勢凌鳷鵲從來去。仙橋有路自飛騰，韶樂無聲亦蹌舉。託身既得所，引類還有時。大液分飲九龍水，上林更宿萬年枝。中郎彈射不敢向，内庖烹割多所遺。時人每取占王氣，競謂禽鳥先得知。只今歸來甘寂寞，獨卧南窗對山郭。窗前古樹大十圍，不見羣鴉見饑雀。

松峰歌

我行兮衡山，攀明月兮松間。松之陰

❶「六」，蘇本作「大」，可從。

兮多流泉，仰連蜷兮俯潺湲。思夫君兮峰之上，鬱盤盤兮青玉嶂。仙不還兮鶴歸來，栖偃蓋兮啄石苔。煉翠蔦兮采紫苓，羌服食兮延長生。悦千歲兮命無傾，遺濁穢兮瑩元精。待余兮湘浦，雲霏兮颸征。❶

自夏幽趣文竹席中聞東廓公詩用韻留別　周慎菴

文竹走馬自天明，主人倒屣争相迎。廣堂重席出俎豆，未交一面先含情。傳來古調何大清，誰能爲此天籟鳴？東廓丈人留希聲。我亦舞雩詠歸士，感此欲作相思行。人生役役苦何事？昨日金石今蓬萍。君知惜時勝惜名，名利可還君莫攖。

吊三義士戰場

腥風暗塵何大狂。攙搶枉矢紛寒芒。紅巾白馬隨蘄王。颭旗弢鼓來越疆。屠村赭屋虐焰張。貪噬不殊豺與狼。建牙推轂鎮一方。棄城首鼠誰能當。布衣許國大義倡。虎符未下先戎行。竪髮奮髯心鬱昂。木弓棘矢生馬韁。一呼百夫氣倍揚。直欲滅寇清湖湘。兵家勝負故不常。縱死生氣終堂堂。曾不愧殺材官郎。平原無人衰草黄。烏飛不下星露涼。至今青燐生夜光。

采石吊李白

我遊匡廬峰，瀑布下白龍。香爐烟乍起，明滅錦屏容。扁舟欲發金爐月，雲松遥夢雙金闕。飄泊宫袍稱謫仙，腰間解我珊瑚玦。曉來推枕對春風，春陽初入馮夷宫。鵁鶄翠翼晴沙暖，楊柳青絲曲巷通。問言此地名何渚，采石磯頭采芳處。記得當年留醉眠，歌聲不逐江流去。啼鶯幾度怨遊

❶「霏」，蘇本作「舉」，陳本作「輿」，四庫本作「路」。

人，迷汀豈解知前主。長安鼙鼓接新聲，潯陽樓船向禁城。❶夜郎早晚無消息，天子春秋多變更。文章落筆生江海，意氣浮雲輕百代。沉香亭曲百花妍，黄鶴樓人亦何在？空聞美酒出蘭陵，十千五千不動情。當罏燕姬鳴秦筝，恨不椎碎力士鐺。江烟江草已無疑，江日薰人人自醉。丈夫達生死即休，浮名何物令心愁。白鷺洲，采石水，漢陽鸚鵡喚不起。奚獨才高易搆讒，寧須命薄憐傾否。我欲騎鯨鯨已飛，望而不極令心違。興至亦向蓬萊歸，安得塵世久依依！

傅山人倭劍歌

倭奴器物巧絶劍最奇，大都千年鐵精始爲之。沉埋陰井忘歲月，選練吉日分雄雌。人血爲塗見者悸，禁以神咒傳相秘。腥氣非關龍甲文，光怪自逐夷形異。不獨國中争價高，往往犯險來夸示。飛渡鯨波幾萬重，包截鮫皮一尺二。金環紐束成宛轉，青組交織横纆繫。畫屏文篚貢上方，此物自詭從藏置。丁戊山人獨見知，貨之不惜傾囊貲。當年攜持遊武夷，山鬼莫敢窺茅茨。謂我骨相非凡姿，什襲緘封爲贈遺。開匣拂拭驚陸離，左揮右霍寒風悲。即今朔方上谷多鼙鼓，爾獨奚爲與我隨？噫吁嚱！少年意氣不在兹，會須自斷貪嗔癡。

張石洲赴武昌通判

我欲訪終南，漢江不可渡。忽聞别乘行，云去武昌路。武昌城郭江漢濱，旌旗裊裊秋復春。黄鶴樓前幾吹笛，赤烏年後一沾巾。白蘋紅蓼洲仍緑，粉堞悲笳夜相促。星月猶多繞樹烏，封疆曾是中原鹿。幸生

❶「船」，蘇本作「舡」。

明世居上游，碌碌那肯奔走休。❶只今威權半刺史，況復才力驚諸侯。憶在金螺獲神劍，二十餘年經列焰。臨岐拂拭白日迴，志士平生從此見。老我深山奈別何，楚人何處起謳歌？他時過棹應相問，傍宿漁家明月多。

臨泉歌代弟姪壽劉翁八十

仙人誤遺白鹿角，化作南山萬丈壑。壑底紅泉靜不流，露華石髓無人收。山翁結屋向幽僻，有泉不肯夜煮石。得秫釀酒如丹赤，獨醉樓頭卧白日。至今八十顔色好，却笑風塵人易老。何時苦熱來升堂，冰漿一歃回容光。

放歌寄殷春莊

門外桃花花滿蹊，行人別我放春溪。問訊舟行指何處，鑾江楊柳春將迷。我有故人住近市，市人但解呼殷四。年紀如今五十强，顔色如前能得似。尺書三秋無一通，懷抱安能遽棄置。早晚停舟江水前，不惜扣門投我箋。爲言我年四十六，鬚鬢非復當時緑。君家舊有飛仙健步之奇方，服之解使壽命長。何不寄取一粒深山裏，相期晚歲觀無始。我煉金丹今未成，欲登五嶽窺蓬瀛。同心人遠難獨行，念之三歎空含情。與汝相見在何歲，鴻鴈飛飛楚雲外。斗酒爲歡且放歌，莫令萬事生憔悴。

君家父子俱抱奇，能以片藥起人於沉危。一家八口死復活，憶在庚寅夏五時。金帛相酬不一顧，但乞庭中留尺素。從兹一別二十年，怨鶴哀猿忍相訴。柴門寂寂春晝長，有客持書來遠方。楊子江頭四壩

❶「走」，蘇本作「趨」。

柳，還似當年望故鄉。故鄉家在半零落，空留皮骨親耕作。食粟年多無餒容，深愧故人情不薄。秋風嫋嫋飛蓬短，昔何壯盛今衰晚。左輔動摇連右車，對案安能强餐飯？癡兒九歲始學書，每食問我心何如。顧之一笑不能答，時過方悲生計疎。人生百歲無常好，萬事損除苦不早。感君活我逆旅間，寸心一一爲君道。此日行休還即休，得亦不喜失不憂。千里迢迢遲會面，報君無力發長謳。

鹿門行

鹿門山深多草木，徑狹溪高隱川谷。烟火巖前四五家，名姓不分顏面熱。歲月寧知避秦亂，衣裳聊自隨鄉俗。痴子頑孫無誦讀，問字猶疑七與六。田鼓春來歌互催，繰車月下聲相逐。擇新揀白了租税，禾滿倉箱帛滿軸。蠶犬無憂嫁女資，飲泉亦鮮留賓宿。未聞明府是阿誰，那慮長安有翻覆。壠上偶逢車騎來，龐公從此傳高躅。

鄧東園七十 安溪

鄧君少壯常相見，老鶴爲形瓜削面。❶今年七十過我廬，顏色無殊在江縣。欲識君家方術奇，請將往事爲君披？憶昔金氣盛燕雲，汴京移蹕臨安軍。❷鳳舸霄奔南浦日，帷宮曉駐章江濱。君家籍屬内供奉，翰林藥局頭銜重。帝子王孫呼大夫，侯門主第争迎送。自從流落向天涯，聚散浮雲那可期。攀號半逐鼎湖馭，備物猶存大内儀。風塵澒洞異朝夕，鑾車綵仗行塵隔。扈從俱如陌上蓬，旅情誰問江南客。土風憐幼似咸陽，從此人間傳秘方。歲久子孫能結

❶「瓜」，原作「爪」，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❷「軍」，原誤作「車」，不協韻，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社，名馳州郡得升堂。紛紛湖馬南仍北，潢水錢塘慘無色。四百年來幾刦灰，舊恩新怨殊鄉國。不見匡山南海頭，颶風一夜失龍舟。羣僚盡作波臣去，百枝空爲精衛遊。❶至今安有如君者，東園開席青山下。薰風南來可奈何，勸君持盃聽我歌。

庚申十一月廿九日自治殮服用備不虞夜夢兩臂皆成蟻穴土蒙其外羣蟻出入穴中不知痛癢覺而有悟

憶從年少即問醫，獨身偏得父母慈。日視顏色察饑飽，口雖不語知心悲。稍長頗畏辱親體，漸向長生求至理。禍變頻來天地傾，喘息僅存皮肉死。人生壽夭那得知，憂疾還如父母時。五十年多兼得子，縱令速朽猶爲遲。古言楊孫但裸葬，荷鍤劉伶太疎放。奢儉常思靖節言，守常自覺人心當。亦知有形終就滅，錦囊玉匣曾何別？壑旁暫免蠅蚋喧，地下還成螻蟻穴。由來螻蟻蠅蚋俱可憐，愛憎予奪胡爲偏？孔孟先名教，拂情背理非其傳。夢中觀化吾非我，醒後去留無不可。只將醒與夢同觀，安知此日非蓋棺！

辛酉中秋次夕竹湖玉亭于健攜酒松原別後月色如晝引興成歌

廣寒宮闕夜不扃，秋庭桂醑傾奇馨。羣仙宴罷雲錦散，嫦娥冉冉來飛軿。水晶簾開期不爽，寶奩冰鑑懸金掌。絕色誰夸玉雪姿，長生但看琪花長。六銖輕袂飄瓊霄，萬斛玄珠隨碧綃。素鸞乍別蓬萊殿，瑤圃寧知王母遥。靈兔當年曾有約，分得杵邊一丸藥。至今毛骨不知寒，幾欲乘風訪寥廓。何緣下謫留人間，恨無霜翰凌千山。

❶「枝」，四庫本作「技」。

路臺獨掛羽衣立，髣髴神宇通天關。天關曠朗四無際，孤高只欲離塵世。緑烟淡淡光欲流，銀河隱約波空逝。餘酲未解狂且歌，聲高不畏天孫訶。珊瑚敲碎鐵如意，未報金鷄奈樂何！

問月篇

浮雲四掃天宇清，蒼芒海底銀蟾生。是誰與日去其足，翻解萬里中天行。目光烱烱忽墮地，夜深窺户來軒楹。憐我孤孑伴似影，❶行止起坐俱同情。欲憑此影向天問，汝蟾何物能縱横？頭尾藏縮止餘腹，中孕大地山河精。金銀宮闕安附麗，桂非土植難爲榮。嫦娥云是后羿配，有窮未還國幾更。常聞靈藥頃刻就，豈待千秋兔杵方能成？不然將與世人起沉痼，胡不分我瓊瑤英？汝身亦有圓和缺，❷晦昧那得常光明。缺處曾非石可補，圓時真比珠之瑩。歲移月改已非舊，腹中諸有誰胎萌。俟命不得魂夢驚，天風環珮如傳聞。❸仙童兩兩來相迎，敕至天上白玉京。訶斥汝輩誠不慧，下土妄意横譏評。此意莫遺聞上帝，却恐《詩》《書》從此令人輕。生從盤古自虧盈，壽十二萬五千八百無危傾。運隨大化寧有跡？人間物色皆虛名。再拜莫敢復仰視，歸來零露沾冠纓。始知聞見盡無實，獨抱靈光還太清。

遺世

我欲遺世依聖賢，左右曾史前軻淵。聞韶問禮入周廟，洙泗弟子來三千。授我几杖從賓筵，河圖洛範陳韋編，傳億萬載無迷愆。

❶「似」，蘇本作「以」。
❷「和」，蘇本作「與」。
❸「聞」，蘇本作「聲」，依韻當從之。

闇齋兄六十

去年曾作漢中遊，長江春雨催行舟。已拚妻子不復顧，病絶中道成淹留。西望飛雲憶親舍，夕陽幾度生驚詫。聞兄今歲六十期，杯酒無從共情話。同江別兄已十年，容鬢何如未別前。我少於兄剛七歲，毛髮種種心空憐。兄有諸孫且五子，二郎更解傳經史。孟光幽德古所稱，旅舍婚姻多戚里。在昔薇垣贊畫時，群公交贈鳳池詩。黄授飄飖桂林去，紫騮飛鞅聞驕嘶。一朝拂意盡棄擲，楚水秦山謝行役。家世由來清白風，笑談況對南山石。人生別離未足牽，加飯不妨多晏眠。與兄相見十載後，重歌棠棣春花篇。

贈亡弟内舅

玉郎一別成幾載，重見容華今尚在。贈我邕州好劍刀，銅鉼圓滑流金采。坐中細語獞猺情，五嶺何年始罷兵。束裝又向西南去，不避前途戈甲聲。持盃爲囑歸期早，故鄉門巷閑秋草。却對荆花聽鵲鴒，相看淚下那能道。酌君銅鉼醉且歌，吾欲遠遊愁更多。萬事紛紛不稱意，劍刀雖快當如何？

題真隱圖

南嶽諸峰青復青，上當朱鳥下洞庭。其中神物不自秘，往往變現生明靈。丹凌洞天逢雪霽，土石大半丹鉛細。見松輒欲獻奇形，食芋還經墮寒涕。欲歸未歸意獨遲，相思相見歎違時。不知罴熊自有後，已跨軫翼窺天倪。惜哉此行不我遇，移家舊在金川住。想像朝元往復還，常騎白鹿遊何處？傳聞此度謫人間，鄴侯萬卷勞披删。含香漢署仙班貴，作牧華亭吏事閑。

風流故跡留江左，拂袖歸來吾喪我。一笑繁華夢早春，多情簫鼓催燈火。遥憐此夕幾懷人，試念交游誰獨親。紫虚醉客久不至，正恐芝草迷風塵。我得節竹色如銕，入手不畏千崖雪。倘向瀟湘再放船，相邀一問長生訣。

九仙臺觀雲歌

咄咄眼底成怪事，階前咫尺臨無地。倚杼曾聞清濁分，何緣却在洪荒世。有無來去只頃刻，造物無乃同兒戲。饋鎦初開釜甑間，塼罏乍爇沉檀劑。席席鮫綃静四乘，❶千羣組練騰奔騎。因思昔日九仙避世栖山中，功成乘詔來飛龍。擔有丹砂留石室，光景變現人難窮。興來欲跨滄溟東，安知此即蓬萊宫。開門一望遠海勢，漫漫渀渀迷長空。九仙去不歸，飛龍在何所？却恐水石多馮凌，精魅年來潛洞府。白衣蒼狗逞不已，盜竊元氣恣吞吐。三十六峰失顔色，白日走逐誰何睹？將訟風伯逢怒號，更畏聲高觸天鼓。寒威慘慘入夜深，氤氳踵息澄塵心。朝來却聽樵夫道，昨日峰頭生片陰。

鄧壽亭

未識病根先説藥，閑言苦被儒家縛。求丹城市静安禪，參差門户成交惡。伊予覷得籓籬破，總是迷人守糟粕。壽亭何因發勇猛，下手便令鬚髮落。六年遊走不還鄉，背眼盧都耳卓朔。牛鼻牽來露地中，自食自行無處着。邇來混俗披冠巾，尚憶師恩禮東廓。勸君去去且莫留，爲試塵中苦與樂。嗟我與君何處來，去尋來處爲行脚。譬之木偶有機線，虚空好掛羚羊角。此語

❶「席席」，四庫本作「席卷」。

一出必見訶，逢人慎莫輕投泊。

夢中投筆贈道士

談道人多知道少，閑來謾向閑人道。見説人生百歲期，何事紛紛頭白早？ 汞易走兮至難倒，倒得汞時成至寶。 紛紛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艸。

貍 奴 行

山人敝廬不餘粟，樓有古書數千軸。寶之不啻西崑玉，紫縹青緗互裝束。 六月六日庭中暴，常恐蟬蠹生腰腹。 何知𪖈鼠能穿櫝，竄身文字恣顛覆。 神圖聖牒蒙汙瀆，恨不移檄磔其肉。 三歲貍奴手所蓄，食至相呼蒙顧育。❶ 邇者朝出暮不復，乳雌雛雀潛遭毒。 聱聱白晝聲來酷，静卧檐頭爪牙縮。 彼誠何幸汝何辱？ 欲訴神明正威福。 嗚呼！ 人世愛憎多隱伏，不敢高歌防忌觸。

送 客

東海冥冥曾幾枯，金銀宮闕迷蓬壺。山中白石亦何爛，雲外青鸞不受呼。 手持素文未忍秘，往往龍精逐人至。 密授玄根破後天，指點瑶花紛滿地。❷ 忽報有客東海來，一日不見心情哀。❸ 登堂燃燭便握手，詫愕調笑生風雷。 紫電雙瞳衣被土，心畏睡魔如畏虎。 手煉丹砂似鬱藍，短劍時時提自舞。 袖中攜得五嶽文，山海幽怪窮三墳。 興來大言駭四座，坤輿顛倒愁劑分。❹ 焚香結約不相負，此別誰能知近久。 雨聲

❶「蒙」，蘇本作「勤」。
❷「瑶花紛」，蘇本作「靈根花」。
❸「一」，蘇本作「十」。
❹「輿」，蘇本作「維」。

蕭蕭江無魚，❶酌君不飲君何如？擬作五溪旋凱賦，且待將軍投報章。

李將軍歌

五溪西南山刺天，千盤萬箐幽且堅。嵐腥水毒不可渡，昏昏白晝沉烏鳶。帝竄三苗曾此地，或云槃瓠居仍傳。魑魅過從喜得侶，山川感召生何偏。窄衫鬌髻號鬼國，腰鎌挾弩親農田。邇來跳梁犯楚塞，下令用兵垂十年。武陵屢奏南征曲，畢口頻移上將權。已聞調發牽兩省，況復節制同三邊。未見瀘水走孟獲，空留銅柱鐫文淵。生來將軍胄出西平王，忠武世業何煌煌。生來相貌似熊虎，口談韜畧虬髯張。往時提軍入鎮筸，叱咤諸蠻如犬羊。時危正藉酬恩力，志奮寧須絕技長。即今頭銜比都統，兼報開府臨辰陽。胸中礧嵬富羣策，胡爲噤不呻其吭？豈欲萬全報天子，伐心在謀不在强。老我無能抱圖史，染翰濡毫發語狂。

毅菴叔訓導宣城寄贈

嘗吟李白句，知有敬亭山。敬亭迢迢不易至，秀句入口，神爽颯颯，如在白石青溪間。丹書入魚腹，至語向誰剖？沉滯六籍中，千秋屢回首。叔也執經老且貧，末路得官仍苦辛。今年載橐陵陽去，衿佩滿門多美人。聞之夜深不成寐，便作鼓舵彭湖計。此方美人曾見招，黃鶴不來歲復歲。縱對齋署去山還幾里，萬壑千巖列屏几。先生苜蓿盤，猶勝奔走紅塵裏。紅塵滓人不可聞，譬彼僊者憎羶葷。六經唇吻竟何事？絃歌俎豆非空文。❷我知叔也堅且白，可當敬亭之一石。自有美人斂袵看，不

❶「聲蕭蕭」，蘇本作「蕭蕭兮」。
❷「非」，四庫本作「徒」。

惜春風苔蘚碧。❶

贈族叔兩豫會試

得售喜君歸，離羣惜君去。同根猶作斷蓬飛，人生安得常相聚。愧我談道將卅年，堂室未覩空言詮。骨肉尚在籬藩外，矛盾豈直門墻偏？素乏華辭動時好，況持穢跡增人嫌。似此捫舌歲復歲，❷寧忍騰口嗤前賢？不知近代陽明夫子用何道，能使四海弟子誦説滃集如雲烟。大鵬斥鷃各有分，夔蛇寡足那堪憐？別君嘿嘿不自已，臨岐楊素傾衷底。即今仕宦争光榮，文物一變更新聲。君本蓬蒿藜藿士，裘馬翩翩競春試。東風共醉上林花，白馬青袍滿燕市。意氣逢時將若何，富貴動名孰與多？書回倘報平安字，洞裏烟雲幾鴈過？❸

玉笥歌贈吴冰齋

玉笥之西來九仙，九仙之臺高插天。少時夢想不得到，行年五十初攀緣。是時十月天色肅，霜楓露草迷深谷。道遇幽人身姓吴，自談曾授長生籙。心性好潔住冰齋，不逐煩俗成羣儕。爲予指點且先導，拍手雲外開塵懷。一別十年空羽翰，夜深風斷啼猿亂。惟有幽人山下留，杖屨之時入星漢。苒苒光陰五十春，容色無殊臺上人。競道仙村長黎棘，常依洞石作比鄰。我已無心問五嶽，知君猶慕彭籛學。他年臺上聽吹笙，不知誰識王喬鶴？

❶「惜」，胡本、蘇本作「借」。
❷「似」，蘇本作「以」。
❸「烟雲」，蘇本作「雲深」。

別劉西梅翁

平生五嶽有酷好，期入無窮求古道。古道逶迤識者希，坐閱人間寒暑違。幾從敝屣捐妻子，更向靈都驗生死。姹女嬰兒豈足奇，後天不老探終始。塵債悠悠空裏花，又如鴻爪迷汀沙。煉心見説不離俗，住世誰能即棄家？西梅老翁不嗜酒，結舍新城歲月久。聞我幽棲獨賞心，遠携弱息供箕帚。計年量配非我儔，感翁高誼辭復留。商瞿五子亦遲暮，靈照終身知好修。揭來長揖忽復去，兒女情深獨無慮。我愧山中木石居，君貪江上雲山趣。還家談笑聚比鄰，正是懸弧六十春。舍西梅信應先到，早趁東風寄遠人。

李兩山七十

李公結屋南山下，有水可魚田可稼。二子《詩》《書》知義方，四時親友多情話。投簪十載卧鄉園，一笑相逢意所存。但喜遺民同栗里，不知今世即桃源。春來作社酌春酒，呼盧擲骰無不有。齒飲常居賓席尊，醵金肯在他人後？今年七十近初秋，風雨如期禾黍稠。莫惜開尊邀客醉，還能擊缶和人謳。曾向朱陵洞天宿，羨君先授長生籙。寄言黄鶴不須歸，重數光陰三萬六。

城頭陳慕古君八十

家君昔駐城北隅，夜堂幾醉迷歸途。是時慕古三琪樹，弟也恭敬兄怡愉。一見欣然動顔色，質類古人多自得。二兄久矣跨鶴飛，故留難弟存矜式。耒耜還山四十年，江城獨到每淒然。丈人與見已垂白，性行只今誰比肩。忽道稱觴四月二，壽比磻溪釣璜事。自慚六十久毵然，始知五福康

强冀。鳳毛庭下勤《詩》《書》，相煩執酳傳芳譽。太丘孝友應難得，城市何人表里閭。

謝天經母蕭孺人七十

曲江江頭走馬時，花下相逢謝康樂。文采風流衆所驚，一言意氣千金薄。手携銅印東入海，海上蓬萊遠相待。生前成佛何大忙，爲倚室中孟光在。側室孤兒二尺强，鞠之育之心孔傷。千郙百補守遺令，誰憐門户屬阿孃。兒年漸長學著述，賓客滿門盛儒術。善讀父書着父衣，不辨阿孃誰所出。山粳初熟溪魚肥，唤婦出房調善滋。持觴稱壽拜且舞，願得阿孃暫解頤。當時曲江舊遊伴，升沉細數今將半。獨有畸人鬢欲蒼，感時擊節歌聲緩。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排律❶

中元朝謁長景二陵偕同年程松溪

史職紀春秋，皇情感霜露。因陳七月詩，逾切終身慕。奉璋分禁臣，鳴珂戒驛路。結侶偕鴛鸞，出廓狎鷗鷺。涼風禾黍稠，宿雨川原注。崇巘已開曦，曲澗仍藏霧。四牡歌在途，三舍蹔投暮。山州謹王章，❷澤宮愜儒素。登科愧劉祠，習禮鄰孔户。故事，翰林朝陵，寓學宮，宿劉蕡祠後。夙興趨七陵，澗遡纔百步。文皇此啓祥，仁后亦從祔。松栢鬱相望，岡陵同永固。石馬象衛遥，繐帳神明護。谷應靈飈來，雲瞻仙馭度。祠官候晨昏，校卒潔庭阼。橫嵐夜未央，悲蛩響如訴。野卧時據鞍，月轉倏移樹。鉦聞萬壑傳，燎舉庶品布。上食儼生存，陳衣想物故。牲薦接堂偕，駿奔競交互。望瘞未及終，促班仍有赴。所重黍稷馨，且備祝號數。訖事鷄未鳴，先驅馬已騖。石伏疑於菟，徑闇憑顧兔。再宿昔所便，速返期無誤。歸報紫宸朝，分酬白雪句。微勞焉足多，聊自忻殊遇。

❶「排律」，原無，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❷「州」，四庫本作「川」。

癸巳元旦奉天殿侍班

一紀調元日，三辰獻瑞年。青陽初應律，寶曆啓新編。守歲通閶闔，迎鑾上斗躔。朝儀依玉几，御氣接爐烟。萬國嵩呼內，千官獸舞前。旌旗分曙影，燎火照春妍。奏節詞臣頌，占風太史篇。啣恩齒已壯，新命愧敷宣。

三月十三日駕幸大學陪祀孔廟聽講彝倫堂

萬乘出銅龍，千官扈蹕同。金根下星漢，翠葆麗春空。幄啓張皇邸，庭趨奠澤宮。禮嚴忘分貴，道重覺師崇。三月聞韶後，兩楹看夢中。詩因八佾變，是年去王號，稱先師，始用六佾。祀豈一牢豐。法駕橋門轉，周廬陛楯通。垂衣臨六館，委佩引群工。見聖青衿合，橫經黼座東。嘉賓來孔氏，憲老憶申公。如堵人瞻仰，猶龍氣鬱葱。共嗟儒不賤，且感教之功。竊纂臣談業，躬逢帝典隆。辟雝遲獻頌，紀事序王風。

重晤劉孔脩

季雅昔求鄰，郄超屬上賓。誰堪十載後，空憶隔江人。芸館留山雨，梧垣直禁宸。龍泉從此失，鸞血續何因？霜月嚴城夜，郊原飛蓋晨。鳳林同訪隱，鷲梵得祛塵。芳屧金螺嶺，蘭舟白鷺津。歌雲看意槩，矢日見情親。信宿期寧數，風沙跡易湮。停驂同水遠，牽思柳條新。朝檄終歸漢，關繻尚滯秦。飈車不可望，愛護別離身。

北泉王君六十

灝氣入滄洲，高人物外流。競稱壽畢日，恰遇凱歌秋。家世聞王謝，兒孫誦魯鄒。梁鴻儀並美，薛鳳數全侔。堉擇俱良

玉，賓來共倚樓。門前堪駟馬，壠上謝諸侯。指使神多逸，經營慮自周。始知泉石賞，真勝市朝遊。願足餘皆贅，名忘百不憂。清飈侵幘爽，新月向杯浮。結社誰先後，當筵幾倡酬。吾宗託交重，裁句助長謳。

雨中客談衡岳感賦

細雨滴空階，寒燈坐夕齋。何人來岳下，逸思滿天涯。觀日窮高興，浮湘吊古懷。雪中分袂久，雲外夙期乖。班竹情雖遠，滄洲卜已諧。何須向平似，婚嫁待安排。

答同年楊虞坡

齒飲憶初年，心期阻別筵。從茲鵬路隔，那復鴈書傳。儕伴村中牧，形骸榻上禪。隱居山是癖，桑户病無痊。詎意勞華省，相思寄錦箋。投瓊慚報稱，織罽感榮纏。驥尾吾慚附，鴻聲爾具全。中興天啟聖，大雅嶽生賢。妙質金辭冶，雄才劍割鉛。器凝偏鎮慄，志敏善攻堅。削牘尚書署，褰帷司馬權。九邊清虎落，萬里斷狼烟。收雋能兼録，平胡筭得先。❶酒泉戎出塞，甌脱地屯田。賞特緣功懋，資深計歲遷。建牙開壁壘，曳履踐星躔。夷性終多譎，皇威自合虔。稍聞移豹旅，旋見避龍泉。凱吹雲中發，恩章日下宣。台階懸玉重，樞管握符專。奕世金閨籍，熙朝石室編。勳推唐尚父，碑勒漢燕然。業盛名難朽，時平拙更便。不須憐潁水，早已戴堯天。

❶「胡」，四庫本作「淮」。

壽桃林工部母周氏安人七十

蓬閣驂麟會，瑤池獻棗年。三乾開浩湯，六甲任推遷。姬胤徽音遠，坤儀壼德專。助縑勞織女，絶俗冰姑仙。儷美梁鴻逸，承休鮑永賢。雲裳遲國寵，晝錦稱家傳。班媛東征賦，元君北斗篇。已忻人似玉，❶更羡福成田。九丘先箕範，❷七十戴堯天。珠履門庭溢，金鈿壺閫填。霞觴和露液，冰碗映瓊筵。青鳥歌聲接，文鸞舞袖翩。❸日增長命縷，風入鼓薰絃。蒲節香堪泛，榴花色對妍。婺光霄掩抑，娥影夜嬋娟。慶洽忘深爵，詩成競續箋。愚生慚末祝，愛子昔同騫。共喜留萱背，言期酌赤泉。

外母王淑人五十

南陸開脩景，朱明啟麗祥。時亨靈種茂，慶洽濬源長。五世奇占叶，三元泰運昌。金螺含瑞彩，白鷺孕瑤光。重襲槐庭蔭，來儀桐水陽。釋絲天作合，瓊樹世相望。雲從疑歸姊，羊車類聘王。錦緣芬郁郁，鸞綴動彭彭。方解芙蓉珮，躬操卷耳筐。卸鉛勞主饋，斷帛示周行。蘋藻春生澗，芝蘭蚤媚暘。結縭申女戒，截髮薦賓觴。旨蓄時堪禦，甘分食不皇。九儀昭閫範，五族若大常。❹夫子當時傑，郎官廿載强。雅操聞表著，儷美共翱翔。孝肅苞苴絶，于公政理彰。鷄鳴資警飭，鶴省得明

❶「似」，原誤作「侣」，蓋因與「似」之異體「佀」形似而誤也，今據四庫本改。
❷「丘」，四庫本作「疇」。
❸「翩」，四庫本作「翻」。
❹「若大」，四庫本作「守彝」。

揚。❶貞曜身能隱，向平家遂忘。田園繁孳畜，❷伏臘飽羔羊。共羨椿齡富，還驚萱樹芳。寵光迴照耀，奕葉疊焜煌。神曆觀階莢，仙籌拂海桑。洛龜書五十，坤馬利無疆。德盎形偏勝，年登物共康。象筵羅碧砌，雕席接蘭房。帨影流銀漢，冠雲切綺梁。玄蟬猶在鬢，青鳳總輝裳。燕賀姬姜集，蹄輪道路忙。重闈交璧映，嗣服儼金相。帷拂鴛鴦對，杯傳鸚鵡颺。繽紛連舄綬，雜沓遞笙簧。儀享陳嘉幣，歡承舞艷粧。瑤池桃正熟，玉井藕先嘗。羹和籛鏗雉，盤飡方翔麞。膏濡多越秬，雪膾必河魴。豐草遲晞藹，卿雲高宇張。忽飄濯枝潤，應散雨花香。輕汙消絞縠，清陰轉綠楊。蜜簾堪避暑，爽吹已飛芒。賓主誠交獻，兒童喜更狂。追陪時不偶，掩映日將蒼。林暗來山翠，蜩鳴送晚涼。南風發天籟，北斗挹霞漿。弄蓝疎螢度，啼花嬌鳥藏。嫦娥分秘藥，織女報華章。寶燭星初爛，金莖露欲瀼。椒馨咸飫飽，鄢淥恣徜徉。湛湛歌無醉，沉沉夜未央。千金酬悅懌，四座韻鏗鏘。葭倚吾何幸？桃夭早見將。庸凡同下里，采擇愧東床。冰玉人虛擬，寒暄愛詎當。仁慈瞻父母，銜戢閱星霜。令節忻遭際，愚衷倍激昂。況恩深酌海，效頌願如岡。頍弁情何極？嘉魚福自攘。誰招金冗鶴，❸見說玉山糧。王母丹臺訣，麻姑紫石方。長年逢此夕，明月在高堂。

❶「揚」，原誤作「陽」，重韻失律，今據四庫本改。
❷「繁」，原誤作「繫」，今據蘇本改。
❸「冗」，疑當作「穴」。

五言絕句[1]

對月

雲來月始昏，照雲還是月。雲能掩月光，不能損月魄。

同江別兄廷章醉後漫歌 二首

同水南風急，蘭舟不忍開。臨分重把袂，歸信幾時來？

休歌渭城曲，楊柳思依依。明日秦關客，江州雲樹迷。

山水四詠

桃花滿村郭，山雨鳴鳩鳥。柴門午始開，苔蘚無人掃。

稻畦陽羨田，蓮花大堤路。打魚莫唱歌，驚起雙飛鷺。

黃葉萬山秋，白雲千里暮。高樓明月多，懷人在桑户。

巖扉暮自扃，林雪光如曙。何處是梅花？聞香不識樹。

夢中作

望望江門路，時人莫知處。欲尋碧玉樓，會向白雲去。

---

[1] 「五言」，原在「對月」下，今據各卷體例移於「絕句」之上。

夜　坐三首

結廬向南山，日夕入佳氣。豈不淹歲年，地遠心所慰。

林深山徑幽，蒼苔蔽白石。閉門今幾時？物態異疇昔。

月色滿空庭，夜静絶人語。忽聞發幽香，花樹知何許？

寄孫錦衣四首

錦衣先禁旅，日日奉金鑾。立仗螭頭近，傳呼雉尾寒。

將軍下殿直，自鞚紫騮韁。馳道鳴鞭避，章臺索酒嘗。

禁城春色早，夜半發征輪。記得門前別，牽衣指暗塵。

不堪客舍望，正在帝城南。馬革前生夢，❶鴟夷後世談。

夢秋過瀛洲

曠野風沙曉，崇丘灌木墟。地猶滄海郡，人上太平書。

登天池絶巘用龍溪見懷韻二首

鳥去林逾寂，龍過雨尚腥。空餘孤棹月，夜夜到南楹。

絶巘半江吟，偏增念遠情。望窮落日處，覺有御風聲。

❶「革」，原誤作「草」，今據蘇本改。

題南源菴壁

一宿東山下，山高雲霧深。何時重策杖，月出聽猿吟。

莎　鷄

振羽候初臨，近宇鳴何切。道人默忘形，聞性曾不滅。

六言絶句❶

醒　心

世間百色是誑，見中一句成非。花開花落有種，❷鴈南鴈北同歸。

永豐道中宿安溪鄧東園家二首

暮雨柴門客到，春來耒耜人歸。夜深不談鹿夢，倦來共卧牛衣。

門外竹林啼鳥，窗前流水飛花。沮溺老來忘世，希夷眠處爲家。

西樓閒立

隔岸夕帆遶浦，高陂春草聞牛。林外斷烟一縷，幽人正倚西樓。

洞　中

日永洞中無事，泉來石下松邊。不辨人間何世，薰風時醒閒眠。

❶「六言絶句」，原無，而「六言」在「醒心」下，今據各卷體例補改。

❷「花開花落」，蘇本作「花落花開」。

多謝青田能惠我，從心兩字是真傳。自得而後能周知，良知未致，欲求知聖人境界，其能得乎？

世上那聞頃刻花，不須多計問仙家。黄金若買真丹訣，爐火還看九轉砂。尋常作工夫，便欲講求得無弊，此欲速之心。磨礱方有光輝，如今安得盡是？

黑白人人有兩眸，良知何用苦多求？向來枉費追尋力，只爲千言萬語愁。如今只用分别善惡工夫，安有許多牽絆，爲言語分疎？

既知務本爲先着，莫動枝枝葉葉心。一日化工如自足，千紅萬紫遍園林。既知培本，便是扶疎之勢，即爲知止，一向愁東愁西，何故？

七言绝句❶

南旺湖

百年風景玆奇絶，到處江湖却欠詩。驢背不歸秋易老，黄花也解笑人癡。

七級閘

月華千里照霜空，異地扁舟旅宿同。何處鳴鴻來夜半？西風吹落玉簫中。

罷試有感

逐逐風塵耳目交，又將綺語向人拋。何當收拾真囊槖？月下柴門静自敲。

論學四首

燕人比擬談荆璞，遇得卞和良可憐。

❶「七言绝句」，原無，而「七言」在「南旺湖」下，今據各卷體例補改。

欽之次良知韻意有所疑賡以解之七首

休論心跡動憧憧，忘我方堪語聖功。
若道漁樵能起我，漁樵還是一參同。

温温恂恂一仲尼，當時諂佞見何迷？
後人莫指前人笑，一種門牆一種疑。

只要在手是金針，繡上從人巧着心。
十様鴛鴦十様繡，從前繡譜向誰尋？欽之有「康齋路上任吾尋」之句。

指南車定發行時，步步還爲萬里基。
不問涯途深着脚，古今誤盡幾男兒？

能不求知是甚時？少留意處自家知。
當年沮溺非無見，❶見得宣尼却是誰？

畫中描畫是阿誰？真僞由來具眼知。
一見梅花踈影後，豈須點綴倩人爲！

庾嶺梅花開落時，天然消息少人知。
只愁説到孤高處，四海春風擬待誰？

有感四首

無規模處是規模，百尺樓臺定在初。
若待美材還少斲，旁觀應笑是模糊。

一様根株一様花，不須牽綴鬪紛華。
而今我亦無多説，剖破藩籬是大家。

故人原壤非爲澤，禮貌匡章亦可疑。
不賴此心忘物我，那能如鏡了無私！

❶「無」，四庫本作「吾」。

乾坤元氣浩無垠，花鳥般般自得春。
如欲般般春事好，休從形色費精神。

天　籟

靜極初生動即消，無端風雨入清霄。
誰知擾擾氛塵內，自有元聲在寂寥。

靜　坐

影滿棠梨日正長，筠簾風細紫蘭香。
午窗睡醒無他事，胎息閒中有秘方。

史書嘗喜誦名臣，忍見華風入虜塵？
病卧如弓閒自哂，從前意氣屬何人？

寄王養明

玉虛清晝鳥關關，一别春風幾日還？
此日囊中應得藥，白雲深鎖葛峰閒。

清明日過南禪有懷李伯實

百舌聲中柳色新，桃花何處鬬青春？
可憐澗道清如舊，不共當時洗足人。

匡　南

曾蹈匡廬百萬峰，丹崖赤瀑紫雲重。
傳聞綺閣遥相望，總爲金芝不易逢。

萬壽禮成送張倅

君王萬壽臨秋殿，淮海諸侯入鷺班。
自笑官聯依豹尾，始同方岳望龍顔。

晴　舟

罷官歸後訪同遊，心事誰爲不繫舟？
今日逢君江上路，月明歌棹動眠鷗。

彭石屋山約成 六首

石屋先生卧白雲，年年秋月歎離群。
因憐世路多逋客，早爲山靈布檄文。

我已無名在市朝，青山同籍不須招。
開軒縱欠三旬睡，取觶須拚一醉饒。

五畝山前種秋田，惠風靈雨慶豐年。
麯方抄得多山草，醉夢成詩識洞天。

無勞謝客閉柴門，抱甕時時問水源。
向子何年了婚嫁？　龐公安處是田園。

架上常封三萬卷，枕邊惟傍五千文。
人來問學無言對，興到吟詩有鳥聞。

忽聞車馬來行輩，便覺清閑損道容。
今日始知名是累，此身不厭老爲農。

答彭鵜溪送花卉 二首

碧莖紫蔓來名圃，静色幽香滿暮庭。
風雨似催春事早，獨凭闌處聽簷瓴。

草堂遥對數峰青，窈窕芙蓉倚畫屏。
不用穠華夸國色，自須小草答山靈。

東廓公用石屋公韻見貽次答 四首

自愛江村似輞川，結茅故傍石林邊。
桃花不記來何路？　蓂葉新開又一年。

四十容光朝鏡川，五千文字暮床邊。
傍人欲問農家事，惟有春風是舊年。

短棹歸來月滿川，洞雲多在水聲邊。❶
悔將白日淹塵土，坐對青松閱歲年。
莫歎浮雲與逝川，自家風月落誰邊？
泣麟已後千餘歲，喜獺曾驚十二年。

謝彭桂峰送瓜種

少年不解自窺園，空讀神農百草言。❷
今日謝君分異種，不知曾否是青門？

彭方山七十二首

秋日閑吟秋水篇，是非不到竹林邊。
年年籬下叢生菊，自倚寒光伴醉眠。
七十無心萬事閒，日高松屋未開關。
不妨抱甕東籬下，惜取殘英學駐顏。

十月九日菊有華後三日立冬二首

江上秋光寂寞時，寒花亦有向南枝。
憐君豈是無顏色？底後重陽一月期。
莫道爭妍易取嗔，清名亦未與閒身。
汝今猶占三秋日，我已秋光盡讓人。

十月黃花滿庭把玩開顏遂有短句二首

曾伴淵明栗里間，千年流落影闌珊。
何知寂寞荒山裡，亦有知心爲破顏。
幾枝濃艷幾枝稀，自倚秋風意不違。
何事背時開獨晚，欲人摇落見芳菲？❸

❶「聲」，陳本作「雲」。
❷「讀」，陳本作「對」。
❸「人」，蘇本、陳本作「令」。

答友人問訊

七十二峰揺秋光，瀟湘水寒木葉黄。問予此去何所慕，雲深恐有高人藏。

舟宿梁潭夢王生有訓爲誦末聯既醒足以二句

雪下尋香久不聞，梁潭江上夢逢君。寧知花意將誰好？歲晚相期伴白雲。

題周應宿母金氏易飲亭

設漿亦未過爲奇，饑渇由來共有之。但遣兒孫常記取，慇懃豈用路人知！

贈周慎齋任騰越

霏微山雨乍晴時，柳色分舟上帝畿。料得之官初問道，篋中應有洞山詩。

鰲城十八灘

驚濤遠勢駕飛鵝，伏石變怪喧鼉鼉。縱使中流失舟楫，猶勝周行被網羅。

宿黄灘憶七泉

三載思君不見君，扁舟遥逐楚江雲。撩人最是秋風樹，那用啼猿夜半聞！

紅白芍藥二首

憑欄寂寂近芳叢，紅白相鮮對晚風。不是名花留客久，欲酬春意語難工。

羅綺何年自結叢，幽人邂逅一臨風。分携不忍輕攀折，惜尔爲容亦大工。

乞竹二首

我有仙人石室奇，絶憐緑玉久披離。

聞君亦愛霜筠色，莫惜孤根帶雨移。

我洞壺山山更西，與君相對共幽栖。
不妨分與篔簹種，助得雲深斷路蹊。

次三符翁韻 四首

偶學山叢一獻花，寵頌勝句與傳家。❶
補天自媿無才力，空仰瓊章耀錦霞。

別種芙蓉並幕花，遠傳春句到山家。
山人久謝榮華事，錯認林塘一片霞。

紅紫曾看上苑花，艷香殊態聚皇家。
六郎何事辭華屋，也向山居對暮霞？

裊裊雙珠的的花，天孫裁剪付仙家。
蓮房不與凡胎共，大華峰頭有絳霞。

洞中石梅

塊然片石長苔痕，誰種先天大素根？
欲酹花神問消息，疎枝無語又黄昏。

寄題鎮江郡齋書舍

銕甕城頭別署居，曲廊閒館近何如？
趨庭童子今垂老，未了當年一卷書。

壽竹園壺山翁六十

曾聞海外有方壺，更識長房往事無。
我種石蓮高萬丈，玉瓶共倒醉相扶。

壽郭梅洲

三年不到洞梅傍，君住梅洲進壽觴。
却恐花神翻咲我，君顔如舊我顔蒼。

❶「寵頌」，蘇本作「寵頒」，四庫本作「擅場」。

壽大溪周君月臺六十

大溪溪水晚悠悠，明月臺前有白鷗。醉向高臺明月對，莫教人世入閒愁。

華山汝思姪赴官二首

挾策當年入澤宫，幾回風雨釀春工。此行初試親民術，可與書中有異同？

處處相憐保障疎，庭前那復有懸魚。吾家門户誰相亞？清白傳來不願餘。

爲華山价姪書贈坦菴弟

醉卧山樓松影邊，夢遊碧落侣神仙。曉來乞與阿咸字，又上姑蘇汎酒船。

壽龍北山八十

解綬誰能應虎符？身隨大將戰鄱湖。至今白髮身猶壯，❶解説當年八陣圖。

四日至洞見梅

春日初臨已艷陽，石門自啟入青蒼。莫言洞裏無供給，已噉梅花到骨香。

對　雪二首

悄然窮户復誰憐？新歲先占大有年。野步早夸珠在袖，林炊還似玉生烟。❷

聞道瑶池天下奇，瓊花琪樹發春枝。偶然一夜冷風至，移向人間人未知。

晚　坐四首

竹影蕭蕭漸出牆，閒庭幽思在匡牀。

❶「身」，蘇本作「心」。

❷「炊」，原作「吹」，今據蘇本改。

林居莫道全牢落，遶屋蟬聲送夕陽。

家住橙溪原上村，林深徑遠隔柴門。
忽聞犬吠疑來客，又是花陰弄月痕。

不學陶朱自豢魚，晚來倚樹步虛徐。
飛鳶流影來何處？驚起遊鱗二尺餘。

近户青梧枝葉舒，深秋結實亂垂珠。
年饑不畏無饘粥，升斗還當擔石儲。

送朱子 二首

彭蠡之西五老峰，當年白鹿有遺踪。
憐君此去多春草，岐路分違不可從。

北固遥連鋏甕城，瓜洲月上暮潮生。
不須數問闔山路，聽得吴音自有情。

送河南教諭

春風匹馬送河南，❶行李無多書半擔。
道上行人休見訝，五經雖少不輕談。

上官澹軒六十

塵中擾擾生爲累，世外悠悠夢亦閒。
但得此心真似水，不須更祝壽如山。

贈九江陳兵憲 十二首

海上倭奴窺漢關，儒臣籌策未應閒。
陳平早見推三傑，馬援休夸靖百蠻。

桑落洲前烟水遲，石頭城下樹旌旗。
簡書報道三更使，金鼓來徵六月師。

❶「送」，蘇本、陳本作「入」。

皖城東下即王圻，節使聲援壓陣飛。
自練六丁占朔氣，更擐重甲冒炎威。

兵家八陣疊鈎連，號令初傳識將權。
欲斬鯨鯢消海怪，先分龍鳥試江船。

黄頭水卒領艨艟，賈勇争夸朝氣雄。
水底斷鮫初拭劍，雲間貫鳥乍鳴弓。

南人使船如使馬，長江爲塹復爲池。
水國莫言難用武，金陵何事也防夷？

九江山色壯名州，千里軍容鎮上游。
自惜寶刀堪報主，豈緣金印覓封侯！

誰道攙搶出夜分，鍾山王氣五龍文。
登壇不用觀風角，飛檄端能静海氛。

尊俎應知得筭强，九重宵旰在封疆。
北邊將殪天驕種，南甸先梟日本王。

捷騎朝朝郡國聞，東南財賦正紛紜。
將軍莫奏鐃歌曲，天子曾焚露禱文。

丈八蛇矛水上横，賦詩釃酒氣難平。
何知歌舞三吴地，化作烟塵百戰兵。

洗箭歸來掛戰衣，帳前鋭卒半金緋。
不是書生輕破敵，欲令吾道顯圓機。

重别袁迪并柬趙中丞三首

鴈門秋色日鮮新，驚見中丞奏記頻。
莫道南人無武略，毛錐還解掃胡塵。

棗林村外虜如雲，匹馬長刀獨出群。
争看胡奴隨箭落，郿顔今是趙將軍。

捷音千里報平戎，露布文章大史雄。
封入九重偏動色，朱衣先賞奏書功。

李忠定公紹興罷相自洪移福憇寧化草倉廟有題潘令時宜即廟爲祠用韻寓弔二首

一言興廢竟誰明？不重南遷畏北征。
二聖淒涼留五國，孤臣嗚咽望三京。

此恨悠悠不易明，未排閶闔且孤征。
舊都安在新祠啟，聽得遊人説蔡京。

洞中種芙蓉

桃紅李白莫相猜，只折芙蓉傍石栽。
多少春風長荆棘，秋光何惜數花開。

悼　亡三首

年年寒食問餳糖，糁米炊餻入夜忙。
今日一抔同水上，杯盤滿地有誰嘗？

閒階日日捲紗聲，常恨新綿紡不成。
不識剪衣焚寄與，可能長短似平生？

早晚問兒寒與飢，夜深宿火待兒歸。
兒今漸長衣衫短，手線還誰問密稀？

洞中別蕭生四首

洞下流泉春正深，洞前新竹翠陰陰。
問君此去何年返，對竹飲泉空素心。

巖下疎梅舊幾枝？今年春色較遲遲。
叮寧風雨休相撼，正直青青結實時。

煨芋爐邊客到稀，歲寒何事又相違？
長安也是降心地，風雪深時歸不歸？

柳下不知卑小官，萬鍾一芥等閒看。
書來報我平安字，可是心能處處安？

有感贈羅鎮峰 三首

共是深山種樹人，獨看籬落護深春。
無情底事來風雨？ 不管飄紅易損神。

海賈南來萬里孤，不辭合浦自投軀。
憑誰爲語臨淵客，縱得明珠已是愚。

懶畫蛾眉任買金，長門偏是草烟深。
可憐夜夜長安月，只照容顏不照心。

寄別淩海樓 二首

陽田客至不相聞，只隔山前一片雲。
蓬鬢蕭蕭還自哂，未知何日再逢君？

滿縣桃花春不留，恩江江水逐君流。
後人記取栽桃意，多少蒼生未解憂。

知　幾　卷 二首

一杯談笑動奇兵，何必危橋始動情。
烟雨春江花似錦，行人誰識鷓鴣聲？

明月洲前秋氣多，漁舟輕處任風波。
古來玄測饒空筭，輸却成都賣卜窩。

答　彭　石　屋

莫怪秋風作意狂，洗枝吟葉自淒涼。
而今已得蓮華地，不傍他人借藕香。

訪兩峰師泉梅園三君三舍山中 二首

山上桃花山下蹊，幾人衝雨復沾泥。

憐君早得春風句，不向桃花開後題。

二月松華未上枝，石橋流水去遲遲。
東家酒熟西家醉，山下客來人不知。

洞中平道二首

洞中十載費經營，歷盡崎嶇得坦平。
樂事漸多秋漸晩，幾人還解踏歌情？

石磴巉巉苔蘚殘，倚鋤幾度鑿荒寒。
後人莫指前人笑，失脚方知着脚難。

偶　成

故鄕久別斷音書，早晩歸來一室虛。
門巷似前何所別？　僅無徑草費芟除。

九日如玄潭二首

青山隱約霧中看，黃葉蕭疎夕照殘。
喚得漁舟來借渡，隔江人影在闌杆。

清霜十月未沾衣，碧樹高低滿翠微。
欲問峰頭雙劍石，舊時黃鶴傍誰飛？

四　樓　詩四首

賀監風流今已希，鑑湖流水尚光輝。
洪都不道山川別，也有樓臺送夕暉。右鑑湖

溪前山色碧嵯峨，楊柳陰中古巷多。
最是村居堪佚老，月明誰爲聽漁歌？右水月

十里平林曉望中，故家喬木遠含風。
人間綠野尋常見，何事惟傳裴晉公？右綠野

閱盡繁華只等閒，紛紛市鼓競春還。
野人不解年時改，却道春流山水間。右留春

樂在相知心」，斯於忠信也薄矣，予實病焉。間嘗有擬，竊取哀而不傷之義，辭不盡達，覽者其正之。

身在三千誤有名，一朝詔下出長城。相逢惟有關山月，曾照宮中弄影情。

長秋纔引到簾前，名姓誰知外國傳。記得君王回盼處，肯令相識不相憐。

行人駐馬莫驚嗟，處處溪流有落花。不待今朝悲遠嫁，長門風雨即天涯。

淡掃蛾眉恥乞憐，幾回春色負華年。而今不恨天涯別，恨不遭逢未別前。

情知馬上去無還，遥指干旌認漢關。縱使生前胡地老，歸魂猶得見南山。

贈表弟李孝子仲

李仲，吾邑谷村翰池人也。早喪父，與母歐陽獨居。家故貧，嘗授徒給朝夕。已而室廬盡傾，依舅氏居。母嘗病痢，逾年不瘳，仲不敢頃刻離左右，則百計營具藥食，備經荼苦，形羸面墨，久不懈。病劇，徬徨不知計出，乃仰天悲泣，持刀自刲股肉，烹粥餉母。母食良愳。又逾年，始亡，仲毁瘠幾殆。仲爲予先大夫人羣從姪，其爲人質實，其孝閭里咸知之，不獨予也。李氏在宋有籌、衡二孝子廬墓邑中匡山下，朝廷表其門，又數百年，乃今得仲，不已鮮哉！有司方坐多故，未有以其事上者，然其貧又特甚。兹將如廬江訪其父之故友與其族人，愧余力不能振，因贈以詩，俾見者有感，毋以衆人視仲，抑亦揚善順命之道也。

亦知母病已危哉！刲股還看病可回。股痛何如心痛苦？兒身元自母身來。

昭君詞 十八首

王嬙事本不足傳，古今作者多主悲怨，至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

使臣何日發長安？乍到邊頭可奈寒。
多謝監宮頻慰藉，得恩何似得歸難。

愁向胡天別塞垣，一聞南鴈一銷魂。
妾心縱得隨明月，解近君王不解言。

不是君王愛不均，妍媸自古易迷真。
明光咫尺猶難辨，何況飄零萬里人。

翠華相望不相聞，空却巫山一片雲。
何事夢中還萬里，竟令無路近明君。

誰將絃管奉君王，明月樓中夜未央。
出塞聲高調不得，由來此曲斷人腸。

鶻鵜泉上髑髏殘，滿地黃雲覆草寒。
遇得花枝那忍棄？棄時容易遇時難。

鳳釵鸞鏡久生塵，三月胡天不識春。
寄語女郎須愛惜，從來脂粉誤人身。

馬前雙臂海東青，擒得哀鴻不忍聽。
我欲南歸無羽翼，問渠何事度龍庭。

見說蒼梧杳靄間，風波帝子幾時還？
胡沙恨是無湘竹，淚灑千行不作班。

八月天山雨雪重，夢中猶記采芙蓉。
當時水殿争涼處，同伴如今可憶儂？

夜夜秋風帳外驚，黃河東去帶悲聲。
無情只有西流水，下隴何因訴不平。

天無窮盡地無邊，此日愁心亦復然。
賴得琵琶解傳語，淒涼惟有後人憐。

黃金縱買毛延壽，玉貌當如薄命何？
多少佳人怨憔悴，筭來不屬畫圖多。

題西湖圖

一宿危樓俯萬峰，滿湖漁火五更鐘。
開圖空憶當時景，却有何人識舊蹤？❶

寄丁安仁聚卿

張古山前溪水橫，幾回吟眺上孤城。
願君爲政如溪水，縱有風波不改清。

與國光姪

傳聞劍閣倚天青，曾是當年鑿五丁。
隨待尔知觀險阨，書來能寫萬峰形。

客歸

鄉關久別夢魂驚，十載歸來百事更。
惟有門前楊柳色，春風不改舊時清。

晏母孤節 二首

慈親辛苦教兒專，只計詩書不計錢。
豈爲暮年資禄養？能通官政是家傳。

自惜先人志未酬，教兒游學謁諸侯。
試看官爲題門日，何似賓來截髮秋！

梅溪 二首

洞中梅發手常題，只欠花前水一溪。
我笑欠溪君欠洞，世間勝事許誰齊？

梅落清溪水亦香，汲溪烹茗客同嘗。
石邊我醉梅花月，兩地幽懷誰短長？

---

❶「蹤」，原誤作「跡」，不協韻，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李汝思南昌新居成有贈

君家盤谷往街東，五渡門前一棹通。
今日結廬南浦上，曉來烟水故鄉同。

悲　荆　川

三月櫻桃紅滿枝，江頭紫蟹乍來時。
旁人莫話毘陵事，須盡毘陵誰得知？

葵　花

紅葵赤葵如曉霞，不見天地不涇斜。
報道故人須早至，庭前尚有未開花。

題仙居寺壁圍棋圖

石磴連雲竹樹垂，洞門深閉落花時。
人間幾度春風老，未了仙家一局棋。

題陳摶睡圖

當年曾買三峰住，丹詔猶聞下九霄。
烏是逃名漸不早，未須遠避聖明朝。

宿龍華寺海天秋月堂二首

半月高齋對鶴眠，客來無日不探玄。
不知何處人間世，拚與青山静結緣？

孤塔侵雲萬木深，新寒臺殿夜沉沉。
重來舊侶那堪問，明月階前霜葉吟。

題雲儲洞夢樓

黄葉鋪階枕碧溪，白雲深處不聞鷄。
廿年塵土俱閒夢，肯受山靈幻境迷。

九月晦日何君洞

雲裳已遠石床横，洞裏菖蒲歲歲生。

欲燭金書討丹訣，月華未吐坐三更。

天池寺

顛仙丹成獻明主，半留天池人莫取。
出岫常爲一片雲，有時解作千峰雨。

淩虚閣

道人相邀巖畔宿，鳥語泉聲響林麓。
分明不與世間同，六月寒風撼巖屋。

文殊臺

文殊去後只空臺，臺上優曇更不開。
説法本非陶令喜，野狐休向夜深來。

夜夢藩省爲余建坊題曰白雲深處閒人遂成二句覺後足之

白雲深處閒人少，惟有希夷似不群。
今日高眠千丈頂，遠書休遣遞飛雲。❶

題青螺寺涵白僧

巖石青青梧葉黄，石泉竹徑對僧房。
慈航苦海今何在？一部《楞嚴》在佛傍。

石峰僧

石耳峰前古寺秋，逢僧留宿話裴休。
有人問汝因緣事，莫道前生是石頭。

❶「飛雲」，原誤作「雲飛」，不協韻，今據蘇本、四庫本改。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璠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衡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五言律

奉家君命遣入侍感述

唱第金鑾陛，傳宣赤芾衣。風雲真忝竊，犬馬奈孤微。萬里丹心迴，三秋紫禁違。經綸儒者事，敢復歎今非。

寺居柬王漢卿

寥閬依清梵，徘徊戀景暉。可憐溪谷望，不見芰荷衣。鯉躍思傳素，花殘欲趁飛。所驚年歲異，詎止惜芳菲。

程舜敷謫居海上問訊二首

迢遞瑶臺客，淒清銅柱秋。蜃氛朝彩變，鮫淚夜珠流。槎影通天遠，嵐光接地浮。深憐挂席往，何日度瀛洲？

金闕虛仙望，丹崖識漢功。魯連非棄組，安石忽乘風。薏苡悲形似，靡蕪怨歲窮。征飄逢北上，素鯉寄南中。

懷友

獻策動京華，還山種桂花。從知卧金馬，不及鍊丹砂。五嶽盧敖杖，三秋博望槎。伊人竟何在？歲歲望蒹葭。

同江送從兄廷章之秦將取道入燕問官

分影悲連理，鳴榔聽采蓮。夏雲千里映，湖草一帆懸。漢水南連郢，秦關北接燕。無嗟歌和寡，會見棄繻還。

贈王武庫入京

蕙省策天兵，牙旌赴禁城。長安朝日近，司馬夏雲迎。青海連胡騎，金微絶漢旌。和戎非武畧，何日請長纓？

寄楊實卿

燕歌別易水，蜀道隔湘雲。江柳年年緑，❶攀條獨憶君。啼猿渺何在？來鴈不堪聞。莫就成都卜，玄經自有文。

高洲劉述文

高洲似赤城，遶屋種黄精。溪水桃花色，烟林布谷聲。記年從漢魏，混世狎公卿。莫學劉郎隱，尋山更得名。

將入衡山酬韻貽別李文輿

分袂懷蘭畹，飛帆倚桂舟。白雲何處所？緑樹是南州。古嶽連雲起，清湘抱月流。鳳笙如可望，佇爾太清游。

哭羅生汝奎

一日千秋別，孤雲萬里心。誰憐泉下士，元是席中珍。桂館留殘榻，玉壇空暮林。高深閟古調，不爲惜知音。

哭羅木夫五首并叙

十載江城面，三年夜雨親。道交久不

❶「年年」，蘇本作「十年」，依詩律當從之，以「十」對「獨」也。

厭，志逸老能貧。歲月憐分影，乾坤隔幻身。殘軀新讀禮，感事倍傷神。

彩服趨庭處，烏巾對月唫。橙溪秋自好，❶椒醑爾難尋。蝶夢無醒枕，猿哀有淚襟。思親悲似貌，今日失知音。

叔夜塵緣薄，初平道氣深。酒醒仍荷鍤，身老不留金。白日哀迴駕，青鸞眇去音。臯比讀易事，淒斷不堪尋。

陰陰傷歲暮，歷歷對山原。嗚咽泉聲斷，蕭森桂影翻。牛衣空自去，鶴樹竟難言。長歲歸鴻急，荆丘日露繁。

招魂路杳隔，埋骨日幽陰。歲月芳蘭歇，風霜宿草深。羅含留故宅，鍾子絶鳴琴。把劍悲重約，題碑寄夙心。

余壬辰秋九月，與三潭子泣别同江之渚。時先大夫在堂，而余之遠行，實出公期促迫，期改歲當假王事南歸省覲，與三潭子必重晤，得徜徉山中，與菽水樂。别未半朞，而先大夫見背。逾月，則三潭子亦相繼摧逝。明夏奔歸，則與三潭子永隔，而江渚之泣，蓋永訣矣，哀哉！乙未，倚廬將畢，追思故交，心肺割裂，遂抑鬱宣悲，爲挽詩八章。❷雖於聲律之學或未諳識，至於論世，庶有徵焉矣。

贈羅仲良奉母之令應城

仙舄度秋槎，翩翩楚水涯。琴和訟庭

❶「自」，原誤作「月」，按格律既重出又失對，今據四庫本改。

❷「八章」，按：原本僅録五首，故詩題作五首。

鳥，綬綰夾城花。地潤通天澤，星文動物華。潘輿近鄉國，爲吏莫長嗟。

劉　生

劉生多意氣，執別歲華深。一葦不肯渡，四愁空自吟。春江斜檻外，暮雨對峰陰。古調人多棄，冷冷鳴素琴。❶

送從叔遵禹如白河 名惠言

弱冠振孤翰，芳襟逐二難。荆花春院紫，❷竹葉暮江寒。日向長安近，雲依故國看。丁寧萬里翼，莫向一枝安。

追徐子直至金山不及

迢迢江上鴈，離翼隔雲天。未結芳蘭珮，空歌伐木篇。葦殘人已遠，潮去鯉難傳。獨下徐君榻，清輝共月眠。

贈大司馬東塘毛公征安南 二首

天王懷異域，尚父遠專征。萬里軍容動，三年廟算成。河魁占上朔，海若避前旌。不待過銅柱，交酋自請纓。

禹貢要荒服，虞廷干羽通。誰云南極外，不麗大明中？兵洗桄榔雨，帆歸舶艀風。無令窮海國，但數伏波功。

江 上 作

孤棹寒江上，離情落鴈邊。我身雲水似，飄泊定何年？同旅非棠棣，他鄉問杜鵑。不知故園夜，誰爲客程憐？

❶「冷冷」，依律疑當作「泠泠」。

❷「院」，四庫本作「苑」。

攜李見月

攜李逢良夕，明蟾落桂華。離情屬秋暮，兩地望天涯。靈藥空傳世，清輝苦憶家。關山千里外，盈晦動長嗟。

泛東湖

大澤聞彭蠡，爲舟泛碧灣。天低疑拂樹，波遠似侵山。極浦多摧楫，中流有宿萱。澄清十年思，川上動秋顔。

嘗奉先宜人過常山重經正值忌日感賦

哀節來何促？慈顔去不歸。筍輿難奉馭，竹淚自沾衣。寒水聞悲蛩，疎林見遠暉。不能五鼎養，空駕駟車飛。

發北新關初聞孤鴈寄東窗叔

紫塞分寒影，清江入暮深。遥憐失羣翼，還似獨遊情。匝月疑衰葦，迷烟滯古城。南歸書帛杳，爲向故園鳴。

唐應德避暑郊居與林子仁訪之不得用韻寄贈

出郭尋芳侶，高林絶世氛。何知望雙翼，無異隔重雲。聽鶴疑笙轉，搴蘭感袂分。託躬自有別，不敢怨離羣。

譚御史巡隆慶二首

繡斧向邊城，蕭蕭驄馬鳴。黄花經絶塞，獨石樹前旌。乘月旄頭暗，驚霜鶵尾輕。何憂李廣輩，塞外不横行。

漢使出關雄，連山野燒空。星文移畢口，風色變雲中。壯士千金諾，將軍百戰功。即看揮白簡，不數賜彤弓。

贈鎮筸守備李將軍

武署重邊營，兵符出禁城。將星三楚動，殺氣九溪橫。魚鳥開行陣，蠻夷服耦耕。會須靖南服，❶重見拜西平。

歸 興

家世由農圃，乘春返故郊。衣穿緣久客，書絕爲慵交。舉耜看鶉火，占風俯鵲巢。平生存拙賦，不歎繫秋匏。

玉山贈詹少華給舍

早歲甘辭禄，他鄉重倚廬。爲園聊給食，閉户自删書。月影花間席，苔痕門外車。人生貴有託，榮達竟何如？

同黄洛村宿羅田巖

心跡渾無繫，❷行歌恣所如。偶逢紫芝客，邀入白雲居。清磬聞僧梵，寒燈撿道書。誰能甘役役？徒使二毛疎。

自石埠夜棹玄潭

懷人適未遠，宵逝獨揚舲。爲慰停雲思，寧知清露零！草聲遥識岸，烟色近迷汀。耿耿看河漢，何期見聚星。

别劉良溪

與君重識面，居然見幽情。如何二仲子，獨高千載名？急雨春江白，深林野鶴鳴。此時憐把袂，翻畏棹歌聲。

訪盧天啟

重訪意中人，同遊物外春。爲看容鬢

❶「靖」，原誤作「静」，今據四庫本改。
❷「渾無」，蘇本、陳本作「得不」。

改，始覺歲年新。疎竹見山色，高齋欵道真。由來遯者逸，勿謝往來頻。

寄同年祝岣嶁 二首

孤厓懸古木，秋月静蕭森。獨坐忽忘去，洲前江水深。青青山自遠，脈脈歲將陰。已識儵魚性，投竿非我心。

君住衡山下，春風幾歲華。石疑封玉檢，水似注丹砂。欲訪前朝隱，猶聞去路賒。桃花開已遍，鷄犬爲移家。

萬鹿園總戎卧病臨江邀晤天王寺

不矜萬户貴，但愛五千文。身病人誰問？鍾殘性自聞。慣邀鹿苑士，厭對虎符軍。底事頻推轂，憐君重報勳。

賦得青驄馬奉壽張石磐公

蹀躞青驄馬，西來萬里秋。駕車先豹尾，立仗近螭頭。一别榴花地，長年杜若洲。時聞雲霧起，龍友自相求。

閒　居

已謝市中喧，巾車返故園。詎云藜霍美，聊免媿盤飧。落日沙邊岸，疎烟野外村。不須談至理，事簡道應存。

夕泊文江邑中故人追餞至灘市

虚舟無所繫，江上恣沿洄。故人不相捨，日落且啣杯。市火深林見，灘深静夜來。那堪當此際，歸棹暗相催。

餞同年薛畏齋 二首

聞君亦報罷，理檝遂東歸。達者豈不

適？其如人世違。嚴城虛暮柝，舊館振春衣。知向山中奕，無心談是非。

送君不忍別，酌酒暫爲歡。塞馬誰論失？江鱸今可湌。買田多種秫，養竹自裁冠。倘遇南來鴈，因風託素翰。

與邵綸

相逢春晚別，烟月返孤洲。却憶少年日，曾登萬歲樓。山城朝映雨，潮浦夕移舟。欲寄離情去，江流不解愁。

同年胡前岡母恭人八十壽詩二首

崇閥凝繁祉，慈闈積永年。曆更五朝後，名達兩宮前。娛綵隨卿月，行厨借御烟。至今逾一紀，福履益穹然。

解愠風初至，承歡月正舒。節催長命縷，年數後天書。儼席紛華珮，充閭獻瑞珠。只輸青鳥宴，人世眇難知。❶

閒述

一近耰耡業，妨時怯送迎。每逢田父語，漸見古人情。夜雨肥園蔬，春陰轉谷鶯。爲農豈無事？大半是勤生。

避暑玄潭晤羅鎮鋒兄

與君同遠俗，問訊一何疎？避暑逢高會，連宵談道書。遠江橫雨勢，虛閣振風裾。但使無違願，瀛洲定不如。

逢鴈

幾時來塞下，烽火近何如？道路多知己，寧無一札書？江鄉今苦旱，瘴癘且難

❶「知」，蘇本作「如」，依韻當從之。

除。處處多繒繳，投身未可疎。

大墓山哭亡弟造夫 二首

骨肉俱如故，音容爾竟沉。可憐一抔土，遂隔九原深。執手難憑夢，何言可寄心？亦知年向老，猶自淚難禁。

去路知何處？頻驚諱日臨。誰堪七年病，猶繫九京心。過鴈書難到，寒塘草自深。秋風正蕭瑟，更奈候蟲吟！

九日聞鴈

江水斂寒色，一鴈下汀洲。正此九日節，忽來千里秋。無心問書帛，幾日到衡州？爲報山靈道，風高雲易收。

南嶽上封寺

絶地敞龍宮，千峰擁祝融。烟雲遥泛海，樓閣盡懸空。檻俯湘中樹，窗來天際鴻。不須談棄屣，雙舄正乘風！

祝融絶頂石

雲路轉高寒，秋空入大觀。石從雲漢取，樹傍白楡看。忘語天休問，齋心露可飡。不因遊象外，那解出塵難！

穿雲入方廣

雲裡度遥岑，臨虚谷轉深。石迷多伏虎，樹隱獨聞禽。乍識爲霖意，誰明出岫心？鴻濛如解語，吾欲寄瑶音。

別方廣

坐石忽忘去，買山無後期。不憐生是寄，翻以愛爲悲。門憶曾題處，松看初長時。千年風與月，來者自栖遲。

出方廣道

齋心踰一七，經義破三千。黃葉石間路，青松山下泉。客遊朝復暮，禪定日如年。回首鳴鍾處，深林隔四天。

彭蠡見鴈

秋過衡陽浦，春還彭蠡居。迢迢關塞遠，此去意何如？水濶飛難盡，沙平影易疎。歸來倘未晚，爲報故人書。

龍　池

瀑布下千尋，龍池烟霧深。還將一勺水，自洗百年心。混俗緣何事？勞形直至今。浮踪從此定，塵土莫相侵。

晴日江上

春霽媚行遊，春潮静不流。衣薰疑日近，棹動覺天浮。纚纚烟光合，絲絲柳色柔。江南風物美，大半在汀洲。

移崆峒山莊

嗜寂能安土，移栖欲近田。還因數椽舊，得此一區偏。牆短從山入，庭虚待月懸。寧知師儉意，於分且宜然。

東　隱

林居乃其業，豈曰遠塵紛？日出親耕鑿，山深斷見聞。拙無言作賦，窮不送將文。我已甘逃世，年多未識君。

忠節祠前誠齋先生手植羅漢松

移根自祇苑，遺愛爲誠齋。曾借琴書潤，猶當俎豆階。地靈人自美，風古色逾佳。剪伐寧須戒，伊人衆所懷。

閏九日石蓮洞

季秋逢再閏，佳節復重陽。故向分陰惜，偏忻九日長。菊遲如待客，酒至且流觴。莫厭登攀意，良時未可忘。

野燒

冬燒入雲端，連山照暮寒。隱峰霞欲爛，啣嶺月初殘。明滅緣風度，蒼茫隔水看。因思關塞地，烽燧若爲安。

洞中見月

西月下巖關，流輝絕壁間。照巖分石勢，穿樹落衣班。洞壑龕燈淺，樓虛齋磬閒。貪看不成寐，澗水暗潺潺。❶

聞劉龍山入洞

爲期久不至，忽枉暮相聞。賴有巖頭石，岩嶤可伴君。野烟迷樹影，舍火遠人羣。坐聽風林葉，能無客思紛？

贈何郡公入覲

上計會衣冠，衝星五馬寒。還因獻玉帛，重得拜金鑾。庭瑞勳庸辨，宮筵禮數寬。聖躬勞萬國，莫更述民艱。

癸卯十月十四日予生四十矣撫己自悲而有此吟

流光不可駐，斜日再難晨。不惑云希聖，無聞祗畏人。容身依一室，食力計三春。却憶劬勞德，翻憐心動頻。❷

❶「暗」，四庫本作「遠」。
❷「憐」，胡本作「令」。

貽相者

神解應難遇，生涯早自知。馬歸臂折後，鹿失夢醒時。歲久惟存櫟，朝飢且刈葵。學農吾分滿，肉食莫相期。

贈彭石屋翁名簪，靖州守

先生豈無慕？終歲卧丘樊。傍石結山屋，爲園近水源。春來時抱犢，月出自開門。再見三年後，嗒然忘所言。

別廷質弟還白河先廬

汝行遵漢水，何日扣柴扉？柱上題應舊，門前樹幾圍。屋烏存故愛，鄰燭念餘輝。父客如相問，遲余共采薇。

寄同年程松溪

匪材慚附驥，同詔入觀文。何意遭逢日，翻爲聚散雲。名甘辭仕籍，身復遠人羣。多少酬恩意，相看惟有君。

庭中鵂鶹來巢感而成詠

微鳥來相狎，槍榆愜静觀。幸無千里翼，得共一枝安。易食疑量分，深栖似避難。謀生倘類此，留滯豈須歎！

李子謁選

送子江關別，程途日向寒。氊裘新試馬，村郭屢傳餐。時偶多知己，才高易服官。期爲清白吏，共報主恩寬。

古佛堂

院古曇花隱，門幽徑草侵。三年尋故侶，孤月到深林。閉户同齋食，談經雜鳥音。流塵縱滿席，終覺少塵心。

代贈永州王劈泉別駕擢靖州王往時自杭判守泗今還舊服惠流兩郡有遺思云

來去爲州郡，升沉數每齊。綬花還舊佩，判草憶初題。五馬行仍遠，三刀夢更西。楚弓雖可喻，❶離者自悽悽。

寓天寧寺戚可大兄弟歸省

兩生來就傅，適我卧精廬。共器餐僧飯，分燈讀父書。思歸緣問寢，謀道豈懷居？試論西河易，離羣何所如？

書永慶寺壁次荆州❷

城陰背流水，遠樹夕含風。避客溪橋外，逢僧野竹中。問名無以答，齋食偶然同。更向忘歸處，方知過去空。

展先澗谷府君墓四首

秀川沉別墅，春雨暗荒丘。地古孤僧識，公墓久失，叔沔徧訪之，夢神指其處，醒以告僧，僧乃吐實。碑殘五字留。碑止「谷先生之墓」五字，至今存，起初神童筆也。明堂金石賦，公以賦中第，《明堂賦》至今存。幽宅鬼神謀。不用疑天道，人生泡影浮。

玄草烏蕪後，青山白一丘。❸善和書遂逸，靖節誄空留。生死同秦臘，公生死皆臘望。悲歡在國謀。黃鐘閟大雅，吾道幾沈浮。

廟題猶榷院，宋室久墟丘。紫氣龍何

❶「雖」，原作「縱」，平仄不協，故據四庫本改。
❷「州」，蘇本作「川」。
❸「白」，四庫本作「自」。

在？烏衣燕不留。家緣酬國盡，公家號十萬，盡餉文山義軍。天亦忤人謀。悵望前朝業，烟雲日暮浮。

直躬偏疾惡，華髮向青丘。公以劾賈似道罷官，年六十九。道繼雲林後，公爲饒雙峰高弟。詩同山谷留。公係江西詩派。五噫空飲恨，萬石不貽謀。歲歲逢寒食，溪蘋帶雨浮。

訪隱原

入谷無機事，遨逢任所之。獨沿溪、澗往，忽至夕陽期。峰影遥能辨，松陰坐屢移。暝來山下宿，殘月二更遲。

遊龍虎山二首

心閒無所適，高閣日凭欄。虚谷多朝氣，深林生暮寒。猶龍嗟見聖，煉虎欲成丹。二事吾何有？逢人且共餐。

坐久竟無寐，❶秋蛩鳴向人。因悲虚甲子，不及守庚申。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翻憐塵世者，何異夢中身！

嶺南令

邑險當新造，才高特試難。分疆百里儉，敷政四鄰看。卉服文移簡，蚶田賦入寬。無忘柔遠意，聖主待民安。

展先墓

生我不能養，❷其如此日心？縱令雙涕下，難到九京深。手饋思常嗜，心瞿感似音。却憐返哺鳥，夜夜繞空林。

❶「久」，蘇本作「忘」。
❷「能」，蘇本作「待」。

訪劉晴川公雲津次白沙韻

誰信元城後，今人亦可尋。一生無妄語，千載幾知音。試問獄中事，何如嶺表心？道南聞已久，君是指南針。

贈王西石明府赴召二首

王喬爲縣令，何地不宜才？堂案旁無草，衙磚半有苔。庭因疑訟出，門爲遠賓開。此日雲間望，飛鳧忽見催。

遇事不辭難，猶言畏曠官。能探冤婦獄，解辱富郎冠。優飾辭賓戲，鄉音察吏奸。明光今漸近，從此看封彈。

寄萬鹿園

春賞逐陽和，川遊澹夕波。觀燈傳佛性，聞榜答漁歌。千里人俱老，終年夢幾過？秋來仍斷飲，將奈白雲何！

趙浚谷自德州赴山西巡撫即韻寄贈

節鉞寄專征，并州古鎮城。令行傳虜遁，恩激顧身輕。一劍齊中出，孤吟塞上行。文雄經武畧，誰解得兼名？

將遊廬山别尹道輿樟墅

非無八口計，其奈一身衰。念與古人遠，羞爲兒女悲。御風隨所往，歸日尚難期。不用傷留滯，家庭自有師。

遊栗里

陶令罷官後，西疇秫正滋。至今栗里上，猶見柳條垂。山氣佳如舊，居鄰問不知。誰能邂逅飲，一醉寫心期？

東林寺

因尋陶令跡，偶過遠公廬。鐘後空歸處，溪邊一嘯餘。石如人聽法，水向佛成渠。葷酒非吾好，寧緣戒律除？

與日者

少年矜壯志，垂老竟無成。身病疑增骨，人逢但識聲。買山今已遂，種橘晚初榮。❶自達窮通理，何勞問許生。

與相者

壯年甘勇退，不待問麻衣。隱卜閑情少，尋僊舊念非。試看形已槁，豈是遯能肥？莫訝壺丘子，今來示杜機。

拜靖節墓

久憎折腰事，再拜向高墳。東晉非前日，南山還暮雲。將持斗酒酹，更以挽歌聞。不飲緣何事？低徊心已醺。

自佛手巖入慈雲寺

結茅應未久，初地塹相尋。偶誦蓮花偈，因憐祇樹深。嶺雲垂佛手，❷巖石對禪心。莫作陵伽鳥，❸終朝學梵音。

病

病臥遲開户，心慵厭報書。雨晴衣屢易，豐歉室常虚。卜命從來鵩，加餐爲得魚。無能身已贅，縱健欲何如！

❶「橘」，四庫本作「菊」。
❷「雲」，原誤作「南」，今據蘇本改。
❸「陵伽」，四庫本作「伽陵」。

趙浚谷遣袁迪來寓答 二首

南浦袁生至，傳來壟上書。開緘驚改歲，問狀慰離居。萬卷明農後，孤身破虜餘。廉頗今未老，誰與達公車！

病多年復迫，齒髮半凋殘。喪室悲元亮，衰門報耿蘭。心將形待盡，世以夢同觀。惟有纓冠意，悠悠未忍安。

余徙松原泰和張秋泉代余督治八旬乃返酬以是詩 二首

橫流居盡折，❶別業晚仍移。得遂龐公隱，深慚鮑叔知。梓人揮鑿處，圬者食功時。屋漏能無愧，將何報所期？

平生無遠適，代役竟忘歸。力盡如同舍，時移且敝衣。菜根甘不厭，木屑慮無違。版築今無夢，空令遯者肥。

送李檀坡赴蘭陽教諭

講舍別秋霖，江湖水氣深。還過鹿門里，暫慰鴈行心。井邑東昏地，絃匏西序音。不知經術顯，門下幾青襟？

聽友人誦宋高郵守晁仲約事

昔日江淮盜，揚言勢不支。修辭遠迎勞，傾帑重賫持。辟宥猶爭議，封疆故有司。誰知千載下，此事亦多師。

曾月塘兄返家

亂後還鄉井，憐君家獨全。歸人惟有淚，故里半無烟。殺氣秋仍結，殘魂月共懸。西岡蕪沒處，可有舊書傳？

❶「折」，蘇本作「析」，疑當作「拆」。

誤傳寇至鄰曲盡奔

閭里亂縱横，秋原暝色生。争傳負芻至，并作泣岐行。道遠多亡子，風驚似驟兵。荒村獨醒處，空切救焚情。

永　市

曉燒色何赤，愁如烽火然。幾人家尚在？百里信難傳。夕鳥孤飛處，秋山斷影邊。攙搶何日掃？不敢問遥天。

世光子赴鄉試

一經傳世業，三試逐時髦。旅聚須安俗，身單自惜勞。朱衣天有定，寶鑑物無逃。我愧科名久，何心望汝曹！

題江灣北川堂

林中重結宇，正對采蘋洲。婦汲常依墅，賓來愛倚樓。溪聲臨月砌，屋影動春流。莫訝人争席，門前有白鷗。

訪族大安

安溪喬木好，風露帶栽村。人以同宗重，居緣異地繁。田園忘歲月，文字問兒孫。淳樸如吾里，由來祖德存。

北　窗

林空開玄奥，[1]山窗俯翠闈。溜渠春澗合，簾幙霽峰新。牛斗霄看劍，藤蘿曉掛巾。由來歲寒意，還屬晝眠人。

贈周侍御入京

躞蹀玉花驄，驕嘶柳葉風。驚看直指使，重謁大明宫。主聖勞虚聽，民難待實

[1]「空」，蘇本作「室」，四庫本作「壑」。

封。不徒桓典似，但使要途空。

贈廬陵翁明府入覲

玉帛會明堂，丹青入大常。重經門下省，應識殿中香。製錦憐奇彩，垂裳多寵光。鳳池行視草，螺渚有甘棠。

桂大傅輓章二首

聖主敷殊共，明公際寵靈。滄溟開日月，紫極静風霆。美植出連茹，勞歌盡采苓。可憐康濟策，寂寞閟幽扃。

金臺初獻策，彤管受咨詢。寶劍虚知己，青芻愧古人。十年操別鶴，千載著傷麟。日暮寒江上，孤雲對白蘋。

雨中陪同年朱刑部謁子陵祠和韻

昔人垂釣處，潭影自閒雲。出處雖異路，賞眺暫同君。扣門驚谷鳥，微雨薦溪芹。此夜占星聚，應聯列宿文。

贈曾子貞應貢入京師

蕭散愛林居，聞君遠上書。幾年懷照乘，千里謁公車。清廟時當頌，朱絃音正疎。新知不恨晚，應薦馬相如。

舟中對月

旅行無與晤，初月在江干。共載中流去，遥隨永夜看。注陰深灌木，抱影散平湍。但取明珠近，寧爲滄海歎！

寄友人

與君十載別，聞已二毛新。却憶同遊處，誰爲强健身？遠江長映户，隱几對芳春。我已捐簪紱，無爲苦避人。

送王編修懋中省覲歸無錫

畫舫乘秋發，班衣愛日遲。歸攜西掖綬，行詠北山詩。江雨鱸魚白，山田粳稻垂。而翁投紱早，❶莫更滯還期。

胡臺史國材見枉

避囂遠城市，卜築依江村。琴樽時自適，車馬不聞喧。忽枉靈臺史，因傳相宅言。爲語流泉地，吾生在灌園。

羅邦懷太守出衛山書箑索題

寒枝斂真色，嘉蔬競芳叢。誰章兹物美，寘君懷袖中。掇英動遠涉，飲馥得承風。慎勿輕捐棄，幽情吾所同。

覽　鏡

把鏡千憂起，如聞影荅形。將心忘愛惡，察物任分明。衰向愁中集，癯從病裏生。前途知幾許？何事不遺情！

夜　歸

宵逝逢初霽，山深迷所如。疎星浮野水，涼霧暗村墟。谷應疑呼侶，林昏錯問居。始知勤四體，不獨有長沮。

尹道輿會試禮部

三年期共學，别去意何如？暮就旅人宿，朝呈天子書。時平道易偶，命達志寧疎？莫念江潭老，林塘已卜居。

王生新舉鄉試便赴禮部名宗熹

少年榮薦達，挾策向明君。揖遜公卿重，聲名郡國聞。謀身先擇術，憫世在繁

❶「紱」，蘇本作「綬」。

文。縱有高車貴，相如未可羣。

賀□氏祠成❶

時日練柔剛，追先啓户堂。即看蘭滿砌，不讓杏爲梁。世世藏遺服，年年獻侑觴。還聞歌祖德，鵕弁有輝光。

暮坐

隱几不知暮，喧喧瓦雀還。下廉疎雨後，虚室一燈閒。聞反聲如脱，思微識近頑。從兹悟真性，正在有無間。

讀易

陰陽不相離，往來環轉然。此中有逆順，當機之後先。

無極生太極，可以譬逆數。二四雖未生，得一乃其據。

知機吟用康節韻

先物謂之幾，旁行且入微。有無未分處，主宰不移時。得者須忘意，知之莫泥辭。雖從静裏得，却向動中知。

謁濂溪先生祠墓三首

匡廬開曉霽，懷古見芳襟。溪水清堪遡，林風静自吟。山如蓮乍發，庭與草俱深。此日生芻奠，還同執贄心。

其二

外物等銖塵，方知貴在身。一抔誰不共？四海此常親。地似依防墓，鄉猶近楚鄰。築場來已晚，願作掃除人。

❶「賀」下，原空二格，今據卷首目録補「氏」字；蘇本題作「賀某氏祠成」。

其　三

軻死誰爲繼？寥寥千載悲。寧知無極語，始應聚奎期。南矣道方啓，歸歟樂在茲。初平還我輩，聽語恨非時。

趺　坐

兀兀類株拘，晨興忽及晡。息深非一氣，坐久只單趺。榻外千峰静，門前三歲蕪。諸生莫請業，意句愧先儒。❶

老　至

少年能幾許？已復迫衰期。氣鋭終妨道，心醒每過時。積疑忘後悟，微病静中知。一見真吾在，形骸豈足私。

中秋憶亡弟

耿耿夜無寐，見月倍淒其。節迅人逾遠，天高氣自悲。影憐連理樹，身媿在原詩。不遇長生藥，空梁安可期？

夏幽道中

晨征攬衣露，磴折歷峰雲。地險風多烈，林深日易曛。山禾霜後實，鄉語客中聞。人事隨情好，吾行得所群。

訪李少舫故宅

鳳毛人所羨，鴈帛歲難違。詎謂升堂日，❷夫君不復歸。省蘭虚夜篆，墓草怨春輝。哀些能聞否？報魂欲剪衣。❸

❶「意」，四庫本作「章」，可從。

❷「詎」，原誤作「距」，今據四庫本改。

❸「報」，四庫本作「招」。

送女兄夫周龍岡北上三首

自嗟兄弟寡，況忍復離群。對粥空懷姊，加餐此贈君。齎持心莫効，去住跡從分。勿以家爲念，吾甥俱有文。

其　二

少年看授館，母氏愛無分。具食求常嗜，延賓待異聞。貴遲占命屢，别久寓書勤。此意今誰憶？空餘吾與君。

其　三

結茅依野樹，巷僻少來車。落葉滿庭下，寒山半雨餘。忽言京邑去，因憶貴交疎。問訊休相及，爲農久廢書。

暑病思石蓮洞

慣在巖下宿，❶今結夢中思。石室不知夏，泉流無盡時。崖深臨眺久，❷徑遠送歸遲。誰忍經年别，空懸翠壁詩。

送饒湖田憲使入京

病身無復健，忍聽鴈離群。彭蠡秋風後，淮南木葉紛。鼓鼙新戰士，齊魯舊監軍。年壯堪酬主，鐃歌幸一聞。

葛山王思畏七十

去年從朋好，同舟遣子隨。達觀疑有慕，禄養似非期。事簡貧常足，情深惠屢推。親心知所畏，垂老不忘思。

壽竹園秀岡兄六十

蓮洞時相見，芳醪每共持。忽看四歲

❶「在」，蘇本作「從」，依律當從之。
❷「崖」，陳本作「巖」。

長，已至六旬期。岡上松初秀，庭前桂幾枝。顧予頭且白，先寄杜中詩。

觀　奕

藏身隨地足，動着便堪疑。兩利計爲上，交鋒機已危。每當拂心處，頗嫌收手遲。旁觀今更審，鷸蚌莫相持。

景德鎮觀御器

塼埴周官舊，祠禳漢時專。從知器尚白，始合道中玄。玉食金鋪上，瑶壇璧月前。因憐塵土質，猶得報陶甄。

子　陵　祠

漢庭懷舊德，獨愛水雲身。白髮一竿暮，青山七里春。江流閑歲月，夜景湛星辰。千載荒祠下，停舟日幾人？

寄高郵太守劉松宇

符竹臨何處？朝朝雲水身。望帛來屬令，過鵲識嘉賓。粳稌千家市，❶菰蒲四郭鄰。最憐荒歲後，初有醉眠人。

劉見川太守誤期晤

病卧愛林居，覊留寇亂餘。誰能城市隱，空却夜遊書。避地皆戎馬，藏身且蠹魚。知君不由徑，隨地可虚徐。

送曾文洲赴建寧祭酒

八閩稱望郡，祭酒職尤清。不對鞭笞事，惟聞絃誦聲。諸生傳命令，六藉校章程。問政誰頻過，時牽舊令情。

❶「稌」，四庫本作「稻」。

贈黄勿齋赴永明令

羡君初試邑，入境及春和。五嶺分疆處，三苗互市多。餌魴堪譬政，馴雉定聞歌。莫厭山城遠，瀟湘一帶過。

龍母黄孺人六十

不負夫君託，能成令子才。斷機知學進，減食爲賓來。庭桂秋芳滿，❶江魚曉燕開。願言萱背永，常獻菊花杯。

乞巧

人間多道路，天上亦風波。卧看雙星轉，聞當七夕過。神猶甘處野，智不及踰河。祠禱憐兒女，紛紛柰巧何！

皇厓壇晚

丹閣俯晴空，瓊花散晚風。軀疇看禹畫，鼇極見皇功。檻外雙虹轉，雲中二鳥通。只須乘下舄，❷從此度珠宫。

金山寺

碧山開法鏡，金地絶塵緣。龍藏元依水，珠筵盡在蓮。靈鼉聞夜梵，馴鳥下朝烟。不用懷三島，臺高接四天。

❶「芳」，原誤作「㝐」，今據四庫本改。
❷「舄」，原誤作「寫」，今據四庫本改。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族從孫　復晉　男士瓚　士璠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轀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衡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轀璞　士璋

七言律❶

初登第

媿無三策報明昌，漫徹金蓮到玉堂。撫己豈堪陳亮並？知人空被帝堯光。兩生欲出須周禮，千載曾經笑楚狂。温飽平生非所願，君臣今日繫綱常。

寺中有懷

城西古寺居仍僻，閣上鳴鍾春正晴。初日影迴雙塔迴，遥天聲斷片鴻明。鄉園白髮音書少，歲月金閨感慨生。使命告期那可遽？憑闌空有望雲情。

四月十二日經筵躬展御書賜宴左順門

談經内殿重司存，妙簡儒英奉至尊。親仰天顏承玉几，巧當日色上金門。御書躬進鳴陽頌，仙醴均沾湛露恩。翻愧斑行稱獻納，五年初侍紫薇垣。

社日

社日日暄風氣鮮，溪光野態簇春妍。

❶「七言律」，原在「初登第」下，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移置「初登第」前。

低飛燕子劇自語，點注桃花嬌可憐。蜡虎青郊争袨日，蟄龍玄澤欲浮烟。因思宰社還酬國，轉對新芳倍惜年。

答張子昭訪論

月舟橋下汎秋陰，石埠村西暮雨深。凫渚參差前度影，鶴絃淒切別來心。吴碑岐鼓留天地，周雅唐風辨古今。冥討憐君蘿薜興，真詮遲子鳳鸞音。

除夕感懷

往日三元開寶曆，近臣五夜奉金鑾。圭璋偏入羣方獻，絃管常留萬歲歡。憶自霜華飄故國，每依春色望長安。探鈎傳炬俱恩澤，作頌觀風獨倚歎。

展先墓

石埠新封草欲萋，長年寒食雨交淒。千秋栢寢誰知鼎？七字延陵空有題。海岱冰霜思定遠，塞垣金鼓罷征西。君章見説階蘭長，大樹蕭蕭烏自啼。

重寄楊達甫

億昔春盤坐綺筵，苑花宫柳惜芳年。吹嘘詞賦楊雄晚，摇落風霜宋玉憐。三晉河山開節蓋，五湖村曲卧雲烟。鳳毛麟角終池閣，鷺振鴻冥極暮天。

程舜敷春暮同江宴會遇雨

仙舄飛騰驚故人，華筵慶洽敞名津。楚天雲雨巫山夢，江草珮環湘浦春。萍梗故依芳席合，鳥聲巧逐和歌新。誰知別去鍾期調，今日重聞流水濱。

泰和劉生寫盤龍先塋碑文有贈

澄江夕照動文舟，桐水朝雲坐翠樓。

雨浥峰文當户出，草迴春色共人留。彩毫漫逐玄螭舞，錦石驚看紫鳳遊。劉幹向來詞翰客，豈聞淪落向龍洲。❶

屠郡守擢徐州兵備

吉郡樓船縈別情，彭城金鼓動秋聲。烟霜淮海連三輔，關鎮燕吴控二京。把下風流今寂寞，沛中雲氣尚縱横。銷兵已試甘棠地，推轂無忘細柳名。

九日述懷

幾年秋色倍離憂，九日閑情滯一丘。菊蘂不憐高士老，萸房空憶古人留。疎林露纈隨風下，平郭烟綃盡日浮。曾向高臺賦鴻鵠，至今遺調在滄洲。

與羅道旋泛舟

扁舟同水共追尋，黄葉蒼葭起素陰。江雨霏霏孤雁遠，野雲冪冪萬峰沉。桂枝晚抱連蜷色，菊蘂秋憐寂寞心。摇落未須賡楚調，高山意在有知音。

贈友人應貢

雲檄星軺郡邑催，天都台省急羣才。龍泉自遇張華使，駿骨須登郭隗臺。帆帶楚雲隨鳥逝，席移江月聽猿哀。獻賦莫陳封禪事，漢壇秦畤久莓苔。

龍窟道中懷友

細草深松坐息機，碧山丹壑暮忘歸。十年襟袂三秋隔，千里音書一鴈稀。遲景況逢葭菼滿，幽期更與菊花違。澄江淡月懷人處，不爲清霜自濕衣。

❶「洲」，四庫本作「州」。

贈張學士

天禄談經今十年，薇花雞樹阻雲烟。每看彭蠡孤鴻影，欲寄延津雙劍篇。臺上黄金聞買駿，江南緑草聽啼鵑。漢廷自有封禪賦，留滯何須嘆馬遷。

同孫江陰登二島有作次韻奉贈

與君春日別春明，青瑣遥憐去國情。江縣碧桃花已暮，秋風黄菊酒初醒。烟迷雙島疑珠珮，山遶孤城作畫屏。何謂皂囊虚綵筆，獨令漁父得知名。

毘陵舟中懷唐荆川

江雲冪冪接城隈，野水依依去纜催。鳴葉豈堪霜後聽，離鴻況在雨中來。漢廷金馬多龍友，吴國青山空鳳臺。爲近秦淮夜歌地，秋風三疊使人哀。

曾梅臺參議自釋逮移閩藩道遇貽詩次韻酬贈

聞君直道振綱維，燕獄霜飛六月時。白璧每憐人共棄，黄金不嘆旅無資。憐才聖主元恩貸，❶許國公卿重論思。誰道羽毛驚彈射？亦從霄漢得差池。

贈張良夫應天通判

秋風桂殿醉瓊筵，鴻鴈分飛十五年。競道金陵新別駕，不殊畫省共登仙。鳳凰臺下留殘草，蘆荻洲前起素烟。三輔五陵多俠貴，看君治行漢廷傳。

至全椒贈戚南玄

重雲離翼阻天涯，千里登堂憶歲華。

❶「元」，四库本作「原」。

玄鬢已非前日影，黄金猶是別時家。濠梁北去多秋水，勾曲南來定暮霞。安得吹笙王子晉，相携雲外采丹砂？

高郵除夕

孟城簫鼓動春妍，湖上雲霞接海天。客裏寸心仍遠道，燈前孤影又殘年。因聞爆竹思兒態，爲見新桃憶舊廛。一紀近臣虚寵渥，不知應制屬誰先？

過彭城哭先大夫

二十年前試綵衣，碧油幢影媚春暉。重攀遺栢烏猶滿，空望飛雲鶴不歸。門下健兒多白首，帳前俠客半金緋。河流便作千行淚，難遣人間此恨稀。

詹府讌集次許松皐太保韻三首

青陽啟禁倚玄倉，七鬯新承萬歲觴。園綺衣冠因漢出，圖書河洛應辰良。雲從五色龍池近，日抱重華虹渚旁。競道貽謀過往聖，早看六傳滿文昌。

禁垣佳氣鬱蒼蒼，東府登賢舉慶觴。白虎然藜俱大雅，金臺買駿豈留良？傳經直日來氊上，應令乘春侍輦旁。却愧微涓酬少海，也從托乘奉明昌。

鳴珮朝歸曙色蒼，盍簪筵啟薦華觴。寵銜已荷如綸重，主器還欣比玉良。班接貂蟬玄圃上，身沾雨露墨螭旁。聖功不數宣猷頌，定啟千秋寶祚昌。

左順門捧敕授日本使臣

聖朝柔遠重絲綸，罷直傳宣侯紫宸。東海無波通信使，上天有語屬詞臣。捧來瑣闥龍文動，賜向彤庭象譯頻。不是爲儒

稱載筆，玉階豈得置微身。

十月朔奉天殿頒曆

天王玉燭調三極，太史銅儀協八風。淑令早從三殿下，韶華還與萬方同。堯年喜戴頻書考，周禄虛縻幾獻功。錯訝朝來霜氣薄，春陽已滿大明宮。

送郭檢討省覲歸山西

軒車曉日發長安，恩詔寧親寵數寬。去路共嗟金馬貴，還鄉偏重綵衣歡。鳳凰池上春相待，蟋蟀歌中歲欲闌。況是雲中烽火後，采風無爾緩歸鞍。

長　陵

永安宮闕啟秋城，紫殿岧嶤白露明。萬歲已占天壽並，千靈還擁地維城。銅泉日遠空神御，玉食時來展聖情。不識當年文字侶，攀髯誰切挽歌聲？

十月六日千秋節賜宴

列秩青宮已二年，昌辰初得醉恩筵。風前露醑千秋重，天上雲和九奏傳。東掖早聞迴綵仗，内庭應偏賜金錢。自媿菲才無以頌，重華長願似堯天。

奉贈梁司徒罷官歸金陵

功成得罷尚書奏，丹詔從知惜老臣。已長子孫留報主，欲尋行輩少歸人。山中徑路猶殘草，江上鱸魚且問津。不羨剡溪恩澤賜，五湖應并與閒身。

別蔡　鸞

十年爲別賦滄洲，每對燕雲憶舊遊。今日分岐猶似昔，青春雙鬢已成秋。學農吾逐長沮往，隱市誰知季主憂？別後相聞

憑塞鴈，豈堪重上望京樓！

任城對雪

紛紛暮雪阻任城，春入官河水未生。柳色無端虚二月，鴈聲何事到三更？南歸舟楫汀沙遠，北望關山野樹横。賈誼少年多涕淚，豈知漢室自昇平。

西湖積慶寺觀宋理宗皇帝及帝昺閻妃遺像二首

千門精衛擁星躔，何事栖遲寄梵筵。日角早聞還九地，春容猶見傍諸天。霧知龍衮香偏合，花對仙桃色倍鮮。空使萬方歌萬壽，豈期身世總歸禪。

金銀宮殿玉爲筵，記寫君恩施佛年。綵績至今留梵月，土階誰復戴堯天？王孫日遠悲春草，神女雲來泣夜泉。四海爲家猶是幻，等閒興廢豈須憐！

望鄉

京國啣恩罷秩還，烟波日暮近鄉關。已無猿鶴移文怨，且共漁樵對語閒。幻跡識從榮宦後，道心堅自險途間。歸家若問躬耕處，五柳門前有碧山。

入鄉

長辭羈紲諧初願，年入鄉園似解酲。市上已慚司馬季，丘中或遇楚狂生。心憐多病能知藥，可想同聲喜聽鶯。所幸爲農蒙帝力，荷篠豈用學逃名。

歸田

疎賤何心與物猜，敝廬歸去正蒿萊。灌田漸解憎多事，種樹方知養不才。手録道經閒自誦，門臨秋水晚慵開。過從亦有

鄰翁語，又喜寬租詔令來。今無烏鵲恨，倚闌還對白雲歌。晦明物理吾何計？不惜青尊醉薜蘿。

食　新

少年每羨巢由事，慚愧塵踪今始歸。路入風波知地險，物經寒暑識天機。秘書初撿神農語，朝服更裁處士衣。此日倍懷明主德，秋風已飽故山薇。

八月十日萬壽聖節感述予登第一紀，止己丑、庚子與茲慶賀。

長安玉幣慶堯天，中夜嵩呼萬國傳。綵仗幾回陪暫入，青山今日思空懸。腐樗自分終投谷，桃實曾聞數漢年。却恐班行同輩在，周南猶爲史談憐。

中秋酌客

客歲長安旅思多，鄉關迢遞阻烟波。每看葉落驚秋早，不到山深柰月何？繞樹

寄永州別駕七泉表叔

瀟湘西望鳥飛還，分郡猶聞意自閒。雲裹有山多種秫，月明無事亦開關。檄傳化及三苗外，訟罷行多雙樹間。借問濂溪逢舊主，幾人吟弄對潺湲。

秋日玉虛山齋

深秋獨院野塘橫，覽卷空含萬古情。漁父早知從玩世，丈人何事苦逃名？鴈來彭蠡時將晚，菊近柴桑色更明。寵辱向來那可得？祇餘秋水似心平。

王筆峰參政聞余歸田有寄倚韻奉答

疎狂元恃主恩深，九死餘生荷德音。不爲敝帷全舊馬，豈容疎網縱羈禽？籬花

采采三秋色，江水悠悠萬里心。此日白雲迷世路，獨煩問訊到深林。

同年吴雲泉棄官南歸有贈

與君同榜復鄰州，十載飛騰獨寵優。兵馬東川唐節度，簡書關外漢諸侯。忽聞夢雨翻巴曲，不待秋風歸楚舟。直道古來多屈抑，幾人身退志俱酬？

贈黄洛村會試禮部

三年身與白雲盟，别去空山憐道情。春發洞中誰共偶？雪深江上自孤征。萬言今合酬明主，一刺何曾謁上卿！經術本資儒者用，況逢人已重黄生。

甲辰新春

歸田三見户桃除，四十蹉跎又歲餘。身任衰容寧問卜，家無長物但傭書。藉陰暗惜孤根草，狎性閒窺逐隊魚。競道南枝春色早，擬將樹藝候吹噓。

奉陪雙江先生訪舊石屋

僻居春日苦離憂，獲奉巾車訪昔遊。共出羊腸窮遠道，幾看魚泳坐臨流。孤雲無繫身常健，一劍相携志已酬。不遇辭榮甘混跡，豈應清論在林丘？

蒙菴陳君六十始舉子詩以賀之

年周六十初生子，白首初諳襁褓方。間齒翻從先甲數，❶肖形應共大年長。門前父客猶多健，架上儒書已久藏。不獨晚成古器使，顯名正待掌珠光。

❶「間」，蘇本作「問」。

冬夜讀書

新晴別舘夜何期？擁褐寒窗讀楚辭。月色半庭人語静，松陰滿地客眠遲。聞鴻倍覺江村遠，望斗方知閣道移。自分一生同木石，安居何恨遇清時！

周冷塘憲副雪中見訪

同住深山與世違，遠勞雪徑訪巖扉。但教決履從人笑，何有高歌和者稀。如玉喜臨庭院樹，飛花偏逐芰荷衣。袁生一榻蕭條久，豈爲衾寒又促歸。

訪雙江公用見貽韻

身世俱爲不繫舟，每逢春色憶同遊。翠微山遠迷朝樹，白水亹高迥暮樓。竹葉幸陪今日醉，❶桃花能爲主人留。林中知有瓜田在，豈用相憐談故侯！

送胡仰齋工部還京

賜酺同醉鳳樓前，省署分違各歲年。自着草衣來社雨，看牽錦纜別江烟。苑花向日迎官騎，岸柳隨風繫釣船。身貴不煩懷舊侶，菲才何意賦甘泉。

讀京華舊稿

少年高揖談王道，今理殘編媿舊封。世事白雲終莫定，故人青鬢豈重逢？閒垂書幌穿斜日，坐聽樵歌對晚峰。却笑儒冠空結束，此身已向遠遊慵。

曾梅臺赴貴州總憲

新恩豸服嶺南還，繡斧乘春下百蠻。三楚別來初轉夏，五溪西去但逢山。簡書

❶「陪」，原誤作「倍」，今據四庫本改。

夜傍星河遠，晝戟晴臨雉堞間。誰數牂牁通漢使？王章今過七星關。

挽富田羅汝奎兄弟

白雲已逐水東流，空有啼鵑送暮愁。窮巷誰題凡鳥在？殘書應伴蠹魚休。雙墳寂寂青峰雨，一夢悠悠素草秋。爲見桃花倍惆悵，春風何事不相留。

太保司馬毛公歸田投贈

三邊百粤仰威名，獨握兵符十二營。頻賜寵衣分御府，密投勝筭中皇情。身閒不俟成功後，道直終令衆論平。暫使山林增氣色，白雲還待慰蒼生。

寄座主張水南公

楚江歸去愜林栖，春草萋萋四望迷。藥長得知更伏臘，醉遊常不辨東西。道從川上行時見，詩向窗前翠處題。分與白雲爲伴侶，致身何以報提携。

壽外父大僕曾符翁時年七十九二首

十五年前學一疏，自甘白首棄金魚。閒推易數因留注，懶對鄉人故索居。冠制喜從周禮後，人材愛説孝皇初。伏生强健斯文在，暇日頻來問尚書。

深林住久忘機事，破壁頹垣一草堂。掩户未緣經月雨，敝裘猶帶十年霜。不携穉子能穿屐，自抱童孫看倚床。共道明年逢八十，無心重問渭中璜。

衡山歸別王生有訓劉生行甫石頭山下

名山子解從師去，窺得金書大禹文。還家山洞不知秋葉改，仙橋直與世人分。猶帶湘中月，贈客曾收石上雲。聞道天台

堪採藥，春風能否復隨羣？

湘江懷古

秋風江上易生悲，寂寞寒流去欲遲。漢室幾人憐賈傅，楚狂今日吊湘纍。長沙地近家誰識？漁父歌殘舟自移。總爲天涯多往事，至今班竹尚低垂。

次禾川黃郡公追餞水頭

日暮江深寒欲愁，使君露冕來同遊。高歌不避魚龍夜，幽事況兼蘆荻秋。石勢遠疑橫赤壁，灘聲静憶轉黃牛。酒殘別去潭烟宿，楓葉明朝一釣舟。

重別何謝二子羅漢寺

寒催歸思欲辭君，去去臨岐不忍分。言向同心那有盡？酒當垂別自難醺。岸邊斑竹初收雨，江上青山已散雲。此地知君重往過，定攀庭樹憶離羣。

湖上望匡廬次前韻

廬山叠叠翠光寒，宿靄浮嵐春未殘。一葉扁舟人獨往，萬峰落照晚宜看。移居欲訪陶元亮，避俗休疑管幼安。石乳雲芝知久待，漁郎且莫問儒冠。

安慶吊余忠宣公墓

淮南兵甲正紛紜，不爲酬恩始立勳。城上女牆頻易主，池邊神道獨憐君。一身自許生無負，數口還從死有聞。此後觀風求國士，不知誰屬似將軍？

登報恩浮圖懷龍溪

金陵南郭化城居，景物依依六代餘。華榜猶懸中使敕，寶函常護上乘書。燭龍夜夜留金塔，靈鷲朝朝映綺疏。却憶山陰

王子輩，昔年曾此話玄虛。

訪戚南玄用往年韻

別去躬耕楚水涯，思君歲歲損容華。江天獨放遊人舫，草樹重尋隱者家。竹下門庭閒鳥雀，席間言笑帶烟霞。守雌知悟玄虛理，煉性寧須九轉砂？

靜海寺留別何善山

不知曼倩是仙遊，一月春風李郭舟。彭蠡烟波看旅鴈，金陵城郭別官鷗。明時莫厭爲郎晚，落日偏當餞客樓。記取雙魚頻問訊，潮聲夜夜到江頭。

程松溪司成清明日見訪獅子山

金陵風日正清明，忽聽春山伐木聲。歲月二毛空自數，雲霄一羽竟誰成？虞廷典樂官仍重，漢室臨雍禮更榮。爲羨酬恩將道術，江湖簑笠且逃名。

訪唐荆川

千里相尋到草堂，蕭然隱几一庚桑。心緣忘物幾無懼，道在憂時苦自强。機發定知穿伏虎，書多曾不畏亡羊。別來鄙吝今如失，可是君身舊姓黄？

別荆川

懷君歲歲苦相望，一月春風去處忘。臨發幾回留解橐，無言還似待傾囊。幸俱見索形骸外，恨不同生寂寞鄉。家住名津書易寄，莫緣諱姓懶題將。

贈心漁錢公

前身東海丈人流，處世真同不繫舟。欲抱釣竿思遠去，每歌漁父任行休。嚴陵地近常留夢，巧餌機忘不用鈎。昔日巨鰲

誰得手？三山疑在越溪頭。

贈王龍溪

故人在念那能別？一見山陰坐暮林。屢向目成知偶合，不將言應一觀深。❶十年已去爲何計？千里臨分獨此心。莫抱鳴琴惜來意，楚江流水待同音。

夜雨玩易

風入南樓雨乍殘，蕭蕭萬籟動新寒。閒窗藜火虛相映，晚歲韋編靜自看。日月互精圖已顯，乾坤非晝見應難。根源若道無消息，何事堯夫獨弄丸？

先天

圖書曾識先天象，却恨無言自仲尼。豈意二千餘歲後，更聞三十六宮詩。三十六宮之說始於邵子，以反覆卦觀之，即六十四卦反覆含陰陽義，故曰「朝屯暮蒙」，又曰「損益見義」。天根已屬陽生候，月窟初含剛反基。說向世儒渾未悟，不知康節果誰師？

次康節觀物吟

生地生天別有身，身藏天地豈爲貧。有無不測終何物？動靜之間難語人。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連申處起天根。天根月窟分朝暮，識得未分方是春。

病危效康節體

病勢熏心力莫支，獨將天命自推移。古皆有死幾足卹，今若虛生安用爲？總爲浮漚終欲化，若求真夢却成癡。世間誰是調元手？漫誦逍遙有所思。

❶「一」，蘇本作「以」。

病起自警

五尺身軀一丈夫，百年事業竟何如？每思曾點三春樂，豈用康成萬卷書！物我同觀從混俗，見聞俱泯似逃虛。古來豪傑幾先定，肯向迷途錯駕車？

屠竹墟有貽次答

中年學道負心期，始信楊朱亦泣岐。擾擾漸忘聊自遣，空空僅似有何知？倘逢南郭堪相偶，解讀西銘不恨遲。底事別、來如對面，問君可是破羣疑？

別寧遠桃生世南求學記

幾年欲放濂溪棹，今見春陵故里人。冉冉浦蓮應自好，青青窗草幾回新？圖書待爾傳無極，風月於吾覺有神。此去得師應自別，酒中且贈一丸春。

贈錢緒山

澤國初逢不記年，一回相見一泠然。❶伊川易在涪州後，康節遊從四十前。同俗意常隨獵較，答言時亦借魚筌。此行不是尋常別，爲向春風自放船。

赴雙江公約入安成

十年農圃未知貧，漫惜花飛淚濺巾。一宿巖崖逢道侶，倍憐章句誤儒身。閣中曉雪千峰静，洞裏寒梅一夜新。報道春江發春賞，前汀可有問津人？

西樓雨中寄戚南玄

春雨春雲黯不收，溪聲亂處獨憑樓。琅琊山好人常醉，彭蠡烟深鴈欲愁。六籍

---

❶「泠」，原作「冷」，不協律，今據蘇本改。

恨窺千古晚，百年誰放一身休？ 謫仙舊有匡廬興，期在銀河八月秋。

東廓先生貽連山書屋落成詩次韻奉贈

憶從石屋訪行窩，幾共雲關掩薜蘿。一見自慚違道遠，無言更覺飲人和。六經同異多新語，萬物逍遥有浩歌。竊比舞雩吾所志，年年將奈暮春何？

與張以敬曾于健夜坐

虛堂清夜寂無喧，漸覺年來語尚煩。却笑空持儒者籍，可誰親見聖人門？ 魚筌得處終難譬，鹿夢醒來豈復存！ 好景待人眠不得，三更霜月上孤村。

邃夫弟初入南雍

頻收家問爲兄慰，初試鄉心覺汝難。資遣聊同從外傳，縱觀況已到長安。半年曾讀西銘未？ 一飯誰將國士看！ 留得父書相待久，幾多勳業在儒冠。

送尹道輿會試

經綸自屬吾儒事，温飽何嘗慮見侵？ 況是義方同尹母，可無善養似曾參。萬言爲試陳王道，一飯應知待士心。但得廟堂多爾輩，豈妨枯槁卧山林！

吴雲泉初遊石蓮洞

山中古洞初歸主，林外穿雲遠共君。石作蓮花疑半折，僧如迦葉可爲羣。未須説法來猿聽，恐有遺書似鳥文。去處莫言隨所遇，年年風月待平分。

壽同年胡前岡六十

文章禮樂與時違，早賜明恩暫賜歸。慣學兒嬉緣母在，乍親農事識人稀。傳書

久謝京華遠，注易曾窺造化微。同榜少年吾亦老，料君萬事已忘機。

壽桃林一愚伯八十

早知世道等浮烟，不恨南枝春色偏。自分若愚甘在谷，豈因抱一學談仙。情忘逐子東征日，道合嬰兒太上篇。見說伏虔猶彊記，將無恩詔訪高年。

洞中屢辱龍塘兄惠詩次韻奉酬

獨眠深洞不知曉，屢遞飛雲似見君。豈爲風波曾試險，故尋麋鹿與爲群？因酬詩內蓮花句，却掩窗前貝葉文。笑謂奚童好歸語，雲間世外此從分。

壽桃林龍塘母孺人八十

誰能綵服易華簪？歲歲躬耕力自堪。懶種桃花稱作宰，愛依萱草號宜男。貞名早逐梁鴻隱，善養惟聞尹母甘。何意古風今尚在，每將樂事向人談。

洞泉戲吟二首

微涓出谷是何年，行止隨時豈自憐？欲接衆流將助海，倘容尺地即瞻天。納汙不畏迷空鑑，枉道還聞作怨絃。此去桃花休帶取，漁人曾未識溪前。右洞贈泉

滴瀝寒厓不記年，下流何意動人憐？甘從辟地能隨物，得遣歸田敢怨天？洗耳自疑難飲犢，知音誰許似鳴絃？料君堅白應難轉，留取無心對影前。右泉答洞

平陽勘雙江獄事

聖朝閱獄體羣臣，功罪還將問吏民。無恤共憐沉竈地，不疑豈恕誣金人！胡來借箸謀安出，事往吹毛語太頻。回首晉陽

成樂土，安危當日屬誰身？

奉期龍塘惺厓特峰三君重遊石蓮

身世能將視片雲，巖栖豈必魏元君？夕窺蘿月時留影，朝聽溪禽自笑羣。屋似披襟中野處，石如浮梗亂波文。揭來不信通靈地，且試浮香坐夜分。

壽王母金孺人九十

王母從來海上仙，春風九十又華筵。世由鳳閣絲綸貴，家是烏臺甲第先。婚嫁即看俱白髮，蠶桑能數幾滄田？門前桃樹纍纍實，應待千年入壽篇。

青原山次韻共緖山龍溪

春服相尋秋始逢，講堂分席更朋從。石林清晝揮松麈，山閣微風起暮鐘。道損自甘同輩後，神閑漸識古人慵。溪邊夜語休輕答，莫有當年聽法龍。

湖上別龍溪

河汾門下幾人過，屢見其如遽別何？一月齋心仁義外，三年橫口是非多。諸生避席從相問，童子濯纓來和歌。我亦投竿傷歲久，欲隨東去釣滄波。

壽桃林一愚伯九十

丈人九十身長健，閭里過從舊識名。就養久聞朝市事，觀書還辨古今情。當門樹老曾看種，在學孫多自教成。行輩只今誰得似？季方年齒近難兄。

桃林竹塢翁七十

宗家家慶似君難，七十容顏尚渥丹。兄弟俱爲王國傅，祖孫常顯大夫官。林桃含色凝春酒，塢竹繁陰閱歲寒。習静邇來

忘味久，壺觴遥阻共賓歡。

贈特峰兄令永定

親民自屬爲儒事，今佩銅章百里中。官署乍開當嶺月，蠻音慣聽問鄉風。林烏日下庭階静，❶隴雉春多野戍空。令譜傳來君第幾？美名期與古人同。

舟過泥塘喜兩峰師泉偕至夜話有作

溪水初生春棹開，溪邊野草緑於苔。白駒客至芳情合，青嶂烟多暝色來。物態自新人欲老，道緣何在語難裁。對君静夜增愁思，安得同登日暮臺？

顔兩江六十壽詩其婿陳兩湖翰林代索

供奉先朝遇寵私，後人文物自應奇。移家尚記從瀘水，選婿終應向鳳池。江上花開春未晚，門前車至酒能釃。當筵不用酬賓戲，秖誦聞鶯應制詩。

寄吴九山名紳，莆人，時爲德興教。乃翁諱希由，先君同年進士。其生同歲月日，遲數時；卒同歲，遲五月。俱止憲副。

嚴君出處類而翁，生死悲歡歲月同。異域長嗟難問鯉，遠書何意逐來鴻？青峰湖上官齋晚，白露山中壠樹風。不待牽衣方下淚，孤雲相對恨無窮。

雙江公赴薊州中丞

薊門天險重王畿，立待中丞破虜圍。開府旌旗占陣色，行邊草木動兵機。潮河川上秋城壯，山海關西晚燧稀。應是笑談尊俎上，古來常勝在知微。

❶「烏」，原誤作「塢」，今據四庫本改。

午日青原山中共善山晴川東廓明水諸公燕序

一徑穿雲萬木深，高崖曲檻晝蕭森。同心人與蘭熏對，多病身逢艾節臨。自笑行踪經石滑，誰從聞性辨鐘音。年來漸識窗前草，不借菩提樹下陰。

題歐陽監丞祠

使丞出塞無歸日，古鎮新祠多烈風。尺寸地皆先世有，存亡身與列城同。亦知北虜重來急，且表南朝一介雄。生氣九京那可作？　亂蟬高樹夕陽中。

是堂俞憲使枉顧兼惠高文恨不相值寄以言謝

幾年同調歎離居，出谷誰疑客到廬？　江夜泊舟遥問舍，竹齋燒燭更留書。欲爲後會期何定？　却愧前知信不虛。滿篋瓊瑶無可報，螺川同水渺愁予。

會判川歸

不出深山今幾年，湖邊又上李膺船。芝城夜雨初憐別，巖寺松風且寄眠。自笑多岐成役役，何如一息守綿綿。歸來尚喜庭柯在，欲話相逢已嗒然。

考正劉忠愍公諱日公爲王振所害，事秘不傳。先行人如墉記公以六月二十一日卒于獄，二十三日其家始得訃，於是連三日爲諱日，蓋疑之也。悲夫！

身亡底事論遲速？　疑信元關筆削權。華衮有褒須繫日，貂璫何力敢移天！　魯公生氣誰云死？　石顯陰謀自合傳。多少白頭還牖下，姓名能得幾人憐？

贈黄洛村

羅巖亦是濂溪地，君屬河汾入室人。似水早聞千傾量，築埸曾許六年身。秋曹囊筆將書考，晝市投珠不見珍。却喜舞雩歸未晚，春風多少柳條新！

贈王存齋貢京師

谷平門下幾人留，病懶憐君賦遠遊。囊裡殘經仍獻闕，旅中孤嘯獨登樓。柳迷濟水逢初雨，月滿長安及早秋。聞道漢朝儒術顯，公卿何日薦張侯？

題瑞金縣銅缽山

層巒草樹隔烟村，雞犬人間寂不聞。松籟夜歸天外鶴，樵歌曉散擔頭雲。閩山西入都成畫，綿水東來盡有文。眺罷勿懷陳石路，仙踪欲問採芝羣。

石蓮洞留黄洛村

經年不坐蓮華石，絶壁烟霞費剪裁。望月臺高沉竹篠，負暄巖轉暗莓苔。厓邊籍草閒聞鳥，洞口攀蘿亂落梅。底事遠來黄叔度，孤舟江上屢相催？

丙午附何善山工部舟泊南康偕劉良溪王有訓余弟邃夫同遊開先寺重來何劉已逝不覺潸然

旅中聞笛自堪悲，況是深林欲暮時。重照古潭雙鬢改，舊遊芳草幾人隨？能詩何遜今安在？入洞劉郎杳莫期。踏遍千峰黄鶴遠，素書無路報相知。

九仙臺遥壽陳明水公

雲霞東望數峰高，海上何年熟碧桃？却憶含香趨帝闕，早從止輦見人豪。青原

節推劉龍山六十壽詩五疊青原韻

夫君襟度可常逢，汎水尋山未厭從。慣忤上官甘解綬，愛眠終夜不聞鍾。笑談對客機全少，妻子謀身計更慵。此道便堪全静嘿，豈須堅白問孫龍！

重登海天樓有懷王龍溪尹道輿

高閣憑闌思惘然，舊遊回首又經年。山陰留滯歸舟後，薊北飄飖去鴈邊。樹影乍疑人侍側，江流猶見道參前。風塵已覺閒人少，得共閒時信有緣。❶

旅　懷六首❷

赤壁春宵客未眠，正逢孤鶴下江烟。簫聲忽起還連棹，月色相看獨扣舷。千里旌旗他日夢，一尊懷抱幾人憐？攀崖欲盡臨流興，回首長空已劃然。右遊赤壁

木蘭家傍翠芙蓉，窈窕猶傳采葛踪。去日一身當萬里，至今孤冢壯千峰。羅襦色借祠前草，明月心懸壠上松。誰道女郎兵所忌，儒冠曾幾識邊烽？右過木蘭山

黄鶴樓前秋水長，江天北望遠蒼蒼。白雲千載歸何處？此日孤吟自夕陽。蘋蓼又圍新睥睨，汀洲猶見舊艅艎。誰家短笛城頭起，不爲烟波有故鄉？右望黄鶴樓

洞庭南望水雲鄉，一棹秋風憶岳陽。波静霽山分桂粤，漲清朝雨在瀟湘。頻聞戎馬驚溪獠，一卧江湖逐楚狂。不爲鴈聲

❶「風塵已覺閒人少得共閒時信有緣」，蘇本、陳本作「風塵滿地行歌少且與江鷗暫結緣」。

❷「六首」，原本僅録前五首，第六首《登陽居山》據胡本補。

節推劉龍山六十壽詩五疊青原韻

夫君襟度可常逢，汎水尋山未厭從。慣忤上官甘解綬，愛眠終夜不聞鍾。笑談對客機全少，妻子謀身計更慵。此道便堪全靜嘿，豈須堅白問孫龍！

重登海天樓有懷王龍溪尹道輿

高閣憑闌思惘然，舊遊回首又經年。山陰留滯歸舟後，薊北飄颻去鴈邊。樹影乍疑人侍側，江流猶見道參前。風塵已覺閒人少，得共閒時信有緣。❶

旅懷六首❷

赤壁春宵客未眠，正逢孤鶴下江烟。簫聲忽起還連棹，月色相看獨扣舷。千里旌旗他日夢，一尊懷抱幾人憐？攀崖欲盡臨流興，回首長空已劃然。右遊赤壁

木蘭家傍翠芙蓉，窈窕猶傳采葛蹤。去日一身當萬里，至今孤冢壯千峰。羅襦色借祠前草，明月心懸壠上松。誰道女郎兵所忌，儒冠曾幾識邊烽？右過木蘭山

黃鶴樓前秋水長，江天北望遠蒼蒼。白雲千載歸何處？此日孤吟自夕陽。蘋蓼又圍新睥睨，汀洲猶見舊艅艎。誰家短笛城頭起，不爲烟波有故鄉？右望黃鶴樓

洞庭南望水雲鄉，一棹秋風憶岳陽。波靜霽山分桂粵，漲清朝雨在瀟湘。頻聞戎馬驚溪獠，一卧江湖逐楚狂。不爲鴈聲

❶「風塵已覺閒人少得共閒時信有緣」，蘇本、陳本作「風塵滿地行歌少且與江鷗暫結緣」。

❷「六首」，原本僅録前五首，第六首《登陽居山》據胡本補。

催歲晚，月明隨處有滄浪。右憶岳陽樓

三年廬阜歷千峰，蓮社花宮處處逢。聽瀑乍疑龍起鬪，窺巖常躡虎遺蹤。燈來絕壑僧初定，雲滿虛堂曉未鐘。悵望楓林秋又改，故吾空在却疎慵。右對匡廬

何年颷馭別高臺，故宅空留盡草萊。丹井有靈隨藥去，白雲無主向秋來。❶ 倘逢化鶴心應識，猶記孤松手自栽。身後身前竟誰是？半生吾已脱浮埃。右登陽居山

聞司馬雙江聶公致仕志喜

司馬中朝獨運籌，静觀羣策力兼收。鐃笳獻捷辭多遜，襁褓延恩寵自優。許國勉承周太保，全身終數漢留侯。幾人拖玉能完璧？回首烟霄楚澤樓。

寄壽松溪少宰六十

君齒相先七歲强，看花曾共少年場。貪聞夜語忘更漏，聯趣朝班觸珮璫。別去升沉成老大，近來學問喜歸藏。傳家定有伊川易，面對何緣到草堂？

壽大宰羅整菴公八十

功成早納尚書履，道直頻删儒者書。木榻歲深曾幾卧？草庭春在不教除。六經得友千年外，四海憂民一飯餘。空使聖人勞側席，肯同尚父載安車！

寄贈青田明府李君株山五十并序

株山君以丙辰九月五十，在《禮》曰「艾，服官政，當經營四方」之時，而

❶「主」，陳本作「語」。

君之學進進不已，甚宜於民，故不以年爲祝。而媚友之情有不釋者，則爲頌其作邑之美，以爲青田慶，然政成而陟明，即青田亦得久專而有也。君講學以淑士，塹城以衛民，出其餘力，手撰《縣志》，而鑒戒畢備。其他可述甚最，❶稍俟病健，當能次第書之。❷

出入公庭每戴星，諸生環席聽談經。能摧海寇奔三舍，更起山城衛百靈。宦跡屢書心已白，藥爐久廢鬢常青。縣人可有攀留計？王令仙凫此暫停。

題廖氏草亭廖爲吉陽先令公後

仙令功多食報豐，至今家在舊花封。衣冠尚想攀留日，宅里猶存清白風。歲長子孫遺樹老，門容車馬古人同。草亭閑處看馴雉，還似當年化魯恭。

王生養明共宿洞中有呈次韻

斸土誅茅憶昔年，移家長住尚無緣。❸因攜石髓堪遺客，不爲樓居便得仙。蕉滿崖扉從鹿隱，田分泉溜共人憐。閉門儘有纓冠事，莫道濂溪只愛蓮。

周中符六十❹

文場蚤歲衆相推，却訝明珠屢見遺。白首書多還授子，青山家在不餘貲。生徒帳下先聞禮，閭里門前每決疑。當日漢庭儒術重，伏生九十作經師。

❶「最」，四庫本作「多」。
❷「能」，四庫本作「爲」。
❸「長」，四庫本作「常」。
❹「符」，四庫本作「孚」。

丙辰除夕

日日分陰知自惜，未須今夕倍憐人。鏡中土木從形改，地上龍蛇與歲新。泛蟻且傾殘臘酒，聞雞便屬隔年身。石蓮洞裏田堪種，負耒還思及早春。

丁巳六日洞中作是時春已踰旬梅蕚未吐

山田十載自開荒，自丙午冬開洞，至是適十年。每覺春來澗水長。簡出不緣堪卻老，忘饑真可代休糧。窗前聽鳥知林静，洞裏烹茶愛草香。何事梅花開獨晚？似留孤潔對群芳。

丙辰十一月六日與莆田洪元脩王生養明族叔爾相族弟惟亨至洞別去幾二年矣慨然有思

巖栖擬遠人間世，翻爲山深到日稀。石室雨苔還繡几，洞門秋草欲鉤衣。舊鄰餉客穿松至，幽鳥驚人遶竹飛。留謝烟霞寫青壁，此身來去本忘機。

丙辰七月十一日作乙卯，是日病幾殆

旅病經時久不除，鄉關千里滯音書。鼠肝已分將形改，駒隙寧知又歲餘。塞上悠悠從去馬，池中圉圉幾生魚。眼前只合論身後，得失何從辨實虛？

内弟曾龍陽五十

趨庭上國憶青春，回首俱爲半百人。食果早聞酬客戲，看花曾擬換儒巾。兩家莫逆今三世，百口相看在一身。況是于公門户大，暮年舊學更須親。

康磐峰陸北川兩方伯沈陸川馮養白兩憲使見枉敝廬予自蓮洞追趨不及謝以是詩

久共長沮學耦耕，人間何事得虛名。家徒四壁勞車馬，身在千巖阻送迎。星聚幾逢聯珮客，雲飛難寄報瑤情。所忻問俗能忘勢，不訝山居禮數生。

中秋與陳兩湖蕭雲皐曾龍陽謝維世劉純甫待月垂虹巖

共坐深巖掩薜蘿，向人獨奈月明何？縱饒白髮難禁酒，莫對青山不放歌。石有道情留洞榻，天將秋意到庭柯。囊琴雖好無弦在，空負年來借聽多。

丁巳秋重至青原有感六疊舊韻二首

入谷尋源久未逢，空花落盡欲誰從？憑闌此日看秋水，隔院何人扣暮鍾？衰壯自憐身是幻，將迎不爲病方慵。點睛且袖閒來手，敢道長廊少畫龍！

故侶三年多不逢，尺書迢遞寄無從。深林落葉谿邊路，明月空山霜後鍾。飲向錫泉心自味，坐看泥塑念俱慵。思公語在還誰得？翻憶儒家說見龍。

壽族叔鳳山七十

羅含有後重家聲，住向深山歲幾更。身謝儒冠緣肖子，庭分賓席少難兄。結廬不計頻移徑，種樹還因識養生。怪是菊花開獨晚，故留尊酒縱閒情。

別江靜齋起復如京師

大雲寺裡分題日，甘露山中燕語時。歲月二毛君自健，風塵一鶴衆誰知？橫經

東海專門避，讀禮中園赴闕遲。儒術古來多薦達，豈無隆貴重師資！

送趙子良起病赴試

家居廛市勝於山，醉裏逢人亦解顏。真息動時常似病，習心忘後儘能閒。姓名今入權衡内，蹤跡終看宇宙間。當日東萊知陸子，豈無秦鏡到江關！

送周龍岡赴嘉興經府

早知立雪事名賢，岐路栖遲不計年。書記拜官趨攜李，風流開幕對芳蓮。夜航聲識吴人語，晚稻香分海邑田。爲問舊時佳麗景，干戈凋謝幾家全。

偶閲己丑讀卷記感賦記出函谷學士載余登第事爲詳

漢室曾推策治安，長沙謫去歲應闌。知人總負臨軒問，明主誰云遇巷難。往迹已陳俱屬夢，病身垂老豈堪官？縱捐微禄還虚寵，稼獵胡能解素飡！

寄李鵝洲海州

秋山獨掩白雲居，早歲交親跡近疎。五馬喜臨東海郡，片鴻忍對北風書。清淮畫舫遥趨府，斥鹵荒村屢駐車。莫歎把麾勞撫字，折腰縣令視何如？

寄劉鳳西太平節推

封疆直接秣陵關，尊酒常懷采石灣。詞客留家知郡美，訟人空獄羡官閒。蛾眉月滿秋臨水，牛渚烟消曉見山。況是上皇膏澤地，科徭應未擾民間。

送劉松宇太守補郡如京師

禁足空多送遠情，連朝風雨水初生。

床頭白酒夜須醉，天際青山春正晴。池草吟成過采石，腰花班入謁承明。曾聞舊郡歌來暮，定有人争問姓名。

寄朱鎮山中丞巡撫山東

青春瓊樹麗彤庭，玉斧登臺髩未星。日近泰山多曉色，風行東海少塵冥。得年不用移齊粟，考牧還聞頌魯駉。填撫正資清静理，片言肯向盖公聽？

夜與胡莊溪毛世卿叙故有感

壯年遠道訪相思，千里征鴻未可羈。偶與舊遊談往事，不知今夕别何時？境如昨夢醒來失，詩向誰家醉處奇。❶ 蓬鬢蕭蕭吾已老，只餘初服得心期。

張寒泉丈人詩來擬予文山一峰之列時以外遊未緣接使既下世其嗣中丞雨偶以稿聞次韻奉誄并謝夙心二首

鵰鶚非倫亦借聲，翻因知己愧平生。九京地遠空留語，❷百世風高可附名。避俗守雌甘嘿嘿，懷人聞鳥憶丁丁。鳳毛已是雲霄侶，報德惟思晚結盟。

迢遞寒泉冰玉聲，蒼崖飛灑白雲生。兩賢比跡心應古，四韻孤吟詩有名。清廟不逢歌奕奕，空山時復聽丁丁。瓊瑶欲報今何處？敢棄餘生負舊盟！

❶「處」，四庫本作「後」。
❷「京」，蘇本、陳本作「原」。

蔡白石中丞巡撫河南用韻奉贈兼謝留别

瑶華將使别青林，節鉞新承寵渥深。中土喜瞻衣豸日，南方空切愛棠心。河流春色登臺見，嵩嶽晴光倚軾吟。不識持衡意何似，可容江省借重臨？

大博存齋王君自沙縣致仕初歸對飲有贈

萬鍾一芥莫殊觀，出處如君衆已難。身喜還家真屬我，老知憐幼勝居官。深秋叢菊霜前賞，返照千峰雨後看。同學幾人今幾在？一尊爲壽且爲歡。

贈泉口果齋姪郡守自嵩明代滇南按察進冬至表

緹管吹葭動紫宫，九重獻壽萬方同。寶函捧自滇南至，玉帛徐從闕下通。暫代外臺遥就日，親瞻内殿共呼嵩。陟明況值三書考，應寵天書御閶風。

壽曾石岡六十

夫君長我二年强，鬢髮相看獨未蒼。愛子能輕朱紱貴，宜家長對紫荆芳。喜看耕釣兒童狎，懶着衣冠櫛沐忘。聞道佩茱能益筭，況逢明日是重陽。

送伍敦夫張以敬萬曰忠周崇甫羅庭猗曾于健劉静之會試

千年口義與心傳，垂老襟懷未灑然。却羡步趨堪致遠，莫酬問難似攻堅。制科子静人應識，甲第文山世所賢。今古此身難再得，相期定在品題前。

送果齋姪之嵩明

昆明東北龍城起，迢遞烟雲鳥道通。六詔分符州最近，三湘移牧秩還同。傳車

萬里霜楓外，齋閣千峰野霧中。到日錦泉春正美，早行阡陌問民風。

寄祠部曾見臺君

虞廷聖帝嚴三禮，漢署仙郎典百神。天上壇花陪位近，夜中詞草御題新。歸從散直還躬養，静愛齋居得煉真。誰向春曹留世業，獨看章奏説先臣。

重別曾于健會試便省覲

三年漫賦結交行，一室那堪送遠情。心望北辰因壽母，身歸南省有難兄。旅中常共春暉色，榜下還兼晝錦榮。却問長安鍾動處，可殊他日瑟希聲。❶

壽泉口山泉姪六十

得失何須更問天？時當指使且怡然。千金不博閒中樂，萬事休尋夢裏緣。静對江梅還結子，醉看社櫟可忘年。里中能幾交游在？試論何人福最全！

鳳西劉君自太平節推入賀萬壽適擢武選有贈

是時閩南捷後往先君掌武選，故有末聯

金鑑千秋獻玉京，當塗司理早知名。忽遷百將專衡地，正聽三陲奏凱聲。鐵券少侯隨下拜，錦衣近戚避前行。署中廳壁題名處，先號如存可有評？

寄賀高鼇石擢叙州郡丞❷

巴城別去憐遺政，棘部新遷共舊藩。官號貳車分職簡，階仍五品列銜尊。勸農漸識南中候，問俗時聞徼外言。更想觀風隨刺史，緹屏終日接朱幡。

---

❶「瑟」，原誤作「琴」，不合《論語》典故與詩律，今據蘇本改。

❷「敘州」，四庫本作「徐州」。

別茶陵火田尹南甫尚御尚期尚程德先壽先諸君

玆遊幸得與君同，楚水吴山千里東。舟過溪館琴書分曉月，石田禾黍動秋風。衡嶺重湖外，家住雲門萬木中。聞道長安期射策，莫疑吾道有窮通。

送戴蓮塘令漳浦

山居同是濯纓人，出宰漳南近海濱。簾捲浦雲逢化蜃，席移島月照懷珍。陳书莫計瓜期日，退食應憐菜色民。承乏況聞當歲歉，看君此去試經綸。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族姪孫　復晉　男士瓚　士巘　士璠　重校
六世孫　天衢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霽　男廷衛　廷衡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七言律❶

泰和梅岡王陽江自保寧擢僉四川按察寓賀❷

外臺風紀重藩垣，暫别親闈奉主恩。江上百花迎繡斧，峽中萬樹擁熊軒。天梯下瞷西川近，❸井絡長瞻北極尊。叱馭待君收美譽，家書且莫念寒暄。

同年陶匯溪郡丞赴户部

榜下青春挹舊容，何期衰鬢此相逢。共思流落違初志，欲借光輝惜去踪。憶别定攀華省樹，與誰重聽紫宸鐘。均輸倘問江南賦，爲道催科易病農。

贈黄文支海州訓導

憐君少小别鄉園，旅食傳經著作繁。垂老得官郯子國，與誰觀海聖人門。圖書曉閣雲霞映，鍾磬秋齋潮汐飜。聞道淮南重名士，豈無人授伏生言。

❶「七言律」，原本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❷ 此篇胡本題作「重别陽岡憲使入蜀」。
❸「瞷」，胡本作「瞰」。

次答袁東皐

生涯早歲誤微名，弱草逢春亦向榮。金匱紀年周太史，彤墀傍日漢承明。罪深自恃身當寵，恩重能令辱不驚。何幸重逢語幽思，茅齋日暮亂蟬鳴。

同年陳子器以詩見慰次韻述懷

久向山中學子真，飯牛不復浣衣塵。忽逢鴈影傳飛帛，宛似龍洲對故人。争席任教同舍客，飲泉亦是報君身。寄言莫問彈冠事，性懶梳頭愛白綸。

答益陽夏爲齋年兄

天路迢遥别紫烟，歸來三徑尚依然。門無召役勞官府，野足開荒代俸錢。黄鳥但知催淑氣，青松何意待芳年。同心欲語難同地，惆悵回緘落照前。

寄同年畢望江

非材自合掩山扉，況是天涯一鳥歸。疎網敢忘天子聖？遠書甘與故人違。巖頭月過時窺榻，洞口花深易染衣。不爲同袍問鄉語，片雲肯向落城飛？

玉峽黄復菴分教廬江因兄懷歸詩以慰之

孝廉一去故園荒，想見歸懷共日長。春晚空齋殘苜蓿，夜深青草夢池塘。道旁古樹連官舍，湖上閒雲對講堂。自古身閒稱吏隱，勸君且莫詠流滄。

述懷寄衡州陳希齋兵憲

古堤官柳棹歌風，一别雲霄歎轉蓬。忽向山窗聽回鴈，爲傳湘水照乘驄。高城鼓角清霜後，迥野菰蒲落照中。聞去衡山應百里，石壇松徑幾時同。

同江送別張立齋太守

送別同江江水頭，青山對酒暫維舟。得歸形勝三吳地，不待蕭森八月秋。浦雨乍收人倚棹，海雲初起客登樓。衰雲已付閶門柳，爲折長條寄遠愁。

寄玉山學憲夏月川年兄

閒居野興獨君知，静對南山散帙時。帆帶夕陽江草没，洲連春水暮鵶遲。開樓孤野風穿樹，卷幔晴山雨快絲。宴坐焚香情已慣，豈因垂老動荒思？

謁孺子祠

千年見説南州士，今日初登孺子臺。反照湖邊孤鶩遠，青芻門外幾人來？能勞下榻俱知己，得赴公車號異才。景物不殊時已别，春風庭院長莓苔。

贈何白坡擢鹺使

春日廬山訪隱居，遥聞使節報新除。郡中五馬悲遺轍，湖上雙魚寄别書。煮海舊知齊國富，餽邊今試漢廷疏。飛騰此去知無定，肯向棠陰憶敝廬。

酬萬履菴禮部見懷

春風隨地寄吾廬，被服閒眠只晏如。爲狎野情時近酒，恐妨夜氣欲捐書。名亡亦任人呼馬，身窶寧嗟客食魚？最是好奇君特甚，獨憐迂腐意踟躕。

贈義烏虞惟明赴大廷尉

百年版籍未全湮，阡陌誰能自拊循。競謂道旁空作舍，豈知都下早埋輪。片言解使閭閻復，一飯寧忘俎豆陳。爲羨于門陰德久，不緣廷尉始懷人。

蔡可泉憲副視學嶺南

學從章句久忘真，待爾提綱又一新。士逐笑談爲向背，身當今古論疵純。❶雲霞東海常依日，桃李南枝易發春。爲過江門問漁父，❷邇來風詠屬何人？

柬葉洞菴

江南煙艇十年餘，鼓枻寧嗟未得魚？淺水荻花閒自照，虛庭蕉葉卷仍舒。子桑無用悲餐飯，仲尉還知愛敝廬。惟有故人稀見面，篋中誰撿舊來書。❸

病中奉謝劉龍陵羅闇齋兩郡公見枉

屏居久已謝交遊，忽枉雙旌碧澗幽。巷僻朱輪堪並入，庭虛青竹可相留。敝冠强着非前影，薄醴初陳阻對酬。空見郊原迴駟牡，淺聞何語答咨諏。

靳兩城郡公考績北上

文章少日厭時新，州郡長年出牧頻。誰信學儒能試吏，尚嫌從宦誤閒身。訟庭衙散如遊客，政府交疎不畏人。欲借寇恂吾力寡，風謠誰達聖明君？

宮直謝與槐邀別同江

一謝才名孰與參，若爲留滯向周南。漢家温樹何年別，粵地名山盡日談。且惜宦蹝酬主德，❹莫言野服勝朝簪。巖栖壑飲於陵事，雲木蒼蒼晚自堪。

---

❶「純」，胡本、蘇本作「醇」。
❷「父」，原誤作「翁」，平仄不協，今據胡本、蘇本改。
❸「誰」，胡本、蘇本作「時」。
❹「蹝」，蘇本作「蹤」，依律當從之。

郡守曾龍井六十

罷郡還家今幾年，庭前種桂盡堪攀。縱談愛客時尋社，投宿逢僧且聽禪。白鷺寒洲過月棹，玄潭高閣坐江烟。知君未厭風雩樂，擊節長歌擊壤篇。

次韻別柴白巖

千峰落木水層波，君去還誰杖屨過。孔氏高柴知不忝，古來鮑叔苦無多。空林辟穀忘僧臘，近野移松帶女蘿。此意懸知可同調，擬將觀海比盈科。

内人病愈謝醫

病婦貧家倚共安，却逢扁鵲在邯鄲。丘山蠃藥何須採，爨下藜羹漸可飡。秋至豈妨催織早，客遊不恨出門難。大常心性從來薄，却爲迎醫愧伯鸞。

李省菴州守罷騰越歸以詩述懷次韻奉答

年來詩伴減陰何，獨倚衡門誰爲歌。鴻鴈影從千里至，茱萸秋對一人多。同江浩蕩過三泖，蓮石岧嶢類二莪。下士已慚聞道晚，白頭那忍向風波。

送上官慕舜并柬聶少保

新年冰雪薦餘寒，病起逢人强着冠。落落世緣看燭跋，悠悠心緒倚階闌。高山意在難成調，瘠土耕深可給飡。倘見常何思舊客，爲言容鬢久衰殘。

贈馬鍾陽憲使擢山東右方伯

措刑折獄片言間，祇覺臺中吏事閒。官轉右藩資更久，家餘破屋食猶艱。甘棠南國知誰並，繡衮東山未擬還。水監儲胥俱告急，持籌何以慰凋孱。

孤　鴈

霜翰何日別金微，萬里重雲片影歸。繒繳幸離諸塞遠，鼓鼙猶動五湖悲。異鄉伴侶無相待，隔歲音書覺更稀。自是隨陽殊性氣，南來豈有稻粱肥！

別崑山王明齋

扁舟昔汎五湖陰，臨水看書共素襟。溟海風塵催客遠，鄉園秋草向誰深？將攀玉樹延春色，又逐江鴻縱野心。賴有白雲堪取贈，終期來往碧山岑。

送李台岡應貢

抱藝談經舊有名，早看領袖縣諸生。驊騮豈分泥途辱，璣組終隨貢篚行。帆下楚江春共遠，月明燕市客常醒。惠連故侶今餘幾，誰向公車薦長卿？

寄李石麓殿撰

壠麥青青野菜黄，溪流處處有垂楊。乾坤萬古今何世？淮海佳人自一方。曼倩金門身是隱，白沙衡嶽老難忘。越南冀北殊天氣，落日臨風獨慨慷。

訪李羅山中丞

空江客到遇開關，竹下幽人自製冠。養鶴漸忘軒蓋貴，見鴻應識網羅寬。壯心醉裏憑彈劍，奇計閒來學累丸。却恐徵書名姓出，青山甒向世中看。

寄永嘉王東谷前令鶴山座主之子

嚴翁宰邑頻相引，見爾趨庭愧不如。官署論文分席處，僧堂話別送盃初。滄州舊約心空在，金馬長辭跡竟疏。此日問年俱老大，緘情惟有暮江魚。

劉少衡令南昌

及門齒在諸生後，得縣班居衆令先。榜下衣冠來梓里，洲前人吏候蒲鞭。能憐土瘠鄉風近，不畏官煩道氣全。烟水滿城弦誦發，豈無人識子游賢？

雙江公同郭平川曾前川陳兩湖胡仰齋諸君見枉敝廬別于玄潭有贈

柴門報道故人期，出浦相迎釣艇移。漢室五更今再見，洛陽一社盡堪師。山居未訝朝烟冷，林卧還聞夜語遲。忽謾別來成一笑，子輿莫逆有伊誰？

李克齋中丞見訪別於同江有贈

見説中丞治水軍，長江千里净妖氛。黐憐寵詔成歸訊，却得閒機悟返聞。菊後一尊今改歲，雨中孤鴈又離群。東南鼙鼓聲來急，何事還期共白雲。

雪中贈洪芳洲見枉

空江孤棹與心期，雪裏逢君興益奇。玉樹乍看能辨色，瑶華未報每含思。一溪簑笠真堪隱，萬里冰霜慎所之。總爲調高人和寡，❶別離須記歲寒時。

端午督學王敬所憲使洞中信宿有貽次韻

孔門道在幾升堂，垂老揮戈學魯陽。巖洞爲家遺世綱，菖蒲滿澗記年芳。坐邀仙吏千峰外，門駐霜驄五月凉。却被山靈時見誚，虚名何取白雲房！

漂布架和唐荆川

孤高不受世塵緣，八面能堪風力堅。

❶「和寡」，蘇本作「寡和」。

天矯素虹時貫日，依稀銀漢晝橫天。太陽漸近無階地，涓滴常餘在市廛。多少剪裁從此出，功成誰問卷舒權。

別李子敬用韻

耻聞他術説縱橫，獨作名山訪道行。杞梓年深材自異，芙蓉秋熟句偏清。學如綦内尋先着，心比軍中定夜驚。此是延平傳受意，當時嘿坐已分明。

襪架和唐荊川

衛足深知有隱功，置身先欲向高空。千羊敢計秋毫末，萬里終歸日照中。每遇倒懸思一解，却憐超距意相同。飄飄吾有凌虛想，安得飛舄逐曉風。

同朱東源郡守及門人習時甫九日登文昌閣次韻

樓外秋山景色奇，樓頭桂魄露高枝。觀風喜納周人稼，暇日來歌魯頖詩。清廟朱弦空古調，紫萸黃菊動遐思。野夫獨卧千峰頂，共醉無因到習池。

和答朱兩崖宗伯

放逐非緣學隱淪，有時壠畝不冠巾。寧知槁木違真性，但覺羹藜稱病身。楚澤烟深勞夢想，石田秋晚自比鄰。閉門久矣忘饑溺，却對來箋感歎新。

贈臨江節推范君軸山時視陶昌江

郡中疑獄盡輸平，歲以賢勞屢代更。異日烏臺稱令子，同官溢浦即難兄。器如瑚璉堪登御，囊絶苞苴豈近名？夜月昌江

輿誦滿，不知曾否達承明？

壽黃滄溪郡公

誰能爲郡久宜人，鷺渚螺山歲歲春。省事漸令爭訟簡，避名翻遣薦書頻。鬢青似舊非關藥，衣紫如常只奈貧。相府需才今正急，可留黃霸慰鄉民。

邑博李鳳竹雍爲予言渠叔祖澹齋僉憲公之行索詩爲壽

少年高誼動鄉人，罷試誰知爲老親。返舍盡歸當道贐，到官常似在家貧。心輕豸服身能退，手把漁竿意獨真。我卧石蓮逢小阮，秋風三疊起江蘋。

贈周受菴中丞

方倚褰帷遽拂衣，幽情真與宦情違。成功却爲身能退，善戰還看遯者肥。湖上秋風孤棹遠，雲邊蜀道幾人歸。尺書欲寄無雙鯉，空對寒江坐釣磯。

別季弟遼夫判劍州 三首

遠趨異域未須嗟，被命酬恩望正賒。北連州據上游纔越境，官稱半刺獨分衙。劍閣無多路，東出秦川亦有家。聞道烹鮮通治理，蒲鞭臨下少相加。劍止一倅，先大夫故居，今留白河，屬漢中，與蜀連境。臨民須慈仁爲上，鞭笞不得已用之。

曾傳異夢感嚴君，轉使阿兄屬意勤。知己吹噓真過寵，古人撫字豈虛文。❶天梯石棧來何日？馬閣龍山勢入雲。多少閭閻延望意，下車早爲省耕耘。先君壬午冬舉遼夫，是夕夢康對山公弟河以進士見，次年癸未，河果登第。

---

❶「虛」，蘇本、陳本作「空」。

閬中賢守前明府，別去河陽十五年。烟水微茫勞遠訊，衣冠奔走定相憐。當官莫改儒生素，事長應隨子弟肩。手足乍分天漸遠，臨岐言語可輕捐？ 王月川嘗令吉水，三年兩書見憶，而州牧復有令聞，故以儒素、隨肩之義，勉邃夫善承之。

疊韻別高安況郭山年兄

臨流送遠倍含情，榜下重逢獨有兄。荃蕙乘時從此化，❶犧牛入廟底須名。棋非敵手成還敗，飲到同心醉亦醒。試數卅年誰更健，升沉何物可堪評？

寄劉唐巖參政

兄弟垂魚世已稀，誰能四世炫朱衣。捐身心向專城盡，徒步人知望里歸。表俗漸看回禮讓，❷承家不見異寒微。旬宣嶺海年時事，賢達終當重鎖闈。

貢受軒鹿洞詩來相訊適寇初退次韻奉報

經年一榻澗松旁，世慮蕭然欲盡忘。寇至無因遥避地，身全方解戒垂堂。溪前茂叔窗連草，洞裏希夷石作床。試問安危竟何在，不知誰與道相當。

寄胡梅林督府

烽烟千里幾年空，淮海南來閩粤同。穹秩又兼懸玉帶，特恩那數賜彤弓。樓中孤嘯時多暇，野外連歌歲屢豐。最苦江鄉鼙鼓急，獨瞻紫氣斗牛宮。

寄少參養白馮公

同水春陰轉旆旌，使車迢遞歲華更。

❶「此」，蘇本、陳本作「自」。

❷「回」，疑當作「同」。

嶺南瘴癘消霜節，湖上風烟阻鴈聲。版籍幸存三户業，謳歌想見百年情。即今處處俱銅馬，攬轡何時鐵樹城？

別張月泉郡公

倚柱狂歌調不成，烟波何事半陰晴。郡中五袴聲空滿，江上孤舟影自横。曠野風霜驚物改，高臺日月待人明。嚴陵灘下經過處，莫愛清流便解纓。

送王瀾溪參軍之清遠

憐君晚向嶺南行，銅墨懸腰亦自榮。按地分屯逢霸蹟，相山窮險得徭情。荔枝味美青林暗，銅鼓聲高翠峽横。莫道參軍官局冷，羽書應待奏功成。❶

予計偕與廣昌吏部李君石岡同舟過蒙賞識賦謝

自慚弱冠受深知，❷不惜提攜縱所之。千里關河燈火夜，萬山冰雪傳車時。遲回古道成孤跡，牢落寒江滯遠思。欲報芳菲今已暮，逢人空詠木桃詩。

寄贈養齋張憲使分巡川北

北臺分署豸衣明，劍閣連雲鳥道平。問俗水看巴字轉，采風歌聽竹枝清。儀文署盡行來便，厨傳蕭然見者驚。聞道萬人尸祝在，早知世業繼難兄。

❶「成」，原誤作「時」，不押韻，今據蘇本改。

❷「深知」，原誤作「知深」，不押韻，今據蘇本改。

鄖臺張中丞移檄白河閱實先廬增飭祠宇賦謝

每談先業輒興悲，喬木蕭蕭手自遺。寓蜀誰憐楊子宅，名卿今表鄭公碑。門閭車馬仍横道，伏臘衣冠更起祠。總爲采風多美政，謳歌那敢道酬私。

洵陽江明府白河李尉奉臺檄飭先廬還侵地賦謝

先廬昔寓白河壖，畚土誅茅六十年。愛樹豈知巢是鵲，窺園驚見彈隨蟬。壁間借照憑鄰燭，地下明誣識藏錢。聞是通家翻阻面，臨風空寄報瑶篇。

送明府羅小灣量移

文江自昔少波瀾，忽訝春風送暮寒。官舍空留山色在，客帆遥向柳陰看。谿蘇未識何方急，失怙應憐此地難。新令倘逢如問政，爲言何術起凋殘。

壽同江劉翁八十

旭日初晴動早春，溪泉如注草如茵。年遲榮啟先知樂，屋近同江豈識貧。舊好漸無同齒客，太平親見四朝人。一盃一曲堪成醉，門外南山是主賓。

王塘南憲使巡下川南有贈

高秋玉露臨三峽，行暑冰壺照二峨。雪嶺曉衙雲裏見，瘴江山驛雨中過。素絲風在供張減，疎網心憐守牧多。聞道渡瀘曾此地，試君學静業如何？

胡栢泉公送鮮荔

朱橐垂垂白玉肪，高林長夏薦年芳。幸無郵置傳殊味，黐恨干戈滞一方。莖露

偶隨臺吏至，磁罍許共野人嘗。枯腸遇此驚非分，欲報分甘愧所將。

送楊武東參知赴闕

寒江此去春初動，故侶相思日漸深。躡電幾憐千里足，瞻天可動十年心。遠臣向闕驚新榜，侍吏彈冠識舊簪。聖主恩深在遲官，❶況聞夔氏早知音。

壬戌除夕

舊曆新圖副歲除，❷空山飛霰掩窮廬。病中容髩窗前鏡，世外交遊袖裏書。物態桃符更換處，生涯木榻獨醒餘。遥聞鴻鴈還移浦，萬里烟雲計不疎。

癸亥元日

鳳曆初回六甲周，雞晨又試五辛柔。東風不向黎顔轉，南土空餘蕙葉留。周制記年今指使，孔門卒歲故優游。高臺雲物誰當紀，極目丹霄紫氣浮。

元夕

閒庭燈火動春輝，孤野烟雲閟晚扉。物態豈知今夕勝，歲華應向少年歸。里中豐歉占能識，海上干戈事漸非。濁酒高歌還足遣，含情不爲一身微。

贈分守陳見吾赴兩浙總憲

早聞驄馬動長干，瀛海歌聲幸未闌。五嶺北來村郭静，千峰東去海潮寬。蘇堤歌舞常妨禁，越國苞苴不到官。誰向行臺留氣色，空懷芝草露華寒。

❶「在遲官」，此處疑有訛字。
❷「副」，蘇本作「逼」。

雨中別項思堯

十年雲樹照滄洲，越水吴山憶舊遊。雨汜黄梅驚歲改，亭藏蒼竹共山幽。交情海内多岐別，道體林間一念休。歸去莫言吾稍益，但知隨地得無求。

賦❶

闇賦

惟上帝之生民兮，既錫之以修能。曰降命之自中兮，又惠之以寵靈。孰卑高之無托兮，孰行止之無正。皇測块北兮，莫別其糾紛。作者云何準兮，繼者其何因？滑滑兮淑淑，皇皇兮穆穆。推之兮漭瀁，即之兮倏忽。要眇兮氤氳，閉抑兮淵淵。時髣髴而上下兮，溘往來於八紘。得一兮固真，萬類兮陶甄。念孰爲之主適兮，澹無爲而自成。莽計極而寥泬兮，吾獨得而强名。迺内省而自忖兮，曰予啟乎丹扃。不旋踵而超忽兮，地極幽而向明。闢九關而重限兮，儼千聖其相承。天君尊而淑郵兮，泰宇高而湛清。建四表以爲室兮，亘萬古而常行。不藻飾以絺繪兮，文郁郁而增侈。閬内庭之無人兮，有芬奇之玉趾。陋東觀之典墳兮，含精粹而自美。陳廣樂於虚漠兮，先一氣之和理。無鼎尊之苾芳兮，時宴樂而不弭。聽寂寂而無聲兮，視杳杳而無儀。上漫漫而無倚兮，下茫茫而無依。内綿綿而不可測兮，外渺渺而不可覊。令聞著而不達兮，甘度世而容與。日悄悄以自程兮，非便娟之是舉。繚周垣以四塞兮，詎外侮之足禦。衆善集而輻輳兮，終迺歸於何

❶「賦」，原無，今據總目、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所？羌一日而千里兮，又終身而延佇。昔孔孟以爲神兮，❶出入而莫知其鄉。苟銜勒之少弛兮，焉能擬其宮牆？是道義之門兮，老氏誤以爲玄。❷楊朱泣其多岐兮，莊列樂混沌之先。夫孰知谷神之出機兮，天明晻藹而逾揚。孰厚薄其分量兮，靡不鈞夫化光。富有以爲蓄兮，大同而何異？廣容以爲庭兮，流行而不逝。何斯人之不察兮，謂幽暗其何傷。決閑衛之蔓蔽兮，顧荆楚之是行。昧端倪之舛錯兮，忘安宅之久曠。竟陷溺以流亡兮，忍羈旅之不祥。夸浮呲以矜智兮，逞異態之柔媚。率趨名以逐利兮，紛裸攘而不計。既棄珠而捐玉兮，復炫錦而掩敝。及邪慝之既窮兮，卒爲謀之覆背。慨千載之漂泊兮，憫斯義之久亡。雖遺烈之荒墜兮，幸自知之猶明。日月其幾何兮，歲冉冉其將暮。苟閑情之不待兮，胡不反吾初路？咀古帙之純懿兮，寧口誦而身違？嗟追逐之遲暮兮，尚黽勉乎厥爲。曰志爲的兮，唯久則隳。曰心無二兮，唯動則危。欲無巨細兮，慎之者希。戒懼不懈兮，作聖之基。求俯仰之無怍兮，羌何蘄乎人之知。恒顧諟而内訟兮，乃自得夫吾師。昔子路之升堂兮，始聞過而輒喜。胡嗤嗤而無能兮，乃文非而不恥。昔曾氏之得宗兮，日三省而不皇。胡擾擾於冥埴兮，謂予行之允臧？習静而遺累兮，攀哲人之遐舉。談空而變幻兮，恐浮言之誑女。按迹而研幾兮，襲前修之休明。逐影而迷軌兮，吾將何以自寧。途雖殊而同歸兮，又何暇夫思惟？❸唯一瞬之失守兮，懼依違於是非。執狐疑而不遽兮，指九天而矢已。苟不極幽邃兮，雖溘死其猶未已。耀吾麾

❶「孟」，蘇本作「聖」。
❷「誤」，蘇本作「設」。
❸「暇」，蘇本作「假」。

兮振吾轡，望靈臺兮天路閟。緤予馬兮眷故鄉，忽修途兮日昧。乃洗心而默識兮，爰即命夫靈龜。唯予行之休咎兮，願拂策而占之。曰靈氛之吉兆兮，又告予以隱慾。謂一諾而爲信兮，胡猶豫於多端。道不可以言説兮，矧又涉夫議擬。唯智巧之不容兮，乃入室之根抵。師失之於堂室兮，賜以辯而自窮。倘中道之能從兮，又何始而何終？盜蹠而舜服兮，毋曰人之可掩。顧十手之所指兮，將何辭於自反？悟告言之申申兮，歎吾室之未遠。唯義路與禮門兮，貴促武而不返。斂吾精以獨守兮，息僕馬於玄丘。恣笑言而居處兮，神莫得而與謀。密瑾户以嚴封兮，悄聲臭之不留。耿皇皇而自悟兮，靡晝夜之或休。忘朋思之憧憧兮，獨與天而同游。視末俗之溷濁兮，跂階陳其猶未登。紆徑路之參差兮，咸頰舌之交騰。勉砥礪而駢首兮，乃自隕於聲稱。勞鑽研于讐校兮，曾未見其所能。窮兀兀以終歲兮，尚嗟卑之可憎。榮一第之光艷兮，彼貪夫者焉足懲！是謂舍路弗由兮，矧曰即夫吾之履。在棄世則固然兮，吾安能與之爲齒？曳前旌以導驅兮，游六虛而周旋。鄰大初之無垠兮，入窈默而沉潛。不棄穢而攬駕兮，將惠之以話言。苟予詒其莫省兮，亦何傷乎逖然。唯審己之素志兮，願勿怠其乾乾。

亂曰：唯天於穆，唯人一兮。唯顯唯隱，唯機密兮。蕩而不歸，斯自失兮。重陰來復，閒出入兮。艮背淵神，久乃緝兮。晦而逾明，相彼日兮。時兮時兮，坎窞之習兮！

霧賦

蕤賓之月，富陽之潯。素昊失馭，蚩尤肆淫。憑陵元瀏，機變氛祲。非雲非烟，曀

噎其陰。彌天絶地，横川被林。探之不得，即之不禁。驅之不禦，抑之不沉。無細弗入，無高弗侵。恒奔騰而似闖，亦填委而實深。於是大明晦精，蒼旻失色。易置萬有，顛迷八極。烏失故柯，獸悲殊域。坑塹伺災，蠔蝮倚食。爾其秋潮，方至曉川。初盈銀濤，助虐金岸。移形望渺，洋乘虚泠。猶挾海若而同觀，排列缺而流行者也。吾乃駕飛鶬，擊鳴鳶，笳鼓發哀，欸乃進曲。倚而歌曰：「氣昧昧兮自何所，逞詭態兮誰爲主，訟風伯兮考天鼓。」又歌曰：「象混淪、兮無後先，人皆眩兮獨不然，矢自決兮濟大川。」有頃，西吹遞音，東陽露迹。若縠之纖，如幂斯闢。高卑漸序，遐邇可籍。野有歸雲，林餘泫滴。杳然回顧，莫知所適。

傳❶

先大夫傳

先按察府君，諱循，字遵善，員外公仲子也。爲人魁碩廣額，巨目隆準，方頤美鬚髯，髯長尺餘，吐聲如鍾，性剛嚴，慷慨急於義，而厭猥屑。自幼從大父經歷公授《尚書》，未幾，公入國子監，而員外公素貧，常不能得師，府君乃發憤，自閉一舍，晨夜誦讀不輟。同舍生嫌其異己，邀與觀里賽劇戲，府君紿曰：「我固畏夜行。」已而舍外數有恠，同舍生避去，府君顧益自喜得專誦讀。十四、五爲文章，即有繩準，長老輩見而奇之。於是長史李公勳許妻以女，是爲

❶「傳」，原無，今據總目及各卷體例補。

李宜人。李公爲新野訓導，府君年二十一，往就婚，始至，試令背誦書，不遺一字，試爲文，操筆立就。李公喜曰：「鶻鳥豈直搏鼠耶？」延二師，爲解《尚書》及諸史傳。踰年，曰：「可矣。」乃婚。新野去漢中白河數百里，府君因羣從往來，遂留爲諸生。白河諸生聞有南人至，懼其壓己也，黨惡少爲誣訟，府君直之，官罪坐訟者，卒不得誣。而俗故以酒食徵逐，不喜《詩》《書》，府君日與高會飲酒，夜則程書鷄鳴乃罷。遂菴楊公一清爲督學僉事，❶試府君，驚曰：「此非白河生。」比告故，則又自喜曰：「我固能知之，今當不失魁選，他年必爲良吏也。」遂指目以戒諸生。諸生慙曰：「今日乃爲南人所屈。」府君聞之，是年引疾，不復就鄉試。

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三人，上春宫不第，楊公延爲其子師。己未，登進士第，觀政刑部，諸進士登第者，率假貸飾僕馬服舍，府君布袍蔬食，不異平日。是時尚書閔公珪、侍郎白公昂皆精法家，令諸進士試閱獄，日幾狀。府君時時持刑書就長官問所疑，有所注讞，一一取長官可否。閱狀已，即又代閱諸進士狀。已而代長官署獄事，莫不當法，遂以刑名聞於時。辛酉，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主京城内外獄訟，號繁冗，府君剖決無滯。凡五月，以員外公憂歸。甲子，起復補工部都水主事，管徐州洪。故事，役夫輓上供及漕索漕舟羨米，而民舟則予募錢，官爲裒分，懷墨者陰減其算，甚則指他費盡没入之，諸舟争道，日起訟。府君至，首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民舟先後次步下，入所募數，役夫自甲乙持籌往，已事受錢於舟，還籌而休，終則復始，官府晏然。常以暇日治隄防

❶「遂菴楊公」，胡本作「楊文襄公」。下同。

水，復植木其上以固之，役夫往來不知道暑。三年，聲譽大著。

戊辰，代歸。適武庫主事缺，兵部以武庫爲閒局，有力者爭欲得之。是時，許襄毅公進爲冢宰，謁者踵至，公曰：「吾已得人。」比奏下，府君也。府君謁吏部，許公謂曰：「爾知所以得此乎？爾能絶外交，故以媿競進者也。」

己巳，署車駕員外郎，巡視皇城。是時，逆瑾當權，而武皇帝好微行，中官義子出入禁内。府君故虞其變，每夜偵伺防守，嚴門柝堠鉦。嘗立馬風雪中，鬚冰結衣領上，不敢懈。庚午，陞員外郎，署武選郎中。瑾私人多在武衛，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弘治間有已革乳母官三百人，援瑾求復，府君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爲内降非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啟倖門，糜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等二十餘人爲瑾爪牙，府君罷其管事。尚書王敞以副入告，瑾大怒，罵曰：「汝老悖，獨不知張某等可用耶？」敞膝行前曰：「郎中輩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何用尚書爲？」敞免冠請曰：「幸無怒，即更奏矣。」敞歸召府君，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召禍，汝獨得免乎？」即濡筆巉奏。府君走前，持奏曰：「勿毁成牘，但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楮書二十餘人投府君。府君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爲奏上之。當是時，瑾氣燄傾中外，稍違意，即置之死。府君分必就逮，其存初奏與所書別楮，冀自明也。後四年，瑾敗，敞拂曙入部，口囁囁向府君索初奏上之，以脱己，且曰：「謝爾早見，不令毁奏也。」瑾既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府君。

是時，天下被瑾害，所在盜賊蠭起，而

沿江爲甚。辛未春，有詔選賢守令要害地以弭亂，邃菴楊公爲冢宰，故知府君，乃爲屈常調擢鎮江知府。鎮江當飢饉凋敝之後，廩不餘粟，藏不餘錢，廨無完舍，百務就弛。府君歎曰：「是尚可以應緩急乎？」爲之去奸胥，縮浮費，捐官洲，清夙弊，積贖金，甃垣壁，備弓弩。明年，巨寇劉七等自南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府君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嬰空城也。」乃斧扃鑰納之，迨夜乃止。復多爲旗幟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府君自乘城鳴枹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銚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遥望不敢逼。未幾，朝廷遣四將軍將北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仗、舟艦馱馬、犒賞諸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府君日則伏謁諸司，❶致供餼，受命令，日昃始徧，出則促辦諸費，不就寢者四十餘日，鬚髪爲白。已而狼山奏捷，上功，賜大紅衣一襲。

府君初屈常調爲守，至是又能弭亂，而諸僚中憚其方嚴，不得騁其郡人，貴顯者又以請謁不行，交搆騰謗，邃菴楊公不能辨。復以才堪保障，調淮安。前守劉君祥嘗辱於寇，而諸縣殘破尤甚，府君一以寛厚休養之。始録囚，縱釋九十餘人，訟者令持詞往逮，至則自相引證，情服則薄讁，毀其詞以去，於是獄無纍繫。御史驟見，疑之，比得實，以爲庶幾囹圄空虚之效。上治行，諸郡第一。

癸酉，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奉勅整飭徐州、淮、揚等處兵備。徐州既習府君行事，令下不嚴而肅。是時宸濠懷不軌，沂邳間

❶「則」，胡本作「初出」。

私販橫行，府君以南北咽喉，不可無堅城壯軍遏其衝，乃迹境内諸盜，面授將士方畧，往必成擒，所得衣糧錢帛甚衆。則爲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及力能舉重超乘抵距者，悉得應募。既與歲給，而旬日輒再閱試，試有重賞，於是遠近聞者，莫不景赴。久之，得武士數百人，一可當百。會河決西岸，城有圮者，乃益發其瑕釁，鑿石爲塹，而崇厚其墉。乙亥，以繼母李氏憂歸。比去，積谷數萬，銀五千六百有奇，布帛雜物稱是。府君既歸，而代者掩爲私囊，於是武士解散引去。

戊寅，起復補密雲兵備。密雲去京師百餘里，異時武皇帝出遊，日至其地，兵備官被戎服，擁櫜鞬，伏迎界上，有所幸，即令前導趣馬行，且跛曳，中官益馳驟相逼，或以馬箠敲朴爲戲，必入賄中官乞憐，乃得騎。而其地去古北口邊五十里，中官監軍事者肆武斷朘削士卒，士卒困甚，有警猝不可用。府君聞之，歎曰：「凡若此，皆非我能堪也。今顧得之，其命矣夫！雖然，吾以憲臣奉璽書行事，不出尺寸力，何以報天子？」即日就道。是時，鎮守大監張信驕橫，嘗密請勅得節制兵備官，聞府君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己，乃入疏，以兵備官爲冗員，請省之，撫巡臺臣爭不能得。府君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遂促裝曰：「此私幸也。」不復待次吏部，棄官歸寓縣城，終歲杜門，以《詩》《書》課子。當道貴人訪之，門者託辭以謝，即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又返鄉之故居。

自居鄉，日與田夫野老談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芻飯牛豢魚，或視春稻食豨。秋至，耕者告穫，率子弟開廪，執槩散籌，汗津津下不自止。鄉人見者笑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府君應曰：「我固農人，不知憲

副者誰也。」蓋辛勤十餘年，家始足食。丁亥，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檄且至，府君歎曰：「吾亦願有所爲，顧今老矣，譬之杙舟，已有定步，又向風波行耶？」引疾力辭。於是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上疏曰：「天之生才不數，而才之際世甚難。臣也，然部檄至門，益堅肥遯之節。循之自處治境內，如副使羅循，貳秩憲司，非不際世得矣，然用之未究其所長，恐非天生才之意也。況其資稟淳雅，理識精敏。分曹司馬，擅老練之才；歷知名郡，著循良之譽。近者居家一十餘年，安貧守道，素無干於有司；善行高風，實可敦乎流俗。年力未衰，遽投田野，揆之野無遺賢之治，似若未愜，惟聖明爲惜才留意。」吏部以府君所辭甚力，因不復强。

己丑，聞長子洪先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爲書以戒曰：「吾無厚德遺汝，汝徼祖宗餘惠，蒙天子厚恩，何以自處？今而後勉爲完人，以圖稱塞。鄉者之言，勿留於耳，令汝二三其心也。」始洪先會試時，府君命得第後須求歸省，以爲「汝盡忠之日長，而吾見汝之日短」，故云云若此。蓋府君得洪先年甚遲，其撫育又至艱也。庚寅，洪先得告，府君教之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見客蹴踖起，則謂曰：「君謂勞耶？固所以愛之也。」又明年，有詔覈諸告者，過期除名。府君曰：「委質爲臣，不得顧其私矣。汝可以小故廢大義乎？」遂遣行。

癸巳四月三日，府君以微疾卒於家。前一日，猶手作蠅書貽洪先，侃侃無眷戀態。卒之日，方對客，起便旋，端坐榻上而逝。醫者走抱呼曰：「公竟往乎？」頷其首者三。計與洪先別七越月耳。悲夫，悲夫！

府君天性之厚，非言可狀。當壯時，輕財好施，有俠士風。至晚歲，敝衣菲食，矻矻勤生，又若與寒士無異。蓋取之不妄，故以儉用厚其節也。然遇急難，不復吝惜，即分少，必以時，處家庭甚狎，而長幼之序不少假借，吊喪問疾未嘗不先於人。與鄉里寡合矣，士人親交往來，務接以禮，而尤不忘故舊。即魚一盂，酒一注，情意欵欵無斁畛也。與人解争，斬然是非，不爲兩可語，置鈎距其中，故雖忿怒誶詈，聞者往往心醉。人之忠佞狡直，絲毫莫欺，然不欲自炫以爲明。有相忤者，絶口不叙，亦不欲向人發其陰私。

始以進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奏下，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爲中人養子，事以賄成，有相告者，府君不對。其後當遷員外郎，而競進者又攘其次，諸曹不能平，嗾府君曰：「曷自明？」府君曰：「彼之進，必以賢也。主事年久，且爲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是時論鄙二人，而益多府君。然府君素有識量，不以外物瑣瑣動心，不獨此一二事爾也。

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罽褐，同舍唐君鵬内不自安，物色其人，紿府君訪之，比入坐，唐故戲探其囊出褐，示府君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府君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褐端手識相辨，府君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唐醉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府君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當倉卒之際，曲爲掩覆，使形跡不露，非素有輕重於中不至此。

瑾既專權，喜援鄉里爲羽翼，吏部尚書張綵、通政李憲，皆府君同年，舉於陝者也。張相見輒爲温語相投，李則願爲先容於瑾，

府君皆婉避之。瑾敗，綵伏誅，憲且除名，憲黨惴惴鼠竄免禍，府君載酒與別，李伏地哭曰：「昔之仰我者，無一人至；公不用鄙言，乃復憐我，公其古人乎？」蓋府君有完身之智而不矜能，有擇交之介而不違俗，有鎮浮之節而不專譽，有返古之朴而不泥跡，有容物之度而不示恩，自其年少時固已然矣。

始如白河，嘗從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府君佯若不諭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脱走。比舉鄉試，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强入之。夜半户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府君意其奔也，不之荅，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魘語，起問之，已爲鬼物所侵。返視户，户固扃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此二事，較之魯男、希文，何所軒輊？府君乃屢遇而易視之，豈非天性有所長乎？此雖甚難，使遇小心畏禍人，亦或有近似者。當邃菴楊公冢宰時，拔置門下，士常若不及，府君固其所甚愛而尊禮者，武選郎常資自可得卿貳，而府君資又最深，鎮江之行，非楊公意所及也。一日，大學士梁公儲、李公遜學皆擇府君爲鄉郡守，而三使並至，楊公莫能斷。忽憶曰：❶「吾獨不爲鄉郡計耶？」遂以解争。奏既上，始遣人相語，既而悔曰：「年資若此，不已屈耶？雖然，爲政近民，莫如守令。不得爲令，當爲守，於汝有殊益也。」於乎！使府君稍計利達，必無鎮江之行；使楊公欲爲姑息，亦無淮安之調，徐州之淹。於乎！此不可觀其微乎？

夫人大欲，上焉者莫如飾名，其次莫如

❶「憶」，胡本作「悟」，可從。

專利，有能脱梏於此而從吾所好，其於人何如哉？洪先在侍時，府君嘗病其所持瑣瑣，無高朗廓略之行。今違府君二十餘年，年且五十餘矣，妄意談學，猶不足以承府君一言之教。常恐奄忽無以相見地下，然後爲之戚然以悲。雖然，自非戚然於洪先之悲者，亦豈能深知府君平生也哉！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族姪孫　復晉　男士瓚　士巘　士播　重校
六世孫　天衡　男韞琦
五世孫　雨齋　男廷衛　廷衙　謹梓
六世孫　隨元　男士璞　士璋

附刻[1]

明故賜進士及第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譔經筵講官贈奉議大夫光禄寺少卿謚文恭念菴羅先生行狀

於乎！念菴羅先生逝，凡三雨露矣。其孤世光、奕光，以嘉靖乙丑七月十九日卜葬近里同江赤石潭之原。又一年，世光、奕光偕其戚曾于野同亨，門人王暹、劉教、曾乾亨、羅徵竹等，編纂其事，遣以書，抵西川，告同門生直，屬爲先生行狀。同門茶陵劉應峰，同邑王託、歐陽昌繼以書曰：「是學術所繫，不可不勉。」直念先生逝之先三月，尚無恙，而移緘曰：「朝聞夕死，喜爲切近之語。」若爲永訣，直讀之盡然，遽求東歸。乃先生竟棄去，未能啟手足，侍含襚，摧心裂肝，抱恨終天矣。蓋非獨侗淺不足發先生淵蘊，誠亦有不忍言焉。第舍是則無爲既厥衷矣，直可已乎？

時歲乙卯，聞先生喬寓楚山，廢書塊坐三月，恍然大覺，貽書及友人道林蔣公信，大略言：「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無内外可指，動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然一片，而吾一身乃其發竅，非形質能限。是

[1]「附刻」，原無，今據卷首目録及各卷體例補。

故縱吾之目，天地不能滿吾視；傾吾之耳，天地不能出吾聽；冥吾之心，天地不能逃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即吾之精神，未嘗往矣；四海遠矣，其疾痛即吾之疾痛，未嘗遠矣。是故感於親而親，吾無分於親也，有分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仁，吾無分於民也，有分吾與民，斯不仁矣；其感於物者亦然。是乃得之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與配天。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盡己之性，則亦盡人物之性，故爲天地立心，萬物立命，往聖繼絶學，萬世開太平，非自任也。」又曰：「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自知，持以語諸人，第謂此萬物一體舊説，未有省也。」又嘗貽其門人尹轍亦云：「且曰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實爲此胚胎。」又曰：「陽明公後，殊未見及此。」直時寓都中，奉誦其書，戄然歎曰：「大哉淵乎！何幸堯、舜以來，正脈逮兹罄洩！」此非先生言，程、陸二子實言之。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又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陸子曰：「吾分内事，即宇宙内事；宇宙内事，即吾分内事。」非二子言，孔、孟、子思實言之。孔子曰：「天下歸仁。」子思曰：「上下察。」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非孔子、子思、孟子言，堯、舜、禹、稷、伊尹之心實見之。堯、舜始以天下得人爲憂，終以天下與人爲悦；禹、稷饑溺由己，三過不入；伊尹恥君不堯、舜，若撻市朝，一夫不獲，引爲己辜。此數聖人者，豈皆好爲其大者哉？又非獨數聖人之心，吾人之心實有之。於乎！自堯舜、孔孟後，乃得周、程；周、程數子後，又得陽明公。當陽明公始倡斯道，及門得者誠有人矣，其後漸涉異同。今之語萬物一體者尤夥，詰其

所以，則唯泥於《西銘》同理氣之説，而不知天地、民物之不出吾心也。吾數十年私淑而自得者，則惟先生一人而已。雖然，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先生必有以凝之者。

按：先生羅氏，諱洪先，字達夫，既長，讀書至「克念作聖」，遂自號曰念菴居士。其先由豫章徙廬陵熍下。唐懿宗時，諱則者，居戡村。至十五世孫志大，婚吉水谷村李氏，始居谷村之橙溪，遂爲吉水人。志大孫珙，入國學，初舉茂材，爲仁和縣丞，貶交趾，子朋壽夭，以姪壽昌子慶同後之。❶慶同者，即先生所傳善菴府君大度輕財者是也，❷是爲先生高祖。生曾祖良，貢補廣海衛經歷。生祖玉，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配周氏，贈宜人。生雙泉公，諱循，字遵善。公籍陝西之白河，舉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爲人慷慨質厚，初署武選，首罷劉瑾爪牙廿八人。尚書王敞至膝行公前祈免召禍，公持益堅，莫能奪。陝中同年李憲，羽翼瑾，得通政，導公，公卻之。瑾敗，憲擯故黨縮匿，公獨載酒郊別。憲伏地哭曰：「公真古人也！」兩守制郡，❸咸以廉惠著稱。公配谷村李長史公勳女，封宜人，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子時生先生，誕降之期，適雙泉公自白河挈家起復，寓點，❹復除工曹，理吕梁洪，遂以命名。

先生神穎殊絶，身不踰中人，方面秀眉，修髯皙膚，吐音鏗然，目無游睇，自童端重，不爲嬉弄。纔五歲，夢至通衢，紅樓夾映，百貨沓集，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吾夢中，尚自攘攘何邪？」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八

❶「壽昌」，胡直《衡廬精舍藏稿》作「昌壽」。
❷「者」，原脱，今據胡直《衡廬精舍藏稿》補。
❸「制」，胡直《衡廬精舍藏稿》作「劇」。
❹「點」，胡直《衡廬精舍藏稿》作「京師」。

歲，屬對語奇，長史公驚曰：「汝當爲大丈夫。」九歲，始就塾師。三年，授《尚書》，竊讀古文，遂喜爲古文辭，慨然慕羅一峰之爲人。方十五，聞陽明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録》出，先生奔假手抄，玩讀忘寢，往往脱穎見篇章間，同舍生益驚避之。年十九，始就試，補邑庠弟子員。二十二，舉於鄉，時雙泉公偶感疾，遂輟會試侍疾，適里中谷平李公家食，乃偕王魯直龜年、周欽之子恭師事之。公端坐嚴恪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語具先生所著《谷平公傳》。年二十五，赴會試，明年，舉南宫，比廷試，世宗皇帝親閲試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官翰林院脩撰。先生方聞報，無矜喜色，心怦怦念雙泉公不置。次年正月，遂請告南歸，至儀真，病幾殆，留數月餘，乃謁谷平公浙邸，訂其舊學。方病時，有瓜州富人王紀者，坐事爲同年項甌東喬按治，❶乃飾名姝、介萬金謁求解，已峻拒絶之矣，而項聞之，微以意嘗先生，先生辭益厲，項歎服，遂定爲深交。既而悔曰：「紀所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録刑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逮矣，爲之憮然。是後二年，先生侍雙泉公於家。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無不忻忻從事。又壬辰，有詔覈諸告者過期除名，公促之行，至京，補原職。時南野歐陽公德、今元相徐公階共事館中，先生每過從論學，歸輒記之，久之遂載帙矣。次年十二月，充經筵官，躬展御書。三月，陪祀孔廟，聽講彝倫堂，俱賜宴。五月，忽夢别雙泉公，伏地哭

❶ 「甌東」，原誤作「東甌」，今據胡直《衡廬精舍藏稿》改。

大慟，悲極而醒，淚淋枕蓆，心怦不能出户。日未晡，而公訃音至矣。先生痛欲絶，奔歸，至楊子江，舟人難之。先生曰：「吾不得見父，奚用身爲？」疾驅抵家，即喪次。三年啣哀不入室，蔬食水飲，葬祭以禮，常攜二弟壽先、居先出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友來會頗衆。同邑羅公僑貽書諷居喪講學非宜，先生復書略云：「春來以弱體多病，因處舍傍之玉虛觀，蓋亦竊居廬之意，而便静養之功，求免於辱喪焉耳。周子欽之聚友切磋，洪先亦或側坐聞其緒論，其會則諸長者主之，某不欲避嫌引去，蓋主求益，固非敢以開講爲也。若夫開講者，以身淑人，而非敢淑諸人者也，是樂育者之責，而非哀疚者之有事也。昔者東萊子行之矣，象山責之以爲非禮。夫以儼然衰服，而乃納贄帛、擁皐比，則何異於墨衰即政，非惟禮之弗宜，顧精力有限，亦恐有弗暇也。」服既闋二年，李宜人病痺，先生廢寢食，躬飲膳，藥必手烹，溲必親覘，衣不解帶者數月。諸婦請代，宜人不許，曰：「吾兒躬親者，吾享之安。」居喪痛慕，執禮彌殷。一日，讀《楞嚴經》，得返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顔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嘻，殆哉！是將誤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志求孔孟正脈，必由濂洛之無欲遡而上之。居常與同郡東廓鄒公守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次年，遷厝雙泉公、李宜人，葬於廬陵之盤龍山。己亥，推補宫寮，改左春坊贊善，赴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王龍溪畿極論無欲之旨。至維楊趣會心齋王公艮，咸相質辨，心齋一見，期以孔孟大成，作歌贈焉。先生登舟，感切著《冬遊記》。又爲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皆非真。聞歌乃易簀，受言永書紳。誰知百年内，二義無

疎親。」讀者咸爲感憤。踰歲抵京，入春坊進講，與其友人唐荆川順之、趙浚谷時春居相比。荆川每語先生之學，輒傾誠歎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屬其内子謁曾夫人，闚室中一無有，乃曰：「羅君内外皭然若此！」繇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時東宮未定朝儀，浸聞有他議。先生乃與二公各上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謫爲民。

先生出京，與荆川各買小舟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國史，❶日書字萬餘，咸寓運甓意。既歸二年，二弟請析居，先生盡推先世所遺田宅，咸令主焉。乃于舍外别建一宅居之，題曰「芸館」。先生自歸田，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咸裁以義。世局時格，秋毫靡狥，人不敢干以私。常曰：「此家居當然，非吾免毁譽而爲之者。」素憫通邑多虚糧，乃貽書上官，力請丈量其廣阡陌者，至爲毁言撼阻。先生曰：「民病孰踰此乎！」❷復爲書促郡縣，竟成之。時郡中東廓、南野二公，及雙江聶公，咸家食，又有彭石屋簪、劉師泉邦采，先生時相往訪，會者至數百人。先生性撝謙，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然親炙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一時縉紳青衿快覩景行，有不假言辭之末者矣。仲弟壽先病，返家視藥，既卒，哀痛數月，寢食失常，其友愛篤摯如此。乙巳秋，遊衡嶽，同門人尹轍、王託、劉天健，爲文盟告嶽神及白沙先生祠，語載集中。山絶頂爲祝融峰，峰下爲會僊橋，橋外石可二尺，而勢頗綳出，下臨不測，人無至者，先生躡足而登，放歌而坐，

❶「國」，胡直《衡廬精舍藏稿》作「圖」，當從之。
❷「民病」，胡直《衡廬精舍藏稿》作「病民」。

徘徊乃返。過觀音巖，手植小松於石，至今名爲狀元松。有僧楚石者，不出巖八年矣，至是迎見，且曰：「吾嘗受異僧外丹，無足傳者，今以授公。」先生曰：「吾道自足，寧須此乎！」拒而不受。丙午，季弟居先如南雍，送至金陵，過毘陵訪荆川，夜語契心，相對躍然。曰：「庶乎，千載一遇乎！」遂達旦不寐。時先生與荆川皆以重名爲海内宗依，所至觀望之若僊。然荆川自以爲博大不如先生雅，曰：「念菴之學平正。」而海内士亦以是定二公所詣云。

丙午十月，闢石連洞于近里，洞固多虎穴，荆莽蓊鬱，不知年矣。先生異之，遂加攘剔，閲其中，其洞可容百餘人，遠望類蓮花，故名焉。先生自是多洞居。錢緒山德洪偕龍溪邀如青原，士友同聲至者百數十人，先生多告以去欲根之方，訂約擇龍虎山中爲江浙會所。先生遂預赴龍虎之僊巖，過沖玄觀，登愛山樓，意甚悦之，諸君子未至，爲書壁歸。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灑然自得。問者曰：「到此能無續斷否乎？」先生哂曰：「今固去了，又在也？」邑令王西石謁之，以先生聚講無所，遂脩玄潭之雪浪閣，既成，集士友會，西石自是日津津嚮學。

先生視吉水兑米貯縣倉，納户市米雜穀沙，移運水次，展轉每費，運户買補，以致破産。先生惻然。乃言邑令，率鄉人建倉同江水次，納户就辦貯倉，遂免前患。已而偏論五鄉，咸因其法，至今利之。庚戌，聞虜過都城，先生目不交睫餘月，旋病作，幾不起。於是友人有以僊家招者，先生寓書嚴拒之。始先生謂儒者之學在經世，以無欲爲本。夫惟無欲，然後用之經世者，智精而力鉅。自後儒失傳，盡主多識，本末倒易久矣。天地之運不息，必有所運以顯其神，

失此得彼，不得旁落釋氏之徒。若儒者能自不惑於本末之故，取其所長以相激發，比諸陶漁蒭蕘，則周、程大儒固有之矣。

先生又以晚宋號稱理學者，無累數十家，其書連數千百卷，往往謬於理氣動静之分，漫衍贅複，益無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目眩，亦孔氏之阨也。至近時傳良知之學者，又多失本指。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罔致知之功。一聞用功語，輒生詫訝，過在於任心流行，而不復辨欲，遂於聖賢所指凝聚兢業之功，盡與掃除，其弊將哆於晚宋支離之失。故其平時提誨學者，多主周子「無欲故静」，《易·繫》「寂然不動」之語，以爲能静寂，乃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爲主静而歸寂。異時《答郭平川應奎書》，其略曰：「陽明公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未及反覆而言。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端之發見，而未即復其全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陽明公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又曰：「思慮知覺，與良知不可混。良知者，能發思慮知覺，而不雜於思慮知覺者也。」繼又作《良知辨》，讀者謂先生語良知，蓋盡發陽明公本旨。

數年，先生簡出。久之，出晤荊川於康節山，訪周訥溪怡於九峰庵。即歸，習静天王寺。癸丑，先生年五十矣，徙居陽田。是秋，遊玉笥山，登九僊臺。明年，趙大洲公

貞吉期會天池，乃偕友人赴之。至九江，大洲公行矣，遂展周濂溪先生之墓，爲書三碑，託九江大守更之。於是龍溪適候先生會海天，遂同舟西歸。謂龍溪曰：「往年見談學者，皆謂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蓋久而後悔焉。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❶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龍溪曰：「近時自覺何如？」先生曰：「一二年來，與前迥別。蓋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識吾心之本然者，猶未盡也。夫謂感由寂發可也，❷然不免求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持感有時。蓋久而疑之，夫人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持。此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龍溪曰：「今于感中寂得否？」先生喜曰：「切問也。豈曰能知，❸收攝保聚焉耳。雖然，其或免於適越而北轅矣乎！」返舟會玄潭，龍溪再問，先生以「工夫不撓心」爲言。已而龍溪曰：「何以贈我？」先生曰：「陽明先生之爲聖學，無疑矣。惜也速亡，未至究竟，是門人之責也。」又曰：「公等諸人，其往來甚密，其受鍛鍊最久，其得證問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所未至，是非先生負諸

❶「可」，原脱，今據胡直《衡廬精舍藏稿》補。

❷「感由寂發」，原誤作「寂由感發」，今據本集及胡直《衡廬精舍藏稿》改。

❸「知」，胡直《衡廬精舍藏稿》作「之」，可從。

人，乃是公等負先生矣，復何往哉！」四方傳者，以爲使陽明先生復作，不易斯語，非啻諷龍溪也。

乙卯春，先生將西遊白河舊廬，留滯楚之旅舍。時王龍溪至自浙，遂共避暑山中。先生居數月，静久大覺，即所貽蔣道林書，自敘渾成一片者是也。蓋先生自丁酉後凡數悟，然不能無少疑，至是洞然徹矣。尋病作，不果白河之行。至九月返舍，而曾夫人卒先一旬矣。踰年，贛江水泛，陽田居漂没，因假宿田家，泊然不以介意。

先生自登第後，臺省建坊，咸力辭，則又餽坊價多百餘金，先生悉卻之。然有司仍帑藏積凡數千金，撫臺鍾陽馬公森，知先生家固窶，又以水廢，檄理前金將併致，然已入墨吏私囊久矣。先生懼爲官屬累也，致書馬公，以悉領爲辭，事遂得寢。聞者莫不歎服。學憲王敬所宗沭來問學，又率邑令各致助，少宰尹洞山公臺咸爲分俸。先生用搆正學堂於洞南，曰：「吾以此集四方士，則拜惠多矣。」

戊午正月，荆川邀會齊雲巖。是時兵事起，欲與先生共訂出山。先生辭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而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荆川乃寢。

次年，先生復徙居松原，題其堂曰「體仁堂」。尋著《覈丁記》。先生視吉水籍多虚丁，漫至九萬，派差負苦，先生力言當道，覈其數爲七萬，一邑稱便。時元相嚴公既推轂荆川公矣，乃又致惠問自京師，以出處嘗先生，答書願畢志林壑，辭婉而厲。公歎曰：「是乃真不要官爵者。」

入冬，以病謝客，屏居止止所中，不復窺户。蓋先生自大覺後，其謂學者多言知止。又曰：「欽厥止，安汝止，此舜、湯語學

次第。」故扁其室曰「止止所」。又製爲半榻，越冬春嘿坐榻間。自是心每前知，凡鄉邑事，巨細咸得先知，絶未嘗露。一日，有南昌儒生來乞書，遣問其字，未報已先知，書之果然。或問之，曰：「偶然，不足道。」荆川訃至，哭始下榻。

然先生雖在榻間，然四方書問未嘗不應，族戚交游之休虞，與國事之然否，聞之未嘗不致意。蓋嗒然玄嘿而物無不綜，澹然無爲而自無不爲。由是益明儒佛幾微之辨，《答雙江公書》乃駁其專主寂静。又以佛氏之異吾儒，其棄倫遺物之大者，人未必入也；其誤人易入者，唯其在幾微似是之間。今後儒闢佛，其身已遺本逐末，反以阻其歸行矣。乃又止攻其棄倫遺物之大者，則入之者曰：「是大者，吾未有也。」彼方自信其未有，而不使之知幾微似是之辨，則趣者弗已也。乃著《異端論》三篇，專明似是之非，斥釋氏精髓之獘，語詳集中。蓋先生自敘，已自信不惑矣，故其至問荅議論，咸爲學者指迷決疑。雖以考前聖不謬，俟後聖不惑可也。

時同水鄉《鄉約》成，適春饑，先生預擇士友，密訪窶人，移書郡縣請賑，得穀數千石，舟載就哺，量地艨船，刻期散給，按窶差等，貧者必濟。高價因以弗騰，一邑賴之。六月，閩廣寇流突至吉地，官兵失利。先生移書兩臺，得右轄敬所王公及段都司提兵捍臨吉，時先生依然室中，而密畫佐贊居多。同江一帶，約令書守，鄉兵萬衆，各相競勸，軍容整飭，聯數十舟，上下警巡，戒客舟毋近岸。賊莫得渡，一境全静。

次年，邑當攢造，先生念詭灑未絶，乃戒同水鄉各都畐分置區域，按畝出收，擇士友公正者尸之，俾人得自盡，一時稱平。於是黄册道陳公，就以册事敦請先生處分，先

生慨然自任，終日酬應，往來紛爭，一室之中，環席雜語，傾心剖割，雖嫠婦窶兒，咸輸其情，故宿弊頓除，貧苦歡若更生。獨富以爲動。曰：「吾此中若天然，毀譽好醜，咸無與焉，夫安得撓？」適王龍溪來訪，先生延之止止所，信宿語別，作《松原志晤》。先生嘗移書龍溪致規切，至是復發其概，蓋不欲盡也。次年癸亥五月，先生以觸寒失治，遂病痰，六月愈。

先是，錢緒山來自浙，以陽明先生年譜校裁，迨是編竣序之，略曰：「某嘗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塗，視昔險道有異焉，在他人若可以已矣，乃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不爲過幸，彼其力能特立，而困猶夫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覺者，顧視其呶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于中。嗚呼！豈不尤異乎！故善學者，竭力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多矣。某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亦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待乎其人，而《年譜》固其影也。閱者知先生意，所慨望深矣。」

是歲，先生六十，乃預爲書謝絕親友觴祝，惟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繁，先生弗以病倦，乃又於止止所後闢有斐亭。于時杜韋自吴江來，咸先後稟學，向往篤切，及門諸君，日聚亭中。先生痛懲末世口耳其教，先嘿識，重躬行，日以精神相蒸，因材而造，

不事規條。初至者誨令静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故泛常視者，若未嘗施教；而稍知尋求者，則皆充焉而各得其得也。每日環坐，先生相對，嘿然起立，循闌吟哦。上下或時浩歌，從容指發要語，聞者莫不興起。

九月間，復病痰，右臂痛，遂廢捉筆。迨至甲子春，交集有斐亭者，先後不絕。時亭中竹茂交蔭，林鳥和鳴，歌音日夜不輟。先生凡三至，雖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矣。

六月，郡節推少魯弘祖躬來請問，先生親書册以復，章凡三，其首曰：「凡與人解釋文義，發揮道理，此心甚是明白，言説既畢，此理無存，如是只是説話，説話不濟事者，有所倚故也。不知何物與道相當。」次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守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夐然不類。」末曰：「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來，由人識取。」蓋先生末年語學者，既言知止，又曰一念不漏曰幾；先曰良知，與物無對，可謂淵矣，然未嘗語其所得。至是始發明一竅生生、無存無不存之實，此豈偶然也哉！

先生久謝棄文字，八月初，門人鄱縣劉朝重穩乞其父合肥公墓表，先生曰：「吾不文久矣。」恐違朝重意，竟爲撰之。又以子世光方省試，親書白沙公「明月清風」絶句走示之，蓋絶筆也。

先生方與諸生訂四季會，令先聚玄潭，會畢詣亭就正。初七日，感脾痛，移頃止。至十三日，痰作，翼日漸熾，語家人曰：「吾明日行矣。」家長老問疾，覩室中無長物，曰：「甚矣！空囊也。」答曰：「吾平生無所

遺，窮固自好，吾子歸，以是語之。」姪國光等再問，笑曰：「死已矣，復何説邪？」十五日中秋辰刻，滃四起，風雨交至，震驚林木。門人王託、李希稷、周敖山、曾乾亨、劉孟雷，偕家族人環侍，先生以意示欲起狀，門人王託等扶翼危坐，先生正巾斂手，端嘿如平日，忽見精神若離，連聲疾呼，而先生長逝矣。年六十有一。暴雨鳴簷，天黯無光，聚哭者充户，雖山谷細民，聞之灑泣。訃聞，四方士大夫識與不識，無不歎曰：「天喪斯文！」馳文告致奠賻者，不遠數千里日踵于道。諸生請于臺司，享祀鄉賢。門人設主奉入玄潭閣下，邑令遂扁曰「江陽書院」。

方先生之歸田也，攻苦茹淡，經鍊寒暑，躍馬彎弧，觀圖考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至五十前後，覩時事日非，始絶意仕宦，然饑溺由己、撻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不業業也。當事者，例薦特薦，罔有虚歲。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雖先皇重於起廢，臺臣有甘被廷杖而言不已者。今天子即位，多召用舊臣，天下士咨嗟歎曰：「悲夫！念菴先生不逮直於是。」蓋又有重悲焉。

先生嘗言，「孟子之後，學者本末倒易」，信哉！然記《禮》者，猶曰「理自中出，生於心」，未嘗主理爲外也。宋儒繼出，發憤啟明，濂溪、明道，倬乎尚矣！厥後取「在物爲理」之一語，遂斷乎主理而外之，其析若縷，其争若仇，其多若九牛毛，其極至竄易孔氏之言，破除明道之語，以自果其説。其求堯、舜、禹、稷、伊尹之心，則按跡以索其似。其訓夫子之「歸仁」，《中庸》之「上下察」，孟子之「萬物備」，程子之「莫非

已」，咸專主於外索。苟有曰「是皆自主出於心」，則必詆曰：「是何異二氏之以心法起滅天地，山河大地爲之妙明心中物也？」噫，其左哉！彼蓋懲曰：「二氏之棄倫遺物，咸有本心之失。」不知二氏之失，非心之罪也。今夫手主持、足主行，常也，有惰者爲珍其手足，❶不肯一舉而投，是豈手足之罪哉？心之體主明物察倫，常也，二氏珍其心，不肯一用於倫物者，彼蓋有奪也。今乃遂以罪心，必曰「理不生心」，可乎？理之說，昉《易·繫》，曰「易簡理得」；道之說，昉虞舜，曰「道心惟微」。❷《中庸》語道曰「率性」，孟子語仁曰「人心」。彼世儒不察，昧而置之，則强解以附其說，譬之索形于影，索音于響，索日月于重淵，倀倀終其身，道不與心謀，學不與政通。雖甚賢者，亦皆墮於「彼長而我長之」爲義，訓詁者悦其似，辭章者便其博，知謀者假其跡。語唐、虞、三代者，不求其本，而齊其末，而帝王之心政，不可復希矣，奚獨孔氏一厄已哉！

明興，白沙公學爲知本，天下反詆爲禪。後數十年，陽明公作，獨手抉重陰，掀揭白日，身犯群嘵，❸號呼以挽天下之士，其要在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則事得理，而物無不格矣，是謂知致格物。其旨與明物察倫，雖千載若出一語。其後有玩弄於知識，縱任乎氣機，馳騖於言說，沉浮於釋氏，莫能實致其良知，是蓋知求道於心，而又莫知吾心之有天則，此孔子所以裁狂簡也。氣質之不美者，益恣益遠，其極至妨人病物，疑阻天下嚮往之心，正先生所謂「任心流行」者之獘。夫任心流行，與離心言道者，其爲禍道埒焉，斯又陽明公一

❶「惰」，原誤作「情」，今據胡直《衡廬精舍藏稿》改。
❷「惟」，原誤作「性」，今據胡直《衡廬精舍藏稿》改。
❸「嘵」，原誤作「曉」，今據胡直《衡廬精舍藏稿》改。

厄也。

天佑我文，先生中起，兼江陜之靈秀，稟陰陽之正氣，孝友通神明，忠誠堅金石，潔白寒冰霜，凝重峻山嶽，蓋自少然也。比長聞學，邁往仔肩，沖乎恭遜以入也，確乎躬行以履也，湛乎感應之常寂而非虚也，烱乎先幾之常復而非暫也，兢兢乎嚴知見細行之矜而非小也，屬屬乎盡人物天地之性而非大也，浩浩乎環轢於四方而非動也，寥寥乎屏坐於木榻而非静也。至於一切知見、氣機、言説以逮釋老，似是之非，咸不得參。故讀中年貽道林之書，則知其大覺之後，經綸爲己分；讀末歲告少魯之語，則真得之餘，工夫不足言。蓋自其生平用志，不分竭才凝道，已駸駸乎達天德，入聖域，若未見其止也，矧窺其際乎？爰自廿年以來，天下尊慕師表，其片言咸爲折衷。上自王公，下逮畸士，語天下真儒，必曰先生。致良知之訓，先生與人同也。至其不言而人莫不信，不動而人莫不從，俾天下皎然知末學之非，而堯、舜、孔、孟之緒必自先生而繼，先生不得與人同也。此豈能以聲音笑貌爲哉？《易・繫》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之。先生年纔六十耳，即使先生道不大行，得久存以極其所詣，長爲斯人指南，又不知何如也？今皆已矣，此直所重悲也。

直少負不羈，沉湎辭章，既壯，見以文辭，先生勸歸身心，乃北面而稟學焉。又直出而仕，就正四方，年比四十，始知所往。既歸，聞先生謦欬，而睹諸行事，崇而能卑，介而勿劌，至周而無比，至近而不褻，藹乎達人倫日用之懿，廓乎寡意必固我之私，而醇然當天道人心之正。最後讀《異端論》，明辨幾微，乃知先生於二氏，匪獨指瑕，實

乃攻堅。其於彼之所長，非拒之不動，乃足乎此，無待於彼，是真不動也。蓋綽乎得堯、舜、孔、孟之正脈，二氏烏得而比之！

生平敬老慈幼，哀惸卹婦。故人孤嫠在數千里外者，必託全之；有誦孝廉忠節事，雖遠若自己出，其見篇章，未嘗不三致意。雅誦程伯子盡分之語，每書以示人，意肫如也。末年以成人材、厚風俗爲任，尊賢容衆，嘉善矜愚，無論貴賤賢不肖，接者無不醉心其教。雖不事言説，然頫然若掬嬰孩，而不以己爲主。若食貧子，而復誘以生道，凡被教者，蕩乎如覯蒼旻，恢乎如遊溟海，穆乎如滌條風而飲甘露，焕乎如就春陽而臨秋水。所謂樂取而與人爲善者，先生又身有焉。

當直之歸而求正焉，先生輒指訶曰：「是子所謂目長而足短者。」❶自數年來，妄有稟質，始蒙印可。蓋常以本心天則爲請，先生謂吾儒所以異二氏者，正在是。又復曰：「僕近於執事之學，洞然無疑，斯學其有賴乎？」方解官爲終身依歸，而先生先期往矣。同門相見，哭曰：「先生晚年，期子甚不尠，子歸晚矣。」然有懷欲請，憾不逮先生之存。泰山頽矣，江漢遠矣，直將何所賴以不負終身，此又直之所重悲也。

直舍是，誠無以既厥衷，乃承同門之命，勉爲狀述。粗若編年，雖不遺煩碎，而靡敢緣飾，要令學者知先生之學，與年俱升，庶少以得指歸之大都矣。然先生不事言説，而直之言，若煩而縟，何哉？嗚呼！直豈好言哉？直亦有不得已焉。俾後之君子，誠以是得先生之指歸，則直之千萬言猶無言也。惟有道之仁人，秉斯文之正麾者，必垂採擇焉。

❶「謂」，原脱，今據胡直《衡廬精舍藏稿》補。

先生娶曾夫人，大僕卿三符公直之女，有賢德。生子世光，克守其學，娶萬安劉郎中峴女。先生繼娶劉夫人，生子奕光，恪遵《詩》、《書》，邑庠生。孫男五人。

先生少喜爲文，强年弗以屑意，然四方謁文者，履常填門。著作爲最富，刻撫州南畿者，尚未盡。吉水前令王君篆，今令蘇君士潤，謀輯梓全本，分內、外、別三集，統凡若干卷，藏版石蓮洞中，以存道統於無既云爾。

明故賜進士及第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譔經筵講官贈奉議大夫光禄寺少卿謚文恭念菴先生墓志銘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副使提學致仕門人泰和胡直敬撰

自陽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説，學者始知舍見聞而求知於心。然其傳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日入於高虚而無益；[1]其又訛也，概舉夫不待學習者以爲良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慎恐懼爲戾於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念菴羅公有憂之，數正色言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訝，其弊將哆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一端之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

[1] 「益」，徐階《世經堂集》作「實」。

功。」又語王龍溪曰：「陽明先生之爲聖學，無疑矣，惜也速亡，未及究竟。公等與往來甚密，受鍛煉最久，得證問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是非先生負諸人，乃公等負先生耳。」公居家，弟子四遠而至。其爲教，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静」者而申告之。曰：「能静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主静而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在經世，以無欲爲本。夫惟無欲，然後用之經世，知精而力鉅。」

階昔未冠，即幸受業雙江聶公之門。及舉進士，與南野歐陽公爲同年，益得相切磋於問學。二公，先生高第弟子也。又後六年，始獲識公。公於是時，所交遊盡一世名士，而與予言獨相入。未幾，公請告，予亦以論孔子祀典謫，不相見者十年。已乃同召爲宫僚。明年夏，予遭先大夫憂歸。其冬，公及荆川唐公、浚谷趙公，論東宫朝儀罷爲民，自是不復見以卒。每憶與公對榻劇談，宛然前日事，未嘗不泫然泣也。

公爲學尤務力行，居父母喪，終三年不入室；先世所遺田宅，盡以讓二弟；其仲弟卒，哭之累月，寢食爲失常；與人處，言語恂恂，乃其中，毅然不可動以利。所居没于水，巡撫中丞馬公，覈公前後所卻坊價值謀改築焉，竟不受。少師嚴公，既推轂荆川，起家爲兵部主事，遂以書致意于公，公對以願畢志林壑。荆川邀公會齊雲巖，將强與偕出，公辭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而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罷贊善歸，❶足未嘗入城市。既闢石蓮洞，作正學堂講學其間，益與世削跡。然聞民

❶「罷」，原誤作「羅」，今據徐階《世經堂集》改。

間病苦，輒慼額思去之。❶邑故多虚糧，言於有司，盡丈邑中，計畝而税，宿弊頓革。建同水鄉合邑水次倉，去邑之虚丁二萬，❷民以不困于賦役。歲饑，移書郡縣，得粟數千石，率士友躬賑給之。閩廣寇流吉安，握兵者不能制，公爲畫策嚴守而力戰，寇遁。嘗遊衡岳，僧楚石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自足，寧須此？」友人以仙學招者，作長書去之。故公於士大夫，或疑其近于禪，久乃知公真能主静歸寂，本無欲以措之經世，卓然得致良知之真傳也。公當世宗皇帝朝，既屢爲時宰所擯沮；今皇帝登極，公論明矣，乃公則已先卒。僅贈奉議大夫、光禄寺少卿，謚文恭，而不見諸用，豈非斯世斯文之厄與？

公諱洪先，字達夫，念菴其號，厥初豫章人，三徙而居吉水之橙溪。曾祖良，廣海衛經歷。祖玉，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考循，舉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副使，嘗抗逆瑾，侃侃著風節。娶李氏，封宜人，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生公。公年十五，即下視舉子業，得《傳習録》，手抄而讀之，晝夜不置。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世宗批其文「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授翰林院修撰。壬辰，以病痊，起充經筵展書官。己亥，召拜贊善經筵講官。凡三立朝，皆不踰歲而歸。甲子八月十五，卒於松原之新第，年六十一。配曾氏，生子世光，吉水邑廩生，能世其學，以明經出仕撫州金谿縣教諭。再配劉氏，生子奕光，吉水縣邑庠生。孫五人：咸静、觀静，世光出；存静、養静、能静，奕光出。乙丑七月十九日，世光、弈光葬公桐江赤石潭冲天飛鳳

❶「之」，原誤作「定」，今據徐階《世經堂集》改。

❷「邑」，原誤作「丁」，今據徐階《世經堂集》改。

形山之原。介其姻文選曾公、門人檢討張君暨舉人曾乾亨等，以公之門人提學憲副胡君狀來徵予銘。予與公友三十年，既不能及公之存薦起之，則今日之志其美，傳諸無窮，固予所不能辭也。公有《文集》若干卷，吉水令王君、蘇君已鋟梓邑齋。而公嘗手書一册，與今提學御史麻城周君，大要以言說爲不濟事，以落思想、落存守爲不能隨用具足，而以不存而存爲學之正，公絶筆也。予且告周君刻而傳之。銘曰：

昔在洙泗，以聖爲師。於道之傳，猶或失之。矧世之下，學以口耳。違道日遐，理固宜爾。猗公奮起，獨悟道真。非矯以言，實率以身。仙佛詞章，一時盡詘。斯道復明，厥惟公力。公身雖隱，公言則彰。我銘揭之，彌久弗亡。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華亭徐階撰

雍正八年庚戌春月吉後學崇仁令楚南寧鄉陶士僙編訂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高海波　張忱石

本册責任編委　甘祥滿